第二次世界大戦終結後の日本外交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三册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孔堂初集二卷文集一卷私學二卷……清王豫撰　一
茗柯文初編一卷二編二卷三編一卷四編一卷茗柯詞一卷……清張惠言撰　三七
焦里堂先生軼文一卷……清焦循撰　一二一
尚絅堂駢體文二卷……民徐乃昌校錄　一二二
七娛一卷……清劉嗣綰撰　一二九
碻山駢體文四卷……清沈清瑞撰　一八一
疊翠居文集一卷……清宋世犖撰　一八七
靈芬館雜著二卷……清紀慶曾撰　二四三
德風亭初集十三卷……清郭麐撰　二六七
小謨觴館文集注四卷……清王貞儀撰　三四七
九水山房文存二卷……清彭兆蓀著　四五五
崇雅堂駢體文鈔四卷……清張嘉祿注　四五五
悔庵學文八卷補遺一卷……清畢亨著　五八五
悔庵學文八卷補遺一卷……清胡敬著　六三七
悔庵學文八卷補遺一卷……清嚴元照撰　七一五

吳興嘉業堂劉氏刊

立父病中自次其文爲孔堂初集二卷孔堂文集二卷
孔堂私學三卷總五卷號王立父遺文戊午正月舉葬
余入視臥內立父命侍側者出一編牀頭謂余曰吾不
能與子共竟斯道命也惟子知我辱厚於我區區者重
以累子視吾兒長能讀吾書則授之卽不然得不終棄
邀幸矣余時哽咽不忍發也暇日偶言於所知乃俾余撿
校其字畫而募工鏤之板昔歲丁酉余姊歸立父先君
愛其才館置之時我姊嗜讀書曉晰大義事有可不可
參舉三十一史司馬氏通鑑以證其說余兩弟炳衡豐
萬喜爲樂府歌詞而余與立父兼治古文年少氣銳自

許要爲數百歲傑出人而立父尤明敏强記落筆輒傾
動諸老先生諸老先生交加賞異不啻口出今號孔堂
初集者皆當時數年閒作也已酉以同郡嚴氏葦連遽
詔獄猶記余送之杭州武林驛銀鐙拖曳書未嘗去手
自後獄解居京師暨客授里居諸所爲誌傳序記如孔
堂文集者逾益簡古純粹轉作者之堂奧其孔堂私學
則詳於自序大率本諸師友淵源所漸而自得於經史
者爲多其於經史博觀約取而於經尤深於詩禮不蹈
襲不穿鑿而能得其所以云之意蓋年來益務爲有用
之學雖流離頓踣而耿耿者自信不少悔余嘗謂以立
父之才之遇豐此嗇彼殆天將誘其言使有所扶樹明

立序 一

時亦從游昕夕抱書入像設雖堪憎淸芬如可揖別去踰十年已歷塵沙劫精廬無復存廢墟風流流我聞爲憮然重來看一帀惟見荒榛閒石筍如人立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序

虞山錢遵王積書逾萬卷其閒宋元槧本爲多因取今世俗本之脫謬顚倒者手校之凡是且非如以匙勘鑰復毛舉其目各爲論次著於錄得四卷署曰讀書敏求記而我友趙君爲刊鏤之以行嗚呼道成於學而藏於書故索道於斯世者必窴塗焉若遵王所爲玩其華而已於學何補雖然顏之推嘗言之校正書籍亦何容易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然則覽是書者毋輕議其離本

飭末也

沈謙之時文序

沈君謙之將板行其所爲今時文於世而囑予一言予讀之旭旭然如日之始出燦亮瑩潔光照無主宜一時耆名老德胥歎嗟以爲莫及而試使之年則尙未勝冠於是且有與疑年者予則曰可無疑也夫凡今之抱負墳策者莫不窮日落月嘔膽刻衷鞅有以自見顧反刻偶卒罕其人良以自棄於高驁而甘心馳騖於薄好菁惡之中是由適郢土而首冥山也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而又曷怪焉柳子厚不云乎學操琴學書無頗師而徒狀其文其所不可傳者終不能得歟謂爲文而異於

是況今時文卽漢經義閒嘗披漢儒林傳其所載通經名家者率各習其師而經生所處落落參錯天下則往往贏糧舉橐負書擔囊踰越山河以究竟其術至有積十餘年還家者有絕問不還而其家且爲之發喪制服者是故學成而身已無却少壯矣其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不竢出門而世世傳學不絕者梁邱氏高氏歐陽氏陳氏大小夏侯氏孔氏韓氏徐氏大小戴氏瑕邱江氏尹氏劉氏張氏曹氏牟氏甄氏而外無聞焉自非大雅卓爾甘辛苦不辭者將不免隨其嗜慾準的無依哉然則於謙之乎何疑盍沈氏地胄清華其以通一經擢上第登承明金馬著作之庭者且三世未艾略胝漢之

梁邱氏高氏以下何遠而謙之又時時從還涪方先生遊胚胎孺染不啻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曹好曹惡者一切不以亂其心而獨得所不傳故雖笄卯胯鮐背也而猶疑焉必華髮墮頤而後可乎是齊宣王之用人而見哂于閻邱卬者也疑者乃解遂次第於策以復謙之并睨凡今之抱負填策者其謂之何矣

白雀寺觀設戒同姚豐萬

髣髴萬松岡迢遞野路長開堂僧說法到處我逢場落日見山翠微風聞佛香琅琅又何意一笑問空王

卽事

雨絲風片正蕭然比落吳蠶已再眠一段清愁誰畫得

紅綃香潤入梅天

風雨同姚葆浦泛舟碧浪湖

昨夜鴟鴞啼今朝雨不止當門碧決決已添三尺水終日但昏凝入夏猶淒寒而我於此時瑟居慘不歡招呼林藪人其覓蕭森處正值開岸風扁舟出城去斯須見峴山山前碧浪湖湖光淡無類山色腴不枯迷茫山上雲閃忽湖中電初至亦悸怖小住逾眷戀始悔從前來登臨殊草草不從風雨中安識湖山好

過臧文道山寫齋

城南賃屋絕纖埃畏爺柴門午後開步屧相過先一笑少年也覓老人來

卜肆記

人苟有以立其身居毋卑行毋污是故司馬相如之酒鑪宋清之藥店陳起之書坊嚴君平之卜肆胥灼灼當世而芳千古嚴君喜嚴今之君平也家貧贍生多關僦舍屋於駱駝橋之側爲肆而鬻卜焉卜之爲類實繁舉其概以蓍以著以瓊茅以錢以粟以瓢以筮以蚌殼以雞以烏以鏡以琵琶以瓦以箸以銓等不可覩縷要其歸爲稽神求問導惑教愚鈞也而喜嚴則以字且卜之爲道衡畛雖異原其所得莫不學有師承心雖獨出而喜嚴則洗析字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吕豈宜空所依傍不差秒忽豈非所謂襲古增妙者與其肆

陋狹不逾數席而通途在前憧憧者蜂還蟻逆叢呼族
譟塵起撲面素衣成緇扇不能障袖不能拂而喜囂處
之靈府恬而神用爽初不以羣形浩擾而築其聰翳其
明也夫前艮之稱君平以爲與父言慈與子言孝顧閉
肆下簾輒讀老子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喜囂儒者所
吟誦胥古聖賢道德言語意其吉凶他人必賢於君平
遠甚不寧惟是吾間季札以樂卜趙孟子以詩卜襄仲
歸父以言語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
成子以禮卜喜囂深於詩著有數百篇傳詠於時必達
於政而能言又先儒黃文叔謂詩卽所謂樂語蘇明允
謂樂足以通禮之所不及然則喜囂之於人之情世之

變意通響象圖在精誠故何慮何營十言十當彼務華
絕根者尙無從窺測其萬一豈況君平淺聞小數難可
同年而語而又安得以其居之卑行之汚而聽其晦而
不彰耶君平死百千年陸龜蒙爲作卜肆銘以刻其意
吾與喜囂生同時論交也久遂攬筆爲記庶將來不淪
於寂寞

寄金壽門若谿二首

相兒卽成別相思日幾回元龍非慢士文舉自多才時客
若谿長官所遠道開詩板涼風戀酒杯遙知有鄉信已寄熟
衣來

舊業若谿上年來蹤跡稀房廊生蓧本梁棁長垣衣遙

憶爾久客應憐我未歸秋深能待否相約一開扉

題朱水部扁舟詩意圖

水部清唫蚤擅場生綃一剪畫谿光瓜皮艇子隨風去
無數雁花開夕陽

寄方朴山先生

幽莠幼亂禾黍牛黃似虎萬事莫不然更僕難覼縷流
毒及詞章是非尤鑾午他目則亦日出奴每入主他耳
則亦耳數典競忘祖羸劉視若讐韓李棄如土自命蛟
蠣盤毋乃螻蚓語嗚呼作俑誰沿襲成門戶先生大雅
材早歲謝簪組涵泳窺聖涯爬梳窮義府餘事摛清文
長袖稱善舞嗤點開精藻講畫復隆古同器判薰猶三

水分灕湝縱教僞體多魯縞當彊弩足令持駕者北面
悔適楚嗟予本椿昧與世相鉏鋙獨於此用心時過枉
勤苦譬彼負山蚊何異失相菩豈期高手醫收蓄到敗
鼓見貽尺素書鄭重示端緒時時上口誦不敢便臧弃
并招錢塘遊祛衣造兩廡時先生投徙錢塘
復毛舉眞成稱載歸垂橐得積貯貽別來倏數月多病困
煩暑稍稍簡編疎依然笑貧窶方知贋與眞相去一累
黍所貴愼其實剖竊焉足取何日更過逢高飛乏毛羽
江天潮落時微塩一延佇

題喬上舍湘江醉月圖

入手何辭杯淺深月高風定足開襟鷓鴣一例愁行客

柔櫓休過苦竹林

喜雨

昨夜月離畢今朝雨不休已滿田田水還添岸岸流旱苗青吐穗細草綠垂頭吾道亦謀食從茲百不憂

秋近示豐萬病中

桑展田衣是樂方經旬拋却臥匡牀萬金良藥何由得但望秋來一味涼

寄朱進士陽羨

曾攜襆被客僧寮慚愧高情折簡招夢裏時時過水樹野鶯煙樹綠迢迢

姚念慈經義序

自漢劉歆書令而經典寖興逮隋煬皇縣明經科遂用以擢士歷代襲沿到於今不廢夫經者羣聖相因之書誠仁誼道德之陶鈞橐鑰也故學者從事焉所爲怡情理性旌智飾能美七尺之軀而推之以通夫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者胥於是乎賴借誰昔之爲論注疏說者徒馳逐於物名器械詁訓章句之閒以逞其不急之辨過華之辭其後說堯典篇目至十餘萬言疏仲尼居義即兩紙於聖人之旨何當也而乃各以家法教授時之紆侈袂曳方履者靡然從之出奴入主黨枯竹而護朽骨其上之發題與諸生酬問者又只課其通師法以不并有令其全寫註疏者而不克相繩於本源之地是故

蓋縣科之正誠爲依古以來未有獨是設教於本其倣且末但知談仁講誼吟道詠德之可以決科往往視爲魚兔之筌蹄玩其華而不登其實于嘗蹈利口行相反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亦得比肩靑紫降而不能乃有讀論惟取一篇若崔祖濬之云者且紛紛也嗚呼明氏以前其失爲繁釀明氏以後其失且空疎至於空疎則其患有不可言者繆種流傳於今爲甚矣姚子念慈鬱快於胷鏗鏘其聲剔遠非而補近失宜其經義弘深肅括是所謂修其六翮以應搖高翔一舉千里者也彼區區恃腹背之毳欲決起而飛不瞠乎後哉茲將雕於板而予特爲一言願與凡今席仁杖誼積道藏德之君

子共奨目之

題編脩沈丈碧浪泛舲圖三首

吾鄉富山水清絶城南道出郭廛一里舉目羅眾妙四面煙鬟列中閒明鏡照須以船為家領略庶稍稍當時十五賢愛此稱高蹈爾來空蕭瑟誰與解戀嫽居處惟白足出沒但黃帽多少腰金翁錄錄何由到

夫君金閶彥矯矯如立鶴綺歲達詞門高名滿六幕九字感帝王十年走京雒似於名利閒跡未能脫略豈知通籍後宦情蟬翼薄玉堂已清冷不如返邱壑況有垂老親菽水得至樂念此便抽身奚竢秋風作

歸來三徑荒寂寥難獨守晚思具畫船亦足樂且久鎮

日對谿山息心謝奔走興到談金蠻酒酣拍銅斗漁弟與漁兄初不識誰某隨波共往來數面成鄰耦我無一閒荊旅羈顏愈厚因亦念浮家為君充水手

春盡日憶故園

天氣催人遽夾衣故園三徑夢依依朝來始訝春歸盡無復楊花似雪飛

立秋前一夕雨

簾外草蟲鳴閑房夜氣清暑從燈下退秋向雨中生時節無停軌卷編有至情家人休笑我長作忍飢聲

與吳尺鳧書

豫閑居翫古思於摩研編削之暇紀述先民德音而斬正是非廣見聞則莫宜奇偉人之在菰蘆中者今年秋乃得於武林客舍交宣州沈丈撝厓撝厓為明徵君耕巖先生孫往讀徐俟齋萬季野諸公所為徵君傳業得詳其磊落大節獨念徵君操清行朗當時律其器後世嘉其艮鄙叢細之事無不可以垂罔極因欲撝厓口論道之撝厓行年七十垂翼華髮以工畫遊江湖閒既編交今逢衣徒今逢衣徒無能知徵君者撝厓閒誦其清芬率茫然如墮雲霧故以豫殷問尤樂與豫言而不厭也比復來吳與豫見之殷殷問如在武林時撝厓與豫言不厭亦如在武林時蓋徵君嘗變姓名竄隱金華山中拾橡采葛以自贍給既好事者覺之季滄葦令蘭

谿餉徵君金百供餐糒辭不聽適故人某子自江上來謀葬某徵君曰吾為令流其澤於黃泉遂以其半授某子俾歸葬而以其半坎而埋之蕪湖沈崑銅死於難當徵君生還里門時聞其骨尚暴露雨花臺後山嘗用邑憤徵君疎宗故有家石埭者石埭令姚六康欲介之見徵君辭曰能為我瘞崑銅勝於面也令聞亟召崑銅弟五鹽至予五十金五鹽故甘酒以長酣為事緣手散其金立盡徵君復遺書六康卒殯藏焉徵君雖宛轉塵中猶能施及冥寞若是是亦足以載之末年增高助廣而諸公所為傳胥闕如非撝厓口論道幾何其不刊滅耶豫既慶幸得所未聞而撝厓論道至此輒楚楚然負結

於意榮淚於映孫復異而尋厥根曰欲張而貌逾戚也蓋徵君之歿業歷載彌年而樞殯無所訖在淺土因相顧抑喟時無季滄葦姚六康復不得吁而憐如徵君之於崑銅暨故人某者壹惠咳唾而榱厓之貧初不異徵君居金華山時孫雖爲心謀簁而貧又略與榱厓等足下豪俠好義樂人之樂憂人之憂杜季良不足況也坐是家已中落然此事不可不令足下聞知也趙君公千乃足下儔疏餘語隙倘亦及之

沈樗厓像記

嘗問張僧繇世爲畫師予固狂而不信也今年交宛陵沈樗厓先生先生繪事功殊絕率法其家石田而法石田又不厓厓繪事幼稟先人眞規知嘉遯之獨肥恥夸毗以求舉行年七十崎嶇儉約之中與石田較德比行風味都欲相似敦樂藝文下筆不自休文不華實不朴略視石田何遠是故人無智愚題目先生胥曰今之石田特天骨峻擢毛髮清竦望之如白圭振鷺未審石田何如先生耳異時先生過涂呈書廣陵曰先生貌何酷

似石田也往於賈區得石田遺像自爲題識而守谿王公繼唱於後吾固寶之今遇先生宛如斯畫則信乎先生前身之爲石田也夫鮑井羊環昔之人且有克自記憶者而何獨於張僧繇而疑之涂雅善寫眞既裂素灑翰重摹以贈先生茲出視予斬一言曰子文宜敘事且石田像故有守谿筆語子於守谿同姓爲近其無辭先生忘其年下交予義敦以正誓信以固敢諉崇鄙慳爲敷述願猥欲以予方守谿予則亟矣長城王豫立父記

春盡日雨中舍施竹田見寄

惜別情如夢追歡願久違茶瓜他日約苕霅幾時歸竹太吾鄉人而家於杭者　雨點寒猶滴楊花濕不飛朝朝候鳴鵖目

斷釣魚磯

病中六月十八夜對月有懷錢唐諸游好

竹樹饒涼意微風來颯然懷人成獨立多病失佳眠稍待荻苗水相尋鴨舊船明明頭上月尚隔幾回圓

題杭堇浦松吹讀書圖

讀書攷前古所要精與博時風求速化經史束高閣徒然逞胷臆惟恐勞齒齶譬諸耕田夫曾不利錢鎛縱或強記覽窺尋味萬饔磊磊羣聖文撐腸等糟粕譬諸無制兵何能猛刺斫吾友堇浦杭百鶩中一鶱雖處闤闠閒未嘗異邱壑雙松爲表門亭子香茅縛架插祕閣鈔巨細恣領略心識作者意英華飽咀嚼積久鑄偉辭落

筆風掃籜手持示流輩相顧互驚鄂曩爲若雪遊結交事如昨別去動經歲令我風味惡披圖如見君亦足慰寂寞爭得縮地術共聽秋城柝

寄舍弟志上

漸見中秋月下弦無因同棹若谿船向君枉說家山好酒滯香留又一年

浙西遊藁序

莊生善屬書譬辭用剖儒墨而其言洸洋自恣呂適已故凡學聖人者苟謂不可爲法而予則嘗竊取其意呂言今詩人之詩彼生之言曰閒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蓋恐天下之有誘慕好欲以淫其性遷其德也又曰

塞瞽曠之耳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聰明矣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生非惡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也惡天下之躍而效之者之患至於失我也今夫詩所以言志而志各有趣譬諸曲不可採爲直魚不可慕爲鳥而今詩人終朝分夜牽效唐李白氏杜甫氏作者獨不見蜘蛛之布網邪蛣蜣之轉丸邪不求之於工匠而用其自能奈何今詩人迷而失致其陋竟出蜘蛛蛣蜣下宜其詩率靡劖彫琢矯卷戕囊與李杜氏勢相遠益不復可道里倘彼生不亡吾知必以李杜氏爲亂主謂其簧鼓天下淫人之性遷人之德甚曾史楊

墨師曠工倕離朱也宣州大布衣沈兆符氏以工畫遊四方而遊必有詩頃僑浙河西逾半歲胠其橐得若干篇都爲一集兆符氏晚號槖厓逍遙無待取譬大木疑有得於彼生弘旨故予既竊彼生意以言今詩人之詩茲復取以言兆符氏詩蓋兆符氏詩不煩繩削盡成馨逸於李杜氏愈遠之愈近之誠用其自能者也不遷其德者也不注其性者也

喜竹田過訪

畫橈劃破碧粼粼空翠飄來濕角巾從此孤城一回別白蘋香戀苦唫人

道場銀色雲千片金蓋羅紋水一瞑約略與君尋故地青山如此肯重來

雨後舟次菱湖

一昔雨催詩唫圓燭灺時浦寒鷗意靜風緊櫓聲遲漁笠眞生計江鄉入夢思淩波塘漸近依約見苗茨

泉語亭對雨同竹田

門巷靜復靜孤亭相對清山中棋欲熟客裏雨無情庭樹忽秋色盆池多水聲晚來風更急蓑袂薄寒生

雨阻風秀軒欲訪葦浦不得却寄

漢上憶題襟停橈欲過尋江鄉三日雨孤客一年心予與葦浦別已一載矣路暗無來夢茶香耐苦唫思君情似水翻比在家深

夢華集序

嗚呼古之傷心人有如予同里之沈先生子慕者乎先生幼喪母暨長父命教小學於家而以異母弟從受句逗辭不聽踰月春暄弟尚服絮面發赤先生使易衣入白母則以爲搏其煩也母恚甚將譴張之慫先生父以忤意而告之縣先生聞遂宵遁山行水涉沙莽之馳日無寧晷夜則往往無所容寄逮越鄉竄遠乃敢與士大夫相接而先生之才故非常與四方賢長磁動針合所

至之地饁餉發廩者東西家不絕故藉以稍稍捐去道路孤貧之憂而其後遂得安家於陽羨者且數十年先生痛埽除牛下之不能如王祥也結廬室外之不能如薛包也身勤事左不啻宅於爐室於冰卽魂夢吁駭亦莫能少爲之偃息也而因疾夫世之挾策負素者率汲汲於應用之文於時事都不通曉遂撥不道而發憤篤專於詩又疾夫世之爲詩者貪常嗜瑣緣膩褻狎而不足以正得失備勸戒乃以其腹憤之軋軋者悉發之爲古詩居無何遂以其詩聞遠近顧予則未見其詩并未識其人也歲丁酉雲中鮑西岡爲吾邑令工詩能下士先生橐其詩來謁令曰邑有詩人某者先生豈聞之與

先生笑曰吾邑亦有詩人邪以令言記姓名去實不知予何人也後予過先生道舊先生執手欵曰然則吾與女不偶然也吾蓋女祖之未亡友也往吾與女祖望衡對宇又世講相好也過從無閒日自女祖歿吾走大江湖浪人故與女雖鄰不覿爾猶記吾始出門止雙林之佛寺遘瘍疾寺故無僧而比屋居者患是疾善傳染復斷不往來僵臥五六日忽如夢而遇女祖手一杯水告吾曰飲此可不死已而疾平蓋女祖不以死生路異而振吾於呻吟困頓之中也且吾及見女祖臨盡時數注視女父呱呱然未離襁褓大懼不克成立今不意晚暮之年復見女鶯翔冰峙又得翕然致能詩

之聲於談者之口若是女祖可以瞑目矣爰自顧華髮墮顛目暗耳聾鬚已參半白齒牙亦有動搖者而瞿然顧後嗣續之重無可付托天只人只我辰安在不禁滂然流涕之覆面也於是出詩集示予集曰夢華夢華草善忘先生取以自名知古之傷心人其耿耿者未下也因爲甄其生平零丁仲悛暨與予家情誼如此以爲先生集序

離思二首

愁與病相連空房枕手眠無情怨金爐夜夜彩光圓

夢裏頻相見連宵夢亦稀生憎未圓月流影入羅幃

十二書樓銘

十四經廿一史賴爾夾持助我行李一日千里從茲始

題竹田讀書圖

我腹何彭亨不得飽粗糲顧獨著讀書直欲汰百事勉爲三頓謀恆因一編廢家人笑且言君豈戀文字秖應長頗頷聊爾味無味一朝得自恣宰免苦蒯棄漫聽漫應之汗出已漸背夙昔慕施君江湖詩人最高詞歸麗則僞體竊稊稗蔑書衡門下六合蔕交會先河而後海一一究源委畫手爲作圖妙筆逞嫵媚大雜有得色花竹見生意今年忽過等索詩命題識相攜錢唐游扁舟得共載日暮抵清河君所居坊名歡若破天械君胷故豁達緩急時所賴錢貝不用叉栗腐尚填膺那更歎迍邅心

多體復怯何為勤記誦竟與賤子配可知成癖好菟枯量一概幽蘭非不芳盈腰乃服艾正味非不美有口乃甘帶飽食亦復佳本性別有在君眞我同調相得形骸外歸來語家人前言無已太

送沈樗厓還宛陵序

初予識巖穴知名之士沈樗厓先生於錢唐羣萃中見話先朝殊有由緒輒結舌注耳駭未曾有既予歸而先生扁舟來遊旅於蕭寺思逢悟賞見予雅任闊達不脩常人近事輒自忘其耆年粹慝捉手請交肩隨齒序如兄弟復創相與目曰爲雄情爽氣此世無雙也先生嘗逮事王父耕巖徵君當爾時鴻生舊學之詣徵君者胥

與先生披襟致契顧雅俗是非卒少所優潤暨長客遊四方止憩處當世顯名宇者輒猥積先生往往翹須厲色覺一坐無人蓋先生故不輕推引者茲獨何取乎擯落於世之幼生而虛爲褒飾乃爾昔者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惟吾家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陳君舉名高一世從之者雷動惟呂成公深論謂不獨長在文字知己之雅難得古今莫二先生幼稟徵君貞規從宿士徐半山學詩古文暨書遂尙布衣之操蕭條方外是故書暨詩古文其迹而非其所以迹者也今雖所游見珍持縑素來請者應之手不能堪芒率尋其迹而非其所以迹予獨欽崇先生非詞客非畫師然則先生

蓋感予知己也夫有積德者宗宜碩大徵君嘗三上書非許執政既尼不行乃潛身窮巷保眞頤志孝子順孫復克世濟其美若是而徵君死餘五十年棺槨尙歸然在殯宮不得穿壙事葬而先生華髮墮顛猶水陸奔走藉十指營立家事而執政肩嗣畯居利處氣勢烜赫孰主張是倒行而逆施予於先生竊慨然也歲聿云莫先生將還宛陵請見於予文而意滿情隘辭殊不流裁克書概然於中暨先生所由歡於予者以送遠去先生又必撫手歎解以爲非公家言

若谿雜句三十六首

吳王城郭滿煙霞選事銷湛孰爲嗟天遣吟詩鄉口住

生綃一剪送年華 余家東渚山吟詩鄉

一岸濕雲沈夜色四山涼葉下秋聲 宋郡人輯詩推篷認取長城路愁絕詩中畫裏行

閉尋聖井憶陳王寂寂空林貝葉香說與遊人莫怊悵景陽宮井更荒涼 陳武帝故宅今爲下若寺相傳其始生時井中水自涌出因以浴帝今其井尙在歸有光爲令時令人去蔽劈而出之作亭於其上爲之銘見文集

一春長自雨瀟瀟記過吳王送女潮輕薄桃花嗚咽水縱無離恨也魂銷 吳山下有潮高三尺吳王常送女於此故名至今水皆倒流

浣紗人去渺愁予伍子城荒水浸渠誰復蘆中問窮士居人猶自說無胥 無胥淹名伍胥奔吳過此追者後至見一女子浣紗問之畚以無胥故名

堯市池中孰溥涸續船石已葬蒿萊不知歷幾華嚴劫
猶有野荷花亂開 吳興雜錄云堯市山上有池至今生野花
選勝還須覩鯇車石門山色美何如茶花開徧深深塢
最好風光是夏初 堯市山一名石門山皮日休詩云開尋堯市山遂入深深塢又云最是夏初時茶花滿塢
雨見松陵集
底須荷葉包魚鮓不用霜刀斫鱠絲俊味但思白頭菜
年年一飽歲寒時

三鴟岡上葬衣冠宰相風流欲況難弔古偶來思一拜
亂山合沓墓門寒 謝安初葬建康陳始興王叔陵因葬其母發之棄安極安孫夷吾時爲長城令患之民爲遷葬於三鴟岡有謝太傅塘碑後移入學妙亭見西吳里語
回首慶亭已劫灰昔年射虎亦雄哉如何本有縱橫志
便有無窮採掇人

年來茶戶無驅使紫筍今看徧地栽但使永無修貢日
儘教冷落鷰春臺 鷰春臺明貢茶處今廢
勝遊豈復閩晉朝顧清會閩有夜橋好是魯公行樂地
惜無人更愛清宵

古家人傳九女名一抔終古竟誰爭城南可惜陳王墓
歲歲老農來火畊
最憶當時汐社人冬青杜宇劇悲辛一株輸爾禪宮裏
管領江南春復春 萬玉菴老禄相傳爲南宋時物
上若村將下若通開缸爭羨臘酷濃郤翁縱使能勝飲
未必人間號酒龍

藝苑流傳孰典型吳均新體已冥冥舍情數問當時宅
賸見青山未了青 吳均家縣東青山見文集與施從事書
出沒菰煙蘆雪中 陸匯以陸龜蒙築別業於此得名見西吳里語
陸匯橋邊繫短篷江湖牢落想高風迎人只有能言鴨
求詩巷曲設柴關爭羨高風物外閑若與先生論出處
如何便敢老茶山

石壁巉岏類削成坡公昔日此題名巖前一匹泉無恙
時作驚川聒谷聲 卞山碧巖有珠簾泉并坡公題名今尚在

西子栽香事尚傳徐公深隱憶當年美人高士俱黃土
看到梨花倍可憐 藝香山爲西施種蘭處見楊維楨詩又徐波嘗隱居山中見牧齋初學集
一自爲園顧渚山茶經流布滿區寰晚來空著毀茶論
已被圖形煬突閒 顧渚山有陸羽茶園見唐書

蒼蒼高弁與天通四面浮嵐瞑翠同花石江南搜採盡
此閒留得小玲瓏 雪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其山尤勝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邱在空中洞穴十數皆旁相通貫故名見范成大驂鸞錄
獅子參禪事絕奇法門妙悟有誰知色塵聲界俱清淨
底事猶耽漁父詞

博士風流蚤擅名閒情最賞米嘉榮鳳臺門外人猶記
曾衣朱衣並馬行 臧懋循宮南國子博士時嘗與所歡小史衣紅衣並馬出鳳臺門中白篇

剎下之銘久僵仆蠹頭鼠尾亦銷磨牘有魚陂古碑在幾人解著手摩挲

父老猶能說戰功呂山壞古意無窮當時若不親經史應被狂兒笑阿蒙呂山爲呂蒙屯見名勝志

兒時昕夕款禪扉愛說先生此息機八九年來池館盡壞墻開徧野薔薇車渚山有僧舍名新菴丁公元鷹書院子嘗讀書其中今毀

眾船出沒太湖中棲泊寬於一畝宮六道高颿雲時掛今朝知有石尤風

坡公在昔巧言語坐是長教與鴈期不信左官施武子猶因元祐罪人詩宋施宿字武子紹興閒爲左司諫又爲淇東倉曹言路與有嫌欲劾之無以爲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錢板倉司因撫此事坐以贓私見西吳里語

釣舟不用乞舡艙魚網全徧水鄉漁子每思寵媳婦漁娃盡愛芰花郎

栽田賣藥事茫茫玉質空留舊草堂記得三人會共宅孰居南北孰中央唐鄭遨羅隱之李道殷偕隱於玉竇泉側號所居爲三隱草堂見天下名勝志

倘書情味太清孤客至何辭開酒壺欲把乳羊沽一斗山前山後雨糢糊建安李尚書嘗稱見坦上翁劉大司空驥於峴山了無宿具惟以乳羊博市沽風雨濛濛然達夜見錫太僕集

菜山岑落無人跡煙樹蒼茫有鳥棲喚得春來成底事年年此處盡情啼鶯出浦山有報春鳥見松陵集

當門下若水粼粼江甲防風各關新深灶爐香高著火能來聽雨是何人廣福寺在若谿之濱宋劉一止嘗聽雨其中有詩見苕谿集

爲愛蓑花別故居宛寥蹤跡倚逃虛舊聞收拾思何補空使家人笑著書

予爲蕒浦家贅壻有年所矣蕒浦以客授菱湖不克昕夕會合而北亦爲予邑錢氏贅壻是夕歸舟偶同蕒浦率爾賦此

頻年聚散等搏沙襆被簫燈感茂華一笑相看兩秦贅江湖君客我還家

長相思

春鷓復秋蟀歲月水東注郎爲弦上箭妾作破中絮

寄舍弟靜甫時讀書金沙巷中

聞道急程茶罷後金沙泉足浸原田何時試裹小團月啄木嶺邊來就煎

將往荊谿謁太史公口占與家人別

欲別休僛醉當杯奈爾何夕陽孤櫂遠秋色五湖多未遂買田計空憐閒字過明朝倘相憶應唱定風波

題沈處士看劍圖二首

平生蹤跡類蓬颻謫詩成羈旅中豈有雄心銷未盡白頭猶欲事猿公

蕉花蕉葉鎮相憐處士配湯氏號蕉雲蕉葉蕉花稱自加處士集中句也晚結精廬傍善卷得似東坡有田否便應賣劍買烏犍

曝書有感

平生有微尚好古入骨髓每遇未見書不吝益價市積累得萬卷稍稍窺涯涘今年困衣食奔走辭鄉里唐捐鎖櫝中半歲不發視歸當六月初休夏暫寧止競勸出暴之陳鎗乃一啟腦角多捲折鍼膠失終始觸手類芬絲次第羅階庑將窮心更驚蠕蠕見白蟫周禮與毛詩朽斷已難理嗚呼斯二經治世之綱紀何爲幺麽輩聚族竟於是而我還自責失足落泥滓人棄蟫則取物理固如此既爲亡書惜又抱不學恥但恐遺嗤類必食盡後已安得竹雞啼頃刻化爲水

長興王豫立父

吳氏湘雲權厝誌

吾友長洲張君有外婦姓吳氏字湘雲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以某月日稟葬京城西某山之原吳氏生長侍御史劉公邸第歲丙午張君就吏部選來京師與侍御世故誠相慕用而侍御雅以吳氏性靖專往往舉動殊於等夷類有志者乃納諸君越二年張君得黔之印江令印江去京師萬餘里不克偕吳氏往命處父母家未久又得罪下司寇獄吳氏年尙少君愛憐之過甚意欲俾再嫁而以告其父吳氏聞不可曰請待張君

一 一 一

異能之士而許其可與言詩者厲賜與商由是言之詩之爲道淺者得淺焉深者得深焉生思進乎其所未學者卽於詩焉求之其可矣噫今之士爲詩者多未嘗爲生之學而輒自喜者尤多然則如生者人第謂其詩莫能及抑又何也

王夫人墓誌銘

封翰林院庶吉士江夏王公之夫人於雍正六年某月某日開八袠族姻爲壽夫人前者滿堂遠近競尊慕之已而以疾卒某月某日將祔於封公上恩里夜泊山之封夫人姓趙氏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生才子六人雅能成其身名謂之君子之子皆夫人相封公以訓之者也

長開泰翰林院庶吉士改令博羅再令慶源先卒次開運進士房山令次開藩舉人袁浦鹽大使次開銓舉人歷平彝新平大姚令次某次某皆諸生孫十二人曾孫九人當開泰官博羅開運官房山時夫人筋力未向衰迎養之使時至夫人曰有閭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者婦人也卒不往既夫人年彌高諸子次第宦遊未入仕者又命輔仕者以行有請歸恭養者勿許曰男兒當致力爲國家用居忠不異於履孝也夫人平生言行皆從儀法其賢難可一二數顧卽一二遍益以見夫人之賢焉女一人嫁同縣某某官銘曰有子六人壽八袠夫先其歸卜是室我爲之銘永不滅

答劉牧書

辱書以范文正公爲比何可當何可當足下自言窶貧幾於情隘辭蹙矣而邁往不屑之韻自在也三復殷勤豈能自已昔范公掌學睢陽有孫秀才者事干謁以養親范公屢周之爲補學職既而辭去後十餘年聞太山下有孫明復道高德邁遂偕富鄭公薦而致之朝而後知卽曩者索遊秀才也嗟夫以孫明復之賢而窮苦顧跌不免日奔走以求於人僕誠聞其事而悲之今僕雖無以振足下不敢不以古賢人處足下也足下又言窮心於經日久然未嘗用以治身心性情而徒欲得漢唐宋以來諸儒所未及昭晰者則亦近於好異以取高矣

且夫老氏佛氏之說之害經也先儒審喻之矣足下顧謂未及昭晰而比而同之以爲此卽老氏之所云云也此卽佛氏之所云云也以其似者亂其眞者其弊豈僅好異取高而已孫明復既補學職後范公以春秋授之卒以通春秋聞於世僕於經頗鹵莽然竊嘗用以自治而不忍以異說靡也足下其諦思之某再拜

李君詩集序

士方伏處堀穴嚴藪之中閔默不自得必思假於物以宣其情志情志既宣矣輒用以自娛抑且用以娛人而物之可以宣情志又可用以自娛并以娛人者惟詩爲然夫火齊水碧與夫鸞鳳孔翠翬翟之文章寒不足以

衣飢不足以食而人莫不寶貴之者其光價有以自耀也惟詩之於人亦然幽澗滄巽之間有秀出於眾者曰李君李君學古行高令出而爲用於世庶幾哉飢者之食寒者之衣乎顧猶有待焉乃壹宣其情志於詩予嘗誦之歌之其美而可愛火齊耶水碧耶翠翹耶孔翠鸞鳳耶予幾無以名李君徒爲李君致憾於閎默不自得而已

邊君詩集序

詩者承也志也持也楘其志設中於心持其行罔敢失隊而一時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亦於是乎觀焉非獨三百五篇爲詩也書載皐陶與舜相對歌詩且爲濫觴

之漸逮於孔子從事亦多詩師之體凡以平言未得盡其心術故卒成於歌詠欲俾來者諷論涵濡得其性情而不能以自已此聲樂之本也漢魏以來作者屢以音律調韻取高與周官太師教以六詩之旨去之彌遠而詩與文尤判若背馳至有以文爲詩取譏議者無怪乎言詩者雖多而詩不足用也吾讀邊君之詩而深嘉之昔之傳詩者齊魯韓三家而惟毛公之傳爲大行後代爲義疏者數十家而惟陽之二劉氏特爲殊絕長與炫

士無不專治朱子以推而達諸孔子者然孔子之道絕朱子之道亦絕今且四百年餘矣何者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天德地業人事之治備焉宋河南程子暨橫渠張子既以四子之道歸諸其身與門弟子講明而切究之迨朱子出擇焉逾益精語焉逾益詳其所自爲書眾矣先儒之言亦折中而論定之矣學者由是以學焉操其說而力行之勿怠以止則人人皆可相攀以入聖人賢人之域無難也而明氏據茲以擢士士徒視爲得魚兔之筌蹄未嘗用以自治也得魚而忘筌得兔而忘蹄亦未嘗用以治人也於是閭有聰明才辯之士志於異端而莫能自拔也悲夫然當其始士雖不克求朱子之道猶知讀朱子之書取其完者永樂時纂次大全謬加簡汰而博存朱子以後眾家之說迄於今士且厭知復習蔡清林希元之書而束朱子之書不觀矣吾友桐鄉孫先生愍之輒彙朱子所論定與所自爲之書於一編題曰四書正義而力學深思以求索於其閒之日久矣嘗以祝予曰子其爲我序之先生蓋不爲科場之文而欲推朱子以達於孔子者也雅善予嘗從容問先生以學之所自先生曰始吾居鄉亦嘗隨時俗爲文里舍有錢先生者以漁爲業乘船往來船半以前安漁

具而半以後叢書豪貴人弗克見也卽有聲場屋者亦避之吾嘗與過逢問學乃知天德地業人事之治之胥在於是也時徵月初升天寒先生過予滅燭相與坐廣庭言錢先生生平太息而刖至今歷然不忘於心因序錢先生爲不可及矣

祭社稷祝文 代

嗟爾五土之祇五穀之神所以助時祈福爲民禦菑捍患者也茲者龍見之辰萬物始盛待雨而大乃亢旱歷旬霖雨不至毛澤行盡矣是月不雨則無及矣去歲民

罹水菑五穀不登是月不雨年復不艾則民無食矣古者郡縣旱則修五事某不德繫官於此冤獄必多鰥寡孤獨未克振省徭輕賦進賢良退貪邪舉未能焉宜天之見異也自責幾無以容矣顧民則何辜請以身塞無狀望雲液之敷降焉且神亦與有責焉民相率饑而死神其忍諸敢陳精誠惟神昭祚

朱考功哀辭

閻茂之歲余既以鈎黨徵繫請室而君適選吏部考功在京師初余與閭里浮湛相徵逐酒食游戲類任俠自喜者時君年厪勝冠余長於君厪三歲數與君過逢相樂也已而君專治科舉業余亦棄家僑居郡城日夜治

羣聖文思輔其庭而造其堂參求諸天下賢英士大夫思廣其道而輔其成視場屋士往往不以屑意歲一再歸君羣從中閒有相往還者獨未嘗過君而君亦未嘗過余加是者餘十年忽忽不知其久且速也嗚呼當今之世遭患難而望人之捐城委罨破族屠身以援救之固已惑矣余自被急徵於今人情尤悉也安望始之淺者因窘隘而翻深乎雖緩急人所有當意滿志得之時易改其度也而君顧遇余逾益厚殆忘其身之貴與余之在困頓無聊之中也其賢遠於人乃若是哉既余獄解還江南君病艮已未幾乞假歸今年春二月其母夫人開六袠族姻爲壽夫人前者滿堂而君病不可爲矣

君少孤事其母盡孝道兄弟怡怡如也妻子申申如也待交游初持一心不以盛衰疎數致異好行其德若嗜慾其植志行身宜壽考顧得年厪三十有八以卒可哀也已余既悳君於君之卒不忍閉蓄而又懼其未克顯聞於後也故作哀辭庶幾有因余辭以知君者

始人事之未通兮樂放恣而爲少年之游追思多有可笑兮咸更節而辭脩流衛業夫既異門兮欲會合而末由歲月渾忘其驅忽兮曠十有餘載之不相謀出與處難可齊兮遂一湛而一浮芳田一頃中有井兮我乃隨後及而俱收君通顯而念舊兮賑我饑寒而綏我離憂作雲雨於一手兮因盛衰而薄厚易以不侔叔末紛紛

其皆然兮感君敦古誼而獨不君既乞假以南還兮余亦去國土而歸鋤耰遇春秋之佳日兮庶得追隨於故邱胡昊天之不仁兮善人長逝而不留息裁羈卯兮母已白頭里閭鄰人倘爲之罷社兮弭游舊感恩而未酬作哀辭以舒余哀兮孤雲慘淡風飄飄

耕巖草堂圖記

宣城沈貞文先生以論執政罷歸築室於麻姑山之西與同志周儀部掩關理佐王之學漳浦黃公嘗分書題曰耕巖草堂先生之學師徽國朱文公其所眞知而固守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閒許平仲吳幼清世所稱顯學之儒先生雅不以屑意而惟以金文安許見安伯所爲文喜其可相攀以至於古之立言者余南

文懿爲得文公之正傳欲深造而與之並其後馬士英阮大鋮柄政輒曲殺儀部行及先生遂變姓名出亡不之他州邑而獨之金華豈非以其爲金許二公之鄉耶夫樂其道思造其地覽其山川風物乃人之情而先生於流離困頓之中尤惓惓也先生既自完其身而亦以此教其子孫迄今三世克守其家法先生之孫樗翁與予善嘗以予之學爲能知先生者茲過予谿上出耕巖草堂圖求記予念今天下學者信有讀文公之遺文而明於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義者乎其於先生之學必及其成就必有一於此而安伯死矣得年財二十有一假之年或推所有以施諸人或誘其言以覺後世之民有合焉否則披斯圖用以尋繹先生爲學之旨則於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必有較然者異時文安文懿之

還復得見於姚氏既且至思谿與安伯處日久窺其用心與力於學者事斬盡通曉然後已覺向之言者猶未詳焉思谿故名勝地自其家兵部南離公始居於此後稍多故矣安伯之尊甫蓀庭先生復治境埒之處築室樹竹木思復先人之舊又以金錢招求善書得書多恣安伯學以故四方宿商士至吾郡者率過思谿留旬月不去先生賓禮之久而逾益歡凡以爲安伯也安伯亦誠篤學與士友論議講解深自謙損各盡其長儻天假之年或推所有以施諸人或誘其言以覺後世之民及其成就必有一於此而安伯死矣得年財二十有一安伯素秀羸自苦爲學無閒疾病父母數戒之不輟與

內兄姚世錞妹壻沈作霖相知昵甚深安伯之亡適當鄉試二人爲之不入舉場亦可以見其能取友也娶吳氏生子旋卒茲復生女未匝月而安伯死天之於安伯而命之如此不可解也所著經義十七篇詩一卷行將板行於世

長興王豫曰往余遇芳鈍叟於任邱年五十餘矣與之言故鄉才彥閒者甍奮而出盍歸授徒以畢老乎意蓋謂安伯暨吾邑朱君履翔數輩也鈍叟不果歸余歸未幾聞朱君旋哭安伯天於高才生不及竢其年之壯盛暮哭朱君旋哭安伯天於高才生不及竢其年之壯盛遽摧折之如是鈍叟之不歸豈盍有會於天意耶

門人王豫再拜寓書夫子大人閣下舍弟錫苦志科舉之業而坎軻迍邅有年所矣茲幸見遇於大賢其激揚感慨不啻侯嘉之於盧公虞也夫知己難遇故不必身受者始知其足貴喜爲盧公所知自言死不恨以昌黎韓公之賢亦以爲士之修身立節或異世而相慕或日接膝而不相知而累歎侯嘉之言爲誠然況豫於錫爲兄弟哉又況豫嘗先言於左右者哉其大公之惠而感遭逢之難貲倍萬昔人也豫比困窮愈甚獨居私念生於斯土而姓氏得著紀乘者依古以來不過數人而莫先於梁之吳叔庠豫誠不自揆庶幾得附其後焉叔庠司馬氏之心固與乃祖長沙公未嘗有異也徒自傷悼無所藉手以爲報仇震動之舉故隱忍而未有云遂迺遇知於邺吳興而豫獲幸於明廷叔庠得於緣嶂百重清川萬轉之處葺宇而居而豫無一瓦之覆且欲以所居求直於人用爲朝夕饘粥之資亦不可得設豫與叔庠易地以處不識柳公當如何爲之籌畫也豫既感公之德敢復以告焉豫恐懼再拜

立泉記

孔堂山之東先廬在焉踰而南二里許曰士林步一日吟詩巷明茶山處士沈貞棲逸處處士故以日哦爲事因有斯目矣今屯落皆耕氓難可與林澤遊也余總角輒獨遊而樂之有泉澄渟冬夏不減尤余昕夕不去心者也處士嘗記士林山水矣不及此泉耕氓資以汲養而已余欲於泉上得一夫之田宅雜植眾果竹栢藥草

之屬爲家之具足矣娛目賞心之物備矣隱身行義於其中異時當有并知此泉者願豈可荃蘼暮得耶用是先以余字與之曰立泉而託於文庶遠近傳王氏之汪焉

強圉大荒落圉月三日庚申長興王豫立甫記

戴雲居詩序

閒嘗誦陶淵明移居詩而訢訢焉樂之不獨愛其人并念其地焉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閒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曰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夫淵明誠不肯以一身事二姓其睠睠於斯土而姓氏得著紀乘者依古以來不過數人而莫司馬氏之心固與乃祖長沙公未嘗有異也徒自傷悼無所藉手以爲報仇震動之舉故隱忍而未有云遂迺遇知於明廷叔庠得於緣嶂百重

俛仰辭世跡同枯槁要其積怨發憤數寄託於首陽易水無終之閒所謂拊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意同閭巷之人不能盡識也其文復至高後世稱爲曹劉鮑謝皆莫及焉則質奇文而析疑義恐尤難其人而南邨故僻左地非若通邑大都也迺真言顧若是余爲僑人二十年當世卿士大夫既嘗與之游矣前年歸自京師卜宅於蘁盡發上求素心人衡門之下落然不可得也能言之人不可得卽索解人亦不可得往往鬱快於胷笛簫其以輒念淵明雖居窮閭不克振長沙公業然有朋友講習之樂差堪用以自慰而余之閔默孤處耿耿者彌難遣也今春有披蔡翬到門者爲戴君雲居戴君

年稍長輒棄捐科場之學而肆力於詩余聞其名聲之日舊矣承顏接辭洵淵明所稱素心人也詩法香山眉山至其沖澹深邃不煩繩削而自合則雅與前人之稱淵明者鈞因復思惟淵明言素心人多顧無一人焉附附戴君以傳則一人詎爲少耶余生不幸薄屯離蹇形神交衰病疾之餘覽古方書而君尤通於俞跗長桑君之術余嘗欲就學之未能也先爲序其詩如此云丁巳閏九月朔日

立甫鄙儒不知時變遂乃削跡捐世隱學山巖習讀之書場屋之士不樂觀也習讀日久有會於心欲矢諸口場屋之士不樂聞也性情舉厝山中人盡笑爲迂然則立甫之學殆未可以公諸人也得不謂之私乎立甫既不能舍其學以趨時合變而人所不樂聞者復不能緘縢其口使終不出也無已輒寫之於紙而并及向之得於師友者以自觀焉時月所積都無次第叢爲一編名曰孔堂私學息元善生七月矣埃其長以付之可耳孔堂所居山也强圉大荒落壯月九日乙丑貞疾齋書

念臺劉公

山陰念臺劉公與吾邑愼所丁公爲異常交丁既下世肇言典學精一執中之傳主善克一之戒胥先聖之精言後聖由以津逮者也世顧疑爲僞焉以其字句不類乎今文爾即有以爲非僞者其所援據亦不離字句之閒無能明義理以證成其說而通彼我之懷也由是古今之學是非忿爭聒而不舍聞有攘袂而起至於相築者去治經之旨彌遠矣

樊佾謝玄陳蕃

伊川程子曰管轄人須有法今帥千人能使之依時及節得飯哭者能有幾人此潘濬所以輕樊佾也孫權欲討佾外白差督督萬人往焉權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已讀近思錄之同甫是未見近思錄之鈍叟鈍叟是亦受之而不以爲牾也

因樹屋

余以鉤黨逮赴刑部獄初入從獄吏得屋三閒與桐鄉朱霞山兄弟共住庭中有白楡合抱蓋百餘年物也既有來告余者曰此中合著君輩矣往戴田有方靈皐嘗居之先基立於周侍郎櫟園所謂因樹屋者也時侍郎孫仁舉亦繫獄訊之以爲誠然至方戴同居白頭獄卒都能言焉余笑謂霞山曰因樹爲屋申屠蟠事固於我輩尤切也

古文尚書

治經以明義理也未嘗求明義理於心而徒從字句閒立異同之論雖博辯均無當也古文尚書其言淵懿視

今文殆過之殷湯歸自克夏始明恆性傳說進於高宗肇言典學精一執中之傳主善克一之戒胥先聖之精言後聖由以津逮者也世顧疑爲僞焉以其字句不類乎今文爾即有以爲非僞者其所援據亦不離字句之閒無能明義理以證成其說而通彼我之懷也由是古今之學是非忿爭聒而不舍聞有攘袂而起至於相築者去治經之旨彌遠矣

樊佾謝玄陳蕃

伊川程子曰管轄人須有法今帥千人能使之依時及節得飯哭者能有幾人此潘濬所以輕樊佾也孫權欲討佾外白差督督萬人往焉權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已讀近思錄之同甫是未見近思錄之鈍叟鈍叟是亦受之而不以爲牾也

足可擒伽矣權問何以輕之滑曰臣所以知之者伽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卽遣滑將五千往果斬平之後謝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郗超謂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器雖履屐之閒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必能立勳旣而人咸歎超爲先覺玄與伽事正相反而成敗因之研尋程子之言合之滑超之鑒之慤可以相士矣陳蕃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爲國家掃天下後卒困於閹豎知其學動之多疎也

蒹葭

蒹葭之詩言守道之賢人深自持於亂世故當亂世節邈堅材逾成焉譬諸蒹葭蒼蒲柳之質望秋先零矣蒹葭至白露凝戾爲霜逾堅成可用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言賢人未嘗不欲仕而惡不由其道是故逆其道以求之其人彌遠順其道以求之其人甚邇焉蒹葭人競用之亂世諸侯曾無能用賢人者詩人所以歎也

前人釋幼爲蒹葭長爲萑葦若然則白露爲霜之時合以爲猶兒難與爭鋒若劉表黃祖輩窮蹙抑已甚矣使其得年半仲謀天下不足平也惜以輕出微行中道爲賊所殺晉陳林道在牛渚以如意莊嬾望雞籠山而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是言也有聲有淚足可徹天徹泉

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蓋全用鄭氏箋也後人乃昧其出處而以爲歐陽所自爲引以釋此詩不禁使人笑來

司馬溫公

讀孟子則疑與伊川程子語則終日無一句相合世乃有愚而自用如司馬溫公者乎始折荊公則欲恭承祖宗之舊旣相哲宗則欲盡改熙寧之法然試以役法言之英宗朝爲諫官時嘗陳置鄉戶衙前之病民而欲募人以充之矣是祖宗舊章其始未嘗不欲變也旣曰募則必有以酬之此錢非出於官必出於當役者與熙寧助役之法有以異乎枋政之日乃斷斷不可卽一事而初終頓殊由斯以推其罷行之意在荊公不必盡在朝廷也

孫伯符志業不遂

孫伯符平定江東易於烈風之掃枯葉其得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數年之頃爾同時唯曹操號善用兵亦以爲猶兒難與爭鋒若劉表黃祖輩窮蹙抑已甚矣使其得年半仲謀天下不足平也惜以輕出微行中道爲賊所殺晉陳林道在牛渚以如意莊嬾望雞籠山而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是言也有聲有淚足可徹天徹泉

街亭之敗天也非人力也諸葛孔明豈誠明不知人而馬幼常豈誠不可大用者哉孔明之初出師也關中響震南安天水安定應時歸降假使兵交方始易敗爲勝咸陽以西不血刃可指日定也甫出門而車軸折遽還漢中引咎責躬厲兵講武以圖再舉而時不贍矣迨於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屯田久住賊不復出事臨垂克發病隕喪訖不克申其討賊之志漢殆天之所廢也不然馬幼常智計之士非攘臂袒體前死而不還踵者也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孔明用其謀以平南中既且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以定夷漢以安

率承幼常旨而謂其不足以當張郃是殆未識天心也不寧唯是烏林之役曹操方遁吳之諸臣唯魯子敬謂當結劉備以治曹操而周公瑾欲徙備置吳分關張各置一方矣旋欲進取劉璋而并張魯矣設公瑾不死昭烈且不能入蜀亦安得據荊州而有之方治嚴遽卒於巴邱而代之者魯子敬也遂以荊州業昭烈而鼎峙之業成焉既而關雲長攻曹仁於樊威震華夏操方議徙許都以避之儻延以時月雲長自樊以逼許洛昭烈命一軍出漢中以向咸陽操且窮迫豈復有自安之術耶雲長之勢方振而魯子敬死呂子明代之矣子明蓋嘗謂關羽君臣不可以腹心待而當及强壯以圖之者也

於是雲長沒昭烈且受折辱以死焉夫事以一人成以一人敗而此一人者適丁其時以敗之成之間不容髮凡此皆天也人方當塗掌事之時一切宜循道理竭心力不得委之於天及事定之後摧而論之則莫非天之所爲者余嘗病學者好以事後成敗摭前人故因街亭之敗而類及之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鄭氏地官廛人注雖總釋廛爲民居區域之稱愚意竊有別焉後市之廛市人居之左右各三區之廛民居之廛布註曰郟舍疏曰郟市屋舍名之爲廛者後市之廛也載師廛里註曰廛里若今云邑里居矣圜廛註曰廛無穀園少利左右各三區之廛也攷市之制四面有門明旦市門開胥執鞭度守焉羣吏爲敘肆行列正其不正者而以經界其市俾來粟自爲來粟之肆絹布自爲絹布之肆各有處所儼若朝位不相雜亂其閭安得令民居之設與民參錯比居而宅又各樹桑麻安能以眾整如是禮若子不過市過則使之出罰下逮命夫命婦未至與民絕還往之禮今禁不過明市者專是交利行刑之處也且九賦七曰關市之賦明在市者占會百物故特爲增末作之賦也若夫民閒固自有小

司徒之法焉以辨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者也倏聚倏散之市人雜聚於其中其何以行之孟母舍市譬曼子之居近市云爾然以孟子之賢猶嬉戲而爲賈衒使處民於市日見異物且胥化耕民而逐末矣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孟子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蓋指後市之廛也百族之賣儥者以及朝資夕賣之販夫販婦率晨而往暮而歸蓋市自有期限非可日日了市事於市也交易而退乃其常爾唯他邦之來爲商者沈滯不售之物必於邸舍停儲既有貨賄停儲邸舍之稅而復稅其貨賄病於斂之厚已今但賦其廛或但吏治之而并不賦其廛天下之商

皆悅而願藏於市決也其謂廛無夫里之布者乃指左右各三區之廛也夫宅不毛者出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復出夫布惰游者其何辭焉唯遠人始至未及就常業亦未及樹桑麻旅師之職所謂新甿征役皆舍者也而戰國時輒罰以夫里之布求安其身難矣無之是以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也曰民曰氓各有義也

廛人掌斂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蓋皆取諸市人與民無與者也民則有園廛之稅二十而一乃國稅之最輕者其不同於廛布審矣今總釋廛爲市宅而謂既賦其廛布復令出此夫布里布一廛而三稅之加重焉戰

亭臺池沼者既釋廛爲市宅矣命夫無故且禁游觀焉末世雖未必猶秉周禮顧安得爲亭臺池沼於其閒且以占民田故有里布之罰法已太寬槩以夫布而不問所占之廣狹尤法之不得其平者況萬無可以濫及平民之理而孟子欲無之是徒恣世家於民奚裨焉而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非其義也

田賦

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滅於十一大貉小貉滅於十一孟子孟子爲三代言之也三代聖王之於民爲之謀其室家者至纖至悉不特授之田宅已也後世之民凍餒並至切於體膚

誰其鄙之其得有此頭畝者自非仕宦上之人曷嘗有毫髮之助焉而一切煩費輒取諸民之有田者蓋三代以一人養萬民而民無不足後世以萬民奉一人作業劇而民愈不克以自贍上之人曾莫之省焉元后作民父母何渠若是仁人於此能無惻心乎是以漢高祖當天下初定之時輒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在位十三年乃盡除之迄景帝初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遂定爲經常之制子孫世守焉亂於王莽復於光武暨桓靈之世其治爲君子所不道然於田賦屢畝增十錢而已此漢氏享國長久之術也今之儒生即讀書識道理與之言井牧之政輒病其難復矣若夫漢制則人人當

知其可循而行也救人拯弊誠莫有急於此者或諗予恐國用不足也夫文帝時天下治平未久也與匈奴結和親歲致金絮采繒之奉旋背約數侵盜北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兵連不得休息河決瓠子潰金隄大興卒塞之天下未嘗無事也盡蠲田之租稅以與民而天下用饒武帝舉動輒費凡百餘巨萬節儉之風蕩然矣然恐國用不足也夫文帝時天下治平未久也與匈奴結和親歲致金絮采繒之奉旋背約數侵盜北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兵連不得休息河決瓠子潰金隄大興卒塞之天下未嘗無事也盡蠲田之租稅以與民而天下用饒武帝舉動輒費凡百餘巨萬節儉之風蕩然矣然

其初寧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用其後帑入不得與焉蓋民民雖貧寧破家鬻輸之矣其力能逋欠者類與吏相首尾非須民即豪戶也善爲國者苟加恩物補官出貨除罪進與利之臣置均輸鹽鐵官以盡取於民不如豫賜新租急督舊欠則被澤者均而須猾冀一之田賦是亦足以見仁人務本之心也今取民之制過於十一且數倍何不引漢氏長久之術以告之也

歲賦名類不一訖歸於一於是乎畝有畸零之數焉宋建隆閒令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勺銖釐絲忽蓋恐米之合勺易以成升金銀之毫絲忽易以成釐釐且成分銖分且成錢而吏得因緣以爲姦也鄉有逃絕之戶其租聽均攤於各戶代輸之今當春時布種無一畝一角不耕之地而民莫有免於越額增數者愚意每畝但令米成升銀成分餘悉除之則吏不能因數之畸零以病民果有逃絕之戶令鄉胥指定其田產坐落募人請佃輸官其賃稅存業去者許有司檢覆申監司除豁由是均攤之弊盡革則吏不得假戶之逃絕以病民

白駒

賢人去國過其友賦詩以送之言吾友是役於君臣之誼殆難留焉朋友之情能決然乎以永今朝以永今夕吾友其何辭矣今雖不可以終留繼自今倘國家有轉移之機勿徒高翮邈之風也貢然來思吾所尤竢夫今之速吾友以行者豈非爾公爾侯皆期於遙豫而無相助爲理之人乎苟異日者胥克勤於其職而無以逸豫爲期則否可復通處可復出也優游豈吾人所耽遁思豈吾人宜決哉如其一往而不可復也則將

以空谷畢老乎君臣之誼終廢矣朋友之書信不可不時通也自愛音聲等諸金玉不以遺問朋友而并朋友而遐棄之古之潛深伏隩者往往發憤而出於此吾友其毋然也詩人纏綿排惻之意余爲疏通之如是千古而下言離之什有能彷彿其萬一者乎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初孟子之告滕文公但敷陳三代之制而分別其善否所以勸其必行助也逮於答畢戰之問則行助之志已堅特未得夫下手之方於是孟子迺從往古成法之中之於魯哀公可矣焉用繁其辭而沒其實且於助法之復變通以已意俾其行之於今無毫髮之遺憾焉故曰請者胙始之辭而非沿襲之辭也後言井田形體之制亦孟子所欲行之於滕者耳百畝非殷制至周之行助第因大田之詩而想像之以明當今之宜復未嘗決然決周之亦行助也故曰請者胙始之辭也初言助今兼取貢者以分疆畫井必得空曠之地滕之野宜之若夫國中有山谷藪澤之閒病於難行則以貢通之且夫貢之所以不善者以其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耳今但什一使自賦壹視歲之豐儉而贏絀得以自如用貢之便而去其弊此正朱子所稱疏通簡易自成一家通經綸之活法而非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者也是故行助于野行貢於國中亦就滕而言由斯以推設國中而平衍不妨用助野而有山谷之險藪澤之阻不妨用貢稅因地勢之便利而不必量以一概後之說者如奉新陰氏鄱陽馬氏胥謂鄉遂平原廣野可畫爲萬夫之井宜行助法而反行貢法都鄙苞有山林陵麓難用溝洫齊整分畫宜行貢法而反行助法是皆昧於孟子滕言滕之活法而猥以康成鄭氏之說汩而亂之故也鄭氏之注周官也考遂人匠人之制而無以通之迺謂鄉遂用溝洫都鄙用井田竊取孟子之言附會爲周人一定之制至遂以周之徹法當之夫孟子之言果即周之徹法則其告文公者但當勸以復祖宗之舊如有若堅特未得夫下手之方於是孟子迺從往古成法之中之於魯哀公可矣焉用繁其辭而沒其實且於助法之復變通以已意俾其行之於今無毫髮之遺憾焉故曰請者胙始之辭也後言井田形體之制大抵周之徹法至孟子

時已不得其詳故不特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從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以推測得之者之爲難信也周官雖非僞書至雜以考工記質由河閒獻王所言原有是求其合而轉離者信如鄭氏九夫爲井其數必拘於九則誠然矣安見遂人之數之必拘以十也讀聖人賢人之文尤貴有弘致深識者此也

孟光論學之謬

漢後帝立子瑨爲皇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尙於祕書郎徐正乃曰吾欲以知其權畧智調何如也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

其急者時諸葛孔明云亡蜀人士遂鄙知學者以故莫能斥其謬而徐正翻以爲長箴陳壽且著諸紀乘嗚呼此聖賢大學之道所以曠百世無復津逮者不足怪也古者太學之中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民家之俊秀咸在焉其上之所教者無弗同也其下之所學者無弗同也將漸與齊近乎我之所以思之不能置者恐其不必遠尋其旨歸曰修身而已矣曰推其修諸身者以理人而至於齊而卽有害也蓋據左傳此詩乃左右公子之徒之所爲故但哀傷二子而不敢顯斥宣公又聞其事獨先非最親暱不能也若以爲國人作何忽詞微義婉與

二子乘舟

自衞適齊渡河乘舟其常也今詩言二子則是稔知宣公之欲殺伋而壽與伋之且將相爭以死也夫宣公之欲殺其子也不殺之於衞而顧殺之於齊乎此又理勢之易明者也若是則詩人固稔知二子之必不及渡河

也盜待諸莘而殺之莘衞東地則是二子實未嘗渡河也詩人乃明知之又不敢顯斥之第言二子適齊計其程今當渡河矣乘舟而往其景汎汎然而不知我何以思二子而不能置中心養然也二子乘舟汎汎然其將漸與齊近乎我之所以思之不能置者恐其不必遠至於齊而卽有害也蓋據左傳此詩乃左右公子之徒之所爲故但哀傷二子而不敢顯斥宣公又聞其事獨先非最親暱不能也若以爲國人作何忽詞微義婉與

新臺頓殊與

金罍

余客桐鄉汪學山相招爲文字之飲出朱碧山所製酒

器以酌酒其器以金爲之作張鶩乘槎之象中可受半
升雕鏤之工治金殆如治玉石焉因思古金罍之制毛
傳云人君黃金罍疏引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
皆以黃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
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曰蓋刻爲雲雷之象孔
氏以爲謂之罍者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韓
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
飾耳孔氏意蓋以金不能刻畫也觀朱碧山所製之工
如是其得遽謂金不能刻畫乎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
飾之云未足以破舊說也事不目見而徒以臆斷其難
可盡信寧獨先王之禮器與

雄雉

雄雉于飛以有泄泄之羽況其夫之賢而不免役使之
事也久於役使家人懷之然以賢故則今之阻隔蓋自
遺耳雄雉于飛飛而不息則下上其音爲其夫之久役
而不敢告勞之譬也夫誠賢得名爲君子之人矣女子
善懷實無以解其心之勞也視日月之已邁既無以解
家人悠悠之思計道里之相遵復不聞有征夫還歸之
信至此不得不致憾於在位之君子矣百爾君子率不
知德行者爾誠有人焉知何如者之爲德行則若其夫
之賢於人無害於物無貪隨所施而各當何必久寘之
軍旅之間乎蓋其思甚長而怨而不怒此風詩之變而

不失於正者也

匪雞鳴

此夫婦相往復之詞婦語其夫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爲蓋蠅聲與雞聲不相似類且未有蠅聲先於雞聲者愚是以知舊說之不然也蠅
聲乃東方明之候故又曰東方明矣朝既昌矣至是而
其夫乃復之曰匪東方之明月出之光也夫前既以雞
聲蠅聲爲言矣茲顧謂其婦復以月光爲東方之明是
明以晏爲蚤而勸其夫之息偃矣愚是以知舊說之不
然也末乃縱言之曰卽東方既明而蟲飛且至於薨薨
乎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爲蓋諸臣之會於朝者不聞

視朝之期則亦各退而歸治其家事矣其亦庶無憎及
子與子者乎其夫之淫荒怠慢甚矣其婦亦違雞鳴而
興纚笄而朝之禮故章句之閒秖餘親愛無已之情至
所謂夙夜警戒相成之道反復求之卒不可得也

田制

孟子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朱子以爲田制既定其溝涂畛域有不可易者今代
爲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法使民不得服先
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彌甚矣嘗用是深疑之近者崑山
顧氏四明萬氏本王制以立言原丈尺之各異始知三
代之所異者在乎授田之制稅粟之制而多寡之殊其

名訖未嘗賢痩之改於舊也由是朱子之所疑可以氷釋而徐氏陳氏之論不待攻而自破矣朱子曰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也想周公且大言之爾夫周公豈大言以欺人者蓋周之五千里卽夏之二千五百里此亦可用以證成顧氏萬氏之言也而或者猶非之古贏今縮等諸狙公之賦茅不知法制當袠巷之時往往名存而實不克以畫一唯慨與之變革則齊晉以夏殷周代興其治必自人道始者率始諸立禮度量也豈得以私心自用之漢唐比而亦豈得以狙公之朝三莫四比

不然五十畝七十畝百畝朱子之所疑何以解焉

里制

穀梁傳班氏志泥於什一之文如一夫授田百畝而耕公田十有二畝半則爲已贏也於是公田爲居之說興焉什一之制誠合矣復無以足夫孟子五畝之宅之數於是又謂在邑亦各得二畝半之居焉公田無爲廬舍之事毛詩甫田疏詳之矣（甫田疏云言井九百畝其中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也言同養公田是入家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各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何以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私有百二十畝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公田乎十畝自治之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爲公田乎）

牛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十畝矣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春在野而冬在邑之非先王立法之義讀禮疑圖詳之矣（讀禮疑圖云蓋一夫一婦

曰芮鞫之卽或就水之內或就水之外則依於水也視其陰陽寒煖所宜觀其流泉浸潤所及公劉所爲居處其民者如是而大司徒相宅之制不從可識乎大司徒既辨其地爲十等矣地之平衍者去山林川澤必遠則建步立畝以爲民田其近山林川澤而地形不可正方者則以爲民居其居之衆寡視地域廣狹而無限制焉故凡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皆民之居所依以爲阻固者也先王既使其民聚廬而託處而生相近者死亦相迫是以大司徒安民庶之道一曰嬪宮室二曰族墳墓而舊說亦未見有言及墓地所在者孟子曰死徒無出鄉又出鄉禮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食力之小人也就田燕可以治農業而死徒無出鄉又同井者之所安也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住近國中猶以擬遷爲煩不欲輒動而況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畴徒居國邑人誰樂之耶大抵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爲一義先王之立此法果何義也豈宜遠去田畝遠處不占公田然亦取於便農功遷儘節之以上各隨便宜合爲一廛之邑千室之邑丁男之有妻者爲室室亦家也所主在於同井無出其所聚居或止入家或倍八家以有十室之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邑亦豈可以寓農民而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之外必使閒曠而已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之外必使閒曠而已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之外必使閒曠而已非必

然則其卽在民居之後決矣甫田之詩曰今適南畝又曰饁彼南畝大抵民田在前民居在後而其最後則墓地也此里制之大畧也

立甫姓王氏諱豫字敬所浙之長興縣人娶姚氏吾友蔥田之姊也立甫生負異稟其骨相臞臞就婚於姚氏蔥田與立甫爲同歲其才相埒唱酬時相厄而蔥田之姊於十七史皆能背誦亦頗欲鍼砭夫婿立甫出則遇敵手入則懼爲其婦所窘益沈酣于學大放厥辭古文初學柳州繼而歸於半山詩則醅手唐音也顧立甫有膏肓之疾莫甚於好名故不愼於擇交而連染之禍至逮入京師立甫故孱瘦神魂魄力不足以當大難況家貧甚銀鐺就道一無所資長繫五年其妻以望夫而死迨事解得出而芒角已摧困殆盡不可復振

矣癸丑之夏買舟南下過予臥榻中悵然言曰吾一往消索不敢復與諸公爭宋號之長但願繼今以往寂坐深山窮經治史稍於學有所得東隅之失或可藉手以見子予曰諾乃至任邱故人爲之宿留猶貽書於予謂志氣奄奄幾不可收束寄聲吾友願得良規以箴我心疾則成我者也未幾抵家遂不通問蔥田以札來謂其山居頗適不料其死之遽也立甫銳意著書其出獄也杭葦浦方過于而立甫至葦浦問曰患難之中所著多少立甫曰無有也葦浦慍曰古人遭患難正可立言何忽忽耶立甫謝之嗚呼豈知立甫雄心已爲荼苦所盡竟不能待五稔也立甫初哭其妻謂予曰吾之負吾婦者不可挽矣蔥田自當有文以傳其姊然吾尚欲子之文以張之予迺巡未及踐約而今乃以志立甫者及其妻豈不恫哉遺文有孔堂小稿長興令鮑辛浦爲梓以行世立甫最善徵文獻壬子予將赴秋試前一夕立甫來視予偶與談張尚書冰槎集中考證傾耳聽之神味津津火盡取所儲閩中華燭焚之雞三號童僕盡起席閒燈火尚熒然立甫乃曰吾過矣子得無入闈而困耶立甫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其年四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無子葬於某山之某原銘曰

蘭而摧玉而折欲問天其何說茗溪水共嗚咽有此文

右孔堂初集二卷文集一卷私學二卷長興王豫立甫撰立甫自少卽負奇氣聰明强記不屑治家人生產專力於詩古文詞就婚於歸安姚氏與妻弟世鈺以學問相切磋此編卽病革時手授世鈺者也鄞全謝山謂其古文初學柳州繼而歸於半山詩則純乎唐音是固然矣今觀所著孔堂私學如據公劉詩以推大司徒相宅之制而班志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野之說不足信據小戴記王制之文知三代授田多寡之不同由於丈尺之各異可以釋朱子之疑而徐氏陳氏之論不攻自破又以知其讀書能通知古今之故不徒工於文詞已也立甫年少氣盛喜言結納因此連染同郡莊氏史禍致

逮詔獄治事解得釋已閱五年平時意氣摧折殆盡歸後五年竟卒年僅四十有一使天假之年萬一有遇何難推其所學以爲世用乃遇既不克副其才年又不能充其志猶賴此編之存使後世讀其書悲其遇而惜其所志不克伸也刻以傳之又安可已哉玉戌中秋節吳興劉承幹跋

若柯文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爲一卷
游黃山賦 并序
黃山賦 并序
寒蟬賦 并序
秋霖賦
望江南花賦 并序
竹樓賦 并序
貧眷賦 并序
鄧后如豢勢賦 并序
長平鏃箴 并序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莊先生遺文後序
書黃子經後
讀荀子
讀柳子厚天說
送惲子居序
送張文在序
莊君墓表
崔景儒哀辭
游黃山賦
黃山者靈岌之門館有方之鬱林大其名瓌詭體超絕列嶽

蓋象崑崙閶風方丈蓬萊又其幽窴宮別奇寘并旭邈霜仞千皇練其鼎玉女流其函鸞鶴翔其林芝英挺其陽浮邱棲其顛城主灼濱麓容遊茲邦因往撓焉故復麗覽誕略未遂其詳然乎高則窮蓮花之景于奇則盡雲海之怪亦足以極茲山之絕觀方佚永解纓絡結廬神奧故珊言篇瑜以誌勝懷左思曰登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其所未覩蓋闕如也

迫區中之隘陋分貌參鄰而神攄行周覽乎八極兮騎軒騁乎三天子之以踟躕崑崙恣莫可搖集兮奄息汩濫舒節乎三天子之都朝吾濟夫容溪兮覩容成之高臺鬱巖巖之砣嵽兮俯窴而上迴連岑叮其坎圦兮徑曼羨以延屬經崇陂駭以撇

天兮歷陬龍陀以頹谷霞曙雲汩般以澹湯兮裕神濫之湯湯陰火煽薄于巖幽兮伯僑無忌弄以回皇以相遂時周未滕乎黃山也忽丹嶺之峉嵲兮兆葬峭以霞起浮緘削而拳敬兮勢振颺而不已心炯炯而上假兮周砂而無倚何風引而欻去兮慶不可乎彌揆夕信衙于招提疏煩想于游蒙兮霍然颺除書然雲揚乘凌蔚與真絳乎相將橫紡毚以互折兮俠飛泉以高趨聞幻景之恍惚兮有空相之僊廬旋室宵窅以嫮娟兮枕榱麗欝而相扶應真卓錫以遊行兮狀顛頸而雁盱羌終古而天閼之不我舒厲稀而百轉兮穿則易以上征雲霏霏而襲予兮后氣蹴蹴而愈清兮語雜遝以差錯兮衛從隱倚追

以縱橫堂防絕限崛以艘路兮愕眙帳篲梁以搶攘入鬼室
之懿鼻幽杳兮出雲窟之窐窶窈冥搏徐徊之膠盭枝梧兮
尊光景之晻曖鏗瞙稍定氣而回桃兮蠹天都之巍巍下嶙
峋而刻削兮上洪紛而錯雚翹翔撇烈孤以獨舉兮屬重陽
而下逝形精溢遠若不知其所柢兮盪空青而無依縝澤絡
繹交以騰湊兮龍鱗霞駿煒以林離天扉厎室儼以高隮兮
亢鳥騰乎將吾止之獨撟首而不可卽兮心徊徊而不怡仰
穿漠滓兮上出彷徨傾臺兀兀兮俛視崢嶸震慄徙倚兮一
升極目天表兮洋洋運嚴藪夢以右起兮翼天都而雙標爭
奇角詭兀不相讓兮峻嶵嵬巖據以天橋紅采翠氣交曳而
竝颺兮蒙合欻半散以招搖披桃花而屬夫容兮前雲門

而揵逌往往高松負石以成質兮壁走櫟枝以還會東西
蜿蜒從鼎而卻負兮蛟蝎蟉蟉相詭而異態沐疏仡之霜雪
兮而貴禪通之沆瀣猿狖仰咿而不能紀流視羣峰靡柯蠥蠥高低混泓襞積參差變撓天地泓泓
霏霏似驚潮之鴻涌于海門兮如蝗垤之冢列于庭階也于
是脈奇選崇墜運訾之顛而造焉降巑岏而陟剔兮回兀
堪而踐截巖風磴運裹以浮浚兮后菌野駴以楊突逶巡二
分以側足兮下視欽巖摩崙以圄洶噤吟踆踱傴乃得度兮
目眩轉而乾忽詣轡折枝熊經以卻立兮浸淫噬呀攀以中
必雖非忌之僄俊疾迅兮猶麋麚而氣失爾乃后羿毗陽枝
捪杳冷瑣會宇羣復兮宛潭交通參差蔽虧兮壹陰壹陽枝

樸刻削兮神樞而鬼工淹回旋而詰屈兮邈乾坤其若蒙欻
曖涌而上出排閶闔之蕩蕩軼遊氣于鴻濛凌虛無而獨立
兮貫倒影而高屬倚瑤光而部衆神兮捷蠭列瑣碎而不可詰兮
戲蒙而下矚兮汩修喙于一氣嵁岏鑽列瑣碎而不可詰兮
宦寞寞其容裔攬九海而撫八紘兮吾乃今日窺天地之所
際揭吾下夫崔巍兮降雲梯之嶕嶕逶迤桑折以規轉兮阬
噴薄而若顛得底平而出天壁兮乃馮冢而極巔圍羣象于
寸眸兮駢衍振陳宮以蠻顏撰菌閣之廿六兮竚元君于雲
閒卻睨巨壑兮鈌淫熀瀲瀲兮奪精儻之人兮威蠪紛何爲
乎揚靈總圭笏兮相翔吹參差兮杳冥滴湟陸離班以屯塞
兮振躍留蠁瀾以煌熒四顧堨札萃萃縱縱怪物神鬼紛羅
交馳巨蠯決吻以錒鉌兮卻鬴鬴而躩踞兮作首目之彤彤巨靈高掌于雲外兮勢爪踢乎華袞女娥
幼眇以流睇兮被長佩之蔕綏百怪其欻猥以驅對兮儼瞰陋
而睽睢羣岳以疑嶷兮隨顧盼以驕敖卒悚慄以驚魂兮
中怡悵而意迷會訢合以兢兢因烟烟烟烟烟紛
颺起而屬天兮汩混會而淈淪爾乃輕颸乍起宿拂四表淫
揚驚奔沖溱騷擾紛紜邅迴以下降兮綢繆周盩轇以旁縩
鴛糾撓皇以回薄兮紆鬱漫衍敷以綿邈圖宇廓以清澈
兮柔祇濫其漫漫昷雨頓洞千里而無極兮州禪大瀛倒灌
而外環于是紛汝悁悅濕濕泗泗隃陬曳獻闖闖旋冤潨洶
洶其交會兮溯煩澹而紛屯崩巖怒起而滆出兮吸潨

瀟率迫隘而復還鯨迴鯤擊若光而若滅兮變化天撟穆以龍翰儵蜩蜩蜩像揚光以出八兮忽若峽人水裴飄麗以北曼三山混漾欻扛水下兮泗不知其所遷嶂中起而突楹兮又象碣后之孤鶱潛眩諵幻儵忽而萬變兮鼠不可乎究原于是曰馳意蕩志懼神疑忽兮改容微波不揚輕塵不飛直際天極浩乎瀰瀰流沇溶溶鱗鱗雕雕嘻嘻兮旭旭天關兮洞開翠爲縿兮朱爲旗金爲闕兮銀爲臺仙車九乘兮紫蓋委麗鮮扁仟翕兮紛縕輝光炫耀兮陸離暢風隱然而與神俱兮廓蕩遵逝兮朕浥襟之莞莞披靡飄之嚴嚴縱橫馳旰震心警魄黝質斑采炫燿龍鱗隨物成象或乃頃籠金鼎威棼玢豳匡牀方几羅于其庭霞文碧篆奇光熠燿紛寘環樑複笮脇施瓏玲陽光迤暉疑自地爓不見天形以六丁爾乃覽其支絡周其宮別于前則雲門豁闢瓦峙高關夫容桃花紫石丹沙壘隰擲盃訾鷺后人儵儵茂茂美有溫泉是之自出天都巍巍鬱然特雄邁華有沓交錯洪紛馮戎羣來朝君環紫宮其上則有仙扉后室醴泉之池曰精月魄藏華發奇其左則天柱則岁挑珠參差軒轅上昇仙樂天衣青鐶白鵝岭嶸巉嶷九龍懸泉溜搖之溪堪嵽溶洗千態萬狀澄瑩百尺輝黛沈鱗列如絲星揮布下樓衡巫外則華山嶽鬼司近作嶂陪以大鯆屬以匡廬廬江出其西瀙江出其東千源萬浚經營淡澹各走相詭苑澤

崇崔巍類庶聚之意也乃復攙采梗概以賦之

丹陽之南蠻障之中有黟山焉是曰三天子之都上絡斗紀

黃山賦

余既作游黃山賦或恨其闕略非昔者居方物別圖經沐浴

黯黮回錡嵁巇迫觸輒誡逆防孫理梢窘出窲勢若矢激不可迫覽雷出雹追轉石異聲闕沛汩淚泙龍鏗鬮謬繆豁豁磕磕悲鳴鐘鏞穆羽將瑲代更蕩濊濼竭纖潛不藏文鱗錦爛爛瑩瑩煌煌若此者數百千處然後涘關會流交注羣輸注泣潼潼上合彭蠡下達曲江爾其大勢則岭岭崇糾纏嵁崎積沓匝帀陰陽破虧夫容菌蠲倚天無茄形精亘輝灼若朝霞其曾高則上出閶闔平睨寒門順視一氣空如下天其窮陰則涸沍慘悽昧不見太陽乃有冏提之雪循壁之霜其后則跿踔刻削岨峍增積撙總別追重疊并益將顛復稽附磅蹵蹤縱橫馳旰震心警魄黝質斑采炫燿龍鱗隨物成象或乃頃籠金鼎威棼玢豳匡牀方几羅于其庭霞文碧篆奇光熠燿紛寘環樑複笮脇施瓏玲陽光迤暉疑自地爓不見天形以六丁爾乃覽其支絡周其宮別于前則雲門豁闢瓦峙高關夫容桃花紫石丹沙壘隰擲盃訾鷺后人儵儵茂茂美有溫泉是之自出天都巍巍鬱然特雄邁華有沓交錯洪紛馮戎羣來朝君環紫宮其上則有仙扉后室醴泉之池曰精月魄藏華發奇其左則天柱則岁挑珠參差軒轅上昇仙樂天衣青鐶白鵝岭嶸巉嶷九龍懸泉溜搖之溪堪嵽溶洗千態萬狀澄瑩百尺輝黛沈鱗列如絲星揮布下樓衡巫外則華山嶽鬼司近作嶂陪以大鯆屬以匡廬廬江出其西瀙江出其東千源萬浚經營淡澹各走相詭苑澤龍雲際容成浮邱后柴石丹水聖泉飛來松林朮后裝雲翠微

霍鮮五別翽翔相追其谷則乖龍老峻窈蜷淵處千瀑亂入冬夏激雨鴻扶延延雲轉高驟丹臺中填是曰天海鸞桷泉欲焱髦紛前翠彩濯濩般爛旁午後則仙都茗捷仙子璧在風樹交柯魁瘣紛揚馮陵滌京鷫鸘鷷鵬元熊山閣一角醜屭入從候來報往驚嗥纂訌貙父喜顧獨子猿公着靜修顏接幹迴霤透脫牢落天掉無窮其上乃有雙鳥獨鶴列仙之乘鷟雛流雚雚翬翬頻伽之鳥日出走節者調乎簧笙其松則枝梧節族屑屑蟻雲蛟螭倒投之而鰭魚鱗仰曬撇烈不見柢根奇瑰易貌視之無窮察之無端其下乃有琥珀威蕃伏靈后腊繡精闕朱儽靈是資蕈則鋪丁披靡軋劫蔚鷚雜突離蹄鶩雜劫珊瑚翠雲龍修雲霧養芳隰隆秋馥霍濩蓼花散樂翁習曼若詩碧翠紫菲非菁菁焰燿煌屬不可紀名學有大藥黃連山精餘糧大菩棄若回芸赤砂后乳紫芝九蒸后鹽之花千年一樂神農未知俞財未更若乃黃柑丹杏桃梨杜樝枇杷棠黎若櫚木蘭彼子梅鯷芳裂芬林禽麗率松肪出焉酮乃其懸登突駭揭孽仰冠傾陊傻跖劬邈因屻屻震慄慄萬端鼠類氣諧汗駴怳怳魂隊進不敢征退不得喙悠忽怊恨目不敢瞅岐息扶服熊經鳥申然後得屈焉若其陵鴻濛翼倒景飄洒泫息滓滇浮恍憾超虛無爛昭昭神靈居流濬洞瓊瑤充僪佺厥征歟麾豐融聚穀公樂呼吸亾雙千是天雨新霽靜嘗朝躋曒勉坱北汸翔四施襄混儻隧鴻徵陵東東混扶桑日之所出南潰炎風西滅總極北江積冰漫漫汩汩風至波起天地岌業狀若浮海說于碣厄爲魚鼈徽鯨狎鯢稠拔續翻土襲勠勃萬響怒叫驚禽悲獸跼魂哀嘯輷輷隱隱不知處所頫聆忽荒旨杜水下翔陽震滋涓波憑憑興浮彩下爛絢耀上升天紀地緒蘧蘧十彩轉五代更蓬萊闖風昆侖會城琪樹建木珊瑚琳瑯戴勝虎齒頷揚流形亾亾無端隨擊而生細縕元黃懵將會儻憑蒙龍睨天繹鑪之鼒鼒鎮高邁橫凌九坑旨天外于旨樂余唯其蛻濁濊解泥滓清潔莫尚無譽于物而莊生道遙老氏守嘿之旨耶暇日旨陸賦咿致思焉夫何棄蟬之修絜感聊進而來翔翛細渥于突滅翩翔乘風而逍行儻旣翕于五日歘聊伏于淹整何變化之之孔章也端廣頷以飾首抗修綏以儀茲攻文章之照爛獨流離于輕翰嘰醴泉以爲飲接流瀣而爲餐棲一枝而有餘仰足庾堪犯器益踏砌野仰冠傾陊傻跖劬邈因屻屻震慄慄

鶺片集而爲安心抱清而守素體逍遥以自然胡嘗嘗以悲號聲感激而永慕橫洞洄而繁互紛旁振以接響唉逐聲而合趣款餘芬于勁秋平阿步于假夏恐雨雪之夙集滋餘光之易謝怨王孫兮不歸紛秋啾秋而誰訴甚滋黙之不能將多言而未寤頴曰繁惟樂山單稟五德兮精類外粹內任白兮居高揚清妙而不閉兮應候守信亮志以壹兮含氣飲露泊其無求兮逍遥棲遲乾坤非大游兮孟襟厥資卓以長靜兮閉志自藏保正性兮棄汙遷狹任而不守兮嗟爾秋綵賦

何重露曾曾之曖曖兮噫訐訐而無識八漠傾以雲翳兮天地黯昏以滲雕幾和潛經于太陰兮金楓軒飾而勿御仲翔閉宠以扇威兮豐隆曰夜而止聚值秋氣之淒淒兮況茲綵之拾渠登高城之曠覽兮滄江滅以四集清流奔揚以潰溢兮平無涘涘以渺川原綵其無垠兮哀行旅之淚泣鷺鳥高鵬側翼而孤騫兮雁嗷嗷而無依哀蟬潛而不飛兮稻粱悠而不歸心抑鬱而無憀兮聿獨返于虛室颯風淒淒而入帷兮瞽循檐之滴滴而不已暘后結根而成色雲裁葉而舒光亦由養流折紐攀縈縹泯汨山雁氣而緣景水陽朝而淫而上起兮周頓倒乎余裳獨寡寡而不那兮百慮煩而傷故鄉杳以曰遠兮又流轉而北南惟同懷之未歷兮其千里之阯絕兮恨秋夜之不日聊援翰以抽思兮詒中懷之悁悁

望江南花賦

庭有小草曾聶嘗炕莖不盈尺黃花五出四柎交蓋傑而同蔕而彼丁柯方敷氏榮必其偶縱仁相代開秋發芳風嚴霜貞而厥章咨有言其名者是曰望江南之花色感其道委爲賦焉

何小草之珍瑋感茲名之見奇其緘支附柯節潛葉之麗生也翳弱莖縈蔓依根附誕往枝條倚廡遊塵離高翻風迭吹焉於是晚春早夏百卉茂止紛丹暐其左錯紫卑其子黃乳實汙遷狹任而不守兮嗟爾而有翡矯夕儀而斂陰託秋霜而表榮倚會墟而效心華不以抽實兮詒中懷之悁悁

竹樓賦

祖格卿嗜竹自號曰竹樓好事者爲畫竹樓圖題詩標阮竝寄

餘悅吾不越林藪不比標偏不處參獨專專兮鵲在茲亦勝情者所舒也請余賦之辭曰

江南之幽篠兮百尺而不見陽后結根而成色雲裁葉而舒光亦由養流折紐攀縈縹泯汨山雁氣而緣景水陽朝而淫而上起兮周頓倒乎余裳獨寡寡而不那兮百慮煩而傷故鄉杳以曰遠兮又流轉而北南惟同懷之未歷兮其千里之阯絕兮恨秋夜之不日聊援翰以抽思兮詒中懷之悁悁

望江南花賦

庭有小草曾聶嘗炕莖不盈尺黃花五出四柎交蓋傑而同蔕而彼丁柯方敷氏榮必其偶縱仁相代開秋發芳風嚴霜貞而厥章咨有言其名者是曰望江南之花色感其道委爲賦焉

何小草之珍瑋感茲名之見奇其緘支附柯節潛葉之麗生也翳弱莖縈蔓依根附誕往枝條倚廡遊塵離高翻風迭吹焉於是晚春早夏百卉茂止紛丹暐其左錯紫卑其子黃乳實汙遷狹任而不守兮嗟爾而有翡矯夕儀而斂陰託秋霜而表榮倚會墟而效心華不

爾長嘯泗焉登樓結采條兮三春發勁幹兮九秋是時芳杜已歇桂枝方彫悟窈窕之既晏顧防露之未朝理紛縕之昔悅屬邸客之長謠謠曰洞庭波兮湘水深山中人兮青玉裕橫千里之駒豈報蘭薩之深心遂爲頌曰猗彼修竹君子德兮絲文翠章儀其有則兮登高望遠孰其可識兮絕世獨立與爾爲極兮

賃舂賦

海寧張文在僑居京師屬畫者作賃舂圖以自況爲擬梁生之賦以紓之

時恇恇兮不留沈晉馳兮求周皇都兮結蘭悲窈窕兮曰長感梁鴻兮作歌摻妻怠兮內傷信余志兮弗諒答回衡兮徵祿果搏衡兮異方世不云兮我獨總余駕兮將逝攬九州兮一遠心眩沄兮故閭糞壤壤兮破之託應下兮咸卑聊消搖兮暫留靡寧兮倘賢達芳聲兮馨兮未沫惟歲暮兮寤陰風調調兮振林衆籟籟兮余笑心惻惻兮孰任鄧后如篆勢賦

倉頡既悠蟲鳥汔脩桑斯改文小篆是紀大書刻山封后頌德摛華絢豔後嬖是則佐隸趨簡迺文分勢六書載淪八體亦廢二漢脩延厥緒弗恢金刻石雍莫究莫追殷殷后鼓發于陳倉壽曰體爲憲章在居李監載紹厥武我聞其書蟲篆鳥步傳刻世貿厥真亦枉嬰婆嫣妍維爲斯仞鍾張之法代傳代工曾是襄文弗軌弗蹤猗歟鄧生好古能述振茲墜風洪此藻筆俗學紛紜辭之靡如古人不見誰設誰譬聞諸祭邕篆勢有賦芳涉僞作緣絲凝露用範用閑好思詳觀敷摧彬綦永光藻翰其詞曰

書兮風回欵兮電追麥兮梢雲之冒松栝瀏瀏兮百川之臨堆屺滂汩兮逆折谿闊而東歸清思下悉迅神上落經緯中彌觚芒周作突楹立以離偶乃翕翹而俛邊紡綖宴宴若首若鵝若應龍將鯢以須震霆轟轟轟轟轟轟若陽若陰似來栩實榮不可見風或衡運規旋或孤出介入或來而忽往或聿組縐佩或死碎冰潛縱橫細紕絡繹繽紛遠而望之若異類峯疆而竝出鷗首目之縱莘卽而察之若慈母字子裴回遷轉照如區而相分何分銖之足算豈金鐵之作傚振耽林之絕塵追軼軌于秦始嗟作者之難覩信知道之實稀與梗概而略論願執儔以同歸

長平鏃箴

內閣中書趙君億孫藏銅鏃一枚云自其外祖父某前使官山西時得之高平土中其地是古長平疏秦趙戰鏃也沓中而殺以爲刃以周尺度之長二寸兩從迤以博緯寸之半銎斷存者半寸而旁銎而下刃枝出夾筩者寸也權其重得今稱七銖二絫于古蓋半鎰而弱以是知考工記云鋒矢長寸圍寸鄭康成氏讀爲長二寸猶信而圍亦略也又惜其銎之不完無以測古三完爲幾何重也趙君幼而受之其母夫人夫人幼而受之前使往時其壻火夫人嫁

時物惡燬而此鏃獨存今夫人殘君千年趙君出視未嘗不欷歔也余既獲觀焉又讀趙君所自為銘感其志乃作箴曰

嚴嚴古鏃出自長平昔在贏趙戰爭所營礧礧草草曰維凶酋孰制必章矯性而性性性者門也無用而尊用者存也匪童七十家賦鈔曰錄序

右賦七十家一百八十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詞奧旨備于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詞者皆不與是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于心行檢于事有遷乎性有變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狂物之變化天之澒濛地之蕭條曰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嵬草木之蓊茸雲霧霧霽霆震棄暑雨則為雪霜則為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蟲走蠕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老少生死傾栝禮樂戰鬬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鰥寡婦愉佚愕駭有動于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為言于是錯綜其詞回互其理鏗鏘其音以求稱其志其在六經則為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于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焉比興有風雅焉

也剛志決理曉斷以為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為也其原出于禮經糅而飾不斷而飾及孔臧司馬遷為之其質也蓋然其文也縱而後反約而制嚴不可理其辭澤而旨文確乎其不煩者也其趣不兩其于物無勞若枝葉之垂其根本則實詘之為也其原出于屈平斷以正詭不由其軌則引繩而莫之捨也其原出于禮經糅而飾不斷而飾及孔臧司馬遷為之其質也蓋然其文也縱而後反渤瀚及其徒宋玉景差為之其質也蓋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相拍宛轉洽汰其議殼斷課于物劬劬乎古之徒執有廬頡滑而不可居開決悾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劬莫而神明為之囊則司馬相如之為也其原出于宋玉唐勒而下不遺埃壒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參及王延壽張衡為之脅入竅出緣臂以攻飾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捨也其波駭后蒼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盱盱坻若有餘上與造物為友而下不遺埃壒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參及王延壽張衡為之傑格拮摭鉤章旨而傚侮可覩其于宗也無幾也雅頌

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弧孫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于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贍而不詘迫狄焉而不爲而不可止言無端厓倣倪淦澤律切參波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柄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淳古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才子矣揩揩乎改絪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不揩乎同不獨于畏其來也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于張衡曹植矯矯乎振時之能成其身以章先生之德其父子之際雍容刻厲觀于翊編可以悲而樂之先君子既與先生交有可又辱與予善而予學曰以困無以自樹立將忝其先人子有可之集先生文益如先生先生雖紕其學不得施用有可能述其書以傳于後

審白決黑究之于心持論不爲師說搖惑將欲有所著述未及就以授有可先生之殁二十年而有可學成周易春秋毛詩周官具有論說既乃撰次先生所爲古文辭歌詩都爲一編句其友王灼敘而藏之益有可以成先生之志乃敢集先生之文益其重也余不幸幼而孤少長讀先君子所爲詩識先生名知先君子于先生友也既與有可游識先生之緒論有可之窮如先生先生其爲人進退無咎悔其學不求知于世一如先生先生雖紕其學不得施用有可能述其書以傳于後可忘也參乎其氣煊乎其言則謝莊鮑昭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于屈宋九歌其抑抗沈怨冷冷輕輕其縱脫淨姱則揚雄班固之所引銜而揣繩墨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館閣也

帢赧悽惕惕而不能自已也

書鹽子經後

右鹽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勝傳云勝注鹽辨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即此也鹽子書多奧言錯字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既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迤其旨要合爲二篇略可指說矣者闕之古者楊鹽鄭路孟子辭而闢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亾鹽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鹽氏之言修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鹽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絶在孟子後是以蔓蔓

右韋先生遺文若干卷其子有可輯錄先生德博而居隘志昌而遇蹇厄貧困務自刻苦爲學問於六經之指已先聖之微言絶學三代之制作并由禮樂政法卓卓大義前刻傳注非先生遺文後序

延延日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衆矣而孟子獨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誼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亦辯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諍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非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强相爲動挈此其

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非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雖他說之諍于理不安于心者皆從而則之不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瞽使舜子之辨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言以救世者賢人之言也操其本者不弊操其末者末有不弊者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習相遠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一言而本末具者也孟子之言性善所謂操其本也荀子之言性惡所謂操其末也其言殊其所以救世之意一也荀孟子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鼻之于臭耳之于聲四肢之于安佚是性也不亦與荀子言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者同乎哉荀子曰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又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不亦與孟子言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者同乎哉公都子問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三說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然則孟子不以三說皆非者豈不以上知之性善下愚之性不善而中人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哉雖然由孟子之說則人得自用其爲善之才而道甚邇事甚易由荀子之說則道者聖人所以撟揉天下之具而人將厭苦而去之故荀子之意與告子異而其禍仁義與告子同則操其末者之弊必至于此也雖然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義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禮夫義者仁之裁制也禮者仁之檢繩也孟子之教反身也切荀子之教檢身也詳韓子曰求觀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後之學者欲求其途于孟子自荀子始焉可也

讀荀子一言而本末具者聖人之言也有所操有所遺然而不虛言乎

續荀子原天說

或曰柳子之說天也比之果蓏瘕痔草木天固若是無知乎曰蒼蒼者謂之天亭亭者謂之地歊歊翕翕者謂之元氣陰陽其有知也無知也吾不得而知也審無知乎柳子之說備矣審有知也吾爲柳子竟之凡有知者孰過于人人之身楞然而虛其中者天地耶呼吸而往來者元氣陰陽耶人之有知也以神其帝之主宰于天地陰陽元氣者耶然則人居天地之中其猶心毛肝葉耶其脾之榮膽之精肺之魂魄耶必且猶蟯蛕之居且食于藏者耶其有不善之生也不猶蟲之與瘕者耶蟯蛕之在于藏也未有知之者也其死而出于後然後知藏之有蟯蛕也其癸則生其癸則死其亦仰而訴于吾乎其亦哀而欲吾之仁之乎人且有恩若罰于蟯蛕者耶

寒溼之宛而蟲生焉食之蟲而蟲生焉其生而戕于藏府痛知于身而不知其爲蟲也有扁鵲者藥而下之扁鵲者知之其人不知也魯之氓有食生菜而蛭生于腹者病三年他日誤食芫華而病愈故白生以至其斃而魯之氓不知有蛭也夫屏穀而導引者去三蟲蟯蛕未有生焉者也其次和臧氣調血脈瘕蟲未有生焉者也神之濁而有蟯蛕神之亂而有瘕蟲然則人之生于元氣陰陽之薄也決也彼且及知有生其閒者耶知有生其閒者毋亦待彼芫華扁鵲者耶而怨之而哀之而望其賞與罰焉者非惑耶

送憚子居序

余少時嘗服馬少游言求爲鄉里善人以沒吾世年二十七

來京師與子居交觀其議論文章礴切道德乃始奮發自壯知讀書求成身及物之要八年之閒共顛于舉場更歷困苦出頫仰塵俗入則相對以悲已相顧自嘗益甚凡余之友未有如子居之澆相知者詩曰無言不讎子居之益余多矣于其選而爲令余可以無言始子居之語余也曰當事事爲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嘗忘也凡余之學嘗求其上矣自以爲不足則姑就其次故往往無成焉夫爲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述子居向時之所道者皆其上者也以子居爲之其不可以至耶曰吾不爲彼之所爲者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持情實行莫如取善是乃子居之所以益余者也子居勉之矣

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莅政洽民也觀其所以汲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是故有躁進之心則必有趨勢之術有患貧之心則必有嗇貨之漸雖有特達之才廉恥之念其八于勢利也猶靮之在項羈之在目而以旋于磨雖欲自拔其足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于吏道者鮮矣今各省自州縣至丞尉謁吏部而出者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閒亦有知名義識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退之機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選而得官則譁然曰某地善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其所以爲善惡者則非政之險易也非民之淳澆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

官貧嗚呼士未仕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古之良有司其終不可見乎海鹽張文在强毅慷慨喜任俠然敦爲孝弟少舉于有司困不遂走京師供事　國史館積若干年以勤能例得府經歷又幾年史館移選入入吏部文在例得與而主者抑之不得遽今年秋以貲入請試用分發得甘肅甘肅地邊塞民窮官貧自長吏以下不能具輿馬士大夫宦者視爲畏區而文在以孤落才抱負奇氣浮沮爲吏十餘年更偃蹇摧困始得一官而當遠絕西徼家又甚貧雖相知者皆爲文在不樂而文在處之晏然且曰吾聞甘肅民樸而政簡長官無奔走賓客無絲役此眞吾所樂者君子于是知文在之賢其不躁進也其不患貧也其有守也他日蒞政治民其爲良有司也無惑焉于其行也序以送之

莊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十三日故國子監生莊君卒年七十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原自君未卒之二年故患嗆疾者垂三十年矣憧乃得愈恒杜門謝人事而其宗祠舊有田產主者弗能理日以落羣議代者難其人君奮然曰吾老矣幸而不死請以餘生治此他日可以見先人乎乃取出入籍日夜鉤校之必親仿北渠吳氏義莊約定爲章規榜祠中北渠吳氏者自明時其祖性菴祠産號爲義莊子孫守之至今郡人比之吳范氏君既與族人約盡釐宿所弊經畫之至忘寒暑飲食家人固請少息不聽如是者十餘月條理屬具而君勞苦致疾竟卒君生數歲而喪母事祖母吳孺人以孝聞年未嘗廢左右祖門君致官家居君之兄曰綸縣武康嘗迎親就官舍然祖門君尤樂君之養居數月輒歸維綸渭亦樂君之能養其親也君應舉于鄉再進再詘或勸試京闕君以祖門君故不可其後疾作遂絕意仕進焉祖門君之卒會有故十年不克葬君常自咎責執心喪不御音樂及畢封樹顧謂其子宇遹曰吾今臥苫始怙席也君性狷潔無棄言無責諸聞人是非若出在己又盛氣與人言偶及不平事立發憤大慙變色氣上逆久之乃已喜讀史至其感慨往往盛怒投卷起左右皆卒愕其得嘻疾以此及迎祖祠事再或不能副君意君盛氣忼慨益銳身以爲己責故其心力尤

瘁竟不支云君諱紱衡字耘石祖令輿翰林院編修考稍丞中明通榜初爲鹽壁縣教諭遷授湖南石門縣知縣以疾乞休母童太宜人莊氏世爲武進顯族自君祖父時以進士起家者同時十餘人至君而抑困子宇遹有儁才復躓有司君謂之曰自吾祖入翰林以官籍解于省者六人昔之易今之難也聞之再植之木其根必傷汝好培之蓋君配吳孺人涇縣教諭振聲之女所謂北渠吳氏者也爲婦謹爲母莊先君七年卒子一人即宇遹縣學生女一人壻董雲銘君之非也邑之士來會喪咸以君有質行墓不可無表以書走京師抵宇遹之友張惠言曰子宜爲文嗚呼君不幸以疾廢于世不得有所施設及其事親成身可以有立于後

矣乃系之以銘曰

生也親之賚死也親之勤胡德之昌而屯其身其華不蕡以豐其根

崔景俛哀辭

余始識景俛于京師與爲友景俛以兄事余既數歲已而北面承贄請爲弟子余愧謝不獲且曰俛之從先生非發策決科之謂也先生不爲世俗之文又不爲世俗之人某則願庶幾焉嗚呼世俗之爲師爲弟子云者其取之有由矣其學之有由矣非所援焉而取非所衒焉而學則以爲狂且愚昔韓退之作師說毅然爲人師一世非笑之唯李翺張籍皐甫湜數人以爲然余之交賢靡至誦聖人之書而未識其道其于

景俛未有以相過也而窮困之殘已明白景俛遊公卿聞名聲日起當世所謂迪化之衢固當聞之乃退然就執友之門而請受業欣然若有樂者惜乎不遇韓退之使與李翺張籍之徒相頡頏也景俛之學批子進而勇于取雖小物務既其實與之論道理未嘗不悅其改過果以迪嗚呼使假之年而就其學豈可量哉景俛字格卿浦州永濟人以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卒于京師年二十五其爲人長弟完好生而父兄稱之歿而所與遊者思之工八分楷書摹印世多藏者余獨悲其有盛志而卒不遂其學以無聞于後爲可惜也爲

辭以哀之曰

嗚呼俛耶蓫蓄蓄以爲賢誰使與耶既朝聊而夕頓又誰憎

耶苟嗇其命而胡以厚其憑耶將匪獲于天而獨自以心爲雄耶才者之小年延于不肖者之恒耶泯泯于後世而落落乎古人嗚呼柰何乎俛耶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爲二卷
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 并序
周易虞氏義序
虞氏易禮序
虞氏易事序
周易鄭荀義序
周易別錄序
易緯略義序
詞選序
丁小雅鄭氏易注後定序
畢訓咸詠史詩序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序
莊達甫無名人詩序
遷改格序
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 并序
楊子圖其貌爲一漁一樵取邵康節氏之文題之曰漁樵問
對于時歲在己酉以書命余于京師曰其爲我賦之余時甫
涉易學自以未知道不敢以爲其後余南還懼毋氏之戚則
又不暇以爲今年之春乃得就楊子而觀所謂漁樵問對圖
者縱言及于易余謂曰康節氏之爲此言也豈不越哉曰火
無體新無用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
爲末故靜天本用地本體然故靜而動用也余以爲不然
乾恒易坤恒簡體也乾靜也專動也坤靜也翕動也圖皆
用也彼康節者其道家言乎先陰而後陽舍奇而用耦先天
橫圖地居東天居西以陰爲體也二而四四而八而十六而
三十二而六十四陰之數也易乾道也陽道也畫數三兩之而
八六麗于一七九者也故易乾三爻之數也易則不然始于一變而七九二
六陰從陽也易也者體陽而用陽先天者體陰而用陽易者
體陰陽而用動靜先天者體靜而用動然則康節爲老氏之
徒無惑也吾子亶思卦爻規榘天地時有所得往往合于鄭
荀易學廢久矣庶幾吾子是賴今乃取康節之說以自表毋
乃逐其末而未究其本苟隨俗學之軌轍而未折衷于大道
也楊子曰子之言則誠斯矣雖然易同歸而殊途一致而
百慮故曰廣矣大矣不可爲典要今夫步日月者右行及以
左行推之而不忒者進退之數也昔者孟子言性善荀卿反
之言性之善惡雖異而其教人爲堯舜仁義則一也吾惡知
夫言陰之耦者非所以言陽之奇乎吾惡知夫言體之非用
言用之非體乎且吾聞之求道于易猶挹水于河取明于太
陽也各得其所資焉今吾伏鄉里誦先王之書上以事父母
下焉友朋是娛動則不足而靜或有餘性又善病庶幾遺物
之役役者以寧吾軀故凡體其靜而待動者皆吾之徒也又
何怪于斯圖也哉余曰唯唯乃爲之賦曰
魚以嵩自慫兮薪以明自燒大哉水火之爲貞兮化萬形而

不膠緊動靜之無方兮固體用之合德火假薪而後然兮水
寄魚而後食夫唯火之爲用兮用其無用也傳脆盡而不滅
舍兮吾不知其所從也水之爲體兮體其無體也逝曰夜而不
賓兮無滑而魂無窮而門而以卑其施而縕其文以全吾之
眞兮

周易虞氏義序

虞翻周易注釋文云十卷晉經籍志云九卷翻字仲翔會
稽餘姚人少好學有豪氣又善矛太守王朗命爲功曹朗爲
孫策所敗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朗遣翻還策復以爲功
曹待以交友之禮多所匡諫策嘗納之策攻黃祖翻從說言

歡下豫章遣至吳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
爲吾詰何等會稽其見委重如此出爲富春長漢徵爲侍御
史不赴曹操爲司空辟之翻曰盜跖欲以餘財污良家耶策
之率少至孝靈之際顯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
儒至所說四南得明乾北艮明頤到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
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
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文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
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
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指事不違以示
世而諝者荀爽也是時少府孔融善其書與翻書曰自
明楊釋宋其書皆以曰錄在三國志傳及隋唐書志自漢成
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

象雲物察候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揆察窮通者已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沈潰解剝離根散葉嚣茂條理遂于大道後儒舉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解易唐立于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貧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盡亾而宋道士陳摶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以至于今牢不可破而易陰陽之大義蓋盡晦矣我大清之有天下百年元和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鄭虞氏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于亾殘之後左右採獲十無二三其所自述大抵祖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之學既世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亾而漢魏師說略可見者十餘家然唯荀鄭虞氏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亾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恉爲消息二卷庶欲揆嘖棗隱以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底有道正焉耳

虞氏易禮序

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記曰夫禮必本于太一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故知易者禮象也易家言禮者唯鄭氏惜其殘闕不盡存又其取象用爻辰爻辰者遠而少變未足以究天地消息至其原文木質使周家一代之制損益具備後有王者監儀在時不可得而廢也虞氏于禮蓋已略矣然以其所及揆諸鄭氏源流本末蓋有同焉何者其異者所用之象也而所以爲象者不殊故以虞氏之注推禮以補鄭氏之闕其有不當則闕如一以消息爲本

虞氏易事序

孟氏說易本于氣而以人事明之然虞氏之論象備矣皆氣也人事雖具說然略不貫穿匪獨虞爾鄭荀多說人事者又象亦往往錯雜後學不得其通乃始苦其支窒而不能騁于是悉舉而廢之而相辯以浮辭曰以蓋象矣理者無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雖姬孔靡所據以辯言正辭而況多岐之說哉設使漢之師儒比事合象推爻附卦明示後之學者有所依逐至于今由學之嚮千喙一沸或不至此雖然夫易廣矣大矣象無所不具而事著于一端則各未見漢儒之言之略也述易事云爾

周易鄭荀義序

漢儒說易大指可見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荀費氏易也虞孟氏易也鄭氏言禮荀氏言消息消息皆虞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鄭氏贊易皆述之

至其說經則以卦爻無變動謂之彖辭夫七八者彖九六者變經稱用九用六而辭皆七八名與實不相應非虛懸氏之旨也爻象之區既隘則乃求之于天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而應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謙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貴賤之位辯大小之序正不易之倫經諭創制吉凶損益與詩書禮樂相表裏則諸儒未有及之者也荀氏之說消息以乾升坤降萬物始乎泰終乎否夫陰陽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簡位有進有退道有經有權歸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陽常升而不降陰常降而不升則姤遯否之義大于既濟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雲行雨施陰陽和均而天地成位則章章

乎可謂得易之大義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氣以定六位運始終之紀以敘六十四卦變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發揮旁通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以則四德蓋與荀同原而闕大遠矣王弼之說多本鄭氏而棄其精微後之學者習聞之則以爲費氏之易京氏費氏之說如此而已其盈虛消長之次周流變動之用不詳于繫辭彖象者概以爲不經若觀鄭荀所傳卦氣十二辰八方之風六位世應爻互卦變莫不彰著劉向有言易象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豈不信哉治易者如傳春秋一條之義各以其例時若可比究則迥殊李鼎祚集解所引二十有三焉皆微文碎義多不貫串蓋不可以爲規也余既逃虞氏之注爲消息以發其義故爲鄭

荀各通其要以俟治古文者正焉

易義別錄序

敘曰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水之爲川也源有大小流有長短而皆可以至于海則斷港絕潢莫得而擬焉其歸不同者矣故規矩之所出非一木之材也皆成器焉器不足以盡規矩則有之矣求之于規矩之外而得之者未之有也易之傳自商瞿子以至田生惟一家焦氏後出及費氏爲古文而漢之易有三自是之後田氏之易楊施孟梁丘高氏而五唯孟氏久行焦氏之易爲京氏費氏興而孟京微焉夫以傳述之統田生丁將軍之授受則孟氏爲易宗無疑而其行不及費氏者以傳受者少而費氏之經與古文同焉融鄭康成爲之傳注故也王弼注行而古師說廢孔穎達正義行而古易書亡其見于釋文敘錄者自晉以前三十有二家李鼎祚集解所引二十有三焉皆微文碎義多不貫串蓋易學掃地盡矣可不惜哉夫不盡見其辭而欲論其是非猶

以偏言決獄也不該通各家而欲處其優劣猶援白而黜黑也余于易取虞氏既已推明其義以鄭荀二家注文略備故條而次之自餘諸家雖條理不具然先士之所述大義要旨往往有不可得而略也乃輯釋文集解及他書所見各爲別錄義有可通附著于篇因以得其源流同異若夫是非優劣亦可考焉凡孟氏四家孟氏姚信翟元蜀才京氏三家京氏陸績干寶費氏七家馬融宋衷劉表王肅董遇王廙劉瓛子夏傳非漢師說別爲一家

孟氏

孟喜（正義作僖字長卿東海蘭陵人從田王孫受易喜孝廉爲郎山陽長病免爲丞相掾漢書藝文志易章句孟氏二篇

隋志云八卷殘缺梁十卷釋文敘錄云十卷卽上經又引七錄云下經無旅節卽上繫今集爲一卷漢興言易者自田何田何之傳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皆書易傳楊何受王同蔡公受周王孫亦各爲傳田王孫受丁寬授施讎孟喜梁邱賀施孟梁邱各爲章句施氏之後有彭宣戴崇作易傳長卿作易說孟氏之後有注丑作易通論袁京作易解者視他家爲多猶可參校記梁邱之後有五鹿充宗作略說曰何所傳書譙是矣永嘉之亂諸家譙亡而孟氏闕佚之書幸存當漢之季年馬融鄭衆鄭玄成都爽好翟氏學由是翟氏大興而田氏說微猶曾稽虞翻作注傳孟氏史稱孟喜好自神異得易家候陰陽災異卽言師田生田死時枕喜膝獨傳喜梁邱

姚氏

釋文敘錄云姚信字德祐吳興人吳太常卿注易十卷又引七錄云十二卷宇元直隋書志亦十卷吳興志有姚德祐文集輯易注爲一卷明人爲之甚疏略今補而正之余人寫者依鄭氏附著之邪抑其本固然也

之朋未有爲其學者及仲翔之注既上爲世所推亦未聞有聞風而起者又以知時俗所尚在彼不在此李使虛空之儒得逞其說經學歎絕良可悲也其後觀荀才注卦變之法與虞氏同而未得其本翟子元者時有所合而未詳然皆孟氏之支系也最晚乃讀姚氏注其言乾坤致用卦變旁通九六上下則與虞氏之注若應規矩元直盍仲翔之徒歟抑孟氏之傳在吳元直亦得有舊聞歟惜其所傳者止此無以証之自商瞿受易三百年而僅得虞翻虞翻之後三百年而亾其略可見傳四百年而僅得荀爽翻之後三百年而亾其略可見者姚信而已耳翟子元罰才而已耳故吾于三家之書雖闕文殘字不可比義猶寶貴愛惜細繹而不敢忽者也

翟氏

陸德明云荀爽九家集解有翟子元義釋文雖時引翟文而敘錄不列子元易說則知德明未見其書特就九家集解引之耳李鼎祚集解有翟元翟元益之李鼎祚集解亦自九家外未見有引子元易者德明稱九家集解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若以翟元爲翟子元則九家非當九家者然李鼎祚既引九家又別自引翟元則九家非此九人元即亦云其注又有張氏宋氏則不以九人爲九家亦可知也或又謂九家者淮南之九師荀爽爲之集解今以李氏所引九家之文往往指釋荀注則九家解荀非荀解九家又明要之九家所以述荀而爽引他家以證成之觀子元諸文皆與荀義相近則其采自九家又益信然子元之易益孟氏非嘗氏何以言之荀氏有卦變無爻變今子元於泰則云五虛元君二上包五於姤則云九五遇中處正此皆虞氏之義與荀氏殊故知子元爲孟氏易也依九家序所次子元之生必在虞後其與元直蜀才未知後先若其書固已升孟氏之堂而未入其室可以差肩于姚俯接于范矣漢魏易家如此者不多得而亾之最早可知補嗣注行焉荀義猶不甚相遠世儒尚或傳之最淺怪而屏弃之者孟氏諸家之說也

蜀才氏

蜀才者七錄云不詳何人七志云是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云是譙周顏之推陸德明以爲范長生也長生洛陵丹興人一名延久又名重久又名文字元壽隱居青城山李雄自成都王位長生乘其興諡雄自貶范賢故又名賢釋文敘錄晦唐志皆云蜀才易注十卷蜀才之易大約用鄭虞之義爲多卦變全取虞氏其不同者則爲師卦爲同人此卦皆君則上九爲同人上九爲師師爲比爲乾之消息卦爲同人同人爲大有爲坤之消息于虞氏旁通之義則未概聞然則卦之下降師同人大上升塡上反下其序猶有合者非荀李挺之之復姤五變而生則者所可只實也

京氏

漢易家祖京房本中大夫京房者溫川楊何弟子梁郡賀所從受易者也無書元帝時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本姓李改律自定爲京氏受易梁人焦延壽今所爲京氏易者也釋文敘錄京房章句十二卷又引七錄云十卷錄一卷周隋書志十種凡七十三卷唐志五種二十三卷其見于史傳有遺文者曰易傳曰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一卷延壽自言嘗從孟喜問易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孟氏之徒翟牧白生不宜曰非也及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大誼略同唯

京氏爲災變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然七略猶著之曰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曰君明長于災異易家世應飛伏六位六甲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皆出京氏然嘗推求漢啚以來引京氏言災異者皆舉其易傳而未嘗及章句至陸德明李鼎祚往往引京氏之文率與易傳大異蓋出于章句將非京氏自以易說災異而未始以災異說易後世之言京氏者失其本耶余嘗善陸績治易京氏而其言純粹與干寶絕不相類如其言雖調之出孟氏可也使京氏章句而在陸氏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爲孫權奏曾掾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釋文敘錄陸績周易述十三卷又引七志云錄一卷隋經籍志云注十五卷又與虞翻同撰曰月變例六卷以明姚士粦採釋文集解合以京氏易傳之注爲陸氏易解一卷今四庫本是也易傳注世有其書又不宜入易注其所採闕謬甚多今正而補之因論其義例爲一卷公紀

注京氏易傳則其易京氏也余嘗以爲京氏既爲易說又爲易傳飛候之書以謂易合萬象不可執一喎然則積算之法殆不用之章句以易傳飛候求易者爲京氏者之末失也今觀公紀所述凡納甲六親九族四氣刑德生剋未嘗一言及之至言六爻發揮旁通卦爻之變有與孟氏相出入者京氏自言其易即孟氏學公紀儻得之耶京氏章句既亡存于唐人所引者僅文字之末不足以見說由公紀之說京氏之大指庶幾見之公紀以少年與仲翔爲友觀其書亦幾欲與荀虞頡頏矣

干氏

明姚士粦輯干寶易解三卷但取李氏集解之文而又

時有疏謬丁教授杰補正之頗詳其今依而錄之因論其例爲二卷干寶字令升新蔡人晉元帝時爲著作郎領國史出爲山陰令始安太守王導以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其注易十卷見釋文敘錄隋志又有文義一卷又云梁有周易宗塗四卷亾冊府元龜又云有周易元品二卷

史稱寶好陰陽術數留心京房眞侯勝之傳故其注易盡用京氏占候之法以爲象而援文武周公遘遇之期運一用彖爻發揮旁通其不參互

一比附之易道猥雜自此始矣益嚮論之易者象也象也易以陰陽往來九六升降上下而象若焉故曰消息鄭氏之言爻辰天地日月進退含次而象生焉故曰消息一也今升用事雖殊其取于消息一也今升卦爻而依說卦以爲象其則不然其所以爲象者非卦也爻也其所取于爻者非爻也干支也由干支而有五行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此皆無與于卦者也故乾之爲甲也震之爲庚也離之爲己也此見于經者也干支爲卦象也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見辰戌名艮見己名兌則卦爲支干象也以甲子爲水而乾象淵以庚辰媿水而震象姦邪頗倒乖舛說卦之譏譎謬矣京氏之說其本在卦氣消息其用在爻變考之其傳及音句遺文可知令升曾不之察而獨取其所以占候者以爲象然則令升之爲京氏易者非京氏也昔虞翻傳十卷孔穎達子夏易傳十卷孔穎達周禮義疏在魯矣故易者文王孝河

洛應圖書作制改物亟萬世戀章周公監之以制作者也鄭氏知之故推象應事周官典則一一形著于易故曰制而用之謂之法趨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若乃應期受命革而用師商周之所以興廢固亦見焉今令升之注僅存者三十卦而又不完然其言文武革紂周公攝成王者十有八焉至于禮樂政典亂治之要益未嘗及則是以易爲周家紀事之書文武所以自旌其伐也且文王作卦辭而蒙託成于遘周公未濟託祿父不終微子爲客則是易爲誡數之言妖災之紀也故京氏以易陰陽推後世災變令升以易辭推周家應期故曰令升之爲京氏者非京氏也魏晉之代易學中微令升知虛空之塏道而未得其門欲以蔑瑣附會之說勝之遂使後之學者指漢師爲術數而不敢道則易之墜令升實斯有責焉耳雖然其論法象始于天地疾虛誕之邪說豈非卓然不回憂後世之遠者乎

馬氏

費氏古文易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無章句七錄有費氏章句四卷益偽託不足信傳之者前漢士孫張漢陳元鄭衆皆無著書有書自馬融始七錄云馬融傳九卷隋經籍志梁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一卷亾一疑九字之誤而釋文敘錄及唐藝文志皆有馬融傳十卷孔穎達隋德明李鼎祚引馬融說似俱親見其書不知隋志何以

云亾也馬融爲易傳授鄭康成康成爲易注于是賈氏遂興然陸德明以爲永嘉之亂鄭注行世而賈氏之易人無傳者豈以僞託之章句爲賈氏耶荀爽亦注賈氏易者其義又特異或者賈氏本無訓說諸儒各酌己意以通之馬鄭荀各自名家非賈氏本學也鄭易之于馬猶詩之于毛然注詩稍變而易則否則本之于馬者益少矣今馬傳旣亾所見者僅訓詁碎義就其一隅而反之大抵以乾坤十二爻論消息以人道政治議卦爻此鄭所本于馬也馬于象疏鄭合之以爻辰馬于人事雜鄭納之以周禮此鄭所以精于馬也故錄馬氏之傳著鄭氏所以同異爲賈氏學者可以考焉

王子雍氏

王肅字子雍東海郡人魏司徒蘭陵成侯王朗之子文帝時爲散騎黃門侍郎稍遷廢帝嘉平中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卒贈衛將軍諡景侯釋文敘錄王肅易注十卷又云作易音而無卷數隋經籍志有易注而無易音或音與注合爲十卷也肅著書務排鄭氏其託于賈馬以抑鄭而已故于易義馬鄭不同者則從馬馬與鄭同則并背馬故鄭言周禮則肅申馬禮爲殷奠祭是也鄭言卦氣本于馬則肅附說卦而棄馬西南陰方東北陽方用馬注而改其春秋之文是也馬鄭取象必用說卦說卦之以坤象牝以民象人是也然其訓詁大義則出于馬鄭者十七益易注本其父朗所爲朗更撰定疑其出于馬鄭者朗之學也其搪擊馬鄭者肅之學也自馬鄭注行而賈氏易與諸家皆廢荀侯及馬鄭以馬鄭主于人事而不及易家變動之說也王朗父子續取馬鄭而演其言禮言卦氣爻辰之精切者王弼詳引之則似未嘗亾者然不能明也虞仲翔表云北海鄭

宋氏劉氏

三國志注劉表爲荊州牧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釋文敘錄及隋經籍志皆有劉表易章句五卷釋文又引中經簿錄云注易十卷七錄云九卷錄一卷疑即所謂後定者也而宋忠復自有著書釋文敘錄云宋衷易注九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荊州五等從事文引七錄七志云十卷隋志則云梁有荊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亾忠與表五業與五等形聲之殊蓋釋文成于隋其時宋注猶在陸元朗得見之隋志唐時見存則知此書亾于唐初矣然李鼎祚史徵皆詳引之則似未嘗亾者疑不能明也虞仲翔表云北海鄭

之圖書作矣嗚呼魏晉以莊老亂天下而易先受其禍聖道不亂邪說不興時數會之乎蕭矣哉哉

董氏

董遇字季直宏農華陰人建安初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魏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卒釋文敘錄董遇章句十二卷又引七志七錄並云十卷隋書經籍志則云梁有魏大司農董遇章句十卷亾攷集解不引董遇則遇書亾于唐初蓋可知遇著書在王肅前故無與前合者其于鄭荀則多同義雖不可考要之爲費氏易也

王氏世將氏劉子珪氏

王廙字世將琅邪臨沂人晉懸帝時封武陵縣侯元帝時爲左衛將軍諡曰康侯釋文敘錄易王廙注十二卷又引七志七錄云十卷隋志唯有三卷殘闕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嘗爲主簿行參軍公事免遂不復仕齊太祖踐祚欲用爲中書郎不受後以母老歸養拜彭城郡丞又除會稽郡丞數除官皆不拜卒諡曰貞簡先生釋文敘錄引七錄云劉瓛作繫辭義疏隋志有劉瓛繫辭義疏

二卷又周易乾坤義一卷又云梁有周易四德例一卷亾文選注所引或云易注即其義疏之文非別有注也而冊府元龜有劉瓛義九卷董眞卿周易會通引劉瓛同人之注皆不足信東晉以後言易者大率以王弼爲本而附之以元言其用鄭宋諸家小有去取而已非能通其說如王廙者是也齊代鄭義甚行史稱子珪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其于易或宜宗鄭黙王殘闕之餘無聞焉耳

子夏傳

釋文敘錄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隋書經籍志周易傳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闕梁六卷案漢書藝文志易有韓氏二篇丁氏八篇而無馯臂子弓則張璠之言不足信丁寬受易田何上及馯臂子弓受之商瞿非自子夏則荀勗言丁寬亦非劉向父子博

一學近古以爲韓嬰當必有據儒林傳稱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不聞其所受意者出于子夏與商瞿之傳異耶今所傳子夏傳十一卷崇文總目云十卷以釋文集解諸書所引校之都不相合晁以道云是唐張弧所作惠徵士棟以爲居時子夏殘書尚存無容僞爲僞爲之必宋人也然予謂即唐時二卷者亦非眞韓氏書其文淺近卑弱不類漢人殆永嘉以後羣書既亾好事者聚斂衆說而爲之也朱子發云孟喜京房之學大要皆自子夏傳而出此不察之言也孟京之易傳之商瞿豈得出于子夏哉子發又以七日來復傳證京房六爻之義以井谷射鮒傳證井爲五月之卦固有合者要之爲傳者取于此傳觀其爻意可知也然晁以道云二卷之書不傳取于孟京非孟京

而漢上易傳所引皆非十一卷之僞書則似朱子發見之者其復出于晁後耶而又何時亾之又不可曉也

易緯略義序

緯者其原出于七十子之徒相與傳夫子之微言因以識陰陽五行之序災異之本也蓋夫子五十學易而知天命子贛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以其言者六藝之文次之以類相說通其可知者闕其不可知者存其略云爾

詞選序

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係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者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誹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之注則緯之出于聖門而說經者之不可廢也審矣至隋而六經之緯熄滅唯易獨存後漢書注載其曰稽覽圖乾鑿度不足論乾元序制記宋人鈔撮者爲之圴鑿圖是類謀辨終備宋而更有乾元序制記乾鑿度坤鑿度宋之諸儒排而擯之訖于元明無傳于世存者獨明永樂大典所編而緯無完書矣竊嘗以爲乾坤鑿度僞書也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辭哀放者爲之圴鑿圖是類謀辨終備宋而更有乾元序制記乾鑿度坤鑿度宋之諸儒排而擯之訖于元明無傳于世存者獨明爲首其後葦應物王建白居易劉禹錫之徒各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潑麗閎美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謔競靡曼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尚不愧隱well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不徒彫琢曼飾而已自唐之詞人李白變新調詞之雜流由是作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濫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迸脫放浪之言出于其間後進翩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

破碎奔析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亾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五百年來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錄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今第錄此篇都爲二卷義有幽隱竝爲指發庶幾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乎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諷誦之也

丁小疋鄭氏易注後定序

自王弼注興而易晦自孔穎達正義作而易亾宋之季年學者爭說性命莫不以王孔爲本雜以華山道士之言而王伯厚氏獨盡心鄭注蒐輯闕佚彙爲一書可謂偉矣自是之後益五百餘年而得惠定宇民始考鄭氏爻辰增補伯厚集注所未備然後天下知有鄭易又數十年丁君小疋從而定之正其違錯補其闕漏次其篇章然後鄭氏之易大略具焉方今士以不習鄭學爲恥其考鄭書者無慮數十家而以丁君此書爲最善蓋其始爲以至于今二十餘年不苟成書有爲其學者必咨焉從而爲之校者以十數唯以傳信爲務而不以臆斷其爲之也勤其出之也愼則其獨善宜也且夫學者所以貴古書者豈唯其文哉將有取其義也王伯厚氏之序此書取朱震之言曰多論互體曰以象數爲宗夫易之有互不始鄭氏自田何楊叔以來論互體不足爲鄭學也易者象也易而無象是失其所以爲易數者所以筮也聖人倚數以作易而卦爻之辭數無與焉漢師之學謂之言象可謂之言數不可象數竝稱者未學之陋也吾以知伯厚之于鄭易概乎未有聞也定宇氏說爻辰是矣雖然求象而非鄭氏言易之要也鄭氏之學盡于爻辰而已乎記曰夫禮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矣是故易者禮象也是說也諸儒莫能言唯鄭氏言之故鄭氏之易其要在禮若乃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畫以求其繇推象附事以求文王周公制作之意爻質損益大小該備故鄭氏之易人事也非天象也此鄭氏之所以爲大而定宇氏未之知也夫以王惠二家之學如此則其所輯往往有牴牾而不知者非其學不博識不精其所涉淺也丁君于此書余見其稾本一字之異必比附羣書以考其合往往列數十事是故于義審于義審則其分別有序也無惑爾已余往嘗疑鄭君箋詩以婚期盡仲夏以前于經無所徵驗及就歸妹之注考之六五爻辰在卯二月中辭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九四爻辰在午五月中辭曰歸妹愆期然後知箋義蓋出于此又嘗疑雷震百里以象諸侯周官制則不合及讀晉康侯之注諸侯有三捷之功錫以乘馬而廣之然後知易有三代之制其他如此者甚衆惜乎唐之儒師未有見及此者遂使禮家微言泯沒而不傳也然就此書而求之比類儔物以合鄭氏禮注則于易之大義未嘗不有考焉是則小疋之功不可廢也夫

聖訓咸詠史詩序

古之爲學非博其聞而已必有所用之古之爲文非華其言

而已必有所行之必其有所用則二帝三王周孔之道如工之有矩不可以意毀也必其有所行則發于中而有言如鼓之有椁不可以外遏也嗚呼今之學者其取于古也略矣其取于已也詳矣六藝之書仁義禮樂之迹習之矣弗求明也明之矣弗求通也通之矣弗求得也故曰其取于古也略爲時文爲辭賦爲詩以集名者比屋可數下者以爲名也上者以求傳于後也就其名而傳焉者不可以論是非不可以考治亂而其言也不可止故曰其取諸已也則詳雖然今之世之所謂達于用者吾見之矣必其悃愊無華然後能有所建立于農桑而游于交助貢在父師少師民志之不壹孝弟有弗達惰于農桑而游于交助貢在父師少師民志之不壹月農功畢餘子入塾黨正以鄉飲酒之禮致民于序而正齒位杖者爲賓父師少師爲倡皆與獻酢之禮既成旅而乞言壽一世恃有此道也今去九老之會五十年矣其老者猶及見前輩之盛德其少者壯者蓋無聞焉然則由今以後鄉人子弟景頌先烈世遠愈不及將何所考正而之游者莫能測不知爲文唯作詠史詩百餘篇捃摭成敗料酌道理皆有條驗嗚呼以訓咸之文求其所學其有所用而行之也審矣世方汩訓咸則孰知此詩之非謾乎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序

吾友雅達甫授余以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余讀之終篇乃言曰是九人者生皆同族皆仕焉而老其仕皆有清節又皆能爲詩其不改會而屬和者二十一人又皆耆德嗚呼可謂

盛矣益吾聞乾隆之初國家太平之澤久物力舒紿百姓安樂壽考其君子惇行上禮廉恥爲務尚賢嗇利者不齒于里黨而莊氏于吾鄉爲故家科第仍顯文章行誼冠冕士類觀于斯譜則諸君子所以沐浴世澤者期稱道者豈獨莊氏之吉歟昔者先王致天下之士與之治百姓然七十而致政政歸老于鄉里豈不以教民知恥勸讓安老者哉其老者則非佚息而已必以時坐左右塾教其里之子弟大夫謂之父師士謂之少師民志之不壹孝弟有弗達惰于農桑而游于交助貢在父師少師于是蜡月農功畢餘子入塾黨正以鄉飲酒之禮致民于序而正齒位杖者爲賓父師少師爲倡皆與獻酢之禮既成旅而乞言相與歌詠古聖之道歸美于上故詩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先王所以正人倫厚風俗仁壽一世恃有此道也今去九老之會五十年矣其老者猶及見前輩之盛德其少者壯者蓋無聞焉然則由今以後鄉人子弟景頌先烈世遠愈不及將何所考正而之游者莫能測不知爲文唯作詠史詩百餘篇捃摭成敗料酌道理皆有條驗嗚呼以訓咸之文求其所學其有所用而行之也審矣世方汩訓咸則孰知此詩之非謾乎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序

吾友雅達甫授余以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余讀之終篇乃言曰是九人者生皆同族皆仕焉而老其仕皆有清節又皆能爲詩其不改會而屬和者二十一人又皆耆德嗚呼可謂

三年月日

往余讀高士傳以爲古之君子懷貞負和不得已而與世相接猶深自匿晦或名不可得而聞則夫高巖窮谷之中終已不通于世者豈少也哉惜乎其不得盡傳之也既而思之古之高世之士非苟以身儕麋鹿而已若許由善卷披衣遯俠之倫親爲帝者師及三代之衰沮溺丈人荷蕢之屬乃有激而逃焉者然許由洗耳巢父牽犢披裘公反裘負薪荷蕢之流適言于孔子彼雖隱其光藏其形亦未始不欲自見以傳于後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然則君子雖遯世或者無終晦于深巖窮谷而不得一接其名者耶孔子作春秋以名爲褒貶故有求名而不得有欲益而名彰然如齊之太公卿而史不能道其姓氏則又以爲古之君子者雖其有稱于後蓋亦有幸有不幸而況其名與事俱泯焉者又可勝道哉司馬遷曰閭巷之士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于後世悲夫有以也吾友莊達甫次古君子之見于傳而佚其名者自上世迄周凡若干人頌之以詩爲一卷達甫今之砥行立名者又何有高世之志兩龍巖君平爲庶幾而班固作史以王吉貢禹鮑宣兩龔與四皓鄭巖同傳蓋明出處之此豈曰以慕夫鴻飛冥冥之爲徒者哉

遷改格序

易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解之者曰君子謂乾也益之初否之上乾也其四否之三坤也坤進而居乾是謂遷善乾降而正坤是謂改過改過之道不可以不亟也如雷然赫乎其動之也遷善之道不可以不速也如風然泠乎其入之也故曰益動而巽曰進无疆此君子所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者也君子之學始于自知而訖于自成始于自知者能見善與過之謂也非所善而善是謂僭非所過而過是謂詖詖且僭君子雖自反其能益乎夫決嫌疑定猶豫別是非舍禮何以治之故禮者道義之紀檢言行之大防進德修業之規矩也君子必學禮然後善其所善而過其所過益之初曰利用爲大作大作國之大事祀與戎也其二曰王用亨于帝亨者祀也其三曰益之用凶事中行告公從告公朝聘之禮也利用爲依遷邦言大封也故曰吉凶事賓之禮其于益焉君子以考諸君子以鑒憲是謂自知訖于自成者無咎于始無怠于終變動不居而常執其貞無咎于始者益之初復也復小而辨于物既以辨之君子不如是則不樂故傾否先否後喜也無怠于終者益之成泰也乾動而下坤動而上乾德也坤業曰進而上下下其道大光也變動不居而常執其貞者益之用既濟也不正不益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也元朋也貞正也言三正離而下益兌也其在上立心勿恒凶莫益之者上不來也或擊之者初將墜也立心

勿恒者哭爲坎濟未泰也夫時者有變而禮無不宜君子務正其道正其道而勿有守之以恒是以大通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此之謂也吾友韭君卿珊與其同志陸君紹聞取明人功過格正之以禮明其統例名之曰遷改余以爲君子之學所以畏于釋氏者唯無求其報應福利而已非昧昧于善惡之輕重而曰吾明道不計功也卿珊之爲此其諸以爲禮之律令與故爲說易之言遷善改過者以序其篇

贈毛洋溟序
送錢魯斯序
與左仲甫書
答莊卿細書
鄂不草堂圖記
江氏墓圖記
周維城傳
濟南知府莊君傳
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
楊君妣征墓誌銘
恭城知縣陸君祠版文
先府君行實
先祖妣事略
先妣事略

贈毛洋溟序

余之友曰毛洋溟學古之道爲古之文吾樂而友之余之友曰吳仲倫學古之道爲古之文吾樂而友之洋溟爲人坦易通適其文跌宕尚奇氣仲倫行嚴整進退有法其爲文亦然二子者未嘗相過從余嘗以洋溟之文示仲倫仲倫弗之許也然余聞仲倫言古之君子尊其道故其思約致其學故其辭文惟洋溟之言固若是自有同焉者而其異者未足爲是非也余爲古文在洋溟後而同學於仲倫二子者之是非余無以識之也故序洋溟之

送錢魯斯序

魯斯長余二十四歲以嘗從先君子受經故余幼而兄事之魯斯以工作書爲詩名天下交友徧海內余年十六七歲時方治科舉業閒以其暇學魯斯爲書書不工又學魯斯爲詩詩又不工然魯斯嘗誨之越十餘年余學爲古辭賦乾隆戊申自歙州歸過魯斯而示之魯斯大喜慶而謂余吾嘗愛古文法於桐城劉海峯先生顧未暇以爲子儻爲之乎余愧謝未能已而余游京師思魯斯言乃盡屏所習詩賦若

書不爲而爲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而余適京師六年歸更
太孺人之憂復游浙中轉入歙而魯斯客湖南北久乃歸參
差不得見者十三年今年夏余自歙來杭州晤數月一日方
與客語行規然而來者則魯斯也其言曰吾見子古文與劉
先生言合今天下爲文莫子若者吾方役役於世未能還鄉
里吾語多暇念久不相見故來與子論古文魯斯遂言曰吾
戄於古人之書見其法而已今吾見抑於后者則如見其未
刻時見其書也則如見其未書時夫意在筆先者非作意而
疎筆也筆之所以入巍之所以出規矩存焉執筆也縱乎其
失熟之於中而會之於心當其欵欵乎其若行冥冥乎成成乎忽然遇之而不知所以然故曰意意
者非法也而未始離乎法其變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
法有盡而意無窮子於爲詩亦見其若是焉惟詩與書大
古文亦若是則已耳嗚呼魯斯之於古文豈曰法而已哉抑
余之爲文何足以與此雖然其慘慘於余不遠千里而來告
之以道者惟恐其終廢焉者嗚呼又可感也於是門數日將
去送之於西湖書其言而誌之且以爲別

與左仲甫書

仲甫執事前者奉書適苦頭痛言辭詎能詘儿今天
下之患在訑至而無人任之無人任之者非無人任之者也爲
之而不足以勝之也凡爲其事者未有不欲人之任之也非
其人而任之事非以此人爲果足以勝之也知其不足以勝

朋儕中如丁道人者庶幾可以成就惜其奔走衣食恐遂役於塵俗不然則亦可任之一人也惠言於天下事無一能曉不暇其愚鄙欲以狂言聞於執事執事其亦察之幸甚不宣

答莊卿綳書

卿綳足下得四月二十日書忻悚以愧僕不自幼不知學長而漫游行不足以自立文不足以自通過辱推許誠非任受抱損之義自恒以上所不敢承況惠言之譾譾者耶然吾子名家子學有源別質直不妄固知非苟爲奬借而已蓋其有所鶩好深嗜嘵嘵若不及中誠發於天性推而達之而不自知其所施之非人僕豈惟媿吾子之推許已哉抑重媿吾子取道之勤勤爲所不可及也自僕往京師綳里之賢士聞其名者多矣嘗恨不及知而友之其或見之而無恨於不知者乃亦多有三歲以來略得相識然困於戁思心惛然不暇曉文奔走衣食汲汲靡底其慕而友之者卒歲不過三四見又嘗自恨友之而不足知之與向之不得友之也無有異去歲遊南陵與道久居三十日自以爲知之其聰敏特達志氣激發昭昭然在三代之上庶幾聖人之所爲進取者僕既得其爲人稠人廣衆之中率語之以自壯重而外厚最可一望而識又學於道久議論性術一宗於師僕之於知吾子也自以爲差易而又堅之以道久則吾之信於吾子者其亦有以得之矣自古非才之難成之實難其於

今尤甚何者貧窶迫其中而誹譽敗其外也然天下之事無藉爲之則已爲之有異於古乎哉幸而不爲其事則已爲其事而不必於古之人之爲之乎哉才之天也成之人也在天者道不足以強之在人者道不可以已之與卿綳皆是矣在人者道久之與卿綳之志皆是矣二子者之成豈不謂難哉然吾謂二子者有其志則衆人之所難者不足以難之而二子者之不負乎其志抑爲難也僕材鄙而精苶終以無所造就庶幾朋友之中多見有其人者而吾之求之亦未始厭得抑鄉里之士僕所未知者猶多卿綳必知之其儻爲我言吾得徧友之足矣遷改格序前錄去計已得見文辭雖不足道其亦可爲一贊之助耳舍弟方銳意爲學而迫於所難者憂恐猝猝未知所成就何如耳方暑自愛不宣

鄂不草堂圖記

巖鎮市之南舊有園曰先春地平衍小不能三畝喜樹之節甚儉池石花樹獨奇其外平疇長林帶以崇山叢物之態四望交屬巖鎮之爲園者莫及焉乾隆乙巳余客巖鎮時園荒無人嘗以歲除之日與桐城王悔生披離而入對語竟日朔風怒號樹木叫嘯敗葉荒草堆積庭下時有行客闚門而視相與怪駭不知吾兩人爲何如人也壁間有舊題則金君文舫及其伯鈞莊孝星巖聯句詩蓋五六年前游詠之盛猶可想見而其時鈞莊官京師文舫星巖侍親終公於吾郡皆不得相見讀其詩俯仰今昔又爲之慷慨明年余與悔生皆去

巖鎮又十年余復來則園已爲文舫所有益治其傾圮位置其樹石增以迴廊曲房高樓修除山若聳而高水若瀏而深花木魚鳥皆若相得而欣欣乃易其名曰鄭不草堂誌昔游也於是鈎莊宮河東支舫則與星巖斫夕歌嘯其中燕飲屬客余時時在坐而是歲十月王悔生適至信宿草堂乃去當君兄弟昔日詠鴒之時豈意十五六年之後來爲斯園主人而余與悔生十年之間南北奔走適卓堂之成而復得相遇於此人生盛衰聚散大都如此非惆然也於是讀君純矣記草堂圖記其後云園於程氏當明之某年草堂於金氏爲嘉慶元年編竹爲籬方若干步堂居東偏西嚮前有柱樹四堂之左曲廊迴以北水閣在其北少西南嚮其下池悰石環其

池池中爲梁梁西有梧桐高三十尺古藤繚之誌其來來下垂復上爲木相去六尺樓在池西南爲二丈四達圖曲池環之若矩夫渠盈焉其岸多杳梅后如人立曲池之西又樓之東嚮道夫渠上屬於方樓北降爲曲房爲齋爲庖湢以屬於水閣曲池之南爲畦春種芍藥秋種菊東亭亭北值水閣牡丹在亭東其東紹豆樹高四十尺三歲一實北直平堂又舫名應瓌內閣中書不樂其官退而樂兄弟之樂君子以爲賢

江氏墓圖記

相墓之法由來遠矣班孟堅曰形法者大舉九州地域以立城郭宮室審其吉凶譬律有長短而徵其聲非有鬼神其數然也然氣與形相爲首尾有有其氣而無其形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也乃精求地理之學古今之書聚而

其是非若白在黑爲之十餘年乃始卜地以葬其祖及曾祖其族人紹運爲圖其地形而藏於家欲子孫之世有考也後十有八年余來新安始識君時時質君子地理以君之論証之於書皆可信既觀君之葬有合於古者三焉一曰不趨正勢故審氣特二曰不貪貴脈故乘氣親三曰不逐水向故用氣純信乎哉其有以尊其親也乃記其圖曰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辛丑歙江毓英葬其曾祖考朝議大夫霖公府君於所居北邨鴛鴦塢之原以其曾祖妣徐恭人及其祖考朝議大夫歲在庚辰合葬焉山祖於瑞金別於雞冠降於馬墳於法龍巨門穴左輔水貪狼來脈艮入氣甲葬乘甲向在申左加坤封之祭四尺圖十六尺碑於後向亦中右加庚就用水爲癸局其如圖嘉慶三年十二月八日武進張惠言

書

周維城傳

嘉慶元年余游富陽知縣惲侯請余修縣志未及屬稿而惲侯調任余去富陽富陽高傅占君子人也爲余言周維城事甚具故爲之傳以遺後之修志者

周豐字維城其先紹興人徙杭州世爲賈有貲父曰重章火災蕩其家流寓富陽重章富家子驕貧抑鬱無聊益跅弛不問生產遂大困爭以病死豐爲兒時當天寒父中夜自外歸又無所得食輒引父足懷中以煦十餘歲父既卒學賈農有老人過肆與之語奇之立許字以女女李氏也豐事母起坐

行步嘗先得其所欲飲食必親視視然後進母所視問輒去去少頃即又至母不覺其煩李氏女又能順之母脫有不當意或端坐不語豐大懼皇皇然鄰盤旋呼阿母不已聲悲慕如嬰兒視母顏色怡乃大喜又久之然後退其子孫逮見者言其寢將寐必呼阿母將寤又如之殆不自覺也豐年四十二時未有子病幾死過吳山有相者睨之良久引其手指之曰是文如丹砂公殆有隱德嘗有子富壽康寧自今始矣豐貲致富有子三人孫七人子濂沅孫凱恒皆補學官弟子豐年八十四卒如相者言豐於鄉里能行其德有長者行嘗有與同貲者歸豐既貪之已而或檢其裝有豐肆中物以告豐豐急令如故藏誡勿言其來待之如初高傅占言曰富陽人多稱豐能施與好義然豐嘗曰吾愧吳翁焦翁吳翁者徽州人貲於富陽每歲盡夜懷金走里巷見貧家嘿置其戶中不使知也焦翁者江寧人挾三百金之富陽貲時江水暴發焦急呼漁者拯一人者與一金凡數日得若干人閒肆中飲食之俟水息貲遣之歸三百金立罄二人者今以問富陽人不能知也豐又嘗言吾生平感婦翁知我嗎呼而井中固不之士哉

濟南知府莊君傳

莊君鈞字振和自號曰斅坡先世自鎮江之金壇徙武進明宏治中有禪者中進士官山東參政其後子孫多顯武進之言世族者推莊氏以至君十世矣君少育於外王父劉文恪

公於義乾隆初劉公奉節巡修濬補河道君年十九隨侍府
歿爲劉公言水利事劉公甚奇之嘗是時直隸總督高公其
方舉能任河工者曰乾有才如莊某而不早試之吏者乎即
上其名補霸州判卓異升東安縣知縣磁州知州以與按察
使有親例改河南禹州升直隸汝州等升漢中府知府奏
留河南改補南陽府又調大名府丁父艱服除援濟南府護
理濟東道接察使印卒於官君既以高公舉任河工而以後
督方公觀成卓異薦其留河南也以巡撫阿思哈公奏而直
隸總督周公元理請之故又調直隸君既明習水利事又長
於治民所在大府爭欲任君以事任州郡皆有殊績而君怡
然恬本楊氏漢平通侯惲其子遠難以父名爲氏是曰貞道爲
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

梁相後遷於此陵之黃山而雅爲子孫世爲此陵人君之支
祖曰魏明湖廣按察司副使辛亦雅黃山君祖曰燮臣父曰
士璜由君至副使幾世由副使至梁相幾世武進嘗以越之
娶廣有兵燹故其望族不及宋以上唯惲氏自漢子孫不他
徙能識其祖之居雅至於今不婚楊氏君之所居曰后橋去
黃山十里自祖考皆不仕以經授鄉里教其三子爲人好善
而嫉惡持之甚嚴辨取予甚力不取虛美不逐世法獨行已
志而已慮溼疾以嘉慶元年月日卒年六十有三其明年某
月日葬於其祖考之兆南在所居之北三里君之子敬嘗試
禮部不第君時已病故請歸省親非許其意欲以成其子之
名以信其志也已而以教習官舉生得官選爲知縣固非
乾君曰府去省千里文移往返必佝月儻民旦尋且死何暫

所欲請於君君命就遂其意又欲以所欲爲者屬之子以施之民也敬爲吏服奉祿不足以攄養君以病困未能之所治見其政成而君於是死矣余與敬交最久今年春卜葬吾母先時請於敬以銘墓之文敬許之矣未及爲而遘君憂嗚呼吾母不得敬之銘而乃使余銘君之葬也其可感也夫君諱輪字印槐配鄭氏考曰縣學生寶石今舉人環其兄也內德盛茂事君疾備至而不衰子三人長曰敬江寧鄉試舉人由浙江富陽縣知縣調江山縣以

單恩封君文林郎配孺人鮑氏贈君之考如君如錢如配鄭氏次數次敷順天鄉試舉人女一適劉郎氏孫二銘曰

是唯君子之親將此幽德兮曜其後人千秋萬世兮無或湮

楊君茹征墓誌銘

嘉慶三年七月乙丑陽湖楊君茹征卒其子嵎谷之友王曰以書訃張惠言於杭州曰以君之好文章詞人舉士之交於嵎谷者無不愛且禮也而於吾子及甫子尤進且訓咸三人者殆無日去諸口今其不幸而卒子可無以銘上藏文曰

君之行在門內父子昆弟導至淳篤而無奇異可譯之事君之義在取予接於分稍節而無任氣嬌俗之舉君之風概有所不取廉所不予何施之光自厥門內亦豈宗黨鄉乎州鄉自我罔怍自彼罔怨何行之臧猗乎君歟而棄於不文而愿於不文歟我銘其幽以詒君子後其孰能於後使潛德淪耗則後進者之恥也又曰方君病且卒夢逃於神定如平常有人行於其擇高明遠大之路而蹈之君已不能言頷之遂卒嗚呼觀君生死之際所以自持及

曰某孫若干人曰某某近舅補學官弟子君爲人長疏暢有容音學清越論議侃侃晚多病竟日對客非坐猶無倦色君每有所不取廉所不予何施之光自厥門內亦豈宗黨鄉乎州鄉自我罔怍自彼罔怨何行之臧猗乎君歟而棄於不文歟我銘其幽以詒君子後其孰能於後使潛德淪耗則後進者之恥也又曰方君病且卒夢逃於神定如平常有人行於其擇高明遠大之路而蹈之君已不能言頷之遂卒嗚呼觀君生死之際所以自持及

父子之所以相助者其生平之所養豈苟哉君爲善於家後世一曰古者取士以德行故士爲善於國不若今以科舉試無用之文詞非是者擯不得仕進士之有以自見者豈不鮮哉而世之論人者必求其奇行高節絕世之士則略此稱道爲德者無以勸而俗以益媮其不以此歟如君者道足以治其行而無其位學足以淑其德而無其文惠足以施而無其財若乃矯異絕特之事以取傳道非君之所存也然則予之銘之也其容已乎君諱毓吉字茹征卒年七十一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祖諱某考諱某妣某氏娶於某生子二人長曰嵎谷賢有文爲上宗師以廩膳生貢太學次

榕以書請於張惠言曰先人之弊也內閣中書趙君懷玉銘其墓然吾子今之有道德能文章者以繼軻之獲與游而不能得一言以傳其先人且疑先人之許也敢以爲請邑有吏如吾先人而卽之仰有遁抑亦吾子之責惠言謝非其人不獲則條具其行事可論者以爲叙文俾書之廟將侯表君之墓者刻焉其辭曰

君中乾隆三年順天鄉試舉人四年會試進士是時福建知縣缺大吏以請天子重其人特用新進士遴補而君得連城進士之有自卽知縣自君始君由連城知縣歷寧化彰化調順昌也守道以彰化多鴨寮時倡鴨者朱一桂以臺灣叛懲之謂君必禁斷乃去君曰此民業可禁卽奢其籍令卑卑郡里保任之君之寬厚喜全活人皆此類故終君所任無劇盜亦以知縣爲同官聿連龍職焉君爲知縣二十餘年所治閩粵之間或在海中林菁谿谷嶂谷夾民猺蠻溢城卽處不可施以政地卽以隔俗獷悍卽此語言挺刃矢相鬬結連黨羽千百爲群吏相顧不敢問卽縱弛緝摩黨巨魁乃及其不可隱貝叩撓治以法痛懲之而愿起愿蹟終不偏言罔聞於上豪先知其主名窟穴所在張網發機壞其萌牙亟不得發寧化豪劉昂玉其黨數百人號戲尺爲鄉里害君始至行縣召之至及其黨皆合遽執之衆大驚不知所爲皆首服論十四人如法溢卽氏者爲下梁里聚黨自衛積十餘年吏莫敢捕君致其族之爲諸生者愉之曰家有巨猾不能擒卽將及汝衆曰諾旬餘溢皆得而溢城卽之君之威亦不敢罔名捕之弗

施於民胡起之胡顯之胡有才而已斯君有子亦作舉門未
昌其有待君之季維其賢亦有孫世作程澤之裔於是存有
不信訊此文
先府君行狀
先府君諱蟾賓字步青號雲塢姓張氏其先自宋初由滁遷
常州常州之張多由滁譜牒廢世不可紀其後曰端常明宏
治中居南門德安里是爲大南門張氏張氏非大南門不其
譜端生欽欽生洲洲生道萬歷中徙於鄉官開封府通判
生典典生以鼎以鼎生銘偃銘偃生采采生佥第娶於白生
府君白典至佥第皆補郡縣學生有文章名世以教授爲事
而銘偃嘗明之以獨不爲制舉業云府君生九歲而孤有兄

先祖妣白孺人年二十二歸我先祖考政誠府君生子三人
女二人政誠府君倜儻好學通六藝諸子之書天文術數劍
騎之說家貧厚困童子試文文復府君命北游占天津商籍
以儒學補府學生試高等廩膳嘗教授鄉里開其後游杭州
一歲得疾歸遂卒年三十有八府君既不得志於世無所表
見又不獲永其年尤所學以致不朽所論著皆未就其卒時
囷言方四歲翊遺腹四月而生凡其言行可紀者非得聞聞
之於人所傳又弗敢審而府君之執友湯先生寶略鄭先生
夢楊篤行君子也知府君深
府君行實爲湯先生曰君好學深思不事穿鑿謹爲詩及制
舉文操紙筆立就性沈摯寡欲少言尤不善說人過與人交
不設城府久而能敬鄭先生曰薛心鵠董仲舒湯寶峯君兄
弟總角交也賓峯抗希古人好考核故事不輕出門戶君兄
弟與仲容則常集於薛氏亦時時在坐雅容出論議絳帳常
進日夜君色溫而恭言簡而中余心敬賓峯抗希古人好考核故事不輕出門戶君兄
弟總角交也賓峯抗希古人於入道近也篤于孝友平生未嘗與人迕人亦未嘗迕君
府君之曰天壞間何處可使性氣其爲人如此鄭先生又言
戚問之曰天壞間何處可使性氣其爲人如此鄭先生又言
月見河漢閒雲鱗鱗魚鱗士女數十人雲裳霞佩執諸樂器翩翩
過太虛膚髮纖悉可辨云湯先生名修業鄭先生名環皆當

業可以糊口今使之讀韻非成俄死矣孺人曰自吾翁而上五世爲文儒吾夫繼之至吾子而澤斯吾不可以見吾翁卒命之學文復府君有弟曰衍黃老矣教授於家嬰諸孫恒誦之管語孺人曰而子可教吾欲教督之念其枵腹不忍也孺人謝曰翁辛督之枵腹何病焉及孺人所以教言行出入閨閫三子皆以文行有聲自文復府君卒後十數年曰嘗不得再食冬衣無袖裏無帳食以糠覈爲粥唯歲時及家忌曰乃具酒肉各異財世父命吾子孫勿忘此大德孺人後政成俄兩兒未成立是我責也然世父亦貧省嗜口食嘗以歲時減分錢米而先妣與姊作女工以給焉惠言年九歲世父命歸侍先妣兒學逾月時乃一歸省一日暮歸輒以爲夕飧各一豆一弟一妹皆猶記之曰他日不可不報而政誠府君之卒於都也內閣中書許公爲經紀其喪文復府君之終事則衍黃弟之力居多焉惠言泣先妣亦泣曰吾子孫勿忘此大德孺人後政誠府君之卒有四方諸其武進學生曰吳子孫人政誠府者請金鶚天津府學生孺人之仕宦也惠言泣先妣亦泣

者人以爲與白太孺人無不合也先妣逮事白太孺人五年嘗得白太孺人歡於先後委宛備至於人無所忤又善教誨人與之居者皆悅而化姊適同邑貴民某姑錢太君與先妣尤相得虛其室假先妣居先妣由是徙居城中每歲時過故居里中諸母爭要請致殷勤雖恐速夫及先妣卒內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臧獲皆爲流涕先妣以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以嘉慶二年正月十二日權厝於小東門橋之祖塋侯下地而窆焉府君姓張氏諱蟾賓字步青常州府學廩膳生世居城南郊德安里惠言乾隆丙午科舉人翌丁未進士選庶吉士後改知縣出爲山東鄆城縣事先妣卒後親書之增曰嘗逢章國子監生鳴呼先妣自府君卒三十年更困苦慘酷其可言者止此仕伯於此者不可得而言也嘗憶惠言五歲時先妣曰夜哭泣數十日忽蒙被書臥惠言虛牀下以爲母偷哭而嗅也須臾族母至乃知弓聲自經救而蘇而先妣哭惠言已絕矣師聞狀馳歸已不及五十一日嗚呼天降罰於惠言獨使之無父無母也耶而於先妣何其酷也

自己未改庶常至辛酉散館凡文三十首爲一卷
蕉花賦 幷序
館試靈臺候伯賦
館試蜡賓說禮賦
館試匠成遹秀賦
館試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賦
館試大愷樂賦
館試龍見而雩賦
散館大禮與天地同節賦
原治
楊雲珊覽輝閣詩序
莊達甫攝山採藥圖序
文稼自序
安甫遺學序
虞氏易變表序
記江安甫所鈔易說
送左仲甫序

送趙味辛同知青州序
書山東河工事
書左仲甫事
記族弟平甫語呈座主阮侍郎
貽贈文林郎袁君家傳
袁太孺人傳
江安甫葬銘
祭江安甫文
告安甫文三首
祭董潯州文
爲諸生祭歐敦甫文
蕉花賦 幷序

阮司農座主小娜嬛仙館有蕉花一枝命惠言賦之

維江南之名卉有蕙圃之巴苴裁縹玉以爲葉舒青霞以爲萼揚翹葳蕤樹蔓洽淡夫容發波到植菌蘭擢孤榮以四照苞深房之密掩馨回綠以風轉芳滋紅而露湛于時朱炎曜夏素晷移秋芳草欲歇繁英既收心百重而獨展葩千番而遞抽既榮朝而萎暮

若昔逝而今邁諒榮蕤其迭運何今昔之相侔奉君
子之盼睞效弱植於軒墀豈華豔之敢飾幸芳臭之
在茲感蘭蕙之早晏念蘅杜之相違恐秋風之易落
愁芳洲之未歸馳清暉而結思恒百卷以爲期亂曰
赤巖山前路以遠扶荔宮中日以晚願持兮素心報
衆芳兮九畹

館試靈臺偃伯賦以功成奏凱民悅無疆爲韻

儀昔三五仁洽道豐曷聞無誅而治達不殺而化隆
是以師貞丈人雅美車攻邦典九伐軍資五戎

皇奮厥武帝謂是通電擊霆震龍翔鳥翥索之招搖
之下行乎太乙之中三曾而名大武七德而奏膚公
迺反齊斧挂敦弓倡愷樂以偃武登靈臺而課功瞻
彼靈臺之爲制也丙己奠位房心曜精前明堂之赫
赩帶璧水之淳滭眇傑搆而聳出象漸臺與蓬瀛保
章是晝雲物馮相以測機衡察五是之來備考三階
之泰平于時釋奠儀具獻馘禮成回戎輅萃輕莽仿
偟乎靈囿而升乎高臺之嶢嶪進蓐收使受鉞屬勾
陳而洗兵維彼師節曰伯是名義在止戈禮先偃旌
惟夫伯也者繡縿上陞華芝下覆絳素殊表緇青各
副弧旌枉矢朱鳥白獸入方維中六甲句戊九七四
六前左後右指揮則波騰擺亞則颺驟回皇則天旋
掣曳則山仆司嶸機而爲目運奇正而相首聲金鼓
之和響聞笳管之清奏當夫鵕鸃朝弦貔貅夜鎧陳
壓崩雲鋒驚立海象弭魚須弢矛銎鋒百金之士鴻
麗十決之雄鵲待司常分旗卒聞斯在北風吹而獵
獵流波縈而浥浥軍威奮士氣倍摧蒙茸刋鬼篡翕
張而萬騎裔皇軫轉而三軍錯璀一麾翩如再接厲
岐頭植鬣莫不崩角稽首拱頤樹頸望荼火而惕息
與蟲沙而腐鮫受降則積甲齊山振旅則執同聽凱
故其偃之也解飛旜脫維紲褫垂旂之旖旎祛網杠
之輪囷收龍章之煥霍卷虎畫之斕煽將遂剖提鼓
碎金錞埋觴觳破文茵倒干戈而卻載耜鞬弓矢而
昧朝無冠鶡之將野無服劒之民豈徒銅虎銷其符
璽牙璋毀其齟斷于是八荒來庭九有有截西傾順
軌東鰲案轍三光宣精十煇時節罰質芒寒欃槍燿

滅北蕃之陳虛懸南軍之門空設考靈燿之休徵樂符瑞之章徹聽鐃吹而朋怡仰天衢而曹悅爾乃司馬執法太史陳符觀天人之協應覽萬國之有無僉以爲

皇上仁育義正恩洋澤濡有不率化天戈是誅所以追來孝于

陟降播乘武于寰區鱷鯢既翦封狐既除自我天覆弗震弗渝文威赫其廟算承烈訏其顯謨蓋鞬橐命于姬氏于羽陳干有虞雖自古而爲昭殆方今而未

俞也遂作頌曰於赫

聖武威謀孰亢我舊我師我伯央央於昭

聖文惠風溥翔我還我師我伯洋洋

皇在靈臺苞符孔彰我伯既偃與民共慶乃流璧雍遂開明堂於于萬年惠我無疆

館試蜡賓說禮賦以出游于觀之上言偃在側爲韻

有講藝公子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德者道之失禮者德之逸治化之與氣運若漸於淳而汩焉動以遠則騰而軼矣何以稽諸汙尊而抔飲者不以燔爽爲

徒思日贊贊倫魁能冠相與列乎殿陛者若日煇而
雲縵也陬漘之域飲食衍衍領引目盱相與屬乎輪
轂者若掌睨而指按也夫其顧諟明命昭假不遲天
地爲本事則舉之乂暘肅雨仁敷義施孰柄孰端陰
陽四時考朝究夕爲畢爲箕日月從星事公不私恩
開威閤生殺互倚鬼神五行是復是司殖憲飭典陶
軒育義禮義爲器情田以治馴鳥革獷纓羈絡縻比
于四靈胎天可窺于是仲冬日至中孚信養萬物權
輿于下赤萌于上大報本以反始恭

圜丘之烟煬爰
嚴父以躋配蒼五精之嘉貺爾乃孤竹諧奏雲和高
張器用陶匏齊列秬鬯六彝既畢百靈時饗神明胖
蠁闖闖訣蕩嘉無斁于對越駿奔走乎顯相維
皇情之庭紹曠
陟降而載愴夫聖人之德何以加于孝乎孝者禮之
在也豈非百世可知而聖言非紿歟客既飫于至道
飽乎帝則炯乎若燔攬乎若得作而曰美哉德也雖

謨典所敕河洛所式方斯恖而眚嘗恨不逮夫帝世
聞斯論也其旒身大庭之側矣請終身誦之剖禮說
者惑也
館試匠成翹秀賦以入學庠序以脩彝倫爲韻
於皇時
聖厥中允執

重光乃宣
神武載戢紘
天綱以遐覆緜井收而用汲興三雍之上儀開二酉
之祕笈雖蓺菲而必采孰椒蘭之芳緝執經則圜橋
俱觀顧俊則四門竝入維　作人之雅化本因材以
登擢樂有儀于菁莪謝無成于郁樸度于章於柬柄
熟百穫于稍穮稽葛洪之遺論覈淮南以研搉譬翹
秀之殊材待匠成于採斲鈞
鴻規于大造施尺度于末學若夫徒洲竹箭之藪荊

衡卉木之場卑枝雲構靡榦風攘猗儺接畛淳汚連
岡必勁質之能植斯翹然而獨揚百圍殊于樗散七
年識于豫章江漢則爲杞爲梓終南則有紀有堂信
高標而自賞羌拔類以爲良擬官材于造士最羣倫
于膠庠至于春蘂相期秋實堪佇英三擢而爲芝穗
下垂而象黍幽蘭時菊之標玉的金莖之侶緊無言
而孤秀洵不曙于野處揚紛葩于紉佩美嘉薦于筐
篚流左右于荇菜鬱條圉于秘秬似英華之初發始
譽髦於衛序於是選公輸命王爾量修輪度丈咫搜
根柢而呈嫭約釣衡以效伎運精心以司契順衆材
而程美規圓象天準平法水標直從繩分弧綴矢理
正雲披文奇波詭庀工而任則棟梁成器而珍維簠
簋胡取裁而必當諒匠心之有以至其養芒角培萌
勾雨深葉茂風腰花柔滋九畹而將刈服三時而待
秋破厚澤之既渥誦厥壤之可游照遠芳於叢薄攬
孤馨於道周故使薛苣不陽于湘沅蘋藻見取于公
侯實受成於亭毒豈資媒於蹇修是知維木有翹

皇則成之苟甘白之可受自追琢之必施間彌綸於
上繡胡
帝則之能窺于林擢枝以爭拔百卉抽類以效時松
無心而干日葵有意而傾曦冀
雨露之必及緬矩矱以爲期又孰知匠氏何以用其
斧削鬱人何以齊其尊彝然而
聖風有自
至教易循五品先于孝弟六行終於睦婣因物付物
以人治人猶衆木殊材而規榘同其曲直百卉殊氣

而芳臭和其甘辛斯靈均可得而佩匠石可得而揄則夫

聖天子使天下汝濯摩厲懷材貢珍不識不知而臻大化之滒者豈非學校之化陶冶于人倫也哉

館試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賦以麋角解蘭根出泉水動爲韻

天道神運聖人奉時維三微之漸著乃三統之初基雖迭取于絀引實孕始于荄滋考日景于南陸候緹灰于北維陰初藏于屈蠖陽未觸于童麋是爲天正之首而周月以之原夫玉曜重麗五星高晫黃赤殊

其纏表東西互而超趠學有星紀是爲天朔牽牛之初其道有倬起經維而肇緯度引觜觿而絡辰角亢之才以爲序實百王所同然軒轅以尚赤爲統虞嫣以建子爲年夏規殷革商紀周遷竝改時以命月明稽古以同天故知春氣雖成于青陸春陽先動于黃泉此尙書有伏勝之說春秋有陳寵之傳然而正歲記曩則斗振于天紀歲則復生于剡星迴梅而再建日周次而方罷擬規璧之有合譬連環之不解端天心于專直齊乾則之闔捭陽周神而無倚物權輿而弗騭斯牝馬之所以行于地中而潛龍之所以信于溟澥也是以握先迷氣中孚爲端甲子初正九六相搏滋黃宮以信養感赤象之生難候乍分于土炭氣先入乎芸蘭七十二分而坎效六日七分而震完蓋天

所以爲宙合之橐而正夫七始之迴環周人取焉改月紀元標微陽于歲首建春序于天根合貞元於易象胎罔直於元門冰終時而有始日萌艸而猶屯既孳生而子應固蠢動而春原帝非徵於終坤爾乃表月次王統正號吉定朔候於夜半協陽光於日出天子居青陽而聽政太師抱黃鐘以調律六官先至日而和典五史編首時而載筆蓋用九以倡八六體一以統四七故正時不以歸歲之餘而陳風特以稱日之一且夫正朔三改文質再旋順三

才以爲序實百王所同然軒轅以尚赤爲統虞嫣以建子爲年夏規殷革商紀周遷竝改時以命月明稽古以同天故知春氣雖成于青陸春陽先動于黃泉此尙書有伏勝之說春秋有陳寵之傳然而正歲記曩則斗振于天紀歲則復生于剡星迴梅而再建日周次而方罷擬規璧之有合譬連環之不解端天心于專直齊乾則之闔捭陽周神而無倚物權輿而弗騭斯牝馬之所以行于地中而潛龍之所以信于溟澥也是以握先迷氣中孚爲端甲子初正九六相搏滋黃宮以信養感赤象之生難候乍分于土炭氣先入乎芸蘭七十二分而坎效六日七分而震完蓋天尼父所以禪周正考三王而合揆者也我

皇上熙績欽堯道經演孔正乾坤之敘執天人之總

授時則卦取大來推策則爻先反動八能之氣既調三素之雲常淪雖復寒温測于孟京占步推于焦董不啻指春工于條末鏡天象於筵室何足以識三十六宮之往來百七萬里之辨曚也哉

館試大愷樂賦 以飲至云畢告捷在兹爲韻

皇帝嗣位之六年文德既盈武節斯稔振兵釋旅作大愷之樂以功薦於

太寢禮也八荒四垠萬類千品枉繩邪匡道履度稟回回焉淪淪焉聆奏者神繹撫節者志懍若諧箭韶之成化可遊而和可飫也粤我

大清之有天下照之以日月容之以天地恢之以久大成之以簡易芸生之屬靈蠢繁林之翳而驚鶉竝棲膏土之沃而薰蕕共植遂乃有苗弗率防風後至義于斧鉞之誅罪甚市朝之肆

聖王閔焉乃詔太尉進司勳厲勁卒勒雄軍靜若山岳動成風雲簡不率教者而誅之若雍氏芟芟耘然猶解亳津之晉戒崑岡之焚兵以撫戢爲治令以寬大爲文優柔夷愉使其向面而內向是以歷五載之

啓英蕤之笈詩天保之單厚進人舞之蹀躞頌
皇武之耆定昭
聖文於亦葉遂拜手稽首而進樂章曰於鑠
皇武載民之采九州攸同外薄四海昔我山師梟獍
是醢今我振旅頑獷是攻彼頑者梟歌舞斯在豈惟
戰士實樂以愷惟
皇之功以永千載於昭
聖文奉天之時五載不遑恩潭澤滋昔我出師謂民
顯危今我振旅由庚有夷彼危而夷孰扶孰持下謀
天子乃以陽龍備
大駕揚瓊鑾鳴和鸞軾玉几以卽於齊宮滌濯食玉
儲精垂祉駕斗車之威麗建招搖之颯纚左靈星而
右辰角驂農丈而服天弭超屋騶而逾邁排閶闔而
直指儼對越干
蒼緯表敬恭于禋祀
圜靈肹蠁五位晻藹邸陳四圭樂變六會金版告鏑
玉鼙芬馨梟搖太一猋燭華蓋豐隆躨跜以屬衡屏
翳儼翼以承旆廓瀇瀁而合莫信巍巍而雨大旦夫
聖皇之勤民也撫時爲柄與神合符先東作而省啟
後西成而慮無張辰申而黍種農晨正而步渝伕詢

箕與課畢若望杏而瞻蒲故其事
天也南郊用北陸而爲候明堂驗辰角而非誣始耕既重啓蟄之禘而祈祀復尊龍見之雩是以農舞于疇時報之歲辰二十八而可計驗三階之泰平察五緯之高麗占太陰而常稔測元枵而虛繫建錫福于我
后實奉若于
古帝遂乃檝槍埽氛白虎敦圍而成罰鶉鳥戢翼而弗縱我澤無私民樂與共鑄劒戟而爲耜
耨榛荆而播種占壞則十二次而無隔隩堰通蓄則七千里而均諸幽頌斯
聖人所以奉三辰大一統泯聲臭于合載兼覆幬以爲用者也遂作頌曰惟
聖若
天惟
天佑
聖懋星表時實櫽效敬維雨之膏維祀之慶大若甚
曠物正其性時乘六龍曰御德之盛
皇來祀雩有殷其樂黃鐘大呂升霄降邈
皇既雩止有淪其漸祁祁斯甘穰我稺稺屢維豐年
皇武攸
暐
散館大禮與天地同節賦以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爲
韻
懿惟
聖王立功立事既耆定于
武德爰醞罔于
文治表

烈承而
謨顯體乾大而坤至
紹宗伯以典禮敷時夏而攸肆昭物則于上下法易簡于天地成位則才乃參三居體則支宜暢四原夫天地之精是曰眞宰經星辰而運日月奠維躔而纍山海行以錯而不芻氣以殊而不改陰陽以消息而不窮剛柔以成形而不倍政莫詭乎璣衡步難窮于暨亥自非有節于元曷以爲昭于億載夫禮也者因人情而作制統物度以爲規六視聽乎耳目牓會

于膚肌既繩準于一世乃品節夫二儀識財成于后
以兼天地而官之故其尊卑殊施高下作對譬氣形
之升降均事功于覆載威儀興俛晃弁藻繢比文理
之質象垂賁飾于草昧吉凶相權生殺互代似嚴溫
之迭乘道竝行而不悖紀綱周詳品庶咸乂擬圖方
之範圍籠萬彙于形內至其內心外心體物周币天
踦地倪爲訢爲合從隆從汙時物相雜天盈地虛一
闢一闔順據經等規重矩沓天施地生昭晰竝納升
中降禪春歛秋飲天蕃地際煦嫗相答葢嘉會者天

地所以賦性行異者人君所以興盛必制節而不過
乃保合而各正樂以順禮而教和禮以防樂而居敬
既反此而爲刑亦在茲而爲政是以汎荒一志萬國
齊風竝傾心于
帝則咸歸極于大中彼觀型于象魏若履度于厚穹
貞之日用飲食以爲質鈞之道德風俗而皆同又何
逸之欲而亦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故爲之婚
姻冠笄喪服祭祀賓鄉相見之禮因以制上下之分
親疏之等貴賤長幼之序進退揖攘升降之數使之
皇上察地監儀則天與配本身度之昭彰範羣倫述
晦藏中和竝致位育咸荏耕鑿何知道贊不愛難復

捜逸禮于河間綴遺經于小戴豈足以文
盛治之嬗嫗喻情田之沾溉也哉
原治
古之治天下者上不急乎其下而下無所拂乎其上
政不令而成獄不省而措其逸也如此其政之施于
民者不過歲時讀法而已是亦今有司之所奉行者
也其刑罰之條止於三千五百而以待獄訟常有餘
豈今之有司常愚而古之有司常智歟其民與上相
接者飲酒習射吹笙擊鼓以爲樂而智仁聖義中和

之德孝友睦婣任卹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事皆後
之學士大夫所習焉而難成成焉而可貴者鄉黨州
閭之子弟常出于其閒其化之淳而俗之懋也又如
此葢先王之制禮也原情而爲之節因事而爲之防
民之生固有喜怒哀樂之情卽有飲食男女聲色安
逸之欲而亦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故爲之婚
姻冠笄喪服祭祀賓鄉相見之禮因以制上下之分
親疏之等貴賤長幼之序進退揖攘升降之數使之
脩有以自達欲有以自遂而仁義禮智之心油然以

生而邪氣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飲食知能所及思慮所造皆有以範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夫蠻粵之人生而侏離聞中國之音則駭而視被髮文身之俗資章甫而無所售彼其習于鄙陋者猶如此而況習于禮教者其有奇衺放恣之民生其閒有不怪且駭屏之而無所容者乎故先王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至于數十百年而不遷者非其民獨厚其理自然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甚繁而其行之也甚易其操之也甚簡而施之也甚博政也循習動而無所法守不勝其欲而各以詐相遁有司見其然於是多之有以禁我也則各以詐相遁有司見其然於是多為刑辟以束縛之條律之煩至不可勝數以治其不由然也施之以禁而不知其所以失也民行而無所欲也不制其心而惡其事也令之以政而不知其所敗者未之有也後之君子則不然不治其情而罪其末也故曰禮止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壞國破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不去而風俗隳國家而服之也易夫蠻粵之人生而侏離聞中國之音則用也故曰禮止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深

者正此者也刑也者型此者也樂也者樂此者也是故君者制禮以為天下法因身率而先之者也百官有司者奉禮以章其教而布之民者也度禮之所宜而申之以民所常習故政不煩也權禮之所禁而輕重之以繩不合者故刑不擾也民習于禮故知有是非有是非然後有羞惡是故賞罰可得而用也民習乎禮故知有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知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然後有孝弟忠信是故軍旅田役之事可得而使也民習乎禮故有耆老友睦姻任卹有孝友睦姻任卹然後有相生相養相葬相恤有相生相養相葬相恤然後有相親相愛相守相固有相親相愛相守相固然後有和樂安寧有和樂安寧然後有財用飲食知能所及思慮所造皆有以範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夫蠻粵之人生而侏離聞中國之音則駭而視被髮文身之俗資章甫而無所售彼其習于鄙陋者猶如此而況習于禮教者其有奇衺放恣之民生其閒有不怪且駭屏之而無所容者乎故先王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至于數十百年而不遷者非其民獨厚其理自然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甚繁而其行之也甚易其操之也甚簡而施之也甚博政也循習動而無所法守不勝其欲而各以詐相遁有司見其然於是多之有以禁我也則各以詐相遁有司見其然於是多為刑辟以束縛之條律之煩至不可勝數以治其不由然也施之以禁而不知其所以失也民行而無所欲也不制其心而惡其事也令之以政而不知其所敗者未之有也後之君子則不然不治其情而罪其末也故曰禮止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壞國破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不去而風俗隳國家而禮故知有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知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然後有孝弟忠信是故軍旅田役之事可得而使也民習乎禮故有耆老友睦姻任卹有孝友睦姻任卹然後有相生相養相葬相恤有相生相養相葬相恤然後有相親相愛相守相固有相親相愛相守相固然後有和樂安寧有和樂安寧然後有財用飲食知能所及思慮所造皆有以範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夫蠻粵之人生而侏離聞中國之音則駭而視被髮文身之俗資章甫而無所售彼其習于鄙陋者猶如此而況習于禮教者其有奇衺放恣之民生其閒有不怪且駭屏之而無所容者乎故先王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至于數十百年而不遷者非其民獨厚其理自然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甚繁而其行之也甚易其操之也甚簡而施之也甚博政也循習動而無所法守不勝其欲而各以詐相遁有司見其然於是多之有以禁我也則各以詐相遁有司見其然於是多為刑辟以束縛之條律之煩至不可勝數以治其不由然也施之以禁而不知其所以失也民行而無所欲也不制其心而惡其事也令之以政而不知其所敗者未之有也後之君子則不然不治其情而罪其末也故曰禮止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壞國破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不去而風俗隳國家而

幸而不能逃者其幸而能逃不抵于法則又莫之問也雖其不能逃而抵於法吏當之死而不敢怨而其所以然者豈非其人之大不幸歟此三代以下所以小治不數見而大亂不止者也

楊雲珊覽煇閣詩序

余年十八九時始求友最先得雲珊時余姊之壻董超然與雲珊銳意為詩互以者居相遘輒匆匆相過過即論詩余心好之兩人詩未暇學也其後三四年各以

卷而余學詩久之無所得遂絕意不復爲每見超然雲珊讀其詩愈然以媿超然之詩始學杜甫務爲巉刻沈壯晚乃歸于宋人以瀏亮湊泊爲工雲珊則一宗仰李白益以恢張雄奇睥睨天地揮霍日月以寓其不可一世之概嘗游大梁與客登吹臺酒酣集王勃滕王閣序字爲七言律四章振筆書紙雲湧飆發坐客瞠視謂高適杜甫後一千五十餘年無是會也然超然雲珊抱其奇游天下天下交口稱其詩而雨人窮愈甚超然嘻嗚叱咤悲憤雄厲之氣時見于詩閒迄今十八九年屢困場屋益衰且病以孝廉方正

而雲珊益豪邁倘奇磊落不可遏抑乾隆乙卯余依揮子居富春雲珊適至留數日將別子居餞之觀山之顛把酒臨江風雨驟至山水汩沒魚龍叫嘯雲珊慷慨長歌意氣甚盛然余微覩其詩酒閒往時少年跌宕之概殆有不同人生憂患卒卒年歲一去不可復得回憶身世又足慨也闊後不相見者又四年今年雲珊以書來言束鹿令李君鈔其詩三卷刻以行世屬余爲之序往時嘗戲謂超然雲珊僕不作詩諸君詩集成要當僕序迄今靁

召用固辭不赴遂不復應進士舉而更爲圖曰攝山采藥或以告余曰達甫殆無意于世也去余聞而疑之古之君子汲汲憂樂于天下者誠以道存也道苟存不以遇不遇異其志又不當以吾身之衰而有自安之心達甫年未五十道之行不行未可知縱不得于今亦當有以見于後而區區攝生之謀哉與向所聞于達甫者頗大異然余編嘗論圖家之用人也如臭味扁鵲之蓄百藥焉取之必擇其地聚之必當其時儲之必備其物亡旦有用出之籠中而來匱焉者

其求預也事方其急而號之山澤之閒其捆載而來者必柴胡桔梗也人蔓紫芝丹砂石乳末有能致者焉人蔓紫芝丹砂石乳之用而投以柴胡桔梗其不足以愈病而速之死也明甚見柴胡桔梗之不足以愈病而以爲天下之藥皆若是與夫偶得柴胡桔梗之效而以爲天下之藥莫良於是曾不人蔓紫芝丹砂石乳之求者其惑豈細耶若是者曾不足以當庸醫而儼然任國家進退天下士自以爲得之世有臾柯扁鵲盍不爲大憂耶余又疑以爲達甫之意或出于此然吾聞古之有道之士蓋有重治其精神而易天下者吾未嘗學之也達甫儻聞之歟序其事姑以問之

文稟自序

余少學爲時文窮日夜力屏他務爲之十餘年迺往往知其利病其後好文選辭賦爲之又如爲時文者三四年余友王悔生見余黃山賦而善之勸余爲古文語余以所受于其師劉海峯者爲之二三年稍稍得規榘已而思古之以文傳者雖于聖人猶各有蓋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義施天下致一切之治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以儒老聃莊周管夷吾以術司馬遷班固以事韓愈李翺歐陽修曾鞏以學柳宗元蘇洵軾轍王安石雖不逮猶各有所執持操其一以應于世而不窮故其言必曰道道成而所得之淺深醨雜見乎其文無其道而有其文者則未有也故迺退而考之于經求天地陰陽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于禮鄭氏庶窺微言奧義以究本原已而更先太孺人憂學中廢嘉慶之初問鄭學於歙金先生三年圖儀禮十卷而易義三十九卷亦成牖以迪其迹象闢其戶牖若乃微顯闡幽開物成務昭古今之統合天人之紀若涉淵海其無涯涘貧不能自克復役役于時自來京師始又廢棄嗚呼余生四十年矣計自知學在三十以後中閒奔走憂患得肆力於學者纔六七年以六七年之力而求所謂道者敢望其有得耶使余以爲時文辭賦之時畢爲之可得二十五年其與六七年者相去當幾何惜乎其棄之而不知也後此者尚有

有聞其訖無聞乎他日復當悔今日之所爲如曩時未可知也然余之知學于道自爲古文始故檢次舊所爲文去其蕪雜自戊申至甲寅爲一編丁巳戊午爲一編存以考他日之進退云

安甫遺學序

右凡三卷歙童子江承之安甫摈安甫生十四年而學學四年年十有八正月一日劾于京師其學好鄭氏禮虞氏易非二家之說猶泥苶也其志以爲易亡于唐禮晦于宋傳且數百年

虞氏易變表序

虞氏易變表亡生江承之安甫所作也安甫受易三年從余至京師乃作此表其義例屢變益審故爲完善自鼎以下十五卦未成安甫死之七月余役陪京館舍無事乃取其稾校錄而補之定爲二篇附于消息之後嗚呼吾書苟傳也安甫爲不死矣

說江安甫所鈔易說

凡余所著易說安甫手寫者虞氏義九卷消息二卷禮二卷事二卷候一卷鄭荀義三卷緯略義三卷共裝爲八本唯別錄十七卷未及寫而安甫死矣余以嘉慶丙辰至歙居江郎江氏明年余書稍稍成時余之甥董士錫從余與安甫年相及相善並請受易各寫讀之所居橙陽山門前有小池夫渠盈焉時五六月閒每日將入兩生手一冊坐池上解說風從林際來花葉之氣掩冉振發余於此時心最樂其冬士錫歸常州學以不能竟而安甫明年從余至浙又明年遂從余北來兩年之閒非疾病未嘗一日廢此書非志篤矣患擇術不正術正而志篤如理飄楫而沿于通川其至海也必矣然而不至者豈非命哉嗚呼觀

舟車逆旅未嘗一日不寫此書蓋能通者十五卷矣嗚呼余爲此書好之者安甫耳士錫耳士錫敏于安甫而精專不如又不竟以去安甫爲之幾成而竟死後之人其況有傳吾書者耶雖有之其于吾也奚所樂于其心故哀安甫幼時不喜學作字故其爲書速而拙比來京師乃自恨學顏魯公大字筆力勁整可愛安甫死之十日夢于余曰請讀書禮乎易乎余呼之如平生曰二汝乃今爲鬼安所事禮順陰陽時消息幾以之資又出其中兵以所得餘金養父母畜妻子其爲

奠汝游魂安甫諾而去自是未嘗與吾夢接也嗚呼安甫其尚不忘于茲耶嗚呼可哀也已

送左仲甫序

陽湖左仲甫爲縣令之六年以催科罣吏議將謁部

是時

天子始親政事赫然誅元惡召安徽巡撫朱公入爲

冢宰漼行仲甫謁公于途次公賜之食從容問政要

仲甫以爲方今大患在天下之才不足以任天下必

事失上之所取不之所習無事之所養有事之所用

今 國家求政事之選而于時文詩賦取之其不足以得士也明矣夫時文詩賦非一日之功也士蓋有數十年爲之而幸一日之得焉自非有過人之資未有能通世務知治亂者也其有能通世務知治亂者耶雖有之其見棄于時文詩賦而不獲選者則亦多矣方今科舉卽不能改宜令天下薦舉有文武智術之士 朝廷試而用之庶幾于事有屬方今郡縣駐防之兵所得額餉少者日才白金四分而上官供億公使往來之資又出其中兵以所得餘金養父母畜妻子其爲

農賈伎業以給焉者良兵也桀黠者無賴於鄉曲者夫不給其家而求其服練雖孫吳不能而況用其死乎則以爲宜優其給而捐其擾然後乃可責其用朱公難其說仲甫至京師以告其友張惠言惠言曰國家養文武士一百五十年矣其爲澤至深厚而爲士者日以嗜利而無恥爲兵者日以怯弱而畏死是豈無故哉今 朝廷求言如不及朱公以道輔治仲甫之言行不行未可知也抑仲甫之道大用之于天下小用之于一邑其可乎古者郡縣掾吏皆官長辟除

孝廉茂才則於是乎[illegible]故守令常恃以爲治今者悉更之以書吏官待之以僕隸之體而吏自待以商賈之心夫責僕隸以禮而冀商賈以廉無是理也書吏不可廢矣若仿古三老孝弟之制鄉舉其賢能以賓禮禮之使爲教化之倡而任以保甲之事則催租捕盜之吏可以不至鄉里而縣無事且夫一縣之役無慮數百人其得食于官者數十人而已以無所資給之人入而辦公事趨之若鶩者誠有所利也其皆不得已而用之乎抑猶有可汰者乎縣令貪非可以財

優之也少其人則其用易給而可繩以法矣方今冊人者曰公而已夫進賢退不肖之謂公賞善罰惡之謂公今者唯成例是視其所謂公吾所謂私也故公賞不足勸而公罰無所懲公之爲蔽如此而賢者不之喻愚竊以爲大過非仲甫吾誰與語之于其行遂書之以爲別嘉慶四年五月十五日

送趙味辛同知青州序

古之仕者在州郡則澤及一方在京朝則澤及天下故賢者自京官出于外則爲不得其志而朋友亦相與咨嗟歎惜之今之世則不然京官之號爲清要者非有議論事權有裨于上下者也朝廷歲命宰相卿長察任治事者簡以爲外官大者郡守小者司馬別駕州牧天子重其親子民親引而見之然後可其奏其鄭重如此夫古之君子患其道之不行也不患其官之不榮也患其德之不稱位也不患其位之不副德也而京官之出于外以爲不得其志相與咨嗟以惜其去是徒欲榮其身顯其位而不願其道之行澤之及于

下也趙君味辛居中書二十年出同知青州趙君賢者內閣要地二十年而方佐郡謂之得志可乎雖然宰相以趙君爲才而舉之天子以宰相所舉爲是而用之趙君獨得自簡其官乎同知之職于一郡事無所不參而又有專責督捕水利之事郡之治否于是乎在而趙君之德固足以澤于民是其志之得行也而以其身之不榮位之不顯惜其去者是朋友之私也故吾序此以解之趙君方歸壽其尊甫緘齋先生其以吾此說爲先生誦之

必且忻然樂也

書左仲甫事

霍邱知縣陽湖左君治霍邱既一載其冬有年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于筐有稻有秫豚蹄鴨雞傴僂提攜造于縣門君呼之上曰父老胥苦曷爲來哉頓首曰邊界之鄉尤擾益偷自耶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爲耶嘗君曰天降吾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往耶未來吾民之豬雞鵝鴨率用供

吏餘者盜又取之今視吾圈柵墩吾所育終歲不一失是耶爲吾民畜也是耶物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賞以酒食皆歡舞而去曰本以奉耶反爲耶費焉止民相與謀曰吾耶無所取于民而祿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爲四四又爲三各以月入米若薪錢糧不如期落職巡撫爲請

衆曰善則請于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於百姓後之人必爾乎索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亳州之民有訴于府者曰亳舊寘盜冷而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容盜以貶

天子知其名

特許補合肥縣云吳生名書常亦篤實君子人也

貽贈文林郎袁君家傳

君姓袁氏名思齊字景賢武進夏墅郎人也袁氏始

居夏雷郁者曰太學生袞六世而至君之祖家珍家珍生廷遴廷遴娶于蔣生君自袞以後世爲農家君幼習農力田作苦家以漸裕有田百畝宅二區然心獨好儒子孫皆使爲儒擇名師敎之敬禮備至惟恐不順適其意所交游有文士至郎喜接禮之不倦如是二十年君之子清憲始補博士弟子員後則副榜貢于鄉而袁氏相繼入學官者不絕清憲之子鎏以舉人令雲南

覃恩贈君爲文林郎新平縣知縣至今稱爲文學家君有女弟適殷氏母夫人所鍾愛也閒日輒餽遺君必自負戴往殷所居曰黃巷郎去夏雷郎二里所每溥暮自田歸食已往省女弟返告母無恙然後治家事也其後女弟之夫死子幼春耕君持酒食驅牛率徒役往爲殷氏耕畢耕乃返秋當穫君又持酒食率徒役往爲之穫畢致之然後返其耘耨亦如之君教家以爲善曰日發一善心終歲便有三百次計善聞古人胎教之法常以訓子婦曰欲子賢當如此敬袁氏世孝友恂恂謹厚君之教也君既訓諸婦遞

而考其言行世之讀書者或反不逮此豈非孔子所謂善人者耶君子以鼎來爲知言故傳君子譜

袁太孺人傳

武進夏雷郎袁氏有賢母曰蔣太孺人副栁貢生贈文林郎清憲之妻子曰祖期祖望祖修祖訓錤皆以文行稱于庠序而祖望爲最學者宗之曰念方先生

錤以舉人爲雲南知縣有循政

覃恩得贈爲太孺人袁氏世力田至清憲始治舉業其考貤贈文林郎思齊教子孫有法度太孺人旌

身卽戒以古胎教之法及舉子訓之曰勉樹德勿姑息以勖而子成太孺人謹而行之其教子自其齠齔令長者慈少者恭翼如也學有閒怒之嬉戲責之有不悌遜痛懲之無得貰者故祖期兄弟幼皆恂恂無疾言遽色無子弟之過長而皆守其教以克有成太孺人爲人恭敬仁愛儉於已而周于人御一食有不得食者在其側不甘也服一衣有不得衣者在其側不煖也袁氏之族十二支同邨而居者及異姓僅百餘家長者無弗長也如其長幼者無弗幼也如其幼有乏無弗賙也有急無弗急也有疾病必問之必餽遺之憂之也若在已十二支之姻親宗女至無弗禮也於其親者館之加隆焉下逮戚屬之臧獲必易服乃見予之食然後聽去雖匄者必食之飽年老癃病或留之宿給以米然後遣之匄婦有老而謹者時時至或輟食食之徹茵蓆寢之推其心惟願接于我者靡不得所不知有貴賤之分人我之異也然太孺人家僅中人產所賜予人皆出節儉及紡織衣服無得留篋笥者率爲人乞去質錢冬寒常以所薦茵與無

被者其子婦知之更以進則卻之曰吾弗寒也固請薦之閱旬日則或又以與人矣太孺人年六十八卒以乾隆壬子之十月卒前數日猶扶病出爲人計畫薪米蓋其天性然病革筭侍語之曰今而知萬事莫如爲善也又曰子孫務勤讀勿與人爭利利與人同則有福而無禍始太孺人祖姑蔣以勤儉好施稱賢於諸孫婦中獨善太孺人曰吾與若同氏惟若能嗣吾及太孺人老而訓子孫必曰吾聞之祖姑如此論曰夫子有言婦人學于舅姑觀贈公之戒太孺人自胎教始而太孺人言必稱祖姑袁氏之世德有以哉有以哉婦人之慈仁者類能好施予然如太孺人之同視一體何其發於至誠而施行之不倦也及其秉禮審義動識大體此豈婦人之仁哉嗚呼可謂賢矣

江安甫葬銘

江承之字安甫年十四從余學時文十五讀江永鄉黨圖攷奮然請治經受鄭氏禮記日夜誦習窮及他鄭氏書先漢諸儒說攷校推究往往通大義時余方

次虞氏易又請受之每一卷就輒手寫講解比余書成而安甫悉能指說益爲余校其不合者數十事十七從余來京師更受儀禮讀未竟以嘉慶五年正月一日病死年十八安甫於世事無所嗜獨好治經於世之人無所悅獨好余唯余言是從飲食寢處必余依暫去余皇皇若無所稅其從余而來也余不忍沮其父母憐之亦不忍拂也其治經唯好鄭氏疾非鄭者如讎嘗寫後漢書鄭康成傳而次其年譜繫之以文悠然有千載之思往往欲著書余每戒之今檢其遺篋有曰周易爻義曰儀禮名物皆無書鄭氏詩譜虞氏易變表略已具未就余取其易表附于吾書而錄其條于各書者次爲一卷庶以存其大凡安甫徽州之歙人父曰毓英有兄弟聘妻吳氏先三年死年廿有七歙俗嫁殤以其喪歸江氏安甫死之三日余殯之京師某月日毓英以書來歸其柩某月日至歙以某月日與吳氏合葬於某原余既傷安甫之死而重悲其志故爲之銘以遺其父使刻之銘曰

嗚呼爾有父母爾有弟兄棄愛割慈從吾北征爾之從如影依形爾之聽吾如響答聲嗚呼夫孰使爾志之卓而忘其道之艱夫孰使我愛之篤而忘其體之孱是豈有冥冥者爲之而吾與爾皆會其適然嗚呼出之幃房之內而置之風雲之區又不能時其寒燠而使隕其軀是得謂之命乎時余之辜斯已矣嗚呼死者有知當求康成仲翔氏於地下而師之爾奚羨乎永生而吾之愧憾以悔悲不見爾學之成者其將終古而無窮也耶尚饗

又告安甫文

告安甫汝命止此復何言耶吾疾困不能憑沙以訣豈亦命耶汝魂有知其能南歸依爾父母耶其未能之京師某月日毓英以書來歸其柩某月日至歙以耶朝夕依吾勿他往也嗚呼告歙

告安甫此屋不可居今將殯汝于橫街白衣菴西偏之室是亦汝幽宮也汝安之吾未有定居魂氣無不爾以吾爲歸爾之死吾尤誰天乎人乎後其尚有聞

害安甫此凶宅也汝知之吾弗知以戕汝吾忍復居此耶今日之酉陰陽家言汝反宅中汝之魂其不眷於此室也其卽爾幽宮無怨無惆幽明雖隔魂魄何其遼邈哉吾靡所定居凡所舍止卽爲吾宅汝來夢中與我其語門神戶靈勿呵勿阻　告反宅

公祭董潭州文

古稱文人少達多窮或困名位坎壈以終亦有起之莫或擠之孰執其樞終然不施噫君之生早鞠荼苦九齡孤兒母氏是怙亦母是師臨機授經如何昊天景命勿遂家多哭寢士競爲位疇昔之日

琅琅厥辭兒飢無食兒寒無衣母氏謂兒莫疚以悲兒通經術當爲國毗他日飽暖勿忘此時寒人知寒飢人知飢兒拜受敎雪涕充頤吾鄉之文唐薛已遠陶蔣之後波蕩靡反孰云振之僉曰徵管蠅呻蛙吟澡若濯漪君受其業厥聲喤喤昌黎之傳得皇甫張春葩怒抽秋濤驚湧巨刃施手靡天可揚精心四周植于中央驅騁壇坫三十餘年名高數奇往蹇來連以昌其詩開流灑川寶棄誰怨和氏斯愆荀卿遊學四十乃通既第春官民曹是庸維時管君亦在郎官

君來頡頏若靳附聲同執玉敎其掌珠槃遠近歸高徵佩冕冠古有二妙曾何足歎既最五司游崇左省陳殷師卿計歲貳棣

帝曰嘉茲克咸爾勳

命于南州以作爾勤世言儒生用不適世君才槃槃通達政治庶隆大猷副彼利器一麾霜肅五馬星馳篠驂纚誖薤露遄晞奇抱長閟修櫬竟摧嗚呼文星天絕其系管君先隕君復後逝半載匪久喪我二士如何昊天景命勿遂家多哭寢士競爲位疇昔之日

飲餞之辰言笑晏晏高談載申君言朋友是維大倫六行有四任卹睦婣富乃行德貧斯弗親如決西江詎甦涸鱗我欲制用三科是分一曰公賞二充家縉三爲客儲親疏以均嗚呼此志曾是莫伸大廈廣覆今誰與鄰遺此一言寒畯歸仁萊蕪塵魚西華葛帷維清維貧詒厥孫子英英宗介亦維丕祉學君之友述君之事君所未竟尚克有嗣濤江悠悠旣阻且長君去幾時君赴在坐銘旌弗瞻生芻曷將陳牲在俎醽酒盈觴君其鑒諗翩然以饗

爲諸生祭歐敦甫文

嗚呼敦甫以子之聰穎特達而學不底於成耶以子之孝恭溫良而行不獲其亨耶天之生材曷弗艱耶既已生之而摧折夫閼使中道顯耶將榮者自華落者自苓而舉無關於天耶嗚呼敦甫毀不滅性子未聞耶胡一哀之不勝而遽隕其身耶將菁魄之竭已久而不復振耶抑飲食匪宜藥物匪良而遘此屯耶君子觀過斯知仁耶孰云死孝而弗珍耶嗚呼敦甫吾不見子旬有餘日耳豈謂朋友之盡於斯耶其不

隔於吾目者忼朗精敏其子之英爽渝而不澌耶其不絕于吾心者纏綿肫篤其子之相與氣誼涕而不衰耶胡爲乎朝之言怡怡夕之言嘻嘻而易以同志之閔涕師長之嗟咨耶嗚呼是亦悲矣而況垂白之老扶杖而慟下顧繼嗣而斬焉壞耶嗚呼敦甫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子而無知吾爲誰悲耶子而有知吾悲有時殺而子之悲于地下者其無窮期耶嗚呼敦甫命耶非耶命非吾與子所能制而又奚悲耶絮酒一樽尚歆茲耶嗚呼哀哉

茗柯文三編終

茗柯文四編
自辛酉五月至壬戌五月凡文十四首爲一卷
詩龕賦 并序
尙友圖銘 并序
送福子申宰漳平序
上阮中丞書
答錢竹初大令書
嘉善陳氏祠堂記
記管貞婦
許省初家傳
承拙齋家傳
陸以湉墓誌銘
例贈文林郎許君墓誌銘
祭金先生文
詩龕賦
梧門先生貯古今人詩于一室題之曰詩龕或曰詩之有梧門猶禪之有上乘正覺也故龕之余以爲不然禪之有語言文字下也梧門奚取焉嘗謂六義失而詩道變變窮于禪詩龕云者窮其變而存之也夫存其變者可與正矣乃賦之曰
夫惟三雅之多材兮古之號曰九能商泉姬而三百兮吹至聖之所裁屈摛賦以顓憤兮宋儀之以哀曲睠洞梁之執手兮放五言之高躅班分馳而並進兮遂世嬗而家賢驟煩聲與詭律兮豈輶史之所受吾聞詩之爲教兮政用達而使專何古人之尒雅兮今惟繡乎帨鞶豈緣情之或非兮固同川而改瀾亮余志之不芳兮雖薜荔其孰玩曲有變而殊奏兮言有旖而異方羌山水之云滋兮曾告退乎老莊既儇之以曠放兮遂逃虛于禪寂識多歧之必究兮世孰通其蔽惑五金躍而待冶兮八材區而俟工覽焦墟之一派兮知衆流之必東啓茲龕而畢受兮攬斯文之變態會秦越而儷言兮錯朱素而儷色將編仁義以爲藩兮結道德而葺之峙六義以爲壁兮楹四始以相持介奚斯而擴吉甫兮延考父于東序陶潛揖于庭堂兮甫白儼而翼宁庶僞體之有裁兮範九軌而同塗起往賢而質中兮俟來哲以通符必口白而稱

覺兮又胡爲此遽廬

尙友圖銘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是以尙論古之人而友之夫以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必無見爲未足者也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其人必不止天下之善士也雖然須其詩讀其書猶以爲未也又論其世則雖古之人友之豈易足乎孟子所論于古者伯夷伊尹柳下惠而猶以爲不同道然則孟子之所尙友者孔子一人而已故君子之觀人也視其所友於

世無所不屑者未能高於世者也于古無所不屑者未能高於古者也海寧陳子仲魚畫尙友圖武進張惠言銘之曰

余以今之友爲寡兮求于古而豈多余惟古之爲歸兮古之人其謂余何去之五百歲其援余手乎余就且無友乎

送福予申宰漳平序

吾嘗讀孟子降大任之說而竊怪世之貧賤者何其顚頓困踣而不克自振者之多也豈孟子之說亦有時而不驗耶將天之苦勞餓乏拂亂夫人者耶蓋古之君子其非猶夫苦勞餓乏拂亂夫人者也于古無所不屑者未能高於古者也海寧陳子仲魚畫尙友圖武進張惠言銘之曰

余以今之友爲寡兮求于古而豈多余惟古之爲歸兮古之人其謂余何去之五百歲其援余手乎余就且無友乎

送福予申宰漳平序

吾嘗讀孟子降大任之說而竊怪世之貧賤者何其顚頓困踣而不克自振者之多也豈孟子之說亦有時而不驗耶將天之苦勞餓乏拂亂夫人者耶蓋古之君子其非猶夫苦勞餓乏拂亂夫人者也其志固皆有天下自任之重其學問固皆有非義非道不爲高爵厚祿之心夫如是而嘗之以苦勞餓乏拂亂之遇使之歷人世之情僞而迭試其德慧術知於經權變故之交故其得于中者益堅而用于事者益密此其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志之所願不過身家衣食功利之務其學問之所及僅僅知惡之不可爲而未必識其所以幸

而遂其生優游其心而養其廉恥猶可曰龜月勉而不喪其素亦庸有進焉不幸而苦之勞之餓之空乏之拂亂之彼其心如以未成之舟無檣楫之具驟而放乎江海衝洪波觸高浪目駭神眩手足顚倒尙何心之能動性之能忍而不能之能曾益哉故曰天之霜雪一也凡卉得之以殺而松柏得之以堅士之處貧賤烏可一概而道哉吾友福君子申自乾隆癸丑成進士失朝貴人意擠而蹙之至今十年始得選爲令蓋吾始見子由時年甚少氣甚高才銳而識擴以

之辦天下事若不難也雖朋友亦許爲然已而擿不用家貧甚服勞事親艱瘁備至十年之閒其氣充然以夷其才黮然以深其識淵然以長蓋吾所交多貧賤之士其能自振拔不隨流俗者固不少而得力于勞苦飢乏拂亂以成爲有用之才者未有如子申者也夫以子申之才僅僅爲一令天固非以此任子申而所以動之忍之曾益之者自此益大雖然今之縣令古百里之國也管夷吾百里奚孫叔敖其治未有越於此子申行矣其亦曰天以苦我勞我餓我空乏我拂亂我也夫安往而不濟乎

上阮中丞書

伏承政化協和動履吉豫錫祚踐慶習于嘉祥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南山之詩所爲詠也曩者不敏以風聽不實之言瀆陳左右夫子不以其愚妄手辱誨諭使祛其影響之疑而進以太公之道又惟恐不盡其狂瞽之說勤勤焉誘而導之乃知鄙儒拘方不足閎域外之度而大君子因物付物無一毫適莫子其胸中而分寸節度權銖銜黍纖芥之翳不得容于其閒所謂先覺者不逆詐不億不信於夫子見之夫取善用家貧甚服勞事親艱瘁備至十年之閒其氣充然以夷其才黮然以深其識淵然以長蓋吾所交多貧賤之士其能自振拔不隨流俗者固不少而得力于勞苦飢乏拂亂以成爲有用之才者未有如子申者也夫以子申之才僅僅爲一令天固非以此任子申而所以動之忍之曾益之者自此益大雖然今之縣令古百里之國也管夷吾百里奚孫叔敖其治未有越於此子申行矣其亦曰天以苦我勞我餓我空乏我拂亂我也夫安往而不濟乎

上阮中丞書

伏承政化協和動履吉豫錫祚踐慶習于嘉祥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南山之詩所爲詠也曩者不敏以風聽不實之言瀆陳左右夫子不以其愚妄手辱誨諭使祛其影響之疑而進以太公之道又惟恐不盡其狂瞽之說勤勤焉誘而導之乃知鄙儒拘方不足閎域外之度而大君子因物付物無一毫適莫子其胸中而分寸節度權銖銜黍纖芥之翳不得容于其閒所謂先覺者不逆詐不億不信於夫子見之夫取善用家貧甚服勞事親艱瘁備至十年之閒其氣充然以夷其才黮然以深其識淵然以長蓋吾所交多貧賤之士其能自振拔不隨流俗者固不少而得力于勞苦飢乏拂亂以成爲有用之才者未有如子申者也夫以子申之才僅僅爲一令天固非以此任子申而所以動之忍之曾益之者自此益大雖然今之縣令古百里之國也管夷吾百里奚孫叔敖其治未有越於此子申行矣其亦曰天以苦我勞我餓我空乏我拂亂我也夫安往而不濟乎

上阮中丞書

伏承政化協和動履吉豫錫祚踐慶習于嘉祥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南山之詩所爲詠也曩者不敏以風聽不實之言瀆陳左右夫子不以其愚妄手辱誨諭使祛其影響之疑而進以太公之道又惟恐不盡其狂瞽之說勤勤焉誘而導之乃知鄙儒拘方不足閎域外之度而大君子因物付物無一毫適莫子其胸中而分寸節度權銖銜黍纖芥之翳不得容于其閒所謂先覺者不逆詐不億不信於夫子見之夫取善用家貧甚服勞事親艱瘁備至十年之閒其氣充然以夷其才黮然以深其識淵然以長蓋吾所交多貧賤之士其能自振拔不隨流俗者固不少而得力于勞苦飢乏拂亂以成爲有用之才者未有如子申者也夫以子申之才僅僅爲一令天固非以此任子申而所以動之忍之曾益之者自此益大雖然今之縣令古百里之國也管夷吾百里奚孫叔敖其治未有越於此子申行矣其亦曰天以苦我勞我餓我空乏我拂亂我也夫安往而不濟乎

上阮中丞書

伏承政化協和動履吉豫錫祚踐慶習于嘉祥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南山之詩所爲詠也曩者不敏以風聽不實之言瀆陳左右夫子不以其愚妄手辱誨諭使祛其影響之疑而進以太公之道又惟恐不盡其狂瞽之說勤勤焉誘而導之乃知鄙儒拘方不足閎域外之度而大君子因物付物無一毫適莫子其胸中而分寸節度權銖銜黍纖芥之翳不得容于其閒所謂先覺者不逆詐不億不信於夫子見之夫取善用家貧甚服勞事親艱瘁備至十年之閒其氣充然以夷其才黮然以深其識淵然以長蓋吾所交多貧賤之士其能自振拔不隨流俗者固不少而得力于勞苦飢乏拂亂以成爲有用之才者未有如子申者也夫以子申之才僅僅爲一令天固非以此任子申而所以動之忍之曾益之者自此益大雖然今之縣令古百里之國也管夷吾百里奚孫叔敖其治未有越於此子申行矣其亦曰天以苦我勞我餓我空乏我拂亂我也夫安往而不濟乎

殆有所不得已也今夫子既能制烏頭鉤吻而用之矣則其無所遺于紫芝之人蔓丹砂石乳決也浙東西之廣士大夫之都夫子不亦得其人乎毋亦有伏匿深巖幽谷而不得接于籠中者乎如得其人其與烏頭鉤吻之用當什伯也如禾得其人則世道之憂愚竊以爲方今之務禾有先焉者也易曰贏豕孚蹢躅言豕之孚以其羸而禾嘗忘蹢躅也昔寇萊公薦丁謂于李文靖文靖曰才則才矣如斯人者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曰說而不知是且非者然竊不自蓋覆有辱問者往往

他日思吾言也司馬溫公欲罷免役刻期五日當時范忠宣蘇文忠皆以爲難而蔡京獨如約開封畿縣無違者溫公喜曰奉法當如此然卒亂宋者京也夫使謂與京長爲文靖溫公用雖終其身爲君子可也然用之者不能皆文靖溫公而謂與京之才又自不可遏抑此如以柴胡桔梗制烏頭鉤吻欲其毒之不發也難矣故良醫務蓄珍藥而君子務樹善人紫芝人蔓丹砂石乳苟得其用則烏頭鉤吻之利可廢卽藉之而決不爲後患矣此惠言爲育才者言之非斤斤不忘于此一人也蓋君子之行也爲可終也爲可繼也不自吾身而已矣關榷之事儻亦有然想遠慮深思當有以處此惠言竊惟無隱之義不勝大願欲夫子爲斯世宏人材之路爲百穫之計故不改其野答錢竹初大令書

春閒辱手書伏承憂患之餘有假年寡過之想以惠言稍知易理命決之于筮占惠言之于易蓋所謂臆說而不知是且非者然竊不自蓋覆有辱問者往往

發其卮言矧以先生之命而敢固匿僞然而承命以來百有餘日未知所以報者何也他人之所惑者富貴貧賤窮通得喪之交戰是其吉凶之故皆有數以制之而推而言之以合于人倫天道所當盡者皆爻彖之所宜告今先生旣已脫人世之羈靮又息心遠覽浮游塵滓之外則所爲富貴貧賤窮通得喪者他日子孫之事無與于先生而先生亦必且視之如太虛浮雲而不足動其靈臺推先生之意直以爲神仙之術呼吸吐納以求長生之日久未知道家所謂福緣

者何如儻其得悟大道而與天地同久耶其敝精勞神而無益壽命之數耶此先生所以疑而欲一決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惠言所習者伏羲文王孔子之易非魏伯陽陳摶之易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假而孔子所謂害者進而叩其說于孔子孔子不肯相告決也此惠言所以不敢報命也雖然來命欲究損益之義窮性命之理此則惠言所誦習者敢不爲左右陳之孔子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人以陽生復人之始也坤人之終也自復而臨而泰謂之息人之少而壯也自否而觀而剝而入於坤謂之消人之老而死也獨陽不生獨陰不生陽爲主則陰成之復臨之時有遘遯不足以消復臨也陰爲主則陽伏藏而不勝觀剝之時有大壯乾不足以息觀剝也往來者惟泰否焉故泰否者盛衰之樞也君子泰則不使爲否否則能使爲泰其用在損益故曰損益盛之始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言陰變陽化六位各正如既濟也故損之變爲既濟則不反否益之變爲既濟則反泰所謂各正性命也性者人

之成也于卦爲震命者天之令也于卦爲艮益之爲象也復乎性而盡命損象反之反性命者不可以久故可貞正其性命也故人之盛也而忽衰忿欲害之也懲忿窒欲損之道也雖常泰可也人之既衰也是忿與欲之過也遷善改過益之道也雖反泰可也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此而已雖然君子豈以爲常盛而不衰哉性也者人之成也命也者天之令也成于性者吾勿暴之而已命于天者吾何知焉苟求知是乃欲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既濟之象是也君子

也而以愚其心而外以亂天下是益而損也君子謂之否也今聞先生于橫逆之至未能平其心而驚焉長生之是求毋乃忿之未懲而欲之未窒乎彼魏伯陽陳摶之所謂性命者如此焉則惠言不能知也若伏羲文王孔子之所謂性命者則惠言知其不如此也然則君子之所汲汲皇皇而有事者何哉其在損曰利有攸往言懲忿窒欲之當有事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者祭禮也可用者誠也天子祭八簋降之大命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君子所以成天地佐百姓舍財無以也損至士而用二敦同姓則二簋謂禮之別尊卑定親疏也夫忿之來也愛人而不親也禮人而不答也則分不正倫不序而誠不至也二簋可用享而橫逆如故則妄人而已矣君子不忿也夫欲生于不知足不知足生于不知禮二簋用享禮如是不敢過也不敢過而欲不窒者寡矣使損其疾使遄有喜明忿之無自來也或益之十朋之龜明不待欲而足也是損之義也其枉益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言遷善改過之爲善過之爲過而遷之改之者必不益矣何以明之曰禮也夫禮有文焉有數焉非可以意造也故得過其過而善其善益之二曰亨帝吉禮之大者也三用圭凶禮之大者也四遷邦軍禮之大者也中行告公賓禮之大者也故吉凶軍賓之禮具而後可以遷可以改是益之義也先生將修魏伯陽陳摶之所謂性命者則惠言不能知也若將求伏羲文王孔子之所謂損益者則惠言之說其是乎其非乎將就先生正之也抑又聞之財者主人之大命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君子所以成天地佐百姓舍財無以也說易者謂聚財則損散財則益是不然聚財者小人之事也散財者豪俠之事也君子之財有損益而無聚散要在用之以禮而已二簋非少也十朋非多也君子之用財也使親者加親而疏者不違也尊者加尊而卑者不淩也二簋用享禮如是不敢過也不敢過而欲不窒者寡矣使損其疾使遄有喜明忿之無自來也或益之十朋之龜之謂也既辨其親疏尊卑矣又辨其賢不肖或益之十朋之龜之謂也夫然故百姓戴之于下有孚惠我德之謂也賢士奉之于上得臣無家之謂也夫苟賢士奉之百姓戴之又何橫逆之足患哉方今吾鄉風俗益偷禮教益薄此世

道之憂搢紳先生之恥也先生學問行誼爲鄉人典型惠言自勝衣則知企仰于今三十年矣奔走南北望見清光之日少未得竭志意于前誠願少迴莊列之志就周孔之軌推酌損之義孚惠德之心脩二篤之誠廣十朋之用就大作之利遠或擊之害則身名泰而性命長鄉里皆有賴矜式小子狂簡不知所裁先生不罪其慢迂而教之幸甚

嘉善陳氏祠堂記

宗祠非古也古者大夫士立廟各有數皆于大門之內其自別子若始遷爲大夫而其子孫繼世者得立爲太祖然昭穆之世惟及祖考有大事省于其君乃祫其高祖非如後世宗祠自始祖以下皆立主而祀之也其繼世爲大夫者或失位則廟亦毀非如後世宗祠一成而弗廢也三代而下宗法不立民無統紀而輕去其鄉則背祖忘宗之患作宋之大儒憂之乃始講論使士庶人之祭皆及高祖而又以義起先禰初祖之祭宗祠之作蓋由此其仿也夫聚百世之主于一堂而合子孫之屬以事之使俱生其水原木本之思而因進之以敬宗收族之教于以惇化善俗莫近于此然則宗祠非古禮而得禮意後之君子恒兢兢馬務之余嘗遊新安其大家世族必聚處所處必爲宗祠春秋祭饗盥獻拜饋往往猶有古禮故其民嬾偷勤力而孤貧不收者鮮豈非先儒程子朱子之流澤長而其鄉先生世能振之哉蓋大江之南風俗近古者余于新安見之休寧藤溪陳氏新安望也元時定宇先生倡明朱子之學爲世儒宗藤溪爲郡要衝余嘗過而拜其祠下及來京師嘉善陳孝廉治鴻

與余同門知其爲藤溪之別定宇先生後也一日以其祖館陶君之命命余曰吾陳氏之定居嘉善當前明之季贈中憲大夫崇祀鄉賢府君諱華育及其弟華允華美爲三宗藤溪第二十九世也傳百餘年至乾隆戊午始建宗祠越三年而成迄今又六十年而祠未有記懼後世之無徵也當求能爲古文辭者而託焉以屬吾子余曰子之家有鄉賢府君之貽謀有定宇先生之世教君新安程子朱子之風澤其汲汲于敦本睦族也固宜然而自中憲以來經營者三世

遲至百年而後成信乎創垂之難也夫創之難守之詎易耶書之以告後人又館陶君所以垂裕也余敢以不文辭乃爲之記曰乾隆五年嘉善楓涇陳氏宗祠成凡爲屋若干楹門二重前堂後寢牲殺有所尊盥有序滌濯有廡庖湢有宇名其堂曰承志紹祖也榜其門曰藤溪毓秀明宗也董其役者中憲君之孫某官廷玉增廣生起鳳求余文以記之者廷玉之子前館陶知縣某楓涇本曰清風涇俗傳風爲楓云在縣西鄉四中區

記管貞婦

管貞婦徐氏武進人父鼎亭以進士官四川知縣有儒行吏蹟鄉人稱之曰南湖先生南湖先生以季女字同邑管繼楨子錫齡貞婦也嘉慶三年貞婦年十四錫齡死家人祕其訃貞婦陰知之言笑如平常明年兄某將以貞婦字他氏貞婦聞之自腹孕皆有征竈許氏海寧西路鹽場課重一邑黃口腹孕皆有征竈戶大病君白當事歲免金八百有奇丁減課一錢五分存場之徵三之一是時倭寇略海上都指揮周應禎禦之海寧君以便宜干之事多效嘉靖甲寅應禎逐寇至黃山嶺君集義勇爲左右翼倭懼遁去應禎

也父命兒之婦管也卒固請而歸于管論曰女從父者也父未命適人而天夫是謂婦而不女貞女之辭以父命何其順也嗚呼自其聞錫齡之死豈一日忘管氏哉彼知父之以爲非禮也請之而不得必要之是戚父之命以成己志也夫是故忍而弗形曰孝也歟曰智也歟

許省初家傳

海寧許嘉猷嘗與余同教習官學生相友善嘉慶辛酉謁選知縣至京師時過省余爲言其六世祖省初君事曰許氏先塋在邑之洞孔山塋外有田勢家欲奪之以重利啗其族人或許之則犁其塋表族父兄莫敢言君年才十餘奮然以狀白布政使布政使下其事有司百計撓君君詞强弗能折久之卒以田歸許氏海寧西路鹽場課重一邑黃口腹孕皆有征竈戶大病君白當事歲免金八百有奇丁減課一錢五分存場之徵三之一是時倭寇略海上都指揮周應禎禦之海寧君以便宜干之事多效嘉靖甲寅應禎逐寇至黃山嶺君集義勇爲左右翼倭懼遁去應禎

治軍嚴海寇人德之會其歿君上其事巡撫請立廟於黃山名其嶺曰都司嶺君少補學官弟子一試於鄉不得志卽棄去讀書靈泉山中及卒縣人祀之西倉報功祠余曰古之人所以汲汲於仕進者豈爲一身之祿利哉懼其沒沒以死而澤不及于人也後之仕進者不然利害若毫毛比可以就其祿利者罔弗前也可以損其祿利者罔弗後也是故位愈高而業愈卑及其死也沒沒與匹夫等不亦哀歟君不屑與舉子伍而其所立者及于家及于邑歿數百年而俎豆弗衰其與當時之取科第爲顯官者得失何如也

嘉猷請書其事于譜遂次而傳之君名敦實字仍甫省初其號爲海寧靈泉里人其先自唐睢陽太守遠宋提督潞州軍事某始居海寧明初有國器者應特徵同知海州有政蹟祠名宦七世至君實睢陽之十七世孫云

承拙齋家傳

承君名任字是常自號拙齋先生其先祖漢侍中祭酒宦宋南渡時有振者及其弟採僑居毘陵子孫世爲武進太平鄉篠塢里人拙齋採後也父兌以孝聞事在郡志拙齋學於宜興杭生通五經四子書泛覽百家爲詩古時文然以躬行爲務補學生員九試於鄉不得舉以所學授生徒終其身作愛吾廬記以自述其辭因愛吾廬者拙齋先生讀書處也破屋數椽不蔽風日方庭蹋武無佳葩奇卉可以娛目有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講習其中有四子一孫各授一經日與辨析疑義使爲歌詩文辭點筆以爲樂役使無童僕客有至者則延入蔬食相對與之論古聖賢若晤之几席也先生以致知格物爲基阯以身體方行爲堂奧以懲忿窒欲爲牆垣以推己及人爲門戶以書策吟詠爲園囿保吾天全吾眞處而安焉入而自得焉蓋不足爲外人道也其指趣如此常語學者曰文詞小伎于身心何所益讀聖賢書如此爾耶子志試禮部瀕行命之曰行已有恥立身之大端也得失之際愼之志兄弟皆恂謹力學父之教也著四書質疑錄拙齋集若干卷時文若干篇年六十有六嘉慶二年三月十五日卒子曰志曰憲曰窓曰懋早

卒甍爲叔父後而志中式乾隆甲寅科舉人拙齋年十三而喪母卽知守禮父卒教育異母少弟有恩禮居鄉長者行甚衆要其大者論之故不著杭生者名樂篤行君子也從學者稱留閑先生目盲廢矣拙齋事之八年及卒邀同門具其行呈于學官旌其門拙齋所授徒陽湖張涓宜興陸典疇皆以力行稱于鄉里

論曰自時文之學興而六經四子之書爲科舉羔雁而已父以是教其子師以是傳之徒周公孔子之說輟又二年念祖來速銘乃敘之曰君諱致遠字以甍日舉于口而筆于書而終身不知其爲何物者衆也拙齋教人求之身心而勖其子以有恥古之學者何以異是志爲余言君終身服一言曰恕然晚年乃曰吾嘗謂恕以接物善矣今而知未也當思孟子三自反然則拙齋得力之淺深與其勤于學至老而不倦皆可以知之矣

陸以甍墓志銘

乾隆辛亥余始識陸以甍于京師時以甍五十餘矣鬚鬢宣白而容貌充然望之類有道者與之語訥愨冲粹雖老不遇未嘗有憤懣之意其篤學力行又不以年之衰而懈朝夕也余禮之不敢與齒而以甍以朋友待余居相違不時得見則必論六經聖賢之道致治之源及古今文章升降利害欣然不覺坐之久也甲寅余聞先孺人疾馳出都不及與以甍別明年乙卯余方居憂則聞以甍死矣越六年嘉慶己未余復來京師以甍之子念祖來請曰將葬願有銘余曰嗚呼非余孰當銘以甍者耶則受其狀已而葬中輟又二年念祖來速銘乃敘之曰君諱致遠字以甍又字秀石號緘齋姓陸氏曾祖韜祖世爵考祇德世居常州宜興宜興分荆溪爲荆溪縣入以甍少聰敏喜爲詩從詩人儲長源遊長源亟稱之曰吾詩授陸生矣年十九補縣學生員屢困鄉舉四十遊京師程編修晉芳善其詩由是知名于時又五年乃以國子監生舉順天鄉試六試禮部不第乾隆六十年大挑天下貢士以甍得教官將歸俟選而病發病間遂行道旁元女廟中其明年念祖奉以歸八月十一日至靜海縣之唐官屯卒于舟次厝其柩八月十八日至

荊溪厝之舍旁廣興寺嘉慶年月日卜地葬于某鄉
某原以壻卒年五十有七娶高氏生子二人長念祖也祖諱某考諱某
次貽孫女子子一人適某氏孫一人以壻早失怙恃
家貧以教授自給恆客遊南至百粵北窮極代所至
周覽山川人物草木之變態悲憂懽欣感觸世事一
寓于詩所刻采山堂詩一卷其少作也生平作甚多
益工余性不好詩以是未嘗求以壻全詩嗚呼孰知
其死之遽而其詩遂散失不可復次存者蓋少也悲
夫以壻晚年喜論經世之學好黃梨洲顧亭林之書

又通醫善傷寒論治有奇效常曰六經重漢學醫又
甚焉唐宋以後榛棘多矣明其傳者成無己最後方
有執喻昌而尤善柯琴自云受之同邑張雲衢雲衢
受之靖江鄭汝楫銘曰

少迪領聞老弗頹連蹇其身心益夷德之不施昌其
詩詩且弗存知者誰鳴呼以壻命若茲歸後故土魂
不羈是固是安後嗣不我銘其藏言罔諆千秋萬世

徵此辭嗚呼以壻其又何悲

例贈文林郎許君墓誌銘

君諱穆宗字剛中號履亭姓許氏世爲海壻人余作
傳所謂秀才省初君者君五世祖也祖諱某考諱某
娶于姚生四子而君爲仲君早失父家貧懼無以爲
養乃輟儒業習賈當是時無一椽之居貰屋于吏部
橋南奉其母而身往來吳越閒嘗雪夜步行百里并
日而餐母供養備已而家日裕作室龍山之麓橋名
其堂曰經德樓曰蓼樓塾曰汲脩以孝友忠信教其
子延名師誨之學皆克有成君貧時嘗夜得遺金於
途伺其人而還之爲人賈有誤畀以五十金者數百

里反之其營宅也里人有將搆釁者潛以骨一置寘
其下君見之惻然命卻地瘞之加葢薦焉其人大感
媿一夕移之去且詣君謝君終身不言其人又嘗讓
其兄之遺貲千金撫弱弟及兄之孤女皆有恩意養
舅氏之老而無歸者葬之祀之其于鄉賑粟祉粟修
學宮志書君必董其事所輸過于其力故知與不知
皆曰許君長者也嘗就相人相曰公瘦形鵠立音聲
越然身有二千餘子如丹砂法當立其家然有大厄
今且至已熟視指之曰此所謂陰隲文免矣未幾鄰

家火火延三十餘家比至經德堂風返火息有於火
中見神人五導火行至君之屋而没羣以爲陰德之
致云君先娶沈氏早卒無子又娶朱氏有賢行孝於
姑勤於家約不困豐不泰生子三閻國子監生長模
縣學廩膳生嘉猷乾隆己酉舉人教習官學生以知
縣用女一人適嘉興學附生王倘繩孫八八三人補
州學附生君以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卒年
六十有三後十四年嘉慶二年五月十四日夫人朱
氏卒年七十有九又幾年閻等奉其柩以某年月日
合葬于某鄉某原於是嘉猷來請曰願有銘余辱史
氏不敢辭銘曰

行之寅以寧其親德之宥以穀其後其取于己也詳
而天其昌之行之介其殖乃大德之施其裕乃垂其
取于世也廉而天其咸之有澤不竭有銘不泐是維
古君子之室而後其式之

祭金先生文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枉禮誰歟明之北海鄭氏經唐
涉宋大論日蕪天鑒

帝嘉其文冠之上第再命持衡愼簡俊乂翩然高蹈
有遯若飛不事之功其成則巍杜門養疴三十二年
既定禮堂其人未傳景行實行高山惟仰昊天弗遺
後學誰放伊蒙寡昧一言獲褒春風所噓不遺薪蕘
三年在門莫窺美富既困馳驅乃始自咎獨持緒論
以當衆岐端策恐驟瞻途識夷丙辰之春再謁几席
先生欣然曰子可益則理其機則淪其清挾之拓之
以崇以閎閎其飢寒恤其生事割宅以居推食以食
歲在己未孟春北征先生餞之肴核既盈酒酣執手

曰學實難嘗不知道繡其幌聲前賢後生氣求聲應弗章弗傳孰美孰盛挹河知源測景知光今我老矣非子曷望疇昔之歲殷勤與書問子所學今則何如勉子舊聞告我新得使我暮年快覩奇特惶恐再拜負慙此言匪敢怠荒乃爲俗牽逝將歸來返我矩矱庶幾籍湜果不畔去恭閭易簀命簡作槭寫不成章筆絕意嫌嗚呼微言遂絕于茲哭寢此日傷心曩時具存者書莫繼者事命我以意曷敢以二尚羈塵鞅罔遂駿奔軫紼不親奠旁弗存南望一慟告茲哀衷

嘶言有弗宣哀其可窮先生之靈其曷鑒未知後死嘶言勿玷嗚呼哀哉

茗柯文四編終

右茗柯文四編家泉文先生所著也先生幼孤苦貧餓至無以爲饘餐而其學之所成皆犖犖大者不局於章句不惑於世俗未嘗以境累其心可謂難矣先是阮文達公爲刊其虞氏易義及儀禮圖於後其友李生甫張雲藻又有編年文集之刊今易禮二書多有存者惟文集不可見予訪求數載始得之板已漫漶因爲讎校再四少縮其本重付手民竝於靈芬館集中見有郭祥伯後序一首亦爲刊入先生文學昌黎永叔天阨其年未極所造然其清雅質實固無有能過之者也文達稱其以經術爲古文又明其能不蹈於虛無華藻支離三者之病郭氏謂其能自樹立俱非無見讀者可以得其概矣壬午夏鎮海張壽榮蘭齡甫識

虞美人　胡蝶
雙雙燕
傳言玉女
粉蝶兒　春雨
菩薩蠻　上已
南歌子　長河修禊
水龍吟　瓶中桃花
前調　寒食汴伯英韻
前調　清明　旧英韻
木蘭花慢　楊花
水調歌頭五首　春日賦示楊生子掞
江城子　填張春溪西湖竹枝詞
菩薩蠻
花非花
水龍吟　荷花爲子掞賦
摸魚兒　過天香樓憶同崔格卿舊遊感而賦此
相見歡四首
醜奴兒慢二首　見榴花作
滿庭芳　五月五日泛豐溪
木蘭花慢　遊絲同舍弟翰風作
玉樓春
賀新郎
六醜　薔薇謝後作
八六子
南鄉子
浣紗溪
滿庭芳　題方洲歷春堤試馬圖
菩薩蠻　題蘆溝折柳圖
破陣子　擬羊幼安北詞送同年張子白之官甘肅
浣紗溪　永平道中作
風流子　出關見桃花
水龍吟　夜聞海濤聲
浣紗溪二首
念奴嬌　贈劉松嵐刺史
高陽臺二首　庚申五月五日作
齊天樂　六月朔蛩

蝶戀花　初蝶

斜陽誰遣來花徑春色三分定游絲相送亂紅飄　爭春莫向花間去花外游蜂聚南園芳草不曾經收拾春魂歸去遠香叢雙雙燕

滿城社雨又喚起無家一年新恨花輕柳重隔斷紅樓芳徑舊壘誰家曾識更生怕主人相問酒量多少雕簷還是差池不定　誰省去年春靜值數到今年絲魂絮影前身應是一片落紅殘粉不住呢喃交訊又恐得鶯兒聞聽輸與池上夕

水龍吟　桃中桃花

疎簾不捲東風一枝留取春心在劉郎別後年時雙鬟青青未改冷落天涯淒涼情緒與花顛頡趁紅雲一片扶儂殘夢飛不到垂楊外　看取窗前細藥釀幽芳幾多清淚六曲屏風一痕愁影攪來都碎明月深深爲花來也爲人無寐怕明朝又是清明點點看他飛墜

前調　寒食次許伯英韻

向前還有多春十番花信從頭計西風做冷東風做暖桃花都記守得春三禁烟時候雨酣雲醉怕玉樓深處游人未見又一片拋春外　笑說踏青去好恐看花爲花凝淚看燕不來新鶯多語春情誰繫到晚憑闌西山見我相看賦娟正疎疎簾底輕陰不礙蝶兒清寂

前調　清明次許伯英韻

陌頭試問垂楊清明多少春人至芳塵十丈嬌雲千片飛來

容易胡蝶須邊黃蜂翅底搓成花味看作宵寒重今朝暖透春一樣遊情異　剩有無家燕子過花期未收愁聊繡戶無縱海山何處也隨花戲欲向殘紅殷勤說與留春無計只東風不到重簾隔斷游絲天際

木蘭花慢　楊花

儘飄零盡了何人解當花看正風避重簾雨廻深幌曼護嚲幡翁他一春伴侶只斷紅相識夕陽閒未忍無聲委地將低天件雪合和清夷收將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繞雲山看取一夜庭前綠遍三月雨中紅逐天地入吾廬容易衆芳歇莫驚他一番重又飛還　疎狂情性算婆涼耐得到春闌便月地和梅花

青青池畔淚痕點點凝斑　春日感示楊生子撝

長鑱白木柄剗破一庭寒三枝兩枝生綠位置小窻前要使花顏四面和着草心千朶向我十分妍何必蘭與菊生意總驅子規呼

欣然　曉來風夜來雨晚來烟是他釀就春色又斷送流年　茗柯詞

碧雲無渡碧天沉是湖心是儂心心底湖頭路斷到如今郎到斷橋須有路儂住處柳如金　南高峯上望郎登郎愁深妾愁深郎若愁時好向北峯尋相對峯頭俱化石雙影在照清溝

菩薩蠻　填張春溪西湖竹枝詞

江城子

鷓鴣飛上羅襦綉銀屏春向死央透香鬢鬢花風玉釵胡蝶紅　柳絲千種碧約住吳山色正如眉銷殘春不知

花非花
花非花月非月難得開容易缺眉痕鎖夢歷花情心影當春看月出

水龍吟　荷花爲子猷賦

西洲一夜溫香隨風和夢枝頭住紅衣翠袖何人知道橫塘日暮一水盈盈千情脈脈向頭頻快向天涯遠道相思萬里便採得遺誰去　直是尊蓮等藕好三春過卻佳期無數多少纏綿而今看取苦心如許烟學愁容雨偷淚色芳麗何處只月明一片依然省識凌波微步

鎮三年看花一度人生幾回朝暮歡情容易愁中過偏是愁

人記取花深處是往日分紅贈翠會游路稚時鷗鷺若問我淒涼酒徒一散寂寞委黃土　百年事休說重來非故當時感慨何許尊前萬柄新粧擁明日亂紅無數天也快怎不許清秋一例淒風雨問花無語但倚闌危闌斜陽漠漠獨自下樓去

相見歡四首

年年負卻花期過春時只合安排愁緒送春歸　梅花雪梨花月總相思自是春來不覺去偏知重簾護了窗紗玉鉤斜燕子成巢長自趁飛花　秋千倦銀箏亂莫看他簾外游絲落絮是天涯

枝頭覓遍殘紅更無踪春在斜陽荒草野花中　溪邊樹堤

閒路幾時逢作夜夢魂飛過小橋東

新鶯嘵遍清明有誰聽何況朝風夜月杜鵑聲　留春住催春去若爲情擬化一雙胡蝶抱花醒

醜奴兒慢二首　見榴花作

柳綿吹盡樓外鶯愁如夢又鎮日閒簾雨閉簾借烟籠卻怕憑闌相思無字問幾紅新陰綠處幾時輕逗芳意千重　玉勒俊遊從他幽獨不到山中況滿地浮英浪蘂還做春容只有斜陽年年識得換熏風春餘心事憑將杜宇深訴花工

綠雲初破濃點幾枝紅肥是萬聲相思簇就深捲愁痕試問東風吹來還有舊春魂杜鵑嘵罷征鴻去盡芳意誰論　長記那時美人初見一樣綃裳便消受朱幡深護已耐南熏不

恨淒涼爲君幽獨又傷神黃梅時候半天風雨自倚孤村

滿庭芳　五月五日泛豐溪

雲暗還開雨頃才歇急水新漲潺潺竹篙輕快隨意度平灘樹裏幾家村舍壺觴暖笑語闌姍溪聲外斜陽漠漠獨自下前山　鄉關回首處青橈翠羽三管紅檀悵天涯十載舊夢都刪卻道年年空似水將歸思又逐驚湍　無耐豔溪干折不到白雲灣

木蘭花慢　遊絲同舍弟翰風作

是春魂一縷剗不盡又輕飛看曲曲迴腸愁似織未了又待憐伊東風幾回順簾櫳細忍斷相思除有沉烟細處閒來情絲還如　家山何處爲春工容易到天涯但覓得春來何

會攀住依舊春歸殘紅更無消息便從今休要上花枝待覓
梁間燕子喃他深度簾絲

玉樓春

一春長放秋千靜風雨和愁都未醒鬢邊餘恨壓重鈿
落紅傷晚鏡　朝雲捲盡雕闌暝明月還來照孤影
過悄無蹤卻被楊花送微影

賀新郎

柳絮飛無力問東風天涯吹送幾時纔歇一片嬌紅辭花去
看有千番歌側知多少臙脂淚只有愁雲凝不散做絲絲
淚點還長絕春到此亦堪別　去年團扇長相憶料新來尊
前莫惟舊時明月清水東西流到海便有相逢時節又只恐

蓬萊路隔欲向東君深深訴怕春歸從此無消息屬燕燕莫

頻說

六醜　薔薇謝後作

便風風雨雨看眼底韶光都歇道春寬歸春來多少恨無限
凝積長記尊早一枝紅粉壓心頭千疊東君不管春很籍
落盡桃顋雕殘杏綴回頭已無踪迹
花工拋擲爲誰芳暗泣試問春何在莫惟重憶東風也解珍
惜向蒼苔扶起幾番欹側低回久更休相憶便留得一泥嬌
紅獨自奈他深碧飄零處芳意難滅有暗香還過春前去梅

由柳東邊花一朵嫣然開向愁中正淚濕江頭地濕風可憐似儂　會憑幽夢相通夜月梅邊外輕蹤但逐徧天涯有誰管與西洲春遠洞庭秋晚耐他芳意千絲宛轉柔情一點玲瓏況忽忽蘋波又摧斷紅

南鄉子

身與白雲輕飛過千山路未平窗裏燈光愈外月微明遠夢
糢糊易得醒　已有亂蛩鳴聽到西風又增驚進屋青荷三

萬柄三更都作芭蕉送雨聲

浣紗溪

朝看雲橫暮雨斜東風一例送年華舊愁新恨滿天涯　胡
蝶一春隨落絮燕兒終日說飛花此情何處不堪嗟

滿庭芳　題方湖岸春堤試馬圖

豐樂溪邊潛虬山畔幾年春色留人玉驄初到長記攪紅雲
便與桃花會約花開處來定千巡都門試一花一態一日一
番春　良辰如夢裡又教舊兒玉轡填鴨想輕陰隨喚霧嬌
芳塵只我天涯倦客故鄉杳往事誰論空惆悵西風不管一
夜老江濱

青玉案　題蘆溝折柳圖

新安江上山無數正催送春帆度沙市垂楊長記取荒烟欲
岸斜陽滿樹簡是逢君處　青門裘柳垂垂緒君去可憶儂
溪堤畔路波光似雪花容入縠三月飛輕絮
破陌子

擬幸幼安壯詞送同年張子白之官北

路到陽關天盡馬溫詩海風悄夜泛清渭洲壯士曉撥琵琶
唱徹聲聲散徘新句成畫角聲中秋社罷旅影裏春耕高坐
春烟三月靜簾臥松波半簟剪清休論身後名
浣紗溪 采平道中作
風柳疎疎風酒旂夕陽下盡月來時一般情緒少人知夢
裏鎮長無覓處曉來何苦又相思人間天上兩空期
風流子 出關見桃花
海風吹瘦骨短衣冷四月出榆關看地盡墾垣鷓沙北走山
侵漠漠渤蟄嘯東還人何在柳柔搖不定草短絲牽思惟一樹桃
花向人獨笑頹垣短短曲水灣灣 東風知多少帘櫳三月
暮芳思都休不爲爭春峻遠幸負春閑念玉容寂寞更無人
水龍吟 夜聞海濤聲
夢魂快趁天風琅然飛上三山頂何人嘯起負龍叫破一泓
盈影玉府清虛瓊樓寂歷高寒誰省倩淨榛萬里鯨鼉健歸路
波聲壯侵山枕 便有成連佳趣理瑤絲篇他洞冷夜長無
奈愁深夢淺不堪重聽來斗得明朝山頭應見皇昏雲醒待扶
桑海淨洗淸融立馬看風颯颯
浣紗溪二首
山氣淸人遠夢蘇海天搖白衲空虛馬蹄不礙鎖雲孤楊
柳官橋通碧水桃花小市賣黃魚東風未起早陰初
王氣東來百戰艱行人指點土花斑杳山過了又松山邊

馬百年思塞草征夫雙淚唱刀鐶何人回首戰場閒
念奴嬌 東方之美者有醫巫閭之珣玕琪焉今錦川文石殆是也劉松嵐刺史見贈一枝周圍肉好作水雲漾月之文瑩澈可愛賦此酬之
海雲一朶是何人招入醫閭山骨千古驚波流不盡洗出海
山明滅入手秋空當心夜炯見此明月同誰逢來何處一泓如
許澄澈 此地宜着仙小山高賦龍瑛枝親折我是江東
飛來鶴定與閒雲相識出岫無心平波好住攬佩還重結且
歌徵角尊前試把清越
高陽臺二首 吾鄉五月競渡爲江南勝事不得見者十六年矣丁巳端午寫居歙縣與舍弟翰風及金子彥兄弟泛豐溪至霞舟山賦滿庭芳一闋戊午則在武林遘觀西子湖已未在京師看荷花于天香樓亡生江安節皆從焉今年索居遼海風雨如晦懷人撫序悵然感之
紅杏橋邊白雲渡口畫舫鼓枻喧壹支笛陽十六年來故園事事堪傷前年此日偏相憶有沙鷗招得成行向豐溪掠過波聲劃
破山光 當時但覺離情遠借蠻牋寫恨綃悵苦說他鄉誰作道而今回首一樣淒涼客來都問江南好問江南可是滄浪怎濕
闌一縷西風一寸迴腸
聽雨湖頭看花日下兩年多少閒情一卷離騷有人和我吟
聲而今往事難追省淚如絲不透重簾把深杯酒向遺編易傳元經 仙人聞說遼東鶴問歸來了令可識湘靈海濶山
高千年幾許冤魂傷心欲奏招魂賦怕夜臺猿狖還驚詩看他怨雨悲風鎖住愁城
齊天樂 六月間張

西風幸來庭院秋心便勞深訴石井菩深銅鋪草淺別有
凄涼情緒流年暗數甚蛙嘿蟬聲任他風雨多謝殷勤尊前
特與說遲暮　庾郎愁絶如此便從今夜夜相和悲語吟
邊驚聲孤易斷消受一秋凉露江南夢苦記雕龍揚來畫堂
門去快聽雄鳴爲君拂衣舞

父未羅甲
羅振玉氏

南陵徐昌校録本乃

三閭華序

南陵徐乃昌校錄

庚戌冬焦子病血就醫於城寓佛舍長風不敢出戶友人恤余寂且至而述所聞于是神仙妖鬼之態孝友廉節之事拳勇劍猪之習伎伶諧謔之巧奢麗怪儉之異文章翰賦之奇褒貶是非之辭往來於耳病爲之忘既愈不復記惟記其三錄而藏之

禁異服

蜀國之君禁異服者令曰異服者誅問其臣曰有諸對曰有之周制也錄其故制以進明年春蒐於郊東觀於

岷山之陰岷山之農臺笠耕於野蜀君大悲曰此眾叛吾令吾禁異服何爲不弁冕而臺笠也臣諫之益悲曰鄉問爾爾以故制進矣卒殺其農人於是蜀國之人皆弁冕如君制君大悅

履迹

嶧之公子以貧爲博士必讀書博士求諸市得詩傳箋早夕誦之至生民履武之解喜曰富貴可履迹得也乃率婦禱於郭外叢棘之間有迹焉縮三寸廣一寸許喜曰詩不我欺矣狀其婦履之歸而有娠明年舉一子喜曰此履迹所生者長必貴也長甚不慧不能辨菽麥好牧豬奴戲鄉里共誘之嚴責不變博士以恨卒子益放蕩以餓附於城瘐死獄中

醫斷舌者

京師有醫者不知何許人標其技曰專療斷舌非斷舌不醫也世固無斷舌者或勸易其業曰各自信不可以不知者紿世也三十年無一人至寒餓於室不能出視鄰里共笑之戒子弟勿效其醫斷舌也某顯者戲婦人嬉其舌斷醫者莫知所以治法婦人之夫持舌且泣之左右舉醫驗舌者視之曰非吾誰能治者拂以藥舌長如昔以萬金歸於是親戚鄰里共駭之責子弟效其醫斷舌也

上英尚書書

循再拜老夫子門下循自丁卯秋奉書問安倏越八九載久疏起居實不敢以無聊套語冒瀆尊嚴循湖居每見城中人必問夫子近來事業始聞兩世兄盛聲騰達私爲欣慶又聞吾師勤勞王事不愧古大臣之風循用足自喜以文島之材獲列昌黎門下每以此誇耀於人惟是　堯舜在上遠邁漢唐敬願吾師愈加警惕愈加勤勞愈加損抑務令勳業規模上與皐夔比烈魏丙姚宋不足多也循自一病之後迭遇水溢幸得友朋翼助不致飢寒惟兩足不時掣痛日不離藥餌風冷則腫發不能起立當此太平有道之時去志屢以州縣官自詹而苦爲疾累然雄心所指恒思爲　國除慮先是嘉

慶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有縣中書役聶兆何者在湖中東嶽廟聚集男婦講經身被道袍而匝筵朝禮高座於拈神之前里人不平同里甲郭標往擒之眾乃駭散縛得數人並經卷解送於縣縣之胥隸以為多事將縱之去時阮大中丞丁憂在家衙急檄往告阮公以為不可輕縱即作札與都守伊公秉綬伊素賢因此急提至府是時聶猶穆笠道袍也伊公柳泉其後告廟一帶無敢有講經傳法者而循坐是深遭怨恨連蹇數歲踰跧伏數年不入城市論者以為性情簡傲術亦無以自白向在京師數承師海殷殷不啻家人父子既感深已且慄至詣時欲以數年情事一吐於夫子之前適門人吳承賈之者知潛卿下定即留宇即飾救即勞亦即輪鴻即

焦里堂先生軼文　四

代昏亦即代顯即揚亦即庚是也有用假借以賈之者如髮即拔鶴即雀楊即揚約即酌亦即酌握即渥腑即積秩即失猶即賣亦即奔賈又即焚祇即罷是也各隨其文假借成章而陰以行其比例即指其所之四悟得其例有三曰旁通如蒙之與舉屯之於鼎是也惟旁通乃有爭惟有爭乃合一陰一陽伏義定大道制嫁娶使夫婦有別而後有父子君臣上下全在此旦相錯如乾坤錯為泰否其離錯為既濟未濟是也天下事物以相錯而得爭道惟在旁通旁通情也在孔子為忠恕一貫在大學為絜矩後人自視為君子去從頭看起乃悟得其孔例全似九數輾謂伏羲以六

十四卦教人有畫無辭其畫之奇一偶一亦如孫臏之有正負當時通神明之德累萬物之情皆以爻之所之示人至文王時所之不明故文王繫辭即指其所之孔子則贊翼之亦即明其所之大旨在天下之過明人倫定民志全在所之之得失以為吉凶推以辭指其所之故辭之所繫第如泰法之用甲乙丙丁四聲之取天子聖哲用以為標令人緣是以推卦畫之變動義悉存乎辭之外而不在辭密雲不雨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用拯馬壯以及類復類敦艮敦臨冥豫冥升之類一言一字屈曲相導所指甚明有用轉注以

不能旁通情故與人相錯遂互相陋軋不能爭於小人亦不利君子貞而易道狀矣曰時行卽變通以趨時元亨利貞全視乎此如乾二之坤五爲大中坤初之乾四應之爲下應坤三之乾上應之爲上應上下一齊俱應則成兩既濟終止則亂矣下應成家人屯則家人必變通於解屯必變通於鼎上應成革蹇蹇必變通於睽革必變通於蒙若革四之蹇初屯三之家人上則非時行其道窮故屯君子幾不如舍謂舍家人而通鼎也家人反身謂反而爭於解也蹇不利東北蹇下艮爲東北不可使初往革四故往蹇而宜待也革改命卽改而通蒙也而兌乃謂之象一句全指屯鼎旁通屯通鼎爲象革通蒙亦爲象革通蒙蒙二之五成觀爲夬二之剝五之比例孔子贊剝之觀象也於屯通鼎指之爲象於剝成觀又指之爲象於是四象之義可明大極者大中也而儀者上下應也四象者家人通解屯通鼎革通蒙蹇通睽也其象四面非則有入故四象生八卦也易者變通之謂因變通而有六中上下應有四象故曰易有大極易有四象大中元也上下應亨也變通不窮利也終則有始利而貞也聖人教人存有餘而不可終窮故如是乃宜如是乃不窮儀卽宜之循近年得力於廣雅疏證用以解易乃得渙然氷釋也象卽似也似者繼續也繼善而紹終則長久不已矣此當位之變通也若不當位則先不大中而乾四之坤初成小畜復乾上之坤三成謙夬是爲失道失道則凶然小惡猶可改也是宜辨之於早令小者通豫復通姤夬通剝謙通履一經改悔則不遠復而其旋元吉此不當位之變通也未變通則厲既變通則无咎而先咎存乎悔不能卽悔困而復變窮而後通則卽復又成明夷夬又成需而後需乃旁通晉明夷乃旁通臨爲咎雖咎亦歸於无咎聖人教人改過如此皆於爻所之示之蓋當位則虞其盈盈不可久不當位則憂其消消亦不可久故盈宜變通消亦宜變通所謂時行也其教人之義文王周公已施諸政治孔子已貫言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傳之七十子此易辭全在明伏羲設卦觀象指其所

之故不言義理但用字句之同以爲鄉導令學者按之而知三百八十四爻之行動如讀句股割圓之書按其甲乙丙丁等字於其同者卽知線之所移亦如圓之宇宙接工切四合卽知聲之高下義理自見古之所以之中指明其所之則義理自見文王通伏羲孔子贊文王如此志在使伏羲當日通德類情之故從卦爻中顯出宜按辭以知卦泥辭以求義理非也惟其顯然者易見而用轉注用同聲之字假借者非明六書訓詁鮮克信之循近年得力於廣雅疏證用以解易乃得渙然氷釋四教聲音訓故之妙用以通德經固爲切要而用以解也象卽似也似者繼續也繼善而紹終則長久不已矣易尤爲必不可離蓋易之辭文王周公孔子大半用此此當位之變通也若不當位則先不大中而乾四之坤

以自為比例令此則不知所謂尤亟亟也或謂易經可以空言了之與不知而妄作耳兩年來以宮保院公幾次催令成書已於去年草成寫定十二卷通釋二十卷圖略八卷共為雕藏樓易學四十卷屢欲寄呈論正以卷帙多苦於抄寫先撮大略奉呈台答更將全稿呈請幣痛痛腕挈乘以呵東草草書不成字祇候台祺十二月初一日

代阮撫軍撰毛西河全集序

蕭山毛檢討以鄉博僞臣著書數百卷後之儒者每薄之薄之者以檢討初厲人目以所引證索諸原書多不合謂其杜撰以欺世也余謂善論人者略其短而蓄其功表其長而正其誤益之治水也先以烈山澤倉公之診於已者小而有功於人者大也檢討推易始末發明荀虞干侯之易在元和惠氏易學之先於詩駁申培之僞於春秋指胡氏之僞於禮明再嫁何讀之誤斥繼嗣爭訟之非類皆有益經禪於風俗館凡檢討所著述均分隸各門固未嘗屏其書而廢之也余嘗學兩浙按試紹興府屬說經之士雖不之人而格於庸近者十之八九適諸生陸某以西河全集請序於余因發其端於卷首俾浙之士知鄉先生之書有以益神智而開蒙蔽人書一編以教子弟比之王氏論衡當不俾為譚助也至於引證中間有偽謬下法仲春之月生機萌芽雷中或錄諸曰說趙邠卿複壁著書偏者所蓄又何間焉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慶之頃循游浙南篤學使阮伯元宮詹出所校儀禮十七篇時放丹鉛來木明遠輯與試扈谷俚杜來谷覆段赤亭松崖諸君頗詠湖田考訂典籍語間向宮詹述所校儀禮石經傳註疏沿文偽衍脫倒之由宮詹曰唐石經傳註疏合刻文偽衍脫倒之由宮詹曰唐石經傳註疏合刻又偽衍脫倒之由宮詹曰唐石經傳註疏合刻又偽衍脫倒之由宮詹曰唐石經傳註疏合刻又

曰烏以爲爲史稱白公以直道事君完節自高晚益不
衰古人之倫以德不以齒詩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又
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仲之齒豈埒於吉甫哉德之偕
也焦子曰善相與爲詩欲述其事徵詩以質之集成用
以爲後序

書笠澤叢書後

陸天隨所自作甫里先生傳稱其貧而不言利又云有
田奇十萬步牛四十蹄耕夫百餘指以每畝二百四十
步計之十萬步約田四百畝有餘有田四百畝其不言
利也宜矣

書杜子美詩集後

嘉慶甲子初夏在泰州得此本書中朱筆抹處甚多亦
安人也昔見有以朱筆抹庾子山之文者至今作意不
意又見此程易疇先生跋董思翁王氏御書樓卷子云
運之以神故筆近率愈率愈神出之以真故貌似陋愈
陋愈眞是論眞得書家三昧余謂凡詩文皆然杜詩一
首中往往有一二句似率一卷中往往有數首似陋味
之又昧其率處陋處誠不容學夫作一詩必字字滿意
此人力也彼僊父烏足以知之

焦里堂先生軼文

乾嘉之間海內言文章者必歸毘陵爲之渠魁者皆以茹漢嘽唐榮古虐今爲能其所爲學固據人所尊而詩文乃別立門戶人亦莫敢易視之也其時芙初劉君已有聞於世而與之上下議論矣初與相接未及深言聞復往返闕尋意恉知其自有所得而非與俗同因各出所著迭相箴規余固服君而君亦不余迕也嘗竊論詩之爲道宏博廣遠初非一途然必以古爲程自己而出近之善士寡希聲塵與今爲緣優孟卽倣順時而趨附和聲同人有其心斯擅其製彼名特標新格佚辭放筆有倫前規或又專詆前輩深椅利病忌孝章之大名謂孔融之近俳嗚呼文人相輕自古已然究之千秋之事必非一人之私所可軒輊扼吭拊背亦復何爲今芙初之詩具在其抗心希古涉慮述懷諄復婉篤悱惻芬芳體不治襲骨不卑辭章忘而幽稱心以出身世之榮顇心靈之感兆胥於是兒之而其辭能工是亦足以傳矣其爲文多出腹稿有不暇鍛鍊而滔滔自運倚聲喜於委折善言

兒女然其邁往之氣雋永之味不可誣也南城曾賓谷先生以君遺稿將付剞劂謂麐獲私於君屬爲訂定伏念宿昔知好零落殆盡正禮小文秣陵書札爲憶當時邈若山河之隔猶存後死敢忘平生之言至比之鄉賢非止不媿貽之來者庶亦無譏知我罪我

又何懵焉道光四年二月毘陵舟中吳江郭麐序

尚絅堂文集目錄
卷一
書二一八首　敬七首　弔祭告廟祠碑文五首　誄二首　銘一首
卷二
記九首　引一首　序二十六首　壽序三首
祭文一首

答顧譽泉先生書

前得報書并寄到所刻梁溪詩選二千餘年繼詩壇之俎豆千一百家比文人之封禪西神之山二泉之水其功峻其源深矣　本朝諸家推南沙爲第一理實而不膚味清而不薄秋水纑塘殆不能過近時作者於斧仙若洲二君采錄尤備吳碑一書鮑墳再唱客鐙夜誦聲與淚俱此曹子桓所爲逝者之痛也某

鄉浮江上匏繫天涯陟嶺思親臨池憶弟自感身世思歸里門顧自高曾以來世有薄田可遂歡養負累日深舊業遂蕩三年之券莫折一斗之粟徒春不得已而負米四方勞薪千里豈所語於丈夫之志者哉點春亭下歲云秋矣望淵明之三徑松菊未荒問少陵之草堂猿鶴無恙南雲渺渺恨不奮飛暑抒所懷無任依戀

與張皋聞書

執別以來旬月軫結追維緒語篤愛良多叔向居晉

能知祓蔑之心士會去秦不忘繞朝之策古抱令情斯眷眷已足下胸藏鳳尾談折鹿角中正克守質文互宜以此鏡別衆流裁成吾黨嵩陽之館匪遙華陰之市將盛都門人海品類尤雜炙手可熱盟心易寒一貴一賤翟公之所榜門勢交量交劉峻之所著論固已堅我崖岸屏之階庭魯鐸表其高風齊竽除其濫奏矣若乃奇振於獨氣求於同山桂一馨岑苔並色不以榮悴易不以出處殊而六蔽未開三益罔取終無補乎學問未足語夫性情蒙有惑焉請陳其略昔李斯吳起別派衍於西河力牧容成傳薪極於鬼谷太邱之道宜廣河汾之教貫宏若拘守師箴堅持黨議以矛刺盾借筆操戈輸墨攻宝異同各爭紕繆南轅而不知北轍東向而不見西牆其惑一也圭臬之樹儒者以之仿躬章弦之佩風人於焉尚志如徒履製魯風裳縫唐俗博康成之帶小子夏之冠謂可陳綿蕞以居功擁皐比而講學則巫俗恆多禹步伶人亦託夔宗婁敬褐者之服許議鴻臚王式傳士之衣貽譏狗曲徒操僊尺終屬虛車其

惑二也朱雲之叱張禹朝廷推其直名汲黯之數張湯道路服其公罪今之尚意氣逞譚論者攝次公之衣使灌夫之酒正平之鼓入座而卽拙安道之琴登門而輒碎是則野兒多狂山膏善罵縱無譏於桀犬豈有當於堯羊其惑三也言者心之聲也名者實之號也孔璋不嫻乎詞賦而謂風同長卿孔昭不留乎經術而欲名齊董相詆訶作者唐突古人自蔽益深自處愈妄方且雕龍之辯出入縱橫捭闔之談淩躐王霸語道德則關西夫子論經濟則江左衷吾其惑取履成名王生以結襪養重足下顧不能得此於弟

四也五噫之作梁鴻欲以悟君三良之篇陶潛豈嘗忘世如徒感傷時命悲憫天人口著罪言手標謗史而旨不歸於忠愛教顯悖乎溫柔韓非說難孤憤無端揚雄反騷離憂安屬其惑五也董子曰先質而後文左志而右物故明體正以達用佩實乃能銜華或著棄絕學之丹青耀虛名於朱紫魯縞齊紈徒增其浮榮則雖刻楮忘年鏤冰費日亦不過燕客藏璞鄭人買珠葉公之好似龍何如伯樂之相眞馬乎其惑六也若夫山頭射虎李廣能飛帳下聞雞劉琨輒舞天下事固有莊論正襟危言動色者矣設使石磯少激竿木多頑枚皋則自以爲俳鄙陽則伊其善謔齊緩索笑楚袖貢歡賓戲方陳客難繼作雖樂廣之談清耳匡衡之說解頤祇足娛人無關廟世是直以儒爲戲安用以禮爲羅其惑七也蓋源正則流清本堅則末茂友盡忠告之道師有觀摩之方朗甫普卿今之志士從足下遊必不至規瑱其言鑿枘而行也特質未化氣未純耳夫孺子以取履成名王生以結襪養重足下顧不能得此於弟

子哉以水濟水其道將窮以柯伐柯其則不遠循循善誘則吾聖人教已僕之過歸不家食吉曩者結習茲焉日除經史而外迺涉老莊狂狷之閒可居夷惠每喧囂雜處得所鎭定蕭寂獨居知所激發治心之要差爲得之敢告足下亦殊不願足下之告人也願言之隱我懷如何溽暑孱軀爲道自愛

與顧立方丈書

前留吳門昕夕奉教廣文先生之舍備極乎嘯詠蘇州刺史之筵亟申其芳宴懷哉懷哉何能已已昨歸

自郡城得令弟斐瞻訃喪且返矣素旌千里虛幃七
尺驚死別於青楓悼生埋於玉樹嗚呼僕自辛丑哭
學和乙巳哭傅爰今復哭斐瞻君家昆季閒天何忌
之深而奪之速也僕縞維稚歲獲交羣從依依寒暑
垂十餘年談讌未終酒罏當歇逝者之慟感咽心脾
況姜家長被遽嘆長眠謝池春草不生短夢其在令
原能無愴絕惟閣下早衰之質攻苦積瘁頭白偏親
相依爲命達人觀化敢進區區昨展空齋昔遊宛在
秋藤落子猶誤棊聲古苔上階獨尋篆格竹所留話
斐瞻傅爰均有緒言上期作者雖所志未就亦足自
存元方定季方之集風流邈然徽之臨獻之之喪人
琴已寂私心眷眷良在於茲感遠存往言之於邑

山中與鮑若洲書

山中十日庭樹報秋離形絕塵曠如自遠董子云儼
然獨處惟山之意僕始得之矣故人不見城闉致隔
謦欬猶昨景光迭新山木悅君而不知嶺雲怡我而
誰贈顧此天繪惜無畫圖足音宵然使人失盼夫一

蘭上墜歡覽其遺編悽然泣下學和客死行篋未歸
斐瞻傅爰均有緒言上期作者雖所志未就亦足自
存元方定季方之集風流邈然徽之臨獻之之喪人
琴已寂私心眷眷良在於茲感遠存往言之於邑

山中與鮑若洲書

山中十日庭樹報秋離形絕塵曠如自遠董子云儼
然獨處惟山之意僕始得之矣故人不見城闉致隔
謦欬猶昨景光迭新山木悅君而不知嶺雲怡我而
誰贈顧此天繪惜無畫圖足音宵然使人失盼夫一

竹並馬看花兔走木蘭之祠鹿遊牡丹之院古臺十
里舊雨一時簡折鄒枚壞傾高李將今方昔良爲多
幸別來半載用感九秋足下棠陰益繁階草方綠牘
下如水琴鳴有風昔稽中散有言一行作吏此事遂
廢及觀於足下不謂然矣僕依都下如滯周南屬者
徙居寓園春告暮矣此間風景殊類江鄉然岸柳十
圍不解留客山桃一面卽能笑人耳目異觀未識何
故宅折而西一水環帶寬可數畝以長橋橫有
亭闌檻相亞幽鳥隔竹如聞宮商遊魚啖花不辨紅

紫雲壑汪安君之故人輒攜一觴來憩日暮淙雲歸
山止水遶屋頗悟齊物因知樂天倘亦浮沈人海之
中跌宕風塵之外者哉足下一宦官辭鄉綿歷年所側
聞老屋密邇湖莊樵蘇未替風煙猶昔鄰父瓦盆可
當歌唱兒時釣石行就畫圖仰給衣食栽百株之桑
俯役奴僕足千頭之橘一一代籌不覺神往夫人方
致出谷之慕僕乃爲還山之吟不知足下十年以來
得幾僕也野人之言附博一笑幸勛光彩毋忘德音

答陳理堂書

前歲觸暑北上接軫千里月涉於野星飯在門辱足
下知愛爲忘年交長途言笑遂忘勞頓都門日淺歡
娛未足文戰既北驪歌遽賦此之別也祖生之鞭共
投繞朝之策誰贈非特悲離羣泣歧路而已僕車輪
生角兩載於茲曳裾之歎乃復不免夫僕素念上之
冀得尺寸之階以繼堂構下亦思竭斗石之才以追
作者三十以來遽就耦亹體復清羸近耽元言閒涉
梵課卽復玩弄章句如寒蟲一號窮鳥三歎所謂自
鳴其天也足下學植素豐兼峙品節培膏希光扶質

立幹仙觀之花瓊千年而不凋劈社之水珠十里而
猶映他日名山成就倘不在古人後乎容甫之殁聞
之心慟追憶仲則少雲立方諸君俱曠世才零落若
此夫僕與足下所識不過十年二十年閒耳而茂陵
之稿半佚人間玉樓之文遽歸天上王郎弔夢屈子
歌巫興盡悲來曾是不意然則過此以往知僕與足
下又當何如耶古人云行樂須及時焉能待來茲揚
州煙月之地文士輻輳騎鶴隋隄之上走馬蜀岡之
顚清遊旣臻邃響斯赴有所述造倘寄一二以爲相

思之資亦一快也僕比寓公相邸第與外城較隔潘
韓二君尚未一面端人之友當如舊識耳秋高風厲
努力自愛願言之懷曷其有極

答吳校庵書

甲寅春辱手告知足下主講瀏陽旋以楚境少寧音
書不嗣足下寄家烽火之外旅食瀟湘之南無官可
居乃爲長沙之謫無米可乞更值春陵之饑盡室播
遷重以身累計違鄉國綿歷十年昔景眞繫懷於倫
好孝穆眷眷於宗室博昌父老之書不忘墟里襄陽
品節培膏希光扶質

者舊之傳因感山邱況在羈孤能無動念僕以乙卯之冬衛哀歸里塵事多慮饑驅遂迫比發豫章言留鳩茲瀧岡之阡日月未卜輒思買山十笏廬墓數椽魚菽以祀先人雞黍以奉吾母敦勖子弟弗墜前業周旋鄉里克繼世好所願止此亦復不奢而債臺久居舊産盡蕩魯人之田假而不歸薛公之券積而難返坐此快快靡有寧日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嗟乎今之遯者難乎其肥矣曩者漢上之遊數荏論心同舟申款願言偕隱退思卜居笑展君圖以盟息壤良亟策朝重端門之典世高講幄之風大儒循吏鮮不由此方郡邑之舉也足下當固辭不能以曹邱之揚自解於毛遂之薦也且名者實之賓也誠使素履有孚嘉遯無悶歸厚之門昔人所旌通德之里過者獨式如徒以名焉而已季良名流取之以誡子弟公孫好歡若平生首路風波幾無歸櫂能不悲哉僕別後得詩可十餘卷頗悔少作痛自改創顧學植淺力苦不逮暇日當錄一本質之足下昔徵之之集待傳於卿羊公不舞之鶴貽嘲乎賓客由來舊矣夫人即至愚亦必不哲必不能掩己之短以乘人之長人即至愚亦必不肯棄其所工而用其所拙今足下既不獲棲棲肆覩白傅敬禮之文求定於陳思每一念及此心怦然則不欲更緩也宋金元三朝詩選鍊精存液可砭俗尚梅邨詩註刻竣否本朝詞選尤宜付梓以公諸世近刪除詞藻就繩墨之訓務布帛之言去文苑而入儒

林舍文章而談道德則必至名實不相符言行不相
顧虛車不足以行遠鼎鼐不足與入廟鑿而無用致
歎匏瓜華而不實貽譏桂樹若足下者爲麒麟之楦
耶爲鸚鵡之車耶僕竊爲足下不取也僕學植未成
行能無算前望修途茫無所託顧以知交之雅聊盡
忠告之道薺甘荼苦鑒此區區足下勿濫南郭之吹
免貽北山之笑也幸甚

致汪劍潭丈書

都門過從幸奉雅教珠玉出手韋紘在身拜辭高齋
以鏡清流邇者賦閑山居避暑湖上團扇奪雪葛巾
清泉在山終莫方其廉潔雅望足以表羣袍沖襟可
山之草堂樂西湖之愛日閒雲出岫正共仰其孤高
暮春杪嚴少峯編修來知先生乞終養假旋里開北
雅也清暉天末思之悵然敢期德音以當雜佩

與吳穀人先生書

督又一載近惟閣下興居清娛攝衛增勝落落素履
翩翩華裾多士若蟻爭趨古槐雙雛比鳳不負新竹
朗月延照和風選襟雖冷官一氈貧士四壁不足以
減此清致也某去臘旋里憂患遽集風林不靜愴何
可言饑來驅人仍復浪走春閒薄遊邗上旋涉蘇杭
甚華心頓素元髮將凋寒蟬翳葉時抱一身之驚遊
蜂釀花空貽百日之累煩憂菀結茶蔘爲懷正恐塵
六月之杪渡浙而東洗眼桐江濯足嚴瀨燔唱晚合
海緣深名山業淺不復能肩隨大雅手挹宗風迴憶
山圖晨開便思挂席辭家刺船入海飄然琴劒又滯
春明佳日杖履追陪蕭寺花初燕臺月晚靨玉屑之
章門數月以來心旌蕩絕斷風零雨迢迢各天一日
之思有逾三秋百年之憂願及千載迺者南浦始波
在座咽金絲之滿堂歲月不居人事徂謝蒔亭介夫

相繼下世存歿之感時復縈懷追念昔遊因思盛德
白雲渺渺龍門之望彌極風雨瀟瀟雞鳴之感不已
懷戀反側如何如何抒管述情無任依溯

與鄒曉屏先生書

深愧仁里幸接禮門芳鄰所居陋巷斯化綠楊一樹
元白兩家之春蓬蒿三徑羊求二仲之跡承略分投
贈忘年結納陳說風義鑒別雅俗吹鄒衍之律而溫
風自生傳劉向之經而黍火代照也先生表植人倫
激揚清濁養醇儒之學問勵名臣之節概前者使車

音塵曠絕存者萬里逝者九原目斷關河能無於邑
之夢獨何爲也僕春秋三十有五矣少不自量負黃
鵠之壯志騁碧雞之雄辯不數年來遑遑就湮沒名心
已退妄念漸空思欲息影元關銷聲窮谷讀書養親
以完我素而時命舛錯饑來驅人竄不爲之短氣哉
若夫煩聒流蕩固君子所勿欽依阿溷俗亦大雅所
弗尚溥俗所趨蒙竊有惑願與足下共勉之而已秋
風多厲勉謀褒飡臨書悵然詞不終幅

與吳蘭雪書

答吳香竹書

快晉雪於天邊憶吳雲於江上愁如髮積心與旌懸
緬我孚重歸香蘇之山返新田之里春盤介母寒具
留賓婦姑聽膈膊之基兒女話團圞之火重以鴻妻
偕隱鮑姝同居繡詩弄玉之樓寫韻文簫之館簾籠
紙帳茗椀香爐無王粲之七哀有啟期之三樂矣前
者官閣題襟客窗擁被遲君說餅讓我題糕攜書燭
之雙條對冰文之一卷舊夢如昨清遊已非言辭百
尺之樓別貲三閒之屋馬餘病骨鴻入歸心凍水都
流迴風併起樓臺不定看雪月之模糊星漢將闌列
人天之離合況復年如蔗尾春到梅梢酒淺愁深更
長夢短愛而不見我勞如何風便裁書伏維珍重

答何滿汀書

去歲從粵客某附寄一槭青鳥之使仍還翠鱗之書
不達道里悠遠山川閒之也月之六日辱手書情詞
篤切竝寓諷勸且頌且感夫行百里者不亟亟於跬
步憂千載者不慼慼於旦莫松柏藏壑自成棟梁之
觀雲霞在山別具樓閣之勢足下閱歷既周神識益
長然而吾人靜躁異致取舍殊塗不可強也見示近
製數章弔蒼梧之奇攬鬱林之勝蜃煙蛮雨犵鳥獠
花狂傳青兒之呼痁甚黃塵之飲鴟鴞參軍能作蠻
語鷓鴣才子不忘鄉音宜其抗情之哀結響之壯也
僕兩載都門傭書隱跡長安日近人海風高馬下黃
金之臺鴻歸碣石之館西笑不已南還無時豪氣坐
減遂成落寞北窗旬月溽暑未闌冰碗不涼鑪山自
火豆棚七尺藤陰半牆鳥無閒暇之心蟲有小年之
語三士之桃井螬畏之而不前五侯之鯖盤蠅附之
而不去此中出處悄焉憂之僕將買櫂且浮瓜洲之
瓜君倘迴鞭請折柳州之柳也

與馬雲隄書

故山一面便挂征帆光陰往來風雨離合歸林之鳥
依枝而忽驚尋源之魚逐浪而旋失分手以來圓月
數換蜎蜎者蠋春桑因之成衣嘒嘒者蜩秋槐於焉
擇蔭時序遷矣人事間之爲可感也近想足下避暑
山麓納涼湖亭發齊館之雅興動梁臺之清吹瓜載
一艇浮成碧天荷開十里浩若紅海二三舊侶逍遙
其中亭亭雲心落落霞想誠湖山之勝致林壑之清

緣矣僕滯暑于役言徑浙西孟秋之杪始抵章水薄遊已倦且住爲佳然而泥爪獨留蓬心孤往秋燕如客江鷗笑人他日者略購買山之錢免修乞米之帖得歸故里樂此餘閒周旋婦姑徵逐倫好鐙火如夢壺觴亦偲綠埜舊墅以娛北堂碧山新社乃近東郭漁弟同歸於好山妻亦鑒斯盟前路不迷素心長在初終之言質之足下

答吳白葬書

夏初得手教知已赴大庾學舍報書未由君以冷官

遠同謫宦友朋之念安能置懷大庾地瘠俗顧不薄日與諸生循循相處詠歌先王分子夏之小冠奪戴憑之重席功雖不廣所學存焉也來書辱以古人相勖自維學淺知力凡弱而當世君子顧欲厠之儒者之列期之風雅之任薄青雲以蟬翼之輕嗣日光以螢火之末有以知其難也比來每思發篋窮年肆志古籍而塵務攖其外憂思迫其內事與願違興與境阻高山之景自崖而輒返前津之逮臨河而罔濟夫以知非之歎俟之他日無稱之疾諉之沒世嗟何及矣至僕之蹤跡隨遇所安同好不諒致來譏責足下視僕豈墮冥冥之行而逐靡靡之俗者哉和光同塵乃柱下之遺訓情恕理遣亦叔寶之微論與物無忤以全吾眞僕之自處者有在矣足下愛我甚知我深耳僕自離家又一寒暑兩弟臥病偏親倚閭勢難久客復事奔走足下一官匏繫絕意遠行回首昔遊遂如隔世歸雲在望乃厭敬亭之山折梅入手興思庾嶺之驛山川修阻相見無期情多地遐徒增惘悵

與施雪帆書

昨辱枉顧未獲復面足下裹裹古藤之陰流連枯樹之作撫景傷懷移晷乃去意致不在古人下也聞子于邁三日爲期僕裝載塗明發卽戒饑驅四方不遑朝矣夫僕與足下方其少也蕩海夷嶽之概奔雲絕霧之氣謂可以淩轢千古橫驁八極乃至側身天地投足風塵宋人之守恐失平寸株之地越客之射竊笑乎五步之外此亦黃鵠之在樊籠而良馬之困乎鹽車也前見佳章丰格益嚴詞旨益曠駸駸乎一窮通均得喪混蒐柘於一致等勞逸於齊觀足下殆以

東野之窮爲南華之達者乎仲則詩近爲某明府選刻去取失當昔舟山公尚書欲梓其遺集久而遂寢則亦幸不幸者存乎其間也足下勉之矣吾人身不並麟鳳年不逮龜鶴同羣則牛馬爲曹屏處則麋鹿爲伍乃欲持尺寸之管以與百氏爭奇萬族競秀傳薪窮谷割席名山此則係乎師友之淵源平生之風義者也今足下之行也近不踰錢塘遠不過禹穴而僕也攜采石之酒上清風之亭相距千里而近耳異嶺之雲陰晴合乎氣候一江之水潮汐通其消息愼河

魴之出入閱沙鳥之往來如是而已行李在門僕夫載促書此志別不備不宣

與施石樵書

石樵足下日前湖上小住清遊之暇繼以芳宴所苦良覿未久離筵頓促在山之泉修林恣其映帶出岫之雲迴風增其悽愴固聚散之蹟異亦勞逸之致殊也與足下別渡江而西候潮富春揖秀嚴瀨四山如畫翠滴篷底餐霞悅魂捉月盪魄獨攜一尊以酬孤影役役昏曉悠悠山川離家既遠鄉夢參錯桐江食魚因思建業之水泥港雪濤忽憶石湖之菱炎風扇空渴病乃甚日甘清泠以致破腹一夜數起披篷而出時有奇景助我壯觀火雲西流虹月東見河漢下映皆成赤岸如是逾月方抵章門解裝以來旬日病暑薄事登覽言從江城樓當夕佳閣共秋水西山睡起相對如沐此間賓從連輿若雲亦復仿吹臺之清興追河朔之盛事而吳質同遊從者失歡顧雍在側見者不樂知我罪我夫復奚言歲月不居茲已秋暮寓齋兩間牆隙新塌四面多樹昨來風聲蛩吟一鐙

蟬翳半葉秋士之感如何如何以視足下逍遙谿山跌岩文酒將冰喻炭安可同語臨別承以靈石山樵圖屬題僕讀禮以來唫詠久輟無以應也他日者爛柯人跡之外伐木鳥聲之中樵唱十里隨君往來谿風兩岸送我南北足下倘有意乎前途阻修人事錯失昨非今是其誰知之略布所懷詞不宣備

與王賓漁書

章貢一水浮來天末之書羅浮兩山斷到夢中之路目方窮於粵嶠腸忽繞於吳門承示竹枝詞載一葉

之綠鴛擁雙聲之絳樹人問玉暖帳裏金銷葉枝十八曰肥紅痩之年胡蝶一雙綠葉青陰之日以此儷新聲於蘭畹摘豔曲於花田雖越網千絲秦珠十斛未足方其清麗也僕也唱大江之東去乘黃鶴以飛來望遠愁深懷人景短丁山晚合千家鶯燕之聲亥市晴開萬竈魚鹽之火雖長年之小住乃來日之大難又況斑竹祠荒桃花廟古問楚天而不語弔湘水以無情蕊客中之送客方多而秋士之悲秋特甚矣曩者湖上同居月泉結社一瓢渡水雙屐尋山客來松下敲鶴夢於暮聲人在蘆中寫漁謳於笛譜每當城頭月上艇子煙橫鴨鴨呼名雅雅接隊折荷衣而風腸欲斷牽蘭帶而露眼如啼清尊既開芳俎斯薦松花春毳桂栗秋鮮宋嫂嘗羹吳姬壓酒餅說公羊之肆酒當司馬之鑪則有桃根一面菱角雙丫黑黑搦箏紅紅掐譜念家山於曲底記水調於湖頭幾家簾閣曾聽懊惱之歌何處闌干不劃相思之字今則雪泥印在煙水痕消如燕辭家與鷗爲客挂一帆而天遠打雙槳而年流聊復九而日迎兩頭風送渺渺波愁君住梅花之國瀟瀟雨唱我尋蘭葉之門

與倪米樓書

米樓足下山居一枕離別須臾依遲西湖眷念良友僕於斯時效觀化之蒙窶學忘情之太止良不欲以聚散之感重傷足下心也僕渡江而後風來打頭富春桐廬留我旬日緬灘而上水祇尺許十里五里篙師叫絕每遇都邑輒有停泊市人一呼不辨雅鵲下土大笑如聞蒼蠅同舟之人顛倒枕籍而僕且柁樓呼風篷底吸月如在湖山勝處與足下相往還也江程帆落余月且盡南州一榻聊避炎暑閱士千里百不得一輟沐見客動至失歡此閒舊雨蹤跡非散綿天涯渺渺鄉井愛波成海情塵比獄一念自縛彌綸兩閒旬月感秋兼得肺病鬱鬱居此如何可言嗟乎米樓僕與足下憂患既同投契亦合僕齒愧長人事多感朝則奔走煙墨夜則驅使魂夢側身窗櫺以就月星託足屋宇以避風雨思欲爭雄毛角競秀動植窮天地於跬步等古今於瞬息百世而下有如足下之知我者哉一枝遠借巢居知風蜀坂之駑不叱

而將回朝歌之車聞名而悔入爲吾輩歌行路難耳
足下方爲六月之息毋輕千里之役前者之約良非
所期秋風已淒行矣自愛

與汪籍盦書

僕與足下相聚者僅匝月相睽者祇一年而遙遙此
心日歷百劫不啻恆河之積沙漏天之補石也得手
書知足下近況並識旋里後借徐陵之筆架下溫嶠
之鏡臺水流紅而自香山埽黛而宜笑以此棲遲里
舍徙倚湖天簇靈岩山人之節邛邕石湖居士之槃竹
人爭憐去住古人所以有飄風之悲散雪之歎也猶

雨飛翠荷風送曛阮展一穿郭巾再墊清遊繼燭款
語停桮豈復知風塵故人登古燕臺雪涕南望思我
籍盦不置也僕春試迴避從壁上觀車輪生角復滯
都下自離鄉井綿歷五年故園之思飄瞥成夢每一
涉想如秋雨之墜空而暮雲之歸樹也僕少受情累
不早解脫一意纏綿如蠶自縛思欲懺慧業之根除
里人所稱小西湖也半郭半郊一亭一榭時有佳士
觴詠其閒然而僕也中年身世小住情懷劫後談禪
因中說夢悟雲煙之了了看露電之如如隕霜之蟬
依高枝而舍棲隨風之螢入深竹而屏照即或流連

紅於一室不自知其在都邑之內公卿之門也籍盦

米樓足下零雨異地停雲各天迢迢之思勞如何矣
客歲蕭晨曾展尺素乃雪泥鴻爪莫辨東西土偶桃
人爭憐去住古人所以有飄風之悲散雪之歎也猶
於湖中朝霞暮霞殘月新月荷花笑我菱角箇公嗟
清景之須臾慨故人之寥落僕與足下此心同之僕
章門解纜遂泊中江坐臥扁舟幾及兩月阻風中酒
蕉萃何堪此聞風土亦復清美面城而西水天一色
里人所稱小西湖也半郭半郊一亭一榭時有佳士
觴詠其閒然而僕也中年身世小住情懷劫後談禪
因中說夢悟雲煙之了了看露電之如如隕霜之蟬
依高枝而舍棲隨風之螢入深竹而屏照即或流連

塵墨刻引宮商亦復如山陽之笛懷舊者所心傷雍門之琴感時者爲泣下也足下年未及壯嗜古又力擢秀藝圖之中漱芳文淵之裏遺毫作僕呼墨爲卿又何難步屈宋之後塵追王楊之盛軌乎歲月如流茲又溽暑驗風信之離合通潮音之上下不生不滅何古何今在在皆僕與足下晤對時也語云君子知幾達人觀化怡情養素餘無可言

寄楊笠湖夫子書

立雪三年望風千里側聞別後逾月清遊閒停虹月之船自訪鷗波之里閭下煙霞餐勝山水滋情酒者子舍怡雲官齋養日仙令之縣不羨河陽之花郇公之廚不思建業之水小年趣永暮景娛多勝可知也某荒園一畝董子少窺破屋數間玉川多病梁春易輟墨突無煙菽水不歡稻粱何所亦欲去鄉里辭倫好矣每憶春風撰杖秋水著書臥亦清遊坐還小隱參禪理以讀畫雜仙心於論詩能令公喜當顧曲而頻來將移我情竟刺船而忽去其能無到水津迷尋山路斷也哉昨者閒過問字之亭一眺唫風之閣白自生於虛室青只裊乎爐煙秋藤對壁狂吟一蜂舂花背牆冷戀雙蝶眷此情景有懷如何茲附呈近日詩文各數首先生有嗜痂之癖野人爲獻芹之思不自顧其意之疎情之鄙也龍門天遠蒼波渺然杖履追隨期之何日

致吳穀人先生書

客秋馳寄一牋託朝歌之車附劍溪之櫂往而仍復洪喬誤人也側聞杖履近作寄公選樓暢開文社迭舉繼歐陽者七百載師元禮者五百人綦綦門子斯

爲盛已伏惟闔暑清暇益多選吹竹西之亭續騷淮南之館涼迎古苑未夕螢流酒載長橋方秋虹倚奏懷而衆壑皆響伫賞而一波自嬌伊古西園之遊東閣之宴不是過也某風仰師門叨隨末座偶託折楊之詠深負焦桐之知小住西湖一年於此矣風花度劫煙水棲心倚竹身寒觀河面皺吟肩削盡眞入山圖詩骨涼來不離泉蓼迺者月魄方盈秋魂已銷浮白之觴罷飛鬧紅之舸不至渺渺余懷悽悽咽隔極況復江天日短鄉井愁長丙舍未營午橋將圮白頭老

母黃口嬌兒一身無山雞之膏全家有鴟吻之望寸心未落百感蓬飛又安能借酒忘憂因詩作達乎計偕入都約在冬日小春之梅既開大隄之柳將折平原留飲十日爲期所恐輪蹄無四角路有三叉公歸何所倘騎湖上之驢客遊未倦空跨揚州之鶴也

答汪竹海書

兩月春明歡娛未暢流水一別浮雲不歸昆季出都當及秋暮浮湘出粵結夢迢迢前辱來書申之後約出處去就此復難言計僕長君一十八歲君猶茂齒可任采蘭十步空懷古香攀桂一叢眷言高隱迢遥

僕已衰齡炎方多燠冬橘能榮朔地苦寒春桑不葉之舉竊有遐心昨辭維揚重迫家累茅生奉母向子婚男坐是饑驅更靡甯日清秋買櫂行指婺州鳶蒲星飯折荷露飲訪水識路尋煙知邨柁樓歌聲不辨吳越隔岸隱隱和之洞簫憶蘭上之清遊懷蘆中之逸侶風雅掠岸霜鴻叫天漁子一吟樵夫再歎憂思之來不可說也行次鶯脰先裁魚書明發高齋過君於夢

與蔡浣霞書

自發南中風雲錯互離逖之感沈鬱纏綿華思頓彫

瑤音不嗣清商告節君子維宜曹務多暇定資道勝
守默稀元采眞養素弗以朱轂厭其青氈竊覽時人
勘茲旨趣僕之南下江淮告災隄岸摧魂邮墟楚矚
負薪塞土迄無成功湖身浸高河勢倒注豈惟陵谷
殆歎變遷溯厥濫觴匪伊朝夕舟艘比阻往來始絕
勞歌動地呼聲殷天流民播蕩未復邦族雁戶遍墊
雉羅彌澤生涯無藉坐益窮蹙一囊之粟侏儒捧腹
三束之薪支離攘臂魯論熟火班書質錢古人所嗤
我輩不免日昨返里危坐債臺重以親知曼遭喪故

自維身世因感天人有悟向子損益之理無改休明
夷白之行榮辱等視物我兼忘惟在文章未能遽置
前者得觀述造實飫我心結義淵深抗情哀上孔氏
規其粉麗揚子惡其華丹勸以言詞見君風骨音塵
雖隔結想於茲僕五十之年忽焉且至修名不立老
復安能吾宗孝標有云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每省斯
言輒爲隕涕而二三知已乃復期以遠到之業勖以
進取之途謂不祥之金常自踴躍不材之木見告夢
寐恐不能耳比有浙中之行荻渚蘆洲秋望致美霜
螯獨薦南雁正飛言念故人渺在天末箋繒勿曠幸
慰翹思

答汪小竹書

一別清風佳音告慰元淑南下書悉起居自夏徂秋
百端頹喪握管再四音塵終輟自非親愛誰能諒之
足下年均終賈才埒班揚十策不窮千言可待珥彤
之職諒無忝已吾人報稱重賴文章忠愛不存風騷
斯薄昔王褒獻頌不假洞簫相如納諫豈關綠綺張
平子之詞賦能議史裁谷子雲之筆札雅規方術惟

也才智既凡迄無奇行生平雅意惟在人倫俯仰朋儕周旋骨月悅親信友卽又難言志折心摧可爲扼腕足下知我筆之傳載略有未盡故特陳之太公循績比莅何郡足下得假計及秋杪入都後約當無遠期所恐菟枯異命出處殊方相見之懽邈焉無日鈞雲春木天各一涯迴憶昔遊追思勝侶逝者朝露存者晨星眷望關河悲來橫集惟冀善調玉體以榮令名哽咽裁書不能終幅

致吳稷堂侍郎啟

前得吳上舍書備述緒語望某入都因値內庭俾充記室佇懷徽德天末神馳夫玉羞自獻非所論於卞和金諱不祥豈能逃乎歐冶竊某潛踪塵海獲賞風檐一賦小言遂親大雅辱山公之啟事邀水部之分箋吳江楓落崔郎卷裏之詩隴首雲飛柳惲扇頭之畫摛揚過當塵忝良多旣而鞭指江南夢離薊北蕭條琴劍惻愴關梁顧言霽月之思敬頌清風之德未免低徊身世眷戀音塵何敢隱情惜已同劉勝之寒蟬隱迹冥懷類莊生之屈蠖則以遭家多故惟上

古棺一白骨已露黃腸未毀不銘不碣何年何世哀哉古人盡於此日予時白楊亂嘯槲葉倒下鬼火出壙如照其歸塗神雅繞枝豈逢其舊識余以行路蓋裹裹不能去也昔西隴一墓傳爲混沌之氏東岡二棺尊以冥漠之號敬告仁里取法往者沿郵而西護葬彌敢請於隙地爲別冢焉招魂無主之宅改卜無名之鄉齊君一丈夫之夢勿銜恨於梧邱秦皇五大夫之封將被蔭乎松柏

謝餽小猪肉啟

某史書對校方訛渡豕之文樂府旁援偶辨呼豨之
字何氷白蹄忽賜黃腔猪不稱苓豭寧笑芟菁者召
南美其壹發遼東慚其再見雖加大蘭之錫未設瓠
葉之筵瓶肩啖我奉斗酒其敢辭猪肝累人酬尺書
以爲報

謝餽鯽魚酒啟

美人羔酒曾傳太尉之家名士鯽魚忽到荆州之座
枯還待索潤已先流嘗丙穴而彌腴引丁沽而不濁
醉看竹石之圖酒腸角出蓼憶江湖之味魚腹書還

謝餽雉啟

中牟令尹不聞一邑之歌如皋大夫空說三年之笑
朝飛偶唱夏翟頻開與扇爭輝將裴比曜本無心於
文采殊有當於盤飧將學彭祖之親斟竊笑庖人之
代治勝公膳之雙膏粱飽德擬侯鯖之五口腹知恩
倩之圖他年青李來禽肯乞右軍之帖

索藥酒啟

朝朝飯顆客自看山夜夜酒泉誰當領郡伊釀王之
善政有麴部之名材咨麴糵於商賢責苞茅於楚貢
家有大藥之王旨矣多矣世無中酒之聖清斯濁斯
僕也景升三雅負此佳名伯倫二豪居然勁敵品盤
中之小四海談座上之大九州願借青田以開白社

黃嬌捧盞紅友傳觴玉山夜倒傾一斗以何妨金谷
晨陪罰三升而並得

祭吳季子廟文

昔牛斗下燭之墟江漢遠濯之地習僻陋而斷髮蒙
榛狉以棲身千人成都三讓宅國至德所被迄無能
名繼自澹臺遠遊江上沈璧言偃成學里中聞歌采
風荆蠻推本鄒魯而其篤產世族流輝邦邑緊我季
子實稱先賢雖吳畝州來之封漢易延陵之號而故
邑尚在高風莫替祀典所舉久而成神則吾邑季子
危星東去鮑是仙根淨土西來瓜成佛果伊古瓜州
之地即今哈密之區抱黃臺而蔓歸山青門而種遠
一騎紅塵笑荔支于唐驛千年紫塞羞蒲桃於漢宮

廟所由來也維神系出姬氏明德之後有人生於春秋世祿之家由禮不墜先人采藥之志罔希弱弟勗桐之風上紹孤竹爲百世之師近附子臧守千古之節匪弁髦乎君國迺脫屣乎富貴吳俗好鬥時方戰爭致師乎雞澤卻敵乎鵲岸搴姑蔑之旗奪餘皇之舟以致巢隕諸樊闔戕戴吳勇登於堂死暴於野獨能休養禮讓光昭文明貴貴賢賢教洽風俗古之人歟蹈德而履善廉頑而立懦者矣或者曰禍楚者申也亂衛者郢也魯位攝隱徒開廢嫡之嫌宋祧傳殤罪當誅討逆之風安在則豈知靖國敗國爲賈之深刁之亂抑又何也或又謂返不討賊艮史所書義可滅親純臣無愧當日者奉使全身還朝免難徒有枕尸之歎不聞跣足之呼君目未瞑復讐之志已虛臣心喪君有君飴甥之權術蓋入宮聲罪則內援已孤赴敵乞師則外患將至彼晏嬰無助而端委立於門葉公有爲而免胄入於國者豈非緩急異時難易殊勢耶或又謂天地清寧巢由不妨遯世家國覆巢園綺且當入朝乃始則棄室而畊既則復命而退終身不入秦越視焉抑亦甚矣嗟乎履衛土而食衛粟子鱄所以盟心鞭楚墓而處楚宮申胥所爲痛哭何身何世吾相吾君來還唁野愁聽鴟鴞之謠去已違山號牛召亂恃有後圖乳虎滅宗不無先見公子光者

一邱可老而豈忘燕幕之危戀裳棠之樂者乎且知遠而畧近者非智也察彼而昧此者非哲也以彼理炳先幾望推達識早知夫魚腸劘始烏喙圖終虎踞池邊鹿遊臺下痛諸兄之無祿憂吾宗之不祀幾幾乎鬼謀曹社神降莘墟虞臘將終魯郊已改許遷而思太岳夢滅而悼庭堅則又陳完易姓常存虞代之韶王子投荒獨抱湯孫之器者矣廟之落成也爲乾隆五十五年之某月日殿約百步廊餘十弓既丹其楹亦堊其室此邦人士雲集響應將於是觀禮樂焉

絲竹之奏如聞乎壁中俎豆之陳兼實乎庭下昔者壽夢之鼎已入魯封闔閭之鼓旋徙越國吳鴻扈稽之鉤淪精大水干將莫耶之冶遺跡空山維神英風如生廟貌斯濱坐帳猶昔棲衣不塵慶忌墮幘無其飄揚夫差請冠遜此婉好敬升馨香虔遂瞻拜福我里士光茲人文嗚呼死者可作問趙文叔譽之誰歸靈兮有知配太伯仲雍而來饗

弔梁鴻文

按伯鸞名其妻曰孟光字之曰德曜而自更其名曰

察兮嘯千載而諒之嗟余里之輝映兮夫惟先生之故也緬梁溪之澹澹兮奚清流之能誤也鑑古鏡之朝汲兮聽寒螿之夜春寄余懷于滅竈兮夫何地而不容余將采蘭於溪上兮芼荇菜于溪中請盥手而陳詞兮誦令德兮無窮子是更爲五噫之歌冀先生之悅而聽焉歌曰逸民曠代兮噫遠志未遂兮噫寄跡吳地兮噫祀典久廢兮噫吾師百世兮噫

告嚴子陵廟文

嘉慶乙丑八月廿有七日余往婺州道過桐廬弭檝

子陵釣臺之下驚飆夜作沙石迸發潛蛟起立神雅舞空檣檝相觸舟子失色余顧而嘻曰咄咄先生何風之暴也昔者謝翱慟哭西臺守祠嚴侶實主斯集風雪溺至林木爲悲屬海內清晏余以孤客即次江干靡有鬱憤晨起盥手敬爲文告於先生之廟曰先生清流之冠逸民之嗣天應其星地激其瀨廟食斯土秀頡共仰千五百載於茲矣山高水長草榮木茂遊覽之勝亦罔不臻葢梅尉仙去言留塔鄉桐君遠來其樂吾土漸漸之石粼粼之水濯纓濯足靡所斬

貞女康熙初人祠在惠山麓舊植桃數十株士女雲集靈應若響歲久祠圮邑人將請於宰而修之夫清白守節不隱無屈曰貞載在祀典有廢必舉也余爲文書之碑俾采風者得觀覽焉

猗歟貞女篤生寒門芳扇空谷暉流舊邨采采咳蘭誰謂荼苦女子十年嬰兒千古古華山下雙扉對開衣飄神舉帳動靈來風吹碧桃雨洗斑竹野鶴不歸山鵑自哭靡笄之碑女嬃之砧西神一片貞珉至今

祭張皋聞文

乙丑春余客京師重寓東城之心太平盦鼻聞張君故居也禮朋友之死寤莫不哭時距君沒蓋三年矣伫慨虛室遡哀泉路情不能制敬爲文而祭之辭曰嗚呼惟命不齊惟道無假英英夫千篤生蓋寡學測炎象功崇驟疋清文式靡淵質辭野登朝簪筆實國之光經折五鹿函開九羊雍容華館逍遥廣場處和不偶存默能詳義切雲漢志棲煙霞高風翥鶴勝情翅鷺惻愴倫好綢繆親故酒德貽清琴歌約素屋梁春月君牀對眠秋風首路君兆已遷庭飄蠹帙壁網塵箋重來幾載遠別千年維茲友生在昔晏語翩若墜葉颯如寒雨影堂魂下空帷靈舉鬱夢松阿蕭神蘭宇入子東齋開子西軒室悲鵬止尚想鴻鴦鄉流鄭學家表揚言臨風軫素曷禁潺湲嗚呼哀哉

吳雲士誄

桂壑秋黯蘭堂夜靡嗚呼吳子遽歌蒿里別無一稔交有二紀述子生平德音不已蓑蓑詞苑鬱鬱言條書形霧散賦格霞標風義既臻聲華既昭近子則市遷子則喬厥風不淳緊俗不古疵子文貌人或子忤

潘君妻周孺人誄

孺人姓周氏鏡塘周君之長女也生

資頒文授書得自女孫學禮先平男子玉字之鐫琯
標姊妹琴聲之辨絃識君臣謝絮入戶跨南國之新
篇周嵇滿園話北山之故事有閨望焉壹教焉年二
十歸同里潘君簡齋次子揚烈名族選也方其率絲
鵲夕奉盥雞晨洗手調湯然脂伴讀金釭一等雨影
呈妍玉鏡一臺雙波注笑顧潘素羸弱姑復患痰孺
人鹿盧在腸連環結恨遂乃龍飛藥店鸞宿女牀肺
病辭香眉愁卻黛桃當風而骨瘦桂入火而心空孺
人之病成於此矣歲壬子簡齋牧山左之濱州孺人
實海之濱六月徂暑千花不春玉臺拜月金谷步塵
見舅從姑呼耶送女之子千歸溯零如雨繄山之左
遽兆離鸞展如之媛扶病而語蘭息一絲藥煙半縷
織素匹左題紅薄韓眉圖葉借書格花看何期射雉
令德來佩女行書箴師儀設帨二十而嫁言歸於潘
舜華辭芳澤蘭表悴掌珠不還抱玉而碎繄歟淑姬
余雅託世好述其哀思授我金荃徽之彤管嗚呼錦
瑟之年隔世紅箱之地誰家青陵蛺蝶應齊思子之
臺香冢鴛鴦免立望夫之石乃爲之誄曰

奉姑命隨往官舍藥竈千里香車一肩送歸燕之于
飛打慈鴉而忽散鏡塘憐女之病且篤也與偕行焉
濱故濱海踰月始達一拜舅室言依堉鄉晨妝尚嚴
夕飯已喪斑竹一簀湘娥之影長離白柰數聲織女
之喪遽返潘君以荀郎之體傷元相之神命短連綵
愁長竟簟懷簟水而獨寫羨秦樓之並仙葢去孺人
之卒數月耳鏡塘旣悼弱息兼傷佳壻雲抱日而不
曉玉生煙而已寒潘郎集在早寡鵠之篇亡齊女魂
歸并哀蟬之曲斷影堂開而夢入秋墳過而靈來以
傷哉新婦忽此陳人夫以喪歸故山返葬曾不踰時
英英彫喪魯市迸哀齊亭虛望佳婦佳兒夜臺隨倡
猗嗟女士儷爾千秋嬰兒瑱撤幼婦碑留光光員石
鬱鬱長楸輝茲懿行勿閟山邱

重修專諸墝名

邑之柳巷舊有專諸墝高不及丈築牆圍之歲久墻
圮墝亦漸壞石幢欹側瓦甃零亂鴟吻穿屋龜趺臥
階其築之年月邑志缺如也維我吳俗蔚興先賢延
陵之讓國碑留十字春申之好客廟食一方君乃生

自堂邑遁諸吳市著形熊背比力鳥獲其言曰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是則椒邱決戰河神眇其一目魯陽返戈義御退其三舍氣不能下志不可奪已宮門夾鈹窟室伏甲簀不舉晉牙能亂齊不殊蒼鷹之擊變生乎殿上豈有黃鳥之殉哀臨夫穴中迺精鷹乎天義暴乎野俠骨斯在英風未衰悲石闕之長銜願金身之不壞夫荊卿之里酒人悲歌豫讓之橋國士流涕況近在此邦厥基已古市卒走拜里巫來會衆將鳩工並請立石魯壁且破吳閶正開東門抉目吳宮火散蘇臺沼沒一旦魚腸千年馬骨亭亭窣堵在室中央此都人士觀者如牆靈感響應亦旣靚止勇子之生禮子之死禮子以拜神鐙不油潛虬夜吐燭子來遊龍光妙光對出天表題雁罷秋貫虹猶曉劒冷越水鉤飛吳霜願子魂兮來墝之旁

尚絅堂文集卷一終

陽湖 劉嗣綰 醅甫

頤園讀書記

頤園者方伯百菊溪先生讀書處也拓地十笏結齋三楹遠離市廛略置邱壑仄逕通日虛廊互雲闌折而西繚以花木小屋疑艇浮來江湖危亭補樓飛入屏嶂主人旣出蓬蒿猶門蟲餘悲號鳥爲歎息許子青士避囂其閒遊神蕭遼涉覽明瑟得林屋之勝致申盤阿之晤言溪童而外惟攜破書石友不來迺對古硯余以暇日巾車來遊時方窮冬籬落寒色積葉平檻棲塵在梁苔印隔世履綦猶新竹粉墜空衫襞忽古幽步徐引素襟遂開松吹落落如助清吟之聲藤陰盤盤別成奇字之格茶塢四壁蘆簾一重寫公樹瑣碎清馨偶發尋聲出門門外古冢累累百數妖致佳日夕棲止鑪煙出戶隨風低高墨雲過窗與石鳥兕客山魈窺人白楊背風如助吟嘯晞髮散步逍四凸月白而鳥夢長午雨晦則雞棲不晨以茲景光遙其閒蓋至零露沐首始就歸寢也六月徂暑積雨彌觸身世俯仰傳舍深連索居眷我同好城隅間隔尋丈諸子別儻他舍寺爲空爲余以出郭重過其地廢井空碧頹垣亂青鼬車徑返歸路惶惑驚鴉影之墮地悲馬鳴之向天蓋如舊識者冢中之人可對語良會苦少芳時已非古懽不綿清興斯邈請告諸子

爲過從焉僕將抽毫圖爾主客

龍泉寺記

去宣武坊南二里有龍泉寺焉其地爲下窪子離市較遠灌莽叢雜竹影補屋槐陰借天寺門洞開一綠無地辛酉首夏周子倬雲讀書其中時湘岩木天浣香諸子亦移榻焉余好埜行時一往過癩僧應門面若枯樹古佛臥壁身餘壞苔歷院數重始達窩室鳥團夢於幽棟蟲選言於古牆艸蝶出繭黃於野人之衣風蟬上枝綠成秋士之鬢老杏一株實可升斗就

樹解渴便忘朝饑數子輟讀清談乃集說劒動舷吟詩悅魂片石之硯能留白雲小團之茶可代明月自晨入夕如夏成秋英英風露遍人蕭寒離離星辰穿樹瑣碎清馨偶發尋聲出門門外古冢累累百數妖鳥兕客山魈窺人白楊背風如助吟嘯晞髮散步逍遙其閒蓋至零露沐首始就歸寢也六月徂暑積雨尋丈諸子別儻他舍寺爲空爲余以出郭重過其地廢井空碧頹垣亂青鼬車徑返歸路惶惑驚鴉影之墮地悲馬鳴之向天蓋如舊識者冢中之人可對語良會苦少芳時已非古懽不綿清興斯邈請告諸子

者逍旁之石而已嗟乎傳舍落落誰爲吾廬禪林蕭蕭幾見彼岸乃蛉蜻出穴方閱夫朝暮蠨蛸在戶已慟夫山邱日月幾何雲煙頓改然則我輩身世之感豈獨灑淚乎泉傷心梓澤哉爰爲記而志之云爾

蔣邨記

蔣子蔣邨居武林北鄉之杉墩去墩七八里許爲蔣邨其宋時故居也道南道北阮氏表其清門瀼東瀼西杜陵棲其幽舍枌社久徙艸堂遂蕪憶楊子之舊廬望陸家之老屋哦詩之松巖已前代醒酒之石碑聲幽居之逸緒也已

城南觴月記

壬戌八月既望余客武林同人邀飲於許子穆市城南之書舍華月流采素秋欲波朋簪忘年芳俎薦夕羅列絲竹比較壺矢濁酒既醉清遊迺臻遠樹之鵲多於應門之童出牆之螢炳若行夜之燭縱步所至言尋野田杉柳隱隱飢鴟互窺荻蘆蕭蕭荒蛤亂吠聲響錯雜影形回惶飛露著草如吹鬼鐙行雲胥樹恍曳仙陂延此幽眺偕登女牆譙樓鼓聲畫壁弓影相與拊掌雜之行歌老兵鳴鳴吹角以應清歔鵲落狂呼鷹來江岸邪許之聲湖心欸乃之響浩浩四起

不復能辨刀地忽午天河已中星辰高低風露升降千家之夢方白半郭之煙自清一笛接曉溪魚不眠孤鈴苔秋塔烏先起感急景之超忽循歸途於沃寥夫竟夕之話并班洽其琴尊清夜之遊徐陳忘其軒盞屬以散人追陪勝友離合兩地喧寂一天申猿鶴之懷遂麋鹿之性露帶風襟足娛乎今夕雲裝煙駕預訂夫來生是則有逢氏之樂曠茲古今無懷氏之民同其旦暮者矣是爲記

浮眉樓圖記

郭子頻伽居吳江之分湖湖流遠邨寬徑十里玻璃千頃蔚藍幾重遠山窺人時出天際隱隱一髮亭亭雙鬢水仙洗妝湘娥對鏡遂於湖上築小樓顏曰浮眉取昌黎詩天空浮修眉句也潑眼成翠遊心入元拓屏四圍綴檻一折日夕樓止坐窗可遨鱗次羣籍吹饌百氏琅談灑雪瑤情墮煙曲中笛弄風花四飛唾餘麗橫于玉一色每至漁榔夕響雁櫓晨鳴繚白縈青之鄉夢紅浴碧之境復絕塵躅逍遙仙心飄飄乎儷宏景之三層軼休文之八詠矣若夫初日照梁

凄涼范鑫湖邊修眉慘淡吾士洵美余情倦芳循覽斯圖三太息已

小聚沙龕小像記

嘉慶丙寅三月五日趙味辛司馬六十壽製圖及贊綴之詠言不鄙無文用詔小子余惟先生述德白祖蔚華在國幼吞丹篆長窺綠圖手研藥人胸鑄匠氏彥和甲觀之譽君蒨丁部之書識量既遠丰標斯峻讀范孟博之傳王寂傖心懸稽叔夜之岡曼容尚友學若擷影詞能張聲宏策載射雄文乃薦藥省夕直

荷鑾晨趨擅常楊之除書詮沈宋之制誥官未通顯
遑遑中外脅竹佐郡最於青齊官齋守素不名猪肝
客館戒嚴迺謹虎尾五袴頌其循吏百維表爲青卿
乾蔭不居屯災迭搆風雪迫路歸於聖廬廢我告哀
升穀衛恬慕思方永宦情遂輟益空桑之戀三宿未
忘桃子之心五仕輒化因悟向子損益之歎兼測仲
氏潛見之旨逍遥絃尊跌宕風雅從荀勗遊能辨鐘
制與裴緯語如聞琴聲松栢敦其古懽樵蘇樂其靖
景三世之交共悅清話一門之內皆稱禮宗愔愔古
風吾見罕矣緯磬代周期蓼伊始道映既勝德容彌
彷彿仁元素炯茲丹青緬函甫開山塵斯接觀河之
面未改閭水之身白如是使在鑿之桐平其琴心既
爛之柯玩此弈趣斯愛斯傳陶詠弗已牽率荒翰重
累茲圖

清芬館記

清芬館者王子師竹讀書之室所以述先德循祖訓
也祖膺甌先生以賢書第一人成進士出而令粤之
永安先後家書存者十數裝池成冊藏度其中益令

子孫世守焉先生幼稟穎質少懷異資白傅宿誌之
稱黃香孝童之目性固弟弟學惟經經用能函開九
羊文鳶一鶚士林之譽弗替於今焉方其令永安也
德被有風令行如水石陳肺以當路鏡縣心而在堂
海疆化其狼烽咨館圖其虎尾白水盟屋清風署亭
靜梧亭之獄直鞫圖扉行桑隴之春花移近郭蔚茲
治譜勒作家箴徃徃剖竹通郵栽蕉遞驛飲馬申誡
封魚寄書貽清白以製銘雜丹黃而成帙乃者茅開
庭訓敬企門風僭摭之識仲郢芳矩斯存馬援之訓
蕘心香載瞻手澤用之什襲乞余一言敢以蕪詞特
申宿諾文不加點愧齡石之八十函書不盡言抵茂
先之三十乘是爲記

蔣伯生宦跡圖記

在山泉潔遇濟水則伏流出岫雲高臨泰岱而興雨
況乎幼而隨宦繼乃涉宦築堂讀書還里遷葬留去
思者兩世頌來葬者一方各具畫圖略志蹤跡豈非
稱僅事於齊魯之間振家聲於句吳之壤者哉伯生

述德白祖蔚華在國學若擷影文能畫聲乃屬製錦之才用效傳衣之鉢習其家世特最壽齊龍門千里思底績於宣房蜃樓一重現成功於海市其中汶上魯壁鄭箋訂舛孔疏壽謁凡夫周鼓秦鐘唐詩晉帖行春圖則係尊甫出治處也桑嶋婦女即是家人竹馬兒童無非舊識亭有清風之號齋餘白水之箴癸酉秋適莅泰安靖以鎮之宦途遇難坂驪羊腸客館戒嚴壁畫虎尾既遭否運遂搆屯災言歸聖廬風雪迫路牧笛馬塍之側紅簫牛嶺之閒足使丁令還鄉讓皇接冢焉夫其濟上夜讀如對匡廬之屏金鄉聽雨或誤山陽之笛遊覽足證紹紱甫開炳茲丹青虛壺貫島門外方竭推敲陶潛室中有勞贈答心炙斯伯元素則有金山人葉山農爲之補圖余舊友也今者伯生閱川年逝送海情長爨桐平其琴心爛柯玩斯弈旨綴此荒筆有累君圖

梁蓀鄰鐙窗梧竹圖記

竹間避客乃張鴈之清風桐葉題詩亦杜陵之韻事願言山木艮託菁莪況乎京國從遊師門結契借停雲而伫友憑聽雨以傳神則有如我蓀鄰先生以單溪師多少鐙窗梧竹響都憑憑雨爲傳神何補圖寫

潞河秋泛引

甲戌七月十七日子卿侍御約同人爲二閒之遊展七夕也素秋二七再展填河之期良朋三五一尋盪槳之興言自二閒泛舟潞河魚遊在窒鱗翠若接衡罾舸以娛月換袷衣而憩涼蓼花拜岸雙鴨呼名竹梢靡波一鷗入夢說中座之戚語辨鄉舡之鄉音吟肩疫處已入山圖詩骨清來不離泉韻冷然下水放乎中流于時鵲聲開譯如聞宮商雁陳邊塞恍韻絲

竹望楊柳之隱隱聆拭蒲之蕭蕭驢背風緊能代黃衣之奴馬頭城高欲迎烏帽之客待爽河漢遊神江湖迴帆遡秋倚檻款夕於其歸也王子命筆爰爲斯圖同遊者蔣秋吟編修吳蘭雪博士程香谷太守與余共五人各紀以詩秋吟援筆作記而余爲之引云爾

吳香竹籬下獨吟圖序

寺鐘初動城烏未起澹月在地斜河挂松脫巾露頂散步門外行不半里乃至吳子香竹寓風逕自葉虛

窗不鐙林影之際有人焉踞坐盤石悄然若有思者則吳子之獨吟乎籬下也適其友王子椒畦至因出橫紙拉之作圖流煙入毫潑水成景不事皴染點綴略具半闌風竹之畫一枕草蟲之詩畫中有詩則無詩焉可也夫余與吳子春明之話同苔而異岑秋窗之方同牀而各夢籬下久荒松菊於十年獨吟爲勞采葛譙於一日昔東野將行昌黎憂其寡和中散遠別呂安致其相思則他日者留舊雨於山中表孤雲於天際抑可知已聊綴數語重累斯圖情之託焉

顧安能已

杜詩漱岩詩集序

杜子漱岩雲川先生之曾孫也去天尺五城南表其舊居明月二分竹西傳其嗣響風骨初舉霞襟已標悟悟宮商落落絃誦間雛鳳之聲世稱才子下杜鵑之拜人是詩孫乃童烏就試之年早磨蝎臨宮之日翻雲手幻破浪心驚感身世之七哀哭文章之九命君乃東登齊岱北走燕關綵筆一枝青衫萬里紙貴三都枉傳名於洛下囊空四海徒乞米乎長安秋賦

載吟冬烘盡笑挾齊瑟而罷奏攜隋珠而自還一痕鴻雪都成春夢之婆半席鱸江竟作秋風之客入桃源如隔世交桂樹以忘年蓋甘爲東野之窮無復北山之笑者矣君之歸里也移居城東陶氏宅其地曰映山河築宏景三層之勝遠翠橫樓開恕先一角之圖遙青闖戶庾信園中葉畦尚在王維墅裏瓜圃未荒翛然城郭之偏宛若溪山之表僕也居鄰烏桕巷接青楊流連獨樹之門躑躅三叉之路蘿月同攜其行卷樵風送奏其好音響霜天之雁櫓慣送清歌鳴

雪夜之漁樵閒敲冷句往往肩與山寒面隨河皺峯
露沐首而未已片雲上頭而不知鶴長鳧短求世外
之議評蝶疲蟹寒足籬邊之風味賦閒居而自得矢
過軸以如何然而熱不因人餞能驅我天寒神薄日
暮途窮歸雲無出岫之心落葉有隨流之歎時君將
解吳下之帆而問粵中之櫂焉嗟乎湖山有限癖海
無涯退鷁風高跕鳶水大十八灘頭信波濤之惶恐
四百峯頂看煙雨之合離以健筆之縱橫狀奇情之
藐勃儁而彌上窮且益工君須達識如莊周之著外
篇僕愧知音待李札之請他樂也

蔡舫仙憶雲集序

趙北燕南古多感慨悲歌之士尊前燭底同是欷歔
可笑之人驚鴻已詡其才名雛鳳更輸其格調名花
一棄好鳥雙聲我輩之鍾情有空王之說法焉蔡子
舫仙寶瑟名鄉胡笳家世慘緣方少題紅已多銅駝
巷口幾輩狹邪之遊金雁驛邊經年漂泊之所兩行
紅粉一部雲藍秦后卷衣之朝吳娃饗饌之夜鉤藏
女手釵挂臣冠癡甚雲情慌如夢憶於是借君謨詠進我言歡

陸紹聞雙白燕堂詩集序

夫劉勰著例兼尚遣騷楊雄論詩首先辨志儒者之
珍斯貴風人之佩勿諼伐木之詠聽之平心如蘭之
道端居研經寂守窅焉有本泊然無求叔寶之神自
清育長之影亦好用能貌世念於姑射接騷心於水
仙珠玉脫口韻流江湖宮商在身節應風雨焉往者
弭櫂西泠落帆南浦嗣依親好遠涉荊湘懷思不任
篇什遂積雙白燕堂詩集若干卷其作也良朋參差
佳日長短里門之暇迺辱過從君以居憂悄焉無緒
東頭之屋待補北郎之山未營雙燕已去感春泥之
故巢摯鳥欲飛憐秋風於別樹方君輟詠進我言歡

因憶曩遊出觀舊製蓬乎池塘憶弟碧草不春嶺上思親白雲何世而兒僕關山淪落天海棲遲行卷所經前塵斯在歎麻姑之緣髮鬢傷庾信之青袍冷硯空敲孤鐙欲滅斯又神思以之銷磨風懷因而惻愴者哉

楊西河九柏山房詩集序

夫踈洛之水不足以涯江湖培塿之觀非所以希嵩華源淺者流易竭本薄者末不崇是以抽黃對白墨客之矜才量碧裁紅詞人之遺興壯夫所不爲耳餘子何足取焉西河先生著宏農之望有關西之聲王粤家香在南豐尊同北海訂名山之後約記八海之前遊春明鐙火短夢依然秋水樓臺長天忽共今者君將出岫僕未開船流連話雨之窗商略停雲之樹聊述數語以志雅懷置之閣上勝楊子之著元經歌之音魚龍資其悲嘯學方干之問石擬崔立之哦松集之所由名也方其幼也誦李白之六甲辨楊綰之四聲賦徐鉉之一篇紀王筠之十詠先颺後腯一家風月之才仲海季江兩小文章之譽頭角嶄其特立風骨騫而早飛洎乎舉京兆捷南宮焉登龍而御李膺買駿而圖郭隗長卿凌雲之賦麟鳳騰其光氣子梁苑早雪燕臺莫雲清遊旣佳逸興斯舉則有扶風豪士江左名流亭中晉襖四十二人之篇儕乎飛樓

上泰簫二十五郎之管絃開作浮酒氣以成海沸歌聲之滿天宮商互調珠玉競落駿駸乎東閣之脅轡西園之軒蓋焉酒者塵海蒼茫煙江飄泊張融倣屋王粲登樓歎鴻雪之重逢慨鷗波之一往人原有恨僕最無聊而季馴文字緣深湖山興遠遇秋林而選籟停春院以徵歌時復水竹題名風花說夢閒才半日悟卽三生異書名士留眼底之雲煙醞酒婦人寫胸中之塊壘竹濫絲哀之夜金迷紙醉之天一曲烏棲三聲猿嘯往往淚隨河滿腸與風迴凡茲寓感之

辰大有傷心之作自丁巳夏後得詩若干首分爲卷石山房詩稿歸雲艸堂吟艸各一卷石言已悟同歸選佛之居雲意何遲獨表思親之舍可以見其志之篤心之苦矣暇日復集其舊時散佚諸作撥劫後之殘灰拾叢中之碎錦別爲一卷名曰爨餘且以余同遊最久屬敘述其梗概嗟乎逐第日暮哀長笛之無多海碧天青識斷琴之尙在其能無爨桐之泣焚硯之思也哉

黃魯山悲秋百詠序

夫豐山九鍾氣感者聲應菱賓一石響附者影躍此將隕之泣無假雍門之彈已斷之腸不煩河滿之曲維士悲秋發言成詠不平之鳴由斯起焉緊其發商颯於齊館騰清吹於梁臺江山文藻屈宋傷心軒蓋風流徐陳歎逝至夫城笳悽動龍水哀鳴關前鴻雁河梁落日之篇塞外牛羊勒勒陰山之唱黃榆蔽野紅柳連天塚艸青而霜飛邊沙白而月墮秋之悲也一至斯乎黃子魯山實維秋士蓋少而張儉亡命王粲辭家近自楚豫遠歷沙漠零愁彌谷積恨崩城每

當清節含凄蕭晨告悴風煙獨浪關河羈寄凡夫狄公思親平原憶弟參軍寄妹蘭成贈婦莫不緘錦帶以寫恨奉黃衣而報書以是言悲悲可知已遂乃結譽霜月流音砧杵艸蟲生遙夜之思落葉召長年之悲用激揚乎倩性匪流連乎景物彙而成編厥有百詠夫李白百篇徒誇縱酒羅虬百首祇善緣情以茲喻體八哀託端五噫采蕭嵩以見志申松桂而爲言魚網輕苔宜公同好橅予下里莫繼茲聲爾

送董巨川之荊南序

三秋賦別稱江郎爲恨人千里壯遊歎董公眞健者時則吾友董子巨川以庚戌仲秋之月將適荆南臚某君幕府之辟也同人送之郊外命酌爲別濁酒初引清霜下飛雁嘹嘹以叫天蟬悽咽而辭樹山中叢桂有公子之故人江邊衰草無王孫之歸路嗟乎茲之別也能不黯然傷悽然泣哉且以足下積元圃之夜光鬱青霞之朝氣而乃馬頭彈鋏驪背攜囊荳護鯖殘杜陵炙冷習豢軍之蠻語吹幕府之清笳頻年作奏表春冤於行間壯歲從軍銀秋鷹於韝上亦人生不如意之遭丈夫不得志之會矣然而遠遊冠好可忘離別之愁飛雲履輕兼有神仙之望挂帆入楚鼓枻浮江浪與龍吟峯隨雁轉青艸蒼梧之鬱鬱紅蘅碧杜之萋萋湘妃變竹屈平哀郢之詞巫女如花柳毅迎神之曲苗嫭跳月之地姝徙咒風之墟木瓜山酸橘枝浦冷每當蠻煙漲日藥雨霾春一彈蜀國之絃三下巴人之淚願言山水如涉登臨以余壯懷慰子行役黃鶴一去橫短笛兮各天驪駒載歌贈長鞭而首路吟瀟橋折柳之句代隴首寄梅之章凡若

干首敘之云爾

送方篁谷之蜀中序

余也談鄒衍之九州夢向平之五岳遊仙圖其瀛海招隱志其名山況乎薛能詩裏不負嘉州李白集中尤誇蜀道棲神莫往締願徒殷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方子篁谷以某刺史聘將有蜀中之行片帆乍張孤鴻欲沒雲停遠渚水喝危橋行者增黯然之傷而居人動浩然之興請申別語以述斯遊且夫不涉險阻不知山川之詭狀也不探幽奇不知曦月之殊情也

今君度羊腸之棧通鳥道之船看三朝峽口之牛走八月瞿塘之馬緣罷接響於千丈元熊騰臂於半空幢日陰森松風騷屑山愁望帝井吊公孫青天題劒閣之銘白日想刀州之夢作客者鬱鬱居此懷古者茫茫百端嗟乎籌邊驛在身世極於危樓問字亭非風流替於古冢過瀼西之草堂訪渭南之別業萬里飄流司馬題橋之筆半生淪落君平賣卜之簾能不顧下坂而傷心念歸途而動魄哉然而吾土雖非此朋亦樂海棠故國盧橘同鄉鳳奏鸞於桐花鴨呼名

於桃竹君也彈琴臺之琴貰酒壚之酒浣箋十色濯錦千頭三折巴江之字仙鯉都浮一條蜀國之弦天雞亂落他日著之吟詠流入畫圖城頭赤甲翻樂府之新聲水上青衣是行人之舊路夢裏尋君行日沒而看日出卷中寄我恍江北之望江南

芙蓉山館九人聯句詩序

歲辛酉夏農部楊蓉裳先生於廠寺得明楊君謙等七人聯句贈答詩一冊希出處於曩哲緬唱酬於古懽公之同人已付梓已閱數月而周倬雲姚春木汪

竹素蔡湘若均以下第先後出都先生乃招數君偕蔡浣霞儀部許青士華惇園兩孝廉及嗣綰共九人集芙蓉山館仿聯句故事時為十一月朔日殘雪在地飛霜下檐松窗孤青竹屋一白梁園之簡斯折金谷之筵乃開香山結社擬九人之勝遊淮南留客援八公之成數迺敲瑤席煮瑀糜五辛雜陳三雅交錯鶴飲甫畢驪歌已申童僕在旁請進子罍主客離位遂相聯吟酒氣成雨呵硯冰而忽流茶聲作濤沸窗紙而遍響或援韓孟之鼎或撥陰何之灰清緒迭引

孤懷互投賈島索句門外極其推敲陶潛問形室中勞其贈答華燈幢幢不假燭刻寒檠隱隱如聞鉢催漏三下得聯句長律詩一首九人贈答詩其一十八首夫以吾輩苦吟共盟山木相悅秋鶩將返冬心易孤舊雨今雨流別淚之浪浪團雪散雪申離詞之且且流水一別浮雲四飛洪喬江上知來日之書難高惠夢中恐今生之路斷所賴星河雖阻泥雪長留後者難期撫忘斯會云爾

陶然亭餞秋詩序

北郭雨霽西山翠流重陽既展坐益離索素秋二七帳清節之將歸良朋三五緬雅遊而誰續蕭蕭之興已遠松柱之招忽來時則九月二十九日同人觴於陶然亭餞秋之會也賓多於鴻僕健勝鶻霜風送響乃涉平原黃蒿過人深不見日數車銜尾殷聲若雷沙高成邱遂隘入衢如是數里方登斯亭同人乃褰衣君感階級踞石而坐攀楹欲飛風竹疑嘯上干層簷霜楓如醉排入虛牖亭外積水半成方塘野禽拍波來弄寒色直視遼廓城陰周遭蘆葦下偃方作

晴雪煙鷺一點似棲仙心昏鴉滿空疑潑顛墨茵席既鳶壺觴遂開折花當籌捉松代麈談謔間作繼以狂歌鶴聲墮地遙經宮商雁路界天俯照金碧已而林暉漸移秋影將去衆鳥離樹哀鳴裘裘輟觴凄然興盡告返落日蒼莽舍車而徒青鞂互蹤烏帽低影鬼火奪路人煙失村破家連屋當日黃公之鑪荒碑臥阡昔年到溉之石忽朝忽暮何古何今斯又酒人見而傷懷秋士因而隕涕者矣同人曰是會也詩有以志之於是諸子賦詩而余爲之序

姚春木萬里圖序

姚子春木既罷秋賦將辭春明離筵甫張別酒斯把於時煙鶴流響霜鴻叫空吹角聲之曉寒挂鞭影於殘雪迺出萬里圖幪屬同人一言爲贈圖凡三十有二各繫贊語但設標目不假繪事有聲之畫對松風而忽開沒字之碑披蘿月而能讀結想於邈棲襟欲仙近自楚越遠逮秦蜀紀山川之勝懷溯鄉里之情話吟覽所及彙而爲圖今春木之歸也過鑑水人鱸鄉橫雲卷山圓月流泖懷人七松之觀弔古五茸之古歡芝蘭並焚忽傷其同類蓋不旬月而余奔先君

余以甲寅春客津門始識米樓知其能填詞希風姜張迴絕近韻所刊翦雲樓詞其最先作也既復見其四六文及所爲詩棲襟道山振骨蓬島卓達觀以表識鍊清氣而爲言其於古人企可及也既處都門遂同燕好非有瓜桃之咸用篤昆季之愛鷄鳴膠膠不輟念於風雨馬蹄隱隱乃遯情乎荒遠愧居十年之長尚友千載之前者焉乙卯秋君試下第旋以外艱出都門於時贈策蒼黃含詞悽惻松柏相悅方敦其

子之喪矣今年夏余就食江右權出武陵時君以遊
暑居湖上之栖霞嶺徑詣茆菴爲止信宿語言山鬼
之室留夢碩人之阿復出其畫隱庵詩示余停雲奏
篇閱水成歎往者游好半寄此中歲月失歡關山增
愴一帆在望明發首途西陵渡口獨裁遐風之詩桐
江道中空來濯纓之慕與子偕隱懷哉何期請書簡
端以志吾別

錢鶴邨遺詩序

錢君鶴邨竹初先生之子也家有素風少無俗韻處

風舶月門第溯其清徽讓水廉泉里居表其勝致緬
離井邑隨宦浙中幼居官舍隱几四明之山長遊眥
鄉放船百粵之島歲戊申己酉閒竹初先生以解組
歸里門結念蕭寥崇情澹泊庾彥寶之山池遊心物
外仲長統之田宅樂志閒居鶴邨克侍晨昏終鮮兄
弟家箴是錄客譜勤修應事則穆之百函踐言則季
布一諾用能慷慨任力綢繆致思湛之著屬之訓安
不忘危士行運蹇之功勞而待逸當其溫衾問夜撰
杖娛年潔南陔之膳薄采芳蘭申小山之招載賡叢
桂其讀書處曰分綠山房積書十楹栖塵一榻主或
坐隱客來臥遊玉唾隨落雜以蕉桐之聲清飈迭陳
佐之松韭之味閒好音律偶綴詠歌蓋楊綰之述作
秘不示人殷浩之周旋久窶作我焉夫其偃仰庭廬
追隨倫好非必德行之懿書留三篋文章之美僅敵
百縑而僧孺之識仲郢風矩斯存文淵之懲季良義
方有在彼柳敬禮衣纓結習嘉潦藻初屐少年徵逐
車騶遊獵狗馬浮榮相競清議安偶一蹉跌歸不且得失之殊
塗而趣舍之異致哉嗚呼可以風矣今年夏同客暨

陽寓舍一日薄醉邀余散步過劉倫之巷憩杜康之
橋忽顧影形縱談身世君性故近躁未能好以暇也
要之以孔明寧靜之語進之以韋賢遒遙之風首肯
余言怳然有得豈知蘇卿一別常負景光張敏三詩
遽鄰泉路中秋之前二日君歸自東郭見庭蘭作花
忽忽心動語家人曰此非佳兆也古藤之識淮海先
知白楊之悲泉明早達遂於是夕得病病旬日而逝
不忘危士行運蹇之功勞而待逸當其溫衾問夜撰
竹初先生抱西河之慟制延陵之情揚雄悼子元章
惜其失傳徐勉喪兒哀詞爲之輟筆因檢篋中得詩

數千首冀留遺澤及付諸孤持以示余悽然始絕昔
竹林之遊向生感舊嵩里之餞杜陵逝哀而況師友
可作竟觀乎九原昏嫁未終長遊乎五岳以余戚好
愴子生平弦望甫周山河永邈范式不來感靈旗之
告夢張融已逝思塵尾以招魂此又淚盡三號而腸
爲百結者哉

許玉年悼亡詞序

許子玉年以乙丑三月結褵於吳門之呂氏甫六閱
月呂孺人卒余適以事道過武林玉年出示悼亡詞
指曇花之一見歌琪樹而全非七襄機在誰挑續命

之絲九子螺殘剩表傷心之碣

葛醴農庚申集序

鏡水一曲似知章之故居屏風四山題開府之新詠
中有葛井實依于湖曩以薄遊得接譚讌峯雜艸以
爲佩選孤花而表襟挹子清風爲日久矣素秋既晏
重抵斯土懸榻聽雨依鐙篤秋因出庚申集一卷示
余曰入此歲來所得詩也新露盥水古雪浣腸宋豔
高摘顏金互錯江泚之三十體蕭統之十二書令讀
者流連景光悽惻朋好焉僕也閒鷗再盟客燕將返

秋社猶白寒山龍青明戒僕夫逝將去汝孤舟識路一塝停雲攜樊南甲乙之集便當離歌過潤州丁卯之橋還流別淚請綴荒翰有累華編落月在梁照我顏色

吳西津先生詩圖序

館娃之東延袤數里塝影苗白巖光孕青人文蔚然歷有年所此沈石均張汞夫黃野鴻盛青嵎四先生沈文慤定爲木瀆四詩人各有專集芳卿充佩喬松蔭裾自然德音誰與嗣響則吳西津先生其人焉每

當霞朝月晚水暝煙初阮屐雙穿郭巾一角卿芳牛牧之觀花落驚飛之橋荷鋤又圖攜榼成吹謝幼輿怡情邱壑仲長統樂志田園暈晴課雨儲太祝之天懷鋤月畊煙王右丞之逸趣悅戚話以選夕娛賓筵洪澤增隄順軌築堰分支淮流既清湖漲亦靡此三十六陂春水圖所爲作也以彼水影栖瀉川浪鏡平鷺鷗不驚魚鳥自集菱津葦蕩剛船謳之互聞狹渚篇之中三致意焉余以庚申之春小住香溪閒尋靈巖識短李之貌古欽倪迂之致高味甚啜茗瀹清泉以論詩交加飲醑命濁酒而更酌今者黃壚頓慕白漢中聲游者有濠濮閒想焉僕以勞人屢經湖灾泊舟鄧伯之埭弭檝耆卿之橋珠光兩岸看鼕社之波社方秋樵蘇未希煙水斯邈蓋去先生之沒已六年矣猶子嘉濟敬奉心香追維手澤執杜老之卷嵩里逃哀過向生之鄰竹林下愴謂余後死固省前塵願乞一言以藏三餘余也觀河面皺逝水心長琴笥之好權若平生煙素之緣感淩兩世泥雪猶在星霜已非忝綴蕪詞以告來者

金樓泉三十六陂春水圖序

懿夫愛敬陂成邦水分注康濟河闢湖支下通莫不分鄭白之渠形借甌閩之海派若夫樊果蠙社珠川平阿若洮若滹之匯源爲瀾爲漩之蓄勢席挂萬里

船扶千尋檣師蕩魂舟子失色則尤高郵五湖所稱巨浸也前明嘉靖間仁和金公樓泉出刺是州慮其混一請於巡按分洩湖流開石梁導石臼濬秦闕隘洪澤增隄順軌築堰分支淮流既清湖漲亦靡此三十六陂春水圖所爲作也以彼水影栖瀉川浪鏡平鷺鷗不驚魚鳥自集菱津葦蕩剛船謳之互聞狹渚蘆洲正漁笛之吹入青山向背夕陽低昂過者無江漢中聲游者有濠濮閒想焉僕以勞人屢經湖灾泊舟鄧伯之埭弭檝耆卿之橋珠光兩岸看鼕社之波社方秋樵蘇未希煙水斯邈蓋去先生之沒已六年

迴墨色一旗覺泰郵之酒熟適九世孫中書君應麟
條公治績列之家乘復展斯圖徵余作記暇日過從
不鄙無文因感前徽兼懷塵躅率率荒翰書之帧端

同人銷寒詞會序

野火東風有蕭寺之逋客梅花人日來草堂之主人
門外積雪是爲袁安之居廚中斷煙乃曰梁鴻之竈
不有雅集曷勝古懽請以填詞聊申寫韻慢聲隔竹
疎影當松雨中爭唱笛家月底並修簫譜時也熨翰
林之濕薪煨長史之獸炭烹學士之雪水辦太常之

寒壟缸面之酒試乎春醪盤中之餐調以鄉味歡卜
盡夜詞成不日揆韓孟之鼎撥陰何之灰馬遲枚速
文思盡乎一朝燕疲環肥書評及乎千古童僕先折
其簡主客乃開其圖序唐人之四傑誰在盧前招燕
館之諸賢請從隗始

彭石夫八詠圖序

余與彭君石夫相識於時帆先生之詩龕十餘年矣
粤歲戊寅遇法源寺朝夕過從因懷古懽乃出朱子
之候金迷紙醉之天狂語爭喧謔言迭出時也浮白
既足蹋青斯遊非無隧道看翁仲以尋碑別有閒園
鶴年舊所補圖並示八詠蓋自垂簾市肆下榻僧寮

說金人之捧劍於是繞叢采采點薈依依攜小山之
隱君及大樹之童子解槳離岸移壺上船去水重重
歸途黯黯城遙匹練郭近漁衣玩春遲之三三夢紅
浴碧喻秋林之七七轉綠回黃遂繪景於丹青亦吟
詩於煙素是集也彭春農鍾仰山兩學士爲主人而
朱野雲王楷堂何仙槎劉眉生朱菉堂穆吟濤穆見
亭岳湘巖岳兼山周雪樵周少石同集比部文雨溪
之軒期而未至者則有陳石士董琴南而游戲往來
於其閒者則有野雲令嗣大樹童子也遂屬野雲補

圖而余爲之序

韓景圖紅冰詞序

韓子景圖少以新柳詩得名東風御柳一城寒食之
篇西蜀桐花萬里丹山之曲然但識其詩才之清而
未知其詞筆之雋也因銷夏之餘閒極陂春之能事
乃出紅冰詞示余翦水才工裁花骨妙冰乍調於絃
上紅可貼於瑩中杏花鬧遍宋子京之盛名梅子黃
時賀方回之佳句蓋近代梁溪詞人以梁汾爲宗興
者陳子愛蒼緣情之作也方其作三春之蕩子署六
代之寓公青谿白石猶在人間碧漢紅牆便如天上
託周秦而旨歸姜史君之瓣香固在彈指焉夫以雲

嬌郎抱日有美如雲葛鴉兒之小字㑹上三絃吳蛺蝶之前身飛來八拍琵長於姜簧暇因君橫陳黑痠之爭低唱綠肥之曲仿扇圖於畫柳臨字腳於簪花一龕繡佛星星繫臂之盟四角香囊叩叩定情之什既而秋娘送別春夢選家虛望檀來竟歌郎出紅葉長辭萬古宮人之恨石榴一笑三年越女之緣花從風去兩地漂流泥憶雲來漫天惆悵遂使文鴛影散彩鳳身飛珠買歌餘雲曉舞散印三生而石在搖九子以鈴空於是縑素封愁雲黯寫恨借葛三之佳話偶借寤言遂傳眞境胥化工之筆開太極之圖萬亦所以有無名之名而爲忘象之象也吾友蔣子蒲軒浩言於世外贈形答影參妙諦於劄中此漁樵問答而去

蔣蒲軒漁樵問答圖序

昔邵子探月窟之精微悟雲窩之安樂樵水漁山屑爲陳九之新詞斯則茉腸寸寸牽錦段以同迴怨曲聲聲擊磬侯而入破者矣僕也清淮十載濁酒千場湖海氣銷瑯琊情死三千殿脚瓊枝擘月之圍廿四航頭落葉繁霜之譜猶憶丁孃簾閣甲夜闌干葉子拋金搔頭贈玉畫放翁於團扇圖白傅於屏風情天劫短夢金粉而都消淚井痕深洗燕支而不去今者過楊白故宮之路蹋槐黃舊內之煙菖蒲再發如君未嫁之年桃葉雙招是我重來之地秋蝶魂消而不霞悅其魂魄泉石結於膏肓傲漁唱兮一家逐樵歌兮九轉洞口船歸但飽桃花之粥山中柯爛曾看橘子之棊足使任公袖手而來巢父掉頭而去以此逍遙身世擺脫塵埃蕉間鹿幻夢回古澗之尋竹上鮎來心冷空江之釣但漁樵之了了何問答之云云然

則對斯閭也采山而釣水漱石而枕流得意須忘靜觀自足一片空明惠子濠閒之水兩頭迎送鄭公溪上之風僕也且將從漁父以卜居君也幸勿爲樵夫之笑土

樂閒書屋遺稾序

樂閒書屋遺稾者余中表弟虞旭岡作也君少穎悟十歲能屬詩家世珥其華貂才名吐其白鳳年十七舉順天鄉試旋以黃發處得中書常袞稱職能爲除書張華入宮卽與制誥方其紫微夜直紅梨晨校鳳

池之筆莫奪龍門之聲獨高然昌黎簽底三書不存正平懷中半刺將滅循其風旨有足觀焉歲壬子余自洛中入都契闊歲時重得敘處君雅好客備極游宴一燭未跋入音芙調罄玉袞於洞簫識高琳於浮磬興來則擊鉢能下思入則停鐘不眠往往叉手之作爭捷溫岐嶇心之篇鬬奇孚賀焉時余舅氏方里居君假歸省癸丑春重試禮闈旋復報罷圖市駿而猶索券贖璵而已空一車雞棲誰室鶴望居恆多忽忽不樂顧不以爲意也一名夕飲友人所歸寢而復起

邀余出庭前步河影於虛檐弔蟲聲於短砌索筆作五言二章中有冠蓋去如雲落花填古巷之句蓋不侑樂梁商之懼不終橘頌入騷屈子之命將絕蓋不數日而君病病七日而君死矣君年三十無子妻若女俱在都下將以某月日奉君柩南還夢兒亭遠哭樹連天望夫石高燕山無地招魂廢鶴之里墮淚聞鵑之橋素旐出門黃壚何世君之存也曾以所爲詩屬余刪定今檢其遺篋合古今體得百餘首爲集而錄之成君志也嗚呼蟬蛻將去猶自戀其殘聲蠶繭有涯達人安能無慨埋玉樹而長已化瓊瑰而不收夫孝穆酬總持之句方寄集中陳思定敬禮之文竟成身後疑君未死喪予平生手墨猶新音塵終古可傷也已

張舸齋飲綠山堂詩集序

蓋夫應官聽鼓吏才無邱壑之懷仰屋著書處士之江山之筆夫惟大雅始號通材苗露芝以表德音拾香艸以充雜佩如吾友舸齋先生殆其人也家居鐵

甕門對銀山年年送客朝南莫北之風日日江流楚尾湖頭之水先生生齊白傅幼卿黃童叔寶神清肯長影好銀杏金桃文暢知名之句卿雲仙露子昇得意之篇遂乃譜鸞鶯之雙聲匹鳳皇之五色其夫人鮑氏則海門先生之女雅堂先生之妹也金釭二等尺許量才玉鏡一臺壺能潑墨詠庭前之絮起鈿閣依依唱陌上之花開香車緩緩一時閨中有葛鮑之風劉樊之望焉先生則飛雲鳥輕遠遊冠古擱筇就海蠟屐尋山武夷九曲櫂入空濛盧阜五松屏張雲八補博士弟子旋業成均題名皇崇漢草生教授之山三絕工唐葉貯慈恩之寺詩學弗墜歌鷓鴣之一篇文名早高夢鸞鶯而五色年十椿八千而始大菜七十而方孩是惟居丈人之行斯爲得壽者之相惟我某翁河間舊族谷口分支六經

錦三十六峰寫奇情於雁宕二十八洞圖詭狀於獅林嘗繪四山紀遊圖以傳余向有句云三山住家四山客蓋記實也所以澄懷度日樂志忘年山有眉開水無面皺棊只平心但看爛柯之局琴常歇手不登焦尾之場宜其謝舅何甥周郎陸弟敞賓筵而結社選戚話以買鄰也君詩飲綠山堂詩集已付梓者十四卷詩境清眞恬曠進而愈工淡而彌旨編樊南甲乙之集唐韻堪酬過潤州丁卯之橋鄉音迭唱益元白之閒置一格焉僕也興託張南忝居王後吳江波

遠入海風高飲綠水以盟心望青山而表悃慨皇甫謐之吟三都作賦置鄭當時之驛千里傳書

鄭太翁七十壽序

燕山五桂何北地之才多商嶺一芝獨東園之望重椿八千而始大菜七十而方孩是惟居丈人之行斯爲得壽者之相惟我某翁河間舊族谷口分支六經崇漢草生教授之山三絕工唐葉貯慈恩之寺詩學弗墜歌鷓鴣之一篇文名早高夢鸞鶯而五色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旋業成均題名皇榜居然而韋賢教子世守一經鄧禹生兒兼通百藝雖王謝盡知名之士亦甘陳得學武之才蓋長君某已班筆先投而次君某則江花入夢戊申中式副榜補覺羅教習期滿以知縣用驥足千里鳳毛一門能世其家克昌其後者矣而翁且嘯傲乎林泉逍遙乎里社韋杜二曲朱陳一村張公雅誼不爭大谷之梨杜老情深不負雞黍留賓傲博士之高風任撲鄰家之棗枌設宴維黍留賓傲博士之瘦羊爲諸生之祭酒優游之樂鄉黨稱之厥歲建寅

於年書亥留七夕雙星之讌侑一堂二老之觴瑤池
使到望鸞背以長青銀漢填過喜烏頭之不白某分
同葭戚言締蘭盟夙仰心徽用綏倡祉借南陽而挹
水傾北斗以承漿仙郎作令九霄看鳥影之飛國婆
開筵三殿聽履聲之到

刑部主事魏君尊人七十壽序代

翼軫紀分星之野而少微位旁三台臣廬稱毓秀之
鄉而大隱居鄰五老所以林下之風補丹青於洛社
橘中之樂陪黃綺於商山如我某翁先生其人也先

生鄔邑起家鶴城著姓一室歌鐘溯宗功於金石兩
朝文笏濟世美於簪纓弱翁之裔皆賢畢萬之宗必
大方先生之少也禹甸重食德之報漢京開力田之
科一斗之粟不入乎民謠滿籯之金不先乎庭教置
銅盤而合食設大被以安眠聞者謂閔騫兄弟家無
閒言識者知楊震子孫代有陰德既而嗣君某荷衣
就塾柳篋陳編庭麥晝漂寺蘿夜斷加鄒鑒賓廚之
飯課歐陽官燭之書方犀角之初豐卜鳳毛之必貴
歲甲午嗣君舉於鄉甲辰捷南宮入比部見楊綰之
官箴早推國器乞柳遐之坐具猶記家規九棘風清
三槐露重蓋自魚須一秉鳳勅旋頒堂上鱣來門前
燕賀宜乎安車以當潘輿衣錦而承棻綵矣而先生
則辛苦持家運陶公之百甓儉勤風世守晏子之一
裘竹頭木屑之經營菜把酒材之擘畫有覺德行無
忝貽謀若夫龍伯高擇言無闕杜京產敦行爲難鄉
鄰難急得輔嗣而動容族黨風著見子將而變服甚
至輝分東壁水貸西江脩鶴觀以營齋建虹橋而利
涉古人云好行其德先生之謂乎酒者葭琯飛灰藥

夫夏翟某等同居仙尉之郡竊忝朝士之班絳縣圖
開青田酒進借麥即而獻祝吹黍谷以陳詩他日青
牛去後傳關前小尹之書此時元鶴飛來添海上仙
人之算

蔣母張宜人七十壽序代

蓋聞郡依梅尉仙人之眷屬偏多山接麻姑之
容顏尚少則有蔣侯宅近門通白水之梁張使槎還
家貯銀河之石而況班宗七戒孟舍三遷堂前講蜨

拜文宣之女宗天上幔亭列武夷之仙宴者平維我
蔣母張宜人族高許史村並朱陳舊籍占小山之桂
曾住淮南名家傳大谷之梨遂移江右宜人而離毀
齒早識柔嘉纖及齊肩便徵淑嬡伏氏之傳經學名
重女孫謝宗之詠詩篇望逾男子既而仙館鵲填女
牀鸞集仿內家之譜便出雙扉臨奴婢之書都成一
手典裙釵而佐讀脫簪珥以傳餐牛衣不事早成夫
子之名象服將加克遂尊嫜之志以舊家之有子博
新婿之宜男雍雍乎肅肅乎可以垂女史之箴繼姑

恩之曲焉未幾而家傍鳳池人登雁塔太史既紅綾
入宴夫人亦翠幰來朝因風解佩三生聽碧玉之珂
伴月薰香五夜擘青綾之被時也諸生立雪名士如
雲館盡招賢座常滿客入林稽阮俱邀品藻於山妻
出世羊求亦仰音徽於社嫂蓋元才子之名　禁中
特定而郗夫人之德世上爲難方其潘岳迎輿同遊
吳下葛洪徙宅小住秦淮一雙白板開開蔣徑之扉
廿四朱航近汎袁家之渚一時見者有神仙之望焉
既而扶風帳設元禮門開惟士無田寄公有母蘭亭

攬勝山陰題扇之書隋苑游春陌上看花之什邀令
暉而茗話選道蘊以闌言留萱作愛都成客舍之棠
爲竹生慈願插官河之柳洎乎瀛洲再召溫室重依
一院金蓮之影老子婆婆三株玉樹之輝諸郎競爽
喜新鶯之並出知老鶴之將還兼以宮況泉清病軀
山痗問酸寒於杵臼窮辛苦於刀圭所以纔轉南臺
便辭　北闕當朱履退朝之日正斑衣歸里之年買
來丙舍堪當青山仿得午橋便如綠野上紅樓而度
曲開白社以成圖婦姑春日同聽睨睨之鶯子母更

闌對話團欒之竹雖復偕老願違未亡念切而夕陽
紅好暮景長留寸草青多春暉不去宜其姓聯翼軫
名曜義娥西池少女親鐫玉琯之書南嶽夫人代掌
金箱之籙也若夫雞黍之供親饌孟筍尤甘魚菽以
祀先人季蘭倍潔織婦針神貴而克儉厨娘寵妾賤
亦知恩讓鄉廉里人懷長樂之居義路禮門世重獨
孤之望甚至覓裴航而借杵無限藍橋有如白水妝臺摘粉自書幼婦之碑畫閣催妝代

撥嬰兒之瑱凡此高風都成懿行斯又吟之抒軸雖

百匹而應空佩以珩璜繡干綵而並貴者矣酒者剛
逢添線之辰遊屆開筵之節娥方墜月婺亦占星金
仙掌上盤承天姥之漿玉女窗前壺博井公之粲大
小雙姑盡開顏於明鏡匡廬五老羣拜祝於香爐某
等潘楊之戚叨列通家孔李之交更兼兩世三篋久
書其素範一觴聊獻夫華辰從此集青鸞於海上常
捧箋來如其招黃鶴於江邊誰攜笛去

太常卿王公祭文 代

維公族望實著齊魯槐蔭植三孫枝秀五行馬在門

封貂列戶玉昆金友爲世翹楚離離黃菌奕奕紫芝
公之異表徵於幼時誦六甲篇賦四聲詩能習豹韜
能騁鴻詞小試厥才首膺河務魚須在胥驥足展步
賈讓決渠黃尊濬路得上上考均下下賦作二千石
守郡滇南銅龍之江碧雞之嵐猺花猺草憩此棠甘
墾克岐克嶷以養以育學禮五百傳經十六用勉責
躭同趨絳幄晏子一裘惠文一冠惟公克儉樸返淳
完朝習梁春莫運陶甓惟公克勤持家有節公之承
手披案牘使馬如羊買牛用犢吏治稱良民風以睦
軍書戒途轉粟飛芻出入萬里馬蹄僕痡諸葛籌筆
贊皇繪圖克靖狼煙以佐虎符惟浙東西一歲遷秩
乃膺 帝簡廉鎮用辟曲蓋迎幢襜帷列戟獄訟平
反好是正直 帝曰還朝職在太常容臺之禮雲韶
之章伉伉六經翼翼三綱賴此介卿夙夜匪勤侍直
禁廷隨班朵殿 天顏詢及溫室時見若縣益齡甘
泉賜宴世重叔孫人誇景倩曰歲乙巳千叟登朝鵠
立虎拜濟濟羣僚天台之杖建此霞標蜀江之錦映
以雲綃 帝念老成殊恩無已 北闕拜書東都設
醴榮遨廣受德高園綺鶴芻在牀萊衣歸里濟水之
前有林有泉汶陽之側有宅有田麗眉矍鑠鶴骨翩

躚杖履逍遥十有餘年枌榆選懽桑梓致養徵朋白
社課農綠壤何甥謝舅殷兄張丈投轄卽來提壺並
往維公敦俗贍給務周義田立法歲必舉脩有禾在
囷有麥在舟惠流黍谷澤美崇邱惟公勸學別設鄉
塾克岐克嶷以養以育學禮五百傳經十六用勉責
躭同趨絳幄晏子一裘惠文一冠惟公克儉樸返淳
完朝習梁春莫運陶甓惟公克勤持家有節公之承
手披案牘使馬如羊買牛用犢吏治稱良民風以睦
軍書戒途轉粟飛芻出入萬里馬蹄僕痡諸葛籌筆
先清白栖心數傳祖笏一世官箴公之裕後澤身於
古功佐書倉業窺學圃如何天道榮悴靡常鵬止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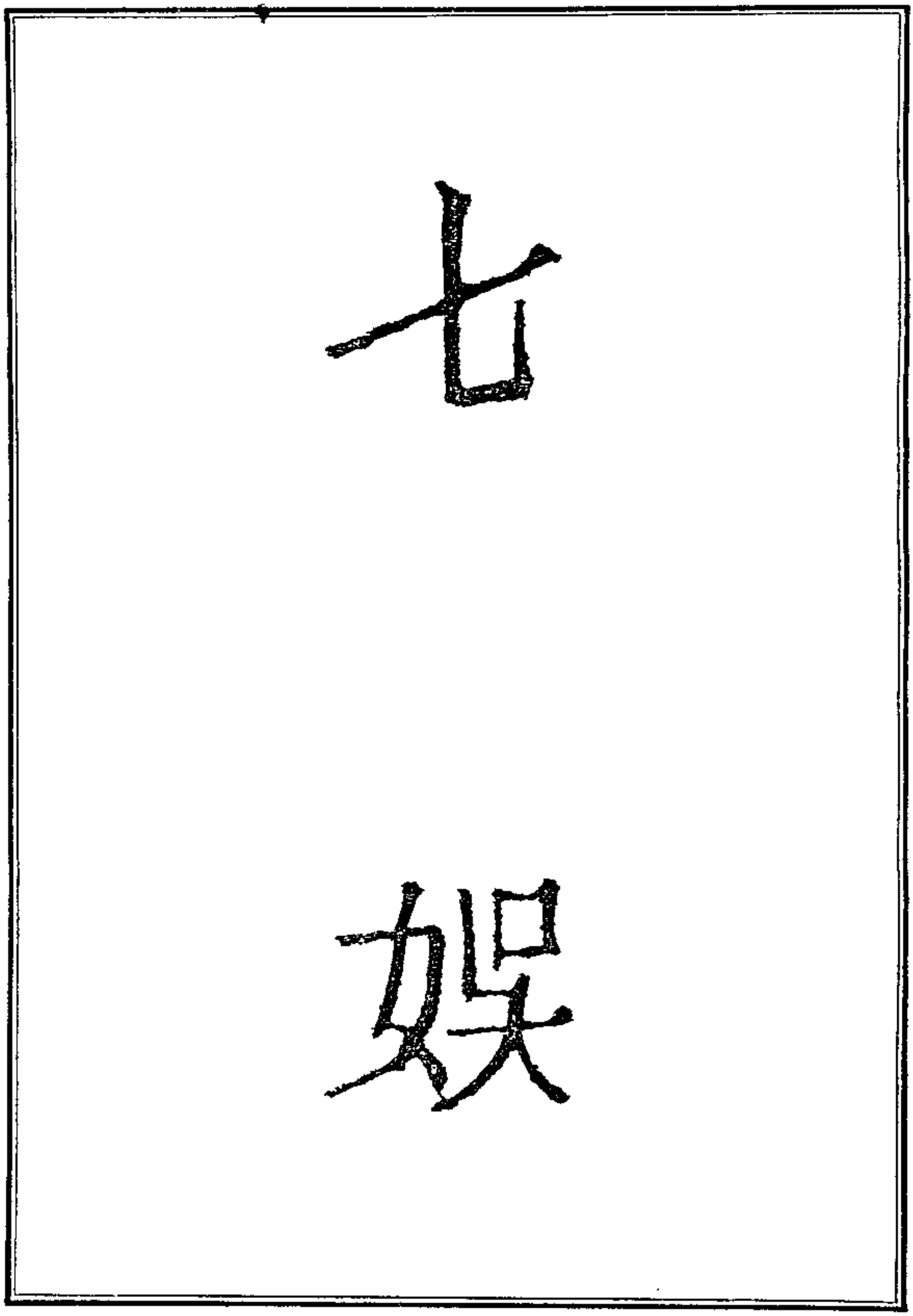
室鑪去其堂哲人云萎大雅斯亡門無端禮殿失靈光疇昔之年登朝後先惟鄉之老縈國之賢書徽賸篋佩德猶弦逝者已矣風流邈焉傷哉古今視此旦暮堯與入棺虞歌在路鬱鬱槐風蕭蕭雞露魂兮有知鑒此心素嗚呼哀哉

花雨樓校本

尚絅堂文集卷二終

尚絅堂文如麗日奇花豔豔奪目如新炙鶯簧輕脆圓潤小品中絶佳手也坊友鮑蕚史自都門歸攜有一編嫌其鉛槧未精字都沿俗亥豕並淆讎校數四重付手民剞劂竣事舊帙聿新自爾浮几明囪展卷吟誦勝槩遥增亦賞心之一助也光緒癸未且月六福日張壽榮識

花雨樓校本



長洲沈清瑞芷生著

憶香曼士坐於八瓊之圖蟲蟲絮春箏箏月午僊花二六作爲轉語有玉禾客者造適而問諸曰走聞曼士之譜花也養牋芸盼滌硯珠泉列龍賓爲十二軀虎僕者三千遁引麒餐沈瑤思瓊想頌酒釋名遣琴練響瞑寫白玉之臺晨校青羅之幌翻吳紵而長謠結漠佩而孤賞迷金醉紙煙撫黛倣走幸接密室之娛歡乘餘日之暇蕩顧熏香以愛詩買絲以繡像爲

羣花者閱妍說麗博妙徵奇極嬌寵之樂獻珍重之私曼士有擇于斯乎曼士曰僕願聞之

客曰淩虛而鬱起者鵬鷁之臺也瞰可以納遠籟皎可以載纖埃吁乎其壯哉爾乃鱗鱗魚瓦齒齒鴈街拗珊瑚以鎮箔拓琉璃而爲階衙飛梁之火齊嵌層檐之碧瑰翡幃翠幬不足語其飾芰文蓮藻無以喻其材綺疏洞房霧捲煙開曲瓊無聲春風去來畫檻春樹北郭流鶯信宿此亦藏花之金屋也曼士其願之乎曼士曰未也

客曰古語有諸三世長者知服食陸毛水錯其命賓之極娛哉將爲吾子膻段家之品鳥卵公之厨則有虎掌奇稻蟬鳴早米紅麴瓜州白飯雲子上風炊之香聞七里重味三和方丈斯陳千金鸛鵝之碑九沸猩猩之脣炙牛心而餽貴羹駝蹄而製新金盤鮨鯉纏切紛綸素膚雪散紅肌綺分勺藥之醬釋釀助薑調適五味大苦細辛但佐嘗乎一七可寧體而安神

今日良讌努力加餐置酒揖坐皆當喜歡於是挫糟凍飲飛觴動爵鵝女烏梅索郎桑落羅襦有蘇墮珥交錯朱顏既酡青春可樂此亦醉花之狂藥也曼士其願之乎曼士曰未也

客曰吳緑蜀錦齊縷秦羅織作之妙曠無其儔其上有鸂鶒對語蝶蝶交飛蒲桃旁生蓮華倒披連環瑣子之畫四角中央之詩層波累嶂之勢霏煙垂露之姿鞓紅慘碧十色陸離爰進絲絇以弄技役針神使呈巧有赤霜之照燀無紫鳳之顛倒象只暈夜銅龜圖關護紅張屏對綠守以鎮心之犀熨以辟寒之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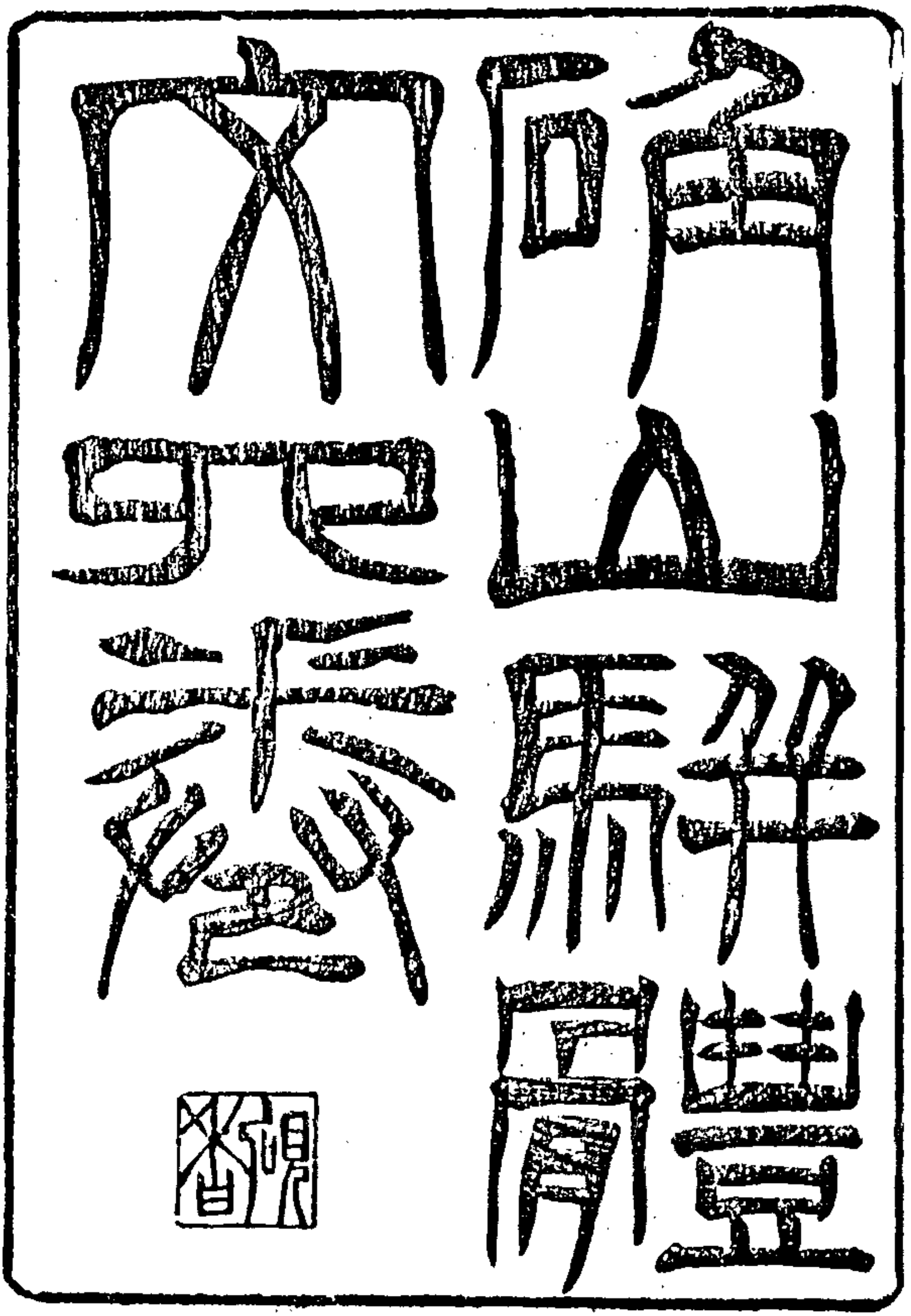
瀟曉我經覓貼美此手爪冰條條而界紈風漪漪而
含穀散輕煙之六銖輸玉塵之九斛圍粉態于春妍
寫鏡光于晨沐者之能賦膚卷之不盈握此亦襲花
之奇服也曼士其願之乎曼士曰未也
客曰初七下九士女褻春歲時荊楚風土咸秦青山
對郭垂楊覆津日高香遠風暖燕新巢有琴子路有
箏人攜手放歌樂哉茲辰攘圓扇於皓腕走鈿車於
紅塵逢人家之寒食臨春波而濯裙設水戲放中流
鈞具陳羽觴浮耀女唱榜童謳蕩槳開萍轉帆避鷗
畫橋晚寒與花雜坐玉簫兩頭冰荷千朵簾動鉤鉤
應交項項迷蓮葉之東西狎鷺驚而夢妥此亦載花
之畫舸也曼士其願之乎曼士曰未也
客曰鸚絲五色有玉鼻之盧耶瑪瑙柱六雙有銀甲
之秦嬭焉加以桃根吹管菱角炙簧箜篌北里長笛
姝元秋靈沈者絳脣之伏胎也洞洞紅蕩崑流素楚
者嵇州之寒茗也僕願居以玉藥之坊藏以翠瓊之
房覆以連琳之帳坐以女几之牀吟以太霞之曲諷
以晨啟之章曷以供使俞有之鳥曷以供食金光之
草靈爪絳雪通仙是寶貽之半圭顏色常好若上客
鸞翔動合蟬之環態耀墮馬之明妝垂手鄣袖歌聲
繞梁歌曰當窗弄錦錦一箱織成複帳薦君牀餘者

所說美矣妙矣孰與乎交棄三華植根四照浴魄瑤波棲心丹竈兄碧柰而友綺葱長含睇以宜笑也耶客撫席而起曰下走不簡徒此拳拳得飫奧論魂悅慮遷如游閬風高謁松佺天葩吐芬藻此碧田聚爲珠英散爲玉煙祝東風而酹酒願長駐乎花年

七娛跋

某生先生七娛蓋仿枚叔七發子建七啟而作也腴辭麗旨觸手紛披與前卷七招正自異曲同工譬諸六法七招如米敷文墨戲煙雲變幻風雨合誰七娛如小李將軍金碧山水點染精細璀璨奪目兩家手筆各臻神品具眞賞者當不復軒輊於其間已癸巳仲夏宗後學祩恩識

男宸鳳翌臣校字



元結元年造

硏山駢體文目錄
世犖幼事帖括其於詩古文詞寓目勿遑也洎
與計車賣文京師始學爲駢四儷六之語入關
來索觀者衆鈔胥頗以爲苦同人慫恿遂付剞
劂功未精於刻楮孽又墮於災梨笑薄倥以七
年聊自充夫襲橐媿鈴擬於片紙知誰覆以瓿
瓶時嘉慶庚辰春三月臨海朱世犖識於扶風
官舍
卷一
卷首 目錄
計文一十七首
卷二
計文一十五首
卷三
計文一十六首
卷四
計文二十八首

磵山駢體文

臨海宋世犖

卷一

吳越錢忠懿王金塗塔揭本記爲如皋陳上舍嵩作

陳肖生上舍嵩以錢忠懿王金塗塔揭本見示塔卽吾師朱石君中丞所得貢入秘府者也記銅花之剝蝕印墨繡以迷離四版森然入瓠隱若金剛菩薩各現化身餓虎飢鷹悉是幻相幸脫丙丁之厄料屬神

家朘戶削歐史非盡誣詞也然而覺路既通迷途不遠奉版籍以歸眞主懺刀火以衛衆生身免賜夫牽機爵尙榮夫胙土累朝尙主脂田粉碓之頒奕世追封麟帶貂袍之盛意者函圖北獻便放屠刀膜拜西歸然八萬四千塔之靈光銅版猶輝金輪往轉問往日上埋塵蝕曾落誰家卽今茲篋薦甌包直登　天府至上舍驚揩眼纈細拓手煤飾以縹籤襯之素繭名篇筍東泥爭印夫羣鴻小軸香熏磚並珍夫五鳳子瓶封睡難榻穩彼忠懿者席茲世業侈擁王封方處堂之是嬉望恆沙以自懺想其窮搜變相廣聚良工命太乙使開鑪召五丁爲鼓橐人天眷屬咸護金輪日月精華悉依寶筏冶應自躍鐫成三保之文岸許彼登瓦仿五臺之式指十里湖開鍋好一例銷金看六橋市報燈添幾番買夜第不知十三州境百萬生靈縱踊躍而樂輸計蓋藏而有幾封椿罄於冶造部屋迫以鞭笞是則釁血塗膏銅仙所飲泣正恐

徵法力之堅固妙智慧之皈依斯又維摩撫而忘言世尊拈而欲笑者也僕家依佛隴典數台山泰國公主之舊居石埋蕪蘚存嘉定丞相之故第橋落飛花台州白雲山麓百德坊延表忠譜在台州錢氏有表忠譜國朝鮑覺棻太守所刻今存志稱銅塔現存與鐵券並藏錢氏今則券形似瓦塔渺於烟倘購訪之有方果顛跌之無恙則山河影幻君方譚紙上之禪樓閣瞬成我且現掌中之寶

都門陶然亭雅集圖序

農部肆頌定海陳舍人慶槐餘姚朱孝廉文治山陰葉孝廉騰蛟儀徵汪上舍鋆嵇上舍欽胡布衣唐與世榮凡七人如皋陳上舍嵩爲之圖貌行障於蘇門寫屏風於蓮社軸標年月紙落烟雲破曙而來戴星而返軟塵十丈幽做爭說此亭藏海萬人踈狂但容我輩如魚逐隊似鷁避風小車蹙蹙以穿林高閣延緣而倚檻消鬭愁於千里客子七人補勝事於重陽後庚三日擘牋分韻倩筆成圖莫不眷眷共深於此時落落相期於千古也撫景物之瀟灑仰天宇之淵澄四與眞不淺醒亦能狂便是騷壇合稱雅集若論登高能賦固當並作大夫如其臨水將歸總可呼爲秋士

都門極樂寺看菊花記

酈谷三十家折來朶朶陶令重九日舞去婆娑此友誠佳於人孰澹況乃家山萬里人海一身擬冒雨而安尋欲訪秋而誰侶則有松潭農部篇工月露人稱林壑之笑人疑琴尊之負我哉況此地氣涸陂澤目極林坰白露下而蒹葭蒼短髮搔而茱萸插人言落帽我正耋耆他年縱別以升沈此日何差於臭味一錢不買共消明月清風幾屐此生未脫名韁利鎖第恐杯長燭短火變星移酒痕空黶夫青衫襟題終寒於白水誰能遣此卒喚奈何此陳跡所以與懷浮生所爲若夢也然則趁寒花之娟娟攀衰柳之條條壽之丹青紀以篇什又烏可以已乎是日會者滄州李

短李之才志軼烟霞獨發高秋之興離城三四里古
刹相招同志六七人小車齊到拂緇塵以幞影踢黃
葉於籬根泫泫露花棱棱風格天高氣爽爭憐幽豔
千枝瘦蝶寒蟹又報清香一度矧茲游客半屬鵩人
得無太息於逝波驚心於短晷乎然而風襟披處茶
夢圓時天生左手以持螯人抱西風而浮蟻借君禪
榻代我江鄉夕陽窺客以猶留花意昵人而欲笑固
知遊貴愜意不待抽簪插許滿頭無妨落帽也既而
暮烟四起暝禽亂啼客曰歸乎恐下城頭之鑰主曰
相圓明星眸炯雖金粉剝蝕微黝粱塵而玉踱莊嚴
九蓮菩薩者也飾觀音之法象仿道子之傳神滿月
京師宣武門外長椿寺明李太后御容在焉俗所稱
都中長椿寺觀九蓮菩薩畫像記
今夜試垂紙帳
耳食錄載有人購得肖生畫梅縣之
室中逮夜每花各有一美人自下
倘眞省識美人
忘情誤尋春於檻外如許安排宰相此畫定飾玉女
瀹滌軟塵徘徊晴雪客來不速便移坐於水邊億亦
寫眞舐筆翛然巡檐宛爾遂使如拳斗室似繭羈人

末也還飛婪尾之觴風袂全欹月輪半上林外之車
聲轢轆壁間之墨跡淋漓題名者餘姚朱 文治少仙
大興黃 焜望 冲甫吳橋方 琴桐圃方 贍研泉滄洲李
肆頌 松潭也臨海宋 世犖 硯山爲之記時乾隆甲寅
九月望日

謝陳肖生上舍 嵩 畫梅啟

如許清香幾生修到無邊春信一幅傳來試覷則鼻
觀潛通欲折則手尖詫冷足下味玷禪悅腕蘊化工
慣爲鄧尉之遊曾作羅浮之夢故能與雲同意爲雪

九包之采佛輪涌現槐棘傳觀御筆題吟旃檀頂禮
遂乃傾封椿以喜捨散球玉於祇林固亦諸天樂報

以休徵四海共欽爲孝養者矣且夫太后動遵禮法
性秉冲和歡好無間於坤寧保護尤端於蒙養筵因
講啟問日進以何書盥必親臨促晨興以土鞏豈皇
帝定應汝做敢逞酒嬉喜閣老眞比師嚴勿謁色勃
諫臣無罪免魏絳於斧膏女伎有家許樂昌而鏡合
至若正言以拒上壽我欲宣潞王之來厲聲以詰建
儲汝亦祇都人之子力持大義痛絕偏徇訓炳日星
功關宗社固不僅以廣營梵宇虛祈國祚之延侈供
香花自種來生之福也洎乎萬孫識叶全局基翻襲

棍禍起於儲宮茄花妖興於永巷破軍之星已降車
箱之峽平沈厥畎愁怨於典房官家欷歔於解菜而
菩薩且恨待吾家之薄攜皇子以行豈讐語之無憑
抑福緣之已罄耳北宮齋醮何解淪亡南海樓臺空
叨布施刃揮臂斷問公主胡生我家纓結髮披訴高
皇定知兒苦孽符蒼鳥劫換紅羊惟此像尚落人間
末離天上年年烏飛兎走誰爲社飴之思量處處蛩
泣鵑啼尚託檀施以供養僧偏饒舌說前代箇是孃
孃佛但低眉指大衆原來爾爾城難護世燈豈長明

安得不悟富貴於浮雲慨閻浮之夢幻耶余於乾隆
乙卯花朝日偕陳陰山舍人慶槐莫見山孝廉夢鈞
往觀之因濡筆而爲之記
此余乙卯舊作也或謂此書實懷宗生母孝太后
像當時訂據殊疎然俗久傳爲九蓮菩薩姑存之
以俟考乙亥長至日記

張船山太史問陶呵神罵鬼詩冊題詞

秋墳夜嘯詩唱誰家春社晨喧酒澆此輩問天不語
任汝面目模糊有客能譚令我髮毛豎立付泥坏於
棒喝船山太史官依冷署家近酆都筆下如神腕藏
有鬼日日倣車羸馬忍餓高歌年年臘盡春回送窮
不去奈揶揄之良苦兼笑罵以疾書當其寸管如飛
一燈似豆繞牀瑟瑟搖筆總若罔聞隔壁鳴鳴破膽
無非險語固知九幽諸老久無奈此狂生三界羣魔
且共驚爲老吏也或謂泥犁有獄事未可知傀儡無
心機還自觸然則與目睽睽君方人海藏身獨腳跋
跋我亦家山有鬼杜甫憶台州鄭司戶詩有山鬼獨一腳之句　如果聞而

欵竝請請杜工部髑髏之篇倘只畫以爲符請付揚
子雲瓿瓿之覆

馮嵩莽侍郎　甦憶舊偶記墨蹟跋

此吾邑嵩莽侍郎司理永昌時蹟也萬里滇雲一身
洱海爽童獰婦榰觚鵳情銅鼓盧笙離奇眼界緬里
梓於萬仞峯之下話滄桑於二十載以前海水飛高
崑岡火烈門外則狼烟馬矢室中則土銼繩牀當夫
密室闔扉廣場戰藝帶春星以燒燭延秋月以傾杯
分半榻於僧窓茶烟正颺借一編於市舍楮刻爭抄
閱歷百六十年矚縷一千餘字重爲褒葺敬繫標題
之思回首家園又驚烽火平林新市雖立見其消亡
外之鵑啼望水中之鳶墮幾至罹災之酷幸遂反正
竹王之祠喋血而侍郎方崎嶇萬死憔悴半生聽竹
知當此之時更作何語耳冊凡四葉余得之內家陳
氏敗麓中蟫粉蠹餘蠅頭細簇摺痕欲絶油印如新
陣鳥山蛇爭奈經此搏噬山河悲慘魚雁銷沈又不

鰈鰈如同隊之魚嚶嚶若求聲之鳥豈意雙九駒迅
半爪鴻迷葭水三秋苔岑萬里存者旣瞬於兩地亡
者并隔於重泉迴念風雨前緣琴尊往事一番似夢
百感俱生宦海放棹以難收心旌颺風而不定撫茲
急景獨在異鄉犹鳥悲春蠻花泣露聽簧淸淚之
雨對癯茅黯黯之山此則未免有情爭能無語者也

抑聞爾日夜郎蕞爾已兆狐憑老鼯悍然正思豨突
也何如然而肥魚大酒之陳席嫌近俗戲館歌樓之
再謀一夕之歡重話三生之跡則自此駒陰益駛鴻
印全迷茵溷長分苔岑永隔縱炎涼習態未必入我
輩之胸而富貴無忘恐終負久要之約時平不再倀
牡荳錫去恩忘裂土之殽干戚舞來醜試形天之技
梗鷙鷹於轎上飢偶附人貧猛虎於嵎間困猶鬬志

起費更不貲而欲暢風月之高譚修屐棊之雅事允宜擇地庶足愜心爰與同人借莫少司空師邸第之三華樹齋集焉庭纔旋馬局止雙雞徑借三益以重開鳥囀一聲而齊應隸朝籍者請沐而來滯公車者貨裘而至茶烟颺處剛鳥囀於喬曩絲花影低時恰依笑臍誰頻年之離索快此日之盤桓夫以吾人生託南方長偏西笑名偕計吏志切登仙究之澹泊書來幾人得意殘裝載去老我長途高閣之東十年長安之棊一局紅塵拂面誰知前度劉郎白眼看人便是今生

阮籍抑且秋花易謝春夢難圓生者或違夫湄葭逝者已悲夫宿草韶華有幾會合無多日忽忽其不留水滔滔而易逝相看黑鬢漸有霜侵試檢素衣孰非塵染人間姑謀行樂天涯何處銷愁但許耳熱酒酣休問乘車戴笠而願沾名位似蒺藜之鑽紙窗介介升沈效石鄭之爭地界抑亦悉難僕數所慮澆漓漸敝風尚全移殷土本敝化之遺河濱有淪胥之患況芝圃甫離席帽學撫琴絃代割難必其全牛臚情或隔於風馬遽云治徵三異績奏期年得毋詫爲近譚疑爲訣語乎雖然告曾者朋友之誼也壯行者志士之心也芝圃十年讀書者自陸平泉太史以莊合莫見山夢鈐商山夢齡兄弟及余爲十二人秩秩盡簪朋殷殷把錢不問雲泥之一行作吏絲綸幸去錦合製成迴思聚首春明橫肱夏課大羅三疊之唱已隔登仙小試百里之符豈甘事且食蛤蜊曾無臭味之差眞成鵷鰲客有嘗食而

俗吏但使雞眞可割安知鳳不爲翔行矣哉索我贈
言此出君非小草送人作郡計程我且來遊他日過
周公測景之臺訪梁王賦雪之苑聞有露冕而祝專
飛鳥而忘勞者非他人必芝圃也揖陶侃以下車看
范丹而滌釜相與坐甘棠之下話折柳之年展君驥
足此其時乎食我豬肝何不可者

送朱少仙文治攸教旋浙序

八街擾擾塵從人海中來一輛匆匆客向家山裏去
恥爲俗吏甘作散仙留巢父而掉頭悵江淹而分手
尚欵難爲此別且傾蕉葉以弗辭長毋相忘願折梅

夫以少仙負磊落之質抱俊特之才使其接武蓬山
奮飛弱水詩成五字何難日下名高曲唱羣仙定報
洛陽紙貴豈非甚快此之不能則惟有聽鼓三過竊
糈五斗幸督郵之勿至腰未折時趁敲扑之偶閉眉
初伸處高樓拄笏覓句於訟庭電掃之餘小院垂簾
焚香於吏牘風清之候本文翁之治行飾坡老之文
章何必不徵樂事之兼雪虛聲之誚而少仙出慚小
草夙願收花熟不因人冷還自愛指經師之片席足
了平生謂作吏之一行思來爛熟誓盡粥咀釐之就

謝星輿露冕之勞蓋親朋方睠爾以相規而先生早
飄然而改注也如賤子者十年京洛四十頭顱閱歷
於來牛去馬之場徵逐於大肉肥魚之社鷁屢飛而
風退鮎欲上而竿高猶復乞食都門賣文燕市賸言
舊雨已成落落之蹤話別今宵益塵欽欽之感羽觴
甫御驪唱旋催青衫細數夫酒痕素絲漸縈夫鬢影
君既辭長安之日盤萌方香我還贍親舍之雲陔蘭
尚缺難爲此別且傾蕉葉以弗辭長毋相忘願折梅
花以見寄

送王伯申太史引之典試貴州序

顯持玉尺暗度金針經學於以大昌士風因而丕振
其惟賓興之日主試之官乎或謂貴州古稱九方地
當一郡我朝文明蔚起聲教覃敷弦歌徧紅崖白水
而遙冠帶極銅柱鐵溪而外然而居此地者訓詁株
守但說朱程帖括源流祇規罌牘求其探綠圖白鈿
之册窺石扉玉匣之藏非全畫夫鴻溝即牛收夫雁
言縱搜索之蓁勞或柄鑿而難入是亦勞覩所卻慮

者嗟乎是安知
聖天子所以闢貴州之伾僕委太史以咨諏之意乎
夫以蜀人知學始自文翁潮士能文基於韓子凡茲
僻壤端藉宗工惟提倡之有眞自轉移之較捷且古
來身司文柄人笑冬烘物名混夫天雞聲前謁夫雌
鼃但執王翁之一說悔讀南華之二篇獨非秉宦燭
以如椽列麻衣以似雪者哉今太史學窮插架訓秉
趨庭著作積以等身點畫嚴於建首沈文阿采先儒
同異遂擢賢書洪興祖通易象源流首登上第蓬山
只盟於堅白到手勿輕於勒紅此則太史所優爲無
煩鄙人之贅祝也

都中寄同年王南屏 于宣 書時王館遼左劉松
嵐刺史大觀
署

客中憶客愁外添愁雁入塞以蕭蕭蟲繞階而唧唧
計關外山應見雪室已添鑪漸偪嚴寒伏惟保重松
嵐刺史才名夙噪吟興最豪與足下蘭襟舊聯昔岑
新訂似茲雅契良足慰心僕訛幸竹安居黌新貴承
以無譌詩證閒歌補庚儀而悉協傳大小戴者褒服
大興師相三生眷注一榻招延開賓舍以授餐命孫
儕而請業人謂登宰相之府儼若神仙我眞升天子
勿刪習春秋科者高閣勿束士開家塾爭譚漢代之

之堂渾忘美富牀多缺足屋欲打頭坐無重茵食鮮
兼味亦足徵貴人之儉德滌我輩之熱腸矣惟是韓
子之門奇才駢集山公之座名士麕來力並扛龍氣
皆騰虎而僕學慚樗昧性拙應疇嬾求聲氣之援甘
作踽涼之態所恃藏書本富日課無多得以流覽簡
編從容筆墨兼之公子習之比部素躭禪悅雅善劇
譚秉燭夜分笑諧並作卷簾雨夕形跡胥忘此則僕
以消遣羈情屏除俗障者也至於離索已久會合無
常閱世事以如棋睥睨別蹤其若雨我兩人者同棲人

之皆罪或掣肘之艮多卽或沈滯計車句留薄宦一
官入手百絮叢身跡冷於蜂室懸似磬慕客乏豬肝
之奉債主磨雞肋之拳當此之時而欲樹棠一區栽
桑百畽考書撫字頌起神明吾知范釜縱任以魚游
葛砂定隨夫鶴去琴未彈而絃絕刃欲試而手傷并
難保身遑言行志今商山翩翩公子濯濯才人風翼
初搏日輪正上蘇嶠則階躋一品子又克家黃霸則
位且三公官初發軔雞祇同夫刀割鳧可借以舄飛
何至太息於叩頭撫心於炙手者正宜閱歷於度索
懸絀之境諳練於星田露冕之勞以老其才而博其
識也不然司空師眷承
北闕望重中州使其陳舡犢之情則侍奉儘堪入奏

堪試縣以種事豈待問語敢於儌惟是奉八座之晨
昏暢一庭之融濩南山木好剛倪梓而仰喬西堂草
生恰依蘭而傍玉而乃一絲牽遠萬里道長問路蒙
叟指迷羣雨風景蒼茫金馬碧雞神光恍惚得撫有南途迴首而北望愴神者乎且
段之區買舟空舲之峽茆烟篝雨風景蒼茫金馬碧
雞神光恍惚得撫有南途迴首而北望愴神者乎且
使商山家世寒微聲華闇淡出儒酸之面目襲生硬
之衣冠下吏方屈夫膝頭上官未假夫眉睫恐笑嗤

馳便鴻之訊并卓鷹瞬可高遷而必割愛促裝減傔就道包同僧打餞謝賓暄亦可見清操之自堅詒謀之獨遠乎然則君其行矣此去眞穩著鞭惟是我旣言之他年尙防人甕云爾

椒山生日松筠庵雅集記

京師宣武門外松筠庵前明楊椒山先生故宅也數株樹古一瓣香留緣永結夫空王風足興夫志士嘉慶癸亥四月大興朱習之比部錫經以某日爲先生誕降之夕邀余遊馬傍槐徑而解車向蒲團而展拜象衆孰榮而孰悴當何去而何從也哉旣而譙樓鼓催市炊烟暝僕紱爭授朋袂遂分咸憑軾以誦十大罪五奸之章爰泚筆以誌三百年同心之感

大興相國擬楊升菴重會黃夫人聯句詩題詞

大興相國啟觀空之佛眼發救苦之婆心鐙結歡喜之緣筆補化工之缺嘗擬前明楊升菴重會黃夫人聯句詩若干韻語離悰於九原之下聽更倡於五字之中才子佳人自古無死人門天上相見有緣想入非非言之鑿鑿脫稾後示其門下士臨海宋世犖世舉爰而卒讀曰人知升菴爲才子而不知升菴之爲情人也知升菴以才窮而不知升菴之爲情死也夫甚至弁髦國法顚倒爰書箝諫諍之咽喉嘗忠貞於一瞬洎乎米田射去大樹倒時聚亡命以何爲作富翁而豈得青鞦布韈難招龍寺之魂玉軸牙籤盡入冰山之錄萬口唾棄百代臭貽而先生心鍊彌丹血藏能碧生前牘上冤附張經身後笏存堅同秀實迄今劫灰雖換禍火長馨憶棚鎖以風吹仰櫬楹而神肅天與忠臣之膽不仗蚺蛇人贈古佛之龕共欽龍象衆孰榮而孰悴當何去而何從也哉旣而譙樓鼓催市炊烟暝僕紱爭授朋袂遂分咸憑軾以誦十大罪五奸之章爰泚筆以誌三百年同心之感

相門之相況兼以賢閣之賢詠絮才工簪花格好薰
朝衣於晨漏分絢韻於宵鐙暢臺閣之風流極閨房
之樂事以嘉作耦此福誰雙而乃月少團圓天多離
恨諫書甫上拜杖而騰落蚓蛇荒徼遠投問店而音
迷犹鳥懸緡度嶺茅烟筲雨之間覓蹇馱喪布鞾青
鞍之路唫屈平於澤畔無此崎嶇謫韓愈於潮陽尚
非遐僻茫茫此景脈脈誰知遂爾抉滇海爲情波向
竹王作綺語頹然自放醒且益狂潦倒窮邊迷離色
界殘杯冷炙侏儒之曲懊儂腰鼓鬢花温柔之鄉老
兩心合兒女英雄而一笑其在斯與其在斯與相國

之

大興師相雪晴獨立行看子題詞

我當夫洱茶香溢蘆笛聲喧淚燭成堆肉屏環擁聚
姝徒而說鬼縱苗婦使跳歌借嬌花寵柳之思效抹
粉塗脂之態坐看蠻花落去無可奈何屢聞蜀魄啼
來不如歸去向空咄咄霾瘴爲之頓開中酒烏烏頭
豔因而泣下而夫人負貞淫之質蘊博麗之才闌燄
置身高潔放眼光明淨下界之塵埃漱上清之沆瀣
宵沈芎閨書掩望藥礎於蜻蛉之塞揣衣帶於魑魅
此我相國夫子寫圖之本意也兜羅散於佛宇姑射
現於仙山灼灼紅鑪團團素鏡但證聰明於絕世不
之區年年其雨作詩寄將錦鯉歲歲逢春盼赦信杳
金雞話小別以三十五年終招魂於二千餘里一身
居變理之成功披鶴氅而眺三霄其殆印鴻泥而覘
絲縛萬感蕞生長成孑處之孤嫠枉得狀頭之夫聲
一爪乎無邊活句士依廣廈萬間此處高寒我幸立

門三載勿嗤幻相記取眞倪

戴春塘農部 聰 松隱居圖序

風花瞥眼流梗驚心睠白雲以若招貫青山以無計迫觀吾同年春塘農部松隱居圖而歎其繼志之遙梗神之逸也盍農部先世叔能先生學貫古初生丁元末石人叟眼洞干之浪方掀御酒千瓶江上之烽迭起黃菜迎風而欲癟紅羅映日以方鮮事不可爲身將焉用乃築室九靈山中署曰松隱居種到千株餌纔五粒蚪枝偃蹇不受秦封鶴影襪褫豈餐周粟苔上階以萬點樹縛屋以數椽其躅甚高其風良可慕也然而歷年四百閱世廿餘昆明之灰再飛蓬萊之水屢淺則隱居之幽爲茂草圖幛之渺若雲烟理固其常事無足怪今農部抱博贍之學處明備之時小住蓬山蜚聲郎署家風益振卿月方圓固宜繪春雲出谷之圖題紫宸退朝之句文能華國業重匡時豈容種槿以當籬壑蘿以補屋者而乃典維數祖廬亦愛吾撫嘉樹之根蟠溯慶流之源永在楹則遺文

碉山駢體文卷一終

臨海宋世犖

卷二

出都留寄洪鈞軒選士頤煊書時洪客蒙城

僕旆矣衝炎九夏冒雨雙輪將取道中州訪鶴泉明府城涉縣學標然後買舟江浦雇符劉溪飢實驅之夫復何言都門如春塘載戶部聰覺生鮑侍講桂星意園朱工部澡諸君皆謂僕瞬屆春闈姑留夏課而大輿師相已設祖筵復投客轄甚謂僕幸吏途之近憚仙籍之登作色相於三徑之遯僕又豈若是高哉僕行從廣平一路計期已及竹訊粗安自謂慮甚鄰衷喜出望外悶風塵而已倦望衡宇而載奔縱捧檄無期一官尚如畫餅而見斑可飾入何儘足稱觴指台嶺之雲濕任長安之日遠田園無恙修我旨甘筆墨未焚恣予塗抹客子之衣塵市抖老親之笑口先開不覺百歲之爲賒自謂一日之可樂此則決屈屈之計爲亟亟之行者也使謂快意於七品之官僕固不若是鄰必謂吮情去棄城咫尺駐馬無緣借鴻自訴伏惟亮察不盡依

規苦詞見激遂使扳離人之淚轉復涔涔感成我之恩益深惘惘嗟乎僕雖屢傷氈蹇久歎蹉跎要豈無志於功名甘心於跧伏哉徒以椿庭之景已迫桑榆苞栩之身未藝稷黍與其空談夫陟岵何如徑賦以循陔且僕西藏所以北土者非得已也仰惟課子之勤未荷異申之速曠晨昏於雲舍冀邀倖於春闈不圖事與願違命與時左徒煩屈膝終阻暴腮自思揣摩之術本疎犬馬之齒加長上無以爲娛親之計次無以爲出身之階遂乃竊祿一趨濫竽三載今幸瓜

駝

涉縣遊唐王山記

涉縣據川原之脊界豫晉之交斗大一城笏排萬岫余以嘉慶甲子夏訪戚鶴泉大令學標其地署纔蝸寄衙似蜂闢炎暑方蒸旅懷殊悶鶴泉爲言縣西北唐王山之勝偕令弟思泉上舍學文游焉聯騎自北門出剛逢雨後恰聽泉聲塵耳一開煩襟頓滌既抵索堡離山二里許雷雨大作衣履盡濡遙望翠嶂戟雲丹嵐蠶漠在有無隱見中未嘗不歎造物之作意

阻人而故設幻景也是晚借民居宿二十日曉竹檐息滔鈍日窺窗孽食起行揚鞭度險石棱齒齒樹影離離峯堆佛髻以全青雲帶天花而半溼取路漸窄得境漸奇於是下馬步行學蟻旋進壽藤臥道老蘚纏巖峯欲打頭磴全礙足時而清風颯至古樹爭鳴又安知滾滾黃塵隆隆赤日尙有此幽折之洞天清涼之世界哉既而抵山頂女媧殿斷厓爲屋架壑作簷巖乳滴而夏寒雲氣逼而暑退余乃解衣選石收筆憑欄禪房直擬夫鳥窠部婁俯臨夫熊耳仿佛冕首峯銜夕照雲淡晴空山靈有知得毋笑來太匆匆

碉山駢體文　卷二　四　花雨樓校本

第無從詢當年鐫經之人十道中作如何布置也回去偏急急乎思泉曰是不可以無記遂書之

上大興相國牋

南衝炎日北望台星倏屆三秋伏惟萬福拜別後從冀歷豫渡洛及滍留涉縣者三旬七月朔日仍取道鄧鄴復車東下霖雨彌日泥淖拍天夜陷危溝晨炊溼銼然而不敢中悔者蕘親舍之漸近忘來日之大難也八月八日抵家秋雨初收夕烟欲上桂香滿路竹影遮門老父方引孫拾柴課童刈草龐眉無恙健步依然見遊子之果歸慰徂人之聿至倚門忘倦投杼依祝千秋以富貴然而倣衣負笈劉老於窗門

杖起行世犖於是抖擻衣塵料檢行篋敬出惠賜人
葮如意蠐衣等件並所製滋德堂說縷述吾師祝嘏
之意屬注之情檀玉現乎佛光芝雲護於仙藥輝煌
宮錦新叨補袞之頒璀璨璚題特荷援毫之寵老眼
頻拭笑曰欲開謹再拜以告登信千金之難買洎乎
燭煤初剔箭漏未央送親友以出門聚妻孥以圍坐
細敘數年內登神仙之府臥宰相之茵飲食教誨之
勤造就栽培之篤聽者點首言之忘疲但感涕於恩
師而齊聲以呼佛也從此貧家甘旨佐以椒辛寒士

纍鹽兼之菜甲伏生雖老爲歡喜而加餐子路本強
得從容而負米自謂此日之樂不減三公但得百年
之依并忘一第惟是扶風帳隔立雪門遙遂疎辟咡
之承窒切仰饘之念是則情所難恝而亦勢所難兼
者耳計至庚年尙需七載彼時申降已啟八旬倘託
慈暉尙承愛日決當躡長途之履晉上壽之觴以慰
結如以伸仰止是所願也敢預陳之

臨海朱烈女蓮姊傳

朱烈女蓮姊臨海人也許字柯龍才鳳鎚卜叶雁鴈
儀修佇詠桃天滿墅梅實乃三商未屆二豎爲殃聲
伯涉洹而泣歸衛玠棄車而看殺瘦腰病骨日見支
離羹銚藥鑪誰憐狼籍維時烈女以先期之赴覩侍
疾之行夙志懷清隻身赴義廁腧手滌蟲可憐時祖
服躬授鵬方鳴候鳶蘿本緣生之物身未分明茅苣
非不死之丹腸眞寸斷雙拋角枕依然處女之牀半
面藁砧便作望夫之石洎乎永訣促甚微生遂決意
而投繯庶比肩而屬纊而不謂捄者之麕至也嗟乎
雪霜太虐縱勁柏而亦摧銷鑠過深雖堅金而亦蝕

以烈女之鍊石作骨塡海爲心但使露紛從容冰餐
安穩糠鐙夜紡米臼晨舂莫爲摧折其餘生儘可旁
皇而獨活且何至以匪石之質轉涉懷春銜闕之盟
私傷獨旦者而乃驚風不測來日大難兒自靡他母
乎不諒謂眉非經畫何嫌女子之貞璧本完歸豈礙
嬰兒之嫁愛同舐犢苦大義之不明人願委禽緣賢
稱之久著遂飾辭以相逐細焉默歸訂期遷以爲期
填烏密約烈女則猿腸寸斷鵑血逝流號泣以額歸
陰慷慨以申矢日竟至逢怒鑾有絲而縛牢佇見剝

虞龍在庭而吠急那堪入耳惟有麋軀空梁之雛倒
經古井之魚立涸重泉覿面幸白璧以無瑕同穴失
聲報青銅之自合計烈女之致命裁二十齡而艮人
之告終未五十日蓋乾隆庚午年事也抑聞題扉字
在未返棺尸挂劍志堅蹇餘蛻骨事直同於窮鳥魂
向阻於雙鴛凡皆陶家守義之嫠梁國高行之婦遇
無此苦節無此奇者獨惜斃嫣爲造物所憐砥節本
秉彝之好而如烈女之六張五角萬苦千辛必欲促
諸九死之途天乎大酷抑且萬無一生之路母獨何
心也哉

臨海鄧烈婦傳

乾隆間秦沐雲大令錫滇續修臨海縣志未
及付梓而輟嘉慶丙寅余借得其稿本觀之
內載生員郭光璋妻鄧氏夫逝時年二十三
撫孤五載孤以痘殤氏遂自縊母覺而解之
尚有一息命鄰人就口呼其氣氏甦詢知其
故即剪去上下脣歃血不食而卒噫此事何
忍令其不傳耶作鄧烈婦傳

水清石見沛郡有務耳之婦焉海竭天枯開封有斷
臂之婦焉凡皆昭於史册風彼邪淫然而茹蘗猶託
夫餘生集蓼藉申夫之死未有志經百折痛早裂於
肝腸身到九泉慘重殘夫肢體如吾邑生員郭光璋
之妻鄧氏之烈者也夫其甫悲寡鵠初唱離鸞石枉
補天戈難返日依依執手之語質諸鬼神皦皦同穴
之盟堅於山嶽邪衾視殮綰髮藏棺徒緣弱息之延
聊駐未亡之晷冰心矢獨雪涕撫孤紙帳遮風糠鐙
紡雨任此日驚濤石沸山佇望夫冀他年空谷春回
一卵辛勤五載回首全空寅祀千鈞到頭竟絕復何
心於獨活知不如其無生遂閉戶而結繩向高梁而
倒挂然使無瑕白璧徑從我特而歸不遠黃泉直攜
藐孤而去東海之魚鰈鰈比翼還遊泰庭之烏啞啞
挾子自叫則三從可慰於地下豈九幽果異於人間
而乃佇苦停辛支離乖午驚來老母破扃戶似抉懸
門鬨集鄰人解短纓如拉朽索奄奄一息捫心血以

微溫嘖嘖同聲謂呼吸其可活倉皇接吻氣已涌於
丹田隣息長吁魂竟同於黑海蓋同室方爲額手而
烈婦益復椎心迨詢轉活之由更增殘喘之慟謂此
身本爲夫守魂兮有知恨此脣已被人汙留之何益
眞看手辣翦胍贅之餘肌那顧齒寒擲模糊於片血
邯溢米而勿進遂反席以求安不緣尺寸之膚稍涸
潔清之質渺形骸如土木鍊鐵石作心肝言之鼻酸
怛焉蛻委彼世之嫠婦戀莊廬之饒富藉門閥之高
華花晨聞太息之聲經卷靡來生之祝依違守志徵
蛛絲認鄰子栽桑之處界半區以誰買黃犢曾眠痛
編望賢關而起慕千山繭足值村發利翁采藥之時一綫
義如飴嗜古成癖恭桑敬梓源仁里之由遷塵榻遺
梵剎蛩蛩樵牧濯濯邱原識者傷之白巖楊君雅慕
問青山擎來麥飯何處墓門話白屋冷到炊烟并無
蜷頭三尺曾經雲谷之題馬鬣一封早佚簣窗之志
峻相傳墓在郡城東南六十九里白巖山福海寺側
也一庭師友八行淵源足及涑水之門名並山陽之
北宋時吾台徐中行庭筠父子世所稱二徐先生者

古蹟之眞埋白狐任歗問天不語畫地難憑迺以王
戌之秋倏報風雷之震陰雲晝闔命太乙使先驅古
木夜號遣五丁爲執役洗百年之朽壤山是移時利
三日之淫霖雨纔收去棱棱石蓋巖巖若鑿光鬱鬱佳
城覆如夏屋兒童走告父老驚傳時則江夏黃侯兆
台陳風聽臚戴星夙駕核志槩則福海古寺園尙泌
名詢耆舊則道學遺詩誦皆上口整冠肅拜泐石留
文標柳壠於荆棘之餘樹下墓以松楸之盛揚君而
後喜可知已夫以銅駝泣雨貴賤同邱石馬嘶風樓
倖完貞珀
旌例之適符遂藻詞之共飾毋非不諒動詠柏舟兒
偶有成便矜荻畫而如烈婦之銜碑喋血踐諾廉驅
桐到尾而猶焦薑歷久而益辣竟爲志乘所不及載
俎豆所不及磬非特閨閣失砥柱之資抑亦衣冠貽
載筆之憾也爰臚奇操藉表義途呼籲既隔於
九重摹寫難傳於萬一但冀齒牙常挂俾一節永垂
汗青定知口血未乾歷千年尙能化碧

臨海修復二徐先生墓記

臺一瞬華表作民家之纍姓名題額以誰知窆碑臥
官道之旁翁仲撫膺而欲泣生非立德沒已無稱若
二徐者身前謝夫徵書不嫌闇澹死後餘夫坏土尚
證英靈而楊君肸蠁之通訪求之力護文翁以二千
戶似炯先幾遇王杲於五百年恍符冥約緬師資於
潛闥君家本立雪之賢馨先哲於鄉祠我輩亦瓣香
之列問後死誰工五字試續朱子詩碑倘先生可起
九原請數赤城祀典

仙居朱樫園明經庚年韋羙詩集序

硃山駢體文卷二 十七 花雨樓校本

詩之爲物也助江山於腕底收烟月於行間芳草如
招白雲可贈其眞有畫意乎仙居樫園朱子幼好奇
服老擅蹈輪人或呼爲書淫羙自工夫墨派當夫沖
懷澹挹逸興遄飛濡痰指以淋漓樫園工指頭畫發枯腸之
芒角或皴或潑亦古亦今鞾材塞屋而揮完鐵限當
門而蹋破瞢無吝惜不少留題然而氣得春多試偏
秋颺陸上衡感士不遇但喟蒼茫杜子美高歌有神
自抒抑鬱籠頭破帽浪跡於吳山越水之間眞步蹇
驢覓句於雪緊風號之際會來魚往盡入奚囊酒綠
燈紅祇聽擊鉢眞機獨暢天骨自張人第賞其無聲
之詩格凌蒼巨而未識其有聲之畫體繼王韋也今
嗣韶鈞手撫澤留書能楹讀撫軸頭之零什細事校
讐恐劒氣之竟埋昨謀剞劂一編見示雙淚迸流世
犖展誦一通撫儿三歎憶游郡市瞥覩冒雨之巾迨
試武林快把臨風之襼格清似鶴意澹於鷗數蹀磔
磔以風梳雨嚏棱棱而星炯三升酒盡計爲作畫之
時五色牋鋪恰是闢詩之候鴻留半爪冤禿千毫自
許必傳眾咸叫絕豈知雁催天老烏蹴尤馳重披招
隱之章已作廣陵之散不堪回首那得知音而嗣君
尚能珍而袠之計爲永之不使埋沈於異物抑亦嗣
續之得人也雖然梓費百金蓬扶四壁生前戲墨爭
爲拱璧之藏身後遺編難作腥羶珠之走聞汪倫舊稱
弟子余友安化令汪君衡先生門人也未應秖解蹋歌媿宋玉本屬
恨人聊復爲之太息

書蜀碧後

嗟乎蜀民至明季而安有子遺耶始以流賊之災繼
以勦洗之厄男婦饒盡盡及從官僧猶恐殲并校牛

犬血肉糜於水草觸髏積於邱山巢權之酷不足奇軒燧以來無此慘或謂蜀地山排劍閣宅倚酆都本凶煞所照臨兼幽沴之鬱積然當獻賊搜括之際屠戮之餘氛宰輔於雪鰥榮童奴如腐鼠好友頭羅於案上愛妾足疊於峰尖骨肉久離腹心誰寄乃自楊劉數人而外莫不束手待斃引頸就誅不聞麾下之反而圖之違而去之固積威之有自抑亦定劫之難逃也然則仰礮擊天鋼金絕地煞星下界獄神端簡而迎廟頂上頭靈官執鞭而喝文昌具宗弟之柬書道失嚴尊謂大匠必無廢材雖小道必經指受庚經是一家武當思道士之逃今丁厄運雖屬傳聞之跡良非傅會之譚洎乎一箭甫貫於當胸四鎮復起而噬血毒留黑虎孽膺黃龍飢卒煮人以爲糧怪魅現身於當道新鬼窕而舊鬼哭妖氣北而毒氣東一若不容其地不能不盡其人不止者楊錦江粗知撫恤便不許以令終孫可望萬無心肝猶復恣其跋扈遂使磨牙吮血長吁嚱於蜀道之難雄虺蠭蛆付覭縷於汨羅之問作者之意其在斯乎讀者之傷靡有極矣

歲貢生褒雲金公墓誌銘

公名紹祖字公望別號褒雲臨海縣學歲貢生也先世明江西提學副使一所公貢亭工部侍郎存葬公立敬並身闖賢關學窮理奧家訓炳於顏氏道脈接於宋儒先生弱卽能文志在繩武目營七錄聲薄一蠹固謂霜鍔方銛風輪正遠也而乃雲迷弱水路阻彊臺久食邑庠之餼未偕計車之吏當夫桐炊人老蕉覆夢醒痛經義之久湮聚唆髮髦而講肄志惟遜敏道失嚴尊謂大匠必無廢材雖小道必經指受庚經至其精嚴時裁矩矱先民語恥雷同理求雪亮音宣木鐸闡周張朱陸之傳薪法度金鍼號瞿薛王唐之嫡裔第使搴帷有問任繭緒以尋抽祗教執卷能勤并脯資之勿計抑且以翕爲枕味道得腴篤行如陳仲弓渲質如梁元覽書云惟孝貧必馨蘭詩曰且耽幼知讓棗乏買書之費萬帙半屬手鈔澣伐輒之譏一介亦防苟取性不躭夫聲色幾曾觀魚里之優志早泯夫紛爭從不涉雀塘之訟所以同里之牛盜去

自恥名聞東修之羊牽來爭思經執然則先生雖屢
困矮屋終老歲資而兼齒德以稱尊合文行以立教
不且巍然天爵閣然日章也哉先生生以某年月日
卒以某年月日得年若干歲配洪氏雞旦戒興鴻莊
偕老謹持中饋無忝內修生丈夫子五長潞藩邑廩
生次某某並業儒季沁藩嘉慶辛酉拔貢伯霜仲雪
睦家衖以恂恂瑜珥瑤環傍庭階而璀璀孫男若干
人女子子二某某其壻也墓在某山之原既窆後某
年沁藩始屬其門下士宋世犖爲之銘銘曰

道德蘊深文史用足云胡此才終老場屋學爲人師
撞鐘攻木三席負牆一經遺簏松楸式瞻桂蘭佇馥
護此佳城千秋蔥鬱

重建白雲山文昌祠壁記

白雲山曲紫邏城隈路徑則蚓折蛇蟠澗壑則麻皴
斧劈學士巖居在焉中爲文昌祠前明邑鼎元宗伯
華峯泰公鳴雷所搆建也夫其依崖架閣累石成梯
棋列星排梁飛虹跨憶前身香案之侍小謫塵凡就
往年書室之基大興土木萬入千峯仙客衣披一品
蓋同人咸樂爲輸而賤子實襄厥事焉嗟乎福臻祥

集孰非陰騭中來子孝恒忠總向修羅上去仙階有
自天榜無私彼華峯名冠羣英位登八座夫非丹籍
之夙標紫宮之上選哉而乃一時之辦香偶奉異代
之傑構爭欵亦可見名蹟之其珍善根之不昧矣是
用勒姓名於貞石志科第之初桄凡有一椽一甓之
鐫並在大書特書之例從此秩丁牲肅頒取三千條
功德因緣即看雲甲蟬聯誰非五百年神仙眷屬

白雲山朱子祠附祀　國初台海道斗垣楊公
應魁說

文昌閣在白雲山舊爲唐公書院祠朱子焉厥後祠
祇賸夫顏楹祠亦鞠爲茂草嘉慶丁卯邑紳士新文
昌閣仍於其右別構三楹以奉朱子粟主從其朔也
明經得溪李君俊議以前台海道斗垣楊公附香火
於側客有疑楊與朱子年代甚懸道統未必相繼者
邑人宋世犖爲之說曰他郡之祠朱子祠其學也吾
台之祠朱子祠其功也祠其學則宜審所師承祠其
功則但準諸民望客亦知楊公之功於台何如乎當
耿逆肆訌之時正會帥築圍之日城繞斗大江欲鞭
投陣結烏雲鋒橫白晝衝潮之艘千隻浮橋則鐵鎖
平沈隔浦之礮一聲闔市則屋瓦俱震守陴欲哭拔
宅無由困已窮比枯鱗危同累卵矣楊公以參議之
任襄帥府之謀素習戎韜特神指畫從容簡卒潛消
國夜之驚慷慨陳詞力爭屠城之議礫秦諜於絳市
賊驢其神食蔡卒以鄧糧衆呼爲母羣謀博采通閒
道於茅坪三堵竟完鞏全城如鐵舊遂使徒林兇殪
芃野孤奔似此膺公合膺血食蓋朱子持節於昇平
之日修水利而講倉儲楊公決策於危難之交撫哀

鴻而綏唳鶴固履時之各異抑易地則皆然也假使
楊公夙慕著書高談理學戚促於干戈之寄依阿於
帷幄之籌坐使軍化蟲沙民悲儿肉雖日取章句而
誦之挾語錄而箋之何異擐甲而設醮壇戎服而講
老子縱自附朱子之學不重貽朱子之羞哉若謂台
人學派於閩實屬支流則三青業有專祠十賢尚留
片席似此磬薦已屬贅陳惟是帡幪南瞻猶存詩版
溪山西接不少瑯題日月蛤量海潮資六牖以永固
年年觥稱村戶登干畝以常平宦跡與萬八峯而俱

高景慕慼五百年而倍切而如楊公者以勞定國以
治得民羣城郭於金湯免生靈於烽火方惜數十年
年內不獲丹修青飾菊薦椒陳報明德以專祠實
盛時之秩典而顧曰廢莫敢舉且疑儗不於倫抑亦
見之已偏而考之未晰已客拱而聽僉戒勿譁幸不
叱爲戔言請即書之龕壁楊公名應魁遼東籍四川
潼川人

宋孝宗論

甚矣南宋孱主之相仍也說者稱孝宗負質英明嘗
心恢復早歲上前驅之表登極修大閱之儀馬逸則
手尙擁楯弦彎則目曾傷弩其志甚銳其意甚堅徒
以咸陽羅織之餘老成凋落海陵殲斃之後嗣主仁
賢軍奏交綏禮正敵國幾無隙之可蹈遂有志而勿
伸嗟乎是亦震乎其名而未按乎其實也蓋孝宗偷
安之習固有所受之矣夫以光堯厄逢十世土納二
郎乘泥馬以南馳付銅駝於北臥甘割地之請卜葬
子剛入九宮忘戴天之讐任刀頭望穿五國環掉腦
願比於劉豫樞不請夫趙桓然使揮戈計出夫臨淵
返骨功歸於宋父爲孝宗者何嫌何慮誰懼誰疑此
後刀置膝間促鉅餙以金牌殞忠良於鐵棒猶復安

之不能而僅愼問安視膳之文飾挑菜進茶之節祥曦殿啟侈奉瑤觴聚錦園深誇陳錦沓弄僧兒之水便作漿嬉宣宋婕之羨聊資蘭膳則亦庶人之孝而非天子之孝已耳要之孝宗才原曲謹心憚更張德意感夫兩宮音容隔夫二聖加以讀舩簫鼓江山本足迷人紫陌綺羅士庶眩爲樂土郊壇之規畫已定陵寢之魂夢久虛樂南土以久居幸北風之不勁洎乎軒鼎初就虞禪遽傳奉先帝之几筵付佳兒以寶位固謂武王之行定率文王豈知曾元之賢遠遜曾子坐死牝雞晨煽廷臣但有牽裾鐵騎宵來邊將難支殘局詩悲離黍錄付夢華此非孝宗之咎而誰咎也哉

王守仁論

善夫竹垞太史之言曰新建勳業氣節文章皆可甲世獨多講學一事嗟乎陽明何在而不以講學累耶夫以朱壽凝顓濛跋扈軋犖山之反計積且十年吳王濞之軍聲連及七國結援奄寺招納叛亡寨賊之名十三雄軍之數六萬星馳北渡電掃南畿跡雖深於髀肉卒之馬援未老遽聞裹甲而還李廣雖侯仍未剖符而錫人謂秉鈞如張霍詎解用才我知推

載如席方已嫌比匪且夫唐朝郭李不聞理閫身心宋代范韓非必說標性命如陽明之綱扶世宙諮練兵機自當功勒鼎鐘報馨俎豆而顧攀援堯孔調解陸朱消磨有用之精神闕集無端之訐訟洎乎語錄梓就年譜編來意境支離鋪張怪誕游僧撫頂道士授書自隋三教之藩籬不待再傳之決裂不可謂非陽明之自啟之也惟是明儒半拘習氣純益虛聲戴太極之圈兒奉高頭之本子箋解則畫宋爲界趺樹則自鄶無譏惟陽明獨負天材儘强人意又以聲華接心傳於孟子擔荷似韓昌黎譽門徒爲顏淵矯誣如文中子然則陽明其殆才足冠世而結習之未除學本希賢而標榜以貽誤者歟

送同年龔達泉大令蒙煊服闋赴都謁選序

三年聚首又逢折柳之時四十上頭本是栽花之客有性情似亦勢之可廢而籌之未孰成事不說吾人之食祿有方既策版輿之安何懼張聯襼旅館挑燈共覩素衣之塵同望白雲之舍蝸纔盧寄一榻曾記對眠驢賃車遲六街恰容並坐既而君需銓次僕抱憂居喜蓬巷之斜連訂苔琴於不隔洎乎洪厓拍手烏逐南飛宋玉遠行裝還北上乞長安之米舊雨幾人看紫陌之春新花笑我每瞻雁路輒緬羊城羅浮之吏如仙珠江之流似鏡末山卯訪祇覺神飛豈謂花偶茵飄梗仍萍聚郊詘方傷於過隙長卿適賦以倦遊遂使雙塔峰前兩湖隄上復有兩人之跡重聽隔巷之呼指鬢影各有霜侵話名場總如風退抑且會面無幾別意旋生那得不太息於逝波低徊於歧路耶或謂伯仁有母夙抱沈痾陶令田何不鼓打迴帆盤修阪膳不然廖粤江荔子故是飽嘗庾嶺梅花亦稱熟玩民歌來暮君紀重遊策蠟足以就輕酣捷夢而益樂詎非快事行報榮選而乃意憚遠行勉圖近養向銓曹而改注籲臺省以陳情另轉腳跟別持手版正恐士民或區其風氣大吏亦各有性情似亦勢之可廢而籌之未孰成事不說吾人之食祿有方既策版輿之安何懼張絃之改如謂年方强仕便踐鷗盟才語劇繁動投鴻

蕙則是賤五斗之米彭澤應謄空衙鍊九轉之丹句漏幷無官長無此事也卽如僕者椿庭景暮棘舍技窮託舞綵以自娛固卑絲之尙早送人作郡心每怦怦閉我閟門跡嫌寂寂此豈終戢影於泉石結伴於漁樵者哉君行矣揚江闊海任啟雷封秋隴春塍且勤露冕他日麥風起處棠蔭濃時有戴笠而來迎輿而揖者問中牟之雉觀單父之魚安知非僕其人也一片豬肝料不嫌爲費累幾番鴻爪尙細數以痕留若夫黯黯消魂剌剌絮語不足壯夫行色敢務去夫

伯叔之訊褒如龜徒留息輸鼎鐺之尙有豈窾郤之難披是用破其佯粧嚴爲程限帝曰汝聽佛說我聞老婆之勸宜思社公之酒可酌勿謂一身獨苦曾經馬祖喝來但看三日能除免被東坡割去休反脣以相詰須知我不作宋聾倘應手以奏功定勸汝改名陳亮

陳言

戲爲門人陳瑟夫備三責耳聾檄

六鑿本贅兩竅潛通洗流水以何妨非迅雷而奚掩況秀才例稱三耳在治帝幷達四聰汝官非許丞術同龐老兒初就塾未應遽學家翁身不作勞底事屢聞鞞鐸而乃司聽之官失職大聲之呼不聞固知其淨掃塵根痛祛煩惱熱不因夫酒後任汝鳴鳴笑獨對夫風前付誰啞啞然而地雖可畫天亦云卑混牛蟻以同聲塞蚋蜒於去路妻子之謀閒若蟲甚可憐

礪山駢體文

卷三

臨海宋世犖

臨海城東訪白鷗莊故址記

丁卯暮春候近禁烟節宜修禊簷雨初縮山翠欲流飯後與門人沈生晉祥兒子經畬信步出崇和門繞東湖而北落花迷我芳草招人須臾達一招提敗瓦頹垣蔽蔓攏木古佛對山而髻綠餓僧擁衲而面黃詢諸土人呼爲王庵嗟乎此非前明王恒叔太僕士性之白鷗莊哉夫其五嶽歸來三生悟後闢園一頃種樹十年移石筍於寶華之山獻金松於玉京之洞紫芝紅藕位置迷離茆舍竹籬安排樸雅咏杜陵之句花妥溪喧認昌谷之巒藤鞭苔絮嵐峰隱現隔江招而欲飛洞戶參差入徑迷而自轉消磨暮景抒寫幽情山水方滋烟霞作供致足樂也且古來千鍾萬石之宅五亭三沼之華橋跨飛泉閣依絕壁閣干之數三百茶湯之入十千而主人身絆名途老牽世紊一邱一壑未許置身宜雨宜晴何曾過眼甚至投荒萬里戢影一椑生前祇託夫夢遊身後并迷夫歸路編宮府抵償之價長付鑰扃經子孫蕩廢之餘貨到杜碓以視太僕之早離韁鎖暇託菟裘課奚童以掃花賃鈔胥以起草繹成廣志巷直比夫癸辛詩紀壯游橋可稱爲丁卯況傾圮在滄桑之後天留謝客青山埋沒於烟莽之中人識襄家綠野鏗王一席尚爲低眉山鬼五更居然含笑九原可作歷劫如斯縱曰未免有情抑亦可以無憾矣泊讀太僕所自爲莊記稱是地爲宋陳祕閣[艮]翰所營安知來者之復爲誰然則今日之雲散烟銷天陰鬼嘯栗鼠竄於古屋竹雞啼於荒林無人更問夫樓臺有客相弔於榛莽是又太僕所逆料之而早言之者也

重建東湖樵夫祠碑記

郡伯玉屏洪公其紳莅台之五年重建東湖樵夫祠祠之前故有菊綱常一擔俎豆三楹肖古碣於春苔薦寒泉於秋菊綱常爲世犖爲之記曰夫以金川晝啟燕以逐而飛高賓殿宵焚龍以燔而骨蛻九閽鼎沸一室戈操誅鼂錯以何遲閻成玉而安在遂

乃覩顏白帽快意黃袍哭瘞兒於灰燼之餘鋤書種以瓜蔓之法禍乎胡慘劫也難逃然而大物未敗於朱家一姓自更夫黃屋以視鄭銅駝於典午鐘虡全移沈晝鷁於末庚硤崖并覆其事固有間也況樵夫身非紆組業泯執柯與世無求非官有責卽使停肩石室失聲棋局之翻注目烘爐太息燃萁之偪則海國之肩雲踢月豈慮塵汙台嶺之白术黃精儘堪薇採而乃一身似葉颯爾隨波九死如飴毅然抱石無齊黃誤國之罪矢彭咸遺則之從此誠苦節之希聞見事之不可爲始匿名於無何有魯仲連志原蹈海暫寄餘生交信國誓不忘君敢慳一死尙冀額高皇於地下募勁旅於江頭但使李九江之款未輸張千戶之書得達安知不扶危而就定轉敗而爲功者是以半息偷存一肩暫托丁伐木耿耿收榆泊乎新主詔黃舊臣族赤原燎莫撲海闊難填始從宋玉之招終賤屃生之諾所以昔賢著論指爲牛主事之潛蹤洪慮鄰觀察謂樵夫郎中事景先見胸沙文集　邇日停戈喧傳高太常

孤忠之罕覯者矣或謂樵夫早通朝籍本預幄謀殆自稱馮二子黃巖人薦馨配正學之祠比望卽方家之義并倘謀踵事惟良二千石之聞幽表徵敢薈鄙詞藉紀四百年之廉頑立懦

甲子舉人候選教諭敦夫嚴公墓誌銘

從來名士半解禪通自昔文人總根慧業其生也有自其歿也有歸現比曇花證成上果而迂儒或以沈溺而斥之附會而疑之固因受之自迷抑見聞之不廣也吾友敦夫嚴公釋老抱送迦維託生畫帷則言誦以干夜燈則聲辨其四年未弱冠卽飫於庠習善儲書或呼爲庫當夫含亳渺爾落絀洽然義理契於

元通心地即於精進天成妙語一笑拈來獨闢冥詮萬緣寂處乾隆己酉大興朱文正公視學至台以宰官身具正法眼見君卷而擊賞之遂膺優薦特貢成均僉謂一顧而羣空茆亦三生之緣夙乎君則束裝北上藏人海者一身鎩羽南歸棲家山者十載迭居憂戚益務澹甯門前停問字之車室內設繙經之案香烟裊處一箇蒲團米汁參來三餐蔬素入維那之座芸編偕梵夾齊陳修蘇氏之齋唫韻與磬聲間作洵儒童之菩薩實師利之化身迨捷乙科翳逢甲歲

四十二年之矮屋裁放出頭九十四名之選場幾成婪尾人稱晚達行直步夫蟾坳君謂迂材願臯棲夫鱣舍南宮甫罷便注冷官北旆翩旋仍稱居士往年綺語益付芟除抹世婆心惟思普度見戚友清貧之狀那惜低眉聽朋儕謔浪之辭便呵饒舌是清淨者聲色之叅都捐惟孝友于手足之歡無間佛眞出世人是再來方謂長葆谷神永逃劫厄豈意天驚棺下靈運之早君已返夫道山食肉噬首座之愚余尚淪仙報龕成悟解脫於南無淨薰修於烏有竟以薄游吳會小住蘇門借居彌勒之廬遂示維摩之寂路瞻

乾竺挈履徑歸船貨孝廉載棺空返時嘉慶丙寅某月某日也距生於乾隆壬午某月某日年裁四十有四聞其得疾之始因見寺僧烹鱔刀砧宛轉血肉模糊悲切於心痛掩其目恨殺機之未殄憫冤報之相仍幾乎發狂馴至不起則此去之踢破火蓮身還金粟塵寰之韁鎖書若眞靈之位業依然理固其常事奚待問惟是執經之士慟切頹山耆舊之朋感深逝水甚至緇流羽客丐婦輿徒亦復眷念清修追思德意此又蓬居所僅見梓里所希聞者矣君名乘潮字文似別號敦夫先世由烏程驥村遷居臨海高祖處士某焚去妻之券爻歲貢某績食古之功孰謂食報之止於此耶君一子占鈺女三長適秦次適許季爲余幼子所聘么豚暮鶵訂以良姻籠鳥檻猿悵茲永別猶憶丙辰暮秋之吉焚甲子上清之符仙許鸞停篆留蛟落謂君前世爲郡東白塔寺僧余爲郡南白巖寺僧竈撥芋以同煨雲逐輪而並轉然則作佛輸靈運之早君已返夫道山食肉噬首座之愚余尚淪夫沙界又所爲渙然汗下潛然涕泚者也君葬於某

山之原余分合爲銘不敢辭銘曰

儒與禪本一理德之修命之俟齊得喪一悲喜我尚迷君悟矣旛檀香雲梵起應眞位君記否招君魂靈江涘堙君骨青山裏撰君銘慚弁鄙祝君墳宜孫子

手錄薇道人桐江隨筆序

薇道人王瑞彬原名居敬黃巖人也避地桐江作隨筆五卷處流離之際寫溷鬱之情意不專於著書體祇居於小說友人王澂園孝廉若浩以鈔本見寄蠹餘僅辨蠅楷細排手錄一通覽循三歎夫以明綱掃之橋倚巍巍蓬隨腳轉可憐張儉無家豪臕舌存誰識趙岐尚在於是坐三家之塾挑五夜之燈惝恍舊游依稀隔世江花江草野老但覺其悲或泣或歌旁人不解其故庾子山傷心一賦目斷鄉閭毛修之亡命七年血銷戰壘唾壺擊缺望蓬海而塵迷短劍祈來銷榆陰而槩擬歲月既積篇幅漸多或拾舊聞或抒新意或斷斷於道學之派或鰓鰓於治亂之原雖浪作揮戈之想斬竿揭木人祇招自市中蜃雨腥風持論間涉於拘而大旨不離於正抑且立言有體措路已窮於海上至於身棲絕島計竭九泥如張煌言語知裁不少悲殷之辭絕無吠堯之者其愚可嗤其志亦可憫也維時薇道人以書生之弱預幕府之謀事不可爲死猶勿去樓船何處空傳乙庫之偶遺採掇而酉穴之不媿珍藏者也惟是推許煌言一以爲武侯一以爲信國不無阿好未免過情然以艱難共歷之私生死相依之約感深知我誓

不負若要自出於素心初非愛而加膝亦足見心跡
之忠厚宿諾之堅貞矣所惜卷帙非繁流傳未廣尚
擬謀諸桑梓壽以棗梨留豹一斑印鴻半爪是用躉
其譌字弁以喪言如九原其可作乎知同心必有應
者

葉石樓秀才薰南碧霄洞圖題詞

石樓葉君見示一幀似定國之疊嶂添著妻孥仿陶
令之移家并拋箱槖洞中菩薩現來詫似鳩盤石上
頭陀坐時但揮塵尾爾其危崖拔地削壁倚天樹鬱
無喧樵牧不至問人間安得此境指景物合是太初
蓋石樓早讀青囊歷躋翠巘着冒雨之屐雙腳本強
倚撥雲之笻兩肩長聳嘗游雁蕩見南碧霄洞之勝
欲挈家焉卜得佳鄰買成隙地杞能犬吠茅擬龍更
方編槿以爲籬正依松而縛屋不意塵緣牽絆世累
句留空謀下澨之田未築上洞之宅桑三宿而猶戀
蕉一夢而全迷辜負山樂官之招慚媿村夫子之相
迺託丹青之點染聊摹紺碧之宮庭誌勿諼也顧吾

空青苔披古綠蘿倒牽而補屋石熟煮以堪糧雞犬

爲陳聘室張烈女徵詩啟

由來青女偏解飛霜自昔素蛾慣依缺月然皆蒿蘿
早結茅茨中傷曾徹鳴雞旋憐寡鵠望青陵之松栢
念不徒生種綺閣之巷施義難獨活未有甫繅蠶箔
便縅寡女之絲未駕烏橋竟化望夫之石如庠生陳
磐聘室張烈女者敢臚顛末藉請折中夫以苦抱茶
心膏含蘭質憶騎竹馬幼本同嬉治下鏡臺夫偏善
病窗纔禽喚驚聞擣藥之聲車偶羊牽恨煞運帷之
看當夫嫁衣甫製厄逅剛逢君命如絲妾心匪石傳

來鳩語先佳期爲衡凶鎮煞之行台俗未屆昏期或
先迎新婦過門問視謂夫聲及公姑有疾
之衝喜烈女曾有是行扶上香輿報沈疴在絶陽破
陰之候向姑嫜而肅拜身未分明逋牛女以相望腸
先寸斷既而僕夫促反訃使旋來力絀補天聲吞搶
地覩顏而啟堂上兒願同歸制淚而掩閨門天誠何
慘鏡爲我破固知我不如無生劒許君縣計報君惟
有一死紅絲繫定白水盟堅蓋家人之防守綦嚴故
烈女尚從容有待也且夫有家之願父母同情苦節
之貞親朋卻慮況桐非經釁豈礙更絃璧已完歸何
末敢以遽間命蹇修姑從夫密議此亦轉移之曲計
安頓之苦心矣烈女則耳風乍刮淚雨旋傾命也如
斯天乎不諒業已登堂展覲謂女而不婦其云何但
期同穴相莊庶死者復生而不媿水清石見月澹風
凄服湎一甌題扉數字嗚呼痛哉距陳生之屬纊裁
七月耳前期沐浴香縈弄玉之衣半夜陰森鬼嘯黔
婁之室先一夕陳韓憑之墓將宿草石扇自開陳生
邑西梅浦數日所南之筆解頤蘭粉箋頭報世舉前
前石扇迸開所南之筆解頤蘭粉箋頭報世舉前
一夕夢

有以素心蘭索題者曉起而烈女見也凡皆精神之見
學賢以額旌文見屬亦先徵此
非同附會之譚想死後魂已雙雙較生前慰眞萬萬
某等心悲竹裂涕隕蘭焚擬額九陛以旌門先荷文
宗之表碣學使劉金門少宰鳳誥爲
作陳生行狀書勒其墓前所冀續形管之
詠字字香生賁黃絹之辭人人誦熟天上以張星爲
列宿望去但覺芒寒人間指陳羣爲神童魂來定能
屬和佇成信史勿吝仙毫

紀臨海柯烈女事

從來貞烈之事半出詩禮之門良以濡染既深名義

夙重抑且蔦蘿久結荼薺同嘗共牢已逮夫三商歸
室本期於百歲遂乃糜軀見志灑淚捐生雖曰難能
究非僅事乃有所聞臨海邵室柯烈女者世居田舍
許字屠門不敢附於良家遑遑稽夫闔訓卽曰婦氏
已堅一諾童養且及數旬然而陋甚帚叙寂然衾枕
如云駕鵲則橋尚須塡縱唱離鸞豈絃難更譜且其
夫族父族內姻外姻誰知有陰婦粉壁之書衛姜栢
舟之誓者乃能心堅劒許魂逐鵝飛視死如飴輕生
若捧當舉室搶攘於喪子之際卽烈女從容而致命

之時綴短則雉俯而經梁高則蜼懸而挂蓋未聞一
慟家人方詫其癡遽抉雙扉里黨始驚爲烈也振頹
風於獨秀矢皦日以靡他致命在白水投璧之交問
年祇碧玉破瓜之候此眞率性豈曰沽名而或泥門
戶而嗤之比童騃而置之非徒無識抑獨何心彼夫
青衿紫綬之家結髮齊眉之侶負誓言於旦旦懷良
匹以奔奔齒臂之血未乾而鏖修已至對牀之詈甫
絕而夢魘先呼使聞烈女之不改所天眞令此輩之
汗顏無地云爾

戊子舉人截取知縣書城陳先生墓誌銘

嗚呼世擾至今日而始銘先生耶憶昔稱聟於先生
之門執經於先生之座烏踆促晷鴻印成泥方世擾
辛酉之北行也先生負劒臨歧扶笻灑淚預屬題影
之語銘墓之文若知爲永訣而後會之無期者蓋先
生年已八十有三矣隔千里而起居疎越二載而訃
音至爲位以哭搦管以思徒以胸結情長體防辭費
兼輪蹄之屢倦又憂戚之旋膺筆欲下而復停箋既
錮而頻輟然終不敢聽貞珉之沒字諉鄙翰之不文

賦尸饗所以既報罷於南宮卽息意於北轍也爾乃
長安日遠台嶺雲深奉盤帨則色甚怡愉侍帚牖則
躬親澣濯觴稱月下匪因客而殺雞饌進花前每命
妻而汲鯉依依諉砌眞看笑語皆温洩洩荆庭不以
晨昏相叅蓋太母屬纊之夕已近百齡而萊子斑舞
之歡遂逾七袠矣洎乎銓次將及部檄頻催遽引疾
以自辭堅稱老而不赴經秋柳老生怕折腰過雨山
濃孰資拄頰其實先生神明不改精力彌增音亮鐘
洪身頎玉立鬚莖磔磔眉彩棱棱每當問字人來譚

經客至鉤洵摘洛歲杜發何一時被陶鎔經指授者
莫不窺四庫之畧蚩兩岸之聲抑且見義必爲樂善
不倦愛讀書種子卒歲卻其東脩積賣文餘貲三族
因而舉火澹臺之足不履縣庭彦方之名自孚鄉里
人倫作矩天爵彌尊 世犖 甫在垂髫即蒙刮目十年
從學吾濟同嘗半子關情裁培逾格然則序昌黎之
譜非李漢其孰任傳元獻之文舍富皋將誰屬哉先
生生以康熙某年月日卒以嘉慶某年月日得年八
十有五所著小誰園詩文字體遒勁仿佛襄陽詩格
到輒書瓶水天雲拈來入妙名篇箬簡東袁絲目爲詩

謹嚴規模山谷惜未質諸巨手難遽付之梓人丈夫
子四基鵠敬偉皆弟子員敬今以歲資貢矣女子子
三長適應次適黃並弟子員次卽 世犖 室也孫男三
曾孫男二配劉氏德容懋著婉婉相莊健實持家言
無出棺前先生若干年卒合葬於邑東鄉莊頭山之
原 世犖 於丁卯冬爲作影堂之贊茲於庚午夏取墓

上之石而銘之銘曰
分所不敢褒者丈人之尊情所不能恝者知已之恩
匪尊之懌匪恩之徇而心儀於先生之孝首頫於先
生之文倣屭五斗戀晨昏滿籯一經貽子孫億萬萬
年視此墳

贈天台僧梅谷序

句先呈佛晝卽參禪人來萬八千峯經遍四十二部
如梅谷者其眞有根之法器無礙之辨才乎夫其精
進爲心戒定生慧結茆天柱一陽雲開洗鉢石橋千
潭月朗塵緣淨而法輪轉靈機觸而天琴張遂乃髽
蕉葉以爲箋束籜皮以當筆師製筍箬筆甚佳 林間石上興
到輒書瓶水天雲拈來入妙名篇箬簡東袁絲目爲詩

僧小倉山房集有贈儒術筏通施譬錄爲弟子師爲
僧詩僧梅谷之作天台
施穆亭訓導方外弟子擅吾徒不朽之業登彼岸最上之乘兼
以博綜畫科妙工墨派萬花拈處半果證時握枯管
以春回折生枝而露泣樓毫未竟踢限爭求初祖一
花善財堪草胥歸點染是大神通或謂百氏糠氛七
能通閼化城本淨非藉語言菩薩能修合空色相今
梅谷鑪煨芋火仍耽文字之緣榻鳥巢茶烟尚戀香花
之供一似莊嚴之著相結習之未忘者豈知龍宮萬
笈鹿苑千函舌是廣長心皆歡喜又況願芽意樹沾

法雨而始鮮蓮出桂生護慈雲而倍盛庭前柏子池上蓮花記天女之散來喝梵志使放下我聞如是佛說云何卽如玉京上頭瓊臺高處桃花流水總是詩情八桂五芝無非粉本使必剗除隻字莫窺翻水之機跏結六時并絕借花之獻得毋寂一心如槁木賢十指作懸槌耶僕身絆塵緣禪慚杜撰未除詩械偏落筆以惹君恰有畫緣叨滿幅以贈我記曾玉版參過試掉口頭任教金地嶺高敢辜腰腳宅日熟逢梅子低傍松枝忽有叩彌勒之龕入維摩之室者牟尼

一串磬槌落以晨圓蝙蝠羣飛壁火明而夜照鐙花正結米汁初濃梅谷能爲我擊盞而闔詩解衣而作畫乎便汨汨於周妻何肉遇生公爭勿點頭必沾沾於儒行墨名卽昌黎將毋饒舌

陳蘿屋傳

蘿屋陳生名誥字揵三臨海縣弟子員也家衍書香幼嫻容臭髻纔角挽目已下夫十行肩僅牀扶字不差於百問其從余游也黃方擁卷青已飾衿博搜緣字之書奇探紺珠之秘泌洄漢魏泛濫元明時掩卷

以高譚更扣帷而善問稗家雜說借滿一瓶蝨冊遺聞記羅多寶固非若高頭墨守但沾賸馥殘膏頫首朱程動詡一知半解也戊辰歲學使劉金門少宰鳳誥按台以古學拔生第一李程日華之賦聲價頓高延清明月之詩傳鈔殆徧當夫紙牕風緊竹几鐙明墨瀋溶溶眼光睒睒形同槁木言泉倏溢於胸色若死灰思風蚤扇於臆下崛强之句倒天吳紫鳳以無痕安妥貼之章質儕鶴嘉魚而不媿似此擅朝華之啟贍晴旭之升何難懸布堦而登履强臺而上然而賦質素孱耗精實多相本結喉食僅踰溢余嘗舉南華寇火長吉嘔肝以戒之嗚呼孰謂其竟二十二以終耶甫逾終軍棄繻之年未及廣乎戰藝之歲露晞晨薤風隕春蘭半榻蒲橫一掠藤束伏膏肓於二豎空求扁鵲之緊聚精木於千峯難療伯牛之疾又況白鬚磔磔攵迫頹齡黃口呱呱兒裁學語弱妻蒙裹猶驚喚藥之聲老母燈前錯認牽衣之問埋玉樹於不忍埋之地割愛刃於萬難割之鄉活汝無由祝予偏早然則琴彈祥肉僕長抱此恨心曲唱秋墳汝其

何以瞑目也哉

與門人鄒春池孝廉 揚芳書

兩隔川途七離寒暑歲馳若驚別冷於雲所恃鴻跡雖分魚緘常接藉以抒闊念遣離懷然當葉落花開風高露泣未嘗不瞻言夫往跡太息於流光也夫以僕襄者梓里卑棲苔岑託契子雲寂寞特荷停車鄰士埋藏曾豪口口事已經於十載緣本結於三生則如庚臘戒程酉春上道我作識途之馬君爲漸陸之鴻洞凍初消雪風尚緊孝廉船賃樂畫雙鳧旅舍名落之餘一編穩束墜茵落溷看我且任風吹去馬來疲馬齒徒增蘐靈難乞兼以憂戚之後百念俱灰荒者敗北屢傷抉南久倦鷁御風而翼退杖逐日而足牛與君又占星聚足音不遠企望殊深

臨海重修眞如寺碑記

距台城百二十里東走而海涌潮音指華頂萬八千峯西飯而山凝寶髻林飛簷翥聚世界之恆沙洞列芙蓉認唐朝之古寺巷羅蔭於香刹額揭眞如背蘚繡於經幢篆留回向洵三台之淨域實八正之通門眞逐影譚每忘眠此又一時也洎乎氈毳同傷蹉跎共咤我濫竽於學舍人海藏身君遷榻於禪林佛龕戢影每逢佳饌折小柬以相招偶遇新題出短箋以索和隔城互訪心驚魚鑰之投過關斜通袖攜驢車

證菩薩戒清釐欺佔修葺招提蓋經畫者數十年而
寺乃勃然興焉何圖四生有劫三界無遮運厄辰年
災生丙夜毒龍衝燭而至堅固林摧神象執燧而奔
毘盧風猛無城不化難覓蓮臺有土皆焦眞成火宅
白髭赤足一時盡念南無紫閣丹甍雙林頓歸爲有
當斯際也浸假勝善根爲接腳作法器之仔肩不幾
棲和尚於乾雀窠中拋梵王於銅駝棘裏也哉爰有
法嗣某某各深願力無礙辨才志振宗風念銷劫火
依舊晨鐘暮唄七箇蒲團募來仁粟義漿十方檀越
天爲雨寶香廚之飯仍充地可鋪金柰苑之材並集
破草鞋以度木運錫杖以摶泥創丈室於戊午之年
建寶殿於辛酉之吉鯨鐘鼉鼓冶造簇新禪舍齋廚
規模似舊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金嵌滿月之容伽
藍身接引身羅漢身香頂慈雲之護水環功德香閣
翠盡入雕鏤芍藥薔薇總歸點染蹋去東華榆影香
披青山助莊嚴珊臺控紫從此青紅壁好達摩面而
忘歸卽看瓔珞花濃世尊拈而欲笑不獨挑來柳栗
四衆得所依歸種就芭蕉六時資其供養也世學身
虹謂非訂終始於三交而飽炎涼於世味者哉嗟乎
昆明劫換墨亦磨八古驛月明詩還徵鬼縱此老才
憐塵絆心豈石頑偶假文字之禪未結菩提之果憶

如周宋誰招蜑浦之魂況厥友盛若蘇黃并冷烏臺之案洎乎天水一碧冬樹長青墓轉更殘驄拋烟卧讀海岳之史山逐塵飛問坡老之銘屏隨颭鉄獨此硯尚堅金壽不共烟銷供名士之品題永舊家之珍守山河影幻文字緣長而吾師更爲手搨麝煤仞題鴻製憶

御園之拜賜年月剛符少游硯記係元祐八年八月十二日充祕書郎所賜今莫攀京萬樹闕筵宴拜八月十二日充寄靜室之晤言烟雲長駐固知入歐陽之錄片楮總屬前因憶元祐之

年空花益增後感也 世華

筆耕雖久磨鐵未穿叨立雪於門牆緬高風於翰墨倘詢詩派於吾師奉一瓣之香便悟禪機指此硯三生之石

朱洌泉少府 聲濂 鴛湖鼓櫂圖跋

菱花十里村村白苧之詞桑葉四圍夜夜綠陰之夢瞻一樓之烟雨鷗席分人絆三輔之風塵鳥紗誤我想當日芬遺楹帙會此句留郎今茲曲度桅樓倍形振觸此洌泉少府鴛湖鼓櫂圖所爲作也夫以君先太史思縈紅豆吾吐青蓮夙雄詞伯之壇偶入分司之幕當夫牖河水滿潞曲波平千帆之集如雲一身之輕似葉攤錢買醉選樹題詩命桑艣以劃烟貨蹇驢而曳縴然而品無桂笥勝乏樓臺羌我思之不存憶吾土之信美回首傾脂河畔鏡寫天光放鶴洲前簾通花氣粉牆五尺餞舫一篙屋掩網以漉鮫手彎弓而射鴨不少喁于之唱雜以欸乃之聲於是摹憶土風溼滃金粉摭語兒之故事譜阿子之新腔蓋傳誦已百十年而膾炙在千萬口矣頃者津帆無恙劃樹依然剛有文孫來茲薄宦爰棲毫於醧楮聊寄興當年點筆之欄所媿指比槌懸胸慙墨賸乞靈無術空緬高唫私淑有緣尚容讀畫恍坐我於漁村蟹舍敢謂旗亭賭唱而來訂訪君於角里橫塘幸勿鼓枻高歌而去

陳老蓮畫張融岸舟圖題詞

東海烟波南朝人物賃船三板在水一方牽上岸而亦佳坐攤書而可讀想其依花繫纜移石代樁尚占永以三分笑買鄉以萬買拋閒桑艣無煩劃月之聲

推出短篷記得揚帆之利儘堪小住便是浮家然則
難兄映嫩柳於當年尚友感老蓮於後日亳添欲活
鴨頭鷗背之間膝抱何嫌銚熟茶香之候流眞可枕
門不須敲睡茲采采之蹤益厪招招之慕讀書而秋
風颯起豈惟我獨憶江南挂壁而春水方生指是人
眞如天上

龔聲甫太史鐘問石圖題詞

百尺瓏璁一拳透瘦觸曾雲起破郎天驚初平叱而
起來元章逢而拜下聲甫太史問之鑿鑿想入非非

手披苔駁之痕口作桐魚之叩爲三生下轉語爲萬
古闢聲聞所以蘇供不礙於忘言秦碑無嫌於沒字
也然則入街碌碌舍石君誰與論交一片棱棱指韓
陵差堪共語君是生公法眷定許點頭僕亦寒拾里
人何妨饒舌

硃山駢體文卷三終

碏山駢體文

臨海宋世犖

卷四

黃文石大令鐙四雛吟草題詞

腸撐文字面帶儒酸舞傀儡於場中裝猢猻於袋裏

課租吏未成七字問名士能值幾錢任汝官清終嫌

吏俗則有肝江才子山谷詩孫青衫誤號舍以卅年

白首躋官階於七品猶復隨班聽鼓需次代庖縱大

吏常假以眉伸恐下走難堪夫膝屈而乃橫拖手版

長撚吟髭跡混麂趨志憐鶴潔瀟橋雪緊揮鞭多獨

往之時秦嶺雲橫拄笏趁放衙之候印牀紅膩題牘

背以詩成綢被黃堆潑麝頭而句就君誠薄宦僕亦

狂生戀微祿而折腰遇大巫而低首毋多酌我與隸

恐訝夫高吟何以報之鈔胥尚容夫細讀入循吏儒

林之傳此事且待定評撫抗塵走俗之身爲公亟下

轉語

謝何蘭庭刺史承薰借書啟

幾篇文字拄腹撐腸七品官階塵容俗狀執手版則

壺盧一問蟲亦叩頭閱積牘則衙鼓三通雀還穿角

休談晉魏且學龔黃縱雅隴之偶聊屢思把卷奈兔

園之久掉空負垂簾而欲雜市箱於簿領之叢厠鉛

槧於印牀之側未謀插架敢懼乞鄰則有文苑名流

武林才子官剖乾陵之竹家吟水部之梅牙籤坐擁

夫使君鶴俸半歸於書買肯容我借策蹇衛以馱來

錯認官貲環癡奴而愕視展函再拜腰折磬以何妨

擁几肆觀眼刮篦而乍快笑管百朋之錫合附一鴟

擬付萬本之鈔敢譌三豕

重修扶風縣文昌宮記

余以甲戌三月履任扶風既下車循舊典祇謁祠宇

周覽垣楹見　先聖廟東北阿牆角半欹檐牙欲脫

既而抵　文昌宮隘其宇勿宏閎其庭勿啟蓋前此

者以賓至之無歸也借其前三楹爲留宿之所酒肉

之所熏炙鈴鐸之所喧闐神之不歆匪朝夕矣矧以

改造商之邑紳士則以歉於歲蠲於財告既而秋報

大穫謀用僉同迺召工陲迺庀宏悅先宗悅先從事於　大

成殿欹者扶之脫者補之既未雨之是逆遂不日而

告成因議移賓館於察院司之西撤舊材就新址取其省也創建　文昌宮正殿三楹前殿三楹而改故殿爲後殿別於前殿之左構一楹爲忠孝祠右構一楹爲尊大家祠廢墜畢興程功不費其左右廂各建屋五楹爲義學遴庠士之戇者主之主本之事未終弦誦之聲已作修二千之秩祀式儆夙興照太乙以繙書咸勤夜讀蓋邑人自是知嚮學焉夫以扶邑地界川原路通隴蜀五鞭絲以似織轟輪鐵以如雷宰斯邑者惟是飾郵亭蠲庵湯虔供帳之弗繼遑俎豆聚鍼鑽而講疏鑿之官接度程以定廣袤之準俯東流之舊蹟力挽頹波鞏北起之新隄溢防涓滴一川滬滬安瀾沿飛鳳而趨萬杵漲馮馮夾道偃垂虹而臥蓋閱月而告竣焉夫以此地書稱土壤詩咏飴原洊湄滙其流岐隴扼其脊書周官之井遂豈翳冀疆指鄭白之溝渠剛居接壤宰斯邑者浸假大興水利善相土宜則秔稻可媲於東南浦杏蚤膽於西北豈不甚快而徒沾沾於鋤漏之補廢墜之修良貽笑於大方業自居於小補然而予來不日丁役如雲保障歸然灌輸帖若浦懸芰舍邑申之謠勿興柳植沿隄濠扶風縣治倚周原以作枕環潭水以爲襟城戴斗而

啟七星城作劍斗形七門相傳取七星之象橋倚川而縈雙帶當夫拳峯倒影烟靄涵青萬瓦排鱗澄流漾碧轆絲帽影行客飲馬之時夜月晨星市舍閧雞之候稱勝境焉若乃春秧代謝陵谷侵尋榛漏之所沸騰漲沙之所壅閼橫衝圩岸漸傾城圍而三里之城以蹄鐵之震撞風雨之摧蝕也覩瞻勿論傾塌時聞余承乏踰年邑紳士以滯築告迺庀役徒迺籌經費先從事於城垣百堵皆興一簣競進登登築築秩秩斯干既畢工遂聚鍬钁而講疏鑿之官接度程以定廣袤之準俯東流之舊蹟力挽頹波鞏北起之新隄溢防涓滴一川滬滬安瀾沿飛鳳而趨萬杵馮馮夾道偃垂虹而臥蓋閱月而告竣焉夫以此地書稱土壤詩咏飴原洊湄滙其流岐隴扼其脊書周官之井遂豈翳冀疆指鄭白之溝渠剛居接壤宰斯邑者浸假大興水利善相土宜則秔稻可媲於東南浦杏蚤膽於西北豈不甚快而徒沾沾於鋤漏之補廢墜之修良貽笑於大方業自居於小補然而予來不日丁役如雲保障歸然灌輸帖若浦懸芰舍邑申之謠勿興柳植沿隄濠扶風縣治倚周原以作枕環潭水以爲襟城戴斗而

清復扶風縣潭河故道並修城垣記

扶風縣潭河故道並修城垣記云

上之觀亦樂不可謂非厚幸也工興以某月日成以某月日董事之姓氏及工役之費列於碑陰以備連事之攷證云

周署雲　思濂　五十壽言

論交三十年以前相聚五千里以外顛毛種種駒影匆匆看兩鬢盡是霜痕到五旬豈非日暮憶兩家之先子早託心知長一歲之鄉人敢矜齒序用斛大斗附贅小言夫以拙宦如余未慣脂韋乍持手版門外則鈴聲鞭影柳亦折腰案頭則雀角鼠牙兔應禿頂

尚耽筆墨笑指奴或愛才遑挈妻帑錯認僧初還俗時則署雲一鞭肯顧半刺惠投鄉話坐以深更官舍許爲小住本非賃舂之客舊雨恰來竟成入幕之賓好風吹到憐汝風餐水宿足已成胝看余走俗抗塵眉還屢皺雙丸遞轉主客則馬齒交增一榻斜連廚舍則豬肝僅給回思鄉日結面山之屋耕賀郭之田隋文懷跋扈之心乘童昏之釁軋犖山貌有反相偏弱柳五株吾杭一頃課兒夜讀喚僕晨樵不且駴宦海之奔波悔出門之孟浪乎時維丙歲候紀寅春磐綾方長琱弧正挂同舍修夫祝鯁餞子進而稱觴娩

置館求書叔寶南擒達頭北款榮迫榮於累代覬卜世於億年遂乃點綴祇林皈依淨土人贍喜捨天助

光明願諸佛廣爲護持祝一切咸登法界布黃金以
造塔七級鈴懸刻青石以鐫銘九幽輪轉刀兵懺後
柱國已死作閻羅王木興時皇后本生來妙善固謂
生生世世常托帝王子孫永保富貴也而乃山
河影幻風火劫迴楊花漫天而勿歸鯉魚游波而直
上睨地伐漸不可耐孀鬼蚤齙於東宮普六茹姓不
再與神魂已收於西獄我是五兒之父見瓜子以何
時誰呼太子而前悔獨孤之誤我遂至任張衡以作
事但聽冤聲付楊素以大權竟傾寶位欺人孤寡頂
佛骨然則此碑其即恒沙之賸粒慈海之孤航乎惟

禮枉懺於天尊自蹈火阬眼界即淪於地獄生漸天
元后死魏長城公固知作孽之有由非盡阿慶之無
福也即使積舍利如恆河沙之夥纂窣堵如須彌山
之高何解於貓鬼之沈冤何逭於蟲沙之定劫然則
我來壇蟆方太息於石不能言佛聽鐘魚定低眉於
山猶不老

扶風縣法門寺唐千佛碑跋

扶風縣法門寺千佛碑質瑩似玉式劃如圭平界佛
頭背鐫經字不著刻像姓名洎立碑歲月以(乙)(七)等

碪山駢體文　卷四　八　花雨樓校本

字知爲則天時物也夫以龍鸞鳳舞雞牝當陽目睒
九鼎之成騰落一坏之檄寓佳兒於南徼鸚鵡折翼
以難飛避妖鬼於東都黠鼠引吭而欲扼便請周興
入甕地獄煅成偶教吉頊和泥天尊塑就遂乃矯誣
石讖誇耀金輪飾萬象之莊嚴傾九州之喜捨風道
人躍馬而去荸像血枯王子晉控鶴而來蓮花而似
諸無遮礙穢編三教之書究竟涅槃驚倒長生之殿
問帝釋是何魔孽現此女身看唐家尚有兒孫跼迹
佛骨然則此碑其即恒沙之賸粒慈海之孤航乎惟
是嫵媚之曲甫終栲栳之詞繼倡頻丁禍水張萬迴
布施空叨屢見劫灰李五娘沈寃就戮料赤烏僧歸
地下蚤墮泥犁看白鷳精降人間又罹孽障佛眞睡
漢那知塵海三揚我作宰官僅對韓陵一片覽斯有
感揩墨繡恍發石光於意云何倚風簷且聽鈴語

扶風縣唐楊珣碑跋

穹碑雲譎刻海馬以環趺巨石路橫任村牛之礪角
剔來苔蘚認是龍章何處松楸久迷馬鬣手煤淺搨
倚樹長吁夫以明皇履盛而驕未勤已倦天亡姚宋

坐牛相於綸亘地闢燕雲臥豬婆於御榻識此胡貌
有反相偏付兵權欲朕躬不出長安遂恣聲色爾乃
鴻離魚網麾聚鵬精愚辜半臂於糠妻寵萃一身於
肥婢倫寧哥之玉遂三弄聲殘賜祿兒以金錢九閙
笑徹鹿銜花去那知五宅倉黃猧亂局醜眞誤一匝
黑白彼國忠者跡緣瓜葛技飾稗蒲醜久播於狐綏
醜或傳爲蟲孽招搖錦隊并無狎客之才偃蹇台司
坐啟叛臣之釁猶復寄田蚡以鈞軸歸美所生傷孔
悝以鼎銘追褒先世仙毫親吮玉環捧硯之時豐碉

大書鐵畫垂雲之勢命東宮使題額臣亨再拜以書
名榮武部以加封汝家奕世其受福具曰予聖不乃
大言何其僞也洎乎冰釋山傾石留墨繡貞珉自壽
九重諛墓之辭社飯誰來千古覆車之鑒震到漁陽
鼙鼓入姨之粉骨全灰聽殘鮫閣淋鈴三郎之玉顱
并沓惟此碑未淪榛莽獨立倉茫蛇蚓尚蟠兎烏任
逐紅塵徧閱叱翁仲使深藏粉騎曾飛憶門楣於往
事山鳥問上皇之安否石但點頭野老識宰相之姓
名鬼應墮淚請加椎蠟圖合伴夫夜游勿詣墨豬蹟
孰尊於天藻

扶風縣唐無憂王寺眞身塔碑跋

摩挲墨繡認是唐年約畧風鈴尚傳梵語閱三遊之
劫問佛骨已付灰塵空四大之觀話眞身便沾色相
然則無憂王塔其卽恒沙之寶粒火宅之金蓮歟夫
以宮殿駢羅人天頂禮鑄神皇之像目睞須彌寺有
千佛煥李老之題字懸栲栳眞身寶塔字相
碑傳唐中宗手書寶函光啟弗德三十載之期法界雲扃爭拱萬八門之鑰當
天低太白塔倚精藍秦嶺助其莊嚴渭水環其功
德獅臺擁處一柱迴向於大千鸞仗迎時萬乘焚香
而合十盛何如者而乃波迷香象劫轉紅羊道場遽
涉於雲煙化宇長堆夫瓦礫靈鷲千嶺甫馱元奘經
來妖鳥一聲又報羅平冊換放丞相生辰之鴿纔屋
仍飛豢皇家儋耳之龍躍池久去佛惟高卧那管與
亡石不能言難詢代謝固知碑中姓字過去佛消受
金錢塔下樓臺現在身總成泡影也嗟乎化城十二
惟韓陵差可與言塵路三千在世尊但知彈指客誦
昌黎諫草定教菩薩低眉我亦寒拾里人勿詫宰官

饒玉

扶風縣法門寺唐佛頂經石幢跋

黑灰劫後鐵畫依然紺宇摧餘寶幢蹄若泥融春雪認鴻爪於唐年石裂冬冰紛鱗排於梵語想當日塔成功德燈放光明香花羣奉於蓮臺錢帛爭施夫奈苑姓名鐫處願證人天鐘盌聽來便登佛地若此幢者卽降龍之所圍繞怖鴿之所依棲也金剛無不壞之身如來只現在之相僧惟面壁誰管興亡我又訪碑總憑緣法華贖買夫斷缺不費縑繒試搜剔於蒼莽之數龍象低頭開舍利三十年之函人天合掌敢誰謗語萬里甫謫夫狂臣如此不祥九重又催夫法駕此亦極皈依之善願堅覺悟之精心者也而乃塵海劫多風輪影幻緇郎作相無補淪胥彌勒降生長丁

厄運朕今飄泊孤飛之雀何依我世忠貞獨眼之龍幾困彼宋文通者賜榮國姓爵襲王封肆厥鴟張頓成蝸觸連兵犯順付宮殿於灰塵挾主爭權缺饋供於湯餅甚至脇婚公主迫僇宰臣自負天親二菩薩之恩甘厠河邪三賊臣之列此卽布金如祇洹之廣造塔如恒沙之多錯已鑄成孽難消去猶復攀援玉牒裝飾珠林如碑所稱纂大業於三百年將中興於十九葉無慙伯禹不讓高皇者何其偵敝惟是醜弄泥蘇痕斑猶依桐井鹿盧轉處法水仍沾鴻雪印來劫灰幾換誰知汝壽登眷屬於人天如是我聞悉皈依之色相故知拈手煤於片楮合併香姜但教效頂禮於旃檀共呼古佛

扶風縣唐重修眞身塔碑跋

嗚呼扶風法門寺之在唐可謂盛矣龍旂鸞蹕迓朽骨於宸墀紺宇琳宮飾莊容於聖冢合震旦十九塔之數龍象低頭開舍利三十年之函人天合掌敢誰

王享崇高者三十載尚奉唐家之朔末帝一方又報
梁祉之移老賊萬段雖漸即於衰弱竟克告以考終
意者劈血塗膏猶知喜捨飢鷹餓虎尚鑒精誠以視
高駢之希冀上昇董昌之附會天冊實榮悴之分途
即天魔之異路然則此碑其接迷之寶筏度厄之金
繩乎若夫按天復之紀年溯秦王之肇爵堪資引據
藉訂沿譌則又志乘所備詳毋煩小言之贅述也

扶風縣法門寺宋浴室靈異記跋

風作吼聲雲成壞色叱雨師使觸石萬竈平沈鞭電
母以迴車千山陡裂僧惟赤足坐禪之壁全穿佛但
低頭般若之舟孰繫而浴室獨無虧損再免飄颺信
龍象之護持合人天而頂禮者也記刻於宋太平興
國三年今嵌寺壁石棱微泐鐵畫猶存勒大衆早植
善根祝一切咸成法器末鐫社長及社衆姓名一粒
未蝕於恒沙三生尚留夫片石想當日搬柴運水便
脫十二時苦厄輪迴即今茲檀板蒲團誰非五百年
浮圖七級久渺雲烟墨繡一棱未埋瓦礫燐光烱爍
年年螢火飛時泉路揶揄夜夜杜鵑啼處聽秋墳之
對泣記生前鼎食鐘鳴出春草於枯髏任死後烏爭
鳥攫似茲狼籍幾時埋向青山幸傍龍天一例魂招
石室如智師之建塔洵足釋新舊鬼之煩冤合去來
今而歡喜者也劫灰頻換誰覓堵波覺路非遙我慚
筏捨埋喈掩骼事本屬於宰官雨溼天陰聲還呼夫
我佛證三界無遮之會總付風鈴結千年不壞之緣

試指石墨

扶風縣法門寺宋九子母記跋

蓮花葉上悉現嬰孩祇樹林中頓消魔障如九子母
者眞辟支之上果孽海之慈航也法門寺舊有塼像
記稱其母婉約端麗如有撫育之恩其子裸裸笑啼
各極冶駭之態想經營於意匠迦葉笑窺聚布施於
優婆香花跽奉祝菩薩廣行方便指震旦皆大喜歡
盛可知矣今則法像久杳於劫灰遺刻僅嵌於敗壁
佛惟高卧任雀糞之著頭我但讀碑揚麝煤以上手
看樹上烏生八九子又落轉輪聽簷前鈴語百千聲

扶風縣法門寺宋普通塔記跋

扶風縣宋夫子廟碑記跋

記成於唐大歷丁未而勒石於宋慶歷戊子蓋相去二百餘年矣兩楹聾革迭煩循吏之經營半座螭趺曾付良工之鐫刻後先濟美弦誦聿興不可謂非盛事也顧邑志闕焉不載嘉慶乙亥邑令宋世犖搜得之韓陵一片未湮雲烟古縣千秋尚修俎豆夫子之牆數仅想當日共聽金絲岐陽之鼓十圍到今茲並留鐵畫抑亦先靈之呵護而踵事之儀刑乎 世犖讀又現宰官公之靈無所不之此交合盟石友

扶風縣法門寺宋觀音像石刻跋

書十年候人三載郵亭風緊柳盡折腰驛路鞭長版烟雲眼過石有渺時水月相圓墨看繡出想莊嚴於惟持手秩了儀以習禮剛看案上塵清啟甲庫以譚經又報門前客到此日飾儒酸之貌汗媿顏流幾時瓔珞眞摹道子之神話剝蝕於風霜又入維摩之坊脫供帳之勞矜還青聚倘割雞以游及僻似武城請固知膺鈴低護頂上定放光明便教鐵棒打穿眼前用牲於此碑盟如息壤並無障礙也像在扶風法門寺楊家粉本不藉添毫釋子頌言無嫌著糞名鐫姓刻五百年本會龍華石

扶風縣宋東坡遠愛亭詩刻跋

火電光三千界總歸烏有意者穫椎一度菩薩亦落想其之官取道挈偶來遊偷鞭絲輪鐵之閒戀碧瓦轉輪跡象并消須彌始超色界是亦三生石上默爲朱欄之勝聊茲駐足颯爾揮毫與寄五字之中蹟紀點頭千佛場中亟資轉語者乎精藍擒好印月面以

滿時太白山高記雲鬟之擁處誰非我佛弟子試放眼光僕亦在家頭陀坡詩在家頭陀無地爲子卽楊傑也敢辭頂禮

扶風縣署明康對山詩刻跋

不忘一飯句留半日觀纔十行而楊侯開未吏之筵方泥印模糊墨痕剝落明對山太史蹟也想名場之潦倒但付高吟慟末路於英雄屈高賢之駕鐙紅酒綠和以鳴琴斤羽零璣壽之貞石樂簿書之清暇結文字之知交可謂賢矣夫以武功三百天毓茲才臚唱一聲人誇上第彼閹奴託維舍笠蓑尚勤耕鑿雖孤擎寸木無關夏屋之傾而獨撫冰絃早啟春臺之象不可謂非偉績也世華昇平

桑之接喜倒屣之迎力士知太白爲仙才師成託東坡之遺體固其所也洎平事經論定身陷爰書揚州之鶴迷人中山之狼誤我朱公叔一生落拓自悔井幸際結綬叨來循卓儀追撫碑神往簾垂永日那知從柳子厚萬里投荒誰憐瓦裂翻雲覆雨信世路之三萬六千劫之場鼓罷三通偶話一百八十年之事崎嶇按曲徵歌消胸中之塊壘然則重茲片石俗人問志乘緊誰載筆竟軼斯文語士民急葺遺祠勿亟此石

定說狀頭而揭作鑒車我輩尚防失足也哉

重刻見聞隨筆序

扶風縣明恢復縣事石記跋

國初同邑馮再來侍郎見聞隨筆二卷臚宦轍之睹聞資史館之甄擇淋漓烟楮感慨滄桑余讀是書而不禁喟然也夫以黑灰告劫朱社將移讖已兆於萬遺民蕩析魂膽久落於干鋌良吏拊循心血尚留於孫賊驟興於八隊彼闖獻糾烏合之衆跡起揭竿逞石墨巡檐三復倚石長吁夫以扶邑地處衝途厄罹

狼噬之心坐看移鼎論殺掠則巢權無此酷論成就則勝廣無此奇當夫殺氣騰雲妖氛掩日九州有破竹之勢千里無寸草之留功在垂成毒伊胡底洎乎九宮碎首一箭穿胸一轉瞬之頃一舉手之力遂能制其死命殲厥渠魁固知修羅塵劫之難逃抑亦聖朝掃除之所假也而一時螳奮孤臣蛙張義士崦嵫已落猶揮薄暮之戈棟宇全傾尚挾孤撐之柱顓穆王以安在三千士盡化蟻沙召田橫而不來五百人甘投鯨島自外籲山之玉帛慶煩因壘之干戈若殘局一身似蘗萬死如飴愚公則志在移山精衛則魂猶填海斜封鑒勅朕呼狗腳之時朱履藍袍臣抱龍髯之慟張睢陽孤城切齒那知石爛天枯馬伏波荒徼裹尸不避蠻烟瘴雨良以詩書夙習茅土世承一擔綱常千秋名教忠於所事分有固然彼李定國者本逆賊之爪牙醜形天之面目乃能幡然改正盡瘁招隱之吟芦漫游之錄固其所也而乃蒐羅往事詢訪時宜燭險怪如犀然瞭川原如螺指舉凡關河

何騰蛟　堵允錫　瞿式耜　沐天波　諸人跋履偏隅支持悔竭犬馬之力而不辭志節如申包胥事跡如張世傑亦可見桑榆之非晚松柏之有眞矣而是書獨能挈其綱維析其顛末長蛇封豕徵往事於前車滕水殘山話遺蹤於半壁以云秘笈誰曰不然載付鐫棗我遑敢後爰取家藏鈔本與郭石齋叶寅鈔本徐煦莽育殘本付門人彭雲臣頊嚴一士謙校而梓之司鈔錄者兄子興洲例得附書

重刻廣志繹序

吾邑前明王恆叔太僕士性三生慧業一代名流百氏暢其咀含五嶽恣其游覽胸羅印璽唾落烟雲莫不卓卓垂令譽駸駸入古而以廣志繹一書爲最夫以太僕名門秀毓朝籍早通宦跡幾徧於寰中雅尚夙超夫物表向子平尚牽婚嫁便起遐心謝靈運偶現宰官未忘結習幽巖絕壑支笻獨往之時通邑大都傾盖高譚之會合勝情與勝具千山爭迓星輿話某水與某邱一生半經兩展因而擘窠作字拂壁題詩續招隱之吟芦漫游之錄固其所也而乃蒐羅往事詢訪時宜燭險怪如犀然瞭川原如螺指舉凡關河

扼要風氣遷移既縷析而條分要事賅而理舉迥非耳食鏡懸興廢之由漫付談資纔攬澄清之志進百家而挹注漏鄙玉卮啟三篋而傳鈔淙同金粉以視鏤冰翦綵鋪張一夕之登臨片羽零璣掇拾五方之志乘者相去豈可以道里計耶書梓於康熙丙辰而軒遠官粤東乃取郭石齋秀才叶寅鈔本與余往歲之別借亦曰訂台山之詩派此爲大宗廣藝苑之流鈔本互校一過重付梓人蟫蠹未埋豕魚難免狎鷗之莊安在久歎蒿萊印鴻爪之尚存亟登梨棗當亦傳聊存變雅云爾

王蘭村 餘晉 大令秦中草跋

夫以吾人飾儒酸之面目襲生硬之衣冠學柳折腰如瓠强項謁大吏則葫蘆一問唯諾連聲據公座則

鐺鎖兩行匍呼萬狀難言稱職遑詡高吟而蕓村獨能陶冶性靈主持風雅聳山肩而覓句翻牘背以題詩固興寄之獨超抑簿書之善服也朝衙鼓罷便拄笏而看山畫院簾垂但焚香而展卷問俗聽三農之須盡入奚囊訪古讀九成之碑并麾皂蓋人言才子例屈吏途我謂山城本供詩料一編郵示想撚鬚於事長撚吟鬚身無人國之謀但知嵩目殘山賸水中原之收復何時戛石鏗金處士之吟聲益壯蓋瓣香於杜老親炙於放翁用能成一家之言垂千秋之業以視流連風月掇拾珠琲祭獺求工刻鵄矜肖者相去未可以道里計也而或訾其風格疑其急微抑亦過刻之談矣集爲明宏治間石屏齋孫學正鏞所刻余於鄞天一閣見其本惜未借鈔丙子秋長塘鮑生正字以鈔本見寄遂付梓人惜三豕之尚訛艱一鴟家有藏本今篋

容之未脫也哉

扶風縣治修街記

扶風縣治城大如斗路直於繩舊甃以石其經始之年若月不可考矣 世肇承之是邑見其坡陀磽砌礫崎嶇車者窘輪行者縮步爰以興修商諸紳士顧以歉於歲窘於財勿果也越四載屢豐既告衆意僉同少府敏齋程君 樹功力肩厥事乃遴都人士之諳練者鳩工賦丈量地庀材鑿石必方容軌必正擴其隘而廣之易其舊而新之興役於丁丑十月至戊寅三月而告竣凡折方二百四十丈有奇用錢三千四百緡有奇即閭閻之廣袤以醵貲其祠廟公署隙地則以公費之贏補之工既畢輦重者揚鞭者負擔者貿易者交口以爲便夫民情喜於觀成而憚於謀始古來設塗有職載在周官除道有程著於夏令不佞如世肇藉寅僚之協助士庶之樂輸得以免道弟之譏睹端之盛其敢自以爲力乎惟是茲邑背負飴原面臨漳水每夏秋雨集墜市潦橫急溜闖西門而出東門則侵齧之病宜防也當晉豫之衝扼隴蜀之

要輸蹄之所震盪郵遞之所奔馳合日夜無寧晷則傾仄之來有漸也里甲以賦役爲困一不繼則鞭撲隨之長吏以迎送爲賢一不慎則譴呵及之何暇爲之講環塗經塗之制賦如砥如矢之章然則 世肇亦幸而際其成耳坦坦廣道蕩蕩由庚踵厥修治毋俾損壞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爰臚顛末以備考稽其捐貲姓名則列於碑陰云

重修扶風縣東關伏波祠記

扶邑東關伏波祠前令瀘州唐公 宣文所建閱今六十餘年矣殘瓦挂於簷端短垣頹於道左非所以昭 馨報妥明神也歲戊寅 世肇議重新之且捐俸爲之倡邑紳士劉 瀚芳願任其事乃商諸馬氏之裔 鵬飛等各出貲以助焉工興於是年十一月竣以次年三月榱桷聿新俎豆依舊話蔦飛於南徼銅柱雲迷裹馬革於西阡石人雨泣想當日雲臺圖畫難銷慧苡之疑即今茲錦里春秋尚奉荔蕉之奠行路望而起敬邑有名賢奕葉奉以明禋典能數祖不可謂非盛事也 世肇承乏茲土愚其落成乃作迎神送神之曲

俾歌以祀公其詞曰吹簫兮擊鼓酌椒漿兮桂酲靈
巂鑒兮來下弭霓旌兮從如雨喜輪奐兮福斯土惟
桑與梓兮聊容與　靈既醉兮言歸曳玉佩兮鉥衣
驂紫虬兮騑騑狂闖闖兮淩紫微展下顧兮煒之湄
宜爾子孫兮報且祈

前明張蒼水尚書煌言破硯題詞蒼水自銘曰
經摩劫堅貞不渝何嫌破裂佐我揮濡長此
昕夕八分書款蒼水二字投鼠支牀幾
得之市
中索書

天枯海竭曾訂石交投鼠支牀猶留墨瀋摩挲太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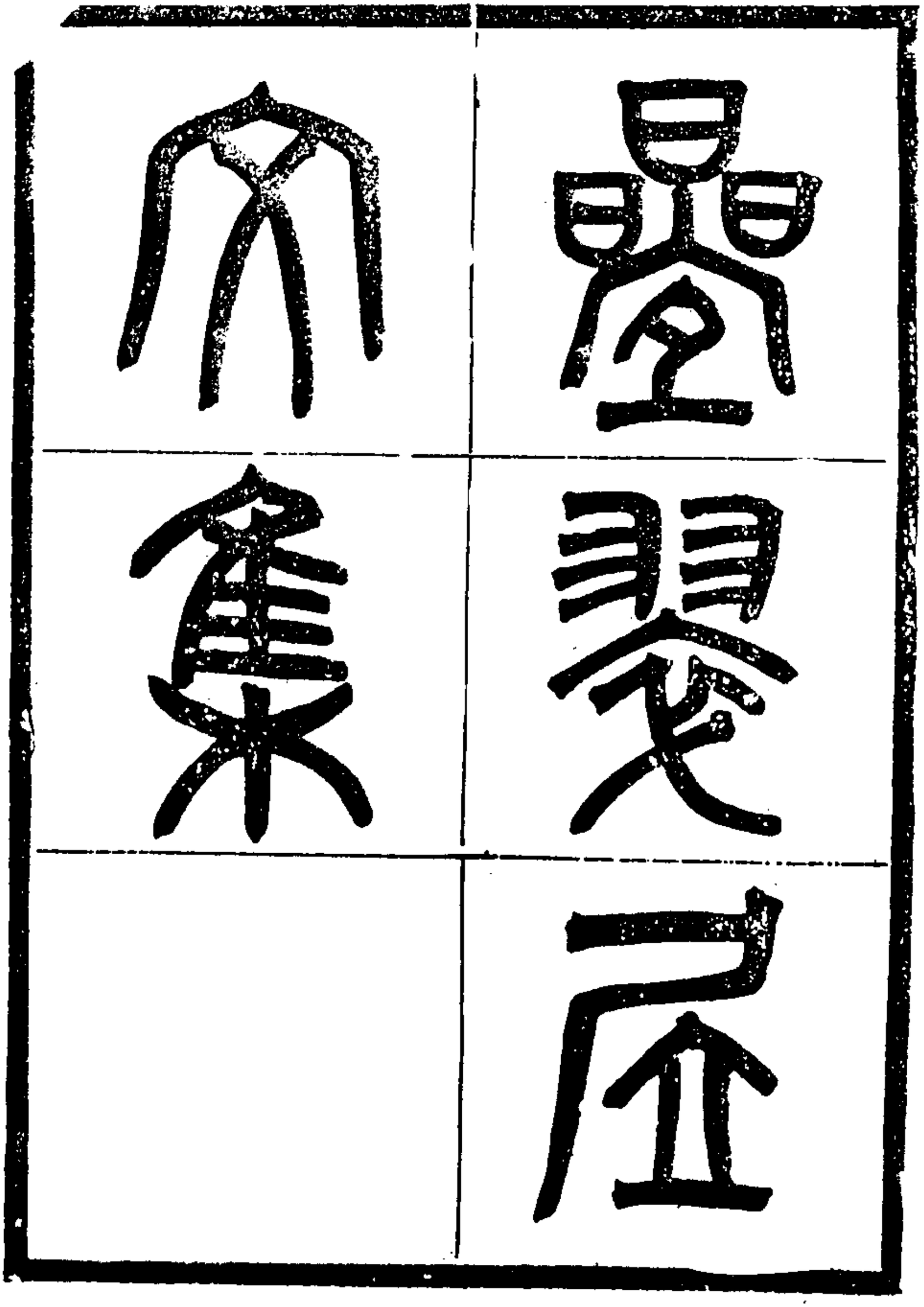
硯縷長言夫以尚書志切移山技窮返日碉崖已覆
憐塊肉之僅存種蠶并殲矢裹尸以報國當夫烏沈
歷壑螳奮當車招斬木揭竿之徒支賸水殘山之局
壘丸封去烽火倏達於金陵羽檄草來樓船尚環夫
幕府惟此硯供其揮灑鑒厥忠誠助壑海之波濤走
筆鋒之精銳嗚呼何其壯也洎乎長城竟圮大廈全
傾崎嶇鼇鱷之鄉破碎山河之痛賸芙蓉之一片浪
說補天弔蘿薜於三生幾時填海歌成正氣鳳咮爲
之銜悲賦就懷沙鴟眼爲之滴淚旣而林猿不叫檻
虎就擒後至終戮夫防風先鳴難貰夫郭最攀龍脅
而有路甘作周頑騎箕尾以長征仍持漢節而此硯
未淪海底尚在人間氣欲貫夫白虹名直齊夫玉帶
休嫌破裂試招屈子之魂怪底斕斑定染萇宏之血
三百年蠹沙劫換石不能言廿六字鴻爪痕留銘還
可讀

題程魚門晉芳太史勉行堂文集後

鳳耳魚門太史名洎來關中與吳薦鄉大令以新梓
勉行堂詩集見示因得卒業旣而令嗣約泉貳尹又
以文集梨成屬爲讐校開函朗誦捲卷長吁憶昔挾
策都門假館椒花吟舫朱習之太僕每言先生髯長
一尺目炯雙星據案則故我嗒亡忘揮毫則羣才斂避
顧第知先生爲詩人而不知爲經之師也第知先生
以詩窮而不知其文之富也惟是論易則力推輔嗣
論學則平視象山意似近於調停說頗需夫質證而
如世肇者東翥書於高閣絆五斗於衡途老尚折腰

塵全昧眼畫漢儒宋儒之界笑任督郵息朱學陸學之爭姚非老吏然則九原而可作也徵斯人其誰歸兩端其待叩乎恨吾生之已晚矣

姚復莊先生駢文類苑選有宋碩山文六首余訪求其集久矣會有篋藏鈔簡者要以剞劂乃出諸之比閱所作覺彩縟色鮮風骨未遒姚選之餘半皆時貌重遣藏家意爰授梓焉然以爲初學津梁之問要非無所裨云光緒癸未且月六六福日張壽榮識



趙苞論
陶侃論
楊龜山論
劉基論
書東坡正統論後
讀商君列傳
讀南史袁昂馬仙琕傳
書竹垞晉齊太公碑跋後
谷音跋
楊士聰玉堂書記跋
學齋稾跋
王文恪集跋
徐健菴司寇澹園集跋
楊忠愍公年譜跋
題貓捕蝶圖
白豸山莊圖記
陳銅士抱膝圖說
徐豁人譜例序
雪香詩草序
族祖治夫先生家傳
王孝女小傳
厓山講大學論
王旦論
書范文正公與元昊書後
四民論
一丸藥救君父論
讀晉書賀循傳
讀通鑑
明初三家文鈔序
田汝成炎徼紀聞跋
文丞相集跋
白沙集跋
震川集跋
高青丘集書後
于清端公政書跋
拜經圖記
題宋君畫梅冊
東郭十二詠序
顧氏譜序
宣符先生家傳
貞女王金芝傳
記三節烈遯事
北行紀程
對酒
宰武衷
乞巧
小室靜坐
梅影
題晉書慕容恪傳
晚渡陸家漾
讀明史姜埰傳
曉步湖干
京口渡江
渡淮
泊彭口閘
明湖步月
城陰古礎行
不接家書
舟中口號
過鄒縣
夢叔姑
旅舍詠懷
題龔總戎歸田圖
早起見薔薇風雨吹殘口占
續明史稾詠序
元提舉
鳳凰山訪南宋故宮遺阯
讀明史李文正傳
秋夜讀書
題人松窗讀易圖
題晉書王猛傳
過豐草菴遺阯
題蔣心餘冬青樹傳奇
曉過丹陽
聞蛩
過高郵
過微山湖
曾文定公祠
移寓
旅舍詠懷
夢亡兒
讀三國志
和人移居原韻
詠稚犬
夜遊翠峰寺

讀宋高宗本紀

歸安郭慶藩思訓甫

趙苞論

漢趙苞爲遼西太守鮮卑入塞執其母以招苞苞不從其母被殺苞卒破敵而殺其身以謝母程子曰苞未合於義也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得之矣嗚呼是徒知母之當全而不知苞與庶不可同日論也蓋操雖漢賊方挾天子以令天下庶之就操猶不失爲漢臣且與先主君臣之契卽令漢果滅操其不坐庶以纂逆之罪可知也使苞降鮮卑能必鮮卑之不用之乎從之則率敵人以攻君父不從則母子託命死生正未可知也不然或漢帝赫然震怒遣大將分道出塞檄鮮卑縛送叛人如明時諸逮之執送趙全則苞與母俱伏尸都市苞不能全母之生幷不能白母之志死有遺憾矣所惜者以處死責苞苞固無憾以先事預防責苞苞不得辭其責耳吾閒孝子之事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其用心之周固如此也避西邊郡也鮮卑之患爲日久矣非變起倉卒者也卽使郡不被兵母不被執推其母念子之心必有日夜不安者矣爲苞計者鮮官養母計之上也否則單身之官不使母陷危地次也計不出此母子同盡且使後之論者原其心悲其遇終不能以慮患之疏爲苞解也程子之言非敢輕議但事有至當不敢以語出大儒而屈理以從之也故不可以不辨

匡山講大學論

宋祥興時帝次匡山丞相陸秀夫猶書大學章句以進講論者迂之予曰不然此陸公之所以爲忠也夫聖經者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一日未亡則聖經不可一日而暫釋雖軍書旁午日不暇給豈無片時之閒可以從容而論道哉當時國勢垂亡諸臣之心固以少康周宣望其君者也少康周宣豈不事詩書者能之乎明太祖之下建康也左鄰吳右逼漢元將如察罕等以重師壓其背其勢亦岌岌矣猶命儒臣日講經史論者以爲開國之模焉夫同一進講也於明祖則爲襄於季宋則爲貶因成敗以定是非耳使必待功成而後講學則虎觀辟雍皆文飾太平之具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陶侃論

成非常之功者不富爲身家之計然或不勝悻悻之心輕於一試事或不成身與國俱受其禍亦爲君子所不取晉溫嶠之討蘇峻也欲與陶侃俱侃遲迴不進夫侃之忠豈難於出師者乎蓋小人舉事者必以富貴蠱人之心而固其黨方其心之未離也其鋒不可犯而其隙未可乘當峻起歷陽轉鬬無前摧京師如拉朽侃之不進蓋將以待時乎嶠固勸之侃見嶠志之堅以爲吾二人同心則賊必可滅遂從其言而進師以破峻若侃者可謂晉之純臣矣古豪傑之士所見豈必盡同其所同者忠於爲國而已宋文信公張越公者天下同稱其忠者也而議論多不合苟泥史傳之文以意見附會其

閒誣古人矣彼不足於侃者得無以李光弼擬侃乎唐代宗時吐蕃入寇召藩鎮勤王李光弼忌程元振居中畏禍不至功名不得並郭氏者以此也使侃終於不至罪豈在光弼下哉奈何以忘身爲主之臣與畏怯不前者同類而並譏之也

王旦論

大臣之道有二曰成君德曰舉賢才二者不具雖動業蓋世不足與古名臣之列宋王文正之相眞宗也爲天書儀仗使爲泰山汾陰大禮使爲景靈宮朝修使一切符瑞封禪之舉俱爲之附和不能辨眞宗之惑而折欽若之姦諛不免後世之譏矣雖然論人者貴瑕瑜不相揜若魏公者瑕不揜瑜者也當景德祥符閒海宇承平四方賓服而五鬼之徒日以奢侈導其主使無正色立朝之大臣縱其所之豈僅禱祠土木之事哉魏公爲相諫劉后之正中宮止內侍之加節鉞榮王宮火日者上書二事非公言幾成大獄成眞廟忠厚之治者誰之力也夫宋之治莫盛於仁宗仁宗之致治由於得人而所以得人者由魏公之薦賢有以積之也史稱旦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其所薦引人未嘗知以病求罷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兩府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爲名臣嗚呼此非具古大臣之度者能之乎宋之國勢最弱而能北拒遼金西臣元昊雖中更靖康之變而南渡緜延猶百有餘載不可謂非得人之效也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其魏公之謂與其魏公之謂與

楊龜山論

小人亂人之國固君子所甚惡然能一旦悔悟引賢人以共濟則君子必亟與其爲善使以小人之故而懟及君父自潔其身而置國家存亡於度外則其人雖號爲君子而實與小人等蔡京之薦龜山固小人可以爲善之幾也惟召而不能用故國以敗亂而京亦受禍而論者乃比之蔡邕不知龜山之薦雖由於京而召之者天子之詔也當民心內離敵人外侮家國存亡之秋也君用我矣猶瞻顧徘徊而不出君子忍爲之乎然應召而至僅列師儒文學之官終不得爲執政則因三朝休息之後赫然有爲功業豈可限量區區元昊折簪使之而已

劉基論

明太祖既平江左中書省設座奉韓林兒劉基勃然曰此牧豎耳奉之何爲因爲上陳天命所在遂定計取天下子曰此基之絕識所以佐高皇成大業者也從來英雄崛起人心未一必假立前代之後以從人望如梁武之立齊和陳武之立梁敬齊神武之立魏孝靜豈眞心奉之哉逮於天下既定豪傑既臣然後捃其吭而奪之位而猜忌所積必殺之而後快彼數君者皆聰明人傑也豈不知名義所在足取萬世之譏而忍出此哉恐襲其跡者復號召天下而已受其害也明之初起國勢甚微而脫脫察罕帖木兒輩逼處肘腋閒如以石槨當則破耳林兒初起羣盜其相推奉不得不行其正朔

受其官爵以相羈縻未嘗定君臣之義也及國勢日彊張陳日促明之得天下可八九決矣而復奉林兒使一旦事成將遂從而帝之乎抑縛而去之也蓋雖命世之英雄撥亂救民者其心未嘗不圖富貴欲以樹風沐雨之天下拱手讓人而甘處其下此必不能之勢也況明祖之年與宋不相及而林兒之爲宋後眞僞不可知於勢不當奉於理亦不必奉基能阻之可謂明理而識時勢者也其後明祖救安豐以林兒歸舟覆瓜步論者有遺憾焉使起事之始不受其封爵則林兒一盜首耳肆諸市朝不足怪尙何有左支右絀之事哉

四民論

三代以下何民之紛然多故也蓋三代以上民有恒業而志定三代以下民無恒業而志不定周官之制以鄕處士以遂處農商安於市工世其業未有民志不定而興教化者也至秦漢以下塔寺建佛老興僧尼道士去其民之一聲色紛華之日盛期會文告之日煩倡優胥隸又去其民之一即其安於四民者多失其故業無益之文不正之書日益眾而士失其故徭役煩賦斂厚而農失其故奇技淫巧日積於市而工商失其故四民俱失其故則心無所依易於爲非欲求三代之治不可得也爲人上者將從而治之乎抑聽其所之而不之卹乎如之何而可也曰反其本而已矣人君躬行於上自深宮食息言笑以至朝廟臨莅之際無不粹然一出於正而爲其臣者大法小廉以承流宣化於下然後重農輕賦而農

蓋光岳既分當國各爲史若李延壽之南北史可也陳壽之志三國是也其帝魏而僞吳蜀非也如以强者爲正統朱温之時則梁强友貞之時則中原强石晉劉漢之時則列國强恐不足爲定論也近儒儲欣者不喜朱子綱目而其論正統也謂統合則以號紀年統分則紀甲子而分注年號於下即綱目之例也可謂明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夫

一丸藥救君父論

設有事焉俱爲己之所急欲圖兩全必至兩傷而勢又不能已也如之何則可曰行吾心之所安而已矣古之聖賢當萬難措置之會而應之綽有餘裕惟不以成敗毀譽動其心故

能合天理人情之至也倫莫重於君父人臣當社稷存亡之
際事處兩難竟以身殉至陷其親於顛倒流離而不顧苟名
心有毫釐未盡即君父之罪人也否則其親素志殉國以子
爲忠臣爲樂可謂養志者也又不然超然肥遯以終親年固
君子所許矣魏太子丕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大集太子曰今
有一丸藥於此救君乎救父乎賓客莫對郎原曰救父夫世
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原爲世子謀則得矣而其自謀何如
也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祭義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蓋未有不能事父而能事君者
也郎原與管幼安友漢末之亂幼安高蹈遼東而原投身霸
府虧體辱親已甚矣幸其年不永得終爲漢臣使及見黃初
革命之時則三公之位未必不與華歆並列也嗚呼若幼安
者誠無忝臣子之道哉

讀商君列傳

有國家者得才非難有才而善用之爲難苟其人已效於他
國窮而歸我復因舊怨而棄之使其國終於不振非至庸愚
何以若此哉戰國時魏與秦並列河之東西魏因山川之固
甲兵之強縱不能制秦亦足自守乃國日以削漸至滅亡心
竊怪之及讀商君傳而知魏之致弱有由矣當公孫痤之薦
鞅鞅之才未著也以不知名之少年加之羣臣之上非有知
人之哲者不能及鞅見逐於秦而奔魏也結釁已深勢不能
復入秦而秦土地之扼塞郡邑之虛實人才之短長鞅知之
爲悉且鞅刻薄人也有功於秦而秦欲殺之豈尚念孝公知
遇之恩乎爲魏計者用鞅守安邑假以便宜卒以復河西故
境於國良便不知出此必欲假手於秦而殺之以爲快雖然
鞅固宜殺者也鞅本魏臣而先以攻魏爲事非獨魏憤之秦
人亦疑之矣一旦告變出亡無所卒於車裂天道宜然誰謂
其枉哉有國家者非不知秦之爲患有可以制秦之人而不
用何也

讀晉書賀循傳

三代之禮遠矣賴聖人之經尚存學者參伍稽考尚可得其
十一使舍之不信而逞臆說以議禮其不至叛常亂法者鮮
矣晉賀循議廟制欲以元帝上繼世祖移惠懷愍三帝於別
廟而使臣下祭之循之言曰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
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
下祭之嗚呼循可謂暗於禮矣光武以長沙定王之裔崛起
布衣而有天下雖祖高帝而宗孝景誰曰不宜不得以繼世
者爲比若盤庚不序陽甲不見商書吾不知循何所據而以
爲前代之明典也夫羣言淆亂折諸經春秋六經之明文也
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又曰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夫僖之於閔兄弟也傳者豈不知而
絜諸父子誠以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躋且不可況可廢
乎諸侯不可況天子乎若如循說則文不祀閔僖何所躋豈
將躋僖於桓莊上乎儀禮喪服云斬衰苴絰杖絞帶冠繩

攫菅屨者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元帝之於愍帝以臣而兼爲後之服者也喪則服斬而使臣下祭之是祭與喪異主也雖當時未見聽從唐宣宗時遷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主出太廟卽循之餘毒也夫循輔元帝於艱難之中與紀瞻顧榮俱爲名臣不可謂無功也雖然若斯議者能無得罪於聖人哉

譙南史袁昂馬仙琕傳

魏晉而降置君若弈棋雖素以名節自持者亦馬首迎降恬不爲怪於此有人焉能盡力亡國固守不撓豈非斯世之祥麟威鳳哉袁昂守吳與馬仙琕刺豫州梁武起兵手書招昂使仙琕故人姚仲賓招仙琕仙琕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殉及建康城平昂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仙琕檻送建康帝使待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昂仙琕感其恩遇卒爲梁用惜矣夫二人者如以東昏淫虐不足事則潔身而退惟恐不速旣爲之盡力矣彼梁武者君讐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可悅其甘言厚禮爲之北面乎如仙琕者不惟有負初心而史失傳耶雖然吾知其必不諫也苻騰以反誅生弟晉公亦何以見仲賓於地下哉昂仙琕俱不畏死者也斧鉞鼎鑊之不懼尙不能不感於甘言是知歲寒之操誠未易全而佞言之惑人不可不愼也

讀通鑑論

論語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少儀云事君者量而後入則非也

晉會稽王道子亂政孝武惡之乃擢時望及所親幸者使居要任徐邈曰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宜加宏貸消散羣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卒釀桓玄之篡劉裕因之遂廢晉而有天下君子曰邈之罪大矣邈之爲道子謀者非徒害道子也害及於宗社昔人謂西晉之禍起於夕陽亭一語吾謂東晉之亡實邈一言爲之厲階也夫道子以介弟爲宰相雖亂政日久其勢難搖幸帝之一悟耳宰相佐人主治天下豈可以天職私其親哉爲孝武計者罷道子政事以王就國歲時入見以慰母后之心則道子之身家全而晉之宗社得以無恙計不出此而以甘言誤國邈之爲國家者若何而太后且不血食矣若邈者誠晉之罪人哉孟子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又曰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鳴呼此聖人處兄弟之法也

書竹垞晉齊太公碑跋後

古諸侯父存而子立夏殷以上無所見惟周公留相王室而伯禽之國詩閟宮所謂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者是已若父以罪廢或有疾不得立則嫡孫受國於祖薨父死子繼禮之常也有父存而子立者禮之變也傳言周公太公殷紘周室夾輔成王則謂太公留周而丁公先立何爲不可太史謂顧命有齊侯呂伋伋已嗣位爲侯太公非卒於康王之時非篤論也然成王爾留召太保奭而不及太師意者公已

致政故不與召歟且金石之文可信者以作碑者耳目所及較之史爲可信若盧無忌碑立於晉太康時去周初已千五百年較司馬子長作史記時去古愈遠然史記共和以前僅作世表則紀年之修短本不足盡信姑存疑焉可也

明初三家文鈔序

作文非難而文之近古者爲難苟不得古人立言之本而徒艱深以爲奧險怪以爲奇貌合神離而其去古也愈遠此明代之文所以幾於澌滅也蓋明自中葉以後詞館起家者無不有集其高者空談性命拾宋人之唾餘次則膚詞陳言少攻時文之面目而已最著者惟七子然摭拾奇字作班馬之衣冠似古而實非古也雖然有一代之人必有一代之文豈

得謂明無文哉以予寓目所及得者六家曰金華宋氏曰青田劉氏曰寧海方氏曰餘姚王氏曰武進唐氏曰崑山歸氏皆發於性情根於經史卓然成家其文無足取或文雖佳而子所不及者尚不與焉借家無藏書從人借讀者多不及錄僅摘宋氏劉氏方氏文若干篇題曰明初三家文鈔夫文至明初不逮古也遠矣然溫潤如景濂勁爽如伯溫雄健如希道學術經濟具見於文章雖較之歐蘇有所不及以視同甫正則道園諸公豈遽出其下哉但宋劉以元臣而仕明進退之義尚有遺憾惟方氏成仁取義以純儒而爲忠臣故其文光明俊偉玩味之久令人仁義之心油然而生信乎言者心之聲也善學古者求古人之心而充之以學無如優孟之爲

叔敖也則善矣

谷音跋

谷音舊本有張榘跋榘嘗手錄是編以授伯原之孫德基令之刊布明末常熟毛晉雕之汲古閣近人又刊之吳門寒松堂今夏從友人處假歸錄之與河汾諸老詩合爲一冊嗚呼王楹以下諸人清風高節固不僅以詩傳而詩亦足以不朽宜後世之流傳不置也惜毛氏之跋則有甚謬者毛云伯原斯編綱比靖節不書甲子之遺意晉亦知伯原固始終爲元人矣考元史隱逸傳本卒於順帝至正十年年七十五追溯始生乃世祖至元十四年也前一年元師下臨安瀛國迎降宋既亡矣文山出師江西所復郡縣得而復失厓山之敗伯蓋人臣於政事得失不憚批鱗極言者非以矜直也冀有益於國家耳不幸國破君亡事已無及即偶有紀載尙當焚之以滅其跡況私記非國史比豈得借不虛美不隱惡之言以自文乎嗚呼此卽王寅旭所謂百般醜詆故夫家者也二人俱前明侍從復仕　本朝同爲失節之臣而心之厚薄又判焉

文丞相集跋

信公當元師大入之時國勢已去猶犯難勤王屢躓復起卒以身殉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此三四年中謀國碩畫見於封事者必多而兵火之後散佚無存惜哉惟劾董宋臣兩奏尙存集中公少年時風節已如此平時無直言敢諫之臣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斯言信矣然上梁文壽詩多有存者殆後人愛慕之深不忍使其湮沒與予獨惜公之才前阻於似道後

院於宜中宜中之爲人不足道然國破之後去之占城長往不返較留夢炎輩猶爲彼善於此君子與人爲善無求備焉可也

說學齋稿跋

元世宰輔重蒙古勳臣次色目次漢人次南人終順帝朝南人登政府者惟危素一人不幸國亡當捐生以報殊遇乃以國史爲名委蛇新朝且寺僧挽留之言誰實知之安知非素所假託者平明洪武二年命修元史徵山林之士以充纂修元氏舊臣未聞與史職者素亦何功於元史哉錢謙益自矜氣節領袖東林乃當　大兵南下馬首迎降可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者矣猶且網羅舊聞思成私史絳雲一炬盡爲煨燼足生輝臺閣孰知其至於此哉虞詡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信矣

白沙集跋

白沙集九卷附以投贈墓表之類爲一卷先生之學主於靜中養出端倪猶流止則水清氣靜則心存保未發之氣即以養未發之理程子所謂心要在腔子裏者也若所云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又曰致虛所以立本夫寂然不動而未嘗虛也耳目之用皆性之用也歧而二之可乎鐵夫日記言先生之文兼昌黎永叔子固之長予始疑其過及讀羅文毅傳波瀾容與近乎太史始知張君之言不我欺也

震川集跋

震川先生集行世者有三本此刻最先出所謂崑山本也朱竹垞與李武曾書推先生文爲明代第一其服膺至矣嘉慶丁丑予館洞庭東山與施君濂夫交一日濂夫過予齋予方讀震川集濂夫曰君以爲何如予舉竹垞言以對濂夫曰不然先生遂於經術議論溫醇然有意爲文尙不離前人窠臼惟正學陽明之文直抒心得眞氣勃然非風塵中物也予曰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又曰致虛所以立本夫寂然不動而未嘗虛也耳目之用皆性之用也歧而二之可乎鐵夫已爲異物三復斯言爲之歎息

徐健菴司寇澹園集跋

我　國家自平三逆克臺灣海宇承平無雞鳴犬吠之警此

制禮作樂之時也當　太皇太后升遐　聖祖皇帝欲復行三年喪臣下安常習故力援舊制以請　聖祖重違羣議外廷勉行易月　聖孝超乎千古矣當時建議之臣他不足責先生以通儒而居卿貳猶牽於同官不能將順　聖德請節哀之章至三四上得無近於姑息之愛與文近歐陽氏足以補闕　昇平　國初掌故多見其中　一統志明史二議更斟酌盡善蓋由居實館者多好學之士也

高青丘集書後

侍郎天才清妙學古人之詩無不畢肖自漢魏樂府至六朝三唐以來幾於具體說者推爲明初詩人之冠使天假之年則鎔鑄百氏成一家言其所至豈有量哉然侍郎之遇有足當時餘姚之說方盛行而文清未祀國學也況徐階羽翼王學而公嘗受業徐階乃艱難貶謫之中能篤信正學如此蓋公以躬行忠孝爲學不必擁皋比著語錄乃爲繼聖賢之餘緒也惟其篤信正學不奪時尚故能歷九死而不悔也

悲者當張士誠據吳時不應徵聘隱吳淞與二三君子嘯詠於荒江之上其後應詔修元史書成授官辭職歸可謂得出處之正矣魏觀守蘇州禮爲上客觀徙府治於張氏故阯爲御史張度所訐奏以爲故宮有王氣帝命剝觀皮以徇侍郎以作上梁文腰斬於市此豈意料所能及哉夫高帝起布衣有天下民之情僞知之熟矣觀守蘇有善政豈爲叛者耶且用況公已列選人使急於仕宦何待十八年之久而始授縣令哉蓋公知天命有歸　眞人應運而明季諸王皆孱弱非擾亂才郎捐軀殉之沈宗族而不悔於明何補然必遲之久而後仕者時明之餘孽尚據西南使公早就銓曹或得三楚開一職將攘臂奮起而與故主子孫爲敵公所不忍爲也出處之際光明俊偉非有得於聖賢之學者惡能及此哉謹書

此雖至愚者知之而高帝不察者天性雄猜果於誅戮度中其所忌故不暇察而誅之耳觀何罪侍郎更何罪哉侍郎性情恬退詩亦清雅無取禍理而卒死於冤獄蓋生死有命雖知幾者莫能避也嗚呼後之讀者能鑒於此可以信道直行而不爲利害所淆惑矣時夜將半風月淒清悼才人之無辜感禍福之倚伏爲歎息者久之

楊忠愍公年譜跋

忠愍謫狄道典史建書院以教學者正室爲道統祠列祀五帝三王周孔以下至宋元諸賢而明代大儒惟斈文清與焉當時餘姚之說方盛行而文清未祀國學也況徐階羽翼王學而公嘗受業徐階乃艱難貶謫之中能篤信正學如此蓋

公以躬行忠孝爲學不必擁皋比著語錄乃爲繼聖賢之餘緒也惟其篤信正學不奪時尚故能歷九死而不悔也

清端爲崇禎己卯副貢生越五年明鼎遂移我　世祖皇帝入關討賊直隸山東西傳檄而定當時獻策軍門者無不擢用況公已列選人使急於仕宦何待十八年之久而始授縣令哉蓋公知天命有歸　眞人應運而明季諸王皆孱弱非擾亂才郎捐軀殉之沈宗族而不悔於明何補然必遲之久而後仕者時明之餘孽尚據西南使公早就銓曹或得三楚開一職將攘臂奮起而與故主子孫爲敵公所不忍爲也出處之際光明俊偉非有得於聖賢之學者惡能及此哉謹書

嶽相國誌公墓云爲學務敦實行不屑詞章之末嘗曰學者苟識得道理麤頭做去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嗚呼此親世之辨爭朱陸徒滕口說者不可同年語矣外集載武溪遙語云故表而出之以告後之讀公書者若廉介之操治民用兵之略世多知之故不復著

題貓捕蝶圖

此沈暹所畫倣石田筆意寫貓之捕蝶雙眸炯炯竦身欲躍具有聲態癸未十月念昔堂主人出以相示屬題數語於卷端俾予撫卷久之不覺有感於中也夫蝶遊宇宙閒非不栩栩然樂然而貓已伺其後善搏噬者莫如貓其視蝶宜若易得而亦不能必也是可以觀矣蓋天地之閒物各有主有心於求者未必得而委懷任運者時有無意之遭焉君子修則厲已遇則俟命誠有見乎此也或曰貓蝶猶毫釐取介壽之意是說也予不敢信云

拜經圖記

張君淵甫交予二年甚相得一日出拜經圖屬題用南齊臧榮緒故事也夫榮緒之拜經可謂善用其敬矣然未聞卓然可紀如古聖賢之爲者得無務其文而不求其實乎蓋天地萬物之理備於六經自日月寒暑之往來山川之流峙草木之華實鳥獸蟲魚之變化無不可與聖賢之言相證然或求之過深遂至東書不觀空言性命有不流於釋老之徒者希矣百年以來學者始知好古然徒於朔閏之乖違輿地之沿革官爵氏族之互異考之不厭其詳若成已成物之道知之者蓋鮮嗚呼是可謂窮經者乎善學者不然用力於物則民彝之大而不遺訓詁名物之細博綜於漢晉以來諸家之說而必以程朱數大儒爲之歸然後精思以探其奧反身以踐其實斯爲能尊經也已淵甫方有志於經欲因諸儒以上窺聖人之微意予以見及者告之相視而笑莫之逆也遂錄其語記之卷端俾我二人共勉焉

白牙山莊圖記

白牙山莊者古白朱君讀書之廬也莊近白牙嶺故遂以名焉莊門北向由門而入其面南者爲碧山草堂自堂左繞廊而進爲挹爽閣閣疊石爲山花藥翛蔵牆外爲蔬圃種修竹千竿閣下多蔵書及古人墨蹟登閣而望則長圻飯石諸峰環峙於前琳宮梵宇歷歷可數太湖三萬六千頃望之不見縹緲之高常以爲憾朱君性其極惜西南隅蔽於鄰居不見縹緲之高常以爲憾朱君性恬雅淡於榮利少嘗賈海虞滬瀆閒晚而倦遊歸息於里以簡策自娛碑版書畫能鑒別其得失予自辛巳之夏移寓山莊左側之疊翠居常過君談遂與爲忘年交癸未冬予將旋里行有日君乃出山莊圖屬予記之予按朱氏憲自鄞城爲宋業圖先生之裔明季有諱良志者賈於金陵嘗不遠千里送忠介海公之喪於瓊弔之以詩世多有稱道之者君其聞

先世之風而興起者歟今之讀書者挾兔園冊子日夕吟哦
可掇取甲乙科儻然自號爲讀書人亦以讀書推之至問以
經史大義瞠目不知爲何物其博而能精無媿讀書者世固
未嘗無人然特千百中一二耳若君者雖於古人有木之學
未之能逮以視世俗之士殆遠勝之而君常語予以未及讀
書爲恨何也若朱氏世系及山莊搆建始末君述之甚詳以
家乘載之故不復著

題宋君畫梅冊

予常思爲西磧鄧尉之遊以事不果癸未春殘雪初霽偕好
友二人登莫釐絕頂見梅花數十樹散置墟落閒坐久之
暗香徐來沁人心骨笑謂同遊者曰諸君知之乎西磧鄧尉

之遊不是過也梅本以孤高勝奚必萬樹成林然後爲美者
諸君亦相視而笑去今已四年矣今年寓硯湖濱始識坦人
坦人善吟詠能繪事一日過予齋出尊甫先生畫梅冊屬題
展圖披覽彷彿昔年光景予雖不及見宋君而喜坦人之能
承家學也爲題其卷端云

陳錫士抱膝圖說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浮大舟也無力此莊生見道之言也譬
之草木然當隆冬時陽氣嫗伏冰雪重封萬木索然無生態
彼桃李冬華人所共詫爲奇者非造化生物之妙也人有航
大海者見夫浪勢拍天包山陵薄日月罔象天吳恍惚呈露
以爲生平未見之奇回憶波平浪靜時扁舟可行與谿澗無

異但憶其汪然大耳古之聖賢當未仕時畎畝丘園冊子日夕吟哦
焉若終身樂之不厭者惟其積之也久故其發也莫禦猶陽
氣蘊於冬則草木盡達海水鼓於風則波濤洶湧理固然也
孔明居隆中時雖密友如崔州平輩且莫測其量豈嘗有意
爲表暴哉其訓子書云學須靜也非學無以廣才
非靜無以成學東漢諸儒見此者鮮程子謂有儒者氣象其
在此乎使不遇先主於孔明何損也予友陳君錫士剛毅而
好學者也以抱膝圖屬題因作此以質之

東郭十二詠序

昔唐王右丞居輞川有華子岡茱萸隖諸勝與秀才裴迪吟
詠其閒迄今讀其詩者如至其境元時有顧德輝者高曠能

詩所唱和皆一時名士今所傳玉山草堂雅集者是也是知
山川之美園林之勝未嘗不賴文人吟詠以傳也太湖之南
有村曰東郭去湖五里而近村中溝塍紛錯繞以清谿小橋
野店有煙雲竹樹之勝北望具區則縹緲莫釐諸峰明滅天
外浪舶風帆出沒無際山川之清曠村舍之幽雅實兼有其
勝焉吾友徐君豁人世居於此侍親讀書之暇散步林野願
而樂之作東郭十二詠屬蔣霞竹繪之爲圖而諸友之工詩
者皆作詩以和之索序於予予惟古之君子當其未遇時必
處於寬閒寂寞之濱日遠乎紛華盛麗而又有誦讀之勤林
泉之適則其志日以高學日以進非徒爲他日立朝之用即
友朋之往復詩篇乙唱和無不可觸發其性情焉予於是集

也見徐君之志而諸君子之志無不可見傳之後世豈徒使
桐川玉山諸詠專美於前哉徐君早餘於庠而好學不輟非
煙霞錮疾者也夫必心無俗累而後足以成經世之業因道
古人未遇時所以養其心者以序之

徐豁人譜例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宋元諸史體例日嚴而其爲書不
但遠遜班馬卽較之陳壽姚廉輩奚啻筌與楹哉則著書者
似不必沾沾言例然才不逮古人而又無法以馭之則雜亂
紛紛而無所底止則有例者終勝於無例也徐君豁人以宗
譜不修歲久萃數年之力輯錄成帙以譜例示予予受而讀
之立法謹嚴而命意忠厚世次從始遷詳其近也生卒嫁娶
必詳書備稽考也婦與壻之自出俱書而不附會貴顯遷移
之地里俱載而必闕其無稽貴家法重節義於敦宗睦族之
中寓勸善懲惡之意可謂斟酌盡善者矣予近日與族人有
修譜之役得讀君譜例取與家譜相宜者用之俾吾宗人知
先世立家之難兢兢業業以不墜其家聲則徐君之有功於
閭閻必自此始矣若譜系之修所以表其自出不當以繁盛
其族者固厚而裨益於他人者豈淺鮮哉

顧氏譜序

歲丁亥館雪香顧君家顧君儒雅能詩相得甚歡也一日出
所輯譜系謂予曰吾家世居湖濮自明中葉前譜牒散亡不
可復考予搜輯累年自三世以上僅得其世次五世以上始
得其諱字六世以下乃能得其生卒之詳錄爲一卷俾吾子
孫世世修之以其敦宗族之誼庶不至視一本者爲路人也
且予先人以周姓繼顧氏其周氏之來何地爲何族已不能
致詳幷著明於譜使知百世不通婚姻之義惟是族姓單寒
大懼隕先人之緒若附會顯達以自誣其祖吾所不敢出也
予曰君以單寒爲慮乎夫盛衰由於天而德業由於己苟能
積之不已安見微者之不可以盛少者之不可以蕃耶予數
年前嘗往來玉峰滬瀆間訪求名賢遺胄知健菴司寇後人
有降爲皁隸者至黃浦呼小艇以渡問刺船者徐姓乃相國
文定公後也華亭王氏所稱甲第連雲者或廢爲馬廐而橫
雲山莊亦蔓草頹垣非復昔時之盛矣此數君子者文章功
業煊赫一時乃遠者二百年近者或未及百年而遂零落至
此豈富貴有時而不可常與抑子孫不克守其先訓以至此
與抑乘權勢者爲天之所惡與是皆不可得而知也君先世
澤厚以力田服賈起其家苟能積德以立其基讀書以充其
學訓後嗣以孝友勤儉以永其傳則子孫繩繩以光大其門
閭吾必自此始矣若譜系之修所以表其自出不當以繁盛
爲誇亦不可以單寒而遂廢也君曰然遂書以爲序

雪香詩草序

詩以道性情此人習見之言而古今言詩者莫能易也悲歡
喜怒異乎情富貴貧賤異乎遇臺閣山林羈旅從征異乎境
而情之所發無不可有詩或者昧其本然麤豪叫囂以效杜
韓淺率鄙俚而稱元白舍己之性情而效古人之面目古人

不能學而已之性情已全失矣顧君之詩清新婉麗能道己之性情而無模擬剽竊之弊暇則覽古人之詩以求其用意近年鮚齋太史詩盛行君不專於袁而謂其聰明獨到處亦不可廢可謂知所取舍矣予謂古人之詩各用其長譬之宮商異曲而俱協乎管絃酸鹹異味而俱調乎鼎鼐學者得其性之所近則效法古人者實以發己之性情也若歷下竟陵互相詆斥詩之末失耳顧君其以吾言爲何如也

宣符先生家傳

先生諱象台字汝瞻號宣符明刑部員外諱濂孫也好古力學餼於縣庠貢入北京國子監授廣西河池州同知同邑溫推官璜忠節士也平生愼許可獨心嘉先生作詩贈焉廣西步尤精善琴及弈每遇風日清佳坐小蓬萊中出所蓄古琴

撫之成操友來訪者輒引與對弈或清言竟日忘晷之移也然先生性雖恬淡而爲善於鄉者必力惘湖俗多火葬勸捐富室立師善堂設杼山義冢不能斂者棺之不能葬者瘞之至今野無露骼焉其他善舉甚衆不能盡詳也近年方重輯族譜未及成卒年五十六葢時方大水當事延司振耀先生不忍以疾辭遂至大故云配屠氏有婦德子三南星南枝南金皆能守遺訓以世其家

貞妓王金芝傳

予鄉近太湖湖濱人多業蜃有商於江西者嘗至饒州能道貞妓王金芝遺事金芝者不知何許人貌豔麗少隸樂籍人非當意者不輕見雖誘以重資勿顧也論者以其高潔比以

臣我 皇上允廷臣之請以明儒劉宗周黃道周從祀孔廟而前代遺民中如錢澄之黃宗羲輩俱取其遺書著錄 四庫由此推之若先生者固 聖世所不罪也因摭其事爲傳以補舊譜之闕遺云

族祖冶夫先生家傳

先生諱峻字鐵山自號冶夫子大父行也爲府學諸生家貧習刑家言以養母母病嘗割股以進弟有疾爲之衣不解帶者累月從弟磊家貧好學賴先生教誨之得以成立其孝友如此先生資稟過人能窮經明於漢儒父辰飛伏納甲諸術嘗手鈔律呂正義數理精蘊諸書讀之窮日夜故於樂律推步尤精善琴及弈每遇風日清佳坐小蓬萊中出所蓄古琴

花之水仙云與山西商某有終身約商父聞之大怒連書促商歸商不得已辭去將行謂金芝曰待吾三年不來而後嫁金芝嘅然曰約既定矣當守之終身豈特三年哉遂杜門謝客坐臥一小樓攻針黹自給及期商問不至遣嫗問之同買者或曰來或曰商父庭訓嚴是不來矣金芝尚欲堅意待商而鞠母苦之乃作書謝商閉戶吞金環自殞商聞之潛舟南下至饒撫金芝棺大慟爲之營葬具甚豐牲樹碑表之當是時無不知王金芝之爲貞烈也予嘗閱明小說天順時有楊玉英者與都督楊俊昵俊爲曹石所讒死西市玉英趨往紉其首棺斂畢哭曰忠臣死矣遂自縊柩旁使金芝當玉英時力優爲之而或傳或不傳所與遊者異也嗚呼金芝一妓耳

非有閥閱之傳詩書之澤乃感知己恩能不惜一死以殉之有士君子所不易及者金芝一妓耳妓猶如此噫

王孝女小傳

王孝女天津人父枚與張希哲同舉進士以孝女許嫁希哲子會枚希哲先後任蘭山知縣爭倉庫虧缺相鬬也枚傷而卒孝女哭曰許嫁父命也不可舍而他適若適張氏日奉甘旨而呼讐人爲舅我不忍也家人覺其意環守之越數日守者少懈遂縊而死年未二十嗚呼適他姓非貞事父讐非孝二者非死莫全也世輒謂今人不古若若孝女者雖聖賢處此何以加焉

記三節烈逸事

予年十五六時　先祖母嘗爲予言吾舅家烏鎮幼從母往舅氏門側小樓有節婦居焉節婦依父以活父貧受人傭夜擊柝衛鄰里婦縫紉以佐食市喧甚遇演劇觀者比戶婦未嘗啟牖窺也外大母憐其貧時賙卹之年甚少後其父卒終守節以老吏人不見其面者數十年惜年老善忘不能記其姓氏矣嗚呼　祖母之卒已三十年距節婦之存蓋七八十年矣嘗問之鎮人無知者繼聞乍浦湯山有烈婦某氏事烈婦者其姑倡也強婦與少年遊婦不可百計苦之卒以鞭撻死又聞有某氏者虎丘舟予女也許嫁而壻貧父絕其婚女夜投上津橋下死虎丘遊船最盛舟人婦女鑑妝佐酒乃有貞烈如某氏者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信哉惜述者不記言其姓氏使三人者得遇震川當與張貞女並傳矣

北行紀程

庚寅夏予有山東之行六月二十八日自蘇州登舟次日過無錫七月朔過常州府舟纜城而行暮泊呂城相傳吳將呂蒙屯兵處也初二日過丹陽初三日由京口渡江望金焦山色甚佳江天寺高出天半輝煌金碧倒影清流中以同舟者衆不果往晚過揚州城里許遇南行者曰夜有警舟子色動遂泊焉初四日過邵伯湖岸左有謝傳甘棠坊晚過高郵初五日過寶應湖水勢甚駛日昃時雷雨大作船震蕩不止三四刻許雨漸止涼風至矣初六日過淮安至清江浦清河縣

治也縣無城爲河督駐節所官吏坌集百貨俱備淮北縣鎮俱商販於此風俗奢麗儼然江南一大郡也適有濟寧舟將返者泊楊家莊索價三千遂雇焉初九日薄暮渡淮河淮合流勢甚洶湧予爲之色駭舟子曰君未見汎漲時也沿岸西二三里揚帆北行時新月初升明星三五隄上柳瑟瑟作秋態動人鄉思瞬息抵岸初十日過桃源縣境十一日過潼流閘有榷貨務隸淮揚督關乃宿遷境也十二日過窯灣入邳州境十三日過嶧縣境始入山東界十四日過侯仙閘爲漕艘回南者所阻夜半始解維行逮曉過閘四南流紆緩蓬底安眠不覺也十五日過韓莊閘爲滕縣界矣自淮以北藉湖爲水櫃蓄水濟運微山昭陽諸湖大者十餘里小者亦不下三四里偏種芙渠菱芡價值比吾鄉僅十之二嘗之味微澀蓋土性之剛柔異歟十六日彭口閘啟閘內水高三尺諸舟爭進挽之以索邪許聲鬨甚逮午過夏鎮沛滕接壤處也夏鎮以南與江蘇土壤相錯鎮以北俱山東境矣蓳江淮天塹縱列乎東西而運河橫貫之河濱村墅多金龍四大王廟神謝氏宋理宗后姪也元師下臨安自沈錢塘以殉嗚呼紹興以後淮北不隸宋之版圖久矣今之宰牲獻幣鼓吹喧闐者皆神生平所未至處也豈憤宋之不能恢復故示靈於此歟自夏鎮北四十里爲魚臺縣境十七日過仲家浚有仲子衣冠墓自舟中望之宰樹蕭然而牆垣頹矣是日過閘八而石佛閘水勢尤駛漏二下至濟寧城外泊焉

對酒

把酒問青天青天喑不語舉杯邀明月明月清如許人生但貴適意耳何須跼蹐如囹圄期頤百歲翕宇宙蜉蝣客但看

籟明史樂詠序

吾鄉嚴海珊先生嘗作明史樂詠有所論者則詠之不偏及也山陰劉忠節孫某者謂之曰閻先生詠明事吾祖念臺何以不及先生曰予率意成詠耳古人不朽豈藉予言以垂哉因補作念臺詩見記鈔中至今已近百年矣吾友金子山甫精史學善韻語今春出所詠明史詩示予索文以序之予讀之自帝王將相以至文苑方技諸人有可表見者無不入詠卷帙過於嚴而論古之識亦有補前人所未及者予深服之而君猶欲然以爲未足也予質鈍於二十一史讀者僅五六家惟欽定明史及王司農史槩讀之稍詳於勝國治亂存亡之故略能道其本末洪武之勳業似漢高帝而綜核過之擬漢之文宣殆無媿色然大率棄而肩背無藩籬之固詞臣相而殿閣多迂謬之士正德以降如曰之下景猶延至百數十年而後亡不可謂非幸也聽政荒則朝綱紊門戶盛則氣節僞厮衛專則人心思亂矣意欲論其得失而才力限之逡巡未敢下筆今得君詩讀之持論嚴而不刻不媿知人論世之學蓋君宅心和平故得詩人敦厚之意者如此荒陋如予何足爲君重者而君之意不可卻也遂援筆而爲之序云

對酒

把酒問青天青天喑不語舉杯邀明月明月清如許人生但貴適意耳何須跼蹐如囹圄期頤百歲翕宇宙蜉蝣客但看

墟墓間淡淡衰楊白豈無鰓千萬豈無門棨戟一朝生氣盡
共作溝中瘠何須騎鶴上揚州何須黃金印懸肘但得杯中
酒未氷煙霞草木俱佳友君不見華亭鶴唳不堪聞誰呼上
蔡東門狗淮陰釣臺千古存垓下功名豈白首

元提舉借青田也

元提舉明中丞決策如神江左興拔漢幟平吳壘徐常旌旗
遂北指應昌晏駕跡荒涼妃主皇孫辱無比嗚呼功已成罪
莫贖技癢不肯隱青田南人凱歌北人哭

寧武衷悲忠武也

寧武城頭陣雲黑寧武關前地流血一朝鼙鼓震三關刀劍
如林光如雪將軍振臂一聲呼弓弦有聲如霹靂沫血裹瘡
爭向前三軍誓死肯降敵回頭那得有援師刁斗無聲態少
矢向空泥首謝君王臣力於今眞竭矣婦女咸知報主恩將
軍甘向沙場死能使逆徒驚破膽欲返西安俟再起一騎降
表大同來朱明運亡從此始

鳳凰山訪南宋故宮遺趾

清波門外水如天細柳垂垂年復年一片夕陽煙靄裏遊人
指點鳳凰山

乞巧

蓮步輕移印綠苔綵針穿罷幾徘徊庭前處處陳瓜果畢竟
何人得巧來

讀明史李文正傳

一代文章伯興亡係此身童心沖主藥直語鑒貂瞋計密除
常侍謀深護諫臣盡同劉謝退顧命託何人

小室靜坐

亭午臨窗坐漸看樹影移危牆垂薜荔老屋網蛛絲古意書
千卷狂懷酒一巵閒門無客到信筆且裁詩

秋夜讀書

冉冉秋將晚宵長氣益清醉心惟一卷放眼極千春露響微
蟲竹鐙寒欲遍人此中有眞樂端不羨浮名

梅影

此花合與夜相宜每到開時最繫思小圃橫斜人定後一簾
香韻月來時迎風淡宕春無跡映水蒼涼鶴未知記得移根

題人松窗讀易圖

結廬東山下終日面巖谷山徑窈而深白雲常在目中有幽
棲人端坐韋編讀寥寥千載心時與相往復松風如濤來吾
自樂吾獨

題晉書慕容恪傳

劉石紛爭地苻姚戰關場如何百年後尚想太原王赤膽扶
劉禪冰心勝霍光天留公不死評德亦忠良

題晉書王猛傳

復見南陽烈中原指顧收生能留晉朔死不釋羌酋蠆尾消
三府猥煙靖六州如何坏土溼泥水又鞭投

晚渡陸家濼

野渡夕陽微臨流看欲迷青山迴望合遠渚入雲低風急欹橋燕波翻沒水鷺老農田事罷閒坐話耕犁

過豐草巷遺址

冰雪殘冬萬木枯陽春纔到氣潛蘇那知薄暮荒江上獨聽林中叫鷓鴣

門前流水繞橫塘衰草寒鴉日影涼晞髮一編遺集好鄰舍覆瓿也生香

讀明史姜埰傳

朝衣脫御著征衣慟哭形廷拜杖歸直進讜言干主怒繫心門戶未知幾身留遠戍遺骸骨家殉園城滄落暉記否菜陽

墳下路兒童朝牧夜烏飛

過蔣心餘冬青樹傳奇

秋風秋雨暗蘭亭舊事漁樵話裏聽留得趙家坏土在四山月黑葬函經

鑾輿萬里度龍沙撲面風塵席帽遮歡喜佛前深下拜生生莫到帝王家

席間佳釀蒲萄酒塞下新聲羌女歌忽見玉關春色好難忘魂夢到西湖

柴市前頭日易曛贊留衣帶豈忘君烏龍不作人間雨歸向寒潭臥晚雲

嚴陵石畔酒帘飄共話天家事已遙一樣遠民俱不朽羨他身沒太平朝

曉步湖干

撲面西風急濤聲醬岸頭雲山遙不辨空水滑相謀斷簡曾何負漁竿莫浪投歸來猶露溼萬頃此胸收

曉過丹陽

晨光滄滄辨城濠十里丹陽暫泊艘屋瓦新明知市近江潮初漲覺船高淩空塔影微分級到耳鐘聲欲作濤處處烽臺生雜樹昇平千古幾逢遭

京口渡江

形勝推京口長江繞帶如潮威吞北固山勢壓南徐嚴鑰兼淮海生涯雜釣漁中流帆不轉午倦且拋書

聞蛩

忽聽蛩聲急已知秋漸深那堪當此節襆被宿江浔斷續添鄉思悠揚助客吟何時返征櫂不負歲寒心

渡淮

扁舟落日渡淮安世泰焉知行路難急溜中奔渾似馬奇雲不動訝爲山兩隄弱柳迎秋到一片閒霞度鶴還北望桃源何處宿殘星幾點月如環

過高郵

逆水上扁舟清江日夜流青梧隨雨落白鳥逐船浮谷暗疑成障鐙明何處樓開編千古聚信宿任淹留

泊彭口閘閘右有金龍四大王廟

古廟臨流半夕陽短垣衰草接虛堂舟人豈識忠臣意鑼鼓船頭賽大王

忍聽三宮漏點殘欲憑隻手障狂瀾皐亭降表無窮恨潮滿錢塘月影寒

過徽山湖

韓莊開左水瀰漫茅屋人家戶兩三荷葉半乾菱芡滿風光彷彿似江南

明湖步月

歷下城邊幾度經明湖夜色十分清長空皓月生遐思數頃澄波滄俗情鴻雁乍來知歲冷蒹葭不住作秋聲歸來只有殘編伴欲舉壺觴酒已傾

移寓

飄然移寓鳥辭柯歷下棲遲半載過衣篋疊無三寸厚書囊賸有一肩多家因道遠書難到坐盡同鄉語不訛靜對一經忘世事何須五鼎奉山河

情味永挑鐙莫問夜如何

不接家書一載矣范小波得南中書知予家無恙至寓中相慰喜而有作

杜老適天寶家書抵萬金今時方道泰何為信消沈岱北浮雲遠苕東積水深殷勤相慰意莫負故人心

旅舍詠懷用任江王君寒宵雜感元韻

男兒不屑戀田疇車馬奔馳易白頭直上青雲須有命得親黃卷復奚求登樸作賦成何事懷刺逢人莫浪投海底珊瑚光不滅何須鮫客網中收

命也難知任倒顛寄懷詩酒欲忘年遨遊四海徒虛願登陟名山未有緣飄蕩子身猶特立崚嶒傲骨恥從權蓍書仰屋卒向東南登萊但用靴尖踢守土將軍百戰亡天高孰爲鷹

儒生事斷爛千秋孰與傳
將行執手語遲遲擇木能無是與非志節敢期堅歲晚文章
未可怨知希孤行遠道防宜慎人到中年力漸微珍重諸君
臨別意得營寔多便言歸
驪歌一曲罷離絃將出門時百慮牽客舍寒暄誰問爾長途
陰雨預憂天心隨孤艇縈殘夢目極長林起暮煙寄語閨中
勞悵望途窮終恥受人憐
縱酒何妨折角巾自憐華髮向風塵挑鐙索句無佳緒把盞
相親有故人其說芙蓉芳易歇誰知薑桂老猶辛不忘溝壑
平生志晝粥無須米一囷
永夜吟君紀夢詩隔時書到慰相思長空月黑鳴孤雁枯樹
何處疏鐘伴客吟秋風蕭颯過空林汐消潮長知人世月影
波涵見道心拋卻殘書猶有味汲須修綆不憂深有人寂寞
良宵坐目送閒雲度碧岑
敢云心與跡雙清野步隨時適性情澗道寒深猶見鹿山中
日暖乍聞鶯三冬積雪孤松傲一夜春風百草生滿眼化機
無限樂蔦飛魚躍任閒行

舟中口號

秋風一棹鼓扁舟雨後南湖漲急流兩岸月明涼似水芰荷
香裏過高郵

風驚易墜枝少恥隨人今況老貧能玉女數何奇窮通未必
由人計野鶴閒雲任所之
何處疏鐘伴客吟秋風蕭颯過空林汐消潮長知人世月影
波涵見道心拋卻殘書猶有味汲須修綆不憂深有人寂寞
良宵坐目送閒雲度碧岑
敢云心與跡雙清野步隨時適性情澗道寒深猶見鹿山中
東壁墨華香興來攜杖過閒巷睡起看雲倚古牆曝背東軒
日暖乍聞鶯三冬積雪孤松傲一夜春風百草生滿眼化機
無限樂蔦飛魚躍任閒行

夢亡兒

何日能忘汝連宵入夢頻差肩容不改捧手意相親淺土藏
何處遺書付甚人五更常不寐倚杖待天明

過鄒縣欲謁孟子廟不果

驅車過兗州泥淖正苦雨沙河繞如帶清泚石可數蕞爾鄒
子國雉堞聳百堵嶧山連岱嶽蜿蜒英靈聚篤生亞聖才浩
氣留千古性善警愚蒙願學宗東魯我欲下車拜晡時尚閉
戶回首望崇祠濛濛隔煙樹

讀三國志

虎鬬龍爭願不窮三分割據亦奇功日長頻展殘書卷多少
英雄盡此中

夢叔姑

入夢渾忘夢存亡十載離提攜隨大母飢渴念孤兒滿望成
名早頻憐得子遲淒涼松柏路麥飯奠何時

和人移居原韻

丹飄楓葉菊新黃滿院濃陰蔭海棠戶對南山秋色老書藏
東壁墨華香興來攜杖過閒巷睡起看雲倚古牆曝背東軒
貪亦樂天邊旅雁早隨陽
蒜果鹽豉共一笥兒顏氏家訓高風僅見簡編中簞瓢豈敢追顏
子鼓鑄何功笑鄧通僻巷停車來長者歸囊得句負奚童詩
人自昔多高隱善怕無勞問呂公

旅舍詠懷再疊前韻四首

盈盈十畝種瓜疇攜杖行吟到隴頭風月無邊誰領悟詩書有味好研求殘編零落何時集負笈倉皇甚處投願作釣鼇蓬島客遺珠海底一時收

策馬先登岱嶽顛琪花瑤草不知年赤松世外堪求侶黃石橋邊孰是緣閬苑俯看塵外影飛仙不戀世人權三山飄渺浚滄海杳杳青鸞信孰傳

涓涓到海豈嫌遲路鬼揶揄孰是非荊璞不須知者賞陽春自昔和人稀風嚴野渡舟行怯雪壓征鞍馬力微滿眼雲山皆入畫奚囊句足便言歸

泠泠逸響動琴絃世事浮雲底自牽千古英豪皆尚友一生險易只憑天飄零那禁風吹葉和靄欣看玉有煙多少朱門年少客回頭末路阿誰憐

詠稚犬

十日纔離腹居然迹遍行頻來階下走恰可掌中擎食近常呼母心虛善傍人獄驕成轉盼狡免莫縱橫

題龔總戎歸田圖次留別定海縣士民原韻代張蘅塘少尹五首

解組今喜賦旋歸祖帳喧闐映曙輝父老攀轅留不住還家常抱舊弓衣

坐鎮嚴疆已七年居民行旅盡安然片帆直指扶桑島萬里汪洋水接天

平陵官署暫停驂舞綵歡迎樂意含時就養爺子遠白門府官舍我望白雲親舍遠幾回秋雨夢江南

夜遊翠峰寺

山外涵空碧晨霄快此遊帆開雲影蕩月落寺門秋路繞鐘聲遠亭高古木幽老僧歸也未淵響雜松楸

早起見薔薇風雨吹殘口占

一架院牆東垂芳幾處同小樓風勢急紅雨滿庭中

讀宋高宗本紀

江上頻年幸何時復兩宮戀生聊命將貪位自藏弓一德裒秦相終身慙魏公獨留恭儉德千載史書中

靈芬館詩續集卷六

錢塘 梁同書 撰

光緒癸未秋抄

校川張氏周隆收

予識頻伽京師時以制舉文有名惟一二知交雖重其詩以爲非近今所有然見甚鮮跡甚疎未能究其所業也及來相見於浙所夕談讌始得盡讀其詩而一時名公如雲霆中丞伯淵觀察尤盛稱其文因索其所著頻伽瞿然曰此不佞常所願致力于是而未之或逮者也不佞于制舉文心所不樂遂亦無所知解于詩少而知好無一日去諸心手亦自以不致抵梧纔能得古人用意之所在獨于爲文則志大而材薄意廣而力弱汎濫馳騁無所取裁其思入而不深猥辱稱許而不知其實無所得也子其謂我何迺出其雜著百餘首見示大抵以唐人爲宗上溯漢魏六朝而下沿乎宋元有明　國朝諸家意欲融會衆體自樹風骨而不屑拘守近人八家之說其志意可謂廣且大矣君子之爲學也必先自定其志及其成也則又必待其年與力之至乎是然則頻伽之欲然不自足者正能不欺其志而他日之克副其志以底于成也必也兩公之稱其文也亦所以堅頻伽之志而

其旨窒而不暢其體雜而不純見者以爲稍有師法猥辱稱許而不知其實無所得也子其謂我何迺出深知其必克底于成也夫既自定其志尤必得一二人焉以自信若夫庸衆之毀譽彼與其人之自信與否多不相干其于學問如此況功名遇合之適然者耶遂爲引其端且以諗京師一二知交之知頻伽者

順德張青選序

吳江郭祥伯出所著雜體文索余敘予卒業爲復之曰有精粗至性絕常品之人則不得仰廩粟挂官絹坐書給札以快其所爲必蹙蹙四方溷其才通易人事更不得有餘日自放便其或備書繕櫝之隙據梧仲楮寫人之情抗驅古今縱言所欲亦概乎非世所聞也遂塵而襲之不眎不言積日月而誦之寂默之友輒有欷噓涕洟揭竿走告於聾衆者衆以爲愚爲狂爲夸言之民則又塵而襲之以姑待於後此文之榛也而不足怪也古今學者之文制而不宕才者之

文宕而不制不制不宕其文中庸軌途即縣曹好在彼吾舉伏于茲常置喙三尺不欲是非非是冒取不信然尸居冥念浩浩乎與莫知誰何者有氣臭之接其有如祥伯之爲耶祥伯文快然獨往不可即追吾稱心爲言以貢於知祥伯者有取而娛之亦無待於衆察矣嘉慶九年冬十月德清陳斌謹序

靈芬館雜著序

錄之作雜著序頻伽居士郭麐

靈芬館雜著目錄
卷一
墓志銘　碑銘　行狀　行略
祔志　傳　書事　書後
卷二
啓　序　後序　記　祭文
雜物器銘　詞品

沈集元墓誌銘

科舉之學甚矣自童子試以至鄉舉進士發名成業爲大官所試程度雖愚不肖皆可習而能也而高明卓犖之士或有不得或十年數十年其學不同所主試之人又不同其程度然人莫不頫首抑氣竭智力而爲之者貧賤之士他無所由委折趨赴亦有二三自信者亦遂得之世以爲能而顚踣頓撼遂有老死沒於此不大可哀乎嘉善沈君大成字集元爲諸生有名屢試危得復失自詭以爲必可得益自奮日夜治其業病甚不輒竟死然其才甚高善爲詩自唐宋而不知止者其愚不肖則已矣有可以自立者而沈以下詩人皆略通其意標尤摘瑕不爲苟同嘗曰吾才豈不及今人命不及今人才不及古人而有意乎古人二者俱不成則命也嗚呼使君專意於一未必不成亦未必戕精竭神以至於亡交驚並銳顧此失彼知耗力細形病中乾則不可謂非科舉之學之害之也君父母老家且貧不得已也然其爲詩時出所見卓然欲有所樹立往往見於友朋贈貽窮居自厲之詞則其志爲不可及而其情益可悲已君卒于嘉慶四年七月年三十八無子女一尙幼與余交最篤余落魄不能進取知君之意不必欲其與余同也君沒與其友黃退菴輯其詩而論次其志意哀其不底於成也發憤著詞以質諸幽銘曰將爲干將而業苴履既蠶千秋復志一第鬬進交戰兩俱不有誰鬬之途以賊夫人已矣乎君

亡友徐江裴墓誌銘

於虖我友江裴之亡十年矣其容貌行事顯然在目前以歲之不易而我先君子未卜葬今既遂厥私不敢復以他辭爲解乃序而銘之曰君姓徐氏諱濤字聽松號江裴世居吳江之盧墟鄉祖某父某家素封及君日落少好聲伎博弈及長始奮刻苦於詩鉤棘繙鑿旁午莫非必求其旨趨所歸其所爲悄愉瀟灑瀞深幽靖朋酒角讌雷迅雲湧筆墨橫溢單辭後出斂手推服長於離合聚散感樂之詞往復自道謔其天性然也余少跳盪放縱里中能略誦五經文字下筆能爲今所謂時文者羣目以爲異材與之言漢魏以下古今詩人姓名告之且不信見病如怪民異物而君特善余時時過從歲暮風雪披敝裘熨以下縫皆坼裂病畏風氈帽壓耳納一卷褱中褱掩其口敏門剝剝然問之不言心知爲君也或數日不相見迹之則往從博徒縱博窮日夜挾之至言論如平時酒通博進囂凌戶外若不聞也貌豐下譆譚笑引卷吟諷抑揚中節弟輩輒效以爲笑樂性澹然與物若無爭者然聞人詬余則憤見於色人亦以詬君嘗曰子厚自待今子累我他日以我累子於虖古所稱知己君於余非耶君既不永其年不竟其所學而余之幽窮顧踣垂十年舊學亡失亦無以異於里人君之所以知余者非耶余之無似無以稱君之知也君之欲累余者不可知而余則終累君矣其可悲夫乾隆壬子春偕游鄧尉山至山半君不能上坐石壁仰首歌吟爲詩一章脫屣生死豪宕感激余讀而悲之竟以是歲十一月卒年三十有口子一人女一人銘曰

玄墓麓鄧尉顛死埋我立石焉嗟山靈聞此言生也病死則痊神之游風泠然梅花落君來還盡歸些此墓田

君諱錢字弱士早歲失母君於次爲季父某鑒於憐少子也畜之慈而疏君就養無違克自樹立志果銳奮勵於學爲五七言古今體詩冥心鉥肝索險入幽轇轕變怪歸極澹泊朋好會合分曹詠言偃卧傴立氣屏面死期必勝其偶乃已不若已者唾之如泥沙土苴負時名出已上必揜出之使不得敖讀史記兩漢書輒復誦能闇記樊紹述圜池記其疆學不肯後人皆此類也余爲妹擇壻故人朱春生袁棠爲言君君亦惟恐不得當也試以詩絕奇遂以妹歸之未及葬嘔血以卒年二十有二將卒謂其婦曰吾死無恨恨學未成志未有以遂卒不克自見於後若兄後必傳幸哀若及我有以傳我者雖天不爲不幸矣烏虖余遭罹人世之酷偷視假息無以自存竊幸君之才足以振拔卽不幸而連蹇鬱塞有足以相樂者猶豁忘其窮而相與終老乎此也而豈知其至於此極哉君有詩數百篇孤峭幽深脫去世俗凡近未至者年耳年少且貧未克葬妹數泣以言不忍辭敘之以俟夫人有志而卒不遂其志者多矣余其又可恃也耶

銘曰

君字曰弱其志則彊追古蔑今虎騰驥驤吐詞陳義有敢無恇睨彼俊髦曰嬴且厄天生異材不引不長豫章寸斷短於條桑有匠斯顧溯泗而滂況彼同岑其根並傷夏日冬夜我妹之藏千秋萬歲我銘之光

陸鄂華墓誌銘

鄂華姓陸氏名妲長洲人吳郡張翊勿翊之妻也父曰某福建泉州府通判母曰側室金生十年而父得罪死獄中兄以喪歸母子不克偕越二年隨母依兄於山左又四年年十九歸於張生一子卒春秋廿二鄂華異稟夙成賦命奇薄幼丁瑣尾之際長於孤孽之中茗艾慧穆縣視惴息夫家籍沒公子漂搖道路之言存沒芒昧暴弟之外辭語百車屏居飲沫而已及牉合伉儷婉孌瑟琴杵臼之間靜好甚得而所中己竭美疢遘灾尤煎薆飲習於糗餌飛蟬翠翹化爲服餌所生委去同產繼逝三命莫推百痗交攻茹荼畢生萎橐一夕吁其悲已平居雅尚翰墨尤工小詞寄勿翊云人自不思歸布帆空解飛多事是黃昏替人催淚痕含思悽婉哀感頑豔矣又嘗繡佛一軀綴小字如珠見者以爲不類人所爲嘉慶八年癸亥勿翊自山左以書來曰我婚於東子寔促駕今婦病死矣子所遺曹娥碑寔以爲徇伏念逝長生淺憂衆樂鮮無可以慰泉下惟亡者生平有文章之嗜哀而志

之翳子是望乃爲銘曰

猗淑姿鞸何葩朗夜月升朝霞眉連卷黛何加粲玉齒豔雪和才者綺同聲歌命不齊凋舜華目晢晢光在羅氣之微言不多委窮塵渺無涯埋此恨藏山阿

族祖父漢沖公權厝誌銘

公諱銳字漢沖余祖父劍沖公同母弟也祖父以次
後曾祖父柱周公公承禹門公之祀公於余爲族祖
實從祖也公生於康熙五十九年卒於乾隆五十九
年七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九娶顧氏再娶陳氏皆
先公卒無子以劍沖公季子紹基爲後吾家世賤貧
至曾王父時所遺產不足以活令公隨祖父入肆學
貿易而公落度不能就時口無二價人難之輒謾罵
以故所爲輒困及鰥益窮蹙轉徙流瀦者數矣先子

與諸父分居讓一樓以居公樓下實釜甑一几一盧
或蒜果之具在焉日手竹籮羅一升米爲兩日飯下
舂或不舉火時余家貧甚無一日之積亦無力作竊
狼之事皆兩母親之勢不能兼食公即食公公亦不
忍也公性無愁雖坎坷若是欣然不以屑意賴是得
長其年甚愛先子及余兄弟先子沒後余衰絰出外
舉公及族祖母之柩合葬之銘曰
天與以年而不養其年我宜養之而視其飢寒傷哉
貧也是則天之不仁也

母獨與一弟一妹居中夜然一瓦鐙弟讀書其左妹
學繡其右母以錫簿黏紙鋌得一千可供明日一炊
紙窗破碎風怒號如虎三更後寒益甚手指皆坼裂
流血弟妹寒且倦有泣者回首見公坐室隅未去眥
熒熒欲淚下問翁何尚不歸寢公曰見女母子如此
我寢豈甘耶阿玉歸當令見之恐未知母苦如是阿
玉者余小字也歸時先呼以告余母子皆泣公亦泣
此丙午冬事也已十年矣而余漫落如故妄意一日
小得發達當優游以終公餘年而今皆不可得已公

距我祖父之卒二年本生曾祖父母及祖父母皆已
葬於蘆墟之胡婕灣旁尚有隙地他日力所能者當
舉公及族祖母之柩合葬之銘曰
天與以年而不養其年我宜養之而視其飢寒傷哉
貧也是則天之不仁也

袁陶牲墓銘

余友袁湘湄有長子曰陶牲年十五從師學於杭越二年得疾以天家之人自其大母父母下及童僕婢媪外與其大父行父行戚屬鄰里莫不順渝痛惜若奪諸其懷非其肺附親昵乎生曾一識面或有所娟忌者咸啼噓相告以爲天不使其有成余與其師朱鐵門與湘湄爲昆弟交且十年陶牲甫就塾則知敬父執修子弟禮三人者歲時過從譚論諧謔或窮日申旦侍左右無倦容時時折紙乞書藏弆盈篋爰不絶人而通敏有識年十三喜讀古書心薄時文之爲至性過人其於父母舅弟孝愛仁慤若穀之於種木之於仁嬰兒之於乳世俗市井里巷險陂淫僻放狠之言辭行事無由入於耳而關於心故其天也湘湄哭之過時而哀援冢子之義爲之立後其師輯其遺詩若干首而余爲之銘銘曰

阿梓瘞銘

余居京師之歲丹叔以書來告曰婦舉二子皆男也孿生而同時請命之其兄桐也余咳而名之曰梓曰漆是冬歸拜嘉慶外大母呼抱漆以出曰其母不能並乳以梓也字於鄰婦之可者促提抱以來坐之几其貌嶷嶷其笑嘻嘻相對卒不辨若山雞之舞於鏡而見其影也啼各呱呱大母顧樂之甚越二年余自武陵歸則梓殤矣更兩月而大母沒嗚呼痛毒之纏酷丁於余兄弟於是子也何有大母之葬瘞之於兆左七尺大母之所念也哀之以銘曰

枝連理其一萎萎者此或榮彼噫

鴛鴦冢銘并序

鴛鴦冢者何兆福高大姑之墓也並錢唐西馬塍人異閉識面非媒知名慕用言情邂逅越禮叩叩既通旦旦自矢女父母弗知別字矣而未行男女相與謀則闔扉自絞同絓於承雷無牂楊晳星之刺遂湔葦磐石之約邑令唐君閔其始而哀其終詢之兩姓合為一兆瘞諸南屏山麓吳女新墳埋如烟之玉青陵故臺長連理之枝雁即戢翼側豔詞成蛺夢遽央琵琶木老土俗相呼為鴛鴦冢云無錫華子晴湖黃子忍齊來游茲邦閱稔斯蹟攜酒西泠之旁藉草松柏之下恐風流遂歇漸等冥漠丐一員石屬文而栞之將使自獻者慮始二心者知媿其辭曰

西湖之濱南山之下幽蘭啼露白楊嘯雨鬱然一坏惟士與女女也不爽無郎獨處清臚婉揚鬒髮覆額豈伊善褒窈窕自惜援琴三挑定情一昔韓童抱玉孟任割臂一與之齊有死無二士曰晞矣敢渝斯盟

周周銜羽雙雙善行草不獨活桐何半生媿此異物人之無情褒裹自絓鸞吪雉經呀然闔戶倜然高懸

詩僧漱冰塔銘

予性嗜詩而不喜浮屠以爲其徒之稱詩者憑藉奧字梵語澹泊不近情之言以藏其身而世多不習其學望若河漢懼其反而非笑也則相與極稱之蔵戊申訪友於嘉善得沈瘦客黃退菴退菴極稱其方外交漱冰者越一年訪退菴於友漁齋漱冰在焉年已五十餘矣枯瘠而善譚衣破衲風帽掩兩耳揖就坐閒論詩人宗法古學源流條分縷晝心異之丙辰春大雪初霽退菴乘輕舟鑿河冰三十里達予家則而漱冰已死三月爲詩哭之甚哀退菴爲予言并言瘦客也嗚呼銘曰

漱冰偕焉飲酒賦詩至四更不寐寒甚漱冰反披予敝裘立戶外瞻瞻然如空山老獲僮奴咸指目爲笑然予聞漱冰孤冷閒寂退菴外不妄過一人或世俗名士貴游子弟聞其名往謁坐定不出一語亦不自言能爲詩也所爲詩早宗唐人晚乃出入宋諸家然無梵語奧字澹遠蕭瑟如其爲人持論斷斷不合者未嘗假借持長齋而善食酒酒至輒飲漠然無以究其際也余於嘉慶己未二月移家嘉善先一月而漱冰化去退菴瘦客皆爲詩哭之屬予爲文銘其塔予浮屠之弊以詩爲市浮屠之詩其行則非豈惟浮屠士也如斯噫乎漱冰不妄交一士不妄出一詩詩教之亡浮屠以昌有來不見涕銘其藏

室女薛月璘葬銘

月璘名娟姓薛氏年十七從素君來越州病卒於越州也五越月耳蓋有不能已於行者踰一月而其母又沒聞耗悲痛遽以隕生月璘之病素君不合眼寐者十日夕而余一不及見其又能無哀而述之耶月璘貌華腴聰穎絕人略識字余所爲詩詞苟見之皆能通其意性尤倣僻視世上男子若無一當意者父母爲論婚槩色拒溺泣余嘗舉交游中年少登科得高名者問何如笑曰是尚有櫃兒風杭諺所謂市井氣也後遂不敢言亦竟不字嗚呼月璘其果何爲也耶銘曰

千金之璧埋於一夕千秋之傳在于一石所不可傳石不能言嗚呼月璘奈何乎天

蘇齋雜著卷一　墓銘　花雨樓校本

君諱廷柊字雲棟祖某父某以乾隆某年月日無故自絞於室卒年四十一君少從先君子學爲科舉文三十後始補邑諸生生平無他學業然頗好聚書多精本護惜甚至雖交好不輕假視長於余且二十年顧心識余所居一樓前直市肆隘雜異甚余往過之輒親自煮茗他人至不得也尤愛重其弟子潘眉見余必道之其死若有物足蹋地不離咫眉時時念其師不忘乞爲之銘余惟先人之弟子余總角時之交至今略無存者而君又知余可哀也銘曰

介可守嵩宜壽而殭死命何有侯芭之師嚴遵友勒文元堂幾不朽

新修嚴先生祠碑銘代

粤若姚姒遞興穎陽遐蹈子姬嬗代首陽抗蹤志成壺行舊乎百世輓近弟靡風尚寥遼絕其或沈冥時復可述若夫蟬蛻囂埃絕塵長往以扶樹道教鏃鷹名義揆厥遺跡莫如先生炎精中微餘閏竊柄楚龔之徒膏蘭增歎先生鴻冥鵬翔莫得而縶赤伏龍升六合開概士乘風雲人出經緯元纁三反親屈萬乘舊故之情平視黃屋姓分之樂不易軒冕高則忘勢貞不絕俗故蒲輪應求不爲薛逢洗耳自陳亦異周王豈非跡高萬祀履蹈中行與夫飾名驚衆硜硜自爲者異矣祠在嚴瀨歷代所崇廢興有時俎豆罔闕逮乎今茲稍復陊剝某奉

朝命撫循漸江往軺旋艫過必瞻式慮漸積圮不稱歆祀爰出奉錢屬吏鳩工始于某年月日告成于某年月日仰惟先生名在日月蹟彰嬪孺殭施藻繢懼誚愚妄迺假貞石紀敬事之成以詔後來無怠無替銘曰

維帝師處邈矣邃古若豢若踐君臣道盬高世天民

逖然畿舉用成帝德亦潔其羽謚嚴先生同遊變名
世濁非淸世淸乃貞漢帝加龍先生如鳳龍騰而飛
鳳輝不用尤來大槍赤眉靑犢雲臺諸人仆之如鹿
蘊藉義憤耿介處子苟無先生風義曷始我聞宋民
擊石流涕非此西臺豈曰無地立懦廉頑先生之志
如漢膺滂之死不避伊惟先生實作之氣峩峩之山
釣臺在巔潋潋之水灘瀨延緣升堦歷陛淸風肅然
誰志功名誰懷氣節誰希獨行來拜此室

淸故通奉大夫太僕寺卿陳公神道碑銘
太僕寺卿陳公旣葬之二十有三年其孫某等自楚
歸展敬墓次相與謀曰公事狀在史館銘幽有顧廣
州之文惟外碑未有刻揭而詩之於以詔稚昧而垂
永久也益焯矣乃介其族舅弟鴻壽爲請麐自惟不
文且名位先後去公遠且久旣禮辭矣竊念自少爲
文卽私淑公又公嘗自誌先德不欲求貴人達官今
公之孫猶公之志遂不獲讓謹按狀而述其一二大
者公諱兆裔字星齋曾祖諱某考諱某皆贈
通奉大夫通政副使配皆贈夫人公以雍正庚戌進
士試用福建知縣會舉博學鴻詞入都考授內閣中
書乾隆丙辰 召試保和殿名在二等第二授翰林
院檢討時同徵者百八十四人通籍者十五人皆通
儒鴻生斂手交讓莫敢雁行充日講 起居注官丁
父憂服除轉左春坊左中允擢侍讀學士遷太僕寺
卿授順天府府尹京兆古號難治以嚴明爲稱職公
一書生疑不習吏事又西夷反覆發滿洲索倫兵往
征之爲隊於德勝門外供張儲偫日不暇給公莅政

斬斬靜若無事其擘畫處置皆一一先定飭大興宛平兩邑令各於城外設鋪戶以貯弓矢器械他軍行所須令毋得一入城公衣短後衣策馬度居庸關大雪中周歷諸營壘下馬相勞苦羽林髦頭之卒無不超距踴躍讙呼京兆來公徐起上馬微吟而歸先是順天所治縣置官車以供役其戶求退輒別簽他戶又時以軍役旁午議以民私畜車注官籍以備急公奏罷官車而力寢籍者之議民以不擾官用亦給調太常寺卿左轉太僕寺少卿遷通政使副使仍晉太

僕寺卿公先後立朝四十餘年侃侃正色無孅介之過文章學術徹於鄉郹宗師於後學充當亡孚於廷察崇信於鄉郹宗師於後學充世宗實錄明史綱目詩經補注各纂修官續文獻通攷副總裁及纂進日講餘他譔述當事者體例未定文臣學士相顧未及下筆公徐爲敷陳肌分縷晰申紙和墨水縣矩程至尊動容羣儒俛首一典湖北鄉試再充會試同考官所得士皆天下豪俊後或居臺閣爲侍從或先公

蹐顯秩或出四方爲大吏皆卓卓可紀里人後進操不律學爲文詞上者以文名當時下亦得科第發名成業如是纍纍不絕皆以公爲師言文必曰句山先生嗚呼其文哉公雖位不至宰輔然一二稍見施設文章遇合亦已極儒者之榮於公皆可無憾今公孫桂生以從軍有勛爲太守湖北有當官名竟公之志將於是乎在詩曰

千年河清岐鳳一鳴歐陽有言須時太平國有大科以納豪俊己未丙辰先後稱盛公起浙西既伏乃飛

帝實掛之典章煌煌星輝日光濡染大筆在

帝之旁

皇畿千里京兆所治悍卒惕息窮黎遨嬉謂公循良

張趙三王謂公儒者嚴徐東馬維

帝庸只位既崇只不究其庸人具恫只龜趺螭首有

碑穹只刻此銘詩長無窮只

景忠祠碑銘代

景忠祠者華亭陳忠裕公子龍夏忠節公允彝之祠也於惟我國家褒節勸忠顯幽郵滯昭揭大義如天無私於是凡勝國死事之臣其行事有可依據皆蒙　宣付史館賜謚予祠於是陳夏二公及夏公之子節愍公完湣其文學行誼與其臨難大節尤卓卓然暴著于天下易名之典專祠之祀賜祭之文視餘有加嗚呼此固足以仰見

聖人大公至正扶樹道教激勸天下爲人臣子之至意而要非二公忠義之氣孚於異代亦不克承此而無忝謹按二公以同里相友善各負絕人之才博學工文務經世之略熟于古今成敗治亂之迹倡爲幾社以應東林諸君子海內人士望風景附惟恐後時既而俱成崇禎十年進士忠裕以紹興推官平許都亂擢兵科給事中事福王南京乞終養歸南京失守不赴後爲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而舍人節愍復以海舶郵表撰文事被逮不屈或云與忠裕獄詞連染兩家先後徇節大略如此夫以二公之文學行誼使其得時會樹功烈必有所以見于世者乃獨丁百六元二之災値天地閉塞之運防江之筏亦成空言薦士之疏入而不聽至于奉諱辭官白簡妄奏嫉賢忌能莫此爲甚宜乎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賈生之哭未終屈平之石已懷使忠臣義士憤惋歎息目此又非二公之所及知而鄉人士君子所爲仰須聖德歌舞讚歎者又宜何如也忠裕公墓在富林鎮之集賢鄉前青浦令孫君鳳鳴教諭王君希伊謀置祠宇墓田會改官不果少司寇王先生昶創議建祠合祀命某經紀其役上而守令下而邑之士大夫莫不助財與工不勸而集經始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

日月名曰景忠爲堂三楹兩廡夾室凡與二公同事及門人之從死與收葬二公者皆附祀焉其位次別有記伏念二公以忠義爲學者法

聖天子以褒節勸忠顯幽郵滯爲天下萬世敎鄉人士君子歌舞讚歎共成斯舉以稱

朝廷之德意揚先哲之風流爲後來所矜式是皆不可以無書某舊隸史氏職在紀述亟不獲讓爰卽麗牲之石爲文以記銘曰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志士仁人終古無極王風板蕩上下黝黷維持氣類以僇不辱維明之季大命先傾登庸側媚芟刈老成東林諸君退而講學曰復曰幾相與掎角矯矯雲間時維陳夏鳴其正聲以救變雅陳公天人磊落魁奇定亂殺降功成願違朝廷雖小其言則大勿恃長江僅一衣帶折款抑奄登塗進祝黃閣誰庸青蒲空伏朝歌夕舞幕燕鼎魚哀不卽死以爲後圖五湖之濱竿髮圜視于周爲頑于殷爲義尺土無地孤臣逆天力窮百戰身沈九淵猗與夏公同道爲友生同高名歸同白首略出所有已天下寘

清故儒林郎布政司理問山東汶上縣知縣蔣
君行狀

曾祖某某官

祖守某官

父忭　勅贈儒林郎

江南蘇州府嘗熟縣某鄉某里蔣贍岵年六
十狀

嘗熟蔣氏自明洪武間由長洲遷居遠有代緒　國
朝文肅公以文學起家子弟彬彬蔚爲望族名列朝

籍者吾吳莫之與京君以疏屬薄植傑然樹立吏而
不華克有能稱不愧其家風君諱贍岵字參庭四歲
而孤童牙知慕哀動族屬少長隨王父客遊四方流
寓濟寧王父依人於汴疾篤君徒步往省冬寒風雪
糧糗斷絶渡河履冰冰觸足趾皆傷血涔涔然行道
嗟嘆釀金衛行既至而疾差孝愛之性已結於髫齔
感召之誠遂通於神明既遘重酷勢不自存變化本
志轉歷幕府當事者賴焉乾隆三十九年充四庫館
謄錄四十二年以布政司理問分發山東署兗州府

備敗在上者倚其才保息惠和在下者褰其德鄰邑
被災甚者請賑格不行適中丞明公某方伯繆公某
過汶上君入謁會食繆公從容嘆君才以爲某弟所
不及其弟繆暉吉曾爲縣令山東者也君慷慨言曰
公弟勝某十倍使其尚在見如此情狀必能請於上
今某備位邑令而牿懦自爲不能救當食實不下咽
敢辱公稱耶二公感動爲請於朝帑未發君白郡守
先發邑所餘米以借給滋陽泗水汎舟之役萬口流
歎誠發於中心事殊於越俎顧恤大體識者歸仁以

勞致疾以死勤事其孤因培赴京兆試聞疾亟歸未
入竟見鄉氓自城散歸者老幼相告語咸嗢嗢然知
君之不諱也烏乎君以孤露藉危能劬躬厲志不爲
俗吏所爲至性過人如黃童强直自遂如朱季發姜
摘伏如趙廣漢勞來不怠不鄙夷其民如王成柳宗
元此數行者皆古人所難而君克兼之以飾其治以
飭其躬易簀之後家無餘財不能歸其喪老妻弱子
流寓官下可謂難矣君善治河凡東省堤工緡道引
河之役
上命重臣經理至皆一意委君無廢厥事
東巡迎
駕賜幣者再性儉約而好施予所嫁娶孤男女及散
給宗族戚友貧乏者累數千金不倦然皆餘行不書
書其大者余與君之孤 因培交 因培將舉其喪歸葬
求譔次行事以乞當代之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表于

隧辭不獲遂質實紀之無溢辭君生于雍正五年八
月二十一日卒于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夫
人金氏子三 因培因才夫人金氏出因宗妾盛氏出
因培以賢有文聞於時謹狀

先君子行略

先君子姓郭氏諱元灝字清源自號海粟居士曾祖諱某祖諱如龍父諱鍔母王氏有明中葉自秀水移家吳江之蘆墟邨先大父以織嗇筋力治家不得卒事於學輒自恨誡先君子曰若弟讀書無問家人生產學之成敗若責也家之贏絀不若責也先君子年二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屢試不售家益以落諸父既受室分異先君子卑居授徒以爲養所入束脩或不足則館旁邑富人家念大父母老不得朝夕在側惕惕中度居京師十年不歸竟死郁君者高材負氣好凌轢不若己者王公貴人霑醉輒謾罵而獨心服先君子與中丞言未嘗不及郁君襄奇不遇相與唏噓平居酒半從容言生平及郁君未嘗不流涕罷酒善鼓琴調弦雅歌怡然竟日曰我以忘憂假日而往往有哀激之音豈我心有弗平者乎年近五十患心痛及背服藥良已且彊食已而癰發於齒齦不肖麐以貧故出遊泰興去家五百餘里醫巫之不具湯藥之不親飯含之不視見星而奔扶服入門一棺在堂萬死莫贖烏乎已矣不得比於人矣無以立於天地之間矣天降罹凶重

羅酷罰越六年而大父棄養又五年而所生母見背頑鈍不死靦然視息極人世之聲無以畢其哀矣嘉慶二年十一月　日卜地於某鄉某原葬其先我先君子而以所生母祔於其兆之次家貧乞貸葬墨食薈從則入告於太夫人太夫人命之曰汝知汝母之德所以成立汝家者乎汝母家秀水出自寒門而暴慢苟賤之行疾之若讎幼孤依母十九歸我家而翦製縷結之事能之若習汝父烝烝色養先姑患嗽上氣疾汝父一夜數起汝母必偕疾亟湲便攜持惟汝母是賴他婦更代輒不欲曰不如若之安先舅寢疾汝父早世而汝母之就養如先姑汝父不得志於時居窮食貧垂二十年祭祀必肅被服必潔友朋交際必備至孤子當室交友過從酒漿膳飲必屬必親汝所知也汝父始汲汲客遠方歲凶斗米直錢五百而汝弟妹無乏食皆汝母手口所益損也我惟一女甚憐及汝生憐之過于汝姊汝嬉戲不悅學汝母戒諭不少假汝姊歸寧語家中事不當於理汝母婉以誡之汝姊之承之也過於我我家婦也多病宜老投艱遺大惟汝母之所爲謂汝母足以成立汝家汝生母翁氏子男三人長不肖麐次鳳女子二人孫男三人桐滌栩不肖麐謹述

母之德之孝且慈足以享汝兄弟之養我優游以老焉死於汝母之手可以必其能如先姑與夫子者天道錯迕人事橫決汝不獲蒙其澤以盡一日之養而我以老羸癃病倀倀乎單厥支體而使其立橐也我之不幸歟汝之不孝歟汝家之不克成立歟我何爲而居此世也汝母之卒以元年之七月二十四日年五十二少我年十有四蓋可無死也惟汝母之行宜有所以示於子孫者他人言之不能詳也汝幸少識文義及我之未亡聲於我耳而有聞焉其可也嚮泣

不能對退謂其弟鳳曰先君子之葬也有日貞石之文未具謀所以揭於阡者而生母之行之不彰則是死其所生無以窆太夫人而重不肖之罪也今敢假太夫人所以命者告於幽宮不敢溢不敢漏於乎孤露十年重罹酷罰上顧鞠養假視偷息入戶欲呼出門將告顧瞻左右淚滴心摧天乎人乎使至此乎濡血黑石勒書元堂不肖之辭庶與天地永畢

陳次馮先生家傳

先生姓陳氏諱京字次馮又字稚峰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乾隆丙辰以博學鴻詞入翰林歷官江西瑞州府知府娶張恭人繼娶趙恭人先生其長子也生而敦敏無子弟之過年十二丁瑞州憂瑞州以碩學重望出爲外吏廉有治行卒官之日幾不能歸其喪先生孤露困窮益自力於學奉母食貧兄弟自相切劘能徧誦經史百氏之言旁及篆籀金石莫不研究里中長老咸指目謂瑞州有子然再試仍絀於有

司而家益貧兩適燕一至滇及豫章所主諸公皆敬憚信任如一其遊滇也以妻弟許君有采銅之役固請與偕一年而許君卒於滇失銅價至三千金孤懸八千里外勢且不返先生經紀其喪竭力營救滇之當官者咸高其誼卒償所失銅價載許君與其族人之柩及妾若遺腹子間關以歸諸其家其篤於氣誼不顧視利害而以死生易心皆此類也先生故倦遊晚乃家居課孫時手一編窮日申旦丹黃爛然爲詩文皆合古程度亦間以書畫自娛嘉慶壬戌長子鴻

壽以拔貢入都應試得縣令廣東未卽歸而先生疾作病句一日遂卒鴻壽既自痛其歸不獲見得一官而不獲遂其一日之養也泣告其友郭麐乞爲家傳以詔後嗣麐辭不得謹按狀詮次如右先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八著蘇林詩文集若干卷宗譜稧略六卷娶許氏繼娶周氏子二人鴻壽鴻豫以鴻豫爲弟後孫二人其族出世系詳瑞州行狀故不具

郭麐曰余與陳鴻壽交垂十年嘗一見先生豐下微頰長須郁然望而知爲鉅人長德也然聞先生性至和而論文特刻深且卞急遇不可於意輒力詆其失至大聲面發赤不止惜乎不能時從先生遊聽其議論以攻短闕乃强以其不文之詞執筆而紀述之是可感也

吳珊珊夫人小傳

夫人姓吳氏諱瓊仙字子佩珊珊其號也幼有玉德長多瑤情世俗女子翦綵縷結文繡之事鉛黛之飾罔不能罔不工而一不以屑意獨好爲詩精思眇慮本於性生年二十歸吾友徐待詔山民故喜爲詩則各過望同聲耦歌窮日分夜若青鳥翡翠之在雲路而雌雌之相命也所居黎里俗尙華侈以財貨相高山民獨好雅遊多長者交四方知名之士能爲文章者必招致之夫人飭中廚具豐饍緩帶旣傾柔翰斯染一牋傳至四座色然時袁太史枚以耆年重望傾動海內自吳中過訪見夫人詩擊節稱嘆以爲徐淑之才在秦嘉之上山民益自喜謂獲師友之助偕遊天平山題詩絕壁見者疑爲神仙過往飇車羽輪動衣裳而落珠玉也山民嘗一赴京師不得意且歸夫人亦馳書促之薛蘿之志靜好之樂雖有高官厚祿無足以易此者矣夫人母死哭泣過哀嬰疾遘災春秋卅六嘉慶八年閏二月日卒葬英早瘁蕙穆猶馨翦焉孩稚呱呱扶牀山民於是子影獨立怳然

無所戀於世以書告於余思有以釋之嗚呼天之厄吾鄒甚矣沈汗掘穴無論矣或盜天或客遊無僇即有達且顯者或不得行其意山民家不中貲以好客好書日益落名位不挂於朝籍獨幸得齊牢共命之偶以詩文相娛樂而今又奪之則益信天之所以厄吾鄒者不至於此極不止也然則夫人之早世不可謂非山民之命之窮有以累之而山民之命之窮亦未必吾鄒之有以累之也而又何以釋之哉然夫人之志嘗思有以自見而不以境之窮達爲念有非吾鄒所可及者世俗女子之所爲更不足以云是則可傳也因爲論次大略以遺山民使有以自釋且自廣焉

書崔二舅事

崔二舅不知其名或遇之山左逆旅人皆呼之二舅云自言嘗遭誣下縣獄獄有盜與之同居將出訊曰我有所求於子邑之某鄉某者我所私也若且歸幸至其所是能脫我某有田若干畝婦某者今歸矣以爲信崔諾之至則叩門通姓名主人出揖客入歷屋數重侍皆勇健男子長鬚短後衣酒肉陳案主人與揖讓坐定舉酒大言曰客辱臨幸甚然未聞其旨僕視客伉爽人也我等男子無作齷齪態教之且飲無默默爲也崔具述盜獄中狀主顧曰是某邪何早不謀意未信崔因言曰彼有田若干畝在某所婦某者今歸矣主人笑起立曰客信義人也命侍者取酒傾之趣別治具極懽而罷先是盜有所私某婦名娼也苦不能致主人爲致之并治田廬而其鄒無知之者及是語以爲信越日置酒送崔行曰海濱荒率僻固無以爲客懽有某者我弟也令出伎爲一笑可乎召之至舒雁行進曰兄命出伎爲客歡恐辱命主人曰無已姑試之命一人負五斗米者二錢二十千十千

爲一束左右置之腰出綫長約三丈以來短竹約三寸者廿餘以綫互貫之縱橫如唐梯以其端挂屋檐垂之及地仰賜嘻曰久不爲此戲望堂益高若躓幸勿哂也左手取五斗米一齒嚙其一右手并取其錢以升於肩足躡梯騰至其顛復下如是者三鳥迅葉墮不驚一塵旋置所舉米與錢於其故處不失尺寸崔大駴主人笑曰休矣歸則盜先謝諸其家矣鄰有失兩騾者物色以告崔崔以事過其地留宿因及之主人曰此足治耶他日崔歸失騾者復以得告崔心知而不敢言也嗚呼天下桀黠豪猾悍暴不靖之徒無以厚其生無以遂其志文法吏一切持之有雄桀者爲之渠魁足以服其心而盡其力其勢不爲盜不止也方今承平之日久矣海島之寇邊鄙之孽尚未盡除去有可以取封侯樹功名而無犯禁亂法之罪皆將爭趨焉厚其生服其心而不得其力者吾不信也戰而死盜而死等死也捨美名而蹈凶禍豈人之情耶然且盜不止何也崔所見者能使人信其足以出己能盡人之伎周知其長陰報人不言功其才類

書魏忠節公大中孝烈先生學洢像後

余少時嘗聞長老言吾鄉周忠介被逮及周孝子茂蘭血疏訟冤事未嘗不慨然肅然想見其爲人後讀史傳知公以逆閹之禍死而先時被害尤酷者楊左而外嘉善魏忠節也忠節被逮入都過吳門忠介以女許字其孫故閹鄒恨之刺骨忠節死獄中其子孝烈先生奉喪歸以毀卒事具劉念臺徐俟齋所爲傳嗚呼鉤鄒之禍遠矣自漢以來賢人君子忠義奇節之士被其害者不可勝紀然未有如明季之酷者也是數十年雖有偉意奇行之士亦不敢一行其意國是之憯名器之濫紀綱法度之不存循至天理人心漸滅於泯泯棼棼之內如是而不危亡者未之有也余家吳江今遷於嘉善嘗拜忠節之祠過孝子之坊今忠節裔孫某以公及孝子遺像見示肅然如見其生平而慨然有感於心也謹書其語於後

誣之以必無之罪處之以必死之刑連延瓜蔓以及於其故舊朋友必一網而盡靡有子遺而國隨以亡論者以爲諸君子議論太激行已太峻蹈東漢之覆轍而無救於國家之危亡夫諸君子之與閹人當國者非有血讎骨怨也特以名器不可假國是不可泯天理人心不可以盡滅祖宗綱紀法度不可以墮壞起而與之角力不勝而死耳烏有靦涊婾阿苟全於其間哉夫申屠蟠郭太不仕於朝乃可以全身遠禍寧有食其祿當其官而可委蛇其身以自附於明哲

書可莊題壁詩後

右詩二紙一爲陶君季壽兩君皆寓西湖之可莊尤以已未七月陶以庚申之冬余以己未六月寓可莊尤之來余去適旬日故尤作爲和余庚申十月余寓玉華樓陶寓可莊遂訂交而陶此詩則在是臘余已歸魏塘矣故陶此作爲寄余今年余重寓玉華樓閒往訪可莊見此二君之作雖塵埃封之而紙墨未損一羅預頃遂已四載尤既遠官滇南在碧雞金馬間陶則自去年入都至今未得耗問人至今不敢忘失也中丞當

生升沈聚散之感又可言耶而余以栖栖客遊時往來湖上曩時遊從邈焉如隔世曾中更有不舍然者此二紙舊在可莊壁間旁有市井兒亦題惡札其側足可恨也遂揭歸而裝池之并以余舊作附其後且以數語志離合先後之事尤與陶末相識卽爲他時作合緣未可知也

書陳仲恬手綫縫衣圖

吾鄉陸朗甫中丞燿少時其尊甫虔實先生居京師中丞獨與母夫人居家無宿儲倚十指以給又不容於其叔父逐使別居至棄其舖於門然中丞懇苦力學卓然思自立不以貧故自戚後中丞既貴迎太夫人養於官所時虔實翁已前卒思輒流涕奉母極盡孝養太夫人沒後出一篋示其子觚絮襖一襲也流涕言曰此吾風雪中就學汝大母拆己衣絮以足之至今不敢忘失也中丞當

高宗朝清節爲天下第一其根本則自貧時立志不忝所生始此可以爲天下爲人臣爲人子之勸矣仲恬追慕閫德久而不忘圖縫衣以寓其不置之思余既爲詩復書中丞佚事告之仲恬兄曼生與仲恬同產早失所恃今外除既將官嶺南仲恬後於季父此圖所作爲其所後母夫人也兩君孝愛之性友戚所共知余與兩君爲布衣昆弟之交重有責望曼生他日之居官莅民仲恬之好學立行非中丞之師而誰師哉爰識其圖之左方以當贈處云

吳江郭麐祥伯

謝賓谷先生敘

伏蒙題靈芬館圖詩排惻之懷通於意表激昂之氣見於眉稜非夫志潔行芳瞻高眺遠有悲窮悼屈之深心振滯噓生之雅意曷克爲此言者十讀三復感慨于中不能已已夫草元尚白揚子乃有畔牢觸諱轉喉馮生所爲顯志然而貌不動人覆瓿窮于親見才不偶命杵臼厄其終身誰闡幽厂無與奮勵若麐至幾於亡失衣冠顛墜阬谷顧獨嗜余文以爲有古人之風遠引漢世鄭司農蔡中郎之交誼以爲敦勉武進臧君在東今之爲古學者也研窮經義精一之學所以不相及也與詆毀之惟恐不至此古今之學所能傲人而輕人之所能今之爲學也多歧苟以悅一時之好而不務有得於心其所能者既自以爲不足據而所不能而人能者則相與詆毀之惟恐不至此古今之學所以不相及也與武進臧君在東今之爲古學者也研窮經義精一之至幾於亡失衣冠顛墜阬谷顧獨嗜余文以爲有古人之風遠引漢世鄭司農蔡中郎之交誼以爲敦勉而以世俗詆諆之言爲戒臧君固學司農之學而有得於心者若文章之士今世高材俊民傲然自負至比之中郎鮮不顏變媿生而況於余乎然竊獨以爲漢之士如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皆深明於經術而發作於文章下至東漢傳經之家文或不傳傳則必合乎古不然則俳然則臧君所宜輕者在此不在彼而顧猶爲是言則其爲古之學而有得於心無疑也抑又聞吾師姚姬傳先生之言曰學問之道有三義理文章考證是也文章考證皆必本於義理之二者

贈臧在東序

古之爲學一而已學者各以資之所近力之所能深造而自得焉不敢以所能傲人而輕人之所能今之爲學也多岐苟以悅一時之好而不務有得於心其所能者既自以爲不足據而所不能而人能者則相與詆毀之惟恐不至此古今之學所以不相及也與武進臧君在東今之爲古學者也研窮經義精一之至幾於亡失衣冠顛墜阬谷顧獨嗜余文以爲有古人之風遠引漢世鄭司農蔡中郎之交誼以爲敦勉而以世俗詆諆之言爲戒臧君固學司農之學而有得於心者若文章之士今世高材俊民傲然自負至比之中郎鮮不顏變媿生而況於余乎然竊獨以爲漢之士如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皆深明於經術而發作於文章下至東漢傳經之家文或不傳傳則必合乎古不然則俳然則臧君所宜輕者在此不在彼而顧猶爲是言則其爲古之學而有得於心無疑也抑又聞吾師姚姬傳先生之言曰學問之道有三義理文章考證是也文章考證皆必本於義理之二者

或各有所主要以相濟而不可以相傷如主甲之家而詬乙之客豈知甲與乙本昆弟也哉臧君主於甲而升其堂者也余則望乙之門牆而未得入焉者也即欲引而進之臭味而求之而又豈知其主人固未嘗知有是客耶余既媿臧君之言又疾今世之倣將力求所以副臧君之所望於余者而務得於心以不倍於吾師之說則庶乎其可也臧君之師爲盧召弓先生與吾師交相善兩先生者所學不同而其爲古之學一也

查伯葵詩序

文章之事有二難焉約敕自好不越纖徽而以邊幅見病卓犖偏人意主氣勢乃有奇侅詭常表裏已或絕殊彼我各爲一是求其通材世罕逢遘漢魏尚矣六朝以還代有曠逸今之作者流別唐宋子長遒才亦曰法後柳州榘矱不盡榮古要以飈流遠祖體勢近宗苟有特達必非形合建安自具規模正始人心不同天巧時變即其偏宕多奇已復領襄一輩查君伯葵異稟絕人媚學不倦勤厄於世獨放於天窮居幽屏提鵾挈鷺孤往遠戍模山范水放言而穿心出脅獨念則出鬼入神體製無詭於來今意旨彌軫乎在昔目中所見文外獨絕夫遇合有命奇偶不齊彰纓承明不必東馬之彥冠冕當世豈盡燕許之筆蕉萃婉篤中多姬姜莫得而禦晞矣又嘗見橫厲世宙馳聲海外百川仰流萬羽承翼洎夫赫弛攸寂聲華徂謝褒衰先遠擗裾即去榮落轉燭頌謗隨之甚者覆手相詆集矢不顧謚爲至愚面無小慚孝章要有天下大名元龍自非餘子可及尋迹按轡

當不其然伯葵既無藉於獎飾亦不訾夫遷流自信其學當日而眾不爲奪獨斷於中過時而人皆自失霜降木落花流水開傳之其人豈不在我僕幼而無似思之至深阨窮之遇相同研幾之道未極然於追往溯來探近索遠志所不逮意過其通竊謂騷雅之變化邃近之離合英咀華實當有卓然自見者近出所著巧言爲證不暇辭讓爰引其端既謝一言之知亦任百爾之誚二百年乃見此作一食頃欲使爲文覯纓未畢主臣而已

紅茶詩序

昔之論詩者曰有臺閣之詩江湖之詩所謂臺閣之詩者其志恬以愉其音和以雅其詞金春而玉應其色虎炳而龍翔所謂江湖之詩者其志幽以深其音哀以怨其詞與色誕曼而俶詭離奇而盼悅是二者固判然矣然而世之所謂工者類皆出於幽深哀怨誕曼俶詭離奇盼悅之作爲之沈吟俯仰纏綿菀結而不可解而所謂鴻文鉅章震耳驚目者曾不足以繫乎其心豈眞易好而難工歟嗟後之論者略其迹而

專取其詞歟又豈窮達異趣而世之好爲語言者皆窮之徒歟余竊惑焉吾友潘君紅茶年未三十取甲科入翰林駸駸通顯未測其所至也顧其爲詩優游靜深又多追來感往顧額婉篤之思近於後所云者余又滋惑焉夫詩者發於志而形於言者也故有發憤而作有不得已而後言發憤與不得已者不於其遇於其時不於其身於其心不於其詞於其志士君子所存者深所志者遠其立身行己所以自處與度夫世之所以處我者蓋有父母妻子之所不能喻

而言語文章之所不能達者矣顧以其身之遇與否與其詞之云爾者而爲之區別焉以論定之不已愼乎籍又論之今之所謂臺閣之詩者貴人之詩耳所謂江湖之詩者鄉曲鄙俗之詩耳苟其志之所存深且遠則其恬愉和雅之音亦必能使後之人沈吟俯仰於其間而繫乎其心非必其幽深而哀怨也紅茶方登承明著作之庭膺文學侍從之選作爲雅歌上之郊廟必不同於近世貴人之詩而余則所謂江湖者流而窮之徒也然且詞之不工近夫鄉曲鄙俗之

所爲乃欲攘臂以出其間其亦强顏而可笑矣乎

屠孟昭詩序

曩余游越州見其山平遠而逶迤其水澄泓而澹演輕舟孤往二三十里欣然忘返然獨怪所謂南鎮者於諸山雁行耳而其名首載於職方與具區三江五湖等豈大禹之遺迹因神聖而重歟抑或以其磅礴敦龐回環曼延雖大小齊諸山而氣勢獨傑然有以自異歟若然則神聖之區山川奇偉之所鍾亦宜有人焉挺萃州處而特立獨行者惜未之遇也去年春始得交於屠君孟昭孟昭故越人而居於杭觀其狀貌言論已於人人中異之既而交且深盡讀其所爲詩而後確然知其爲特立獨行之士無疑也孟昭之詩氣伉以爽旨直以廉不名一家之學而發揚蹈厲有慷慨落崎崟之色幽并壯士河朔少年之風此其所以異於人人者也不知其無所爲而爲是詩歟抑有得於中有感於外有不能已於言而後出於是歟夫山非求異於部嶁也山之長諸山也非求異於諸山也而顧不能無異之至於不能無異之必推求其所以傑然者而後見其爲磅礴敦龐回環曼延者焉人

有以異於是乎詩文有以異於是乎孟昭年少氣盛舉凡人世馳騖爭逐惟恐不勝人之心一以資之爲詩而又敎行孝弟能急人之急視友朋如性命此其所以傑然者本固立矣充而養之漸而俟之不渝不怠追古人於百世之上欲不自異得乎越州前輩文章學術與武林諸君子時有異同然其能自見者必特立獨行者也孟昭雖居於杭睠然有故土之思他日尋問山水訪求文獻其以吾言徵之且以驗子之所自得者斯可矣

杜詩集評序

昔元微之爲李杜優劣論以杜之鋪陳終始排比聲律爲工元遺山論詩駁之謂舍連城之璧而取碔砆余竊嘗思之少陵之詩宏演博大無所不賅如海焉百川之所歸輸而由河由江由淮各有所道如五都之市百貨之所積聚而富商大賈下至百族販夫各有所貿易取與杜之長律學之似而工者義山也學之不似而工者元白也微之學杜而知其不可及於是別爲纏綿婉麗往復委折之體其學之也力其知之也深則其譽之也獨至然則以鋪陳排比爲微之連城之璧可也夫學者必以其性之所好致力焉而後有所從入入之而有得而後其立論也不必盡愜于人人而斷不爲依附影響之說浮游而無主宋人詩話無慮數十家言杜者加詳其不爲依附影響之說者皆其有得焉者也吾友劉子晳文以所輯杜詩集評示余皆取近代諸人丹黃甲乙者薈萃而臚列之無所去取其言曰吾不知詩又敢知杜諸所評者未知其皆能知杜與否而依附影響之說知其必無

也讀杜詩者紬繹而尋味之以已之所得驗其離合向背辟之欲浮海者具陳舟楫帆檣之用道路所經之險易以導之欲適市者列龜貝金錢與夫良楛貴賤之異宜以告之雖未必皆是其不至漂流於斷港眩惑於市儈也審矣余讀而善之曰子之用心勤矣曷不參會諸家自著新說以俟後之論詩者吾知將有人焉齋戒而請觀奉十五城以就子矣劉子笑而不應遂書以序其端

西湖餞春詩序

山水之樂友朋之懽離合聚散之感動於中而發於言人情所不能已者乎西湖天下之名山水也羈旅之日春盡之朝放舟延緣折簡招客於時新樹皆綠孤花猶紅白雲忽起溶漾浮遠少選之間四山盡失湖雨乍歇倒影入船蒼翠萬狀一日數變婆娑其間不知日之向夕夫山水終古而在四時之序終則復始友朋之離合聚散邈然不可得而知也況東西南北之人之偶會於此而又値其時與地之足以樂乎心者乎忻然而樂淒然以悲斐然而有作情也與是會者東鄉吳嵩梁錢唐何元錫陳鴻壽期而不至者錢唐奚岡岡以畫名一時實爲其圖序之者吳江郭麐也

錢同人美人贈我金錯刀圖序

丹漆雕幾華矣言禮器者必犧尊而龍勺阿錫繢縞麗矣稱法服者必深衣而緇布胡琴阮咸聲音之美也登明堂者必瀘琴而離瑟三眞六草天下之寶也銘古器者必繆篆而殳書物有其官事從其朔利用者因時抗心者希古苟非深嗜篤好語之而不知若夫市人織兒告之而竊笑粵自工商路通布幣肇始九府法立三等遂廣用或參於寵貝名或異夫錢刀老濞卽山倖通賜鑄黃牛興謠於井底白水見讖於窮鬼交絕方兄視阿堵之如讎嫉夢穢之不潔而乃尉爲不直金銀之積氣勢以生君則室常顧頷書必陰未鉛輪郭猶存天長地久之文長壽宜男之字沈郎之所不能名姽女之所不能數莫不活碧自流殺青可證計搜羅之富有半投贈於貧交爰託繪事以寄勝賞客之見者竊有說焉夫作巧姦冶貨殖謂之末富傾身障篦哲士比之守奴然而富固可求事何知許被策輕肥傲睨王侯諡趙文叔爲至愚呵程衞郎慕用繪圖比美人之貽也同人今之振奇人也家有賜書瓶無儲粟縹緗充宇科斗在篋識龍威螺匾之書奔吉金貞石之文張京兆能辨鼎銘廷臣皆謝足中人之產豈宜視縣官之急抱此無用之緇銖夸談尚古之制作名士如畫地作餅飢不可食詎不信歟客戲未終主人遁爾而笑曰梡棋不可以饗王公違其時也裎褐不可以易文繡賤其用也土鼓蕢簞不可以樂賓筵蟲篆鳥跡不可以書奏牘乘其方也泉凡自範金以後龍鳥而還默權輕重用考歲年幕

物誠有之人亦宜然性既違俗趣復戾今人有其寶
物聚所好較短量長以彼易此僕固未暇也客遂歎
息而去余時在旁書其語以爲序

浮香樓圖詩序

棲逸翮於高林役谷神於孤往昔賢攸寄來者伫軸
矧其後之賢與浮香樓者高介石先生之別業也河
渚之莊西溪之野廬荻縞夏桑條碧春地多梅鴻野
而不官方夫壑冰將泮嵐煙欲蒸表裏霜積遠近雲
合早曦弄晴暖漲巖澗夕魄流素寒擁鷺鷥主人漻
娑其間得一友焉詠挂月之村有卜鄰之約我謌女
和情往興來則查太史查浦也二老往矣風流邈然
嗣後之人裴回以感爲圖而紀之夫平泉之草木甲

乙之奇石累誓叠戒子孫忽諸非然者魏墓之一笏
端符之一記至今若丹青焉葢浮焰則彌熄於來今
眞賞則獨軫於既往余與高君惺泉揆塵云素同岑
聿孚說是深情爲之曠嘅請從此隱其或許我知君
者各有賦言而余爲之引

始余因沈瘦客得交魏塘之詩人黃退庵釋漱冰後遂移家於此亦以三人故也乃其年正月漱冰化去越五月瘦客又物故余與退庵尊酒過從未嘗不念此二人相與太息退庵有才子霽青思未皆能詩余時時出游余弟丹叔輒與退庵父子相倡酬以爲樂繼又得其女夫汪君芝亭晚出自奮篤好而力爲之余歲時歸里各出所業以示斐然粲然若金石之迭奏而大聲小聲之應和也獨念瘦客漱冰皆不得而見使其相與左提右挈從容譚笑以出其間豈非一時之盛而吾黨之幸歟因是又以歎二人者之不幸也今年夏歸自邗江閉門息軌與諸君結銷夏之會爲七言絕句詩十首用以遣永日而銷煩憂亦猶賢乎博弈也芝亭將彙而刻之屬余引其端柳州有言人生不過數十寒暑余兄弟爲寓公於此六年耳而友朋身世之感已若是其不能無繫於中退庵亦行且老念將結保社數晨夕田歌野吟終老是邦非諸君之與娛而誰與乎然則此編其息壤矣會者五人三會凡得詩百五十首霽青以讀書郊外故不與云

行雁集序

有湖山之勝有朋友之歡有飲食宴樂之事不有以聲之塤篪不暢則飛鴻一晌也於時秋盡賓雁舒來蒙與顏行爰墨首簡作行雁集序

吳門畫舫錄序

花月新聞水天閒話煙花南部之錄胭脂里之記莫不副在縹緗傳諸茗玉揆其用意略有二端東城父老曾見開寶之繁華南內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世易時移哀來樂往十二樓臺故釘已失二八迭代昔夢宛然句闌打野亦入武林之遺事瑤光奮瑁並載洛陽之伽藍意等夢華流分野史此其一也其或才人失職蕩子中年有離騷佚女之幽情作酤酒嫗人之生活嵗釜可笑憔悴自傷牧之豪宕感杜秋而命篇少陵老大爲公孫而隕涕張泌無聊粧樓輯記龜蒙有託侍兒錄名一宵璧月遂有篇章十里珠簾任傳薄倖又其一也非此寄託不關勸懲煙墨雖驅風雅弗尚西溪山人所編吳門畫舫錄者時際昌明地當饒樂肥魚大酒之場紙醉金迷之窟游閑公子無忌知名窈窕佳人莫愁新字譜集羣芳香稱一國爲之瞑寫恐異前聞然而風花易散茵溷堪憐蓮出青泥心含淨果桃開露井命短東風倚風含雪沈下賢之所低徊抱月飄煙李玉溪因而惆悵當夫絲么

管脆玉泣珠啼冠上釵飛掌中鞾拓鐙紅酒綠鉤弋
拳脚枕昵幃低唱于襦解謂當樂死誓比長生及乎
西曲車回汝南雞唱滿堂人散百年歌殘烏啼昨夜
之樓鶯囀誰家之樹青春已去黃衫不來變有懽問
詞傳儂懊惱兒女之癡情亦人天所動色假茲鴛牒
聊記花牌曼睩騰光波瀾在目傳紅對鏡曲折爲眉
亦憐才之盛心言情之極致也僕本恨人臣原好色
淫坊魔席亦或我問影事前塵久徵佛說屬引端之
荒言作讖餘之綺語若夫溫歧少日詩多側豔成式

當年詞名播搉老矣自悔君無取爾已

秋夢樓詞序

文章之事各有所出各有所極唐人以詩爲樂章而
有李溫之詞五代及宋詞別爲一體至南渡諸家分
刑合度律呂精嚴其矩矱森然秩然一時爲之渠帥
者皆有好古絕俗之姿蕭遠超邁之氣而又於他文
不皆工獨工爲此事故其道爲大備夫人意有所合
與所趨之境不同有終身爲之而不識其塗轍有偶
然得之而非其注意有問學高世而不能有爲之而
即合者凡文皆然詞其易知而可見者也余少喜倚

聲惟愛花間集得子夜讀曲之遺中年以往羈旅寥
落死生離合窮鬱悲憂感其中而事物是非接其外
以爲詩歌雜文有不足以曲折達意者遂有會於南
宋諸家之作然好之而未暇工也蘭邨袁君其先人
隨園先生以詩古文雄一代獨生平未嘗爲詞蘭邨
顧甚好之以其餘力精研四聲二十八調而求其離
合其所作曰秋夢樓詞間出示余益然而春和悽然
而秋思豐情緜態曼視遠指工於友朋贈答別離往
復之言未知與古誰比要非今世之士塗澤肥膩以

爲之者也然蘭邨年甚少學甚勤承過庭之訓負絕人之才方且極命古今覃思著述以世其家聲區區小道何足爲蘭邨重者余既落寞於世雅不樂與今世文章之士爭名力之所及意旨之所近有可以自致者將盡心焉以究其所極而後復於蘭邨可也文章之事大矣今之學者務博而蘭邨自謂於他文末皆工或亦能究其極歟

夢綠庵詞序

余游武林最久獲識一二賢士大夫見其詩文字畫篆隸金石刻畫莫不皆有師法循循然必規於古益武林自　國初以來諸先生類能守矩矱以詔後學而後之學者亦遵奉弗失足以見風俗之厚而老師宿儒之不可無也如此詞之爲道詩文之小者而　國初之最工者莫如朱竹垞沿而上者莫如厲樊榭樊榭之詞其往復自道不及竹垞清微幽眇間或過之白石玉田之旨竹垞開之樊榭濬而深之故浙之爲詞者有薄而無浮有淺而無褻有意不逮而無塗澤韻靡之習亦樊榭之教然也沈君秋卿年方弱冠刻志媚學於詞尤有獨嗜其所作雖不多而塗澤韻靡浮褻之病則已斷然無之由是以追樊榭竹垞且上溯白石玉田我知其不至於古不止耳近世之學者或守一隅之說或榮古而虐今豪傑之士則不然其始由也必於耳目所及師友之服習久於其道而後精神間學之所至能識古人之所以卓然者而追而從之古與今非有二也在我精神間學之與爲淺

深而已凡夫詩文字畫篆隸金石莫不皆然是沈君之所至固未可以所見爲限而余之所云又豈僅在詞也哉

無聲詩館詞序

詞家者流其原出於國風其本沿於齊梁自太白以至五季非兒女之情不道也宋立樂府用於慶賞飲宴於是周秦以綺靡爲宗史柳以華縟相尚而體一變蘇辛以高世之才橫絕一時而奮末廣憤之音作姜張祖騷人之遺盡洗穠豔而清空婉約之旨深自是以後雖有作者欲離去別見其道無由然寫其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之所近千曲萬折以赴聲律則體雖異而其所以爲詞者無不同也興化顧君芷彬與余相見於邗上數晨夕者浹旬出所爲詞示余測之滲然以清卽之撥爾而怒雷驚而電激波軒而雲委發原於讀曲子夜而其體則近於稼軒龍洲至所謂寫其所欲出千曲萬折以赴聲律者則靡不合也夫詞亦靳至於是而已矣進么弦而笑鐵撥執徵旨而訾豪言豈通論乎余少喜爲詞至今爲之不已其體屢變而卒無以自信其可以不愧於古人者讀芷彬之詞爲之太息并以夙所聞者質之芷彬以爲何如也

阮封公湘浦先生八十壽詩序

大中丞儀徵阮公撫浙之四年實嘉慶八年也陽施陰設刑瘠德腴苗厲不作士民咸和將報政於天子時中丞公年方强仕而封公湘浦先生始開八秩浙之薦紳先生下至兒童走卒莫不忻忻怡愉踴躍謠頌若慶其私家之榮士君子之能於言者皆願聲爲詩歌樂道盛美於是吳江郭麐言於衆曰惟阮氏遠有代緒自招勇將軍以奇功報國以厚德活人至我中丞文學蔚起不二十年駸歷中外爲大臣名

德重望莫之與京此皆我封公淑身以繼美劬躬以壽後儲休啟佑德陰而張諸君子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也竊聞享天下之厚福必有過人之量與其識量不足以受之識不足以高之既富且貴君子不榮方中丞爲諸生家綦貧修潔白之養及乎通籍洊階視學持節開府浙東西官尊祿重而封公自奉如中丞爲諸生時或者以爲持盈懼溢居高厚者宜然不知夫封公之心以爲一儒生受

兩朝特達之知擁旄秉鉞黜陟羣吏宜日夜思惟所以報稱隆寄勿替先德俾旂常史冊照耀先後區區世俗之所歆羨者蓋不以屑意無論驕淫矜夸之絕於胷中卽近時所稱大人長者知禮好讓以保持身家祿位利益其子孫者亦未足爲封公道也則夫封公之量之識其足以享是厚福而爲君子所榮無疑也封公時策杖或乘小駟出游湖山間遇田父野老勞問疾苦亦往往從山僧衲子清坐淪茗者竟日見者皆不知其爲封公宜此邦之人願見而樂禱須臾之也古之爲詩者必有序蓋有言之不足文言之而不及詳者麐辱游中丞之門雖家訓庭誥不及聞而杖履之侍不爲不久則序諸君子所欲言與言而不及詳者不爲諛且妄矣時和春盎朋酒在堂南山升歌鬱蕭繼奏敢舉一觴進荒言以爲先

張檥查先生七十壽序

余來杭州因陳子曼生交於張子晴厓晴厓方爲校官孝豐以文學幹濟見知中丞阮公時檄來省以事相屬得數數相見其容晬然其中盎然翛翛然粥粥然若無以自表異於其儕輩者余既心儀之一日曼生謂余曰君與晴厓交且久今其尊甫檥查先生及其夫人年各七十晴厓之友各以詩歌爲壽欲得君文序之君嘗奇晴厓爲人亦知檥查先生固雄偉奇士乎先生早補博士弟子員爲學使某公所稱賞期

以遠到家貧教授不足以養則嘅然遠遊歷遊燕秦滇蜀黔楚覽其名山大川作爲歌詩性倜儻好言兵盡通六十家之書闖盜林爽文陷臺灣竊據海島形執難卒破 朝命故福郡王將兵討之福公素聞先生招延幕府先生亦思得所憑藉一出其材略遂與福公坐樓船入海指授將士進取方略秉承 廟算凡六十日而臺灣平先後上奏便宜尺一調度皆出先生手福公上功於 朝欲列先生名先生笑不應已而又就兩廣制府吉公之招平溪峒諸苗爲逆者吉公復上先生功亟不獲辭遂有五品職銜之 錫

八方謂先生將遂用世先生笑曰倚依成功名非夫也老翁胷中果有何奇不如歸鄉里乘下澤車優游餘年償少日勞苦耳乃杜門不復出築室種樹自營生壙召故舊朋友置酒爲懽爲詩歌以自娛有七十自述詩六首皆其往復自道也余謂今世學士大夫稍知言兵事講武備矣然或高譚司馬孫吳而不識行事機宜恐置之樓船下瀨之中蠻峒不毛之地長鱷拔風飛鳶墮地未必不震掉失措五色無主且見

笑於武夫殘卒而幕府上簿務爲寬大不識桴鼓安坐譚笑者時亦竄名其中以先生之策畫知計既效於時而發聞於大臣矣猶若欲然不欲居之者何也豈遂無意於自見歟抑猶不足盡其材歟將非雄偉非常之士期待遠而志念深寥然不屑於俗同也然則以晴厓之文學幹濟見知於上官見信於友朋而不欲自表異者先生之教固如是亦不足爲晴厓奇而晴厓方益修其學益練其材他日發名成業以成先生之志先生享期頤之年遂田園之樂其爲康甯

贈張雲藻明府四十序

乾隆乙卯余應京兆試主今山東廉使金先生家先生名能知人門下士皆天下魁奇俊君子然余未盡識所最相知者故編修李君介夫今水部何君相文二人數爲余言張君雲藻之爲人嘗客坐一識之未及款曲余報罷出都館於杭州君亦就選人得縣令浙江時時過從談讌如李何二君因得深知君故魁奇雄俊君子也然獨竊念以君之才宜在文學侍從之選家世清華兄弟多官中朝爲趨走吏疑於不得志又今時吏促數煩苛治文書慮囚嘗不暇給疑非不能非所樂後君試攝嘉善遂安兩邑令海寧州牧邑州之人皆安君嘉慶甲子眞授嘉善令方君未至邑之士相與祝於室曰必張侯來能育我邑之氓相與祝於野曰必張侯來能保我又竊怪君先攝是邑不兩月代去何以得此於人人是歲杭嘉興湖三府大水田沒者十六七民嗷嗷然不逞之徒因緣恫喝爲劫奪君立治其桀黠者勸邑之富人視田畝多寡出粟以平糴而親自行水以竹量水之深淺與可

補種者次第白大府民稍得食水退仍治耕具遂以
帖然方水盛時野氓十百登堂皇訴告天雨街衢泥
濘君日早起從數役乘小舟隨所告往視荒邨窮港
無不到問所疾苦恆累日不得食嘗見君相勞苦君
方對案飯脫粟輟箸嘆曰勞苦令分也奈無益何此
衆中粟食且自愧嗚呼令難言矣愛利於民者少存
心愛利而非爲名者又加少殘刻憯酷貪縱敗墨者
無論矣上者以潔廉自守爲盡職不取于民而已民
之飢餓疾痛非所及也或務爲通雅一不屑意曰吏
事非我能處我失當其於民之肥瘠猶秦越也民又
何賴焉觀君之所爲察君之言始嘆向之所以疑君
爲不得志與不樂焉者皆淺之乎測君而余與君十
年之相知不若邑之人兩月之知之深也今年八月
爲君四十生辰邑之人皆樂君而願祝其壽考也以
余爲知君者請以言先夫余之知君乃不若邑之人
之知之深其又何言無已亦取邑之人所欲言者爲
言俾君常有其所以得此於人人者以無忘所祝且
以諗於金先生與何君俾知士有能自樹立不愧師

花雨樓校本

門不負良友而不係乎官之內外高卑者如此而惜
乎介夫不及聞此也是爲序

花雨樓校本

彭湘涵小謨觴館詩序

余與彭子湘涵交十年矣始自里閈聞其髫穎髦秀駒逸鳳鶱夙用慕尚塗轍乖分薜茄淮陰各在羈屑尤君祖望爲書以通介而相見自後或睽而合率不歷月經時以逮今茲乃得盡讀其二十年所爲之詩凡若干集若干卷而序之曰湘涵自少迄壯總十餘稔其所爲以才爲主以古爲程旁午側出綺組瑰恢珊瑚木難碎不問賈雉裘火錦焚如裂如九機百鑷五軌六莊虞[illegible]下春迫而逐之山子騄耳駕而先之幾乎有成鳥庳啼哉自念交臂暨於盟心凡所相期曷盡在是由其才氣壯盛可以凌終轢賈踔厲建豎洊至駓擾冥心道源亦必稗補風俗理化和平世運而往齒髮各驚蠹簡鑿翰銷沈知慧假足自信詎云本懷徒以術業無殊忻戚不二蓼蟲桂蠹彼我自知言其苦辛未爲膚受尤君而外勿以示人嘉慶十一年丙寅八月十六日吳江郭麐序

秦娥趙女越施漢嬙不迾步幛俠侍妍冶妖嫗失氣淫夫盪魄嗚咽顚倒莫知其由撰其張弛辭勝於理由立至強悼心亂慮姦窮旣謝百怪退舍深谷峭壁夷爲唐涂方車駟馬憧憧往來徑寸之珠不易握粟熙熙飢年不羨太牢如暍得陰如壓得醒疲勁登頓遂字攸愐其直詞正氣宏辨博議契闊骨肉裹裹死生婉篤諄復意哀恉深老氓力穡宿將布陳不問凶豐不憙首級亞旅從令斥堠自遠惟其以理爲主以才爲輔古設今施泓演靜穆湘涵之所爲又一變而

往從隨園先生歸娶圖中見碧梧女士所題金縷曲歎其工麗閱二十年又於其族叔父華海圖中見所作詞清新婉美在夢窗竹屋之間視昔又加工焉湖樓展卷吟賞不寘已而華海出女士所爲春草閒房詞見示且曰女士嘗讀衡夢浮眉二集以爲獨出冠時敢以所著商榷且乞一言序之夫余何足以序女士之詞因念曩時年少氣盛尺蹏寸管妄欲追逐前人世運而往回翔頓挫悲愉哀樂感其中窮愁遼落抑鬱厄塞之境接乎外荏苒遲莫舊學忽忘平昔所刻意究心者皆不足以自信而況夔夔之詞乎女士笄總就傅婉娩媚學藉蘭錡之門承中郎之業自其髫年才名藉甚望之若鸞皇鶱鶱之在雲路而琅璈笙管之奏飄天風而偶聞人間也乃今讀其詞悲離傷逝軫往悼來愀然以憂悄然以思琤然流泉之鳴澗雜然寒蛩之弔秋孤鳥之聚散人事之變易鬱紆身世於家門之榮落骨肉之離合寓於詞其詞益工其遇益窮歐陽子之言徵諸閨閣而猶信其亦可感已矣雖然二十年來游於隨園之門者聲華銷謝翳然在亡而女士之所就如此則其遇未爲不幸而余亦竊有以自廣華海其以此言復於女士以爲何如也

友漁齋詩集序

吾友黃君退庵學詩且三十年年五十四始錄存其所作爲十卷而以諗於余曰凱鈞生長農家無師友之益早失所怙孤子當室畝之東西無不問也鹽豉蒜果無不親也少知向學尤好爲詩取古人詩日夜誦之憒然莫知所從入然益好不輟以迄於今古之爲詩者必取漢魏六朝唐宋之作限習而知其意必以六經三史諸子百氏之書貫穿而擷其英必有江山之游歷交游之酬酢以廓其心志而暢其所言凱鈞皆無是也稱心爲言而不能矜奇炫博以驚爆一世田歌漁唱自爲贈答而爲學士大夫之所掩耳吾子其謂之何余曰此乃所以爲退庵之詩也夫詩猶言也已所不習而强言之與所不足而衒言之愚者惑而知者哂且其言之也恆囁嚅而不快忸怩而不安先不信於己而欲信於後得乎抑君之所稱古之爲詩者其道固然然喻之於人必百行之皆備功業之克建而後爲天下士然而獨行一行高士逸民之流其蹤跡離奇俶詭放慢不近人情宜君子所不道而論世者低回其人作史者紀述其事與夫鉅人全德並炳烺於後世此亦何哉亦曰其志之所存較然而已志之所存較然不可以自欺卽或淹沒蔽晦不見知於時而終不以彼易此詩亦猶是也不欺其志卽可以不背於古今夫大冠長劍高論弦議非不美也廣筵列几揖讓俛仰非不盛也然而人之情有不若故舊朋友歡然一室之閒梧酒淋灘契闊談讌與夫田夫野老班荊棘而問晴雨者有味其言之也田歌漁唱又何病焉余少孤失學與退庵同出遊四方

獲識一二賢士大夫而牽率訓應之作往往不免此余所愧於退庵者夫馬之齒三十有九思得數畝之田躬耕自食與退庵晨夕相商榷究論風雅之指歸沈酣百代之典籍或余與君皆有所以進乎古者而病未能也因君之言輒復三歎書以俟之異日

層蘭渚先生六十楊夫人五十壽序

嘉慶丁卯春二月層君孟昭過余西湖之寓樓三肅而請曰吾父以丙寅歲生去歲四月六十初度倬方在京師未獲舉一觴今茲吾母年五十矣生辰在十有二月倬又將北行於是內外姻戚謀先期爲吾父母壽倬不敏幸獲交四方之士下爲文詞者願乞言以爲吾父母懽引而序之莫如子宜子竊念與孟昭交且篤嘗拜其尊甫蘭渚先生於牀下因知其內行甚悉先生固卓犖奇士夫人亦古所稱賢明婦人也俄聞喪偶之耗復自都至秦跋涉萬里輿機以歸其拂鬱坎壈勞苦之境有非人所能堪者已而由諸暨渡江遷錢塘貿易治生立門戶長子孫先後豐嗇殊矣而先生儉勤謙約一如曩時爲昔游圖以寄意嘅然有老驥伏櫪之思此其志固已遠矣而夫人之初歸也家室新造食貧佐理者二十年及孟昭弱冠舉孝廉名聲噪起夫人請於先生遣入清平山讀書招德清陳白雲海甯查伯葵爲之師友砥厲學業不汲

汲於進取夫人情境遇所值往往移其性情雖賢者或不免況閨門之內無高識遠見有不望其子猶科名取榮貴而以論學取友爲急務其志意又豈尋常婦女所可知哉然則孟昭之所以爲父母懽者亦務樂其志而已昌黎之稱歐陽生也曰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而其告陳商則曰事親以誠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先乎其行而飲食甘旨以外物供養者皆其後二說若不同或亦視其父母之志何如然所謂名聲流於人人德業信於朋友者要非名與位之謂孟昭入京師益交賢人君子以崇大其業與行雖名位皆所不與而況乎肆筵設樂奉觴割鮮侈賓客陳嘏祝以爲一日之懽乎哉予敢因孟昭之請道先生與夫人之志以規我孟昭者爲先生夫人頌

江亭錄別圖後序

天下之士非甚庸愚闒茸無所知其負才能以至名一伎擅一術苟不欲枯槁寂寞往而不返者莫不望走京師京師之賢士大夫又樂引天下之士以爲重琴歌酒賦飲勞餞贈見於詩篇圖畫者往往而有天下之士必之京師而後足重其才與其伎術士大夫必得天下之士以相引重然則京師之所以重者非徒宮闕之壯麗山川之形勝百工萬族四夷八荒之輻湊而必在乎人才焉可知矣人才有遇有不遇有一至而即去有已出而復入有浮沈終身而無所合才之聚散見焉固非僅好事者之所爲也吾友陳君曼生嘗試京兆不見收貢於鄉再赴廷試得縣令嶺南於其行也京師士大夫流連惜別往復贈言綰江亭錄別圖以爲贈曼生之才見重於時如此士大夫之愛才如此皆不可以無書縣令雖卑其澤足以及民其治行輒聞於上以曼生之才其遇於時必也遇則必登於朝其爲賢士大夫亦必也賢士大夫必愛

張皋聞茗柯文後序

張君雲藻以其同門生張皋聞太史所爲文見示屬讎正而去取之三日卒業爲刪去者七篇可存而不欲刻者二篇是正其誤舛僅十餘字掩卷而歎曰其人能自樹立之人其文也孤窮貧媚學奮厲方一世經學盛行之時獨取虞氏易鄭氏禮冥心悉力艱苦探索以信其說要爲人所難爲恥與眾同雖阨塞無所悔及其爲文一以韓愈氏爲宗其規畫步驟進退行列與夫遣言綴詞時患太似有之爲漢唐者之學耳自得率無有焉其用力也易其取名也速陽以尊其說而陰以售其私以其所學推之其人其與夫選輓庸下相去者有幾吾知皋聞有所不屑也皋聞自言爲古文晚其始役於他術者多而又不永其年不克卒其志然即其所爲已可見如此可不謂之能自樹立者乎皋聞爲今刑部侍郎金公弟子見余所與金公父子書札稱能爲古文余他文蓋未見也而余得盡讀皋聞之遺文以想見其人此可以爲後序

碎瓶記

徐子江庵所遺古磁瓶一色淺碧有光昱然有文縊然高五寸許員五之一口哆頸微狹從腹至足直以長類數百年物心愛之不敢以偕行慮舟車之或損也今年爲孩稚嬉戲撞擊几案墮地碎如雨遂同瓦礫以棄余自他所歸聞之心黯然傷自江庵之亡於今垂十年是物也朝夕相對如見故人葢未必其物之珍怪貴重也昔歐陽詹故人馬伸留紫羅半臂爲贈及伸之亡已倣而棄之賦有所恨二章曰所以新之於未亡之前而余輕失之於既死之後馬所留者羅綺之屬卽留亦未能永久而江庵所遺者苟保護愛惜之雖終吾身玩而有之可也然則余之所恨其於詹又有甚焉者矣自江庵之亡至今人事多故遷流如駛市井少年里兒孅人皆敖然自以爲通人傑士惟吾鄰一二人拳拳不忘曰江庵江庵歲暮歸里落然無儔一二人者皆隔絕不相聞偶折梅欲得瓶貯之榰觸於懷不自知其傷而不能禁也夫以余之

寡諧世俗之薄惡而江庵與余之契分深且久其所遺者足以傳玩以終老使如歐陽詹之於其友當不知其若何低徊悲歎之以申其恨也余雖不能如詹之足以傳其友而不能不低徊悲歎者情也是爲記

丙辰十二月二十四日郭麐記

馴鹿莊記

馴鹿莊在嘉善城東二里所港汊槃紆林木深秀雜以梅柳松竹秋則杞菊外有芙蕖菱芡之觀舟舫曲通郵舍迴合主人黃君退庵葬其先人而結屋爲丙舍以其暇會賓客賦詩於此凡十年而舍宇備花木茂主人亦髮垂垂老矣嘗爲余言晉人崇尚元虛而於死生之際感慨獨至是未究於達者之旨我因先人菟窆之地廬焉以娛老亡不侈虞生不背親一日放足埋骨以從子其爲我記之余少孤無似敝廬僅庇半畝不克守儻屋他縣仍歲歲走四方每一念及恒然如失路人嘗與退庵父子及舍弟其飲其所謂馴鹿莊者顧視廬舍悉息水石未嘗不徘徊自傷也夫人達則思奮窮則求息余雖未及退庵之年而與世落莫求田問舍意氣邈然先人墓在澄湖港故嘉善地旁有隙地思構一椽以居室家聚處雞豚散野春秋伏臘與退庵時相過從雖無水石竹木之勝不猶愈於棲棲不遑寧處乎爲退庵記於壁且以矢此言之不食也

嘉慶五年十二月　日吳江郭麐記

梧窗影事圖記

庚申仲冬余與高君子高數晨夕於西湖之來爵樓酒無孤斟卧必連榻水影盪窗月光在衣清譚嬋嫣密坐促數燭時時而見跋雞喔喔而未已傾吐生平言念疇曩事異乎越禮情同乎感舊煩寃莫釋靦縷而陳當夫孤露安歸戚屬是託客誰存趙之孤園作從姑之姪亡人無儔孺子長貧則有殫方垂老顧念流離女有所嬌言求燕婉謂劉盧之族望況王謝之家兒夫人在堂內言不出而蔦蘿之施與葭莩固殊量水之並侍口無偶語目有雙成青蓮研匣借靈飛六甲之經黃神越章問急就三倉之字雞碑雀籀狼籍香奩鐵畫銀鉤循環織手闔中師事意外書來平安雷岸之札鼙鼓漁陽之驚惟誇太守之郎君豈識羅敷之夫婿身難自主理實如兄於時也心膽墮地星辰在天瓊戶重闔梧葉亂飛河漢案於北戶牛女黯其無色耳上何有金環一雙室中無人玉液三咽固已心同槃石之堅命託太山之錄矣毋也不諒死

也之生四兩香焚一絲命續血點垂於胃前淚痕棲於睫上言猶在耳日出當心爲尋天外之膠空有他生之卜而況玉溪錦瑟華年易老黃門長簟遺挂已非轉因新悼彌念故人囘車輪而難言銜石闕以終古意過其哀君其謂何余聞未畢蹙然以感愀然以思夫悲者累唏則聞樂自泣病者相憐則和歌多傷僕恨人也其謂君何縞嘗聞之感不甚則悔不熟感不至則悟不深悔悟相深眞罔彌見火宅化城窮子之指南也酒坊婦舍過客之迷軫也夢中之春游皆息仰屋著書則有畸人窮上聲叟怪魁兒童之所指桑驚爆海寓莫不撫衽相先造郝恐後洎乎倦游思長蘭錡壯游京洛凡夫金閨之彥石渠之英照耀棨戟據然而眞人非離世而立處士乃謗國之稱形迹之閒豈曰通論吾友孫君壽之承藉軒輊交接髦俊少

目嬎孺之所笑侮又皆望門請謁來無虛日口唾耳中目擊座上登牀待龐統之來入室呼元直之至疑信然世無忘情之人地非埋憂之物與其鬱鬱以傷生不若緜緜而紀恨古人無可奈何宣託豪素開情一賦白璧何瑕美人不來黃金鑄淚流傳圖畫粉碎虛空知達人無譏爾已時爰子無咎在傍知狀爲作梧窗影事圖而余爲之記云

東郭幽居圖記

世有千里置驛百函通書門多遠客座無留賓或杜門掃軌隱几直視蓬蒿沒人縣簿無迹通介之謁彼我一是若其不夸不惠或出或處譽以無方要爲失據然而眞人非離世而立處士乃謗國之稱形迹之閒豈曰通論吾友孫君壽之承藉軒輊交接髦俊少長蘭錡壯游京洛凡夫金閨之彥石渠之英照耀棨戟驚爆海寓莫不撫衽相先造郝恐後洎乎倦游思息仰屋著書則有畸人窮上聲叟怪魁兒童之所指中目擊座上登牀待龐統之來入室呼元直之至疑其任俠之流非法度之士堂羅千夫氣蓋一世矣而乃迴車之巷縣磬之室守先人之敝廬幸小人之有母因樹爲屋結茅而居婓婓自好粥粥無能於昔所聞判若淵漢嗚呼窮達異勢今古殊時儒俠無通驛之人昌朗非高蹈之日其有寄峯歷落塊磊瑰瑋進退不偶襄抱無託偕世相逐棄奇爲同雖不足高語眞人亦當不以形泳論耶君所居在吳門之東名其

居曰東郭幽居繪圖以志之徵詩以實而屬余爲之引余身世之閒交游之際互有殊致不必盡同妄爲意識自周名通不讓言其雅尚亦布素畜爲記之如此居有軒有齋有亭有榭有館有樓皆各有名非余意之所在不具著云

金仁甫字記

余友金季子名勇字近園別京師十年相見於豫章聽其議論卓犖操履侃然有奮厲特立之志殆古所謂知恥者也然又聞之記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仁者勇之所根而發而徒勇則怒則害上則干時是以君子愼其所發而務厚積其中之所存以之事上忠而莊以之臨下寬而栗以之入世莫不愛而敬之近園年甚少志又甚高所以奮厲其外者不憂不至亦務厚積其中之所存而已尊甫丈人以清節直氣高一世天下咸服其風裁而憚其嚴峻竊獨竊見一二以爲曾中常以護惜善類保養元氣爲念處事持大體始終仁恕外人或未之能知也近園趨庭之暇其必有以得之矣近園曰善夫子之言也請更字曰仁甫而綴其辭以贈

神廬圖記

畫堂甲第鑿池輦山勢焰之華吾不爲高山深林巖棲谷汲獨往之樂吾不能有庭有榭有軒有廊游觀無小詠歌無荒家室團圞賓朋康樂是吾志之所存也而天又不之畀然則其將尤天乎尤天不祥必自取之取之奈何形之夢寐託之文章傳之圖畫皆是也僕幼而孤露止半畝之宮長游四方乏十金之產先人之敝廬無恙小人之故土難懷轉徙流離移家魏塘僦屋賣魚之橋結鄰酒家之保煙埃時生塵坌交集於時之夕夢有告焉有地百弓可廛一氓水木明瑟陂陁遠平高高下下迤迤俓俓君其卜居吉兆庚庚主人曰吁此眞吾廬神輿尻馬從子娛娛惟意所擬得十有四而爲之說曰吾廬半依於水秋水時至渺然有江湖之意曰白漚天水之匯者爲渚曰影鶴渚渚有橋有亭曰語鴨亭直渚而遠架木爲榭曰三分水閣閣之後亭之旁鉅竹千挺森森琅琅虛欞敞戶高檐疎窗以夕月焉曰玲瓏軒達於軒者曰筱廊側有古松結屋曰松窘怪石離立重跗單柎秀出竹木之上曰一朵山吾游觀之所不既多矣乎其積牛腰富龍藏者曰飽蠹室其交石友揖墨卿者曰眞研齋吾詠歌之地不既具矣乎兄酬弟勸譚藝以樂志者曰山礬書屋雲藍通德安黃而約翠者曰浮眉樓吾室家不既聚處矣乎以其隙地因樹薤草苕茆覆之綠楊繞之曰賞雨茆屋延野客也文杏始華春釀既熟徐鎗魯壺巨羅鑿落曰酒人所游逃醉鄉也吾交游賓從不既合簪矣乎烏乎人生若寄百年如流各安厥居已復入室彼畫堂甲第卒與山林寂寞之士同不能有其一物又安知廬之非吾有吾之不有吾廬也耶爰屬友人奚君爲神廬圖而諸君分圖其所擬之十有四自爲文以落之嘉慶八年閏二月郭麐祥伯記

蘿莊者吾友蔣子伯生客居之所居也其尊甫出宰於山東之汶上廉吏可爲故園未返菟裘之地老焉崔羅之門闃矣伯生幼而孤露才可凌雲蟲負寄居之號男兒可憐士無懷土之心小人有母官以爲家歸將焉往遂於先人之敝廬特開蔣生之三徑位置琴書招攜賓從提鵾擊鷺飲酒賦詩蘿莊之名山此而起往歲九月秋天雨霜征車南還薄言小憩踐雞黍之約爲賈湖之留相對悲歌據地痛飲或淋灕而題壁遂宛轉以循廊白楊繞於齋前青山在其屋上相樂相泣莫往莫來爰因留宿之辰爲微詞之諷曰升高望遠作賦登樓烏目有仙人之宅白頭待李白之歸人之情也子有意乎君亦棖撥於懷犁然有當也迺屬黃公圖其白社草木虧蔽雲山蒼莽一碧混野羣青厠門惟心儀於故國留爪印於雪泥烏乎百年小住來日大難有美人兮怨故山之猨鶴如傳舍耳況過眼之雲煙惟有文章可垂永久僕著書仰屋聊爲招隱之詞成事因人本是無家之客卜鄰先矣

或辛勤以有廬讀畫茫然見突兀如此屋請先留語俾記寓賢伯生有與余卜居虞山之約

園花葬局記代

自家人墓大夫之職廢而後世風水之說興先王之教有宗有族有吉凶冠婚死喪葬埋告赴之文而又設官以師長之故其民聯而不散自登名以上至於老死皆有恩有禮蓋不能葬與不及時者渴且緩者固已罕矣竊嘗以爲禮不下庶人凡編氓下戶雖當先王之世宜有不克葬者特士大夫無有而今之士大夫有累數世而不葬其先者窮其所以則風水之說惑之過半然則家人墓大夫之職先王固不以之

防編氓下戶而爲士君子設耶園花海甯州之鄙也其鄉之人敦尚行誼建立葬局凡貧不克舉其喪與夫葬而或沮之者或資以坎或告以助其規約甚備欲其久而弗廢也屬爲文以紀之夫不克葬者不及時者渴且緩者古之人悲之後之人譏之編氓下戶猶且恥之而今之號爲士大夫者因惑於風水之說犯是不韙豈其本心若是歟抑異端邪說中於人心者深爲士大夫者不能自異於衆歟得吾說而存之即不足比於家人墓大夫之教豈不可爲編氓下戶

陳靜侯宛委攤書圖記

夫抱山心者世網不能羅味道腴者俗嗜不足悅騏驥筴乎康莊鵬鵾翔乎寥廓意之所在眾人有不足與知者矣靜侯陳君忠孝之門蘭錡之族寒素自處溺苦於學里號通德家有賜書居文命會計之鄉得靈威未闕之祕自爲子弟性好山水擁百城而面南插萬軸於硯北部居州次鱗集翼比在班伯紈綺之閒非其好也寘幼輿邱壑之內自謂過之及夫家難忽丁國殤見憁作羽林之孤將艮家之子以槃馬彎弓之場爲雅歌投壺之地於長槍大戟之中集方領矩步之士人方目爲風漢君亦笑其麤官風味如此胷中廓然而出處之塗分終惜夫往日山林之志在有待於他年君以許國之身膺參戎之　命橫海之號新除下瀨之船已具去故鄉而少遠對遺編而興懷難攜歸雒之書仍結藏山之願託諸粉墨寫我心期將分土炭之珍於同好欲乞平生之友爲贈言嗟乎雲路方高修軫已駕祭酒諸生耳而有封侯之骨葛君名士也未忘躬耕之心以其意念之深可居功名之會豈必挾冊佔畢端襟呻吟自同廬中之士見異帳下之兒哉僕也涉獵蟲魚生死文字以謬蔑一言之善獲應奉半面之知彼我方通離寄何遽藍田射虎之場從短衣而未果匡山讀書之處待白頭之來歸引而記之詩寧闕乎

將軍好武兼好文筆如牛弩輕千鈞得劍劇於十五女耽書豈是尋常人諸生傭書忽投筆此意區區渠不識道素之門忠孝家論兵論詩提一律樓船下瀨旗偃蹇回首怪游雲物遠海氛銷盡軍容閑試向麻沙尋善本

邗上雲蕸記

靈芬子薄游邗江將訪花事廉山主人投轄留賓下榻坐我其時則夏首春餘其地則水明木瑟海桐始花山雨既歇觴詠閒作彼我遂通有文字之飲焉極賓從之盛焉地當繁會人競錐刀寥寥素心落落寡合忽得此段要自一奇夫難得者時也易散者客也追已往之景光惜將離之歲月提挈鵬鷰交攀鳳鴻非有煙霾易識苔岑爰以此冊俾各留題名之曰邗上雲蕸取魏了翁語也嘉慶甲子四月記

琴賸軒圖記

侯禮娶九邈矣若而人則及姑姪并伯僚焉後不復由由禮者韙之輓近以璣采僮指相燄船水與穀鄰媼閒負目暘指咋曰夥某氏之歸其女某也識士咥而夸之矣友以琴行古之道近未之有夫呂緯詔則庶品貞心氣既應諧而不奸風習雨晦不韙其度霜辛露酸不拂其暢道何自監琴之爲賸曰魚魚爾矣查子名軒爲圖遂紀之

天下之事其有意而爲之也皆不如其無意有意乎功名則媒衒之機開其事業必不光有意乎隱逸則僻固之跡膠其心志必不樂畜圖書以稽古也意於矜博則夸爲文章以詔後也意於爭名則靡山林泉石之美金石之富足以頤神養和極命古今發明耳目意之所注多取而不厭則必有物焉以敗之任運而動一以無心而出處進退迄於居處玩好超然高寄以合天倪若是者其諸所謂達人者歟敦甫秦先生世席蘭錡之望早登侍從之列恬憺聲利跌宕文史優游於其所居之意園者且十年園之廣不能五畝而竹木水石艷深幽異陂陁演迤亭榭之曲折館宇之修潔琴瑟圖籍尊罍之位寘莫不各適其宜園有館曰五笥仙館七略四部著錄咸在鱗集翼比俛拾仰取有廊曰聽雪拂水激石若瀑若注燠暘退舍霽霰忽飛由廊以達於廬曰澹生之廬窗凡空明慮澹以窻前臨池帖石爲巖洞曰小盤谷館之後五楹曰退思精舍後有隙地數弓將盡闢以樹梅焉先生

藏而愛翫也皆其適然者也然則先生於出處之大事業或終遂初服以樂其心志或出其問學文章以扶樹道教皆於先生之意無所於必也而況居處玩好之寄焉者耶先生忻然而笑曰子以達人之道規我是其可書也遂書之以爲意園記

樗園記

嘉慶丙寅之夏余客游維揚題襟會先生館余于張氏之樗園吾友王惕甫之所嘗居也園在廣儲門內由隘巷以入曲折蕭寂門有古藤偃蹇槃屈得徑稍折不數十武而升堂庭列怪石雜卉蒙茸糾結植以叢桂僅能隱人其植之高者有柏一株茗陵附焉趺蔓至頂柏蒼而聳茗茂以悅布條敷華若相媚嫵無榮顙驕蹇依附之色堂之東一檐大薇堂半榆南有屋三楹池水平階以石黃限區以爲二前爲小亭直柏藤而少左多瞻竹梧桐其前別室高閣廠而不治折以通於徑堂後有地一畝壅土爲基對立如壘種竹數百个平其中與左右以達於館館之深不及堂廣與堂等東列三楹西繚周廊廊起自榆側亦以達於館凡園之自門由堂及館皆直徑無虧蔽閒厠幽鬱隱顯之爲而樹石荒古枝幹相接交竹陰森不見曦景由堂以入杳若無窮晨露夕月坐館拓窗外視庭際披拂叢雜中有微路近綠遠碧沈沈如山園之可紀者如此自夏徂秋歷四十餘日張氏之主人莫過而憩焉惕甫之居於是五年亦莫筆而識焉豈有之者不之奇而居之者有所不暇耶抑物之果有遭耶然則適遭之而奇之則記之也莫余爲宜館曰綠條亭曰十二峯惕甫所名也堂曰古春者舊也名曰樗園而實無樗者始逆知余之將客焉而辱之也立秋後十日記

樗園竹記

園之美於竹爲尤方其敓以爲二築土以固之甃甎以徑之折木以闌之老者稗者青者蒼者逝者逸者側者僂者若宿士舊民丌倣自放若襏衭薄秩娟靜相當或正人端士强立毅對或欹冠落佩野意山心疏數齋敕跌蕩潦倒目無羣倫遠佚流輩固可尙已始至之辰赫曦逞燄展簟苦炙開襟猶煩簾幕忽陰須眉自綠晨露墜於珊架夕月漏於羅幬欣然淸泠迥隔人世洎乎徂暑迫此凜秋纖颸不瘟而勢如潮汐疎雨微滴而冷入夢寐屋老瓦墮檐危溜急百蟲悽其心神萬籟助其孤迥當斯時也一釭獨明四壁皆黑天山圍合李廣軍孤海水羣飛謝安神聳淸已極矣悲亦甚焉夫草木之性無與乎哀樂代謝之氣有別於慘舒洞庭廣樂不爲中山易奏嶧陽孤桐不爲雍門增悲況如此君何知許事所以記者於越羈雌感北風而厲響淮南落木爲長年而傷心云爾

月璘葬記

月璘錢唐薛氏年十七未字卒余志而銘之未克葬也今年來西湖華丈秋槎謂余曰前海甯州牧張君嘗葬其女孫於葛嶺之麓女孝而殤張君哀之其歸涿也以託余時節往眡之其旁隙地可容一棺其於薛女臭味也鄰而瘞焉不猶愈叢雜於蓁蓁之鬼耶乃立券七千徙其殯於越擇日以窆惟月璘之族出行事既納諸幽弗得見也則載爲之記嗚呼後之人其知余之哀而葬之也又知其鄰於孝女氏之墓也庶無傷其穴與墳嘉慶十有二年歲在丁卯月在某日在某吳江郭某記

別號非古也昔人論之詳矣然有古義存乎其間而非世俗浮薄好尙之爲則君子與之海鹽吳先生有榆爲中丞秋圃公來孫以孝義稱於時其自號曰晚亭沒而其中子子修追慕不忘亦自號曰思亭子修辱與余交屬爲之記竊爲君子之立身行已其道不一而其志則自不忘其先人始凡人無不愛其親者然有越月踰時而忘者矣有歷歲年而忘者矣有富貴利達而忘者矣有困苦賤辱連窘頓跌而忘者矣不免何也外物奪其外而天性失乎中其亦不思爾已易大傳曰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記曰父母既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善思其親者不係乎存亡且不係乎賢否也漢陳咸父病戒咸咸睡頭觸屏風父怒之咸曰具曉所言大約教我謂也後咸卒以事獲罪韋元成述祖爲戒獲保名位以咸之材

知砥厲名節與直言極諫之臣相先後韋氏父子謹身持祿無可稱道似不足相可否然使咸欲幹其蠱而不媚子公之勢元成不忘其祖而益厲大臣之節其行業窮達皆可自立也因以歎外物之足以奪而天性之易以失也嗚呼其亦不思爾已子修與其兄榕園友弟甚篤門以內無閒一言子修時出游四方詼諧滑稽與物無迕而中自修飭余獨深知之然則其不忘先人而能爲君子可知也不奪乎外物而失其天性又可知也能如是則古之人且有不足與乎此者又何世俗浮薄之足疑乎余故援引古義而爲之記云

祭湘圃阮公文

惟年月日吳江郭麐錢唐何元錫高塏謹以束芻之奠致祭於故封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湘圃阮公之靈曰爲善無不報吾聞此語於歐陽然猶痛祿養之不逮所以焚黃於墓而表阡于岡況又或三四世五六世其後乃克昌未有提攜保抱自幼至彊親見其策名於朝敭歷中外以至受大任於封疆神明不衰耳目聰明謂德懋福備將躋登百二之上登乃遽厭人世乘飄風而去恆幹宜孝子之所讙傷惟公內行醇篤氣直以剛繼招勇之先烈餼前輝而後光鬱壯志於不試俟千里之騰驤泊乎中丞策上第列侍從受知

先皇始就養於子舍述

天語之琅琅謂親年尚小時

聖壽已逾八秩而公六十之未滿父子感激相與喜極而涕旁講學鄒魯聖人之鄉再　命於浙得士相望公皆來游覽都邑之繁會文學之彬雅而窮江山之清蒼建牙開府豐功煌煌儻鯨鯢於海上散烏鳶於濤江太乙王帳之書皆得傳於青箱然則公之魁壘豪傑之氣雖不自效於厥躬其口講指畫者固已雄偉而非常念先德以立廟建東西之二廂板築告成既斷既礱將奉主入廟親薦籩豆於烝嘗何貞疾之遘災齎斯願之弗償公之足疾非行不良雞鳴沃盥傾跌致殃或疑祀事之受福曷爲子春之下堂不見夫張魏公之盛德其失足而顛也亦當有事於獻享嘆大命之不永或鬼神其先告而朱子著之於銘章誠全歸之何病況死生修短之數有物焉以主乎

渺茫惟吾鄉之人哭而悲車過而嘆息者痛惜鉅人長德之云亡

公祭陳稚峯先生文

有萬每生咸願富壽天於哲人或然或不謂本無心予奪亦偶徐俟其定可必者有嗚呼陳君媚學紹文湖海之士譚辭如雲鬚眉郁然疑古偉人好善若熱過艱益振宜貴在位宜以永年遽止於斯能無譴焉惟君先人文爲世宗交杭揖厲上下雲龍　詔開制科羣儒翁翁看我落筆孤熊深叢君嗣家學既擩既染靡史枕經珠墳笙典謂將速飛修翎厲鬙命蓬文憎身晦名顯惟君先人儒林循吏一麾西江政聲四際吠聾扉草於古靡愧民肥己瘠宦成家瘁鬱林石高桃花米匱東里西畢練幕葛帔君不爲戚曰吾父志持其清名可以百世家人嗷嗷歐君游遨登山載筆下瀨浮刀惟其苦辛氣乃益豪作爲詩歌金撞玉敲羣指此才應登中朝不卑下位心無鬱陶鶴笈蹼伏首下屍高豈知區區有衙不祛昌黎所云不繫巧愚彼閹何人高蓋大車有墨其容玉佩瓊琚振古如此天乎人歟可信者人可疑者天我初謂爾唯唯不然君試既躓才大難用有子而才白玉堂貢璽綬

銅章親民任重賀者盈門君不色動此中淵然識密鑒洞祿養不逮豈足爲痛君抱鬱塞其道必光石記先友阡表瀧岡惟柳歐陽皆待以張有子而孝文能文章定有述作爲君顯揚劬躬壽後大文煌煌馬醫夏畦涕泗其湯嗚呼陳君亦復何憾惟我知交絕絃三歎臣質云亡指血顏汗靈風肅然慰我薦盥

祭月璘薛女文

維嘉慶十一年正月十有一日俗傳囘煞之辰靈芬館主人郭麐謹以酒餚致祭於室女薛小孃子月璘之靈曰嗚呼使汝至於此極者非我伊誰然而形不能爲汝化聲不能對汝垂此人所不諒庶幾汝魂之能知魂而來耶非汝之鄉與汝家其又增悲魂不來耶恐汝之不見我之來此將謂我其負汝于生挈汝而走負汝於死死不我手我實爲之汝母繼亡母亡不見汝去于鄉及其訃聞汝病在牀曰歸未可實摧肺腸我歸自揚已迫歲晏倘復能來猶及汝見豈不偷安使汝湲眷豈不因循使汝隔面上鐙之夕家絲戶竹一鐙熒然汝貌在目雨細風斜來走山麓泥滑水深石齧我足四顧荒荒誰爲汝鄰招汝魂挈汝骨而與我乎同歸江水滔滔兮嗚呼孰鬾鬼蓁蓁孰爲汝親餚烝不多酒漿不溫一慟庶幾還使我吞嗚呼月璘其所可言言止于此所可不言而汝已死嗚呼痛哉

再祭月璘文

知我心之摧

維君有靈厲一世之氣而自處於怯有酬酢萬物之智而自守以愚可以激昂卑污而下者不疾可以諧際爵愚而賢者交譽其材藝足以兼千百人而人莫知其所用其心志足以營天下而一身不獲安其居爲子爲兄翼翼與與爲師爲儒嘐嘐瞿瞿爲民父母身值民隙迄不得志乃復其初游於眞人豈必所愉亦復嬴知以徇其軀烏乎此吾友之志行行事與其生生所語積若人不及知而皆言之而非誣維莫之及知而皆言之而非誣維莫之

奮亦既相見扶疾出堂日若再來恐更歲厄死生之交恨一囚循負吾故人之望還若山河如何可涼有哽在咽有淚在眶干秋之業待余不亡陳詞孔短我心則長

維年月日郭麐朱春生謹以雞酒之奠致祭湘泥一兒之靈曰嗚呼使君至於此極者天耶人耶十年之中旣失其才子又奪其偏親猶以爲未卑而遷阨其身旣使其道迍邅鬱塞窮愁拂戾而家日以貧又使其不得閉門掃軌覃思著譜以大昌其文此皆非人也天也然天與人同出力而厄之而卒有力所不能者則若自有其不亡者存嗚呼靡與春生先後交君垂及三紀請誰師友情若弱弟不惟道義之切磨詩文之商榷其於身世之間閨門之內實同其憂喜若遽棄我兩人而逝耶豈惟我兩人之不幸若亦有虧於終始之義矣使若有知靈不一遊麐性斯弛春生褊急若居其間和平溫克方之古人其崔摯呂溫之流謂宜富貴壽考雍容以老也乃五十之年才逾其一而遽以天也出游五百里近家無一舍而不獲終於宦矣也謂天爲無知不足道也如其有知則何其謬亂而顛倒也嗚呼青紫滿朝鮐耆滿野積金藏縞比屋連舍彼皆何人頑鄙庸下柳子以天厄爲榮退之

以好惡爲異詎足訝歟況乎妖狐首邱鼯鼠同穴螻蟻蛇虺生死旅泊又賢於游鵬之解羽神龍之蛻骨也耶惟廬舂生一少七歲一與齊年念皆老矣蒼蒼者不幸以疾死仲容業科舉不學學爲古詩及他論著凡數十首卓然去凡近其婦翁朱鐵門深痛惜之余與兩家最弱弟交其子猶子也余既無子鐵門子亦庸下湘湄二子皆俊異所期望甚厚先後摧折而仲容尤幾乎有成是其可哀也爲之辭曰

袁生仲容余友湘湄中子也其兄曰陶甡十七而殤成孝愛篤厚不及兄顏發銳敏者學過之類有成者不幸以疾死仲容業科舉不學學爲古詩及他論著凡數十首卓然去凡近其婦翁朱鐵門深痛惜之余與兩家最弱弟交其子猶子也余既無子鐵門子亦庸下湘湄二子皆俊異所期望甚厚先後摧折而仲容尤幾乎有成是其可哀也爲之辭曰

傷一世而背馳分老冉冉而無成學與志其不足自信分庶有望於後生生之卓犖而蔽錮分羌有意乎所期不時俗之闕茸分曾不鄙夸乎父與師之所爲既奮志而自厲分又絕意乎科名之塗歧見鞏飛之熠燿分甘獨行之孤危夫既不與世而競進分諒宜無與於造物者之愛憎分何所怒而殺之將其家之不克興分秩掩涕之執爲來不欲使是子之有成分固已不能謂之爲不才天與人遯若是其殊絕分槩有問曾莫我哀嗚呼惟吾鄙之陋劣分嗟後死其攸託余不悲夫此身之甡甡分盜不悲夫

嚴瀨弔嚴先生文 并序

嚴光先生舉世所謂千古高士也不出而隱出而辭官以歸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似已余猶謂先生乃命世之材而光武不能用非不知先生也不欲屈其材也世傳先生所與侯君房書曰懷仁輔義天下說阿諛順指要領絕光武笑曰此狂奴故態先生與光武君房皆同學時値新室之亂天下嗷嗷三人者皆人豪也其平日師友之間議論當世之務意必有陳義甚高者至此而其說不少貶也且此三語者上得而臣也而光武則固以中興漢業爲志而非必有意於三代之治也然既知先生則猶欲其出出而其說不少貶則其於己未能有同也故處之以諫議之任而不任以事知其說之不少貶而其材不可屈也其說不少貶材不可屈又自度己之不能用則聽其辭祿以歸以成其名而全我故人之誼可矣彼君房未之知也曰狂奴故態者所以曉君房也世乃以爲石隱者流敖慢迂誕如許由務光者比不亦謬乎夫

懷仁輔義光武所以致中興也而不能用先王以爲
治此三代之所以不復也士有命世之材或不遇時
遇其時而不遇其主則用之不盡遇其時與主而亦
不能用此志士仁人所爲歎息者也若先生者非耶
嘉慶十二年丁卯十二月九日舟過嚴瀨感先生之
遇悲論世者之不審輒示已志爲文以弔之曰

士有高一世以眇論兮雖聖賢不足以易慮夫何帝
王之遭逢兮乃忍改乎此度惟先生之所志兮超三
季而無遇惟垂天之鳳翼兮尚識夫希有之毛羽諒
六翮之不克與乎翱翔兮聽飄飄然以遐舉彼卑飛之
鴻鵠兮尚數澤而爾汝嗟時俗之險微兮驚高蹈之
已難豈先生之所志兮僅貪陵之爲歎亙千古而眼
一孔兮爲先生之所謾悼世人之競論夫形迹兮斯
人材之無可觀滂狂詞以敷祉兮投玉字於珠淵山
風颯其響應兮水潺湲而送下灘

湘濾大方研銘

我友君石君友君有石如我有池淺窪面深黝斲山
骨豈一手論形似大非偶石能言應曰否不能著書
皆不朽

湘濾生金研銘

研得之數十稔矣一昔朝起視之金點其上如聚余
曰此文字之祥也銘曰

石田生金不生粟吁嗟爰郎長食粥

湘濾第三研銘

丹叔研銘

石我兄與我弟封管城

大方宋研銘

廉陽不能使毀諸形模不能使薄如厚質重軀不能
走趨以不舟車而藏香廚嗟女主人獨胡爲乎江湖
歸與歸與庶與子俱吁

袁陶甡研銘

學者之先貴立志如石之堅無不濟磨以師友潤六藝父父子子傳世世最哉袁郎眎此字

洮河研銘

六百萬得此研可惜黃童不汝見

鸜鵒研銘

體無粟新出浴誰見者兩鸜鵒

蟲蛀研銘爲張涤卿作

之蟲何知能攻堅君子法之爲其難惟堅可久惟難故壽

洮河研銘

南唐龍尾研銘

廷珪墨澄心紙吁嗟石兒曾見此六百年來顏色蒼

洗面朝朝淚如水

浮眉樓眉子研銘

兩頭纖纖月子彎半濃半澹眉上山

井田研銘

井井養而不窮汝毋入之儉而出之豐

海棠花研銘

海棠作華如此研我名其居長相見

酒器櫝銘

宜無事宜兄弟宜孫子

私印櫝銘

保爾令名如金石之壽以莫不正

湘竹筆銘

員紅滴滴截爲筆霜辛露酸字不滅

凡足研銘

石之德恆如几可憑凡交不能

永和四年甎研銘

香姜兄銅雀弟爾生其間正多事護軍初拜深源熾後五年作蘭亭字嗚呼陶泓先見此

澄泥研銘

以土德王故色尚黃望氣者曰此文字之祥也

瓜研銘

誰謂土無田瓜生緜緜不必子與孫其傳千年

小像研銘

其石頑人所棄也其人愚天所廢也惟愚惟頑爲天雖面目可憎而體骨甚堅磨礲之堅永我之傳

呼千萬年

靜侯所贈研銘

子石輞長松偃此橫海將軍之贈而竿木居士藏之篋衍者也

靜侯丙舍圖研銘

丙舍一帖太傅存區區誓墓笑右軍將軍武達兼通文骨如山骨清而溫我銘永傳傳後毘忠臣之子賢良孫

靜侯鐵網珊瑚研銘

萬古蛟龍淵有此楠七尺石家王家不能得鐵網下索潛虯泣歸我文閣富敵國手鐵如意誰敢擊

小鐘銘爲曼生作

不必萬石始登明堂小者不窕中含宮商我銘此鐘夜雨雷同或撞寸莖般般隆隆

素山乞食圖研銘

魚鼈洲落辟歷司徒廟擘古柏蔭匡條爲筆格四萬乞食狂奴乞漿酒徒舍諸畫圖士逋香廚就吾乞書傳與否與

瘦雲館研銘　吳君國寶工書法篆刻

筆挽千鈞非爾力紙穿七札非爾職笑爾金聲兼玉德子璽見之先自失使筆如刀刀如筆劃破千山萬山石他年妙迹成一帙瘦雲館帖爾勳策

私印第二槽銘

金石之堅也必櫝而藏之君子之全其名如是其難也允罔不臧也

私印第三槽銘

大小之石以十計措之不宜不安其位量材而使有如此器

鐙盤銘　其高扶寸其上點而高者加三之二可熱香篆夜則以然燭而讀書

日以焚香雖風雨如晦而不改其常夜以繼燭可提攜當案而不病於目誰其有之庶幾似之守道不變好學不倦終身以之

古柏筆格銘

魚鼈洲落辟歷司徒廟擘古柏翦匡條爲筆格四萬牛非我力

兩面研銘

當面背面翻手覆手取以爲欹器之戒也故亦列於

座右

斧研銘

以偶敝奪簪笏以妃鉞補剞劂世有官尊位達臣孤子孽當時昌獗身後抹撥者我與之活而世爲之怛也

寶鼎二年韓君冢甎或以作研爲銘之

土花斑駁蒔花香千年白日逢中郎將毋裔出將軍當舍爾武事文我昌

曼生以尊甫所遺瓦研屬爲銘銘之曰

不毀方而瓦全君子似之與世周旋銅臺之兄未央之弟宜爾子孫昌爾文字唯爾禮父之望

自然研銘

不方不圓人貌而天此所以爲人用而卒能自全者乎

三十小像自贊

昔年十五犢健狠跳視彼三十如車遙遙輪摧輹脫後者之來由今睨昔曾是奔走曾是寒飢曾是嬾墮既飽而嬉博學孫友我聞如是始虞於子今則已矣亦曰幡然勿蹈前恥能補過者庶幾君子

韻篁圖贊

萬竅號秋眾籟出虛此中有天非隅非于今善鳴者無如此君惟其虛中是以有間白雲在天明月在地翛然者誰與天地寄我將繰獨蟹之絲斲孤生之桐從成連伯牙者游而與子結響於秋風

海棕筆筒銘

庭有古木或云海棕也取其斷爲器以受筆銘之曰溝中之斷人不之重帝命曰女奄有管城之眾研之山黑之水井田之俸諸毛之不族女實收之以世爾祿子子孫孫永寶用

小奇礓銘爲琴隃作

礫卓其骨鱗皴其肌天與之形石不自奇維人實奇世不多有世不奇之石曰我友石豈能言託我而傳願從嵩崟歷落者游於疎花瘦竹之間而不樂乎華林之園

大研爲青士銘

一石三分硃之破我取其中不爲過讓君筆縱爲宇大

井田研銘

茆田四方井水渾彊飲彊食宜子孫

壽生研銘

石與墨習其色深黑然其淵然之光非石非墨見者知其爲文章之士而不能測其中之所得也

光武四年甎研銘

漢帝證以紀年想僭號愚可憐年無考字則古登几席出泥土

仿漢雁足鐙銘

陽烏一足漢製仍炎精雖熠此則恆龍虎鹿盧並不能

香槃銘

日之移影人不知也香之消篆人不見也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君子以此槃爲鑒也

鷺君石銘

百蟲醬山山不喜偶隨天風忽墮水欲翔不翔起不起獨立亭亭一公子美矣君哉錫名始

慈柏銘

壽之榮沒之悲與毋慈相終始若丁蘭宜刻此

詞品并序

余少耽倚聲爲之未暇工也中年憂患交迫廓落蓼懽閒復以此陶寫入之稍深遂極玩百家博涉衆趣雖曰小道居然非麤鄙可了因弄墨餘閒仿表聖詩品爲之標舉風華發明逸態以其塗較臨止得表聖之半用以軒翥六義之後奮翮四聲之餘亦猶賢乎博弈

幽秀

千巖巉巉一壑深美路轉峯迴忽見流水幽鳥不鳴白雲時起此去人間不知幾里問津疎花閒若處子嫣然一笑目成而已

高超

行雲在空明月在中瀟瀟秋雨冷冷好風卽之愈遠尋之無蹤孤鶴獨唳其聲清雄衆首俯視莫窮其通回顧數澤翩哉翬鴻

雄放

海潮東來氣吞江湖快馬斫陣登高一呼如波軒然蛟龍牙須如怒鶻起下盤浮圖千里萬里山奔電驅元氣不死乃與之俱

委曲

芙蓉初花秋水一半欲往從之細石凌亂美人有言玉齒將粲徐拂寶瑟一唱三歎非無寸心繾綣自斂若往若還豈曰能見

清脆

美人滿堂金石絲竹忽擊玉磬遠聞清揚韻不在短亦不在長哀家一梨口爲芳香芭蕉濯雨芙蓉拒霜如氣之秋如冰之光

神韻

雜花欲放細柳初絲上有好鳥微風拂之明月未上美人來遲卻扇一顧羣妍皆媸其秀在骨非鉛非脂眇眇若愁依依相思

感嘅

人生一世能無感焉哀來樂往雲浮鳥仙銅駝巷陌金人歲年鉛水逝淚鵾雞裂弦如有萬古入其肺肝夫子何歎唯唯不然

奇麗

鮫人織綃海水不波珊瑚觸網蛟龍騰梭明月欲墮
羣星皆趨淒然掩泣散爲明珠織女下睨雲霞交鋪
如將卷舒貢之太虛

含蓄

好風東來幽鳥始哢陽春在中萬象皆動一花未開
衆綠入夢口多微詞如怨如諷如聞玉管快作數弄
望之邈然鶴背雲重

逋峭

清霜警秋微月白夜其上孤峯流水在下幽尋欲窮

乃見圖畫愜心動目喜極而怕歎若容與以觀其鯨

翩然將飛倘復可跨

穠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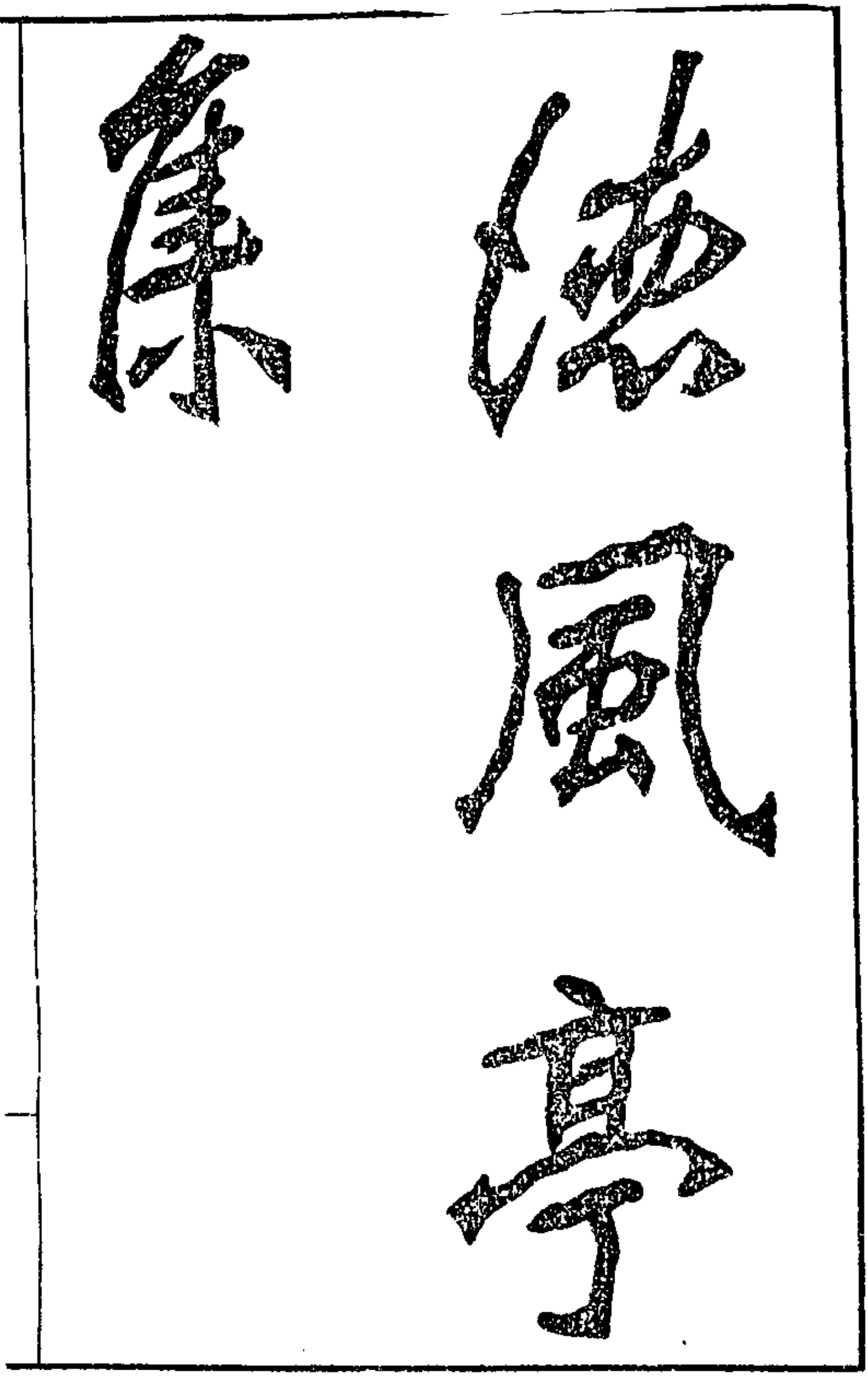
雜組成錦蒨花爲春五醞酒釅九華帳新翼彩初結
名香始熏莊嚴七寶其中天人飲芳食菲摘星抉雲
偶然咳唾明珠如塵

名雋

名士揮麈羽人禮壇微聞一語氣如幽蘭荷雨夜敬
松風夏寒之子何處秋山槃槃萬籟俱寂惟鳴幽澗

靈芬館雜著卷二 詞品 花雨樓校本

郭祚伯文阮雲臺宮保孫伯淵觀察稱之今讀其集有散有儷有雅近漢魏六朝者有爲唐宋之弗者蓋皆刻意求工力避凡近而出之者也自言志大材薄意廣力弱不敢附於作者不敢曰文因以穉著名其集固由虛心而然余謂散體文似非其至或當如張序年力之待之云儷體則淵懿古雅上追揚班已能自成一家非容輕量也兵燹以來世鮮有其書者余訪得之先取初編讎校以授手民擬覓梓其續編爲綴數言於後癸未十月望後二日嘯樂識



僕幼習內訓承　先大父母命教之誦讀並學爲詩古文章以故女紅之暇輒肄及咕嗶年十一二隨侍尊人遠游勝地名境多所閱歷間遇宇內才媛閨秀朝千詩幕百藝一時投贈答和諸篇什且盈篋迨于歸後雖日與夫子相唱和然分職中饋遂半廢筆墨夫子往往代惜之殆僕自集從前及今所作而又不克如志去存值夏子樂山自浙中回宣暇日乃學詩于僕每請僕詩及文稿欲繕爲完帙意誠而未可以謝也因同夫子理匳具中雜稿既刪且焚得少可存者十之二三大抵多未經繩墨難中體裁上不知取法于古下不知求肖于今非矯以自高蓋稟質既魯不屑拘拘以工拙相計耳錄緒既成有士者譏之以爲婦人女子唯酒食縫紉是務不當操管握牘吟弄文史翰墨爲事況婦女不以名倘今之裒然成集也其意何哉僕聞而不敢置辨爲其論之似近乎正也第以好名疑之則非矣好名之心人皆不能無而槩觀古今來能于詩古文章者士大夫固無論即閨閣之中代不乏人一云乎傳何啻寥寂不數數覯即或傳矣而不能卓然以傳則與不傳等僕何敢以名是好況僕之所作固有不足云者哉噫嘻劍頭一吹聊用自娛猶之烏之鳴春蟲之語秋言所欲言而已覆瓿無憾登選非榮毀我譽我不妨兩任之顏以初稿蓋未定之辭也稿而繫以德風亭則仍乎僕先人舊居之名而不敢忘也爰摭其略如此嘉慶二年歲次丁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小傳

王貞儀字德卿上元人祖耆輔字惺齋以知府謫戍吉林貞儀隨父錫琛出塞省覲學射於蒙古阿將軍之夫人發必中的跨馬如飛兼精王遁星象最耆梅氏算書夜觀天星言晴雨豐歉輒驗且知醫詩文皆質實說理不爲藻采於浮屠閒之甚力嘉定錢大昕重其學以爲班昭之後一人而已適宣城詹枚年三十而卒著有星象圖釋二卷籌算易知重訂策算證譌西洋籌算增刪女蒙拾誦沈疴囈語各一卷象數窺餘四卷文選詩賦參評十卷德風亭集十八卷繡紩餘箋十卷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序

讓齋印集序

江甯女史王貞儀

家藏江陰沈凡民先生讓齋印集八卷皆先生晚年自摹古人大小官私諸章其爲材也則有玉有金有銅有木有牙有角有瓷有石凍有硨磲有瑪瑙有琥珀有水晶其爲鈕也有鎗鼎有獅象有犀兕有索有瓦有亭有螭有虯有蟠有魑有蛇有馬有鹿有虎有牛有爲文也有蝌蚪有魚蟲有草木有人形有眞有隸有篆有草有朱有白其爲詩也有秦有漢有晉有宋其爲體也有大小有方圓有整碎有長短無不具備每一印下必注明某法某時某人此以見物莫不聚于所好然而先生之用心良苦矣今之君子動謂工於鐵筆及摹古印章而不能精研其法往往昧六書之義混篆籀而爲一或徒攻乎石鼓鐘鼎之以教卣鬲甗鉤帶鈁角之傳則未有不茫如者昔韓愈繫有言凡爲文章宜略識字印章固小技也其根柢之淺深字學之異同筆畫之考訂章法之古雅較之文章尤遠且博觀先生印集其摹古法雖點畫無少失稽而必分其體裁辨其原委注其遠近其不苟若此然則他人之爲文章尚不識字而於此固無論已先生與余先大父宣化公交最善暇日恆爲大父篆刻多至七十餘方至今猶什襲而世珍之也先生又有自刻諸章名讓齋印存一書惜未之見先生工書法雙鉤尤精絕一時篆隸而外亦精于畫極蕭北苑稚之噫亦可以知先生嗜古之大槩至其人品之正宦跡之清又足以副名之實官至天都司馬其印集一書卷首有盧舟王先生南沙彭先生蕙浦杭先生數行於諸先輩後以誌一時之企止云

讀史偶序

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經之外厥維史史者一代因之以稽治亂之迹萬世準之以觀人事之公一有不當後人皆能起而論斷之蓋本理以與爲推求徵實以與爲制案固非騁馳乎藝苑泛濫乎詞章相侈者可比也是故春秋一書史之祖也而尊爲經矣孔子作春秋論列二百四十二年事

未嘗以褒貶自居而秉筆之微意寓焉史之有褒貶謂作史者據直書事而是非以判亦欲使天下後世人人讀之識其存公予正彝倫之道有所攸寄則甚矣作史固難而能讀史者之尤難乃世俗好奇嗜異閱束經史而喜博覽二氏釋道之言以衒其高沈溺既深甚至流害道德極之言語文字詭成空寂之宗抑或動稱左馬厭薄唐宋吠景傳面不獨不能明經致用並置史書不少睹目而法善戒惡之迹人事之公與夫彝倫之道殆如盲瞽之昧然以終焉亦大可哀也哉粵考後世史書之編無慮數百家代有全書學者能觀研傳紀又非徒以取資見聞必尚其與古今之常變權宜之大道心歷目下求其會歸其間或事異而時一或事同而旨殊或千

百年而贖世相符或一人之事而前後各別將於此以吾目爲監司以吾心爲治吏出吾之精神以行其黜陟庶千古之廷尉而燭之以然犀而且各有其類欲求經籍者不得通于兵刑而後經籍之條熟欲求世系者不得淸于封建而後世系之統明欲攷象緯則專觀象緯欲攷文章則專觀文章彙而仍分之不流乎龐雜則易讀而無所病矣雖然二十二史也十七部也家不能得得亦不能熟誦至如通鑑也綱鑑也紀事也綱目也抑尤不可兼括反是而總論也會纂也史約集要也類編也或繁或簡或未大成或不顯達必欲悉洞然于心目則又難之也昔人謂作史者在才評史者在學余謂讀史者更在于識而其所以識者則要在精求其筆筆者史之主宰其張名教植綱常嚴分位皆默繫之自獲麟而筆絕而後世之史紛乎其集然而不觀各家秉筆之意其孰得孰失殆不能定也彼史記一書司馬氏父子踵接承明凡百三十篇雖十篇有錄而未成然亦見聞周悉自非後人所及他如褚少孫之補缺徐廣之晉義裴駰之集解司馬貞之釋文演注及述贊索隱皆不免鄙俚膚遠之病若夫班固祖史記以作前漢書襲取司馬氏之義而文之繁簡大別其妹大家之續實可頡頏子長蓋諸史之巨擘也若范曄之後漢雖體大思精然贅附乎論亦失史體而陳壽之三國志殊非實錄且以魏爲紀而稱漢吳曰傳改漢曰蜀挾其私忿故爲貶詞甚屬倒置其後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爲正魏爲篡蓋矯

壽而得其公且平者晉書之文多駢麗又雜乘沈約誕誣之說及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且出于眾手極之蔡宂而並不足徵至梁沈約傳宋書而本志復兼載魏晉失於限斷唯裴子野更刪約之書爲宋畧二十卷頗爲精詳他如南北優劣互形而梁陳後魏三書固爲穢史言多不實後周書空務淸言唯隋書本末兼該可云無憾南北史依司馬氏體總序八代合八十卷敘事簡徑不支是爲得之韋述之撰唐書瀠雜未除而名曰舊史及後曾公亮等刪之爲新唐書然永叔學春秋每事褒貶子京通小學刻意文章蓋因不出一手故雜說多而牴牾生宂五代史撰于宋歐陽修第五代唯唐漢差得正餘皆僭竊且未能統一天下遽以彼相承而列諸鎖于世家未爲允然況南唐蜀漢各自立國五代尤不得而臣之昔劉道原著五代十國紀年不名世家比之北朝十六國春秋義例較得是蓋歐陽公所未逮者耳宋史特多固自成一代之書但修之者不一人於是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書人而彼此不同者遼史繁猥極甚金史畧近簡明元史亦稱省淨又如司馬光撰資治通鑑上起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首尾貫串使興亡治亂次第瞭然惜其中如進曹魏而抑昭烈記武后而黜中宗其義例固未允當宋朱子作綱目正統乎則仿劉氏王之權宜其實朱溫篡盜簒悖安容進承唐統梁遵時抑朱梁于諸鎖千古不易之公義誠可爲朱子功臣而綱目

一編法春秋之經例大書分注正閏愈明或予或奪幾微必
愼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使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
貫曉暢雖與溫公之資治通鑑相表裏而增損檃括提要適
中多所救正非諸史可同語也凡此皆諸家撰史得失之大
槩皆爲讀史者之不可不知者也至于正史之外則統爲雜
史國語國策二書所紀次乎左氏皆周事也古者列國之史
今非不傳晉乘楚檮杌後所存者亦皆非古本越絕書吳越
春秋亦多少信而世本十五篇亡于唐而空名特備汲郡所
得之竹書編年蘇轍所定之古史皆託始于三皇訖于周季
至如穆天子傳則言不雅馴正與山海經同一荒誕而已而
秦漢以前者如此自後陸賈之楚漢春秋馮氏之續史記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七篇荀悅之漢紀袁宏之後漢紀王粲之英雄記魚豢之魏
略皇甫謐之帝王世紀干寶之晉春秋略而晉之事具在南朝之宋則何承天
梁陳則謝吳顧野王北朝之魏則崔浩李彪周則柳虯隋則
牛宏各有繼正史而撰次者而蕭芳等作三十國春秋崔鴻
作十六國春秋魏澹作魏書凡此皆隋以前者下而柳芳之
唐歷陸長源之唐春秋又若貞觀政要大唐新語國史補舊
史補而唐之雜史著焉五代光岳既分事多佚脫唯劉恕十
國紀年陸游南唐書敘事略得史法宋則王偁之東都事略
徐夢華之三朝北盟會編李燾之長編遼金元則趙志忠陶
宗儀元好問雜志其事而有明一代自鄒元王世貞以下凡
數十百家體製有總雜作亦至繁云蓋自國策以下其最著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忠愛之深必如鞠躬盡瘁之諸葛而霍光始終易心者不足
言也論忠烈盡命之節必如委曲之岳氏文氏而楊之濡忍
以死者不足勇也論剛直之望必如化物之楊綰正色之汲
黯而懷愼坐鎮谷永欺慢不足名也論循吏惠之樹必如興學
之文翁福下之鮮于詵而裴霸粉飾王成之增戶不足數也
論文章之著必如屈宋之悲壯韓愈之赫卓而稽康絕世之
語王介甫經義之說不足存也他若唐漢之君同以兵取天
下而綱目則優劣之漢唐之臣同以黨誤國家而先儒則褒
誅之嗣源入鄴何以諒其始意在唐智遠守東何以見其心
之近漢遜至邳彤討王鄧而功以顯李靖征高麗而名以病
博浪荊軻術不異而邪正分之背水睢陽志不殊而成與

取判之趙苞之與李瓘一死似同也或背母矣或殉親矣蘇武之與衛律一生似同也此徇私矣彼報國矣若此者差僅毫釐而失已千里其所不可欺于天下後世者顧如是哉然則一字之筆關係存焉邪正分焉奸善見焉是非出焉則誠之學要尚其擇精語詳豈泛焉涉獵以誇靡鬥博矜眩于時之爲事也耶嗚呼史之所以爲史也亦固瞭然矣忠孝節義宜撰古人之時勢以深白其隱則權宜同異常變之道以知奸佞淫邪直榜樣耳成善敗惡理亂興亡直梗槩耳傳曰知其人論其世又曰誠信書則不如無書誠哉言乎蓋前者後之鑑也古者今之鏡也此其故不甚相遠是在讀者知效法知儆戒焉故由文以述其蘊由蹟以按其確深研乎經濟之實尊攻乎學問之大微者闡其幽通者達其意辯其條貫發其表裏明其始卒大義既得乃無分謬離晦之憂大體既詳乃無得一失百之漏空疏悠遠之見無所恃而後一切不以浮心游氣試其間蓋窮事多考古富能斟酌于極至則材成而學殖推以致用煩簡具備應變不窮豈徒曉然於某史之作自某人某史之先于某史爲空舉詞爲論目僅較其優劣高下遂謂深有得乎史足以匡我所未逮也故曰作史難而能讀史者之尤難也僅一婦人女子耳不能知史何敢云知讀史然揆之事理之當然學問之實際則固有如是者爰撫數語且不嫌其贅而記之世之大君子定有所指政之云爾

葬經闡異序

古無相地之書與卜山之說也而於今之時爲熾今之葬師堪輿其人者吾知之矣大抵多以點術動人其爲言也則兼書聚鈔陳語每一談議非不口舌鋒利娓娓千言而一按于

雜五行衰旺生剋術合之語吉凶禍福轉移之異教亟呶乎
借以營己之利變惑人心之是非其言或偶中之於是神明
之贊交起間有一二不以點術者言一不中卒置無與問訊
之人而以點術者益名噪矣故其術之行也易而且眾人之
惑乎其術者或希逅富焉或思速貴焉或求延嗣焉或更罣溺
于九星八宅年月日時忽乎青黃赤白玫攸然橫此所欲之
歧端於胸中又不能深究地之眞理實脈及土濕水漬溼蟻
乾燥之形唯一挾堪輿地師之邪說而以親之遺骨是玩而
後葬師堪輿之流得以邪說中之而大申其意而行其術焉
不特此也且著其僻論自成一編以紛擾世人之心目故凡
世之爲人子者得其書讀之心志皆搖然狂然而莫之所主
然今之能拒絕者奈何罕也余族叔禮敦先生有憂之以家
藏卓我剛異原本細爲較訂箋註分六卷焉擬付梓也特命
僕爲之序雖然僕一女子耳夫何所知聞卒論時弊抉俗失
無乃越分而言乎族叔曰非也唯序以切中之言俾使是本
布諸四方得凡爲人子者可一覽而惕然且欲使世之賢媛
哲母閱之而亦以教其子若孫當知所悟則點術不能行而
人人無惑人人無悔則是書之有功扶持世道人心正不在
郭璞呂才而下也已僕曰諾於是乃以所序者書之卷端時
則乾隆戊申七月朔日也

韶學正訛序

吳下先輩張巘三上舍有廣韻及韻學正訛二書廣韻既已
朱竹垞先生序之而海內梓行之矣正訛本則未付梨棗計
肉復歸于土而必誠必信亦曰弗之有悔焉而已固似乎相
基無有後艱無有遠悔孝經亦唯云卜其宅兆其所以使骨
相地之書與卜山之說也即周禮冢人墓大夫度茲幽宅兆
地卜山而實非若今之堪輿葬師以點術滋以營利求所欲
于漠然難憑者而使世之爲子若孫忍以其祖父母生後之
身以徼倖也金陵黃卓我先輩則有先得我心者而著葬經
闡異一書其殆有深痛悼羞惡于世之爲子若孫者惑于卜
山相地之愚且極屏黜乎世之持點術以爲堪輿葬師者并
闡彼流所著之地理諸書而作之者也先是此集之出人爭
重之其後竟爲點術之輩者強相排詆交口毀詆又故多作
僞本以竄其眞又互以熒惑其板使閱者眯其正義而無所
取以故其書卒澌不行噫余以爲世有明理達道者固不待
讀闡異而亦斷斷乎能拒點術之徒不少爲彼所搖惑皷動

上平二卷分平上去入四音僕四伯父客湖南從逆旅主人家見之遂鈔本而攜歸後數十年余始學爲詩留心韻書然坊間諸刻卷帙浩繁異同不辯恆苦之辛丑之春偶檢家藏書乃得伯父所錄之本翻閱一過心目了然按其摘鈔字之異同皆遵循韻府本又守二百六部之分每一韻細加箋釋外必注某韻異於後收韻內就本音釋仍注明某韻異若有同異必注明某同條異於後韻內注明韻同又注明某某與某韻異韻之義同者前雖已注後必云與某韻通其詳備而且簡括若眉列也雖然聲音之學考之正非易易是故楚騷之用韻已多半殊於風雅而漢魏唐宋以降官韻之訛實甚竟有一韻斷不能通者或三四用之而不知其乖一韻通三四韻者或反獨律之而不辯其謬且幾至飲流而忘其源矣夫詩詞之協句一本乎韻而其叶音也亦隨之韻之所別原于異同誠不可以不講也今張氏此書明晰以辯遠引補訂正是指非既不等乎三羊四豕之訛且無合陰于隱混吻於劓之失蓋猶之作室者必有規矩陶冶者必有模範洵益於詩學匪淺故特記片語以述顛末並卜其書之必傳于將來愼不得以碎珠瑰玉目之也可

周夫人詩集序

余少不知學而耽習柔翰喜與文字爲侶然性特孤僻不能接納名媛才女相與講論而目前之所稱名媛才女者亦不足以究深學知大道雖有一二人又不過互相標榜汲汲然求知于時問其學所造就則詞章砧砌瑣事而已否則代成牘作而已亦何異乎罕覯之有此僕既有鑒乎人是以益深歎己之闇汶淺俗孤陋寡識抑且守身畏名所謂踽踽涼涼自笑以爲殆固中之狂士也往僕居吉林交陳宛玉女史又從其祖母謙爻老人爲弟子列老人訓以女子之道明大體之識教以古文及詩之法雙勘往來於是少得見解時復共宛玉把晤所談不越正體所習無非女紅所攻無非筆墨文翰事蓋謙爻老人我姆師也而宛玉與僕亦應乎門閫中之若閨金石交哉近回白下又得交周夫人夫人固維揚名族女且亦賢母也名藏芳字湘衡爲僕中表姻戚爲人也則莊靜恭默僕每見輒然啞語不啻對巨儒之金以鑄鼎象劍獨得黃冶鑪錘變化之秘無怪乎當世皆推傳以爲女博士云噫以夫人之所作直可方于鬟眉而比乎我謙爻老人以視世之名媛才女紕綴成集者眞麟鳳之與鷄雀也而猶且兢兢然不敢自以爲是並不少求名于閒牖以外此正其所學者深故益自秘又烏得以香匳淺近測議之哉在昔魯邑人有以木鐫穿石幾者久不倦卒得美玉名媛才女互相標榜於當世之陋習用訣夫人而夫人亦正乎古人堂奧矣至於可傳與不可傳又俟之異日僕不敢效于石中今夫人年未四十將來之學益長而志愈歛宜其入

無樂乎儀之訣之也

陳宛玉女史吟香樓詩集序

國風之作大抵婦人女子居其半太史采之貢于天子復擇其至善者以列于樂官用之邦國用之鄉人而行于天下關雎之美后妃葛覃卷耳之作于后妃其他諸侯之夫人大夫之妻以及閨閫之間閾咸有篇什迄今讀其詩猶然想見其政教之隆興出乎風化之貞淳並有以見性情之溫柔敦厚焉漢魏而降名姝代不乏人觀其所存者雖不能若乎古而亦莫不發於情止乎禮蓋風人之亞也山西陳氏爲澤州巨族世以詩名家而閨媛之能詩若文者卒鮮有之自宛玉始宛玉名凝田隨其祖瀹齋先生宦於四方幼即慧秀過人先生愛之倍至生而孤撫自祖母卜謙爻太夫人既長太夫人教之讀刮口成誦耽弄翰墨初學拈韻出語即不凡長復習爲古文然其爲人也性情莊靜於內則女侶嫻習無忝毫不以才藻自矜其於書也無所不博嘗與余論詩法言之切悉雖宿學不是過年十七適山左孔氏瀹齋先生與先大父交最善及大父捐館吉林時余年十四侍大母及家伯等奔喪其地值瀹齋先生官侍御有差於吉林余以故得晤宛玉而訂間中之雁序既扶大父櫬南旋與宛玉不通問者越七歲癸丙午之春二月宛玉自吉林寄札于余并以詩稿索序余素諗其詩深歎其能遠宗二南近法三唐今再合讀全集益再詢來俜又以知此書作於臨沒之前一日而藥畦之死則七月九日時在豫章母舅洪某家也余驚且悼讀其書固腸晉多有合乎飭紀敦倫之道即或詠物抒興亦必裁其僞體所謂聞之足戒信乎才本於德者哉余生質魯未知詩道而與宛玉女史之誼不可以辭因序其詩并附書其人之梗概而并名於簡端云

劉藥畦夫人遺詩序

宛平劉藥畦繭婉氏爲前詩人宇宣人先生之族孫女也年十六歸眞州吳生魯賓琴瑟甚篤藥畦幼即工詩既爲婦猶不釋吟詠偕魯賓奉侍堂上無虧職人皆嘖嘖其才德之兼備也不置嫁甫七載不幸稱未亡人唯舉一男始二週於是不復親筆硯矣昔余侍家祖母由都門赴吉林嘗聞藥畦名惜不獲一而後四年南旋經宛平始晤藥畦於表姑丈李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菴太史宅藥畦蓋太史姨甥女也既見歡如平生盤桓市月余與之論詩初若不知也者語之再始唯口誦舊作數十篇長章短什音節入古既乃即余所作是時余甫能詩偶有記憶者亦錄三四篇藥畦謬賞之於不合處細爲講正余因益佩服之而藥畦益自謙遜如不知詩也者自余別還金陵訊問雖時通而不得一再見歲在庚戌藥畦書忽來自豫章余既喜且訝又不暇即詢郵書者之言狀急展讀之乃知爲藥畦病亟時伏枕手札書中多悲語決言不復能晤并寄舊作詩詞稿一帙乞爲之序余乃知藥畦之病而遽未料其死也再詢來俜又以知此書作於臨沒之前一日而藥畦之死則七月九日時在豫章母舅洪某家也余驚且悼讀其書固腸

迴心碎而讀其所作有若猨聲滿紙者書之尾更附數語曰
薤婉不幸少寡自夫子旣逝遂絕筆緘口不復爲題詠事計
詩起則在十三歲訖在二十三歲可以存者共得一百九十
五首詞共五十二首所以欲乞一序而留之者非敢好名也
因所作皆平日苦心以成欲一旦焚之固不難而實多與先
夫子唱和及筆削者故聊存之以寄余志之所在焉耳云云
以是論之則斷斷乎不可因人之沒而並沒其心志也爰其
自傷所天而黮然絕筆者愼言之正也身旣亡而猶不忍湮
其夫子之遺筆者守志之堅也然則彼之欲存其所作於身
後豈得漫以好名視之耶當藥畦之守志也姑猶在堂而遺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孤子某始週晬吳氏本貧寠魯窘旣沒家益困乏藥畦紡織
縫紉易資養姑其子復體瘠而多病旣踰毀齒猶不能試步
病且篤藥畦抱兒泣涕願身易子俾留吳氏之一綫日夕祝
天不少倦玩幾五月餘子病果痊藥畦又未能延師乃自教
其子讀課督甚嚴殆母而兼乎父師者未幾姑又衰疾坐臥
牀蓐藥畦僅一幼婢未能服勞故每事必躬自侍服居晝夜
勤瘁垂三年而始亡因析其居之半以值諸族始得葬姑然
其族固知藥畦之賢且苦而實無過而問焉者藥畦則亦始
終無怨言其蒙難艱虒不爲不備嘗矣昨冬豫章別氏憐其
孤貧慨焉不忍因迎撫于其家其舅母垂七十餘欲藥畦以
爲老年伴此藥畦卒于豫章之由也唯來俾實爲洪氏三代
之老僕故知藥畦家之事因余之問也故告之甚悉然則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畦之人之品誠所難全余之重其人而與之訂爲閨閣之友
者爲不誣矣嗚呼在禮婦人以婉娩順從爲德藥畦之行事
固不乖乎訓已昔三百十一篇中柏舟之作首於鄘詩碩人
之章譖乎衞什聖人立教之意至深且切今藥畦持乎苦節
又能自教其子將來顯揚於世以成其親未逮之志則其於
古賢母又何多讓乎或曰彼其沒也在三十以餘固非貞守
之可例余曰不然節固非婦人幸事也不幸夫死而守節或
中年忽動乎世態易其初心此蓋無才德之流有然使藥畦
果即衰老而終固可決其心志如一日則雖沒僅三十餘必
無間于百年耳或曰婦人以內終爲正彼其身適異地是舍
內寢而外死也無乃不可余曰噫事至處變雖聖賢不得强
以常例也今藥畦貞其心志一其操守出坦白之懷可以四
海可以一室況饑驅異國克愼初心雖外死而不必爲其諱
而猶之內終焉耳此亦或君子從權之道夫豈凡人可與知
者哉獨是天下大矣雖有高節苦行之婦人女子往往沈埋
湮沒垂老而不知于人者即或有知之者下有司上憲院妄
批昧駁非賄不行或一入乎蠹吏奸胥之手任意隨行卒有
非貞節者用賄足而竟能上達有實係貞節因不能行賄于
有司憲院飽欲于蠹吏奸胥遂至數至而不得與于旌表之
典者比比矣此所以藥畦之欲存其所作于身後殆有微意
寓之乎余今者序其詩詞而幷條誌其生平之言行何蓋余
非敢以爲序因不能卻所囑故書片語于卷首一以誌問中

知己之感而欲其後嗣知此稿之當珍重一以存其節略待異日有撰輯名媛傳誌及詩集者果能上法聖人繫詩之正義必采是稿中之尤佳者冠諸篇首以端風化之本而厲貞淫於斯俗也時在辛亥十一月五日

送蘭畹女史隨宦粵東序

衛姊蘭畹以月之二十日將侍其夫子周令猷太史宦雄州過余言別夫蘭畹姊以椒內希適之才得從身於名門正人乎日事翁姑克盡孝相夫子克盡敬逮下能慈嚴有法兼能詩文可謂賢且達矣尚何待余言以相之哉抑余之贈蘭畹者又有出乎此之外婦人女子處貧賤日固無間言行一旦因夫子顯貴則隱然起驕奢之心及或隨仕四方也陰于陽不假胥吏手而條理悉詳轉夕而訖內外上下咸聞而重之有七月又以海盜案舉係得罪乃發坐吉林臺站夫人隨行風霜瘁況備受之初盜案作宗緒先生病甚上官催算倉庫幕僚皆袖手以避夫人不得已乃自取册簿領卷句稽篝筆胡氏宗緒先生先生登第後家道中落饘粥不給而夫人紡績佐餐無咨謗之聲如是五年先生始知桂林某縣事而十日食居七載宗緒先生病亡夫人更難且苦吉林有知夫人者皆推重之及余侍大母至其地賃居適與夫人鄰大母聞其賢命往謁之乃訂交焉久益眞摯而未嘗以貧況告人其溫純之氣復令人可敬可愛其至吉林之二年即受業於卜太夫人誰爻之門太夫人每契而憐之今秋太夫人勸其擣孤扶櫬以歸及其行也特贈以三百緡夫人再拜受吉林之素賢夫人者悉有餽送夫人悉謝而卻之蓋其當困乏時而辭受之不苟又如此余無可贈也而贈之以言然在夫人之才之德固可媲于古哲媛亦何言之可贈哉雖然已往之事既畢以後之事且將有任也夫人年始三十有一耳歧歲孤行矣自愛

送白夫人歸大興序

嗚呼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耶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言耶自古及今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顛沛者庸非命乎吾於是益歎鶴仙白夫人命遇之蹇而才德之難也夫人爲大興世家女幼撫于叔而叔母薄于德視夫人等臧獲輩既無所以教誨之或少不如意則楚撻酷虐倍至臧黛臧憤之夫人俯侍不有怨意其幼之多難如此少長適其邑之胡氏宗緒先生先生登第後家道中落饘粥不給而夫人紡績佐餐無咨謗之聲如是五年先生始知桂林某縣事而十日食居七載宗緒先生病亡夫人更難且苦吉林有知夫人者皆推重之及余侍大母至其地賃居適與夫人鄰大母聞其賢命往謁之乃訂交焉久益眞摯而未嘗以貧況告人其溫純之氣復令人可敬可愛其至吉林之二年即受業於卜太夫人誰爻之門太夫人每契而憐之今秋太夫人勸其擣孤扶櫬以歸及其行也特贈以三百緡夫人再拜受吉林之素賢夫人者悉有餽送夫人悉謝而卻之蓋其當困乏時而辭受之不苟又如此余無可贈也而贈之以言然在夫人之才之德固可媲于古哲媛亦何言之可贈哉雖然已往之事既畢以後之事且將有任也夫人年始三十有一耳歧歲孤

子以此身欲負荷胡氏將來則教其後嗣成令名克繼先志
而一已則茹苦烈志自嵁立乎門門不可不謂之過大投難
之極效嗚呼夫人之蒙難于禍福通塞者深遭遇之蹇者至
使處其後而能守身俟命以道相娚正唯夫人自勉也已他
若論交惜別執手言情凡所謂魂銷意慘非身心道德之語
不具序云

象數窺餘自序

夫天日垂象于上而理與數亦備焉藉口者猶且諷以爲迂
以故圖象之奇推步之密算畫之周大都不能得于心目至
于考五紀而定六歷鉤較績紬益茫乎莫識即或少有所得
又深自矜秘洎有叩之者唯是搖手欠申漫答之而已噫象

數之學豈一人一家之可得而私者哉古君子之教也六藝
次乎德行而數則居六藝之末在昔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
列以九數鉤索無裂探測無隱夫是以法相傳亦猶之規矩
度量可得而共學也第因數之爲用甚鉅於是好之者寡爲
理至精故知之者鮮不知者又以日月星辰發斂進退之故
以爲艱于習用遂相與藉口以爲六合之外存而勿論夫亦
思數者歷之理也固生民日用之所不能廢也唐時以明算
行旅遵業中固便提佩即斗室匡坐點筆徐觀亦極便捷乃
取士降自已下雖務乎此著計事不讎而審方面勢覆量高
深探求遠近或紀年歲或定星辰或較鈎股或測形地諸如
周髀九章西歷中歷緝術布算等書皆可平時時立方圓謹
法度約尺寸定權衡散之不能勝究綜之不盈一握其思極

毫芒表裏相準者微矣僕少小習歷習算諸籍恆廢寢食以
求之又研究句股測量方程之術然指示者不得故終屬望
洋迄莫精通其奧偶有疑義未嘗不廢書擱筆三歎而興焉
唯以好之既酷未能棄置爰于女工之暇參論所習之已知
已解附以鄙見繪之圖象摭拾成一書務求其理眾曉且簡
直明晰而不疑於用更不繁引多取以混心思是蓋著其實
也雖然歷數之術知之者不鮮矣凡我之所欲作者前人半
先我而言之僕亦何敢再掠他美以成己名然僕之是編多
半述之而不盡由己作也第媿聞閣見聞有限耳目局隘不
能見古人之書而一一考核其失顏其名曰寬餘飯旬之誚
知所不免而又捐棄不忍故偶存而訂之聊以誌僕之餘識
也可時乾隆乙卯春分之日德卿女士貞僕自序

籌算易知自序

梅定九先生有籌算原本七卷乃參觚棱珠盤之法而作者
其目有八曰乘曰除曰平方曰立方曰帶從平方曰帶從立
方曰帶兩從同不同立方曰開方分秒橫籌直寫乘除並用
於定位之法特詳理精義約實兼中西兩家之長其爲籌也
行旅遵業中固便提佩即斗室匡坐點筆徐觀亦極便捷乃
習其書者或不能即得其蘊會焉今春余值構微疾棖閇中
偶撿架上梅氏書而損繁指奧述成一編使初學朝得暮能
習之顯若指掌復截其六法而獨用乘除既熟除乘則此六
法自可貫化而無慮難知語云備其節而存其要余之著此

亦有是志云

歷算簡存自序

世之談理者至象數之學則以爲迂而無當于道艱而不利于習而談笑置之且交引六合以外存而勿論之說以相辯夫象數而斤斤術藝也者則談笑置之也可抑象數而果屬妄誕也著則存而勿論也亦無不可象數之學大而授時定歷正祲審算纖分秒達微徵顯用之若此其切也如此而可談笑置之存而勿論將古聖人四時之敬授九章之需功亦枯而不靈之器凡所謂句股測驗何爲也者而以迂且艱而疑之哉歷數諸家至今而習服者頗盛亦至今日而其法益精有如中西各學研考維極即宣城梅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歷算一書推詳至密雖後起之賢亦不能出其說而另存範位然則已無煩復摭拾枝節于管窺之餘矣況儀一閒閣中人陋聽寡聞竟敢有所論道耶不知儀之錄此者固亦有爲蓋自幼齡習此即知專心一志中饋閑餘輒企及之凡經目藏耳食者并諸編集所載之說每筆之成帙且偶得心解亦記存之久久乃日積大抵歷數算術之書既不勝繁而其理要非易獲儀所筆者有如臂裘引類而伸皆撮其要其義約而達其理簡而顯可相說以解焉是猶述而不作之訓或以歷算之學非閨閣中所宜習而且執其見迂與艱之心而罪且譏也則儀亦何敢辭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臘營室金陵女子王貞儀德卿氏撰時年二十有四

傳

江甯女史王貞儀

姚母張太夫人傳

太夫人姓張氏桐城太傅文端公之女公子其同里湘門姚先生德配也七歲能通孝經九歲熟列女傳諸書幼即莊重習禮知爲詩寒動合儀則閨門之內不苟言笑少長隨父太傅公官京城就傅宗室與諸弟昆共讀於是又能文章兼識經術大體巾幗而有鬚眉志太傅異而愛之幼而有式有才也如此年二十有一歸湘門先生張固望族中台兩世閥閱寔紳魚軒翟茀堤耀閭里當太夫人之嫁也裝送爲盛而太夫人之奢其教而合禮治而有等也如此會太夫人登七十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人甫旬月即易服荊布事舅姑怡色下氣羹湯漱瀡就養左右終十二年無少虧職其事上之孝也能謹也如此湘門先生清望宮族儒家者流也束脩羊不足以具甘旨而好賓客朝夕過從皆君子人盤壺所給咸出於太夫人閫中積件每樽俎雜陳餽饌腥炙臧穀之屬左顧而欹膳手立辦務極精潔雖至匕箸必手滌而几席振拂日率視奴婢必使淨無纖塵自奉則不有粱味身親井臼雖老不聞訶病之語人咸難其中饋修嚴故爲合郡邑之家人所不及其內事之勤而有制也如此姓好讀書愛玩器遇古籍舊物雖典裘脫珥質之無所吝以故湘門先生即處貧境凡昭陵遺蹟宋唐秘本莫不縹緗玉軸摹寫裝潢至其器玩則雖夏后氏之璜商癸

父之尊周孟姜之敦魯侯之雙虡亦能搜置又莫不溫潤澤越斑駁丹黃焉暇日與湘門先生摩娑題品誦讀不輟人有求沽于太夫人者未能以僞製贋本相昧也其學之篤識之博也如此湘門先生累困瑣院太夫人勸慰饑規具至於是先生壯懷落拓作四方游太夫人代理家務井然不紊教二嗣誦經講義攻辯審問有老學宿儒所不可及者迨湘門先生既沒家祚中微太夫人持業教子於迍蒙龍鬼中從容擘畫維育時殷伯則捧檄郡曹交友天下之賢士長者以名節道義相尚家雖食指日繁而略無武斷之弊強幷之風無奢頭絲韈衣絲履綈之習無後房炫服鈿車寶馬之奢其教而合禮治而有等也如此會太夫人登七十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年次嗣及中外親友議張屏宴爲壽太夫人聞之曰禮云婦人無夫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事不與不爲主名此所謂婦人無外事以遠別也余含辛茹蘗以來閭戶辟績以禮自守今幸女輩成立足慰餘年一旦欲親串以爲吾壽此雖女等私心其如禮有所乖何於是聞太夫人之言者咸以敬姜比之其守禮之正也如此太夫人平居尤樂善好施予恆斥衣食之餘出襄葬之物以卹姻族收親舊之窮嫠撫道旁之饑兒使臧獲皆有恩紀於里巷之疾病者殆殁者則施藥劑給棺槨五十年無少間其立心之慈仁也如此幕年經營小築節嗇閑襲益庀內政篝燈宿火以訓課諸孫食布食粟以儉示諸子婦祭祀以虔婚嫁以禮絲枲家老長婆虔奉教

令不戒而肅少閒起坐一室讀書無寒暑爲詩文皆近於古無香匳之派內外諸孫林立含飴授經自用娛老又自號曰窗人之稱者咸尊之以爲舊窗先生其耆年進德也如此按太夫人生康熙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九丈夫子二長某次某女三皆適宦族孫某某皆業儒昔儀大先伯父從湘門先生游以是知太夫人事甚悉今於太夫人之歿也乃條節其生平梗槩而爲之傳

女史氏曰教行於家而名信於士大夫此丈夫之姱脩而載諸史牒其至榮也故吾恆思古今來稱述內德者莫詳於范氏之書其間所紀載諸名媛雖或有奇行奇事初不越烹茶盛湘縫紉滌瀣之節而教能垂於後昆其見聞不越諸姑伯姊姆師保氏之間而名能信於士大夫則當其身後而申明其才德歎美于歌詠較之丈夫之姱脩不更難之乎哉今太夫人抱閨閣中僅見之才有兼人之德相夫教子治家守身各宗乎禮始以貴家女而爲貧士婦奄不敢挾財勢以驕侈至柏舟既賦家道中落極身心之困乏而茹苦不貳及其老也乃見子若孫成名世士雖不越婦女之本志而亦云難矣豈非德劭乎才而能乎宜乎其後倘集蓼福而食報於身殁未艾也

孫節婦傳

節婦姓梁氏爲廬江梁君維燕長女年十六歸邑酉之孫處士業楚踰二年處士父卒幸姑無恙姑性嚴厲老年動止必據禮法得節婦爲媳獨親愛之如己女節婦少知大體居恆無媟語戲容操作勤儉一切妝澤服飾不愛華侈其侍姑也奉盥授帨唯謹至其他飲食瑣碎承命皆然處士家產不及中人而日復好善樂施以故處士亦勇於爲義過里中饑者食之寒者衣之疾病者拯療之嬰孺棄遺者出資顧乳之或兄弟中之困者無不恤也與朔之孤者無不撫也宗黨戚里之以紛急告者雖不如願以給然亦無不應也凡力之所能者皆克行之每一事也節婦必從旁定其可否而或止之或聲之皆合乎義有時處士力不及給節婦即脫簪典服以助未嘗有德色吝意故里人既稱處士母子爲忠厚長者每逢念及節婦以爲善相其夫云值處士病漸重羣醫投以藥罔效節婦日夕憂瘁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無已乃私念刲股或可邀天佑因伺夜既半悄至爨下剔其殘藥以利刃橫刺左股肉寸許劇之置藥中以進處士斯時也人無知之者時則燈光若豆綠燄冷逼節婦痛極步輒復力行取灰糝封於刀痕而血猶滲滲然出忽舉首見一偉丈夫指其前而不發語節婦急視之似亡翁也大懼以號姑與婢聞而互起奔視猶及見翁不轉瞬而滅咸大驚詫覓節婦時帶席於地救之醒節婦雖汗沾首面且强作解飾語以對恐因割股事使姑與堵驚也故股血則已透漬衣袂姑再四急詢得其情唯相向哭泣而已後一二日處士已微知之而疾愈篤乃執婦臂於榻前已且泣且叩伏枕而言曰女心盡力竭矣奈我終不

免於就木何然我無他弱我性即爾壯我子即爾子爾果能
代我養老母撫孤子余固願舉目顧如殯我而後不可以守
則卜之他姓請勿留言已而逝是時節婦年甫二十有三遺
孤子二長名傳經年五歲次名傳級年始週歲處士歿後家
境日苦節婦以一人守孀姑育乳子率幼婢藉手紡織縫級
易粟肉以供姑飲食略如處士生時當此之際艱窘萬狀所
遭益慘切不忍言而節婦則怡然任之茹蘗飲茶無少怨悔
久之外人亦有知其封殷事皆裸然紛然歎息不置口族戚
間有餽以錢物濟所困乏必指名爲贈恤其姑者方拜登之
否則不少接納其存心之孝謹守志之貞正有如此未幾姑

沒溷垢之役必身親之迨姑既不起節婦悲慘號慟幾絕如
喪處士時其族黨公聚餘金助節婦爲殯葬其夫若姑具鳴
呼節婦年二十七歲其送夫與姑之死靡哀盡戚必誠必敬
一切合禮而又能立志撫孤終其身如一日不更難乎哉今
年春節婦亡年六十有三且已有孫若干人內外嘖嘖嘉尊
其儀行其里中諸婦女稱孝節者必交推孫黎氏云

女史氏曰自古臣婦之道遇其變也非死即守男女無二理
也易曰貞節不可貞非欲人不必貞其節蓋以殺身成仁任
乎慷慨過時則氣散而懈矣苦則難久在富貴家之子婦固
然而貧困尤不易得此臣婦始終易心唯在一間而節乃以
墮矣乃節婦處不可死之境遭獨難守之時割肉以療夫而

亡翁現其形理或有所感矣守身以送姑而諸孤得以存事
亦有幸矣非徒節可傳孝亦可傳非僅節與孝可傳而才識
亦可傳噫從窮獨迫切饑寒凍餒萬死一生中能以高節誠
孝百折不迴一間不墮屈指男子凡幾輩於目前哉予是以
因之慨然于孫節婦

兩貞女傳

俞貞女海昌人父某官某縣令女許字行人張嘏亭子某結
褵有日張子病亡女聞訃奔襄父母以某年幼恐難于終志
不欲往女正色曰女之身屬父母女之心屬張氏既受張聘
留于室無益不往唯死耳號天慟哭毀容盤旋覓死者屢父
母多方慰之不聽乃哀泣而往張門極誄慘怛遂致疾目且

失明五日而死臨死謂張氏曰節苦志也死節樂事也而今
而後吾其不失信于地下人乎乃終年始二十有一同時有
吳侍御一裨女名秀婉者幼許字彭少宰之子某子病故女
哭告父母斬衰而往于彭誓以必死彭家守護之慮其有變
女則窺井投環數次不得遂志乃絕食而卒時年二十有七

二女也其各家皆合葬于女夫之墓

論曰兩貞女生則同時各不相謀也而志如出一轍誠可砥
厲末俗而重其激烈之行乎或曰女未婚而喪其夫禮有往
弔之文孔子云壻喪齊以弔既葬而除未聞有弔禮所服者弔服不以主道予之明矣今二女猶未成
服赴喪而見舅姑居廬而守始志婁道婦道兩居之其過于

禮乎應之曰凡弔者出而釋服二女以斬衰妻之本服也必葬而除是有主者道而異乎賓弔之服既已行媒知名聘幣交親親迎有日婦道定也妻道成何不可守之有或曰是突然周禮禁葬嫁殤禮亦云女未廟見不祔于姑歸葬女黨如之何其可合葬應之曰不然禮有常變二女之守貞以殉夫此其變也而實有合乎異居互穴之道是可以合葬也命之死年二十有一吳之死年二十有七記云婦人笄而不爲殤況二女之死殉節而非病古三殤疾死也二女年與死皆不在三殤之例也昔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左氏云女而不婦穀梁氏云伯姬之婦道備矣二傳一予一奪先儒是穀梁而非左氏蓋葬倫道淪女德多不能貞者有守死如伯姬而反貶之何以示勸是故婦道即女道也二女之死於不食猶伯姬之死於火女婦之道兩備也又何以二女未嫁而殉夫之爲疑也吾特作二貞女傳蓋同時聞之連類而述之也繫之論者嘉其實合乎禮且欽其守志之烈也

昌邑兩義士傳

陳志敏周伯言者同爲萊州之昌邑人兩居相距里許伯言少於志敏二年而幼孤志敏母有賢聲而志敏亦頗孝初二人習儒同筆硯者九載交最厚久而益敬因與約爲昆弟志敏一日不見伯言則不歡而伯言亦然伯言家極貧而能自守雖簽甑越日不爨亦無愁餓態或志敏過則相對劇談不倦或助之粟物或餽之食賄之衣不可勝計每不云謝旁人疑之伯言笑謂曰陳子吾兄也兄有所與敬而受之私心感之耳何敢云謝志敏外雍和而內沈毅過鄉黨中所當爲之務無不踴躍首倡之伯言性則忠直而復儉易不耐羈檢家雖四壁立視倘來之物如浮雲一毫不敢苟且居心亦知勇於爲義過志敏有過失則忠告善道之指而不諱人問陳子相待不薄當伏首承奉之奈何橫目反加於彼也伯言曰噫豈聽政者流受人一寸金即貼耳事奔走亡其身命以爲勇俠留鴻毛之名于世哉我固感志敏之盛待我厚而死者耶夫志敏實非嚴遂之輩可比而我何苦效聶亡身命又豈能慊今世之受人恩徒以諂容之面目謂之爲赴水蹈火之磿磿爲報效了事者哉我之規過于志敏即我所以報志敏也而志敏知我心矣夫亦爲辯何聞者成是之且誠其品之正而立身之不卑云志敏與伯言屢試於有司卒不遇志敏乃告於母出貨泉與伯言謀爲賈伯言不可曰人之讀書固非徒爲功名計然上之得以致君下之得以澤民夫即所以爲親志也今一旦忽改儒術而汲汲以阿堵中物是營其如初志何志敏是其言而止又五六年二人終不遇志敏母謂二人曰人子無他孝唯順親爲難我聞周子語已語誠然也第進退大有命在今二子讀書數十年竟不獲雋志良苦矣古人有云士之子時甯學通毋學固女嫁所議始固也況儒者以謀生爲急古之人且有貨殖是學而竟克成其名者奈何以賈之不可爲哉伯言對曰命之矣誠以老母只一

子而志敏則又妻弱子穉吾不忍其遠離母妻跋涉異國耳
母未慮及固欲促之行其如後悔何母笑曰是無憂今女等
各往貿易我有媳可以侍有孫可以娛幸且健尙體我心以
行乎於是志敏伯言各具資以出相訂約歲一返省家如此
二十餘年各獲利凡歷不遠數萬里交以往還或志敏歸或
伯言出不相負期每志敏之出也則伯言家居照理日必晨
昏兩過志敏宅定省其母其敬愼不啻己親也然足跡不入
室以內過志敏歸則伯言出入裏門不時見志敏婦如敬嫂
也其遠嫌疑守正直也如此每年志敏固未稽篋子本而伯
言亦實無攷私蓄長若兄次若弟秩秩然怡怡然眞同氣也
凡鄉里有兄弟背義者咸觀乎陳與周而感化之伯言年四

十餘志敏爲之娶室後二人乃不復出爲貿易矣志敏又以
所得利分半與之不受陳母曰爾兄知爾貧也故爲謀爭貿
今日之所以與女者皆女辛力所自致非不義物何卻之爲
伯言乃再拜而受之擣其資以歸以數百金修先人廬墓外
復以金買郭外之田百餘畝借其妻互相耕種之其餘盡以
周恤其親族朋友之貧乏者時值歲凶人共相食志敏借伯
言輸多金買粟米豆麥之屬數千石分賑合郡饑民得以生
者甚衆二人猶然業儒術終不得拾一青紫後志敏卒伯
言爲主喪事極哀盡禮且爲其會計家業侍養老母視其妻
子終身至謹人無敢欺其寡幼者一則感志敏之善行一則
重伯言之義也及其母若妻相繼以終其子既長時伯言年

八十餘猶健如童稚恆管視志敏孫教誨不少怠且以年來
所代經營者積貯者細緒出入之目以付志敏孫無所私亦
且始終無少懈焉爲伯言舉子三孫五其子業農其孫偕志
敏之孫仍繼儒業幷皆有名子當時四方之賢士大夫聞志
敏伯言之風者僉以義士稱之志敏名愜彥伯言名遜先予
舊聞其事近又隨家嚴游京師復徵所聞之非誕也家嚴爰
命僕摭其言行爲兩義士傳且用爲世之爲手足者訓

韓園公傳

余家天長之舊居有園地三十畝郛於屋之旁園中近地西
隅拓畦隙爲茅屋七間園以內所蓄果樹蔬菜各半之因無

能爲種植者乃招老圃得韓姓老人忘其名健如五十許人
家人未便呼其名因其老也故以老韓呼之韓有妻有子亦
少有甕蓋之積其爲人頗有躬行幼本富家子後既中落遂
多歷患難初本喜花樹因習於育植灌溉事近擣家室貧于
園而居之且隱其里閭名字焉治家也儉有法度雖居數
椽屋而終年婦人之聲不聞于庭以外其婦子皆非閭閻鄉
村小民之狀灌種之暇則游眺山水否則正襟危坐一室又
每以歷本置案頭以書終日所言行之得失似乎劾過錄本
或問之笑曰此老人迂事耳嘗與先大父言彼幼亦業儒不
諳世故又遭迍邅悔吝事乃日以貧窘鹽乞米不幸爲饑所驅
實無所悔恨至中歲養一寇衛每獨策之日游山水間訪古

探奇足跡幾半天下有時歷寒暑險奧極士大夫所不敢歷
不堪處者已則悠然自得然終無安宅故假于園先大父聞
而異之韓知詩詩不求工然不俗當春則糜百卉以爲釀多
則儲芋稅以爲糧暇日或與先大父談論古今通貫條辯無
不周悉每春秋佳日夕則盡醉拍手以歌其歌曰藜藿之食
可以充我饑兮毳絺之服可以爲我衣兮衡門圭竇可以樂
我志兮豈涉險尋陰避深而待辱兮吾無憾之欲問天亦無
憂之欲埋于地兮將存乎眞而自得豈農圃丈人之流兮蓋
其抱負之曠達即一歌而可得其概槩矣其行義之事尤有
足述者邑有人負土豪某之金者積久不能償將鬻其女爲
妾于商韓素不相識其女之父因聞之急歸謀諸婦婦欣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所積餘物代償于家檢券還諸鬻女者家而豪初不知韓
鬻女者亦不知爲韓及豪密訪得曰彼一野老反行義如此
我亦何不樂爲義遂受本以其息原璧于韓韓不之認詰及
再四韓第曰我非市名者女不受息曷返諸負欠者之家豪
果如其言後其女聘得世族家因悉韓有是舉增率女親踵
于園以謝韓但支飾以爲誤識拜不受謝女與其壻明知之
以語激不敢强唯互相歎息以去於是聞者皆義之羣欲一
識韓爲幸而韓益自晦之又有韓之新交某過泗爲米佔探
于園韓款之數日臨行以白金七百貯存者已將暫適他地
道中得時疾卒韓聞之夙夜急躬往彼出資爲具棺衾以斂
買舟攜所貯金往友家而交其婦子箱衣銀物無少失其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餘年自爲二子納婦婦皆天長舊胄貧家女因韓有義名
于邑人且跡其行事知非爲常人故願以女妻其子也又數
年先大父赴任宣化守家唯留伯叔等一日晨起韓忽詣見
伯叔拱手再拜曰老人居君家園十數年資主情切太翁復
待我不薄甚感之我今將遠行無他囑我去後妻若子婦亦
使其行矣家伯叔疑信各半韓移時欣然含笑以去甫時聞
園中哭聲家人趨視則韓危坐茅庭無疾逝矣眾始驚異復
詰其妻若子之原委并問其曷還其子始泣告曰吾先世本
宛平今遷于中州吾父志不愛仕進因遊家不造是以隱其
名字地里而貨居圃事耳然父雖無志功名又嘗以顯揚乎
先人爲念故居于園也日則課園夜則課子今父既不幸余

兄弟將擄妻室侍母歸于故里以策名于時矣於是生始知其故知不可留遂厚給以餽其子固不受越月遂扶櫬奉母以去計韓亡年已九十有二迄今聞其子若孫有歷仕版者人咸以韓食德之報宜有是云

女史氏曰韓之來似無足爲重輕者然其人平日行動一切遠異常人乃甘伏處十畝之間數椽之內竟隱其里居名字而浮沈以沒世不重可惜與余以爲其誠非老圃者流殆隱於園者耶及聽其二子之言似又實非潔身者比然則其古君子人乎被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或躬耕以爲食其室家也或力盡以爲衣飢寒之患不迫于飢屑富貴之榮不援于心志是非得失不累于中俯仰身世綽然皆給卽不

金陵叢書 清氏校印

得志亦能遯世無悔或託乎微業畢其生可以不悶在易履之訟曰素履往無咎象曰素履無咎獨行願也韓殆是已爰作韓園公傳

記

登岱游記

江甯女史王貞儀

泰山尊甲天下諸山而靈秀復過之似非可以一游竟其境亦非可以一記罄其游者然而儀之登岱也非敢禮也蓋過其地而游之也岱之爲神非敢禮而山則可游也游其一區得其大畧是以有記也是行也因事北上抵泰安境家嚴等各欲游岳乃於前一日預覓箭輿六備一日揖爲游計也次日譙鼓始五即興進餐畢侍家嚴等給伴乘輿入州城南門出北門行始數里遙望宿霧中峯嵐若濃黛環列天半巖巖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然矗雖未登也其概畧窺之洵乎爲東南半壁所欽仰云既入山徑行經一天門俗以紅門名之視途中人則蚤蟻接以行大都爲香客香客進香以旅偕者實皆鄉民庸人無知者流也而僧妄甚矣數里爲萬仙樓自此路漸仄而陡半錯以石級與人側步蹙走以上忽聞有淙淙然之作聲者卒不可見爲何地何物不逾時煙靄漸收星散月落而朝旭始起山緋之色條紫條青或蒨或黃雖畫手不能彷彿其狀態也既由高老橋過水簾洞遠望洞上懸流如白練擲於雲表自數仞下注遇一石橫閣其間水衝其石分兩流入溪如簾振蓋前所聞淙淙然之聲者即此水之奔澗作響耳又數里爲歇馬崖絕壁凌空景漸奇聳盤旋而上之爲迴馬嶺嶺勢似乎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下崖而峯危徑逼險實過之又數里見石壁上高鐫七十二君輩路處七字又名曰御仗巖巖之左踞長石一上鐫飛來二字蓋即此石之名也夾道以前漸多長松遠而觀之意狀百出濃鬱翠紛有若偃蓋盤虯然中有另植五株稍大而高且屈聞同行香客前指而言曰此五大夫松也衆乃誰然拜而過之儀按五大夫秦官名非松名雖始皇有登岱封松事載獨異志然屬小說家子虛附會之談未可指以爲實蹟也過此二三千武有兩崖相對中有飛瀑懸流由上下盡松多至萬餘株遠覩由旋則黛色千霄時而微風乍起松濤遂生聲若洪鐘怒雷震轟山谷心耳俱蕩倘疾颸之發其聲又不知若何巨振此其名曰對松山云去此十里經二天門朝陽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洞在其右又十里至三天門過小龍大龍二口以上有十八盤階級益加斗險儀方目眩心駭而與人則連步自若捷擬猱鳥不移晷刻而已達元君殿矣殿門深扃門外懸小銅鐘未識其意此時正餒遂憩與分給載糧與人偶以石叩鐘作聲忽殿門雙啟有小童二出速客家嚴等進內逾時買得沸湯出衆因佐食與夫則亦大餐粗敉矣因念懸鐘意始知此殿扉常閉內司門者二人凡出入者必由之游人叩鐘則內啟門延客進香供資夜行者至此必沾燈燭乃知其故食畢由殿而東折上至嶽帝廟香煙騰熾有如百舸白雲香客方蟻聚遂共下輿步廟之後峭壁時立壁上鐫大字作隸書體家嚴指示曰此即唐開化磨崖碑也儀畧識之大抵其文詞

典留過之惜碑下之半損蝕突西行百餘步有紅樓紺宇金碧曜目去山頂僅三四里許至此覺徑反坦易因再行以進則玉皇殿殿居僧頗樓閣合沓即前所見金碧暉映處也殿外有沒字碑高丈餘厚四尺許相傳即當日埋金檢玉函地特用此碑作鎮乃秦始皇所立者昔顧甯人作論以辯之定證爲漢武時立未知孰是至此皆舍輿徒行入男女各分選而行有垂髫羽童前導登憑虛閣由殿內上石梯二百數級梯仄甚兩旁有石欄扶而行至閣上誠與雲齊突移時四五童子從閣下各擡筐盒以進其上下如意履仄徑不啻平地啟筐盒則素食供容非時始作午刻畧用茶瓜而已復隨意賜日焉斯時也天光若低日大如輪俯視其下則四山峻嶒欲翔者如鳥欲奔者如獸蜿蜒者如蛇虬者如龍伏者如龜負者如虎昂者立偃而糊者如百態人爭奇不可狀凝前人詠岱宗詩有云手摩羣帖似兒孫信不誣也至千遠眺則海宇山河猶培塿溝澮其近也則琳宮法苑松名樹木碁布星羅東則日觀秦觀西則丈人峯孔子崖其上下間處積雪如瓊府玉田猶有深至千尺者山氣風色兩各峭冽雖著裘服且襲寒咸也已而雲霧陣起一交瞬間遂已瀰漫山谷即下視數尺外莫可辨識忽又雨霰片刻落瓦有聲少頃而止復同天下也彼刻日漸西偏遂復投青蚨與之共轉步登輿下山倒輿以行覺甚疾少時已至三天門適值雲氣陰密欲斂翳雷電風雨正作有不知其何自來者因急避元君殿哺時已過唯殘陽在樹間耳屑與更行時則眾峰如沐而雲氣擡舒有如輕煙敗絮淺深濃淡不知凡幾萬重且有襲人衣袂者眞奇觀也不片刻已及一天門迴不同升高之艱窘未幾半月乃上星光揚輝市抵城郭則譙漏猶且未發而回首岱峯依約在空濛隱見間突計時在五月計日在十二計歷山峰二十有二過諸殿宇十有三閣二洞三橋九是皆已經者計四山不及登者未可以數計題詠止五律一同游者六人家大母也家二伯父也三伯父也家嚴也家大姊也其一則貞侯也其所以記者記游事之畧也其不及乎拜禱之文者別其非同眾鄉民進香禮偕之行也

重修澄峰關廟碑記 代徐明府作

漢前將軍關侯廟郡治所祀有四而澄峰之廟則其一也侯之祀徧天下茲獨以澄峰繫之者爲一郡所共立也侯名在百世王封帝號在累朝而稱漢前將軍者蓋仍乎侯之志也夫關侯忠義塞乎天地晻然與日月爭光雖千古而下猶且振仰奉祀而如見神威聖烈所謂聲靈赫濯者哉澄峰之廟乃康熙年間爲郡司馬鄭公載颺創建至乾隆十有三年郡守宋公倡修奉祀關侯三代神位於後殿前建門樓左建官廳迄十八年明府曹公倡修完備歷年既深而殿宇漸次坍有句云谷雲蒸萬岫海日浴三宮非親歷者不知信乎其小

址矣余奉調來宣城甫下邑謁神視事見茲廟屋支側溧然不安思有以重新之而時絀歲歉未遑遽及也癸丑秋郡紳士某某等謀所以修葺是廟者請諸前任太守門公公欣然許之且爲捐奉倡率余因亦樂助而冀其有成焉於是諸紳士復募捐資鳩工經始庀材鼛事不敢告勞正殿後廡修飾苟美凡閱月日而以經費不敷幾欲中止有郡之旌邑汪某著任董事之職而憂之因除所捐募外復助以己鈔三百緡工不旬月遂成規模煥然有加於舊竊唯我 國家追封享祀凡古功臣正士有功佑於民廡者宇內皆奉 勅建祠以彰明德馨香之報蓋懷柔百神之意至矣獨關侯尤崇奉之其祠宇所在皆有上自王公大人下及芸夫牧豎婦人女

子莫不尊敬咸奉祀奔走之恐後則知忠義之感人實有莫之至而至者耳今蘧峯廟工告竣崇奉禱祀者無虛日既虔且庶余知侯必將鑒臨而式憑之以庇人民於無既而余特嘉諸紳士人民尚義樂輸重新是廟而汪某之力襄厥成則尤爲難也如之何弗記

舫寄記

舫寄者先大父偃齋公之別業也初大父罷官歸擇家園之餘地二十畝以十七畝疏而爲池蓄以水甃以石養魚數百頃種蓮數千柄東造橋西製亭池之四旁多植花樹又以一畝盡栽以竹餘畝計二以短垣線之中架數椽屋圖與長稱之圖其脊甑當乎池之上蓋儼然舫形也故名之曰舫寄倚

篙槳無戰板楫戢無一夫之挽無五兩之張而何取乎舫且人亦特患無所乘耳今使先生買一棄之舟挂尺幅之帆蹈江履波涉洋汎海逐漩景派洄瀾游大淈沸水之區盤渦弄漲之內槳何如之今乃不出此而伏乎三楹之間七椽之內將以利濟天下之懷是寄乎抑以江湖魏闕之思是寄乎將以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乎抑不掘其泥而揚其波乎不然何以不乘乎長風而破萬里之浪乃反以鬱鬱如畏蝟兢兢如履冰而以舫寄名也耶公曰噫是非客所知也蓋舫者浮物同夫舟之名而寄夫水者也善用之亦奔駛千萬里之遠雖奔潮險流怪灘屈汊之內能掉之避而兼洪濤以入于江海茫洋莫知所之而無四且害也不善用之或覆溺溺或仆

陂池舫亦豈易望乎哉今子之教我良若愛我而又若深悱
乎我且若嫉諛乎我也者而實不知我舫寄之志也吾聞之
中則正滿則覆安不危忘亂不忘顚君子守之澹然雖或有
中而不能正不滿而危覆者此又所謂有命在也今子試以
一葉之舟臨不測之淵一旦風作之便張帆快然人力不施
坐享其功閒智者之機宜也與然而心不得其正而入於危
陷乎深白且以爲藏身萬人之海放情千尋之江安意滿志
矣卒然而遇颶飆之颿源衝之瀾力不及施巧不及逞遂至
覆亡而不自覺曾不若此一舫之寄不墊不浮不止不泛雖
寄于水而無盧乎水水雖能使舫而撫意於舫其縹然若行
泊然不滯水蓋未嘗愛惡於舫舫亦不知有德怨於水也吾
於焉且有以終樂乎此矣客曰先生之安不忘危坦不忘顚
其寄志斯舫之旨既得聞命矣而所謂樂者亦得進以語之
乎公笑曰余之樂非猶夫人之樂而實自以爲樂焉耳然不
必求乎舫寄以外是故柳眼初開桃腮乍起綠波如鏡風約
池萍吾舫之寄乎春也碧藕亭亭青菱子子尺鯉佐饌水風
送涼吾舫之寄乎夏也桐葉初下雁使乍來紅蕖作花芙蕖
濯豔吾舫之寄乎秋也蘆殘葦老池月凝冰梅影橫波雪竹
映檣吾舫之寄乎冬也若夫把酒招客煮泉論文中隱水檻
風送鏗鉦吾實朋之寄乎舫也波迴汐轉淵別源歸墨光流
韶筆花漾彩吾斯文之寄乎舫也高唱入雲清波見底金石
之聲與水相答吾誦讀之寄乎舫也朝眺蓬下暮憩艙間宛
然浮家狎鷗澤國吾起息之寄乎舫也江有三湘有四湖有
五澤有七推而至於溪漁湲瀨之多吾以一池寄之舳艫千
尺艫艫百丈吾以一屋寄之悠然邈然不知崖涘此又吾存
危防顚中之至樂也予安得以海鯨江觸傲我濠上之枋算
耶夫吾之一身即天地間之一舫也其沉其浮往者既知之
來者將徼乎是舫已且虛空危之機者莫如易乾坤以下屯
蒙需訟師比其譬皆能取乎水也六十四卦言利涉大川者
六而片言不取象於舟至于篇終一則曰既濟一則曰未濟
詳厥旨也非深存乎覆蹈之戀也哉客瞿然作瞿然謝曰誠
乎哉先生之寄志于舫也是即小心戒懼之深意也乃歎然
而退斯時也貞儀年甫齡侍先大父側聞斯言也敬而誌
之及大父既終之二年乃謹述其詞以爲舫寄之記

聽月亭記

亭以外皆水水以外皆山亭不大而峻突水不深而清突山
不高而奇且秀突亭立乎山與水之中而吾友劉晴霞女史
爲之主人是亭也登眺其上則四時之景具備大抵于夕而
有月則尤宜之蓋踞乎荊溪之全勝者是則有月則無不佳
也而不必三五之夜有月則無不可聽也而不必秋冬之時
然而斯亭也雖無月殆亦足樂而況於有月乎哉或曰月不
可以聽也嘗月誠不可聽而有附乎月之中以啟乎聽者月
於是乎可聽也故記之

虛室記

於家園之東偏灑掃一室方闊以二丈度駕乎水池之曲焉
大虛其孔者牖戶小虛其孔者牖戶牖方圓高下所向殊而其
臨諸水也同室之中釐爲二分伏臘所居因乎時也其爲室
也無鏤壁畫棟之室無珠簾繡幄之容室內几三不必爲何
木也研二不必爲何石也石盂磁甃瓦壺以及瓶罍之器各
六七具不必爲何窯也書四櫥不必盡爲三墳五典也畫軸
儘帖各數事不必爲古今名人筆也筆數管墨數錠不必爲
諸葛廷珪製也繒絨錢幣之屬各十數具不必越綾蜀錦也
余與二妹讀書史習女紅於其中外一醜婢用侍呼使而古
今一事一物無益之煞訟號之爲廣博者不讀撫竊勦襲雷
同混俗者不作支詞溢語不出諸口淫色惡聲不屬於耳分

徑奇路不引於步非所題吟不感於性情室中則廓然室外
則寂然天景將曙室已有色天影既莫室猶有光雪之積也
室則益明月之下也室則如晝雖晦暗風雨室之開爽不失
其常其爲室也如此噫無奇奚特無可記亦無俟記之也
雖然吾之居其間也有女工之事有誦讀之樂是則可記或
曰女工者女子之常務誦讀者非女子事也且聖賢之詩書
非女子所宜知而烏可以記噫乎是非君子之言也人之生
也忠孝禮義廉恥名節同具於性而發於行者男女一也經
史文章聖賢之心法昭焉而三綱五常之理所由寄千萬世
之道統所由繫均是人則各當盡此三綱五常之正道且聖
賢詩書亦誰當爲者倫理大端要非無所託

未有能讀聖賢之書之女子而不能忠孝禮義廉恥名節之
自褚者若夫司晨亂德陰干乎陽此其必不能讀聖賢之詩
書者也而乃固執一見必謂誦讀非女子事宜夫豈知言者
哉蓋吾之記是室也女紅其餘也記其誦讀之工不虛也故
雖室無可記而有可記也然則虛室之名何取乎爾曰虛室可
以生白也虛心所以聚益也課虛所以責實也是在學之矣
有而言之經傳詩史非虛籍也三綱五常非虛託也名理非
虛談也誦讀非虛爲也是在學之矣此虛之所由名其室而
盧室之所以記也

薇花記

余生平最愛花木年十七八與姊妹等讀書家園之德風亭
凡園以內本有之木樹花青一一整理之其所無者則買之
市中面種蓄之或植階畦或置之盆奠不各因其性之所宜
四時之交花者不少歇香色五繁翳如也偶游邗江復買得
薇蔕一本擷歸面種於藕花洲之東歷三四歲其蔓粗僅如
大竹箸垣面下羅絡整壁枝幹屈盤至花時則紅萼綠葉流
景池水如陣繡屏如濯鮮錦其香尤幽而語芳具風致於穠
李夭桃之外余作詞以詠之凡金陵之名媛閨秀游於園者
莫不留連賞愛或歌或詩皆有題品有女史李淑華書薇香
館三字以爲之額倘亦花之幸耶自後余既長各習女紅事
經年至園不過數次時有園丁巫老者初涉理花務適値多
李眾卉盛彫畜薇亦藤瘦葉脫巫老疑其枯也遂伐之且剔

其根於是家姊妹等咸以余詞爲之識是咎余曰不然今薔薇一花雖豔冶可以娛人終爲不材之卉以不材之卉而邀人之賞揚是猶之妄邀福而倖致名也妄邀倖致而材不足以稱之是取蓍之由也固宜其見伐矣雖不幸夫何尤乎後有聞余言者喟然以歎啞然以笑而謂之曰彼之咎子之過也子之立論嫁也薇非有知之物雖不材而寵之以品題花不自知爲榮阨之以翦伐花亦不自知爲辱今使當世士能於人而有如薇花之默然無知以見伐亦云可矣曾是不若顧徒以閭閻之鄙見譏薇之不材而嗤其邀倖其末也已矣余以其言有確理而不可以忽之也乃作薇花之記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裕圃記

家從叔棣庵同叔母何孺人居天長邑之東鄉里叔少業儒而兼習農務以故孺人亦知耕種事家宅之東有園圃名曰裕中有亭有閣有臺有池圃以外三面皆田畦其西一面則皆居鄰屋瓦鱗次也孺人本舊族女知書能詩故嘗伴叔讀于圃丁未春大其圃之地而拓之復買得鄰家廢圃去舊垣而通之共至二十畝之餘昇其瓦礫礎磉确去其蕪萊平其崎嶇而鑿其瀦蘧斐其荄棘栽之藥之穿井於隅四角樹以竹木花卉其側有溷廁糞欲內外圄餘積爲肥壅之本四時之菜類其族而種之篽隆乾溼罔或少乖若夫溺水有池沈水有渠或滋或培或叢或分灌溉各具疏稠有法羅之離焉鬱而志裕如也樂吾之善行吾之德無所不足亦無所有餘則

則亦何往而不裕哉故圖以裕名名其實也余偶侍大母回
天長舊居過謁從叔幷孺人於圃孺人因悉爲余道其始末
及治圃之樂余敬諾之於是乎爲之記且以祝其裕諸後云
江上草堂圖記

甲寅之初冬僕偕夫子歸自金陵抵宣城北郭外澄江亭下
迤邐六七里竹樹陰翳風景清幽而市居則傍水而起江流
澄淨有如匹練屋瓦鱗次其左則敬亭山橫亙于外信乎江
城如畫之句爲不虛也舟次夫子于篷窗間遙指岸際而示
僕曰去岸之數十家彼丹楓黃鞠相映帶有枕乎山出乎水
中之五架三間青扉白板者則余族叔粹英先生之江上草
堂也僕望而異之且羨其卜居之地偏蓋雖處廛市想見其
庭亦誰復可及雖在耳目之前豈無高牙華屋其志不存焉
給餼粥堂開三徑以斑衣之戲奉色承歡周旋誦讀不出戶
庭將來功名固不足言即其詩若文皆足以壽而草堂又其
如哉況先生正及知非之年設能好學不倦則進德之日靡
至待昆弟必盡友恭之誠而家庭妻孥雍然也夙負高志恆
欲挾策爲四方游又因母老故終不果行中年屢應闈科而
不獲焉既乃舉明經然猶潛心學業時以勿墜先人之志自
厲且復修葺其江上草堂讀書養志日共諸昆弟奉母優游
其中以爲樂其爲人也如此僕聞而誌之今年春值先生五
十初度諸親友謀製錦歌詩爲其老母介觴先生悉辭獨索
畫江上草堂圖于僕之剪翁且致命僕爲之記噫僕何敢記
之哉僕竊惟世之稱壽者或侈家聲或贊甲第或頌之以福
祿或祝之以期頤而未嘗以壽者即有之不過以松以
柏以竹以芝以雲鳥以仙佛以三山五岳瑤池蓬瀛等等蓋
取其有壽徵也亦從未嘗有以草堂致祝而致祝之詞又從
未嘗以草堂圖記爲祝者余因是以見先生之爲人其深符
乎我夫子文木之語我者也夫當世之士以親爲念者稍於
功名未之遂則自傷貧賤者有之當世之自壽者或處貧賤
之境則熱中於富貴之拜禱炫頌者有之而先生皆不出此
殆不自卑小其志也故唯取乎敞廬可蔽風雨負郭之田足
給饘粥堂開三徑以斑衣之戲奉色承歡周旋誦讀不出戶
庭亦誰復可及雖在耳目之前豈無高牙華屋其志不存焉
如哉況先生正及知非之年設能好學不倦則進德之日靡
涯將來功名固不足言即其詩若文皆足以壽而草堂又其
末焉者耳僕也晚列不敢表揚以微詞而即以草堂之圖之
志爲先生壽昔張老於晉獻文子之成宅也詰之曰歌于斯
哭于斯衆國族于斯君子謂之善頌僕之與江上草堂亦以
是頌進焉而肯堂肯構之興也亦於是爲先生卜之

劉氏義貓記

劉氏義貓者宛平藥畦女士尊人所蓄也藥畦常告余彼尊
人之知與化事時其邑民有鬻一貓於業筆者之家腊如金

爪如鋼身白而尾黑性極馴筆工利其毛將爲之剝皮適其
尊人方過筆工之門而心惻之急償以金倍其值而攜歸署
中貓雖外馴而內實猛駿有虎勢不捕鼠鼠且囓之蓋聞其
聲而先匿之也先生以其能體主人之仁也益珍之里有貴
人某見而愛焉乞于先生不之與乃陰使僕盜之時貴人有
長安行乃攜貓共往載塗閱旬矣一日貓忽踉跗以歸因愈
奇之亦因後月餘聞其故也於是不使離左右貓亦不遠乎
先生雖過坐衙理事貓亦必隨之後一年先生歸田里攜貓
同行至路投逆旅主人就宿主人伺先生爰藥有疑夜剚進
饘竟鴆酒以酌之先生未之知而貓時臥几側見先生甫執
杯貓起傾之再斟而再傾之先生覺迹夕首諸其邑之宰拘
足下水幸遇池中先有朽板一遂持之得以不沈然亦不能
起斯時家人無一知者貓忽呼號叫躍又向家人作拱揖狀
咸詫怪之共欲擒貓貓且走且拱直引人至園池適始互見
其弟急救之得免其厄於是咸愛之而且敬之矣殆先生終
貓竟不食而死蓋貓之義有如此是不可以不記也嗚呼知
死而哀人被竊而返主貓其忠耶傾賊鴆酒拯主水厄而忠
死以殉貓其信耶或曰貓以知恩也故援公難或曰貓不能
久蓄者也故值公之終而死之或曰幼子之失水也貓爲之
妖也而皆非也夫毛寶之白龜袁氏之利犬丁姬之雙燕子

厚之義鵲文長之孝鵝皆傳之以文大都其事非誕也蓋物
之生亦具乎民彝者也斯貓可見矣使不知幾之先則雖豢
爪牙糜其身于巨梃亦似可議而謀實無濟矣今觀其事率
皆如出之經營細穩而且就義從容又豈畜類中所可多得
者哉則是貓而以畜呼宜其不應嗚呼人之所以別乎禽獸
以其秉性獨靈而中心不昧耳彼世之爲臣妾僕御者遇患
難而不知援受人恩德而不知報曾是貓之不若亦可深媿
也已

書

上卜太夫人書

江甯女史王貞儀

自謁見太夫人得聞一切高論私心不置既又承删改拙作繼復接讀手示兢兢然以女德相獎厲并教以讀書作詩之道諄摯之言令人感悚交至竊唯僕生魯質伏處閨閣幼既失學遂亦無聞女紅滌濯之事毫莫能知不肖無似九歲家祖母命之學詩十二教工文章兼習梱事心粗才劣門徑難窺迨先祖父罷官家事中衰家父及伯父等又屢困場屋玉三獻而受刖珠晦投而按劍而且驅人饑寒不暇古學於是事夫同是人也則同是心性六經諸書皆教人以正性明善異者唯今世迂疏之士動謂婦人女子不當以誦讀吟詠爲脩身齊家之學而豈徒爲男子輩設哉第恨僕既細於中饋烹飪組紃級縫之事而識又不能窮道理之微才亦不能達太夫人一爲閨閣振勵而砥柱乎中流實稱夙願也已其足矣不啻壺矩不端大體或畧識之無朝學執筆暮即自命爲才女蓋以爲駢拇枝指之委無間殊尤之物目睪逢偉士正人耳鮮聆端語藉誡唯希慕聲華竊相倣傚學卓氏之風流習趙姝之佻僅又或貿鷂鴉而羽鳳皇盜無鹽而爲嬙施一專求乎脂粉靡豔之陋習至於有柳絮之才而罕柏舟之操負舜華之媢而多同車之行固無論焉僕蓋未嘗不悼欷恥惡之深得太夫人一爲閨閣振勵而砥柱乎中流實稱夙願也已其足異者唯今世迂疏之士動謂婦人女子不當以誦讀吟詠爲事夫同是人也則同是心性六經諸書皆教人以正性明善

亦無以教儀者矣及侍大母來吉林始得欣遘太夫人及令孫女夫人一見即蒙不棄而收之帡下使僕得執女弟子禮以進知已之感生平銘佩然有達者唯僕稟性堅白雖一女子雅知克己而一皆以道自守凡目前之意所牴牾者輒必攻辯執玉碎之見而闇瓦全之情抱獨醒之癖而悖啜醨之沈遂使近日嫉嫒之輩有所不合嘩嗤背憎傾毀時加或以爲幼而無知或以爲閨中狂士又或疑爲有意作名求知於當世抗行於古之女史才氏嗟乎是豈眞出此哉令設有士大夫以好名是喜則通人長者獨得而賤之嗤之況僕一女子敢不循雌伏之理以道自守而竟敢以閨中之言行播揚道塗以求人知乎默觀目前之女士多半有不守姆教不謹

古今之旨雖間讀諸注疏之書矻矻矻然終日靡夜以涉心其中異同離合之必證名物象數之必斷義類指歸之必加研求不可謂不專且博也至於既久益擴然若有所見怡然若有所知幾高視一切滿志自喜突迨一聞太夫人之訓語恍然自失然後自知前所已得者或狃於習見之偏或出於聰明之隙求之吃緊於身心者則槩未有合焉乃益思太夫人之言爲不可易矣前者太夫人之訓僕曰無論男女總以德爲本文字篇章其浮名也乃所謂末必後乎本人未有不務本而能成其末者近於閭閻中必深言及此固有所不能知然其人或有從務乎婦女之本則雖末有不足而其人亦足推重于一時旨哉言乎人果能以太夫人之說進而求之上

而事父母事夫事舅姑推之於母僕陸親馭事立言已無可不括僕自奉敎後片言隻字不敢自耀非故自珍秘之也實自愛耳竊嘗聞之龍惜珠而畏鐵麝含香而避蕕其所以畏之避之者何實愛珠與愛香耳一珠一香在龍與麝猶知愛之況爲人者其當更有甚爲可知也僕之所以自愛亦有悟乎太夫人務本之敎也以務本敎僕是太夫人本其所學急人之所當學敢不佩之書之受繩削造就之益昔曹大家撰女誡首之以四德三貞次之以女工文字其敬戒相承合之太夫人所敎者二而一之已僕於是且有以知夫令孫女宛玉之貞靜端莊其有得乎家訓者深也太夫人乃命與僕訂雁序之好然則僕幼齡不諳並無才德之可引而太夫人之

愛僕亦云至矣嗚呼匠氏之操斧斤以入山林也其取博而用宏自捆把以上及之若高若低孰大孰小未嘗有棄材今夫夫人坤德壺範相媲古哲母而兼以才識學業之正敎後啟者猶之良匠師矣僕不材唯望始終敎之幸甚幸甚

寄周夫人

首夏敬呈一函久不賜裁答昨桂婢來詢及始知夫人歸甯日深也音問缺然今且鴻雁賓空秋熱甚於酷暑夜來一雨灑然涼襲枕簟而僕之病已蘇如脫舫寄外芙容漸次作花冷豔幽紅倒映池水不啻濯錦之麗家釀新熟敢裁素簡上訂祈後二日幛軺過臨當釣藕花洲中尺五鯉魚烹以佐飲以洗渴塵幸勿故卻此·達不莊

答許燕珍夫人

言旋里門載瞻流火伊人秋水言念奚似伏唯壺祉平善今春之三月鴻便特寄尺書聊抒積忱知已收到第恐鼠璞見投未免識者胡盧奈何近接手翰佳句言詞諄摯格律嫻雅佩服奚如並承遠賜香帕食物多珍莫報報面之至再讀新什知夫人用心之密可謂既精且細矣然有藥石之言敢告之左右尊作固能掃去脂粉習氣而余猶惜其調高而意率才大而體浮律整而氣虛巧有餘而力不足此四者之受弊何哉以矯造太過摹仿太深也矯造則和平不及摹仿則陶鎔不及來示有云法三百篇又云古不漢魏非古律不盛唐非律斯言固是已而必規規焉倚牆附壁以爲詩詩道果如是乎余則以爲三百篇者三百篇人之性情也盛唐者盛唐人之性情也漢魏者漢魏人之性情也此所謂詩以言志也後之學者因求所師承故上取法乎三百篇與漢魏與盛唐而究之所以爲詩則無非寫我之志發我性情而已語云分道揚鑣城門一軌此之謂矣譬之嗜物者然其性情之所近有彼此不能相易者如以我之所好強彼之所不好方枘圓鑿其不合也明甚唯平日取古人詩潛心玩味得其解則求會其法會其法則求味其神理與我合者誦之不與我合者置之朝夕玩索境由心生妙由思出下筆得句則猶然我之性情我之志趨而規矩復不相越斯爲善法古者矣如必謂詩非三百漢魏盛唐則不可以爲詩之法此恐見于拘迂不

由解悟而入汨我之志趨局我之性情是賤家邱之易而徒效邯鄲之步舍熊掌之味而求鯨鰲之肉不益遠且難哉雖然匠不爲拙工而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而變彀率三百篇漢魏盛唐詩之繩墨彀率也若夫言志向抒性情會美善於一塗融義理於兩得則化裁之妙原在一心易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唯夫人反求諸己而已臨楮匆匆愚衷莫罄尊作擅敢改其二三質閱畧識數行樂祈裁鑒

答白夫人

昨擾郁廚謝甚酒間所談某事且轉委作詩集序僕承教多矣然不能無說也大抵今人之弊最患急於求名唯恐人不及知而未定之稿出以示人求片言於大老名公以爲榮在彼固不自知而一經有識者嘿然置之夫所以嘿然置之者以物之不足當一贊歎且并不遑因其人之乞求遂柔聲媚態以貢諛也僕智淺學疏雖喜耽翰墨而從不輕易出以示人不敢謂勤愼內脩也亦非自以爲是也其所以甘於隱秘者唯守內言不出之訓以存女子之道耳故凡自閨中知己而外講學就正者無復有他今某某何如人名列序序乃公然外聖賢之正道而從事釋氏又公然不自知悔一務乎空寂之語而樂爲名教中之罪人嗚呼是尙得爲聖賢之徒而啓之齒之哉一旦以其詩集求序於僕豈以眞爲名宿乎抑或姑試之而以僕之文章果無足輕重乎論其人品不足以序之論其所學不足以序之自忖人何如集何如乃欲僕序

衣靡音嬛態以貢諛爲心以媚人爲吾而人皆不之恥者以其行與業之所託在是耳苟欲易畧知正道與夫身名自珍者而爲之其能乎其可乎余之不序以僕非序某某之集之人也因便特佈上達狂簡斐直之語本不欲陳以夫人實與儀有同心故揭所隱以告未知高見以爲何如

與劉季容妹

日昨視吾妹所服諸藥單不覺訝甚蓋凡治血者當察有火無火氣虛氣實此大端也昨閱藥單後試診妹左右手之脈則實係陽盛陰虛故逼血妄行多由于火盛其猶易治者以身涼脈靜耳是必宜進以清降之劑使血不隨氣上升補其陰抑其陽理有顯然者所用必生地麥多丹參阿膠之

類又問夜來心虛多汗又必以當歸棗仁或茯神佐之今所服非升麻即柴胡甚而肉桂附子不唯藥不對症而且以狼虎之劑施于閨中之弱質匪特階之病直速之死此吾天長之邑所以多庸醫之一證也蓋醫之道其要在察脈視人因時論方相地五者而已余非敢云知醫然間嘗亦偶讀諸經按諸理權諸通變雖不敢卒餽以藥而一得之秘試告左右語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鄭重之也今一血隨氣升之病必宜補陰而抑陽則火清氣降而血自靜所服之劑反提之使上是猶抱薪而救火矣豈其眞能反者反治乎吾因妹之病且特攷諸書如榮衛生篇調經篇其治法亦必升者降焉陷者升焉虛熱者涼補焉大熱者寒化焉風者散焉燥者潤係代裁尺一以呈覆之於是得陳所欲言于左右試畧進白門無既矣然家嚴則深知之欲作札上答因事在紛冗故命之大凡人之行一事也無論巨細必先求合於聖賢之道道

焉者破焉沿者澀焉等等而已假或宜降反升宜澀反燥宜涼反熱是何異乎見人之墮井而更加之石哉一冰一炭害無踰此此余實有不可以不言者故贅述以達三令叔素精此道時或覓便以余說寄質之必有指正可否處幸勿因其地遠而忘之幷祈吾妹珍重自愛或能善于養息調理即不必服劑亦妙勿藥有喜余竚卜之後唔有期無爲憾憾

答陳宛玉姊

一見吾姊不特知爲才媛即知爲賢媛矣欽仰欽佩別條而月正爾惝恍忽尺一見報風旨幽靜而詞語古茂服膺箚行監俱說此輸僕毫不知古作承令祖侍御公及令祖母太夫人謬舉而吾姊且推稱之名不副實惶愧何如吾姊蘭蕙反羨

裴菲舍旃而就寄乎哉前者投詩洵美率然奉答强無鹽而並嬙施益見形醜奈何承欲惠然過臨欣喜不勝謹訂月生魄夜當掃竹窗橫素琴俟我美人幸勿過門題字而返也此覆

答表伯某

讀表伯先生寄家嚴書知先生近日虔於守齋又將蠶蓮以營佛事又親書佛經若干部施各寺院種種善果不可指數即不必實有其事而此心一生宜佛必現六身以祥福於德門無既矣然家嚴則深知之欲作札上答因事在紛冗故命係代裁尺一以呈覆之於是得陳所欲言于左右試畧進白之大凡人之行一事也無論巨細必先求合於聖賢之道道者聖賢之所遵依後人之所率由一須臾而不可離也世之學聖賢之學者既卓然自命爲儒夫儒何如人聖賢之徒也其固可稍外常道而涉迷於二氏之邪異乎哉自周文孔孟而後聖道不傳又暴於秦火之厄漢魏晉宋以降佛老之徒遂大熾於天下當其時學士大人嗜好虛無喜談清逸以至二氏之教卓然與聖賢之道相鼎足而小人之無忌憚者乃强合聖賢之道而三分爲教於是儒釋道之名以起其後承訛襲謬忘其本原爭尙詭異至於學士大夫之失其本心者且交口嘖嘖訪佛事爲廣大贊道門爲玄妙不亦憯乎且夫佛老之道何如者恃寂滅清淨之論息天地生育之理失五倫之體行不近人情之事不畔鑿不勤勞食人之糧居人之

盧背聖賢之言逆聖賢之行其本不可爲教而强以爲教本不可爲道而强以爲道如此然則其又何以易於惑人若是蓋凡氓之蚩蚩者或爲姦宄不法或窮餓無所依而二氏於此乘其患難困苦而羅致收養之其得衣得食之徑甚捷於他途故使人從之者速且易此在庸愚無知者固不足論而奈何爲聖賢之徒亦奉之如祖宗父母之尊乎今先生或未之察而固出於此乎抑或偶爾游戲以談之乎抑果明知之而故蹈之乎噫異矣而來書中且有引坡公持經好佛證之僕以爲坡公之好佛坡公之偏也病也在坡公當日若忠義若文章若經濟卓卓人世先生皆不知效而唯公之偏與病是好抑又何哉昔楚民好竇玉執固自昧往往過美玉則棄之而玉之有瑕者乃喜而取之今先生之好坡公其去楚民幾何僕夙聞先生明於學問諳于禮義尙其黜此無益之行絕三教二氏之論而尊信聖賢之正道則儒術昌而先生之自負於平日者爲不虛也已昔盧陵歐陽氏之言曰千歲之忠徧於天下非一人一日之可爲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此申本論也敢爲先生進之昧瀆之罪口舌之過兩祈宥之

答胡愼容夫人

前歲仲秋奉別帶病以行舟中沈悶時每誦夫人送行之作佩服歸來日月易邁寒暑三週知夫人近所習於詩學當有情辭眞摯格律暇整較今日之調弄脂粉者何啻霄壤令人倍進於曩昔者然又恐以僕既別復棄置不事念切之私反夕爲無寒暑爲無寢食爲專志於其道不少自惰及東出山海西游臨潼而復歷吳楚燕越之地經行不下數萬里而山水風景勝槩之助又足以擴達其胸境故性情既加之疏瀹而并不自知詩之何以近乎勁潔又何暇計工拙爲哉至失閒閣本來面目此又僕避之出於有心者蓋詩道關乎風教三百篇中美者刺者幽者達者好色者致哀者敬而貞者靡而淫者一唯人心之近而出乎不容已或可懲創或可感發心異者而聲亦異焉無非皆本來面目而實無一存本來而目者也觀音而下視爲緣情之作專事綺豔陋僕一出於兒女之私大遠乎不淫不亂之道至唐以來詩稱極盛然自數十家而外工於賦景者多深於言志者卒少迄乎時下言詩

者更多漫無所志唯專用攻苦之心於酬酢往來中或有吾
輩中翹能工翰墨者又喜鬥競於香匳浮豔求其有先輩識
見滌慮柔媚之態而相題成章則百難獲一又何足尚論於
魏晉以前之旨乎聰有賦而無比有頌而失風雅四始六義
闕如矣僕方深以爲病正自愧不能盡去閨閣之面目而不
意令妹夫人之教余者反在是也此則尚祈夫人轉達令妹
急留意古歌詩中細爲講論思索其法律格調俾他日樹幟
中之幟有其原委使世知脂粉中正不乏詩人僕有厚望焉
外尊稿有不合處擅敢評削一二其間怨六首并可不存故
代刪之諒能割愛庶此蕞瑣得以藏拙耳七夕答周夫人
久違顏色忽枉來函眞不啻珠貝之入手也良會追陪本不
敢拂第今日實係師卜太夫人過忌心喪動哀畧無好況若
有新句祈一賜教他日必當和答以補佳敘此演
上徐靜雍夫人書
肅啓者僕往歲過晉陵即聞伯姒夫人名久矣近日令夫子
黃吉香先生與僕夫子訂交故益悉伯姒夫人之爲人正老
泉所云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者乃地之相
去不數百里失晤之情本可見諒而至於尋常書問亦且缺
畧無禮悾悾何如然在伯姒不拘拘於此可知也乃聞伯姒
辱嘉乎僕乘輕許得非因聞僕之浮名于諸閨閣者之口
而推舉之耶抑或思有進教而故先期之耶而僕竊有感矣
僕自九齡始知學女子之道行有餘力及詩書又仰企平
古賢媛哲母之才之德於是頗專讀書稍長侍先大母亦或
命操筆學爲文章既又從侍大母及家父游韓北關中浮海
登岱足跡所至凡當今之賢媛哲母引爲知己者僅十數人
或與之論古今婦女之道合諸大家之書範內訓而上下之
夫而後益悟婦人女子之所謂才者蓋別有所當服習效法
者在僕之訂爲知已其必以德相迪勉我者如是視遲小有
才而薄於德之流其末也已此僕之所望于伯姒所以實有
出乎世俗之見之外也嘗謂近世士大夫家修靡成習而其
閒閨中人亦唯專務奢華而不講卑下孫順之理唯以驕陋
好尚爲事或有一二才智者則又以風流爲倡率視誠言嫉
女子之可貴者在氣節而不在才智然自前才智自負之婦
人女子不知凡幾而家之不齊也亦多因棡內騁智用才之
過是故在古賢媛哲母傳諸紀載者其事不過烹茗盛湘縫
紉脩濯之細而教能行于家其聞見不越諸姑姊妹師姆之
間而名信于鄉國達于天下傳于後嗣此豈非以德馭才而
致之者乎僕自于歸以後筆墨文翰久已厭事或間有所作
亦復深自韜晦兢業自矢婦職自脩當惧有少得罪于舅姑
貽譏于內外至忝我所生而紛紛者猶且推許之以爲某也
才某也才殆皆取譁而不見其實聞聲而不考其眞皆非僕
之所望也唯僕也頑拙生平頗以氣節自持又不屑依違脂

粉香豔鄙俗之習是以譽始興而毀旋起而不免忌刻排擠
者匪特閨秀忌刻排擠之而甚眉之輩其忌刻排擠則更有
甚焉夫豈僕之過哉尤可歎者今人動忽棬政泛立時名謂
爲巾幗光其又不知婦人女子之難非難于僅通文詞知吟
咏而實難于內則之政耳僕聞伯姒之處家事也慮無不周
行無不謹事上無不敬相夫無不恭皆合于大體是誠足以
爲閨里式而非特僕服且敬已也竊以目前惑于趨向者什
有八九嘻迷乎眞者不啻苟窮之與蓄本也飾其外者必浮
其內現其文者必害其質蓋才非閨閣之正務而足以淆其
德也固不待贅言矣僕尚期伯姒爲之砥柱障其狂波則幸
甚矣至僕不敏年復穉弱諸凡正道在所未諳所自信者素

履耳古人云服玩之器重于千金也忽壞則棄糞壤焉稗草
之叢蔓于蕙蘭也忽食則同穀粟焉此無他習俗好尚之移
人也以僕愚鈍不敢薪于古人而伯姒之德之賢或有以進
教之匡所未逮實不勝感激之至至於習俗之好尚尤當互
勉焉孟子曰交淺而言深者忠也僕敢即以忠告之言進他
如起居修問之禮謹俟面言不具

與劉宗伯夫人章書

敬聞者冕昔在都伏感德被前歲蒙遠錫綾釧箋翠眞摯之
言溢于簡外逮今五易寒暑鳴謝莫由誠愧誠懼日昨謹接
示函承頒書扇下愛何如兼悉錦韜西至且夕將過金陵幸
見之心疾於飛羽痾候臨晤敷此微忱先腦藉晏伏惟萬福

答青嵓先生

已知詩文二集告成有日然此舉定當留意即使落稿亦不
可便爾刷訂外淵多則疵摘立聚矣昔人有言良工不示人
以璞此語特眞凡成一集若以屢較必屢進一見故孝標策
事無修博聞明遠爲文集多累句此足徵也今人眼高手强
志大才疏每著一書東抹西塗譬如寶玩之器其市販之富
者張諸五都光怪陸離無所不有其貲薄者名之曰趁市趁
市之所得雜惡欠缺殘不耐目其欲以之入五都之市與之
相競可乎不可今先生若必欲急於求名固無論已否則壽
善藏後出俾屢刪時正應乎一鏤板而可傳于世已斯言雖

微志遠大者諒不以無稽置之

答方夫人第一書 浙江陳三辰觀察室

比承辱命作心經序始固欣然下筆既而思之有不可輕於
立言者蓋文章一道斷不可無故而作必借一事而發之以
稍見其胸中之所寄託必有道以寓乎其中爲文也或忠烈
或節義出吾生平學問見識以附之使讀之可歌可泣起敬
起畏雖歷久而不可磨滅昭然在人口耳於是其所爲之文
章亦遂附事而不朽此所謂文以載道也若夫佛經者叛道
離理者也其經始原於漢流於晉溺漫於宋魏齊梁隋唐宋
元以下其言語荒唐其詞義空嗨以爲添設須教方廣良詮
甚至一窺寶偈三復幽宗舉爲不二之門大千之法或又五

相倡言演綸法於摩訶陀國肇寂滅於普光法堂而幽靈幻
變之迹遂足以撼王公而怖士庶於是兒女子之妮妮香火
暗滅其刊定諸經未必不爲之又爲而況爲者又供行於世
突今一旦必欲拈出此部裝潢精錄序而藏之以取重於後
世僕則以爲所作非其文所書非其事則雖上下騁馳靡乎
空虛詭異之詞亦決不及傳傳亦決不及於久遠而徒勞心
費思于無益之筆墨爲無益之文章是無病而呻吟也其於
悖道之義何哉匆匆上達語直且狂無易由言當與夫人上
悟之也

再答方夫人書

一別五月比來起居日佳盡祉安勝爲慰前命作心經序已
修束奉覆乃猶諄諄委諭復動以報應之說罪過之儆其然
乎其不然乎而僕之一序誠非固辭亦非不能也實不爲也
僕以素日所儆信誠奉者之不在是耳夫以已所不欲而亦
思易人所欲固不近情然不能不再切實實言以匡知已之
失是或不失爲古交誼遠規之遺意焉即如佛老之教今世
盛矣其害惑人心毀滅倫理者老氏少次之而釋氏爲尤熾
天下之陷溺于佛氏之教者上自名公巨卿下及愚夫愚婦
庸蚩之輩推而至於深山窮谷中人皆敬信若狂眞有淪肌
浹髓牢不可破者吾鄉惑其端者已既夥而婦人女子之祀
奉幷加倍之然其邪異之術第可欺不明理不讀書之男子
無德不肖之婦人故即使其勢日張而於聖賢之大道終不
能少損是佛老二教本不足爲正道之害而僕以女子必負
怒而闢之固有所不必然實不忍夫人亦沉溺其術中是則
斷不容不進一詞以解此惑試論之今天下福善禍淫神鬼
報應之說雖不徒見道於佛老之徒其初意與利濟儆俗之
心廸吉逆凶之道尙不甚相遠而人必溺之則獘生而害遂
無所底止況今二氏之徒豈眞所謂佛老之化身後行乎哉
其初或公卿大夫下逮農賈及乎種種不法之民或罹罪惡
或役衣食或入利害困厄之塗勢無可逭而一旦敗壞迷昧
其本心遂相率舍去父母兄弟夫婦子女祝髮披緇而從乎
持乎虛滅解脫使人若眞有足徵足信者而佛氏又立其輪
迴變相超昇墮落諸法又現其慈悲心以救世有愚夫愚婦
專心其教惑志其術者不免思避禍邀福使陷其身蠱其心
又有學士大夫等或不端不法恐死後竟受諸地獄苦此念
既生乃特爲倡率以神其教而後比黨蔽屬庸愚羽翼多在
卿士而且護法施主之名起矣又或捨其本身或捐祖父所
傳之田畝或以子孫寄名於彼以爲銷患折難或做功德因
果焚冥財祇鏹之類不惜數百萬錢盡于一瞬或預恐佛老

泥木之體無栖息之所特募鑿斫工以百姓勤辛勞苦之資財以爲二氏課居處或施貨帛以邀二氏餘佑求死者生免罪過于地下又或絕穀飲斷米粒以求渡于佛求化于仙而坐涅尸蛻之法尊突甚之父母在堂幷不能盡孝而且各其資養缺其衣食鄙其費用一旦既死又不暇言必誠必敬靡哀靡戚之道先必請僧延道設醮昇天焚資寄冥衆樂華遊演劇會友名曰爲親祈福於冥中又或飾之曰喜喪喜喪云者言老者之死爲宜故子孫各喜以相賀也至於送殯葬也則以孚綵百戲相倘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不見於曰不聞于耳唯極奢窮欲於棺槨蓋之華牢鬼蛇神之巧祭事備御之盛笙歌之音接道紅紫之服載塗巫覡道之列于後者以什百計一葬而可費一中人之產者蓋不如是之靡且麗雖弔者亦不悅于心其惑失之害始皆原於敬信二氏而沿流遂至於如此不深可欺可哀也哉背聖人之言曰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其固未嘗不論報應然以其理而定之也故唯敬之在一心戒之在言行非若二氏之教同流合汙悖義亂德背親滅倫盡產傾室使人奉乎懺悔趨乎清淨持齊茹素甘爲下愚其在婦女則輕出其清白之身日游散寺院與僧尼道流相周旋又或公然使此羣出入庭幃以相悅而不知恥以爲祈福于祖宗父母有如是其孝乎以爲祈佑于夫婦子孫有如是其愛乎以爲祈己之免禍

致福有如是其徼倖乎而鬢眉巾幗乃盲倀狂蕩媚禱諂祭頂香放踵裸肉焚修不又大可痛惡而切悼也哉況以夫人出此尤有所不可令夫子三辰觀察識聖賢書守先生法受朝廷爵出己身以治百姓方覽其崇正學黜異端滅淫祀化民成俗而卒不能刑于家室固失其道而在夫人又幼曾讀聖賢之經籍而能識乎大體者今竟年才五十以象服四品之恭人而下較衆之頂香焚修持其齋供守其粗糲無日無夕非鐘版魚磬之聲相間答於閨房又常親往寺觀布施之貲歲無虛日數無紀算而今歲正值凶年人困于饑饉富厚之室靡不出資公賑乃令夫子陡以七千白鏹專修城北之地藏菴而夫人又自捐五百緡爲廣教寺助香火之費平日恐獲譴者之即在是矣嗚呼夫人之行實如人之失足墮井唯急望援者乃又有佞乎二氏者於此且同聲附和以貢諛加之以慫慂順之是既不拯而更下之石矣此無他正直者以夫人不足與言仁義而鄙之諂媚者又以夫人之勢與顯宦而畏以承之耳而僕與夫人之好非尋常泛然者比故進衆之訣畏者而箴之以辯其惑且進所輕者而言之以救其失夫人果知以前之事爲無益則猶可進於德禮之正若止之規之而且不自悔自戒則直以入井爲安宅也吾已矣夫

心經原本并繳此覆

接奉來示知前所寄銀物等已收到地已看就否葬期將近
倘望留心大抵堪輿之流多不讀書故只論名勢不理正理
專將富貴貧賤禍福休咎語言來擾惑人心以營己利務祈
父親斷不可全把堪輿言作準只是辯脈測徑告土驗氣撼
龍撥沙定穴放風察水最是要緊儀本不知地理亦半據書
半據理而論之近來初涼伏求保重沈元往蘇未回所要衣
服容沈元一到家即差送過江船此請安大女貞儀稟

答大姊書

前兩切圖細注寄閱今接來函并圖內三角切形猶然多誤
即如其庚辛綫又誤切圖於甲而乙丙綫切圖內三角切形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丁戊乙形等角亦復有誤至所圖甲乙丙甲作形內切圓
又差按先必于甲乙丙角甲丙乙角各兩平分之作乙丁丙
丁兩直綫今所圖自丁至角形之三邊不作垂綫則丁不能
爲心戊不能爲界乙丁乙丙直綫復不能遇於丁次是又誤
也今特改正并畫二圖寄呈可以梅氏歷算書中論三角法
細推之自知

與夏生樂山論詩書

昨細讀尊作麗則姘雅層見疊出年未弱冠有此才質是所
難及第天分雖高而學力亦不可不到前人云詩學貴書多
非虛語也僕受性隘劣文質無聞至于詩學尤所不諳乃承
不鄙陋閭閈再三問道于盲敢不以一得之見告之左右儀
十數年前氣盛志銳女工之暇畧及詞章好取古今諸名家
詩誦讀摩揣之日復一日遂有所作當適意時輒復舒楮濡
毫覺浩然自得于胸中者雖脂粉靡媚之句亦自以爲是才
短心粗務求工麗及少長頗得知解不爲無謂之作故稿中
半多寫託譏刺箴規之語亦間出見者羣疑且詬焉迄于今
則每有所賦終日不能脫稿且檢視襲昔所爲篇什理法顛
倒格律舛謬首尾斷續字句俗率莫不悵悵悔悔者至竟日
即所存德風亭一集亦皆悵悵悔悔之餘而可以示人者少
矣平居觀古人之作其可傳者未嘗不才識鍊達皆氣深邃
眞有與詩書六藝相表裏又每疑古詩不知積幾何年可采
者備三千餘首自夫子刪之僅存三百何其作者之少而存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者之尤其少耶近世初學執筆甫知平仄不自量度動以三百篇及漢魏晉唐自比浮譽滿人口耳只求各成一集而不計其得失又自怙其短而如父母之護子惡唯恐人指摘爲患是以詩道每況而愈下及質究其所作則或有任臆謬訓古人而以爲自出新奇者或有沿襲古人者或有自矜獨得而不知古人已先我而得之者或有意作而辭不能達者或有拘拘乎摹古而不化者蓋多半剽竊人之餘唯取大家之皮毛詞在非今非古之間句在可斷可連之際氣在半生半死之中而已曉然曰吾善爲詩古人之詩不吾過是無怪古詩人之少而今詩人之多僕固不敢蹈也而且深恥之僕竊謂詩必出之以性情此固人人知之而不

待言者夫亦知性情之中有兼倘者乎是故有律法焉律法者性情之用也又必備乎體裁體裁者律法之緒也推之志貴其高古卻諠卑也氣貴其渾浩絕蘊弱也調貴其噌宏斥暍咿也識貴其瞻達去隘拘也語貴其和平忌刻薄也律貴其周謐鄙纖佻也意貴其嚴整黜浮膚也興貴其融新棄腐雜也莫不由性情而推之律法體裁之所由生者視之若繁紆遠雜其實則一也至於喜怒哀樂之發鎔鼎山林之分則又以所處之境別之而非可以概定夫然後本乎性情之說可共明而其爲詩也亦不近乎時失乎俗否則談格律整隊伏枕字量句專一擬泥于體制風華音響聲病之末旁騖乎言語之工欲足爲揚風抗雅負爲能詩是猶瞽者高論五色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吃者之紛論九宮亦烏可乎況乎古詩寓意綿長比興悠遠而不必一其格沈鬱蒼健雅淡排奡端莊倩豔相題搆意各三唐宋金元明諸作即不必熟誦而亦不可不留覽大畧則唯讀三百篇以端其性情覽六朝以免其枯澀覽三唐以參其變化覽宋金元明以博其旨趣他如離騷之幽嫻漢魏之樸雅陶之沖淡亦當涉獵焉應幾有以知其端倪竟其源流達其通變如是則詩道思過半矣風開樂由天資勝人及覩

詩律亦復有根柢足徵一斑大抵曉泛有餘切實不足聰敏有餘蘊藉不足揚露有餘含蓄不足丰致有餘典雅不足此數者固不見其損然久則詩境必庸庸熟熟則迂迂則廓廓則淺淺則俗詩乘之而獘斯大而忽斯下矣浣花翁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唯能知于寸心斯其事乃可以千古也篇什之傳煌煌矣樂山能歸而求之自有餘師固不煩下問耳尊稿謬加批汰復作此以答之琬琰削鄙俚之論不覺滿牘亦妄欲匡所未逮也倘有可取唯其勉旃狂論大似以口給禦人者嘵嘵瀆聽知我罪我任之而已泛語訣辭則槩屏不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辨

歲差日至辨疑

江甯女史王貞儀

天渾然物也一氣運旋本無形迹之可求雖其繫于上者有日月星辰之象可推驗而究之至高且遠之故人輒能坐而致之其果何術哉蓋治厤之家其步有四曰日曰月曰恆星曰五星其具有三曰算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此司天者之大略也而其最不易知者有二法一曰歲差一曰里差歲差一法故所未知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隋劉焯唐僧一行等物遞推而行之其法亦不一而所算之數亦不一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如算一差也或以百年始差一度者或以五十年始差一度者或以七十五年始差一度者或以八十三年始差一度者又皆未嘗有一成之說至元郭守敬始定爲六十六年有八十年度始一差時以爲準按厤書歲差者今年多至日躔月差一度回回泰西二厤法之差畧相似考之近厤則定以七十五年始差一度者或以八十三年始差一度者或以五十年始差一度者或以七十年始差一度者或以六十六年始差一度者或以百年始差一度者或

是典日短之謂冬至乃自夏至之後日自北而南漸生南緯則日景以漸而短至此爲極而日至之推本不依日南至日短之語但依乎星辰位度何以知之曰史記天官書有四宮星其冬至在西宮咸池爲大梁之次奎婁胃昴畢觜參七星有白虎體故曰白虎唯冬至則見于南方曰星紀歲有云推小旬大旬而知月至彼用旬紀數閏月推日至也僧一行用進朔避晦法李淳風亦云星無位之可名辰無次之可名獨言日至以日能周天之故此說未嘗不是然星辰之舍即是星辰之位次也若言星辰位次果無可名則凡三垣七舍十二次七府三十六宮二十八宿何以有名且月與日積循二十九日有奇而後會而見五星亦間或出舍又何嘗不周天其行之遲速并有一定看今月行在何處則知昨月行在何處看今歲行在何處則知昨歲行在何處只其餘氣定以日爲宗耳陰陽新論注云今之冬至日在箕度宮在寅黃道出辰入申宏試以今之冬日推之日在箕度其宮在寅黃道出辰入申日亦出辰入申至春分日在奎婁黃道出卯入酉日亦如之秋分日在軫角黃夏至日在井鬼黃道出寅入戌日亦如之秋分日在軫角黃道出卯入酉日亦如之若云宮在亥其度又何得復在箕其黃道何得復出卯入酉乎誠以其不知日之南而北而南經是在冬至以後至歷春分而夏至之半周其星自南而北黃道之數本自有昭然可考者在耳有如紫微居北上眾星散居南下有赤道有黃道而赤道則分天之中黃道非平在赤道之南半在赤道之北在北者近北極井鬼之度是也在南者遠北極斗牛之度是也又據測古法云天體北傾而南高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反退居于下而近乎北者乃居于其上云云此法固然而已不合于近今且亦不合于里差之法今試以里差之法推之則北極隨地不同而天頂亦隨地不同書夜長短節氣遲早乃由所生也古欽江氏測算有云北極出地四十二度此亦大誤古言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元史測大都北極之高四十度半余以西測徵之亦無分寸之移并無有四十二度之數故言歲差者知黃赤二道古遠而今近此驗之于日輪轂耳日輪漸近地心皆有今昔之差唯北極出地之度不少變焉間嘗稽西人測驗謂黃道之距漸遠此亦可名南北差若東西歲差則恆星東移是已又有謂天一日一周自東而西七曜之行有遲速皆自西而東此中西法之大同而西法則比恆星于七曜此則古厤之度也考行而無疑矣又攷之唐僧一行以銅渾儀候二十八舍其時冬至在斗十度自宋牛至東井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小於舊經是在冬至以後至歷春分而夏至之半周其星自南而南緯增則北緯減宣城梅氏所謂去北極之度漸差而少也自與鬼至南斗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大于舊經是在夏至以後至歷秋分而冬至之半周其星自北而南南緯減則北緯

增宣城梅氏所謂去北極之度漸差而多也蓋恆星必循黃道以行實只東移無所謂南北之差其橫斜之勢又有如是者也此可以知其在冬至後者漸北在夏至後者漸南之故矣古歛江氏算厤有云黃道無極此語正恐不然古法歲差只在黃道之一綫今以論恆星東移則普天星斗譬有古今之差而黃道亦實有其極唯黃道極乃終古不動黃道之有極乃渾天家因北極而推其有南極即西法所立之黃道南北極是已古人治厤一主乎赤道而從之以黃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皆從分于赤道彼黃道之度雖有三百六十五第有經而無緯故所分者只黃道之一線初不據以分宮宮雖或有過宮于黃道者其實則仍分宮于赤道此亦宣城梅氏之說也然觀西法則又從黃道之兩極距黃道四面皆均者用分其宮度使綫上之緯度皆均又遂度各作圈圈漸次以小而會於黃道極至九十度則成一小點突所以恆星東移以黃道不動蓋恆星東移言之則雖北辰亦有動移唯黃道不動以黃道之極爲樞也里差者則以日月星辰之行度不同不變而人所居之地面地向則有東西南北正側偏中之不同於是所見亦各有異焉此里之所由差也自漢迄晉其法圜亦未嘗有知之者後北齊時始有張子信者初測交道有表裏發明三差三差者氣也刻也時也而大衍厤又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時有二十七所定測驗法近世歐羅巴測北極有南北差法月食有東西差法其北極高度之表則必合之範天圜而亦以日爲之宗按太陽每日東出西沒晨昏晝夜十有二時而爲一日每年春夏秋冬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其理合乎天之行天體渾圓地亦如之正居中央周髀有云赤道之下一年兩春夏蓋以春秋二分太陽俱經其地故其地常熱又云北極之下晝夜爲一年蓋自春分至秋分太陽盤行於天故長日自秋分至春分繞地而下待春分方見日其冬極凍至如南方則北極低冬晝長數刻北方北極高冬晝短數刻夏晝皆反是他若周天三百六十度日道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地亦如之近人有謂南北弦行二百七十里者大訛按梅氏算南北弦行只二百五十里應天一度北行亦只二百五十里此間分寸不可以訛背而後始能合乎度之數也北極出高一度南行反是故以二百五十里乘三百六十度則知地之大至古云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此非通達以計之特推算者就其所處之地言之耳按地面自赤道起至北極下九十度至南極下亦九十度渾圜一球故無一定之高若以古說爲準則南北居地之晝夜長短悉宜從同矣然豈可執一以論之哉古歛江氏又謂天頂地平差不分于里此語尤謬蓋地在天中體圜而小隨人所之凡目力所極適只見天體之半其與平面無異也唯計里可以定之計里者地差一千里則天頂差五度何得云天頂與地平無差乎況恆星隱見亦隨南北而其昏夜亦遂永短多差由于北極

之高永短差少由于北極之低此其法唯宣城梅氏定九出而彰明之其理益確至如改元者有云以求上古冬至之厤元以厤之歲月日時皆甲子乃爲厤元余按歲差法曰改者厤元而厤法固不改夫厤自黃帝迄今凡六十餘改如四分厤日法九百四十分三統厤日法八十一分授時日法萬分分定日法九百四十分則月法歲法皆由九百四十分定是所改者非推測之法乃日法月法歲法三者耳謂改推測之法者誤也顧其所以改之者亦因歲之有差也是故太陽日日月五星交食治閏之法則不改也有如日法萬分則月法歲法皆由萬分定日法八十一分則月法歲法皆由八十一分授時日法萬分則月法歲法皆由九百四十分定是其法固亦改不過歷久必改日躔與月離有差即改而推測與考證與然而斷屬訛謬無疑矣新唐書厤志有曰冬至日躔退至井鬼之度日長猶之夏至此說也非今法此又因當日不明黃道不解恆星東移之故也宣城胡氏士佺著日至釋義亦因之其間有明白合時法處而訛舛則亦百出即如中有云今之日短當在東壁此一說遂萬不可解矣夫東壁在箕則中星在東度在東壁中星去日躔之宿每隔三宮此

一周天者小數也歲一周天者整數也自前冬至至後冬至爲一歲而其所躔之宿度數分秒有差所以積而差差之皆無一定試即由漢而近溯之漢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至于晉在斗十七度宋在斗十四度唐在斗十度宋在斗二度元在寅十度明在箕四度今時冬至仍在箕三度合而計之漢以上至于堯之冬至日起子宮虛一度該差五十六度八分七秒十九微而姚舜輔先輩謂日食汎餘差五百三十一分三秒五纎七毫九絲此課之極灾考之授時厤法度析爲百分分析爲百秒秒析爲百微滿百則成一整數考之時憲法度析爲六十分分析爲六十秒秒析爲六十微滿六十則立一整數從未有以纎毫絲命數者姚氏謂差五伯三十一分三秒則幾何分成一度乎又曰五纎七毫九絲若以十成數則當曰八毫不當曰七毫九絲若不以十成數則幾何分絲成毫纎乎即如周髀所立之度極爲繁重然亦僅度下置里里下置步步下置分從未有以毫纎絲之名立數者豈別有折算之法與抑或他厤書所載與不然或姚氏別有所創見與考證與然而斷屬訛謬無疑矣新唐書厤志有曰冬至日躔退至井鬼之度日長猶之夏至此說也非今法此又因當日不明黃道不解恆星東移之故也宣城胡氏士佺著日至釋義亦因之其間有明白合時法處而訛舛則亦百出即如中有云今之日短當在東壁此一說遂萬不可解矣夫東壁在箕則中星在東度在東壁中星去日躔之宿每隔三宮此

又古今成法胡氏之說良由證策彙之刻板陳書而并不能得其解故誤以成誤耳若竟據胡氏所言日短在東壁以歲差之理推之共差九宮有餘當在萬餘年以後矣大抵不可預知之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烏火虛昴此歲差之根也嵎夷昧谷南交朔方此里差之準也中星者此日至之定法也厤算之學今雖多而精妙考核者甚少又或多出新意不按一定之法一則或視以爲艱深而難之一則或因以爲隱秘而故密之一則或目以爲迂遠而屏之不知惴者固當通夫三才而古之婦女且能知三星之在農圃者流猶能按龍見之時或曰天文之道在所禁例而不可以論然此非禁人之知其推求研測之法也此禁夫私創臆造者之惑

象而亂眞也眞儀幼侍先大父握齋公公細訓以諸算法既長學麻算復讀家藏諸麻學善本十餘種潛心稽究十餘年不少倦自大父既終則苦無師承并無所問難質疑者之人雖或有得而終不能精營自悵然凡坊間所刻諸麻算本復乖外不勝指屈此因刻書之人本不求詳善至如諸彙書本益不足言其所以必列麻學一條亦唯求備全其名目而已余每覽而煩之暇日偶觀麻書中凡歲里二差及論日至等類除宣城梅定九桐城方涪翁兩先生所著麻算等書而外餘雖有善本然不免訛舛者幾半之否則注解不明否則議論非是不得已妄以圖中鄙淺之見據所一得者辯其疑以詳其法則證其得失而著成一篇其中半主梅氏之說爲本

金陵叢書 鄭氏校印

亦自知按于實際終鄰影響不免疑話之嫌謹存俟通才俾得指正之則幸甚云

盈縮高卑辯

古麻每日行一度其于天也本無盈縮然在中土之法以無中氣爲閏月以恆氣注麻爲宜而盈縮之理實寓焉或謂古無麻法之盈縮盈縮起于唐麻非也言盈縮者自北齊張子信始也厥後隋之劉焯唐之李淳風及僧一行等亦嘗詳論之盈縮者何即古麻之高卑也日有盈縮即積候而得之者非予信積候合鐫加時始覺日行有入氣之差而立爲損益之率又有以盈縮法求虧食者皆謂自淳風而創按以盈縮求虧食乃趙氏道嚴率晷景長短以定日行進退後人不知其高卑以生盈縮不特有高卑而最高之行亦于此定盈

金陵叢書 鄭氏校印

以爲步日躔之準誤矣太陽行天三百六十五日唯兩日能合平行在春分前三日一在秋分後三日此外日行必有盈縮故夏至縮之極每日不及平行二十分之一此相較而得盈縮之宗過此則皆以漸退日天心過北則春分至秋分合一百九十日七時四刻每十日應縮四十三分六秒大共縮八度二十五分秋分至春分合一百七十四日七時四刻每十日應盈四十七分四秒少共盈八度二十五分必如此則差數之算明而後周歲之內列宿無十六度五十分之愆忒且盈縮二麻亦皆以前後自相除補而無餘欠於是回回泰西者起而論之曰太陽在天終古平行原無盈縮人親之有盈縮耳云云夫太陽自居本天人所測其行度者則爲黃道黃道之度外應太虛之定位定位者即天元黃道與靜天相應者也其度均剖以地爲心太陽本天度亦勻剖其天不以地爲心遂有兩心之差而高卑以判所以夏至前後之度未嘗遲以其在本天之高半故去黃道近而離地遠則見太陽本見之度小縮初盈末半周即太陽本天高處在本天有一度者在黃道不能占一度行之有縮者以此冬至前後之行度未嘗速以其在本天之低半故去黃道遠而離地近則見本天之勻度大盈初縮末半周是太陽本天低處故在本天行一度在黃道占一度有餘行之有盈者以此大抵太陽之平行者在黃道唯終古平行斯知其黃道唯其有黃道斯知其高卑以生盈縮不特有高卑而最高之行亦于此定盈

縮之算生于本天之高卑則其極縮處卽爲最高如古法縮
厤起夏至是也最高行亦名最高沖古以冬夏二至起算故
起二至西法則極盈極縮不必定于二至之度而在其前後
又各年不同故最高自有行率古中厤最高行法非特太陽
有之卽月五星悉同皆有盈縮在西法則曰高卑視差後世
謂日行于天唯以地應中國偏居赤道北北陸近其頂故春
分以後日高天闊必多行數日節氣始周其半秋分後天稍
仄少行數日節氣亦得其半云若據此說則泥歲差里差而
一之抑知最高有行每歲積久移度乃以歲爲差非如晝夜
時刻以地面差可擬況西厤最高卑不當南北二陸之極處
故盈縮既不當二至至于五星各有最高卑皆各有所當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度宿一一與太陽別其太陽最高卑且月月有異謂之轉行
梅氏定九云最高卑五行于小輪小輪之法又各不一其極
假如最高在南陸則北陸最卑若在北陸則南陸亦最卑以
梅說推之東西兩陸又必讙然矣況十九年則太陽之最高
且市于周天此非以地面異者也格致章曰黃道斜絡以亥
爲極攷之黃道之有兩極本諸西法即渾天家因北極面推
其有南極是也古人治厤一準乎赤道西法立黃極于磨蝎
之初磨蝎者乃羊頭魚尾即冬至小寒凡二十八星其宮起
星紀二十八度止玄枵二十二度西法以初度二十分十六
度五十分定之故其初當在丑未今言巳亥是未知西法以
四分九十度爲三百六十度也又曰秋分至春分合一百七
十四日七時四刻當以十四日零六時五刻爲一節氣此說
益訛日行盈縮每氣不同若細分之則日日不同矣今乃欲
以春分至秋分之日而平分之爲十五日十時以秋分至春
分之日而平分之爲十四日六時不幾無可爲定算哉王化
卿與方中通又以南北陸主于小輪高卑二行主于赤道更
不可解蓋南陸卑北陸高者以地平爲之主最高最卑者是
以地心爲之主兩事各異若據王與方二說小輪赤道爲主
幾是一地有一地之最高矣然則不知黃赤之行度不可以
言盈縮不知損益不可以言高卑不知二極之理尤不可與
論最高也起算之端不誠難乎哉

經星辨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厤法惟經星之天最不易斷以其必四萬九千之數行一周
而初無能候其徵詳于通幾者往往不善于實測遂忽惑于
其限故有約二萬九千有約二萬八千夫均列定限分別節
度以日所行至者紀于何節之分秒月五星所至紀之經星
所行亦紀之乃說者謂天不可見必攷于經星躔次而得不
知經星亦自行于靜天也經星之次常移古今宿度分數各
異冬至夏至閒狹有定靜天有一定之度動天亦有一定之
至周靜天之度切動天之至以成其歲歲本不差其實亦因
經星周天百十年後稍移分許耳方中通先生云經星之限
度定于二十八宿此謬論也按博物志續集載二十八宿因
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之以爲宿而推測者猶且不一如

畢有十七度半強有半度是紀不當度自不當用爲宿況星之皆法乎赤道至于黃道則分以斜行直行與赤道相別所以自強宿距參漢洛下閎測得二度宋皇祐元豐間測止一度然則經星之居位由來不一西人分經星之度與班固費直蔡邕皆不相符可知非二十八宿所能定矣玉衡編云經星無名余嘗考之天官書等如曰四輔曰華蓋若魁斗所載之六星曰上將曰次將曰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者則名之曰文昌斗魁下兩相比之六星曰泰階曰中階曰下階者則名之曰三台太微爲五帝之坐東壁爲圖書之府執法爲郎官之象其官明堂靈臺之象其物皆經星也故馬續云天文之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凡百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名者張衡靈憲論亦曰經星天其數萬有三千一百九十四名咸有繫命覩此則經星又未嘗無名可推及之也

黃赤二道辯

黃道者何中道也一曰光道黑道者何九行也黑道二則出于黃道之北赤道二則出于黃道之南白道二則出于黃道之西青道二則出于黃道之東此前漢天文志所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也月令則于春其日甲乙以爲青道于夏其日丙丁以爲赤道于秋其日庚辛以爲白道于冬其日壬癸以爲黑道季夏之末其日戊己以四時之間爲黃道此日有九行與月同者則鄒衍成所用以注月令蓋皆從王朴九道之法推而出之者也晉書天文志王蕃作渾天法其辯黃赤二道謂赤道帶天之統黃道日之所行半在黃道之內半在赤道之外無赤道東交于角西交于奎也余嘗以圓鏡之邊與心譬之（四段者體圓而圓有如釜狀）渾天與地相應北極當在鏡之中心南極當在鏡之邊至中心以其中界之周圍爲東西南北一半出內半出外約周度十二宮而平輪之子午縱輪之卯酉橫輪之則一矣約爲三輪六合八觚之分自邊至心一百八十度自赤道至邊九十度蓋法天體中廣之義也夫黃赤道之分必隨天之動靜赤道之拱架三輪是靜天之極也黃道之拱架三輪是定日月星經緯度也動天之極半周天爲一百八十二度半而大統歷日自春分至秋分有一百八十二度半而大統歷日自春分至秋分有空度恆多至八日秋分至春分有隔度恆少至八日此即因天包圍中日圍此中爲廣者也此黃赤二道之畧也

江甯女史王貞儀

論

地圓論

古人謂天圓而地方又曰天地本混沌一體此其理固不相左與然按之周禮土圭之法與唐之復矩圖皆因地體渾圓準驗其南北東西若是言之則地非方矣謂爲方者以地之正平而非以形體之方圓擬地也蓋人之所居附于地目光察遠皆直至其處地雖圓體百里數十里不足見其圓而目之直注四望皆天似地與天皆方際而平不知其平乃目所見之繩直而不少曲之平非地果平而方也陰陽大論黃帝曰天圓而地方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謂之圓下首謂之方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盧辨注云道曰方圓耳非形也近時麻家有天球地球之解夫擬之以球則天地之形皆圓矣在昔周髀以蓋笠擬天象以覆槃擬地象則地象圓可知夫天既包地則天有南北二極地亦當應之天有三百六十度地亦當應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爲南道赤道而北爲北道各以二十三度半定晝夜之長短地球亦當同之莫不彼此相應以蓄對待之理但天包地爲甚大故其度廣地中又爲甚小故其度狹衆北極下地高四隅而下即今地圓之說也北極立此皆因各方之天頂隨其人之環立而異耳是故北極之下以北極爲天頂而赤道適準乎地平何也理固異而所以爲理則各有異耳邵子之說曰天地之體自相依附程子之說曰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天中一物耳周髀外注云惟地體渾圓故人居其周所戴之天頂隨南北東西而移黃赤道之高下即隨其南北之遠近而殊而日食分數晝夜增損悉因之宣城梅氏定九云以渾儀之理徵之地之正圓無疑也所疑者地既渾圓則人居地上各以所居之方爲正遙觀異地皆成斜立其人立處皆當傾跌而今不然豈非首戴皆天足履皆地球比九重天論

天體本渾穆合一而麻家辯其層次解其重數於是九重之說以起又有九天之名九天非九重之比也周髀曰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北極下地高四隅而下即今地圓之說也北極

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即今緯度五度五帶之說也地圓五帶即西法地球之說也而地球之說不始自西厯昔漢人有海外星占唐一行有鐵勒晷刻宋詹厚菴有靈圖交測皆極言天地球解而伊川又云天地無適而非中郭若思云地乃圓體而宣城梅氏亦精辯乎天圓地方之旨又解乎九重之說夫地球處天中又分之爲地球五帶凡日輪所照臨之處均可布算屈原曰圜則九重九重者天輪之約數也自下而上數之月一辰星二太白三日四熒惑五歲星六鎮星七恆星八有象之天高下重止于八並各以大氣左旋而九之彼夫居七政之上最大圜最遠于地者爲恆星恆星之下土星次之木星又次之火星又次之金星又次之水星又次之最近于地球者爲月而列宿附乎九重之中此一說也解者各異試即以西法論地球每度二百五十里推之則知三百六十度爲地一週九萬里又可計地面至其中心隔一萬四千三百十八里零十八丈地心至一重天謂月天至第二重爲辰星辰星即水星天也至第三重謂太白太白即金星天也至第四重謂日輪天至第五重謂熒惑熒惑即火星天也至第六重謂歲星即木星天也至第七重謂鎮星鎮星即土星天也至第八重謂列宿天即衆星天也至第九重謂宗動天此九圜以漸遠而漸大相包如輪然唯月與五星皆能掩食恆星故厯家謂恆星在上而於地爲極最遠月又能掩食五星故厯家謂月最在下而於地球爲極近五星又能互相掩食故厯家謂五星在恆星之下月之上度五帶之說也地圓五帶即西法地球之說也而地球之說不始自西厯昔漢人有海外星占唐一行有鐵勒晷刻宋詹厚菴有靈圖交測皆極言天地球解而伊川又云天地無適而非中郭若思云地乃圓體而宣城梅氏亦精辯乎天圓地方之旨又解乎九重之說夫地球處天中又分之爲地球五帶凡日輪所照臨之處均可布算屈原曰圜則九重九重者天輪之約數也自下而上數之月一辰星二太白三日四熒惑五歲星六鎮星七恆星八有象之天高下重止于八並各以大氣左旋而九之彼夫居七政之上最大圜最遠于地者爲恆星恆星之下土星次之木星又次之火星又次之金星又次之水星又次之最近于地球者爲月而列宿附乎九重之中此一說也解者各異試即以西法論地球每度二百五十里推之則知三百六十度爲地一週九萬里又可計地面至其中心隔一萬四千三百十八里零十八丈地心至一重天謂月天至第二重爲辰星辰星即水星天也至第三重謂太白太白即金星天也至第四重謂日輪天至第五重謂熒惑熒惑即火星天也至第六重謂歲星即木星天也至第七重謂鎮星鎮星即土星天也至第八重謂列宿天即衆星天也至第九重謂宗動天此九圜以漸遠而漸大相包如輪然唯月與五星皆能掩食恆星故厯家謂恆星在上而於地爲極最遠月又能掩食五星故厯家謂月最在下而於地球爲極近五星又能互相掩食故厯家謂五星在恆星之下月之上

近五星又能互相掩食故厯家謂五星在恆星之下月之上於地各有遠近之距是以西厯亦有九重之論此正梅氏定九所云以七曜各居其天幷恆星宗動重而九也泰西利瑪竇則有云二十八宿星其上等每大於地球各分一百零六倍又六分之一又分二三四五六等皆在第八重天又以土星大於地球九十倍八分之一木星大於地球九十四倍一半分火星大於地球半倍日大於地球一百六十五倍八分之三地球大於金星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大於水星三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倍又大於月輪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又云金四當先於水一合太陽之火是以金水爲太陽輪金水太陽合一而九重減二數共止七重又以五星與太陽合爲一天共止四重以此論之法因各別不幾重數皆屬子虛之談莫定其次第之高下遠近而西法卒乃反不能自通乎此梅氏遂九以七政各有本天以爲之序帶在本天又自能動於本所則用梅說求之庶乎天之重數可得而定矣

丁二十二 圖學六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歲輪定於地心論

歲輪何以定於地心哉曰以地心之綫垂自歲輪星以下以過乎地心而直射睹太陽之心復以五星之本天參之地心之直綫而於是乎可定也蓋七曜之行另有各星之小輪爲推步之本推步又不必泥乎小輪而總以三百六十度爲準按古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七曜之天雖有內外大小而三百六十既同則五星之歲

輪無不可以之爲率而地心之比例相較亦黍累不失且夫歲輪者即五星遲留逆伏之謂也而獨與太陽異者因歲輪皆距日之遠近而生月五星以盈縮高卑即於不同心之輪而得其度故小輪動七政亦動小輪之動本乎天而七政之動又本乎小輪本天移故小輪之心亦移小輪動故七政亦動其體相連也然皆以半周天之宿度行縮厪半周天之度行盈厪起于最高漸于最卑而又終于最高五星歲輪一名次輪悉循黃道西行故土星行十二度奇木星行三十三度有弱火星行四百零八度奇金星行五百七十五度奇水星行一百十四度奇而各一周始自合伏猶終自合伏故七政各重之天唯其高卑兩際皆在本天故可以容小輪小輪與不同心之輪不同而心之差各一其率而仍然一不同心另繞地緩行而能使兩心之差各一其率而仍然不渙而統也是故不同心者即測小輪之法不特七政在小輪體皆連也而小輪之心又皆有退度是何也小輪之心即輪之樞也樞不動而輪動七政則連于小輪之周（周邊也）故小輪動七政亦動唯在五星爲歲輪歲輪者即遲留逆伏以距日之遠近而生厪家論太陽無輪非無輪也用定平高卑則太陽有小輪二即所謂小均輪也宣城梅氏定九日月五星距日有遠近而生異行則日次輪而五星或亦名次輪其實則眞稱爲歲輪云云又可以知歲輪心遠于地心則見大者總原歲輪心不常在最高與最卑而小大亦復參差不齊有如五星之輪較歲輪則土木本天大而歲輪小金星本天小而歲輪大火星在水星之上故火星本天大而歲輪反大水星本天小而歲輪反小此所以七政之天皆以日爲心者因土木火三星輪大而裹地心金水二星輪小而不能裹地心乃自太陽之相距以觀反成大圓覺似以日爲心也大都五星新圖以大輪爲本天而侵入太陽天內此乃歲輪上周行之迹也不然沖日之時歲輪心既已在太陽天內矣而星又在歲輪最近豈非竟越地心而過之乎所以云星天日天各有小輪高卑其本天則皆以地爲心且凡星之天有大小皆以距地之遠近而知其本天以地爲心至若歲輪則金水行太陽左右以日爲心土木火又以本天平行度爲歲輪心因太陽與地心有一定之度距初固無可疑者此說五星本天皆以地爲心故不爲九重而爲圓形然輪分遠近不可以不知月天近地能掩日與五星及恆星者因遠則遲而近則速也若依古測天以金水二星之輪在日天之下以相掩而推其行度則二曜運旋終古若一豈不幾無確據乎況太白附日以爲輪而必定之于歲輪何以知之曰西人論之詳矣謂以鏡測太白有時而晦有時而光滿有時在日之下則晦其光有時在日之旁則爲上下弦辰星之爲體也小故去日爲更近其晦與明不易見而其運行不同于月也蓋有時在日之上故其光滿光既滿則體必微矣有時在日之下則晦其光有時在日之旁則爲上下弦辰星之爲體也小故去日爲更近其晦與明不易見而其運行

則與太白同其度亦合熒惑在歲鎮內在日外此則因其行黃道遲于日而速于二星本星在火外以其行黃道速于土有視差金水又繞日爲輪水輪近而速于金至火土木又皆過日對衝則必遲留以至于逆近日則伏歲輪象斯論亦大可存試即西洋新說推之所謂以太陽爲心而圜日圓象猶之歲輪之心不能不行于本天之周既行本天則本天原以地爲心新說新圖亦兩不能出乎歲輪之舊術也況地心居天之下而包乎本天之中則東西南朔雖非有一定之所而七曜實有本天本所也地爲九重天之心雖天復不同心而腑脇膠離皆可用小輪以定其歲輪定歲輪而知其贏縮天

之重數有高下大小之別而星與地心復有分倍遠近皆可於歲輪而推其進退順逆知此可以定歲輪之必以地爲心矣

日月五星隨天左旋論一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說舍之中西厤家同乎曰同然則其說均是與曰否天左旋是也日月五星右轉似是而實非也常因左右之旋而考之日循黃道之跡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必隨乎大氣而左準赤道爲出沒者晝夜之故也虞夏書以衡寫天即璇機衡逸文猶見周髀之本至黃道極亦隨大氣而左旋晝夜一周又過一度是蓋古之治考日月之行以授時表中星以著候不言五步之術以治厤至漢然後推測五步之遲疾留退見伏之距定以左旋各爲經緯右旋者發斂之軌左旋者晝夜之象夫不知日入次二衡而暑甚出次二衡而寒以漸甚月入次二衡而減夏之暑增多之寒出次二衡而反是是左行順氣自然而旋日月之贏縮遲疾積驗于既往其高下定而後左旋之規立此以璇機玉衡順行之氣測天與日月五星之左旋也夫黃道日星左旋之天周而古今推移右旋者乃日月五星列宿旋轉之輪而非其實迹又因未知乎左旋爲大氣所運以成東出西沒之象又昧乎晉天文志左旋右旋之說於是取證周髀蜾蠃行磨上一語儒者往往以左旋于右爲順遂外七衡而疑日月五星亦右旋矣皆原于步算家與儒者各持一

議復執一蜾蠃行磨上之語故右旋之說乃牢不可破夫即以行磨之語解之不唯磨之上石左旋也即仰石亦左之所不動者唯磨心之樞木耳磨石之中試設一圈斜絡之近上石又設一圈交于中圈半在中圈而上半終中圈而下上者亦近磨石上側下者亦近磨石下側使蜾右行中圈之交磨動則二圈分疾遲疾者外圈遲者中圈蜾不能行乎疾圈也必隨斜而上至上側中圈而遲繞以行以疾觀遲似有順逆之旋若磨石左旋一周而中圈亦左移分餘人見其遲故以爲右其實非也所謂隨大氣之運而與俱左理則然也

日月五星隨天左旋論二

僕以蜾行磨上之說解其理以辯論乎日月五星右旋之非

是蓋又徵於七曜而實之矣七曜之東移又徵於天之重數而定之矣何也七曜東移不由赤道而由黃道立長短之規今古之南北交差四十有五度故七曜每日不能距全度而無差唯其有差是以見其平斜之勢而必由本天以帶之雖各自動于小輪不能不斜交赤道之內外以行其東升西沒之距而制動之樞全在動天恆星以內皆相附而行七曜既各有定所而其各動之天亦不能順黃赤二道斜交之處退轉而行於是相差而成動移以生逆度周天恆星行度甚遲而準於日古法歲差在黃道之一線隨動天之西行是右旋惟恆星東移皆在黃道其所以右向原因天之左旋而成凡以爲七曜右旋者是以進順爲退逆矣梅定九論左右之旋亦云天雖有層次以居七曜而合之總成一渾體故同爲西行是可以名之爲左旋又曰七曜之行皆循黃道而不由赤道則其與動天異者不徒有東西之相違而且有南北之異向云云如是以論梅氏雖以左旋爲之宗或曰西人柰何亦以右旋測日月五星噫西厤雖至密亦未能言概準即其言天左旋以爲歲輪不相侵入而能自爲左轉又有水火土氣通之成一球向右旋轉而左旋之天不動又以太陽中旋而地球旋轉于外若此等解說不一而是有所可行即有不可行有所是即有不是豈可例視乃明史載明太祖問羣臣左旋右旋之說羣臣皆以左旋對蓋用書經集傳蔡氏之說也太祖定之以右旋所以爲右旋者乃以月之行實之耳而後之厤家遂藉爲矩轍殆亦可云耳食者矣古人云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黃即此以論白與黃既無離合何分順逆世未有牽卵白而黃不隨以轉者奈何天左旋而繫乎天者故逆之而右行哉

日月五星隨天左旋論三

厤家測左右之旋而訖無定論者大抵所用者多以截法而難于厤法耳厤法者以理爲用而必取夫實截法者借象爲用而多近于虛儀嘗于厤家之談七曜而知之厤家以行之最速者屬月最遲者則鎮星（本鎮星未遲之說）而均以辰星太陽熒惑歲星皆右向而旋夫七曜之經天也本順天以運而非背及乎天行之健於厤者家多以平面之輪與斜轉之勢窮之遂若無西移之率又因見其積退遂以爲東行皆在黃赤之側周而決以右旋定之夫天球之分輪有九重天之輪亦有動與不動是以七曜之左旋必有遲有速其行之最速者近於動天也其行之最遲者遠於動天也至於七曜之中其行之遲而退度之有可見者莫如月太陰一日之行常不及天三度十九分之七假以今夜月在角宿來夜則至亢宿其退距則十四度以十度餘積至二十有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而會日至十二西乃與天會故厤家見月日太

白熒惑歲星之退而以爲東行則以右旋目之不知日月五星之退非實退也正其進也且非逆也正其順行也以不退而反爲退自必以左而爲右皆用截法之所誤耳夫必指日月五星左旋爲確乎不易之說者正非儀所敢臆度而漫證之也自橫渠張子始定之而晦菴朱子闡發詳明其語錄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則曰今厤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五星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爲不可易之論據此而朱子亦主于左旋也儀故曰天左旋日月五星亦左旋蓋觀象者必取實學厤法必準理左旋之象實體也即厤之順理也夫復何疑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解

句股三角解

句股之法戴諸周髀而爲測量家之所須有絜矩之義焉於是測高者用立矩測深者用覆矩測遠者用偃矩測圓者用割矩測險者用重差測算者用八綫測度者用三角三角八綫一齊圓均線割線天線又生自句股而以正弦作用取正弦之術則又以句股化之言測量之術至西法已入乎深微然不能不求之周髀以立算蓋句股者周髀之算測量之祖也周髀載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方出於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趙君卿甄鸞及李淳風等注云此即句股圓徑一而股三方徑一而而四仲圓之周而爲句展方之而而爲股共結一角邪適弦五此圓方邪徑相通之率又作圖注云弦實二十五朱及黃朱實六黃實一此句股之起略也夫數圓而規也故理之以方方即所謂周而也物方而正也故出之以矩矩即所謂廣長也其所以用九九則括乘除之法耳徑者直隅之角亦謂之弦句股各自乘三三則如九四四則如十六減句于弦爲股之實一十六減股于弦爲句之實九環而共盤則取幷減之積環屈而共盤之開方除之得其一面得成三

四五之數此句股之釋理也幾何要法之直角三邊亦出乎周髀句股而平觚亦從原之夫西法用三角猶古法用句股句股即三角三角能通句股之理句股之所量在邊邊之大小長短無定三角之巧乃限圓體于句股之內即如西洋厤所言寒暖五帶之說與周髀言七衡者同符嘗聞西人直綫曲綫之平弧三角不同而正弧餘弧乖弧次弧諸法要以八線爲用而一主夫句股爲之宗然角弧必兩相維而天元之體正斜反側八綫分晰各遇而後句股之法以成句股之端固有四曰句曰股曰弦較以句股弦相併相減以生和較和即併也較即減也句股之法先知二數然後推一見句股然後求弦見弦然後求較句者何橫闊之綫也股者何直長之綫也弦者何兩隅斜線相去之謂也是故句股和句與弦併謂之句弦和句弦相減謂之句股較股弦相併曰股弦和股弦相減曰弦和和較弦與句股和相併曰弦和和相減曰弦和較弦與句股較弦與句股較相減曰弦較較此所謂生變句股之名義即如句二十七弓股三十六弓弦四十五弓以二十七三十六相減其差九者較也句股相併得六十三者和也股三十六減四十五之差九者股弦較也句二十七弦四十五之差十八者句弦較也併句股共六十三減弦四十五之差十八者弦和較也弦四十五減句股之差九其差三

併得七十二者句弦和也句股之差九併弦共五十四者弦較和也句股弦併得一百零八曰弦和和倍弦實自乘得四千零五十減句股和自乘得三千九百六十九餘八十一爲實平方開之得九者句股較也前倍弦實減句股較九自乘得八十一餘三千九百六十九平方開之得六十三者句股和也句二十七加股弦較九共三十六者弦較較也句二十七減股較九餘十八者弦和較也句股和六十三減句股較九餘五十四折半爲句也股弦較九加股弦和八十一共九十者折半爲弦也弦和一百零八減弦和較十八餘九十者折半亦爲弦也句弦和七十二減句弦較十八餘五十四者折半亦爲句也以上則皆以一百零八之總術舉句股分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合加減得算之例如此假如換數以起句股之算或以句三十弓股四十弓弦五十弓中容圓徑此句股容圓也則以得倍數爲實用句與股相乘得一千二百倍之二千四百弓另以句股弦併得一百二十弓除得中容圓徑止二十弓矣或以句三十弓股四十弓中容方徑此句股容方也則以相乘得一千二百弓爲實另以句股併得七十弓歸之得中容方徑二十七弓一分零矣假如句三十自乘得九百弓復以多一十弓爲股較自乘得一百弓以九百內減之餘八百弓爲實倍較一十得二十歸之得股四十加較十弓得弦五十矣假如股四十弓只句弦相和八十弓則以四十自乘得一千六百弓另以句弦和八十弓

自乘得六千四百弓內減一千六百餘四千八百折半得二千四百爲實以句弦和八十歸之得句三十以和八十內減之除得弦五十矣假如句弦和七十二尺又云弦多句二十尺則以七十二尺加多一十八尺共九十尺折半得弦四十五尺內減多一十八尺餘得句二十七尺另以句弦和七十二尺以多一十八尺乘之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尺爲股自乘數以方開之得股三十六尺矣凡此可云算句股簡易之法矣至割圓之法則以句股之術而申之但麻家所測乃渾圓非平圓以平圓較渾圓則渾難矣自元郭太史守敬以弧矢命算雖出於句股其法視古爲簡且精求弧角之法必佐之以割圓八綫弧與弧割卽弦與弧過八綫以半徑全數爲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弦正弦餘弦爲句爲股此其比例也而黃赤二因其三角三邊共六件以先有之三件求餘三件其與平角不同者平三角形之三角如平三角有正角一必有銳角二弧三角則或兩銳角或兩鈍角或三正角或兩正角不一平三角以三邊求角而不可以三角求邊弧三角則可以三角求邊因弧角邊皆圓度而無丈尺也平弧皆用八綫而平惟用於角弧又可用於邊故用平三角之法易而用弧三角之法爲獨難有以句股用割圜之法中其圓而弧分之截周爲弧背繞弧背之兩端曰弦直弧與弦之半曰矢弧矢之內成相等之句股二半弧弦曰句減矢與圓半徑餘曰股繞句股之弦句股之弦圓之半徑句股弦三之兩端曰徑餘亦謂之弦句股之弦圓之半徑句股弦三之

方矩合句與股二方適如弦之大方減矢于圓徑餘爲股弦併矢爲股弦差幷差相乘爲句之方減句于圓半徑餘爲次弧背之矢倍股爲次弧減次弧背之矢于圓徑餘爲句弦幷其矢爲句弦差差幷相乘爲股之方其三弧之截爲句股兩弦之差幷及兩句之差幷所爲方者等其冪爲同限之句股小大差幷互爲方亦等其冪爲此句股割圓之法其測綫之略可攷者又有渾圓之測中其圓而規之二規之交循圓半周而得再交距交四分圓周之一規之翕闢之箭也原是經度緯度分而經弧緯弧之度著參其體而兩其用用也者旁行而觀之也以經度爲節者其二規皆緯自交以至徑弧謂之次緯儀以緯度爲節者其二規皆經自交以至緯弧謂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次經儀凡句股十有八爲互權之率四次經次緯二儀均如之經緯又各有互權之率距經緯之弧四分圓周之一規之謂之外規至以句股弦弧矢御之渾圓之規限正視中純測視隨其高下而渙惟平視中規得以平寫規限竟半周得圓徑衡截圓徑齊規限之末抵外周得規限所爲半弧弦弧弦易正側之勢以爲平如是命外周之限爲其限凡矢屬于規限之端弦屬于規限之末一從一衡相遇也此渾圓測綫之大略可攷者至三角有垂弧及次形因有垂次而斜弧之算乃可詳而矢綫之加減可推第斜望之形其弧綫與平面而不能如平儀經緯之可以爲實度唯其正形用矢之度則有先數後數蓋凡三角形而平儀者則一邊之兩端皆可作綫

過心爲全圓之徑一主綫一加減綫用銳角則主綫在外用鈍角主綫在內可以量代算之理其法詳備宣城梅氏麻算書中又有立三角法立三角者即句股之法古所謂堑堵所謂借土方之法以量天度也其形虛而與實並用蓋以黃道赤道之割切二綫而成者皆九章以立方斜剖成塹堵其兩端皆句股再剖而成錐體故四面皆爲句股梅氏演其法以爲測量且定以四銳形爲句股錐以底方長爲直方儀以底爲渾圓幕之分爲圓容方直簡法儀三式是誠會通古法西法而爲之者矣以上皆從句股而生故均得以句股名之而特舉其大概大抵三角八綫之法必始于平三角能知平三角而後能伸引無盡然平三角又出之句股故又必先求知句股以推其餘夫而後可因角以知弧因弧以知弦因弦以知矢因矢以知綫因綫以知正背銳鈍之理焉目下習麻算之學者頗多以前如李冶著測圓海鏡顧箸溪著八綫表用及弧矢算術周雲淵著神道大編至如王寅旭先生梅定九先生各集其成莫不思精學博其所演論皆多發西人之未知者至若劉徽祖沖之暨之趙友欽甄鸞諸先輩又可云極句股之神定九先生曰三角之理不出句股故銳角形分之則二句股也鈍角形以虛補實亦句股也唯精求不忘自能得其全據此而言之則西術固或有勝于中法者而其所得之數固非西人所別撏實本中國所自有者是則中西固有所異而亦有所合然其法理之密心思之微而未可以忽視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益知理求其是何擇乎中西唯各極其衆收之義至使足以通達而高深廣遠之用已參伍錯綜于句股之中亦在人之善會而已

月食解

日月交食之道自來厤家考訂推求至宣城梅定九先生可云至精且密然日食之理固極微而月道爲尤難他本厤學書中亦往往有雜引之處讀者又或未之能詳故茫乎如分徑之莫擇其擬道周衢焉嘗考月能掩日日能蝕月日遠月近不必立表而自易明而西法則以日月高度各以五十然以太陽表景長于太陽又曰能知其爲五十度之高必不然矣是厤家以爲月道之極環于璇機又斜交乎黃道凡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相合爲一即西法所謂照與見相同也過望朔則漸相離即西法所謂若黃赤二道之距遠度也以是朔前後光魄消長之分數少兩弦前後消長之分數多望前後復少亦此理耳望月又有本輪次輪之分即月離表用二三均數加減立表號即如立表月離宮用五則其度爲當二九二八二七二六二五二四二三二二二一二〇也其距日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合一至九而復一〇也其加減必用五度者取整數也梅定九先生復作定交角法乃借黃道以求白道上兩圈交角以白道黃道之交角損益即成白道交角恆視定交角交滿九十度以上成鈍角即東西相易其法觀近交時白道與黃道低昂異勢定之而其差生焉且亦有東西南北之分如月食八分以上初虧東北復圓必在正西八分以下陽厤初虧東北食甚正北復圓西北陰厤初虧東南食甚正東入黃道表裡不及六度是以異于日躔也大抵月體極圓半爲明半爲魄其明魄之界時爲弦直綫時爲弧曲線因其圓也以生弧線而人目所見似爲平而正如平儀然儀之子午圈可當月周皆大圈也儀之極分交圈可當上下弦明魄之界皆直線也儀之時圈可當太陰每日距太陽漸長漸消明魄之界皆弧曲線也月有明魄之界二一爲日所照之界一爲人所見兩圈于定朔相合爲同即西法所謂照與見相反也定望時則亦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凡推月離之法必以第一均數均其平行自行爲實平行實自行又以實自行爲木表之引數或上或下各有加減之

正南復圓西南非以月光體中爲主與日食同其月定均者
遲疾差也距弧者平朔與實朔進退之度也距時者平朔實
朔進退之時日也即古法加減差也唯西法用于定朔故少
有殊加減時即視時實朔時即平時其用又有二一則加減
實時爲視時是其正用一則反用加減以變視時爲實時是
反其用月離表之改用時爲平時乃據所測視時也所以月
之食也天下皆同蓋月球並諸辰星之體望時月或至黃道
正對乎太陽故春分至秋分日出地恆在卯正後斯月望對
酉正後秋分至春分日出恆在卯正前斯月望對
月蝕特于望斯日月無俱現地平上之理矣他如月食闇虛
也與晶燈等燈繫頗低其光亙及乎兩鏡之內儀閉坐四顧
下垂繫大晶燈一而東西窗際長桌上各大圓屏鏡一其高
亭既畢各燈俱上一時燦然亭中區大圓桌一中梁上用繩
隔地而會月思之及旬不得其解至上元之夕家宴于德風
窓之文竊疑以亥子之時日入地中月出上中既間隔日豈
復還其本闇之體而不能侵焉猶憶戊申正月予讀張衡靈
憲之文竊疑以亥子之時日入地中月出上中既間隔日豈
也此日之闇虛小而散射于外其相當者只須一綫之對遂
影下照于地者已大若卵何也在近體者小而愈遠則愈大
試仰從瓦隙而視太陽之光末及一豆也而且隙中之一綫
之光使遠照之百步之外則大如盤千步之外則大如箕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半徑相加度作大圓于闇虛之外是爲食限景與月各半徑
相減作小圓于闇虛之內是爲既限凡此又推算月蝕之大
概也歷書云日月相會每歲十有二次將會則月光盡闇而
爲晦已會則月復光而爲朔乃日月之食東西同道南北同
度晦前朔後近一遠三日以斜倚而爲弦與太陽相對則日
光滿而爲望晦朔日月之合故月會日而日爲之食矣至望
而日月相對東西對道南北對度則日會月而月爲之食矣
而或者曰月無光借日之光以爲光望而正對其光既滿何
復至于闇不知月質本陽而其氣則陰唯其陰與陽不相匿
故日之精即月之闇虛至望月度行納闇虛故交食蓋日之
爲光無所不照臨人在地平觀之則尤倍其大雖僅止一丸

地覺桌以上之晶燈其光遂不能及乎鏡蓋鏡爲桌所間也
乃引晶燈之垂繩高之尺許而燈光又可及于鏡因光漸散
于桌四隅之外也復漸引高其燈而鏡中之鏡光亦愈下下
之與上恆若相避上之與下則恆若相望燈引高至梁且移
鏡近于中桌之旁而鏡亦不能逃燈之照燈不偏而極其高
而桌之面乃不能少隔其高矣于是恍然悟月食之理且可
以悟天之內地之外四圍空洞雖日在地下月在地上若不
相見而實無不見也又試作一闇于此分以南北東西共三
大圈其東大圈而外月道在黃道之上至西則月道在黃道
之下又于圈之心作甫癸壬小圈爲闇虛心所行黃道綫丙
乙丁已辛爲月心所行白道綫甲圈爲闇虛綫觀月心行至

丙綫則其邊自與闇虛相切而光漸損矣月心行至丁則其邊全出乎闇虛而光見復圓矣若以地平上太陰加臨方向東升西沒而論則不論東西南北唯以月體對天頂處爲上對地平處爲下而其左右前後亦然噫月食起算義甚淵深諸厯書法與說雖備而苦于曼衍今偶拈求其法而不揣妄贅之一得且名之曰月食解其不及乎太陽者以所解非日食之法至如蔡邕之言側匿許愼之言朓朒解以朔晦者大約合朔日食月質掩日有望有月食地求之影隔日平行相距實引交周分時各有算法又豈得一槩論之也哉

金陵張書
蔣氏校印

書後

江甯女史王貞儀

敬書先大父惺齋公讀書記事後

往者大父得罪後坐吉林臺站遂捐館舍於今將二十年矣既公見背時手藏書尚有七十五櫥家嚴兄弟刻誌詩書以繼先志爲事俟後家難既作困沛無常而先人手澤逸散過半藏書遂無幾矣僕幼粗識之無既長溧訓內則女紅之暇恆延姆師教讀頗攻苦於詩歌文章之藝家嚴知而責之於是不復課佔畢矣而凡有先大父之著作雖片言隻字莫不什襲乎絨册之中故猶未至散失亦明知女子不能承家學

固伯父等困於坎坷年來又無暇及茲故儀珍之其所以然者亦以待弟姪之長而或知能守能讀耳去冬儀既于歸乃以所藏大父諸著作仍貯筒中不敢私攜片帙往也越八月偕婿歸甯復啟筒而簡且壞所藏卷册靡爲蠹蝕僅存讀誓記事一部其後卷已蝕毀共猶存十分之七而已嗚呼此儀不孝之罪也竊嘗聞家父言先大父著述甚富在吉林時遭祝融之厄而焚者十有八九最爲得意而幸未被厄唯記事一部此本乃大父少年時應鄂松崖都憲幕府起及吉林捐館以前手校訂者爲藍鹿州龔天如兩先生殆將刊行而未遂之書先大父嘗欸云我不德遭茲枉禍生平無多作除雜

孫亦略知我忠愛深衷也嗚呼大父之不愧于生平於是編得之而非其罪而罹之罪亦於是編少得其端矣儀誦見之下敬孝並起先志未竟尤用愴懷倘冀我弟姪輩奮勉成立則承先啟後有得於家學爲可幸矣甲寅七月二十日次女孫貞儀敬誌

書虎口餘生錄後

明季闖賊之亂猖獗毒慘淫戮無辜生民遭其塗炭每一兵過肆行擄殺掘墓拋尸殘虐已極人人思得而誅之雖髮數不能盡其罪矣然當其時亦唯無可若何聞聲而遁斷無敢攖其逆者而竟獨有一邊長白公出身患難際巨賊餘赫之時卒以奇策掘賊祖若父之冢誅已餘之殘魂戮九原之肝

腦使前明二百餘年之憤消于一旦此非大快人心之舉也哉雖然覆巢之下詎有完卵乃既被賊執即百邊公能無作牋祭之物乎而公則歷履彌堅守身彌固外迫于無援內受夫饑饉復能脫出重險以歸故鄉不特不死其身而幷未嘗累及其家是既成其忠而復克全其孝矣嗚呼彼賊之罪雖夷其族不足惜也使其祖若父竟獲安於土室是王法所未及誅也乃王法無及誅者鬼神能誅之而鬼神又不及誅而必俟邊公誅之邊公且以筆誅之蓋誅于邊公之手之筆較誅于王法鬼神爲尤甚何也誅于王法者一時之誅誅于鬼神者人不及見之誅而誅于邊公之手之筆則合王法與鬼神而成千萬世之誅也語云事不處乎至變不足以勵天下

之至常法不明于至公不足以訓天下之至達嗚呼邊公之行至變也而實至公諸是錄者可以爲天下之凡爲忠臣義士者稱快矣時乾隆六十年七月四日德卿女史王貞儀識

敬書家大人醫方驗鈔後

醫方驗鈔四卷乃家父手輯已驗內外時瘧之方家父素精于醫而不常臨診偶有乞之醫者亦不辭時既久凡所已驗者必立之案其書之所鈔皆經已之醫而驗之者也其例先錄瘧之細原次錄合乎藥性之宜次錄藥方有一瘧而參酌更易至數十方者蓋於疾之初起及已成凡九候之大要六根五華九實二多三建之形情亦云簡而詳矣竊謂人生恂形性命修短强弱肥瘠內外之分天時溫冽燥溼之異地氣東西南北之別病不同則脈亦不同脈不同則方亦不同昔河汾氏云醫者意也藥者瘉也先明白其理意而後以藥劑通瘉之此論可謂神于醫者矣是則醫非徒以藥視病而亦不能舍藥藥非徒以方全醫而亦不得舍方醫之有方殆猶舟之有棹弈之有譜善用之足以制力不善用之未有不覆且敗者也今世之讀書者或問有一隙見即自命知醫及其治病也則昧于陰陽表裏虛實緩急純雜留匿隱顯轉變諸理每視一病也概執成見又或自出聰明掃一法劑方與藥誤藥與方誤未有不殺人者將責人確守神農子儀之學或定如周禮五醫所治固已非其時然而按方合瘥之當用其心此非偏語也今驗鈔諸方必曰即持一方而能愈數十病此不敢知也而變化裁行之即一方而仍可起一瘥者又無難也此非方之神方雖驗而要在乎用方之不徒以方試人必有審脈勘瘥之確理在也儀侍家父側亦素推究諸醫藥之書又常問習其道故略知門徑然即自有微疴亦未嘗矜所能以自治非故怯也所謂導之以藥石必和之以道德臨瘥多然後以藥飲人夫又豈可以一得之見遂恃所長哉嗟乎養身者不可廢醫藥而醫藥非徒恃以養身猶之治國者不可廢兵刑而兵刑非徒恃以治國家父嘗語儀曰雖有神方不如治病於未起斯言也即法存而戒具之深意儀敢以跋此編

許飛雲女史讀詩私箋跋

向來說詩諸家異同離合紛然聚訟考之注詩齊魯韓三家廢於毛氏毛氏又廢於朱傳然城闕等篇亦未嘗不別存其義而或謂刪詩三百篇止在字句不在章什顧何居鳧其先民有倩盼析招二什笙詩無辭九夏已缺夫豈可穿鑿其說哉況主志主文有美有刺有貞有淫有常有變雖百世而下誦讀詁繹尤且不能悉其所以然者矣有如二南有正風而野有死麕明涉乎變十三國爲變風而柏舟淇澳緇衣明繫乎正且葛覃鵲巢皆錄女子之賢而幸者綠衣日月終風傾人皆錄女子之賢而不幸者然無非詩之正者乃後

世繼以凱風雄雉匏有苦葉倦老桑中鶉奔諸詩此可知爲勸爲懲美正而惡邪之義也他如關雎唯一詩或云稱后妃之德或云刺康侯妄起兵甘一詩或云婦人樂有子或云傷夫惡疾黍離一詩或云閔宗周或云衛公子壽閔其兄伋是又舉注家之各異者至其論義也宗室膈下則下讀尸晉何其久也我行永久則久讀凡音實維我儀則儀讀俄晉衆服是宜則宜讀何音此特舉其略而疑義紛如少不加察文義音韻互舛矣已酉冬偶從劂慎容女史案頭得吳趨女史許天衣讀詩私箋四卷蓋女史手錄之本而待付梨棗而未克就者按卷前有自序其略曰余少篤好讀三百篇長而不輟寒擱章摘句間有所悟時出己意爲之疏證又用心考稽諸家詩本彙參

暗飛香之夢樵客傷心對凝人而濡首難言牆壁皆通與道學而低肩豈止肺腸盡曲然而剪邱生果爲罔兩難遣以桃竹而仍來魯仲連或作齊諧試問於笙歌而亦妙按異調而舞禽政使秋容頓展對鏡芳而把盞何妨笑口頻開此情田老農幻情緣傳奇之所由作乎唯老農以豪莊之巧想運遷史之文心借酒杯而爲倡則塊磊可澆潑墨斑斕管而怡情則詼諧間出偶製棗牙之劇遂令花樣新翻戲墳編齒之文頓爾芳華別紀妙不論風共歎雄才繡虎貞偏取媚已非小技雕蟲殆點金銀于瓦礫現慧業而振庸愚變腐臭爲神奇借空談而爲解悟者也於是糟簡徵文託狐標於庾嶺龍梭織字尋雅韶于小山魂非倩女反爲籠裏書生斧擲吳郎卻化窟

中仙子散彼天香用訂蕉蘿之好揩他疏影因聯松竹之盟
孰意鍛羽空鴻漫招江上之魂忽爾府木遷殃幾墮月中之
魄楹梯登頰老牛徒致垂涎帷幄運心野鶴還能化羽李俗
桃粗不止富家老翁大抵人情嘲謔風狂浪湧兼憐貫介公
子亦且世態寒窮矣嗟乎阿堵中人恒燒琴而煮鶴斯文之
宮名兜率又莫不是本情根想通幻境此其大略有若斯文
者是知東方游戲原假假而似眞南郭滑稽本若無而若有
在昔泛泖探幽維楨作杏花小齣渡江迷夢子敬唱桃葉短
歌未能數見其新奇亦遂僅遺于優孟而是本之作則瞰月
露于西崑故搆別題金粉得文章之餘拳幟標于北院特翻

金陵叢書 精氏校印

舊套草木應氣機之告自有知音妙解不必指傳倘如俗子
妄譏且隨鼻聽云爾德卿戲跋

余不善屬詞而雅不喜作四六文章雖偶爾弄筆動以乘
興之以故存篇無此一體今春讀幻情緣曲部畢值作者
索題跋復由見獵心喜遂援筆此付之又錄稿于集之尾端
聊用佐他年談麈可耳非有意存之也

文

祭誥封淑人陳母卜太夫人文

維大清乾隆五十八年月日愚姊貞儀謹以茶香牲醴之奠
致告于二妹之靈曰於乎今夕何夕几筵在室紙綌在旁爲
我二妹歸乎奄歿之期也耶二妹有靈聽姊言否二十年中
親姊依姊行必肩隨左右不越棲棲自幼爲手爲足和而有
嚴撫少乖則及爾少長教以誦讀心維口誦過目不忘中饋
女紅尤克勤謹相德遵率閨訓庶嫻豈意抱疾竟爾就木雙
親愛割傷如之何遺憂孔深乃不復顧嗚呼二妹何罹此咎
腸斷肝裂淚灑聲吞妹竟罔知果其死耶載悲載問夢耶非
耶茲維我妹靈輀啟行撫棺一慟白日黃泉亦既永離非唯
死別而今而後已矣焉哉姊懷萬千告妹止此悽愴恍惚神
庶鑒乎嗚呼痛哉尚享

銘

題外紫雲研銘

剖取紫雲琢成研石名尚其端德友其直爲澤爲霖涵星鑒
日

端研銘 再武進程德娘女士作

知白守黑表質含章麟紋羽閣然潤光

風亭八九 金陵瑞書 蔣氏校印

江甯女史王貞儀

賦

浙江潮賦

有薦紳先生觀海于浙江進東海子而請曰維曲江之有濤也見枚乘之七發今江皐乎放游果洪流兮汩忽若接地而浮天似搖昊兮撼越或湏洞而紛騰亦鯨見而鼉沒馮夷擊鼓兮來臨海若翻波而澾渤望變幻於須臾兮幾窮覽之恍惚其隱約也游鱗浴鷁之迴翔其鼓盪也金蛇素蜺之飄颺其層起而疊至也若銀臺玉闕之輝煌其突集而忽散也如霜戈電戟之縱衡噓吸坤輪沐浴扶桑弭節乎同陵之口振乾外洶以山立瀑殷飛以遠泛倏劃磔而蕃釐或闐千而壓萬既雄棱之後閟且澎湃其前判一云進退之垠恍與天爲突其爲形也欲乎其沆沆兮卻眾柔之繁溼燥神方之獨抗龍神鱣王鮫師海客羣族蟻起而波昏至矣哉浙江之潮兮變化之不譬亙今古而期信斯存則其爲廣也視之而濕濕低於胡底幾地軸之湧沸兮不可名言驚抗蛟而裂象亦形迷而胚渾晨則日本琉球暹羅高麗諸國航揚而浪破夜則散與瞚覩之合論之誠六鼇萬馬之臃屯彼天穴之衝開耶吐乍伏乍生沛乎如雪融冰潰之翻殆先生所謂突集而忽所謂屑起而疊至與迄其將退則或吶或金口之弄殆先生所謂屑起而疊至與迄其將退則或吶或汩忽若接地而浮天似搖昊兮撼越或湏洞而紛騰亦鯨見而鼉沒馮夷擊鼓兮來臨海若翻波而澾渤望變幻於須臾兮幾窮覽之恍惚其隱約也游鱗浴鷁之迴翔其鼓盪也金蛇素蜺之飄颺其層起而疊至也若銀臺玉闕之輝煌其突集而忽散也如霜戈電戟之縱衡噓吸坤輪沐浴扶桑弭節乎同陵之口振乾外洶以山立瀑殷飛以遠泛倏劃磔而蕃釐或闐千而壓萬既雄棱之後閟且澎湃其前判一云進退之垠恍與天爲突其爲形也欲乎其沆沆兮卻眾柔之繁溼燥神方之獨抗龍神鱣王鮫師海客羣族蟻起而波昏至矣哉浙江之潮兮變化之不譬亙今古而期信斯存則其爲廣也視之而濕濕低於胡底幾地軸之湧沸兮不可名言驚抗蛟而裂象亦形迷而胚渾晨則日本琉球暹羅高麗諸國航揚而浪破夜則散與瞚覩之合論之誠六鼇萬馬之臃屯彼天穴之衝開耶吐乍伏乍生沛乎如雪融冰潰之翻殆先生所謂突集而忽所謂屑起而疊至與迄其將退則或吶或所謂鼓盪與當其盛至則砉巖礨石湍湧洶濤蕩乎如鐵騎百神息景浩乎如白雲之漫平原殆先生所謂隱約與及其始興則雷車轟淵風師播舞迅乎如飛電之下天門殆先生以千百計獨羅列乎奇於天地之間夫其去作則陽侯欽波而汐縮于亥七月漲大數驗乎奇六時陰凝輪從乎倍聞警鵲而候堰推辯懸魚而占有在斯又吳越之具區唯極東南逾拓衍溢兮津涯瀰漫其增也其贏也雖窮委極原而實難爲之狀矣是蓋天一之有綱維地六之成主宰嗟水德之昭靈氣化與以默待夫乃由日象之升沈隨月離之隱晦既消長之有恆且晝夜之不改氣上地下而潮溢于子子氣沈地浮

之地脈由然可傳信于千載著也迄今考山海之經覽浮圖之迹徐叔明之錄彰彰余安道之圖歷歷塔名鎖海鞏山之景勢特增閎號觀潮八月之波濤尤溢江既異乎瓊廙期且分乎日夕若夫曜靈朝浴金烏西歷謂鷹鼎魄分天上通地閒之消息或指旺而指衰或分呂而分律此則虛譬之虛誣鄒衍之誕僻有若滄桑寄慨游眺興嗟溯句踐夫差之興廢憶會稽樹李之繁華是處樓臺相漾東南之水常年宮闕竟開千萬之家亦有門對寒潮分誰攀岸柳樓觀曉日分空悵嘐鴉然試超彼周季泝厥古迺安得謂鷗夷漂泊雲旅紛拏洵不獨爲江國之保障而亦澤藪之足夸也斯實阻三江之逆上會百川之到東每一日而再四歷四時而皆同沈堡之

金陵瑯書 蕭氏校印

歌誰能詳述景純之賦豈是窮奇若夫思慮預防之計寓於探奇選勝之中泝江有塘溯功曹之偉蹟鹽官是築傳李溶之豐功而東海子家居江國神游蛟宮欣川瀆之神順撫大觀而浚胸幸少語所知聞諒不河漢是蒙於是先生翻然舒志滔然滌欲恍然發凡愾然醒俗謂子奧論如窺日域指迷失惑洞乎詰屈信潮汐之應天感澡瀣之不局亦卻疑而啟悟明往過而來續欸逝者之如斯而有惕乎深曲爾其得言忘象長哺瞻暸覽海闊而天空極遐賞于心目

怨曉月賦

桐閭簾下柳外雲收殘星明滅河漢浮雞聲催曙雁陣傚秋有矣八分二八當三五分谷稼心耿耿分不寐奈長夜分

樓頭爾乃芙蓉帳開鴛鴦枕閣玉臂宵寒羅衣曉薄漫開綺窗半捲珠箔對銀缸分微銷見蟾魄分精託鏡分缺影梁映清光一痕纖而欲墮疑朦朧而如霜照玉容分寂復寂愁銀翰分長復長故夫心緒無端幽思難綰鬢猶愈梳臉紅微斷抱雲和分默指攜玉管分忍吹又莫不迴身耐倦對影生凝悲深曲分獨坐空吁嗟而顰眉

春柳賦

天涯早春青鳥司辰和風微扇凍意方勻依依楊柳嫋娜林邊若夫萬里橋頭三條陌上一痕鴨綠乍見凝波尺五鵝黃未能溜浪疏宜帶露知素嚬分欲開翦不禁風早短眉之才颺三眠三起一笑一調離情愔絕別思常招青入東君之眼織如南國之腰幸芳年之可恃撫瘦影分魂銷又若悵春半之飛花看日長之嫩綠過灩灩之池塘嗟漫漫之江路繾懷杏花之村傷心桃葉之渡何來雌雉將衛藥而爲童坐倦鳴鳩想裝棉而逐婿於是洲狹吐芽江岸飛花青煙隱鶯碧浪藏鴉沾榆莢之雨細舞棟花之風斜擘晴雲而不已烘暖雪之微加又莫不歎章臺之走馬過隋隄而停車至於青青陌頭鬱鬱園西江南江北離別噓唏年年玉勒遂騁金羈斜陽出樹晚風吹枝盼長亭短亭之婀娜益使游子而悽迷物猶若斯情有未免愁客途分遙遞睇塞垣之獨遠懷故國而心

悲望天涯兮思絕聞羌笛之悠揚慨迴腸而宛轉

吉林春感賦

於時條風和律春曦暖延木德維仁孟陽以宣泉汩汩其動地雲蕩蕩其散天沐芳景兮融節泥晨霞兮泊煙納遲情於深曲鬱方寸以傷年況異地之遠適孰愛之可捐被夫吉林之地土堅風勁松花江兮冰凝木葉山兮靡亙望黑水之悠悠更黃沙之影影序雖謝乎元冥氣未升乎出震負沐之鱗尚潛啓坏之蟄將驚晚平原之宿莽馳悲懷而當耿因之憶江南之早春已寒退而陵更陽澤先發蘋洲午晴地有山分皆秀樹無枝分不榮朱雀橋邊回柳色烏衣巷裏聽鶯聲鵜鵝拂羽而催耦鷓鴣乘時而嚶鳴乃三春令敘萬里家鄉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試登高以瞩目極雲天之微茫魂一去而欲銷夢徒歸而微行詠紅闌分懷青桑思洞庭分悲瀟湘嗟幽林而燕弔坐古院而苔荒挑尺錦而每倦把一編而善忘何余心之于邑共春色而飛揚思飛揚分無限惜朱顏分繾綣送韶華分日遲對白日而情遠彼流光分易遷思高堂而不見噫歲月之久暌空淚下分如霰

秦淮五日競渡賦

粵若何芒司職薰風扇暑初焚芸香乍殫艾虎無須趁兵之符爭繫長命之縷擬修春禊月已過三伏值端陽辰還建午重接武慨三國之山川按六朝之風土原夫競渡者盛于唐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周唯桃葉之渡青溪之洛羅綺含香珠光入戶士女摩肩軒之改候亦金氣兮迎律若夫烏噪欲栖涼月生西銀河耿耿玉露淒淒碧落迴潔星光迷離千門萬戶頻相語盡傳此夜當佳期則有綃帷綺閣向晚初開雲鬢霧月地花階鈿穿

七夕賦

今夕七夕天孫停綴傳乞巧之靈期爲牛女之是匹正鋼依

九孔瓜泛三回望星河之絡角悵玉露之相催驗珠絲於卍字凝笑僊以低徊唯斯時也余方獨坐夕戶未扃見女隸分三兩處設供于中庭效瓜果之常會深下拜乎雙星互切切以私祝向天上而叮嚀願乞願于所祈易身心之鈍冥更羣請于余曰故事所傳人言有謂鍼縷招巧香煙卜瑞錫年錫福得富得貴心目聰達手口敏慧去逆來順滌閨銷煩曷試棄拙以就巧而一爲視詞于斯意乎余笑曰嗚呼噫嘻吾且語女夫物之生也定于降質明于賦形賢愚庸智自然之經況復人情萬物之靈形質既判巧拙攸分何深機之不究如尸頑而木停而乃淫嗜奇新思爲妄營至如巧之較拙也方則枘焉圓則鑿也雖公輸之能固不得以强合故材有異宜理無味尊寒不可易乎道兮侵不可移乎訥此實限之于天豈斯人之弗若今以女言論之將欲心思之巧剞精窮微窒效迂則索隱鉤深起幽作匿則必至秏眊默塞卒自鬧賊者矣將欲耳目之巧橫雜譬舒天旋地虛鬼神交錯不知所如則必至畢庶撇孳妄念與俱者矣將欲言詞之巧相譸相張相傚相矯飾外悅人隱慝作藥則必至譎詐不閑淪越出好者矣將欲技藝之巧侈乎蹤禮刻猴雕鼯楮蕉淩霄縛草象容則必至奇淫亂道災指墮躬者矣將欲修容之巧清揚婉媚脂妍膏燦饒美增妍爲俗所尚則必至煩國漁身敝帶終享者矣將欲歲月之巧延年訪藥茹石服丹含蝎孕蠱外邪中乾則必至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者矣及其後也毒極佻薄

忠害仁絕悔莫能追巧且思拙反將倥傯以終身

至弊生精憊神竭手無成策足多背轍靈七難鍼有鍵喉舌

茲斯數者天之所界夫亦有先伊巧之不能易拙猶聖之不

能加賢而況詭曲之行宜惕拙直之德必宣守本來之形質

倘毋中悖于天如是則留我之拙任人之巧巧固可入兮拙

亦自好我之所有仁義是寶雖帝嫉之實靈無旰頊之事禱

羌抱樸而固醇兮終無失乎至道守無素以去惑排視聽兮

遠塵隘黃姑之洗惚披幽曖于無知指河鼓而不言特遺形

于辰倪聊澄心以辯難敢戕性而外馳凜庸言與庸行俾安

貞于素持又何巧之爲乞女其勿復用疑矣

秋鞠賦 有序

一二十三 風亭九 十八 一金陵叢書一 一胡氏校印

悵焉作秋菊之賦曰

時唯九日蘸晨季秋令節露將爲霜藹初應月三遷菊英繽

紛斯發低枝圓蠙穎豎卓越秋容亞潛老圃凝香葉綠蕊紫

梗碧花黃泥泥郁郁蒨蒨煌煌稟靈和于一氣標勁節於羣

芳青女輸其耐冷素蘭怯以禁霜爾乃伴菜黃賤蒲柳寫莊

金佩輕玖香因淨極面疑無慙以秋深而倍久因之憶南雄

冰署之侶問閣論詩之友與久離兮相思遂搜篋兮得詩唯

我曰歸之日送我涉江之時偶把黃鞠贈以新詞好語灑灑

蒨用慰之情眞語斐不蔓不支曾不容交噬日月其馳斯時也

秋林暝煙風色蒼浩霞際空青搖落伊早三湘蕩漾五嶺綿邈越南之梅待放江左之楓又老凝望眼以愁人徒余感乎懷抱乃歌曰涼飈颯颯兮吹林園英落落兮蕭森沃葉將脫兮未脫秋容凝陰兮未陰物作響兮應乎商氣特肅兮行乎金悲綠髮兮就稀惜匪光兮淚零對東雞兮暮復暮盼鴻羽兮沈復沈歸去來兮懷故交采繁蘂兮念分襟盟歲寒兮勿渝夙願貞後彫兮君子之心

金陵翻刻 勒氏校印

詩

江甯女史王貞儀

幽闌

幽蘭三兩蕊風暖午香侵餘芬靜可把相對滌凡襟怡情緣
雪篇諷誦紫霞吟意氣本同味晤言擬中林調琴一再操悠
悠谷音即此得玄理恍焉懷素心

中秋夜同女伴作

星河絡角夜三更亭院秋空露氣清坐久不眠因愛月桂花

風裏聽調笙

天長舊居別大姊即次送別原韻

花令調箏落雁聲快游須乘燭此會莫言輕
送汪妹歸華亭二首　癸酉

楓落江寒蘋作花蓴鱸秋好正還家行行送女愁爲別日下
潮生雁字斜

不唱驪歌亦黯然片帆無那挂江天故人相見如相問爲道
詩懷懶似前

題幽篁逕

種竹數十竿娟娟淨篠簹時有幽禽栖新粉落衣上長鑢每
自揣籬根剔玉版彈我風中琴泠然發清響

舟行含山道中

浪到麻湖急舟行駛水灣峴山青幾疊看靨入昭關

太湖舟泊

浩渺含帆影日高風意和湖天一以收山色濟相過水落魚
蝦賤灘危竹樹多好尋停泊處涉險甚江波

山居即事次大姊韻

朝起雨初歇推窗宿霧消晨曦紅到案新漲綠平橋秧把田
歌發泥丸燕語嬌喜無塵事至心遠地偏饒

鱸魚四絕句

華亭食品素稱饒秋後鱸魚味獨超向晚魚船聽打鼓破柑
時節上江皐

一湖潮水白千頃三泖蓼花紅兩灣亦馬艇齊屋密擺夜來
滿挂四鰓還

吳娘少小嬌可憐翠網紅鉤取次垂好備晚餐輕作鮽銀花
爭道試新鮮
笑看潑剌濺香碧百日織鱗帶水分一把銅錢隨驗取但須
論尾不論斤
次題雲林小幅
倪迂作畫喜清瘦卻與房山筆法殊一帶疏林幾茅屋遠過
潑墨九峯圖（房山九峰圖世所最重此幅）
感賦
拔劍欲舞室我非聶隱娘張琴待鼓曲我非漢女涂願言夢
游仙飄然忽鳳桃花春浪碧復碧輕雲飛越過三湘如乘
蜺翅下瀛海六銖衫底行鴛鴦采采朱闌翠水浦紫瓊盈裹
離別十年心世無天上量才尺蓑盡閒中賣繡金莫漫誤名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烹霞光青禽化卻鸚鵡榼金蓋翦作芙蓉裳丹顏漆髮獨難
老廣寒天闕隨翔翔吁嗟乎神仙殤去已幾許空勞服食求
瓊漿一時尸蛻等秋草誰治金棺葬玉房不若遯世飲醇酒
醉消三萬六千場
舟泊君山下
繫纜君山下誰帆又暫停天邊晴月淡江上晚峯青潮汐經
秋迅漁罾入夜星客愁渾莫遣空爾悔揚舲
過邗江哺劉季容妹即別次韻四首
客裏經過話別緣催人又趁下潮船此時倍覺難分手警夜
仙裝亦黯然
故鄉同憶析居遲遷別年來遠繫思誰道交情竟如水閨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舊雨記當時
後湖水漲雙鯉長修成尺素對魚腸春水綠波望不極山青
雲白來維揚
轉篷移櫂幾經程閒閒無端事遠征後會相思同別況隋堤
楊柳自門營
送大弟之吳門
微風吹短櫂波影逐吳青別遠歌楊柳懷深念鵠鴿片帆遲
落日客夢冷疏星此去無多囑音書寄莫停
同白鶴仙夫人夜語（鶴仙將于是月回大興）
同雲釀雪作層陰燭前西窗夜漏深論到篇章千古事感生
離別十年心世無天上量才尺蓑盡閒中賣繡金莫漫誤名
簑蝸記眼前巾幗幾遺音
寄題山陰女史胡愼容紅鶴山莊集後
名聞才女多少年紬青嫵白能齊肩香奩解詠即鄙世推敲
妙緒思湧泉氣粗語大尚編集背後傾毀當面憐不道眞才
近來少烏絲玉版原膾鐫錦囊好句刀可提半出勦襲歸陳
編一經巨識遂稱播閒中名姓皆相宣愼容女士我素友三
生契結文章緣胸懷冰雪有夙慧搜羅子史稱腹便才情自
掩守隱德阿誰珍賞留丹鉛平生雅負丈夫志老年隨宦游
迴延名山大川任歷覽俯仰但與詩周旋歸來篋中日以富
長歌短詠逍新篇縱橫排奡有奇氣由情率性何纏綿晴霞
散綺瀠鮮豔怒馬蹴陣枉奔還筆花燦發不暇飾蛾眉淡掃

翻增妍觸目輒歸剪裁麗拾來好景成當前手鈔百紙讀百
徧令人齒頰俱馨然始知實學豈能假含珠韞玉終當傳吁
嗟乎如君才德兩足服紛紛滿眼何稱焉
連雨不止
已覺秋則近連陰旬日中簷添新紙白壁影夜燈紅藹藹池
塘雨梧桐院落風炎威頓消欣天際有來鴻
對月
片月出雲際微風生樹間空庭秋似水相對作宵閒
珠網
不向煙波萬頃投張蘿屋自補旋休最憐花外風高處絡得
游蟲晚未收

春曉聞百舌鳥
倚枕遙聽嘵哢輕隔花幽語快新晴解將一片多情舌學盡
春來百鳥聲
讀陳叟古愚遺詩
老矣先生志窮愁感獨多化機忘蛙夢塵事冷漁蓑名豈耽
交甚詩將奈世何著書留歲月磨蝎賸殘柯
舟過洞庭遇雨
湖勢窮三楚何當小洞庭扁舟浮片葉急浪轉回靈日月波
心白峰嵐水面青巴陵晚來雨渾似作龍腥
初春雜詩
青鳥初司開條風已微扇登高眺平原春雲薄帆片羣帚欣
向榮眾草零露泫冰融魚意和日暖禽聲變延暝繼遲賞微
情逐時見景彼古先哲寸陰託絺
戲四妹
短髮新梳兩鬢斜解妝也自學盤鴉嫣憨不識含羞意愛打
枝頭並蒂花
喜元妹見過留飲
新霽多君至初春景物嘉東風喜寒薄酒力去愁些鳥喙開
堦樹梅開小盆花聯吟思好句晴月上窗紗
看劍同周夫人作
三尺孤虹影芙蓉淬鍔痕藏來珍玉匣看處引金尊肝膽眞
交託風塵兆志存吐芒寒映燭欲舞憶公孫

對菊二首
紫萼黃英自處新日怡青眼自精神亞頭正值香籬熟不用
籬邊送酒人
去年種菊花不發今年菊開花可憐屏列萬枝如錦幛鬢簪
一朵似金鈿
舟行過盧山不得泊游悵然賦此
匡廬名勝天下無珠宮貝闕淩高區銀河倒向九天落千丈
瀑布飛香爐平生有志不得遂臥游往往空躊躇今年買櫂
值于役中流隱見浮金芙咫尺欣看石梁在相從直欲隨雲
徂登臨窮眺陟高曠山椒歷覽輕雙鳧水簾之巖任探異鐵
船之岫遠追趣証知山靈不我過篷窗終日嗟模糊石尤勤

鴛鴦長枕孟婆促客催輕薄十幅緞揚過飛羽迅遄獵獵如奔駒江流激湍不可住徒令悵望無良圖吁嗟乎登舟難得值風便每每阻閒留江湖今覺乘風反快悒使我游興終迴紆何曾面目得眞見風景遂爾輸樵漁面目不在此山內東坡之論無乃迂緬懷意盡倏已遠臨流三歎思攀躡廬乎廬乎默相祝回舟他日游荻嶼

同家姊妹等讀書德風亭偶作

讀書偏愛德風亭小隱幽居共止形竹樹當窗閑索句鼎彝供坐自題銘一春花事留香譜六代山光補畫屏欲擬修園稽董氏女紅同課戶嘗扃

夜泊寶塔灣值風

扁舟深夜泊愁奈巨風何雁影三江冷鈴聲一塔多筵敲經夕雨帆潛逆流波莫使連句住勞心怨孟婆

寄懷元妹

解顏無雜韻春氣亦慈哉自與美人別閒庭長綠苔閒關鴛可聽澈灘酒當開青鳥須傳信張琴待肯來

登焦山

峯勢長江蘸濤翻天外聲潛蚪能護法徵士獨留名塔字金山寺人家鐵甕城高憑一登目東望海雲平

茗華軒曉步同雲溪夫人作

春朝嘗早起偶步快新晴芳草迷簪綠幽花襲袖清竹承餘露薄蝶夢曉風輕更有怡人處初聞出谷鶯

題架上鷹

縮項坐秋風雄心冷如鐵何時脫錦韝怒翮摩霄去

月下同許燕珍夫人作

桂花香滿露華圓雲影秋空萬里天共坐閒庭風月下婵娟

何處最分憐

聞大兄有揚州之游詩以嘲之

煙花自古說揚州遲日聞君趁冶游卻笑纏腰無一貫也教騎鶴續風流

八月十九夜舟泊黃河口

倦遊頻水驛向晚又停艭打鼓知淮俗聽潮憶浙江野風時擊棹急雨復敲窗強作排愁計孤吟對短釭

寄和閨晚衛姊見懷二首

輭紅十丈倦游徐燕市風塵載犢車猶記德州茅店夜共沽羅酒試銀魚

聞說歸來日閉門著書幽閣寄遐情秦灰漢粟陳閒撫拾愧我徒看盞簡生

重游梅氏挹峯園晚集英妹

名園重到一悽然記得聯吟劈衍箋綠蟻淺浮杯激灩翠蛾低詠句新鮮祇今人杳空懨弔況值花飛劇可憐我欲招魂製香誄灑殘淚隔幽泉

漂母祠感賦

高祠傳盛祀想見古風仍一飯情雖偶千金報柱矜侯功烹

走狗毋德尙餐慰不少忘恩者銘心問幾曾

示妹

女豈矜文藝唯教德禮持有才非故晦端慮外人知

秋夜書室坐月

非梧寒葉作秋聲試譜新詞句未成捲起湘簾望晴月麗誰

聽徹正三更

詠冰鮮魚

腥風過曉市販艇上冰鮮名勝斑鱗鰭形殊縮項鯿性柔灰

用洗肉散線搏聯去甲還留肋抽丁更臛涎不須羹作鱠獨

可腊成腌葱汁微微入芹芽細細煎何妨食餐頓端覺異肥

羶自是嘉魚品應教列饌前

京口

南徐恢霸業北固拓雄關山勢蟠增險江流擁作環夕陽懷

轉戰漁笛引孤悶形勝看無極推篷一解顏

富春道中時值荒旱感成一律

千田無復有青黃赤地空遭旱魃殃村舍幾曾煙出戶富家

聞說粟陳倉逃民大抵顛幽壑野哭安能達上方高目可憐

塗殍況官人猶是急徵糧

寒食廣陵

寒食揚州路春風吹柳花可憐芳草色青徧玉鉤斜

臥病過江都劉季容妹見貽越游草因贈

篷窗人病廣陵城戰艇先烟地主迎相對論心愁覺遣開顏

傾醽醁難成錢塘湖好添奇句西子湖深動遠情從此一編

猶作作不教寂寞感程行

自箴

人生孰何窮當知寸陰寶所難在踐實所尙在聞道貧賤安

足憂戚戚喪懷抱名理非空談訓詁成浮造術業分戶門聚

啄特煩擾狂言發迂闊行樂極思早祗知及時樂不省過時

老乘厥中心求修遂空渺浩志力不能奮身名等秋草道裕

守其眞外務譬屏掃男女非相殊彝德各宜保爲惡苦日多

爲善苦日少人能幾長壽百年不終好實至名自歸愼勿事

舟過清江牐口號

冥渺

急鼓爭開牐江聲湧巨流又過三板石回望浪悠悠

過黃河

曉日浴波出風催一葉舟地形通海脈天勢接河流古廟臨

沙險神鴉向客投魚龍增壯據浩渺豁奇眸

下邳夜泊

黃石城頭雨不乾晚風吹送角聲寒扁舟不道小如葉載得

春愁分外寬

彭城

漫憶三軍事人傳此地豪望雲吟漢氣行地紀神濤宅歎仙

人死城留帝子高誰言老彭祖今已等萊蒿

登泰岱作

巨鎮標齊魯崇巍俯大東谷雲蒸萬岫海日浴三宮靈氣乾
維宰神根地軸通高平天下小身世等空濛

武城阻雨

岸岸垂楊處處村雨多銷盡客中魂扁舟又泊絃歌邑茅屋
人家畫掩門

景州道中

紅杏花將發綠楊枝已生景州城北路風雨近清明

題石濤畫 用古韻

石濤之畫有神韻濃皴潑寫任毫端試看下筆異人處如鐵
樹枝如扇山

過盧溝橋

黃葉寒雲秋氣蕭霜高疏柳下長條渾河兩度經行處又趁
輕車晚過橋

出喜峰口

萬里秋空迴長行出喜峰黃雲天漠漠紫塞路重重乍見邊
關月遙聞淨寺鐘前途經薊野山翠撲衣濃

過灤河孤竹城夷齊廟次壁間韻 有序

灤州有孤竹城城極小中立夷齊廟殿宇崇肅座上塑二
像皆服冕旒蓋自祥符中加封侯爵云然殊失其初志矣
廟後有請風臺廊宇窗櫺高敞懸崖之上平臨灤水松柏
節時慈過眼懷富意空賒殊馬休低樹勞人羨暮鴉漫言年
尋味沙蒸學倦方擊壺尊處仲心志太生狂

前韻風流盡後生多易量守愚嘲失馬作僞效顰羊蠟嚼書
似雨須識髮成花欲覓安貧樂怡情詠歲華

枯柏歎 有序

灤河爲正因敘其事而附記之
古廟臨灤水維舟上石磯賢人思舊德清聖仰遺徽恥食原
甘餓逸名志未違只今憑弔者空歎首陽薇

過姜女祠詩以弔之 有序

出山海關外雜詩

既過山海關險奧路莫測回首關內雲已遠千里白勞勞幾
經旬山蹊日以仄越嶺何悽惶 關東三里有悽嶺一名歇馬嶺一名望嶺面歇一弔入關則望嶺

出山海關外數里有姜女祠祠前土冢爲姜女墳望夫石
即在其側至今猶存過者憑弔甚多

海畔荒祠在人傳姜女墳羅帶上苔色石碣對斜曛歎息長
城役空教炬火焚爭如一坏土千載誌遺芬

出山海關外雜詩

既過山海關險奧路莫測回首關內雲已遠千里白勞勞幾
經旬山蹊日以仄越嶺何悽惶 關東三里有悽嶺一名歇馬嶺一名望嶺面歇一弔入關則望嶺

三山 十三山在大凌河東接遼史燕王淳討乾州十三山下即此地也

出關則上嶺而悽惋也

僕痡車轂扼身小略如蟻垤頭任轉側路經十
見醫巫閭 醫巫閭山在廣寧縣城西五里山極峻而秀

風景亦遼闊遠
雲表漾晴色危石絡懸崖
夕陽暗廣澤深樹曉鵂鶹行人悚魂魄從征事尊長瘁況敢
辭釋作此當紀游聊以述遲役

感賦二律寄呈許翠珍夫人

前韻風流盡後生多易量守愚嘲失馬作僞效顰羊蠟嚼書
尋味沙蒸學倦方擊壺尊處仲心志太生狂
節時慈過眼懷富意空賒殊馬休低樹勞人羨暮鴉漫言年
似雨須識髮成花欲覓安貧樂怡情詠歲華

枯柏歎 有序

予路過松花江見岸際有枯木一株橫臥其上盤屈數十丈遠亙有如浮嵐舟子云此柏樹也昔欲修吉林城將裁爲棟因其不能材遂棄之不數月其樹自枯而仆迄今五六十年矣余聞而感之乃作枯柏歎云

昔聞大別山虯枝淩白日骨立飽風霜云是夏后植又聞丞相祠森森上千尺剝落封古苔云是武侯澤豈非棟梁材特向山林立蒼古拔萃姿盤根而錯節天日留貞心不受螻蟻蝕出世蟄坤輿詎敢施刀匕尙彼後彫幹神奇壽金石至今千載下見者猶太息我行松花江過眼覩異質枯幹若浮嶼又岈突撐崒遠觀象覆釜一蓋圍交密疑彼新甫根偶移當水驛豈唯不成材怪醜實無匹對之詫其形偶向榜人詰云

是六朝本年久遠罹屈雷火幾經焚江濤任衝洪老蠹食層膚虛心作風室生成無良株棄置百靈律欲取無所用工師復何術我既聆是言深懷發省慄嗟哉彼蒼心畀質初非獨美醜任其天用舍亦難必唯人別愛憎取裁乃各出嘉樹多招尤斧斤或先聿既以醜得全何乃自摧剚君不見山中與祠前蔥鬱茵如一抱此歲寒心堅勁不少折嗟哉材不材此理係造物

吉林雜詩二首存一 并序

吉林建木爲城界木爲街人皆倚松花江而居一名烏喇雞林又因造船於此故又名曰船廠江滿言松阿剌烏喇是也松花江源出長白山湖中北流合灰扒江至海西流

萬綠擁虛窗暑翠多亦碧中有把卷人坐此悅晨夕

大雅軒

三百與十九元音眞大雅後來商羽分誰爲繼聲者

松石澗

誰種松花石玲瓏曲沼分閒來堪煮服片片切成雲

來夢閣

小閣枕清渠夢蛙每栩栩朝來紙帳涼知有過溪雨

餐松亭

昨夜山風生亭前落松子餐取五粒餘幽香編貝齒

叢桂坪

依稀擬小山叢枝發古桂千層香晚花招隱樂幽媚

古梅園

種梅成古幹淩多耐霜雪索笑正暮黃巡檐詠香月

采芳遲

春草綠三逕春花紅一蹊采芳乍回曲不覺空步迷

竚月臺

抱琴橫石臺中宵繁籟歇泠然時一彈桐梢下晴月

素心室

塵境一以遠焚香讀秋水遐哉虛室中獨有素心侶

白鶴仙姊海角樓讌集

多君招雅集相過暮潮平渡向柳邊入樓宜海角名佐羹秋

雉美供饌玉蘑清拈韻還移席殷殷見古情

過宛玉姊二律

春雨乍過市細辛初作花小園容我訪雙槳到冰衙酒綠釀

松子餚香烹蜆芽（一名蠣林海物也戶音牆）東重進酌新月上青霞（山名）

惹我不勝勻還須醉主人令多難計字園陔易爲春香靄梅

初落陰輕柳漸勻天涯休歎息猶喜暫相鄰

題小逕女士行樂二首

蓴蓍風微靡靄香午餘清夢竹方牀亂頭粗服偏相稱不是

殘妝是懶妝

園林長日靜無譁一曲琴聲譜落霞慮有名閨生俗輩只將

俗耳付箏琶

吉林雜作

落日雲光冥暮色起莽瀁風細黃沙飛林昏失墟道編木結

板衙築室聚幼老炊煙田家白樹影村陌小牛羊下來多虎

彪出山早遙望海氣生模糊隱諸島曛闇眺不極倦眼滋幽

討勝情固亦樂何如故鄉好

同鶴仙姊圍棋二首

松階閒坐理楸枰方罫隨看應變生笑我曾無衝奪手底須

也知計算等閒機翻局徒嗤用雪衣勝固欣然敗亦喜蝸爭

黑白數分明

原自共浮危

宴卜太夫人杯海亭次韻

亭開杯海帶春潮十二闌干雪未消梅影有香飛玉斝兔毫

分彩落銀貂徽歌聲滑箜篌冷拈韻思深蠟炬驕良會追陪

初不拂漏長遮莫聽寒譙

放雀

掉舌誰憐空好音恩多難絆白雲心只今放女須高去莫更

輕飛失舊林

長城懷古

拋殘地脈快圖成鋒鏑咸陽任報驚山鬼哭多埋匠骨人稱

餞冷塹儒生雄心空歎六王畢伯業徒輸二世傾難發可憐

傳炬火金湯何事費經營

送白鶴仙姊還大興
渴酒一杯詩一篇閨中相送淚潸然故鄉此去得全志孤檻
扶回大可憐敎子但聽稱國士鍵關唯勉證泉緣 袁簡齋詩他年有歸期
行行前路憑珍重辛苦和丸令德先
偶題
由來疏淪性靈中詩道無須較異同省識元音本天籟如何
言志競求工
秋杪卜太夫人邀飲官署之聽桐軒出家姬演劇遲吳小蓮
女士不至酒後各成一律兼寄小蓮
醉來還把菊花杯次第吟聯擊鉢催金縷曲終籟乍歇水晶
簾捲席重迴品泉再汲亭邊溜愛月還登樹杪臺問訊彩鸞
應夙駕可能高逐片雲來
過吳姬小蓮影畫山園
畫裏園亭一逕賒偶來閒向美人家長成椽子齊牆葉開到
櫻珠滿樹花月塢巖前烹石乳雲屏窗下飯胡麻品題幽興
茲方愜疑是春明隱絳霞
吉林塗中
侵晨起夙駕駕言歸故鄉顧此本逆旅留滯安可常于役已
有時徂謝慙流光山川一以隔杳若參與商歲聿忽云莫道
路何悠長朝歷鳳台峰夜栖木葉崗買櫂渡黑水登車涉栗
梁行邁歌靡靡憂心慨湯湯有淫從東來畢景指西亢雨雪
感載塗溼我征衣裳豈足惜徒御多彷徨旋歸固可喜
嚴程殊未央
都中立春偶次唐人應制詩韻
太史書雲日皇都春意融賜袍天上暖舞象闕前工殿霽芙
蓉雪樓和鷄鶴風土牛迎日北繞仗出郊東官酒屠酥綠宮
花彩勝紅長安逢令敘熙攘卜時豐
過樂毅故里
片言四國盡連兵伯佐才華重樂生不道田單空一會大功
微策竟成名
阜城縣有華陽臺相傳爲稽康學琴處
漫言當日愧孫登雅操堪憐絕廣陵猶有華陽臺址在授琴
今日復誰能
白溝河感賦
白溝河畔思無窮日薄沙黃暮靄中石碣獨多新冢壘戰場
空說古英雄斷戈人掘爲耕具殘骨秋將厲鬼風前路聊從
呼晚渡悲歌無限感飛鴻
德州
行到青齊接壤州白雲回首去燕幽好沽薄釀春風店買取
紅酥佐晚甌
舟次淮安
江光一色碧天低竟日長淮挂席飛兩岸霧多迷雉堞半篙
潮上沒漁磯歌行秋把孤村過實綻梅枝宿雨肥遙指到家
剛午節盡廛重理送寒衣

送朱海月閩秀返華亭

忽起故園思何當返櫂游離情構落日鄉夢趁扁舟去去吳
淞水依依白下秋蓴鱸應正好風味念清幽
謝句容駱秋亭女士寄惠洋箋

東洋薄繭白於綿絕勝雲間五色全淨拂麥光鋪几處不教
浮碧撒魚箋

硯北臨池憩結蚓篆前試墨笑說魚多君戲取雲千片免向
蕉窗剪葉書

曉過巢湖

一水迢迢碧巢湖路轉還星稀況曉月霧散見青山小泊菰
蒲市恰當楊柳灣雞聲三唱罷此際客情閑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問表妹張薇星病

念子身常病經秋竟若何藥酣知味苦詩好足生魔魍魎問
形賦頗當守戶歌書方空肘後居止瘦應多

李姊英和以畫瀛雁扇見寄作二絕句答之

江鄉風急起寒笳歷亂煙光清淺沙正是秋高菰米熟相搖

新侶作蘆花

古來畫鴈妙林良今日閨中得李嬢六角忽傳霜月下令人
練練剖波容隨月見征人目遠大刀頭欲託還心翻掩面釵

匪瑟琴旋環紆鬱閒疏亮調非常律無定音仰聽哀鴻俯看
雁帛高牽側下重復輕可憐盡是婁涼聲冰絲皎潔漾秋沼

鐵甲辛勤猶邊城冰絲未剪鐵甲敝戈裂旆悲行隊邊風
著肌慘不驕遙盼寒衣天上寄腕弱力弛響忽沈含笙總筑

腕輕揮翠袖寒弄水照見水中影蟾光暗手難圍圈似緒心
情不堪說撝柞敲礎感行跡深閨腸斷擘蠶書絕塞夢遙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同調著素心經歲繫遐思

題方覺如夫人拈花懺佛圖二首

緒佛終年禮偈臺陀羅尼轉奉清齋蒲團坐破拈花笑定向
阿難聽法來

禪心了悟參同契超越凡生色相空獨奈君家有夫子未應
常守寂寥中

題撝練圖

垂楊院落銀蟾小芙蓉池館驚秋老寶鴨不熱香緩殘曲檻
圍屏更漏悄美人睡起帳函掀中宵倦瑣雙眉尖徘徊羞共
素娥語啟戶鉤上眞珠簾迢迢河漢帶千里青山無雲淡如
水西風吹透羅衣裳欲步不步行且止擁將雪練作中團時

女自尊重曉日初酣遮錦鳳嫩殺晨雞不肯醒柔情飛逐江
南夢嘆息圖中擬練人役勢不及東西鄰容光日斂謝膏沐
一水盈盈空苦辛

初夏雨窗雜賦二律同外作

輕雷殷殷動巽陽雨後殘苔欲點牆洒掃庭除心共淨遣排
筆硯課無妨戮將黃葛單衫輭炊得青芹午飯香卽事消閒
閒更甚唔言時物任相祥

暫息勞形好自便倦來翻覺日如年游閑蜂股愁花盡潛遯
鶯喉耐雨延試土恰宜秧菊地侷氳剛近熟梅天頻揮短麈
煩蠅絕拍架圖書理舊編

迴文二首戲贈雲姬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微醉帶酣春態豔密愁牽夢午情多飛花落暮香消篆乳燕
歸梁晝掩羅

香蕊散蜂含重露月華凝牖似微霜長宵怯枕分鴛侶遠路
愁書寄雁行

詩

贈別維揚女子朱梓娟時在乙巳七夕　江甯女史王貞儀

客裏發孤櫂當筵奈爾何來宵分水驛相望隔天河遠緒邀明月離思逐素波寸心憑錦字應寄別情多

梁谿晚泊

晚涼還小泊星斗淡晴秋聲隔煙中寺燈明水上樓雁聲生遠思波影豁雙眸萬里清暉皎三更露氣浮叩舷聊短酌倚醉忽長謳漫感天涯況偏消逆旅愁冰壺堪鑑澈胸境亦含幽

過新城縣謁黃太夫人村塾

炊煙依樹直沙岸抱村斜曲徑無辭遠幽齋即婺村名特少譁香寒渝茗椀冰碎響魚叉雅誼憑親串脩然偶過車

由青駝寺至郊城朔風吼烈兀坐車中既帷四蔽作詩排悶

北風吹面起沙黃�pe]廠經程亙戒裝弱質天涯頻跋涉饑年盜賊儆流亡輪轅露滑青駝寺棘刺途穿白鴨莊山名行過臨沂景蕭索既帷卷曲倦輿梁

德州道中觀伎走馬

駿馬難爲力佳人不勝情龍駒誇異種燕女鬥身輕乍看攀繩上旋疑逐電行爭馳剛欲墮實險故留驚體弱愁殢舉鞭移虛下傾汗沾雙髻溼風入四蹏平撥叱形何迅翻臆解莫

名忽然飛立地含笑倚銀鐙

清口驛

小驛貧官無馬騎徒步來稽行客齋詎知客比官貧甚畫卷

詩襲任檢揩

舟泊東光縣

落日高風動戍樓前灘迴曲暫停舟關山笳管聲偏壯江海波濤客易愁夢近天南懷白髮程行直北過青州勞心五兩他鄉夜歸思衡寒路尚修

過新泰縣

前路花園鎮人家雞午曉暫停城下店偶作客中題正值雪初霽相看柳乍黃東風吹料峭寒意犯重綈

晚泊偶賦

春冷舟維斷岸沙柳枝低漾浪紋斜風聲吹作樹頭雨雪瓣翦來江上花短笛孤村歸野犢晚霽腥水過漁艖篷窗閒坐吟新月薄飲香醅饌菜芽

詠懷

老柏屬後彫寒竹翠晚鴉卓卓幽蘭花凡卉不敢伍讀書貴適用浮詞亦何補盤根實成材固窮乃玉女隘言守誠意遜志知所取奉身如奉璧畏名如畏虎展卷對賢聖爲徒尚與古

毛榴村女士畫折枝牡丹見寄題二絕答謝

瓊枝低亞玉闌干魏譜新描墨未乾好是日斜風細細素葒

閒閣名高勝畫師欣傳小幅寄華姿珠簾香淨藏鼗鎖想見臨紂下筆時

過鄱陽湖

一楹歷風波潮聲吼怒濤遠涯人跡少晚日盜船多雲鎖高帆斷天粘野樹羅客途愁未已空閨奈愁何

過嚴子陵釣臺論古

犯座客星明帝腹竟加股狂態固難拘驕名在漁父歸來鈞危灘羊裘自千古雖然矢素懷無乃太矜許分即忘君臣道亦失賓主論心或可原論事特無取不見磻溪翁誰忠佐文武

潼關

路過秦州日關雄控九州重門嚴柝鑰盤嶺據咽喉白日千巖下黃河一墜流東南標險界行旅亦難游

醉蟹三絕句

誰道甕中天太小橫行應不憶江皐獨憐爾實無腸者拚與輕身一漱醪

已識名須醞釀眞流黃中熟味彌醇酒泉風味高閣腹公子稱當嗜醉人

登太白樓

繫纜還來此地游十岑翠色俯江流樓臺自古無雙景詩酒大推第一儔幾點輕帆指天末數聲晚笛譙漁洲憑欄極目增吟興卻愧先生在上頭

題乘輿鍾馗圖

鍾南進士名爭譁神荼爲爪鬱壘牙平生噉鬼如噉蝨淋漓赤口塗丹雹手擘山貍笑後怒衆醜役服憑紛擊楚龔猶老非所倡拔河之戲負豕車道子寫生偶入畫咸呼馗髯稱辟邪二鬼肩與振四膝二鬼前導行同蛇一鬼勃窣負長劍一鬼託帿顙交叉一鬼擔橐等尸走肌肉乾瘦骼骨痂老馗屈坐醉兀兀袍破帶散身傾斜于思飄忽目閃爍奇形厲色何所加人與仙與了莫辯藉君鎮宅謀孔嘉吁嗟乎白日之魅

二分明月冷游槎別館離宮影落霞爭道珍珠紅豆社不如香豔玉釧斜吹簫曾照橋頭水剪綵空成苑裏花歎息迷樓存故址燕城重憶不堪家

莫春雜咏

乍驚夢醒窗初曙無那詩成日又斜紅殼螺頭傾竹葉青鑪鴨勞有烏程後主車窗人遊風亭相傳爲李後主故址向存烟脂井即在其

鶺鴒棲桃花

天涯綠鬢王孫草杜宇嘶殘乳燕飛惆悵年年三月晚煙花

零落送春歸

游清涼山侍家大母

登山鄰女約踏翠上深林斜日挂松梢天風落梵音龍潭澄水毒

繫纜還來此地游十岑翠色俯江流樓臺自古無雙景詩酒大推第一儔幾點輕帆指天末數聲晚笛譙漁洲憑欄極目

臨吮遊岑外口口口口口口
新秋同二妹作 拈得必字
井梧初葉下秋氣日蕭森睡鶴有仙意斷蟬起道心檢方因
幹藥按譜學彈琴幽趣茲偏愜非關愛苦吟
附二妹靜儀詩 拈得辨字
曲逕殘苔碧遊山夕照明掩書開綉幌對菊出銀罌盧室篇
暝遠新涼翰墨清晚風吹雨過蕉葉作秋聲
舟行對月懷家姊妹
絕岸蒼茫景懷人正九秋月光隨櫂轉江永帶星流何處漁
人笛他鄉夜半舟更憐天際雁叫叫下灘頭
再過廣陵

家姑母卜葬山塾今姑母遘巳七年矣 揚子津頭月乍圓淮北塵沙迷去轍竹
一別邗江又隔年水流花放尙依然平山堂上人何往 余舊同寓
西風雨憶歸舟愁看景物家鄉遠閒坐篷窗草素箋
漢江雜詩
侵晨出漢江西指天際頭有物如浮山隱然蟲晴秋既抵武
昌郡知是黃鶴樓繫纜開登臨雲水迷茫流俯視晴川閣下
眺鸚鵡洲放眼極高曠長征亦何求因風溯慈親而起鄉里
愁安得鶴復來乘我歸故邱
五色鸚鵡
鏤錯奇毛共訝看隴禽一種致應難羽儀漫泥朝陽鳳窓有
文章眩外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吉林途中作
風雨客思家征途感歲華青山連木葉黑水漲松花古渡冰
猶結長川日易斜故鄉回首處相望各天涯
再用前韻
遠海逢春暮東風換物華小舟迷渡闊遠樹映山斜尙有漫
天雪而無過眼花韶光等閑擲鄉夢竟靡涯
岳陽樓和壁間韻
百尺高城四望通層樓空自倚崚雄山嵐冶秀羅湖外天水
鴻濛泛眼中巫峽暮吹神女雨瀟湘晴起大王風登臨忽動
鄉關思愁聽漁歌意不窮

白秋海棠二絕次許燕珍夫人作
低蓑含露綻幽葩裊袂欹煙玉少瑕自是天然懨素質不同
敗飾愛鉛華
是誰遺淚灑芳根玉砌徐開月有痕十二闌干晴雪裏西風
招得阿環魂
重過荊溪
重游陽羨境風景卻如前命駕正三月相看又六年雲中仍
洞府花裏識樓船欲覓蘭亭醉河橋奈雨天
過梓樹鎖懷古 王文成公督師經此時有瘴雷並雹人佐文成以晴瘴雷漸止者
昔年奇策豹房揚此地曾經鼓角場露布晨風來海嶠羽書
是夜下南昌艱危計協將軍督憤激仇同國士傷更欷婁妃
無罪者孤墳千古蔡迷岡

章江二首

一水章江路帆行每過洲神鴉噪廟樹饑鷺上漁舟山色青於黛波光碧似油推篷頻野望斜日溪頭好雨欣消熱霏微小泊舒綠多沿岸橘白浪嗁波魚古寺連雲暗遊村帶水疏長行饒逸興幾忘是舟居

早過梅關

南雄緣過即梅關路入支岈曲曲山石壁兩分雲裂絮筍輿終日學投閒

過庾嶺見早梅數枝偶成一絕

不知花到何時盛已覺香從天外來身在梅花香國裏沁脾眞已絕氛埃

雷州除夕

除夕客愁滋宵分歲又辭遠鄉空記夢多病愛吟詩此地如春暖開筵臘后尊前還習禮拈韶一舒眉

雷州正月望後始微雪

雷州初見雪重疊幾曾加細霰飄風片微冰雜雨花獵寒憑酒盞拈韶去尖叉亦有陽春調空爲詠物華

同董雪瓊表妹賞芍藥二首

不論魏紫共姚黃冰署初開百和香爲憶豐臺曾賞處枝頭連露折紅洋芍藥名

春風著意殷春鮮亞檻翻階似鬥妍薄飲微酣歌短句一杯分酹向花前

得衛聞畹女史雄州書卻寄

三年未見衛夫人忽讀長箋字字新花鳥棘鍼傳繡譜雲山水墨得詩神舟隨絲柳斜階夢香破寒梅庾嶺春蜓雨墜煙無限意口口勞爾寸心頻

雷陽見黃牡丹

勞家移種一枝枝占得中央絕妙姿賴有詞人曾奪幟不教辜負詠花詩珠江黎簡先生過黃牡丹詩名燈一時人皆以黃牡丹呼之

粵南春詞

初春楊柳已成陰南粵東風故國心門莫人歸黎母嶺踏歌聲和郭公禽

明作

湘簾爲帙紙爲屏檢點晴窗任息形魚細卻跳春沼綠竹疏還露曉山青好香入座花爭放古帖臨箋筆懶停最是數聲吹鳥語風前輕轉呢人聽

廣州元夜二首

廣州元夕暖無冰列炬銜簾月滿棱爲憶故園諸弟妹分杯圍坐詠春燈

火樹長街天不夜春雷高爆地多聲未須燈市香車往此地金吾卻禁城

過漱石女士別墅

園中樂高寄林下獨尋幽花樹葉初脫湖田稻正收圖書宜古處天氣已殘秋差擬西園集清吟誌勝游

石鐘山阻風不得上游
舟行四月未踏地客心覽勝殊不同奇山每每倏經眼石尤
轉欵何脊幡推篷終日但兀坐忽來百端還相攻偶爾一吟
造煩悶細聲眞似號寒蟲前此泝流九江楫欣然望見廬山
容雖已過眼視眞面峯嵐未涉心難窮花宮百五仆想像何
曾一一淩谿峒後來乘風渡京口又值瘡病侵身倘金焦在
目不可上但看突兀撐晴崇生平恨事此其二至今耿耿常
留衷揭來一櫂過彭蠡五更超碇安檣欞颼颼飽送片帆去
倏忽已向湖口東遙望石鐘數餘里今朝快擬相追從急呼
榜人落蒲葉好覓小艇循山躋豈意湖飆忽狂發退飛十里
如鷁艄船頭有纜不得繫打頭掠尾吹顛風瞬時風烈轉前

促片刻已遠詩芙蓉是時六正暄熱炎威頓覺皆飄空雨
師助力亦狡獪雷聲電影騰蛟龍大點颺颺下如霰跳如打
浪看橫縱欹坎鐙鎔大響作噌吰澎湃相迴衝江豚逆波拱
蜑蠻眾人失詫看篙工荅應鉤脫馬纚溜回旋湖面難爲功
逝波力勁不可競有如猛箭初離弓震濤萬疊巨鯨吼嘯壁
千尺洪鐘洶悔不豫事買綬氐或可縛脚存微躬相顧共笑
比鷗鰈何爲狼狽同飛蓬一息不知幾百里輕舟掀簸浮驚
鴻向午偶過淺沙閑恍惚生氣方回融拭艙理牀整亂篋抵
涯立杜文危篷舟子仰面指天末十丈爛熳垂長虹轉顧湖
口杏莫辯石鐘山影皆迷濛吁嗟乎山靈與我似相忌茲游
又使行匆匆他時再買過湖權驅箕眞欲箋天公

玉關次韻
錐佩凝妝夜雪天麗華三閣門春妍自來澡素芳蓉重不洩
胭脂別井泉
舟中午日時阻風珠江
珠江此日逢端午瘴雨蠻煙惱客途身健不須長命縷時平
何用避兵符榴花爲憶家園放艾酒聊從客裏沾莫漫天涯
憐弱質慈顏還幸得承娛時侍母大時侍
哭劉藥畦姊二律時歿于瀛章客中
細柔春盤餞客身臨岐執手別情諄大江西去風波惡庾嶺
南來詩句新藥畦有南紀游詩粵勁節一生心獨苦清操卅載運常
迍丸熊漫道空辛螗有子他年是席珍

交來屈指歷經年歎息紅埃過眼邊一慟斯人竟何往九京
知己更誰憐藥畦昔贈余詩有知己獨君憐句窮途施貺重
漫怨天定有勞名著彤管後彫猶結歲寒緣
送家五兄回舊居
入春剛七日奈爾忽云歸客久世情淡才高名望違艱難毛
義檄珍重老萊衣此去定優學無將隱少微
題沈侍讀江村圖畫册四首
水檻風亭八九家郊居擬取藥方賒牆邊添買閒田畝半樹
桑麻半種花
如此幽居不可多浣花溪上嫩翁窩矮垣排築齊眉短日便
鄰家送酒過

柳岸松橋綠水灣籬編六枳護柴關主人無事出門去晚坐
漁舟擢月還
楚苗烏犍共鷄豨閉著農書靜息機閉戶輭紅塵不到朝衫
輸與芰荷衣
送別徐姊裕馨回錢塘
此別人千里云離恨不支可憐芳草色況值暮春時胥口潮
初下秦淮柳正絲行然若自愛前路各天涯
幽篁矮屋圖爲許夫人燕珍作
矮屋幽篁翠羽簷悄無塵外足音潛閒來終日增吟興經滿
新枝老幹映窗虛玉版香生細細舒春秋如此好佳日輸與
琅玕架滿籤
深閨靜讀書
舟中望銅官積雪
千尺銅官雪凝寒尚未消篷窗坐相對雙目冷瓊瑤
過毛夫人知止軒
閉來過幽境路識板橋東編枳三條徑誅茅半畝宮藕塘秋
水碧瓜架夕陽紅坐語神俱正茶鐺熱晚風
詠梅花一絕句
揚州仙樹洛陽花豔煞春風萬口誇爭似寒梅挺高格雪中
霜裏見清華
太湖買船曲四首
萬頃湖波匯具區買船點點傲輕鳧舟居莫笑如螺殼安穩
翻局交情水旋瀾浮雲生舊感情淚下閒干
舟泊錢塘喜晤衛姊蘭畹得二律
忽喜逢蘭畹猶疑夢裏看不須悲聚散且與訊平安世態暮
如紡夢亦勞
似墨寒雲似雪濤短檠殘燄冷江皐夜來孤枕聽潮湧旅思
風雨泊錢塘
臨安城外暮潮狂聲口寒聲遠角揚無計移舟石湖去滿江
差同仙子愛高閣似岑樓百尺憑虛景三層豁遠眸鴈歸遼
海月楓老洞庭秋我欲書新額他年憶寄游
舟行錢塘夜大風雨曉起作二絕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我輩雖巾幗而多浪漫遊寸心疏子舍孤櫂泊江頭黃菊開
新釀青燈話晚秋並舟當十日此會亦難求
杭城曉鮮荔支色味皆未少變因寄二絣回金陵偶成二律
直擬福州產圓丸割蜜房輕紅傳異種挂綠品新香珠海差
堪憶瀘川豈足方端明詩舊譜不似酒人嘗
冰盤初競擘翠籠愛分持雪灑一囊滿燕脂兩頰滋甘漿消
渴暑香露沁心脾封寄遠鎔蠟家園寄莫遲
杭城重過汪巽爲女士山居二首
林泉深處盡環山竹屋茅亭足解顏一榻不辭遙過訪重來
猶認舊柴關
灘月光風樂事眞紅窗幽曲隱深春女工翰墨同兼課姊妹

君家並解人詞兼姊妹詩
浙中喜晤胡愼容姊即次見贈原韻
京華一別思方切浙水相逢意倍慇似爾才眞詩博士大堪
名署女參軍看花回憶三更月織錦新成五色雲不易美人
欣見止論心莫漫感離羣
渡曹娥江二首
輕帆未過稽山廟急雨斜飄孝女江歇息殘碑空對岸只今
寂寞隱寒矼
泛泛寒潮環古祠芙蓉荒冢葬香脂徒聞鋏面成謠語誰向
江干起孝思
再過嚴州
飛湍東下入桐江兩岸晴峰翠滴窗記得綠陰環合處前村
曾此暮停艭
過梅姨母園亭
白髮老姨母高年林下居教孫還識字作伴每搨書石溜穿
花綬山光入牖虛一經容我問侍坐話因餘
題夏生樂山所藏東坡馬券碑後二十四韻
夏子嗜古窮搜奇瑯琅金石常紛披牙籤甲乙滿鄴架終日
探討忘疲就中尺幅最欣賞摩挲未或斯須離絹包紙裹
若懷璧云是新藏馬券碑裝潢之妙倍精密揭來索我留題
詞夾紗蟬翅兩光怪文辭字勢皆淋漓展卷一再不忍釋恍
然把卷生遐思想其落紙破科臼腕力不肯毫芒岐婀娜亦

復雄剛健瘦勁偏爾殊威儀中多臥筆特間出卻疑書自彭
城時馬輕友重契交道至今古誼傳襟期頴濱拈句喜豪遒
涪翁跋尾儻丰姿向聞原刻世希覯當年砌石宣公祠風吹
雨渤歲既久半歸湮沒無人知後來版榻補贋作蛇盤蚓曲
徒堪嗤目非固兩煙雙碧眞僞莫辯隨乖靡此本何時更璧
合使我創覩豁且疑抑署銜印各完好偏旁點畫非增虧豈
眞時異遂失考千徵萬校平町畸閱暨忘言得斯意番然太
息心情怡吁嗟乎唐碑漢帖半散沃煙雲過瞬空名遺蠹頭
燕尾笑倫物爭如善本無差移願言藏此勿弗廢古香也實
秋夕用平湖女子陸閨崑韻
唯珍持

三五盧堂上蕭然涼意輕銀河秋有色玉漏夕無聲古鼎茶煙細空階月色清坐來渾似畫何用剔殘檠

歲暮雪霽同外舅句

晴門開坐啟窗紗(貞儀)銀海搖光冷韻加鴛瓦雪殘疑素月(本文)狻爐煙嫋裊青霞香傾竹葉開新釀(貞儀)凍破梅枝發古花歲晚風光眞大好(本文)排愁聊復咏年華(貞儀)

落花詩戲和四律

九十光陰卻春芳菲爭說買比鄰荷他青帝栽培力負爾紅閨愛惜人大好文章銷慧業無邊風月記前因紛紛五色愁朝雨傾國傾城總幻塵

楚魂湘血竟全休薄命摧殘不再留埋豔玉關徒賸冢寄情

金谷幷無樓青天碧海誰能遣綠水黃沙各自由日暮東風剛作惡怕聽羌笛起深愁

逝水流年瞥眼驚舞衣歌扇可憐生櫻桃賦就慶窗怨蛺蝶圖成錦字情湘女瑤箏調錯落鮫人珠淚和縱橫無端闌腳歸鷹土緩緩空歌陌上行

回首前勞感物華祇將榮落自矜誇看餘杜曲情千疊話到蘇臺事一涯鶯語嘵殘香早散鵑魂招罷月將斜六朝舊恨成塵鏡底鳥衫蕉扇擬游仙

休重問金粉飄零鋑裏花

飼蠶詞

布穀一以鳴蠶子出滿筐初眠身尚細再眠頭漸昂此時蠶腹肌所需在柔桑蠶婦擷筐出采采遵隄旁大兒舉衣步小兒索襁背兒嘵母且抛無致蠶工荒人以食爲天蠶以桑爲糧一葉一寸絲歸來步踉蹡有蠶不早飼臨時空徬徨造天未陰雨良葉先貯藏片縷逐刀切撿拭猶加詳及其三眠時復懼青蠶殃夜夜守視添換終宵忙力盡蠶始老計時須上箱刺手截豆萁蓬蓬編蠶牀覆茅虛屋漏簇箔作馬行吐絲已成繭累累分白黃繭多蠶婦喜繭少蠶婦傷當風支釜竈烹繭釜中央理緒巧懸指湯沸繅車揚鬢煙任迷目雙淚隨阡汪軸聲弄絡繹皓腕高低將流汗滴如雨葵扇不暇颺所喜絲下杼可以縫衣裳衣裳備老幼禦冬免風霜嗟彼蠶婦心屈計何愁長願此蠶事畢女紅等無妨經營雖歷時辛苦已相忘

丁巳夏日雜句四律

卷幕開屏一室中北窗叉手坐當風每因懷古稽班史聊復消憂倒鄴筒得句未能除粉黛譬書翻笑類多烘平居近慣耽岑寂不是餘時廢女紅

輾塵觸熱每愁牽寒北江東思渺然黑水峯迴沙外月黃河帆影浪中天山川回首虛行跡舟轍勞形憶往年爭以投閒盥鏡底鳥衫蕉扇擬游仙

石銚茶鎔手自排支離積抱一時開調冰差喜驅煩溽守璞須知異割裁出岫密雲將釀雨當簷烈日忽聞雷由來造化捐成象空遣籠前燕雀猜

漫感長貧食力微好尋眞樂守知幾庭帷養志慚難効閨閣

如賓幸不違小伏鳳麟憑詡笑新裁松竹謝芳菲拈題偶爾

供酬唱遠卻炎蒸靜掩扉

新秋口占

閒庭積雨翠苔滋一縷湖生潤被池鎮日陰晴殊不定早秋

天似熟梅時

金陵叢書 浙氏校印

江甯女史王貞儀

詩

寄勉弟姪輩二律

幼儀端莫負光陰誰道孺冠誤起沈品果無瑕貧豈賤名如
不立辱方深危灘舟上三篙力志士齡頹一寸心信宿年華
原過隙家門唯望嗣遺音
漫教生計苦紛如世業由來重讀書把臂接交徒酒食矜心
時望戒聲譽文章有實堪追步技道無爲致曳裾太息寄君
韓子語成龍不得恐成豬

嶺廣道中

崎嶇無柰客心愁四月征車過嶺頭一路鷓鴣嘵不住冷風
淒雨入連州

寄懷史秋蓉女士二首

小別經年似散鳧鴛湖風景足清娛蓑成點石圖秋蓉善畫能詩常自作點石圖小像
涼露西風葉漸斑竹樓迴曲水雲灣幽閒靜日憑吟眺坐斂
晴旛對碧山

懷白夫人

凍雲啟朝暾晴光上簾箔終風三九徐霜枝感彫落懷人嗜
飛翰文燕憶林壑清言傾數屆欽尚共酬酢流光不可挽羽
稀歎淪朔寄行訴幽衷瑤箋慰睽索

粵南竹枝三十首

滋南時敍最稱奇臘月天如四月時燕子正維花正放暖風
吹過整冰期

一冬無雪有飛螢名耐冬螢唯韶州仁化縣有之三九陽驕起怒霆偶跳屯
雲山下路菜花黃徧麥青青

湟流直下緊關岐炎裔朱方海嶠支鱷浪欲生番舶定高帆
齊揖夜珠旗一名鎮水寶浪上有明珠寶七用以制顆

小春時節徧開梅楊柳千株綠又回正月觀音燈廟裏臙脂瓶
芍藥一齊開當州正月城北大觀音廟燈節多供牡丹芍藥

粵東靈秀屬羅浮不獨山中蘊種幽羅浮連亙百色俱備有重至五十斤者載郡志
四百三十峰奇特七十二溪水倒流

黎母崗頭大海旁競春兒女競燒香邱文莊廟輸金滿海忠
人人唱木魚

瓊南猺類知多少派別生獞與熟獞更有一支唉子老聲音
如鳥嘵如泥生獞居中熟獞居外南瓊州腳又連於外而於海唉子老獞亦獞種甚瓊州黎峒最多散處下諸獞
東風晨起散蠻煙白衣兒搖翡翠船打得江魚不自吃市中
換酒醉江天

並山窰戶揭陽西素碗花磁玉甃溪山下人家稀種植排門
兒女學搏泥

峻巖山峻少平坡石筍棱棱洞穴多空響如雷氛瘴起樵人

衡水出山阿（皴如靈山在昌化縣界山中多洞穴人語足音應者過瘴起即衡非水可以解瘴避瘴氣）

水花未出江邊子（出水花也魚）

菠草已生盆裏芽（菜名薄草專人多種作小景）

買得冰糖堪拌菜（節瓜瓜冬瓜子瓠）

滋味勝蒲瓜

紅葉紅莖一種芽清芬撲鼻勝蘿蔔（土人呼菜巴）

看來老幹渾如鐵樹而今也作花如鐵樹紅枝葉而香烈開花）

難識鐵樹而今也作花

烏名倒掛詫梁懸（倒掛衝倒掛雀倒掛枝倒掛每夜口蟲吐金絲異樣鮮（金絲楓蟲生樹）

鳳眼鷄心木器光（海南有鳳眼木紋如鳳眼紋作器具極光潤）

桄榔（桄榔即椰樹實木花紋如奇香看取死生結（號沈香生在活樹死樹結者佳者下）

號死不比外洋番墨裝（番墨亦木名出外洋用裝作假香）

珠花翠鬟裘

藥鼓煎筆鬧海頭踏歌吹樂看春牛女郎結隊容如玉寶絡

貧家婦女披葵帽換米沽鹽算長除聞道十三開積市村村

都尷亞婆盧（嶺南人呼市爲虛蓋市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

秋夏之交雪物布嶺如虹者謂之颶午至夜止屋樹颶如瓦掀舟颶之年颶一母必有大烈風發日一起或一歲再三）

以名曰瓦蟢子又名曰射影南人將入水中射之極然後入漁水先

旅客尤愁颶母風（南海

解只持鷄骨拜占年（其地峒人每持鷄卜年于神名曰占年歲）

椎髻式奇連滇北黃茆峒險近江中（峒客居山穴）

漁家能識射工影（嶺表有射工蟲長一二寸有翅形氣射人不治則殺人又）

多半峒居者

鷓民多以木棉花及鵝毛爲被服家多鵝二月至十月綠其毛鑿被以禦寒

峒客殊音多不

間不得去逐以鐵片可以解毒蛟片唯可以解毒蛟危屬

裝取鵝毛禦臘天（嶺南凡外海溪洞不產絲

荔枝嘉種出新紅品數新興自不同市上綠包如樹蛾色香

高價滿城中

蛙蟲偏喜蛙端石蛙得深坑石面平此硯百金難覓得硯旁

鐫記宋時名（端硯者上有蟲生石中蛙孔穿橫無名曰宋硯言也）

鷄鳴潮水雀鳴更（潮水鷄鳥夜鳴五次）

蟲號藏光死後明（蟲光熠耀如星火之蟲腹有光）

飛上人衣有光

更怪貪財是蟢蛾（有長腹蟢好食金銀磯土）

食金端不虛身傾（蟢子也）

收得家來壓成片（瓣紅賣與做人情）

藤纏蒲帆竹片柯小舟舉海去游多（凡江皆通海）

艙頭榕葉編成

瓦雨後葵衣當作蓑

裁披青箬卻蛟涎（粵人謂竹皮曰箬其地池塘江港中往往有伏蛟能吐白涎人行水者爲涎所制多）

珠花翠鬟裘

貧家婦女披葵帽換米沽鹽算長除聞道十三開積市村村

藥鼓煎筆鬧海頭踏歌吹樂看春牛女郎結隊容如玉寶絡

都尷亞婆盧（嶺南人呼市爲虛蓋市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

秋夏之交雪物布嶺如虹者謂之颶午至夜止屋樹颶如瓦掀舟颶之年颶一母必有大烈風發日一起或一歲再三）

以名曰瓦蟢子又名曰射影南人將入水中射之極然後入漁水先

旅客尤愁颶母風（南海

解只持鷄骨拜占年（其地峒人每持鷄卜年于神名曰占年歲）

椎髻式奇連滇北黃茆峒險近江中（峒客居山穴）

漁家能識射工影（嶺表有射工蟲長一二寸有翅形氣射人不治則殺人又有）

多半峒居者

鷓民多以木棉花及鵝毛爲被服家多鵝二月至十月綠其毛鑿被以禦寒

峒客殊音多不

間不得去逐以鐵片可以解毒蛟片唯可以解毒蛟危屬

裝取鵝毛禦臘天（嶺南凡外海溪洞不產絲

荔奴（龍眼名）上市賣新黃椰子心鮮吸嫩漿三皮老栗爲名石栗殼厚三稜有如胡桃形六棱園桃號是羊（羊桃六棱有）

蚺蛇大小百餘種何事多生好色心唯有長籐能制服握枝（蚺蛇見籐汁即輭伏聽挽回取其皮膽與眼）

行處不相侵（蚺蛇喜隔絕婦女髮香唯有一種野籐可制蛇）

疾病從無問藥醫夜中唯跳鬼娘旗跳罷敬求神火供一身

俱灼艾沾皮（瓊海地瘴蜘雞有毒家不過官府之用病絕少猺獞客之有病者其家則延鬼跳五方紙旗即可愈若病重者則又於跳旗之後復以草藥和艾作小圜灼病人通身艾沾皮則可救否則不可救謂之神火供）

清明値雨

風雨過清明春雲弄寒薄曉起捲珠簾滿樹桃花落

游越秀山

層緡迴亙白雲齊越秀山頭望眼低嶺岫上方穿水過（山頂有廣泉水溫下瀉）樓臺高處有神栖（山腰有神栖高十餘丈）發煙壓峒猺村

小瘴雨連天海國迷此是粵南靈勝地不辭重險一攀躋

辰沅道中書所見二律

百戰黔東地扁舟一櫂行祀傳金馬盛關伏石龍驚猺子人形怪蠻姬鳥語輕經過多舊跡相問不知名

楚亭三千疊蠻溪水百灣野籐留鬼帶老竹號龍斑霧氣昏崖底猨聲吼樹間止風渾莫辯强半記游還

換舟過武陵汎櫂進原口涉險歷危灘灘聲作雷吼夾岸千仞山嚴高插星斗時見麋鹿羣三五似結友忽爾來猩猩向人若張手赤屑儼如盆嗥躍弄奇醜隔水作人言大約是乞酒離異足隕魂競行一月久亦欲成詩篇柰何無一首吾家老龍僄兵聞曾此走當日五溪形借問頗同否

關中偶占

長途三月竟無詩兜子經行病不支今日殘秋西陝路萬山紅樹捲吟詩

游華山登雲臺觀諸勝處敬次外王父韻二律

陳摶舊隱跡堪尋（陳摶居雲臺觀隱臺觀巖居眾樹森下視星芒垂島嶼平看鳥道異晴陰萬年花發蓮香岫六月風高雲滿岑不信昔人窮險絕遺書存諷好奇心

紅塵界斷任翱游接目山川益曠憂高石鼓有聲通帝座（太上泉池）巨靈生（北兩石試每雨時先有大聲）玉漿無影下天槽（玉漿泉在太上泉亦名天槽下首）

玉河波冷逼新秋橋外斜陽隱暮愁十里翠煙收高風北地鄰疏影別夢江南柰遠游最是他鄉感搖曳寒鴉霜意晚樓頭

玉河橋外柳

懷李白驚人無句首空搔（昔李太白登落鴈峯曰我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

面開南軸神女仙爐起上皐（上皐煉丹峯有毛女室室猶存）落鴈峯頭水護隄貪看秋來風景別不知行過白溝西

自趙北口至滹沱河二首

鄭州前路滕城基（本漷縣即公孫滕子所築易京也明永樂撤其城今王基猶在）煙柳長橋

落照天寒暮角哀褒褒曾此抱薪催眞人白水今何處空向
荒津問渡來
抵舍喜周夫人過問卽次見贈原韻
剝啄來扉外經過忽枉君江南剛積雨冀北乍停雲促膝開
新醞論心出近文幽蘭花未已相對挹清芬
附周夫人素修原唱
數載相思切來過一訊君歷苔蒼破土看竹綠生雲燈撥
窗前雨爐添客裏文清談抒積愫深慰企餘芬
過如如庵
偶向草庵過悠然遠世塵支龕嗟佛壞乞食見尼貧窗攬羣
峰秀梅開雪幹新三空多實地誰與話凡因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秋日閒居二首
半牀書卷一筒詩讀罷晴窗慳素思閒汲清泉煮香茗藕花
洲畔日斜時
小步庭階碧蘚侵偶然又手一尋吟幾人閨閣傳風雅師古
空懷隔世心
送季容妹之武林二絕句
武林山水舊西湖湖上風光是處輸此去治游春正好飛花
香撲酒家罏
南浦踏歌歌可憐送君帆挂嫩晴天來年中夏江榴發待爾
同開午節筵
和人送春之作
匆匆春去冷錫簷花惹無端逐雨飄畫棟巢乾生燕子芳塘
波暖下魚苗茶蘼佐酒愁相餞楊柳編車不可邀此別又將
懷隔歲綠肥紅瘦總魂銷
過漱玉山
此間成隱樂來往亦相尋淑女閨中伴山房林下心萬花蔵
徑曲高柳及春深昨夜過新雨窗中溼翠岑
十三夜對月同大姊
待月空階坐橫琴興不闌漫添微缺恨喜値未圓看殘雨銷
秋熱輕風起夜寒清輝河漢迴相對語盤桓
雨後
一雨消煩熱天邊有蜻蜓鳥歸驚急電龍過識腥風溪漲聲
偏壯山嵐影漸濛閑庭涼意足餘響滴梧桐
小院荆棘中見寒梅一株
惜爾生非地蕪疏欲斷魂寒煙空綠萼瘦影自黃昏欲折愁
傷手將移怨託根芳華一相對悽絕與誰論
寄大姊書尾作此
聊將尺素代抒衷每擬傳詞下筆工紙短意長書不盡臨緘
依舊又匆匆
宛玉以古文近作寄質于予欣爲點定并答以詩
文章貴體裁取用本經史朝學莫誇能習俗殊迷詭所以古
才哲函養抉精旨胸搜萬卷書乃可備驅使羣賢既彫謝浮
僞曰爭起恃心作解人前師置不齒家各立其宗人各分其

體妄言肆無稽嬉笑列粗鄙往往論學術斷不重女子或且忌才深喇喇交相詆或且忌名成一妒生百毀遂令巾幗流不敢事筆紙蝟縮屏柔翰幾忘四德始豈知均是人務學同一理載道統所尊無分彼與此云何昧厥義徒以論形似大抵尚修詞立誠以尊軌煌煌秉正志非禮勿云美蹈轍羅陳言揣能賈所恥願與則古昔勉旃去渣滓

初夏德風亭作

筆研新涼雨後加繁陰深處啟窗紗紅香乍拂蓮開瓣綠粉初調竹綻花繡得鴛鴦還檢線夢回鸚鵡慣呼茶幽齋即此添清課好句吟成日未斜

丁未至日周素修張亞雲陳淑蘭三夫人同過冷韻軒留飲

聯句

鑿鑿冰開岸柳舒張日傳添線應非盧傾危似擬消寒會周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抽架開翻下酒書古處深懷時敍迅陳淡交偏合禮儀疏論心莫漫聽樓鼓王花外同歸有竹輿張

送蘭畹隨宦粵東二首

蠻煙路疊五羊城書畫閨裝壓槖輕此去嶺頭梅信早折枝應念故人情

四千里外看山色十八灘頭紀勝游我亦昔曾南廣住送君清夢越羅浮

九日强起病復作

秋來支病態對鏡嬾相看菊影同人瘦詩情較酒寬薄廉餐耐飽重齲著猶寒空有登樓興口口口口

周夫人見過

扶牀新病起恰喜故人來顚倒著衣出支離遣悶開苦嘗空藥裹渴解倩茶杯屏啟香生牖窗虛月入懷晚秋杭釀熟寒露菊花開小飲無兼味臨溪釣四腮

立秋日偶成

歸來理殘帙拈繡偶排愁況落一聲葉而驚萬戶秋晚螢鳴竹塢微月下蓮洲何處初橫笛詩情動小樓

癸丑九日哭二妹絕句二

如何今歲過重九姊妹隨肩少一人痛煞斷魂招不得暮煙孤冢亂秋燐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佳節相思暗悼殤無端骨肉忽拋行含悲百度吞聲泣恐使親聞又斷腸

秋夜病中讀吳中女士陸瑛懷女伴詩內有不堪多病逢長夜況復懷人正暮秋一聯極有神韻因略用其語而另續成律

懨懨無力怯牀壁影青燈漏未央正值懷人秋又暮那堪多病夜初長雁鴻聲裏醒殘夢碪杵敲餘做斷霜伏枕幾回排夢緒不教麾慮惱詩腸

病後

病後形銷減支頤百慮煎容光悲鏡影詩思冷爐煙悽絕翔霜雁哀鳴吸露蟬何堪憔悴況排寫入瑤箋

金陵廢寺

六代餘荒寺殘基宿草深簷頭枯老樹佛面落殘金振鉢無僧過聽經少客尋石龕斜倚地偶對一微吟

勉弟瑾

學治與學弓當念裘與箕先人以貽厥後業良在茲吾家有隱德儒習常相持流芳矢不墜令緒恆警之嗟余固爲女無能光門楣繼聲在爾瑾高遠荷肩仔何以慰先靈所重弗棄當守素肯播穫敦行唯書詩兢惕互相誡俾勿壞其基尚彼古昔人典學日孜孜榮名豈不美卑賤夫何爲勉旃毋終暌奮發自有期

題天長舊居藏書閣

萬卷遺先澤牙籤歷世披編摩開手眼友尚得師資逸種標完帙珍藏博廣知陶匏咿復誌堪敵百城奇

鄭板橋蘭幅

綠萼冰心絕點塵寫來尺幅墨痕勻鷗鷺冱罷瀟湘晚冷雨寒煙愁煞人

梳頭歌

東風斜峭吹清曉爐添沈水寒煙裊隔窗何處來嘵鴂一聲驚破香魂小起來翻覺倦難支斜欠纖腰常自持惱亂巫雲夢來足金盆和淚洗殘脂細沐微薰溼雙鬢芙蓉箱髻開鏡香肩嬌嬝半邊頭照見枕痕留薄暈須臾菱花浸寶光紫鸞弄影當空翔鱗梳緩遂青絲掠鳳篦斜隨弱縷揚纖纖玉

指盤翠色雲鬟半偏描不得花鈿貼罷成新妝腰肢已自慵無力調朱粉粉襯盤鴉青入窗蜂黛色斜梳罷背人還對影一枝曾得海棠花

同二妹作

晧月疑如雪流光鑑碧波寒聲咽樓皷清影下庭柯塵事愁中盡詩情病後多談深不須寐豈問夜如何

秦淮

秦淮勝地舊留名贏得清溪太黯生兩岸樓臺十子畫四時風月美人評歌調玉管鶯喉膩燈結瓊珠雀舫輕誰道飄零借金粉繁華猶是六朝情

兩樹

庭前植兩樹榮枯竟不倫一樹榮生花一樹枯爲薪樹已分榮枯吾因思若人嗟人定天性同形而殊身何以論命理而乃異升淪窮與達不俾此意初未申始悟樹與人賦畀各有因善惡具後覺亨蹇憑忘妄息心以循道四序皆如春

江行值風泊舟江甯鎮

江甯鎮上阻風波香爐礙裏停泊多舟輕浪急渡不得此夜客心愁奈何

月下敬懷家大人

遠別殘多候思親獨倚欄可憐衣上月同照不同看

讀黃山志偶作

黃山天下名奇秀觀止奚往往遊山人裹糧走千里登臨無

遠近跋涉亦心喜或以文記傳或以詩篇紀謂此作游章遂
多應制體專集苦遽漫舉一遺百美鑿石高題名只宜風雨
洗我耳黃山名未能躡輕履空結臥遊思神往竟無已展卷
讀山志有若覓半指再觀圖畫形大略得起止賴有山椒篇
可以代雲史筆端覆冷翠眼底羅淡紫玲瓏羽蓋張嵌空覓
旌畤幻海濕遐心古松排石齒巖巖萬疊間疑有神仙侶倦
書起踟躕無乃得其似安能儘幽探歷歷窮所趾三十六峰
雲擁顯供研几

讀吳中女士金仙仙遺詩感賦二律

把卷悲同調名媛易得不新詩傳鉢擊疆夢兆仙游句可追
于雅懷偏淡若秋寄言搜盡篋珍重衍箋留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身後思名字 女士名遠字仙仙 傷哉亦讖因前生定仙史小謫向紅
塵慧業娜嬛侶清標姑射鄰無緣一言面讀罷獨含神

水車 按水車創製於魏之馬鈞

收泉昔有詞見稱在周易後人創新製本從勿羣鬧鑿木以
次盤前輕後且勒斷彼方員輪審曲象引直其中立圜鍵其
外按樞極用道畛畦間實爲稼事德副以龍骨名取乎車轂
間人巧合天工心思亦已刻扶持升彼嶺或揚而或抑川流
撙撙上壞脈涓涓派大激水如奔小博水如汲隱隱寫循環
憶親

憂來未能寐起坐待清晨殘月疏窗曙寒梅小院春別離歸
夢遠生計念家貧不盡懷親意難爲膝下身

春日雜題三首

東風吹徧已芊芊芳草晴畦綠更妍盼到王孫懷空雨瘦餘
底百流匯日下九穀殖行訪曲水多反覺平津洪舅地禾苗
洋溢恍疑龍在田爲霖降其績非關密雲生別有致霄衢眼

中婦怨朝煙春愁南浦剛三月夢別西堂又一年偶向平蕪
凝望處燒痕新長淨堪憐 春草
萍根消息暗中施裁剪何心耐所思形迹難捐誇過眼寒溫
相送笑乘時餞春慣逐漫漫絮偃草還隨蹙蹙絲二十四番
空轉遞吹噓誰更辯雄雌 春風
一春春事又匆匆不盡愁中盡病中亂點落紅香暗墜新描
長篇瘦雖工幽窗夢惱梨花雨小閣衫寒燕子風鎖日相親
唯憨裏那堪消歇怨芳叢 春病
憑誰尺幅寫天香紫姹紅嫣百寶妝寄語東風桃李樹漫將
題畫牡丹小幅
繁豔競春陽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夏夜寄懷周夫人
雨餘煩暑歇小坐寂寥中月白微螢火簾疏透晚風病添詩
興好如泉石挹丰裁雪意徐舒不待催露冷月明香細處隔簾
應遣素兒猜
客儂愁藉睡魔功忽憶閨幃友良宵意自同
懷天長女士劉湘蘅
已是十年隔相思空倚情豈知南北別竟見死生盟 余往與大姊同
還宜斗室間
水雲深處記儂家粵綠廬傳第一花賴有司香矜素豔不將
顏色鬥鉛華
修阻愁對月華明 湘衡訂爲雁序今大姊故湘衡又移居邗江故云已孤夢人千里殘秋雁一聲關河歎
甲寅立春日雪和銅陵章篠堂先生韻
綵仗迎郊詣犢肥試鞭生事到農扉千倉預卜瞻雲兆三白
欣看入歲飛鴻罷玉盤寒翠甲朝回瓊砌點朱衣題詩爲誌
春頭勝笑擬梁園賦筆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起燈夜偶作二首
不待燈成市喧囂任擊摩今宵已若此來夜更如何士女羞
遺鈿兒曹競踏歌有人妝閣伴思起故園多
舉國狂如是衙門處寂然常貧輕節敍良夜罷賓筵月暗梅
花冷人酣竹葉眠繁華雖竟夕無那白雲邊
水仙十首次韻
移出瓊根異鵝萊莫將芳信問紅埃楚香零落江皐冷又見
湘娥降渚來
誰把兒偏喚作梅幽姿羞與媚春裁由來骨相多仙格漫混
資濡怨結胎
斷無塵態入鄉姑射肌膚漢女妝擬對晴窗理瑤瑟可憐
江館憶臨湘
好如泉石挹丰裁雪意徐舒不待催露冷月明香細處隔簾
應遣素兒猜
評到澹纖羨體閒不教波外共驚攀清芬靜挹隨題品位置
還宜斗室間
水雲深處記儂家粵綠廬傳第一花賴有司香矜素豔不將
顏色鬥鉛華
翠袖年翻憐弱質黃裳初著護重葵丰神一種殊凡卉蕙圃
江蘺空自圃
鳴璫拾羽動經年微步而今憶阿娟試聽馮夷舊時曲莫疑
撈月似青蓮

分泣臨沙點石盆珊瑚環珮影冰魂遙知滴粉搓酥際玉面
香融猶髣痕
東都幽夢未全癡醉倚晶屏倒玉卮花事日酬清賞願好將
新句續陳思
佛浴日作
事佛非不誠燒香非不喜嗟彼佞宰盧終滅聖賢理
甲寅初秋苦雨
苦雨自朝暮重陰散幾曾農功經月斷米價逐時增處志貧
無慮攢眉强未能殷憂妨歲事箕畢柰因仍
見仲妹靜侯遺字感賦古韻
嗟乎我二妹聰慧本性成平生愼言笑守矩懷先型九齡教
學書楷法知撿鐙十二學詩文亦間知其辰十四嫻刺繡遂
能習女紅烏橫切淡墨出花譜枝葉皆玲瓏又能善削斷匠心
獨自營當造滴漏鐘翦鋼準方程樞機獨如式盈寸可轉鳴
未曾得師法一出人皆驚有易小自暗鏤妹乃蝙其暗式鏤以于余家者不價
行止兼諧中饋烹飪辯粗糲或時務紛績軋軋對青檠命理
籐外帶煙描休談玉樹歌聲歇無那覓裳舞力銷欵息問津
迷渡口對花空爾藉絃調
有光兆偶測徒悲生家嚴精命數之其理平日鄉自之
初含宿雨滌朱脣錯認枝頭步李塵似向紅埃辭俗眼故勞
青帝幻前身浣花村裏新妝淡濯錦江頭素豔陳省識麗娟
後乃絕勺羹嗚呼溘焉逝竟爾頹芳齡如何鬼伯鵩偏劇少
能過十六當悲江之今乃六如其所置
生年止十六忽爲嶺瘴刑先猶藥可起
好年切奴京念之肝寸裂亦且腸九縈豈眞二豎罹悲遂降其

題李陔華先生種花圖

鑿坯未可遁學圃聊怡情偶寄幻與志小隱非謀生樹德去
蕭艾遠市恆惜行平居癖花事辯類不厭精閨畦敞隙地蒔
本常縱橫呼兒每荷鋤苦薅茲繁英竹石羅四週清陰覆門
衡宛擬謝庭秀至樂隨題評君不見淵明藝籬鞠子雲珍江
蘅名士不俗偶晚節尤遺聲先生大雅儔卓犖超塵倉皖桓
與崔躍抱負誰能榮行脫辭荔衣翻然出柴荊育彼九畹枝
取次看後榮

春晚

忽忽春將半悠悠日正遲嫩苔沾屧粉高樹下蛛絲愛讀班
家史還喧謝女詩尋芳隨較晚猶待海棠詩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閉戶已經月投閒別有天花枝發新雨竹筍迸晴煙翠岫窗
排鬢青荷沼貼錢地偏堪適興莫訝日如年

題吳中任生蘇廔詩稿後

平生事章句細響喧寒螿立詞務皎潔制體別笵掌上追三
百篇淳晉何洋洋大雅既罕覯俊行趨庭重承訓家學能流芳
翩列多其分堂張溢關夫
人蕃其詩稿行世問年未弱冠遠俗珍琳琅性靈自疏瀹
咳吐皆珠光有句常自得遂盈李賀囊逸情獨排奡眞意偏
安詳樂能不及淫哀能不及傷深得風人遺雅調來鏡銷加
以養到功造境誰能頏莫非間氣集才志殊難量我欲評一
辭讀之已兩忘

題女中丈夫圖

君不見木蘭女妙妙弱質隨軍旅代父從軍十二年英奇誰
識閨中侶又不見大小喬陰符熟讀語鈐韜一十三篇同指
授不教夫壻稱雄豪得毋記載眞非果誰把虛聲讓蛾娜當
時女傑徒聞名每恨古人不見我揭來忽覩傾城色青娥治
貌憑調墨恍然驚詫女票姚擲戟揮戈情自得梅肢柳領芙
蓉面裳鑿鬟環腰寶劍莫邪爲婦干將夫霜花縞出龍班點
乍看疑是處分妝對面猶疑攝隱娘翩翩體態輕堪舉叱咤
應生口舌香鳴緩鳳履襪無塵意氣昂藏絕少倫豈是綵旂
出女帥還猜錦繡來夫人冰盆犀甲寒凝鐵紫寨黃沙風慘
烈美人小隊出郊原笑指晴皐鷹集劣習武歸來不挂弓臉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波愁膩粉光融丁香雙叩錦袜縐羽衣未脫胭脂紅因息畫
工大有意偶假娥眉作游戲不然拔舞豈無人何須更倣公
孫器時平將士老良材徒使閨媛歎落埃可憐學書不學劍
途窮斫地歌不哀我觀此卷翻然失百事不能較人一伏雌
縮蝟徒自慚壯情往復懷芳姑憶昔歷游山海區三江五岳
快攀途足行萬里書萬卷嘗擬雄心勝丈夫西出臨潼東黑
水策馬驅車幼年喜亦曾習射復習騎羞調粉黛逐騎靡歸
來換我襦衫輕幼車重開亦有情復爾貞吉事中饋猶然佔
畢如書生余年十一侍先大母董太
仙陳宛玉吳小遲諸女士之吉林遂偕白鵝
復習騎射于蒙古阿將軍之夫人十
家嚴等自都中至關西又由楚之人粵
十六回江南又侍大母及
十八歸泗州天長舊居
十九復回金陵二十
歸宦蜀計又三十五遠外
子歸今計又三年矣蓋
滿耳紛紛聽揚播未必名聞

可盧座秦姬趙女詩妍華相逢大抵嬌無那吁嗟乎匪圖中
人孰能同丈夫之志才子胸始信鬚眉等巾幗誰言兒女不
英雄

嘉慶元年歲朝試筆

今日東風至年老貽蕩過層陰還釀雪薄暖欲融波園柳含
芽淺瓶梅放蕊多門闌傳彩燕鬢鬌鬧輕蛾染甲春盤嫩糟
酷臘塑和高堂延吉敘稱祝醉容酡

新正十三日偶成

十日春陰凍不乾晚來翻復動餘寒巡檐雪壓梅仍瘦繞戶
星稀月未團人少踏歌燈市冷我因新病醉情闌紫姑懶逐
從空卜閉展綈牋試墨丸

題美人便面

春雲鬢膩斂頭玉美人娉婷愛妝束日高深院悄無人十二
闌干逕迴曲楊花初落乳燕忙拋錻擁卷花底行鴛鞋小步
苦輭滑支頤無那清晝長一點幽情未能訴翠袖輕寒暮復
暮差殺東鄰自炫媒韶光徒趁容華逗偶然倚石憩蕉陰蕉
葉斜舒寸寸心得句欲題雙鳳尾凝思聊復成閒吟漫擬如
花較妍靦冰懷雪意幽居久本來不解嫵脩眉底事芳非動
回首低徊吟誦韻幽輕羅衣稱體涼風生此時此景得眞趣
何異洞阿賢士情君不見眼前閨閣大生俗脂粉驕矜態百
出學書辛苦學繡勞只喜彈絲與吹竹筆墨慚余半不知扇
頭戲墨證中詩寄語名閨諸士女日長端好讀關雎

過張薇星表妹墓感賦

孤冢埋香寂經過拜墓門秋風吹宿草燐火亂黃昏未聘芳
名隱相思雅誼存九泉悲永隔懷舊欲招魂

春日香雪亭登眺三首

微雨滯雲光朝來起晴色高亭一以眺山翠望如滴佳氣泛
林端裊蘭芳越隨然生幽情已與塵慮絕
生年稀百歲況有世事紛情近奈習遠僕僕搏心身萬物各
榮暢余懷亦自新得暇且尋樂來日迹已陳
好鳥鳴和風疏花溼晨霧碧草媚遠天青嵐影山樹淑景眞
不窮觀涉足成趣至理難言宣悠然獨領悟
寄題鴛湖趙閨秀女傳芳晶點集後四絕

裁雲翦綺門韶華香韻爭傳出絳紗賴得名閨矜點品筆端
留取四時花
偶譜羣芳第一編寫來丰格自天然漫將賦物輕林下詠絮
詞成別樣妍
倡和丹鉛並玉臺美人香草寄幽懷可憐衛女吟紅句不數
蘇嬢織錦才
珍重新題付遠鴻分遺繡帙愜深衷慚余亦有耽花癖悤圃
註籬擬未工
題畫芙蓉和當湖屈鳳輝女士韻
偶擬江頭豔翻成筆底花生綃輕著粉秋水淡拖霞錯訝凌
波影眞如泥路葩美人懷日莫采采動長嗟

觀徐姊裕馨作畫偶成一章即次其題畫原韻

東風輕拂春雲繞畫匳晴旭江南曉江窗有美耽林泉江山
應當時高臥尊龍蟠蒼生望重難休安徽書再下出邱壑幡
然五十初服官桓公擁兵久延佇籌畫新亭耀旗鼓狎視不
堪幕下居百萬淮淝耽虎旅秦兵一埽定淮淝從子江上傳
班師捷書飛報若無事聊將碁局譜營施勝負胸中誰足亞
三分籌策頻煩下喜怒相忘兩不驚嚴棲性本宜寬暇松底
殘棋賸石枰至今勝地空遺名西洲不比羊曇恨賭墅徒教
負矯情
游獻花巖

初登亦無奇漸高自可喜即景成遐觀置身圖畫裏巖谷何
遙遙雲樹望中峙牛首環西偏合沓互百里塔宇晴雲間映

日燿青紫孤亭名留雲軒窗歷可視傑閣障芙蓉大觀號堂
阯結搆依壁中登頓一聲企溪水流潺潺石梁見齒齒小憩
坐星槎犖确徑堪倚高原異陰晴平疇列遠遡林木生微風
響答四山起清磬出林端游蹤俯巖底異地無常情麾心歎
止止曠覽窮山椒當境得眞理
雪夜讀書懷用鹽字韻

晚來風勁怯寒添六出紛飛影逼簾白髮慈閨慚莫慰青春
嘉慶丁巳春季懷金陵諸女伴

落紅飛絮滿閒庭小徑苔生戶晝扃風雨春寒二三月別離
人夢短長亭垂淚撥鼎焚沈水倦繡拈題倚畫屏支頰不關
情獨惆相思空爾惜勞形
東山棋墅懷古

堨來偶向東城東崇墩遙望當晴空伊誰卜築愛林麓太傅
遺跡懷高風舊隱擬將會稽勝翩翩杖屨輕羣公蒼青快藉

詞

如夢令 漁父

江雷女史王貞儀

月下一溪煙淡 溪裏漁人夜響 知有小漁舟 又得寒魚初返 同伴 同伴 欖向白蘋花港

惜秦娥 春客維塘舟中

春雨歇楊花兩岸 飛晴雪江途渺渺揚帆三浙 潮來背 背聲悲咽 煙波一櫂眞浮葉 眞浮葉 浮葉篷窗閑坐 書翻越絕

長相思 楊作

雁南歸 客難歸 一紙家書寄每遲 愁心沒盡期 曉風斷曉星稀 夢到家園覺後非 鄰鷄喔喔啼

生查子 閨怨

宵來風雨多 應妒花嬌妮豔穠 一時空忍煞芳華謝 無語倚闌干 悶對花枝下 紅淚落雙眸 斂愁如花灑

菩薩蠻 病起

日長深院垂簾幙 夕陽芳草愁心閣 才換夾衣裳 輕紅杏子彩 匆匆春去候 人病偏銷瘦 不敢歎雙蛾 含顰對鏡多

卜算子 又晚

雨後晚涼多 衫葛含風細 小摘庭前茉莉花 弱縷穿連蒂 團扇葉裁蕉 閒坐荷花砌 剝取池荷帶澀 看蓮子生還未

南柯子 詠蓮

水氣烘晴靄 何殊吐蜃腥 赤城曾道燄奇形 最好落隨孤豔 下煙汀 日腳成丹紫 天衣疊綺青 微風吹碎斷雲停 記否 曼卿傳飲自天庭

解語花 詠梅

暗香乍襲 冷豔亭亭 丰韻眞無比 十分依旎羞並語東園桃李 香含雪 釋別自有一般嫵媚只須看 空色凝妝在 黃昏影裏 長想煙霞湖上 聽啾啁翠羽 清夢初起 佳人絕世凌縞袂 卻勝朱紈綠綺 此情難擬 且相伴雲階月地 對仙姿玉骨 兩神清作 閨中知己

眼兒媚 舟泊江浦渡中

小泊行艘路偏 隙雲影雁行斜數株疏柳一抹殘照幾點歸鴉 遠花兩岸如飛雪 潮汐下寒沙水國西風竹逢夜月人在天涯

菩薩蠻 惜花次季容女士韻

嫣紅姹紫開偏早 看來顏色同人好 花貌媚於人 春光正十分 雨風難作主 浮豔歸塵土 灑淚怨殘叢 無端滅玉容

明月擢孤舟 悲秋

到得秋來愁便闌 悲風又剪桐枝落 天際哀鴻 林間宿鳥 送秋光寂寞 賸對黃花憐瘦索 淡容冷豔枝枝翦 一盞香醪半簾殘月強把詩情咀嚼

秦樓月 自秦州至張夏鎮作

東風帥一車軋軋長安道亘天青岳雲對嶽嵋　輞紅撲面
飛沙罩客塗空惹梅花笑梅花笑家園回憶玉窗冰照
滿江紅　過平原縣東門調顏魯公祠
殘照城東風急處葬笳聲咽正卸轂平原祠外前行瞻謁作
郡回思天寶日九重樂極金甌缺慘然間鼙鼓起漁陽覽裳
歌　衛彈邑千秋節爭坐位千金帖只拒降靳使是何忠烈
猶有祠堂傳姐妒更存心跡書碑碣表雙雙姓字弟兄香常
山舌
調笑令　閨情
白露白露結作清霜彫樹樹頭愁殺烏栖隔個窗兒亂聒聒
拘牽潦草面目何曾收拾好縱教西塾沒柰生成娛母形
搆思下筆漢魏齊梁求並立底事心忙才學韓蘇又柳王
滅字木蘭花　咸作
天涯故國泣雨迷庾腸斷芳晨繡幃日掩青春
偏自成茵更有長門參差聲路徒親卻幾多螢得新愁舊怨
樓人望廣陌痕新碧影萋萋三月暮南浦獨傷神蜀魄叫殘
楚魂招罷瘦餘中嫦斧黛空顰　淒涼青冢上香坏埋豔骨
日色曖平津鄉夢杳尋展試愁人想金勒驕嘶夕陽煙淡玉
風流子　春草次陳梓沅玉韻
笛吹殘渾欲斷霜笳聽罷慣能銷依依脈脈迴難招

何曾空度艇　雙魚未寄雄州水欲整瑤琴愁待理夜來吹
雨散芭蕉故作寒聲警客耳

小重山　蝶花

玉樓傳聲月白時青紅光隱約發新蕤金葩璀璨細開遲飛
丹鳳搖曳故留姿　雨露不須滋惹生火樹花映銀潢朝來
先報好音知輕霞靉靆是吉祥枝

清平樂　由平原過東方曼博故里

衛河西去斜指沙洲路此是歲星名里處大隱金門堪慕
懸珠編貝空游詩生歎息封侯歸念細君分賜詼詩竟爾風
流

桃源憶故人　再入都中留別潮上許燕珍夫人

浮波又泛扁舟去來日故人何處後會迢迢愁數夢也難憑
據美酒高懷還小住拚醉盈尊紅玉北地風嚴日暮腸斷
幽燕路

沁園春　過羊叔子故里

路指前途汶水之南太傅江鄉羨戈戟臨戎輕裘裝束旌旗
館隊緩帶飄颺談笑兵符風流將術卓識誰能與抗行還回
壁影青燈人閉戶懷似緒夜深怕聽寒螿盤語

憶美人　粵東九日

金風向晚颼颼起時敍如流水盤盤初滿菊初黃又是一年
秋老過重陽　龍山誰是登高客負了家園節廣州九月似
春中梅放桃開千樹映丹楓

月中行　游湖心亭感作

樓臺高踞水中央倒影漾湖光畫船歌舫聽如狂多半戲紅
粧可憐揮淚何須上幌岡而今事推賢已矣更謬青蠅
行香子　過一笠園賞桂

繡屋初涼寂寞秋光正整斜雁字成行遣愁無計桐落銀牀

妝　倘來雨後翻成趣尋勝跡單裕迎涼水雲滌靄粉脂香
清流愜詩腸

桃源憶故人　游姑蘇臺

館娃舊日沈歌舞閶閭城邊鼓鼙月冷宮梧幾許夜夜啼烏
苦　麋鹿可憐聚走去雲霧業銷磨何處響樓空存舊語草色
侵廊廡

菩薩蠻　過真娘墓和韻

春來繞墓飛蝴蝶芳草青青渾未歇此地葬傾城偏榮過客
心　香魂愁斷絕鵑叫皇泉臺月玉貌冠三吳風流曉夢孤
惜餘春慢　同許燕珍夫人登燕子磯即次原韻

暖水霞蒸鴛痕煙亂百戰潛聲天半多情燕子何處飛來雖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伏一磯高關登問當年風流王謝華堂雪消冰泮漫回思舊
日烏衣旌幙似曾相見　只眼底碧樹晴江滔滔鬱鬱催人
夢斷山靈應笑玉樹丰神逝浪關情誰管虎踞龍蟠且休空
壘輪將自成奇蟾北南邦二水三山天塹巢成絕險

滿江紅　甲寅冬至日雪

不得櫻桃紅顆枝頭鳥啄消
沁園春　題柳如是像

彼美人兮河東舊氏名姓爭傳問底事蛾眉愛才忽切改裝
市嵓擇士心堅翠袖相投紅淚難認老去尚書已可憐休記
取恁背城詩句久地長天　只今回首當年慕京口扁舟桴
鼓聞更不較顧娘泥塗容面羞他卞女淚灑蘭牋道服隨身
青絲畢命含笑章臺質獨捐尤堪歎便平康如許若個名在

訴衷情　秋望

偶然乘興一登樓江色俯晴流試看千山楓老無那又殘秋
雲影碧峯浮雁聲悠欄干倚偏地上天涯何處銷愁

踏莎行　題梅花水仙芝草合景小幅

庾嶺春迴洛川波迴一般幽思誰能領箇儂同住水雲鄉黃
裳絳服欣聯影　世外芳姿宴中仙品靈根堪結芝林隱好
將三秀擬三香襟期冰雪偏宜冷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跋

德風亭初集文九卷詩三卷詞一卷金陵王貞儀德卿撰知府王者輔惺齋之女孫宣城詹枚文木之室也惺齋遺戒吉林德卿年十一侍祖母董氏於塞外能讀書兼習騎射年十六回江南又隨父自都中至關西由楚之粵東年二十五適詹年三十而殁數年詹亦亡撫子德卿精梅氏天文之學有星象圖釋二卷及籌算易知重訂籌算證訛西洋籌算增刪女蒙拾誦沈痾囈語各一卷象數窺餘四卷文選參評十卷其卒也以書託於吳江訓氏胤之姪嘉興錢儀吉衍石序其術算簡存五卷備詳其事余向牧海昌嘗從衍石之弟泰吉警石索觀之時衍石主講大梁書院驛書求之未獲也今年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乙卯始見此初集十二卷共二集六卷紬繹餘箋十卷罷顯山有其書余未見也雜文如句股三角論日食論歲差日至辯疑盈縮高卑辨經星辨黃赤二道辨地圓論地球比九重天論歲輪定於地心論五星隨天左旋論算易知自序歷算簡存自序皆足以見天文算學之大略其讀詩私箋序韻學正訛序論史偶序蔡經閏異序醫方驗鈔序原原本本見聞該洽詩五古如吉林塗中頗近選體七古如銅鼉詞擣練圖枯樹歎皆有篇法近體佳句亦多可采其書先大父惺齋公讀書記云吉林捐館手藏書七十五櫃德卿護持而涉獵爲可謂女子中能汲古者矣上元朱逌之跋

右德風亭初集文九卷詩三卷詞一卷並江南女士王德卿著德卿名貞儀歸宣城詹枚年十一祖考輔成吉林德卿侍祖母董客於塞外十六歸江南復隨父自燕而秦而楚而粵二十五適詹三十而沒無子所著託之吳江嗣氏嗣以與嘉興錢衎石侍御侍御以歸朱逵之先生是本則鐵梅丈鈔之朱氏者也德卿於書無所不窺工詩古文辭尤精天算貫通中西自古才女如謝道蘊左芬之屬能爲詩矣未聞其能文章也晉大家續漢史矣宋宣文傅周官矣未聞其通天算也德卿以一人兼之可不謂形管之豹魁書閨之收弁乎獨其所著他書見於朱氏跋中者七八種今並不顯於世即朱氏所稱繡紩餘箋十卷瑟穎山有之者亦不知瑟氏何許人是書尚迹得否邪蔣國榜

一 徐渭遺書 一 嗣氏校印

小文選集註

商務印書館

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若曾受知　先師張肖葊先生自乙酉始逮庚子春
先生夢奠若曾既卒哭思有以傳　先生如李漢之於
昌黎者而遺著若王伯厚困學紀聞補注二十卷彭湘
涵小謨觴館文集注四卷疏稿二卷皆在遺篋中長君
詠霓方煢煢在疚泣告若曾曰先君子不以文章聲氣
表襮當世君之意善矣留俟他日聆其言若不勝嗚咽
而又不欲遽刻以其事屬諸及門者若曾益歎　先生
之有子也越三年癸卯春出守辰州道經歙浦得與詠

霓重相敘時子京游粵幕詠霓且將有潁州之行皆博
升斗以養毋也然拳拳於遺著之刻久矣疏稿由子京
手錄困學紀聞注由詠霓校錄小謨觴館文集注題綴
書楣殆徧每一篇注畢　先生自爲寫定顧寫定之稿
無多則由詠霓倩友補寫之且告若曾曰所注或詳或
略一遵原稿不敢增益蓋詳於經史源委而略於山川
風景云若曾泝江而上詠霓偕行舟中受讀斯注益景
仰　先生好學不置竊思　先生篤守紫陽者也紫陽
注羣籍說者謂重義理固也然何嘗不重攷據詞章於
昌黎文則爲之攷異紹熙閒趙汝愚泝之注離騷以寄意　先生孝著於家忠顯於朝攷據詞章
固餘事焉顧於湘湄之文則爲之詳注蓋亦紫陽意也
湘湄重氣節者也觀其再答李洪九書鏟采埋光韜精
隱耀必有合於　先生者而經岐臆案讀史偶鈔二書
僅見其序未見其書尤爲　先生深惜者也故於斯二
序注之獨詳且手爲寫定焉湘湄晚年讀黃陶庵日記
憬然有省因作懺摩錄而姚春木善之然又雜釋氏語
春木頗獻疑以進湘湄遂刪黜大半於是潛木稱其權

詞以證吾道之廣大嗚呼吾道之廣大烏所用其權詞
乎　先生易簀之日猶執詠霓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所以守先待後者固夐乎
有不可及矣故讀斯注可以見　先生之博文讀困學
紀聞注可以見　先生之約禮詠霓昆弟善承家學尚
其體諸若曾無似受　師教十六年深用愧疚謹就
先生所自得者著於斯焉時光緒癸卯春正月受業劉
若曾序

小謨觴館文集序

海內談者相與揚搉百六十年來人文蔚起獨士能爲古文者加少以是觖憾子學者余竊不然易堂甬東桐城諸家各持其古文以行天下雖學或有至有不至其傳固緜延而未已也惟排偶之文則幾于曠絕又匪啻百年矣蓋南宋後陳義愈高講于文者愈略坐令漢魏風流一墜不可復自近二三十年老生巾箱中物稍益不靈其爲說益不足以困魁岸之士于是淹博絕麗之才稍稍閒出余少歲亦嘗攘臂其閒蹉跎中嚮去而徙

業旣默默內自慚惋私以望諸同人妄謂斯文無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何其宜見而久弗見耶鎭洋彭子湘涵方今魁岸之士而湛博絕麗之才之一也爲善有暇篤耆文業其爲文專力排偶夫文何有奇偶哉九州四隩見于書斷壺叔苴詠于詩其文奇歟偶歟莫得而離判之也班揚極其盛于漢韓柳起其衰于唐其文奇勝歟偶勝歟莫得而輕重左右之也蓋奇偶之用不齊而一眞孤露吹萬畢發氤氳于意象之先消息于單微之際上者載道下者載心其要固一術爾湘涵少長邊塞多接通流精求緣起熟析利病有山川以助其奇有風雲花鳥以壯其思又不幸久困有羈愁騷屑摧撞拂鬱以激宕其中之所存緜是俛僻異采匪意橫發長篇短章隨變雜施持原以往扶氣以立陽開陰闔神出鬼沒而一皆以自載其心湘涵不自知其文之爲偶爲奇讀者亦且忘乎其爲排偶之文焉余胥疏江海所默默悵望于海內同人者遇湘涵而快然一慰又憮然深惜其能歟其猶未焯然見哀錄于當時也雖然湘涵年未四十鍥而勿舍計必且恢之彌廣異日推其所潤身者以

華于國何遽不鼓鐘一世將余所謂英絕領袖曠百年幾幸見之者亦在湘涵所自命何如而已會其所刊小謨觴館文集告成過辱不遺謂序斯集非余莫宜燒燭循覽輒不自禁爲咨詫慫恿之如是嘉慶十有一年長至前十日長洲王芑孫序

小謨觴館詩文集序

太室之山嵩邱之下有謨觴焉蓋上帝之冊府羣眞之祕閣吾不逢仙客不覩異書俯仰世間嘗以爲憾及與君交觀其所作頓驚癡俗始歎靈奇譬如窺朱鳥之窗中爛然甲帳觀彩虹於霄半龐矣瓊樓洞庭張樂何有爭笛之音瑤池命宴故非煙火之食足使江東袁淑賦藏鸚鵡關中庾信詩遜鳴蟬曾煥序

明萃書
約園刊本

傳三

錢寶琛

彭兆蓀字湘涵禮子少隨父宦粵武神童有聲年十五入太學歷試不遇後值本省鄉舉既成行聞所知者主試遂不赴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不就旋卒兆蓀天才亮特爲文章閎博沈麗力追漢魏尤長於詩少務琦瑰中年後鑪錘眾有才調益雄乾嘉以來邑中稱詩者無出兆蓀右後乃講求心性詩境益澄澹孤騫恰與理會先是父歿於潁川教授任遺債甚鉅人曰得彭君一言券可折矣兆蓀不欲負人卒盡斥家產以償之遂客遊

江淮爲侍郎胡克家校刊資治通鑑本李善注文選元刻胡三省注通鑑舊萃羣書多所辯正爲世善本侍郎任江蘇布政時大吏以國用不足議加賦兆蓀力言於侍郎寢其事其友婁縣姚椿作墓誌盛稱之王癸志稿列傳

傳二

徐元潤

彭兆蓀字湘涵號甘亭監生刊有小謨觴館詩文集甘亭先生駢體文沈博絶麗與胡徵君稚威洪太史北江項背相望諸大府重其名爭延掌書記先生以道自守輸墨外一無干請大府甚重之晚歲州刺史舉孝廉方正先生固辭所著懺摩錄鑽仰理學切近身心邵廣文延烈嘗爲刊行其詩朱濃思淡骨健氣雄而諷諭纏綿深得風人之旨斐水琴人集小傳

先生姓彭氏名兆蓀字湘涵又字甘亭鎮洋縣人父禮以乾隆三十一年進士令山西甯武治行詳先生所撰事略引疾歸請爲校官改潁州教授歿先生年九歲從之甯武甯武古樸煩地爲雁門三邊之一西極河湟北鄰火篩瓦剌諸部先生隨侍十年習其山川形諸歌詠所著有經歧臆案讀史偶鈔刊者詩八卷文四卷續刊者詩文各二卷詞一卷歿後有人刊其遺文若干嘗自爲詩文箋注十逮七八今借刊他氏者補其一二云

系曰余外舅邵樂山先生先生兄子壻也故余與先生苑吳淞先後凡數載頁歷維揚重游淮郡繼至皖江其學問文章爲賢士大夫所心折有非其意者延以厚幣卒不往既蜚以能詩鳴又探索漢魏六朝駢偶之文悉其源流精熟選理所作以博麗稱究其采濃思淡與詩無異旨也平生砥厲廉隅雖飢驅奔走東脩外無苟取達官爲所心識者有閥必諍別則貽書規勸所言中國計民瘼佐人撰述不苟爲爲必精且核胡公克家延校滬熙文選別成考異多所糾正中歲而往自悔讀書作文與治心行已爲二作懺摩錄一編閒居旁涉梵行不

詞章之爲道惟有至性至情者爲之而後可傳歷觀往古靡不若是求之於今則吾友彭徵士甘亭其人也徵士少奇穎甫出卽聲滿名場迫成老衲世尤交手推重累居鉅公幕府其詩文皆沈博絕麗見者固以爲金玉淵海卿雲黼黻矣抑其於親孝於弟茲於伉儷篤於交遊信終身韋布而拳拳世事有慶也忻有憂也思浩瀚千言者性情之發露者也驅使萬卷者性情之摶結者也有集如此而焉有不傳嘉慶丙寅在邗江刊初集曾命作序予以君年猶未艾學方日進不欲遽爲論定辭而弗爲又一週星丁丑在郡城刊續集君識益高不復索人序道光辛巳改元之歲於其家遇疾俄卒時方往來孫古雲襲伯所古雲既經紀其身後仍取未刊之稿同吳江郭麐祥伯定爲遺集詩文各一卷與先此其弟元培綺塘子長熙壽伯所商摧纂輯詩文集續集注十六卷又懺摩錄一卷將合之成全集後二年屬予於江甯付雕且爲之序古雲之所以謀傳君者至矣予自識君到今卅載而近其閒戊辰己巳同校李善注文選壬

申癸酉甲戌同校胡三省注通鑑兩書獲成盛行於代大抵多賴君力嗚呼茲乃以溝壑餘生而荷君後死之責哉簡尚新斯人不作豈非大可痛哉君晚年頗深釋學純儒每以爲病予獨謂君一生遭遇多所失意非特抱才負器無分立功甚至骨肉凋零親故衰薄貧賤難居繼嗣竟乏方復世機俗態日夕相溷屈滿剛鬲上之心胸爲和光同塵之面目中有所遏莫可告語則其所謂至性至情者安得不鬱鬱沈滯感慨哀傷神爲之枯命爲之損唯有竺西書宏闊勝大之談暫一消磨耳豈

等尋常溺惑彼教卑者徇因果利益高者如陸法和不世立身本末之略有松江姚椿春木所作墓志在顧廣圻序

繆朝荃按孫古雲襲伯未久卽世故先生全集並未刊成序中所謂遺集詩文各一卷亦無從按訪也

傳四

彭兆蓀字湘涵又字甘亭江蘇鎮洋人少負雋才隨父宦晉中文名噪甚年十五應京兆試名公卿爭欲招致之然屢躓棘闈竟無所遇嘉慶十二年劉金門侍郎趙笛樓侍御典江南試兩公皆先生至交侍御尤莫逆必欲得先生而先生竟不赴試集中有貽友人書卽此事也未幾父寧武君由知縣改官教授旣歿家貧積逋甚重議將斥產以償人曰得彭君一言毋問前事先生不可卒破產盡完所負而隻身客遊以爲養諸大吏多資其才傾身內交時國用不足江南議加賦先生力沮之事遂寢會賓谷先生轉運兩淮主持風雅一時名士皆從之遊先生最後乃一至邗上詩文外無他語道光元年將以孝廉方正薦舉而先生已於正月五日卒年五十有四先生文章鴻博沈麗力追六朝三唐之作尤長於詩始務奇瑰晚乃益慕澄澹孤詣深得古人意恉中年後務觀儒書復耽翫世之爲內學者莫能闚其際也所著有小謨觴館詩文集十二卷 清代學者象傳

儷體文自三唐而下日趨頹靡清初陳維崧毛奇齡稍振起之至胡天游奧衍入古遂臻極盛而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輩繼起才力所至皆足名家後數十年而有鎮洋彭兆蓀以選聲鍊色勝名重一時兆蓀字湘涵少有才名久困無所遇舉道光元年孝廉方正胡克家爲江蘇布政使客其所時總督以國用不足議加賦兆蓀爲克家力陳其不可事得寢又偕顧廣圻同校元本通鑑及文選世稱爲精槧晚依曾燠兩淮鹽運使署著小謨觴館集燠點定之 清史稿

今天子卽位之元年推恩海內遺佚之士命郡邑舉孝廉方正例視古大科於是太倉以吾友彭君兆蓀應詔而予邑亦謬以椿充其選椿以書論於君君言盛名難居宜熟思之用再書辭邑使者作書報君而君先一日書來論次其事語及他故不少亂則與訃君之喪同日至矣君字湘涵又字甘亭少隨父官山西神情有聲年十五應順天鄉試諸公卿爭欲招致然竟十餘年無所遇嘉慶丁卯所知者主江南試必欲得君君閘之遂不卒年五十四弟兆蕙經理其喪爲之主鳴呼君之學務博而屢遷旣卒不能用乃始自放於異氏其所爲經卷

復應萇集中所爲貽友人書者也君父甯武君由知縣改官潁州府教授旣歿家貧累甚君兄先歿議將斥產以償人曰得彭君一言毋問舊事君卒獨破產盡償所負而自鞠幼弟隻身客游以爲養諸大吏多賓其才傾身內交君未嘗有所私請於義所不可詭如也胡侍郎克家爲江蘇布政使時總督以國用不足議加賦君力卷已行於世其先世詳予所爲甯武君墓表妻蔣氏先卒兆蕙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阡來徵銘銘曰

君皆無閒言君於兩侍郎交稱其長意亦不以爲忤也君文章鴻博沈麗力追六朝三唐之作者尤長於詩始務琦瑰晚乃益慕澄澹孤詣深得古人意惜中年後務觀儒書復耽翫竺氏籍研究禪奧世之爲內學者莫能關其際也予嘗微諷之曷一軌於正君隤然不以屑意微痛曰吾殆有疾人定彌甚遂以辛巳正月五日寅時卒之前一日晉各書皆有條理夕赴友人飲酒歸而足

踝腫將以馴服心性涵濡道命使加之以年則君脫然自進於古者殆未可量抑亦朝廷所急欲登用如古畸人貞士克副其實者君眞其選矣君所著詩文集十二卷已行於世其先世詳予所爲甯武君墓表妻蔣氏先卒兆蕙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阡來徵銘銘曰

既阨其仕復艱其子鼎玉折趾萬古泥滓維其文史卒以千祀

卷一 賦
五臺山賦
雁門關賦并序
托邁臺甫楊太尉賦并序
骾箭賦
苦寒賦
廣問大鈞賦并序
江上愁心賦并序
鐙舞賦
卷二 序
經畬廨案序
讀史偶鈔序
選注引書目錄序
紅蕙山房詩集序
畢季瑜詩集序
亓南林詞序
徐企范詞序
雅樂精義後序
送尤祖望學博膺薦入都序
張子白進士入都謁選送行詩序
錢可廬微君六十壽序
贈汪孟慈序
淮海神弦曲序
卷三 書
答汾陽李洪九進士書
答郭祥伯書
答徐企范書
與寗榕塢書
與沈文起書
卷四 記碑銘雜文
天池記
題禊館記
明故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鎮守山西提督雁門等關總兵官左都督周忠武公夫人劉氏廟碑
安徽廬州府巢縣何烈女碑銘
陳采谷墓碣
祭風伯文
禹徵君誄
翰林院待詔徐君妻吳安人誄
祭陳生采谷文
葉竹孫印譜題詞
再答李洪九書
與李石帆書
與李刺史書
與吳龍皋書
與姚春木書

潘榕皋虞山秋眺詩卷跋
花兜紀遇詞跋　陶堉鄉四影詞跋
黃孝子贊　并序
曾母羅太淑人七十壽辭　并序
吳中畫舫錄小引　臥看滄江亭記
文學金君誄
國子監生陳生妻周氏誄

清鎮洋彭兆蓀湘涵著
清鄞　張嘉祿肖棻注

賦

五臺山賦

佇中區以遐矚睇孱顏而聊浪海浮鼇而棲聖嶽作鎮而奠方誇五城於鴻烈紀三百於蒙莊一韭石室四明玉堂九嶷九曲七楊七箱是皆振靈鷲出嶓陽集松偓韜琳琅紛總總以轇轕羌難得而具詳曾何若蘧寓萃異迭屬車而演大乘若代北之清涼原夫五臺之爲山也左鄰恆嶽右接天池遞三萬仞而標峻廓五百里以爲基雁門標表而承踵飛狐崔嵬以分支蓋雲中上黨固天下之脊而茲山之釐峭崔嵬乃更什伯而過之是以孕煙霧障娥羲橫臨朔漠藩屏甸畿雖禹貢職方莫之載而實首富媼以稱奇在漢明代有竺法蘭飛錫震旦以慧眼覩謂文殊之眷屬祝三乘於茲山於是精藍建紺塔牓供鐵輪規靈鷲倡集黃緇房開青豆封剎竿而雪肥耿佛幢而鐙瘦鐸鳴風而鳥驚鉢洗潭而龍守

半麓以爲界乃羣靈之所朝氣靉靆而晨鬱閃屍疑可招風雲雷霆皆出其下兮夫何論乎野衲與山樵至若中臺勝境稱最仙餌菊而徑香獅踏花而林稠玉池妍嫮而敷華髮增晃朗而吐怪結萬載之寒冰當九夏而不壞環空青之四圍拱一峯而如帶此其表大士之五智合性源之五陰清五濁之災世運五乘之道林是以首冠五方之髻頂建五佛之鐶旛檀上浮歌利下臨勞郁細氳雲氣如輪莊嚴七寶中游化人躍紅炬於陰壑吐黃光而燭垠證祇洹顯應眞師利演說阿

育化身寧止如陶侃之所夢與裴休之所陳載稽前史
崇建紛然魏文則十二置院開皇則三僧設筵鑄金容
於貞觀之代錫玉劄於景德之年於以祈嘉祉申視延
歷元明而弗替永法炬之綿綿迨乎我國家之奄有天
下也天啓發靈宗河啓籙緬風山之訪道繼嶌峯之刻
玉列聖相承句陳載夙上爲慈宮祝釐下爲蒼生錫福
山旋妙相之螺髮繞銜花之鹿虎一矢而無聲鴈翻飛
而下矚固已揚金爰與玉瓌遍臺蜂與苑鶴今皇上紹
天闡繹冠德卓踰月窟日域來享來同乃戒甘泉之鹵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簿復徼巡乎五峯斯時也鈴眡番徒婆羅法侶雕題圖
彤之倫木壘花門之旅榆檣函開羊皮紙古鐘魚唱而
海潮翻笳螺鳴而佛香聚幡華旗以鬱鬱霏招搖之花
雨天子方且皇然以思泊然以處覩唐魏之儉風撫華
戎之即敘閱雪窖與冰天莫咨寒而怨暑是以宸章摛
藻念典學也毗曇心印示先覺也福田牖善宏善樂也
殊俗咸臻懷沙漠也是蓋建中和勤遠略迓純禧顯於
鑠豈徒洗秋眼於神區契心倪於道簡追弁山之樹槐
效岱宗之薦帛而已哉風舉雲搖儀川藻野六飛還兮
香煙留初地寂兮嵐靄惹鴛五朶之蓮花燦大千之蘭
若歷萬古兮長青其祥雲而上下

五臺山隋藝術志盧太翼閒居味道不求榮利隱居
林慮山茅茨峭請業者自遠而至惲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華嚴大疏清涼山即代州五臺山也積冰仍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特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 仁中區以遐矚陸機文賦仁屬顏李商隱望荆山詩中區以玄覽屬顏李善注河連華勢屬瀕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注聊浪放蕩也 海浮麓而棲聖揚雄羽獵賦儲有山常隨潮波上下帝恐流於西極失獄作鎮而奠羣聖之居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抱朴子五嶽六柱以時靜作鎮北嶽恒山及方川奠宅幽方宋史蒼鼎樂章法乾卿分鑄鼎奠方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涓嘉旦兮齋明迎祥誇五城於鴻烈淮南子鴻烈上填洪水以爲名山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脩五尋注掘猶平也地或作池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紀三百於蒙莊莊子名山三百支川三千二非石室四明玉堂宋書謝靈運傳遊東陽三非四明五奧三菁注非以榮爲太平二非四明五奧三菁注非以榮爲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窗也晉書張駿傳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 九嶷九曲七檟七箱漢書地理志谷口縣九嶷山在西唐書薛頤傳頤固乞爲道士帝爲築觀九嶷山林曰紫府宋史辛棄疾傳棄疾常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櫂歌段成式酉陽雜俎積崖山高三百由旬有七檟七箱振鸞鵠子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鵠振羽乎圜之峯以違罩羅之患出嶕陽山海經嶕陽國

在北朐之西揚雄羽獵賦踏飛豹絹嗥陽注嗥陽即佛狸也與嗥同淮南子山出嗥陽水生罔象注嗥陽山橋也梟音交集松偓史記赤松子神農時雨師偓佺朱藥父也好食松實韓琳琅玕峻山不極天則不能紛總總以轇轕屈原離騷經紛總總其離合兮張衡西京賦關韜琅琅播雲雨

代北之清涼柳宗元箏郭師墓誌郭師名無名慕浮圖自髡緇久代清涼山注代州代謂之山雁出其間連山隱隱東出遼明喬宇游五臺山記又過嶺曰金閣殿唐太宗所建今已廢下嶺爲清涼寺遠望宮殿綴附半巖

池桑乾水元好問詩天池在代州東北江淹別賦雁山參雲水此見菩薩現八日問迦葉曰世尊傳金襴袈裟外以何物傳簡甚麼迦葉曰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卻門前刹竿著佛臂相插箭而還華林在東臺東南二十里即古華嚴寺

望雁門雁門山在代州雁門之山雁出其間連山隱隱東出遼經注雁門之山雁出其間連山隱隱東出遼

塞樝梪西京賦馺遝騰波駘蕩淫淈瀺灂蹶蹋豗蹵蛩蛩蒙戎駏驉孑孓蜀狐之屬注蛩蛩青獸似馬而小出北方善行山海經曰北海有獸狀如馬名曰蛩蛩郭璞云蛩蛩即蟨也蟨音蹶

飛狐史記酈生傳距蚩狐之口守白馬之津注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崔嵬崔萃嵬崔萃西京賦巃嵸崔巍

崒兀司馬相如子虛賦隆崇崒兀

崇崖崇雲中上黨天下之脊漢書地理志鄗邵雲縣又雲中郡又上黨郡秦置

嵐并州有上黨關蘇軾人參詩上黨天下脊遼東眞井底蛙嵐東眞井底蛙如遼東井底之蛙說文老女之稱張晏曰嵐山之富媼說文老女之稱張晏

媼前漢禮樂志后土富媼之功耳媼曰坤爲母故稱媼海內安定富媼之功耳

蘭大藏一覽後漢明帝遣博士王遵等往西域迎佛法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將白馬馱之畫繹迎像四十二章經白馬馱之飛錫釋氏要覽遊行僧爲飛錫之遂於此卓庵大螺頂在化竹林南亦曰黛羅盤旋

祕魔在西臺西四十里木火和尚所居竹古滴翠石怪成螺化竹林西南支山去臺二十里昔人遠望萬竹森森近則失險仄登者絕少古曰青峯有僧至此久立不語不坐臥人以立禪呼之一

文殊法苑珠林佛告文殊過是年已汝持我刁池在西臺東昔有老母洗鉢於此云自中臺乞食而來言訖忽隱惟見光映林谷梁書波斯國傳國中有

爽櫺

溫泉在東臺東南七十里蘊金沙之氣蒸爲鹽液浴之除病

參差

御音妙吉祥翻譯名義文殊師利此名妙吉祥域志云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

筆榻

延那羅延窟在東臺畔窟容人身側入洞中風甚寒盛夏有冰證光時現

陀羅東臺高三十八里東望既霞如陂若鏡皆滄瀛也名望海峯

瀛

巖之西古有代州王氏女逃至此食薇飲露父母强之歸女投崖飛昇而去其地因名捐身巖巖幽

崖峙薩埵崖薩埵崖在祕魔

三乘法華經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

紛總總以轇轕屈原離騷經紛總總其離合兮張衡西京賦轇轕交錯貌

佝僂趙文珪詩破寺荒村佝僂翁

幢殷文珪詩破寺幢傾佛像摧

池俯滹沱清涼山志東溪之水北流入滹沱南流入滱水

直隸阜平縣境西北二十里接繁峙縣境峯巒插箭十里宋太宗北征至此見菩薩現八臂神人參戰之狀

飛狐史記酈生傳距蚩狐之口守白馬之津注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

崒兒司馬相如子虛賦隆崇崒兀

崔嵬崔萃西京賦巃嵸崔巍

崒峙薩埵崖薩埵崖在祕魔

巖之西古有代州王氏女逃至此食薇飲露父母强之歸女投崖飛昇而去其地因名捐身巖巖幽

祕魔在西臺西四十里木火和尚所居竹古滴翠石怪成螺化竹林西南支山去臺二十里昔人遠望萬竹森森近則失之遂於此卓庵大螺頂在化竹林南亦曰黛羅盤旋

一優曇鉢文殊法苑珠林佛告文殊過是年已汝持我刁優曇鉢洗鉢於此云自中臺乞食而來言訖忽隱惟見光映林谷梁書波斯國傳國中有

優鉢曇花鮮華可愛法華經如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花時一現爾　八功德水

在西臺北斜月在樹圓鏡新磨西臺高三十五里舊名拷花山後改名挂月峯月墜峯巔儼若懸鏡　欽巖甘泉賦深溝若覆盂南臺高三十里仰若覆盂山峯欽殿而爲谷勢　聳峭煙光凝紫金蓮日菊燦發如錦因名錦繡峯　香閣金燦西北昔人見空中金閣湧現神燈夜來清涼山志張商英來遊至眞因建寺擬之神燈夜來容院僧曰此處有聖鐙商英乃檀首默禱酉沒見黃金寶階戍初北山有大火炬自巳聖鐙也朱子方廣聖鐙詩神鐙照夜惟聞說皓月當空一成爾雅邱一成爲敦邱聖堆龍宮聖堆龍母聞法化去龍池即湧成堆　雜花雜花園在大塔前不用尋唐時築戒壇於此北臺岩巒云協斗杓北臺高四十里山勢最高上薄霄漢因名叶斗峯亦曰披斗峯風雨雷電惟在半麓蓋龍帝之宮也　黑龍潛而閟雨

北臺南畔有池名金井亦曰天井池有龍神禱雨輒應　紫霞深而斷囂紫霞谷在北臺南土人呼爲北臺霞韻靄溝此清涼最深處靄霞靄雲布閃屍而閃屍法暫見之野衲成廷珪春日遊上方寺貌衲詩野衲下堂留午齋扉　山樵林景熙山中早掩仙餌菊而徑香梵仙山在中臺東三十里亦曰飯仙山昔有五百仙人餌菊於此　獅踏花而林翳獅子窩在中臺西南嶺昔人見萬獅游戲其中　玉池玉花池在中臺東南麓昔有五百梵僧於此休生白蓮翠瑩如玉因名亦曰雨花池　髮塔法苑珠林佛告帝釋汝將我髮欲造幾塔帝釋白佛言我隨如來髮一螺髮造一塔如來以神力故一食頃髮塔皆成又文殊髮色若金光彩無定　萬化貧女遺髮藏此明神宗時方廣道人修塔見髮角

化也終南十志期仙登吐　黃光而燭垠鄴侯外傳李泌游衡山嵩山賦應眞飛錫陶歌曰霏微陰壑氣騰虹吐　黃光而燭垠山遇神仙童相眞人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　證祇洹南史范泰暮年事佛甚謹眞天台山賦應眞飛錫於宅西立祇洹精舍顯應眞以躡虛注應眞羅漢陶侃所夢晉史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　裴休所陳唐相國裴休字公美樓心禪道廣德聞代宗命河東節度使李詵詣五臺請觀國師入京詵至京裴公問曰清涼之遊樂乎詵曰黃沙紫塞何樂之有公曰甚矣子之謬也夫清涼界者初非別有也不離當處物莫能閒無寒無暑匪塞匪通風吹不搖雨打不濕故劫火不能燒毗嵐莫能壞無諸災患是謂清涼子持一片妄心而入聖境求其感通如蚊子打鐵牛耳　魏文十二置院後魏孝文帝再建大孚靈鷲寺復建十二院　隋開皇三僧設筵開

皇元年下詔五頂各建寺一所塑鑄金容於貞觀之造文殊像度僧三人令業焚修

代唐太宗貞觀二年下詔五臺山等名山大刹聖道場處修齋七日錫玉劄於景德之年宋眞宗景德四年勅五臺山眞容院建重閣供奉文殊聖像自太宗至仁宗所頒宸章御容凡三百八軸申祝延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注祝延祝法炬梁簡文帝重請佛講啓之使長年也法炬智林法炬人人並持天岱發靈宗河啓篆宋書禮志天岱發靈宗河開寶風山訪道崑峯刻玉晉書地理志序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峯振轡風山訪道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游河句陳載夙天文志鉤陳六星在紫宮大帝其神曰耀迫賓主御神靈執萬神圖星經後句四星爲四輔其句陳六星爲六宮亦主六軍祝

戒甘泉之鹵簿三輔黃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備千乘萬騎出長安祠天子甘泉有其儀注名曰徼巡五峯唐書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鈴眡番甘泉鹵簿徼巡五峯唐書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鈴眡番徒婆羅法侶隋書赤土傳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門懸金花鈴眡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脽管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雕題昌茂子南至吳越巴牂柯賨不貫雕題黑齒後漢書章帝紀冒茂之類注字書茂多鬚貌音而言鬚鬢多蒙冒其面或曰西域之人多著榆欞函開見大人金色項佩圖表之中夏羊皮紙古梁書滑國傳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

胡書羊皮爲紙華旗建華旗鳴玉鸞曰攬妙髮雲寺前有橋曰西巡橋花雨庾信詩香煙聚爲花雨積成臺毘曇晉書王琨傳有外國沙門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琨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又大文殊寺乾隆年間聖駕五幸寺中御書前殿額福田牖善雜花庵在北臺東南乾隆十二年御書額曰無量福田胡書羊皮爲紙華旗建華旗鳴玉鸞曰攬妙髮雲寺前有橋曰西巡橋花雨庾信詩香煙聚爲花雨積成臺毘曇晉書王琨傳有外國沙門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琨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又大文殊寺乾隆年間聖駕五幸寺中御書前殿額福田牖善雜花庵在北臺東南乾隆十二年御書額曰無量福田司馬相如上林賦鸞雲大質塔寺乾隆十五年御書額

鸞史記漢文帝紀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朕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山旋妙相之螺大螺頂在化竹林南亦曰黛羅盤旋險仄登者絕少虎一矢而無聲射虎川在南麓流入清水河康熙二十二年聖祖仁皇帝西巡還輦循長城而東有虎伏林莽間親挽雕弧射之虎應弦斃因撫臣鴿翻飛而下矚法苑珠林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請賜名射虎川鴿翻飛而下矚法苑珠林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鷹逐鴿鴿飛來佛旁住佛影覆鴿上鴿身安穩怖畏即除不復作聲揚金岌與玉璲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羽毛紛其髟髵揚金岌而拋玉璲各四寸在馬岌前璲馬帶以注金岌者馬冠也高廣洗秋眼金史樂志天眷三年駕幸燕京導引曲五年玉飾一狩仙仗到人間稼穡艱難蒼生洗眼秋

光裏今日見天顏心倪道籥文殊殿御書西齋室聯曰心倪參有象道籥契無形弇山穆天子傳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注弇茲山曰入所也岱宗薦帛書孔傳岱宗泰山四嶽之宗風舉雲搖書舉雲搖浮游普儀川藻野顏延之曲水詩序靚藻野祓稧川六飛漢書袁盎傳今陛下騁六

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縱
自輕柰高願太后何上乃止

雁門關賦 并序

雁門關在代州西北三十里雁門山上雙闕斗絕一名
西陘予自少歲遊晉道山此關俯仰今昔輒形歌詠意
有未盡復援筆而賦之辭曰

凜凜凋歲巉巉塞垣黃蘆匝地層冰射天斜日奄忽薄
於虞淵一徑入雲有關屹焉爾其俯滹沱通廣運隔六
角障全晉圭峯夏屋承其趾龍河豹突流其潤墜虎落
之周遭壓龍堆而稱峻厲巖壁立闔闢洞開堠火星燦
霸業煙消離宮敗兮蔓草白影堂寂兮靈風飄惟雙闕
之如斗猶亭亭而岩岩於是棄繻傀人龐眉書客駐鞭
於句注之巔探符於常山之脊歎射虎之無人笑食雁
之奚益聊煩冤而攄懷弔什一於千百闕石兮嵯峩闕
榆兮冒蘿迴颸颯兮生粟戍卒暇兮枕戈據鞍攬轡爲
雁塞之歌歌曰紫陘高兮九邊伊阻遭時清兮一夫何
禦折邊花兮醉邊酒吟勒勒兮悵無侶獨絞泪而徊徨
兮感英雄與兒女

按古雁門關唐時所築在雁門縣西北五十里今關
爲明初所移非古雁門關也人多傅會附識於此自記

虞淵淮南子曰薄於虞淵是謂黃昏龍堆漢書匈奴傳論白龍堆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

頭有尾高大者二丈塊者丈餘皆卓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全晉地理志自
全晉時 厪厱說文厪厱小頭也爾雅崔嵬者 琶琵集韻琶琵張羽貌一曰鳳舞也韓愈
厪厱郭璞注謂峯頭巉巖 琶琵一曰鳳舞也韓愈雪詩與與灑琶琵安石 大黃漢書李廣傳廣矢盡乃令持滿毋發
鵝時晴天鏡裏雪琶琵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 大黃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廣矢盡
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 東西尉空揚雄南一尉西北一尉東
一侯注地理志在會稽汪元長三霜鋒裴夷詩蓮花月三日出水詩序一尉侯於西東霜鋒生寶鍔秋日
厲霜 嶕嶢班固東都賦 摧嵯揚雄甘泉賦霜謫
鋒 嶕嶢別風嶕嶢而成觀 猿鶴波詭摧嵯而成觀猿鶴

與沙蟲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沒沙蟲奇兒五代史唐
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沙蟲奇兒本紀李克
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鵝兒 亭亭而岩岩西京賦千雲霧而上徊
徨揚雄甘泉賦徙徊徘徊 達狀亭亭以岩岩徊
徨徨兮魂逝逝而昏亂

托邏臺弔楊太尉賦 并序

盩武闕東陽方口西高山有臺名托邏一曰橐莲相傳
爲宋王佐望楊業軍處閱嘗驅車過此案諸圖經揆以
當日情勢雖未見其必然要爲近是予悲業以骨勇捍
邊之才爲庸帥所制一誤於潘美之沮議再誤於王佐
之撤兵卒致王師敗衂身殉敵國當時名將如曾成王
者尚不能與契丹角而邊患益滋燕雲永棄浸成孱國
自此始矣業之死實有宋全局所關爰作賦以弔之蓋
不僅爲太原降將表其區區忠烈也辭曰

夫何登高而望遠兮地膊膊而無歧杳不見十帳與九
帳兮何有於三交駐泊之旌旗昔在天水之初葉兮合
南北皮室而內窺寰應既復而旋失兮又歧溝之喪師
惟君侯素號無敵兮殲咄李如摧枯敵望影而引退兮
獨持重乎老謀謂宜先出乎雲州之眾兮我以騎攻其
中堅謂兵盛而勿與爭兮爲三州保其萬全詎護軍之
沮議兮轉相譏以畏鹵鑿凶門以促行兮動北川之鉦
鼓知犯忌之罔濟兮奈奸邪之子侮猶懷咿而望生兮
指陳家谷以張弩羌重怪以賦繆兮欲爭功而望之誤
戰敗以爲勝兮緣交河而速馳迫君侯之至斯兮谷口
呀以無人遂拊膺而大痛兮殘卒疲而再振張空弮以
反鬬兮日慘慘其西下深林密以馬蹴兮望袍影而發
射竟宛轉而就禽兮空喑嗚而叱咤占三日之不食兮
問誰忠其誰駕嗟有宋非無人兮顧邊才之難再彼曹
田潘王之嚄唶兮何遇梟羅而輒敗時得將如公輩兮
足籌邊而敵愾既不能犂庭而封狼居胥兮亦何至瀆
淵之後悔固知奇才之必遭嫉兮不見謗書之潛上何
偏裨之能從死兮獨庸帥之不諒猗開基之英主兮尚

長城之自喪彼蹶善而害能兮夫何惑乎中興之諸將
徒悼悵以感予兮陟崇岡而瀹濟既悲夫猿臂之不封
兮又惜乎都尉之沒番與君侯茫茫其同恨兮雁山淒
其暮煙賦之以代薤露之歌與符鳩之曲兮流哀音於

九邊

地膊膊鵑冠子所謂地者非是膊膊之土之謂地也
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注膊形埒也音博
重埒以賦繆賦兼重
悱以賦繆悱以賦繆
無不起躬流涕沫
空拳冒白刃壯首爭死敵
則風雲
騰鬱
張空拳漢書司馬遷傳然
李陵一呼勞軍士
皿飲泣張
吒咤隋書煬帝紀顧盼
則山岳傾頹吒咤
曩嗟惜史記信陵君傳公子曰晉鄙
宿將往恐不聽注曩惜謂多日句封狼

小謨觴館文集注 卷一 十五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賦右夏服之勁箭注服盛箭器也夏后氏矢良故曰夏服弦鳴冒頓史匈奴傳冒頓乃作鳴鏑樂眞出虛莊子內篇齊物論云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類

風蕭之感召淮南子化之逮下若風過蕭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

于喁莊子齊物論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聞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苦寒賦

圍落馭辰頊冥殿歲霰虛虹藏暄序電逝值枚生之在楚喻列子之嫁衛仰胚渾之曾寫俛芒黿之綿地疊聞罕漫慘廩悽慄曜靈韜輝屏翳弭節風弼彊而厲帷霰

揣封而殺物潛鱗改其蝘蜓翔羽戢其聱耳惻憾愴
經冤鬱律葉變變而奪林氣濂濂以砭骨山含瘁色川
涸靈源吟階潛蓁纔樹驚猱蓬孤或振沙走難摶月小
逾苦霜嚴不繁軫寥泬之凋歲感駭征之未還則有冽
冽辰水滔滔武溪精夫睢刺姎徒侏儒連營鳥避積甲
山齊篝密林窵星鏃鏃飛盤瓠之首雖馘新息之師倘
羈砦險旌凍牙高鼓希鳶無毒而亦噩馬長征而不肥
殺黿脭陁荊汭上游烝徒則爇道巴道天險則雍州益
州肆吮磨於貘豭逞肩髀於蛮尤援桴者九節度攡鐸
者四姓侯蕭摩訶之擲鋭毛萇樂之搴矛拉捭摧藏颼
紛撓捵烽煙湨洞宙合墋黷戈淬鍔而指僵甲裂裳而
虜粟幼平之四體刻劘充國之全屯戰瘃蹶突將於青
羌盼哀歌於黃竹嚮之大隄歌舞武陵川原白鹽赤甲
清灞藍田歇銅鞮而無曲蹂桃徑以奚仙竭嘉魚於內
穴喑嗚雉於秦川悽嶸冥而巒嵽猥以煩冤別有
鯷壑翻鯨牙厲乘崩雲鼓飛枻天霄忽幽陰火失熾慬
邀路之盧循恫衝波之孫泰紛馬銜與海童渺戈船兮
下瀨聞颶母而神悚禱陽侯而心戒至若瓠子隄潰宣

房跡淪萬手畚鍤千石茭薪冰岸削鐵漸凌楚銀魚頭
戢戢鵠面莘莘蜷局蝟縮螻屈鱗殺尺涕垂鼻寸禪掩
身爨冷突而無火泣荒榛而有人疇弗撫徂年而悼悴
擊清涕於蕭晨迴眺閒閨紆懷故家罄陳平之糠粃蔽
仲蔚之蓬麻剩腰襻而妻瘦索複襦而弟譁苦等倉雀
號同樹鴉紅灰枕炭青逼釭花愀自濟以乏術嗤康衢
之願奢萬緒會悲百緣赴感徊徨齋閣斥廢鉛槧顏瘠
瘠而變腴視矍矍而辭覽籠爐暖不能蘇久侵之肌秫
酒釅不能融已銷之膽詩歎其雯爻占習坎漢揚雲之
牢愁楚屈平之顑頷鳥庳常貞者七曜代更者四時候
無剞而不復事無陂而不夷矧泰階之如砥屬曷奕之
昌期會吹律於黍谷迓羣生以春祺系曰二儀斡運若
鼓椁兮摯斂樣通選相乘兮枸迴斗旋德喜贏兮跪睪
閻昧耀光明兮嘔咻醞釀慶黃生兮負暄飲和夫何慮
營兮

頊冥禮月令其帝顓霩虛淮南子天文訓道始
頊冥其神元冥　於虛霩虛霩生宇宙胚渾
江賦類胚渾之未凝曾穹　謝惠連詠牛女詩瞬曰曜曾穹天也　芒駇
忽奄欻駇駇絕　吳都賦芒駇慌忽歸田賦於遠貌許阮切　慘廩
慘廩兮慘廩寒貌曜靈　時曜靈俄

景弼環甘泉賦帷弸彋其拂
汨兮鬱萌切音宏 揣封長笛賦冬雲揣封
古蝠蛹郭璞江賦神蛾蝠蛹
通蝠蛹以沈遊注蝠蛹行貌聱耳左思吳都賦魚鳥
憫憾慨忼慨忼槍笙賦甘泉賦雷鬱
潘岳賦冰謙謙以徵凝註悲傷貌鬱律律於巖窓兮謙謙
冰貌 寥泬九辨泬寥兮天高而氣清砭骨歐陽
修賦其氣慄列砭人肌骨滔滔武溪崔豹古今注武溪深馬援南
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
善吹笛援作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
敢臨嗟哉武溪兮多毒淫令寄生吹笛以和之名曰
武溪雖刺南都賦左思吳都賦莫不鉶
深 積甲山齊後漢書劉盆子傳
天下之賢方今積甲山齊樊崇遣將盆子及
丞相徐宣等降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張
說郭知運碑積甲山齊而有餘牧馬谷量而不足阨
陿上林賦赴
陿阨陿之口蕭摩訶之擲鋗陳書蕭摩訶傳又有西
域胡妙於弓矢明徹飲
摩訶乞摩訶遥擲鉄鋗正中其額而仆
比賈 鼩紛
切西都賦鼩鼩紛紛傖纚鼩古鼩字俾姚切攙捵
攙註攙捵
貫刺之也頖洞杜甫詩頖洞不
宇宙上摻下顥注摻
不清澄之貌顥媟也 皤家
古今樂錄襄陽樂者宋隨王誕之所作也誕始爲襄
陽郡仍爲雍州刺史夜聞諸女歌謠因而作之又有
大隄曲亦出於此 銅鞮曲樂府解題都邑二十四曲有
白銅鞮歌亦曰襄陽白銅鞮 竭嘉
魚於丙穴酈道元水經丙穴中嘉
魚春末游渚冬初入穴 悽嚶冥而鬱咇左思
吳都賦其山嚶冥鬱猥無猥
咇注山氣暗昧之狀 猥魏都賦誰勁捷而無猥
高唐賦令人悽愴悵 愴憂
懂哀也 颶母颶風颶風將至
名曰颶母 瓠子隄潰宣房跡淪漢溝洫志元光中河
決於瓠子上自臨決
則多虹蜺 瓠子上自臨決
名曰颶母 瓠子隄潰宣房跡淪漢溝洫志元光中河
決於瓠子上自臨決

則多虹蜺 瓠子上自臨決
名曰颶母 瓠子隄潰宣房跡淪漢溝洫志元光中河
決於瓠子上自臨決

盧南史梁南平王蕭偉傳冬有籠
爐盧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中揚雲之牢愁
傳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注李
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 屈平
之顧頷屈原離騷長班固典引扈
顧頷亦何傷 扈奕班固典引扈奕乎千載
劉向別傳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
吹律而温氣生宜黍故謂之黍谷 若鼓椁兮管子
地一險一夷若鼓吳都賦旭日晻晻
之有椁擣擣則擊晻晻晻亦闇也房昧切嘔咻醞釀
淮南子本經訓甚酌萬殊旁薄衆
宜以相嘔咻醞釀而成育羣生

廣問大鈞賦 并序

唐劉夢得領郡不調孤居慮靜有感於老則易至否不
終傾上問大鈞述而爲賦予幼稟庭誥忝竊浮譽漸冉

濩落志業弗進今年三十有七室不謀饕飧名不登舉選流轉顛躓與書傭游惰爲伍疾疹侵陵精爽日去思涸廢井智悟挈瓶豈阨塞之遭并神明亦靳而不與乎煩冤紆鬱其視夢得蓋又倍蓰過之仰觀元化不能無疑呵壁有辭悉之於夢聊爲廣問大鈞賦倣其體不襲其辭以自廣焉

龐鴻宕冥兮倒景曖暗瓊宮眩眩兮無爲而尊清陽苞物兮疇相因昷常羊踬通兮大鈞所垠是佐帝而持樞兮佩琳縝之尊神陶埏密移贏斂莫測太淸不言工則韋不辭趨起沾帥餘懣翼光宵燭汝又弗愉非狷非狂周行易遂汝故曲之生事萬端汝故鞠之徒色瘠而思綿兮守刊編與醫簡眈瞰隔而踧踖兮宜曜晦而光劇且夫不齊者運至變者機彼孟娵之深帷分逐隴廉之或識賤臣有疑惟工解蔽曰噫吁嚱郁乎蕃哉喙息蠢動蒙生其閒微塵一蠓或跕而安或夷而阽或董而袭或尉而潛反爪相仍錯迕孰制上規干齡下察並世纖兒獵徒丹紆紫曳以蒙相儕胥靡臺隸小夫黯伯持粱麤脆以蒙擬之甑簀簞做坎壞無蓄或貽聰明踣厲奮發以斷德成不角而翼神怡體輕何又靳之錮智刓精忽茹委靡善病若醒芒芒天漢疇則徑濟膊膊下土孰則高厲思窮宙而達幽兮儻司命之莫暳羌天網之紘覆兮橐黃靈而是笠於是營焉魂交雪兮形開恍有化而寸絜將疲神而從魂吾哀汝翁用黜汝聰精膽汝鑠疾疴汝攻手足脩癘膚色昏瞀雖無醴酎而醉比於醇

礦雖在盛年而耄並於龍鍾是蓋俾汝壹枯菀混榮辱
祛躁妄安恬漠忘熱烈與卑碎任騰超與拓落平客氣
之僨興消亢衷之歗薄解嘲奚煩於子雲嫉邪免賦於
元叔昏昏墨墨冥冥瞋瞋隨世俛仰與化推遷其遇誠
蹇其天則全錫汝孔厚夫何疢疾之爲患焉工語未終
怵然意下惑渙矇發曲跽而謝幸三靈之無譴悟六極
之匪咎俟河清以秖憂從元謀以自守雲霞燦而可被
兮沆瀣清而易茹毋洪涕以改初兮長遺形而篡侶修
心齋兮規坐忘泯將迎兮蠲旅拒始自今茲終極倚忤

世有蒙生永事斯語

漸冉思玄賦恐漸冉而無成兮廢井不作詩心源如廢井　日孳瓶
左傳雖有孳瓶之智守不假器龐鴻宕冥張衡思玄賦踰龐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注見文選倒景曛暗曛與曹同說文日出無雲也史記封禪書至中山曛暗前漢武帝紀作晏暗瓊宮張衡賦靚皇兮瓊宮眩眒集韻眩眒疾視貌音縣混後漢張衡思玄賦燦眩眒反兮常無爲而尊莊子無爲而尊天道也清陽管子天清陽無計量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苞物管子苞物眾者莫大於萬物物生不可計量思玄芒芠惟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淮南子精神訓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欽崟以棟極注一作棟極後漢閔王延壽王孫賦扶欽崟以棟極注一作棟極後漢閔陳掾史記貨殖傳楊平陽陳掾其閒詰鼂沒勉也注鼂沒猶鼂沒猶黽勉也渾元班孟堅幽通賦渾元運物流不處兮方足圓顧南史陳高祖紀芒芒宇宙媟媟黔黔元方趾圓顱萬不遺一案圓顱方趾出莊子孟晉逮羣以迨羣兮注孟晉逮羣注孟晉以迨羣兮注孟勉也晉大愚莊子大愚進也言何不勉進及羣早得進用也大愚者終身不

靈淮南子不
小點小大點越裝千金史記陸賈傳出所使越橐中裝貲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
朱儒蘧蒢漢書東方朔傳朔字曼倩對上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二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
餘亦俸二囊粟錢二百四十齊悼惠王世
朱虛侯欲死臣朔飢欲死求知掃門家魏勃少時
欲求見丞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蚤夜掃齊相門
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
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厝原卜居將突
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脂韋楚辭漁父
韋以絜遂起韻會趣起局小貌張衡
楹乎遂起東京賦狹三王之趫起沾壁餘瀝冀光
宵燭宋劉峻廣絕交論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
澤魚貫鳧躍振鬣萃分雁驚之
之餘眈眈曹植王孫賦眈眈虓虎注皆言形狀垂涎貌
集韻儒純切音特
毫注心計不用善算介鳥思玄賦過九皋之介鳥兮注介大也爰居
韻會輪閩切音舜孟嫂莊忌文璋珪誄於廉與孟嫂同宮注孟嫂
也自媒曹植求自試表夫自衒
自媒者士女之鄙行也心計莫食貨志桑宏羊洛陽賈人之
子以心計言利事析秋
毫注心計不用善算介鳥思玄賦過九皋之介鳥兮注介大也爰居
鐘鼓庾信小園賦宅居避朝菌潘尼朝菌者蓋朝華而暮落莊
子朝菌不知晦朔冥靈莊子荊之南有冥靈者以
左傳齊侯疾遂痞說文疾二日一發之瘧痞有歇瘧手足惰窳枚乘七發手足
弱也昏瞽劉基詩使我龍鍾龐韻龍鍾竹枝葉搖曳不自禁持杜
詩何太龍鍾極侵晨歌人皆集於今出處妨枯菀僵旭暖菀己獨集於枯
乎世貴之門居孰烈之勢拓落揚雄解嘲惡者元得無倘
拓落也平客白乎何爲宮之拓落平劣
氣之償與消亢衰之歡薄南史顏延之傳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會

無憀晨豈可復留解嘲揚雄解嘲序云人有嘲雄以
亮五欵增擢台階解之號曰解嘲元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
嘲嫉邪劉向說苑通賦元叔嫉邪有趙壹嫉邪賦元
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執其手延至上坐謂楶正
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吾謂爲諸君分坐楶字正
通同牒後漢書文苑傳趙壹字元叔作刺世嫉邪賦上
音牒曚發應璩書登芒濟三靈初獵賦方將上狩
星垂象三靈之流注日月
之應也沆瀣列仙傳陵陽子春博雅洪涊垢濁
涊之倚朴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閒可倚朴
流俗倚於何藏河圖挺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
下千歲之後天可倚朴因學紀聞卷二十元圻
案通攷易是類謀一卷鄭元注或作筮謀類

江上愁心賦并序
江上愁心唐人賦之予自毀齒迄乎壯強南北塗經奚
啻百度言愁始欲愁矣孤舟燒燭遂成此段體雜辭尨
有識勿哂賦曰
揚子江頭揚子津無賴楊花愁煞人千年江水只東去
四月江南猶好春年年歲歲江如故歲歲年年雙楫渡
人歌人哭水聲中不覺不知元髮素江草今低迷江煙
兮憯悽或江橈之齊發或江颿之迅飛或涉江而綏綰
或連江而資裕如室有闕如戶有扉旅出旅入旋即旋
離閔予生之尠恃具勞人之百憂歎非宦而非賈乃風
愁而水愁綿歲歷辰自髣迄壯揚舲坐歎聲誰孤唱俳

佪江岸之旁躑躅江樓之上耿瓜步之鐙明咽南徐之
笳愴如雲蓬蓬仨西仨東如九張機往來憧憧非毫翦
之吳猛非橫江之阿童非宣城之賦練非馬當之助風
地迴天長蹤孤野曠彙古悲於寸眸入新愁於遐望高
山低山近渚遙渚蕭蕭叢蘆隱隱孤嶼丹黃兮平林青
蒼兮極浦悵亭亭兮夕陽忽濛濛兮細雨白馬銀濤裏
長橋鐵鹿閒吳歈不入耳擢謳難解顏朝色典墨暮思
縣邈延伏枕而撫寐復伸眉而倚舷眠鷗嬉汀浴鷺依
藻亦有安居樂羣馴擾豈其吾生不如江鳥唼波灑灒

作隊蝘蜓自得其天悠然此身豈其吾生不如江鱗愁
心欲遺愁轉賒一天暝色催歸鴉傾江作酒不成醉落
月搖情江樹斜

鷹扇吳猛晉書吳猛傳猛豫章人年四十邑人丁義
始授其古猛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
揖以白羽扇橫江阿童晉書五行志王濬小字阿童
盡水而渡橫江阿童吳童謠阿童復阿童銜刀渡
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宣城賦練謝朓詩澄
當川在彭澤縣東北有馬當廟唐王勃舟過其下遇神人助以順風一夕而至洪都灩澦閒居
鱗灩灩注
出沒貌

鐙舞賦

踆烏暐輝顧兔生魄厭場面花妍孌當夕憐訝全新之晚飾南油西漆桂釀蘇煎長稱鳳脛短號
螭盤覆金枝而吐秀藏鐵鋏而浮煙千影萬影風裳水
裳棚高焰舉釧動衣香儉彈日而齊俯或扶輪而上揚
反腰蜿蟺聯臂揮霍珠樹梭穿紅蓮綺錯豹膚芬渟蛾
飄花落泊微颸之弗颺爛縈星以四灼荊苑纓絕齊臺
髣髴閒愁欲萌餘歡將墜感瑣院之炬移渺曲江之毬
會撫華夢以眩眩忡中宵而興嘈若夫羈孤袂連江湖
侶嘯廛篝狐之伏鳴軫澤雁之哀嗷瓜廬之曲突誰黔
績女之鄰光不耀各當筵而染欵願分輝以下照庭樂
息奏牆雞發聲依依綺座黯黯朱榮還紅薔之館寂倚
冰除而氣清香羅九華撤屏風六曲橫惟餘短檠在應
知楚客情

踆烏顧兔何逐七召踆烏始照官槐遠而
欲舒顧兔纔滿庭英紛而就落南油西漆
梁簡文帝燈賦南油西漆華燈侵夜然鳳脛韓偓詩鳳脛
油俱滿西漆爭然鳳脛燈清照洞房螭盤西京雜記
咸陽宮秦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
螭口銜燈然則鱗甲皆動煥兩若列星盈盈馬鐵鋏
浮煙庾信對燭賦銅荷承金枝顏延年郊祀歌金枝
淚擢鐵鋏染浮煙金枝中樹廣樂四縣注金
枚謂燈以豹膚洞冥記丹豹髓白鳳膏麝青錫為膚
金飾之也豹膚以淳酥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

光不
蛾飄庾信燈賦蛾飄絕漢劉向說苑楚莊王
滅則碎花亂下　纓絕賜羣臣酒日暮燭滅
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
來上視絕纓者王曰飲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
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
者不懽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績
女之鄰光不耀列女傳齊女徐吾東海貧婦人與鄰
夜績徐吾曰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閤去一人
燭不爲益明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牆雞溫庭筠詩翠羽花冠碧
牆雞未明先上短牆啼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清鎮洋彭兆蓀湘涵著

清鄞　張嘉祿酉葊注

序

經岐牖案序

古之學者三年一藝但以存大體玩經文而已自金鏡亡於暴秦珠囊埋於炎漢百家鋒起支葉繁滋一經之義言至百萬一師之門人或數千遂有折角摧鋒操矛伐異魏晉以降詮釋益多男子有笄劉芳騁華林之辯要以踵蔣氏鑾測陳氏稽疑步趨後塵或未多讓每條冠以某案猶仍東京許氏例也

三年一藝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鋒起魏李郁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支葉繁滋一經之義言至百萬一師之門人或數千漢書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成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折角摧鋒操矛伐異鄭元傳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著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漢書朱雲傳少府五鹿充宗與諸易家論災變連社五鹿君指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朱史職官志有揩鋒軍選鋒軍按蕭選序云眾制鋒起此云摧鋒乃段借慈母無服貞素斃內則之文發難正論羅絡旁午簡策所載毛舉莫勝王仲寶答陸澄書云易體微遠實賾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善哉言乎餘經可類推矣今世儒業約分兩途浮學守株祧唐宗宋上昧賈馬鄭王之是非下襲濂洛關閩之糟粕蒙存淺達恆說膠其心詁訓傳箋大師絕其系及第取

詞也 男子有笄 魏書劉芳傳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惟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男子冠而婦人髽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故舉其笄稱且互言也又笄言俱則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笄 慈母無服 南史司馬筠傳梁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薨詔禮官議皇太子慈母之服筠引陳氏鄭元說服止卿大夫不宜施之皇子發難正謂 笄 直音九卷又正謂一卷 元史許衡傳發難完闕蓋非一事左傳蓋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王季友酬李岐詩千寶揖對若流水五經發難如叩鐘 羅絡旁午 柳宗元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又爾雅鳥罟謂之羅注謂羅絡也韻會一縱一橫曰旁午猶言交橫也前漢霍光傳注

旁午紛也 毛舉莫勝子華子毛舉其目數也 施孟異聞 馬貴與文獻通考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喜瑕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漢書施讎字長卿東海人孟喜字長卿從田王孫受易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易則施孟 周韓殊旨 九江周becca所次古易爲五家之一見困學紀聞韓康伯 浮學守株 唐書元行沖傳括囊大典網羅衆家 實事求是 漢書河閒獻王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昔在弱年 梁書劉謐之傳昔在弱年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 包并總統 荀悅文施 萬卷手自讎正世稱善本 習性文身 魏書常爽傳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 棄竹背傳說有鑒於安度 文獻通考熙寧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試棄竹詩背王芻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黜不取富弼言史記敘載淇澳之竹正衞產也安度語有據遂陽進士出身 讓師立異解致戒 宋史王欽臣傳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正 小辯瑣言 漢書東平王宇傳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 叔重異義 後漢書儒林傳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嗜古學博通經籍馬融常從質問五經異義愼乃撰其異同馬融駁之愼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敘目曰其稱易孟氏尚書古文毛詩左氏傳周禮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也其稱春秋公羊嚴氏穀梁春秋皆今學也其稱禮記王制則漢文博士所作也其稱易孟氏京氏春秋公羊嚴氏春秋左氏傳大師賈逵傳諸山東大儒傳左氏傳又爲之解詁又作左氏傳條例及釋駁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有孔安國傳又有訓旨又有說義又有古文官書又有古文訓又有古文旨又有古文大小夏侯尚書有章句又有說義又有小夏侯解故又有小夏侯章句又有小夏侯說義又有歐陽尚書有章句又有說義又有歐陽說義又有歐陽章句又有歐陽解故又有歐陽說義又有歐陽章句又有歐陽說義又有歐陽章句又有歐陽說義又有歐陽章句

南召陵人也愼以五經傳說臧扃鎬莊子胠篋惟否不同於是撰爲叔重異義之不固也注扃鎬 戾蟫唐書藝文志蟫時文籍盈漫皆戾朽蟫斷簡腓處也 紛姅懷素願召衙涼燠唐李善上文選羈雌七發龍學巨儒就校繆缺涼燠注表載移涼燠門之桐暮則羈雌迷鳥衙焉古詩羈雌戀舊侶 緡帑莊子天道篇孔子緡十二經注緡帑亂取之也廣韻緡音竹馬鳩車杜氏幽求子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副墨莊子篇師篇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注副墨文字也洛誦謂誦讀也行滕詩小雅邪幅在下簚邪幅如今行滕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偏束 嚮前漢敘傳談笑大嚮師古曰嚮笑聲也文選陳孔璋書恐猶未信邱言必大嚮也嚮許向切 蔣氏

鑫測四庫全書目錄五經纂測六卷明蔣悌生撰 又經典稽疑二卷明陳耀文撰後塵應瑗與桓元則書敬尋後塵不策馳敬尋敬 陳氏

讀史偶鈔序

今將由叔末以遡循蜚捃殘竹以求提地狙神千五百歲皇王六十四民庸成冊府之所藏戎夫左氏之所紀雀錄蘿圖渺不可見矣乃若古籍求諸帝魁寶書得於子夏九月經立三傳文垂久已列諸學官揭若日月至於勒成一書分爲五體龍門而下較並列眉綴學之士善文之徒莫不泛涉津涯兼綜得失然班馬殊體貴審其異同瞻彪台刊易淆其志傳裴注以補而彌博晉贊以駢而可刪迫乎宋齊中多闕佚姚氏一家之作亂例者兩朝元魏百卷之書不完者廿九百藥遺策補綴所餘德棻殘編斷爛尤甚延壽綜述四朝而南不逮北李唐新舊一體而眴終勝祁五代必歐辭同參三史惟遼金差善凡諸綈袠匪易盧牟鉛槧所及去取攸繫予以弱齡仰稟庭訓研經之餘纂記前典愧陸倕之夙慧暗誦五行慕知幾之析疑通覽羣史於是剔毛攬翮窮酉極辰露鈔雪纂紙約需乎八千月緯年經稟不盈乎兩

屋或考訛糾繆旁采劉攽吳縝之言或互證參稽閒附貞觀咸淳之注略紫陽所已載補涑水所未詳體例各準乎原書繁簡一定以己意蜚謀止於善草蠹策擷其藏味有等於嘗鼏消無嫌於斷鶴於以稽鏡前哲網羅舊聞三千年之事巨細略可睹焉淮南有云心所悅毀舟爲杖心所欲毀鐘爲鐸竊取斯義以備遺忘藏山傳人兩無所冀蓋不欲與楊侃之博聞沈樞之總類較短長字句閒也

叔末後漢書黨錮傳叔末末法也王莽陵缺循蜚通鑑前編有循蜚紀凡二十二氏吉其時德厚信立人循其化遠若蜚也路史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矣捃逸殘竹劉禎魯都賦采逸禮於殘竹石捃逸殘竹劉禎魯提地路史人皇出於提地之國狂神千五百歲路史人皇氏沒狂神氏次之政五百歲狂音巨皇王六十四民賈公彥周禮正義序燧皇伏羲既有官民有官明矣册府所藏路史因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有官明矣册府所藏路史紀羣玉之山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册府也左氏所紀周書史記篇穆王召要戒見困學紀聞卷二之六十八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崔鑛史記述贊丹開崔鑛蘆圖淮南子往古之時掇絕地維蘆圖注蘆蘆匿注蘆蘆致圖籍而席之帝魁東京賦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李善注帝魁神農名

寶書得於子夏羊公

疏孔子制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云春秋孔演圖曰孔子作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豚之卦三傳文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閭與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異端名失其眞因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何休公羊序疏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隋書經籍志子都授嬴公嬴公授眭孟眭孟授嚴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宿嚴氏顏氏之學范甯穀梁序疏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按困學紀聞集證穀梁有四名又劉知幾史通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

目錄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注志三十卷則晉司馬彪續漢書之文梁劉昭注之唐以前各爲書宋乾興中判國子監余靖建議校刊乃取以補范書之亡諸家徵引多稱後漢書某志云四庫全書目錄裴松之注引據博洽至今爲考證之資中多補正事迹而不及音義其故實然亦闕注數篇疑欲爲之而未竟也晉贊以駢而可刪四庫全書目錄晉房喬等撰以陸機王羲之二傳太宗御撰考典午一代不乏名臣而工文之傳一工書之傳風旨可知其略實行而奬浮華忽正典而取小說蓋有由來世傳中其根株之說也宋齊闕佚四庫全書目錄宋沈約撰據約進表稱紀傳合表志爲七十卷今本一百卷而無表者本同則出來已久中有闕卷補以南史則自宋已然

又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原本六十卷至唐已佚一卷北宋本載有進書表見兒氏謝書志今其表已佚又文學傳無敘州郡志及桂陽王傳均有闕文無從校補　姚氏一家之作亂

例者兩朝同上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篇末題書因其父之遺稿也又陳書三十六卷雖亦因其父之稿而其父所撰僅二卷餘皆出於一手故列傳體例秩然畫一惟江總袁憲之爲已仕隋而列之陳書殊失限斷蓋姚察亦入隋爲祕書丞思廉欲移其父入陳則不得不先入總等此足見一涉私心鮮不自亂其例者　元魏百卷之書不完

者十九同上魏書一百十四卷北齊魏收撰宋劉恕等校定稱其亡佚不完者二十九篇　百藥遺策補綴所餘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殘缺不完今本列傳之中無論贊者一卷有論無贊者五卷傳文亦多似補綴而成非其本書

德棻殘編斷爛尤甚同上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是書殘缺亦甚多取北史以補亡又多所竄亂而又不著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德棻之原本遂不可辨諸史之中惟北齊書及此書斷爛最甚　延壽綜述四朝而南不逮北同上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是書與北史出一手而義例頗爲兩歧大抵因四史舊文稍爲刪潤補缺者少刪繁者多不及北史放一家之言又北史一百卷較南史用力獨深如周則補文苑傳皆不似南史之缺略出鄺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亦不似南史之因仍殆家世北方見聞較近故綜述特爲詳密歟　李

唐新舊一體而昫終勝祁同上舊唐書二百卷晉劉昫等撰自新唐書成此書遂廢然其本流傳不絕表昫之短亦不絕實則互有短長不容偏廢　五代必歐薛

同參同上舊五代史百五十卷宋薛居正撰新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歐陽修撰大旨以春秋書法爲宗三傳辭近左傳而歐近公穀不必執此廢彼亦不必執彼廢此此歐薛之三傳辭近左傳而歐近公穀不必執此廢彼亦不必執彼廢此此歐薛之三傳辭近左傳而歐近公穀不必執此廢彼亦不必執彼廢此此歐薛之三傳辭近左傳而歐近公穀也　三史惟遼金差

善同上遼史一百十六卷元托克托等撰遼制國人著作不得傳於鄰境故五京兵燹蕩然無存托克托修史之時無可考證僅據耶律儼陳大任二家所紀以成是書國語解一卷仿古人音義之意其例甚善又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托克托等撰金一代典制修明圖籍亦備又有元好問劉祁諸人私相綴緝故是書有所依據較遼史爲詳賅體例亦爲嚴正又元史二百十卷明宋濂等撰其書倉卒而成最爲草略碑誌之語案牘之文生梯羣後往往不及修改順帝時事雖經採補亦復不詳　梯羣後漢書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讖學臨命戒其子統曰我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　盧牟　盧南子虛牟六合混沌萬物　鉛槧　漢揚雄傳雄嘗懷鉛提槧遠詩孫盛傳盛性方嚴有軌訓憲雖子孫斑白而庭訓愈峻　前與　揚雄劇秦美新新莽之前與巡四民嶽迄四　陸倕夙慧暗誦五行　梁書陸倕傳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知幾析疑通覽羣史　唐書劉知幾傳年十二通覽羣史剔毛攬翮　翮羽抱朴子剔腹背無毛攬六翮凌虛之用　露鈔雪纂　黃父藏器授左氏逾年遂題李氏白石山房詩露鈔雪纂積久愈富何啻鄴侯三萬軸紙需八千　見三卷沈文起書月

緯經元史姚燧傳著國統離合表緯年經事而以緯之如史記諸表臨曰先公云張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鑑考訛糾繆莫棄兩屋通考馬端莫棄兩屋黃晉直閱數百卷無一字草菖　旁采劉攽吳縝之言　陳振孫書錄解題劉漢書標注六卷侍讀學士清江劉攽原父中書舍人劉攽貢父端明殿學士奉世仲馮撰奉世攽之子也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公非貢

父自號也又四庫全書目錄新唐書糾繆二十卷五代史記纂誤三卷宋吳縝撰互證參稽間附貞觀咸淳之注四庫全書目錄貞觀政要十卷唐吳兢撰其注爲元戈直所作又咸淳遺事二卷不著撰人名氏詳於典禮制敕而略於時政疑宋之遺民掇拾諸司案牘爲之也蛩謀止於善草劉峻答劉之遴借類苑書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衙翼按孔叢子北方有獸名蛩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負蹷以走蠭策擷其朝華陸機女賦謝朝華於已綵于帙於一囊臂肘可繫王嘉拾遺記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閒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純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斗之字彙長編於小牘巾箱易藏南史衡記造化人倫之始彙編於小牘巾箱易藏南史衡陽王傳蕭鈞字宣禮高宗第十一子嘗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答曰巾箱中及入宰夫將解龍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龍召子公而勿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陸游讀老子詩管窺那見豹指染僅嘗龍於鄭靈公子宋與子家將見鶴脛雖長斷之則悲稽鏡前哲賴前哲以免也綱羅舊聞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論史記舊聞見上三傳文垂注心所悅毀舟爲杖心所欲毀鐘爲鐸淮南子愛熊而食之鹽愛獵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心所悅毀舟爲杖心所欲毀鐘爲鐸藏山傳人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不欲與楊惲之博聞沈樞之總類較短長字句閒四庫全書目錄兩漢博聞

中有五經檢閱既便且更手寫永不忘諸王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味有等於嘗龍左傳宣公四年楚人獻龍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龍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龍召子公而勿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陸游讀老子詩管窺那見豹指染僅嘗龍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稽鏡前哲賴前哲以免也綱羅舊聞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見上三傳文垂注心所悅毀舟爲杖心所欲毀鐘爲鐸淮南子愛熊而食之鹽愛獵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心所悅毀舟爲杖心所欲毀鐘爲鐸藏山傳人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不欲與楊惲之名山傳之其人沈樞之總類較短長字句閒四庫全書目錄兩漢博聞

藝林山淵兼擅析疑資通儒考鏡若桓譚譚抬之殊張釋釋卿之誤厥次無縣漢志偶疏思晦非籌梁典或謬牛子爲從而譌後鴻飛何篡而舛慕策邵不可爲營郃史岑不得頌和熹骨毋爲胥溢溢作衍九遷以一月爲一日永始以四年爲三年葛天之歌張揖錯其文蘇昧之曲左思複其字守闕乃廣漢而非延壽黜殯屬史魚而非柳莊丁亥丁未辨日辰之差中郎侍郎證官制之異是皆稽覈豪芒鉥規紕繆略舉數端要可隅反苟非精博絕由何以臻此顧慶三年始進定本開元六載益

以五臣呂延濟劉良呂向李周翰李善倫李匡乂資暇錄迺非善倫李匡乂資暇錄辨寒儀與芳蓮邱光庭兼明書訂雲溪與藻梲蘇氏志林嗤三豹之妄解洪氏隨筆斥宗袞之誣說其所抨擊炳炳矣竊謂善注定宜專行其所徵引祕牒填委唐書藝文志遺佚已多馬氏經籍考十載一二單辭有同於玉屑隻字不殊於金版宋深寧叟閎覽博物卓躒古今然九星三略之說夏屋仁里之訓翠繁宮錦之文跖蹻巢許之辨率皆鉤剔疑互藉爲資糧非徒物析天雞精擅試士地詳茂苑博誇吳宰而已予自童少迄於壯齒

十三經四明校書 約園刊本

編歷寒燠銳心研摩涯涘莫窮津逮無盡嘗欲取注中羣籍已未佚者分部列之掣秘典之綱維便汲古之檢閱人事錯迕忽忽未暇近閱武林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中列目錄二卷計經類自傳訓以至小學緯候圖讖凡二百十六種史類自正史以至別傳譜牒地理術藝凡三百九十五種子類自諸子以至兵書道經釋論凡一百六十九種集類四十八種詩一百五十四家賦二百八家頌箴銘贊六十八家碑三十三家誄哀辭連珠五十家詔表牋啓三十八家書八十九家弔祭文六家序及雜文一百六家舊注二十九家其卽入選之文互引者不與焉種別部分秩如瞭如學者校古籍稽舊聞寸簡在手按圖可索是亦眾絲之繫簣散錢之貫繩也近刻有孫志祖案語中有未盡覆加訂正手錄一冊奔之巾箱或補或糾分繫於下汪書自有單行此本取便尋討蓋倣七略之義條其眾篇校四庫之目斯爲獨古云

總集有選肇始昭明四庫全書目錄文選注六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編唐李善注據李匡乂資暇錄稱善注文選有初注有覆注有三注四注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此本所注甚詳當卽絕筆之本也文選爲文章淵藪文選學善注又考證之資糧一字一句罔非瓌寶大唐新話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宏文館學士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方雅清勁唐書李善江都人方雅清勁注文選表上之敷析淵洽見贈汪孟慈序初注覆注三注四注資暇集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新唐書曹憲傳云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李邕傳云父善注文選成邕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該百代之云云抱朴子談河洛之籍山淵苞必書百世之云云山淵必書籍博百世之云云山淵苞籍博百世之云云山淵苞籍博百世之云云山淵苞

貴則就之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爲栝遂居謂上耳張釋釋卿范蔚宗書傳論乃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洁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爲釋卿誤也厥次無縣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平原太守朔字曼倩平原厥次人也善注漢書地理志無厥次縣而功臣表有厥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思晦非鴈任彥昇爲蕭揚州薦士表薦見祕書丞琅邪王暠年二十一字思晦注梁書曰僉子暠晦何元之梁典曰侍中領右跱將王鴈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鎮惡字也王鎮爲鴈碑亦云鴈字思晦此及梁書文憲公次子也王鎮惡字思晦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牛子爲從孫權昔鮑永與蔡茂書以牛後許戰國策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甯爲鷄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以牛子爲從注曰尸鷄中主也從牛子也

從或爲後非也拔此鴻飛何鴦范蔚宗逸民傳論揚雄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注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其薄天雖有弋人執繒繳何所施巧而取焉今篡或爲纂誤也策邵不可爲營郃任彥昇王文憲集序自營郃分司法儀曰敵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僕射衛史岑不得頌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郃爲左僕射今以策邵爲營郃誤也史岑不得頌范蔚宗逸民傳論揚雄後漢書曰王莽末流隗囂稱帝號而守關李善注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關者而點殯以柳莊蟲書典散陸士衡連珠是和熹史岑字孝山出師頌注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點殯以柳莊蟲書典散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熹鄧侯頌並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崔駰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孝山者常和熹之際但以尸誄然經籍惟有史魚點殯非是柳莊蟲書典散貪瓜衍之賞善曰韓詩外傳曰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以尸誄然經籍惟有史魚點殯非是柳莊蟲書典散亡而或陸丁亥丁未潘安仁藉田賦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於千

故之句李善注晉書曰丁亥蒲田今爲丁未誤也按何云禮月令疏云耕用亥日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又王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然則丁未之誤明矣中郎侍郎注漢書曰東方朔初爲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酒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爲同誤常侍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爲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小遣殿上詔免爲庶人復爲中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故曰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爲同誤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弧矢掛射也梁益之閒裁木爲器曰弧裂扇爲衣曰掛左思蜀都賦弧掛兼呈上文選注表顯慶三年九月日上表舊唐書高宗紀永徽七年正月改元爲顯慶三年李善呂延祚進集注文選表云往有李善成六十卷臣乃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求得衢州常山縣尉臣呂向臣李周翰等記其所善名曰集注幷具字音復三十卷開元六年九月十日辨寒儻與芳蓮資暇錄曹植樂府寒儻行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劉事類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鶏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膾鯉臛胎鮝因注詩云魚尾簁簁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寒芳苓之巢龍五臣亦改寒爲零何以對下句之訂雲窠與藻棁兼明書靈光殿賦曰雲窠藻棁臣向曰窠梁上棁又手也明曰窠郭璞曰薄櫨也薄柱頭也櫨斗也又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郭璞曰株儒柱也臣向不依爾雅之文臆爲其說且上文枝掌扶扜而邪據周翰曰枝掌梁上交木交即又手也何得更以棁爲又手兼明書五卷五代邱光庭撰嗤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也謝曛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暴秦無道戮及孥稷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斥宗非荒陋者乎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荒陋文選以爲荒陋衮之誣說予觀選中謝元暉和王融詩云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謝元以其爲相故曰宗衮而李周翰注云宗衮謂王導王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牧謂謝元亦同破苻堅者夫以宗衮爲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至以導與謝元同破苻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惟李善注得之九星囘學紀聞升曰不踰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即九星文選任彥九星之文同上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紀也三略符誦三略之說言三略者始見於此夏屋渠渠屋大也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爲宅蓋同選靈光殿賦注引作遴遴按李善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同上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高也仁里同上

古文翠綮同上愚按檀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綮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翠綮張揖曰翠綮鮮色翠綮衣聲漢書作萃蔡班倢伃賦紛絳兮紈素聲其義一也以鮮明爲翠乃古語宮錦同上舊據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宮綿百斤古文苑誤爲宮綿按魏都賦綿縝房子晉陽秋有司奏謂房子百姓同上賈生弔屈原曰謂跖蹻廉注楚之睢陽綿跖蹻大盜曰莊蹻蹻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蹻者楚莊王苗今人表許慎巢父許由同上古今人表許慎巢父許由也此又一莊蹻也巢許爲二人謙周古史考許由巢父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父許爲一人應休璉謂之山父天雞天中記張揖曰雞士試不知爾雅有二天雞茂苑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以理學權輿詳論一卷李注補正四卷文選考異四卷

紅蕙山房唱和詩序

嘗聞劉彥和之言曰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玩澤方美豈非以根同富媪而胎孕者悅魄事協吳娛而文者揚徽蓋索胡繩之纚纚則都梁迷迭不能效其芳也羅皇墳之贊贊則芝房菌宮不能掩其雅也若今袁子紅蕙山房其殆勤思兼雨矣乎初崑山健菴司寇開書局於洞庭東山哉謄鞏籍鋪綦鵝藻厥有紅蕙薑蒨其旁星霜代移葭茂無改於是洞庭鈕子匪石效疏麻之折作文無之贈而楓橋袁子壽階爲築墩而蒔焉憶夫承接茵濕薰染煙墨府羅鞏玉室啓讀鸛湘雨方之緣深故也時則大雅鱗萃八風棣遝齋閒塵橫夜寂

歌朱顏酡些萬錢錦嬋煙色色同百軸油拳流香香雜琴暢一唱百和總總撙撙錦瑟湘波之韻瑤情左徒之門疑通德作帶縈書地似羽陵代芸走鼇或上公籍筆篇各爲傳神不辭書葉而僕則因之有感焉以彼巖隱露眼旁窺或鞏士哦松頹容流笑此紅蕙之前塵也至乃巖暄野淑波麗帆開辭石戶而下單椒入鼓閽而就挺秀非不貞蔉也而糞壤雜之茁岑宗生非不荃寄也小築東皇載蟲紅影搖雲有美移家狂香擁檛性殊橘而艾蕭澆之霜嚴影獨山空跡孤雖余情其信芳沙斯化踰淮益良子有蘭心雜佩以贈草上君遷之號室同世其焉託豈有厠巨公冊府登通士墨莊薰沐儒林始終文囿紅絲潑濬吐齊爭輝彤管飛花流丹角蟲若此善人而居此紅蕙之受遺也精廬香窠旋房便娟培以蕙者其山處豈偶然乎國香國華載服載玩猗歟袁子隱士泥清潤以仙人水綠珠點夕露金然曉光亭風汎斯之謂已爰繼叔夜蘭香之賦代小草聲言即倣揚雲磬佇月搜蟲動則奪目靜則襲人丹榴窗能無此靡顏篆刻之文爲羣公粧導

嘗聞劉彥和之言曰蘭爲國香服媚弱於書亦國華玩澤方美文心雕龍知音篇

富媼前漢禮樂志后土富媼說文老女之稱張曼曰坤爲母故稱媼海內安胖鄉定富媼之功耳胖鄉左思蜀都賦景福胖鄉而興注韋昭曰胖鄉溼生蟲蚊類是也大福之作如此蟲騰起又師古錄胖鄉言聲繁會如蟲飛胖然響赴也胖與胖同司馬相如上林賦胖鄉布寫晏娭燕娭燕通晏娭音熙戲也索胡繩之繩離騷索胡繩之繩繩亦香草繩繩索索好貌注胡都梁迭香譜都梁縣有山山上有水其中生蘭草因名都梁香形如藁香按廣志迷迭香出西域焚之去邪又南齊王筠詩倚香發迷迭迷迭迷迭香名出大秦國皇墳韓愈詩唫語破鬼膽高詞媿皇墳贊贊贊音瓚美好貌芝房漢書武帝紀詔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兼兩善注孔安國尚書傳云車稱兩戩音翦又音翦擬又音翩翦或作翩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芝栭攢羅以鴻藻都賦鴻藻東都賦杜甫朝享大清宮賦羅詭異以戩翦賦鋪鴻藻信景鑾藁蓊左思吳都賦異蓊蔚藁蓊華也又藁與敷同宇彙補岳漢隸同藁茂藁音銳揚子方言藁小也凡草生而初達謂之藁左思吳都賦藁茂平仲折楚詞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文無之贈古今注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史記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爲汲黯共始終茵憑羅隱投鄭尚書雁影也承接承接猶承接龍圖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一二石列同車衣嘗改均齒伏伏漢書作馮薰染煙墨梁昭明太子詩惠義比瑤瓊薰染等蘭菊梁書庾肩吾傳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府羅羣玉穆天子傳羣玉之山阿平無險固徹中繩錦贈米芾書史隋唐藏書皆金先王之所謂策府

讀鶚館文集注 卷二 二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遷之號左思吳都賦木則平仲仲君遷又劉成注平仲之木贊如白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水綠王勃秋日遊蓮池序隱士泥清仙人水綠珠點夕露金然曉光于邵游花藥圃賦密葉層映虛根不搖珠點夕露金然曉光宙窕王延壽靈光殿賦窈窕垂珠注物在穴中貌楚詞招魂篇士伯九約文心雕龍木夫九首土伯三目懷離芷而不芳離騷蘭芷變而不芳辛楣藥

房楚辭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

逝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一天地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華問地名對曰此嫻嬛洞也一茅三脊史記封禪書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金繩舊唐書高宗封禪玉策以金繩連編玉簡爲之孔林闕里志元武宗至大元年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孔林依舊例致祭牲加太牢又廣輿記孔陵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境其闕里天士兒畢李諡傳有槍樹高五丈孔子手植天士聰字菁城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太平清話李德茂環碧堂名曰書城千五百皮唐書藝文志序元宗置修書院於著作院藏給洞開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免千五百皮爲筆林千年脈望酉陽雜俎續集書生何諷置得古書一卷卷中得蠹魚一脈繼采南都四括四黃紹芳北代過江瑯琊代說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脈望竹素成圖風俗通成帝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心存韓偓詩者以上素張景陽雜詩游思竹素園一性心香洞府開偃桉熏罏苒苒

杖端煙火與向說開闔以前事曰我太乙之精也露稱研朱高駢詩滴露研朱點周易棟通漢書律厤志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棟總總撙撙揚雄通族出於寅注棟音替謂通意也棟總撙撙揚雄甘泉賦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葛兮書葉張詠詩書葉招鄰彥黃庭堅詩北窗風來舉書葉程大昌演繁露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也糞壤晉書孫惠傳海內名士皆如蠹蝕尸元曳於糞壤形骸捐於溝澗余情其信芳楚詞不吾知其亦已兮荷余情其信芳巨公漢書郊祀志羣臣言見一冊府高洪傳論紬奇册府總百代之遺編墨莊陸老父言吾欲見鉅公方茲辟濯遂乃飛走文翰吐嗡芳華伯歌季舞聯藻盛

乎禁諱前于後鳴獨秀壓乎花萼推原得力匪秖才雄抑亦有天相焉蓋其世父弇山尚書以列絳之身作八州之督鋒車所莅珊網肆張方閒之天士編削之儒梟大師宗高密之裔夫絕業闡永元之洨長弦詩者說箄五際呈藝者人集入能纓綏景從俊傑麻列季瑜屬屓其際淬厲有加珠林彙而詞翰聿興學刃攢而文鋒益峻往往一篇跳出鴻律駴乎幄賓九變樂成龍文歎乎家相斯豈後門之寒畯白望之幺麾所能比跡也況乎輪蹏供其睇眄撒瀆助其襟靈挹蓮峰神女之漿汎灑溝於焉啓漢魚羊雲擾之地罷貉兵爭之區莫不聚山河於掌中發符采於馬上落落清嘯琅韻流蘇門之音茫茫古懷填胸貯廣武之淚是又非蜷局枌榆嘲弄風月者可方軌齊驅矣且也陟榮朱紫則紲槧之功妨勒勳柙盂則藻詠之道損業不兩進自古爲昭以季瑜合衮右宗譜鬱光譽使就任于之令繼保釐之規若崇祖之於豫州幼度之於太傅何難嶧蛻滓濁擢景神塗而乃志阻高箱業同白屋囊素筆力倦庚郵之鐵折牙

豪素聆緱嶺王喬之奏協應宮商凡鶵首所以興秦鴻溝於焉啓漢魚羊雲擾之地罷貉兵爭之區莫不聚山河於掌中發符采於馬上落落清嘯琅韻流蘇門之音茫茫古懷填胸貯廣武之淚是又非蜷局枌榆嘲弄風月者可方軌齊驅矣且也陟榮朱紫則紲槧之功妨勒勳柙盂則藻詠之道損業不兩進自古爲昭以季瑜合衮右宗譜鬱光譽使就任于之令繼保釐之規若崇祖之於豫州幼度之於太傅何難嶧蛻滓濁擢景神塗而乃志阻高箱業同白屋囊素筆力倦庚郵之鐵折牙

品之集別本孤行悠繆諛詞非敢相涸聊撮指略用代穅粃若謂宙合廓然壤材有數雄文非桓譚不知好雌覽非王筠不能讀則是豆盧序首秖有蘭成臨淄傾心僅推德祖是誠王微所云瓦礫有資不敢墜厠金銀也

豫章南史王儉傳幼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　瑰姿傳毅舞賦軼態橫出瑰姿譎起　金銑晉書職官志南北銑用處茲秩鼎門舊唐書盧簡辭傳論盧簡辭之兄弟雲搏水擊鸞爲鼎門謝朓詩驅車鼎門外思見昭邱陽一颺一肭宋書謝莊五子颺肭顯窓李上謙傳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世孫恢字仲

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先定字文義仕魏爲漁陽太守有子四人並仕晉平字伯括爲樂平太守機字仲括爲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雄方位書侍御史家於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茉勁慮輕宇篤宗晃宇仲黃茉字季黃勁字少黃叔宁幼黃並以友悌著美爲雅材禮樂志河間也雅材獻王有雅材京蟫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出於雅才禮樂志河間也雅材獻王有雅材京蟫

見經岐序貧音聯肩抱玉臺或書作炤

文賦優鳳南史王僧虔傳王宏曰優者龍鳳劣者虎豹**歸昌**張協七命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御於歸昌符拔**後漢書西域傳符拔形似麟而無角**羣雅**上林賦掩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照燭三才**梁書鍾嶸詩評序欲以照燭三才暉麗萬有

封胡劉義慶世說賢媛王凝之妻謝夫人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而釋之曰

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羲炬**南史王泰傳沈約嘗曰王有羲炬泰小字羲筠小字也

攀雲文心雕龍序志篇子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唾地**馮贊雲仙雜記有人見李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成文者三篇**銳銀旭歷之學**黃香九宮賦盼旭歷而銳銀注猶鑽研也**七誘十醉**北史陸侯傳暐擬急就篇爲悟蒙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按暐

士任以大職注天士知天道者也**儒梟**莊子世固有服而誠者儒梟見之流也後漢書葛仲綏習爲五德陸卯高明樂歌辭士備八能樂合六變**纓綏**郭有道碑文天下雲會纓綏之徒**景從**賈誼文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屈戾**集韻屈戾前後相躡也屬足**文鋒**劉長卿贈別韋翬詩心鏡萬象生文鋒衆人服又按張說姚文貞公碑有云學音扶沒文**一篇跳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末孔疏此爲後年修成法常繼前年之末刃攢植文鋒迅驅

銕萬牌

吐喻陸倕新刻漏銘靈虬承而漱吐喻注陸盡吐喻猶吸

季舞燕樂以呂前于後喁莊子齊物論前者唱喁者隨呂氏春秋古樂篇五英反徐又音愚獨而歌曰江

秀歷乎花萼宋書謝莊傳莊兒淑兒莊子遊於秀而上天見天門開於花萼之間東無我卿當獨秀花萼集見李又傳才照鄰詩公業負奇志結交盡才雄列緯馮子振賦百泉赴于雄虛照鄰詩公業負奇志結交盡才雄列緯瑤池列緯懸於玉繩作八州之脅晉書陶侃傳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欽侃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鋒車**白帖晉宗室義陽成王望有公好士性急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每有燕會**珊網**唐書拂菻國傳海中有瑚珊洲海人乘大船嗊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而赤枝格交錯鐵發其根繫網船上絞而出之**天士**李尋傳天士拔擢天

鑌萬牌

吐喻陸倕新刻漏銘靈虬承而漱吐喻注陸盡吐喻猶吸

季舞燕樂以呂前于後喁莊子齊物論前者唱于而隨者喁反徐又音愚獨而歌曰江

秀歷乎花萼宋書謝莊傳莊兒淑兒莊子遊於秀而上天見天門開於花萼之間東無我卿當獨秀花萼集見李又傳才照鄰詩公業負奇志結交盡才雄列緯馮子振賦百泉赴于雄虛照鄰詩公業負奇志結交盡才雄列緯瑤池列緯懸於玉繩作八州之脅晉書陶侃傳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欽侃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鋒車**白帖晉宗室義陽成王望有公好士性急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每有燕會**珊網**唐書拂菻國傳海中有瑚珊洲海人乘大船嗊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而赤枝格交錯鐵發其根繫網船上絞而出之**天士**李尋傳天士拔擢天士任以大職注天士知天道者也**儒梟**莊子世固有服而誠者儒梟之流也後漢書葛仲綏習爲五德陸卯高明樂歌辭士備八能樂合六變**纓綏**郭有道碑文天下雲會纓綏之徒**景從**賈誼文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屈戾**集韻屈戾前後相躡也屬足**文鋒**劉長卿贈別韋翬詩心鏡萬象生文鋒衆人服又按張說姚文貞公碑有云學音扶沒文**一篇跳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末孔疏此爲後年修成法常繼前年之末刃攢植文鋒迅驅

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是傳寫者失之也**龍文**楊愔傳字遵彥兒時風度探敏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謂人曰此兒驹嵩未落已是我家龍文後當求之千里外**後門**南郭泰機

金　**辟灌**張協七命楚之陽劒乃鍊

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厶庵厶庵況厶庵尚不及數乎

祓禊 陸雲贈顧尚書詩五篇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茲靈祇降神四瀆炳靈**蓮峯神女漿** 虞荔鼎錄宣帝甘露刻其文曰露表云神漿可以延年**天酒** 又虛思道賀甘露表云神漿可**掇流味** 九戶之前華山有蓮花峯**笙浮邱公** 接上嵩山後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 鶴首南賊以鶴**嚴谷乃登之清嘯也** 竦韻竦齊書張融傳然其傳音振邁鳴節竦韻或當**末極亦已極其所矣** 茫茫世說衛洗馬珧初欲渡江形神慘**茫** 顏語左右曰對此茫茫百端交集**塡胸** 晉阮籍登廣武楚漢戰處**羞塡胸** 廣武晉阮籍登廣武楚漢戰處**行貌屈原** 離騷**蜷局顧而不行** 枌榆漢書高帝置枌榆社於新豐後同里之人皆謂枌榆**蘇詩付與騷人發嘲弄** 方軌東都賦豈特方軌齊驅晉書文苑傳序西都賈馬擢靈蛇**羈而絷之** 晉書文苑傳序總論后辟**齊驅** 晉書文苑傳序**絷弩** 晉書文苑傳序**于掌握** 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絷檠**春秋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藻詠** 號都賦圖以百端綜以藻詠**孟銘篆著乎壺鑑藻詠** 高允答宗欽詩藻詠風流鄙博論觀德王位登台衮慶**心已悟** 台衮北史豆盧雄傳論寔仁厚之所致乎**崇流後嗣得茲寵祿** 崇

世說衛洗馬珧初欲渡江形神慘語左右曰對此茫茫百端交集 晉阮籍登廣武楚漢戰處**羞塡胸** 晉阮籍登廣武楚漢戰處**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蜷局詰屈不行**枌榆漢書高帝置枌榆社於新豐後同里之人皆謂枌榆** 晉書文苑傳序總論**方軌齊驅** 晉書文苑傳序**人發嘲弄** 方軌東都賦豈特方軌齊驅晉書文苑傳序西都賈馬擢靈蛇**羈而絷之** 晉書文苑傳序總論后辟**齊驅** 晉書文苑傳序**絷弩** 晉書文苑傳序**于掌握** 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絷檠**春秋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藻詠** 號都賦圖以百端綜以藻詠**孟銘篆著乎壺鑑藻詠** 高允答宗欽詩藻詠風流鄙博論觀德王位登台衮慶**心已悟** 台衮北史豆盧雄傳論寔仁厚之所致乎**崇流後嗣得茲寵祿** 崇

祖之於豫州 南史垣護之傳**徙豫州刺史** 南史垣護之傳**子崇祖有幹略** 南史垣護之傳**護之謂之門宗** 南史垣護之傳**於太傅** 晉書謝元傳字幼度少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 幼度之**蟬蛻滓濁** 後漢書陽球傳亦有筆不點憤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思蟬蛻滓濁**高箱** 後漢書郭丹傳**贊少勖志仕** 高箱**終乘高箱** 高箱**白屋** 說苑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摧橦海賊決帆摧橦** 摧橦**青霞鬱抱** 江淹恨賦鬱青霞之奇氣入修夜之不暘**金錯我金刀** 金錯**嫋嫋揚子方言** 凡好而輕者謂之嫋**錯刀嫋嫋** 嫋嫋**閶東河濟之閒謂之嫋** 速藻**作舊宮賦** 序璞嘗**嘗有速藻舊宮何其淹乘** 文心雕龍煅歲**洪煇管吐文心雕龍煅歲** 洪煇**煉年煉年奚能喻若** 刻葩同夫**神匠** 斲弃刻龍**同乎神匠** 斲放瓊瑤**金簡青玉爲字編** 青玉琢文**以白銀皆璨其文** 寒悴**白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也案卞劉卞** 末行**束晳傳晳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道揆而通士不同處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李商隱詩謝傅門庭舊末行** 張衡之仙詩**賢** 韓昌黎孟郊墓誌銘曰先生爲詩**纔解鉤章棘句** 晉書文苑傳序總論**餐防風七日之香** 金鑾密記白居易在翰林上賜防風粥一甌食之曰香七日**會昌一品之集** 唐書藝文志李德裕會昌一品集二十卷通志一品集鄭要爲之序皆會**昌制誥表狀外內** 悠繆諛詞**冊贊碑序文也** 悠繆諛詞**世說孫綽習鑿齒並行綽在前謂曰沙在後習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一作王文度范榮期** 穢粃**雄文非桓譚不知揚雄傳贊紐言嚴尤閻雄死謂言** 穢粃

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
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此雖覓非王筠不能讀梁書王筠傳約
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
讀至雌霓連拖約撫掌歎伏忭曰僕嘗恐人呼爲霓蘭
成周書庾信傳蘭成射策之年小
名荾有天竺胡呼信爲蘭成德祖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典略
曰臨淄侯植與楊修書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
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
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
禮曰卿何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
定吾文者耶僕嘗歎
此達言以爲美談

陳藹人詩序

自四聲肇始韻事方滋百緣叢生溺音騰沸要歸於暉
麗萬有獨瑩心靈停雲繞風不必號鐘濫脇也吹葉嚼

蕊無取夔吼鵬爭也韓非云豔采辨說揚子云綠衣三
百色如之何知此者可以讀陳子藹人之詩矣藹人少
席華胄壯飲香名息土人姣有嫣族大擁書靈檀之几
角藝長楸之街吐文萬牒莫非夜光淬鋒十年鬱成宵
練固已極旭歷銳銀之志將以贊密清鳥奕之休而乃
胖跋不前魚登厲困飛蓬作鬢詩草爲袍言愁則金幾
年年吐恨則春蠶寸寸不無勺藥有待經冤況以通侻
風裁便嬛逸思爲洞簫作謚取腰鼓纏身鼎祉環開甕
精鱗萃花飛釧動夢窄春寬得無一聲河滿輒呼奈何

十里前溪偷歌阿子至若文簫靈匹鴛爵芳緣善法堂
開楞嚴眷集通梁語於華髮天上證蘭因於耨達池頭
瑤想瓊思流波不息金迷紙醉綺緒紛來閒作麈詞半
歸側體逮乎紡磚別鶴金屏擁愁以玩婦高柔作誄亡
孫楚雖復金釵阿杜難解胸春繡褓舒祺祇增眉繭是
又歌離弔夢望窮紂絕陰宮唾月推煙恨裂坤靈扇牒
者矣於是摛風裁興效騷命篇根情苗言孳甲新意或
金相玉式豔溢錙豪或霜辛露酸聲逾脆竹此蓋都尉
鴛鴦之什展商曲清聲而非魏收蛺蝶之儕掉蓮花輕

薄也今春子聯藐金閶出觀瓊什拊髀雀躍勸付琬鐫
藹人方且黎收以辭憐懱而謝謂翡翠蘭苕之製慮薔
薇芍藥之嘲幾將以歌詩高厚自繩引開卷王昌爲戒
則豈不知宓妃嫉女誕詞也而三閭以忠稱浩水育魚
麗語也而甯戚以行顯平子樸學數詠美人休奕直臣
善言兒女賦朱幃者泉明乃高士作金樓者蕭繹實眇
僧廣平梅花昌黎銀燭致堯骨鯁寄意香匳和凝俠腸
託詞帷薄司馬之鉛華寶髻大范之濁酒殘鐙忠簡黎
渦歐陽江柳歷檻前哲綺障如斯類皆眞宰不存翩其

反矣藻詞誦喻又何傷焉彼區督溝猶矜激偏解必謂屏閉色於紅紫耀正采於朱藍作法秀之訶爲泥犁之警則是康成所謂曉一孔之人而彥和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譾言未終徊徨已失用排目論付彼手民爲玉臺作序

四聲梁書沈約傳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溺音騰沸文心雕龍樂府篇自詣聲浸微溺音騰沸暉麗萬有梁書鍾嶸傳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曰欲以照燭三才暉麗萬有獨瑩心靈梁簡文帝玄圃園講誦序曰興藻井獨瑩心靈停一慚於雅序飛蓬作鬢青草爲袍詳逢上宰相啓膏沐之末則青草爲袍金線年年秦韜玉貧女詩苦恨年年金線爲他人作嫁衣勺漢平張子思玄賦心經冤蜿蜒馬融長笛賦經冤蜿蜒通倪志王粲傳劉表其若湯通倪韻會倪音貌魏上林賦靚妝刻飾便嬛綽約漢書音義如淮南子修務訓鼓琴者期於鳴廉隅以察貌寢而體弱通倪不甚重也便嬛上林賦靚妝刻飾便嬛綽約漢書音義如淮南子修務訓鼓琴者期於鳴廉隅以察貌寢而體弱通倪不甚重也便嬛上林賦靚妝刻飾便嬛綽約漢書音義如淮南子修務訓鼓琴者期於鳴廉隅以察貌寢而體弱通倪不甚重也

雲繞風迴曹植名都篇關鷄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雲繞風迴翠駕停雲號鐘灩脇淮南子修務訓鼓琴者期於鳴廉隅以察貌寢而體弱通倪不甚重也

修營而不期舊唐書黃帝爲警衛故捆旋濫脇號鐘夔吼雕爭舊唐書黃帝爲警衛故捆旋濫脇號鐘夔吼雕爭鼓有虞夔吼雕龍文心雕龍鼓有虞夔吼雕龍

豔采辨說引韓非子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綠衣三百色如之何

雜子不可以經聖典華胄何昌寓傳爲吏部尚書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鷺後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華胄何昌寓傳爲吏部尚書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鷺後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華胄何昌寓傳爲吏部尚書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鷺後有一客姓閔求官

寓圖扇掩口而笑曰遙遙華胄壯飲香名李白以弱植早飲香名李白以弱植早飲香名李白以弱植早

飲香名息土人姊家語息土有嫣族大左莊二十二年息土人姊之人美有嫣族大左莊二十二年息土人姊之人美有嫣族大左莊二十二年

滕侯使敬仲爲卿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爲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嫣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八世之玄觀手鈔謝靈運傳奇鍾陵西山有遊帷觀每聞不後人演其聲以爲阿子歡聞二曲又前溪歌者晉車騎將軍文籍裴啊傳奇鍾陵西山有遊帷觀每後莫之與京玄觀檀几之几上有文字隨意所及文籍往觀一妹甚麗吟曰若能相伴住有書生至中秋車馬喧闐太和末有書生至中秋車馬喧闐太和末有書生至中秋車馬喧闐太和末

字輒形隸篆眞草亦如人意讀書倘忘一句一字無沈玩所製文籍往觀一妹甚麗吟曰若能相伴住有書生至中秋車馬喧闐太和末有書生至中秋車馬喧闐太和末有書生至中秋車馬喧闐太和末

不現出寶匱則百事可鷄彩鷺生意其袖仙植足不去妹亦相盼相引

至絕頂俄有仙童持天制曰吳彩鸞以私慾泄天機罰爲民妻一紀滿後乃與生下謫滿後召爾詰

鮑參軍分味沈約爲頭東絃上果承旨芳緣法苑珠林仍利

有七市天人天女化來

觀樂第五名華曼市

人俱後食居忉利宮有一小室窗牖煥明器皆金紙

光塗四壁可觀親見之時語人曰此室暫憩耳豈

令人金

迷紙醉

側豔

奮書書溫庭筠傳能逐

迷紙醉側豔之詞爲側豔紙絃吹之音後

紡磚

詩載弄之

甄也箋紡磚其所綴緝也

別鶴

瓦傳瓦紡

有事於紡綴也

崔豹古今注商陵牧子娶妻

五年無子父母欲爲改娶妻

中夜悲嘯牧子感之作別鶴操

金屑

伏知道爲王寬與姊義安玩婦

書順撮金屑與令悲摧玩婦

高柔

隋書高柔聚泰山胡撫氏女姿容滿

惠柔既罷令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

孫楚

孫世說

妻亡爲詩悼之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

金釵阿杜

於情情生於文見此使人增伉儷之重

南史周盤龍傳上送金釵十二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阿杜

難解

舟胸春

易林解我胸舒

胸舒祺

國策趙左師觸龍謂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

眉薾

陸龜蒙詩雙眉初出薾兩鬢正藏鴉

葛歌

離弔

羅隱詩話總龜崔徽歌羅鄧山有六宮第

庚琴樂序七絃淒涼使我眉薾哥哥離弔

羅虯有

動歌

離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爲改娶妻

悲嘯

絕陰宮

眞誥闕陰宮名爲紂絕陰天宮凡人初死

者皆先詣

垂月推煙

李商隱詩垂月推煙

此宮受事

坤靈

商隱詩坤靈倚陶穀清異錄朱起有邪思道逢青

倚陶

之契有總總司總納其

之以有之浩浩乎白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魚水喻人配偶

敷當台者頌鴛鴦瞰下

管子桓公使管仲求賢仲曰世人陰陽

曰是坤靈翕了凡訪寵

文心雕龍宗經篇文心雕龍以此自藏人皆不見

裁興

訓同書摛風裁興與

摛風

薬離誦喻

效騷命篇

騷命篇詩者根

定勢篇效騷命篇

白居易曰詩者根

者必歸騷逸之華

根情苗言

情苗言華離實義

李甲

新意

文心雕龍李甲

新意雕畫其辭

金相玉式

文心雕龍辨騷篇贊豔溢錙豪

同上辨騷篇贊豔溢錙豪一作毫

都尉鴛鴦

李陵贈蘇武詩昔爲鴛鴦

王和學士閨情詩啓李都尉鴛鴦之詞

華髮

法苑珠林仍利

漢書李陵傳說帝以爲有廣之風拜爲騎都尉

清聲

張衡觀舞賦

清聲而長歌

魏收峽蝶

北齊書魏收字伯起昔

爲鷩峽蝶楊惜恩出其短往復數次收忽大唱曰楊

遵彥理屈已倒惜從容曰我納有餘暇山立不動君

遇當途恐翩翩遂迸注當

蓮花輕薄

江總詩長安年少多輕薄清異

途者魏翩翩者峽蝶也

錄輕薄

金閨

吳志金閨門外

金閨亭

在閶

蓮華吉也

拊髀雀躍

按拊髀雀躍見莊子外篇在宥十一云將東

拊髀雀

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將拊髀雀躍而

遊黎收

傳敎舞賦曒曒畎畎奇態而拜注奇黎

收言舞罷斂容態而拜也

憧憧

魏都賦弛

氣離坐憧憧

憧而謝注面色變黑不前也

翡翠蘭苕

杜詩或有翡翠蘭苕上未詳

翡翠

新意雕畫其辭

文心雕龍雕龍以此自藏人皆不見

摛風

文心雕龍摛風裁興與薬離誦喻

文騷命篇

騷命篇詩者根情苗言

李甲

文心雕龍宗經篇文心雕龍以此自藏人皆不見

浩水育魚

管子桓公問論詩詩有情芍藥舍春泣無力薔薇

芍藥

元好問論詩詩有情芍藥舍春泣無力薔薇

薔薇

高厚之詩不類

王昌

詩話總龜崔徽歌羅隱詩有

高厚

左傳歌詩必類齊

王昌

曰十五嫁王昌李邕吐而

去慮妃娥女

離騷求虙妃之所在又見有娀之佚女

三閭

王逸注楚辭序屈原

三閭大夫三閭

自序云屈原

爲三閭大夫掌王族三姓

浩水育魚

管子桓公使管仲求賢仲曰世人陰陽

之職掌王族三姓

浩浩

詩有之浩浩白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魚水喻人配偶

水管仲不知孟中食而慮之婦子曰詩

之曰浩浩者

咸有伉儷之

楔學

漢書儒林傳上曰吾始以尚書爲

咸有伉儷

思故陳此詩

楔學

楔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通從寬受

曰是坤靈翕了凡訪寵

問一篇寬

美人

女選張平子四愁詩一思曰美人贈我金琅玕

倪寬也

美人

我金錯刀二思曰美人贈我貂裘

三思曰美人贈我貂裘

貂裘

徐陵玄字伏奕傳

四思曰美人贈我錦綉段

休奕直臣

詩長樂府其明

月吳楚等歌皆言閨情而爲司隸
貴游景福亭陽生風年益以悼
亡坐汎清 南史梁后妃列傳元帝徐妃無容質
悉以白欣 金樓 南史梁后妃列傳元帝徐妃無容質
不見帝於帝二三年一入房妃以帝
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妝以候帝見則大怒
而出妃與後堂瑤光寺知遠道人私通帝左眙譽季
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太清三年適令自殺妃知不免
乃投井死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又南史梁元帝紀
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鑪
稱託生王宮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襲戶幔有風
因祖武帝意感幸之采
女夢月墮懷中遂孕 寄意香奩 滄浪詩話香奩集和凝之詩皆祺褚
脂粉之語 有香奩集 和凝 倚腸 金唐詩話貴後嫁其名於韓偓之 寶髻
司馬光西 范仲淹蘇
江月詞 濁酒 幕遮詞 江 文心雕龍見
情采篇填宰弗 上摛風注 區脅 漢書五
存翩其反矣 藻辭譎喻 文心雕龍 行志貌

言視聽以心爲主四
者皆失則區竊無識 溝猶 荀子世俗之溝猶瞀儒囈囈
拘愚也瞀暗也 囈囈囂之貌 屏間色於紅紫耀正采於朱藍 文心雕龍
情采篇正采耀乎朱
藍間色屏於紅紫 法秀之訶 涪翁別傳時李伯時
曰子設想不離馬腹當墮牝馬腹中伯時乃改而畫
佛山谷喜作豔詞上人訶之山谷曰不過他生墮馬
腹耳秀曰豈獨馬 泥犂 翻譯名義集地獄梵稱泥犂
腹當墮拔舌獄 更笑春風 一孔 禮記反古之道注謂曉一孔
柳絮狂 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 而彥和
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 文心雕龍知音篇各執
變所謂東向而 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
望不見西牆也 譎言 作者廣韻譎言遁言也 知目論
史記越世家齊使者謂越王曰王知晉
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手民 清異錄木
匠總號運

金之藝又曰馬腹何愁兒上法
手民手貨 馬腹何愁 秀法 蛇珠在握 魏志陳思
臨淄侯植與楊修書當此之時人人自謂
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 君如溫尉將
金荃命名 唐書藝文志溫庭
筠金荃集十卷 我愧徐陵爲玉臺作序
隋經籍志玉臺新
詠十卷徐陵作序

元南林詞序

紗廚夜靜雲閒流璧月之輝花徑人來袖底出金荃之
集謂謝傳中年多感祇憑絲竹傳將謂周郎少日知音
試盥薔薇讀去於是關關送客翦燭開編摘寶蕤之干
行勝珍珠之百琲淒切則乳鶯雛鳳華年彈錦瑟之弦
豪雄則鐵馬金戈壯士下銅琶之淚鏤心貯雪嚼齒生
風拈豪而海水羣飛擊節而天葩欲散織綃泉底去塵
眼中夫何愧矣慨自讀曲人稀倚聲道廢情殊杜牧豈
解傷春客老何戡誰工作譜溫魏三於筵上冷落紅牙
弔柳七於風前淒涼仙掌豈非其風肆好何爲響絕人
寰得無不平則鳴要在情鍾我輩元君南林以吐鳳之
清才值雕蟲之多暇桃波柳浪春題漢上之襟蠟淚爐
香秋動畫堂之思碧雲日暮未免有情紅豆江南詎能
無贈況復平子工愁馮唐寡遇跳雙丸於天上白髮催

愁關八米於風檐寄衫殢夢瓊樓玉宇空翻水調之歌
斜日西風怕聽山陽之笛此所以湯休寫怨色雖好而
非淫中散揮絃琴以哀而愈促者也獨是秋雁橫汾李
嶠應呼才子春風紅杏宋祁曾號尚書宮中噪元相之
名塞外播稼軒之曲固知搓酥滴粉合翱翔供奉之班
不則縱酒判花亦跌宕笙簧之座而柰何鶴只語寒蟲
惟習苦似近彈棊之局心最難平渾吟伏櫪之詞壺眞
欲缺君誠好事恍留遙響於鈞天僕本恨人忽觸前塵
於昨夢憶賤子垂髫之歲正家君作宰之年焉支塞上

漢月臨關拓跋岡頭秦雲壓幕時撫懷於秋色亦莫按
夫春情往往墨染弓衣黃衫停舞箋分紈帕紅粉驚迴
南山射虎調拈馬客之題北里停驂句入鼗弦之譜迨
乎琴鶴東還鷓鴣南向吳宮花草不解埋憂山下蘼蕪
誰能繭忍溯醉紅於綺歲酒冷香銷託望帝於鵑聲弦
幺柱促撲金鈿而無緒看紅蘤以奚堪今誦新篇恍逢
故我相見爭如不見倍添美人芳草之思言愁我始欲
愁能無病鶴傷鴻之感所幸白社依然黃花無恙偶緣
星聚得識眉山須趁月明同酬子野但風流之足樂即

頗領以何傷檀板節而銀箏調峭曲聲而鶯簧卷他日
秦青按拍冀裁蜀錦以酬歌此時劉白傳觴且作漢書
之下酒
甫止齋云賓主錯綜無一筆漫下是選體得古體結
搆者故節愈高神愈遠但以壯麗目之猶屬皮相
此乾隆辛亥歲客頻州時作甫徵君止齋極賞之予
以音調入時詞滑而氣薄久屏不存今止齋已歸道
山念良友之云亡感知音之永逝不忍終棄聊復錄
之并係止齋原跋於左以無負故人見推之雅云自記

紗廚王建詩青山疊月高啓詩狎客掩幛碧紗廚疊月詞陳疊月詞金荃見陳讓人詩序謝傅晉書王羲之傳謝安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正賴絲竹吳志周瑜傳瑜少精意於音樂有陶寫周郎顧誤必知之知之必顧曰周郎顧寶薤千行韓愈謝張籍詩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珍珠百琲水香凝記石崇屑沈上使所愛妾踐之無跡則賜眞珠百琲若有跡者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鐵馬金戈李嚴吉諭梁書毒手尊拳交相眞珠鐵馬金戈于暮夜金戈鐵馬踩踐於明時海水羣飛揚雄劇秦美新神天葩欲散虞集詩藏藥寶函歇靈繹海水羣飛天葩欲散騰玉氣說詩瑤席散天織綃泉底謝靈運神記南海中有鮫人水居如魚不蠶績機織常寄去賣綃路去沈珠以償葩倚聲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客老何哉劉禹錫與歌者何戡詩舊人惟有何

戴魏三道在魏野贈北都妓女詩君爲北都妓魏三我是西州熟魏三柳七江南逈志柳七在江南逈志生張八我是西州熟張八屯田郎柳永墓在儀徵縣西七里山下新城王士禛分甘餘話屯田郎柳永墓在儀徵縣西七里山下新城王士禛分甘餘話以爲王和甫葬之於仙人掌並有詩云江鄉春事最以爲王和甫葬之於仙人掌並有詩云江鄉春事最堪憐寒食清明欲禁煙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堪憐寒食清明欲禁煙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其風肆好詩小不平則鳴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情鍾我輩世說王戎喪兒之王悲不自勝山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吐鳳西京雜記揚雄著太玄經夢吐白鳳漢上之襟唐書藝文志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溫庭筠余知古蠟淚爛香紅溫庭筠詞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未免有情世說衛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曰對此茫茫百端交集荀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紅豆江南詩話王維有詞云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李龜年於湖中筵上歌之平子工愁後漢書張衡字平子由機密出爲河間相郡中大治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馮唐王勃滕王閣序馮唐易老雙丸杜牧詩一笑五雲溪上日月十經秋丸日月十經秋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六米廬郎或謂米當作采詳見困學紀聞卷二十第二十九青衫白居易琵琶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瓊樓玉宇蘇詞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只恐山陽笛向秀思舊賦序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其後各以事見法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清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秋雁橫汾李嶠山陽之舊居秋雁橫汾李嶠應呼才子唐書李嶠字巨山少時夢人餽雙筆自是有文名天寶末明皇乘月登花萼樓有進李嶠水調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祇今汾水上年年惟有秋風雁飛帝凄然曰嶠眞才子也春風紅杏宋祁嘗號尚書古今詞話宋景文過張子野家將命者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在乎曰內應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宮中噪元相之名舊唐書元稹傳稹樂曲穆宗嘗稱其善宮中呼爲元才子塞外播稼軒之曲辛棄疾有稼軒詞搓酥滴粉詞話左譽字與言與錢唐名妓及帷雲翦水滴粉搓酥皆爲穠作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對供奉班唐會要每遇入閤差二侍御史各綴供奉班縱酒判花官班共爲糾察杜甫詩憶昨從容侍衮龍韋莊詩到處因尋綠病習苦鮑照歌行參蟲避茶堇習苦不言非似近酒一生惆悵爲判花彈棊之局心最難平李商隱詩莫近彈棊局中心最不平又曰玉作彈棊局中心亦不平壺眞欲缺晉書王敦傳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遙譽鈞天西京賦天帝說秦繆公秦穆公夢天帝奏鈞天樂僕本恨人江淹恨賦前塵分別事垂鬟魏志毛玠傳垂鬟作宰執簡累勤取官作宰王勃滕王閣序家影事垂鬟君作宰路出名區漢月臨關王昌齡詩秦時明月漢時關杜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杜弓衣六一詩話蘇子瞻於清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黃衫唐書禮樂志明皇嘗以馬百匹施三重榻舞傾杯數十曲樂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文玉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樓下紈帕詩話唐學士善賦詩者宮女以扇以手帕索題之紅粉驚迴本事詩杜牧爲御史分司洛陽李司徒大開筵席女妓百餘人皆殊色杜瞪目注視問李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

李俑而笑諸姬亦皆迴首破顏杜自飲三爵朗吟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琴鶴宋史趙抃知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鷓鴣舍經鷓鴣音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聽鷓鴣吳宮花草不解埋愛李白詩吳宮花草埋幽徑山下靡蕪誰能蠲忿古詩上山采靡蕪下山逢故夫無下山逢故夫蠲忿蠲除也鄭玄詩坐中蕭條康養生論合懽蠲忿萱草忘憂李善注山神農本草萱草一名忘憂酒冷香銷曹唐小游仙詩香銷酒冷玉爐寒睡不覺七真歸海中程垓詞賜禮酒尊難盡開香篆易銷望帝鵑聲蜀記昔有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化爲子規子規鳥也蜀人聞子規鳥皆曰望帝也李商隱詩望帝春心託杜鵑碧血化爲燐急絃促柱變調改張陸機文賦急絃促柱變調改張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爭如不見詩話總龜後漢侯瑾雅善琴賦弦么柱促理爭賦

名公大拜妨上而不能用客謝之曰卅開盆唱燭影搖紅詞問何故曰幾回相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

言愁我始欲愁晉書王濛傳濛子安期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病

鷓張籍詩夕陽悲病鶴霜氣動飢鸛

中時乞星聚續晉陽秋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淑父於市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頴頴何傷屈原離騷長頴領秦青列子薛譚學謳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響遏行雲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蜀

墮名酒又曰鶴鳴

徐企范詞序

白端伯編雅詞鯛陽輯復雅倚聲一道率崇標格泥犁治音草堂僑體條瑕蕩垢若振楩楠焉其弊也夷詔無節皮傅相因排焦鏤脆既涸其心波峯芳擷腴徒襲其郛郭盤脫何取粟陳可噬閒或矯之又流靡岩燕女溺志不登於大晟猛起廣賁有乖於小雅分流僭馳於道益俏去此兩失方足言詞鼠山徐子企范健庵司寇裔孫也三戟望峻九能學成出其餘波韻諸比竹漱海雨而入頰劑江流以澼腸過雲雲停鼓宮宮動鳳鸞孤則潛蚕語砌抒騷屑則寥摛唳秋年年木瓜之山酸心自領

寂寂然鐙之灶有油難明往往十斛量愁一升儲淚其或酒香黏袖人嬌當花左徵揚而右宮沈命嚴奏而使叔子看朱成碧狂言展其眉清判白批紅秀語尊乎山綠亦復箏牀箋落棃頰渦生要指劇鐲心神疏瀹靈府蝶不墮於馬腹雅不類於虎賁鉤弦而爪甲塵清按拍而纖腎影雕舉秀翰瑕庶幾近道矣君嘗謂予一生趨詣首在玉田予竊疑焉夫玉田以烏衣貴游摛白雲麗藻屬丁叔末寫厥牢愁感深者語長弦急者柱促君蟬嫣鼎望遭際昌期會當獻頌夔歌朱鷺譜簡簫之奏中

堇韶之宮豈與夫眇睇山河聊浪琴酒者同年而議豐
碻哉嗟乎五百車歡喜之九情緣曷極廿四官眞靈之
座慧業誰多所願清角調高紅杏聲貴雲門舞而箏琶
洗咸池陳而鞮鞻和於以揮綽三雍襄佐七德紹庶家
乘協律太常則是編猶椎輪之始也

端伯黃叔暘花菴絕妙詞選序　同上復雅陳氏
曾端伯所編樂府雅詞　鯛陽居士所編

吳詣無節　漢書賈誼傳　禮樂記宋音
吳女溺志　燕女溺志

宋樂名　猛起廣賁　禮樂記祖厲猛起奮末
分流　崔琳傳琳與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
儛駘三戲　崔家張儉等儉兄弟三人

明皆立戲稱三戲張家　九能　詩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旅命器能
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
能此九者可以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過雲停　列子
善歌能使聲振林木響遏雲　秦青
停驂潛停雲詩序思親友也　鼓宮宮動　淮南子調絃
調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　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
試調琴瑟而鼓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則他
商應之　潛蚕　李洞詩苔砌塔陰蚕　木瓜　李白詩客心正酸
濃朝回尚叫蚕　楚更對木瓜山

然鐙古樂府然鐙不下　叔孚　宋玉笛賦命
灶有油那得明　嚴春師叔子　看朱成碧　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誰知
心眼亂看朱忽成碧　判白　李嶠洛陽名園記
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　秀語奪
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賤　莊子故
乎山綠　蘇詩秀語　黎頰渦生　王周詩黎
奪山綠　頰抹生紅　靈府　莊子不足以

滑和不可入於靈府注　靈府者精神之所宅也　媒不墮於馬腹　見陳譜人
詩序注　舉

喜九眞靈　陶宏景有眞
靈位業圖序　揮綽三雍　莊子黃帝曰夫至樂
悠揚發越之意後漢儒林傳初
建三雍注謂辟雍明堂靈臺也　椎輪之始　梁昭明太
子文選序
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宿有椎輪之質注呂向曰椎
輪古棧車也書斷夫椎輪爲大輅之始以椎輪之樸
不如大輅之華

雅樂精義後序

嘗讀班志藝文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師中趙定紀述
其鏗鏘制氏竇公布陳其爪指樂書之獻頌頌聖經自
古籍湮淪史志龔繆揚箏擘阮之事濫列乎儒家伶工
技師之言錯附於經術識者興歎於道悖矣逮考鄭子

敬氏書目謂儀注不得附禮編年不得附春秋後之樂書宜各爲類直齋陳氏遂援斯義凡諸琴說退置雜藝之前以姬孔之雅弄下儷巴渝昧牙曠之神解概同部伎道藝不分古俗淆亂偏激之論甯復有當乎我外大父蔡能一先生玄漠秉質恬敏宅心辭榮就枯削迹捐勢豪筆西邸開爲鄒枚之遊繫情北山力謝孝獻之辟獨以覃思研究琴旨上探空積忽微之數下及摟撝撰捋之法因流泝源斥哇去鄭彙集成說蒐爲全編總統古今辨析同異末附新奏所謂神而明之之事樂出於人之譜錄所可齊眡也伯仲兩舅嗣芬早世兆蓀生晚未瞻西州顧於騎竹之年獲聞折蒭之訓矣我母氏慧發髫齔智周徽章在野之馬帤中之牛離羣之羊登木之雉審其和繆鳴其廉隅得物符手得手符物椓心羊體獨精其傳春徑晝淑秋堂夜闌風暄拂巾月大當戶茗甲欲坼鑪香方酣拄指鉤弦輒作數弄愔愔乎穆穆乎導和宣情悟靈感物信然哉嘗手是書顧而嘻曰此攫醳之津梁雅歌之統會昔濟南弱女能傳父書陳留

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 竇公 同上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書錄解題目錄類鄭氏書目七卷莆田鄭寅子敬以所藏書爲七錄云音樂類題曰劉歆班固以禮樂著之六藝略要皆非孔氏之舊也晚得鄭子敬氏書目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今從之而著於子錄雜藝之前 部伎 唐六典凡大燕會則設十部之技於 西邸 齊書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 鄒枚 漢書梁孝王文帝之子也竇客有鄒故屬 技進 莊子養生主庖丁爲文惠君解牛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今臣之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墨客 宣和畫譜宋迪客暘人以進士擢第爲郎嗜畫好作山水運思高妙如騷人墨客登高臨賦當時推重往往不名以字顯謂之宋復古 筝人 李賀詩我金西州世說羊曇少爲謝太傅所重知太傅亡羊屢經西州門羊不覺至州門因大醉不由西州路嘗因

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誦曹子建詩曰騎竹青書殷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去　騎竹　浩傳桓溫每輕浩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劉禹錫詩騎竹兒新童折　折楊雄方言傳曰蔡母之怒子也雖折竽教在中也　在野之馬窮

中之牛離羣之羊登木之雉管子凡聽徵如負豬豕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窮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鳴其廉隅淮南子山桐之琴潤梓之腹雖鳴廉隅修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鼓琴者期於鳴廉隅修營而不期於濫腸　得物符手得手符物　張仲才文始眞經所以悲號鍾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　嵇心羊體　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揮從之學特寫其妙齊竟陵王子良嘗置酒後園有謝安鳴琴在側揮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

臻羊　體　秋堂　西漢叢話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昧白居易詩八月秋堂琴　攫醳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驕忌子曰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　欽欽　詩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吳志朱然傳然內行修潔終日欽欽　參我晉書孝友傳王裒字偉先痛父死非命隱居教授讀詩至裒裒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我之詩　宅相　魏舒傳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甯氏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　廣陵絕弦　嵇康傳康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　散將刑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從吾學廣陵散　六藝之略　漢書藝文志劉

送尤祖望學博薦鷹入都序

夫繁弱登御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而降神之曲成士有懷幹翮備方圖日下綮爛部分如流陵雪褒穎貞柯於焉振芳練素表名油帛因之書績吾友尤子祖望殆其人歟夫其黃中通理潤古雕今肘書一壺吐文萬牒凡夫天口聖譯之製瑰偉連狖之文四聲八病之詩五角六張之賦罔不溺苦於學瓏玲其聲儻試席而孤罷隱叢繪國圖而天馬在手試僕射策杜正倫誠好秀才署行義年丁子禮得冠貢籍遂乃圖橋觀聽觚稜對揚亞賢良科作文學掾非補屨以干將實開瑩以荊玉

也獨是文者身之藝藝優則幹局疏筆者情之苗苗繁則智源涸刳心焠掌之士難與識韜謂振翰摛藻之才不可論衡摘其有彈豪落紙槃槃鴻章而又當官理人衍衍辯舉自非齒角兼與誰復白黑分明而祖望則大夫九能君子不械精越暝士迂嗤槧人李普濟程材入麤入細管夷吾用智一龍一蛇短檄召而青油開長史辟而丹籍判黑頭王掾廣宣六條詔書白馬公孫總說數曹吏事花飛牘背風旋筆端視夫蚴蟉階閭芙蓉官冷此家琉誕不中功曹人世婆娑祇堪碎職豈非俊雄

者熱烈幺麼者芻微鳳舉鴻翻青雲貴自致耳何怪乎三蟬八座虛襟而款賓王十緊六雄交贖而推齡石也哉維若雍敦牂之歲祖望登上計之章列焚香之表擢諸比校舉任典城蓋將以甄賢能勵綱佐也論者謂抱龍淵椎成之資天流虹電奏苓落朱干之曲子有簫韶金馬嚴徐待子久矣何必汲汲驅鹿車馳耶不知柜格之松依乎日月不若取以蔭塗也吉雲之露盛以琉璃不若濡以被草也彼夫蕭杭作相郁樸登朝轉恐立笮懷甌陸沈自隱豈若一城如斗史書大大之功五等爲

侯手造元元之命鴻烈之言曰以所修而遊不用之鄉猶樹荷山上而爵火井中也祖望其知之矣於時素秋屆節天風隕霜爰飭裝衣爰祭軌道衡流方羊將泝北而上烏雙鳥東來人看短簿一時西笑盡望長安小侯入覲六弢金版之才天語臨軒一丈緹油之錫由此拜牏壤綰銅符領第一清助登三化報二十七最署三十如此

重陵雪窦頴貞柯於烏振芳 宋書陸徽傳字體雪窦頴貞柯必振尊風賞流清源斯挹

黃中通理 易君子以黃中通理

北史文苑傳序潤古雕今

附書一壺 王嘉拾遺記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古雕今有所未遇二人出肘書二人出肘壺中有黑汁閻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如純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蝌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吐文萬牒王充論衡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始雨天下大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其

後降神之曲余翮蜀志糜竺傳竺兄弟容成見世說注引翮敦雅而翮非所長備王彧傳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時中山王勗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曰下燦爛周書裴寬傳寬弟漢字仲賈理識明曉決斷如流相府爲之語曰曰下燦爛有部分如流蜀志李嚴傳嚴字正方諸葛亮與孟達書部分如流趣舍罔滯正方性也裴漢其見重如此

吐文萬牒天口聖譯之製王符潛夫論夫聖人爲天口賢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瓌瑋連犿之文莊子其書雖瓌瑋而差而諔詭可觀四聲八病文中子李百藥見子而論詩子不下之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齊若損觚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嬾眞子錄五角六張此古語也謂五日週角徧六日遇徧六張此不成開元傳信錄天寶初元遇張徧此兩日作事多不應開元傳信錄天寶初元宗幸華清宮劉朝霞獻溫泉賦上奇之將加賞中有五角六張句命改去朝霞不肯上遂停賞曰眞窮薄人也瓏玲其聲揚子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瓏玲其聲者其質玉乎注玉之瓏玲其聲亦猶君子清泠其德音孤雛隱叢坐試席深叢見孤雛韓愈寄崔立之詩傲兀絵國圖而天馬在手梁書裴子野傳敕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眞諦手爲天馬鼻爲仙源集仙錄楚莊王時有乞食翁歌曰洼滴晨案天馬來詣太眞家乞食翁者西城眞人馬延壽周宣王時人也天馬手也以手按鼻下杜絕百邪李商隱爲瘞人上翰林蕭侍郎啓手爲天試僕射策北史杜銓傳銓族孫正元少馬心繪國圖試僕射策傳家業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惟正元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元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遲期將盡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徧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

杜正倫 隋書杜正倫字慎徽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以文章才辨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楊素負才傲物正倫詣謁酬對無所屈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召正倫使作賦援筆立成異之因令擬張衡南都賦上甚加賞遂停賞曰眞才子也李百藥見子而論詩子不應我其未達歟嬾眞子錄五角六張此古語也謂五日週角徧六日遇徧六張此不成開元傳信錄天寶初元遇張徧此兩日作事多不應開元傳信錄天寶初元宗幸華清宮劉朝霞獻溫泉賦上奇之將加賞中有五角六張句命改去朝霞不肯上

龍一蛇管子先王貴當貴周居者不出於口不見於
邑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耶一則爲龍一
則爲蛇睑人行藏
元機故曰元化　青油古云樂談笑書油幕　丹籍
趙冬曦詩學開丹　黑頭王掾晉書王珣傳珣與謝玄
版籍名與石渠賢　六條詔書蔡質漢儀詔書舊典
同謝掾年四十辦能
使節王掾常作堅頭公　刺史班宣周行郡國
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　白馬公孫魏志公孫
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師不省　瓚傳瓚爲
遼東屬國長史乘白馬又選數十　白馬義從爲橋其異之相告曰避白
馬長史又按傳
法與略同瓚性驕每自謂不
當網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　蝴蝶階聞邁
容齋四筆朱載上舒州梅城人爲黃州教授有詩云
官閒無一事蝴蝶上階遲　共蓍官冷南史蕭緬與王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
其選庾景行汎漾水依共蓍侍其麾也此

家疏誕魏志杜畿傳注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
有舊署爲功曹常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
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畿　人世變變
讖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畿　人世變變　梁書止足
之陶季直引年者也高祖時敦
焉比夫懷祿貪寵婆娑世則殊矣　砰職北史劉
舉孝廉射策　徵傳降情　鳳舉鴻翻周書
甲科歷碎職　匏徵汲引擇善蜀徵　沈重
傳高祖徵之曰不意
所望舉鴻翻　詩雲史記范睢傳須賈曰不意
南史何戢傳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曰
臣與王儉既已左珉若復加戢則入密便有三蠭
十緊六雄戰國策蘇秦陳六雄之利害以拒秦又按
水而沈也又史記東方朔傳詔拜爲郎時坐席中酒
酣據其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　陸沈
功元元之命鍾七濟檄蜀文庶宏文告之衆
元之命書張九齡傳六合元元之衆

縣命於縣令宰生於刺史鵷烈之言子猶南國語駟見子產而願寤爰祭軹道周禮夏官大馭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軹鄭氏曰軹車軾前也杜子春讀軹當爲軛衡流方羊左傳衡流而方羊稱本作方羊方又讀如謗雙鳧仿徨乎無爲之側崔

聲聞得目論約有數端蓋可得而言焉或謂莊揚墨晏家各殊科厥范嚴徐致難合轍以彼雅文辯慧遜思雕華不以之篤承明侍溫室潤色鴻業校理祕文而乃呢其活人於其悅情也信其和度天張能解必不閃撿以訾以走風塵陳掾而領赤望能無崑岡玉賤鵲抵生愁枳棘風多鴛飄起怨也乎且夫錦不爲帽者才之限戈不春黍者器之殊今之令長古異清流上仰宣明之面則腰笏趨之下迎陽橋之魚則扱綸吸之山民樸而市民玩絲慮其芬一清望而二清才躭其鵲君以風逸煙高之致讀司空城旦之書未免埃壒嫌煩神鋒慮峻

蕭育是杜陵男子何肯詣曹裴秀寶儒林丈人不習爲吏但使哦松習牘拄笏看山庭延風月政倦戴星詞吐虹霓訟難掃電此則絃歌雖奏轉來諮詠之聲桁楊不施無當亭疑之法是又官方所排進而執友所憚除也凡此蘧言要皆讕語侔色揣稱蒙竊惑之夫目上耳下哲士之鑒澄轂圓軫方通人之用大子曰元慮速捷中叡外明古懷抗雲書眼若月無三矍五交之失有專分致眾之心不軥錄以檢身竊比和者好粉傅跡弛以諸世非同怠政曰穠今者低頭入中依方銓引試當官官辦作夏雨雨人何羨乎清蓮何嫌乎凡悴是故於其測交也信其獲上於其鑒古也信其燭機於其毫士也信其活人於其悅情也信其和度天張能解必不閃撿以苟全金心在中必不愉薾以尸職佳乎吏也侯其禕而蒙則更有進焉者非於策名之日先爲招隱之詞實以投分之深常有停雲之戀尚當徽明未耗譽業方籍最報吳公祠留石相遂迺絳霄在望黃鵠高飛理東山之舊懷踵南瀕之逸志一行鷗侶猶後之往夢亟尋七里鶯花春餘之墜歡再拾豈非落落焉其有風飆者哉我

之懷矣異乎人斯借曰贈言如是而已若夫瑯琊之淺利韞櫝者貌爲篤誠計階級之崇庳量壤土之肥瘠謁府則頭搶據案則心盲種蠱自跳網蛛坐結必沾焉反以杜畿爲疏誕斥王衍爲清談是自處於桎梏疏屬而笑夫帝之懸解也眾客聞之盱衡而笑三爵既盡四聲遂歌即用荒言以爲前馬計送行詩若干首詮次於左

赤牒舊唐書劉祥道傳父林甫貞觀初遷吏部侍郎時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援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萬餘人張籍詩老句林甫隨材銓擢咸得其宜選人城中作選人除板魏書

世宗紀景明二年詔曰州府佐史除板稍多方成損弊無益政道　弭楫陸雲頌弭楫水泄瞻仰山川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寂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詩話仙心明文心雕龍稱妮妮後漢書中山簡王焉傳稱撫塵東方朔與公孫宏書大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百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歡哉又應璩與曹公牋昔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　鬻至顏延之皇太子釋奠會鬻成詠劉峻廣絕交論雞人始唱作幔仁幔集抱智鬻至鶴鬻成陰　魚游認隊韓愈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　麥風白居易詩麥風吹冉冉蟲蟲穆公主傳下嫁王子高有撫壁之好　呢喃陳摠史記貨殖傳赤望唐縣有赤理祕文西都賦啓發篇章校理祕文　呢喃卜居陳摠殖下七等之差　昆岡玉賤鵲抵生愁鹽鼓緊上中以三昧風多後漢書仇覽傳王渙謂覽曰主簿閣陳元過不罪而化之得毋少窮鵲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所以為鸞鳳者以其能高遠也渙謂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志耶愈詩鸞飄鳳泊拏虎螭錦不理祕文西都賦啓發篇章校理祕文　為帽者才之限晉書裴頠傳人各有能有不能豈可以為帽戈縮中之好莫過錦不可以為帽戈

不春黍者器之殊荀子不道禮慮以詩書猶以指測河以戈舂黍也　之面宋書劉穆之傳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已至江陵與顏竣書曰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齊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　迎陽橋之魚說苑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陽之術有釣道二馬請以送子子賤曰奈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鱸也其魚厚味宓子賤曰諾於是至單父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鱎一作橋　民樸荀悅申鑒皇民敦秦民弊民樸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　清才魏氏春秋孔融有高名清才射鵰其鶚禮記射者如射鵰其已之鶚　風逸煙高文心雕龍才雕龍驚才風逸壯志雲高司

空城旦之書 史記儒林傳竇太后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以司空城旦書乎又陸游詩眼讀司空城旦書　**埃壒嫌煩** 班固西都賦軼埃壒之混濁　**神鋒慮峻** 楊炯碑文蓀子制之天骨亮拔神鋒太峻蕭育是杜陵令名臣傳論之道也

男子何肯詣曹 漢書蕭育傳字次君望之子爲茂陵令吏民左右吉令諂後書育曰扶風多豪右吉令詣之事子游去　**莊子**　**西山** 風月　唐書令狐楚傳以左拾遺貶江州司馬曰西山風月水中爲風月主人幸甚

政倦戴星 說苑亟馬期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訟難掃至趙將以測交　**壺士**　**壺漿**

電 宋史錢勰傳復知開封府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縱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誠堪笑雷驅信可憐　**答詩**　**筒** **亭疑之法** 史記張湯傳張湯爲廷尉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注亭平也均也使之平疑事也　**懣**　**悵** 太祖嘗謂宰相曰近朝臣能進是謂真懣言也謂語士實義實宦賢也　**無謂語諸弟不能及** **俾色揣稱** 謝惠連雪賦授簡於司馬大色揣稱之象　**籥**　**貳之** 揚子雲長楊賦蒙籥或爲　**耳下於潮** **轂圓軫方** 子華子夫子而轂圓者也　**通人** 論衡博覽古今者爲通人

中叡外明 劉劭人物志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　**書眼** 宣和書譜羲之七學則知用乱以求古人庶幾其子獨獻之能副其　**三翼五**

乎瞻汰以言乎子路曰請以吉以頤地耳

韓愈進學解計頭搶戰國策布衣之怒亦之崇庫頭搶貲之崇庫韓愈與李浙東書當今盲於心盲韓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日爾禪阮籍大人先生傳不見蝨之處禪乎蝨乎敗絮自以為吉宅也然炎邱火流焦城燬都羣人網羅挂冠而退時人笑舍為蜘蛛之隱沾沾史記魏其傳沾沾自喜杜畿見送尤祖學清談晉書王衍傳出浦元城令終日務亦理而縣桎梏人以是為已桎梏耶帝之懸解莊子德充符不知至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曰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

約園刊本 空四明叢書

注盱張目也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漢書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謂舉眉揚目也宇林曰盱張目也荒言韓文莊生以荒唐之言鴟前馬為夫差前馬

錢可廬徵君六十壽序

緬惟泰上成鳩之族紲道以修齡殷家斟雉之賢研典以度紀其時暝蹎職植滔固龐鴻無康篤以祝曼延嘉頌以光魁碩洎圖雅歌夫稱兕遷書紀其眷藹義取媚茲事殊覽揆歲歷綿曖俗尚伊優乃有盍介僎以騰觚繡聲帨而致語緗豪領滿即曰綺季之儔霞漿手劑動侈祈淪之齒是為蔓辭修襮飾走肉以佺喬華說媥嫵

攷墜文鄱陽開明古讖科木畧郅之字關睢離黍之詮亦韓說稍繁而爾雅多略先生蒐百代之遺說掇兩京之緒言匪直采鳴鳩於荀卿證碩鼠於甯戚鉤彼陋宏農之注譚兮引幠令之篇要使微學匡扶佐義荃於劉氏異聞羅絡補詩故於廣川爲詩古訓十二卷又以學覽潭奧孔徒纂其源爰歷讖殘清河摭其緒而犍爲文學名在而籍淪江都祕書音存而注軼乃薈粹墳典鉤稽緗繩擴景純之拘識嗤蘇敬棋檙之疏作稚讓之功臣絕柳卯桃棃之舛爲爾雅釋文補三卷廣雅疏義二

十卷唐釋元應有云說文在漢字止九千六文挺生代加繁廣是以江式論書之表致辨於魏甑謙中銘墓之碑力爭夫魏魏抗心睎古必宗汝南尚已然法求尉律僅舉方隅學紹永元未稱統括先生究八體之宧奧積二紀之勤劬匯往牒而證義奚止持弓舂橐之文本古讀以審音并糾神石羽鹽之失驗唐初之善本最好同聲訂宋代之新增緐纔別體類斯旨要十例攸分彙次糾紛鈲擬匪易官儀不爽體原於應劭衛宏碑拓堪憑證及乎蕩陰酸棗爲後漢郡國令長攷一卷至於巴西載筆裁斷略擅三長河東引書遮羅殆逾百種而蕞殘玉屑亦待補苴巇抵隙乘不無棨校爲三國志辨疑三卷下至蠙匡鄙諺貍首吐詞狁吽大隱之諧落索阿姑之詬悉爲推求雅故剔抉淵源閒介婁羅入深昆謝其洽孰爲說文統釋六十卷庚言未已乙部尤精

寧之掌錄突欒卿潤助景文之筆談爲邇言二卷猗歟盛哉是皆採窪前聞洮汰後惑禮堂寫定之本萬流仰爲山淵玄亭解劍之編六際歸其緻橐浮滄升嶽方魁士而無慙書肆說鈴見大師而坐廢此雖鳳輝隱曜麟德寡諧發策決科羌數奇於秋賦併名比牒僅一應乎徵書而董綬儒梟劉臻漢聖學林捧手寰海承風傳五經六緯於緇壇名高汗竹萃三才九疇於逢掖貴壓台槐漆園所云鴻儒金玉先生之謂已且夫述學者以門業爲歸衡福者以倫常爲大兄儒語難休無論郡下封軺殿頒梯几細陽太尉將講藝於賢館士止續學於選樓不又河漢之於逕渭乎此其難及者三也福兼百順之名椿陰正茂譽有億齡之播葉秋中尉定傳於京兆以視南郡長郎僅摛華於魯殿崇碩三兒萬錢足敵桓君章句仲恩將繼於太常騶氏春符宜吉此其難及者二也況乎鄧侯諸子六藝分通戴氏專精典素答樊英之拜氣總祥和筮焦贛之爻占朱黃

元和重席侍中會論經於正日盈庭鷹牘臧綰稱師異日舒翹韋匡繼跡例茲榮遇三壽可卜於作朋即論光名五福已徵其戩穀今者曜躔析木候啓玄英歲符甲子之周辰值庚寅之降高陽里彥攢弁如星通德門徒聯裾成幄均將駐義轡肆賓筵酬圜公之樽納伏生之履下徵幃語用脩觴行兆蓀皮傳心懵膚受學陋效讀書於臼季咫聞終虛修雅拜於龐公杖函初撰欲使濡豪繪日撮壤崇山政恐賦成六合適彰劉子之愚頌到九如秖等越巫之視是用力破崖岸盡斥游談舍雲屏孝標有輒軻之戚而先生德配周安人端操有蹤善心

天保之浮夸轉盧牟乎述譔竊蘭臺儒林之旨意兼紀敘其家傳以爲傾汲郡孔堂之遺波則酈泉菊水不足當也希賢關聖域於門庭則福衛壽車若能媲也然則鋪陳鈿軸卽鴻朗之千面斟酌謨觴抵鶴尊之百酹山澤挺芝英之兆定先眾瑞而華敷鼎彝歌綽綽之銘敢首諸賢而遑引

成鴟之族鶡冠子泰上成鴟之道一於用之萬八千歲注成鴟天皇之別號也斟雜之賢楚詞天問彭鏗斟雉帝何饗些注彭鏗好和滋味善斟雉帝嚳事帝嚳瞑䫜職植文子視瞑瞑行䫜䫜子其民職職長儀周康虛也爵箋注卷二 爵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楢楘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

光傳徙爲太師稱疾辭駟馬公羊定公八年陽越下位大后詔賜餐十七物駟馬取策駟馬而出乎孟氏原注駟音埜馳衛走也珥貂宋之問詩來捶馬銜珥貂行接珥貂宋之問詩來國耆師世儒黃耆宗模照灘音書劉寶傳國之碩老家之耆師儒

歷綿伊優趙壹窮鳥賦伊優北堂上抗雛倚門邊騰觚儀禮燕禮主人盥洗升酸觚於賓注洗升酸觚於阼階之東賓注洗也今文洗皆作騰曹植古樂府騰觚飛爵鬪千同量等色齊顏繡聲帨揚子法言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聲帨言用文飾於不必用之地霜豪頷滿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求致仕表云綺季史記留侯世家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人者四人各竇嬰洞言姓名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冥

王勃秋日餞別序天璞自然地靈無對天爵孟子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金張漢書金日磾張安世也蓋寬饒傳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注金日磾張安世也金張書也

鴟年陶宏景水仙賦僉自安於蜥晷緬無羨於鴟年蜥朝生暮死不能久存蜥晷天爵丹文綠牒文心雕龍玉版金鏤之質丹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學海王嘉拾遺記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貫串韓詩試學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貫弗注弗音拂如以肉貫之音彥肉九流漢書敘傳劉向司籍九流以別注應劭曰九流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凡九家藝文志諸子十家可觀者九家而已義府左傳詩書義之府也義府則也羣輔錄天下忠試賓遊平玄天黃露半合卽醒手斛詩小雅賓載手拘注拘讀曰斛說文挶也玉篇

天下義府　孔文舉　儒宗　漢書劉向傳　後漢書馬融傳　陵山原注皋　牢猶牢籠也聲聞之壽　徐幹中論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　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　眉黎　揚子方言眉黎耄也北鄙曰黎宋衛兗豫之內曰耄秦晉之郊陳兗之會曰耆鮐　挑張　蜀志鄧志傳權與亮書曰丁玄挑張上注孫權蓋謂丁玄之言多浮躁也　德若谷　老子第四十一章上德若谷注不德其德無所懷也　大方無隅　而不割　五官技　管子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　九行臣　拾遺記黃帝使九行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爲九德之臣　八疵戴安道於元流鑽堅研微晉書虞喜傳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　君魚　孔叢子左氏傳義詁序孔叢字臣瓚宋祁筆記易家有蜀才史記有幸問孔君魚注孔奮字君魚　安麓簡　晉束晳傳太康二年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遭明乃往讀之　王嶷或言安麓王家得竹書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嶷數十車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闕不復詮次晳在制作得觀竹書隨疑分析各有義證　春卿緝泰　見經跂睫案序緝泰注　武安槩　史記田蚡傳封武安侯學槩孟諸書注孔甲槩孟二十六篇兼儒墨名法　三摹九据　漢書食貨志學六十宗後漢書計之事六十宗魏三摹九据　揚雄傳旁則　六甲五方　漢書甲五方

道聞遊贊　漢書鄭康成傳北海高密人大義而已　鄭君作答　後漢書馬融傳融答北海太守陵山原注皋　牢猶牢籠也聲聞之壽　徐幹中論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　休義據通深獻王耽詩　漢書河間獻王好古實事求是　修　羊質傳　詩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孔子刪詩授卜商卜商爲之序以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作訓詁傳以授毛萇按據此傳爲亨作文獻通考孔穎達詩正義四十卷其自序云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魯詩轅固齊詩韓嬰燕詩趙人毛萇河間獻王博士毛公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　三家寢佚　隋經籍志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訓詁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三家皆列於學官齊氏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買崔集異　毛詩賈逵異同崔靈恩集註　關雎　臣瓚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伯喈未詳所出鄭漁仲六經奧論三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以關雎爲

康王政衰之詩揚雄曰周康之時關雎曰康王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缺本之衽席　關雎作　黍離　詩攷黍離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後妻之詩作黍離之詩　孝子伯奇其弟伯封作黍離之詩　韓說稍繁　漢書儒林傳韓嬰孝文時博士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韓異　也魯齊多略　中說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　鴟鴞荀子雨祝面明耳不聰而聰臃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碩鼠　宋洪容齋四筆五甯戚飯牛歌高誘注全引碩鼠三章光爲可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云歌碩鼠也鄭箋貌韓詩作鄭音同鄭卓也爾雅釋詁鄭大也郭璞注云鄭義未聞　鸞兮　正俗一鄭詩野有蔓草零露湑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爲之溥

字讀爲圜圓之圜按呂氏字林雨下作霣訓云霣陳拯孫書證辨題小學類字林五卷晉檢令呂忱撰

劉氏詮文選李善注引劉芳毛詩義證撰今不傳隋志劉芳後魏太常卿廣川詩故書錄解題二卷廣川詩故四十卷董逌撰其說毛鄭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詩異者亦兼取三家不專毛鄭以廣見聞續似經義考云佚學覽譚奧

學覽者之譚奧

孔徒文心雕龍雅爰歷篇魏書江式傳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收爲孔徒之所纂

文學典序錄郭璞傳璞字景純注雅疏引舍人云按經緝徐陵玉臺新詠序開玄標帙

景純爾雅別爲音義圖譜藤數柯植

散此緝羅

正學紀聞卷六之廿二然爾雅不釋蝗字祥妄功書不見楊慎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臣張揖字稚讓清河人魏太和中官博士柳邵桃棻

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今惟廣雅存

嘉業堂叢書　明嘉靖本　紹興府志刊本

見困學紀聞卷十九

字止九千　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九字止也

鮮巧言爲辯小兒爲孺說文字止也

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鼓三字也　謙

中銘墓書錄解題復古編二卷吳興道士張有謙之撰有專本說文書林據毋碑魏字山汝

中撰有專本說文書林據毋碑魏字山汝

後漢書許慎傳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　閻學紀聞

尉律試八體原注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及書僕誣

律試八體原注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及書僕誣

陵哲昆南唐書徐鍇字楚金廣陵人與兄鉉齊名

小學著說文通釋繫傳

破其遺文多散佚至宋太宗雍熙三年鍇兄弟奉敕校定本進上計相去約四十餘年洽孰後

紱始復校成定本進上計相去約四十餘年洽孰後

書鄭康成傳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頻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開宗之乙部緒晉

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開宗之乙部緒晉

書李充字弘度爲晉作郎分與籍爲四部五後

經爲甲部史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賦爲丁部班沈

漢

如涪蘇林　並魏人

華嶠傳嶠以漢紀煩穢起

漢後書袁之袁宏傳撰後漢紀三十卷隋經籍志後

漢書一百三十卷吳興謝承撰後漢記六十五卷晉薛

瑩撰顏監意懷　顏唐書經籍志漢書一百二十卷顏

師古注後漢書一百卷皇太子賢注　蒼

雅史記自序旁究蒼雅翠琅李商隱上河東公啓必貢乎

鴻筆麗藻刻乎貞金翠琅　倣放

晁氏讀書附志西漢刊誤一卷劉攽撰困學紀聞卷十三第十元圻按攽字貽孫其書云

伕略見於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靖

靖　俟宋史藝文志余靖漢書刊誤十卷張俟漢書刊誤四卷

又按余靖爲刊誤備列先儒姓名二十五人　蟻車高

師古所列二十三人外添師古及張俟也　似

孫史略初范曄令謝儼撰後漢書志搜次垂畢會司

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志乃補注司

馬續書史通書志篇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

其法局就爲藝文志續漢已遺祖述不暇外

篇二秦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于光武終於孝獻綜為紀志傳凡十三篇號曰續漢書平原八志一百八十卷按其自序云司馬續書總乎洪邕華服之本郎依董蔡所立儀記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范志全缺序例所論頗褒其美迺借後漢書文以合范氏前志注以補之分為三十卷邊延後漢書蔡邕傳邊韶字孝先桓帝時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又延篤傳篤字叔堅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條篇撮旨錄其後劉向之子歆及諸好事者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閒猶名史記漢書藝文志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帝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臼水眞人後漢光武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之其後劉珍等撰東觀漢記一卷補遺一卷漢官儀故事四卷書目錄漢官舊儀一卷補遺一卷漢衛宏撰原本久佚永樂大典錄出所記西漢典禮本曰漢舊儀後來輾轉傳寫與應劭漢官儀混淆為一遂妄增官字於書名中非其舊也

六譙隱館叢集注 卷二

約園刊本

綏銅章秩六百石後漢書蔡邕傳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百官志注官儀不爽後漢書隋曰巴西晉陳壽字承祚巴西閬中人故事四庫全書目錄漢官舊儀一卷補遺一卷漢官儀撰原本久佚永樂大典錄出所記西漢典禮本曰漢舊儀後來輾轉傳寫與應劭漢官儀混淆為一遂妄增官字於書名中非其舊也巴西載筆漢末曰安漢隋曰巴西晉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張華愛其才舉孝廉除著作郎撰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三長史通世言三國志善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三長唐書劉知幾傳曰史有二長才學識兼之河東引書百種史通世言三國志善以裴注為本宋書裴松之傳松之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時已表注陳壽三國志松之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隋書劉臻傳臻於兩漢書齊名也儒梟誠者儒梟之流也漢聖蠹殘玉屑見選注解承後漢書董春立精舍遠方門徒從時人稱為漢聖捧手謝承後漢書董春立精舍講堂鳴鼓三通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問難者百餘人承風家語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是以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蠅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邯鄲淳笑林魏文帝以二字反切一字淄西湖志餘杭人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聲者如以秀為鄦淄是也景文筆記一卷翰林學士宋祁子京撰祁謚景文後漢書鄭玄傳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皆腐敗不得不於禮堂寫定禮堂寫定後漢書陳元傳洗沐發學者之累惑定傳與顏延之詩庶士其人萬流顏風萬流仰鏡六際鵷冠子原聖心之惡六際作裁六際而不紋

首鄦諺貍貍首檀弓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斑然貍首之斑然狌吽見漢書東方朔傳落索阿姑龍子增而虐兒婦諺曰落索阿姑顏氏家訓婦人之性率閒介婁羅困學紀聞十九閒介出馬融長笛賦阿姑閒介婁羅之儀婁羅之辯閻按日知錄婁羅蓋聰明才敏之意一作樓羅蘇鶚演義曰樓羅者幹辦集事之人笑巒容齋隨筆世人語音有以切腳而稱者亦閒見之於書又史中如叵為不可團為笑巒是也鯽鄦淄是也景文筆記一卷翰林學士宋祁子京撰祁謚景文後漢書鄭玄傳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皆腐敗不得不於禮堂寫定後漢書陳元傳洗沐發學者之累惑定傳與顏延之詩庶士其人萬流顏風萬流仰鏡六際鵷冠子原聖心之惡六際作裁六際而不紋雜家類宋書錄解題書錄解題雜家類宋

注六際浮滄升嶽揚子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峐巍也況介邱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魁士呂氏春秋達鬱士不疾學而名人生於疾學者未之有也書肆說鈴法言好書而不要諸仲尼鏡鈴也原注有也書肆說鈴法言好說而不見諸仲尼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台大雅鳳輝賈誼弔屈原文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七命沖漠忽忘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魁士呂氏春秋達鬱士不疾學而名人生於疾學子舍華隱曜秋賦宋史選舉志寶元中詔州縣立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併名比牒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以書戒子曰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注比牒猶連牒也原注併名謂也併名齊名也

四海承風五經六緯東書學記尋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台
槐晉書良臣曰晉氏中朝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博大眞
人莊子闕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門業南史賀琛傳梁武帝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徐勉曰琛殊有門業兄儒弟墨莊子而緩爲武達文通齊書王僧虔傳檀珪與脩書曰僕一門雙丁兩到梁書到溉傳時以溉文通乃忝武達雖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故也比之二陸故祖贈書曰魏氏重雙丁儀丁寬俱有文才人稱雙丁復以凌寒竹又魏志丁儀丁廙俱有文才人稱雙丁質直稱仕至侍中三老景通授班史舊唐書景通傳秦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云景通爲大秦君暐爲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宏正發易題陳書張譏傳天嘉中譏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宏正第四弟宏直亦在講席譏與宏正論議宏正乃屈宏直危坐風聲肋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宏直曰今日義集羣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公不得有助劉孝儀黃經相
勵梁書劉潛傳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兄弟相勵勤學徐伯珍白首同歡南齊書徐伯珍傳少孤貧書積十年遂究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兄弟四人皆白首時時爲四皓本年年八十大小之山南史何胤傳胤字子季胤二兄求點本年四十小陸氏東西之屋世說補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號云戴頒子三兒皆任參佐廨中三閣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朝陵峻節貲厥揚芬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同縣孟氏有女擇對不嫁父卧問故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後乃更椎髻荷畚而舂鴻曰此眞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大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婦具食舉案齊眉挽車修義司隸清風婦桓少君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又關爲侯薦子鄙脗公府至司隸夫之嫡妻曰女君夫之嫡妻亦曰女君賦撲棄於王陽漢書王吉字子陽乃東鄰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以啖吉乃去婦前後相謝里共止之因問請吉今還婦里中語曰寧家有勃去婦東家有腐腸於馮衍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衍與婦弟任武達書馮衍傳妻羅氏紲富后如得心事事愜賜十通恥有高情與炳協契序恩隆好合道忘擯棄端操有躁

南史宗炳傳妻羅氏紲富后如有高情與炳協契序恩隆好合道忘擯棄端操有躁擾於馮衍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諺曰寧家無婦東家有子語曰寧家有婦東家有子衍與婦弟任武達書心曰
窮方言善心爲臧獲司馬遷傳夫臧獲婢妾之人是也若僕之不材材音才善言爲窮臧獲若僕之不材材音才云爾也之閩閩奴曰臧罵婢曰獲青裙押佃五代史楚世家周行逢起於行伍性勇敢果決死夫人嚴氏諫行逢怒嚴氏給曰家田在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強民請從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壽酒稱慶行逢大悅典素北史高道穆傳道穆多致零落可令道穆邀之卒無留意典素典書紙素多致零落書樊英有疾妻遣樊英下牀答拜問英下牀答拜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樊英之拜後漢書樊英傳初英下牀答拜陳寔怪問之英曰妻齊也供奉祭祀禮無不答鄧侯諸子後漢書鄧禹傳禹子十八人皆自首時時爲四皓本年年四十教養子孫法與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三兒宋書恩倖傳戴法興興二兒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與好學山陰陰後世法戴碩三兒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號云戴碩子三兒皆任參佐廨中三閣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朝陵峻節貲厥揚芬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同縣孟氏有女擇對不嫁父卧問故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後乃更椎髻荷畚而舂鴻曰此眞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大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婦具食舉案齊眉挽車修義司隸清風婦桓少君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又關爲侯薦子鄙脗公府至司隸夫之嫡妻曰女君夫之嫡妻亦曰女君賦撲棄於王陽漢書王吉字子陽乃東鄰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以啖吉乃去婦前後相謝里共止之因問請吉今還婦里中語曰寧家有勃去婦東家有腐腸於馮衍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衍與婦弟任武達書馮衍傳妻羅氏紲富后如得心事事愜賜十通恥有高情與炳協契序恩隆好合道忘擯棄端操有躁

其既攻榮大受順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
成十二篇吉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按桓郁
父子爲太常南郡長郎文選注王延壽字文考有雋才父
狀延壽因韻之以獻其縉學見贈汪禮祭統福
父父曰吾無以加也逸欲作靈光殿賦命延壽往圖其
者百順之名也億齡晉書樂志保萬壽延億齡柳宗
元考門銘建此碑號億齡揚芬葉語難
休淮南子稱譽葉郡下封軺漢書平帝紀徵天下通
語至今不休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所在後漢書戴憑
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重席侍中習易正旦朝
賀帝令說經者相難語義有不通者奪席憑不窮戴侍中韋匡漢
遂重坐五十餘席語已解經不窮戴侍中韋匡漢書
元帝本紀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
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注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
玄英酈雅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甲子之周范石湖詩祝
我噴週花甲子庚寅之降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攢弁如星詩會弁如星
通德門徒後漢書鄭康成傳國相孔融告高密縣曰
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修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
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曰通德門園公等傳序漢
興有園公綺里公夏黃公角里先生鷹受學陋東京賦若客所謂末
者也讀書於曰季咫聞終虛國語文公學讀書於曰季咫曰吾不能行也咫聞
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杖面初撰周禮秋官伊耆氏
讀爲祁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之有司以此面藏之既事乃授之繪曰通鑑晉王
去稱帝求唐舊臣梁遘蘇循詣行臺循歔欷李存勗欲
筆呼萬歲晉王大悅賦成六合
北史劉晝傳制一旨賦呈魏收而不拜收怒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
文又思於六合越巫之祝史記孝武帝紀令越巫立越祠而以雞、
策二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汲郡孔笁陳書江總姚察傳
名山石室之紀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郡泉菊水風土記南
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奧徧探坎井蠶
陽酈縣北水旁悉芳菊賢閼漢書董仲舒傳大學者
水極甘香飲者多壽賢士之所閼也錢起詩
幾年深道要韓愈進學解舒傳大學者
一舉過賢閼聖域優入聖域福衛壽車清異錄太
餌鍾乳者登芝英宋書符瑞志芝英者王者親近耆
福衛壽車清草木方
英生綰綽銘困學紀聞卷八之三十一博古圖晉姜
郡國綰綽銘鼎銘用斷綽綰眉壽伯碩父鼎銘用所
馬百祿眉壽綰綽孟姜敦銘綰綽眉壽石湖云似是
古人頌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
顏氏注綽緩引嗈即嗈也梁制令僕中
也亦謂延長嗈引丞各給威儀十人武紘繡皆呼
入殿門嗈至階
江甯金石志序代
古者銘勒金石質之乾坤不刊之典鑱刻是賴而山谷
遷貿剝蝕無時於是振奇蒐古之士網羅散佚紀載興
焉子尾犧尊甄邯威斗敦高之細寶均瑰琳豈況垠堮
所泐義倣槐眉宮剎所遺文禪竹素千劫炳然耿光丕
顯者乎原甫永叔明誠伯思凡諸篇集完缺具存至若
紀方隅儲掌故地專乎一郡跡羅乎千禩著於目者自
宋北平田概京兆一錄而外作者用希陳暐吳中新編

祇載有明無當稽古近惟葉封嵩陽集記盧牟該博爲世所稱金陵帝王故宅貞珉翠墨應倍他州鍛牧礪牛存者什一某君抱彥遠之悶讀居建康之右壤剔隱搜遐排崮磨厱學夫親耡樂石挈葦異文小不遺瓦磚瑣不遺韻語上溯嬴漢下泉宋元椎拓所及悉歸掌錄具登文字例沿乎鄱陽閒附參稽核逾乎夾漈物質有時而盡斯卷歷久不渝其視鄒髯趙崡之史籍隸西秦地多古刻難易不侔用心蓋彌瘁矣猗昔鄴中宮觀洛陽伽藍東京夢華桂林風土雖有輔於翰藻政無涉於學

林方聞之儒窗舍彼取此抑又聞之元代徐碩撰志嘉禾稗禍一門卷至十一攄幽抉粹識者趨焉世不乏隙思王象之其人者例斯譔述引而伸之廣徵勝流各事剞劂山巖屋壁所祕必有盡發其藏者於以證延閣之墜簡裨內史之方書是編非層冰之積水歟

振奇中說揚子雲古之振奇人也　甄邯威斗南史何承天傳嘗開得一銅斗有栖承天司此亡新威斗玄武湖遷古塚塚上賜之一在塚外一在塚內時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大司徒必邯之墓俄又路塚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贈汪孟慈序

冬官之工三十築冶梪桌段桃韋裘鐘幒十者獨以氏稱鄭君謂人以事名氏與世業雖在曲藝緒必有承語其煒赫則伏理之於湛曹充之於褒王吉之於駿桓榮之於郁此析經之重光也談之啓遷彪之啓固察之啓思廉德林之啓百藥此研史之累徽也乘皋掞辭羣紀敦行莊胐標華善邕稽古此又文苑之門基學林之弓冶也終文之綸漆園所美視士事火廣川所稱父者矩子者孳奉承續行因而非創蓋於道也易於理也恆焉

光累徽晉書韋謏傳謂伯陽曰我高祖重光累徽我曾重光累徽按伯陽謏子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子固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顯其業顯宗召除蘭臺令史使察之啓思廉唐書姚思廉傳思廉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初察在陳吏部尚書姚察傳察之子思廉陳亡入隋詔聽續高祖卽位改著作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

德林之啓百藥唐書李百藥傳百藥隋內史令德林子也所撰齊史行於時按蓋承其父之業

乘皋漢枚乘字叔淮陰人景帝時宏農都尉察之子皋字少孺年十七上書梁共王授爲郎

羣紀世說陳太邱子紀子羣並有高名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莊胐傳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胐得父膏腴父善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數百卷文藝傳李善邕揚州江都人淵洽邕傳其門基陳書陸瓊傳從祖襲業號文選學門基歎曰此兒必荷門基學爲箕貢弓之子必學爲裘舊唐書趙道興傳太宗嘗謂之曰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終文若周奉叔榮攬萬人庶恢世業用啓後昆至於渾戎唆閼瓌頹舊勳橋梓軒輶堂構輪囷此世俗之所褻非所語於斯文也

伏理之於湛後漢書伏湛傳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曹充之於褒又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王吉之於駿漢書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邱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桓榮之於郁後漢書桓郁傳見錢序重光累徽晉書韋謏傳謂伯陽曰我高祖重光累徽我曾重光累徽按伯陽謏子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子固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顯其業顯宗召除蘭臺令史使察之啓思廉唐書姚思廉傳思廉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初察在陳吏部尚書姚察傳察之子思廉陳亡入隋詔聽續高祖卽位改著作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

德林之啓百藥唐書李百藥傳百藥隋內史令德林子也所撰齊史行於時按蓋承其父之業

乘皋漢枚乘字叔淮陰人景帝時宏農都尉察之子皋字少孺年十七上書梁共王授爲郎

羣紀世說陳太邱子紀子羣並有高名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莊胐傳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胐得父膏腴父善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數百卷文藝傳李善邕揚州江都人淵洽邕傳其門基陳書陸瓊傳從祖襲業號文選學門基歎曰此兒必荷門基學爲箕貢弓之子必學爲裘舊唐書趙道興傳太宗嘗謂之曰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終文

莊子而其子又以文注莊子之紛紛漆園史記莊子蒙人注莊子之綿漆園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視土事火　董仲舒春秋繁露爲人子者視士之事火火以謁和養長然而弗名者背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美孝之至也　父者矩子者　孳曰虎通父者矩也以法度教　奉承續行　春秋繁露父孳孳無已也　之所生其子　長之父之所長其子　養之父之所養其子　成之諸父所爲其子　皆奉承而續行之　九流　漢藝文志有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使人清虛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農家所以務本也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正名實以辨尊卑毋相僭越此其所長也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茅屋之守節儉愛人以及人此其所長也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受命出疆以專對此其所短也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三者然後王治備矣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長也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　子家而已　漢藝文志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希風　後漢書龔勝壽春人也少好學明五經通諸子百家之說勝與龔舍俱以節行稱徵聘不就勝自以年老節卑不復改志乃絕粒而終時人高其義故稱龔勝之節曰希風之流共相標榜仰鏡　晉子晏子儀表也　廣延之詩　宋顏延之詩曰晏子儀表納言轂諫其君也　萬流仰鏡　梁書馬詡傳詡字安仁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按終賈終軍賈誼　終賈　潘岳傳岳妻曰樂廣婿皆名士有俊才而官輿不過郎中令岳嘗歎曰人生行樂耳何能碌碌乃爾耶　綺年　宇文逌庾開府集序綺年玉貌　玉海齊書高帝紀上善金聲　晉書孫綽傳綽少以文義標冠一時與太原王濛齊名每作賦初構一文自謂應敵者數句輒擲地作金石聲　日開月益　山堂肆攷宋綦毋邃少與同郡鄭損俱入太學時人號曰綦毋鄭二生邃每謂人曰我日開損日益　墨車　儀禮士昏禮賓以鴈奠乃醴建柶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注建猶扱也扱柶南末袁紘爲人子者視士之事火而弗名者背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美孝之至也　父者矩子者　孳曰虎通父者矩也以法度教　奉承續行　春秋繁露父孳孳無已也　之所生其子　長之父之所長

易折中衡鑒卓越悉遵古義至於課士仍襲正義用便學林佔畢生徒人有疏解陳因坊刻多於泥沙要宜如紫陽所云卦辭略舉大綱象傳乃宣疑滯俗說陵亂複繫辭以下三卷王弼衍繁蕪駢拇枝指識者爲病嘉定陳若宏猷高恪寡素殫心道眞嘗輯疏義一書抑黜莫言演暢微旨健順明詁不侵乾坤之繫辭通固詳詮不涸亨貞之古義於經傳之界如氾畫塗如錐印泥章句沿今申析契古允俾區霿小儒闇然而服已念夫鼎祚集解派列卅五審權義海說綜百家漢唐遺文千載未墜眇茲講說誠難上方顧近儒攻經類崇漢學閻洛名理轉勘窺研斯編雖微要亦本義別子也陳君尚有四書就正錄及析疑二書其弟子王定山將彙刊問世屬予弁端或冀里鄙黃小由此以上尋祖本不狃俗傳撮壤崇山涓流益海是豈宜以簡略廢乎

鄭宗費學析傳附經文獻通考漢初又有東萊費直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文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後漢書陳元鄭眾皆傳費氏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魏王弼傳朗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以授王肅傳肅子子雍中領軍散騎常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又文獻通考漢儒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後漢書陳元鄭眾皆傳費氏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魏王弼傳朗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以授子肅子雍中領軍散騎常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以彖文言等參卦之爻凡以象文言等以參文言等參卦之爻凡以

曉孔子爲駢拇枝指莊子駢拇之作十翼駢拇枝指於德附贅縣疣出乎性又文心抑出漢書董仲舒傳推雕龍綜裁篇抑黜明孔氏抑黜百家演暢宏智傳演暢微言備陳五孝健順明詁易略例義苟應健聖主得賢臣頌區霿小儒荀子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又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鼎祚集解派列卅五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撰三十五家之說鼎祚自序稱刊輔嗣之注表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發明漢學者也審權義海又甫中蜀人房審權病易說多歧摘取專明人事者由鄭玄迄王安石凡一百家其爲一百卷名周易義海撮壤崇山涓流益海

淮海神弦曲序

淮海神弦曲者題襟先生鼠同人消寒分課詩也時維玄英急景濛汜暝誰稜生霜威凌盛沼鏡茫情馨邈撫凋年而失愉詞條繁蕪對嬴林而亦悴冥想閒作靈談是資茲邦禮秩所存昌丰所矚紀不分陰陽典不區正誕遴作神樂以代祼縣蘅繚芷緝荔丹蕉黃先生既敷祫以嘽羣客亦傳芭而舞九旻馳爽八方蠆精華鑑曖幔靈風弸而欲開清商泯堂飄雨颯以成夢明明如月山阿有人霏霏似煙景采若質文翰之事有呼嘯之偉焉煙墨所驅有碎隱之感焉閒放蕙殽陳醑肇始荊巫呵壁之問恤乎湫乎信騷人之別子矣昔巫咸降夕懷申椒而相要舒姑流泉闖絲竹而自涌感召之理通乎幽遐屬者荃集駢闐籌鳴芽蘖或此箋札達諸精祇則若瑤姬搖佩煙鬟下巡羅睺燀威弓刀自動澹菡鵁祜斯非六祝之遺乎

玄英爲雅冬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玄英爲濛汜列子曰安谷次於濛汜又選注濛汜日入處凋年舞鶴賦窮陰殺靈談晉書夏統傳其從父祠年節急景凋年靈談先人迎女巫章丹朱在中從兄弟紿統往觀入門見丹朱在中庭輕步細舞靈談鬼笑紿驚愕而走昌丰荔丹女子爭昌丰荔丹女子爭將夕降兮懷俶精而要舒姑流泉之又謂由椒其不芳舒姑泉記昔日有舒氏女與父析薪蓋山忽坐泉處牽挽不動父遽告家比來惟見清泉湛然因名舒姑泉白居易詩舒姑化爲泉牛哀病作虎駢闐翠轄駢闐王勃晚秋游武擔山寺序龍鑣闖上路之遊列槐崇闖磊落名羅睺燀威隋書周羅睺傳時晉絳等三州未都之氣下詔羅睺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於師是年秋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座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有人帶持之狀詹菡鵁祜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選沈詹災神示祥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窗風旱也策祝遠罪疾老父祝禹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祥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代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窗風旱也策祝遠罪疾

送樂元叔歸臨川序

梅熟蒸夏絲橫網天羈侶孤於餘花客愁然於朱火樂子元淑有噬指之行瑞札之寄總轡首路將歸臨川夫孫竹筍管空桑琴瑟繁指競響同聲合宣當其鏗鏘自忘和會及夫一器離則樂節詘一音暌則羣奏乖況乎形影騑服肝膽蛩駏而東羽西翼單情不雙六旦五晨獨弦無儷契闊之戚尤倍苦岑宜矣雖然河梁之義以較陟屺則輕鳧雁之情以方伐木則切樂子椓鑾懷訓於堂北堂體彰念於中閨負米道遠而陔蘭損歡上計期遙而簣翿失樂縱復握抱荊璧孕含隋珠扇馥江湖之上振聲宙合之際返原衡蘿之淵衷蓋慊慊焉馮及茲艮日附欵存什百宴爾婉婉稚孰進子舍之匜漿塤篪伯仲話已日之陳事詣山几前流水屋下鄰人牆頭夜闌而相要日父酒閒月出而未去斯垓壤之至快恬聚之極致視夫依僝韜沂波蕩綺座聞河滿而淚溢承睫眄雲停而欵息彌襟悲愉之懷相去億萬吾黨又何戚焉且夫無恆者綦跡遠遊者騷人使樂子田有負郭材同杜槨秦喟然歎曰使我有負郭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霸陵梁鴻事見錢序分張類氏家訓遺金門之步蹈鸞陵之軌遂得翦荻守畦飲谷藿照偶我年已老與汝分張莊子則夫子猶甚心惻愴數行淚下逢心有逢之心也夫

小謨觴館文集注卷二終

盋 四明薛鳥
約園刊本

第一九三册 1034 B 版

清鎮洋彭兆蓀湘涵著

清鄞　張嘉祿肖莽注

書

答汾陽李洪九進士書

月日某白離索以來南北僻左歲月易得忽復五稔虛想之積過於陵阜辛歲伍伯西來榮問遠貺發函信紙情波徐興卯兮伴侶難登再少之年拓跋關河重觸三生之夢彼汾之曲有美一人環誦周諄益增懸遲即欲吳天一角雁門萬仞雨絕雲乖庭虛情滿足下俊偉人望舊飛天衢以三十之年登進士之第燕壘泥成龍鬚功奏雖木天未上而花縣將封已償立鵠之勞可免退鷁之歎乃來書愴恨氣涌如山身登兜率陀天目豔眞靈位業正如陶侃排雲歷八重而覿一裴優吐霧見五里而嗟三既乖樂道之心亦違知止之義不宜大雅有此禍衷故略陳其愚惟君子眷焉夫慕學士以頭廳詆縣令爲畜道此晉唐之陋習非儒者之宅心但謂清職

屬官仙凡路別不知文章政事報稱道同揆厥昧由乃根立志彼自佔畢幼學考校中年即視藝圃爲榮梯擁書林作利網朝光夕露秋蟀春鷓欲得任公之大魚必以孔書爲香餌言泉沛於腕下祿火然於寸心無食熊之肥有望羊之瘦一旦綠衣通籍紅研宣豪既出泥而入脂貴依天以宅照志不遨乎食肉而禁鬱尤甘樂止在乎尋春而苑花獨麗是以得如甘醴失若秋荼枯菀攻心悲愉易狀其實蓬山雲閣蓋延良直之材東觀西清豈侈名銜之美詞頭易作史筆難操君子懷稱職之憂俗目競登仙之豔不過身依香案超千佛而名尊路近紅雲領羣眞而澤渥防風之晞五合三辰之酒萬車杏葉飛龍蓬池斫鱠稱榮炫異如是而已所謂本舛者末乖源淆者委濁可爲齒冷無足涎流者也足下書味覃心道腴澤體即區區者予畀於我何加心搖搖如旌懸詬天已晚勿忘肜豫之悔自同垂翼之傷更有片言爲君前箸夫窮經致用事豈一端學古入官任隆百里方今八埏燊晏七曜遵度足下美除不遠盥綬將膺正宜乘此泰和抒其夙抱得尺得寸著手皆春爲雲爲龍

隨方作雨拔一本之薤賢於成樗杌薄十緊之澗賢於志河渠赤望之治不必白樸之傳也寶書之貴不必縣譜之賤也一爲備位之枝宮一爲宅生之長相循良文苑何去何從是又哲人所當審擇已若僕者拙計成鳩雛聲負鳳江南草長灑西田蕪遊盼簪州之山追惟承蓋之樂塞垣風黑官燭窗紅過風渺於前林往夢斷於既寤自分爨灰耐冷柯竹誰謂貧爲轉轍之魚寒作依簷之雀菜蕪釜畔塵垢一甕甕脰廟旁晨星三五地遐心遘苦異室同用敢肆取肆其狂談幸勿屏爲怪倍士各有志任鄭禹之笑人予欲無言恃惠子之知我

離索以來 禮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注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范寧妻沈氏晨風行風猥葉落悲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絕以來於今三年 僻左傳魏文帝與吳季重書問致簡歲月易得忽復五稔魏文帝與吳質書別來行復四年左襄二十七年虛想所治僻左書問致簡歲月易得忽復五稔魏文帝與吳質書別來行復四年左襄二十七年虛想吳質書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也穀一熟爲一年虛想年不及五稔原注稔年也穀一熟爲一年虛想之積過於陵阜 晉皇甫謐幸曠書榮問李陵答蘇武書策名清時榮問休暢發答辛曠書榮問李陵答蘇武書策名清時榮問休暢發函信紙東阿王書發函信紙是卅兮詩齊風總角卅兮拓跋後魏始祖爲拓跋氏北方謂土爲彼汾之曲汾一曲 擊牲北夢瑣言羅紹威擊牲起草下筆成文 入洛之書附大

傳謂之 花縣 庾信春賦河陽一縣併是花汪潘岳爲河陽令徧樹桃李人號河陽一縣花天木 河陽令徧樹桃李人號河陽一縣花 高啓詩院門辰開官燭退鶴 左傳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又前棠獻獨立 爛白袍鶴立人五千 傳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又前棠獻獨孤尚書詩退鶴已經三十載登龍曾見一千人 愴愾 廣雅愴愾恨悲也又邱希範陳伯之書撫絃登陴豈不愴恨近爲鼠子所卻 兜率陀天 法華經若持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兩舌惡令人氣涌如山 孫權傳三區志口綺語得生 眞靈位業 陶宏景有眞位業圖 氣涌如山 陶侃排雲 晉史侃夢兜率陀天 生入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入州據上流擾邊兵潛有窺竊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裴優吐霧 後漢張皓傳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闕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 大雅夫惟大雅卓爾不羣

詆縣令爲畜道宋書縣令爲畜生道清職麗官葉夢得避暑錄話太宗敦奬儒術除張洎錢若水爲翰林學士諭輔臣云學士清切之職朕恨不得爲之又北學珣吉唐自員累出戒錢藹藹歎息因有詩之句云麗官也似眞拋卻賴有詩名台得嘗意以佔畢幼學禮樂記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原注佔視也畢簡也但吟誦所佔視之簡也考校中年禮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朝光夕露見紅蕙山房序秋蟀春鷹徐陵文春鷹始囀必具籠箑秋蟀載吟競鳴機杼任公大魚莊子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以北莫不厭若魚者言泉沛於腕下祿火以東蔗析以北莫不厭若魚者言泉沛於腕下祿火然於寸心能改齋漫錄無食熊之肥李賀詩食熊則瘦肥食蚌則瘦有望羊之瘦後漢書甄宇傳徵拜博士注柬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分肉又欲投鈞宇挑之字明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一旦緣衣通籍紅研宣豪范攄雲溪友議元丞德秀明經因以號之制策入仕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對綠衣郎紅硯宣豪各別牀出泥入脂太玄經錯於靈著灼龜貯於龜資出泥入脂依天宅照沈約爲晉安王謝南兗州章臣以萊房幼無秀業依天宅照以爲美海憑禁鸞晉史初元帝公私交窘得狨以爲禁鸞苑花欄王維詩閣道迴看上苑花蓬山芸閣舊唐書劉知幾傳當今朝號蓬山芸閣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艮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東觀唐書百官志後漢東觀藏書之室亦著作之所西清史記自序維禹浚川九州攸甯爰上中下之差志河渠司馬相如傳象輿婉嬋於西清詞頭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

如旌懸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垂翼易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百里後漢明帝紀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荀非其人則民受殃綦晏揚子君人者務在殷民舉財明道信義致帝其殃注綦然明盛晏然安和七曜遵度舊邦維新墨綬通典漢令長秦和揚子或問秦和曰其在唐虞咸周乎觀書墨綬秦和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注秦平和樂之道一本之薤後漢書龐參傳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十緊唐書百官志載定天下州爲兩也十緊府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志河渠史記自序維禹浚川九州攸甯及宣房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白樸元稹詩白樸流傳用轉新

注白樂天聚書詔批答等詞
撰有社式著明鄭氏自撰
傳弈傳弈爲山陰令歸內稱神明父子並著奇
績時云諸侯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枝官
草子和氏篇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宮原注謂非要急者樹之枝也 宅生
六合元元之衆懸命于縣令宅生于刺史 文苑
于縣令宅生于刺史 文苑傳自東漢始 拙計成
鳩自製鳩巢拙 雛聲負鳳李商隱寄令狐郎詩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江南草長 邱遲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 濺西
鳳聲實宇記夔州大昌縣西有千頃池水 官燭謝承後漢書巴祇爲分三道一道南流爲奉節縣西瀼水 官燭
揚州刺史與客暗飲不然官燭 爨灰蔡邕傳吳人有黃庭堅詩風檐官燭淚縱橫 爨灰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請裁爲琴果名焦尾琴柯亭之館 竹蔡邕長笛賦序柯亭之竹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名焦尾琴

以竹爲椽仰而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其聲獨絕轉轍之魚 莊子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河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之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爲活爾君言如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依
鷹之雀 王逞詩栖栖活計依鷹雀白冉冉年光赴壑蛇 後漢書范莱蕪長遭竊鋤不到官有時絕糧人歌之 臺駘廟旁
曰餘牛生魚范莱蕪 郭璞贈溫嶠詩及塚頃記臺駘神
廟在晉澤南 苦異岑同爾臭味異苔同岑 士各有
志任鄧禹之笑人 南史王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及爲中書郎撫案
歎曰爲爾寂鄧禹笑人 予欲無言恃惠子之知我 曹植與楊修書其言之不

老此爲中策窮士以之凡此二端要由底蘊植基不厚則進退惟谷培根既固則隱顯皆榮非迂誕之浮詞實報施之不爽也若夫七獲希心好官鋤志操僞法以求仙籙奉豚蹄而祝簿車雞毛三寸兎園一冊黃花誤讀孤竹不知問太傅之爲誰辨孟堅之非國我將愧而入地彼猶懵然坐雲是卽秋賦濫登春關竊吹魚目可混瓦釜易鳴飾金章於走肉被朱紫於行尸生同羣項之烏歿作一邱之貉古今哀哀不乏其儕得侚非榮失而何冀此爲下策無用三思足下憫我馥雲慮其鎩羽以

讀書爲紓軫開捷徑於終南舍南面之百城屏油素之四尺欲以一卷骰骰作我三冬課程是使駿愁道遠旁求縮地之方鳳苦天高降學搶榆之勢航斷港而求通塞天河而丐潤見愛則切爲謀已疏又何僊也不甯惟是夫來書戒以驚博則視僕爲汲古之人勉以制科則視僕爲忘名之輩揆之下走均有未符某束髮從師挽髽承訓裹白袍而踏省燒榼燭而晏藝倦得倦失十稔於茲初未嘗仰屋著書鑿坏遁跡侈葩華之辭流薄帖括而不事也乃足下遽以爲奇駭而陳戒良由三雉塞

以他規我竊自比於鄭僑也

正文字者惟學林漢書敘傳正文字惟學林諸生試家法後漢書左雄傳雄上言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幾乃得應之端門練其虛實原注僑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光祿舉茂才後漢書黃琬傳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

次才德尤異者非俾妄生羽毛後漢書王符傳貢士爲茂才四行非俾妄生羽毛者不復依其質幹進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衣缽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和魯公凝范曰君文台在第一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缽太公陰符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伐山刊木王伐山語伐材語如已成之杜榛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則搜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伐山謂生事也登本捐枝貢書殷仲堪傳仲堪每語子弟云珠能照乘史記田敬仲世家魏王與齊威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璞不返荊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璞玉獻之厲王以爲誑而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璞又厲之又以爲誑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使人問之曰天下非悲刖寶玉而謂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所以悲也王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羔雁以儷禽今以羔雁古白虎通卿大夫贄

乾螢不老杜詩案頭乾螢死讀書螢篝車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雞毛三寸歌書雄自劉言常把三寸弱翰藨油素四尺以問異語揚雄答劉歆書

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教田夫牧豎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諭道按詳見困學紀聞卷十四第三十九黃花誤讀文選葉星衛附注張季鷹雜詩黃花如散金按唐人以此命題試士士多以黃花爲菊台式者不滿數李白詩張翰黃花句風流五孤竹不知洪邁容齋隨筆唐白居易百年即指此也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文以爲孤竹管出於周禮正文多是不知本末問太傅之爲誰張敬兒傳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吾不識也辨孟堅之非固劉子玄古有良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眾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章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我將悵而入地彼猶憒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然坐雲顏氏家訓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秋賦宋史選舉志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魄辱哉秋賦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州長試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又按漢書晁錯傳文帝詔有司舉賢良文學之士親策詔之錯對曰今臣智等適以臣充賦不稱明詔求賢之意注賦猶言備數也昌溫祭座主顧公文三舉志制下中書省同司秋賦五掌春詮春關宋史選舉志貢院關黃覆奏之俟詔敕下關報南曹都省御史臺然後貢院寫春關散給注籍而入省謂之看關又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敕新及第進士有春關宴籥吹孔德璋北山移文竊吹草堂澀中北兵岳

契魚目豈爲珠瓦釜楚辭黃鐘毀蓬蒿不成欑瓦釜棄瓦釜雷鳴終誠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臺項之烏世說支遁王子猷兄弟還人問何如答曰一臺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一邱之貉漢書楊惲傳古與今如一邱之貉顏雲傳休奕西都賦起若翔電降若顏雲銀羽劉峻與宋元思書貿生懷琬琰而銀羽而挫鬱馮子握開捷徑於終南唐書盧藏用傳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慚屏油素之揚雄答劉歆書雄常把三寸弱翰齋四尺油素四尺以問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髓骰漢書枚乘

傳其文猷敝注猷敝厥後漢費長房鳳苕天高
曲也骫五厥切敝音講縮地有縮地術後漢費長房鳳苕天高
降學搶榆之勢莊子逍遙遊蜩與鸒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于地
而已航斷港而求通法言猶鬬港絕航而望至於海也東髮東髮而
矣就大學挽鬚杜子美詩問卑競喁仰屋著書喁魚容切衆口貌恭字
挽鬚誰能即喁喁仰屋著書喁魚容切衆口貌恭字
縣侯時元帝勤心著述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
人多不好懽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蓄書千秋萬歲時
誰傳此者勞心苦思竟不成名鑿坏遁跡注顏駕魯君欲相之使人
以幣先焉鑿坏而遁坏屋後牆也巾括唐選舉志高宗朝劉思立加
進士雜文明經頃始改爲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巾字山西通志巾字山
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中
二十里士習麻沙老學庵筆記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
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

生乃懷監本至簾前請云先生恐彫劾見尤
是麻沙板若監本則坤爲釜也序還元文
於醬瓿揚雄傳著太元法言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
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知元
何吾恐後人爲南華爲解書唐詩紀事令狐綯嘗問
用覆醬瓿也事於溫庭筠對曰出南
華齊物論非解書也綯大恚後宣宗賦詩有金步搖
未能對庭筠以玉條脫應詔上喜命處以甲科綯奏庭
筠有才無行遂不得志詩曰須知此恨消難盡孤負華陽
悔讀南華第二篇又王楙野客叢書攷飛卿集有題
李羽故里一詩尾句云終知此恨消難盡孤負華陽
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
數處所載牽有異同閒嫻辭賦吳季重答東阿王書
絕照謝隨恩被原疏大喜卒至十擲輒鞬非鬪博
非願所圖魚喁雜睨且慙十擲輒鞬非鬪博
拙南史張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傳盧矣又南史
卞彬傳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

未面自親顧墜雨秋蒂邈焉莫同伫軸深衷形留心往
豈意君子之光猥照幽寂輕昔魚網爛然先賈通素衿
假華譽誦復紙緼彌用頓言走固庸性人辱二三諸賢
相架累此者痂等耳羊公不舞之鶴自知夙明惟三益
之好政復深摯寄荆以來跡同仲宣貝書獨擁善談無
析何幸清顏密邇雙情交映是有因緣非浮寄也郡閣
蕭閒閉置頻車中新婦又素抱王微不好詣人之癖悠
爾來儀仍望諸足下昔范雲訪休源胡毋過孝孫少府
不聞見阻護軍亦自欣矚何嫌何疑而尼止車轍況徵

集非偶脫摶沙散去又隔兩塵豈不惜哉伫慰渴瓊想
無金玉鶴望圜蓋以代萱蘇

欽遲晉書刺史王宏以陶淵明高尚甚欽遲之未面自親隱士劉凱書未面如舊

雨霽似梁謝朓等朓歲暮隋王子隆風雨秋蒂隆雨秋蒂曰服義徙撫志莫從邇若墜

秋蒂晉嵇康與呂安書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疥瘡以爲痟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嵇未落者悉摘取貽邕

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雙情交映陸機贈馮文羆詩雙

客試使驅來氂毛而不肯舞

蕭子良與劉虯書但情交映遺物識心

范雲訪休源南史孔休源初到都寓于宗人少府孔登謂當

登范雲深加敬賞命駕到門

詣已備水陸之品雲貽餉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饌

飯有青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及主人之饌

高談盡日胡毋過孝孫晉書王尼傳尼字孝孫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等濟羊同載遠

酒詣護軍門大坐馬厩下與尼酔鶴望蜀志諸葛亮傳注郭沖五

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事曰去者來裝以待

期妻子勑望而計日以代萱蘇王朗與魏太子書萱草忘憂皋蘇釋勞無

以加也又徐陵玉臺新詠序

可得代後萱蘇徵蠲恐疾

與李石帆書

甲歲廣柳東歸辱大君子閔憐孤露益賻兼金麻衣就道銜戢何極竭來歲星四周景瞻高躅邈焉千里秋閒復枉赤牘郤雲絢旆垂露在手又不啻承下風接清揚

正平鸚鵡之能禰衡鸚鵡賦序時黃祖太子射賓客
幾文不加點大會有獻鸚鵡者衡因爲賦筆不停
詩餓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送抱推襟南史張充傳充與王儉書
抱者唯丈人而已號寒之蟲左傳夫學殖也不殖將落注殖生長也餓來驅人潛
采綠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深冬嚴寒毛脫如觳遂自鳴曰得過且過筍東韓愈詩
筍時一發戢戢恨恨蘇武詩恨不能俱捧海澆螢齊書陳顯達傳信次
已多如束筍之閒森然十萬飛旐呶于九派列艦迷
于三川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凍耳茭葑蘊崇左傳
隱六年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茭葑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山之眾自黃巾始亂燕趙貶河北眾至百萬號曰黑山

答徐企范書

日者金閶接草快遂欽遲元譚清論移晷忘倦加以推
襟辱聯僑札攀嵇慕呂獲副雅懷館宇淹延喜樂無量
嗣偕子白友之歷探林屋莫釐諸勝梯颿抗雲落落陶
陶山情放曠惜足下小極失此嘉游而僕亦以登頓過
勞心疾遽作形蕊神茹煙爲雲霞索然盡返雖寒山騰
吹較勝漳濱然墜雨飛蓬松寒鶴怨其爲乖情一也比
知履絢安豫君子惟宜別來藥養兼施稍稍起立鼠鬚
側理色動思御忽拜箋縐眷言記注推獎逾分亟不自

竊惟俠牀設披孝子所以比化傾褚輟馬仁人所以濟之封贈北郭騷之單寒哀程俱羅之力盡佳城鬱鬱得安牛眠德海汪汪便同蠭戴豈非蜡人掩骼亦王政之所先阮裕焚車笑濟人之已晚哉而說者謂竭忠盡歡君子所惡予求予取將汝瑕疵甲歲歌虞殯路泛潁扶輦已叨十笏之頒不應再三之瀆則是地士之屈言非人天之清尚夫博分以致眾者此夜行也施物而能忘者此天布也樊南有云醫門投足永念倉公賓肆迴腸只期和氏分梁沾瀝振古如斯是用干昌尊嚴忘其歐欿茲者休夫舉鍤以待輔車辨域而臨圓石未立樵蘇可虞肺附增哀性靈共惻閣下其有意乎拯水火者援之以手諒無嫌將伯之呼爲浮屠者必合其尖敢復作發窆之請

俠牀設披孝子所以比化 儀禮士喪禮士與男女奉尸俟於堂撫用衾注俟之言尸也俟衾覆尸柩之衾也禮檀弓孔子之喪設披注披柩行夾行棺者疏設之於旁所以備傾虧也孟子公孫丑下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 傾褚輟馬 唐書樂澤傳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

韓榮遺車而助 後漢書周磐傳同郡蔡順字君仲母畏雷亡後有雷震輒環柩泣曰順在

此太守韓崇爲夫付舟而歸冷齋夜話
姜車馬到墓所嗳卿謀宋范堯夫
少時文正公遣往蘇州取糓五百斛兒故人石曼卿
三喪未葬留滯丹陽堯夫即以糓舟付之載曼卿喪
至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因道曼卿事文正曰何不以糓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王少林

鬻金以殯書生　後漢書王慄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慄曰吾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慄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　劉長史傾橐而藁孤旅晉書劉驎之傳去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驎之乃身往營棺殯送之　按鄉爲

邱壟掞雲居之義聲　李陵國史補大歷初關東病疫者每鄉爲一大墓以葬鄉里號曰雲居先生死者如麻榮陽人鄭損率有力之鄉葬鄉里號曰雲居先生　代子葬冥人曰津長

有二十七種　**植沙彌百什株之椒松**　南史庾沙彌傳母亡慟墓在新林忽生椒松百許株枝葉鬱茂異於常松　**王畿陸海畝號一金**　張伯緒謝東宮賚園啓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　**圖始居終山愁八字**　晉戴洋傳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按亮即庾亮　**脫無赤仄**　漢書食貨志郡國民多姦鑄公卿請令京師官用非赤仄不得行　**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　馮贊雲仙雜記烏重胤葬先世掘得石牌有云牛領岡前紅簫隴下葬用丙日手板相亞重胤依而用　**乞郭有道之碑**　後漢書郭太傳卒於家時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會范巨卿之葬**　後漢書范式傳元伯寢疾篤歎曰山陽范巨卿死友也尋卒式夢元伯玄冕垂纓呼

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式悵然覺寤赴之喪已發引柩不肯進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必范巨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于是乃前　**炊蒭養蓬**　元史李德輝傳纔五升其母春蓬藁炊蒭而食之　**張恢守冢人之表**　晉張士然有請碑炊藜莧而食之家人表見文選　**周官墓大夫之文**　周禮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正其位度數　（墓表實德）　**進如曰**　莊子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　**義高於雲**　杜甫彭衙行詩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　**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　史記魏世家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　**宗元饒助課一郡三千散租**　南史宗元饒傳秩米三千餘斛助人租課　**揚鍾離葉陽之仁風**　戰國策　**具罕樂景惠之心行**　宋書顧顗之傳罕樂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　**無居官官事**　晉書劉惔

傳孫裨爲之謀云居官無官
言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
投之曰分干樹一葉之影即是
陰滅四海數滴之泉便爲霑澤
功臣頌祥葉更
輝枯條以肆　成寢邱三尺之封
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如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
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
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者其惟此也贍北郭騷之單寒呂氏春秋孫叔敖
郭騷者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糞謂
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
分府金而遺之　哀程俱羅之力盡唐書侯程傳侯知
辭金而受粟　道程俱羅者居親
喪穿壙作塚皆以身執其勞慮墳次哭泣無節知道
七年俱羅三年不止李華作二孝子贊曰顧後絕亂
贍前　佳城鬱鬱史記夏侯嬰傳注公卿送葬至東都
無鄰　門外馬不行搔地悲鳴得石槨有銘
曰佳城鬱鬱二千年見
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得爰生牛眠晉書周光傳陶侃
忽失牛一父老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汗中其
地若葬之極人臣倪壽牛得之因葬其處　汪汪後
書黃憲傳叔度汪汪若千
頃陂澄之不清渾之不濁　龍戴杜牧文皮大鯨之海
山未如見重　蜡人周禮秋官蜡氏有死于
一作蘇轍表道路者令埋而置楬　阮裕焚車晉書阮裕傳裕在剡會有好車借無
笑齊人之已晚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
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
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　予求予取將汝瑕疵
左傳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惟我知
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汝
經此生利益一切人天又李商隱上河
東公啓然後可以充足人天發揮龍象　夫博分以致
莊子列禦寇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見張子白序　天布

南有云醫門投足永念倉公寶肆迴腸只期和氏商
隱爲徵從事寄　李崧傳崧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
可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浮圖者必合其尖　五代
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　與甯榕塢書
榕塢足下別來三年中疊枉手牘申以詩歌途遠勢阻
報章未由紓軫之情白水知狀春初得蔣司馬書驚聞
止齋怛焉殂化悼心失圖流臉沾膝回念曩日撫塵之
好一文一句必共研讀亦莊亦元相與上下茅齋三楹
近在城郭黃葉尺許積於風櫺鎗涼酒溫書古談治此
景此人時復入夢猶荃孤達或轉散沙再摶豈意乖離

便成永訣王微告弟之書巨卿哭友之淚其爲哀痛窮有差哉欲作一文聊附哀誄詞藻諸多憚所從始素車白馬既隔於川塗楚些大招復悪於翰墨拊膺負呼譬何極惟思哀其述作授諸木工而所存不全仍望足下此舉脫復可辦稍得不負宿心晚近文人貴名賤實所謂賁五履二兩爻無聞正當以此君行誼文章爲學者鍼砭耳某客吳門已越二稔謝章所入不足當卒歲之半長卿禪鼻平仲楹書都爲易米之需漸逼生塵之患性復嬾拙不好干人世態日諳益覺算昧聲華以喧寂爲軒輊戚屬以榮悴爲親疏倘訴南山之饑必致西華之辱此所以閉口匿貧抗懷希古雖顧領而不悔者也新知比亦不乏要鈔斷金其僕僕懷刺門門賈聲者無論已或有侈口經神高談漢聖則又土苴辭賦滅棄風騷性情既殊蹤跡亦闊至於韻語自謂夙習然操翰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操翰者牛毛愜心者麟角太平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御覽蔣濟萬機論學文能傷命憂難永年既悲逝者行自念也

如牛毛成如麟角

以曹公僭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孔文舉養氣篇是論盛孝章書若使憂能傷人則此子不得復永年矣

既悲逝者行自念也　魏文帝與吳質書

痛逝者行自念也擲筆汍瀾奉

與吳質書

一昨伏奉手畢垂示和章撐霆裂月接宏響於夔牙噴露吹霏挽頹瀾於翰藻以咸池酬北里舉樸檄廁翹薪此眞慧命所云溢目致歡而拊膺多愧也心路咫尺事阻山河浮雲色曉悵然魂越足下醇粹秉質貞亮挺姿通經爲高密之兒問淵走胡威之傳致能騷牢金石擷掖風雲變醨養瘠氣往轢古劉刘反僞鏡能照神大雅之材茂矣美矣竊念斯道久雜榛芳原其大端厥有五弊鄉曲獷子章句鄙儒手未窮緗緗目未營邱索終朝點綴不過人間小書分夜呻吟乃類筐篋瑣語謬襲妙

悟可棄筌蹏直謂別腸無關故實是謂庖廚不修欲延大賓山木弗度徒詡良匠其弊一也任力耕耨縱心丹鉛騖博適以溺心矜文遂致滅質徵名有同於點鬼比事或等於補衲縟采繁辭貽譏疥駱聚綸桂餌轉笑失魚是曰詒癡終慚妍手其弊二也汎坳堂者怯浮海之航搶枌榆者昧垂天之翼局趣轅下取媚一時粉黛飾鱗誤習辟支之禪遂致橫流之酷此三惑也今欲掃五弊之叢滋祛三惑之積俗爲百川障扶九服輪舍執事壯士之容講誦學兒女之語略涉宮體嗤曹劉爲古拙習爲俳俗視齊梁作後塵自棄高聽無涉文流其弊三也祖述曩哲尸祝前徽語必黃初書刪唐後凡屬賦別

卽云攜手河梁思工發端必曰大江日夜百年萬里落日西風見晒藝林比之優孟襲貌遺神其弊四也文章遇物成象各有體裁春江不必學歸藏江水不能同大傳崩豁雷碌之句非所施於山林泫嶸蕭瑟之音難以登諸韶濩核量文質貴集衆長必據僧清而薄韓豪斥謝巧而慕裴質執一隅之解忘萬端之變其弊五也五者沿流更生三惑無遒古之志抱獵名之心闊扁一酉希榮田竇之里油素四尺獻業金張之門飲言入則色飛毀詞來則氣涌圖分朋甲互相詆諆魂魄一去同歸

秋草此一惑也義絕規諷感乏心靈題圖與宴之作累牘連篇介眉悼逝之言抗塵走俗四聲莫稿紀之具六義非巫視之倫返之寸衷了無所涉去道益遠雖多奚爲此二惑也品貴自立詩歌亦然隆赫譽望不皆振奇之賢沈落光燿非無英絕之士乃有魚貫鳧躍附翼攀鱗誤習辟支之禪遂致橫流之酷此三惑也今欲掃五弊之叢滋祛三惑之積俗爲百川障扶九服輪舍執事外誰可語此哉歷下亭古濟南士多子舍納宜履候無爽他日振策覺繹停鸞鵝城得復擊銅鉢圍籠爐白雪

樓高錦湖秋麗南音繼作當互唱乎黃鸝東閣許窺諒弗施乎行馬心乎愛矣青鳥明之

手畢爾雅簡謂之畢疏古未有紙載文於簡謂之簡札一名畢山谷題跋子京別紙多云伏奉手畢南人謂畢爲筆因效之　撐霆裂月司空圖與王駕書吾適自編一鳴集且撐霆裂月劫作者之肝　接宏響於夔牙梁書王筠傳又嘗爲詩呈約即脾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有餘悲孔翠羣翔豈不多姚噴霧寒暑筆端溢目致歡拊膺多愧北周高僧慧命酬戴先生書　醪粹左思魏都賦宅心疆榛高密之兒後漢書鄧禹傳天下平定封禹高密侯禹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縣曰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粉黛飾壯士之容宋祁筆記大抵史近古對偶宜讎與並　刻刓反僞唐書韓愈傳贊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反刓以樸劉僞以眞鏡能照神　司空圖詩品空潭鄉曲　淮南子主術訓朝廷不譽後漢書和帝紀科則行能必由鄉曲　章句鄙儒　漢書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筌蹄莊子筌者所以取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取兔得兔而忘蹄原注筌者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笱也蹄兔罥也又云兔弶也係其腳故曰蹄處傳僧處戒子書且論註百氏荆州八袞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拆耳譬目豈有庖廚山木弗度徒詡良匠左傳山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則度之文心雕龍事類篇山木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任力耕耨文心雕龍事類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之容云宮體梁書簡文帝紀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宮體曹劉爲古拙詩品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齊梁作後塵杜甫戲爲六絕詩句竊掌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大江日夜謝朓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愁未央　春日不必學歸藏江水不能同大傳梁簡文帝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遲遲春日酈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泓峭蕭瑟之音劉義慶世說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峭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軋鶱神超形越核量文質南史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書莫不精詳銖銓覈品文質斤謝巧而慕裴質南史同上吾既拙於爲文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惡焉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按梁書庾肩吾傳同孰一隅之解忘萬端之變

丹鉛　韓愈詩不如覷文字丹鉛專點勘

文心雕龍知音篇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西望不見兩牆者也 閻扁一函方回瀛奎律髓東向西望不見兩牆者也 閻扁一函方回瀛奎律髓定以來乃有詩人爲揭客者手求一題揚雄答劉歆書雄嘗自言常把三尺素四尺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 抗塵走俗 北山移文 六義 毛詩序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英絕之士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文章末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 魚貫鳧躍 羅劉峻廣絕交論魚貫鳧躍 眥睚 眥睚交論 辟支之禪 滄浪詩話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也 漢魏晉與盛唐之詩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小乘禪也 晚唐之詩聲聞辟支果也 百川障東之迴狂瀾於既倒 扶九服輪文果於將頹

周禮夏官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注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也每服各相距五百里自齊書樂志南郊歌辭月衛按星節驅扶輪 子舍納宜履侯無怒 任彥升爲廣泉籠之 江文通與交友論隱書 誰謂難知青鳥明之 與沈文起書

皋廡爲別嗣音久虛枕菲勤功亮隨日積五十紙袁峻之課八千章崔駰之書引首元亭何嘗不眷刊校兩漢

斯斷手何時拭目以竢比聞小試被放咸相詫歎僕固謂無足異也秀才一科名實久舛漢若賈傅斯舉方將魏有孔昭尚悲不遇觀永明策文杜銓傳載其爲貴戚蓋無等倫沿至宋元以名書領流品日下偷薄相仍至易之技爲雷同之言瑟僴了解便稱都士學而麤誦即冒雅材至於四子之餘六比之外三史同於挂壁百家任其迷途繆種流傳迄用一律或有周流儒墨殫極邱墳將目之爲大愚甚或招夫醜詆故黃小可以及格而甦碩不必中選鍥而不舍是煎水求冰也以足下所

業俛就有司大海納於牛跡襟壤耀以龍章擇術既乖淪藥復何惑乎敬勖光彩毋忸前修世有桓譚不憂寂寂甑陳往翰以寫款懷

五十紙袁峻之課 梁書文學傳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八千章崔駰之書 北史崔逞傳長謙為青州司馬貶圍城二百餘日長謙手鈔八千餘紙披長謙名愍崔寅子 文子天麟四庫全書兵志一卷錢文子撰宋史藝文志陳天麟前漢六帖十二卷四庫全書西漢會要四十卷宋陳天麟撰林鈔洪邁 宋史藝文志林鈔漢傳十卷錢時箋記四庫全書林鈔洪邁卷洪邁漢苑羣書三卷 錢時箋記同上西漢記年三卷宋王益之撰楊大雅之履履攬瓔結佩不乏逢迎此邦禺筴所斟羅冠蓋之

輻湊腥腐所在啄吞隨之而今昔勢殊贏絀力判向之玳簪珠履金鋪玉碣夏侯四馬之奉河閒廿區之館今且碧雞息譚阜螽罷躍西園清夜明月潘以收華東閣凝塵梅花寒而自落加以體性疏放酌酢簡寂餧饑鳳而無實噪倉雀以有聲雖在載門無異蓬戶不知者猶謂信陵折節則薛公改其單寒齊嬰下顏則泯午增其龍飾毛卵鉤鬚無足當一笑也惟幸所主志行不後古人文字之閒尤極神契鐘釜雜奏獨抒夔曠之聰聽之目音實難知知實難逢棄捐所歎與

秘共讀書表 龍章於裸壤敬勗光彩 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愛護波潮敬勗光彩

與姚春木書

秣陵執別屢更涼暄數從同人處寓書奉訊動止而瑤華不嗣疾首滋軫足下削跡家衖縱情墳素湘東金簴定退千豪張融玉海行滿一尺聞服之餘委心無量僕劣質等於腐芥阨境阽於焦原始為子桑之閉門繼學禦寇之嫁衛聾高於涂舍乞漿於蟻邱後乃敷衽郡邸移牀使廨行慙江革損宣城之半氈望非王符辱度遼之屣履攬瓔結佩不乏逢迎此邦禺筴所斟羅冠蓋之

宋史藝文志楊侃兩漢博聞十二卷按侃更名大雅深窅叟同上王應麟漢制考四卷靖泌同上余青漢書刊誤三十卷宋吳縝撰大少顏舊唐書顏師古傳師古叔父遊秦撰漢書決疑師章懷劉昭同上古注漢書多取其義遊秦撰漢書決疑師章懷劉昭同上經籍志後漢書一百卷皇太子賢注後漢書五十六卷劉昭注秀才一科史記賈生傳年十八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杜銓傳載北史杜銓傳族孫韓熙載正元誠好秀才悉倜儻公曰論語未問學而朱文公曰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挂壁舊唐書贈張籍詩解摘子悉倜儻挂壁楊綰傳三史則皆同於挂壁牛跡白居易與溝法師書所謂大海內於牛跡也龍章文選趙景眞與

乃獲覩以此自慰差勝騎孤爾近佐輯駢體正宗一書欲以矯俳俗式浮靡中閒進退權衡皆係所主裁斷僕雖觀成僅司校勘且鄙文澁廁尤不便置喙其閒終意恉所存蓋可略述大要立準於元嘉永明而極才於咸亨調露文匪一格以遠俗爲工體無定程以法古爲尚其有新聲滌濫煩手惱堙雖在顓門固從芟薙或乃淺材薄植學乏本原齲齒折腕意圖貌襲珠礫之似亦勿容消若唐堂集唐一首則變例收之尤陸吳章諸家則別裁汰之攬翮剔毛具存微恉至於玉堂淵雲之巨製

名山崔蔡之副墨或限於見聞或艱於搜採篇簡遂約著錄無多要以掊拄哇淫植立軌範正無取乎繁富矣脫遇庸目不免詆訶屬在雅材所宜審聽輒附一分奉麈几席尊選古文他日斷手所謂異音合奏殊塗同歸者跂予望之已秋風淒厲謹護眠餐帶水可杭嘗復相見不宣

瑤華不嗣周宏讓答王裒書玉家衖離騷不顧難以失乎湘東金管梁書元帝爲湘東王時筆張融玉海家衖有三品忠孝全書用金管張融玉海齊書張融傳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玉以此德海從上善腐芥兒志虞謝傳年由炫燿東莞所歎梁書文學傳劉顯字彥和東莞莒而失檣人篤志好學除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人文體引而次之煩手慅堙左傳昭公元年子皙耳乃忘崔蔡沈約宋書傳論班楊崔和平奔柳宗元傳昌黎以子厚文似子長崔蔡不足多原注崔駰年十三善屬文蔡邕少博學好辭章

十三客有候其兄不顧翻者翻與書曰琥珀不亦宜乎阮瑀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近有以勇兒舊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槩寇嫁衖十年人無識者國不足將嫁於衛奪高於涂舍戰國策蔡澤見逐于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高於涂舍乞漿於蟻

思元賦陷焦原而跟止子桑閉門莊子大宗師子桑曰子與子與子桑殆矣

陷於焦原尸子莒國有焦原人莫敢近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齊踵焉所以稱于世又張衡

邱莊子則陽篇孔子之行慝江革損宜城之半氈南史江革傳謝朓嘗過侯革時大寒穿見革弊絮單席而歎革乃脫其所著裀並手割半氈與革革充臥具耽學不倦乃脫其所著裀並手割半氈與革革充臥具

禺筴管子禺筴之商日二百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鄒析惠施能之弗眩雖朱之聰目雖離朱之聰目

葛原注禺讀爲偶對也毛卵鉤鬚韓嬰韓詩外傳鉤有鬚卵有毛車渠椀賦

清鎮洋彭兆蓀湘涵著
清鄞　張嘉祿肖葊注

記碑銘雜文

天池記

出甯武城而西四十里古甯化軍所屬地碎石犖确岡巒晻靄山原之上有池瀰漫方廣百頃皎焉沖照旁注汾水下承桑乾東連元池津脈潛引溱洧之辨見於道元之書祁連之名傳於佛助之史淳浤澂澈徵奇效靈蘊素有符潛德者乎癸巳將暨玻瓈溱霞倒載接離彌望廣漾濡豪記之可俙然感矣

甯武一郡萬山環抱實無名勝足稱惟天池在縣境西林鬱森秀最顯於元魏之代北史水經注諸書紀載特詳郡志有秦雄褒記一通嫌其摹繪未盡因踵成之自記

天池通鑑地理通釋天池在嵐州靜樂縣北燕京山上周迴八里陽旱不耗陰霖不溢故老言嘗有人乘車風飄墮地有人獲車輪於桑乾泉瀰漫左思吳都賦泓澄淵潔廣韻於倫切集韻紆倫切音贇潔音鸞水深廣貌　潔洧之辨見於道元之書水經注濕水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縣西北上平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即潔洧水者也佛助北齊書魏收傳收小字佛助旋鴻玉海旋鴻魏地名　神泉北史魏孝文帝紀太和元年起永樂游觀殿于北穿神泉池竟川魏明帝善哉行輕舟竟川初鴻依浦簡文帝云禽獸魚鳥自來親人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想地鑒鳥獸禽魚自來

帝云禽獸魚鳥自來親人王司州云人情閒滌日月清朗斯池有焉夫影娥太液混滄於禁籞瑤高陽昭華淼漫於坰野皆以勝遊騰人口頰斯池地鄰陘塞人稀獸繁緬道武稅駕之所爾朱閒樂之年今昔代更喧寂亦異顧不以寥闃改其淵涵陽煜不耗陰霖不溢是非含眞蘊素有符潛德者乎癸巳將暨玻瓈溱霞倒載接離彌望廣漾濡豪記之可俙然感矣

親西京雜記漢武起儛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池人影娥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因名曰影娥池太液漢書武帝紀帝作大池漸臺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陽焊不耗陰霖不溢廣焊同燦爾望廣濛張衡西見上

泛頖記

乾隆壬子之歲予客汝陰已閱三稔地當潁尾水波澂鬘上流直清下流曲漪和仲所歎近在眉睫近窗不遨悔且次骨乃以伏日傳箋召朋蓁衫葛履出自北郭艤艓五尺隔水招手隆虧一席當舷展風兩鬢不言背立鳴艣簸搖波開燕尾細瑣火雲形形覆頭半陰清風習習兩腋徐舉白鷺前起沒於蒼煙紅藕作花近在舵尾岸柳什百或垂或斜時有微颸送之蘸水汀曲叢草香來不名渚閒鳴蛙聲由無跡科頭倚窗俯視綠淨照見髮影誤驚游魚半川以上純爲黛色及至前浦乃皆松陰夙榮澈迴西湖在目錢唐羅浮名足相埒老葑十頃蒼龍卷空荒祠三間殘扉沒水綸連半規環若鏡險別出一泓又似初月爰止槳牙衡流方羊穿菱拂蘆聽其所泛狂朋圜坐諧笑狎洽酒氣溫磨溢於蘋藻雁鶩唼喋旁窺尊罍伊誰烏烏輩閒微吟忽聆悠揚舵榜一笛

薦雲菸日既成嘉遊柳癭藤輪或發遐想撫茲古郡壤聯州來翠被出狩楚王侈功臺拒吳慎人勞役於鑠霸業咸歸劫輪不隨世移祇有煙露豈況名哲晏呂歐蘇星堂柳亭鬱爲蔓草清景一失不如漁夫勝集匪常感我羈士借水洗貌攄文志遊樂而不書抑惡也時同泛者山長華亭進士張君若采郡人明經甯崇禮問禮劉澤菁任鯤化秀才亓炓劉含任之琦郡溶凡十八

艤艓揚子方言小舟謂之艓艓短而深者謂之艓薩藹唐歐陽詹詩薩藹一席眠還坐窾搖波開窾丁滑切酒氣溫磨磨奴昆切

題襟館記

淮左腴壤三司嘉除廣麗饒樂沿其外形軺緡均輸役其內慮至於宮商發緒雅歌興賢主宰一心品隲百氏陶冶所被悉爲祥金弦酌之餘韻此樂石自非澡元瑩素蕩累超神勝情獨標事殊浮慕欲使播扇芳風肇興盛軌難矣今都轉南城曾公峻玉標節星苕談文出承明之廬筦度支之任挈持綱維眾職具舉泊乎其懷沖乎其神惟述作之嗜根於天倪不以埃垢滑不以纓紱易戢寢蕭暇文儒景從公覽以納眾流鑒以區羣族明

月入抱睡皆瑤華陽和貯顏物歸藻鏡簪履所盡賓館用開顏曰題襟志雅契也碎石紆徑約纔百弓露檻繚花乃有數折廬白啓牖時來草馨孤詣篆爐俄領香氣月話方狎棄歌載賡妍手發藻則思酣茗餘才語隔煙則聲墮竹外橫麈偶落老梅粲容饜心之篇攫鶴亦舞才有奚柄獿石不遺分無雲泥羅衮一致此蓋浮世之豔微塵弗攖振奇之衷千古如在土石侯卿性命文字平津東閣竟陵高齋以方斯遊亮無忝已夫處紛耽素至道之符也虛衿頤賢上哲之懿也美而不書曷以昭示前軒納霞眾星聚德豪翰飛走風猷允塞鯨生後來辱厠幸舍命牘申辭用詭來者

三司宋職官志有三司使戶部度支鹽鐵也　才有奚柄韓愈進學解夫爲獿石不遺漢書揚雄傳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注服虔曰獿古之善塗壁者也　眾星聚德續晉陽秋

甯化定河村臺駘廟碑

伊昔天流洪洞炮媧奏績於蘆灰地判潢洋臼臯資功於豪木疏宣豐物元圭錫石紐之聖隨刊佐治臯旂啓峭函之封類以神靈力殫奠久是故梅梁敞殿犧尊肅

白兔儛而竹書紀市綿周歷漢有幹有年咸仰神功俾成樂利所以重該修熙紹其統位躋乎靈咸赤熛之班沈姒蓐黃薦其馨祀同乎夷鼓青陽之閒國僑榮疾配之以參星酈元注經系之於涑水唐宋以下享祀勿忒奏橫汾之簫鼓足代神弦瀉碧玉之清泠堪當明酌叔虞舊壤晏侑古矣茲甯化定河村者左接汾塽右鄰谷口北山經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此地當山之趾控汾之源舊有叢祠翳神是祀李唐垂令狐之碑文石晉著昌甯之封號春秋報賽暘雨應時勤事禦災實符祭法

而說者謂神之宣障不在此邦委稷匪謚義同附會不
知撫冕笏而念禹績不必定玉塗山過庚魏而憶堯風
詎在專歸蒲坂此境既屬上游卽當來格猶之崐峽濫
觴之江式禮奇相析木歸墟之海載祀陽侯豈同夫泗
水之祝支祈巫夔之祠瑤女白龍綃綬李冰惟蜀郡稱
神厭鼉分流巨靈獨華山効異也哉用新瓠璧特薦牲
牢盤鵬之雲下垂疑飄芝蓋旋鴻之池遙注取潔椒漿
帝首五官以命正派分形魚昌僕之儔水利萬物而不
爭功超大駱虞余而上銘曰

參星之區有神司寒少昊之裔高陽之官力宣汾洮疏
川砥瀾幷州之祠松柏丸丸惟茲僻壤近鄰管州實當
汾源萬禩安流鬬無穀洛產有琳琅於彼於此莫非神
庥神之來兮風馬雲車神之逝兮雅雅魚魚案圖考經
豈曰子虛如謂不然請徵簪書

甯武縣西甯化所定河村舊有臺駘廟及家墓郡志
以爲臺駘宣汾洮初不在此其家廟應在太原汾州
譏里俗附會失實子謂甯化近鄰管涔汾源在焉臺
駘汾神立廟固宜特不可言家耳論者欲幷廟而誣

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之汾川勤勳於庚辰古
水神名巫支祈形若猨猱授之庚辰庚辰淮水授猨淮渦
不能制徙之淮陽龜山之足下淮水安流五行以水
爲本漢書李尋傳五行以水爲本其星
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
星襄子拜神之
區史記趙世家襄子再
拜受三神之令白兔儛而竹書紀年竹書紀
三年有兔儛鎬重該修熙左昭二十九年蓐收
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
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此其三祀也靈威赤熛河圖東方蒼帝
爲青龍南方赤帝名曰赤熛怒神名靈威仰精
神名曰赤熛怒夷鼓青陽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
惟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
管涔之山汾水出焉山海經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而西

流注戰國策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於河陽侯漢書揚雄傳陂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禦之獨見許注陽侯古之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爲大波也泗水之祝支祈水尚渾注異聞集載古州七軼濠其第一首塗山詩川鎖支祈嶽瀆經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祈善應對辨淮之淺深之迹近而神曰庚辰者鎖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屬鼉分流巨靈賦所稱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是也水利萬物而不爭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明故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鎮守山西提

督雁門等關總兵官左都督周忠武公夫人劉

氏廟碑

星環斗極天孫聯上將之垣兵洗蚩尤元女授軒皇之策小戎知義女子嫻軍厥風古矣若乃馮嫽持節於昆彌呂母稱戈於海曲虞潭之妣撤佩珥以餉師張茂之妻率部曲而討亂荀灌嬰突圍取救潘將軍同幕從戎或先命婦以建旌或合侍姬而教射是皆軍團壯女城號夫人膺崇義之封加貞烈之號鬚眉巾幗前史美焉然未有際海水羣飛之日佐一柱以擎天當陬雲山壞之時蹈六丁而入地家赴紅羊之劫孃子軍燈力窮蒼兕之呪美人虹起如故明周忠武公夫人劉氏之奇烈者也夫人系分龍豢作配虎臣冰霜瑩其蘭心翟茀莊其襛飾爾朱發射盤雕不飛雍容牽裙金鞍慣控久已取韜鈐爲膏沐易釵鐳以兜牟矣當忠武公之移鎮三關也地接飛狐峯鄰落雁公以麟振龍驤之國帥屬當烏頭馬角之窮邊朝廷以道濟爲長城羣醜指敖曹爲地虎夫人撤瓊練士絣甲同仇挑刀走戟都兒亦使受兵窘襄蠻華扈養皆能成隊儻使蒼鷹勿出青犢無驚

六蘇風閒九邊塵息閭外則歌騰大角閨中則侯號雌亭房敖和蠶鼓之聲兒女吐風雲之氣豈非獨張錦繖平分譙國麾幢對樹牙旗復見平陽幕府者乎無何玉弩芒生金甌國破雁門司馬失律於輿尸晉陽中丞致身於握節遂乃焦黎嚙索貘貅磨牙合黑山張燕之羣犯白棒王羆之寨蓋李自成既陷全陝進圍代州時則懷宗十七年二月也忠武公雪涕登壇投醪誓眾始扼忻代繼守樓煩發碡礌之礮蟻子頭飛鬧鞬韃之丸駢鄰騰落九拒九攻六矢不動十盪十決一軍皆驚固將

妖走羅平樓傳焦度而運當元二難揮沂日之戈星燦旄頭望斷洗兵之雨兩甄鼓死百雉城潰公猶搏人以投張拳而戰達奚手皆見骨常山齒欲穿齦萬鏃晨飛大星夜落爰以二月辛巳罵賊而亡事具史宬忠傳婦孺固可得而詳焉於時夫人孤不怯兵危不撓勇健兒雖盡倘有蒼頭竈婢知兵非無紅線驅蠶母齊娘以拒敵合爰須臧獲以當關賊敔千屯牙門一角夫人身凭鴈尾手挽烏號戟圍闔而突騎不前星鏑驟而橈槍四散地鳴鼓角舞樓上之梯衝宮似修羅下空中之刀雨殷戰血於鈴閣結蜃氛於虎衙月羽弦開肉飛仙倒蓋其繼公而與賊伉也如長離去而宛虹來耀靈淪而望舒睇一息猶在百戰何辭扞衛侯遮雙煙一氣獲哉尚已迫乎董澤之蒲莫繼綠林之刃交攻乃退守危樓積薪自燔闔門不辱婢僕偕亡嗚呼痛哉絳雲飛而玉碎赤熛怒而香銷追忠魂於風馬雲車完勁操於炎煙烈電此則魄成精衛將憑朱鳥歌招火及天元足令須彌山動者矣會當改玉未極褒崇雖毫社之殉共悼乎伯姬而石窌之旌不聞於齊女茲者治隆粲晏典舉明禋乃修廟食之儀用嫗衰忠之覩既祔公廟復設專祠嚴幃幄幄楹桷聿新祼醑椒槳春秋匪懈某備官斯土敬仰明威倣度尚之文當巫咸之祝爰鐫文字樹以穹碑蓋將銘勒金石質之乾坤禮也黃絹有慙丹誠可鑒庶幾叢鈴碎佩靈風滿聖女之旗萬禩千春石馬壯桃花之色銘曰

時值鴟張運艱龍漢百萬封狼孤軍驚鶴牙梟不鳴紙鳶信斷引決全家致身一旦巍巍宮牓屹如九關婉婉紅顏嚴於泰山賊馬縮蝟賊面著瘢力盡一炬隨公九天昔聞睢陽有陸氏姑又聞梁國江中援桴是皆知兵壯士無殊烈烈霜心方斯蔑如載展祠宇載薦溪毛女隊夾侍綸巾繡袍塞月如鏡塞草如刀靈兮來歆視此石高

甯武周忠武公廟與夫人合祀碑題歌詠甚夥而夫人貞烈專祠獨闕焉太守盛公屬予爲文以補之據事敷陳其原碑議論所及槩不贅述避複也自記

馮嫽漢書西城傳初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于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 呂母後漢晉劉盆子傳天鳳元年琅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

呂母密聚客規以報仇自稱將軍攻破海曲執宰殺之

荀灌嬰突圍取救晉書荀崧小女灌傳崧爲襄城太守值賈訐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得詣覽乞師賊聞兵至散走城號夫人漢書漢軍絕勝追北至范夫人城

蒼兒之呼史記齊太公世家師尚父誓師曰蒼兒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美人虹起異苑古有夫妻荒年榮貧而死鄰振龍驤晉書格呼美人虹

段灼傳艾受命忘身龍驤振前無堅敵按艾即鄧艾論衡燕太子丹朝於秦求歸乃得歸

朝廷以道濟爲長城號

羣醜指敖曹爲地虎北史高昂傳神武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經趣商洛昂渡城

屬當烏頭馬角之窮邊

傳光口銜繩索拍竿上梁緊繩而下帝釋戰空中兩刀以掌拒地倒行時人謂之肉飛仙

宛虹上林賦宛虹拖于楯軒原注宛虹也扞衛侯遮

十人爲軍去壘三百步納大絳林漢劉聖公傳諸亡其中或視前後或視左右

下空中之刀雨法苑珠林阿修羅與帝釋戰空中雨刀

梯衝後漢書公孫瓚傳貢氏之攻狀若鬼梯衝舞吾城上鼓角鳴於地中

宮似修羅

神梯衝舞吾城上鼓角鳴隋書地鳴鼓角舞樓上之

于綠林中原注綠林赤燐怒揚雄甘泉賦注燐飄赤色又蒼吾蒼梧縣

帝曰赤燐怒獨異志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簡文縛紙鳶飛空告急于外景令左右射之及墮皆化爲禽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在

安徽廬州府巢縣何烈女碑銘

烈女何氏巢縣人也父業漁城南瀕河結茅撈蝦拘蟣以供資糧女年十歲清英潔白誕含柔範許字同里李氏子承宗特雛雖聘晉酌未薦躬勤澣洗自課牙尺越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日承宗病歿女時年二十得報慟絕即撤環瑱欲奔其喪父母阻之女益悲號勺漿溢

来不入於口姑姊涯娣媞東廂輕塵弱草綢繆慰喻
女終不怡乘夜自絞家人覺救而甦十一日父母出
勅衛稍懈女乃伺隙沈身於河濤瀾渺瀰網拐不獲方
愍逝魄永淪重淵乃以十三日夜二更尸忽浮出水面
適當壻門壻家亦瀕河違距半里逆流而至止泊不去
風波動盪若牢繫然引而出之簪簉整妮膚理玉色不
殊生存紉帶裹而周身爲窮繒以自潔矢心堅定之域
抗軀頹瀾之中旰卓赫哉昔之刑耳勞面毀髮截鼻縷
纏巢燕之腳粉書陰字於扉勵節明白聿爲禮宗皆以
情秉瓊懷以自持捐瑤質而相赴於禮爲過在人斯難
宜乎精誠所感河伯爲之效靈英爽攸寄逝湍不能蕩
諧偶感激恩義若乃守報板悼髮髦女而不婦義以勝
幹矣濡江霜酣巢渚月苦想像貞魄明明千秋大府既
以事上荷綸綍之錫荀無元石曷以昭示跂瞻聳慕龔
成此文銘曰
貞木之性不以稱移女子有懷不待結褵伊彼英淑安
矜其姿二十春風心存我儀忽彈黃鵠涕下如縻繫纓
有屬誓心相隨百折壁慝沒身清池婑嫮玉雪潺湲素

方幼智諒無恙焉編削摩研稍長益勵千五百顆筆禿於條鈔八十一家心識其流別猥以清羸恒患怡歷學勤焠掌體苦列賓年十九疽發於尻澹焉遽逝嗚呼術窮劑殺空讀姬聖之書集號童蒙未竟德輿之業夭閼之痛昔賢所同兆孫寮啓寡聞謬忝師授抽衣解髻多負於蒙心紆軫摧弦永絕夫元賞茲嘉慶八年某月日將葬於某山某原遣車速駕叔兆賢屬爲銘辭爰述厓略碣諸墓左志長殤之石例倣渾滂慟不秀之苗感深蘭玉已君生於乾隆某年月日卒於嘉慶某年月日以未婚不得嗣嗣從祖之孫某爲父兆雄後云

假生衣於氾毓音書氾毓字稚春敦睦九族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揚烏

銓易通義於藩抵揚雄別傳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擬抵羊觸蕃久而不就子烏曰大人何長駿誦詩悟旨於鳴鹿祖傳安祖北史裴安不云荷戟入榛裴駿誦詩悟旨於鳴鹿篇語諸兒曰鹿雖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兒曰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之後未嘗獨食焯掌荀子有子惡臥而焯掌可謂能自忍矣集號童蒙未竟德輿之業舊唐書權德輿傳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爲文數十篇編爲童蒙集十卷不秀之苗揚子法言青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世說新語王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

檄城隍神驅貓鬼文

匝岑巖風成鏖果桓憨莊舀頗擅五兵楚鬼越魊無聞比屋惟有貓鬼之祀實類豬都之妖獨孤陀奉而稱神徐阿尼憑而爲厲流傳弊俗漸染巫風像倣煙蘿沈水熏而黵似飾叨芝蓋羽葆合而華敷敦脽血拇瞲睒蒙倀之面女丁婦壬眇睞冶夷之容子夜寂而闖膏明丙符焚而荊幡動遂乃挾邪作蠱鬼笑靈譚不枕戶櫺遽遭蹠首直排欄闖有類儀身羅帷卷舒人醉摩那陀果楚雲誕幻春酣眡琵笈天浹席蜚生流庭蔡走似丹朱之憑房后甚公嫗之娶唐山幾使戶飲淫泉家妻貞樹

女媧七十二化有此閃屍洛陽千五百神無其妖露際
此金科照律玉燭合光凡夫東陵聖母石印郎君駱曜
緬匿之法黃公粵祝之儻罔不匝宇潛蹤綿區戢影由
庚載作左道咸誅豈茲小鬼之神乃假巨人之跡某職
當守土氣涌如山懾帨驚龍久清陰訟妖雲悖雨詎遑
王章業已盡械婆羅窮搜聲鐸率鶩父亭公之眾奮桃
更茭索之威祝融一怒繒書飛煙金布三申米師褫魄
猶恐沈履籠鬱陽律難施騰簡強梁冥誅飲賴用修蘋
藻冀降明靈伏望彈壓氛祲祓劃開聲勢爲忖留惡覷爲
救月弓彎齯其姦猖獲雄兆協鄉社絕入通之道闔闔
開六愼之門畏子不奔分奠下民之疵癘助我張目不
求神聽之和平

甯武俗崇於貓鬼巫者緣以爲利先君子宰是邑械
眾巫至搜畫像盡焚之出示嚴禁風遂絕此告神文
蓋命兆蓀擬作初稾也久佚不復省記嘉慶丙寅春
日偶於大牛篋中檢得之因稍刪潤繕錄如右 自記

貓鬼 隋書獨孤陁傳好左道其妻母先事貓鬼母因傳入其家上令高熲等雜治之 昔者魚
脯鯫殽齊君立五吏之祭 管子昔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所食君請立五吏五官無
原魚以爲脯鯫以爲殽 樂車禺馬漢后啓三垓之 史記封禪書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禺馬四匹又壇三垓長陵
宛若同卿 漢書地理志雲陽注有越巫鄭上卿襄祀孟康曰鄭音躟迎年之享鄭音躟迎年
漢書郊祀志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候神人子訊期名曰迎年 虎武龍文 魏書衞操
烈桓桓龍文 黎邱滅跡 呂氏春秋梁北有黎邱部有奇文虎武 揚子靈場之威宜夜矣乎原注吳諺
靈場失威 揚子靈壇鬼神之威施于暮夜則見悚 六席
六綵郊祉無愆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

慶忌於蝸 莊子水北莫若之不徙水之不絕蝸者生慶忌淵山之精者生於蝸 倍阿鮭
蠪 莊子時生篇東北方之下倍阿鮭蠪處之馬 甲後漢書禮儀志閶闔辰蠪 路史黃帝創閶辰
棒用拾櫨 古今注拾櫨木曰無患者昔有神巫曰琉昧能作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棒杖殺之 物及龜蛇魚鼈
之物窮五酉 干寶搜神記夫六畜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
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而已夫何患焉 白蜺嬰茀
之仙楚詞天問白蜺嬰茀 淮南子汎論訓篇山海經胡爲此堂 嚻陽罔象出嚻陽水生罔象

黍稷瓊芧 梁書張饗傳庶孤吐於馨香祀瓊芧而沃酹 澤豕山魚 晉書禮志及山
魚登俎澤豕瞑經 彙儀 齊書樂志彙儀飾序 金累 抱朴子登涉篇又或衣裘戴笠名曰金累
風成蠬果 廣韻蠬果猶果敢也 桓葱莊舀 荀子桓公之葱太公之鉞莊公之劒文王之鉞莊公

之留此皆古頗擅五兵管子定三
之具劍也　革優五兵楚鬼越機見與李
咸注三尺之劒注引文見列子說符篇吾尚記高
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豕益亨吾施益博
將死戒其子有曰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
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辭請寢丘與之貪
都之妖　段成式酉陽雜俎
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
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烏都皮骨爲豬都婦女爲人
都在樹根居者名豬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
樹尾者名鳥都獨孤陀奉而禋神徐阿尼憑而爲厲見上貓
鬼注隋
書獨孤陀傳又云會獻皇后及諸姜妻俱有疾皆貓
鬼也陀婢徐阿尼言以子日夜浴之言子者鼠
也貓鬼每殺人者所死家
財物潛移于畜貓鬼家　敦胁血拇招魂楚辭
曖昧蒙供之面尼面如蒙俱　女丁婦王蘇詩王公
飛空女丁

藏
眇睒冶夷之容木華海賦羣妖遞迸眇睒冶夷子夜造此聲晉瑯
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　宋書樂志子夜歌者有女
戶憐遽遘蹠首淮南子汜務訓枕戶檻而臥者鬼神
睨曰憐蹠其首按憐里名忍切玉篇楚人謂門
足履踐　流庭蔡走國語惠王時
史過曰昔昭王娶于房后有爽德協于丹朱
丹朱憑身以儀之韋注憑依也亦作扮儀匹也　公嫗
之娶唐山嗣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
改易前後守令莫敢禁拘傳波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
後漢書宋均乃下書曰自今以
後爲山娶者皆取巫家勿擾良民子是遂絕　女媧七
十二化淮南子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
手此女媧可以七十化也灾麻姑仙人紫壇
歌女媧練得五方氣變化成形變天地
三十六變世應知七十二化處其位

神後漢書光武帝紀注續漢書曰制郊兆於洛陽城
南七里爲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凡
四東陵聖母後漢書郡國志女子杜姜左道通
神縣國以其處爲祠號東陵聖母石印
郎君吳志孫皓傳注江表傳曰歷陽有石印長有者唯
山七穿相傳謂之石印神有三郎　婆羅齊書
國傳謂師君　米師後漢書郡國志注劉艾紀曰時巴
爲婆羅門　郡巫人張修療病令愈者雇以米五
斗號五斗米師　水經注渭橋舊有柯留故像絕獳醜魯
班令其出首以腳畫地欲圖之柯留覺
便沒　度朔獨斷海中有度朔之山東
水北有鬼門萬鬼所出入也　蔦彼後漢書費
南有魅爲作太守章服長房呵之即成　鄧驢山鼠盲
老龍付其一札以刺葛帔君魅叩頭死　鄧驢山鼠書
郭璞傳宣城有物如水牛蹏卜之是　天狗羨羊後漢
爲驢鼠巫曰此是鄧亭驢山君鼠　天狗羨羊馬融
傳廣成頌云枷　鄉社絕八通之道史記封禪書古者
天狗蹊羊　天子以春秋祭太

祭風伯文

年月日某謹以庶羞之奠致祭於風伯之神竊以桐生
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閭閻開六慎之門宋書竟陵
爲壇開八通之鬼道　王誕傳誕
問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
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云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
茂豫必墟以潛其枯異莽蘊蓄貫撓以宣其氣其有翹
望濛慈含萌抽芽滋液滲漉既邀屏翳之恩被麗披離
尚仰蟲廉之力所慮鼓竅怒號焚輪起勢吹山作地回
海生瀾異睢水之圍沙石鞏走非昆陽之戰屋瓦皆飛
以致角澤彫榮辰畦失秀懣黃一敗抄白無期今者膜

穫告登緩田書有惟神佐流天澤俯祐歲功五日無警
八節咸應經堂汎瑟宮商和而鏘金吹花送香罷亟翻
而蹴浪不徐不疾中精通夫大元唱于唱喁羣方悅其
吹萬歡康見助昭養宜酌敢偕戊巳之尉祭倣蘭麻虔
告丙戌之神儀修柳燎聖曰時若永清磯車之雲靈來
肅然請卷歸旗之雨

桐生茂豫漢書禮樂志朱明盛長萬與萬物桐生茂
皆通達而生美悅也潛古原注勇古敷字桐讀爲通草木
光澤又桐幼稚也潛音刮異蓉蘭左思吳都賦以宣
其氣出海經大荒之中有山曰鞠陵于天日月所出
名曰折丹處東極以出入風注曰折丹神人節以出入風注曰折丹神人節

宣風氣時翹莖漢藏郭璞江賦滋液滲漉司馬相如
其出入山海經注雨屏翳封禪書屏翳
師謂屏翳也被麗披離宋玉
焚輪雜焚輪九節咸應易緯八節之風謂之八風
節經堂汎瑟梁費昶入靚風詩經堂琴瑟乘陰動浮埃
于而後者唱鳴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吹萬莊子子綦曰女聞地籟而
天籟子游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歡康東京賦君
通戊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磯車之雲唐國史補暴風之候有磯車雲蘇詩磯車
豎起風欲作

告楚元王廟文

忘道遂致得罪刑傳賢辱豬衣昌邑劒師身膏白刃凶
終隙未論者惜焉豈知歎夏屋者秦士乃康公之不承
疑昌國者惠王非燕昭之失德古今賓館禮衰權與興
慨大都覺成於怙侈識昧於顧賢未可以朱均之朋淫
議勳華之棄士也世越千禩廟寄一廛屬有鮈生來棲
烏幕弔古韓侯之里傷心漂母之祠國士伊誰王孫孰
飯桃人土梗竊歎愚衷玉几金牀恭聞故實爰倣初明
天臺之表載繹孟堅郤史之文作歌有等於告哀薦楮
敢希於邀福嗚呼王如來格鑒九原尚友之心我恨生
遲灑千古依人之淚

案漢分楚地爲二以在淮北者封元王交以在淮南
者封荆王賈後轉封吳王濞楚封東海彭城薛郡三
郡三十六縣是時淮陰射陽先屬荆後屬吳絶不在
楚封境內其祠墓流傳蓋皆附會不足深信也自記

楚元王 史記楚元王世家 漢書王褒傳昔
高祖同母少弟也吐捉所被 周公躬吐捉之
勞白屋 曹植娛賓賦云揚
仁風于白屋 受浮邱之經淵源乎荀況
浮邱伯齊人漢書楚元王交傳好書多藝少時嘗與
魯穆生白公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
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
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從藍田之戰發跡乎景駒

學士刻燭爲詩四韻則刻一寸虛襟南史孔休源傳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 遂致喬靡
荆傳本傳昌邑師本傳桃人土梗 荆楚歲時記於是縣官以臘除夕飾桃人垂簪索虎書於門戰國策趙策土梗與木梗鬬曰我乃土也 玉几金牀葛洪神仙傳見玉篇

維嘉慶五年月日故徵君吾友甯君止齋以疾終於汝
陰里舍君居江北我居江南聞信驟悼爲位而哭嗚呼
痛哉君諱問禮字景陽一字止齋潁州阜陽人也陶正
之系蟬嫣乎有熊簪閥之華冠冕乎潁尾貧也非病家
有賜書正而不宅代傳長德君生卽愴定幼稱茂良人

貌而天役德勵冠雲之操視蔑若月修業緜息版之時
少失乾蔭奉母而居與兄崇禮明禮皆以都明經爲時
模楷何家三隱尤數小山賈氏一門首推偉節有讓瘦
推肥之誼無緩儒弟墨之嫌眴眴乎莊莊乎出爲人師
入奉子舍酌生徒問奇之酒以壽眉棃分博士賜餐之
錢以辦甘滑太夫人顧而樂之雖三釜之悅曰六珈之
彰身無以過也性鄙浮薄不濫約歡苟有投分必罄衿
抱得何遠妄語足貽一縑爲元伯結言不遠千里測交
敦行義盡此矣生平研閱所及約下萬籤恩聞弗尚必

稽仲尼之心蹤跡可羞博緝容氏之掌發爲翰藻動符
經術削柿以寫閎意入於大爐據梧而吟精思應於鳴
鏑雖復中年考校逐隊充賦所性不存守學彌篤會詔
徵孝廉方正之士今河督王公時爲郡將熟聞義聲獨
以君名上於大府楨範下士驅傳而舉幼安郭祚進賢
列表而推高綽人謂披泥抽玉沈川掇珠將命封軺之
駕入承明之廬矣君乃晦不圖榮道不偶物遠慕漆雕
永信之語幷無田生致親之懷公府三辭弓旌虛賁幾
將如劉訢挂檄而逃學夏統拘嫌以養豈非赤石不奪

節士之必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彼懷軸冤舉掃門
求知買聲闊扁之書希榮黃素之冊者伊何人哉伊何
人哉予以弱冠客游茲邦獲奉齒憑遂聯僑札焦陂雨
霽西湖水澄雪旦風朝暄辰肅月步屧相逐棨酒互賡
賞一卉之豔則聯情發藻晰半簡之義則騁詞飛辨執
古之醯聽勗我以葆眞離世之垢濁引我以元曠古之
人所謂組織仁義琢磨道德形應影隨如蘭如芷者斯
之謂已飄蓬轉風遂成離索書牘問訊七稔無聞不謂
一旦冥焉長逝嗚呼痛哉後事之託有愧於鍾君潁川
之碑何裨於陳寔要惟哀情不能已已乃作誄曰
四海朋交誰心誰面充路儒冠誰眞誰贋弔魔波流經
離道畔障瀾而東以一砥萬惟君貞德不然清皓素帷
不開黃經自抱伯埙仲篪蛩聲挾藻有母聖善怡顏忘
老愉愉內行肅肅文林其風肆好明月在襟壓架萬帙
挂壁一琴操翰落紙鏘然古音潛德自曜幽光不藏召
南行義聞於淝淮鶴書下莅元纁載來聿我緇素赤緊難
爲蒼生恐誤非敢鳴高塵霞疾痼惟君之志介石比堅

第一九三册 104 版
36 B

知白守黑披莊莫元憶予交君庚戌之年迄於甲寅月六十圓鈡宣作客書劒三秋士衡老屋東西兩頭汗簡同炙紅螺對浮分花鬬句隔燭燒愁及爾如眞單情得健牙弦迭和洪鐘厲撞自子南歸楚水吳艭玦判璋分盈盈一江予作勞薪君高衡華少微煌煌寥天之一何圌崇朝鵬鳥鳴室報書遠來驚聞輟悉嗚呼痛哉君質如水進德如火以火鑠水知其不可嬰疴幾時服藥幾裹津旅遙遙懵然雲墮嗚呼痛哉憶予聘親時客君土君爲經紀立我於戶惘爭孤露謂予毋苦宜紹清芬勉千言屬子體弱豈意長星先墜君腳嗚呼痛哉君有毋在白髮垂垂下無遺孤寥寥總帷孰爲君嗣孰贍君羞矛涕不止阿兄可知君之遺文予有半箱舟車出入或存或亡誰爲裒集闡其幽芳如椒斯馨從風以揚言笑在耳酒痕在衣惟雲頻波仙耶是非實以誄華表之素旂用激頑懦清規世稀嗚呼痛哉

家有賜書敘傳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其學家有賜書而足於財人貌而天也莊子真爲人也眞人淵而天役德勵冠雲之操莊子孝弟仁義忠信貞廉

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又抱朴子逸世之操視歲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紆然棲九元之端視歲

若月長子壽處遠處兒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修業無息版之時管子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少失乾蔭南史袁昂傳夙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

何家三隱尤數小山見錢序賈氏一門首推偉節後漢書賈

彪傳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恕眴眴乎莊

子管子小問管子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也孺子也至其壯也莊子何其壯也至其成也由乎茲免何

生徒問奇之酒漢紀董子魏照求師郭泰供掃泰曰當精義講學何

由乎茲免何出爲人師給酒掃奇字以壽眉黎見錢序

其君子也出爲人師給酒掃奇字以壽眉黎見錢序

勞相近照曰經師易得人師難

求欲以素絲之質附近青藍入奉子舍見樂元酌

淑序

六劬詩鄘風凱風劬勞也約歡史記燕召公世家燕三公相厥約歡越以五百金爲趙王壽

笋六珈顏氏家訓約腹約歡越以五百金爲趙王壽

何遑妄語定賭一縑梁書何遠傳每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伺之

不能得元伯結言不遠千里後漢書范式傳與張劭友劭字元伯卒里結言必

稽仲尼之心文中子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

削柿以寫顏氏家訓削柿札牘之柿古者書誤則削之

此意據梧而吟莊子內篇齊物論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

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又德充符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注梧琴瑟

守學彌篤國語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卻穀可行也守學彌篤年五十矣守學彌悼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悼篤者不忘百姓也

披泥抽玉沈川掇珠抱朴子逸世之操視歲

子自明吻並驅象元鑒表微者爲將命封韜之駕見錢
龍披荒抽溝畫盛川擬流瑛誄注君子有疾不撤華琴服藥幾裹李賢詩薛
序入永明之廬見張子白田生致親之懷顏延年陶
惟田生致親之懷注詩傳齊宣王謂田過曰君之與
父孰重過曰殆不如父宣王忿曰則易爲去親而事
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
吾親君之爵尊以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
凡事君者劉訏揖本州刺史張
亦爲親也劉訏揖本州刺史張
乃挂檄於夏統拘鍊以養晉書夏統傳養親以孝聞
行夜踰或至海邊赤石不奪節士之必揚子赤石不
拘鍊以養注石不可奪堅猶
丹泥可奪赤也國爵屏貴家人忘貧士謀殆所謂徵
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徵注莊子至貴國爵屏焉至
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交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

貧覓舉唐薛登傳時選舉濫甚上疏曰明詔方下國
已驅馳府寺之庭秦記晉報故俗號舉人
皆稱覓舉者自求也掃門求知見前組織仁義琢磨
道德劉孝標廣絕交論四海朋交誰心誰面法言朋而不心
友也儒冠杜甫暗雨左丞詩紅
顏冠多誤身素帷潘岳寡婦賦
所以代羅紈鍾鼎以表哀幃以素帷易繫辭
幅以素帷鍾鼎疾痾田游疾痾登聖代幸得逍遙
衡茅屋東西兩頭世說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
廊中云聞瓦屋北龍住東頭
士衡住汗簡按汉水家竹
西頭汗簡合住取青
勞薪帝座進飯謂左右曰
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
夫乃云實用故車薪舉世服其明識鵬鳥鳴室賈誼
傳誼爲長沙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自
鵩鳥以免書太得長乃
鵩鳥賦以自廣　輟毫任昉哭
范僕射

詩齋知安歌日非君撤琴
辰注君子有疾不撤華琴服藥幾裹李賢詩華琴蔡邕
長星先歷君腳晉書孝武帝紀太元二十一年七月
回長星勸汝一林酒自
古何有萬歲天子耶實以
誄華夫實以誄華名由
高

翰林院待詔徐君妻吳安人誌

歲在昭陽玄維建巳吳江徐待詔達源執訊寓書以其
內子吳安人之喪來赴於予瓊範收華瑤光掩彩摽辭
之慕感均古今豈況同心駢穗失蘭摧於房教組雅剡
風斷棄絲於伉儷此尤黃門永逝之淚霑滴晨檐希逸
琳前身嫻月生具圖衮夙世璇星長工織句九梁卻飾
惟裝琥瑁之書四葉開屏只綴珍珠之字追乎箄總歸
於吾友徐君鵝翼齋心蛩氊儷影剔金缸而喝韻排鴻
朗以分棊賭側體於雲鬟曉黛聯秋吟於霧幌夕
蟾娟來圓壁花深一樓香重勝趣既協鬬作雅遊當夫
蘭芳遍人嵐氣不野輒復攜鏡具命燼舶磨蘚石而畫
釵痕刻槐眉以銘亓跡草木晦蔭如帶香煙衣裳飄搖
若眞星月思雖玉簫吹鳳瑤裝駐鶴不是過也徐君嘗

宦京師半載而返王寬夢想之勞高柔愛玩之志雖有華衮不以易蘿薜已維時惠問川流勝儕麕集成陰接軫靡閒弦晦安人魚鱗以召之雜佩以贈之一枝松塵蔽障談元十樣蠻牋隔屏授簡陳局星晚莫酌露初堉異運波恆隨慕跡人如劉柳服到心形蓋青鳥翡翠無以喻其婉孌矣無何恆幹不居舜華忽謝彩鸞委世遙天之笙鶴如聞紫玉成煙樂府之妃猗歟和鳴呼哀哉徐君煩冤紆鬱涕下如糜檢故物於瑣屧搜殘篋於蓋篋乃得已未歲手書題拙集詩二首絹素欲裂煙墨猶

新曲飾蘭言兼憐桃泛琅璈罷偏留賞於孤桐瓊簡緬餘訝垂光於璧札半格獨誦一鐙自怡徐君蓋未之知也逮及今茲方始緘寄嗚呼哀哉倘使綠字不傳縹囊終閟尺波電謝清都路遙則豈知華鬢天上尚餘不櫛之鍾期朱鳥窗前乃有審音之涓子其爲優悒更何言乎月若攻砧既悼焚乎芝蕙風傳玉度敬撰德於旒旗其辭曰

結璘誕秀琯朗降芬冠戴明月髻梳瓚雲宛宛麗質託緒讓君光啟幼德如蘭斯蕙裁衣織素弄藥爭花修詩

瓊範收華　瑤光掩彩　謝希逸誄檜彩瑤光收華紫禁斷琴絲於伉儷

左傳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黃門永逝之淚雷滴晨檐文選潘安仁哀永逝文注此岳傷妻之詞又悼亡詩晨雷承檐滴殷淑儀斃謝莊爲哀策文謂當今復有此才文曰鏘楚挽挽歌也前身司空圖詩品明月前身協協趣見錢序玉簫吹鳳瑤裝駐鶴秦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一朝隨鳳飛去雖有孽爨不以易蘿能致孔雀白鶴穆公時人善吹簫薛張說詩不將顏延年宋文帝元皇后哀策文鳧鷖流薛荔易繁纓覩川流芳蘅滿塞連波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賞連波連波寶滔字也按唐武后見圖製記人如劉柳服到心形菱居會稽家中莫不厭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東髮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舜華忽謝詩顏如舜華彩鸞委世見陳壽傳木槿也形俱服紫玉成煙搜神記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玉童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而欲嫁之不得乃結氣而死重游學歸往弔之玉魂從墓出顧重延頸而歌云重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玉曰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煙然樂府之妃豨孰和古樂府有所思妃豨風颺東方須臾高知之注妃呼方言豨走也王阮亭池北偶談江南士人擬古樂府有妃來呼豨豨知之之句蓋樂府妃呼豨皆有聲而無字今誤以妃爲女呼爲喚豨爲豕湊泊成句文理尺波電謝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不櫛劉納言諧噱錄關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不櫛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敬撰德於旒旗所恨不櫛耳維嘉慶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鎮洋友生彭兆蓀敬以冥庶圖芳蘅結璘相保於鍾萬杼上清紫文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修詩賁道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修詩賁道稱圖照言元鳧列女儛詠元邱之水有元鳥含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合之而誤吞之遂生契焉鷁駭沉齊山經解縣南有壇道山山下有水潛出亭而不流俗爲鷁駭發於上而潛於下厥頂方平有良藥久拚補袍或用覆醬庾子山啓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愔愔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愔愔琴德左傳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盧鴻嵩山圖翠庭詩神可谷兮道可冥有出入兮張素琴皇徽兮綠水陰德之音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淪悟多心天濤妃誄散靈魂於天濤巾見餘軸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敢撰德於旒旗妃誄吾上道鄒儀結璘

曾三桓鄭七穆崇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魯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座驚服

辯析瑯琊見賄汪契而不合荀子鍥而不舍金石可鏤禮堂見錢序

荊玉將剖碎其瑩姿芳華欲茂猶颺隨之潘安仁楊仲武誄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荊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又文子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弱弄左傳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子未成室發楹無人晏子晏子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不飾牛馬不可不服士不可窮窮不可窮也窮不可窮竟晉書謝安傳安少有重名靜不可寫也碎金孰珍晉書退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誥不可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我非揚雲子其侯芭揚雄傳雄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余禄之浪浪屈原離騷浪浪修修文選王隱晉書蘇韶既死而雖云金鹿才難潘岳有金鹿哀辭金鹿幼子也

祭裴母查太宜人文代

嗚呼玉縝則摧芰枯斯折湘竹淚霜華蓮殞雪揚徽有彤弨無勁總帳哀銜松門涕屑猗歟令公母教弟忘鄭實經神何惟學海孟草心傷兼斑罷彩春暉既傾芳猷宛在緬惟宜人門華冑清燕襲鍾淑謝雪誓英四德允宜三星爰卜服褕翟鈿屏珠御玉祁祁令嬪巖巖贈

公一行作吏八口乘風贛水如煙廬山似黛桂楫將雛桃花詠醞鴨堂斯莅魚軒載歡佐陶需翟訓柳惟韓仙吏頻移慈雲屢展合鏡燭奸分棠蔭善鴻案方對鯨波忽奔搴葵擬漢沈玉勞尊救惟民先避惟身後雪浪環飛危櫻獨守民歌元亮士感班姬十年梅尉千載蘭儀苴杖催歸芝輀遙啓風送滕王波翻彭蠡元雲下覆驚颸薇霆天低水白月黑舟摧危地能生呼天是禱作善降祥終邀神保宜人燕詒我公鵲起千佛登名芻尼送喜蠟蜴塞漿雞鹿山青經傳紗幔禮秉萱庭烏化鳧飛堠無燧夫人有城爰自山案量移溯郡陶觚封書鍾儀誌訓潘輿正暇駛馬驚來龍門脫箝甑子閉閤會騭陽侯頻襄河伯月府飛精星娥返魄鳴呼宜人卓爾女宗鳳紮職理賦茗才工今茲畫雉昔日丸熊嗣徽則孝佐治惟忠慕閬川流鄉疇音寂侃卜眠牛歐悲畫荻絳帳鑠生椒漿敬瀝靈兮來歆降茲揄翟尚饗

玉縝則摧芰枯斯折顏延年祭屈原文蘭薰而摧玉縝則折　松門涕屑文選王儉達祭顏光祿文峯悲春暉孟東野名郊年五十始成進士

爲溧陽尉嘗作遊子吟云慈母手中綫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謝雪甥英晉列女傳王凝之妻字道韞謝奕之女也聰明有才辯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一行作吏嵇康傳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吾聞道士遺言飼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桃花詠釀虞世南史路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女春日以桃花釀兒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鴨堂斯莊合堂

事類孟郊爲溧陽尉好養鴨開射鴨堂

魚軒載歡左傳歸夫人魚軒注夫人車以魚皮爲飾

訓俚韓丸熊莊蘭儀謝希逸誄發蘭儀

風送滕王波翻彭蠡名勝志馬當山在彭澤縣東北山有馬當廟焉王勃舟過其下遇祠人助以順風一夕而至洪都詩云時

來風送滕王閣千佛登名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摭言張倬落第捧登科記

喜許彥周詩話記人作七夕詩押潘尼字眾人竟和無成詩者後因讀藏經呼喜鵲爲芻尼乃知讀書不厭多

芻尼送經傳紗幔晉列女傳荀堅憫禮樂遺闕博士盧對曰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年八十視聽無闕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

鳥化鼃飛見尤袒望序

陶鮓封書陶侃母湛氏傳侃少爲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潘輿正暇潘岳閑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

陽侯河伯漢書揚雄傳陵陽侯之素波兮應劭注陽侯古之諸侯也有神自投江其神爲大波

女宗妝樓記宋鮑宣之妻不妬

九頭唐書柳公綽傳子仲郢母母閭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韓郎皋女也善訓子

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九使夜咀嚥以助勤惠問川流顏延年誄見吳安人誄

侃卜眠牛見上與李刺史書

歐悲畫荻歐陽修傳四歲而孤母鄭親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

葉竹孫印譜題詞

芝英白素百封之斗檢齊開麝酒朱磌十里之雲香不斷擷元山犀匣羅蒼史螭文波欲迴鸞箔眞顧鵲可謂敏藏胷臆巧發豪銛者矣夫自變撥蠟爲車渠易範銅而花乳人搜青田之寶家貯蘭金之泥顧乃手劣體三心盲書六尾缺五而非馬丞下四而爲羊得無齒冷姜

王見揮吾趙乎葉君竹孫珠吐霞含書神畫聖十八才藝萬里薛蓬旁及蟲雕尤工鵲刻琢滇黔之石髓玉色脂凝鐫衛霍之金章銀黃斗大霜波淬刃剸雲則薤葉紛披勾漏移砂印紙則桃花欲笑莫不琱鍛山骨劀剔雲根手彙一編藝超百代如得王休之璽靈光燭天揮開張顯之椎金精溢地是蓋模神沖穆刻意凡將遂乃兩史皇而鬬能四鄭虔而稱絕得言忘象精輩郢石之斤泥跡求神想見工倕之指僕一丁未識二酉思探琢玉鎔金夙昧心於妙技秦碑漢碣頗馳思於名山君於

鑑古之餘兼述援鼙之樂點蒼石潤絢縷文奇覩此彝彝子懷渺渺誠恐六丁下取盍藏諸玉檢之封苟其五嶽能從請佩我黃神之印

廚酒硃罌十里之雲香不斷擷元山犀匣余寅同姓名錄唐陳茂昭爲尚書郎每書信印記揭硃罌澆廚酒匣以鎮犀養以透雲香印書達數千里香不斷車渠查愼行詩車磲瑪瑙犀角及象齒苟適於用俱牢籠後來摹刻忽以石其法創自王山農花乳元暨人王晁自稱煮石山農始用花乳石刻私印玉照之潔若鐙輝者謂之鐙光石山青田之寶考槃餘事青田石中有瑩潔如匣體三後漢書儒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尾缺五而非馬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爲書馬者與尾而五今酒四不足一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曰獲讙死矣其爲謹愼雖他皆如是丞下四而爲羊後漢書馬援傳注東觀記曰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鄉城皐令印皐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史即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開張顯椎後漢書靈帝紀注張顯爲梁相兩後有鵲飛翔近地化爲圓石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六丁下取異人記唐王遠知善十五卷一曰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遠知曰所泄之書何在上帝命我攝六丁追取遠知據地旁有六人已取書去黃神之印抱朴子入山者佩黃神越章其廣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進

上帝泣莫不應會感神怡身蕩累於是退居理氣止觴臥遊煙霞溺於豪素岳瀆引其曠思繩篤匣開信紙和墨入荒坐究四聲聞作釭花燼夜而筆陣方圍雞聲唱窗而心兵互鬬張彥遠評泊所已及趙明誠金石所未收皆將銜其山川託之藻詠手無寒具詩有秋心可謂吟披嘯卷同幽共深歌爲于而聯袂讀法言而幷帙者矣惜也張君以事旋歸予亦獨唱寡和桓元一厨目不及半少文四壁詠未獲周流連玦判之辰惆悵卷還之際遂卽日來所作合寫付裝評書之什亦聞附焉夫妙

於神者匪言象所滯過於眼者惟煙雲可懷道由境深故楮皆融趣之物心入水淨塵札亦棲眞之資可以安百骸可以遣萬慮可以悟衷散賞可以應目暢神何必逍遙蘭山游盼春圃然後爲迴標特立哉發清識於煩城遇仙骨於俗境他日訪道具茨晛目羽人氣上乎白雲形超乎朱紱指圖爲盟息壤在彼矣

米舫　黃山谷題米家書畫舫詩滄江　陳楊漢書畫船陳楊爲豫章守

宰所接見惟設一榻以待　徐稚來則下之去則懸之　顧陸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顧陸顧愷之陸探微　張張僧繇　吳道元古今畫記

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又典型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謂古探微功新可謂四聖　荊關荊浩關仝

小讀觀堂集注　卷四　明蜀藩本　約園刊本　四六

元好問王都尉山水詩自是柔櫓畫眉手不能辛苦作荊關又圖繪寶鑑荊浩博雅好古尤長山水又關仝畫山水師荊浩晚年信紙和墨宋史宋郊傳郊成都帶唐有出藍之美　簾然燭髮婢夾侍和墨伸紙望見者皆知太守修潛書也　巢具　繪晉陽秋桓元好之客食寒具油污其歌蕉于而聯袂唐書元德秀傳畫後遂不復設寒具　玉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德秀所爲歌也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蕉于于蕉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敕曰讀法言而并峽茹芝虛而共餌披法賢人之言哉　讀法言而并峽茹芝虛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畫以一厨畫糊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文繩念生平閒幽共深桓元一厨之嘗以一厨畫糊　晉書桓元傳桓元發厨後窗而縱閑如舊以遠題其前寄桓元發厨後窗而縱閑如舊以遠之紹玄未開愷之直去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丁　少文四壁南史宗少文傳好山水愛遠遊名無怪色　江陵獻曰老疾還江陵獻曰老疾惧至名山恐難編視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響惆悵卷阿孳孳乎望撫張動操欲令眾山皆響水淨塵札亦棲眞之資可以安百骸可以遣萬慮可以悟衷散賞可以應目暢神何必逍遙蘭山游盼春圃然後爲迴標特立哉發清識於煩城遇仙骨於俗境他日訪道具茨晛目羽人氣上乎白雲形超乎朱紱指圖爲盟息壤在彼矣

米舫　黃山谷題米家書畫舫詩滄江　陳楊漢書畫船陳楊爲豫章守

宰所接見惟設一榻以待　徐稚來則下之去則懸之　顧陸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顧陸顧愷之陸探微　張張僧繇　吳道元古今畫記

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又典型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謂古探微功新可謂四聖　荊關荊浩關仝

小讀觀堂集注　卷四　明蜀藩本　約園刊本　四六

元好問王都尉山水詩自是柔櫓畫眉手不能辛苦作荊關又圖繪寶鑑荊浩博雅好古尤長山水又關仝畫山水師荊浩晚年信紙和墨宋史宋郊傳郊成都帶唐有出藍之美　簾然燭髮婢夾侍和墨伸紙望見者皆知太守修潛書也　巢具　繪晉陽秋桓元好之客食寒具油污其歌蕉于而聯袂唐書元德秀傳畫後遂不復設寒具　玉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德秀所爲歌也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蕉于于蕉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敕曰讀法言而并峽茹芝虛而共餌披法賢人之言哉　讀法言而并峽茹芝虛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畫以一厨畫糊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文繩念生平閒幽共深桓元一厨之嘗以一厨畫糊　晉書桓元傳桓元發厨後窗而縱閑如舊以遠題其前寄桓元發厨後窗而縱閑如舊以遠之紹玄未開愷之直去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丁　少文四壁南史宗少文傳好山水愛遠遊名無怪色　江陵獻曰老疾還江陵獻曰老疾惧至名山恐難編視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響惆悵卷阿孳孳乎望撫張動操欲令眾山皆響水淨塵札亦棲眞之資可以安百骸可以遣萬慮可以悟衷散賞可以應目暢神何必逍遙蘭山游盼春圃然後爲迴標特立哉發清識於煩城遇仙骨於俗境他日訪道具茨晛目羽人氣上乎白雲形超乎朱紱指圖爲盟息壤在彼矣

米舫　黃山谷題米家書畫舫詩滄江　陳楊漢書畫船陳楊爲豫章守

宰所接見惟設一榻以待　徐稚來則下之去則懸之　顧陸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顧陸顧愷之陸探微　張張僧繇　吳道元古今畫記

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又典型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謂古探微功新可謂四聖　荊關荊浩關仝

小讀觀堂集注　卷四　明蜀藩本　約園刊本　四六

元好問王都尉山水詩自是柔櫓畫眉手不能辛苦作荊關又圖繪寶鑑荊浩博雅好古尤長山水又關仝畫山水師荊浩晚年信紙和墨宋史宋郊傳郊成都帶唐有出藍之美　簾然燭髮婢夾侍和墨伸紙望見者皆知太守修潛書也　巢具　繪晉陽秋桓元好之客食寒具油污其歌蕉于而聯袂唐書元德秀傳畫後遂不復設寒具　玉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德秀所爲歌也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蕉于于蕉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敕曰讀法言而并峽茹芝虛而共餌披法賢人之言哉　讀法言而并峽茹芝虛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畫以一厨畫糊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文繩念生平閒幽共深桓元一厨之嘗以一厨畫糊　晉書桓元傳桓元發厨後窗而縱閑如舊以遠題其前寄桓元發厨後窗而縱閑如舊以遠之紹玄未開愷之直去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丁　少文四壁南史宗少文傳好山水愛遠遊名無怪色　江陵獻曰老疾還江陵獻曰老疾惧至名

小讀觀堂集注　卷四　明蜀藩本　約園刊本　四七

山恐難編視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響惆悵卷阿孳孳乎望撫張動操欲令眾山皆響水淨塵札亦棲眞之資可以安百骸可以遣萬慮可以悟衷散賞可以應目暢神何必逍遙蘭山游盼春圃然後爲迴標特立哉發清識於煩城遇仙骨於俗境他日訪道具茨晛目羽人氣上乎白雲形超乎朱紱指圖爲盟息壤在彼矣

米舫　黃山谷題米家書畫舫詩滄江　陳楊漢書畫船陳楊爲豫章守

宰所接見惟設一榻以待　徐稚來則下之去則懸之　顧陸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顧陸顧愷之陸探微　張張僧繇　吳道元古今畫記

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又典型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謂古探微功新可謂四聖　荊關荊浩關仝

小讀觀堂集注　卷四　明蜀藩本　約園刊本　四七

綺歲會稽內史味道於蓍華雖復朱輪十閉獨謝銀艾殫心竇書偶以家衒之閒肆採山水之篇虞山北比瀛甸俯臨尚湖獨峯採雲眾壑送籟蔬簞奏而水綠錦樹烘而谷頹秉惟丸身蕭辰平原彰色紅縛雙鳥健艾一第披蘿徑仄屨閒翠生獸群人來煙中語響秋色寸寸貯之盧襟山情陶陶棄於蕭月逾乎煙篤意勸高壽景紛爰翁雲藍疊成星句榛煙出谷飢極苑模高筆秀靈加之圖繪眇眇焉逸逸焉可謂邱壑藏龍衣冠巢許矣兆蓀采藥有志梯霞無期十讀循環三百起

躍過此以往或得丹泉之術終慰紫芳之心山圖赤斧引與爲曹若邪雲門將從此始巖探十祕賦裁九能裹糧詩隨斯卷其約劑也

抱浴元素　張融海賦　陶元浴素　謝客斤竹　文選謝靈運從斤竹澗越溪嶺行詩註靈運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儒林丈人　魏志三少帝紀注裴秀爲儒林丈人　丹泉盛宏之荆州記宜都夷道縣五南有望州山內有溪泉欲雨輒有赤氣又名丹泉許細看

花兜紀遇詞跋

白堤蓮花兜者要紹所駐羅宴娛之結輳人皎若月水行皆仙紅幺和編郎之歌青荷支中婦之鏡靡曼柔些頒賦咸戾武林何子夢華高子爽泉以雪鴻圖爪聊浪前川一日過予槃談鹽稱所遇則有昭惠妙裔絡秀綺齡面菱芰以竦風嬉旄旗而耀質蠶雲垂領尺腰飄煙曼睩翦秋南浦凝碧清靜悟嬿堪可薄妝朱衣當風桃李皆俗於是抽觴泛釀迴潮命笛手玉混塵眉煙繚花歌緩橈輕鐙涼話暖不自知其宕往也酒闌分張惘若有失勺藥之懷均不自已互灑蘭藥抒其綿摯恤恤乎思深哉夫嬋娟此豸波蕩芳華浪人之遊雅士弗尚要以情塵不祛綺障攸託鏤刻空花振撓羈緒張愛網於棄物寄瓊思於輕苔原其指歸迄於麗則陰淫棨衍之譏非所語於此段矣曳夢牽雲闢風撓絮資其疊拍闕此雙情異時拾春餘之墜歡溯紅情於末簡二詞蓋左券云

清靜惜嫖　宋玉高唐賦瀟清靜其惜嫖兮性沈詳而不煩

陶媼鄉四影詞跋

贈影始於泉明賦影聞於謝傅明陶淵明形贈影詩　賦影聞於謝傅　謝傅謝混　唐書文苑傳謝優當爲塵影二篇課虛叩寂寞機文賦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采眞九神酉陽雜俎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九影各有名子野三語出樂府紀聞子野曰何不謂之張三影其采雲霞爲胸詩歌之餘旁及棄趣固已祖鄱陽而禰玉田矣閒以繪聲之才奏刻玉之巧四影詞出五光爛如躡靈胎於香國追魄奴於眾芳織綃去塵課虛叩寂遐哉技至此乎采眞九神誕而不實子野三語約而未詳以息相吹映月而弄儗之繪事蓋東坡畫頰也懵者或虛幻求之爲罔兩之問夸父之逐僨夫

客未喻子野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嫩起簾櫳捲花影柳徑無人墜絮輕無影此生平得意者

黃孝子畫并序

夫勉心景跡夏侯流詠於子驥聞風永懷遐叔旌善於知道見唐書侯程傳道首百行曰君子立身雖知道皆以篤行倡備克守天經播之雅歌用附惇史淑靈所稟載籍具昭顯顯江夏實超古烈沿及苗裔至性益敦以彼生業耒耜導乏典墳而代閭左之役旌期獲安反轄前之風鬱攸退舍封牆以篾岳籙沈痼爲蘇椎心而守墓廬擗踊無數道首百行誠感三靈宜乎獨楓改里入袁愉之表章六闕樹門牓楊炎之世德矣孝子

翠九四 明嘉書 約園刊本

黃氏名機字聖猷吾邑人事詳州乘時越百年屬有孫枝子忝戚末以前邑侯長沙劉君暐澤所爲家傳潢治傳睹用揚前休誦循陔之什雅慕采蘭繹式閭之文尤敦敬梓爰作贊曰

二儀肇建人紀聿興粲粲門子景儀閔曾粹和鍾毓匹庶烝烝外繇顧山躬當踐更淪漉柔滑必絜必誠侍疾謁醫繭足數程引刃默禱殘骸委形九地哀勤三年算增耄車在室視融猝嬰大呼帷堂精激隱冥感迴燄熄百神効靈州里欽式冠裳敬生日月雖邁誦說猶馨中

曾母羅太淑人七十壽辭并序

粵惟旃蒙赤奮若之歲月在孟冬辰在析木曾太母羅太夫人七袠壽辰時次公轉運公以稟料之頒絜齊其膳豕繡之服嬰婗其容羣僚從宦罔不穌會韜沂塡門觚爵爭介率將斟酈泉之水爲聖善綿齡進華岡之枝爲眉黎篤祜於是代舍賓從絳帷生徒咸鞠膝再拜奉觴而言曰夫松茂柏悅安貞本於地符震出坎勞成功資乎坤德是以京陵毓彥貽謀推鍾媛之仁母儀流徽書法首都水之傳世之膺揄狄御安輿延鄉石窌之封

朱鳥斑麟之祝此浮俗之所尚非令儀之所存蓋福堂壽車致之具其本禔流變衍持之厚其基旗翼之算匪假乎頤眞駢蕃之庥必源於行義今於太夫人可得詳徵焉方其鍾慧綺齡宅衷彤史紘紈獻功之訓口熟於緇繩鈆鉛辱金之倫不留於盼睞弄藥爭花之侶獨以讓果稱廉銘椒賦茗之餘要以研經畜德逮歸於贈公文木公也冪酒承顏鳴璜佐理輭土擊車之會畫雉翬衣木天視草之辰聆雞警旦及乎虎符出守魚軒莅治太夫人問俗齊風觀政魯甸沈香弗御成吳隱之清操慈渥之溥旁逮於賓僚苛嬈之徵不施於臧獲此則龐洪介祉肇啓固有端焉奕降祥純常甯有艾乎屬當設

以葆泰處靡麗之會添屏妍華被翟茀之飾弗忘儒素悅之旦羣修奉籩之儀三山傳婉妙之書九垂問齊賢之母花名晚節山曰後隆凡申錫曼羨之方來屬榮曜徽華之必得而兆蓀等獨有進焉者則以聆輿人之臚視即是瑣璇傾眾士之心波足斟雉鼎何待雲屏綺幛繡槃悅之華言婺彩星芒卜春暉之常湛也哉時俗詭禱不足以愚賢明按古者嘉禮必有祝辭秦漢以來類以歌辭爲壽揚舉令言稱道洪嫩甚盛事也不揣拙儜敬獻頌言爲太夫人侑爵其辭曰

熙陽轂旦壽觴踧踖四德含章是法是遵惟德之尊惟

福之存黃髮有慶成此禮門穀旦陽春壽觴再侑常珍鍾釜前席加豆中梱嘉樂自天祐之羣流感仁自心壽之三爵既具穀旦熙陽令儀烝烝保艾北堂永錫難老純嘏爾常戩穀罄宜以蘄於世昌

詩酈泉之水爲聖善綿齡後漢書郡國志酈侯國注悉芳菊水極甘馨中有三縣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滿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爲南陽令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松茂柏悅而柏悅葉芝焚而薰歎福堂壽車陶穀清異錄餉鍾屑金之倫酒陽雜俎金曾經在邱塚及爲鈸釧渡器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煉玉篇鋩小鈸也銘椒晉書列女傳劉

臻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賦茗陸龜蒙小名錄鮑照妹字令暉有世魚軒杜預左傳注魚軒大車以魚皮爲飾沈香亭北山曰後隆山瑯琊武漢沈傳祖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活幾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瑯琊武漢沈傳祖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活幾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瑯琊武

番禺其妻劉氏齎沈香一片孔奮茹葵同恬後漢書孔奮傳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孔奮傳字君魚事母孝謹奉養極求茹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宋史蘇軾傳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

韋逞母集韻音該宋氏傳經姟曰經十經曰姟脂膏不潤後漢書孔奮傳守姑臧長姑臧稱爲富邑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而奮力行清潔爲眾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而不能自潤

授韋逞之書早儲典誥晉書晉紀明帝藏書約園刊本

含飴就養後漢馬皇后紀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崔五原

黃陂情岳干天韜風雲於稽嶠含章庾子山周譙國夫人墓誌銘七德含章

吳中畫舫錄小引

藻野縛川之俗罩舟疊舸之鄉扇薄衫長珠搖劍動水明樓直照影皆雙日裹風中吹香盈路俠嘉夜含蕤扶迴羞而送態蕩魄而悅魂蓋廣微吳地之記士衡門之謳芳澤弗陳覩縷未及矣於是西溪山人選練妍華甄綜眾婷北里之志妝樓之記孫棨張泌撰述重新莊士非之達者趨焉采唐秉蘭並錄輶軒鳴瑟跕屣亦登地志觀政者於以別貞淫采風者於焉寄懲勸況乎

感舜英之易謝道人因而悟禪彰風絮之漂流僑士緣茲悵遇或指爲導欲詞以蕩情過矣僕王琨避面略異拘方散愁入室頗能繕性茲不辭而爲之引者亦以君非女閭之曹邱蒙何妨爲麗情之元晏乎

藻野縛川之俗顏延之曲水詩序靚崇文總目陸廣微吳地記一卷士衡昌門之謳陸機吳趨行吳趨自有始請從昌門起

王琨避面南史王琨傳尚書僕射顏師伯設女樂邀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之禮每令置于牀上回面避之散愁入室北齊書廢帝紀助教許散愁曰不入季女之室

臥看滄江亭記

丹徒五州山者江介之嶽靈郊坰之輿府左瞰浮玉右挹鍾阜丹霄仰熙則呼吸辰漢滌水俯澡則飲吞荊揚襟衡吳甸抗衡日觀昔在蕭梁顏監嶠路獻其謳亦越趙宋蘇公滄江銘其字歲序飄馳貞珉電掃精藍旣陊墨旋剝今都轉運使曾寶谷先生九能蘊才千仞立槩偶以政隙命儔昇眺天風浩浩振蕩于珮裾地靈羅羅涌現乎眉睫排煙罨霧擴宏襟於岑寂盤渦峻湍契淵衷於潢漾感此名蹟沈薶榛蕪爰詮郡人構樹亭榭卽用文忠題語揭諸楣端蓋以標舉曩軌昭式來旌甚

觸岫延賞鄭道元水經注吹旺風磬觸岫延賞

文學金君誄

金君諱鳳翔字虛谷蘇州長洲縣人叡哲之姿發於髫辮敦悾之性孚于州閭掌錄舌學以壙典爲笙簧鏤心織詞以理致爲心臂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傅咸少長學門管輅早稱贊儁作六儒之論藻掞璧流摹三體之經手皴橫卷爲諸生祭酒署儒林參軍固將公車發策英曜摧殘羽儀元和墨義大經雖通程子中謨屈聲厲

振蓋應鄉舉者凡十有七次奇隻不耦坎壈孤飄成夏侯之抵疑著子羽之頭禿無怪乎荆璚獨抱泣刖足于卞和瓊瑰盈懷類涉洹之聲伯已生平篤嗜宋學希風洛閩鄙王夷甫之談元慕崔伯深之闢佛削心約志安子桑之笑歌戰勝體肥被曾參之縕緒嚴嘻嗃之戒掉磬所必懲寬僮媪之失覆簀而輒恕所著有四子書義及詩文若干卷通平叔之訓詞盡毛兼索薄安仁之綃縠布帛是敦人範經師揚馥鄉術而心殫義府既損沖襟趾跕焦原終傷憂患遂遘脾疾告終里寢年六十有八麥麨無效褚幕遽張痛王烈生前之行應罷相吝慰方干身後之魂尚虛賜第嗚呼哀哉聿有三子森然丈夫學潮學蓮尤嘵時譽凡所箸篹皆親指授貽謀諄復惟以忠恕二言此則顏黃門之庭誥訾敖猶存晏平仲之楹書胖蔬自寶者矣兆蓀情聯元季交忝紀羣修牀下之拜熟聞義聲讀枕中之書備觀法誡諫德之作誼不當辭忘其黯淺泚淚命筆辭曰

易占素履書稱耆成國紀人望惟資典型鴻羽弗用鶴鳴有聲含眞蘊璞身晦道亨先生潛德鍾美綏緦克岐克嶷克振克竦滔繩手拔鐵檮口嘯夢爻吞羲執丹隨孔初舞象勺允升膠庠櫂菜蕭穆擷芹芬文曜膏雉廉徵瘦羊英聲茂實風從雲翔六月槐花三條樺燭侶逐游麟詩肄鳴鹿閟異摩烏袍虛立鵠遵海文章秋風萼霤桑樞蹋壁戰影咍藜著書鑽灼竹素咬咀道腴操貞蠆遯論倣潛夫通德儷門淹中方駕風成鄒魯業淩陶謝脆悲秋蒲甘無昧蕪季梁謁醫莊生怛化嗚呼哀哉遇儕黔婁謚待展禽禮堂風蕭瑟居雨霪申椒菉葹方千身後之魂尚虛賜第嗚呼哀哉元覽洞照龍光栖蓽運蹇而屯報豐可必懇懇才子琅琅辭筆竚昌其門用慰泉室嗚呼哀哉

叡哲唐書樂志克生叡哲莋我休明掌錄舌學洞冥記董謁好異見輒題掌還家以片簽爲之舌黑掌燭人謂謁掌舒舌學以壙典爲笙簧王勃益州夫子廟碑筐篚六經笙簧五鏤心織詞文心雕龍鏤心鳥跡典鏤心織詞之中織詞魚網之上以理致爲心腎顏氏家訓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傅咸少長學門晉書禮志傅咸表臣雖顏蔽少長學門晉書樂志傅咸疏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閒輅一鬻之儁欲

得見北史儒林傳隋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
輅見馬光與張仲讓孔龍竇仕榮張買奴劉顯
六儒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又劉峻世
仁說注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幼詣太學觀天
子臨辟雍作六儒論三體見葉竹孫印手敝漢書趙充國傳將
又明史劉崧傳崧七歲能賦詩家貧無鑪火手斲裂而鈔錄不輟橫卷後漢書翟輔
諸生橫卷為祭酒史記荀卿傳齊尚修列大夫之缺
海內所集祭酒而荀卿三為祭酒焉注食必祭先
飲酒亦然必以尊者一參軍南史梁元帝紀宣尼廟
人當祭後因以為官名參軍嘗置儒林參軍一人
古之力也可不勉哉禿落英曜摧殘羽儀晉書夏侯湛傳英曜
趙與徵書後漢書趙典傳建和初桓榮檀古後漢書
匹府表薦徵拜議郎桓榮傳
榮字春卿習歐陽尚書世祖召榮為議郎入授太子
拜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
印綬曰今日所蒙稽

禿落羽儀摧殘按即元和墨義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禮部舉人罷試
夏侯湛抵疑文詳下元和墨義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禮部舉人罷試
口義試墨大經舊唐書歸崇敬傳請以禮記左傳為
義十條大經周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
小經各置趙璘因話錄廣平程子中謨三卷
博士一員程子中謨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謨三卷
韓文公一見大稱歎及赴舉言於主司曰程
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下第大振屈聲稷侯抵
疑晉書稷侯湛傳湛字孝若講國人也幼有盛才文
章宏富泰始中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
責其辭曰子不嫌僕德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子羽頭責
之不勍而疑其位子羽文因秦生容貌
頭責子羽文因秦生容貌
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荊璚獨抱見再答李洪九
郡國志臨沮侯國有荊山荊璚獨抱書注又後漢書
劉昭注郎中和抱璞之處璚瑰盈懷左成公十七年
洹貪璚瑰泣而傳魯聲伯夢涉
為璚瑰盈其懷希風後漢書黨錮傳海內
希風之流共相標榜王夷甫之

談元晉書王衍傳衍字夷甫妙善元言唯談
老莊為事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崔伯深
之闢佛晉書崔浩傳浩字伯淵少好文學博覽經史
元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浩非毀佛法
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
喻浩取而焚之按淵唐改深削心約志六韜劍心約志從事於無
為安子桑之笑歌莊子子輿與子桑俱病矣裹飯而往食
之子桑若歌若哭鼓琴曰父母豈欲我貧
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
韓非子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
也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
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
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緒言韓詩外傳子路曰曾子褐衣縕表木掉
文隱義云齊人以經綿絮裝衣掉
相絞許為掉磬覆羹後漢書趙壹傳英曜
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令恚伺

當朝會嚴裝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爛汝手距阽焦原見魏
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都賦麥麴左傳楚伐蕭蕭大夫申
注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孟子曰無有山鞠藭乎
曰褚幕禮檀弓褚幕丹質蠟結于四隅相舂禮記又史記趙良謂商
無男女莫不流涕童子慰方于身後之魂尚饗賜第盧氏
不歌謠舂者不相杵雜記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沾一命於聖朝
雜記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沾一命於聖朝
徒作千年之恨骨如方干李賀陸龜蒙等皆有奇才
伏望追賜進士及第上從之顏黃門之庭誥南史顏延之傳閑居
無事為庭誥之文以訓子紀羣見卷二牀下之拜三國魏志荀攸傳
弟紀羣汪孟慈序牀下其見尊異如此三國
正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
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志龐德公荊有直名諸葛亮每至其居獨拜牀前枕中之書漢書劉向傳淮南枕中鴻寶

死秘書克岐克嶷詩傳岐嶷俊茂之狀鐵甕口捧抱朴子惑篇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某竊好之聚綱三絶鐵翅三折按匡學紀聞卷十原注一作撾此方土寓言也夢爻吞義三國志吳虞翻傳注引翻曰翻初立易注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被髮披六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曰六爻足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　執丹隨孔梁書劉勰傳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　英聲茂實司馬相如封禪文轂英聲騰茂實　六月槐花錢希白南部新書長安舉子六月後落第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宇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三條樺燭程大昌演繁露唐試連夜以燭三條爲限白樂天集試日許燒木燭三條燭盡不許更續鳴鹿嘉賓也韓昌黎序不許更續鳴鹿嘉賓也韓昌黎序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袍鵠高啓詩院門辰閉宮燭爛白袍鵠立八五千　反眞劉偽爲唐書韓愈傳贊愈以六經之文翻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云自鹽阪困車戰國策驥服之玄茨以生草蓬蒿揃壁戢影至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吹咀道腴廣韻吹咀嚼也方書便怒其沈思如此　吹咀道腴藥之粗齊爲吹咀劑子昧道　論倣潛夫後漢書王符傳符字節信隱居著之腴　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淹中方鴈漢書藝文志禮古經出於季魯淹中壯蘇林曰里名也季梁謁醫列子季梁得疾扶子語醫矯氏俞氏盧氏盧氏曰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矣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遺之俄而疾自瘳　莊生怛化莊子大宗師篇無怛化　遇儕黔婁陶潛詩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注黔婁先生死其妻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能斂何樂於此而謚曰康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不厭哦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謚曰康不亦宜乎　謚待展禽列女傳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遭三黜終不易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予惜哉乃下世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褒褒才子韓愈詩褒褒江

國子監生陳生妻周氏誄

孺人諱素字契蘭故祠部郎長洲周君約齋女也臨川惠宣之息惇敏蚤聞南陽叱羅之門詩禮夙習玉臺貞氣本具靈源金井微行弗訾跬步寡組之巧壺德允全嬪德象之篇淇泉瑳儻之容蔡國纂組之巧壺德允全嬪則咸仰時同里陳生兆賢以大第之小男屬下達而擇對禮協反馬歡聞射雉孺人下御臧穀上承慈姑薑萓免罝之義孝絕勃窣簠簋錡釜之司敬修享饋姆婦秉教姪娣感仁相夫以德濟於浮榮生影纓之族羨投畚之軌天桃九華能明其政褕狄七采弗慕其寵自非秉

智上流勘臻斯識已莫序婁易葬葬旋萎香無聚匊悲
用姓邱以某年月日小疾長罪年二十有七陳生靄歎
積息不能自堪屬爲累旌之詞以紓長簟之痛辭不獲
已藉達其哀乃作誄曰
茂苑土沃蓍溪水香光啓令淑誕鍾姬姜瑤光毓秀玉
德含章祥協茗菊節諧瑀璜平津鼎門仲弓賢裔緇祗
迎相元端作儷蘭館春桑鮮膝秋稅纖微手區唪睎心
計色柔衿纓獻儲莖蘭敦牟佐餕芼羹視餐中閨曾閔
內主邯鄲汝南方馬勃海希桓煙視媚行義親恩合結

纓心連裁紈響答繫肘囊芬衛縉嶠覽黨展無風朱開
有蹐境極欽愉年方華茂罄戾虞淵候催鐘漏美疹侵
肌銀鬢蜚宿蓐蘧夏凋菖蒲莫遊鴈呼哀哉克修蘋於
季蘭兮乏紫草於昌容撤趙瑟與秦箫兮莞泣露而悲
松悟人世猶閱水兮倘才齊而年豐彼擅嫩於七德兮
早理會乎三空嗚呼哀哉絡緯兮南榮星河兮秋夕感
芳菲兮不長撫蕭辰兮窆息睇靈匹兮中宵滴方諸兮
眥溢燦電影兮偉煌追昔悰兮摽擗嗚呼哀哉境傑僵
而不薺兮情昏憒而爽曙或力瘁於辟纑兮或體癉於
擊絮緊攻苦而食啖兮有長年而協趣何席泰而履亨
兮轉流光而不駐嗚呼哀哉柳園杼塵落濱月墮玳柙
晨扃銅鑰鑿鎖堊窈墳香房冥滅火彤管有煒明徽永
播嗚呼哀哉

諡高士傳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至萊子之門
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王去其妻
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萊
子亦隨至葬華韻會朝華暮落者陸佃云取一悲同
江南而止葬華瞬之義亦作舜詩顏如舜華
姓邱寶宇記沙麓在元城縣東亦名女姓邱時穆王
東征至此喪盛姬其女叔姓過之思哭因名
長簟潘岳悼亡詩見文選鼎門見畢
長簟竟牀空茂苑引書序蒨館蔡伯喈胡
夫人黃氏神誥手三盒獻儲蓫蘭禮內則婦或賜之
于蘭諸者蓋三十年飲食衣服布帛佩
悅蓫蘭則受禮內則芼羹疏芼荼者按公食大
而獻諸舅姑芼羹夫禮三牲牲皆有芼牛藿羊苦豕薇
也煙視媚行呂氏春秋人有新取婦者飲愉稽康琴
樂者聞之則欷愉至宜安矜煙視媚行
歡釋扑舞踊溢 尊蓫夏凋蓫蘭雅釋草蓫蘧蔬注實
葉皆似芥一名大室一

名丁歷西京雜記 鄴都賦昌容綠色注列仙傳
墓藍死於盛夏 昌容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
王女食蓬菜根二百餘年顏
色如二十歲許人故曰綠色三空 後漢書陳蕃諫桓
三空之尼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又梁簡文詩有
方知惡四辨美用語三空按三空謂生法俱也停偟
楚詞九思遠傳偟兮驅 境傑僄而不齊 揚雄甘泉賦
靈澤偉偟驚恐兒 傑僄參差
協趣見錢
序

空四 明叢書 紛圖刊本

婁東彭甘亭徵士篤學工文詞閎博奧衍其所著小謨觴館詩文集久為海內所膾炙通人碩士看無異辭顧悼先秦之不復則弊罷齊梁陋駢格之無章則首功蕭李自是而降殊用異施判若淄渑辨同涇渭嗟夫歸頹剞劂器曲舞公孫河陽豬肉案參荊國不有子美子瞻孰辨其波瀾之莫二妙諦之無上哉高文典冊漢用相如韓碑柳雅集言鴻苑咸能鏤介邱之泥鑱燕然之石亦可知自命作家奄有百禩必無有專執記序小文陰何雜響以懲羹吹韲是丹非素者矣唐人號稱熟精選理

崇賢之業冠時獨出珠囊金鏡哲匠遞生驅染煙墨搖髮紙札雖復文章淺盲不拘糟粕而當其卓然合作猶足書之萬本入人肝脾又況穎達序經房喬論史貞元之詔會昌之集鴻筆鉅製包羸越劉者乎甘亭先生小謨觴館文集鬱律沈雄陽開陰闔俯跋宗軌仰稽前則鴻序兼於眾體諡議美於碎金誄掩安仁書休酈植論屈靈運士衡銘奪陸倕班掾遠思前比矯矯西京自王筠舊手蕭愷才子方茲蔑矣又昔人恨仲文讀書未半袁豹先生則器辨服匿字析凡將校讎落葉無慙中壘

經田摛秀不讓康成洵所云異人間出今日始見者歟
東樹世傳經術肄業無忘追尋平生頗好詞藻而學步
知悤鞿眉自恥雖經殷侯之譚屢被陳王之誚高文載
覩倜伉何如堂下醆明未能默息豈謂一芸商搉解讀
郤居類彼汝南論茲月旦也哉方東樹跋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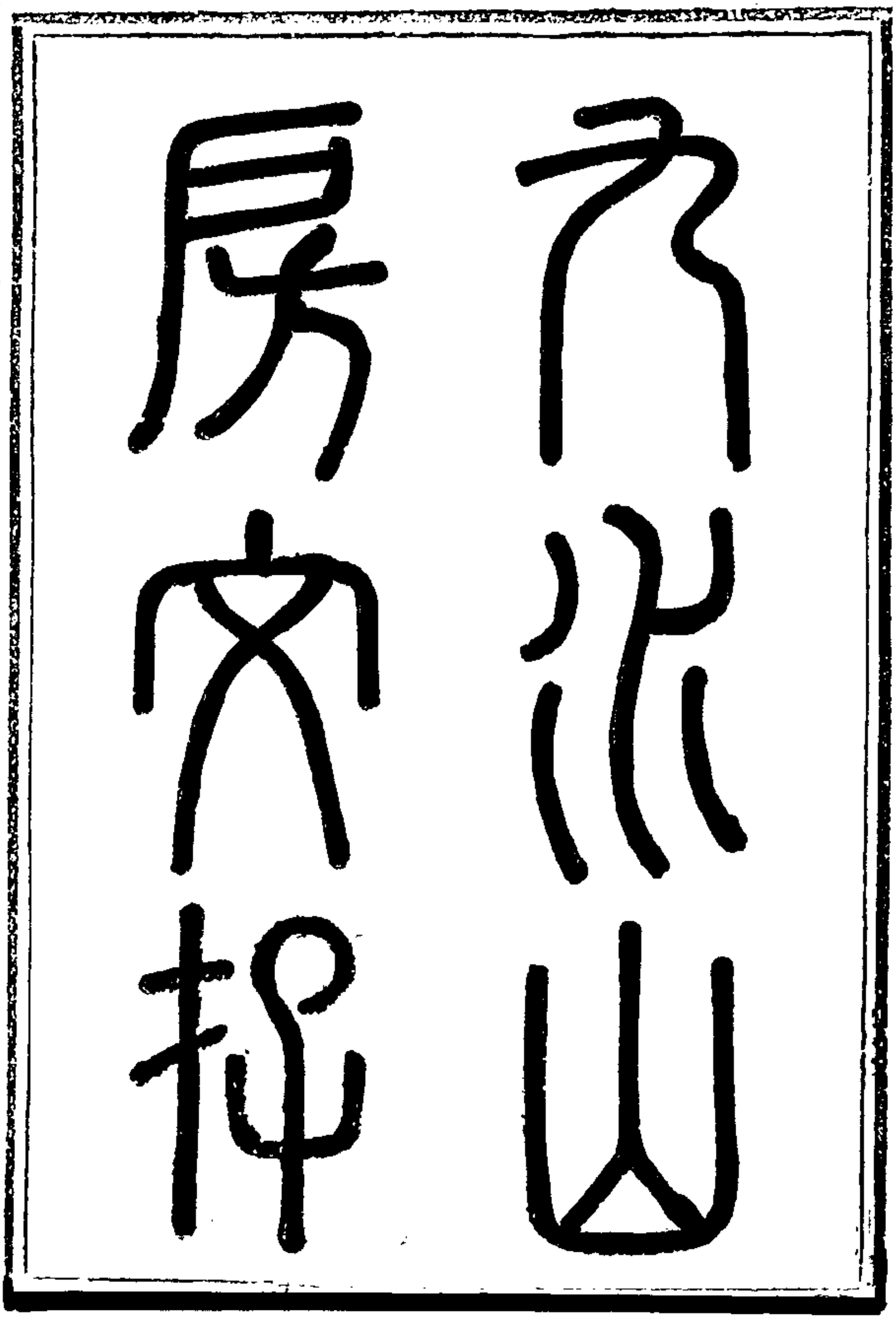
後序

小謨觴館文集爲鎭洋彭湘涵先生作也湘涵淹博而不遇晚依南城曾賓谷侍郎於兩淮榷署賓谷工詩古文詞自漢魏六朝三唐以及近世闔人專集皆辨析微芒因爲之點定長洲王念豐芭孫序之以爲不自知其文之爲偶爲奇讀者且忘乎其爲排偶之文焉　先君子自庚辰授編修時天下無事詞垣職典文學將欲盡心詞章如王念豐所謂潤身以華國者喜其文一一循覽註其所自出題綴於書欄不足則更別簡以誌之時仁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和孫君培元之註固猶未也每一篇註畢則自爲寫定顧寫定之稾僅得五六篇耳而題綴之原稾與別簡一冊完全無闕斯註蓋在補註困學紀聞之先以其時考之辛巳至甲申閒也去今五十有餘年矣　先君子生平以姚惜抱義理考據詞章三者覃心冥追以求合於爲文準則壽鋪趨庭之下更默竊先君子爲學次第甲申以前在詞章丙戌以後在考據訓詁庚寅以還既入臺諫則屏棄一切益講求經世之學而義理則終身以之者也天不憖遺年五十六卒徵特學未竟用卽徵求

海內文士題詠　先祖母苦節所謂寸草廬贈言者亦
編而未之刻焉　壽鏞　無似日懍懍乎家教之或墜既一
再刻印寸草廬贈言十卷又刻奏疏二卷困學紀聞補
註二十卷今更刻小謨觴館文集註四卷斯註或詳或
略一遵原稾不敢增益　壽鏞　讀之蓋詳於經史源委而
略於山川風景此又　先君子守實事求是之經恉也
因拜手而識於後　男壽鏞　時戊寅夏四月



咸豐秋九月季刊

九水山房文存二卷九水先生著述之僅存者也先生山東之文登人姓畢氏初名以珣改名以田嘉慶丁亥領鄉薦累困春官又改名亨道炎丙戌大挑一等籤分江西署安義補崇義卒官字恬谿斐卽墨勞山九水之幽勝因號九水先生從休寧戴東原先生遊精漢人故訓之學尤長于書雖爲帖括家言非其意也以國子生主東郡啟文書院郡中搢紳無敢以牛職陵誚者然遠于利祿之途莫肯傳先生之學唯增業師棄市園先生以魏科泊東土盤攝藩臬事擅博雅名爲先生舉主然敬斐倫至以爲吾東學人莫之或先陽湖孫淵如觀察折節下交久而益敬觀察每有所疑必質之先生先生就其手稿塗抹或至不可辨及觀察彙梓所纂叢書凡先生所乙改悉仍之不易一字說者謂觀察易書二經遺書篇帙略當論文則明經之儒剛駘宕過先生論學疏義精當處多本先生說匪直孫子敘錄一卷爲先生所誤也桂未谷先生說文解字義證引先生駁論至數十百事先生嘗修東郡志未卒業繼之者時有竄易補綴不能必其主名先生每與友朋談讌技摘經史疑義

多人所未闡然一皆引伸古訓無拾唾之論亦無憑凡之談道炎三十年先生長嗣文昭存增于南河署詢求遺書僅存此冊而傳鈔不無鐕誤因屬嘉興高君伯平詳校付之梓人篇不過三十文不過三萬而考核精審詞意淵茂內有湯居亳一篇正文旣醇粹注尤博辨若正文屬先生則注當得之諍友或先生箴艮朋之誤抑或學隨年進自立兩說疑不能明故仍其舊先生之學出于休寧休寧猶時有據孤證意改故籍之弊先生則非集衆證不肎輕下一字近世名流述作率繁富唯江

都汪容甫明經晚年有述學二卷爲自定眞稿與先生遺書篇帙略當論文則明經之儒剛駘宕過先生論學則識力俱相若而明經身後且六十年名稱詘盛先生乃寥落至此然好學者得先生遺書果能精心推勘觸類而長則先生之說赧見他氏者皆可別識是先生之學久而彌炎先生亦可以無憾也咸豐二年八月旣望

聊城楊以增敘

致用本于窮經治世之術也窮經將以致用尙志之學也自利祿途歸帖括而應試與讀書分爲二閒有績學好古之士出其中又以說經爲名高游談射利而治經與涉事又分爲二乾嘉中漢學盛行南北知名健者十數其人有達有不達大都世臣弱冠時所嘗親近然匡居則求爲可知見知則持此以往其人未嘗見其語未嘗聞也故以世臣之寡陋數十年資多聞以自澤而拳拳服膺蓋亦靳矣嘉慶辛未赴春明二月杪始至德州停驂草棚下遇九水先生同席各飯談次知先生來自濟南因詢東省風氣先生言通省所苦莊知府無權詘不事事恃節壽爲生涯助州縣浚閭閻而已世臣心折其持論得要領而先生飯畢先行世臣至都晤舊誠之姚秋農尙書朱玉孝宮贊語及先生乃知爲二公丁卯所得士二公皆極口稱先生爲當代經生世臣以經生多不解事詘奇之詢得寓所遂頻數往返談謦常至夜分深服先生之學主于圖許以通鄭尤長于書然博學而擇善不肯肊說如說詩無擇與詹斯主爲有敎無類

庋鄭氏之義而更圖足說書剛克柔克本杜氏說孟子山徑之蹊閒介然爲山之直蘧有蹊如界推許氏說而徑蹊路不重壘嘗宋儒好鑿空以俗訓訓古經其尤甚者自春秋至唐書策所載皆子糾兄而桓公弟顧于千載下意變其長幼以伸己議凡先生立說必有椐據皆此類也嘗告世臣曰故訓句讀爲治經始基此處不明則不能疏通古人文洽而意義無以譬吾心一旦涉事遷疏無故僕所爲嘽精擘究實欲由末以探本然半生事此尙多難以自信又已老恐未足以詶初願已及道光丙戌先生以大挑一等分發江西瀕行問居官之要世臣曰先生年已七十雖清健似五十許人而實未足供馳驅先生到彼需夕多暇牟念尙書爲政書而向少善說者縱未遑句比字櫛于大義所存逐條疏記付梓以餉後來則功行比遺愛一邑爲大先生首宜之委署安義值赦令邑有兄殺胞弟之案先生列之不準援赦上游駁斥先生執不念鞠子哀泯亂倫彝刑茲無赦之經義以諍之大府怒已定劾休適歙程春海侍郎主試廣東取

道豫章大府款之侍郎問先生起居甚悉事乃得解嗣
補崇義崇義俗悍地瘠會匪所讒集長官經月不能數
日莅署治事先生年且八十遂積勞卒官而書竟未成
先生夙具服古入官之志而臨事未見經術飾吏治爲
吾黨生色者以見用已晚筋力不任故也至可悼愴已
酉夏世臣客揚至堂侍郎南河署晤長嗣文昭茂才詢
遺書唯前後雜文一冊侍郎珍藏至壬子秋以屬嘉興
高伯平茂才校而刻之僅三萬餘言先生爲學之宗旨
具莊果有好學深思矚類而長之儒善讀之則先生之

學不患其無傳侍郎此舉非唯篤念耆舊已也其嘉惠
來學適至深遠世臣故歷敘締交始末並略紀所聞以
告觀者咸豐壬子季秋安吳包世臣書後

九水山房文存目
卷上
禹貢兗州地理考
漢武塞河復禹故迹考
湯居亳考
澹臺墓考
賈萌考
關雎說
說迪
卷下
音韻
史例
三通
三皇五帝
朱虛侯劉章論
新刻十三經注疏敍錄敍

送孫淵如觀察南歸敘
方迪甫詩敘
讀先曾祖府君墓志銘書後
跋孫氏平津館藏淳化閣帖
荅友人書
重建瑞州府東嶽廟記
魯仲連射書臺記 代

文登畢亭恬谿著

禹貢兗州地理考

禹傅土任土作貢先述冀州者帝居也其次則及兗州兗州爲諸水下流地污下難役作故名兗兗之言沿經亦云作十有三年乃同是也兗州之界著于經文者甚明經云濟河惟兗州釋地亦云濟河間曰兗州故鄭君曰言兗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閒也今所傳孔傳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孔疏因云據謂跨之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其言與經文違異不可從所以爲此說者彼特以濟河之間其地頗狹故有此論亦據當時河水言之自非禹之行河考禹貢兗州云九河既道則九河皆兗州地自大河斡流徙駭以東直至濟水皆兗分其地非狹無可疑也春秋寶乾圖尙書中候竝云齊呂墳關八流以自廣又云齊桓公塞之其言與經頗不同所以然者此緯書亦出漢人特以當時行河爲禹行河又以當時兗州不加審度臆爲此說故不合百考九河之迹在今德州西北其最南者爲鬲津即

大伾在成皐即春秋之虎牢一曰武牢是也禹導河因河水觸于大伾之勢鬱濛濤怒釃二渠引之北載高地鄭所云二渠在修武武德間是也且案之經文華陰以下皆言東大伾以下皆言北若以黎陽山爲大伾則是未及大伾河已折而北矣戾于經文其不合一也河自大伾以下其地西南高東北下故河水皆東北流若以黎陽山爲大伾則河自大伾東西北流始至大陸謬于地形其不合二也且殷時祖乙居邢欽河亶甲居相皆傅河若以黎陽山爲大伾欽相豈得有河水其不合三也

又漢志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若以黎陽山爲大伾鄴東安得有故大河其不合四也嘗稽之鄭志趙商問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則自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于兗州安得有九至何時復合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此惑于兗州之界誤以當時兗州爲古兗州故不可通臣鄭荅曰觀子所言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分之故疑之爾既知今亦當知古所云青冀分之者漢勃海河間屬冀州平原屬青州皆九河所經也所云既知今亦當知古者言既知于是止不塞其後歲屢不登梁楚災甚帝迺命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起龍淵宮計自河始決時已歷

二十餘年所始由故道故云復故迹云然史以此故迹爲禹之故迹則不然漢司空掾王橫言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時人或以見行水爲禹之行水故又以黎陽山爲大伾皆非是考禹之導河禹貢華陰以下皆言東大伾以下皆言北如以黎陽山爲大伾則是未及大伾河已折而北矣其不合一也禹貢下文至于大陸大陸即鉅鹿在今直隸平鄉縣界黎陽則今濬縣在大陸東南如所說是河由黎陽耍西北流始至大陸謬于地形其不合二也又河水東徙之文著

于周譜如以漢時行水爲禹行水則定王五年之徙又將徙于何所乎其不合三也河水未徙已前殷王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皆傅河若由成皋遂達于滑臺黎陽北達史所云北載之高地是也若如漢行水由成皋遂東北至滑臺黎陽白馬繁陽以達館陶皆平衍柔脆之地曷云高地其不合五也又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枉東北入海此禹時故迹由耿相遝此以至大陸也若如漢時行水鄴東安得有故大河其不合六也難者將曰

春秋寶乾圖云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尚書中候同故鄭氏亦云齊桓公塞之是也今言自成皋北下河水不及齊地齊桓安得而塞之也曰此緯書亦出漢人其意以禹貢九河既導之文隸于兗州漢平原屬青州勃海屬冀州惟東郡以南爲兗州故遂誤謂九河當在齊地耳考禹貢兗州疆土不止于此傳曰兩河閒曰冀河閒屬冀州惟東郡以南爲兗州故遂誤謂九河當在齊地耳考禹貢兗州疆土不止于此傳曰兩河閒曰冀州河東曰兗州謂自東河徙駭以南如勃海河閒皆兗分兗州土地污下信都勃海清河河閒諸郡國皆污下難役作故經亦云作土行云作土行乃同也詹予鄉志之荅

趙商也商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兗州安得有九至何時復合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其意疑兗州在大陸東及東南不當有九河亦據漢之兗州言之也鄭君荅曰觀子所言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分之故疑之爾既知今亦當知古所云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則齊地無九河明矣所云青冀分之則自勃海河閒以及平原是青冀分九河之故迹也所云既知今亦當知古言既知漢之十三州又當知禹貢九州冀土不同不可據今以證古也要之九河之迹當以許商所言爲定商言古記九河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南界中成平屬勃海其最南縣屬平原與鄭君青冀之說合其言審矣難者又曰漢代有二渠其一爲北瀆王莽時空竭一則深川豈非禹之二渠乎曰此出孟康注漢書酈元因之亦以當時二渠爲禹二渠不及予長孟堅遠矣考河渠書溝洫志述禹導河至大伾云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

地夷坦難行水于是因河流觸于大伾之勢釃渠北流
陽嘉閒司馬登碑亦云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
大伾回流北岸鬱濛濤怒故禹因勢以利導之也其迹
當枉修武武德界中非漢之二渠河渠書溝洫志于下
始云過絳水至大陸則二渠又枉絳水大陸之南明甚
何從及于北瀆漯川乎且所云釃二渠引河載之高地
謂禹所以釃二渠者爲欲引之于高地也若北瀆漯川
以下當及于平原千乘勃海界中謂之高地可乎其舛
謬之故不待智者而後辨也然則史云復禹故迹何也

曰武帝河決時自元光于元封歷年久又其時歲屢
不登梁楚地尤甚爲害大帝既用事萬里沙還親臨河
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窴決河
又作瓠子歌以悼之其情亦孔亟矣于是功成羣臣頌
之以爲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此特出當時臣工頌
美之辭爲然非實錄也馬遷親武帝時人作史豈敢異
辭然其述禹釃二渠文自明讀者不加察曰鄭元注水
經云河水于濟漯之北別流注海又云今所輟流者惟
漯川曰然則孟康以河所行卽漯川亦少誤後之言元

湯居亳之地有三前代聚訟不已迄今尚無定論以亳都爲在河南偃師之尸鄉者漢書地理志之說也是謂西亳古書傳皆稱亳殷無名西亳者鄭康成孔穎達司馬貞皆從之以亳都爲在濟陰之薄縣者臣瓚及杜預之說也是謂北亳一曰蒙亳近世儒生之解多從之（薄縣之說非獨薛瓚杜預也皇覽亦云然裴駰伏滔司馬彪劉昭諸人皆從之）以亳都爲在宋州穀熟者皇甫謐之說也是謂南亳北亳亳之名于古無徵惟至皇甫謐始創爲異說分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懸師爲西亳以坿會三亳阪尹之文考之經義咏不然也案湯居亳即漢之薄縣之薄陰薄縣也杜預所謂亳滅

水經注所謂薄伐城皆是也亳薄同故周秦諸古書言湯居或云亳或云薄其文甚多見又或云郜薄者郜即郜邶邶在濮州甚近故云湯居之郜邶也今薄在犢縣亦古書傳無可疑也○穀熟從無亳稱惟皇甫謐稱名之者之于古皆不合案孟子云湯居亳又云湯既崩夏命復歸于亳皆作亳書序云湯始居亳與孟子說解云以薄之居又云湯放桀而復歸于薄是也惟書殷說命傅說對高宗之言皆作亳書序云湯居亳與孟子說解云以薄之居又云湯放桀而復歸于薄是也惟書殷說命傅說對高宗之言皆作亳書序云湯始居亳又云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

于偃師百括地志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湯所都也宋州卽今之歸德府穀熟縣卽在商邱境之東南湯與葛爲鄰葛伯罔卽漢志宕陵縣之葛鄉皇甫謐謂湯征自葛始計宕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北亳在蒙南亳在穀熟然則穀熟湯所都也上既平引二亳下云點則穀熟湯所都也似尙須辨明　孔穎達亦知斯言之近理而釋孟子湯居亳必以偃師爲殷都者彼欲曲從鄭氏不得不如此也孔穎達未嘗作孟子疏其尙書疏內釋序湯始居亳則先引鄭氏說曰夫以湯爲專都偃師

其誤始于尙書孔傳書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案帝嚳之都孔傳亦止言亳偃師尙有亳之名若穀熟則從無亳悔也　而未實指其所在後人因帝嚳曾都偃師遂以孔傳所稱之亳爲專指偃師不知帝嚳未爲天子之前亦嘗封于南亳元和郡縣志等書雍有明證況孔氏書傳出于東晉先儒多疑其僞不可據爲典要卽實指帝嚳所都成湯所居爲偃師之亳且不可信也而況混言都亳安知所謂亳者非南亳乎卽湯都偃師之言眞出于孔安國且不可從也況其爲僞孔傳乎益偃師之亳卽春秋之鄭地其界在河洛之間未嘗非帝嚳之故都未嘗非殷之京邑而以湯所居之國爲卽在此則萬無是理何以見之史記吳起對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偃師在四者之中正夏桀所居之地桀都安邑卽今平陽府之絳州東南距洛陽五百里偃師西南去洛陽七十里地界鞏洛東有成皐之固南有轅轅伊闕之險西連太華崤函北枕黃河岳鄙夏雖定都河北而所以據形勢壯皇居者

實在大河以南成皐崤函以內卽洛陽與偃師境也由殷及周皆指此爲夏居周本紀武王謂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司馬貞索隱曰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之舊居夫自洛汭以至伊汭此非偃師之境乎又徐廣引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塗北詹望于有河夫偃師所在非卽三塗之北河之南乎夏氏所居實在于此所恃以爲固者亦存乎此湯安得奪之以爲都也明其旣有天下始遷此矣不獨此也徐

廣云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在陽翟孟子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劉熙云今潁川陽城也趙岐孟子註云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元和郡縣志告成縣本漢陽城縣嵩高山在縣西北二十三里陽城縣西北至洛陽僅一百七十里嵩山之下去洛僅一百四十餘里而偃師又在洛陽東北七十里其去嵩山更近是禹所居之陽城實與西亳之地相鄰也漢地理志陽翟下云夏禹國括地志以爲禹所封夏伯蓋禹受封之國在陽翟也故其地今尚號禹州其去洛二百四十里其去偃師不既在邦畿之中而有夏一代天子迭居之都又皆羅列于其側帝室京城靈聚此二里閒而湯能遷都于其際乎是不待辨而知者也曰公劉之遷豳太王之遷岐何也曰非此之比也彼僻處西陲避戎難而遷邊境土廣人稀又無他國爲之閒隔故得任其擇居然亦陘在一隅不出三百里以內若湯本在中土列國犬牙錯處是時天下諸侯存者尚有三千餘國各私其地各阻其險豈有七十里之諸侯能越他國之境遠出九百里外而定居乎有以知其必不能也然則史記書序所稱湯始居亳不在偃師而在穀熟之南亳審矣在不偃師固也何以知必在穀熟乎然自來解遷亳者不獨亳地有誤并所從遷之商邱亦失之此說向書孔疏已明明之矣案契至湯八遷本于史記非書序所創此以書序爲本用史記乎考史孔子世家漢書藝文志及帝繫成書贊并云書序孔子作竝書序之言不足徵信而史記之言反足信乎其言最可依據惟是十四世之中八徙國都而湯以前所徙之地可考者僅得其二契封于宏農之商相土居商邱他如契居蕃昭明居砥石其事皆無可考所足取信者唯商洛與商邱耳而湯仍從商邱遷亳是湯亦先居商邱承相土之舊繼乃自商邱遷亳耳然則自契至湯何得有八遷乎是可知孔傳自商邱遷者不得其實矣書正義辨云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七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邱遷也此言可謂得閒眞能疑人所不疑者矣然則從先王居果何指也曰先王卽指相土也從先王居者穀熟與商邱逼近謂依相土之故都而處耳 益自契以後再傳而居商邱自相

土後國凡數遷必稍遠先王之舊居迄湯之時八遷乃亳
亳始與相土之故居相近故曰從先王居也非謂契父
帝嚳所都之偃師也如以從先王爲必屬帝嚳則帝嚳
之都雖在偃師而初封爲諸侯其國亦在穀熟元和郡
縣志穀熟縣云高辛故城在縣西南四十五里帝嚳初
封于此樂史太平寰宇記引地理志梁國穀熟西南有
高辛城帝系譜帝嚳年十五佐顓頊有功封爲諸侯邑
于此是非帝嚳先居南亳之證乎以依相土之境爲從
先王之居于史記文意順卽以從帝嚳之居而論南

亳自有嚳之故邑同爲帝嚳舊境安見居西亳者爲從
先王而居南亳者不可謂從先王卜況偃師之亳湯爲
諸侯時斷不能居雖欲從嚳而無由也而必以書序之
居亳孔傳之都亳爲專指西亳何也是亦惑之甚者也
吾嘗遍考載籍參之地勢而定湯居爲南亳之地除前
所論辨外又得證十有四焉漢宣陵縣東至今商邱縣
五十九里穀熟縣西北至商邱五十五里元和郡縣志
載之甚明而南亳又在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太平寰
宇記故葛城在宣陵縣北十五里又云湯居亳今宣陵

界有葛城相去八十里是湯都之距葛國僅八十里合
之孟子與葛爲鄰之言確然相符證一也史記殷本紀
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此亦當引書序史記特承用書目）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作湯征其後又
云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
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詳味史遷文意前後事
迹皆有次序不亂所敘湯之居亳在十一征以前匪徒
未嘗克夏竝其時未嘗征葛何能北至偃師以畿內之
境爲都是可知南亳之是而西亳之非（西亳之非固矣何以必知南亳之是而西亳之非）

之是乎證二也國語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于韋之
墟元和郡縣志故韋城在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韋
國也韋地既在陳留縣陳留西去汴州五十里東與宋
州相距二百餘里湯居穀熟自東南而征西北故桀與
韋顧之君拒于陳留之韋墟以扼其衝若自偃師起事
渡河卽近安邑豈有變生近畿兵已西入而反拒之于
東南之遠地乎證三也信湯居當在南亳（據國語之非然何以見湯
之興師不自薄縣而自穀熟乎證信湯居亳亦如偃師
南亳之言不確不得以此遂定爲穀熟之據當在宣陵
左氏傳云夏啟有鈞臺之饗杜預云河南陽翟縣南有

鈞臺陂薉啟饗諸侯于此元和郡縣志陽翟縣鈞臺在縣南十五里是夏后啟之朝會諸侯在陽翟縣也陽翟爲禹始封之國後有天下遂以此爲會諸侯之所史記言桀囚湯于夏臺皇甫謐以爲地在陽翟夫陽翟去夏都安邑七百餘里爲畿內極遠之地而四方之朝會必集于此啟以之饗羣后桀以之用威刑而況儆師去安邑止五百餘里較之陽翟尙爲畿內之近地乎而能使諸侯據其地乎湯居亳之非儆師不待煩言而解今此所論皆不過據儆師之非耳證四也尙書大傳夏人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開居深聽樂聲遂去夏適湯是湯既居于亳而後夏人慕德有歸亳之歌伊尹聞之自夏復囘然則居亳在伊尹去夏之先桀尙未亡湯何能遂居儆師證五也水經注睢水又逕新城北又東逕高鄉城北南亳也卽湯所都矣此則沿襲皇甫謐之言耳睢水又逕睢陽縣故城南又東逕穀熟縣故城北是酈注明以南亳在穀熟者爲湯都證六也漢書地理志儆師縣下云殷湯所都而敘列國風土于宋地又曰湯止于亳穀熟亦宋地也班固言湯止于亳在宋地是也

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伊尹遐而世紀有南亳可知諸家所見大抵相同證八也孔穎達詩正義引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于洛以亳在梁國居于洛東不得東觀于洛不知中候言天乙在亳其下卽繼之曰諸鄰國襍貢歸德然後乃言東觀于洛亦未免曲爲夫襍貢歸德而謂之鄰國是非湯爲諸侯時乎爲諸侯而居亳非穀熟之南亳而將何託乎非穀熟之南亳而將何託乎此言誠不可易其後言東觀于洛者乃朝桀之後自安邑而歸東觀于洛百非自儆師而東也孔穎達不詳中候之上下語義獨割裂觀洛一語盡據孔穎達之言耳證九也

以助譏評豈知中候所謂天乙在亳者以文意考之其地仍宜南亳總不宜偃師穀熟硤坐穀熟非論古之道證九也且賴達爲孟子正義焉有此書如有之諸君無不徵引之矣蓋有之則恐出于僞作矣○賴達受詔作五經正義見唐書本傳所作各正義俱詳唐藝文志○鄭康成嘗爲孟子疏也○天下事我所不知者固多然豈人人皆不知之乎○邵二雲先生嘗涵因孫奭孟子正義不足據嘗欲爲孟子正義若有孔賴達正義乃竝以勿作也　既宗鄭說以駁南亳矣而尚書正義乃竝列皇甫士安之說以爲未知孰是其心亦明知梁國亳都之說爲優尚書孔疏先列鄭注次列薛瓚語其最末列皇甫謐未見以謐說爲優也故爲兩可之辭而不定主西亳證十也張守節夏本紀正義引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臣瓚曰斟尋在河南蓋後遷北海尚書序太康失邦次子洛汭此卽太康居之爲近洛也然則太康所居蓋在河南近洛之地又正義引括地志故鄒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蓋桀所居也夫河南近洛之地旣距偃師不遠而鞏縣西至洛陽一百四十里其西南之故鄒城去洛陽較近而去偃師更近是二地者桀嘗親居之則偃師卽爲皇都逼近之區何能使他人立國于其地乎此仍是駁偃師旧偃師之說毋須多駁　證十一也杜佑通典穀熟漢舊縣

國朝顧祖禹方輿記要誠爲傑思奇搆然其論殷之都邑亦宗括地志穀熟西南爲湯都而以偃師之地爲卽位以後自南亳徙都焉方輿記要一書言形勝類可取至于考證古蹟拚拾甚大約十失其七八也證十三也要可據者殷本紀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嵕俘厥寶玉孔安國曰三嵕國名桀走保之前言孔氏書傳出于東晉先儒皆疑其僞不可據爲典要所言誠然然今此桀走保三嵕云云卽僞孔傳之言也又欲據爲典要乎○桀旣敗走遂伐三嵕猶伐桀之前先伐昆吾也大抵昆吾三嵕皆助桀爲虐之大國故之寶玉者伊其寶玉也卽伊三嵕之寶玉也桀旣敗奔焉取寶玉**今定陶也定陶卽濟陰**縣定陶卽濟陰縣此須說明言漢之定陶卽唐之濟陰縣元和志云濟陰縣本漢定陶縣地隋開皇時于其

地置濟陰縣若薛瓚之時豈得有濟陰縣乎○瓚所云亳今濟陰縣者言亳即薄縣地也以其爲濟陰郡之屬縣故云亳今濟陰縣是也古人文義往往如是不止此一處也漢地理志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然則臣瓚所稱之亳即北亳也杜預云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故亦謂之蒙亳亳與薄通皆在濟陰縣即漢定陶境此所云亳與薄通其界皆在濟陰縣即漢定陶境此言大謬大謬薄自足漢薄縣非漢定陶縣不煩言而可解也若薛瓚所言濟陰乃濟陰郡其時豈有濟陰縣名乎不可以歷代更易之郡縣名互相混淆也定陶當夏末之時即爲三叢之國桀敗後尚走保定陶以拒湯及湯伐三叢然後桀棄寶玉而奔南巢湯未克思葛國在宣陵縣班固志之司馬彪載之酈道元記之矣而或者謂杜佑通典稱北亳在轂州之考城縣定陶在轂州之濟陰縣疑古三叢之國或專在定陶而定陶西南之考城其地自爲湯有亦未可知不思考城與濟陰相去亦止數十里其中無險可以固守若湯與都考城桀戰敗後不走保他處而特至定陶反依湯所居之國以自速其殃乎揆以情事胎不必然然則北亳亦湯爲天子時之所居然則北亳亦湯爲天子時之所居此至商邱西南至宿陵皆不及百里惟居亳即漢之薄縣南淮與時歸故有饋餉往來焉云爲天子時

夏時何能據以爲都也是則湯居濟陰之說又不足憑矣而或者謂杜佑通典稱北亳在轂州之考城縣定陶在轂州之濟陰縣疑古三叢之國或專在定陶而定陶西南之考城其地自爲湯有亦未可知不思考城與濟陰相去亦止數十里其中無險可以固守若湯與都考城桀戰敗後不走保他處而特至定陶反依湯所居之國以自速其殃乎揆以情事胎不必然然則北亳亦湯爲天子時之所居此至商邱西南至宿陵皆不及百里惟居亳即漢之薄縣南淮與時歸故有饋餉往來焉云爲天子時之所居謂湯都在濟陰縣乎○瓚所云亳今濟陰縣者言亳即薄縣地也以其爲濟陰郡之屬縣故云亳今濟陰縣是也古人文義往往如是不止此一處也漢地理志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然則臣瓚所稱之亳即北亳也杜預云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故亦謂之蒙亳亳與薄通皆在濟陰縣即漢定陶境此所云亳與薄通其界皆在濟陰縣即漢定陶境此言大謬大謬薄自足漢薄縣非漢定陶縣不煩言而可解也若薛瓚所言濟陰乃濟陰郡其時豈有濟陰縣名乎不可以歷代更易之郡縣名互相混淆也定陶當夏末之時即爲三叢之國桀敗後尚走保定陶以拒湯及湯伐三叢然後桀棄寶玉而奔南巢湯未克思葛國在宣陵縣班固志之司馬彪載之酈道元記之矣而或者謂杜佑通典稱北亳在轂州之考城縣定陶在轂州之濟陰縣疑古三叢之國或專在定陶而定陶西南之考城其地自爲湯有亦未可知不思考城與濟陰相去亦止數十里其中無險可以固守若湯與都考城桀戰敗後不走保他處而特至定陶反依湯所居之國以自速其殃乎揆以情事胎不必然然則北亳亦湯爲天子時之所居此至商邱西南至宿陵皆不及百里惟居亳即漢之薄縣南淮與時歸故有饋餉往來焉云爲天子時之所居謂湯都在濟陰縣乎○瓚所云亳今濟陰縣者言亳即薄縣地也以其爲濟陰郡之屬縣故云亳今濟陰縣是也古人文義往往如是不止此一處也漢地理志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然則臣瓚所稱之亳即北亳也杜預云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故亦謂之蒙亳亳與薄通皆在濟陰縣即漢定陶境此所云亳與薄通其界皆在濟陰縣即漢定陶境此言大謬大謬薄自足漢薄縣非漢定陶縣不煩言而可解也若薛瓚所言濟陰乃濟陰郡其時豈有濟陰縣名乎不可以歷代更易之郡縣名互相混淆也定陶當夏末之時即爲三叢之國桀敗後尚走保定陶以拒湯及湯伐三叢然後桀棄寶玉而奔南巢湯未克思葛國在宣陵縣班固志之司馬彪載之酈道元記之矣而或者謂杜佑通典稱北亳在轂州之考城縣定陶在轂州之濟陰縣疑古三叢之國或專在定陶而定陶西南之考城其地自爲湯有亦未可知不思考城與濟陰相去亦止數十里其中無險可以固守若湯與都考城桀戰敗後不走保他處而特至定陶反依湯所居之國以自速其殃乎揆以情事胎不必然然則北亳亦湯爲天子時之所居此至商邱西南至宿陵皆不及百里惟居亳即漢之薄縣南淮與時歸故有饋餉往來焉云爲天子時之所居謂湯都在濟陰縣乎○瓚所云亳今濟陰縣者言亳即薄縣地也以其爲濟陰郡之屬縣故云亳今濟陰縣是也古人文義往往如是不止此一處也漢地理志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然則臣瓚所稱之亳即北亳也杜預云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故亦謂之蒙亳亳與薄通皆在濟陰縣即漢定陶境此所云亳與薄通其界皆在濟陰縣即漢定陶境此言大謬大謬薄自足漢薄縣非漢定陶縣不煩言而可解也若薛瓚所言濟陰乃濟陰郡其時豈有濟陰縣名乎不可以歷代更易之郡縣名互相混淆也定陶當夏末之時即爲三叢之國桀敗後尚走保定陶以拒湯及湯伐三叢然後桀棄寶玉而奔南巢湯未克思葛國在宣陵縣班固志之司馬彪載之酈道元記之矣而或者謂杜佑通典稱北亳在轂州之考城縣定陶在轂州之濟陰縣疑古三叢之國或專在定陶而定陶西南之考城其地自爲湯有亦未可知不思考城與濟陰相去亦止數十里其中無險可以固守若湯與都考城桀戰敗後不走保他處而特至定陶反依湯所居之國以自速其殃乎揆以情事胎不必然然則北亳亦湯爲天子時之所居此至商邱西南至宿陵皆不及百里惟居亳即漢之薄縣南淮與時歸故有饋餉往來焉云爲天子時

所居謂湯都在濟陰縣者固非謂湯都在濟陰縣之北亳閻若璩也夫偃師之西亳湯既不得而居薄縣是亳也若盾之濟陰縣豈得有亳乎又非湯所有之境即有亦在克夏以後然則湯居亳國非穀熟之南亳莫屬矣證十四也以此十四證斷湯居爲南亳雖不可易而亳州舊志乃舊其臆見竟以南亳爲烏有之名此言頗不謀于是歷代所傳之三亳竟刪去一亳尚書立政三亳源非謚所斟會之三亳也異矣且謂漢宣陵之葛鄉爲春秋之葛人而淺其非葛伯之國抑思葛國在宣陵縣班固志之酈道元記之故國而直指爲葛人此何所據而云然邶舊志同不足責也至席趙岐注孟子之誤過矣又據元鳥詩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謂湯始終都偃師之殷地不知盤庚既遷河南始號曰殷此詩乃殷人祀高宗在盤庚之後故以國號追稱前世統謂之殷土旦安得以後起之名改前時之地而謂湯之亳都即爲殷土是歷代之史記不如一人之意見矣有是理乎余非好爲論辨乃據古人之言核當日之情勢參之以各國之地形必有徵而後敢出

之世有通儒願以此言質之可也或曰南亳既得闕命矣敢問孔穎達謂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其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遂以居亳爲商有天下固有辨之不勝辨者矣曰今姑不與淡辨卽以孟子折之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是定居于亳在與葛伯相交之先是時湯固一諸侯也因居亳而後與葛國相近因近葛而後有往耕饁食之事因饁食而後有攻奪之事因爲童子復仇而後有征葛之事所敘諸事皆在湯居亳之後今謂遷居于亳乃商有天下之事湯征及汝鳩汝方乃事後追錄之辭然則湯先有天下定居于亳而後與葛伯爲鄰乎且湯十一征始有天下初征卽自葛國今謂遷亳或亦奉時王命乎曰斯言也出于意揣不但事無明文卽或有之亦斷無居偃師之理況桀方積怒于湯召而囚之久之乃釋何得有遷都之命也是則孔說之不可從者矣然必謂湯始終皆都南亳而無遷居偃師之事此亦皇甫士安之偏夫論古者貴折衷于至當是故西亳之說不盡非然遷都當在既有天下之後而不可以論未有天下以前南亳之說雖全是然定居實在爲諸侯之時而不可以論爲天子之日如此則居亳之解各得其平矣夫是此則非彼乃說經考古者之通病斷在爲諸侯之時與葛爲鄰斷在南亳之地斷在數遷之言不雖

緝不可救也或又曰湯始居毫歷遷偃師南亳西亳各得其解惟是北亳之得名果何自也濟陰之蒙亳既非湯所得而都而北亳之稱何以加之蒙縣又皇甫謐以北亳爲商所受命王莽閼爲湯居何以北亳爲受命之地此其故亦不可通願聞其畧曰其詳蓋不可考竊于史記得之殷本紀言湯伐桀桀敗于有娀之虛奔于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嵕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蓋湯伐桀時夏師敗績桀雖戰敗而地未全失夏祚尚未亾桀于是乎奔至三嵕走保濟陰之定陶伐桀之後伐三嵕謂是桀走保三嵕伐桀之前伐昆吾亦謂桀先保昆吾乎以圖俛仰及湯又伐三嵕桀勢窮力屈乃棄其寶器而南奔于巢湯因而放之蓋至是天下始定而夏亾矣夏于此時亾湯卽于此時興其機全在三嵕之克三嵕卽定陶地克定陶而四海乃一大命始集于毫故後世遂以濟陰之亳爲湯受命之地也湯既勝夏于濟陰俘其寶玉四方諸侯畢至湯于是卽其地大會諸侯故括地志以亳爲湯所盟地也夫湯伐三嵕而俘寶玉木在濟陰克夏而受天休命亦在濟陰朝會諸侯又卽在此濟陰其後卽天子位

遂以爲受命之重地駐蹕之京邑是則濟陰之稱亳都有自來矣此北亳所以得名歟然未克三嵕以前濟陰尚屬他國之地何能便爲亳都也（雪之謂地也）是三嵕未克濟之薄縣亦爲三嵕地也（縣地也）問漢之定陶名混漢之都名以證濟陰薄縣不得爲湯居何以北亳爲受命之地乎（乃以暫之暫爲湯居用心太苦矣）舊志疑南亳西信北亳不知何謂吾故爲之斷曰南亳者湯爲諸侯時所居之國也西亳者湯爲天子時所遷之都也北亳者湯克夏時所會諸侯之地也三家所據各有其是亦各有所偏今爲考其源委證其異同參之于衆家核之以經傳庶幾三亳之說各得其條理而不至相格矣曰三亳之論既定人皆知湯居爲亳穀熟係河南商邱之境先輩諸家及舊志皆以爲與亳州無涉然乎曰非也穀熟之南亳與今亳州接壤酈道元之言可徵案水經注渦水又東逕陽夏縣西又東逕鹿邑城北又東逕武平縣故城又東逕厲鄉城北渦水又南東曲逕苦縣故城南又北逕老子廟東又逕譙縣故城北後漢郡國志武平下引左傳成十六年諸侯伐陳鳴鹿杜預曰縣西南有鹿邑是鹿邑卽在武平縣境武平在鹿邑東北渦水過鹿邑廣鄉卽東逕苦縣譙

城已在今亳州之地考商邱城距鹿邑界僅七十里而譙城在商邱之西南止與當日之穀熟逼近安得謂湯都之南亳于州境全無涉乎況今歸德府之商邱縣即古之睢陽也穀熟故縣在睢陽東南四十里今爲穀熟鎮括地志所稱南亳故城又在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是湯所居之亳北去商邱已數十里矣而亳州北去商邱止一百二十里其距南亳計不過數十里而元侯有造爲孝烈將軍祠像記將軍名木蘭亳之譙人睢陽境東南距八十里曰營郭即古亳方域孝烈之故墟也案營郭今爲營郭集在商邱東南七十里侯有造以爲即古亳方域孝烈之故墟孝烈譙人而故居在此可見營郭之地今屬商邱者皆屬于譙境而東鄰界溝西至宋家集北近杏岡鎮者皆當爲亳州之地而譙境北距商邱之界蓋不止五十里之土橋邨矣夫州治之去南亳止數十里而亳州之北界且越數十里而有餘安知南亳不即在亳州境乎且穀熟既省入睢陽則譙境以北去睢陽愈近則所占穀熟之地愈多安見今曰商邱之地非咎曰穀熟之界邪安見咎曰穀熟之名南亳雖出皇甫謐堉會之言但既有其說辨之舊志失引亦非是

之失之鑿矣惜考索之功于古迹之舛難者悉置之不論而以爲與此無涉是亦畏難節勞之一術也竊所不取

學者論古貴于實事求是如方志諸古蹟須當于信者表章之疑者存之非者駁之雖非而有前人之說者則引其說辨明之如此則可以信于今傳于後矣況千古事豈可因人轉移以取悅于一鄉之人乎乃此條以皇甫謐堉會之言遂據爲典要執定謂在商亳州若爲商邱志則穀熟正商邱之地更當謂在商邱矣若爲偃師志既有班固鄭康成諸漢人之言更當謂在偃師矣迪厥轉移伊于胡底所貴于君子之博綜古今循名以覈實者如是乎如此不但以非爲是其言亦不足據矣且所爲取悅于一鄉之人愚人爲悅曰若有識者閒之正恐不以爲悅而更以爲非矣冥取焉

穀熟之名南亳雖出皇甫謐堉會之言但既有其說辨之舊志失引亦非是

今江西南昌府城內東湖上總持院後有滕臺滅明墓而進賢門亦曰滕臺門蓋始于宋滕使高述題曰魯滕臺子羽之墓後程大昌築祠于易堂曰友教知府范淶重修後人遂以爲眞子羽之幽宮也考陳留風俗傳陳留縣裴氏鄉有滕臺子羽家又有子羽祠民祈禱焉京相璠土地名今泰山南武城縣有子羽家括地志子羽墓在泰山南武城縣蓋子羽本泰山人故葬于南武城則裴氏之墓亦屬耕會而或以史記南游至楚之言遂此墓爲非子羽則所謂滕臺者果何人也曰此蓋漢之滕臺敬伯也敬伯名恭爲會稽人受業于淮陽薛漢習韓詩爲博士此必由會稽栖遲至此死而葬之妄人遂以子羽當之相沿習非不知是正耳江城名蹟記以爲南平王鍾傳入洪州命掘墓塿修城傅夢一人古服頎長覺問軍吏賓客有市老羅通以爲子羽先生墓此乃後人影撰之說曷足信哉地志言姑蘇城外有滕臺湖亦豈子羽游釣之所乎蓋皆出于附會也

今南昌章江門外蓋有漢賈萌廟云案謝承後漢書賈萌爲豫章太守王莽篡漢舉兵誅莽不克而死雷次宗豫章記賈萌河東人漢更始二年爲郡太守謀王莽師敗即日顯靈于津人爲立祠鄱謂長水經注賈萌與安成侯張普爭地爲普所害即日靈見津渚王宇安成記豫章太守賈萌與安成侯張普爭戰于新茨之野歐陽忞輿地志漢豫章太守賈萌與安成侯張普興兵討莽普乃詣莽自陳萌遂伐普于新茨之野據謝偉平雷言討莽以爲爭地而死輿地志則合兩事爲一是從謝氏說矣然班固漢書王莽傳云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是萌乃莽黨也竊而論之萌蓋初附于莽爲其連率見人心不與始與之攜貳與張普謀共起兵又與普不協爭地爲普所害故曰爲漢兵所誅蓋普後亦附漢者也又考謝承漢書豫章嚴豐字孟侯爲郡主簿太守河東賈萌與安成侯張普約舉兵欲誅王莽

師興之日有飛蜂叢堋萌車衛豐曉占候諫以爲不祥之徵萌進兵不從會張晉負約不援遂戰死是萌果爲王莽所誅也然漢兵所殺之賈萌又是何人祇緣謝書載萌起兵于莽篡國之年班書載萌死于更始二年年代有誤或遂以爲二人同姓名者矣莊莽言之則曰豫章太守亦不得以官職而疑江連率自漢言之則曰豫章太守亦不得以官職而疑之

關雎說

序云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鄭箋申其義云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是能得詩之意識序之指歸者厥義審矣然恐後之學者卽承用序說而未能深明其故則于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視爲尋常無關輕重之事而后妃之德不見亨謹案周官冢宰掌邦治而于王之居

處膳羞葅醢醯醬酒漿醴酏之屬以至司服司裘追師屨人及夏采之掌復凡王所御用莫不謹其職掌愼選其人以處之所以遵王于善而惟恐陷王于不善者是冢宰之職也故其官名曰天官今后妃寤寐勤求憂在進賢則自閨門以內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之屬凡進御于王者莫不旁求賢淑愼選其人以處之凡以遵王于善而惟恐陷王于不善故曰后妃之德也至卷耳篇序云后妃之志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冤罝篇序云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此二南所以爲正

始之邵王化之基也後之說詩者或不明此義乃至力詆序文以爲當歸美文王不當專言后妃夫詩之美文王者自當在小雅大雅周頌篇內此乃二南之詩閨門之事而作此說何也且經文美后妃後人必云不當美后妃又何也或又以關雎文王求后妃之詩也考書無邇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則是文王嗣位爲君年將五十矣方求后妃之時正當文王爲世子之日于時王季爲君太任爲夫人求后妃者自有王季太任爲之豈待文王自求乎此不待辯而明者也且卽如所云文王求后妃之詩求之不得乃至于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豈不甚乎至卷耳篇又云后妃思文王至于陟彼崔嵬陟彼高岡以望所懷而欲從之豈不更甚乎是言也未免褻侮于古聖王矣如使所言誠然則是二南者不足以爲風之始不足以爲正始之邵王化之基矣豈足信乎又案詩序辭說引南豐曾氏云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詩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斯言美矣但曾氏所言乃古者教人之法此經所說則是后妃求賢輔佐君子之事曾氏美言與此經全不比坿不識紫陽氏引之何意宋人解經往往如是

九水山房文存 上 三十四 海源閣

尙書中多古文古義今伏生馬鄭之注已不傳所傳孔安國傳又出于東晉閙人僞托故其說多與史遷異後之學者弗能好學深思稽古以觀其通則三代之籍不可復讀歲丁巳余主講敬文書院病後學者無師法又或拘于其方不能深明訓詁之指偶舉一字爲尙書中數見而難通者條而辨之以作一隅之舉諸生儻能由是以通之則全經之文可誦而聖人之意亦可得而詳言之矣七月戊寅文登畢亭識

迪遵也

案義見釋詁尙書皋陶謨云允迪厥德史記作信其遵德是迪爲遵也又云迪朕德史記作遵吾德是迪遵之訓凡遇經文中迪字皆卽遵也但諸儒習知迪遵之訓凡遇經文中迪字皆欲以遵釋之于是曲解經文支離拮屈致不可通今條辨其非著于後

又行也

案迪從由由行也迪訓爲遵遵亦行也故迪又有行之義也詩云蹻蹻周遵如砥又云寘彼周行示我周行是遵卽行也書傳或僞遵德亦或云德行是遵卽行也僞孔傳釋虞書允迪厥德以迪爲道不知遵與行有通義而以蹈字易之非其旨矣尙書微子篇詔王子出迪猶言遵王子出行也孔傳云我教王子出合于遵必欲以遵訓迪故曲解之其說支矣又君奭云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言惟行此常教則文王幾微之德乃得降于國人也茲迪猶言迪茲古者語常然巨孔傳云五人以此遵法教文王以幾微之德迪訓爲遵彝訓爲法固有之然以迪彝二字連文訓爲遵法尤爲臆斷且旣云五人以此遵法教文王以幾微之德則下文降于國人句成贅詞矣由其狃于習俗常用之訓曲解經文其不可通則割裂破碎之謬已甚矣

又長也

案迪卽由字說文粤木生條也引尙書若顚木之有粤枿是長之義孔傳以由爲用非又禹貢厥艸惟繇厥木惟條說文繇艸盛貌引禹貢厥艸惟繇厥木惟條亦謂艸木之長也

之義繇與由古字同亦通作攸書多方不克終日勤于帝之迪馬融本作攸是也說文𨒫長也盤庚王播告之修修亦長也詩淇水悠悠悠悠亦長也故中庸亦云攸久也尚書盤庚云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言無辭是言天降罰于汝汝不能以言辭自解免于天其說支離不可通

又進也

案迪惟爲長故又爲進也爾雅云迪進是已唐石經尚書盤庚云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迪自怨曷瘳不迪猶不進也言譬如乘舟汝不同濟而敗壞其舟爾忱不屬于我則相與以沈溺旨既不其或進雖自怨又何愈乎孔傳以臭厥載謂舟枉水中臭其所載物非也皋陶謨予乘四載工與功同弗卽工猶云不成功也孔傳又以不其或迪爲不其或此曲說也酒誥云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言惟殷所進用之諸臣工其湎于酒勿殺之而姑教之以別于上文其殺之義孔傳云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孔意以迪爲蹈卽如所說而蹈惡俗諸臣可第謂之蹈諸臣乎不詞甚矣孔傳又云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于酒此又拘于乃字之義案爾雅伊維侯也侯乃也特詞之助不必其爲難詞也

又作也

案爾雅淳扇搖動蠢迪俶厲作也亦作妯爾雅又云娠蠢震懾妯驚感訛譌動也蠢妯皆訓動蠢迪動皆訓作是妯卽迪字詩云憂心且妯是也又方言妯擾也亦動作之意皋陶謨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言五服四海之諸侯各作起而有功惟苗頑不就其功也工與功同弗卽工猶云不成功也孔傳以爲三苗頑凶不得就官非

又由也

案由字古或僭迪爲之從𨒫與不從𨒫音訓同論語

行不由徑說文引作遵又迪訓遵繇亦訓遵猷亦訓
爲遵其義皆通君奭云武王惟此四人尚迪有祿後
暨武王肅將天威尚迪有祿者猶云尚由有祿也故
鄭注云言至武王時號叔等有疚者餘四人是其義
孔傳云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其
說迂曲不可從君奭又云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迪見冒聞于上帝其迪字皆由也孔傳釋之云蹈知
天威斯語卽令作傳者自釋之不可通矣傳又云言
能明文王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于天其說
又立政云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迪
亦由也

又用也

案上言尚由有祿由語詞也由惟爲語詞故又得爲
用也如言由是亦或云率是或云用是義轉相訓又
史記依古文尚書語迪多爲用是迪有用義也多士
篇云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言今爾又云夏之
多士用簡在王庭有事在百官也孔傳云夏之衆士

九水山房文存 上 三六 海源閣

蹈道者大在王庭如所說是以夏迪爲一讀簡在王
庭爲一讀謬甚又多方云我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
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孔傳云我周惟其大大
賜汝非但慶憐又乃蹈道大在王庭衆所云大大賜
汝者不詞又云非但慶憐于經文亦無當益其意以
迪爲道而大大賜汝之言與道字不相貫故紆回其
詞以牽合之謬也

又猷亦訓爲用尚書猷告爾四國多方用告爾四國
多方也猷告爾有方多士用告爾有方多士也孔傳
謂順大道告之非也其他猷訓爲用見于經文者尚
多有不具載葢迪與由猷音義通故猷亦有用義也
又乃也

案乃亦語詞轉相訓又說文有卤字讀如攸義亦與
乃同也尚書洛誥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
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言四方乃治尚未定
于宗禮亦未克敉安也公功乃助其後以監官而保
民也孔傳云四方雖道治未定于尊禮以爲王治者
非也又宗禮謂宗伯掌之大夫士亦有宗人故云宗

傳以爲尊禮亦非也

又適也

案迪卽由字由適也亦語詞爾雅適由皆訓自故由亦得爲適也但諸儒說經往往不達古人詞義臆爲訓解遂不可通如湯誓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率亦適也僞孔傳云言夏王之若若臣相率而遏衆力案經文明云夏王傳必易之曰夏王之若若臣臆增經文謂之何耶由其不達率字之義故憑臆增飾經語以成其相率之曲解曰又立政云亦粤武王率惟敉

海源閣

功不敢替厥誼德言適惟敉安文王之功不敢廢其誼德也訓亦爲適又如盤庚乃崇降弗祥乃卽不也不者詞之助也注者或云不乃大降之不善乎信如所說則爾雅夷上洒下不潝亦當訓之曰夷上洒下不潝亦當曰左倪右倪不若亦當曰左倪者下者不亦潝乎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亦當曰左倪者豈不類乎右倪者豈不若乎其不達古人訓義可知厥誼非矣

又案迪訓爲適者立政云古之人迪惟有夏猶云適惟有夏也舊解以爲古之人遵惟有夏之天子其說幾義正同孔傳以爲尊禮亦非也

湯陟五字絕句正與多士篇夏迪簡在王庭一讀簡在王庭正直彊弗讀其割裂經文同一病也又洪範云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言人之性不大偏倚于剛柔者名曰平康則治之以正直之德也人性或過柔是爲剛友則宜以剛克之彊剛也弗者詞耳人性或過剛是爲柔友則宜以柔克之變和也和亦柔也又其雖不過柔而厥性深伏亦當以剛克之雖不過剛而厥性高明亦宜以柔克之此經所說正與舜典教胄子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皋陶謨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云云者義意皆同所謂又用三德也舊解以爲彊弗友是彊禦而不順孝敬者則剛克之謂刑亂國用重典也如所說則先當改易經文云又以三法不得云又用三德矣舊解又以變友爲中和夫中和者成德之名又何事與沈潛高明同居剛克柔克之目乎厥誼非矣

又案迪訓爲適者立政云古之人迪惟有夏猶云適惟有夏也舊解以爲古之人遵惟有夏之天子其說

不詞不可從也酒誥云其汪般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迪畏者適畏也注者又云汪酋般先哲王之遒此又以迪字絕句割裂經文尤不可從也酒誥又云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迪者詞旨猶云我民小子也孔傳以爲文王化我民教遒其子孫此由以迪爲遒故又以小子爲子孫牽合聰聽祖考之言旨案上文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傳云正官治事謂羣吏是也然以爲文王誥教民之子孫有官治有吏事則不可通近日蘇郡江聲作尚書注淺明

孔傳之非于是易之曰正長也事謂服勞之事也言文王誥教民之子孫有長上有服勞之事者勿常飲酒勿論其言迂贅且下文又云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江氏于彼又僅以爲眾士眾官不申上文有長之義夫經始言少正御事又言有正有事又言庶士有正其義皆互明今以意解之令其各事又言庶士有正其義皆互明今以意解之令其各柔遠能邇能讀如怡訓爲和也康誥不能厥家人者相背馳可乎其他如大誥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迪知者適知也無逸云茲四人迪哲茲四人適哲也舊解以迪爲遒或爲蹈皆非

又疾也

案迪與攸音義同易其欲波波馬云波波速也說文

儵疾也又倏亦疾走也皆急疾之義尚書康誥云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迪屢猶云亟疾也言今民不治未定其心亟疾而未和同明惟天其罰殛我也知迪屢爲亟疾者案爾雅屢亟也又云亟屢數迅疾也是其義多方又云爾乃迪屢不靜言爾乃亟疾爲不靜也傳釋康誥云敎道者屢數而未和同釋多方云爾所蹈行數爲不安皆

其不達古訓也

又案尚書中古義不可悉舉今更述其一二如酋哉惟時酋事也爲也爾雅載謨酋皆爲也爲卽爲言爲帝德行其言曰帝之所事者惟天行也注者不明古誼釋之云不違農時是以酋爲飲酋之酋謬甚也又柔遠能邇能讀如怡訓爲和也康誥不能厥家人者不和其家人也左傳不能其大夫不和其大夫也故後漢書亦云柔遠和邇江氏注亦知孔傳之非然引忞也伻也之訓多爲纏繞而尚不得其審又天壽平

格格治也言天壽此平治天下之臣以保乂于殷
也知格爲治者方言云格正也正亦治也故書云正
厥事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倉頡篇云格量度也
謂格量之格度之亦治也故書又云惟荒度土功商
書惟先格王正厥事言恐王不知修德惟先格治乎
王以正其事也大學致知在格物言一曲之知不足
言知惟能知性知天始可謂之致知也然道不虛懸
傅于事物必于事物能格治之而後知可以至舊解
謂格爲至非也然或知至物之言不詞又轉一解云

窮至事物之理古人必無此訓義矣又惟天陰騭下
民騭格也猶云正治也 爾雅騭假陟格躋登陞也騭
卽陟假卽格格亦爲升騭亦
爲格古人之證如是 史記作陰定下民猶言古昔馬氏注云騭
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其說多爲迂迴而尚不得
所適主也又亦克詰爾戎兵陟禹之迹匆匆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此與詩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
戎作用惕變方意正同舊解以陟爲升釋云禹五服
方萬里殷九州方三千里周公時復爲萬里故曰升
禹之績其敢由于一字不察故禍多爲詞流于誣無

當不可從也其他如陟方乃死陟天之命陟丕釐上
帝之耿命義皆同又荒度土功荒謂開治之也毛詩
太王荒之傳云荒治也是已舊解以荒爲奄非言曰
從從順也馬云發言當使可從非爽惟天其罰殛我
言明惟天其罰殛我也孔傳以爽爲忒然則爽邦維
哲何以說之典祀勿豐于昵豐字誤當作豐古者禮
字或祇作豐巨言祀惟常典不可祭以亟數卽祭不
欲數之意也舊解以爲勿豐于親昵謬甚史記云勿
禮于棄道厥誼然矣又堯典炎被四表舊解以炎爲

炎耀非也戴徵君謂是橫之誤字言橫誤爲桄桄又
誤爲炎亦非也案炎者橫之假僭字也橫卽廣也古
讀音如炎以音同故假炎字爲之漢書橫橋師古曰
橫音炎後漢書橫門章懷太子曰橫音炎此皆古音
之尚存者如羨字古音卽後轉爲今音而不羨地名
則仍音卽猶存古音曰又漢書多云橫被亦多云炎
被明炎非誤字也又案迪字當訓爲道者孔傳既知
之矣然所訓說復多艸誤如康誥爽惟民迪吉康言
道之以吉則安也鄭氏以迪字屬下讀是已孔傳云

明惟治民之遒而善安之以民迪二字連文訓爲民
遒吉康爲善安謬也大誥弗造哲迪民康言弗遘明
哲之人遒民于安也孔傳云不能爲智遒以安人亦
謬也又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言天遒順
子也猶云天之歷數在爾躬也係面謂係向之周禮
擇人注云面向也是已言夏先王係向以稽天遒也
此云係面稽天若與虞書曰若稽古遹周書奉若稽
古語意皆相類下文天迪格猶言天遒至也係面稽
天若言殷先王亦係向以合天道也孔傳以天迪從

子係絕句釋云天遒從而子安之此由不達從字之
義故謬爲之說也或又申之曰天開遒之使有天下
又從其子而係安之其說愈謬至以面稽天若爲句
釋爲而考天心亦不可通下文又以天迪格係絕句
釋之曰天遒所以至于係安湯者亦如禹尤爲支離
紆謬不逵之甚也

說觚

嘉慶元年陽湖孫淵如先生以兗沂觀察行山東廉訪
使彈擊無所避踰年以鞫治首輔和公撫軍伊公家奴
詐譌事罷廉訪將行同官廉方伯荊廉訪丁轉運同餞
于沛南滌泉上舉方爵以贈厥名觚亭案特牲禮記爵

觚觶角撇廣雅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
曰角五升曰撇其說蓋出于韓詩今詳其制有首有腹
有尾有翼有足皆如爵惟所容如爵者二且其體方足
亦方禮圖云漆赤中兌下方足是其制于嘗稽諸故訓

觚也者方也一言觚而方之義已具猶之一言爵而爵
之形如覩也方者觚棱四出故名曰觚至于六觚八觚
皆有觚棱亦言觚然猶別之曰六觚八觚者不可以亂
方之正義也史記破觚爲圜曲臺記云毀方爲圜是觚
者方也記又云毀方而瓦合兩瓦相合適圜義亦同後
漢書杜林傳云破矩爲圜是觚即矩也矩亦方也自應
劭注漢書以六觚八觚始名觚俗書因云觚者破角也
失其旨矣凡物之方者始可爲法周髀算經云數之法
出于圜方圜出于方又云方法爲典以方出圜故大學

言絜矩論語言不踰矩不云不踰規也地惟爲方故亦
言洰易曰仰觀象于天俯觀洰于地又曰崇效天卑洰
地是也古者伯晶作井其制方說文云井象構韓形罋
象也井惟爲方故亦言洰易曰井洰也是已予嘗遊瞽
濮閒猶見其遺制若如今人作井皆形圜則周易井洰
之文不可通矣又刑之字訓爲洰亦从井得聲義取諸
方也觚惟爲方故亦言洰史記所云破觚卽毀洰也洰
者正也亦遵也論語正而不謫漢書引作洰而不謫是
洰卽正也又論語觚不觚觚哉觚哉何氏注云以喻爲
政不以其道則不成與上章齊變至魯魯變至道之文
義相連及也斯言得之若如今人言六觚八觚始名觚

則注義不可通且于經文連遬之義失之晶遠矣聖人
嘆觚哉非謂政之多醜也亦非言洰之不可遵蓋誡惡
夫世之名爲方而實不方者也後之考古者如宣和博
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皆以卮爲觚既亂其制又名之曰
花觚稱名亦不古乃是器經百千年之久出以僞亂眞
之後巍然猶存觀察得之予復說之用以明其義于齊
魯之邦孰謂古道不至今存也

雞鴨卵謂之蛋案蛋俗字也正字作鴠从
經云以鴠投石是其字也又春秋蔡露云政令和則民
不夭札物不瘵癘胎卵不殀殀卽鴠不从卵亦是也古
以卵之不能成雛者爲鴠後世沿襲乃通謂之鴠目其
蛋从疋从虫義無所取考其故乃蜑之變文目案蜑蜑
人也音但說文云蜑南方夷也晉常璩巴志曰涪陵郡
諸縣北有獽蜑後山蠻談二廣舟居人謂之蜑人范至
能桂海虞衡志蜑海上水居蠻也入水能視合浦珠池
懸綆于腰沈于海得珠則撼其綆船上人挈出之有司
名曰烏蜑戶元史張珪傳有蜑戶七百餘家官給之糧
是也其蜑之變爲蛋者古者篆文變隸亦變艸隸又變
楷艸亦變楷此字則由艸書蜑字變楷作蛋旨此類常
有之如卞莊子卞字本弁字也艸書弁上作一點下似
大字于是變楷爲俗卞字又北魏高珣碑發清輝于蕞
卡卡本弄字艸書上作匕似上字下似大字變而乃有
此俗卡字此類頗多不可悉舉晉六朝以來別體字或

者不知乃以爲錢版譌誤非也柳宗元鬻熊傳云胡夷蜃變是唐人用此別體字也非譌誤明矣或又云蜃蜒蠙義幷通此又不然考蠙卽蜃从虫从蚩異旨蜒則爲蜥蜴別名爾雅蜾蠃蜂細腰蜾蠃守宮是也不得與蜃同今所傳說文本或譌蜒爲蜒从廷非也考蜒乃蜒蚰蟲名爾雅方言廣雅諸書皆載之不得爲蠙蜒字陸德明經典釋文載六朝以來音義竝云蜒音聆徒典切是眞文部非庚清部字焉得从廷又蠃蜒曼韻蜥蜴亦曼韻更可證从廷之非矣或又引池北偶談

以爲从延蠙人字从廷蠃蜒字此王阮翁之襲誤沿譌未能是正不足引以爲據也至民閒倉卵則周禮夏官掌畜掌祭祀共卵鳥注謂其卵可薦之鳥史記子思言苟變于衛侯曰變嘗賦于民倉二雞子是倉卵之文有明徵也又山海經大荒西經云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倉甘露是飲亦是也

音韻

古者未有文字之先先有聲音音傳而訓坿音訓立而後文字形聲音者文字之本所由生也古未有四聲然入聲職爲七之類入聲錫爲五支類偏旁及用韻之文秩然各異絕不相紊蓋之哈台能爭爲一部支部則與歌部相入不可合而一之也古雖無四聲然秦時避始皇諱讀政爲正月之正則其緩急輕重閎固有分矣至

高誘注淮南有合口開口急氣緩氣之昧則已爲韻書之權輿矣至古人用韻之精有非後人所可及如葛覃時亦莫飛喈爲韻而二句谷與五句木隔句爲韻至二章仍用首二句原文而韻法已變首句不入韻次句以下皆爲韻又如卷阿前數章猶是用韻常法至歌詩將終鳳皇鳴矣鳳鳴矣與下生矣韻于彼高岡與于彼朝陽韻不獨岡陽爲韻高朝亦爲韻也下泰泰萋萋雍雍喈喈萋喈爲韻泰雍亦爲韻即其音之緊可想又可以證直方下本無大字與象傳同至說文諧聲大徐不達其聲則刪衣聲字如元從兀聲嵐從風亦聲

之類是然又有以聲考字之處如殷從段聲篤公劉釋文引說文又引字林工喚反可證從段之誤說文無斷字偏旁有之案爾雅釋文云斷古芹字則斷乃芹之重文故彝鼎銘斷字亦多從斷說文無斷字偏旁有之案左傳有臭字乃昆之重文今說文昆下有魚字當是昆之正文傳刻者因其脫爛遂以爲籀文字自凡此之類觸處生義所賢淺思而自得也

史例

從來纂言賢鉤其元紀事必提其要窮經而不知其意猶之蔑經也讀史而不明其例猶之無史也夫史之傳尚矣夷考其體厥有六家尚書家者孔子觀書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取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宣王道施教令故其所傳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又有周書者卽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凡七十二章至晉廣陵相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尋常人事何足備列乃刪訂諸史取其言之足爲龜鑑者定以篇第纂

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漢魏尚書至隋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以爲隋書稽其義例皆本尚書春秋家者案汲冢瑣語有夏殷春秋晉春秋國語之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云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外此如魏之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至太史公著史記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魯春秋左傳家者其先出于邱明晉梁資追乎戰國策太史公書撰春秋後傳荀悅又輯遷國書著漢記三十篇自是厥後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諸人代有其書皆準左氏以爲的焉國語家者

其先亦出于左氏然至孔衍作春秋後語司馬彪作九州春秋或州自爲卷或國自爲篇考其義例亦後代之國語也史記家者其先出于司馬遷厥後梁武帝敕羣臣爲通史六百二十卷魏王暉業又爲科錄二百七十卷唐李延壽又有南北史歐陽氏有五代史皆依遷例漢書家者其先出于班固紀表志傳著成一代之史後之作史者多依之夫紀表志傳其體有自昉也攷之汲家竹書晉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篇目之大者誠莫過于此矣至司馬遷著

史記列天子行事以爲本紀後代因之然有不應稱紀而稱紀者即有應稱紀而不稱紀者夫項羽僭盜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至于范蔚宗之紀后妃其實傳也而謂之紀陳壽之志劉孫二帝其實紀也而謂之傳外此魏書于帝紀內載沙苑之捷齊書于帝紀內述淮南之敗劉子元謂其雜載臣下兼言他事全爲傳體有異紀文信矣且作紀者必編年以故漢氏之初興也猶假秦年兌武之繼作也且稱葬朔至陸機作晉書列紀三祖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凡此者皆不明紀體者也史記之作世家如陳勝起自羣盜六月稱王而卒無家可宅無世可傳而稱世家非也田完世家亦非也至如漢代諸侯與古不同雖名班胙土而禮異人君編爲世家實同列傳班氏知馬遷之失釐正其非故自諸轉而下一概稱傳時勢宜然非矯枉也然如齊書北編魏事周史南紀蕭峯宜言世家而稱列傳則又拘于班氏之例未得其通者也表之例以紀年月也如春秋戰國之時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

帝之于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又如晉氏播遷之時諸僞十有六家不坿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嘗讀太史公自敘將相名臣年表之賢者記其志不賢者彰其事則又加褒譏之義矣至于班固作人表生不同時族非一類剟子元謂其品陟既不能權當事不與漢彊廁漢書之內則又表之變例者矣志之例肇于馬遷之八書班氏因之其所合併者二皆可合者也而五行藝文二志又足補子長之闕白是新唐書有交聘百官輿服魏則有釋老隋則有音樂遼則有

營衛兵衛咎沈約有言曰作史莫難于志鄭樵申其說是已然考鄭樵所作通志艸誤實乃累累即如小學諸類是樵書之善者而以杜林蒼頡訓纂爲訓詁以頡延之詁幼爲詁幼本之唐元度不知林作蒼頡訓纂又作蒼頡故是兩書也延之作詁幼荀楷又有廣詁幼同一名也至于字文周興嗣次韻書之者而以爲子雲作誤矣崔瑗飛龍篇固與李斯蒼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母敬博學篇班固十三章揚雄訓纂篇司馬相如凡將篇史游急就篇李長元尚篇蔡邕四史篇同爲小學類者而以列于法書則又淆亂其例矣列傳之作或易循吏爲良吏能吏良政或于儒林外別爲文苑文學文藝或又于儒林文苑外別立遵學其意特以儒林誌箋疏之士不得不立遵學以別之然考揚子雲之言曰通天地人謂之儒班氏藝文志曰儒家者流游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其道爲甚高作者不明儒之爲儒又不明箋疏之士特坿于儒家之後而創立道學傳以志之亦可謂自淆其例者矣要之必明其例而後可以讀史必明乎例而後可以作史雖史家有三長五難三等四患

有唐給事中劉秩采古事之有益治道者摭百家傳六官得法又曰國有故官冊爲政典三十五卷房琯稱之以爲才過劉向至貞元閒淮南節度使杜佑又廣其未盡者爲通典二百卷本傳謂其博而能約左補闕李翰亦言其至精至粹厥道不雜其言爲不虛矣自是而後宋遼麗閣鄭樵漫仲俺諸表志爲通志廿畧都陽馬端臨賢與當宋紀受終之時不干仕進因通典成規又輯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凡此三書鼎檟角立皆可謂經制之集大成者矣

通典之前詳名識度代有其書莊子天下篇曰其散而在度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是其事已今得而博考之書允征載政典曰先時者不及時者殺無赦晉語曰陽人有夏商之嗣典周禮司書大史掌邦之六典春秋左氏季孫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又晉士伯曰吾視諸故府又曰爲赦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又曰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楚語曰倕作周語曰僖侯賦事行刑必問于遒訓而咨于故實楚語曰士亹傅太子申叔時曰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而戒懼焉呂氏春秋曰荊王發平府自統于刑內不得而臆分之也通志始氏族終蟲魚凡二十畧通考自田賦至四裔十九類又謚以經籍帝系

封建象緯物异其二十四門蓋亦本杜氏而推廣之者也杜氏深明治道援古證今經世之籍固可與唐開元六典及後所纂之理道要訣皆所以佐治而出化會要謂讀通典一書識者早知其為公輔之器可謂深明著作之本矣而經籍志乃列之類書不已疏乎雖其間敘選舉考秀與銓選不分敘典禮經文與傳注相混于二百卷中摘其一班之失片語之差未必無所遺漏而卒不害其為精覈之書也通志一書馬氏譏其天文地理服器失之太簡而職官選舉禮刑食貨五畧天寶以前已意增其商而亦無所發明又如刪小序信三墳譏史遷排班固等其見識于馬氏者無論已至氏族六書七音藝文諸畧人多稱之然其中舛誤亦復累累即以小學諸類言之唐志顧凱之啟疑即隋志顧愷之啟疑記也今分為兩書一列小學一列文字張揖古文字訓即隋志古今字詁也今亦分兩書一列小學一列古文又聖草章崔瑗飛龍篇小學類也而列音韻蔡邕

續通典全文天寶以後竟不復續又以通典細注稱為與適以自明其不知量而已矣外此如王伯厚之玉海黃東發之日鈔強揆而力索博學而多聞亦皆可以輔翼經制傳之不朽者矣

間之皇者始王也帝者諦也王者天下所歸往也三皇之世最爲久古故皇字從自自始也說文云始王者三皇大君是已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號荒遠難稽史家闕而不述有由然矣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史遷本之以作五帝紀故始自黃帝然考五帝德篇所載特統論五帝德行非專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也且其書帝舜之後兼載帝禹不止五人足以明之矣俗儒或執于後世二帝三王之說又以爲禹不當稱帝故俗本大戴禮禹上刪衣帝字不達誼甚考古之天子皆帝王通稱自其稽古同天言之則曰帝自其天下歸德言之則曰王故殷帝乙帝太甲帝武丁帝辛皆言帝非有異制也自周武王謙德不敢稱帝但稱于王見史記周本紀前此固未有也竹書紀年亦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則又本于五帝紀之文考紀年一書既曰紀年覈其名義固當代相因年相次乃因于史記黃帝之後不載少昊謂之紀年可乎蓋紀年本魏一國之史故托始皞叔水經注引紀年語皆皞叔以後事是竹書本文也其乘載夏

商周者晉人之僞作兼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又宋人之僞作也何以明其然也如顓頊都帝丘夏后相又居之夏伯昆吾又居之卽衛成公自楚丘遷此者也故左傳述衛事云衛侯夢康叔謂己曰相奪予享又云夢人登昆吾之觀是也殷王遷都又居之故其地亦名商丘見漢書地理志但此所謂商丘于天文屬水所云元枵之次一曰天黿一曰北陸一曰顓頊之虛是也非宋之商丘宋商丘于天文屬火所云大辰之虛是也陶唐時關伯居之相土又居之宋又居之二地絕不相涉今紀

年云夏后相居商丘又云相遷于斟鯤商侯相土遷于商丘是不明兩商丘之爲二作僞時誤合爲一也又如寒浞殺羿因羿之室生澆及豷見左傳處澆于過處豷于戈亦見左傳今紀年云寒浞殺羿使其子澆居過徒欲襲左傳處澆于過之文而忘殺羿之時尚未有澆也其抨謬之迹作僞者不能自掩矣紀年之不足恃如此又可據之以證五帝之始終乎然則五帝之名究何居曰五帝者五行之帝也五天帝爲木火土金水五人帝爲太昊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周禮曰祀五帝月令曰春

盛德在木其帝太皞夏盛德在火其帝炎帝季夏盛德在土其帝黃帝秋盛德在金其帝少昊冬盛德在水其帝顓頊是也自家語孔子荅宰我問以及呂覽淮南皆同此說厥義審矣太昊爲木帝都陳天支角亢應之木宿也又太昊長于五帝倂亢長于二十八宿故倂亢名壽星之次應太昊也神農爲火帝亦都陳左傳云木爲火房是也黃帝爲土帝周行天下無所專居象土無正位分王四時也見史記少昊爲金帝都魯奎婁應之金宿也顓頊爲水帝都帝邱女虛危應之水宿也五帝之後又有帝嚳帝摯帝堯帝舜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後世又有二帝之稱皆不在五帝之數也知三皇爲天地人皇五帝爲五德之帝則後世儒者或因于史遷之誤說而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或以夏商周三代爲三王而逆推其上爲五帝又逆推之爲三皇諸說紛紛不足信矣皇必三而帝必五者正如三正五行各取義類若如後儒言是三皇可言而四五帝可增而六矣豈足信乎至唐司馬貞作三皇記考其德行世系說多艸誤唐人之疏又不足以是正矣若夫易繫辭言庖犧神農黃

帝堯舜迭王天下則特取于制器尚象之義因制作之人言之非詳五帝之事也

九本山房文存下 三五 海源閣

朱虛侯劉章論

漢孝文之初諸呂擅雖將相大臣共誅之立代王是爲孝文帝其時計功若曲逆侯勃皆位至鼎足富貴壽考以沒世毋論矣其以宗室立大功者曰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章首誅呂產大臣從之遂滅呂氏功震大而與居亦與太僕嬰入清宮故大臣初議欲以趙地王章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閒其謀立濟王故黜其功各得一郡越戚章幽憤卒興居聞帝之代發兵反濟北漢誅殺之國絕論曰三子者皆未聞君子之道也昏命與人事相感而成者也使章果克自立則爲之上者

或未必如孝文之賢或數載而阻彼齊王諸者又或以僭亂廢當是時漢家多難大臣擇賢而立章天命嚮之人心歸之天下事易可知也計不出此而幽憤以隕其身君子憐其不終若興居者自以誅諸呂功少乃入清宮挾少帝出之彼少帝者何罪乎即當死亦何必與居死之也則其後之反漢以自覆滅也固宜或曰章功大上疑之又上既細其功必有從容譖之者曰不然漢文仁人也觀其于淮南厲王之亂不加誅道死扶風又悔焉豈于章竟殺之乎且人有大功而殺之不祥故曰二子

露于原野天且凍凝之人將狐臨之鳥獸百物皆爲戒虐又何望其不崇朝而霖雨徧天下乎若章者誠能不動其心而反身以自立其修德也使此心如日之方升詩曰夙興夜寐洒埽庭內其持身也曰以定體足以處詘書曰貌曰恭其遇事也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論語曰敬事其得爲于國也則致功德于民其可建立于朝也則委蛇和允以達其剛健文明之德如是則天必祚之子孫之享國久且安不與諸王等不當惟是從來天命與人事相感而成者也使章果克自立則爲之上者

著未間道也

新刻十三經注疏敘錄敘

古者教人之法崇四術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人才之興隆于百代誠以積之厚者其流長貯之充者其光盛道有固然已自暴秦焚滅典籍先王經世之法蕩然無存漢興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諸儒蒐討緒論修明絕學守師法以相傳述于是易有田何書有伏生孔安國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之學禮有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春秋有胡母生董仲舒而聖人之大法大訓燦然復明于世蓋漢人當近古之世先代典禮及古文古義皆傳之又久古義漸隱後之人將無以辨其文字識其會通則又何以通先聖之經而能言其義乎隋唐儒者重爲此懼于是輯爲義疏穿穴六籍廣引博辯以伸其義能明之非後學所可竝論也但傳注文簡而旨奧誠恐其著于後者如孔賈諸君之所述作可謂獨擅矣唐末道喪五代亂離浸至趙宋而後亾聖言益遠微言益絕古學亦益晦後之讀傳注者既不能淩通古義讀義疏則又苦其汪洋浩博猶河漢而無極也讀未終篇頭眩耳聵于是有人趨簡易之思矣臨川王文公介甫刪爲新

立于學官天下學者未辨其經義之得失利其淺近而便俗也翕然趨之而古學一變矣新安朱文公晦庵又注四書及易詩亦立學官以試士者猶循明代之舊專用一家而
國朝定鼎之初雖立學官及王氏新義既廢而朱氏之書遂獨行于世
特命儒臣廣即十三經注疏普頒天下各府州縣學以廣其見聞而開鋼蔽誠以經之不易明而古學之不可廢也是以
御纂諸經既引立學官之說又引古注疏之說又博取先儒一切釋經之言論定之蓋謂聖人之大法大訓著于經者猶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必賢稽古以觀其通折衷以求其是不可專徇一家言也世之務科舉業者或專任立學官之一說以外束書不觀無論已然
國家造士百八十餘年人才應運而生者必不乏矣誠恐窮鄉僻域不覩全經欲求于十三經而無其書雖欲觀之孰從而觀之注疏之書卷帙浩繁誠難家喻而人給今取諸經中序文及鄭氏詩譜六藝論之類具載之

送孫淵如觀察南歸序

嘉慶三年九月兗沂觀察使前行山東廉訪使陽湖孫公將奉其母太恭人之喪南歸營葬事所舉上文登堂考三卷皆有益有益南閣集二卷嘉穀堂集一卷明堂考三卷皆有益以田送于沛上既致賻將歸顧念公在東三載凡所施行皆以田所目覩而深悉者而世之傳聞或不得其實又或務爲傳會以爲可驚可愕雖古名臣未嘗有即公他日行事亦將無以過之嗚呼此豈知公者乎公之初泣觀察使任也簿錄閫督臧物車數十乘發篋陳于庭料檢珠玉幣帛胥吏丁役不能絲毫有所隱一日夕具

稿申部大吏稱之及後終觀察使廉訪使之任人皆槪其亮節清風舉世罕有然不知公以有守成其有爲廉名不足盡之也轡南有以匿名書誣鄉民郇敎者公研訊被誣者有怨家某拘問得挾仇誣告狀立釋獄繫數十人及行廉訪平理刑獄出冤罪已下十餘獄耍正所屬成讞謬誤凡數十條向使公久于其任其所全活當百千萬人所耍正當百千萬讞而不久輒去何也然天子知公廉正敬事方將畀之以重任利澤及于無窮矣抑公夙好學凡有所考正必深思以得其意故其爲

侍公久知公最深公之好學也不倦其執事以敬事之二端已足自立然吾謂公之所行不止是者誠以田

有裨于
國家者行之鮮畏忌秉日星之誠沛長江大河之氣豈
其所就僅至于是乎爰序其事以爲傳聞不得其實者
告并敢妄托風人之旨以贈公之行云

方通甫詩集敘

予自髫齡時見近人所爲詩雖格調不同妍媸不一大
抵習于風雲月露之詞爲五七言近體淺求其故鮮可
稱述以故予不習于詩并不爲人作詩弁言誠識夫今
之詩非古之詩也今年夏予至歷下得交于績谿方君
通甫時通甫以都轉判官奉檄來東相與晨夕過從盱
衡古今意甚洽暇時因出其華陽詩集見示并問敘予
受讀之見集中古體爲多清雄俊逸力造古人且能深
悉古人體格聲調心知其意而變通之于詩中開拓境

宇君其有過人之識乎憶予往嘗與通甫尊君道坤先
生締交廿年今通甫年甫弱冠而詣之精至此求之古
人如漢蘇李魏轅劉及唐李太白長句此其嗣音所謂
君身有僊骨者胎其然乎胎其然乎咎揚子雲聞相如
能作賦心慕之爰殫心力以造宏章所播照耀今古及
其後年益長學益進淡明作賦之非故其言曰上好神
僊術相如作大人賦以風上反飄飄有陵雲之氣其卓
識如此今予不習于詩者數十年而獨于通甫之詩心
契焉儻亦可謂知詩之意者否文忠堤亭記時嘉慶二

十有一年太歲在困敦季秋朔月丁未

讀先曾祖府君誌銘書後

以珣自童子時習聞先曾祖考濬巷府君行誼甚高持躬有法私心追慕之久矣稍長欲實求其榎概不可得因侍坐先大父范園府君從容言及之先大父曰爾欲求爾曾祖行誼有劉培南大令所作誌銘在珣謹而識之夫自俗之敝也子孫欲傳其先祖者往往不擇其人第假諸高爵膴仕者爲之銘欲以傳之而適以晦之也而高爵膴仕者之爲文亦或出己手又或屬之遼遠不相知之人故其文支而不切汎而寡當即有行誼可稱家之好而竊取于三都兩京以侈其美其實于我何與邪若夫能擇人者又不僅求其人之工于文而已每見世之文士所作誌銘鍥矣不必盡可傳而獨其懇懇殷殷馨香獨注之一人則不覺其言之親切而有味何者情之至者文自生也培南劉君自幼弱時處屢空之中以通經爲文受知于先曾祖甚深故其爲公銘也若有取諸其懷而肫然不能自已者雖設而如在邈遠而不能忘先大父既以是屬之而又以是告于珣其擇之者

者愼矣然珣受讀是文嘆然如接儁然如見若悉實親
見之尙不能如此之詳且盡者則不僅聚于文之能傳
入也由其心之追慕者久而又重以先大父之命故至
性通而精神出也歲壬子先大父殿逾年矣每取是文
覆誦之愈覺字字入人脾裏俾令小子珣之立身操行
語默作止循循然莫不有所法珣奉先大父殿逾年矣每取是文
坐時語曾未幾時言猶在耳不禁泫然泣下也爰謹而
識之不敢忘

孫氏平津館藏淳化閣帖

淳化官法帖宋時已多摹本刻于紹興中者爲國子帖
刻于淳熙中者爲修內司帖又有魏府帖魏王所刊戲
魚堂帖則劉次莊摹刻于臨江後復刻于三昌爲利縣
帖至其舊本流傳歐陽永叔時已言難得顧從義朱彝
尊輩所見有文嘉本華叔陽本孫氏本皆頗殘闕潘允
諒所得袁褧本有裂文補文黃長睿云元祐中親賢宅
僭板搨百本分遺官僚有木裂文據此則諸本皆元祐
以後搨也此帖前有賈似道印悅生葫蘆印後有秋壑
印長字印皆著于石其裂補錠文悉同潘本然考卷內
唐太宗書釋文云故謹二行文本頭上木板殘闕不全
今此二字上不空白紙皆作鉤勒痕是後人重摹時爲
之非原本也又使至辱書帖釋文云潘本華本復何似
時氣五字殘闕今此帖不闕豸亦有鉤勒痕鍾繇書釋
文云謝書二字閣本殘闕今不闕王羲之書進修小園
帖施宿云淳化本作慶慰大觀作慶至今此帖摹正作
至不同原本卷內此類頗多又第五卷古法帖標目無
帖字顧從義云余新刻本失摹帖字搨久不復補完是

此帖爲顧氏重摹無疑故胡文煥帖考亦載上海顧氏新刻本卽謂此也顧氏精鑒賞所作泆帖釋文參互訂正頗詳審勝于劉次莊此帖每卷有顧從義印乃其手摹本較祖右原帖不一等耳後來諸刻遞之遠矣尤伯悔評劉潛夫所藏閣帖云他本卷數枉上版數枉下此卷數版數字連屬與原本同今此帖亦然足徵顧氏摹勒之審不以己意妄改又案顧氏有蝕損本亦名夾雪本後歸蔣氏及宛平劉氏朱彝尊稱爲善本獲覩鉅錠未楹以前面目今此獨取于潘本者或重摹時尚未得有蝕損本耳嘉慶十年十一月書

答友人書

前侍大教言及杜工部詩有來如雨霆收震怒之句以爲收字誤當作抶此甚當不可易蓋抶字俗不經用又與收字形相近世俗傳刻譌作收爾而不知出于揚雲羽獵賦師古云言所抶擊如鬼神雷霆也足下讀古人書于一字一句悉心體察能使古人之文數百年後得覩本來不勝欣奉昨又承示史記司馬相如贊以爲雄字誤當作惲以愚所見則有不盡然之言敢據愚誠用質左右惟足下采擇焉贊云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牀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采其可論者著于篇案前所云裒之也揚雄以下云云貶之之辭也與前文大不類雄傳云雄顧嘗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以故孝成帝時客有爲雄文似相如者逮其後深悔作賦之不足以風靡麗

多而風諫少于是詆讒相如公而作元故傳又云雄以爲賦者所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靡麗之辭閎侈鉅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以此而言則贊所云靡麗之賦勸百風一者固信知其爲雄言非他人語也傳又言往時武帝好神僊相如上大人賦以風帝反諷諷有陵雲之氣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正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之徒非淫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于是輟不復爲而大草思渾天若此則雄之詆讒相如又可知矣故蘇長公曰揚雄獨悔乃以賦勸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是其事也然其所以竄入于史記蓋亦有故案漢書司馬相如贊首言司馬遷稱云云與史記文正同下無采著于篇句蓋固之作史多依于遷故首稱司馬遷言而意不主于司馬氏故又稱揚雄言蓋一褒之一貶之也所謂揚雄以爲者與前司馬遷言反正適相應世俗學者但知史漢文相出入遂據此以增彼既令史記之言屈彊不可通而班氏褒讒之旨亦復隱而不見何其謬也足下第見後人所

于賦以爲雕蟲篆刻也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

褒揚雲文無是語而不知其以漢書入史記既則足下之疏也竊嘗以爲學問之道古今之通義也故鄭康成東州大儒學者宗之閒有抨誤後儒不妨援據經文指摘而是正之非以難鄭氏乃以爲鄭氏功臣也且惟于鄭氏之誤能明正其失然後能于鄭義之精有以深見其所以然而表明之也今足下以垂暮之年好學嗜古不勤于勤又不以享之不扃殷勤而致詢焉亭敢以誠對惟足下鑒察之不宣

重建瑞州府東嶽廟記

瑞郡有東嶽廟葢卅始于宋歷代修葺之在南城西安門內每歲三月廿八日都人士于此賽會致祭焉案唐六典以每歲立春日祭東岱泰山于兗州宣水氣順東方春令也而後代史志又云以春月土王日祭泰山泰山本地祇以土王日祭之義亦協則今之三月廿八日或其遵制與俗傳是日爲岱嶽帝誕辰未知其審東嶽廟又名天齊廟者唐開元禮云開元十三年封東嶽泰山爲天齊王宋志云眞宗封東嶽爲天齊仁聖帝然考開元以後續封諸嶽南嶽爲司天王西嶽爲金天王北嶽爲安天王中嶽爲中天王此獨云天齊文疑倒或故書傳寫致誤耳今天下郡縣無不有東嶽廟祭岱嶽不及他嶽者岱嶽屬仁主生王者受命燔燎祀天告代之地非諸嶽所同故曰岱岱之言代也又岱嶽爲五嶽之宗天下眾山皆主之故又曰岱宗宗尊也風俗通云東嶽泰山尊曰岱宗言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正如禮有大宗所以收族百世不遷卒則族人爲之服餘子不得擬也然則郡縣無不有東嶽廟固其宜無可疑也廟重修于

國朝康熙閒距今百餘年殿宇傾圮廊屋垣墉多頹敗郡人睹而傷之爰相與籌議捐金六千餘庀材鳩工廓大而更新之制甚壯麗有大殿一區後殿一區左右皆有廡殿大殿前有朝謁亭一其前爲川堂又其前有茶亭一又有憩雨亭東西各一在朝謁亭後東廊十三楹西廊如之二門外地勢開廠有戲樓一其外爲大門工始于戊子歲之秋迄于己丑歲之冬既落成諸君乞予文以記之予因憶昔年遊泰安謁岱廟外爲紫禁城廟中殿陛巍峩而肅穆其前後樓觀亭館及亭中樹木無不精美異他處今見都人士鳩眾集工廟制壯麗而宏廠庶幾乎可以降神可以祐民可以引年云道炎九年赤奮若之歲仲冬朔月辛酉

魯仲連射書臺記 代

予以

今上御極之二年奉

命出守東昌抵任之始見東門外數十步有臺焉詢其

故僉曰此戰國時魯仲連射書臺也予考聊城故城在

今府治西北十五里戰國時故聊邑漢聊城縣也其後

遷于舊州陂爲隋唐博州治再遷于巢陵城三遷而後

及于今城今郡城豈得有魯連臺且所稱爲射書臺者

古有臺門之制臺卽門門卽臺也燕將據聊城不下魯

連自東門射書喻之後人思其事名其地曰射書臺故

水經注云聊城故城東門有層臺秀出魯仲連所謂還

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者也詩鄭風亦云出其東門有

女如荼匪云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闉闍臺也臺卽門

故云出仍指前章東門言之旨今于東門外遞東更數

十步造以臺謂之射書臺令起古人于今日能勿誣然

會于此謬之謬者矣考水經注所云聊城故城東門有

層臺秀出是謂射書臺非謂顓頊陵也一統志所云古

聊城有臺高七十餘尺亦謂射書臺非謂顓頊陵也今

萬歷三十五年前守陸夢履所建非故臺矣抑更有異

乃滅其實蹟傳以僞蹟沒高賢之勝概遷古帝之山陵

者本非其地傳以僞蹟所在又誣之以僞蹟一誣再誣何可究詰今既博取古書傳證明之庶後百

世之下聞風嚮往猶有流連臺畔慕曠古之高風而慨然興起者乎爰爲文以記之著諸貞石用告來者

詒 海源閣

駢體文鈔

重刊崇雅堂

圖書館藏

光緒己丑
刻鵠齋梓

崇雅堂駢體文鈔序

家書農先生通才碩德照耀於嘉道間入則
產著獨行之風出則講道論藝致友朋之樂上之迴
翔祕府成館閣鴻裁下之跌宕名山作私門著述蓋
先生前以撰杖而見袁吳梁嚴諸老風流嗣以掉鞅
而失陳曼生汪小米查梅史厲琴鴻諸子位業厥後庚辛之變
先生嫡支盡室赴難一門俎豆自有千秋使非義方
之訓竺於教忠安能臨大節而不奪慷慨成仁如是
哉先生考訂圖書搜輯亡佚積卷過尺曩曾自刊數
種今則簡斷篇殘得單種者已足稱雄藝苑至詩文
集尤爲先生生平精力所貫注往往在舊肆購得一帙
珍祕玩索逾於球琳竊謂先生詩文緩轉流麗語妙
天下有若宜僚弄丸越女試劒容易而艱辛非身歷
甘苦者不辨顧或疑其域境於唐能事未畢爲先生
遺憾是不然矣夫以先生之才識學力豈不足駕齊
梁而驅漢魏但慮當日作者非恃揣摩拗句爲長郎
取搜砌僻字爲勝漢書甫讀已將侈擬都京說文未
通便復高談史選不幾使燕許笑人元白短氣乎由

胡君名敬字以莊號書農浙江仁和人先世自徽遷杭曾祖三聘字繼尹祖錡貢貧樂善父濤工詩好結以字行納與梁山舟吳穀人袁簡齋奚鐵生朱朗齋何春渚嚴鐵橋諸先生爲詩酒之會月一舉祭三百篇詩人於庭謂之擬香吟社著有古權堂詩集四卷三代皆以君貴贈公娶於沈繼以丁乾隆三十四年冬十月丙寅丁太恭人夢人擔書兩甌闖入卧室寤而生君

君幼穎異贈公教之嚴每集吟社輒令侍座隅聆緒論以是邃於詞賦之學嘗仿元和詩體爲嚴憐春曲名噪江浙間弱冠補縣學生員修身踐行以敬自範雞鳴起危坐讀書課子弟至昏無跛倚容汪文端公過浙館於君舍見君器宇奇之以爲非常人丁父憂哀毀骨立家事一稟命於母恂恂如孺子嘉慶元年余督浙學見君水仙花賦瑩若冰雪雋逸絕俗首擢之是爲余識君之始五年余撫浙建精舍於西湖之孤山延浙士之能詁經及爲詞賦學者君所爲輒冠於曹作會稽大禹陵碑文四千餘言氣息淵懿似王子安余爲設醴酒招飲縱論文體辨六朝文與筆之異君曰不獨此也即律賦四六亦自不同唐人四六多平實隸事不厭繁律賦則選辭選句以情生文其佳處不在多今人以四六法爲律賦故辭費而韻乏旨哉言乎六年以選拔貢成均是秋舉于鄉十年會試中式第一人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總裁朱文正公英煦齋先生

互相賀以爲得人十二年散館授編修君之在翰林也前輩重之推爲大手筆時朝廷開館延方聞之士校纂書籍君歷充武英殿纂修文穎館纂修全唐文總纂治河方略總纂明鑑總纂所輯皆精審唐文小傳出君手者爲多進唐文表數千言裔皇典覈爲君傑作膺廟耳其名每有制敕碑板文字輒傳

旨命胡敬擬撰又
命入
上書房行走授　阿哥讀君方病熱以耳聾辭乃改
命入直
懋勤殿編纂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時溽暑內監捧卷軸倉猝
展示君君衣冠端立諦視執筆錄其文記載尺寸印
章日至百十卷率以為常同人見畫像古衣冠或不
能辨以詢君每隨問輒答援据淹博永樂大典簡冊

繁重同人憚之君披閱不倦有所覆覈記其籤帙命
史胥檢之無不獲者同僚七翰林皆服其學嘗和
御製九言詩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九言須截不斷如胡敬所作乃
佳又嘗患臂疾不能作書經進卷冊屬人代書之
上曰此非胡敬書朕識之胡敬不善作楷然頗古拙
可喜以後著其自寫數年間經進文稿多至盈尺疊
被克食書畫文玩定磁漢玉衣裘蔬果之
賜上元日
命預重華宮茶讌及山高水長觀燈即宴聯句賡颺
喜起
褒賞再三翰苑榮之性耿介嫉惡崖岸嚴峻纂唐文

竣發兩淮槧板兩淮大吏知君貧為
朝廷所重有以數千金餌君者君怒卻之同僚有失
面諍無所顧忌以是忤俗貧甚無可貸窮居東華門
內之賃屋泊如也十五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
一年副瞿君昂主河南鄉試時余巡撫河南見君所
取士皆老宿無少年新進者二十三年授詹事府春
坊贊善二十四年督學安徽有汝學問好故使汝往
之
諭君衡文察獎法嚴而鑑精時有生員二百人三次
不赴歲試例當除名君念寒士謀食於四方者曠試
非其罪乃疏請寬免得
旨俞允二十五年升侍講
仁宗睿皇帝升遐君坐草哭之慟道光元年升侍講
學士太恭人年八十餘迎養於官廨日夕思歸君念
鼎湖弓劍不可復攀而事親之日又短也秩滿入都

復

命卽乞養歸未踰年太恭人卒慟哭誓墓終其身不

復仕君有二弟義禮禮早殤義爲叔父顧後君以家

產讓義又分俸益之曰吾寡兄弟可以後諸父而疏

之耶篤於鄉戚之誼有荒政及關於風敎者必竭力

贊成之不以嫌怨阻十三年兩浙大歉君率鄉老籌

資以賑明年歲豐乃購地於鐵柱宮之右造厥倉數

十取賑餘之布易穀儲之視歲之上下以程糶糴民

咸以爲利主講崇文書院二十餘年選拔寒畯振興

古學得君敎者多以文士爲名臣書院在西湖蘇隄

跨虹橋之北君購其隙地瀕湖啟樓顏曰仰山與院

中住士講道論藝以爲娛樂作詩寄余曰千古師生

齊不朽仰山樓對相公墩余撫浙時嘗濬湖築墩於

湖心故君戲及之所著書有

南薰殿圖像攷二卷西清劄記四卷

國朝院畫錄二卷又從永樂大典錄出李義山佚文

四百餘首淳祐臨安志十六卷皆直

內廷時所成唐科目記十卷先友記一卷皆致仕後

仁和胡　敬以莊著　宗後學念修右階重勘

闌干賦

玉階迢遞金鏁葳蕤微雨宵霽和風曉吹戶暗虛掩簾長正垂望遠情怯憑虛境危何緣徒倚得暢追隨則有十二闌干橫斜位次疎不遮風長還竟地亭畔橫陳池邊低置礙竹斜通妨梅巧避苔點香浮露含光膩倚徧迴廊寒生半臂爾其碧玉珍奇回文形勢石氏新樣楊家奢製七寶裝成百花繁綴掩映璇閨

刻鵠齋藏板

周遭瓊砌盡態極妍增華崇麗南朝隋帝之樓西漢王根之第窈窕瓏玲際簷傍檻值物賦象任地呈形接芙蓉之行障連翡翠之迴屏春老則飛絮如雪人去則涼蟾滿庭至如鬬草閒娃吹簫侍妾戲罷秋千慵移步屧院古苔新徑回林接小立花陰低垂星靨同凭如玉之春纖微露留仙之裙褶若乃巡簷索笑負手吟詩茶煙漾際雨花散時黃絹干首紅藤一枝繞百匝而未厭愛四圍之竝施屈曲扶徧欹斜步遲恍如神女逢交甫於江濱冷豔涵虛澄波微濺神光陸離芳悰惝怳又如湘靈鼓雲和而來往羌窈窕兮羅襪凌風銖衣疊雪與畹蘭以比眞同庭梅而齊潔纏綿濯寒波兮色鮮暎玉壺而莫辨照銀蟾以增妍況復層巖翠滴飛閣丹明虹霓迴帶井榦崢嶸夾翠洵以直上亘丹霄而乍橫盤空陡豎倒景孤生眩轉難定攀躋屢驚與夫鬬鴨聲喧流螢光炯迴環金井藥苗煙叢石涵秋影莫不采錯熒煌雕搜完整護金谷之穠華助玉津之芳景沈香亭北倚多時無限春光心已領

水仙花賦

爾乃冰堅曲沼雪積閒庭凡卉凋景仙葩吐馨籍玉盤之瑩潔貯金屋之娉婷芳心綴黃稠葉敷綠豔質纏金幽姿琢玉揚秣陵之素華展凌波之芳躅含脈脈之深情隔盈盈之一曲顧影徘徊將開未開移春有檻避風無臺似妃逢洛浦曳輕裾而乍來日暄煙藹搓酥洗黛珠璣綴裳瓊瑤結佩似神來洞庭迷婥約而多態碧紗文石淺步無塵閉門獨笑幽懷泥人慵移步屧院古苔新徑回林接小立花陰低垂星靨同凭如玉之春纖微露留仙之裙褶若乃巡簷索笑負手吟詩茶煙漾際雨花散時黃絹干首紅藤一枝繞百匝而未厭愛四圍之竝施屈曲扶徧欹斜步遲羅襪凌風銖衣疊雪與畹蘭以比眞同庭梅而齊潔洵含芳以待時終出塵而抗節伴歲寒於吾廬兮對

形影之清絕

翠雲草賦爲蔡木龕作

華豔芳蕘清而不汙翠色如染雲光淨鋪冉冉而遮來欲遍生生而望去難摹箋樣拖藍袍痕讓綠鳳彩離褷螺紋拳蹙羅浮之羽詩飛來越鄂之被憐覆獨郁郁紛紛似雲非雲潤涵積靄煖帶斜曛如天青雨過散窯彩而煙氳最喜風晨偏宜露夕觸石浮青蘸波搖碧如藹藹春空映蔚藍而留迹旣滌淨以難睡復流英而耀芒潔癖有契於元鎭鄙懷早消乎狄梁

編蒲葉密倒薤條長如活雲腕底潑翠墨而流香薝蔔林深旃檀香閟神仙眉嫵釋迦螺髻拓兜羅之綿布給孤之地如翠鸞慈雲吹一朵而清涼徧被若乃鬟光鬢影徙倚徊闌閨妝閣蹴損弓鞋明月入戶春風滿懷傳無竹粉墜有松釵如行雲人去遺翠鈿而和雨深埋如卷如舒如裷如屩如穀之輕如綃之麗如鸞翹翅尾如鷁引吭如神女之整佩如天孫之織裳羌小草兮芸生泥幽懷兮秋靜蘿引蔓而風鼓桂著花而露泠一庭皆金支翠葉半畝有天光雲影煙

橫霧斜三徑周遮斑剝銅鏽空明石華裁雲翦翠興逸情賒行傍小橋河渚來尋隱士人家倍悄門巷曲曲籬笆草香深處領幽趣以無涯

聽鶯賦

戴仲若風流標準林壑怡情愛雅音之獨奏厭繁吹之紛爭每值條風時麗淑景春明于于焉蠟屐以出支笻而行度雁齒之橋小俯魚鱗之浪平垂柳則千縷萬縷流鶯則三聲兩聲爾乃白露零晨黃雞唱曉一徑寒深千門春悄油碧車稀輾紅塵少三五枝斜花甎花明欲然簧無待炙棱不停穿舌脆音滑吭清韻圓百囀上花閒之席數聲墮柳外之船已而古渡催歸斜陽送暝煙乍模糊顏微酡酣酌尙復繾綣芳菲流連光景響已絕而仍留步欲回而未肯拌乘宵月之涼立盡桃花之影至若雨絲風片雪泣花愁寒多調苦溼重喉幽罵東風之飄蕩勸西日以遲留惱癡雲兮不散嗔宿霧兮慵收時則篷遮孤槳簾下重鉤有客方閉關而臥何人與載酒而游故當夫殘臘初

融青陽始布細草侵階雜花生樹香霧濛濛兮淫衣
游絲裊裊兮橫路于以商罍開關丁甯來去管領陰
晴評朝風露催回萬戶之春陽喚醒千門之花霧暨
乎條空馬繫絮秖風繅紅雨昨日綠陰今朝聽之使
人元鬢易朱顏凋感遲暮悵飄搖任千呼而萬喚難
紫姹而紅嬌欲留春住無那魂銷況復夫戍遼陽妾
家吳市鴻書不來繡牀慵理枝上流鶯怡怡嘐因風
吹度蘭閨裏午枕夢初醒幾回人倦起起彈紅淚五
三行夢斷黃河千萬里夫豈無觀書廣內珥筆明光

當茲波暖太液春回建章玉珂鳴兮朝已集銀箭浮
兮夜未央莫不分曹寂靜待漏彷徨選溫樹而一枝
棲託賦早朝而七字琳琅聲滿蓬萊之闕恩分鴛鷺
之行胡爲乎嘯傲雲山栖遲林藪逸調自娛卑枝空
守君笑曰然子知之否傳翼者飛戴角者走干駟無
稱雙柑不朽春何生而不榮物何求而非友吾將濯
辭枯集菀之情長伴此出谷遷喬之偶

花金屋賦 并序

甲子春隨劉少宰信芳師按試金陵風雨回舟繫維

一雙爭購以彼暈碧裁紅鏤金錯繡直欲使朝朝之瓊樹常新歲歲之春風依舊然而銅雀春深長門賦就昨日青垂今宵紅瘦等閒過吹簫之風光容易到墜樓之時候彼夫風鬟露鬢士暈苔斑子繁貪結條密從刪徘徊幽壠憔悴空山感華年之易暮望闔苑以難攀莫不日炙風欺蘚封蟲齧高胥蛛絲卑營螘垤牆角欹斜籬根排列有徑荒蕪何人攀折倚竹寒多牽蘿愁絕回憶燕嬌鶯姹玉城金鋪密邀鈴護酣倩欄扶徒使人芳悰悄恍舊夢模糊惱風姨之輕薄悵月姊之單孤則何似檐低茅短瓦老盆蠶植翠柏之尺幹栽黃楊之寸株傍蘆簾兮紙閣長伴我以操觚

惜花春早起圖賦并序

孫君華海讀書小眠齋中齋面開園欄欄皆深水木明瑟雒陽之豔九畹之秀夭桃穠李朱櫻碧柰甘蕉苦楝茶蘼芍藥之植雜蒔乎其中陽葩陰敷星爛雲縟華海樂焉而又惜其朝華易凋韶景難駐也爰繪斯幀屬余賦之

爾乃羯鼓催頻繁英破早杏靨妝嫣梨雲夢悄愁影嬌春嚬痕溼曉候最難逢開當恰好錦幄圍深金鈴綴小賞趁春酣遲遭花惱幾日青垂一階紅埽則有煙霞逸士詞賦名家題橋意氣入洛年華閒芟仲蔚之徑徧種河陽之花時值香飄屋角春轉天涯壓檐葉密妨帽枝斜吹芬簾額寫豔窗紗絳雪低繞紅雲徧遮愛破曉之清寂抱探春之興奢意自相關睡何能穩風遞驚摧雨敲愁損良夜迢迢芳悰耿耿一往情癡幾回夢醒鈹冷香銷漏殘心警絳蠟停燒黃鸝遲請聽來窗外之雞聲盼斷簾間之旭影徐拋半枕起闢雙扉林靄猶羃朝煙乍霏破夜氣之岑寂攬晨光之熹微殘月則欲墮不墮涼露則將晞未晞捲幔而宿燕驚起攀枝而游蜂未飛天潛拖藍室微生白徑轉林圍砌幽苔積整整斜斜疎疎密密四照花光一庭曉色蘭友未來塵緣都隔評寒則頓減於曩游品豔則較穠於昨夕倚畫闌而倦靨慵開臨鏡沼而新妝初拭于焉就曲檻以披襟選濃陰而布席數聲之羌笛凌雲三尺之孤桐橫膝春扶殘醉以尋來詩

憶前吟而和得若夫花空解語春慣撩愁遲遲西照
莽莽東流提壺苦喚秉燭伴游詎待青陽改節華髮
驚秋憶來成夢簪去增羞悵花開之易落惜春過之
難留況復煙消紫玉塵滿紅樓齊奴金谷杜牧揚州
重門題護古觀過劉莫不愴懷遲暮銜恨沈浮花事
則怕逢婪尾春光則須占遨頭至如蘭採盈陔箴裁
近牖花萼玉谿之編柳絮謝庭之偶拈毫而解賦陽
春對景而頻開笑口忙嘲待漏之人逸羨灌園之叟
因之寫麗景於丹青寄雅懷於梅柳花徑啟兮三三

九 刻鵠齋藏板

花信回兮九九任歲歲兮年年長春風兮在手

窮村賦 并序

若夫躬耕自得負郭安顏生之貧家釀足支種秫適
陶公之願九月築場於南畝三農告予以西成言徵
薄租定山之北行程卅里孤櫂沿流遂乃延攬山川
愴懷今昔揚舲漁浦謝客之句空存繫馬巖花坡仙
之蹤已杳況復問宋家之酒庫絕少當鑪進雪表於
山僧難徵舊事已矣風流閒寂憑弔無從至於飲蜡
黛甌黃童白叟守拙則潘中郎之賦雜興則王右丞

之詩亦足豔羨郊居流連風景迺復青黃靡繼黎藿
難充獨嘐飢於豐年負舍哺於
聖世風移俗易斯固責在長有司也
羅剎江上茲山最尊壓捺鯨浪突兀龍門濤雨澀淨
練兵臺存往古遺迹於今莫論我行其麓黯然消魂
何圖樂土有是窮村南則小山窈然崎村之口樵多
而童石麤以醜荒邱四圍喬木半朽匪靈秀之所鍾
嗟茅塞之已久北則溝塍流潦瀦爲洿池鮒涸難活
甕汲不支煮茗味變澀衣色淄石梁橫而中斷魚筍

十 刻鵠齋藏板

敞而不施牛鼻飲兮噴沫豭蹏涉兮流漱東有鄉塾
兒童聚讀蓬頭歷齒赭汗跣足僉坐縱橫逃學徵逐
先生據案睨目睡腹弟子授餐酸齏脫粟詩吟杖杜
之篇史改金根之目西有茅庵表社一方貝多經亂
香積廚荒磬盌絕響琉璃消光僧擲蝨以就日佛避
淋而戴筐槃稀燒蠟鑪但然穅中乃碎石疊牆亂茅
蓋屋墐戶無葦縛門有竹以立室家亦聚骨肉雞栅
喧卑豕檜齷齪淤泥淺厝埃塩睚眦三徑荒而人跡
寥寥四壁靜而風聲簌簌鵂鶹面鳩形男吟女呻醜婦

人疲勞踰鬼薪拾掾栗以憔悴哺飯籮而酸辛禦寒
則翁有敗絮迎客則婦無完裙睠斯窮村追維古昔
爲黨爲州相賓相鄘戶盡可封用無不給田皆百畝
之授家有九年之積任水毀與金穰而民無菜色念
大化之流轉胡斯鄉之運屯暗旱乾之頻告豈風教
之未純悟物力之宜惜稔民生之在勤安情游以成
性宜饑饉之孱臻與余身其有警遂抽毫以成文

可軒賦 并序

春滕梁子所居有園林之勝嘗取陸劍南只向君心
可處行詩句名軒乞其祖山舟學士書額今將補官

京畿乃取學士書裝褫成卷補圖於後屬余賦之

惟韋平之別第爲許鄭之舊廬牀積遺笏家饒祕書
軒亭虛倣花木扶疏有柴可鶴有池可魚松可蓋倚
藥可欄扶可管者竹可絃者梧可觴可弈可賦可圖
來而旨甘恆有至於解脫塵縛棲遲水涯屋五楹以

耐冷之梅池岸蔭招涼之柳鋘足溪鱗壺盈村醞雪
消而東閣聯吟秋爽而北堂稱壽其所可在簿書鮮
如舊扉兩版而仍開整繩牀之亂帙拂棐几之浮埃
墀素壁以懸幢步荒砌而除苔同蝸居之偪仄苦蠶
觸之喧厄留客則有軒已滿乞花而無地堪栽重以
陔蘭告瘁風木銜哀嗟欲養而親不逮傷失恃而天

降災人生到此尙何言哉然而敝廬是先人居止遠
道而游子歸來書則仍儲鄴架榜則猶揭蕭齋草敷
階而卽荻樹繞屋而皆槐其所可在得蒙遺業以留
養不才而如君者文譽舡舡家聲奕奕拔地奮其環
姿拂風展其健翮枳棲匪鸞鳳所欣芻束豈騅騮所
惜乃猶悵悵於淸散之琴戀戀於奇礓之石怡神披
之圖其亦蒭鱸同斯寄興歟爰用通翁韻以應諈諉
仲長統之幃容膝撫管幼安之席繫懷乎南陽諸葛
之廬何心乎西漢王根之宅是知可感者舊德可慕
者童年廉頗思趙樂毅辭燕彭澤解組陽羨買田思

歸季倫之引閒居騎省之篇當夫時移勢異情留境
遷臨風怊悵卽物流連莫不寄興於輞川圖裏寫景
於王官谷前方今獨樂園開延英館啟通德增鄉鳴
珂記里擢稽山而有鮒斯筠蒐湘澤而無材非杞況
復長安爲首善之區京兆觀化行之美好侶鴛鷺休
懷桑梓願在王前請從隗始其將大有爲乎可以出
而仕矣

品茶圖賦 并序

南潮周君見示品茶圖二冊上冊首圖茶具繼錄茶
經茶箋水品殿以顧況茶賦下冊爲諸名公題詠留
後幅屬余賦之余荒落何能踵唐賢芳軌惟是南卿
足迹徧天下凡山川奇麗足以推拓襟袍者一皆寓
之於詩余旣讀而評之今披是圖益信南卿嗜好之
專性靈之眞已近世品茶推吾鄉龍泓所產爲最君
之圖其亦蒭鱸同斯寄興歟爰用通翁韻以應諈諉
爲品茶賦乎抑借以品南卿之詩也

序方改乎嘉平風信猶凜梅條未榮迺春霆之倏振
響兮已先百草而抽萌與凡卉以殊稟傷靈山而託

生足使鴻漸解頤玉川前席斟酌露華評量雲液快
索解人怕逢惡客備色香而雙笑雜蘭麝以生嗽擷
石髓之餘潤嚥玉腴之芳津沆瀣非擬醍醐比珍膏
霑鐲渴腸滌回春此品茶之殊俗子也爾乃檮衝霧
以萍開屐穿雲而苔膩掀篷而候火高吟遶館而煉
湯遲寐綠楊江北之城紅荔海南之寺羌載具以無
多隨行蹤之所至此品茶之宜旅人也苦節君曰子
好游乎吾與子游通人行徑名士風流貯以苕溪青
色之蒻泛以定州白色之甌借僧寮兮一枝藤煮漾

漁艇兮幾縷煙浮紙閣通明燕市月霜林蕭瑟洞庭
秋長與君爲游伴兮夫又何求

秋聲圖賦爲金聽泉作

悲哉秋氣秋氣難繪而尤難繪者其聲蕭蕭槭槭鏦
鏦錚錚應商之律遹夏而鳴非夫胸蘊造化思通杳
冥何由寫騷人之襟抱殫藝苑之筆精是故秋不一
聲聲不一致其中悲歡各從心志以彼模山范水者
膚肖菊圖蘭者滯斯皆渲染之恆工未極丹青之能
事試望重關榆白絕塞草黃平沙莽莽落日荒荒孤
兮佩長解夢未穩兮漏已殘貌蕙心與紈質推周昉
之染翰然而狀秋則易工繪聲則少可夫惟跂石觀
空囊琴枯坐水木明瑟雲山澹沱槲黃岫零梧碧階
墮明蟾半規涼穗一顆于斯悟飄風者榮華浮漚者
坎坷界超色相之天業證聞思之果爰召畫史授喻
麋斗室虛敞尺縑紛披神閒興遞目想心儀雙管疾
下萬籟呈奇斯圖中聲在而聲與秋期何必登山臨
水賦別傷離始足狀秋宇之寥廓傳秋士之鬱伊也
乎若夫聞聲夜起感慨係之金石膠戛風雲騁馳則
有歐陽子之賦在而余又何辭

河東君妝鏡賦　明柳如是藏唐鏡背銘曰照日菱花出臨池滿月生官看巾幗匪朝查初白題云宗伯匯清

整妾映點妝成　世莫知菱花映日月臨池點妝巾幗俱新樣不用喧傳鏡背詩　今藏汪又村處

爾乃膏殘馥賸蘚剝苔斑紅顏已矣照瞻猶寒一片模糊之秋水幾棱澹冶之春山灼灼其花明明如月悟徹虛空恥隨圓缺豔影消霞冷光披雪思姽女之憐才悼文人之隳節簾幙重重絳雲樓中移來螢質安近雕櫳則有赤文綠字金題玉封木難火齊柯竹爨桐莫不駢羅棐几寫入青銅幽恨則眉峯聚翠別約則臉潮暈紅曾幾何時冀都失守尚書則竊妻以逃懷璧而走愛其一握霜明二分月受記取當胸時拈在手鐵甕城邊金陵渡口鳳翥重新龍盤依舊鑄定從揚子之江照又偏章臺之柳勤王勉郎學健兒裝雉尾耀采錦袍啟行想其洗蛾翠拭花黃揎窄袖解明璫把菱花而流盼試袴褶之新妝幾回顧影無限端相俄而烽火淮連樓船江檥天實爲之事全去矣君乃斂容而前含淚盈眦拚妾微生與郎偕死謂夫秦鏡已失漢妝愁理死則如郎鏡兮擺魄臺前生

蜎蜎者蠉蠉可憐亦足以庇自全其天物微而賦形惟肖時至而遺蛻如仙製既佯囊色還類蠆別具靈機肯矜繁藻質與文宣華仍樸抱藏身羃纖褸之幾重著樹界直紋之一道撓而不饒澤而不枯虛不匿景深不受汙空洞其腹溫潤其膚姮娥之陋漢嬖之

彈小加琖笑園客之繅麤匪髮編成匪樓絡就堅緻勻圓玲瓏通透亦緯亦經非雕非鏤有筋緣督有穴容脰髮塗儼新丹渥依舊拋認鶯梭探疑雀彀自添綫以成文誰買絲而爲繡盛露難滿颸風欲飛月光穿徹花影紛菲五雜成組九張運機纚鵾絃之勁直傲蛛網之纖微映燕頷而色混較蟬翅而痕肥是耶非耶化同脈望恩斯勤斯織從女匠巢塒舊痕杼翻新樣佩結懷中環留枝上蟻何事而壘營蜂何爲而蜜釀購從燕市以傳觀留作蕭齋之供養紅蠶別種名卿因之賭墅詞伯於焉賦詩凡以狀化工之靈異濬髦士之才思也而之蟲何知

吳定生東亭唱和遺稿序

夫千花競芳而均悅於視六律遞奏而並諧於聲何者音韻互宣姿製各出也至若榮華憔悴心有感以皆呈月露風雲境相沿而不改而昨是今非者其迹歲新月異者其詞豈非以挹取從人元音之在天壤杼軸自我雅言之本性眞哉吳君定生抱淹通之才

負登進之望夙充秋賦名盛李程屢上春明命同羅隱憶曩歲燕市月明之夕豐臺花發之晨君寓市南我居城北相逢草草話別匆匆一樽甫唱乎驪歌千里遽驚夫噩夢草堂吟就遲裁人日之箋廣陵散亡伯聽山陽之笛悲已今夏仲氏聽山出君東亭唱和遺詩屬敘讀之覺山水契隱雲霞淬靈風格內操藻采外振其閒寫景之幽窅體物之瀏亮詠懷之卓犖投贈之纏綿莫不韻含宮商馨襲蘭芷三伐三洗難喻灌辟之勤一壑一邱自饒明瑟之致然後知縞帶

明湖送別序

許子青士有都中之行同人餞飲於湖上時方立夏

越六日也信風廿四春已全歸遠道三千人還將別
感芳華之易逝惜良會之難逢聊駕言以出游且及
時而行樂紅雨吹盡快游騎之不來白袍綴行集閒
鷺之幾箇拖靈運登山之屐喚樵青撫笛之船維時
宿雨初收全湖如拭漲添岸闊波與隄平山含笑以
爭迎林經洗而逾淨俄焉蒼靄捲清風與峯鬟黛浮
波縠藍染空水一碧畫四圍曦光漏而水氣升萍
漲開而篷影落遂遵赤山之古渡小泊黃皮之浮圖
孤寺藏山疎鐘隔竹丹凝石鏬翠撲衣棱偕坐蹄水

三十 刻鵠齋藏板

之樓還汎浮梅之檻掠三潭而徑北沿六橋以徐行
望南屏以漸遙就西陵而小憩泉訪六一挹泠泠之
清風焉祠瞻紫陽仰巍巍之道岸焉已而畫舫集游
人繁柳絲散空日馭停午於是移櫂孤嶼愛此清陰
柔艣一枝劃破寒碧浮荷則一點兩點修竹則千竿
萬竿路轉橋迴亭寒苔古山空而語韻響答人去而
鶴不歸來爰命酒於林間各敬坐於石畔櫻朱入顫
生紅可憐梅豆餖盤新綠無數愛麴生之風味捐觥
律之森嚴煩襟滌而爽氣生芳醞醉而離思攬念攀

三十一 刻鵠齋藏板

條之欲別遂臨風以縱歌歌曰桂楫兮蘭舟打雨槳
兮中流中流兮延佇望白雲兮悠悠白雲兮何心忽
飛去兮青山頭清歌既終洗盞更酌人影在地禽聲
滿林尚有懷而未伸重抽毫以爲亂亂曰叩舷兮高
唱日銜山兮理歸榜風嫋嫋兮白蘋雲溶溶兮青嶂
青嶂兮綠波酌桂醑兮金叵羅飲復飲兮朱顏酡念
夫君兮離憂多留君不住兮傷如之何歌闋酒闌檝
回風緊林煙送暝山磬催歸興未盡而遽返山陰之
舟游亦佳而奈抱河梁之感嗟乎良朋難得勝事不
常顧後會之茫茫抱孤悰之耿耿望天際之黃鵠一
去如君指波間之白鷗離羣似我雖復題橋乘司馬
之傳入洛少士衡之年君於以趨庭而學詩君於以
聯牀而聽雨方誇游樂那解離愁而折楊柳於風前
無多握手寄梅花於驛裏未省何年敘別一尊明發
千里興言及此能無悵懷爲君送行放庸音以足曲

李林橋游徑山倡和詩序

三十二 刻鵠齋藏板

佗日請念將有感於斯文是日也餞之者九人人各
有詩王子木齋繪爲圖而屬余綴之序云

君如黃鵠跳身爲天日之游我負青山閉戶抱秋心之感一則舉頭天外語帶煙霞一則縅口秋來吟窮風月蓋穿雲裂石斷推空谷之音頌酒判花絕少驚人之句也或者謂吞來雲夢半屬憑虛賦就天台何嘗親到臥游足樂羈旅堪悲登樓感多行路難甚雖洵美而非吾土將至樂之在家庭騎省閒居敬通卻埽伊可懷也而何以游爲不知變而無窮者其境觸而後發者其才閉以雕籠青鸞爲之停舞矣羈諸皁櫪紫騮爲之罷嘶矣龍性難馴鶴鳴在野使不有水木清華之氣何緣發雲山韶護之音哉林橋散人三竺兩峯游都踏徧千詩百賦寫不留餘磊落英多風雲氣壯攜妓作伴羨安石之隱東山投書別親笑昌黎之登西嶽方將溯濤陽之九派挹太華之三峯北眺峨眉東炊羊胛而徒以循陔蘭茂逸足長羈破浪風高壯懷未副以爲樂不必陳六代么絃亦可移情鱸不必享五侯小鮮亦堪悅口況復靈雞冢古喝月巖高峯署白雲菴留明月迹表一雙之劒法降五百之龍計程則百里非遙徵候則九秋最爽得僧僚之接引有酒伴之追陪萬杉蔽空雙徑中開遂乃攀蘿直上縱目遐觀腳下雲生耳邊風起低頭以視飛鳥仰面而餐流霞江湖收一覽之中咳唾落九天之外登高能賦逸興遄飛於是煙墨淋漓隨風亂灑蘭言雋永觴緒紛披拈雙管之生枯寫萬重之蒼翠語豈人間之所有句從天半以飛來三宿戀深百篇賦就更無煙火都是性靈今者歸臥林泉尋盟鷗鷺出宋玉悲秋之什棄河梁送別之言都爲一編藏諸二酉倡予和汝異曲同工何須身在山中匡廬已識想見

興酣筆落五嶽皆搖此日尊前令我讀終神往佗年海外看君游徧歸來

閨秀凝碧軒詩序

碧海難填千古華年之恨紅顏不朽一編幼婦之辭澹園大兄任達殊莊多愁比岳三年玉映一夕珠銷抱溫岐獨宿之悲製孫楚緣情之什重增伉儷悽入心脾乃復錦瑟抒哀玉臺訂集相邀作序我愧徐陵卻讀終篇才驚蘇蕙原夫經橫絳帳少承嚴訓於扶風衣曳繡裙長奉清塵而戒旦鮑令暉椒銘菊頌雅

檀諸長楊容華釵鳳鏡鸞尤工近製爾乃紡甎月墮
鏡檻花明翡翠簾櫳琉璃硯匣高揖纏臂半彈搔頭
燕衙溼之香展靈飛之牒蓮蘭發越冰雪聰明霓裳
辨三疊之圖拍拈紅豆玉枕寫雙鉤之帖欄界烏絲
揮毫則江管生花聯句而謝庭飛絮香生字裏韻繞
梁間林下風和房中曲正加以情深愛玩堪似高柔
才劇清華郎眞荀粲雕龍譽早濯柳姿妍直是吟朋
匪徒賢偶妝與畫眉而助鹽病還熨體以分涼擁髻
燈前支頤酒畔雙聲疊韻送抱推襟才華成連理之
枝思緒是同功之繭管含簧以迭奏鸞比翼而和鳴
分擘紅箋代吟白蠟倡予和汝屈鹽班香以視紈扇
秋拋璇機夜織圖成薛媛嫁得王郎彩鳳隨鴉明珠
抵雀相提並論未許同年洵所稱福與慧兼才同情
擅者矣不謂曇花偶現賞葉潛摧方璧合以珠聯竟
芝焚而蕙歎忘憂少館捐忽無犀所幸雲雖散而影
尚飄霞蘭已凋而香猶蘊室輯新妝之妙詠粉剩膏
殘披香茗之遺編綺交繡錯樂昌有集都出焚餘道
韞多才自堪垂遠絳帷此日操離鸞別鵠之絃形管

佗年傳醉草香蘭之句

歲暮懷人詩自序

雲連野黑到濃陰釀雪之天炭燼鑪紅虛密室消寒
之會圖披九九徑掩三三良友不來素心如結崢嶸
晏歲聊將柏葉澆愁瑟瑟縮幽廬剩有梅花伴我藉攄
懷抱爰述篇章爾乃昔日趨庭謬誇謝樹暮齡識面
叨對家禽鄭當時交多大父之行耘中散游半忘年
之契月泉吟社悵繼起以無從魯殿靈光幸前修之
尚在行逐先生之杖履座傾諸老之風流綜厥生平
形諸歌頌敢謂寄情夫雲樹還憑寓嘅乎風蘭暨夫
鵜序清班鴈行舊侶沈浮縱異心迹還同名非冀附
青雲誓願無渝白水雖諸公衮衮未必思窮士廬中
而寒雨瀟瀟能不憶故人天際聊寫停雲之什原無
心寄向金閨難忘舊雨之情或異日報煩瓊佩佗若
仲宣遠道曲逆長貧白髮愁多青衫塵滿關塞登高
之賦河梁送別之章看明月之當頭音塵遠隔幸陽
春之有腳驛使頻來至如逐隊同魚聯盟比鶩羌無
離索長可過從而乘舟訪戴以行可堪輿盡昌雨過

蘇而飲無那慵何阡陌紆迴參商錯忤嗟乎百年易盡況長懷千歲之憂一日無多已如抱三秋之感悼人生之多故勞我輩之鍾情當茲茶熟聞香酒醒餘瀝孤燈向壁寒柝連宵霜風吹裂帛之聲冰沼寫征鴻之影榻凝塵而虛設門臨水以常關隨輪寫於余懷破寂寥乎晚節宮商不中難回寒谷之春攻錯如加即在佗山之石

孫雲壑澹茗庵詩鈔序

歲庚申僕因選樓獲交孫君雲壑見其丰標翹鶩神清以臞語言蘊藉味澹而雋固知身有仙骨必非蓬

蒿中人胸無俗塵自多泉石間意暇日攜所著瀹茗庵詩見示受而讀之其寄懷蕭澹其取徑幽微如春雲之藹空如木葉之微脫泠泠逸響孕之孤桐采采蒼葭沐以涼露一編水淡萬箇鈴圓此境良難知音不易嗟乎雲壑其將抱冰雪之卷以取悅箏琶之耳抑自安敝帚之享而任騰覆瓿之嘲乎蒙不能詩竊嘗持論以爲驚四筵易娛獨座難彼夫揚光蓁文弸中彪外或艱僻以冒古或塗飾以悅今或詭奇以示

茶煙體物舊傳樂府之題錦帶名篇新續妝樓之記璇機磬擅絮閣才高閒徵白雪之名銜蟬輯錄妙倩黃筌之筆撲蝶摹圖女士藏有子母銜蟬圖爲於菟以寫生點綴而絕肖金昆雲壑過訪山齋出是瑤函屬爲蕪序時也歲逢淹茂序逼嘉平當幽風熏鼠之辰正蜡祭迎貓之候端居多暇高會消寒暇復摒擋圖書編

排諧鐃凡屬茶箋香乘蟹略禽占咏漱之編諧梟之載以至景純異魚之贊浮邱相鶴之經莫不標以牙籤陳之棐几所奈凝塵榻滿向壁燈昏貍奴不來社君橫甚方欲護斯黃絹聘假紅鹽呼以烏圓飼之白小裁雛落花陰之麗句綴堆緜搦絮之新辭而乞竟無詩相徒有法搬薑拙計食字難仙讀爾雅以空勤疏蟲魚而多失披斯冊也未嘗不歎二難才並絕勝徐家隸事之工十玩圖傳不數張氏稱名之夥

蔣村草堂圖序

蔣村草堂圖者蔣君葆存瞻先人之敝廬念喬木之留蔭寫此以表舊德景前徽意彌厚也披而讀之爲圖凡四涉筆成趣匠心不同而野水當門疏籬繞屋藤枯樹老岸遠橋平各極雲霞之思以傳邱壑之意脩脩乎其視右丞之栖輞水漫郎之築瀼豁殆或過之彼夫鍾山以次宗著迹成都以少陵得名千載而遥尤深企止已近如吾邑南瀕江澀有錢思復曲江之居焉西接谿流有江元祚橫山之築焉當其寄懷猶願書張老之頌勝諸其堂右云泉石攬勝湖江標奇獅巖極望漁浦亦極一時之盛

重修濮氏宗譜序

按濮氏居連鉅野齋出高陽派別爲熊文譌作僕繫
冀廬邱之地基留顓帝之城曰宛曰曲曰陽與河接
壤同姬同嬀同姒以水得名則夫譜牒之修當自唐
虞而上然而滕薛僖姑有世功者秖一十二人疏仡
循蕤無主祀者至六十四氏銅川不改王通之門第
何存石宇空傳文翁之風流已墜不少諸公之衮衮
其如華胄之遙遙語焉莫詳書缺有間已而乃紅羊
劫後白鴈飛來蹕駐吳頭識成漸臉遺氓一百隨七
校以南遷遠道三千護六飛而東下則有宋駙馬都
尉雲翔公鳳者班蹕衛士宿應郎官沁水園亭平陽
爵秩不傳何郎之粉竟乘簫史之鸞榜花爲天下所
同推禁臠豈人間之能近固宜名高許史鄉表梧桐
濮鳳扈蹕南渡賜第崇德憲是甲門定爲鼻祖時也
之梧桐鄉見裔孫銘序　崇德

江山半壁仙源開玉牒之圖冠蓋三朝睿藻署丹楹
之字若則累登宰輔若則再擁旌旄莊定之柳猶存
安奉之椒正茂百年鳳闕晁家昭德之坊千頃漁莊
鄭氏明謨之閣豈獨賜明玉帶流譽中興疊上鑾坡
榮觀南渡已哉而公家以方雅之族甥舅之姻簿閥
自高蟬冕相襲但看修竹總屬楊家共指甘棠以懷
劉尹洎乎榮陽離而氏愈盛鈸鏤別而望更隆屋則
列夫東西涸乃連乎上下彬彬乎一榻置笏六闕標
門遞及元明代生賢哲蓋綦盛矣今夫蜚涔乏徑寸
之鯉部婁鮮盈丈之材山惟高也而祈羊至澤必廣
也而沈玉來甯甘醴之無源何飛蓬之能植是以犢
韋駮李別單族於新門五馬三狐記華宗於上郡諸
葛三方之鼎盛杜陵五派之支分黃頭誚而阜園儕
之烏衣號而巾拂屬之異姓稱祖難憑仁傑之告身
高門降衡遂挂休文之彈事甚至華資足重李稹惟
署郡而不銜著姓自矜江墩竟移牀以遠客也乃者
有亢宗之令裔抱睦族之深情以爲欲芘本根須明
例續堂開畫錦韓侯之肖像雖湮園剩平泉李相之
宏規尚在胡交修侈一門之盛遇集纂絲綸岑文本
定四姓之良家志成氏族考門資於既往傳家乘於
方來繩貫珠聯燦若星辰之著宗收族合油然孝弟
之思者英社而將相鄉履道坊而通德里比似表成
世系書誇小宋之重修若其圖列簪纓說具老蘇之

自序　僕氏琴代編有簪纓圖式見自序

孫華海月湖琴舫圖序

西湖以柳影蘋香之地值鶯嬌燕妮之天而疾抱幽憂忙憎罷襳閒陳絲竹半屬箏琶檀板金樽沿故都之遺俗高山流水鮮中散之清音重以有客招涼無人卜夜遂使曉風殘月滅沒煙波宿鷺眠鷗流連光景華海憾焉此月湖琴舫圖所由作也渺渺一葉汎乎中流泠泠五絃響入寥廓睨黃鵠於天際迴陽春於指端韻流金徽情寄玉宇不殊彥伯繫纜吳中如遇成連移情海上樂何如矣猶憶曩歲買櫂明湖延攬秋光招邀吟伴時值林暑初滌水波生涼游舫爭歸羣峰就暝少焉皓月飛上清風徐生欐聲啞然盪入空際荷氣清絕吹來暗中翹首則星河在空澹若無迹側耳則風水相拍時還作聲潤生履綦涼沁杯斝迺復移船就岸選地開尊觥籌既交諧笑間作客有叩舷發唱抗喉高歌韻諧松風聲振巖谷林間之宿鳥繞枝而飛蘋底之潛鱗跳浪以出漁唱互答菱歌迭興菰蒲亦瀉露以作聲鐘磬復穿雲而送響客顧余而笑曰子知之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高張洞庭之樂朗奏雍門之琴何似此空外之音泠然而善乎勝境如昨素心難期把玩是圖悵觸前夢何日偕子亭過問水檻喚浮梅抱三尺之孤桐弄一丸之涼魄君彈再鼓我歌且謠良燕不常飛鴻延佇

仁和胡　敬以莊箸　宗後學念修右階重刊

花落燕歸圖序

更生吳子以澹定之識極纏緜之思栖神藝林標悟禪乘終以拈花笑果擺脫爲難如燕身材遭逢匪偶中更離合遂雜悲歡爰假物情以宣衷曲取晏元獻詩意爲花落燕歸圖出以屬題維時元陰釀寒悽景匿彩落葉墮砌鏗然作聲哀鴻厲空督爾流影延攬庭卉萌芽未敷仰睇茅檐故壘斯在無花何落無燕何歸迺披是圖動我遐想夫使名園金谷舊巷烏衣燕不辨巢花長著樹映春草之碧色雜羣鶯以亂飛兩兩紅襟重重寶帳朝朝瓊樹夜夜雕梁共碧月以長新託朱門而終老不藉春風之吹放不煩秋雁之代飛不墮芳裀不逢冷社亦足以神游離恨曲唱無愁也已胡爲乎紅雨池邊綠陰簾外塵封徑冷泥落梁空惜惜拋舊日之房櫳去去傷誰家之門戶逐逝水而不返託浮雲以遥征僕本恨人於斯之時直欲借天地以爲樊倩雲煙而作幄吹落英於芳砌重上瑤臺招逸翮於空山待藏雕籠碎柘丸兮林外罷羿鼓兮階前打起黃鶯拈來紅豆休驚好夢苦訴相思蠟融帶而丹注顏翦裁襟而繩繫足庶幾歲歲交開連理之枝比似鶼鶼長爲共命之鳥此在僕空言寄恨綺語撩愁而未免情癡猶難理遣也況復花花葉葉相對相當燕燕鶯鶯雙飛雙止雄蜂慣抱彩鳳同棲者乎所幸舊侶追尋芳華依舊相逢一笑如夢三生重入門來輕倩認當年之影慢隨風去飄零關舊主之心從知栩栩邊邊可亦花而亦燕轉覺盈盈脈脈又非燕而非花花自多情還如燕兮解語燕應惜別莫如花兮亂飛指明月兮前身笑離魂兮倩女爲君歌花落日花枝兮裊裊我所思兮在遠道餘響未畢翩其來遲又爲歌燕歸日燕尾兮涎涎與公子兮時相見若是者以離合之殊致感悲歡於乃心斯誠彼氏所稱因緣吾徒所爲結習者焉他日三徑過從一篇寫似尚願識瓊枝於庭畔聽絮語於梁間君信達觀亮其許我

友積堂桐陰覓句圖序

余以桐華之月訪積堂於子於清平山之拂塵庵入門則半畝閒園數椽老屋短籬夾徑綴之疎花叢篁蔭階承以纖草佛香禪榻寂寥乎吟魂江影湖光掩映乎林薄階側有稚桐一本花繁似雪葉小於圭時值斜陽挂簾清蔭滿几翠撲眉宇光浮在空綠生衣稜色淨如染其下則積堂讀書所也東野琢句西園繪圖屬以餘閒綴之小序觀其離離短幅著墨無多渺渺幽懷據梧若瞑想見林煙上後山雨收初一片秋聲乍傳檐際三分月色忽墮牀前於焉拍銅斗以長謠凭石闌而寫望吟安一字步繞千回固宜咳吐生珠別成霞想齒牙霏雪半雜仙心矣若乃枝可棲琴葉曾栖鳳嶧陽貞榦含太古之希聲爨下餘薪入中郎之清聽知音固自易易而豈積堂命圖之意哉小窗聽雨深夜無眠爰起挑燈用酬雅屬維時高樹送響流螢弄輝一穗搖秋涼生疏簟之上四檐飛瀑住疑深山之中遥企幽人亮符斯趣還因吟社來聽秋風

西谿秋雪圖序

巴明府鹿城贈行詩序

丙寅歲余以警齋太守楊君之聘就講中山鶚盟乍

聯魚素屢至冬烘結習抗顏自慚夏課因緣識面爲
快未嘗不歎此邦人士崇尚風雅踔厲騷壇彬彬乎
姚江之遺愛猶存清獻之餘徽未渺及讀鹿城贈行
詩冊而知賢宰之宣布德意奉揚仁風設兔首以興
賢紹鴻都而講學者蓋七年於茲矣立堂先生以經
世之才任專城之職牛刀小試鹿邑分符當甌越之
要衝龔龔黃之舊治在昔右軍秉麾而出守謝公伐
木以通山南郭清游北亭高餞一時父老相與攜壺
勸飲攀輪泣留傳西晉之風流作東甌之名宦先哲

雖遠清芬足承先生自下車以來爲之崇修教條疏
瀹水利開鄭白之沃畝穫一鍾宏黨庠之規士嫻四
未已也更復垂惠天札繫憂雨暘白鷺未刑而甘
澍沛澤赤子在抱而再生蒙恩噓煦徧乎羣生惠愛
加乎寒畯獄訟衰歇士女昌丰是用于蔫之歌既聯
臂而發唱吉甫之頌遂因風以矢音於其行邦之人
咸賦詩歌以紀功烈一編雪淨萬首珠圓選逾劉父
之錢銘作韓陵之石謂非蒲鞭之警繼美夫曩賢桑

雉之馴徵祥於庶類昌克臻此哉今者我帆東溯君
轡西臨潮上揖江鳧飛吳地陳蕃已去而挂壁之榻
猶存郭伋不來而迎駿之歌未輟佗日於吹笙臺畔
華蓋峯頭晤村童以課詩書偕耕叟而談晴雨遭逢
仁恕之椽邂逅道德之儒其於君侯猶必津津稱道
不置云

秦漆漁燕吟合草序

爾乃千門萬戶三輔圖傳神雀黃龍兩都賦就伽藍
記在洛陽之規制如新風俗通成里巷之貞淫入採
然而華陽作記難媲京都禁扁成書第詳宮室他如

劉劭之志人物宗懍之表歲時宋子京方物之編吳
自牧夢粱之錄於以述名勝採風謠備載興亡足深
觀感矣所惜條華雖茂金石難宣資考訂則有餘播
音聲則不足但詳風土疇賦帝京哉漆漁先生以研
練之才華極纏緜之思致煙波萬頃梁鴻況棹之辭
脂粉千場代郡校花之錄固已吳趨慣賦流響江東
春草成吟輩聲日下者已乃者金臺懷古燕市嬉春
翻樂府之新聲寫長安之古意樓臺金碧裁雲琢玉
之篇兒女青紅翻草拈花之事重三下五盡入吟編

太液昆明徧搜遺跡何其樂歟而如僕者勞勞車馬
暫寄都門戀戀蒓鱸旋歸鄉國記蘭襟之共訂值春
景之方熙菖葉青垂杏花紅綻禁煙冷節修禊佳辰
浮杯影於波間聽簫聲於市上浴佛啟精藍之會踏
青喧油碧之車以至觀象壇高呼鷹臺古干畦芍藥
一舸葡萄僕於此時亦妄思採輯舊聞撫拾遺事歌
成水調體雜吳腔總以玉樹青蔥繁徵寡當雪泥蹤
跡留滯無多遂爾因循不圖君侯之能先我也茲者
忘其椎魯屬以弁言爰綴蕪辭藉申遐想祇令紙價
頓高十手之傳鈔他日旅亭定入雙鬟之低唱

湘蘭遺譜序

爾乃戲翻葉格傳來相國之家表進象經出自才人
之筆杜少陵許身稷契不廢呼盧謝東山繫念蒼生
無嫌賭墅是知論申博奕韋宏嗣之嫉惡太嚴名昧
撝蒲葛稚川之居閒少樂然而捶丸傷雅蹴鞠輸工
繞牀大呼既麤豪之已甚側巾輕拂又神妙之難傳
較握槊而少蔗竿試藏鬮而非酒地夫惟璇閨妙製
彤管新裁騎奇於分曹比耦之中角勝在鬬草簸錢
而外織成雲錦樣翻帝女之機曉激蓮花巧博天公
之笑既同條而共貫亦別類而分門足使製就迴文
蘇若蘭同斯慧悟賦成打馬李清照遜此才思者矣
鴛譜相傳蛾眉如覿奉同玉律度與金鍼雖小道必
有可觀於此中得少佳趣時值疎桐送雨涼簟涵秋
卯飲微醺午眠乍醒案圍青玉琤瑽落葉之聲蠟熾
紅霞豔激飛花之影莫笑看囊羞澀白打無錢須思
擁被孤寒黑甜少夢偶逢場而作戲還卜夜以爲歡
樂此不疲猶賢乎已

女士高佩文琴鶴軒詩稿序

憶去秋鏡裏翔鸞盤中奠雁迎來蘇蕙腰以璇機吟
就令暉題之香茗和有催妝之什覽先飛絮之詞歡
讌之餘出其令姊所貽便面見示觀夫寫生妙墨派
仿龍眠密字眞珠法傳蠆尾擘窠嫌拙沒骨輸工固
已才擅二難藝矜雙絕者矣乃復健鏤雲雕月句裹香
生暈碧裁紅行閒花粲其間懷古不少名篇幃房無
鉛粉之姿兒女有英雄之氣昔李清照漱玉編集繪
事無傳管夫人寫竹擅場吟篇罕覩說者謂古今人

不相及豈其然歟今夏內兄志仁復攜錦帶之編邀作玉臺之序翫梅一萼驚塵羣芳覩鳳全身信兼五德緬想香燒銀鴨飯熱銅荷簷鐸微搖簾旌半拓一雙班管三九韶華箋漾雲光心含蕙馥攏搔頭以佇鳳聞有清才醉草香蘭不無雅製或憑魚達東佇燕通緘破鏡傷離寒衣寄遠望陌頭之楊柳採山上之薩蕪盼斷刀環含將石闕角枕粲而錦衾爛羅幬掩秋深尚暄林帶葉而未脫每當西日薄崦涼蟾耀林

而金缸寒候山之鶴望歸來茂陵之琴傷老去而孺人則鶼成比翼梔是同心花賞春晨尊開月夕堂前暉永膝下雛多撫玉雪之嬌兒課平陽之幼女瞭青刷鬢黛綠妝眉固宜雅奏和平清詞絡繹自成馨逸不解牢愁者已所願聯詠光裒談詩共妹一門英憲呼姊爲師他時鋤佩歸安拈毫指示簪花授格織錦拋梭書摹美政之碑詩和暮春之詠二句用高氏事金針度與花樣分將庶幾倦鳥與客談可代設青綾之障笑爲才盡尚替吟白蠟之篇

再題西谿秋雪圖序

辛未秋余曾偕法梧門陳雪香諸先生置酒於陶然亭亭在都城西南隅入朝較迂官舍不卜去市已遠民居亦稀部婁之山下俯平楚請丈之室徧周曲廊軒窗洞開葭莢彌望雉堞遠映參差若峯龍鱗遞連平遠疑水秋光生於衣襜宦跡感乎羈愁回憶棹泛西谿侶招北郭一水縈帶四山浮螺鴉軋之檣穩於輪鷁芰荷之衫裁以疏練風柔且緩蘆著花而不飛秋深尚暄林帶葉而未脫每當西日薄崦涼蟾耀林

遙青畢沈淡白彌著非綿非絮如屩如袍映烏桕以增明綴青蓑而覺冷空明蕭瑟悄悄恍恍迷離蘆中人蘆中人爲窮士以何傷悵清游之難再坡斯雅幀棖觸前塵雖客游之信佳終鄉味之足戀一篙淺碧負負空呼十載輭紅勞勞奚爲而君亦饑驅遠道名綴末僚手版向人腰纏誤我酒酤燕市楓泠吳江縱鷗盟之擬尋明明如月同鴻跡之未定望望三秋庵中老人得無西笑

丁曉樓漢晉甎文考略序

甄刻自五鳳紀年西京製古千秋鎮宅東雒模留吳
起昭明之宮文鐫寶鼎晉餘大令之跡跋證平園湖
夫搏埴載於攻工題識表其成藝歷世既遠金石或
渝其堅貞因人而傳泥沙可重乎瓊玖曉樓承學有
素嗜古能專剔殘甓於敗垣檢奇字於破冢彙爲一
帙享以千金其中毋追拓形辟邪臚狀武梁漢祠之
製文翁蜀室之圖五銖帛布之模萬歲吉祥之語辨
反文之非乏證加疋之爲隨莫不元本史編旁參籀
隸分爲跋尾朗若列眉洵可謂徵信於徵能詳所忽

者已嗟乎鄴都古瓦相州澄泥曛證香姜濫傳秦武
太倉舊築豈有銘留后土空壇更無篆在荒郊委夫
拋塘高屋碎其建瓴狼藉制榛蘼沈苔蘚不有好事
誰爲庋藏所資同心相與攷訂黃初之鼎非贋二月
奚鐫赤堇之土猶存七陶堪譜破壁而索可怕龍飛
探珠自眞不教魚混從此半鱗片羽蔔羅歸二酉之
藏須知殿址城根採訪擅雙丁之識

屠琴隖同年是程堂倡和投贈集序

夫人當少年豪舉勝地登臨良朋晉來雅詠閒作削
稿如葉揮毫成雲於斯之時亦不甚惜及乎悲歡異
其枯菀聚散感夫萍蓬偶檢叢殘動深馳溯是以草
堂人日吟社月泉賦止一題製纔數韻尚復愴懷時
序追賞風流矧夫彙千百章成二十帙其閒金臺之
彥玉堂之英吳下名流江左畸士莫不煦嫗氣類標
膠聲華大雅扶輪清風作誦如斯集者乎潛園同譜
性情邁往結納宏通羔雁之投贄以行遠騷雅之什
唱而愈高溯自通籍以前暨乎歸田而後交徧海內
酬答綦多編存篋中瓊玖同視棨棗之壽金石之契

存焉已爾乃覃思著述息影巖阿古樸當門疏篁映
牖一時敲笠支笻之侶枕流漱石之徒望柳攀嵇抽
蓬訪戴僧寮覓句則盞爲催成漁隱填詞則樵能唱
出浣花而明月在手踏葉而白雲滿身檀欒室開蹤
聚若筍陔華堂敞臭馨如蘭於以記友誼於苔岑頌
師資於名宿編集凡七著緣起也若夫強臺直上祕
省初登偶題壁而歌徹梁閒未碎琴而名喧都下沆
瀣之合契均歐蘇襟期之超游盡郭李秋蘆挈榼銘
紀重陽春水拏舟序傳上巳紫藤雙綰翠墨千番添

客囊以詩箇盛祖帳於詞府匪直麈肥鴟美招燕市之酒人譚柘溝蘆狀薊門之風景編集爲二慶遭際也至於才號謫仙蹟彰循吏瓊樓玉宇光價雖留手板腳韃塵容詎免得毋簿書督責遂閒步兵之廚撫字辛勤致停中散之操而乃佩韋尋繹座揭爲銘從政然疑懷虛若谷湘館輯寄情之什鑒江攄懷古之篇名改孟亭署楊仰希於前哲記求滕閣馳書脩敬乎通侯暇呼米家之船攜皆勝侶愛畜到公之石載作歸裝至今勸織傳樓璹之新詩詰盜守張綱之成法編集有六詳宦跡也迺者解組中年養痾故里名園暫借貲百萬以難償雅集如募人十六而應倍鬢絲禪榻茗盌爐香邀彌勒與同龕假維摩而示疾回思舊雨大半晨星逝者如斯慨當以慷而乃主上鑒白蘇之爲政授赤緊之提封兩郡量移一麾暹把郎家詔拜異數身叨君以爲露冕專城難勝贏瘵刀圭量藥冀得俞跗參苓助乞夫同僧鞭策報期於異日編集成五書病候紀

恩遇也嗟夫人生百年事會萬變易遷者境難沒者才所貴白水尋盟勿渝其素他山攻錯能葆其眞此日四靈姓名分附他年一品集序重裒發潛德之幽光誌下臣之榮幸因君豹蔚嘅我龍鍾悔不學早入筠參其通介縱匡濟之無策尚文章之有神可奈人事相牽歲華空邁社翁無酒何以治聾莊予生楊竟於左肘祀虎林之耆舊徒抱冬心憶鷺掖之交游遂耶谿樂章爲我起幽憂之疾可夫

如春夢守遺編以終老覽少作而增慚無已請歌君

沈芝塘莧園雜說序

蓋自數馬傳萬石之家聲畫虎著伏波之庭誥崔子玉銘題座右準以持躬房元齡誡集屏風鑒茲保世溫公家範何殊曲禮之文眞氏齋規可補少儀之缺前賢有作自古爲昭已芝塘徵君居愛閒園種耽野莧榮根鹺得滋味儒風蔬食蕭然性情禪悅仿灌畦之暇語成野客之叢書助讀法於州黨鄉閭樹芳型

於豆觴社席觀人觀我立德立言因俗祛疑爲時辨惑引伸其說博參九流百家嚴正其辭約取五經三史其令人發深省也如欲覺之聞鐘其遇物無遁形也如虛堂之懸鏡人之情僞既已周知筆有生枯又能分寫看朱成碧憫流俗之愚迷儷白配青託深心於毫素拈出古謠俗諺都化神奇纂成玉律金科所當崇奉慨自熏香傳粉顏黃門輯勸學之篇三覺五流劉越石廣絕交之論巾拂執而家皆王謝姓名記而人盡淵雲斕羊關內之侯封怒馬里中之年少凌

侮則襜帷交質貪汙則王滿連姻孝廉舉而父別居矣糟糠棄而妻下堂矣凡斯往古之譏風當亦後賢之昭鑑也君以觀空慧眼普度慈心發海潮音編欲振聾而啟聵闢拘虛舍因之瞑寫而晨鈔既燭照之靡遺復瀾翻之不竭要使妍媸畢露頑懦移風匡俗憂深示兒編就鐫鞭之閒評如是琴堂之諭俗同然垂家訓於將來不殊元晦繼筆談而有述何忝存中憶曩時此老風流爲題綴玉編珠之集曾爲作格致韻言序顧他日諸郎官貴無忘斷蘷畫粥之年

孫爕谿先生碧山棲詩集序

自來鐘鼎山林各殊賦性溫柔敦厚方可言詩相感在心不同如面是以得水木清華之氣結撰自超奏雲山韶濩之音塵凡斯遠集裒長慶和平徵白傅之遭逢體矯西崑雅正識歐陽之品概爝谿先生承家譬紱養素林泉奉慈訓於髫齡借師資於碩彥蜚聲蕊榜通籍薇垣當蘭成射策之年抱潘岳閒居之志歸來舊里棲有名園花木扶疏房櫳窈窕古松如蓋高柳成帷周遭薛荔之牆清淺芙蓉之水時值春秋

勝日風月佳辰情往興來騁妍抽祕荆樹之樂偕乎子瞻竹林之游參以道韞時序移而感慨係天倫序而悅豫多莫不泌妙香於圖書儷古色於尊卣眼前有景能道爲難頰上添毫傳神斯在偶亦西園罷讌北郭擊舟湖汎鴛鴦樓登煙雨淞長泖曲蓴滑鱸肥雲霞盪其靈襟魚鳥助其生趣詠名勝而無題不古寫風景而有句皆仙故其爲詩也如秋水之貯澄潭如春雲之列遠岫如芳草落花之藉地掩映生姿如游絲飛絮之裊空纏緜多態最工體物細入秋筋雅

善言情剔殘春繭以是知繾綣幽鑿險者貌爲古而神
韻遺也排比鋪張者務爲多而性眞淺也夫惟大雅
獨出冠時盡得風流自成天籟不摹臺閣之新樣不
墮江湖之小家不雜溫李之穠纖不形郊島之寒瘦
俾讀之者神怡心曠躁釋矜平其氣沖和宜受神仙
之福其懷淵懿宜躋耄耋之年清腴占境遇之亭瀟
散證宦情之澹驗至性於稱先追遠著深情於感逝
傷離仁人之言藹如靜者之心多妙刖裁僞體提倡
元風洵所稱無負師資克承慈訓者矣薈五十七年

之作半就芟除於二十四品之中足當沖淡

魯雲峯同年詩集序

乾隆歲丙午今相國朱石君師來視學吾浙以兩漢
之經術爲當代之龍門睞盼所加聲價頓倍己酉歲
所選拔士皆一時名彥玉衡炳曜鐵網收英時余跂
望諸公不啻如游鯤之騰赤霄威鳳之翔丹穴匪明
經之足貴難拔士之皆尤雲峯同年爲石君師所特
識者也雲峯少而孤露長乃窮經屢空自甘積學不
勘淵淵乎笙簧六籍寢饋百家述東西京之緒餘刖
南北朝之流派以之提倡絕學黼黻清時廁身著作
之林無媿承明之選已而乃藤牀坐圯席帽離難冰
鑒雖逢蓬山終遠每値寒宵聽漏孤館看花青衫破
帽之游綠酒明燈之譙淋漓筆落感慨歌成拔佩劍
以長謠擊唾壺而盡碎冰甌影裏筆滌千回銅盌聲
中詩成五字然而香山樂府縱被傳鈔長吉詩囊已
多散佚擇雞千蹠窺豹一斑雲峯詩鈔一編乃摭拾
叢殘之餘訪求故舊而得雖篇帙僅存百十而氣象
自擅萬千蓋自王粲依人鄒陽作客徐稺之榻屢懸

於郡衙子昂之琴再碎於都市江流三折帆帶春雲
峯影雙高屐黏花雨以至明月二分之地中泠第一
之泉聽雨邗江看山京峴俯眺河水自天而來仰瞻
岱雲觸石而出晨駕則滹沱之冰尚合夕舍則督亢
之風正寒凡茲名勝之區莫不剔蘚留題披荆覓句
昌齡畫壁增韻事於伶筵阮籍臥鑪寄閒情於酤肆
先生之游壯矣先生之句豪矣爾乃天邊數雁日下
班荆縞紵情深苔岑契密舊雨離而新雨合詩人去
而酒人來雒誦一周恍置身於白社門前黃金臺畔

也嗟乎宦游落拓負我初心文采縱橫望君低首將見柯亭之竹異繁響於箏琶楚畹之蘭表幽姿於蘅芷方今名公卿在上率愛才猶永叔薦士同昌黎他日讀君此編得知已必有如石君師其人者長安居大易易爾

慈柏山房詩集序

僕總角之歲識余慈柏於奚丈鐵生之翠玲瓏山館惟時君硯田尚腴畫禪爲悅借室如斗啜墨以升眼福既饒心穎斯發遂乃飲蕉三葉寫梅萬枝香生毫

端春入腕底不朽之業於是在焉爾其訂素交於菰蘆寄靈襟於篇什息影蓬戶忘懷桂科駝嶺驚峯閒吟則倚笻以徧了谿長水冷宦則買舟而游逮我歸田値君嬰疾尚復見獵心喜每於花前作花看山與濃還從屋上架屋事見集中豪情勝槩不減少時既而夢兆膏盲災罹輔頰艾艾莫辨荷荷而終傷已今歲令嗣淮輯其遺編匄爲作序余於詩未嘗學問豈敢品題竊見今之論詩者任天眞則曰脫手彈丸主乎易矜人巧則曰鉤心鬬角主乎難因是參商遂成冰炭

此中同異還請以詩證詩可乎夫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匪易也以通乎禮故雅登之十畝之閒桑者閑閑匪難也以適乎情故風載之苟非奏賦何取研京鍊都別有會心乃在高山流水難易之判存乎其人以彼隴雲秋飛羌無故實澤水春滿疇爲嗣音到此良難談何容易然則平淡匪易造高華匪難能與其沒骨成圖璀璨眩目傳神有筆姚治蕩魂何如疏影暗香淡描清供之爲勝也悟斯指可以知慈柏之詩與其人矣

沈鹿舫話雨草堂詩集序

昔休文之論文體有曰騷流所始同祖風騷以賞好異情意製相詭又曰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致今於話雨草堂詩篇悟厥旨趣焉草堂集者吾友沈芝塘亡弟鹿舫遺什也引南朝之墜緒振西泠之雅音方駕近賢宗法遠祖謂夫古體必妥帖排奡逸豔蒼涼大放厥辭揜有羣雅庶於同祖風騷之旨有當也今體必和婉諧適清麗芊眠杼軸於懷宮商赴節庶於音韻天成之旨有當也至若獨闢

町畦絕去依倚有戛戛之獨造無陳陳之相因斯爲賞好異情意製相詭也羌無故實純任自然如鳥之鳴以春如風之行乎水斯爲暗與理合匪由思致也鹿觚以後起之秀與古爲緣其於體裁已能符契況乃探奇乎禹穴挹勝乎蘭亭揚觚乎大江觀日乎滄海稱四明之狂客占一曲之剡川而且丁字褰簾錦涇泛櫂絲竹則齊梁金粉詠歌則吳會鶯花山川瀹其性靈風雷盪其胸次金石諧其聲律波瀾助其老成於以游著作之廷備承明之選方將淩轢顏謝激昂應劉而不幸中年以憔悴終此卷成廣陵散矣悲夫古之人或千里命駕或半面論交猥以同心失諸交臂嗚嗚難已負負空呼因敘簡端以銘軫結所冀零縑斷璧光氣常新大邑通都流布斯遠名山傳不朽之業人琴慰俱亡之慟芝塘其尚爲表章手輯而無徒瘦損腰圍也歟

姚春漪東河櫂歌序

東河貫會城數里地耳而北通潞水之帆南集漢陽之估百貨捆載直達幽燕三板蓬抽徧走荆楚唐匯

江瀕潮汐患其浸淫宋界城闉濠塹鞏其基址團練分寨則環以旌門焉德壽築宮則跨夫蕪勝者七百年之久溥利濟者三千里而遙浩浩乎與浙江競流聖湖爭長已爾其艘積鹽筴千纜翼張岸排倉儲萬瓦鱗戢國息所入民生所資憑是轉輸控爲襟帶若乃豚圈雞栅菱角筍苞月塘販鮮鼎湖運糴吳會鶯花山川瀹甘瓜禹航篔簹魏塘瓠蘸論擔東門之菜計艙東筧之麻來魚苗乎九汀下木柿乎三峽與夫露夕蓮炬霜晨菊船水嬉賽神香市贊物以及幌氏之水涑草人之物宜莫不風舉雲搖星羅棊布爭壩而篙師勇奮敏闕而津吏威尊豈直皋亭種桃因之喚渡越客行李於此攬維已也僕家居河步地名宿舟以南渡船官設廠於此得名乃在普安橋西崇新門北壞堞留雉背郭結廬修梁亘虹面河啟牖見夫來檣去檝飄忽雲煙擊榜鳴鉦送迎冠蓋亦欲仿洛下園囿秦中歲時作扣舷之歌成小海之唱所奈人事牽掣年華遞遷書仰屋而著未成網臨淵而結有待昔樊榭

序東城雜記有云隣翁野叟拙樸無可與言僕之謂矣春漪先生學裕心傳文嫻掌故新年著詠早窺豹斑遺賦傳鈔共許麟角曩曾摭拾瑣語編排麗辭所收碑史圖經自行箋釋村謠里諺借助波瀾例參桂然嚮荅今者令嗣邦憲重裒先集來屬弁言不揣荒蕪略加訂證嗟乎老成徂謝已枯海上之槎文彩長存如倚禾中之櫂是詩出將見都城紀勝武林舊事客杭日記諸輯不得專美於前矣乎

暨刻鵠齋藏板

屠脩伯盟山堂詩集序

蓋自一家詞賦才擅當塗七葉聲華緒承開府西蜀杜陵之什斜川蘇過之編莫不馳譽鳳毛齊名麟角豈直竹林競爽花萼聯輝已哉然而白傅後身文葆出姚村之山色嫣然林下風清謝絮之才華藉甚時則香桃瘦削已染沈痾落葉埽除藉仲幽抱偕吾友來居上

閨秀湯德媛玉臺畫史序

德媛湯夫人吾亡友汪小米之賢伉儷也生託名門幼耽翰墨嘗仿厲太鴻玉臺書史踵其義例別爲畫史一編麤具端倪未窮蒐輯暨乎來歸吾友樓前日出姚村之山色嫣然林下風清謝絮之才華藉甚時則香桃瘦削已染沈痾落葉埽除藉仲幽抱偕吾友撫摭遺佚商榷甄收蠟炬代吟茶甌笑覆拈出一花一葉指亦生香訪來某水某山眉爲飛彩相與焚香

活刻鵠齋藏板

展讀喜可知已終以崇入膏盲神傷奉倩元家盡篋
空賸釵痕蘇氏璇機尙留錦字名襲徐陵之舊序珠
璧聯輝樣翻衛鑠之新圖雲煙變態託深心於毫素
傳韻事於丹青蠆尾百番蛾眉千古自來蕙心蘭質
彤管摛華菊頌椒銘瑤閨挺秀然而裁雲鏤月開述
篇章蛛帙蟫函鮮工討索疇其續表志於前漢學嫮
孟堅分筆硯於太沖才侔左蕙況復簪花有格鍾陵
女之寫韻流傳鈐印無蹤奉華堂之署題罕覿是非
擢吉光於片羽閱神駿於庶閑窺豹別班選雞留蹤
弦難逃者數使當日縷纏續命香爇返魂雞骨重支
涼回熨體蠶絲再吐曲譜同功畫舫題軒既揚芬於
韶齒妝樓纂記復馳譽於茂齡信乎玉茗家聲水雲
才調相莊健在其樂靡涯可怕藁砧云亡歲越無幾
卷施獨活心傷若何夫人倘存手是編得毋妒紫嬌
紅都成鵑血金題玉躞徧灑鮫珠有類卷中所紀之
湯尹嫻夢識援琴身隨徇葬耶先驅狐狸於地下長
留姓氏於人閒披展零縑如散花之偶然幻影瞻懷
墜雨經宿草而尙有餘悲

高小垞千巖萬壑接奇圖序

大瀛海之外有鐵圍山環焉昆侖山之墟有星宿海
出焉攬方壺圓嶠之巍而五岳成部婁夐矣挂咸池弱
水之席而百川猶蹏涔矣豈非以身處廣虛則見彌
遠大哉是故抱兔園册者未足與論孔鄭之學術班
范之體裁莊襟老帶之淵涵陸海潘江之津逮也限
雞飛地者未足與觀羅浮之台離匡廬之面目三湘
九疑之奧衍太行王屋之險巇也小垞茂才卽境澄
觀心希於古因圖寄趣目極其游以爲百家騰躍夫
環中千里權輿於足下名山大澤何阻乎梯航丹邱
福庭別有其天地鑑湖一曲可泛也而不堪終身徜
徉也盤谷一椽可棲也而不若馳神廣莫也枳棘豈
鸞鳳所棲孔翠匪樊籠可閉匏繫之士石隱之流詹
詹焉居處僅在槃阿交游不離鄉曲宛委之祕文靡
攷酉陽之逸典罔窺守藏鮮龍威之丈人通經乏虎
觀之閎論奇將從何得捘耶且夫望遠知難濟勝之
無其具也登高能賦攬勝之存乎人也以彼村豎析

薪僧雖採藥亦嘗危攀鳥道遂闢蘿叢而曾無邱壑於胸中空有煙霞於眼底寶山雖入徒手而歸則以導之仙靈游偕鹿豕也剡谿返棹衡嶽投書非不賞景孤蓬抗懷絕巘而武陵之迷津莫問孫登之長嘯空聞乘興方來自匪而返則以心存退葸形役凡囂也不知奇者既失諸交臂之間其知奇者非出自中心之好從此高山流水廣陵散遂絕塵寰金檢紫泥瑯嬛書空緘石室峋嵷之碑殘難訪蓬萊之水淺虛傳子欲學山期至於山學海期至於海乎尚願少安

刻鵠齋藏板

毋躁與古爲徒揚鑣詩書之林稅駕仁義之府沈酣於九邱入索騷騖於百賦千詩仰高俯深日新月異納五岳於方寸導百川以朝宗於焉汎瀛海陟崑墟折瑤華以招偓佺佩瓊琚而餐沆瀣斯亦擅人生之樂事極天下之壯觀也已若夫白雲在天明月獨舉是百里偪仄復偪仄乃至一村爲阮窮途無翟歧路平地盡矣高山截然於是乎山如螺旋人則蟻轉下臨絕壑匊逼危崖坡陀忽回陡落千丈趾踵相攝垂外二分魚復鱷叢殆不是過忠臣孝子畢竟如何中有村居可供旅宿谿流汩汩瀉乎檐端嵐氣蓬蓬塞

孫君兩人負顏鮑之逸才明許鄭之實學京華塵夢能澹於懷博士冷官偏賞其趣矧夫山水首數永嘉是我舊游爲君追述以當持贈以代畫圖憶昔買舟樟亭待潮沙岸擁衾無寐拓蓬以觀見夫白江魚紛紛夜市波盪疑活風來亦腥人聲互譁燈影如織俄而漁艇解散栲人起呼于霆萬雷一瞬而過鷺汀鷗渚四望無垠君於此時定當命酒回眺漁浦朗吟謝詩如畫富春緬懷子久遵桐廬以上泝經嚴瀨而少休水調起乎蘆中炊煙騰乎木杪大魚跳浪仰吞日華白鳥橫空點破山翠攀子陵之遐躅追羊舌之清風君於此時定當作賦過瀨以後江如峽束灘比江多牽挽以前叫呶不絕縱饒名勝頗妨嘯歌自西徂東捨舟而陸雙竹軒輊千巖屈盤行行重行行如是百里偪仄復偪仄乃至一村爲阮窮途無翟歧路平地盡矣高山截然於是乎山如螺旋人則蟻轉下臨絕壑匊逼危崖坡陀忽回陡落千丈趾踵相攝垂外二分魚復鱷叢殆不是過忠臣孝子畢竟如何中有村居可供旅宿谿流汩汩瀉乎檐端嵐氣蓬蓬塞

春江話別圖序

入窗鏬曉復命駕惘然首塗小憩茅亭以避風雨陰霧四冪如墮甑中疾雷一聲起自腳底飛電軒掣時漏光明溼雲往來近可搏弄少焉雌霓東挂一峯放晴涼颸北吹萬樹如沐變幻千態顯晦一時未審君行亦嘗覿此奇勝否既下仙都之坂還泛惡谿之流梧蒼插天其石刻露港汊瀕海有潮浸淫一舟搖搖三宿信信應接不暇勝游山陰道中雞犬皆仙疑到武夷深處若乃白晝昏曀洪波沸騰颶風怒號猛雨孥集長年入水拖舟力爭老僕望崖呼樵言救襆被

半溼樽酒全空江神見憐布帆無恙眞從破冢而出難盡大雷之書未審君行幸得免此奇險否行抵州治候交夏初士女昌丰雲山清淑人少傖楚之習戶猶先秦之遺第以魚龍雜居蛇虺多有擾擾赤蟻薨薨青蠅匪棘則樊無媿亦國惟時海寇方熾郡人戒嚴樓船雲齊礮石林列與諸生譚藝之暇歎廬循之負固思岳鄂之重來徑欲米浙矛頭艦燒雉尾飛羽撤於揖江亭畔營戰壘於積穀山前而高目徒勞拊髀自哂今者狼烽席卷鯨浪鏡清我傎其屯君遭其

泰若夫射堂追靈運之讌墨池訪逸少之蹤哀陳君舉之諫章表葉水心之經術愧我匆匆其未暇想君綽綽乎有餘閒字酒多束脩羊美山川借助著述大佳他日歸來尙希寫似

六橋草堂圖序　明徐江山字伯仁錢塘人祖籍三衢正德辛巳進士官尙寶卿有書名以忤時相罷官於西湖建別業卽竹閣舊址改額六橋草堂身後止一女與繼室施宜人同葬湖址

因橋結屋選當雲水之交借地爲名隱寓鄉關之思在昔韋禹避敵播遷荆揚達夫守官營建榱桷徐偃之族蕃是宗支江郎之山表其郡望伯仁先哲占籍姑蔑移居武林經義唐科符璽漢秩簪毫殿上草就纔箋掌制禁中送邀蓮炬傳來墨妙澶絳神同比似金華姓名屏列斯固博陸見憚率更賞音者已而乃生不逢辰容難直道羣賢在野眾枉盈廷時也釣山之毒欲方張潁水之清流盡濁羅鉗吉網大獄將興雲篆天書神仙屢告藁街紫綬誰明鼂錯之冤御苑青詞競效文成之術公獨赫赫蹶露上爭訟奇章白簡風生首彈靈素五體怒織兒之投地一誠代孤子而

額天終以焠掌難明轉喉易觸幾回抗疏臣罪當誅
尙許歸耕聖恩如海遂乃刻蘭製芰匿跡銷聲作湖
山之寓公佈忠節之祠宇公遠祖應鑣宋贈祕閣脩撰謚忠節明宏治間建祠
乃祖於咸淳末造爲太學諸生登樓自燔與子偕徇
忠蓋之後篤生英才節苦而貞晚安肥遯始家江滸
額仿松風繼徙湖濱基仍竹閣虎頭巖秀居眞安樂
之窩蠆尾書工夢斷承明之直火珠詠而一星表曙
薤露唱而雙塚留阡以視同列之碧血燐飛黃腸藤
束招魂瘴海埋骨邊關者其幸不幸爲何如也族孫

楙表以丹青徵諸傳載清芬若揭光景常新更十世
能守家傳爲六橋重添堂故溝開學士通麴院以栽
荷梁認誇虹其水仙而薦菊用補志乘以闡鄉賢

周南卿西谿丙舍圖序

西谿之西余外家祖塋在焉歲時扶版輿埽楸徑遵
趙宋之菴道指秦亭以首塗見夫雲煙邊摩林木虧
蔽如陟盤谷如游輞川方春夏則曲箔籃登機絞之
聲互答平疇麥秀臺笠之影浮空梅豆櫻珠青紫炫
目松脂竹粉芳馨襲衣際秋冬則楓葉丹凝菰房綠

卸葭吹白雪橘鑄黃金晨霧斂而潭水鏡澄暮雨霏
而屏山眉列斯誠東皋惜其曼衍北墅讓其邃幽者
已思將賃屋數椽灌畦半畝養池魚之一尺割隣竹
之三分煮泉作醪置舫代騎優游偃仰可以自娛如
仲長統之樂其志也未審盧願得遂何時耳君於是
鄉兆域躬營松杉手植穿壙以處文貞之行自敦挾
策而游逸少之願未遂曩者嶽棲五嶺悵望兩峯憑
霜縑以攄懷寫風木而銜感妙畫通靈而飛去故鄉
省墓以歸來重摹是圖以誌雅尙從此十千酤酒百

萬買隣讓隔東西阮連南北白鷗招我同爲物外閒
身黃鵠如君豈是蘆中窮士仿西泠而欲爲結社恐
北山之早有移文他時改表豐阡莫移家淸頴之上

此日卜居勝地應置身廉讓之閒

孫雨人傳經圖序

吾友雨人少長通德之門博取明經之第鯉庭承學
鱣堂育英家弄所傳師資有在於洒掃則申明管氏
之訓於音義則推闡許君之文籯金讓珍盧米同價
暇取沈雲卿一經傳舊德詩句寫以爲圖遠託郵籤

爲爲弁語楹書無恙劭清德於豚肩祖武是繩厘詒謀於燕翼本房相屏風之誡作文翁石室之圖炳然丹青彰厥慈孝　李伯時有慈孝圖　匪矜藻績徒侈游觀溯夫經籍紀纂於成周經訓發明於炎漢鄭與鄭眾緒開禮堂之先劉向劉歆代窺天祿之祕以及草元之輔揚子輯志之有小同莫不規矩守農堂構師匠豈獨于長襲太史之掌故思廉編尚書之舊聞已哉頤谷先生學萃古今思覃著述匡謬正俗沿波討源糾王學之乖違訂選注之同異輯孔叢而廣爲疏證補應劭而綴以佚文貫串羣言填郛眾說一時媚學之子抱經而來率皆示以津梁奉爲圭臬何其煒歟惟君歡顏昔奉緒論飫聞道味自腴早濫華贓官況惟冷足期進脩吹臺之山水方滋謝客以雲煙作供三嗣君叔出季處柳往雪來幼者推許白眉慳未謀而長各遭逢青眼夙所傾心相偕展省晨昏質疑几杖時值巖岑霞起浦漵潮平庚子辰逢丙丁籤啟近接羅峯之黛色遠涵雁蕩之嵐光官齋洞開子舍星聚君於是席盤石手遺經招使來前剖析疑義肅若立雪

喻同拈花鄂含跗承喬仰梓俯頤指口詔其樂如何側思嗣君輩當繡葆離懷瑤環在耳追隨乃父陪侍阿翁見夫鑷白雖衰汗青忘勸或字賞麒麟之諧或飴分芍藥之甘至今鳳咮之硯長存龍鱗之松漸老勘書柳在補史亭閒半珪蘸筆之池丹黃猶漬幾疊護柩之石蒼翠如新快一鶚之先翔睠三槐之舊植未嘗不歎清白之貽逮遠詩書之澤流長佑啟後人端貴積習名教也僕老矣一字不識幾同劉敞之暮齡兩書並行難希李善之博學然而伏波凜誠諾皐志謝專精通復毫忘學漸蔑落閒亦涉獵鄭許之畦徑窺測孔賈之藩籬所奈承乏蘭臺官局之書既以校勘疲其精力竊名藝苑鄉曲之譽又以酬應曠其居諸雖先友有懷曾續柳州之記而大雅不作疇繼松陵之盟披君是圖發我深喟夫珍錯駢列而不適於口不如一臠之旨也絲肉雜奏而不諧於耳不如一曲之高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君子多乎哉欲劭清芬在食舊德一夔已足君其先得我心也夫

翟氏書巢倡酬詩册序

嗟乎蘭亭蘭紙重出昭陵峴首羊碑竟沈荒水難淹者神跡易觸者名心以彼晉府收藏墨林賞鑒珍同拱璧擁若專城曾幾何時而玉躞塵埋錦緗蟫斷付彼質庫不值半通有如告身僅博一醉可慨也已若夫書不必蘇黃詩不皆韋柳自然邁俗聊以寫懷其閒遠或聞名近猶識面斯固售無贋鼎賞有眞詮者也晴江老人著作等身才華驚代以名進士爲冷學官與游皆文章鉅公武林耆宿一時抽簡授牘研精

覃思月泉之吟社重開金谷之罰觴準舊桃蒸霞而礫聯北郭蘆吹雪而舷扣西谿每當花下吟成酒邊書就靜含毫以緜邈狂瀉墨以淋漓至今儲藏雖止夫零星縑素尚多於束筍吾友倉伯交敦古誼購付裝池名仍王氏之家傳字長丁君之紙價書嘗檟納讀已篇亡巢共泥傾壞還痕在鼠薑銜賸蠅紙鑽餘門外空張翟氏之羅室中尚庋放翁之櫝見陸游書巢記投贈則百行百琲撫摹則一字一縑奚煩主客之摹圖比似雲煙而綵錄自昔共倡予和女清華追韶護之

音流傳到代遠年湮珍重等王羊之刻

寒閨病趣圖序爲汪小米作

爾乃香消艾納窗鎖葳蕤階前之月色鋪銀檐外之風聲裂帛梅花寫就手未施朱柳絮吟餘膚還生粟則有新昏初諦嘉耦相遭抱舊病之纏綿值嚴寒之料峭三眠三起身竟如蠶五會五分醫難逢鵲貂訝禨禦之重羹嫌苓藥之酸心不捧以眉嚬房非空而膽怯然而神明澹定梳裹矜嚴擁髻晉燈前仍陪夜讀看花陌上有約春歸側理裁箋代賡白蠟明光奏賦

期啖紅綾瘦骨支離深情繾綣愛藥香之淺遞頻屬徐煎嗔酒氣之濃熏莫教狂醉因嗔倍喜爲愛翻憐當情緒之無聊覺風流之獨賞此中佳趣領畧方知可奈餘寒逗遛未已徐俟光風轉蕙芳樹飛鶯寒威頓除病魔全卻定知繞膝添有嬌兒從此齊眉依然健婦藺閨日暖長留玉茗之香琴趣圖成宜續水雲之譜

閨七夕聯吟圖序

靈夕無雙好秋有兩百年過半僥倖重逢七字成吟

牢愁藉遣可奈門空擲玉機少投梭形骸則逢厄黃楊智慧則霑泥碧藕環瓏失竅蕉萃呈姿烏鵲禿而河難再塡匏瓜繫而星原非匹鳳將老去那更翎添桐已飄殘復何珪在而欲强衰顏以拜新月攬凋鬢之墨妙寫小謝之風流徧索和章并甄俚製序齒占羣公之上壽考庶幾披圖多乞巧之文才華藉甚

李西齋亡女問字圖序

女名壽宜年十八以瘵亡時西齋方客淮陰聞訊歸已不及見爰爲圖屬序之爾乃根蟠天上月墮懷中清照名門平陽嬌女小漏人天之影暫留文字之緣傷已想其作語牙牙當窗皎皎偷聲減字晨滌硯以隨耶潑墨研朱宵籌燈而共辨續漢京之冀史班氏才多授孔壁之遺經伏生老去斯固膝前玉倚掌上珠明慧比彩鸞愛逾雛鳳者矣而乃衣牽暫別夢兆長離騎鶴歸來驚鴻化去足信頻伽之鳥薝蔔之花有色皆空無生不滅況復青箱舊學可傳玉雪之兒

紫石新題已勒金鑾之字原堪理遣其奈情何見夫綫帖依然蠹編猶是湘紋簾畔織錦機荒金縷箱中舊花格在展薛箋以塵暗翫唐韻之姿妍爲之淚瀉瓊瑰箋停爾雅裒集而祇教腸斷入門而仍挽須無誰問奇來草元掩閣又逢寒甚風絮飄庭披是圖也如聞寄寄之呼文傳商隱憑駐珊珊之影畫倩龍眠

崇雅堂駢體文鈔卷二終

崇雅堂駢體文鈔卷三

仁和胡　敬以莊著　宗後學念修右階重刊

游靈隱韜光記

閒偕同伴借地繙經肯負佳辰隨僧行腳小集如魚之隊同登選佛之場維茲香火之清緣亦筭人天之小果則有長齋蘇晉說法維摩支郎先把臂以在林陶令亦攢眉而入社是日也湖如明鏡不動纖塵山若定僧自含眞性朝旭懸正法之炬明明在空水藻濛恆河之沙了了可數衝波一葉漾作慈航清風半帆送登彼岸於是牽枝引手捨筏抽身安步當五衍之車指迷遵入正之路枯竹代錫一枝飛空生衣染緇七條略似無一由旬之地到給孤獨之園唄響魚山林圍鶯舍琉璃瀉地篤耨吹香慧日照而池湧金沙慈雲蔭而巖飄花雨千佛崖際擘葉爲衣五夜山中蓮花當漏洞口列點頭之石波面浮聽經之魚爾乃華開陀羅自然微妙刹峙阿育不假莊嚴半榻茶煙一聲山磬濛此空色悟到無聞日於初池以增長人至諸天而彌靜遂穿靈鷲而旁出還卽冷泉以少

帆送登彼岸於是牽枝引手捨筏抽身安步當五衍之車指迷遵入正之路枯竹代錫一枝飛空生衣染緇七條略似無一由旬之地到給孤獨之園唄響魚山林圍鶯舍琉璃瀉地篤耨吹香慧日照而池湧金沙慈雲蔭而巖飄花雨千佛崖際擘葉爲衣五夜山中蓮花當漏洞口列點頭之石波面浮聽經之魚爾乃華開陀羅自然微妙刹峙阿育不假莊嚴半榻茶煙一聲山磬濛此空色悟到無聞日於初池以增長人至諸天而彌靜遂穿靈鷲而旁出還卽冷泉以少休焉或結跏趺或捉巾拂或觀空以得意或內照而忘言翛翛然洗心臨功德之池忘身在苦惱之海矣已復辭下界叩元關躋最上之乘探無盡之藏縱復石頭滑甚竿頭進難而作平等觀離諸恐怖無退轉念具大神威枝攀寶樹以徐行徑繞金繩而直上四圍竹色無非薝蔔之林一帶禽聲卽是頻迦之鳥谿流播廣長之舌側耳泠泠山翠示清淨之身舉頭歷歷於斷竹續竹悟接引之因緣於上方下方現須彌之世界又何必登極樂國歡喜纔生入舍衛城聲聞始證哉惟是未離結習空託經行笑我逃禪徑欲凌風而浮白從渠演法何須肆口以雌黃但容米汁三升陶然中聖甘守蒲團一箇老去爲僧所願寄一椽於彌勒之龕占十笏於華嚴之界飽餐香積飯閒看貝多經參禪而不逞機鋒呈佛而時多詩句於此細草長松之地猴啼鶴唳之朝送客過谿拈花示衆洵足樂也終以三明未澈五濁難捐暫憩祇洹還歸塵網晚鐘催客三生空約重來歸路然燈一瞬便成過去未知何日與諸公共登兜率之天秖恐他年偶失

足便陸泥犁之獄冀超凡而入聖敢援墨以證儒同
游者葉子燾葊張子震軒汪子選樓及趙子雲門與
余凡五人三君子皆耆熟精浮圖經者爰撫梵茨之緒
餘以壯山游之行色并以示雲門云爾

小檀欒室讀書圖記　圖爲奚艾鐵生所寫讀書
琴陽及積堂家　是室者查梅史范小湖屠
秋白凡五人

丙寅春暮余將有東甌之行輪蹏告勞稅駕方定山
水攬勝游情復濃家秋白出是圖屬題見夫紙上雲
煙如甫脫手卷中姓氏多半知交迺感存亾愴懷離

索憶自壬戌之歲五君讀書山中余以閒居偶一過
訪山徑孤寂寒花吠人石磴盤空旋螺到頂柴門不
正倚巖而開拓窗以觀大江當面其上則古殿陰森
下有蛟窟風雨遂至時聞吼聲自顧此身懷璧何有
所恐佗日挾山而飛折而南老屋數椽爲五君偃息
之所虛牖不掩列楹凡三對牀而眠與佛成六磬盞
絕響禪逃而儒琉璃一燈夜以繼日指蒲團而坐客
并乏西華之嗣絮酒一握疇奠北邙之塋留落人間
事昔愚谿以柳子著蹟小園由庾公得名地以人傳
豈不亮哉今者奚丈墓木已拱楹書不存葛巾衝寒
祇此墨妙梅史以就試京兆羈栖長安固知春草工
吟卜居易易其奈屋梁明月相望迢迢積雪少年維
草敷砌綠陰滿窗據之而吟有碧梧之一樹涉以成

揚遠客睠彼玉立跨鶴何難惜無脂行曳裾不慣小
湖苦所居湫隘妨此嘯歌馬融之帳借開揚雄之字
待問雖頗齒未邁健飯依然而莊缶再歌其心傷矣
屈指儕輩所能俯仰自如睥睨一切採陔華以養志
庵原鴒以悅情者獨琴陽與秋白耳嗟乎人生百年
豈當如麋鹿之聚男兒墮地要自懷四方之心而青
春不長知己難得茫茫人海機穽藏多苒苒年華星
霜侵易世咏如此山游信佳僕行矣春水一江布帆
千里嚴陵之瀨梧蒼之山龍湫鴈宕之奇觀右軍康

樂之遺趾筆不能述行綴以圖佗日攜與歸來諸君
其能以片言持贈否

慈柏記

蓋聞擢孤芳於勁節本乃稱貞解新籜於寒林筍因
表孝誠感庶類德徵殊祥如吾友慈柏余君其母若
子兩無愧矣余君儲竹箭之秀抱蓼莪之悲梧槚慕
深搖落感繫撫斯遺植繪以成圖憑雙管之生枯寫
一枝之榮瘁君太夫人當禮李之載含貞松之姿暇
於閒庭藝斯珍木培尺寸之幹勢已參天勤灌溉之
功生而得地上襲芳蔭下承清芬星霜屢遷柯葉逾
盛婉彼葵藿長抒向日之心庇茲蘭蓀即號恆春之
樹前此太夫人六旬開秩二豎嬰災柏亦憔悴可憐
根株垂朽碧梧落早先驚一葉之秋黃楊厄深難過
三年之閏已而太夫人冲養有素神明再完迺復欣
欣向榮鬱鬱彌望天邊之若木向晚會凋海上之枯
查經春復茂三眠三起靈和之柳依然半死半生龍
門之桐長在豈乎桑榆景逝松菊庭荒而此樹婆娑
悲風蕭瑟生意盡矣攀條泫然寸草之心報春暉於

地下丁蘭之木留手澤於圖間慈蔭長垂孝思不匱
若是者豈非草木之性多依於人感通之機先應乎
物是以祥桑示警於商室樛木發詠於周詩庭槐植
而公輔興園荊瘁而昆季睦矧茲風木所寄陔蘭是
循比類嶧山之蔓同符潁水之荻在昔王裒攀樹表
異恆枝樊衡倚廬垂蔭廣畝至性所感方斯略同堂
北萱枯君自抱終天之恨山南橋圮我亦懷孤露之
悲

梁弓子鳳麓讀書圖後記

梁君弓子紆汲古之遙念拓平泉之舊莊千峰繞廬萬卷在握巖谷之勝既傳以圖箕裘之思復述以記居乃別墅讀惟賜書披君是編發我深喟憶當乙巳之歲奚叟以冲澹之致契心林泉吳丈以休沐之閒訂盟鷗鷺與先子掎裳連襼選勝尋幽觀潮曲江弔古斯麓敬時以應門之暇操杖而從見夫豪飲瀉淮清言霏屑醉墨橫灑則雲日麗輝高吟入神則林壑答響俗殊金谷之讌雅比蘭亭之游歲月不居星霜屢易雲林墨妙與身俱仙玉局風流點鬢有雪而先子之棄養益忽忽十有八年矣彭澤逝而蓮社衰童烏存而草元絕墓木已拱空懷結廬楹書尚存曾未卒讀貧賤役於境憂患傷其心而學業遂以無成也暇尋舊游追憶諸老陼逝水之不復數晨星之寂寥未嘗不泫然久之嗟乎門望不同堂構無別君績學髫稚得過庭之訓深寄情煙霞耽負郭之境僻禽鳥娛其觀聽水木助其清華桐材本清彈海上而彌逸蘭質既粹植山中而自芳研覃以深領悟斯遠於焉續班氏未竟之緒成酋山一家之言炳輝當時紹美前哲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夫家聲之隆世德之厚

具載前記不煩贅言

梁星子陵苕精舍讀書圖記

出郭門遵緊纜之石望棲霞之山眄夫丹成而飛井尚傳葛鶴去不返梅仍屬林仰仙翁之遺蹤訪隱士之舊宅水木明瑟雲烟往來朋招白鵬舫檥青雀厓畔紫藤垂蔓垣瀕綠波青豆開房扉檻白板則文莊公之別墅在焉雛僧應門龐衲挂錫曲徑幽絕蓬蒿不芟閒庭翳如花木殊茂沼貯證碧通以平橋籬遮化石有陵苕百尺附松而生蛟龍攫拏纓絡繚繞施比蘿蔦扶殊蓬麻當夏斯榮著花可翫映日成紫與疏紅間之修竹梅屈奇幹半皆成苔松蟠怒枝堅欲槐同黃此精舍所由得名爲星子讀書之所也列牖不掩雕欄四周中爲佛龕右闢僧舍捉鼻成咏諧乎梵聲冥心造思警以鐘響旁有隙地建之層樓窗虛納雲檐迴接月峰影綽綽徘徊鏡中波光濛濛浮動几上前面孤嶼後枕危巖游船不來菱芰彌望幽鳥嘐換老漁唱歸風漪一區煙景萬狀君絃誦之暇登

斯息游清華之資擴彼襟抱行見經術遺緒紹美匡
劉典冊高文嗣音燕許也已在昔槐蔭流美桂馨表
奇故家之存望重於喬木遺澤所在愛先乎甘棠昭
德傳坊明謨啟閤況復宗祏所寄庭誥是承十年百
年歸本於樹德一草一木留貽乎後人者哉茗華正
繁隄望白沙而識處書讀不輟堂躋綠野以聞聲

厲樊榭徵君栗主移奉交蘆庵記

古賢者沒而祭社設有監祠以奉粢盛以司宗祏魂
魄戀此枌榆儼然矧夫笠澤游多輞川圖在碧雲青

嶂遺壠非遙白露蒼葭伊人所契者乎徵君樊榭有
子承祀無孫紹宗髮婦靡依小姑相迓棲神何所載
主而行偕令威以來歸效浮屠而寄宿分索郎之釀
昧明清閟之桐陰憑是堉鄉比乎友殯而乃窗窺朱
鳥刻認丁蘭捏佛奇生通靈化去豈眞委莽未免傳
譌於是名流譜以清詞碩彥廣其新語爲位置馬塍
里畔山谷祠旁薦少寒泉庋從高閣縈鼠跡蛛絲而
幾偏與牛衣龍具以相參飽嘗牆角之酸風冷照屋
梁之明月可慨也已今春趙雲門刺史與蔡木龕李
西齋諸君商以先生墓在西谿主宜近祔乃擇交蘆
庵之塔院諏日遷奉焉中爲先生其右則先生側室
朱氏也同龕彌勒成換骨之神仙相伴維摩有散花
之天女閱春秋而兩祀薇風雨於三協想曩時選石

開尊卽舷度曲一笻拄雪雙屐拖雲路宋輦以苔封
山秦亭而翠滴新詩幾許舊夢難尋賸秋水之彎環
對林梅之蕭瑟莫不流連光景仿佛生平從茲勿務
增華以期垂遠守斗酒隻雞之約勝事可常共掎裳
聯襼而來扁舟徑渡相與整齊看蔽拂拭壺觴廬中

明東林諸賢墨蹟記

士大夫之以翰墨流傳者取其工乎抑重其品乎工
則寫經之體太學之徒比類胥鈔騰譏卜筭矣懿夫
人廬中人庶其靈爽式憑苾芬來享義獻嗣蹤於晉室褚顏邁跡於唐英其人皆義薄雲
天忠貫金石心正筆正自古爲然是以蔡元長名重
宣和不預四家之數賈平章帖摹修禊曾無一字之
留愛憎在人豈不諒夫慨自黨錮傳於范史黨人籍
乎宋碑李杜齊名蘇黃方駕莫不忍其氣節毀及詞

章到於今聲稱儗以八元碑版照乎四裔他若李牛
恩怨朱陸異同君子有爭相臣無度然而衞公遺刻
至咸淳尚貯禁中元晦留書與魏武同其筆勢卽儲
藏之久遠證身世之遭逢觀過知仁於斯益信明季
黨禁比乎漢之甘陵宋之紹聖爲禍加烈與國偕亡
一時起而攻者有諫垣恣其毒者爲奄寺三案反覆
七錄鉤稽始因門戶之分爭終致根株之痛斷碧血
淋漓於讞牘丹心炳耀於封章書寄柏臺詩吟柴市
可勝感哉斯冊所載其行誼具詳明史及東林傳中

而二泉邵寶號爲黨魁時推墨聖擅顏柳之筋骨闢
董文之徑途寸楮偶存尺璧齊價其他若涇皋顧憲成
小范安希范叔美吳桂林參之葉茂才或箴或銘爲箋爲牘
崇論宏議筆飛墨騰禔躬則崔瑗銘座之辭修業則
張華勵志之賦設教則昌黎進學之解挽俗則文山
正氣之歌維繫人心主持世道淵源鹿洞尸祝龜山
徒以託足清流挂名鉤黨斥逐相繼竇志以終詞翰
流輝斯人長在嗟夫文德門前之石安民尚惜其名
元祐罪黜之人司馬乃居其首以是知歐陽子之持

論猶守常經申屠蟠之得全不關晦跡藝之工者遘
恆蹇品之峻者忌益深諸賢之坎坷一生諸賢之流
傳千古也僕薑牙斂手馬齒驚心曾抽錫山之帆叨
編湔父之鑑亦欲知人論世表微闡幽況乎墨妙筆
精照燭簡外清風亮節流露毫端豪奪不能假歸尚
許爲之評量出處綜覈平生期踰十日之留欽遲無
已名附三王之後榮幸何如

康熙丁卯浙江題名錄記乾隆嘉慶兩丁卯吾
先生前後重讌鹿鳴周鄉舉於康熙二十六年
梁鄉舉於乾隆十二年皆丁卯歲也先是學士

於城南方姓家見壁上褁挂康熙丁卯題名錄
一紙爲署名紙尾並作詩紀之暨學士膺贔
典邀異數復作書後及跋語以誌吾鄉佳話
在清先生之會孫堅白索學士書冊一時諸名
公題識殆徧今學士書已失去堅白從頻羅庵
集中錄出欲倩善書者補書而余爲記其顛末
云

羣仙高會分綴班行千佛名經同深頂禮元晦紹興
之舊錄兼署小名慈恩古刹之重題例添前字眞靈
結習誇鐫名玉簡之中香火因緣同注籍羅天之上
則有望崇泰岱輝麗文昌當玉兔之年華到銀蟾之
宮闕時也嘉賓讌集有老衲然古殿靈光於斯仰止

心香一瓣得瞻茂叔之風儀緣分三生竟荷昇卿之
題跋蓋學士以家山歸早翛倦高鶱因省墓於春雪
晴餘泥尋舊印偶經三拜之宅頓興五噫之歌見夫
故紙猶完素屏高揭科名年遠榜帖天留鳳是呂安
題來鶴已令威飛去爲之摩挲舊刻拂拭新埃黃絹
棻成碧紗籠出憑長洛陽之價眞同脈望之仙豈知
前事堪師後塵追步當年法曲邀顧周瑜此日醴筵
爭看梁灝泥金影裏仍簪君實之花蓮炬光中

特晉子瞻之爵始信後來居上重換頭銜早知修到
非難果傳衣具是翁矍鑠又徧聽佳話流傳野老收
藏原留作此時印證竟規重而矩疊雖苔異而岑同
翛然二老之風流籍甚
三朝之掌故今者人雖求舊識應龍蛇書復通靈走
同珠玉久羈代北失窺卷裏之驚鴻有約城南來訪
壁閒之殘蠹爲拈湘管以寫遐心欲仿蘭亭奈無好
手溯乃祖庚寅覽揆巳再周絳縣之年喜文孫丁卯
名編可重補青箱之記

張母王孺人苦節記

閨門之最難處者其在丁單族鮮夫亡子幼時乎外
侮之所易萌內憂之所隱結宗祏之所恃以守世業
之所賴以全吾於孺人有深慨已孺人系出烏衣蕝
諧鳳卜漢皋解佩來奉清塵燕夢徵蘭早符佳兆孿
生似祖骨相宜男時南臺公以貨殖起家權會從事
示儉於縕袍脫粟訓勤於燈影機聲孺人當弧矢門
懸煩擱躬理擁樹寒夕釀桃芳晨牙牙語而繡葆纔
離雁雁行而曇花半坼蓋藍田之產原雙璧而郤林
之留僅一枝以是葛細綿溫量時裁製菟甘熊苦佐
讀賢勞傒從問字以延師盼至請期而授室養成毛
羽季隗則廿載身劬景迫桑榆陸展則七旬年邁俄
而宵憮捲蕙曉幕嘐烏憐新婦之初來病難操作愍
孤兒之失怙學就荒蕪勉執牙籌俾嫻心計韓康入
市守價不移陶朱避名治生爲急然而米鹽淩雜牖
戶綢繆家少添丁事多旁午竟伏戎之在莽將入室
以操戈孺人倚任老成申明約束情辭慷慨禮法森
嚴雖糾紛興虞芮之爭終出納守蕭曹之律甚且焚
香清夜哀籲神明髮髻蓬飛麻衣雪滿卒使豆分瓜

剖案帳重釐揭載橐垂貿遷如昔不有健婦誰爲保
家哉嗟乎五角六張家庭多有茹荼含蘗薹範宜然
所難門戶凋零屈節作周家之婦宗支維繫半生存
趙氏之孤手挂口經家方再造腸迴骨出人又云亡
內絕期功疆近之親外迫風雨飄搖之勢嫠是永訖
蔗乃側生而竟支厦將傾完巢已覆信由矢志果慮
患深誓慰朽魄於主翁貽息幣於孫子也以彼頸椒
吟絮才雖美而濟變則難化石磨笄志雖貞而教慈
則未夫惟苦節乃得甘臨若孺人者卓然能亢女宗
無慚家督者矣

黃蔭人秋江采魚圖記　事蹟詳蘐泉序見清尊集中

嗟乎金粟前身曇花小影離離短幅墨瀋如新采采
扁舟煙波無際此余友蘐泉仲父蔭人遺翰也藝本
神悟慧由夙成但觀敗牆已徹懸解偶弄芳蓴便嫻
寫生傳其隱扶風之帳中貌丁鶴以神似如彼周昉
見稱令公底須劉瑱更問老婢以故一時耆舊三經
過從歎未易才呼爲小友山次何點雲隨陸機同游
通德之門獨賞營邱之筆至今贈佩愴懷於渭水挂
劍遺恨於秣陵倘容假年應在魏舒以上豈期早世
難冀顏回復生茗華不留玉理何速彩筆初授花燦
無多觀其值江上之峰青識濠閒之魚樂含毫縣邈
攬景澄鮮蒼葭接天白露猶溼樵爨級其墟落浦漵
狀其瀠洄脩脩乎腕底雲霞卷舒在望人間煙火吐
棄無餘如游武陵之源已入迂倪之室足使崑崙悔
其故習摩詰訂爲知交者已而乃縑素空存風流頓
歇悲者秋氣渺矣江波宜蘐泉之瞻懷竹林珍重繭
紙合浦驚徙延津感分也乎所幸塞馬馳還楚弓求
得竟大癡之筆妙因小阮以名彰贈我錯刀報人瓊
玉張圓轄於藝海昔時峰三搜妙香於墨林今留枝
一持多易少心殊怏然由半得全意在兼取庶幾趙
璧更從閒道以歸來愼莫顧厨再致通靈而化去

羅君榮光廬墓圖記

古之人遭親喪成壙而歸倚廬於外地則牆東戶北
身則枕塊寢苫別其名爲菰廬差其等爲聖室載在
通德之論見諸曲臺之經有謂居廬在門祭墓非古
幽明道隔未可瀆神窀穸禮修奚取越制不思端木

反築獨居者三年窆石留封聚處者百祩謂非廬墓之前事乎羅君榮光既祔塋其母孺人於先塋发繪是圖請余爲記甘露屢降來徵舊史之言飛鳧在池宜續先賢之傳按吾友陳君善所撰誌銘知孺人以尊章告終夫子偕逝死貞死孝奇變驟嬰身亡與亡貌孤誰託是用撤其環瑱佐以組紃棟覈晨炊機絞宵理井竈蔥鹽取備十指之勤行潦蘋蘩無缺四時之薦卒使門戶再造室家繼成孺人之心可稍慰矣而乃娶婦兩世喪孫八旬嗶陽之桐早枯卷葹之草

孺人有焉榮光幼承蓼訓長讀楹書蜚聲膠庠紹聞詩禮感茲孤露屢廢蓼莪之章操彼奇觚克傳爾雅之學榮光之志可謂勤矣而乃鯁魚數奇童烏笇促西河之痛曷已恤緯蔓窮東野之願莫償攬暉春短霜露節至日月有期攀松楸以寫哀營兆域而盡瘁手据口痛髮髻涕零麻衣血漬以成烏者也榮光力耕少田傭書自給雖挽須之有女尚拜後之無人荼蓼苦集於丁年谿山戀深乎丙舍成母之志傍祖之原牛宮一區馬鬣三板以視世之裨楔霄揭扁星連華表梢雲翁仲列隧者其難易勞逸何如耶昔吳明徹以葺修舊塋橋苗爲之秋實金安藏以棲止先壠穠李因之冬華至性感乎休徵昭著孝經援神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怪榮光他日其將致馴兔之異羣鹿之祥芝草叢生醴泉灂出如史策之前載者歟敘馬少監三世媿乏昌黎之才表梁文貞一門願栞季友之石

梁園大招圖記

梁園大招者汪容甫先生哲嗣孟慈悼風木於前人表金石之先友丁蘭寫象丙舍撫圖託離騷誌永感也先生之學本末淹貫有良史才其文淵懿精深不諧時好其行風骨稜厲動與俗違抱經盧學士祭文伯升王尚書行狀言之詳矣晚年應嵇侍郎之聘延校閣本僑寓湖濱梁丈山舟喜匡鼎之來海岡平泉以

相待藝譚許鄭交聯紀羣俄以末疾偶嬰怛然遷化
一時耆倫碩彥相與視含斂爲位而哭者無慮數十
輩生芻一束清酒三升寄林宗之愴懷想公明於疇
昔孤嶼送影朗加禪智之山涼波作聲悽絕廣陵之
散在昔康成之沒赴會者加絰而來元伯之喪執紼
者剋期無爽長沙悼鵬之讖山陽聞笛之悲得此九
原可以無憾善乎馮敬通之述志曰三公之貴千金
之富不得其願不概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
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明之路此先生
以之自況而吾鄉士夫共信先生之能以終身名爲
後世法者也或者不察猥以南交被放跡類虞翻西
蜀痤亡名湮胡綰傍要離而作冢空弔侯光答秣陵
之遺書不聞劉峻傳聞失實斯固居是邦者所宜辨
正也爰書圖後以俟後之志寓公者有所攷焉

章次白西谿補梅圖記

西谿當湖山之陰擅林木之秀千峰屏列靚冶如妝
一水環回清泚可鑒傳聞夾岸徧植寒梅耆舊於斯
觴詠藉盛花鴈遺址徵諸梵隱志中秋雪殘時引入

羅浮勝處近以樵采不禁荆榛相摻孤蓬偶經游屐
罕到安得林逋閣外偕鶴歸來已同禹會梁空隨龍
飛去遂使丹崖掩蔽碧磴懷慚翠羽欲集而徘徊清
谿漫流而嗚咽嗟幾生修到漪焉已若雲煙何地
無才遺之偏在草澤夫豈無雪晴揮翰玉照題楹百
萬買隣三分占水其人亦欲攀援雅尚依附名流於
金迷紙醉之鄉備清淺橫斜之致一時獻詠者擬諸
東閣誌美者詡以西岡然而閉靜女於叢臺不若眄
佳人於空谷飾華軒以寵鶴不如闢淺渚而眠鷗所
貴物土之宜補天之缺篤當署谷種宜萬个之琅玕
豐樂名亭鋪稱千畦之穊秬使以姚魏藝諸茆舍則
神采爲之不揚矣松檟植諸市廛則根株因之痛斷
矣惟梅宜倚修竹宜託微波以古而奇以野而壽不
役於物自全其天位置當嚴壑之中臭味在酸鹹之
外以彼園丁狡獪意匠經營慣換羽以移宮竟桃僵
而李代關竅鑿而混沌死鐘鼓饗而爰居驚是知絳
英紫英不入柴桑之徑爲臺爲品不宜茂叔之池畏
以矜奇炫能無關眞賞因利乘便自在解人也次白

章君向汗青以乞靈知鄭白之爲沃分金淡竹既濬
其源疏影暗香思返其舊謂夫乞來檵木杜少陵堂
就題詩栽徧平泉李衛公墅成作記緬靈芬於庾嶺
馳驛使於揚州遠憑健步而移早聳吟肩而待千樹
萬樹擇地分添多華少華隨人作供庶須守價君原
非賣杏之仙人待到初春我來看散花之天女

答許青士書

敬啟前日不揆檮昧蒙示大集雒誦之下如與君對
醇意所發實獲我心竊窺諸作五言雅馴近體流麗

歌行元本太白規橅靈均時於行間流露眞氣眞氣
所在情韻生焉僕嘗論之發言爲詩如彼動植鼠姑
憔悴猶尚愛翫蜀葵絪爛不加睞盼一有韻一無韻
也圖成佳麗遠勝姑射謀薦寢席不如齊女一有情
一無情也是故推襟送抱崇必在膠漆而情深者
無淺語風雲月露豈必念念忠孝而韻逸者無凡響
使才士著犢鼻滌器市上依然風流强市儈捉塵尾
以助譚柄祇益醜態此又雅俗之所自分也方今論
詩率以詞勝求諸前達未悟斯指夫琴瑟專一誰能

聽之文章不同有如其面縱不能謝朝華啟夕秀以
戛戛獨造亦奈何是末師非往古而陳陳相因豈有
攘取秦樓楚館片言即可稱玉貂再生覓得步搖條
脫佳對遽自詡金荃麗製哉僕固舊坐此病所苦欲
改未能君信別出新裁應歎斯言不謬耳附上次韻
詩如干首小令如干首統希鑒別伏俟箴規見軍中
鼓琴已早心怯聞市上擊筑又復技癢然魯酒寡味
知稍嘗輒止賜牆及肩早一覽無餘矣燒燈節近新

吟定多賀歲人忙遲日過訪

答吳聽山書

千鴻叫月如坐深山一鶴銜書忽來遠道發函驚喜
深慰離悰勸我加餐知君無恙中敘團沙易散戴笠
空盟飢驅少閒學植如昔我聞斯語能無愴懷人之
相知貴在情愫猶憶曩歲歡敘生平野寺尋碑孤蓬
聽雨把蕉竿而起舞撫石鼎以聯吟態笑余狂詩嘲
君苦一旦判別三年於茲羲馭不停萍蹤難合悲已
僕頻年夏課忙過半生獨對春風舞來六度妻孥竊
笑路鬼揶揄嗟嗟殺青難窮還白無術齒少潘安仁

之歲已見二毛命如羅昭諫之窮竟慳一第有時欲盡焚筆硯而蠹魚自故紙外更何處可覓生涯讀書原不爲功名而啖蔗入老境來於此中得少佳趣徑欲摒棄一切發憤三餘解脫因緣破除煩惱日錄五十紙口誦八萬言則又語不驚人夢少投懷之錦薄空點鬼胸無記事之珠雖儕輩悠悠誠亦未肯多讓而如石落落其將何以爲情重以門戶支持米鹽瑣雜謾麥田而成黃鵠之賦情隨境遷向秋風而感白頭之吟歲不我與辭典雅足傳於後惟君宜早圖之

臣少壯猶不如人其他類可知矣難期後會還憑夢

裏逢君忽發狂言所恃友能知我

寄施陶村書

小別半年相思千里前於月朔接奉手函得悉佳安藉慰離索僕依人作計勞積如薪追暑言旋倦飛猶鳥所幸師門寄跡文字爲緣脫略形骸埽除結習席帽竟月不著於頭絺衣終朝嬾被於體無人責備容我疎頑所居當使署東偏屋凡五楹人占一室竹牀髹几蘆簾紙窗南榮碧梧北牖修竹古柏如蓋森挺於隔垣高槐蔽牛分蔭乎旁舍堂虛以敞清風時來庭寬以閒明月得早東接佛剎午聞齋鐘西排吏衙晨聽官鼓以宴以息朝斯夕斯爾乃西北之隅有園一區有池方畝赤欄橫亘橋低壓波紅蕖挺生花高過葉旁則小山累上翼以茆亭虛廊繞垣建之傑閣列雉如帶凭闌而觀浮圖一尖穿樹以出每當曉露晞後斜陽下時乃借同儕此焉登眺花木麗而風日美性情洽而詩篇陳蓋亦一時之樂也雖然僕竊自慨矣僕年未强仕而比來布指以計衣帶覺寬努力攬鏡鑑形元髮改素對酒强飲朱顏易酡當茲壯年便徵衰態若是者良由襟抱不曠境遇多艱事未來而先憂境已往而輒悔兼之智慧有限嗜好不專徒泛涉乎百家鮮擅場夫一藝處世則絕無樹立爲學則鮮有師承落落半生茫茫千古才質如此分非功名中人就令優孟衣冠時而爨演京華塵土身如周旋而米價長安欲居匪易世情翻覆行路大難正恐蠻府參軍無時作郡馮唐白首猶是爲郎彼夫攀附

風雲迴翔清祕朝策道旁之蹇夕唱車前之騶彼何
人斯實命不猶健羨亦何稗哉但使田耕負郭廬枕
清流池魚足以養親楹書足以教子爲善克承乎往
訓成立得見乎後人樂以忘憂是亦拙者之爲政也
足下方當按圖待索挾策逢時聞此迂談得無訕笑
故鄉歲歉如何如何長夏風炎珍重珍重

與汪選樓書

選樓足下與足下別後裘葛已更梅霖積旬涼燠不
定眠食何似思之爲勞僕自抵暨陽因佐校愈愈出

行遵塗鐵甕之城弭櫂金陵之邑渡長江以徑北指
滄海而徂東平生壯游莫之過矣爾乃棲霞山色采
石磯形朱雀航頭烏衣巷尾落英滿地芳草黏天三
月煙花六朝金粉形諸歌詠正什不得一二耳至若
酌中泠之泉味聽浮玉之潮聲攬轡白下之門尋春
綠楊之郭名園芍藥計畝而栽畫舫笙歌溯風而聽
弔辟疆之故址則雉皋暫留訪成連之遺音則狼山

欲上徑思槎浮博望身到蓬萊揚舲中流挂席千里
志雖未果而一時邁往之概足下當亦聞而壯之若

夫新雨聯牀校文中夜房如蜂次火似螢青明月鑒
幃捉管不置殘漏就枕開雞又與燈影幢幢筍束戢
戢多以尺計爭此寸陰而貧馬百賢逢豆絕少春蠶
于箔食葉皆僵閒有詞旨麗都體裁溫雅庸中傑出
相與賞此奇文喜極妬生還思貼以如意然吾見亦
罕矣語云千里一聖百里一賢小道且然安必其爲
賢聖耶嗟夫文章如面而自識爲難得失寸心而可
信安在攬鏡自照頭顱已斑仰屋而思歲月空擲植
松柏於籬下久無千霄之心閉孔翠於籠中時存霞

外之想重以羈孤遠道冥莫重泉舊雨多疎故人難
作雖復苔岑密契訂有知交縞紵爲歡不無篇什一
時高曠之論瑰奇之文亦足拓人心胸攄我懷抱所
奈文通賦恨平子工愁偶眾則少捐孤處則交集每
當涼雨灑幔悽風動帷宵長鼓沈窗暗燭滅心鹿鹿
其有觸目鰥鰥以無眠未嘗不悄焉傷懷欷歔累息
也此情此景惟足下能知我焉側想足下沈酣載籍
排斥百家契心益深名世斯遠寒家瑣屑老母與居
還望時相過存以慰懸念涼秋在即聯翼匪遙不盡

所懷伏惟垂詧

與葉壽菴書

別未半載杳如三秋契彼苦岑通以寤寐僕貪看風景頗倦輪蹏西月下旬始克返自維揚消此長夏澄江小邑試院閒居簿書不來吟詠適殊寬鞅瘦鞿不異田園之居翠竹碧梧頗饒林木之勝所患地隣滄海颶風易生時際黃梅霖雨不絕一庭積水五月披裘麥刈而漂禾栽以萎此閭荒政已耀常平之倉其尚有年無傷晚熟之稻比聞浙右同此饑劬兔罹頻驚進取之途俟他日闔苑歸來香山社啟於以從維摩而說法晤支遁而談元未爲晏耳歲月馳驟轉瞬秋來眠食佳安臨風軫結

答葉蕭菴募輯釋典韻編書

敬啟某月日奉到尊札維誦之下五體投地不知所厥由來斷由彼岸矣先生精覃內典提倡元風以慧業之文人作詞壇之禪伯搜劉向西京之錄得浮屠七十四賢繙靈運南本之經演妙義六十二卷裒以

尋法顯則躬繕薩婆多律謝慶緒則手輯楞嚴眞詮嫌密行經卷帙之繁慧遠親加刊削恨首品經章句之闕土行遠出尋求以至南安擅轉讀之工東安矜習誦之博莫不因緣文字觸發思惟祇樹林殘鐵門限微況復九十六種杜眾邪之門一十二緣開先覺之路爲迷津之寶筏爲法苑之金繩爲藝圃之旃檀爲詞宗之衣鉢也乎是用乘參最上會啟無遮建精進幢浮淨覺海發勇猛願生歡喜心遂解髻珠開梵筴分我等以摩訶之第十九大品之第十三琅函始披驚覩大千之世界戒建先定同遵不二之法門或謂談空空者契元關味如如者歸寂照彼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悟風幡之本無散天花而盡落總由悟入匪恃言詮不知給孤獨之園黃金布滿阿育王之塔七寶裝成鬘帳千重祥輪五色現法相而纓絡圍繞蜜層階而琉璃合成豈有曳壞色衣猶說一絲不挂入眾香國甘心空手而歸哉惟是三寶流傳恒河沙數一音演說浩劫塵多欲裒小品之檳函須資正法之眼藏所貴鉤稽宗旨勘落繁條斗

藪俗氛破除魔障心香一瓣信手拈來柿葉三閱然燈寫徧哺小兒一千道之乳胞胎本同綴牟尼八百顆之珠貫穿不絕金鈴箇箇玉磬聲聲無盡藏得小三昧編大藏而都爲一帙寫阿毗而奚侯三年至若曇延涅槃之箋襄陽般若之注校從他日鈔望後人甄解析疑美先現於彈指燈覽博映多無取乎搏沙從此含衛城中不勞乞食靈山會上便悟拈花要使一粟微茫廣開無量之功德半盂澄淨消納兩戒之山河霑溉自布身施大眾君之宏願我所深參敢不借法炬以照迷敷員多而分輯如乙如巳體仿佉盧之橫行多華少華暇從迦葉以參究因述我聞之如是未知君意之云何

卜居對

客問主人曰子亦知枳棘非鸞鳳所棲蓬藋非蛟螭所萃乎士君子矚觀宇宙之大蟬蛻塵埃之外所當判嫉惡於薰蕕區清濁於涇渭豈可領羣仙而儕戚施佩芳澤而襍蕭艾哉子昔嘗陟清要登明光校書天祿之閣採委宛而挹謨觴乘輶軒督墨綬之縣膠庠臚行館

於都邑坐駐節之堂皇行將慰崇班膺顯秩希
紫之階側身槐棘之列而乃歸田早賦歯未桑榆互
鄉與語窮苍是居不爽塏之徙而湫隘之娛安神無
離垢之園比從有逐臭之夫後列肆則朽蠹斷爛冠
纓履綦截袍成襦指鞮爲皮前瀕港則鹹潟疆槃草
人物宜爲句踐所嘗廉頗所遺望衡對宇則朶廇櫛
比細逮廄廩爲子厚所賞敬宗所譏徑衛闖溢埃壒
紛披乘軒者過而顰蹙安步者望而嗢咿奈何下喬
木而入幽谷豈欲化臭腐以爲神奇夫百萬買宅千
萬買隣此宋季雅之擇仁而處也書庫池北琴亭池
西此白居易之適情而賦也今縱未遑高閣閎侈牖
戶鈞置舟射除圃亦可借別墅於右丞割小園於開
府冬無峭寒夏無煩暑庶幾郎鄶不失其故步也奚
必傲林處士之所不能犯楚大夫之所深惡哉主人
曰水至清則無魚人知足則不辱走者無翼飛者無
角山澤納汙聖賢諧俗老聃同塵卞和守璞誠不能
市良田營美祿同仲長統之恣其所欲余之居此有
年矣昔丹其顏今白其顛考志乘之所載迄耆舊之

緒言其東宋有船官之廨時則施知言檻實守是職
以廣舟編集焉其西明有方伯之里時則應太
室朝于實[illegible]故尚澆花存蹟焉南則應丈叔
雅澧莞裘是守舊第易主留室如斗書墓松雪詩亦
富有乃祖乃父壽臻耆耇北則陸丈古漁夢熊遺有
舊業詞雄而肆源瀉三峽潛德不曜于將韜匣游半
天下近乃若雪又北則張丈訒齋姚咸宅相兆祥連
收科第薇省迴翔文衡屢司發舒所長校士一錄流
譽湖湘又北則許丈小范學范祖基延慶作宰清廉
後昆鼎盛五代堂開一品集訂譜纓之華冠冕全郡
而余是宅介乎其閒伊昔俞丈理究心簡編於詩書
畫三絕擅全此其恒產因災而遷余父營此愛隣水
邊及余菊拓勿華勿妍起瓜廬於左側闢蔬畦於右
偏斯誠大駟所鄙而不游豪士所邈而不眠乎然而
是居固西沐吳顥芳松屏余大觀春渚項琪秋子項墉鐵
生奚岡諸老所盤桓而談經評史也繼又簡松雲張墩
鷗盟嚴杰蕭葬葉之田閻齋龔麗王選樓汪憲家曼生陳鴻
琴鴞屠倬小米汪遠孫諸子所過從而敦詩說禮也六

十年來文采風流萃於是矣客何獨以地穢相誚耶
噫嘻哲人雖亡故居可考敦存鄙夷時殷則倣信乎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澤必有香草承學則家
爲誦宗砥行則人爲師表方氣治乎芳荃何腥聞乎
臭鮑且夫涼軒燠館連閨洞房綺疏雕櫳刮垢磨光
安宅而居者命也蓬戶早困蔗田晚收置身通衢附
名清流卜宅而居者運也運命不可妄干鬼將子室
之瞰人將子室之尤是故梓澤之歌舞未歇而寵姬
墜樓矣平泉之草木方長而太尉貶崖州矣南園之

賓客正盛而太師笛傳郵矣近市不改晏嬰之樂
環堵不增老萊之憂而傳載表爲高士功烈顯於諸
侯一彼一此孰恩孰讐良由枯與菀之所集各異用
與心之所嚮不相侔也而欲希富貴之儻來占身名
之並泰不亦悖乎若夫廁牏滌而家萬石竹木貯而
位三公其人皆處涸澶親臭味克卑厥躬以視許史
之赫昳嵇阮之高抗胥無足蒂芥乎胸中然則彈冠
振衣抱潔癖者非盡名流掣手胝足超下風者或通
治具鎖輪陳諫而齊桓納操鍰進說而昌黎許來閣

六朝經術流派論

溯自當塗代漢之後以訖開皇垂統而還隋書著經籍之編唐賢有序錄之輯經術興廢授受之原班班可考已當塗去漢未遠師說尚存太儒多出康成之門羣籍未罹晉懷之亂陸績述易元本京房王基說詩義在申鄭其最著也惜乎子雍無識倡爲聖證之論輔嗣解經流入老氏之言提暢元風詆排鄭學何名梅賾獻書徒承梁氏之僞雖荀崧建議表章鄭易賀循創論竝立三傳而以時多難虛言莫行兩都流風幾幾歇絕矣永嘉而後南北遂分南朝諸儒義宗簡約乃退孟子于術數斥鄭學爲支離專已守殘因陋就寡後儒駸性道之虛悟置象數于勿言其端實肇此焉河洛殫心詁訓獨守師傳遵明括其全獻之衍其派安生兼資夫眾說焯炫競爽于一門惟時古文尚書服氏春秋毛公之詩鄭君之禮各自名家流

分支析以視江左殆未可同日語矣夫六朝雖屢經喪亂而朝廷猶多向學之主草野不乏傳經之儒誠能兼採異同廣立學校遵鴻都之遺經暢石渠之崇論用以繼軌建武追蹤西京豈不偉歟奈何信俗學而是末師致使四氏之易遞亡于西晉三家之詩不傳乎漢初揆厥由來良多遺憾矣然而公彥疏禮綜括陳邵沈重之說沖遠解書裒集顧虙費虨之言凡諸義疏多所徵引則諸儒之所以統承漢學沾匄唐儒者其功又曷可沒哉

王尺魚抱影集題詞

葢自羅疇長夜抒哀騎省之篇錦瑟華年結響西崑之體而人間此恨不少流傳地下埋憂遂多吟咏吾友尺魚王子纏綿成性綺麗多才金粉南朝分華徐庾焉支北里合耦姬姜當其白璧輸來元霜搗就鯉陋就寡後儒駸性道之虛悟置象數于勿言其端實佐餐而替爲掄鈞螢照讀而先與經囊燕燕于飛鵾鵾相比樂何如矣彩高易飛香烈先燼終以能罷示兆芣苢爽靈蘭徵夢以花凋燕投懷而玉碎而孺人則已腸穿束竹骨瘦香桃曾幾何時便成永訣嗚呼

鏡安臺以仍在紅牖花鈿衣挂桁其猶新綠飄錦帶
分明疇昔擁髻燈前依約生平吹簫樓上儀容何處
帳觸關情以至秉燭帷中夢見珊珊之影癡心陌上
望歸緩緩之車然而香少返魂草難鐲忽青春易去
況經紅雨之千番碧海雖遙未抵黃腸之一寸愁憑
豪素慨想徽音抱影而吟吞聲以泣君於此殆有情
不自禁者也乃或謂莊生鼓缶未哭亡妻曾氏烝黎
但傳出婦彼遺簪其奚惜何故劒之難忘執是達觀
未爲通論今夫女子闈房獨處貴賤從人或終風成

怨女之花或遠道化望夫之石又或摽梅剛賦寡鵠
旋彈風簧雪虐之天烏嘽夜夜飲檗茹荼之苦花落
年年彼丈夫者許續鸞膠慣輸玉鏡絳羅襦舊從拋
昔日箱中紫玉釵新又戴佗人頭上甚至婦嘽蜂螫
兒履霜行柰樹風多蘆花衣冷不思前日疇分半臂
以遮寒但愛新人與畫雙眉而增豔讀是編知牛衣
恩重鴻案神傷因情文之相生令伉儷之增重關睢
之旨蒙楚之義也曷爲過哉嗟嗟人生多故偏在中
年我輩鍾情難辭薄倖君自詞摛夫黃絹我兼符寫
乎黑心所願他年勿渝斯旨

高穎樓冷月吟題詞

冷月吟者穎樓高君悼其亡妻葉孺人作也爾其素
娥慣耐宛在中央虛幌猶懸憑誰雙照衣上溼盈盈
之玉露樓頭升穆穆之金波鰥魚少眠別鵠成操託
深心於毫末傳內助之賢多由詩觀之知孺人潔抱
冬心慧評春月珠懷淵媚玉倚葭明蓋自一袂齊心
雙絲綰臂藥同功以抽緒禽比翼而蚩聲喜可知也
瑤草不逢曇花易萎長捐錦瑟永閉菽宮嗚呼悲矣

雖然聞孺人病中手進羹湯則膝前佳婦躬調藥裹
則堂上慈姑桐華早敷蔭猶襲舍湧泉而有鯉筍
解籜而皆龍側想孺人正當含笑地下爾君之爲此
無乃過情獨是君碧鸛神清黃童髻早生三代以下
恥不好名在百人之中勇而呈技剃璞終獻龍梭必
飛所難者得意歸來重尋舊雨之扉權追想流風於
曩昔見夫機空倚壁簟竟埋塵佐讀之燈尚篝乎矮
几代謀之酒早罄於前宵記否當年稱璩空回忸怩
相對深情慰藉輭語商量教翻花樣之時新勸理兔

園之書冊有約汎雙枝之櫂爲子送行相期酬一瓣
之香待郎登第言如昨日事有今朝君於此時得毋
腹痛夫豈無銀缸笑對綾袖親裁代白蠟以成吟擁
黃羅而貪睡者乎然而其室則是其人則非兩度看
花終灑劉郎之淚一坏酹土難招齊女之魂雖經匝
月以仍圓恐照重泉而長冷再祇今納采已聞輸白璧
之一雙佗日營齋幸莫靳俸錢之百萬

書孫雲壑詩後

既序雲壑詩於集外復見觀潮汎湖二篇其結響也
宏其取材也博韻險逾穩詞繁不支乃知前序所稱
未足以盡雲壑也雖然美兼眾製大家所難經垂四
詩爲體自別遠古無論矣有唐作者自李杜而外如
長慶之鉅集歌行絶稀以昌黎之雄材律體無取雖
韓碑傑作亦自擅義山之長而石鼓短篇究未盡蘇
玉椀夫以北邙蔥鬱南渡繁華疑隧雲連松楸林列
珠襦玉匣帝后園陵天祿辟邪王侯墓道縱使金椎
如雨石槨飛灰當亦心豔含珠災生懷璧也豈有生

和靖祠與唐宋三郡侯比肩成四和靖墓與宋明兩
少保鼎足爲三媲峻雙峯留芳千古田氏所載以爲
宋經社屋藏發楊髡僕夫之泉以枯學士之溝竟斷
遂使壙中藏硯同晉代之蘭亭陌上遺簪等漢陵之
玉椀夫以北邙蔥鬱南渡繁華疑隧雲連松楸林列
珠襦玉匣帝后園陵天祿辟邪王侯墓道縱使金椎
如雨石槨飛灰當亦心豔含珠災生懷璧也豈有生
前破屋補藉人貲沒後遺骸留須友痤而乃金刀兆
夢竹杖疑仙致令華表歸來悵望令威之鶴空梁飛

去凋殘再會之梅須知贏博之閒本無兆域何異要
離之塚竟被生穿宋史無徵元碑可按神奇附會尸
解荒唐斯眞小說之流傳未免大方之貽笑焉

書馮寶庵先生遺墨後

禮記云選士之秀升於司徒造士之秀升於司馬故
國家設立庠序則簡儒生以督之法言云十步之澤
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故州黨陶淑子弟則
延鄉先生以董之郊南有學國之所以造士也閭左
有塾鄉之所以育材也統於國者歲有試其責寬隸

於鄉者月有程其功密書院之立蓋與學校相輔而
行以佐文衡之力所不逮者也漢崇經術各有師承
教授一方生徒千計白虎講論鴻都書丹炳炳麟麟
于斯爲盛唐循八代之緒設明經之科雖抗顏爲師
韓柳相誚而北面受業籍湜皆才宋明以來經舍遞
開寰宇周徧自嵩陽嶽麓建而正學懋自東林復社
倡而流弊滋然而宋削不亡實緣儒學之力持於下
多讓耶抑聞漢代師資之益匡劉而外首推仲舒時
有弟子呂步舒襲其名稱用誌嚮往後因災異之對
致與矛盾之攻知乃大慚悔之已晚若是者將先生
亦雜佻達之風熾茁軋之體行冬烘之笑騰夏楚之
威熄泄泄鮐鮐泛泛悠悠惜無人焉如吾師賓庵先
生者以振興而率作之也先生積學少歲策名中年
負蘭臺之英聲擢鷹繡之清秩立朝諤諤聞風者振
其懦頑善誘循循熏德者化夫稂莠其來主西湖講
席也許與氣類詮品人倫講堂徵鸛雀之祥門生絕
鮭鮑之議嶽嶽者其道貌溫溫者其德容時則周南
卿茂才當舞象之年具食牛之氣芥視青紫心儀古
先高朗拓其胸襟森挺出其頭角先生一見傾許三

生結緣爲之延譽公卿品藻文字呼李泌爲小友許
孔融以通家如扶風之識鄭君比明道之得游酢少
安毋躁諷以涵養之功深有美在中誡以虛憍之氣
盛知已之遇聞道之早端在是矣今者寢門之慟已
踰廿年楹書之存尚守一帙在昔彥先傳餘慶之業
身自持喪李漢出昌黎之門沒爲哀集以今視古豈
多讓耶抑聞漢代師資之益匡劉而外首推仲舒時
有弟子呂步舒襲其名稱用誌嚮往後因災異之對
致與矛盾之攻知乃大慚悔之已晚若是者將先生

所謂不務其實而徒陟於虛者歟南卿淹雅之才綜博之學器識之遠到行誼之老成其於先生固已登其堂而嚌其胾矣程朱相勉在道德不在文章孔賈所傳以經訓不以位望況乎晚成者器大有志者事成令聞既彰則國家之詔耆及焉敎行不怠則州黨之美譽歸焉南卿其尚服佩師言以掉鞅文苑之場而勉入儒林之傳也乎

石屋洞銘

屋以石名功謝土木石不皆洞洞不皆屋形惟特肖名乃專屬高容建旂廣任旋轂石樓異洛石室同蜀雜花飄英芳草含馥東闢巖扃紆迴而複西懸岫幌窈深而曲裁雲作屏招月爲燭何須低頭大可容足清泉珠瀉且嚥且掬殘碑苔蝕且捫且讀游山客佳題名我俗屋下架屋一笑捧腹

于忠肅公像贊 并序

道光丁亥冬十一月忠肅公十三世孫銜奉公神儀屬敬題贊敬惶悚避席醊沐展觀按像公闊面微髭神采炳若團領窄袖蟒玉燦然佩有牙牌文曰少保攷明制窄袖爲武臣之服佩牌乃常參之儀公以總戎兼督京旅戎容暨暨特異製於朝班象闕巍巍藉通名於門籍觀公像而當日九門捍禦之策十營團練之勤廟堂倚任之專脊小猜嫌之隙胥恍然於心目間遇之夫明堂繪像昉自周公亘金鑄形聞諸句越公於恐懼危疑之日倡大義以定眾志正其善輔成王也於戎馬鋒鏑之交斥邪說以奠神京豈其功輸少伯也此在西漢當署名麟閣東都應首列雲臺矣且以唐之馬燧渾瑊尚圖形凌煙閣上宋之趙鼎

張浚亦寫貌景靈宮中信乎生有大勳沒宜崇祀英廟之配殿與饗祫禘肖形丹青者非公誰屬哉奈何南內車駕東市朝衣徒借目以明冤竟碎身以成讖一腔熱血斑斑痕漬於緋袍千載孤忠凜凜光留於素壁贊曰

赤山表墓清河建坊公塋公宅公靈斯藏恒代之原瀘濶之曲公澤長留公尸公祝太弟內立上皇外歸公忠公勇公身以危收京如郭汾陽兮而天不祐殲寇如岳家軍兮而功竟就班聯特進兮牌奬殊勳爲

錢越王之賜券耶抑平原之告身靈爽式憑兮像還
後族其狄梁公之遺容耶是丁蘭之刻木衛藏公像
于借摹遂燬於火曾朱孝廉葉雲購得公及夫人遺
像二幀送貯水星閣之佛龕衛閻而奉歸公靈所憑
亦衛考思追遠所
格也故贊末及之

奚鐵生先生像贊 并序○像爲
顧洛西棣寫

奚丈揮灑詞翰自足千秋跌宕風流不可一世當夫
岑連苔合鼇作鯨吞擲觚賈游擺脫凡近卿自難識
白眼睨之我醉欲眠玉山頹矣嬉笑怒罵衛之即成
文章牙慧唾餘拾之已邁流俗游方之外與古爲徒

襟期既超造詣自遠不徒胸中別具邱壑腕底饒有
雲煙已也顧君西棣追憶風裁爲摹楮素三毫添頰
神采欲飛半面寫生須眉如覿嗟乎陳濁醪於短几
歡若生平想故態於當年邈猶河漢贊曰
古稱三絕曰晉曰唐唐鄭廣文晉顧長康願癡已甚
鄭貧自傷安貧而樂易癡而狂夫惟我公兼二子長
湖山蘊奇天地洩祕在宋襄陽在元清閟有兒能讀
有廬足蔽祝融遘災童烏隕涕閒生之才造物所忌

槁木心胸如爨後桐如潮底松如林下鶴如天際鴻
先友之中如公蓋寡盛名不朽大年難假公去不還
我淚盈把買絲以繡鑄金而寫於意云何後無來者

中大夫與齋金公像贊 并序

原夫尊祖敬宗收族小戴垂文孝弟任卹睦婣司徒
立教倫紀飭而後家道正本根篤而後子姓昌伊古
以來未有豈弟之風不先門內詩書之澤能劭家傳
者也與齋金公幹濟懷才沖和毓德黃山白岳遠繫
宗支梅市柯亭近分流派緬稽侯之翊漢郡望巍巍

法管子之通商客游歲歲江鯉有寄菱幃時其旨甘
原鴒載鳴棣鄂均其榮瘁置義田而貧得所養文正
襟期敘族譜而疏者皆親明允論斷散財重積慕少
伯之爲人輸粟因公奉西京之故事跡其赴義若渴
從善如流固已廣譽徧於公卿芳型樹於閭里矣是
用承天貺獲神祐先後感應章灼著明公祖塋卜兆
新安前明聚葬暨值桑田改易松杉社播遷遂至高曾
未安窀穸遺乃祖乃父憾以終身訪若堂若防塊然
淺土一坏待掩三板增封習氏阡荒幾失魚池舊地

滕公壙人難摹石鄒遺銘卒使父老語以瘞存譬生
指其痠處俾得昭穆分序松楸列行同唐伊愼之衛
哀比晉周光之獲吉斯誠敦本之念鏤肖肺肝追遠
之懷榮諸寤寐者焉尤可異者公像生前刱繢題皆
鉅公儀型式瞻詞翰徧灑一時蔡中郎著作羣推有
道之碑文中子生平補載無功之傳謂宗族謂曼倩畫
所題
在贊之者有夏侯清閎圖傳銘之者爲文氏嗣因繭
紙遭損於暗檻褾綾待整於良工爰出舊藏俾臻完
美詎料鬱攸煽虐塵肆成墟神欲攝乎丁丁烏乍呼

其出出融風熾而誰濡馬褐崑岡燼而分坼雞碑僉
謂椽筆失其三長飛煙付之一炬已而乃燎原張甚
竹簡仍留落水依然蘭亭無恙足信盧陵阡表蛟龍
留爪趾之痕肯教李杜文章丁甲掣風霆而去欒巴
噀火匪方術別有神奇劉昆返風乃冥漠爲之呵護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不諒夫
文孫芸舫述清芬於前烈彰懿行於來茲羞牢醴以
告虔保丹青於奕禩孝思不匱永含刻木之悲像設
長留用表佩韋之度贊曰

三天子都漸江所出天目東來扶輿蔥鬱猗歟我公
鍾靈毓質占籍臨安治生於越溫溫者貌蒼蒼者須
春蔨秋朗金貞玉映纓組不飾從乎遂初巾拂不御
契乎貞如九朽星能三毫謝補如笵良金肯薙焦土
虎頭神肖馬鬣封古慶集厥躬蔭承自祖石人之陽
秦亭之原桐鄉心愛穎郡支傳梅花萬本載宮數椽
賢峯分幹歙水同源

羅節母何太孺人傳

太孺人姓何氏神仙華裔水部清門謝氏才華不矜

道蘊班家史學能續孟堅其來歸山友羅太翁也舫
載青廬廼攜黃卷憶母詠鼉江之月色瞻兄懷鶺嶺
之潮聲晉代留丹谿同訪葛唐賢表緒宅尚傳羅峯
卓筆以當眉山餘航而在目愛平陽之道近安廣漢
之家貧時則太翁孤露餘悲含飴承蔭依劉如李偶
孟同梁太孺人以不獲逮事尊章親供滫瀡勉顯揚
於君子虔調衞於皇姑每當繡帖停餘紡磚閒後相
與裁箋隸事秉燭評文釧影落乎行閒茶痕留於襟
上斯眞良友堪共論心所嗟衞玠清羸崔駰勞瘁丹

鳳匹鳥而雄飛一朝黃楊貞枝而閏厄三載呱呱者襁中之稚子皤皤者堂上之衰齡太孺人謂烈易貞難言可證諸汗簡仰事俯畜身當代彼泉臺肆書則井荻是資貧惟四壁孝養則江魚入饌供有兼珍豈乎萱感霜凋菽嗟餅罄更無歲入何以家爲於是攜羅舍白鳳之雛寄何妥青楊之巷證成宅相族黨相夸徙居信安舅甥不別取惟諸史清操蒙賞於少文詠就閒居雋句追蹤乎小謝卒使五鹿馳譽貢乎成均三鱣兆祥議有都講通經守其菱訓奉檄償以冰

街因之官領文翁軒扶潘令桮蒼山畔雲煙迎問字之車靈運祠旁絃誦啟宣文之帳餐青芝以駐景頌紫朮而怡神亦足味慰蔗甘養娛蘭絮也而乃瓠嘏方奏鼃唱旋聞華表之鶴不歸束脩之羊空饋婦歎於室傷兩子之尚孩吾謂之甥太孺人娶女兄汪氏姪爲子婦竟二人之同命太孺人謂我心可諒天道難憑既攜持保抱而不假之年惟困苦艱難而自安其遇遂乃歸廣柳於梓里就短綆於虎林將澆麥飯以憑誰葬菟裘而終老坎軻備歷值此桑榆荼蓼分嘗倚如邛崃

小樓燈影婢媪跡屏乎親隣深院基聲婦姑詎均乎師弟分甘一齣解憂惟就塾之童茹苦半生入夢有同耕之耦斯固染瀟湘之竹未足抒哀化精衛之禽無由填恨者已豈知霜雪薦至嚴寒倍顯乎松貞羽毛漸豐令譽自徵其鵲起孫年逮壯能繼起以象賢子舍雖虛爲撫孤而慰願紹清芬於課士秀擢桐孜著茂績於考功榮膺花甸芸香三代蕊烏殫覆育之恩樾蔭千尋鉅鹿戀追崇之典系曰

湖山鍾秀邦媛代生識資學劭境彰志貞白華案案黃鵠聲聲無忝女憲偕子成名鍾郝均賢紀羣不祿機空宵斷髮惟晝哭追想儀容愴懷顧復寥我之詩丁蘭之木莫報者德猶慕者心鐫華琬玉揚芬藝林紫泥章采彤管徽音尚有苦節焉兆甘臨

高母許孺人傳

孺人錢塘國子生許人龍之次女孝廉高鳳詔之繼室也承太嶽之華裔齊美姬姜奉渤海之清塵垂型韋柳女憲夙秉儒風代敦弱未勝衣解賦庭絮生當毀亂遽萎堂萱勉事新幃晨昏修其定省愛憐少子

長養別其榮枯竹因苞異以失慈烏縱巢移而仍孝
鴛機織素嘗嫌三日之遲鴉鬢推青有待十年之字
淑行徧聞於婦御好逑遂締於名門年二十三歸於
高氏時也膝前紫鳳雛剛試飛掌上明珠纖已耀彩
孺人念昔年之柰樹守有兄祥防今日之蘆花寒生
兒閔縮衣節食痛旣定以還思就溼推乾愛有加而
靡替鳳詔因嘉耦得助內顧忘憂結褵後遂屏跡塵
囂覃思著述攻苦則鎭瓜自勵專精則漂麥全忘以
乾隆甲寅舉於鄉秋賦旣充春臺欲上暫違梓里預
去暫爲六月之息鴻爪仍留拚作三年之淹霓裳定
詠不謂鳳麟榜發李鷹終遺龍蛇讖成子雲見阨難
逃河朔之暑未卸雪川之帆嘉慶丁巳歸自京師卒
於練市舟次距廬舍止一由旬之近緬音容成千慿
劫之遙班定遠絕塞生還尙躬到酒泉之郡王子安
洪都歸省竟魂銷彭蠡之津寸晷難延尺波空謝孺
人聞訊之下慘不欲生磨笄所甘顧髫稚以何託化
石空望竟死生之永分勉視息於人間代服勞於地

下重以後先荆棣季嗣叔而呼皐遲暮桑榆姑痛兒
以成瘵相偕下世曾未踰年急景窮陰遭冰雪之淬
至新愁舊恨禁茶蘗之兼嘗遂抱沈疴纏綿牀第緬
求靈散量料刀圭如是者荏苒十年不逢秦越倉皇
一夕將入膏肓束手醫宗徒檢方於肘後飯心禪悅
忽示兆於宵分託旃檀以返魂同蘆菔之現夢從此
伊蒲供饌鮭菜讌除薝蔔開林榆檡崇奉海枯石爛
不聞遼鶴之歸來伏雨闌風又見靈椿之老去蘋蘩
敬薦是曾逮事之尊章筐篚分司惟與同嫺之娣姒
施卷心以苦節蔗歷境而甘臨婚嫁遞完於焉稱老
馨潔相戒長此舍飴每當綵帨門懸畫屏堂列菅蘭
紉佩芍藥調羹微雨新晴迭奏潘安仁之絲竹艮田
廣宅新遷仲長統之園林以茲福祿之膺宜享期頤
之壽終以環瑱久撤半生之憂患頻仍門戶勞持百
歲之神明易盡里動蒿唱宵沈婺輝年止五十有三
悲夫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想芳
徽其如昨知銜恨以何窮謚訓千秋伻建頖川之表
豐碑百尺誰刊少室之銘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稽古六十四民之祀秩宗以無主而推恩七十二代之君祭法以有功而望秩是以龍髯攀墮橋山護劍舄之陵鳳竹斑深梧野奏英皇之樂序星辰而郊礽臺野西連均刑賞以宗堯穀林東峙大陵享帝欒櫨留啟筮之亭有畀稱君俎豆徧象封之國而況鬒河著蹟歷八載以成功嗣子消爭冠百王而立極者乎會稽有大禹廟其來舊矣迺者閱歲既遠建議重修風雨連朝梁匪梅而亦化春秋何祀山有木以宜刊詔條鳩材庀工斲樸塗墍於某年月日經始某月日落成禮也或謂白衣砥礪故居指崑石之鄉丹殿陰森遺址列盟津之岸過中條之廣野避暑留宮訪五嶽之名山封泥表堠湘潭磯上虹光騰鵲帝之金幡冢巖前珠滴瀉扇池之水建叢祠於夏邑金柳城高耀華廡於巴江石泉都遠豐碑岌業蜕靈銜峋嵷之文斷碣摩挲蝌篆認崆峒之記倚梯崖險巍都之貞石留銘望國雲遙蒲郡之清臺置驛固不獨禁明脩

鼈丹忱輸東海之民殃免爲魚靈貺答南浮之洞已也不知捍菑禦患澤無遠而不留崇德報功神所依而倍切溯自磬石探神符之祕洚息滔天釜山懷州鎮之功耄因留越慰劬勞於聖妣爰開修己之宮配饗祀以賢丞勿替少康之世逮及仍孫創霸猶嚴樵探於陵山支子分封永奠烝嘗於越會豈不以巡方不復魂魄長戀乎茲鄉穿壙猶存衣冠不同夫假葬哉獨是不矜見稱於虞舜無間遠歎夫宣尼後之人溯澧水而念貽謀景梁山而懷舊匍推崇匪易贊美奚從所希秦望留巖蹕記祖龍之駐史遷好古穴傳司馬之探則謹就於越之遺勛以歌詠聖神之丕績焉試觀斬高喬下導滯疏停梳三門而厮二渠纏扶風而沐淫雨濟巨浸則黿梁跨遠踰翠岑而蛟馭騰空遂乃南修彭蠡之防北掘崑崙之地期慾癸甲少整冠納履之閒輔藉庚辰得斬石疏波之助撫蠻夷於窮髮山造積冰追羲馭於扶桑淵臨沸水山樝泥儀徧續橫攢樹之鄉形瘦神勞奠丹栗黃支之宇罔勿親程畚築界別瓜離赤埴青壚十二襄之條錄異

種擊閭出瑱三千里之筐篚同風禹之平成大矣然
而栽梨蔽畝標青玉於衡巖望柳回車慘元魚於潭
渚祼入狼朊之國緇竟忘垂迷登壺頂之峰泉還共
掬民傳飲露荒渺難稽山到搢天迷茫莫辨曷若三
江歷歷南條留疏鑿之蹤九山峩峩東治著隨刊之
烈了貂流水含仙澤以浮藍嶕峴荒城仰神功於頹
雉石船猶在遠想乘蹻度弱之奇畫角仍鳴如聞濁
水傷枝之歎是則赤帝之巖鑿而懷襄之災始平蒼
水之使來而山川之理乃得此會稽之所宜崇祀禹
紀甲寅步東極二萬里而遙算操暨亥感金符而制
崇白乘木德而服尚青任賢使能公卿修五等之制
貴爵尊齒學校宏二序之模定考績於三年修巡方
以五載聲爲律而身爲度左應繩而右應規夫且五
行開聽朔之宮堂修二七九等定惟貞之賦歲歷十
三夏咨春斤民力厲畋漁之禁史箴瞽誦臚言納者
艾之規元卷延垂受寶籙靈符於文祖白菅采純瘞
精楮吉玉於名山巖徂山巖映牟追而光燦雜彝龍

勺施彫勒而輝生牲用黝而先薦心祭以闇而其祀
戶禹之禮制備矣然而東南巡守獨傳大計之名中
外共球共輯維揚之地探雙珪於碧岫日月光華衰
四帙之黃圖河山流峙羣神用致祠上帝於北陽
翟忘歸泊餘航於南鎮用以調權衡而平斗斛見耆
老而納詩書至今白璧騰光穿土啟千年之瑞青山
望幸負扆留萬古之稱是則百六年化制之隆莫盛
於茅山之會七千國聲教之訖最著於玉泉之朝此
會稽之尤宜崇祀禹也若乃駢三聖制九招奏六英
舞八佾洞庭張樂作大訓大化以躔功夏籥成章先
大濩大武而致物由是憲道陳鼓復獄揮鞀設五器
而銘以垂奏九原而功惟敘命扶登以拊石六府孔
修詔大業以賡歌八風丕應階前浮磬遙分山敔之
輝堂上孤桐旁接龍章之色大鹿斁巽而裔雲現元珪
錫而康歌興禹之樂章明矣然而帝乃持衡竟退虞
詔於賓位啟因嬪女遂傳天樂於人寰嬰一璧於熊
山儛千儛冕擁三層之雲蓋操鼗操環未免神奇難
從徵信何似狐來自遠妾待其歸成室歌興發響籥

山之麓候人野望始基南土之音述洪水之悉民襄
陵作操幸赤衣之朏我覆誦成吟似蠶追存刻水覩
棧鐘之制如嗥樂奏防山聞截竹之吹是則聽龍尾
之歌乃以驗大夏之勤而不德觀被髮之舞益以信
九歌之董而用威此會稽之尤宜崇祀禹也佗若爭
龜負文青太授簡六甲陰陽之道八卦勝負之符黑
書示兆乎臨洮綠字呈祥於濁水象垂括地韜以丹
繒圖啟開天檢之元印爰乃岳瀆輯記山海編經臨
流沈祕景之符衍範闡眞靈之要施神現而天帝資
寶文之冊龍關鑿而河神獻金版之編牧德符傳杼
山銘勒舉凡衡華空同之上霍鬻嵩岱之間莫不龍
畫旁分螺書匾刻禹之文章蔚矣然而白銀青玉是
封石碩之中金簡紫文猶貯瓊樓之上元夷使者授
圖在宛委山前青虛眞人傳道於陽明洞側是以吳
宮啟宇書隨赤雀以銜來越女繅絲繭託白魚而化
出向使二五九跡之術徒授琅風一十二卷之經未
探巖石東南有柱不傳黃帝之中經靈寶無書空遇
清都之元女將見青泥欲記而古篆難求白馬空刑
而名山莫致符絕龍威之獻河空馬頰之疏說地無
書冀州何載仲舒淹雅終難名異鳥於重常子政宏
通且莫辨枯骸於貳負是則虔齋巖嶽爲十三年受
命之原倚嘯苗山開四百載同文之治此會稽之尤
宜崇祀禹也至若通九術五勝而師徒其興定弱守
強攻而城郭用作臏辟宮辟劓辟墨辟律乃制爲三
千條象刑官刑教刑賊刑罰無過乎二千鐉詔血涂
以正訟建鼓朝端命天老而肅兵樹綏車右蒼梧泣
罪寓忠厚於刑誅元戎誓師震威明於步伐因之乘
駱馬以御戎事駕鉤車以整軍行戮相柳於崑墟澤
貉三仞鎮支祈於淵水鐵鏁千尋鼎鑄雌雄金寫神
姦之象階陳千羽舋降反背之苗四鴻蒙而走鴟脾
肉穿胸而墟有扈赤枝被石遠攻雲雨之變獨木浮
船肆伐尼陳之梓雲中紅袜盡佩刀衷甲以來朝江
上黃龍且掉尾弭鱗而聽命禹之刑威赫矣然而專
車節大防風伸後至之誅焚甲仁施大越驗諸夷之
附當其舟航甫捨玉帛方陳而遽攻曹魏以徇羣侯
伐屈驁以威逆命巖埋銅劒鵜膏合列宿之輝地築

刑塘沙萬閟巨人之跡夫豈若嶽臺囚舜吳刀出啟罡步檄鬼狂章命神附會無憑浮夸難據哉是則奉辭伐罪有綏服奮武之明徵先祿後威亦禮家右文之過論此會稽之尤宜崇祀禹也爾其好緣惡駔先信賤文七表承風九延復璞胼胝均勞於厮養儉勤兼教於甯眞總細布以爲衣薺明水而薦廟龜貝銀王五品從興茅茨土階三等勿越凓投饋而勤捉髮輕尺璧而憐寸陰顧絕遺簪廷任崔羅之設歎聞折額醪終帝女之投雖蔣席袢翰器創縵緣之飾而彫牆峻宇訓還典則之垂大與柔利之臺爲居羣帝偶鑄厭陽之階祇紿諸侯允宜令把元宮膺司祿司金之福猶且問周下土切爲驕爲汰之憂禹之儉德昭矣然而玉色封蒲甘醞著仙經之品珠光造粉增華傳墨氏之言啟安邑之離宮丹庭紫殿醉鍾山之華宴玉柰金漿說總違經言眞周聖豈若土纔掩壙干人圍封樹之壇変尚留銘七尺聳蘞巖之石斂形骸於終古桐可爲棺開都會於當年門惟橫木伐山易竟改畝無煩是則隧道之不及泉淵實垂明訓無余

之不修宮室乃紹前徽此會稽之又宜崇祀禹也至其尊墨如以作師引墨子而爲佐立十二嬪以輔內治得七大夫以贊宏猷奚仲則車正是司昭明則人時敬授學於西王犒而聖德懋鑒於東里槐而政令明舉大費於陰方之中避商均於陽城之下忘有過人之質染以皁陶本無私啟之心讓於奇子瞻耕式耦通方外以求賢入水詢漁秉虛中而適野虞黃童律資爲禦侮之材橫革直成訂作同聲之侶夫且賜成光以豢龍之氏封相土以牧馬之勤掌火焚林績黻擅百蟲之號分流闢華巨靈留雙蹏之蹤五臣備黃帝之官黑風會紀九土奏黎民之粒稷契宣謨禹之旁求切矣然而巫岫神遙空枉雲華之謁天官書獲竟煩風后之咨溯吳越而決江流曾偕六子共益奠以求川脈同受五符歲以犧供償伯翳匡襄之績帆仍石峙仰聖姑翼輔之動是則卿士之配明堂尚傳越絕吳蒼之賜神女獨在塗山此會稽之又宜崇祀禹也至如廣柔啟聖高密鍾靈駱明之世胄非遙女狄之徽音不爽參放瑞而星貫昴月降精而珠墮

懷遂乃越十四月而降生歷十二年而佐治鈐星首
戴瞳韞采以洵淳墨斗胸羅骈韞文而玉立參漏紹
達聰之聖偏枯徵行遠之勞稻雨天來木禾地出乘
船八月早名懸玉兔之旁夢日瀕河終圖受堯壇之
上執纛雷以度地沒爲紫庭眞人入空巖而遇神呼
既傳僞女志女嬉名還互出石傳開母化熊之說無
徵坪號剖兒剖脅之言尤謬蛇身可骸荒唐御寇之
身陽陰之河欲弭患而戕生竟合昏而非禮有崇何
在神其跡於薰茞之吞重華未升示其文於璿機之
握此與夫黃能入水朱羆窺屏難以言詮同其語怪
者夫惟栖神築館鳥耘昭咸若之仁庶子儕民燕蝶
感非常之瑞觀參耕之干畝麟想游庭酌菲飲之清
泉鳳疑栖樹是則玉簀書藏之地實鼎湖龍去之鄉
越棲甲楯之山正舜葬蒼梧之野此會稽之又宜崇
祀禹也夫是以有宋開基置守陵之五戶前明定禮

修告祭以三年丹薩重施新葺在紹熙之歲山龍作
繪呈圖自洪武之朝我
國家治繼三王文敷四海
翠華親謁薦歆昭
列聖之虔
丹誥新頒膺簒展明禋之典
特遣皇華之使昭告明神恰逢輪奐之新重開廣厦
當春令布皇搓拂漢以遙臨不日功成虹棟排雲而
上出繞砌列蒼官之仗表社仍松塗塘依世室之規

夾窗有蜃法遵積矩度陰陽向背以咸宜訓凜卑宮
絕玉碣金鋪之華飾圖九州於廡下大匠咨般模五
嶽於楹間遵經披益展雲旗於枅栱敢諫幡懸栖金
爵於觚棱伺風烏肖冕旒秀發絃緌垂亥既之光階
墮隣峋奮搰笈子來之職不是武梁之殿曲尺還操
試摹鍾鼎之書珊戈重拑貢如任土垂橘柚以盈庭
鳥尚隨陽飛鴈鴻之滿野用以迎神祐體
皇忱刻摛丹墀翰三品惟金之利萬騏鑽號列萬邦
作乂之勳仍復頤之巍巍巍陽開陰剛智住城之鬱鬱

人往風留明德長懷窾茲巴峽無功之賦煩言何補
竟同相斯沒字之碑銘曰
茫茫禹跡畫爲九州立極離足拯民魚頭丕冒所訖
含生之儔罔不梟藻頌厥鴻猷緬昔中天洪流砰宕
舜華掩重堯勛辭放緡淵莫填息土虛障玉牒天啟
金精宵降往求平定宿嶽麓庭八年於外四載是乘
心剔形瘵仰高俯深植嶽以峙刷河而淳南踰北過
西延東造如風之熏如雨之膏通脈百川回光二曜
大夏歌成九天功告夔乎鼓之軒乎舞之光華復旦

卿雲爛施龍蟠於野龜游於池迺伸德讓迺總帝師
於帝陶眞畀而天祿彼微者理彼危者欲形期於緣
德誠以率心傳既授坤珍乃握五玉三帛來巡自東
升禋泰岱輯瑞侯封震澤底定江漢朝宗爲綱爲紀
成允成功巍巍四明迢迢五泄有阜惟鐘有水惟夕
鏡湖帶前爐峯環側萬古存陵一抔表穴丹崖拔地
蒼松蔽天玉笥山下龍瑞宮前銘搜稽勒斨鐫
爰究爰度有舄有樞奉璋峩峩新廟奕奕旌揚其綏
豆羅其揭階敷筵蕩蕩盛黍稷維揚之產厥包之錫

禮崇祀典
睿藻頻頒千秋萬古帶江礪山虛室生白飛閣流丹
宏規大起密石重刊

贈湖州府同知徐公墓誌銘

公諱禧字煦亭先世籍江右之臨川始祖哲四公於
前明嘉靖初游滇樂之遂遷焉效清顯之移家方文
翁之教蜀詩禮以訓雲仍乃緜再傳思正公萬歷戊
子舉人官濼州牧一麾出守韋絃自箴七葉詒謀軒

冕相襲祖龍山公德業懋修藝林推重多文爲富以
正累官徽州府知府岷峨秀毓黔歙流清嵩華仰其
風裁廉讓挹其襟抱歲己巳公誕於雲龍官署韋齋
辟地篤生大儒博士冷衙獲書上考遜夫公旋膺保
薦作宰河南出身臨民單車就道寄孥梓里樹蹟棠
陰公隨母王恭人家居文葆甫離絳紗授讀冬禋阻
製夏箑屏揮稍長以將父情殷俶裝言別華年入洛
羣慕陸平原之名遠道依親尚少蘇叔黨之歲踰年
歸里杜門卻埽蘸柴著書斐聲膠庠延譽耆宿難奪

者昭諫之命可信者孝穆之才篇成則十手傳鈔思
涌則百家騰躍其學之綜博有如此者公束身儉約
而雅好施與孫金虛米瘠家肥人蘇譜范田敬宗收
族與人晉接醲醲乎昧醇如醪持已謙沖淵淵乎懷
虛若谷其行之謹厚有如此者歲丙申遜夫公由郡
守致仕歸田之樂繼軨一疏數馬之風同符萬石公
侍奉昕夕調和滑廿履道建坊參陪乎文譙通德標
里秉承乎經資歲壬寅遜夫公感患沈痾時公方遭
母王恭人喪迷惘之中刲股以進介推前事訓臣效
不違曰踰於藥石譬秦醫之術能起死陋宋儒之議
謂侈生越九年遜夫公考終同時公從父母亦相繼

忠緦衰上書褒女爲孝身尚可徇何惜乎肌膚天且
下世遺二從弟纔弱齡疾痛偶嬰夜爲數起衣襦分
給視如所生束髮勉以從師連襼因之游頻竹林競
爽花萼成編綜公生平爲世模楷門內之行無媿乎
隱微身後之榮宜邀乎寵錫積善有慶全受而歸以
嘉慶丁巳年某月日卒享年若干歲德配向恭人梁
魏望族郝鍾令儀銷佩徽音聞乎昧旦納楹書冊課

之號兩橋公繫名陳公之隧誌美蕭家之渡祖至侗潛德不耀敦行不怠有古風節爲鄉典型父燦文詩書淑身愷悌成性與其季推肥代瘦前襟後裾風雨之夜聯牀郊墅之居會食君志尚恬裕襟拖沖和眉宇翹秀於五常躬行奉教於萬石弱不好弄長而通方甫冠游乎上庠積餼貢乎太學表聖成均之諷子玉座右之銘身爲師資心紹家學年三十一遭母徐太孺人喪以伯魚之忳誠兼步兵之至性泣繼以血毀不勝衣問安飾容恐重太邱之慼退居讀禮無閒仲郢之哀既免喪遵過庭之訓言作都講於家衖閭左置塾耕餘肄經重肉饋以銅槃聯鄂蔚其珠樹劉孝綽之羣從少長能文孔平仲之諸昆後先擢第暨悲風木旋感人琴懼通德之門衰遂高陽之祠建東眷西眷范氏之義莊長存上洄下洄蘇公之譜序可按君持己以約接人以寬見容覆羹王褒爲之毀約聞戒折爨許武囷之讓財進取既澹於心閒居以適其志待客懸孺子之榻藏書建元龍之樓叔度之量淵然啟期之樂全矣乾隆四十九年某月日卒春秋六十有一配許鵝人少損高志來歸清門逮事舅姑薑芑生盡其養助營葬祭蘋藻沒祼其誠猶子應書痛蓼莪於弱齡悼琴瑟於中歲孺人代理淩穉俾專進脩卒使袁豕戀乎先基疏受挺其亮節成半千孫之譽無第五倫之私士族女孤賓無依孺人撫如所生既笄爲擇壻嫁之焚彼券質竟歸羅讓之奴輟其廩資先遣鍾離之女方諸前烈無多讓焉五十三年某月日卒春秋六十有三即以其年某月日合葬於均山鄉西堰之原禮也嗣子錫芬錫華芬以鄉貢秉鐸贛序華以解首釋褐春官雖星霜序遷而岵屺慕切緬游景之不返慮先德之就湮求誌平生託行久遠某誼均孔李才識郊祁爰不辭所請而爲銘曰

博陵遠裔璿源自姜衍華晉宋均美潘楊望崇海岱支分李唐陽羨名邑均山表鄉罨畫溶清善卷洞古西峙孤亭東連申浦澤貽棠甘歌罷鮑苦以啟後人厥惟遠祖懿歟崔君強識博聞八米馳譽一經紹芬義方鍾郝名譽機雲血竇爾悴淚枯荊分秉誠與宗繫懷敦族課勤絃誦祠序昭穆翩翩八龍嶽嶽五鹿

細芸世承科桂歲擢愛耕石硯鄙執牙籌化爭而讓
摧剛以柔暴惟理遣誤可情求雅談宗謝淵度師婁
淑慎孺人同心合耦案影齊衡機聲達牖布被於躬
荊植其首不愧萊妻允稱陶母感深同氣代撫遺孤
貧憐弱質忍例傭奴訓勤家督垂範宗姑存沒尸祝
閭閻楷模穆行不虛爲善足恃緒承前脩昌兆令子
瀧岡之阡百瀆之涘重勒貞珉永垂奕禩

項甥女哀詞

壬戌秋蓮峯以哭女詩見示甫越歲其次女又以疾
卒嗚呼紫石移文之勒尚有餘哀青谿小妹之殤何
當再遘女幼而聰穎長更幽閒按孝娥江上之碑齒
踰其四數織女天邊之宿序屆乎中方將屬婢牽羊
隨郎挽鹿衣裁遣嫁啟展求婚何圖珠碎掌中燕飛
懷內桑簷未引謝絮先零嗟嗟蓮峯何以遣此蓮峯
錦瑟之斷悼乎英年春草之生感以噩夢爾乃西堂
之痛朱邑東野之悲兩嬰莫不賦有篇章寄斯哀怨
陸機老去大都歎逝之文吳質多愁不少言情之什
遘際如此亦云窮矣而乃星燹纔更窗靈復設傳來

臣妹才亞班昭祭又女挈神傷韓愈一摘瓜少經再
摘以何堪小孤山傾逐大孤而飛去蓮峯哭之有句
云舊恨未經秋雨洗新愁又見曉蟾斜抑何悲也嗚
呼人到中年情關兒女事難如意樂聚歡家庭蓮峯骯
髒半生艱辛一第數椽老屋突兀橋東藏卷殘書編
排硯北所賴病妻持芦弱息牽衣孤館歸來迎門笑
語憐耶耗目勸少讐書代母供炊爭先饋食於以繞
牀看平陽之戲挽鬢忘杜老之嗔亦足稍慰窮愁藉
娛遲暮也奈何團欒燈火猶記前宵閒寂書窗已成
隔世埋憂有地離恨無天落落此生區區不畀雖行
路猶爲之欷歔累息悽愴傷懷已而況戚屬如僕者
乎稱誄非禮爰哀以詞

蒲艾挺秀兮蘭荃萎芳橑散則壽兮桃嫣而僵冥冥
者數兮悠悠彼蒼昔也迎門兮挽手相將今也入穸
兮遺挂雙颺愁添白髮兮痛撫黃腸歸來歸來兮父
母之旁

悔菴學文

久未得聆塵論正深飢渴之思忽奉手函如親謦欬循環誦欣喜無已大兄胸羅七略博而能精所有劉記多匆匆未即竟讀大抵皆有關經史之言而以娛親標目尤足徵弓冶箕裘之自善門餘慶可敬尤可羨也弟今歲仍枉吳門婁東則述菴司寇現在假館來札乃傳聞之誤耳長夏無事當以尊著消永日冀衰鈍健忘得受紺珠之益承委弁言容徐握筆但恐不足爲三都增重尔蒙惠硯墨法帖並古香可愛而翰苑集尤爲希有之本苗蒨齋中遂尔寒窗蹴蹴

豈有既耶率筆致謝兼候近好不一一尊大人前希候安九能大兄先生弟大昕頓首六月五日

季夏承示雅言三卷致證精核不媿作者茲復繙弟四卷錄欽譔述之勤拙序已經脫稿隊付來紙格一時檢尋未得另寫一本呈上俟尊得後再繳一本奉寄何如大製諷誦再四其中有窒蔥之見粘簽以備采擇於糾正宋儒處尚希詞意含蓄爲妙弟於經典詁訓鳶倩漢儒不喜後來新說然亦未嘗輕議宋儒者是非久而自明專尚攻訐非長厚之道徒足取誡

別後即擬往嘉興月初忽得寒疾今已全好然烈暑可畏不敢出門近惟九兄侍奉多福已抑心試舉子業否承命跋娛親雅言苦無精思率具別紙未知得緗削存之否拙詩奉到十本又九域志五本別有跋語呈教抑有請者尊著或有道及是書者望隱約見是書所由來第勿鑿鑿言之可耳雲貞書附緻鄙請尊大人福安閤眷近好愚弟吳蔚庭頓首六月十七日

同學愚弟段玉裁頓首上九能九兄先生執事自與
抱經遊耳吾兄名上年臧在東道及大箸憾不得見
竝意虛懷賜讀感何如之弟自正月杪赴金壇至四
月初乃歸得三賜手書何下而荼也再披二冊覩之
縐目琳琅美不勝收爲之狂喜惜弟祖塋訟事未終
而賤內又病臥以致家務梦如亂絲不能專心細讀
然又不忍捨也故遵盛意留此以俟卒業先馳陳佩
服歸意於左右惟鑒原之新冊竹汀未送來竹汀近
日聞嘉定矣如駕來吳弟住下津橋上塘打釗弄艸

艸作札不盡勞積也敬請
尊大人近安並吾兄近安
四月初六日玉裁再拜

段玉裁頓首上九能九兄先生執事初嵗時曾泐一
札意欲面尊舊細讀而家允紛紛又兼先塋事未了
須至金壇完結恐稽延多日而又無暇從容展玩也
輒仍送高橋貫友處奉還祈察收爲幸荃弟精力早
衰又苦俗事故耳倘駕到蘇奉相晤爲屬敬候近安
不一一玉裁再拜四月十六
月之十日接奉手教敬悉種種閉門避暑捧讀祭

[illegible]不一芳菜九兒足下教小弟期周中孚頓首廿五日

讀大著幾及兩旬始得卒業固由弟之魯鈍亦以吾兒致據精詳援引與博洽非尋常說部可一覽而盡者比也管見數十則淺陋疎略恐不足備采擇惟高明審定如有甚可笑者即刪去之滅迹之言在周君則爲虛心在弟則爲實願也其間先後累句亦斬棄刪薙切禱切專此布候福安不既菜堂大兄先生我師教小弟徐養原頓首十二月六日

札

五

久不見表弟深切縈思得來札奉稔近履安和慰屬力學與迪前修覃思致索甚爲欽仰尊著娛親雅言雖尚未得見然以竹汀宮詹之文親之推挹甚至非甚精審何以得此於前輩哉即望惠示以豁蒙滯爲幸其書名鄙意稍有所疑雅言與娛親似不甚融洽或足下別有所本則可揭鄙意以爲不如竟名娛親錄何如望酌之至涯詢愚之近狀殊無足爲表弟道者學問一事雖不甘爲俗閒無賴之業而讀書不多見聞有限縱有所見亦姑存之以俟它日審定自分非

六

札

五六十歲後不敢出以示人博學精思如足下思所極欲就正者而無如於心先不能自信又安敢質之高明耶家君近在邑中時多冬底或一到省耳表弟何時來省得一暢譚耶順泐敬候姑夫大人起居并候表弟文履弟婦閤祉九月初五日宗彥頓首

匕友恢盦先生工詩古文精六書故訓之學早年著娛親雅言見稱於耆宿既乃成爾雅匡名二十卷丙子冬手葉本示余曰爾雅近郡氏撰正義注解精當而於俗本之誤及載籍所引文字異同闕勇不錄因著此書以補其未迨是亦讀爾雅者之所資也余許爲之鋟版遂以手葉見畀丁丑夏先生歿乃校理授梓衛草既列汗青斯竟校讐之頃略得數端案釋言祺祥也郭氏據詩維清傳以爲祺當作禎先生據山井鼎攷文謂作禎者係崔靈恩本陸孔皆不遵用后經始依崔本然說文禎祥也同於爾雅則崔亦有所本矣華皇也引盧學士說郭氏釋草注作皇華也考今本爾雅實作華皇也盍盧氏說引耳釋天扶搖謂之猋文選放歌行紫帶曳長飇注云爾雅或爲此猋兩字古通也風與火爲庖釋文庖本或作炮說文無炮字法苑珠林日月篇地動部引作忙迴風爲飄珠林迴作回與說文合釋水汝有濆陸氏新義濆作墳所云訢義俱據舊鈔與雪囱本同今本詩汝濆正義引作墳案正義又云彼濆從水此墳從土所以易之汝濆從土係是傳寫舛誤案詩正義引李巡注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則從土非誤特與郭注重見之說不合耳釋蟲蛄螇大螯下引說文語意未竟不衆而蜉云楚姓也說文有蜉無螇視注意似原本作蛄不從

虫也蜻蜻長跗釋文云詩作蠙考廣韻一屋引詩蜻蛚在戶息逐切又音蠙是詩本亦作蜻也蠙蛚字新義作象釋魚鰷是鯈新義作鰷與集韻類篇合釋鳥鶖白鷺說文五經文字無鶖字廣韻十月白鷺一名楊鳥楊从手旁與新義合中華古今注亦云楊鳥白鷺也似鷹而尾上白則雪囱本及通行本亦有所本也其猳嗥說文無嗥字新義作素與史記天官書合釋獸貔子貙新義作貔貙見集韻然非正文凡此數科皆所未及糾正徵引故附識之聊備一說惜不得起尤京而質之助余訂證校勘者爲德清徐明經養原同縣趙秀才坦繕錄督梓者同里朱秀才以升也嘉慶二十有五年歲次庚辰六月乙酉朔十有四日戊戌仁和勞經原識

釋詁奉辟冥皇也下引釋文案語全脫又悤神溢慎也下引詩作祕宮者乃文選魯靈光殿賦注非玉篇釋艸蘜大薺下引說文語意未竟不衆而實謂之莠下一切經音義五字下似當有脫取嚴先生手稿檢之已然姑誌其疑於簡末光緒乙酉端陽後一日 潛園先生嘱校讀記烏程李宗蓮

表弟嚴子九能生一歲誦詩作徑尺字不教而能十齡於屏風上爲四體書擅是藝者莫能及四方號曰嚴氏奇童比長治經史務實學其爲諸生受知於先師朱文正公江以南鄉先生有學者聞其名咸折輩行引以爲友子與九能爲內外昆弟子侍先大夫嶺外歸始見九能談論竟日夜九能才辯犀利每杜子口不得出子甚畏之是時九能已刻厲爲古文薄舉子業不欲爲則絕意進取世遂無以知九能而九能

亦不樂爲人知視富貴泊如也故居歸安石家村意有所忿舍而徙德清獨與其妾居頗繚悵不自怡又所識老成半凋謝無出遊之樂則益楗戶肆力於文嘉慶辛未六月裒其文八卷貽書子曰子庶幾能爲我序之又曰凡文之作將以明道濟世吾於二者皆不自知而後世讀者乃獨得之意表遂以歸功於其人之言者往往有之則九能之文又烏知不爲明道濟世之文也邪德清許宗彥譔

毋庸也夫爲文者孰不曰我以明道乎哉其果有明道邪否邪士不得聖人爲之師而又蔽於數千載是非交錯同異稊粺之說非十倍往古之才智者固無由知道之所在而明之矣若濟世之文又有難焉伏居一室才嘗聽覩當世事以審俗知弊酌古今之得失凡行政難易輕重緩急人情所畏所安財用之盈絀事可成與否槩弗曉而徒搜索故籍爲迂遠難行之論則不如其已也且夫道非言所可明而言有時足以明道世非言所可濟而言有時足以濟世作者或

不自知而後世讀者乃獨得之意表遂以歸功於其人之言者往往有之則九能之文又烏知不爲明道濟世之文也邪德清許宗彥譔

第一九三冊 104年版

第一卷
書
奉學士盧抱經先生書
奉侍講梁山舟先生書
奉少詹事錢竹汀先生書
奉錢竹汀先生書二
奉段懋堂先生書
奉段懋堂先生書二
與梁曜北書
與臧在東書
復內兄許兵部周生書
與汪漢郊書
與汪漢郊書二
與族子梁甫書
寄許周生書
寄何夢華書
寄戴刑部金溪書
復沈春泉書
荅朱次雲書
第二卷
序一
送族子梁甫入都序
送楙緝甫會試序
輯古周易音訓序
夏小正箋序
爾雅匡名自序
娛親雅言自序
同文要覽序
白雲小言後序
籀書序
寧鈔靜志居詩話序
細萬齋集序
梅邊笛譜序 原缺
贈周商尊序

傷寒答問序
悔菴隨筆自序
刻大學翼眞序 原缺
第三卷
序二
詩巖詩存序
松屏墜藁序
南雪草堂詩集序
採編修遺詩序
宋助教集外詩序
悔菴學詩自序
悔菴學詩自序二
願言集序
酒邊花外詞序
笙巢詞序
第四卷
傳
高烈婦傳
徐烈女傳
沈節婦嚴氏傳
沈貞女傳
施烈婦吳氏傳
方氏二烈婦傳
吳烈婦楊氏傳
張節婦朱氏傳
族母節婦徐氏傳
烈女孫秀姑傳 改馮氏景作
賈翁傳
書事
書凌忠介公軼事
書沈東巖事
論
泰誓論
明三案論
周忠介公論
第五卷

墓志銘
吳胥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國子監生鉼城王君墓志銘并序
青田縣儒學教諭朱先生墓志銘并序
先妣權厝誌
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葆林嚴君墓誌銘并序
代
周處士墓誌銘
家傳 行述
目錄 五
先曾祖始旦先生家傳
先考半巷先生行述
祭文 哀詞
過徐干祭明儒胡文敬公文
亾友蔣高士哀詞
記
塘西宋氏祠堂碑記
秋鴻館記代
夜績課兒圖記
北山旅舍圖記
香照圖記
杭州南菴放生池記
榆蔭樓記
清續堂記
第六卷
書後
書手錄宋本東萊先生書說後
又書宋版書說後
目錄 六
書手錄尚書古文疏證後
書宋版春秋經傳集解殘卷後
書手錄春秋張氏集傳後
又書影鈔元版春秋集傳後
書手錄宋本儀禮要義後
又書宋版儀禮要義後
書儀禮注疏詳校後
書手校汲古閣儀禮注疏後
書明刻本儀禮後

書讀論語叢說後
書唐石經爾雅後
書雪牕書院刻本爾雅後
書大人手錄爾雅新義後
書爾雅參義後
書爾雅正義後
書孔刻本孟子章句後
書孟子音義後
書傷寒續論遘問後
又書後
書王立甫遺文後
書明御史長興葉公墓誌銘後
又書後
書東牆甄文拓本後
書泰甯碑文後
書八月廿日碑文後
書卜氏墎甄文後

第七卷
書後二
書五經文字後
書十一經問對後
書四書典林後
書手錄宋本法言注後
又書法言注後
書集韻後
書類篇後
書五代史記纂誤補後
書手錄太常因革禮後
書元和郡縣志後
書校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後
書宋版吳郡志殘卷後
書吳郡志後二
書吳郡志後三
書吳郡志後四
書舊鈔本郡氏聞見錄後
書校本容齋隨筆後

書明活字銅版本容齋隨筆後
書手錄宋本夷堅志後
又書夷堅志後
書新刻小版夷堅志後
第八卷
書後三
書學林後
書甕牖閒評後
書履齋示兒編後
書新刻示兒編後
書手錄雲烟過眼錄後
書手錄雲烟過眼錄別錄後
書閒閒錄後
書貴備餘談後
書潛邸劄記後
書盧抱經先生札記後
又書盧先生札記後
書宋版史載之方後

書宋版王荊文公詩注殘卷後
書宋高宗賜岳鄂王手劄墨蹟後
書湖州石壕村青蓮院記後
書顧端文公鄉試墨卷手蹟後
書淩忠介公辭父書後
書嚴公遺愛碑後
書霍邱縣重修儒學碑記後
書長蘆鹽運使嚴公行狀後
書安葬贈言後
九能之文簡淨有法非知古文者不能也
壬戌六月同居湖上蘇公祠因得讀之題
此段玉裁
予學文十餘年矣年過三十未有進步間
以之與古人較輒恧然慙欲死長夏無事
聊取舊作排比存計若干首世有劉季緒
吾之幸也癸亥夏六月元照自題
僕自未冠時即學爲文於今爲二十年矣
才既庸下讀書苦不多所居之地又僻甚

無良儔侶若是而學爲文甯有得耶顧以心之所好在是忘其醜而爲之終不肯釋歲在昭陽大淵獻冒錄存一冊自後草藁凌亂未暇詮次山居養痾無以自遣因取前後所作汰擇之得百有廿七篇別爲八卷明知不足以言文也存之聊以著吾好之所在耳客或讀僕文而善之輒謂僕以此心力移諸科舉之學以之致顯榮非難也徒耗神智於此何益僕不知當日以學文之爲益正在於此矣何以言之僕之難以涉世也自知之審矣以僕之昏闇疏率一其未能得也則無益正相等耳苟必得之是僕之不偶於世徒以學文之故而學文家之事尚不能理至於魚爛鳥驚而不可救顛蹇困頓爲世所僇关如此猶幸得自有此身故得蒙詢忽恥冀以自救若一出甚於今日者而此身既不自有雖欲蒙詢忍恥以自救有所不可得矣以此言之則僕之學文雖無成未可謂之無益也緝錄既竣乃題識於日後以明僕之夙好如此并學文之非無益又如此云

大清嘉慶十五年歲在上章敦牂冬十二月辛巳朔越十日辛卯悔庵居士歸安嚴元照書於德清北城外靚吉堂

書

奉學士盧抱經先生書

歸安嚴元照

接奉長書并賜以解春文鈔敬謝敬謝拙文得賜裁定感不可言第嘉獎太過至謂循是而求雖司馬賈董不難到何閣下言之易也推閣下之意不過曰是子也年財弱冠顧有志於斯道吾姑以大言歆之俾卒業比因繕寫校語乃爲覆勘一過初意是正字畫之誤已爾而一開卷誤書棘目傳刻貽誤十之三而

許爲閣下病者元照思有以雪之繼自今敢不竭其駑駘希尺寸之進以報閣下樂育之盛心乎馮先生非文人也集中上魏總憲書陸丞相論辨如漢漢書注駁魏叔子論策諸篇皆有功世教餘文亦多非苟作者知閣下之文章學問淵源於外氏者亦不淺矣窮當益堅夫王於攻堅之學者文率平衍無生氣而尚議論長於馳騁者乎攻堅又必多疏略如馮先生殆兼之矣元照雖無知敢決其文之必傳傳之必廣且久也抑有請者第四卷憫烈記載某氏蔡婦五產之事言之似近於訐且既人所共知不足爲誅叅於已死也況乎表揚貞烈而與彼較重輕亦似失文體鄙見如此唯閣下裁之元照再拜上

奉侍講梁山舟先生書丁巳

蒙以手校說文繫傳見賜喜快何如伏閱閣下校勘精到無比復備錄盧學士孫監察校語不媿爲叔重之功臣楚金之諍友矣元照初苦此書多譌脫未嘗卒業比因繕寫校語乃爲覆勘一過初意是正字畫之誤已爾而一開卷誤書棘目傳刻貽誤十之三而

元書之誤居其七於是始浩歎自宋至今嘖嘖稱賞此書者惡耳食之論也此書唯部叙爲佳通論三卷亦平平爾祛妄之篇未能發許君之義通釋卅卷外繆實甚數之未易悉也姑摘其尤者一瀆尊聽請閣下裁定焉一曰妄改經典也漢經師授受各有家法文字訓詁各不相同故許君引經多異文楚金疑其改易以就己說者乃從而效之不知自有正義石經以還經義已歸於一漢魏諸儒異同唯經典釋文所載者信而有徵此固不容以臆見定也此書於蒥傳

引尚書敷重蒻席菡傳引詩言采其菌呢傳引易笑言呢呢咕傳引詩咕喤于中國此雖於義無失而徵諸於古無所依據至若賦傳引左氏齊與晉越賦此字見經典多矣傳必引淮南道應訓荷纏采薪采之久矣改欲爲賦而文義遂不可通扈傳引扈湯扈之改戶爲扈而許君又未始以止訓扈也二曰小學不明也示部禂祭具也禾部稭糧也稍傳曰楚辭懷椒糈以要之祭神之精米故或从米祭神故从示則誤合爲一矣麌从晨囪聲傳曰囪非聲當爲囟字乃得聲不知囪故有聰音也木部榛二文並列楚金以爲倍加榛字而曰說文無榛字挩从宋聲宋从木从㞢傳云㞢曰音越則誤認作曰矣三曰援引不典也凡引證宜求諸古經典方可發明許義正無取乎繇求省與宋字从木者了不相涉楚金音宋爲脫殆誤認爲宋而不知宋之非聲也晉从日月之日故鎔文博雅而引國語韋昭音微薄觀之及洛詩注醴傳不引經而引史記楚元王爲穆生設醴此非欲衛博而適形其陋歟四曰攷異也徵傳引漢書宣元六王傳淮南王爲張博償責二百萬事而以爲史記復隱括其文曰代王償償暘傳云漢高祖所瞻亦曰暘山案漢書高帝紀隱於芒碭山澤之間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吟有山澤之固則芒碭乃二縣名也今截取暘山二字復改碭爲暘非矣墻傳引莊子爝火不息乃堯謂許由之言而以爲許由自言與傳曰齊有慶處名絕不知處

纏之字是隻非隻矢部故別有隻字也灊傳引漢書地理志廬江灊縣沘山灊水所出案之漢志灊水出巴郡宕渠與說文同若灊縣沘山所出之水乃沘水也沼傳引詩潛雖左沼旣并二句爲一復誤以昭爲沼堀傳引詩傳云掘閱蜉蝣之掘地使開閱之也增飾傳箋之文至不可解鋌傳引爾雅云鐬也爾雅無此文且鐬必鑊之譌也鑊傳引稽康曰鸞翮有時鍛此顏延之五君詠詠稽康之詩也而豈康語哉隍傳引東京賦若已納之於隍而誤以爲尚書曰若己納

諸隍巴傳引山海經巴蛇食象而曰博物志其於漢魏諸賦解名十誤七八尤難指數五曰箋釋多謬也說文以詐訓諼諼傳不引公羊而引詩終不可諼不知爾雅大學已明訓爲忘矣又可以訓詐乎弄玩也从廾持玉悌曰戲弄之瑧瑧玉也然而載弄之瓦亦即此弄字也驪傳引爾雅小領盜驪盜字本不可解而楚金訓之曰淺殊可一笑彼見桑扈竊脂虎竊毛謂之虓貓景純訓竊爲淺意盜竊一類字可以移用而不知竊之爲淺義從音出盜之與淺則絕不相涉也沒水出井陘山與史漢水經注悉合楚金本誤陘爲陵遂力以陘爲非而不能有所證以自申其說妹注云女弟也誤衍夫之二字傳曰卽曹大家所謂姊妹也七曰徵引太支也戴傳引陳平割肉事農傳引孟子鷄鳴而起孳孳傳引詩如彼築室于道謀二句臆傳引詩東矢其搜喜傳引左傳公喜而後可知也鄘傳引左傳諸侯會于澶淵櫟傳引潘岳射雉賦涉青林以遊覽楹傳引古詩迢迢牽牛星四句偕傳引左傳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此於本書皆

無所取況澂輩引不審其意旨之所在也以上七科所摘但十之二三意必有放失廷珍新唐書糾繆之例別成一書其繆庶可盡抉也許君之學當時無師說楚金表章其書得不失傳功固不可泯耳然楚金之學有盛名專精舊書不應荒陋若此殆亦不免爲人所矯亂郎元照所校者至淺率閣下不惜教正之幸甚元照再拜上

奉少詹事錢竹汀先生書 戊午

秋間蒙遠寄尊製廿二史攷異全部見賜領到敬讀始攷正之閣下亦以爲然然取徵無過於當時碑刻而非多見唐碑者大都不能無疑且以孫季昭宋人爲解案唐劉遵古太和中節度東川借人書千餘編值洛水泛書盡濡濕方曝之得易一冊題云上元歲閼此從茲易號十之三至一八八千口大水飄溺遵古召賓客示之有掌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大和凡十三改號一人八千口者析大和二字也沈明遠寓館識此事是大非太斷無疑矣臧在東過訪遣舟送之還常州謹附小箋藉陳鄙悃因風不勝虔切

元照再拜上

次年六月先生惠書謂鍋可讀紂特不當如廣伯之引例其說甚精今在潛研堂文集第三十六卷自記

奉錢竹汀先生書 辛酉

尊製荅問春閒從何夢華得一冊讀之攷覈之精確論議之平允謝山之書萬不及也其中有鄙意所未達者數科敢罄所懷仰祈裁示大畜彖傳輝光日新此鄭君讀法王輔嗣則以日新其德爲句愚案漢書王莽傳陳崇奏莽功德有亹亹翼翼日新其德之文

疑西京已有此讀不必朔自輔嗣也說文所稱書詩或不標書曰詩曰尊意謂標書詩者乃古文孔毛本不標者乃今文歐陽夏侯齊魯韓本愚案書詩有今古文之異而爾雅則無許君引爾雅亦或標或不標則又何也恐許君於此初無定例論語孝哉閔子騫一條細審閒詞似小有誤案漢儒皆以子騫喻親以道人無可非閒其父母昆弟爲說漢書杜鄴傳後漢書范升傳論衡知實篇皆然陳長文始以不閒子騫爲說故曰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皇侃義疏曰凡人物論無有非閒之言於子騫者也長文之說正朱子集注所本今閒詞引長文注脫去首句故以爲同於漢儒而異於集注此似宜改正者孺悲欲見孔子據皇疏乃召孔子來見準之論語書法儀封人則曰請見陽貨則曰欲見今孺悲不書請見而曰欲見則皇疏信而有徵矣邢疏固不足憑而儀禮疏謂不由紹介故辭而不見亦臆說也孟子若朔厥角稽首趙邠卿以若朔爲句故其注曰百姓歸周若朔後人惑於古文尚書以若朔屬厥角爲句訓厥爲其則趙義終不可明矣爾雅犬生三獡說文無獡字閻下據玉篇謂是獡字之譌案說文獡犬吠聲義亦不協且玉篇不僅訓獡爲犬生三子也其於獡字亦然又有獡字音即其訓亦同獡獡二字皆不見於說文夔夔畏形皆相近將何所適從愚攷周官大司馬注曰豕生三獡釋文曰本亦作豵然則獡即豵之俗書不必取玉篇之獡字矣許鄭扃鼏之異說者紛芸以愚攷之實則爲陸氏釋文所誤耳扛鼎之物許本作鼏鄭本作扃其

覆鼎之具則當作幎說文曰幎覆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幎人儀禮扃鼏之鼏本當作幎幎人掌共巾幎鼎覆正其所掌釋文於周禮禮記幎字皆作冪釐小異於正體耳獨於儀禮則盡誤作鼏開成石經亦然讀者疑即說文鼏字而不知實冪之譌也周頌絲衣箋有舉冪字釋文曰本亦作鼏此誤同之明證張參五經文字序亦云鼏冪同物禮經相舛也又案冥鼏二字皆从日聲鼏讀如密亦可讀如冥與扃音近故許鄭各異說文鼎部元末嘗有脫文也惠氏禮說云

說文冂覆也冂從鼎爲鼏則鼏非覆鼎之物乎揣惠意謂覆鼎之具从冂下鼎於義更切而不知鼏从冂聲此形聲之字不必求其義如官字亦从冂聲而其義爲飯器柔不調相著於義亦無取也且鄭本作扃則刻本作時是淺人据今本爾雅改之後見何夢華照校之本於此字未經改正凡校本之不能無漏落如此翻閱非難事相去二百里不能借讀是可惜耳袁氏所藏宋版雖殘缺尚在第一樓校過爾冊經文大致與石經雪牕本相同尚未終卷未知可之否更有以教之則幸甚元照再拜狀

奉段懋堂先生書 王戌

月前千役姑蘇兩謁函丈大慰二載願言之意承許序畫扇齋秋怨詞懇速成兒寄企渴企渴前於尊案見所寄某公書藁詞氣激直大致似歐陽公與高司諫之書歐公之所論者國事之是非然後之君子於歐公不能無遺議今先生之所爭較之歐公其大小何如而凌厲揮斥令人無所措手足傳有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受之者豈遂能甘此今尊意若曰彼雖不甘吾何懼之有夫懼不懼亦何足深論且非懼顯要也懼失儒者謹厚之風耳更就此事論之在先生始亦失之輕信夫既身據要津欲爲朋好棻行箸述固非艱大難勝之事也苟非力折能及則竟寢其事有何不可而乃委曲疇躇募助集事其始也如此又奚怪有今日之事乎然而先生之責之也又已甚矣人之知此事之顛末者不能不謂先生處之失其平不知者傳聞失實不過曰段先生因某公不爲刻書舍朝夕之養而來京師云云未嘗不爲之撫膺歎息嗟乎如弟者何所爲而來此此間風物甕器外一無

古人有言曰伸於知己屈於不知己今先生之於某公既不以爲知己矣而乃直言觸諱若是豈屈於不知已之道乎元照於先生有知己之感又思宿昔從遊之耆舊如抱經竹汀諸老悉已物故其健在無恙而還往親密者唯山舟侍講與先生耳高年多事致損天和非區區頌禱之私願也元照之直言觸諱蓋出於不得已唯先生諒之先生不以鄙意爲非則乞潤色元稟微詞緩諷使之自悟焉可矣匆匆不盡依依希采納天寒欲雪呵凍臨池不妨學宋廣平之賦梅

花愼弗效稽叔夜作絕交書也元照再拜上

復楊傅九書 癸丑

孟秋廿日奉所惠書正當佗傺之時發函伸紙兩衷眼明比想高堂健飯鄰下承歡不匱之孝令人生感如弟有六十老親須髮蕭衰齒牙零落顏然如大蓋之年而不能侍奉起居觚故挈其妻若子二千里水陸長征遣吾父以思子之勞每讀昌黎歐陽詹哀詞舍朝夕之養而來京師云云未嘗不爲之撫膺歎息嗟乎如弟者何所爲而來此此間風物甕器外一無

所有亦唯有新出之藝絕無古器也弟心境殊惡寢食不安張佩葱先生集未曾寫得一紙經義考亦無心細閱唯將宋本隋書檢點一過所補者與吾兄大同小異隋書錢景開所記售者故携之行篋中也錢所藏趙孟奎分門纂類唐歌詩宋版殘本弟已以白金八十兩買得之案孟奎字文耀號春谷昌陵十一世希懌之孫與籃之子寶甫四年文天祥榜進士書凡百卷分八門天地山川世三卷朝會宮闕八卷經史詩集三卷城郭園廬廿卷仙釋觀寺十二卷服食

器用十一卷兵師邊塞二卷草木鳥魚十二卷凡千三百五十三家四萬七百九十一首今所存首尾兩門中十二卷耳其咸淳元年自序并目錄是毛斧季從絳雲樓藏本補錄者後有斧季手跋及王善長唐宇昭手札二通皆可觀弟前閱鄭莒畦湖錄藝文志載此書而卷數門目及孟奎之爵里字號皆不詳湖州府志因之得此可以補其闕矣來書言毗陵有謝序後漢書姑蘇有韻海鑑源不知此說何自得之謝說不無尚有可商請質言之以取正焉維卦傳番昔

兄之說書得毋東坡所云說龍肉那徐宏祖之於地理由自驗宜非案圖指索者比承教論河源主遊記以正東橛之誤甚善但弟於斯道夙未究心它日歸當面請益也涼風至矣歸思彌切良覿匪遥先此奉復吾兄上有兩親下無子息千鈞之重繫此一身其勉自愛哉弟元照拜白

與梁溪北書已未

於周生處得尊刻啓記伏讀一過佩服良深中有數

也明灵誅也孫季昭疑書誅不諧於韻欲改誅爲昧爲亭林所譏尊意以卦義反對之故復有取於孫說案篇中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諸卦反對義皆不甚顯確安見誅之不可之訓大誠無徵於傳記今謂大乃盍字誤脫其半則非也邠卿明云言是日桀當大喪亡豈可謂邠卿不以害爲大乎二女果邠卿云果侍也說文引孟子作嫮云女侍曰嫮果乃嫮之省文趙許義同無可易矣

僞孫疏本不足述今奉台於周官宗伯載果之義則是虞帝祭天二女助祭近於鑿空傅會某嘗言漢儒詁經非有大違錯不可輕議吾曹立說非有確徵不可自信好異喜新宋以後儒者之病賢者固當力矯之耳尊說爾雅鸓諸雉一條尤不確說文數雉之名目十有四種悉取雅訓盧諸雉居其首盧諸之爲雉名無可疑矣今本爾雅盧旁施鳥準諸說文則鸓鵻字也今截取鸓字置於鶉眷鉏之上而曰黑爲鸓白爲鶉復何据乎又謂諸雉二字乃總冠之名則爾雅未嘗有此文混有說文爲明證乎以上數科幸更審之漢書地理志引邶風河水洋洋龍城札記謂洋當从楚姓之羋卽瀉字此論甚精尊意疑卽碩人之詩謂邶乃衞之譌似不然也班氏云邶庸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衞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此言三國之詩皆有淇有河也碩人之詩明冠以衞曷嘗有誤此一檢元文卽可憭然者鼂錯晉灼音厝小顏据叙傳錯故爲韻以證音

音其說甚確西征賦讀爲入聲亦不爲誤何也皆昔聲也而尊意謂故字从支亦可讀入聲而不知支爲部首形也非聲也在支部而从支聲則凡支部中字悉可讀入聲乎某學術淺陋本不敢插齒牙於著作之林以相厚之意故不揆檮昧冒貢芻蕘言而無當勿吝往復爲望某頓首

與臧在東書 乙未

一別又十旬餘矣自足下之去吾益孤子讀書有疑義未由質問有所掫獲又惜不得與足下抵掌劇論

其相欣賞天涯旅館靜夜校書想足下之念我亦同此懷也足下天性戇直有言必盡欲少宛委一字而不可得至是不諧於俗吾則較足下少黠尙能俯仰隨時而意所不可宛不能飾貌爲歡終不可以涉世天之使我沈淪不遇正乃所以全之而非戹之也足下宜深悉此意足下去年在杭州書局局中人皆不悅足下此亦不可盡責於人亦足下有以召之也夫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孚問亦猶是矣一出言而莫之違雖聖人弗能也而謂吾曹顧能之乎讀書有得衆於此而苟動其心是自守之不固矣又滅否人倫尤宜謹愼而足下且肆然見之筆墨之間輒曰某某不足道此大失傷者謹厚之風姑無論其爲人所憎惡矣古人交友以箴規爲先斯道也今亾矣足下以盡言見思於時然吾深知足下眞能受盡言者吾之直言不貢之於足下將安宜乎昔吾與足下極論處世交友之難足下輒歎息受吾之益過於諸老斯言也亦可謂懇到之至者矣然則吾不極攻足下之短乃

自信不繆於古人則雖舉世噪罵曾何足以動吾心於此而苟動其心是自守之不固矣又滅否人倫尤宜謹愼而足下且肆然見之筆墨之間輒曰某某不足道此大失傷者謹厚之風姑無論其爲人所憎惡矣古人交友以箴規爲先斯道也今亾矣足下以盡言見思於時然吾深知足下眞能受盡言者吾之直言不貢之於足下將安宜乎昔吾與足下極論處世交友之難足下輒歎息受吾之益過於諸老斯言也亦可謂懇到之至者矣然則吾不極攻足下之短乃

生斯二病足下皆不免焉吾之諄諄苦口固不專爲足下陳處世之宜也曾子曰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二千里寄書不以規諫又將何言足下其以吾言爲煩否乘寒唯自重不宣元照叩頭

報許兵部周生書癸亥

承爲尹衞雁匡名收到謝謝尊序大指爲糾駁君序中轉注假借之論而發以弟之檮昧何足以定之而承諭以虛心察兩家之是非用敢反復尋繹稍得要領若之覓轉注用東原之說以訓詁當之此本不

敢輕信者兄之所辨當矣至糾段君之論假借此在段君不免有語病而兄求之過深遂相抵捂耳叔重之說假借也曰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說文非無令長二字又如兄所舉韋字解云借以爲皮韋字明皆如此段君治說文四五十年而曰說文無假借宜疏不至此弟申其意蓋謂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以爲之者六書之假借也固有其字而形侶聲近得通借而互用者經典古文之假借也請以哉字明之哉不訓始其訓始者字當爲才爾雅訓哉爲始是借

哉爲才也而說文於才哉二文各還其本義不以始訓哉是之謂無假借也段序云說文與經傳爾雅訓詁有不能同者由六書之有假借也若改曰由經傳爾雅之多假借則無語病矣今當本从口爲噤經典相承則省其口而漢隸又以肰爲之在說文則三義判然是之謂無假借也段序云說文與經傳爾雅訓詁有不能同者由六書之有假借也若改曰由經傳爾雅之多假借則無語病矣今當存而序於簡端而附弟此書於後以俟明者定之可也外弟嚴元照叩頭謹復

與汪漢郊書 戊辰

僕之傾倒於足下久矣特以足下謙謹過甚僕雖欲請益恐足下未相許故自相識以來未嘗敢以文史相商推也昨同王丹生過尊齋始得與聞高論虛往實歸大愜於懷僕於學問之事非所宜言也然竊嘗論之彼湛溺於帖括之業者既不足以言學矣若夫慕好古之名而徒務乎零星餖飣識小而遺大終爲俗學之歸其與帖括所異者面目而已足下之好古僕之所佩服而其所見者大尤非尋常人之所能及也足下之說經深思其義而務貫通之以僕之陋劣又何從贊一詞乎讀所作文堅凝精卓又甚愛之而有一言竊欲就正於足下前者丹生讀足下之宋遺民錄跋而不以爲然即僕亦不敢甚以爲然也昨率所見言之足下顧唯唯不知足下眞以僕言爲然耶抑或未以爲然而不欲深辨而姑置之耶繼而足下論及張蒼水頗致不慊之意僕於蒼水舉事之始末不甚詳故不復與足下相反復今試綜而論之若蒼水者非世所謂賢者耶足下議之非所謂責賢者耶備春秋之法也修春秋者誰孔子

也孔子何以責賢者備也孔子聖人也聖人操大公至正之道以衡量賢者賢者之行不能無過不能無不及而其過也其不及也所爭在豪釐秒忽之間唯聖人知之亦唯聖人處之可以無此豪釐秒忽之過不及故可以起而責之知此則知責賢者備聖人之事而非吾曹之所當務也諸益以去賢者之眇域尙遠也去賢者既遠而乃以其行事少不檠於吾心輒從而尤之而曰吾責賢者備也得毋思之未熟乎且夫事莫難於處變而古來忠臣孝子之所處者大氐皆變境也聖人處之則無弊賢人處之固不能萬全虞舜終能化其親而申生唯從事於一死職是故也然而謂申生非孝子不可也虞舜可以責申生矣僕之愚見如此今使當蒼水之時處蒼水之境不爲蒼水之所爲夫豈曰不可而僕獨不喜足下議蒼水之後者何也蓋恐斯言之出於名教無益而先有損也僕又嘗論儒者之學在乎明倫五倫之義有變有不變者何父子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變者何君臣也夫婦也曷言乎變也古者夫之於妻有故則可出

者爲之二號也謂言亥亥不顧抵觸此足以見僕傾倒之誠若以僕爲好辨以自衒者則殊負僕矣縷縷之意伏希鑒察不宣元照叩頭

與汪漢郊書二 庚午

辱惠書兼所書摺扇慰我於飢渴之中喜弁不可言扇頭所書尊製周秦以來學術辨其原遠其言醇以之斷千古未了之公案可也僕又何以益之無已姑爲足下作吹毛索瘢之論相較於字句之末或者可備一說請足下裁正之始僕讀足下之文服其氣味

溫古特微病其韻短而節促無抑揚紆徐之致初未審乎致之由熟復數過久之乃寤蓋病於用助字太少也夫文無時古之分分時文古文爲二者非也以助字多少爲時文古文之分者尤非也逈馬殺犬於道宋初爲古文者之言也然準其例而爲之則無文矣今以歐公文論之則當憤然畫錦堂記成已送韓公矣既而又取去云欲重定其重定本初無大改易唯於首二句各增一而字耳峴山亭記一置茲山之上一沈漢水之淵初云一置茲山一沈漢水因章

子厚言而增改焉今試取兩本較之元本勝郤改者勝郤足下之病正與歐文未改者同僕更就足下文而倒訂論之足下之文曰學之歧其在昭定以降乎僕請爲足下增一字曰學之歧也其在昭定以降乎何如如此類者尚多幸足下更審之足下且弗謂鄙論之所係者淺也夫言者心之聲也心欲其平心平而不通其變顏何以天跖何以壽宣尼何以畏於匡厄於陳蔡不能測知消息乘除之故必有致疑於善不必福惡不必禍者矣疑之既久遂叛爲天道無知之說而心之不平滋甚故欲平其心者不可不以其變者而深思之也夫心不平者氣必戾氣之戾者必召殃心豈可以不平也哉僕因論文而縱言及此亦自知其煩矣雖然於足下吾安能忍郤足下書尾所言援吳丈胥石之例欲僕爲足下作傳僕爲之駴吒彌日凡僕文之不足以不朽足下與夫足下之不朽無藉乎他人之文舉皆弗論昔者吳丈年已七十平生志業至此一無所就無聊之極欲章實齋生爲之傳實齋不爲而僕爲之僕何以爲之悲之也今足下境雖困然年未及壯或出或處要皆可以自見於世何乃作此日暮途窮之言將毋因於境而爲境所奪有以招暮氣之乘郤如是則僕之氣且爲足下歛之而消沮盡矣尚何文之能爲僕之不爲足下歛之足

下它有所屬當無不承命頃者僕思裒所爲文寫成一通以自怡悅聞足下旣爲之序矣請以示僕當珍重手錄以弁其端幸甚望甚元照叩頭白

與族子梁甫書 甲寅

足下去故鄉萍飄梗泛不能作歸計亦可云失意矣吾雖居局外然一念及足下輒惘惘不能自已足下身當其境誠難堪矣雖然從來人才卓卓者皆不出於輕肥飽暖之中孟子所言苦其心志云云又誠可味也吾雖不及見吾兄然聞宗黨言吾兄居官庶正

綽有古循吏風至今蒲臺曲阜尚有嚴明府之遺愛者足下而終身淪落吾知其必無是理也在足下勉之而已矣足下誠能頃步不忘其親痛自刻厲不苟安於淺近則今日之流離困頓庸豈非天所以玉汝於成乎苟不然習於客路輕躁浮薄之風不復以讀書立身爲念則非吾之所望於足下者矣吾於足下殊屬也所以不能已於言者以足下之愛我耳其勿以老生常談目示幸甚元照白

寄許周生表兄書 辛未

來教謂拙著娛親雅言與古文必當爲作序閒此言爲之欣弁又云欲俟它日爲之則終不知得兄之文在何日也又爲之惘惘者樂日雅言非稱意之作已有錢段諸先生之序兄雖不序可也唯古文非得兄序之不可經史百家之學至近日可謂大備矣獨古文一道非唯能者尠也卽好而言之者亦寥寥矣當吾世而無吾兄則已當世而旣有兄幸得側承緒論又重以內外兄弟之親而弟之文竟不得兄一言以弁其首甯能慊然於中乎來教謂近益知作文之難

益不敢輕率下筆諒哉斯言苟非深造自得何以見及此弟竊謂不輕率下筆是也因是而遂不下筆則似非也百工之藝唯熟故精殆未有未熟而能精者文何獨不爾今夫筆譬若刀劍然置之久而不試則繡澀生之繡澀日生芒鍔日盡乃求其利於一割不可得也多讀多作之說爲爲時文者言之爲古文亦若是而已矣不多讀則古人之長不見而妄以爲吾已得之矣不多作則雖見古人之長而吾終無以及之其孰之相去殆不甚遠也今兄於古人之長旣已

悉見之矣尤願吾兄騰踔審迅以赴古人所到之境毋徒退然自沮甘爲古人所詘也弟所寫定之文八卷今寄以請政遇所不當意揩抉而詆訶之是所深望世無劉季緒非學文者之幸也弟幼而失學經史大部無能成誦者年財過壯涉更家難無暇理故業根氐既薄筆又劣弱意所欲宣筆弗能譬也故集中無論說之文素嘗持論謂文之不可已於世者有兩端一以明道一以濟世舍是勿貴也之二者古人於論說見之居多然而爲之略有二難雖有一孔之明

而所照不周知其一不知其二若是乎明道之難言也出位而言事徒以驅人之觀聽有類於孟氏之云橫議者未有益於人先有損於己若是乎濟世之難言也故就八卷之文考弟意之所在實枵然其無有也天假之年異日或藉楮墨以自見一二然不敢必也兄能爲弟道此意則受賜多矣若夫唐言褒譽既非分所應然亦古文之法不宜爾學古之文正當存古之道豈可以世俗之所尚者而輕徇之乎謹列丹慊唯鑒不備

復何夢華書 壬申

人日前得足下元日所惠書命僕作南菴放生池記耳徒退然自沮甘爲古人所詘也弟所寫定之文八卷今寄以請政遇所不當意揩抉而詆訶之是所深望世無劉季緒非學文者之幸也弟幼而失學經史大部無能成誦者年財過壯涉更家難無暇理故業根氐既薄筆又劣弱意所欲宣筆弗能譬也故集中無論說之文素嘗持論謂文之不可已於世者有兩端一以明道一以濟世舍是勿貴也之二者古人於論說見之居多然而爲之略有二難雖有一孔之明中人以上卽無以猷其心而關其口適足以滋疑謗溺於異端之說也故必別求高論以緣飾之修詞縱極其工而已不足發人之惻隱矣又或者立意崇佛盛陳因果報應之說以相怵特可爲鄉里小兒說法耳拙文欲去此二病并欲明孔孟所以不言放生而今之放生不背於孔孟之意此下筆時大指也惜筆力弱言之猶未喻耳唯足下削正爲幸僕聞水樓言此事非三百金不能舉一時殆未能卽集僕意先將此文刋一木版傳布友朋卽以代勸募之啟未必無小補如其刋之乞厲數十本見貽爲荷

寄藏刑部金溪書 癸酉

辱惠賜鮚埼亭集力疾讀一過於其所譔子劉子祠堂記享碑不能無遺憾敢陳其說於執事按蔵山門

弟子之最醇者莫若桐鄉張先生楊園蕺山受業於吾鄉許恭簡公湖原出於陳湛其所持不必盡同於程朱楊園之學以程朱爲歸其所持又不必盡同於蕺山比諸前儒師弟之間若敬齋之於康齋也楊園雖不墨守蕺山然終其身言必稱師兢兢焉不敢失墜遺書具在可覆按也乃何以獨擯之不得與於配享也文中言弟子之見於遺書者甚多未必皆眞儒勿敢濫也又言有負盛名而不得豫配享者是非指楊園而言之歟然則楊園之不豫非漏也是謝山未之也其末槩之也必非無故此其故僕乃今知之矣謝山平生推重黎洲黎洲楊園同出劉門不無納鑿黎洲博涉九流以文章著作自命而楊園惴惴年應聘講學參議史局無華不欲以文采見黎洲晚年應聘講學參議史局不能不干涉世事而楊園匿影村社悉力農桑遺世而獨立學術志行皆不同故兩家遺書均未嘗有一語道及蕺山立學之基在於堅苦刻厲楊園躬耕終老其堅苦刻厲無媿於蕺山何以見其非眞儒也若非蕺山之家法也且其同門如陳乾初則以大學爲非聖經矣惲仲升則以蕺山所說意爲心所存有疑議矣此豈能與師說若重規而疊矩然者且仲升被緇出世嗣法臨濟其於師門臭味果何如然猶諒其志節不加貶若陳章侯之蹤跡詭誕其於蕺山臭味又何如然亦置諸弟子之列而獨於楊園若無其人也其果有說以處之乎丹有聚斂宰我短喪聖師訶斥明著簡冊後世議禮者不聞於二子之徇祀有異言然則親炙之門人苟非有干犯名教操戈入室之迹皆不得豫配享者是非指楊園而言之歟然則楊園之不豫非漏也是謝山未免存門戶之見啟後人之疑論是可惜也執事何以解之病滋甚何時更過我

復沈春泉書 丙子

壬申一晤忽忽如夢別後未幾即染沈痾于今五年雖猶未登鬼籙已成廢物久矣辱惠書并示以永嘉瓠文拓本知足下假榻僧寮寄情汲古極爲歎羨足下以永嘉無七年爲疑此不必疑也劉聰之陷洛陽在永嘉五年辛未至癸酉二月懷帝始遇害四月愍

帝卽位改元建興則是癸酉四月以前乃永嘉之七年也通鑑之例一年之中有兩元者據其後者書之故於癸酉書建興元年也而此甎造於八月在建興改元之後而仍云永嘉者則以其時中原俶擾南北梗塞發號施令不能遠屆吳興距洛陽二千里而遙改號四月猶未及知揆之事勢宜有然者凡紀元若此類之錯互於金石文字往往見之殆不足怪也至漢冲帝之紀元自來相傳以爲永嘉而不知嘉實熹字之誤其說見於史繩祖學齋佔畢言之極詳茲不復贅附呈絕句一首用博一笑不悉

序

送族子梁甫入都序 乙卯

歸安嚴元照

予頃爲族兄葆林先生篹香照圖記徇兄子梁甫之請也先是予赴鄉試與梁甫同寓於西湖昭慶寺過從二旬梁甫別時約季秋歸里省墳墓過予家造詣發兩人皆被放梁甫以病不能來予不悲予之下第而悲梁甫也予亦不悲其下第而憂其病也今梁甫

以書來道疾已瘉明年將入都乞予言以行嗟乎予與梁甫無服之親也而予與梁甫不翅如手足也於其行又安得無言吾家自從高祖參政公弟弟遷居府城子姓繁衍遂與石塚族人疏而予與梁甫獨密予十歲時始至梁甫家梁甫雖幼而舉止如成人予心儀之歲戊申予以試事入城又覩梁甫梁甫甚親予告之母氏馮宜人謂予於家相雖甚是年予名入縣學而梁甫不與宜人與梁甫但以予之獲爲喜也嗟乎予與梁甫無服之親也而梁甫與予眞不翅如手足也迨予游南昌歸過梁甫會梁甫將奉馮宜人之甘肅慇懃別去吾於宜人丁甯之語至今如在耳也梁甫叙別之情至今不能忘也梁甫出遊以後時以書抵予以尉予心梁甫亦諒予之不能忘梁甫也噫吾與梁甫皆無親弟弟吾苟得與梁甫終年聚首稽古讀書必均有所益吾益不挽而留之雖然梁甫今茲之行其心將有所求以慰其父母也予所望於梁甫正在於此若蝮伏而不出勢且無以自立吾又安能挽而留之是梁甫之行吾之所欲也然而離

羣之感吾未能釋然吾且無以自慰嗟乎梁甫亦思有所以尉我者乎計吾兄之下世廿有三年矣馮宜人之鞠梁甫也勞矣樂正子春曰自吾父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梁甫之奉宜人不可有豪髮悔其心也此事親之宜孝一也儒者之於書猶衣服飲食也布帛菽粟所以養身書所以養心心苟失所養則縱而不能自主矣此讀書之宜勤二也吾家世相傳主乎務本儉素者立身之本也成家之本也梁甫其毋忝紛華而失吾家風也此家法之宜守三也記曰

相觀而善之謂摩又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梁甫遊歷四方遇賢豪宜求友以爲助然苟失其人則無益而有損此擇友之宜端四也古之君子愼起居節飲食所以愛其身者至矣身也者親之枝也愛吾身正以愛吾親也以梁甫之孱也三千里跋涉關山蒙犯霜露少不自愛則痾疾生焉此體氣之宜養五也噫吾所欲爲梁甫告者未可以悉數也梁甫能念吾言而并得吾所欲言而未及言者其必有以尉我矣嗟乎吾與梁甫無服之親也而不趑如手足也是以吾言若是其緐也梁甫而不予忘其能不念予言乎予且有以自尉矣

送楊緝甫會試序 甲子

秋八月予遊暄入城秋槎旣發得江南題名錄讀之其六十四名楊希之注籍無錫是吾友楊緝甫也爲之喜然緝甫名熙之非希也疑其誤刻又疑其易名又慮或其昆弟之同行者不釋然久之旣而有無錫便姑以書敏之報書來遝會予于役蘇州遂紆程出閶往無錫訪王佩諍緝甫來見予始得徵實焉乃喜

甚初緝甫未嘗識予於佩諍所見予文詞好之介佩諍通書於予申殷勤予賦詩報之厥後予至無錫緝甫輒過從絮日夕顧恂恂然不啻多出言予誘而與之言亦終不言予愛其謹而微嫌其過於謹也予涉世以來閱人多其能不與境遷者蓋鮮予今見緝甫察其狀一不易乎其素是非其舉之足以動其心者矣予尤喜之佩諍近采爾雅說文之義字緝甫曰繙俶俶始也籀之爲言讀書也其所以勉緝甫之意甚遠而吾於此寫有質於緝甫今天下之號讀書者非無人也究未知其所讀者何書也抑未知其書之若何而讀也讀書豈易言乎吾嘗奉教於金壇段先生若膺矣先生精講六書詁訓之學而其言曰讀書務明大義乃克適於用徒屑屑於經義之小者雖精何益矧詞章之末又不足言矣先生之言如此吾不敢自私於緝甫之試禮部也無以贈其行敬以先生之緒言爲贈自茲以往緝甫其務明經史之大義以斷適於用以斷不負所讀書以斷副良友之所望緝甫其勉之異日成進士或入館閣或分部或爲知縣有

以自見於世斯吾與佩青之意乃大適已吾之所以爲緝甫告者如此緝甫爲吾示佩青其必有以廣吾之所未及者矣

古周易音訓序　戊午

朱子說經皆出獨斷中庸大學更定章句不屑諱諱拘拘就先儒之成范而於周易獨棄王韓之誤離析經傳以還孔門之舊其所據依乃呂成公所編定者也成公於易但編定之未嘗爲之訓釋朱子因之而作本義是宋易之合於古雖定於朱子而肇端於成

公成公之功偉矣明人修大全乃取本義附於程傳而程傳用王輔嗣本與本義經傳不相合乃割裒本義卷次以强同於程後來坊刻棄程存朱以程傳次弟爲本義之次弟相承至今今本義僅有　內府重彫宋本其通行誦習者皆沿俗本之譌莫之是正而成公之書則已久佚音訓一篇采陸德明最以道二家之說而成之者朱子因之故於本義不復譔音朱鑑刻音訓於本義之後今亦亾矣然其書猶存於董眞卿周易會通仁和宋君咸熙者古學惜學者不得

盡見也輯錄成裒完然可讀予案音訓經文大書從陸氏釋文釋文有通志堂抱經堂兩本周易則又有汲古閣雅雨堂兩本皆據宋刻抱經盧先生校棄者頗糾正舊誤然尚有未盡藉此書以正之者如屯如邅如釋文本作亶亶古文也云亦作邅今諸本大書作邅而刪亦作邅三字先生門人武進臧君鏞堂嘗據此校之而先生之書已刻成不可復改矣鼂氏之書久佚藉此存其梗槩鼂所引有陰宏道說二科考唐書藝文志陰宏道周易新傳疏十卷陰唐初人鼂

猶及見其書故得引之此亦藏君告予云爾宋君此舉不僅存成公書也因是而鼂書亦存因鼂書而陰說之僅傳者亦存豈不懿哉荀棄行之附本義原書而行庶幾朱呂二子復古之功不沒矣

夏小正箋序　乙丑

夏后氏之遺文存於今者在尚書則有禹貢甘誓在大戴禮則有夏小正尚書立於學官學者誦習弗替獨大戴一經沈晦滅昧前修所勿傳後賢所勿述其爲之訓釋者自漢以來二千餘年間唯盧景宣一人

而已矣而小正一篇闕焉無說不知景宣之注久而失其傳耶抑不知景宣苦其難而未之注耶是則秦經之中大戴最晦而小正在大戴之中又爲獨晦斯非其尤不幸者歟迨於有宋始有山陰傅崧卿者得閣滄所藏舊本與集賢大戴相參校蹟正其經傳文字錄成四卷然亦未能推闡發明勒成一書也　昭代肇興昌明經學儒者皆務精研古義治小正者有若濟陽張氏爾岐北平黃氏叔琳秀水諸氏錦鎮洋畢氏沅錢塘黃氏模曲阜孔氏廣森諸家皆有成書於後有如是者異日承學之士遞相講授愈久而愈盛安見大戴之終不立乎又安見非兩家之箋注爲之兆乎

爾雅匡名自序　戊辰

僮時在塾讀書周易書詩論孟而外三禮三傳皆不能卒業於爾雅則僅知有此書名而已生年過二十始得注疏合刻之本讀之苦其文字多誤思有以是正之乃據釋文石經盡棄俗本之謬以爲得之矣反復久之知釋文所載諸家之同異尚多漏略而瑕瑜並陳湯無折衷學者既無以定一是之歸間有是非

文往往不能合乎古予於是博稽載籍自漢許宋凡有徵引此經者片言隻句錄而存之以備甄別復進而求之許祭酒說文解字之書以究其離合前輩之緒言同學之講說有可以餘益此經者一一收錄附此書以補之初予寫定是書之時安居尙無恙越二年而蕭牆之釁起有同姓之親覬覦吾者利予有敬通孝標之累乘間生隙以訟相尋訟不直則怨愈甚甚欲甘心焉而門內之閑亦日以甚簿歲又大祲寢食不得安所生子旣長大其趣尙出人意丙寅孟陬予

覩於古可以辨言矣辨言者治經之要道也嘗攷漢儒之訓詁大宗出於爾雅而毛詩之傳箋用雅訓者尤多然而毛鄭所讀之爾雅視晉唐人之所讀者蓋大不侔矣吾讀毛詩傳箋往往有不見於爾雅而循其形聲以求其義灼然知卽今本之某字者然而唐人之爲義疏者忽焉而非省則其假借貫通之故久已失其傳矣自宋以降小學日微爾雅一經久爲學者所不道是以說經之儒新義脆說日煩月滋睨略詁訓成書甚易書益多而經義益汨則不精爾雅之

一病幾不蘇則吾所生之長者爲之也吾以輕脆之軀爲無父之人無昆弟姊妹之助轉側於內外交訌之地不惜以身殉者恣其力之所不及而重去其鄉也迨於丙寅一蹶所望始絕精力消亾不能復振念徒死非先人之意而幼子遷生已半歲又不能無所屬望乃託諸外兄德清蔡君景光買屋以居之遂於是冬安葬先考妣事旣畢乃毀吾家以弛吾擔自茲以往偷息人世知復幾時修短不足計自甲子以後盡餘生也昔蘇文忠沈易書論語揣之渡海元符三

年六月之晦商大海中幾不免公撫書而歎曰天苟未欲喪是也吾儕必濟己而果然古之人自信其學如此也予書無益於世不敢援此例以自詡然處顛危之際已度付灰燼久矣今日者猶得從事於斯不可謂非甚幸已緒寫既定乃自為之序其詳別有例言與金壇段先生乞序在可勿綴矣

娛親雅言自序 丁卯

元照幼而憃愚獨學無友僥於學問之道乾隆癸丑始得覩餘姚學士盧先生不惜教誨示之軌則而先生殁其時已識嘉定少詹錢先生顧未偍請益嘉慶丙辰端居多暇放古人掌錄之意掇拾所聞猶

書四五十番時先君年六十有三患利下之疾思有以娛之因以奠親名書其曰雅言先君所賜名也文選注引孝經援神契之文曰矜莊嚴肅出言必雅先君益取諸此也既而繕寫寄錢先生求正定之先生為之指瑕糾繆且畀之以序記當日錢先生喜返元照就先君牀頭誦其序先君聽畢大喜起坐論元照

丑之秋元照處風雨飄搖之境而不敢謝去人事置身於空山絕谷之中者徒以先考妣之未葬吾母之尚存也而能自慰安此心忍而至於今者則以吾遷兒之生正在乙卯之秋元照微有知於古人訓故之學實基於此往還兩載而先生殁其時已識嘉定少詹錢先生顧未偍請益嘉慶丙辰端居多暇放古人掌錄之意掇拾所聞猶書四五十番時先君年六十有三患利下之疾思有以娛之因以奠親名書其曰雅言先君所賜名也文選注引孝經援神契之文曰矜莊嚴肅出言必雅先君益取諸此也既而繕寫寄錢先生求正定之先生為之指瑕糾繆且畀之以序記當日錢先生喜返元照就先君牀頭誦其序先君聽畢大喜起坐論元照

古書寫定六卷於是元照年卅有五去先君之棄養二百有卅四旬矣豈不痛哉若夫學問之事非元照所敢議也　昭代百餘年間名儒輩出探索鉤稽巨細精犖罔有不盡其蘄嚮無論已同儕中元照所得聞緒論者若同縣楊傅九海甯錢廣伯德清徐新田元和顧千里李尚之武進臧在東德清許子詠之流其學皆倍蓰於元照然廣伯以早世無書傳九嬾病未及成書餘數君雖有書皆鄭重不肯輕出元照之不敏獨先以書自見甯無汗下然而不能自已者有

兩端焉元照生四歲而入塾計在塾之年十有四此十四年之中知秏我先君之心力者一衿之外僅此數卷以償我先君十四年之心力幾何而元照之所書燬而棄之則先君之心力盡擲虛牝此寫定之故一也盧先生始發元照之矇一見卽曰吾畏友又曰足下定可傳甲寅之秋親扶病來石塚留連數日而去時年七十有八先生物後元照通書於金壇段君段君荅書曰自與抱經遊耳吾兄名知先生生前遊揚賤名如此錢先生不苟稱許人獨於元照不惜假借再三元照於兩先生雖未嘗侍函丈稱師弟子然而推原求委不敢忘所自也今兩先生皆已謝世元照方以廢學負知己爲媿此書不存益懼無以報兩先生且諸君商搉之功亦隱而不見矣此寫定之故二也若夫遷兒之讀父書固所願也然非元照涼德之人所敢望也寫旣竣乃書其緣起於簡端以志吾痛云

同文要覽序　癸亥

講文字於今日之世而欲盡改千餘年承用之隸楷以還許祭酒之舊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呂忱之字林繼許君而作者其書今不傳姑就後儒所徵引者尋之其指已大異於許自是以後俗字日孳學者不能深究六書之元往往兼收並蓄偏旁點畫繆戾相仍至宋之集韻類篇幾同於貝葉之梵文羽流之符籙嘻其甚矣五十年來名儒輩出發明六書訓故之學許君之書大顯於世然其義精微非可以循曉習俗之蔽仍弗能革也在昔字書若顏氏之干祿李氏之字鑑雖未能盡合乎古而於辨別雅俗不務甚高之

論俾學者易曉誠不可謂之無功梁溪黃君蘭谷悼時俗之失思有以正之而又慮駭人之聞見如爲校點畫之差譌與夫疑侶之當辨者斟酌損益成同文要覽一書殆顏李之亞歟介其友丁君育巷郵予索序予於小學雖嘗津逮焉而未有得也其何以序之子與黃君未有素丁君謂其書曾見賞於抱經盧先生先生平以小學迪學人宜於此書有深契也今先生不可作矣先生平日相與切劘所極推重者莫若嘉定錢曉徵金壇段若膺兩先生黃君試謁教於

兩先生其必有以進乎此而廣君者矣予不欲孤黃君遠來索文之意彊不知而爲之言奚足爲是書增重乎

白雲小言後序 乙卯

白雲小言者太世從祖一醇先生之遺書也先生諱正邦字範先七世祖贈刑部公諱五子先生最幼萬歷十四年進士補太常博士十年而遷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因災異上疏出爲江西廣信府知府未任而卒貧甚同郡人之官於京師者醵金斂之事見府縣志此書卷首有韓止修陳鈞塘兩先生序韓偉敬與先生同爲湖州知府稱循吏最先生說二百餘科次四書講義卅五科次文三篇次詩十三首先生身後遺文散佚掇拾成袠故編次殊叢脞予數年前入城於書肆亂袠中得之驚喜購歸讀之語多名儒可自成一子殆有得於道者竊念吾家自明初竹堂公居易公以醇行厚德基之於先運使公以進士起家居官廉慎著爲家法先生運使公之來孫也承累世遺澤爲時名臣性恬退不務躁進故官不甚顯然其風流節概後之人稱道之久而弗衰非所謂善繼者歟案災異之疏上於萬歷三十三年時官刑部廣西司郎中府縣志並言以員外郎陳言誤也其時朝政隳弛專務礦稅災異疊見先生萬曰憂心不忍默默流涕太息有賈太傅風三百年後讀其諫草光燄猶奕奕紙上也然先生平日非喜作危言激論者又落落無依附乃一旦觸發僨僨不暇計利害如是誠不得已於言而言之而豈可與輕於自見者比乎書之以白雲名也則以

官刑部故中有改南途中思親之詩是嘗改任南京不可詳已元照贈刑部公長房之後非疏屬也故譔序於書後以諗吾宗人云

蠶書序 己巳

府城蓮花莊之水東匯爲池渟漾澹演若鏡若空水之陽有廬焉門對城南羣山岡巒蜿蟺觜互如張大屏障門之內有隙地廣二畝許植桑數十本編雜樹爲籬或開花或結實丹黃朱碧紛駭悅目登其堂則圖史書畫粲然畢具筆牀茗盌一一精好是爲吾友

高君文衡之所居也君故善讀書又工書及繪事能鑒別古人翰墨眞僞高下多所蒐致於世間事未嘗不通曉而不欲爭世人所爭之事而凡世人之所競爭者一若於君遂無分焉坐是不得志於時不得已賣藝以自給祁寒溽暑往往爲不知誰何之人所促迫窮日力役筆墨非其志也然若能自安其素無不平之鳴無憀無僇之色退然自抑若將終其身於此而無憾此則其不可及也予每入城與君恒相過從日失其當故其所衡量務持其平洵學詩者之指南車也然秀水著此書其意不盡在於詩以說詩稗其書者出所著蠶書示予曰吾家貧賣藝不足以自給家有桑聊使家之人育蠶吾於此取贏也吾既以身親之感年久自謂稍得其要領是以筆之於書有圖有說其視無用之言不急之辨或少行問乎予受而卒業爲之喟然者久之予與高君性情雖不同要其不適於世用則一也予浮夏家難析家屬居於德清所居鄰石壁山屋後有小圃數弓課老僕治之豆麥瓜茄菜蔌四時之種不絕可以療飢又可以悅志吾樂此有終焉之志獨惜不獲與君結比鄰相與過從也異日吾苟少安得務蠶當傳錄君書藏於家與家人共講貫君宜勿吝也

葺鈔靜志居詩話序 乙丑

秀水朱氏靜志居詩話散見於明詩綜餘姚盧先生抱經曾采錄成裒編爲廿二卷序而存之先生既勿藏書散盡此書不知落誰手予嘗讀其序猶未爲知秀水之深其能知秀水之深者庶幾吾家之梁甫乎梁甫之言曰秀水懲前人以門戶之見說詩毀譽背失其當故其所衡量務持其平洵學詩者之指南車也然秀水著此書其意不盡在於詩以說詩稗其書

可以謂之知詩而不可謂之知秀水之詩話何以言之有明三百年間朝政之得失人物之臧否舉凡遺文軼事史書所不及備載者悉爲甄錄不厭緐瑣俾後之人可以資攷鏡徵故實其用意如此蓋欲以裨史也秀水以世家子負良史才多聞廣見撏絶一時其在史館時上總裁之書至六七而不倦議論娓娓足以覘其概及其退而論詩意猶未慊乎此也名之曰詩話然不可以阮閱胡仔之書並舉而論也梁甫之言若此誠爲知秀水之深者梁甫居予家時已嘗置綠松石硯二枚硯微坳先生晨起摩墨汁盈其坳

可供一日用興到哦詩屬藁作草書飛動可喜自嫌惡札詩成則命學徒錄以行楷書詩之爲予作者居大半也既而京師貴人招先生校書先君攜元照送至蘇州而別別後尺素往還無慮歲留京師數年歸歸即訪先生又賦詩見貽後在仙居使他子二十初度先生以十詩寄予勸勉之意視昔有加然自此遂不復相見矣十餘年來予漸得見當代老宿耳目擩染微有所解差不孤先生期許之意而先生當日屢語予以順時取榮以慰高堂而予之不才卒不克洊厲

先君交較深先生學富而才盛平居拈題作詩賦下筆纚纚數千言頃刻立就尤長於鋪陳排比苞欲作

以圖進取浮湛庠序無以殊乎曹丸京可作定爲俛
歎歷娑遺集愈然不自禁其汗之流也集經吳先生
論定末學不敢妄有論說且世非無知之者亦無藉
於予言聊寫襄昔之雖以誌感城之私所以報先生
者如是而已矣痛夫

贈周商尊序

癸酉五月余養痾許氏書堂平湖薛君受祺來訪投
余平林義塾志二冊并爲余述周君商尊之行事甚
奇義塾周君之所刱也周君早年雖讀書以貧故不

能卒所業一旦忽忽念世之以貧廢學如吾者何服
吾既無田自處其尚有以處人乃刱意建義塾於嘉
興之新坊鎮有湯裘張三姓皆捐重資勤事事乃克
舉妥人皆自計挽之不爲輟復於新坊鄰近地別刱
三所故今新坊有義塾四計其始事至今財十稔而
義塾生徒之列學官弟子員者已三四輩矣規制既
大經費漸細君將謀於四方之有力者乃於今茲孟
即慰其親而平日所受於尊甫之醫學已有端緒乃
以其術佐遊慕者若干年而歸始可以供儋頗不
足給朝夕有從予官於天津而卽家焉者乃遣君就
之時君年未二十也既至天津念卒儒者業未見以
夏啟行先之會城浙行告其友與其子曰事不濟吾
其野死矣其立志確然遂至此嗟乎豈不異哉繙流

善綜理屢舉重事不數年所挾之金盡依然落度而母夫人老矣不敢委而遠出乃仍以醫爲生計其於醫尤精者傷寒之科招致者無虛日藉是以養其母以及其舅若弟端居閒燕以母夫人之顰笑爲欣戚唯懼傷母夫人心第年暨勉不敢告憊是以其母安之其舅若弟安之烏乎可謂賢矣歲月侵尋五十之年忽焉已過思以其術授其兄之子俾繼其業講貫既久筆錄其語都爲一袠名曰傷寒苔問何以專言傷寒也傷寒者醫學之總匯也明乎傷寒而十三科之能事畢矣其書不務餘詞而於臨證察竅處方之要罔有不賅蓋匪特初學之津梁實金匱之匙鑰也中附綴醫案若干秩敘次筆力多可喜又見君於文事非經錄者客或見而惜之謂以君之才使其早年不爲飢所驅得肆力於學今者說經考史發而成書必大有可觀者所就豈僅止此而吾意不謂然說經文史窮日力者盈尺之書出而問世求其言之有益於世者弗可得也著書而問無益如勿著而已矣夫連城之璧照乘之珠非勿貴也然吾病之病其無用著書雖工而不適於用類夫珠璧已不足貴況乎其末必爲珠璧也君書雖非說經攷史而言言皆適於用幸而安居無恙視之一錢不直一旦迫於死生呼翕之際此一書也雖等之連城之璧照乘之珠有不趨矣而又奚惜乎君之務此也哉君書初成卽索余序會余疾囷逾十旬而弗蘇歲云暮矣乃力疾而書其端如此

悔菴二

悔菴隨筆自序 辛未

人之生數得百年者大氐以六七十爲率耳童昏旦以痾疾事故損耗大半一日知一事卽所知已無多況且嬉游燕豫戮歲愒日以廢吾學者不知幾許事也而人壽之登六七十者亦不數數覯也農工商賈執一業以貢其生勞心殫力窮年不暇給士人端居一室交其四支號尊重顧參然自怠歲月日增一無所慮意將何爲乎人世所競致顯榮立功名而已於此既無意退而思託豪素以自別於草木亦人情然矣僕於榮利非不耆也弟未盡力乎致之術亦好

讀書得請業於長者承緒論顧用心殊鹵莽經史大
部尠能成誦冉冉二十年於學卒無端緒亦曾寫定
數册書非有意所存也乙丙以還遭家多故屏居德
清于今六年矣憂心如惔黃髮衰落向所肄業都不
復省憶生年財逾四十便已如此過此以往從可知
矣山居寺無尤劇涉獵所及間有啟悟命吾四友用
備遺忘等博奕於用心勝劬參之怳日糺繩之責豈
無同學若析眾言以明道闢經術以濟時僕嘗有志
焉而未遑也茲事體大請以俟大雅逴躒之君子云

歸安嚴元照

序

壽巖詩存序 辛酉

先君半菴先生少受業同縣壽巖朱先生先生諱山字懷仁自號壽巖本姓施乾隆十二年本省鄉試中式十六年成進士任福建泰甯彰化知縣陞直隸灤州知州降補房山知縣而終館吾家時尚未舉鄉薦也先君言先生高邁黨朗爲諸生不屑意舉子業案頭不蓄兎園冊子喜作詩工書善畫山水松鶴尤善水墨牡丹酒酣落筆初不經意草草點染墨光浮動尺幅間益然有生趣閣筆拈韻即題詩其上亦不自矜重田夫野老就乞其畫欣然應之伸紙潑墨數十幅立盡逮其爲知縣也大吏索其畫則掉頭不應彊之則迺然笑曰官可棄謹不可得也卒不肯補房山先生愀然曰山吾名也而房之其不祥乎生平吟藁多散佚元照求之久始得此藁是先生在泰甯手書付刻者乃辛未至甲戌四年中之詩計五十有三首自爲之序元照復搜輯題畫詩若干首附於後仍舊名曰壽巖詩存先生詩清雅蘊藉可以息人之矜氣而憂歲愛民媿不稱職之意時時於五七字發之韋蘇州邑有流亾之句爲名臣大儒所稱道先生寥寥數十首其中類此意者正復不少題畫之作層見疊出篇妙不數元明名家予家舊曰延師多一時名宿而先生尤其選也桑梓耆舊風流宏長高山景行之思後生小子固有不能自已者而況於有淵源授受之雅者乎先生殁數十年來湖之人知重其牡丹事夫先生不肯爲上官作畫則其風力之峻已見一端求畫猶不可得求貨財顧可得乎吾知先生所泚筆拈韻即題詩其上亦不自之地其必有歌詠稱頌歷久而弗衰者矣又必有零章賸簡流傳藏弆珍若球圖者矣顧安得有心人不憚險遠往而問之

松屏吟藁序 辛酉

松屏先生與予交始嘉慶三年先生長予五十有二歲一見如故舊與予談娓娓竟日不倦嘗向人稱道

予謂此君不慕榮利浩浩落落殊彊人意讀予文又
愛之謂予曰卿文直抒胸臆不務粉飾故自快人時
作詩投贈并示以吟墨八卷俾爲之序先生詩和雅
妥貼不好異不矜才經營慘淡求無病乃已然讀者
不甚覺也平居好述舊故事雖正及乾隆初年杭
州諸老輩性情行事所接於耳目者稱說歷歷如見
眉宇促鄰傾聽輒爲神往先生於鄉之前輩尤推重
周穆門乃樊榭堇浦所兄事者以不遇故名稍晦先
生與穆門詩文連篇累牘背誦如流水與人談次未
嘗一日不說穆門也穆門詩予未之見先生殆得詩
決穆門者鄉先生生無須眉終身不娶年雖耆老風
神奕奕然髮長及地善飲啗好佳山水嘗曰三百六
十日日日行招我上西子湖舫者欲我一日弊而不
赴不可得也其興致如此然天性伉直意所否者王
公大人前不能少變其詞色也與先生別一年矣音
問不時得思之不能已因書此帑先生門以當吟藁
之序可乎先生先世本柯陵史氏後改姓余名大親
改名正親字容若仁和人中乾隆廿一年鄉試副榜

南雪草堂詩集序 辛酉

胥石先生生四十有一年當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之
歲哀其自少至壯乾隆十四年始至二十九年凡一
十有六年之詩芟汰而采之計各體詩二百有五十
有三篇爲卷四名之曰南雪草堂詩集計刻詩之時
去予之生也尚四年予生兩年而先生舉鄉試遂遊
京師比予少長知先生名然不得見其文詞又越二
十有二年先生南還始獲交焉得觀斯集再請庚寅
以後二十五年中之詩讀之則大半散佚蓋又不知

其幾何矣先生長予四十有三年長先君且四年予
固不敢與先生齒也願先生雖厚予以不敏獲從
諸老後凡所納有年八十以上者以薦論先生居第
五予年來往門忘交五十里而外往往有經歲不通
問者與與先生落先生家也之十八都曰前邱予家
十五都曰石塘相距二十里朝發焉夕可以還或楠
小艇或策杖裹糧交載論心素留連往返久而不厭
五六年於茲矣先生詩法古人而不徒襲其貌意思
深格律細抑斂才氣使帖然於字句間妙處殆得之

唐人居多讀之猶藉以見先民榘矱也集中所錄皆以僻名教表風義述祖德報知己率率醻應之作十不存一其去取甚嚴少詹事嘉定錢公見之謂非苟焉作者洵知言哉先生今年七十有二多疾予往候之猶呼坐牀頭作劇談欵然每慇懃歸不能一昔留也秋深夜涼讀斯集數過此中似欲有所言乃篝燈疾書漏三下而畢寄呈先生宜有一言以教我矣

孫編修遺詩序 乙丑

同邑孫遲舟編修當乾隆三十七年試禮部中式第二名及第入翰林院孫氏世居城南菱湖鎮其先代在康熙朝有以一甲第二名及第官至二品者故里人號編修曰小楊眼云編修入詞館未幾年卽下世遺詩若干首其季子憲儀校錄成袠而謁其友人嚴元照爲之序序曰詩以道性情也天下無無性情之人卽天下不可作詩之人固不以境異也而論詩者大率歸其事於寒人野士一若詩之爲道宜嵐於山林宜絀於臺閣若是乎郊島之作必非元白所能逮而永叔介甫數能廷秀

不可以不亟矣予故徇憲儀之意而爲之序惜乎予於詩未之或知也予之言不足爲編修重也

宋助教集外詩序 乙丑

國子助教塘棲宋先生左臬自定其詩爲學古集四卷於生平所作存者十不及一宜與吳仲倫序之既捐館舍其子咸熙時熙爲刻以行世又哀其所芟去者料簡之附刻若干首俾予爲之序予既卒業乃歎助教之定詩其識甚不可及也夫文人之病莫大乎能疵人而不能自疵人之清詞麗句以我法繩之吹

其毛而突其瘢彈射無完膚然後快於心而於已之所作雖未盡美視之若盡善矣雖未盡善讀之若已盡善矣撫卷反復吟諷嗟賞存之唯恨其不多此豈故欲自留蔽累以招世之譏訶乎其識之不精無可如何五以離堠之明苟非鑑何以見其面學者之鑑安在在乎求諸古而已矣旨哉助教之以學古名其集也其得鑑矣得鑑則於已之妍蚩向所不得見者今乃盡見之存其妍者去其蚩者又何難也然而助教所自以爲蚩者猶勝夫人之所自以爲妍者多矣

嫁此僕之詩品也客之好僕詩者果何所見耶作旋即燬嘗以詩質之內兄許周生請其政定久之弗應彊之則曰君詩無可毀亦無可譽不能有所言也若周生寘深知僕詩者

梅巷學詩自序二 戊辰

僕今頁收拾殘棄系之以序既而攜之至會城王丹生方選錄閨好詩爲願言集索僕詩擇取若干首藏刑部金鑑又爲僕點勘一過謂僕詩品在廬陵半山之間僕之詩不足以言工掘而君乃欲引而置諸論議之列殆不可謂之知音也然僕與而君締交之始未則有足以述者季頁之月巡撫儀徵阮公招僕校

梅巷學詩自序三 戊辰

往往有如此者僕求冤時喜學爲古文詞又好言六

書僕是以來杭也寓於天漢洲橋之興福寺丹生錢
塘人也流寓太倉因秋賦還鄉寓於天后宮兩寓之
相去咫百步許僕是以得交於丹生也金谿開化人
丁母夫人憂服闋將入都而杭未發屏杜訪亦締交
焉其時相與邂逅往還者嘉興丁見堂仁和王復宋
德輝李允升汪漢郊諸君秋冬之際文譽特盛未幾
予將歸里展墓見堂王復思返嘉興丹生還太倉漢
郊有揚州之行金谿北上諸君感良會之難再惜雅
集之易散見堂賦滿江紅一闋屬而和者六人名曰

秋鴻館詞比予展墓畢復至杭唯漢郊已成行諸君
皆未散留連讌集較盛於前乃請梁學士題秋鴻館
額懸於天后宮之別室復爲文記之而鐫諸石其時
僦殺民居夏在家無所事時時與允升夜中試茗招
僕同遊白是茶肆酒罏往往有僕之蹤跡矣金谿間
而亦來遊也霜月之淒警風雪之酸寒無不共之狂
歌痛飲不至漏三四下不肯散如是者又匝月穀民
乃命詣史作寒宵試茗之圖久之見堂王復先行丹
生亦行穀民手役茹蘇

不復能出獨金谿與僕猶遲遲不忍去歲行盡矣僕
欲歸告金谿金谿喟然曰吾之不行爲諸君也今可
以逝矣遂約僕同醉杭行有日矣許兵部周生復留
祭蘇公臘月十九日風雪中三人至湖畔蘇公祠次
日具舟部署行李是夕與金谿遍走街市比登舟已
五鼓矣城門開乃發至德輝家醉司命之前一夕也
猶作一日留夜分始別蓋至是而秋鴻館之集始畢
金谿通籍已二十年交遊滿海內然而歎吒茲遊以
爲平生希遇況僕之落穆寡耦者耶僕抵里門歲事

已無可問料檢近作別爲一序錄而存之若經金谿
所點定者丹生約來年上元前過餘不溪訪予當出
以相示又當別寫一通寄金谿京師云

顧言集序 庚午

顧言集者吾友錢塘王丹生之所撰也丹生流寓於
太倉歲在戊辰以秋試歸稍會予脩書於杭乃納交
於旅館見其方遊擇師友之詩放中州集之例人各
爲小傳系之顧人數殊不多益丹生性慎密既不輕
結交人而與之交者又不必皆能詩人也白與予交

友之廬至者幾十輩游從燕集詩一時之盛名其所寫之館曰秋鴻詩學士梁公題額又請記之以文丹生悉索諸君之作大諸集中其不入會而能詩者亦采之彬彬乎可以觀矣予館之次年丹生教授於杭所續采者蓋又不少論書於予乞爲之序丹生非不能文者序宜自爲之而乃以屬予何也人之讀是集者於丹生之爲倫類騷雅莫不知也然而丹生之之爲此別有大不釋然於中者或未之能盡悉當以予文見之丹生既寡交遊平時與之游者獨有一人

曰汪君隆煇隆煇字照庭亦杭人之寫太倉者少孤學未成而輟既無可以表見於世年財廿有五而殁其殁也於戊辰之夏值丹生在杭不克覩含斂哭之慟與予語言流照庭不去口故與丹生往還者無人不知有汪照庭久之見丹生亦如見照庭思照庭也照庭苟有單詞片言之存宜無不登此集而照庭無之丹生思所以永其名者展轉不得其方此丹生之深痛也烏虖友朋吾性命也吾白髮年朝出而求友於世當世之碩德名彥撰几杖者有之遑

手者暴弟好者有之二十年來物故者既不可復見存者輒數閱寒暑不通音耗予亦嬾甚視百里程如在天上山居暇日感念存殁亦思致丹生之勤卑亦予於篤倫懷之數年卒未及舉予怠而丹生教授於杭類親騷雅二者皆不如丹生耳而若汪照庭者終將附丹生以傳然則人之喜交游者渠可不與丹生交耶而予既得交於丹生矣予之幸也

酒邊花外詞序 戊辰

米樓上許歲時即有翦雲樓詞刻行世吾友楊秋室

嘗爲予極道其工予固未識米樓亦未嘗見其詞也顧秋室於時人少許可獨心折米樓知米樓下筆必有絕人者愚欲一見之而徵還虎林終不得覩今茲予館書米樓丁母憂居家亦暫爲人館書過從累日夕索其翦雲一刻則曰此少作吾悔之久矣問爲予館其近作大愛之翼日出其業三種畀予長調多者曰盧中秋悲譜曰夢曉詞清眞婉約捨絕流碧香陽一瓣香舍米樓其誰與歸又裒其小令別爲一卷合取向鄰林王碧山之詞名曰酒邊花外

詞麗而不婬雅而多姿意不越於何中情彌永於言外草肉效顰十解視之殆有媿色近世詞家長調多而小令少猶作詩者之無五言四句也若米樓殆能出入南唐北宋者矣米樓小予一歲年十四五郎見知于大貝朱文正公繪而試順天舉而蹶者再憤恨無聊跋涉江湖思謀微官以養其親頗有有力者推挽之亦卒無所就久之自顧才力不足與世爭得失乃以黃冠加其頭托迹北山若將終身焉年財三十餘耳嗟乎士人閉戶讀十年書出而問世致顯榮立功名者何限乃亦有天賦俊才醜頓困頓未老而窮如米樓者吾不知其故也予於明耦中有勝人之具苦無住不倦心而於米樓猶不僅重其才也米樓本吾鄉晨舍凌氏實忠介公之五世孫也忠介與上虞倪文正公鴻甲申之難倪凌故有姻聯米樓之先世遂冒姓倪寄仁和籍今忠介之後在本宗者已無人矣予嘗欲於城北蒼弁之間擇泉石絕勝處築二妙祠以祠姜夔章周公謹二公二公非吳興產也而皆流寓於吳與南宋之詞人莫或能先二公者其流風遺韻宜歷久而不渝吳興人之詞雖甲於天下可也然近者大江以南長於倚聲者不可一二數而吾鄉無聞焉鈐山之叔麗藻芷之芳馨自姜周以還幽情豔藻寂寥而不發者且五百年抑又何也吾於吾友倪笙巢不能無望也笙巢長予一歲其尊丈與先大人善笙巢生八歲曾隨尊丈至予家予與之嬉自茲以後相聞往歲予入城相晤於梁莆家握手道故如隔世事年皆未盈四十而不相見者已三十年矣予與梁莆喜言詞非笙巢素所習也今茲梁莆出示新詞一袠示予慢詞小令大然合拍進而求之纏姜周之遺響也何有梁莆落魄遠遊無以贍其家於笙巢之供億灌矣笙巢顧安之曰吾於梁莆非所計也終不可舍之而去其篤於友朋蓋如此美才而深於情宜於斯道有深契焉予嘗學為詞甲乙間留為書扇齋

笙巢詞序 已巳

秋怨詞一曰處怫鬱之境淒酸楚之音讀者爲之滅
獄笙巢之作和雅清婉可以悅人心意予又於此卜
笙巢之不終窮也

傳

高烈婦傳乙亥

文人不能無僞言詰傳其甚者也以誌傳之文述壺德表閨範尤僞之易者是以立言之上每重爲之然以李文公之文其所自許以爲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者乃獨在高愍女楊烈婦之碑傳則豈非以行諸閨壺而無媿詞者爲倍可重歟平湖周君士漣乞

余傳其妻高氏余不辭而爲之以高之賢余知之稔故余生平足跡未嘗至平湖周君綢交於余勵再更寒燠曷由知高之賢余之知之也蓋以周君吾觀周君之所務其亦關於事情之甚者矣家本不饒乃不自謀生計無故刱建義塾集生徒百人延師以教其讀書終歲奔走供其資糧封其家之事更無以暇及也生四子唯長者留娶婦餘皆成長不復能授室而其子皆能順承其意弗敢幾微咈也則知高氏於君之舉不以爲非也義塾之舉世皆賢周君而不知其藉乎內助者固不少矣歲癸酉周君家既毀乃以家屬居於塾高氏於生徒之脯歡澣濯櫛縰料檢無弗周竟以勞瘁故踰年而殁實嘉慶十九年三月九日也年五十有八嗟乎爲人婦而不撓其夫之爲善更能左右之以底於成賢可知矣周君思所以傳之固宜惜乎余之不文也高氏生四子長維新娶陳氏孝婦也有傳之者故不書餘三子皆未娶女二人嫁胡國英庠生

徐烈女傳壬戌

國初時吾鄉朱先生心以古文辭名文已散失其族孫某以所搜集者幾五十篇示予大率疇應之作行文亦不遵古法其傳烈婦海事予已芟次成一傳又檢得徐烈女傳一通其事可傳也亦爲綴緝之如左

曰徐吳江盛澤里賣緙人女也幼字同里仲某仲少孤依外舅居既而患固疾歸久而弗瘳仲乃告其季父俾告於外舅請更字女女自其壻之歸也即茹蔬不御膏沐髽無歡悰及是聞仲言遽自經救之蘇嗚咽告父曰郎不欲兒死者願長侍耶以終兒年然

亦不忍以衣食累耶父乃爲置織紝之具於樓樓之上終日機聲軋然父耆酒夜販絹歸女爲治酒饌候父寢然後政寢有小妹教之女紅妹既嫁女遂獨處有說之歸空門者弗應後壻疾日殆壻之季父又來告曰若女誠賢然所以守永不變徒以壻存耳今必不生矣吾將爲若女擇所歸父以語女女默然仍夜治具如故更闌登樓自經於機側救至已絕矣乃奔告於仲壻之季父馳至見屍而歎曰吾爲汝計憐汝耳不虞汝遂至此汝今死亦仲氏鬼矣女忽張目一視而瞑年廿七其壻亦卽卒康熙七年事也至嘉慶之七年已百有卅五年矣

沈節婦嚴氏傳　王廷燦

節婦嚴氏自祖諱正心貢生贈承德郎刑部廣西司主事祖諱錫萬歷十六年舉人刑部廣西司主事父諱補琮崇禎十六年進士吏部文選司主事歸安人多大官祭祀特侈盛雖貧必謹遵先制於咸黨鄰里無失禮無廢事而承銓不肖以博敗先母一年卒承銓之子又甚於承銓康熙五十六年九月廿一日節婦歿年六十有六歿之日已無立錐地矣

嚴元照曰節嬪贈刑部公靜巷先生之元孫女吾舅祖行也靜巷先生有三女長嫁朱公元睦次嫁沈公輔次嫁鄭公天來沈氏姑年十七而寡甚貧撫遺孤長而又夭又撫孤孫守節六十有六年而歿浙江通志泉府縣志皆載之而家譜不言靜巷先生有女故牽聯書之若節婦嬰苦四十餘年日繫其子孫之被敗而後沒又天道之不可知者吾弗敢論矣

烏程馬要村國子監生沈瑄之女小字曰萊幼端靚善讀小學嫻禮法字于族祖諱德衍者越一年而于族祖殉文閒訃不食者累日私於其嫂以將奔喪告其嫂曰此非女叔之所宜言也女頓顏頻首不復自

言然自此屏棄飾絕燕閒數年之間未嘗見齒後有求爲婚姻者瑄將許之女方屬疾小瘉微聞之又私於其嫂嫂又曰此非女叔之所宜言也女疾遂甚嫂亦時曰切切如有所語叩之不荅固問之則曰嫂氏知予遂瞑時康熙四十七年閏三月初七日也年廿有五

嚴元照曰女子幼從父兄未嫁而奔夫喪賢智者之過也先儒論之詳矣沈女格於嫂氏之一言六七年而不敢發卒以身殉斯女也其於禮庶幾乎德衍予

從高祖吏部主事諱爾琮之孫女也

施烈婦吳氏傳 乙卯

烈婦吳氏烏程之晟湫人適同邑蓳家田施佩琛珮琛母憐少子於珮琛弗善也吳曲盡婦道得其姑驩文相珮琛蓋子職家無間言閭黨咸難之一日佩琛水死吳奔赴水涯慟吳欲與俱羣救掖之比昇珮琛屍歸眾方襍沓聞忽失吳驚索之則已投水死矣年廿九

嚴元照曰吳故農家女也初未嘗習姆教閑檷範而其成就乃卓卓如此可不謂賢乎夫家庭憎愛之際賢者猶難處之吳一等常女子耳而能化孝以成遠是操何術歟非純孝而能之乎吾於是而知其一女而莫爲之請有吳君邁封者爲文記其事予特隱栝而爲之傳其事當在乾隆中年吳君之文不載年月不能詳已

方氏二烈婦傳 辛酉

歸安縣十五都墳前村方氏有二烈婦謝氏金寶妻

金寶少失母其繼母惡金寶謝既歸姑虐之已而金寶病以身後之無以處謝也憂之甚謝尉之曰第寬自寬卽不諱妾亦有以自處其無爲我戚戚矣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廿八日金寶疚金寶之將疚也謝忽就枕臥女叔以兒垂斃告不應又以告又不應家人怪之少選宛轉欲絕始知其飲鹵以藥解之拒不受竟疚年廿六金寶族舅弟聖麟娶於姚姚壯健善操作聖麟未婚前已患瘵既婚半年而疚姚姚以哭夫致毀未幾舅姑欲更嫁之姚勿聽然勢不可已乾隆四

十七年十二月廿七日縊而死年廿五皆無子聞諸姚之母弟爲哉劬者乃并爲之傳去姚之次則已十有九年矣

嚴元照曰一姓而比鄰居而婦人之以烈聞者三年之中且再見焉不可謂非極盛事也然不幸而出於窮閭下里既無人焉爲之請於　朝而旌之又不得學士大夫詠歌而傳述之雖其捐生赴義初非欲有聞於時然而表揚風節吾黨固有責也矧地之相去不過五里事之相去廿有餘年而可聽其湮沒乎傳之又安得不亟亟也

吳烈婦楊氏傳　辛酉

楊氏歸安人同縣重潮村蔡家橋吳位寶妻位寶之母亦楊氏於婦爲姑姪家貧少養於吳結褵未久位寶疽生於腰姪夙夜侍疾奉湯藥卒不起姪曰夫疚吾何聊生然而未忍引決以吾姑在耳語頗聞於人人未之信未幾其兄公以貧故議欲嫁之婦知之諫比少長男則督之耕桑女則教之紡織蔣曰吾不忍詣地下人憂也然家日益落而第三宇又疚然於里有奇

祥年廿七而寡又卅有四年當嘉慶五年亦年五十節婦年壽合旌例而莫爲之請予從祖母張孺人禮葬之從姑也節婦行事予夠知其概乃詮次之如左張氏蓀封及禮葬好博家中落節婦夙夕諫不少悛然終不聞詬譁聲也禮葬次有幼子三節婦撫之皆賢立而長子死禮祥有母弟禮祥次弟夫婦相繼死遺男女各二節婦與同臥起出入唯謹比少長男則督之耕桑女則教之紡織蔣曰吾不忍詣地下人憂也然家日益落而第三宇又疚然於里有奇

顯親故問問遺賻贈終不以衰薄故廢禮稽家政頁
苦然而人見之若懷抱問未嘗有憂虞也者既而其
次子長爲之娶叔之女長又爲之嫁而貧益甚嘉慶
二年次子婦死又三年次子又死其年秋節媳亦亾
孫男女各一人

嚴元照曰從一而終未足稱奇節也凡少習禮法之
家莫不以改嫁爲恥苟或從一而終而行事不能合
乎禮庸足重乎以予所聞節婦之行雖欲不謂之知
禮安可得然而遭逢困苦老而孀甚卒無以蔣其勞

抑又何蚊吾嘗聞之爲善無不昌斯言而苟非誣也
吾誠何以爲節婦解乎

族母節婦徐氏傳壬戌

嚴元照曰再嫁非聖王之所禁也蛍蛍之岷夫亾而
去之有至於再三者吾於吾家之節婦徐有感也徐
之夫諱永麒吾父行也服絕者七世矣與元照同出
以禮楊故貧家本作家貧家字增一無五尺童鄰人本作而與閭
士積者增一字士積三字鄰素頑很養博徒爲弄兒有胡起
龍者尤嬖士積嘗穿壁隙窺秀姑容貌端麗動必
依其姑侯氏居年十五矣九字秀姑父刪子字鼎元二字今康熙戊寅
以求火一增一字刪三月八三字日者值增二字刪士積二字刪鄰美遂啟淫心五字時叩門
丁少於次然率百有餘人四百年來專務農詩書之
澤微矣永麒歿時徐年廿有八耳方盛年又無子有

病不得已命秀姑與之士積潛躡入爨下以言挑之（增一字刪秀姑二字）秀姑正色曰得火可速去毋多言士積僞然睨而笑直前攫秀姑秀姑大怒噛其指（刪士積二字）負痛去侯氏（剛閒之二字）畏其橫（改二字本作強鄰）不敢有責言既而（增二字刪六月望日四字）士積又（增一字）從檻下援手持秀姑踵秀姑叫驚四鄰日已夕矣詰朝鄉三老誚讓士積率諸楊家謝無狀奉盤茶爲禮秀姑怒擧（本作鄰）盤擲之地（增三字）誤中起龍（剛一字）面潑茶淋漓被面（增二字）起龍（剛怒字）拭且罵（剛曰今故謝之反怒爲小賤殊不可禮也十五字）士積亦大怒（剛祖）

悔菴四　二

拍胸指（四字）罵秀姑（剛曰狗婢何敢然吾寢處之反辜耳不姿誓不歇十八字）羣博徒譟而出（剛鄰人咸嘈其不平然畏士積乃（增一字）日與翠髮敲壁渠謔以辱之不可聽聞（剛至十九日四字）秀姑慟哭曰我尙可活邪一辱女子旦晚不能禦强暴有如倉卒失防則何以自處（增五字剛羣邪逞凶汙吾世七字）遂以頭撞（剛擊字）柱手擣其吭曰天若祐我速死爲幸侯氏灑涕撫（增一字）而尉（本作潮）之曰兒無然翁歸徙而避之耳秀姑（剛衾則衾三字）嗌咿不能自禁者（增一字）良久佯應曰諾姑休矣侯氏寢漏下三刻秀姑竊燈縫衣裳上下聯綴遂飲鹽汁而死年十五時康熙三十七年夏六月十九日也（增十七字刪及旦侯氏怪其戶扃薤牀而視之赫然死人也十八字）侯氏（增二字）乃號呼里鄰控縣申（本作稟）上官巡撫（增四字刪羣有司三字）張公（增一字）提本作鞫）得實遂杖殺起龍（剛於庭）士積（增二字）如律并笞羣博徒之從罵秀姑者上疏請旌（旌）制曰可

孫秀姑傳向推馮山公先生作者爲最今刻於解

奢集予讀之未愜於懷向曾刪改二過今錄存蓁

悔菴四　三

中并著其元本異同以俟明者定之元照記

賈翁傳　辛酉

賈翁宗光予同縣人世居田上村爲農翁少孤顧喜文事天稟絕異有塾師館於田上當講藝時翁從門外聽一過卽了其義師異之引與語察翁意不屬於舉業又貧甚乃教之讀醫家者言凡所流覽悉能成誦遇危痾投藥立瘉卽不可救者輒豫知其時日有招之者風雨寒暑無所避道遠則跣而纓行縢迅走至則視疾定湯劑甫畢卽迅走去又樂道李虛中之

說多奇中喜讀史從予家假宋史讀之意甚得每談說汴京臨安三百年間事勢人物掀髯抵掌齒頰間衰衰不能自已廣坐多人翁被短衣曳草履踞坐大言旁人瞪目傾耳莫不囁嚅相顧吒爲奇絶翁不娶從子不肖無所依乃投老荅山僧寺予再三過訪之引坐曲磴間猶爲予縷縷論劉光世事云

嚴元照曰翁吾父執也齒少長先君先君甚重之嘗歎息謂元照曰費先生非常人也士之囿於俗學伊吾一生而不知朝代先後者有矣一田間老而能談

史如說平話不亦難乎先君令已捐館舍翁下世亦有年矣念翁既奇士又念先君之重愛翁也乃爲之傳

書事

書凌忠介公軼事乙卯

公之在兵科也同縣人温體仁正當國欲去異己者公爲山東參議其爲蘇松道也迎父來會有以珠燈饋者燈麗甚公始不受而察父意悅之乃置之張燈爲樂三日後乃還其燈嘗治一豪豪使人至吾鄉求救於茅某公之親家也進千金爲茅壽茅爲言於公公弗聽竟置之法冬夜閱案牘至夜半覺奇温顧已身衣狐裘驚吒問則几前有伏服叩頭者叱問何人對曰囚也卽牘中盜魁某欲從公乞命公衣薄慮公中寒故以裘獻公取牘覆視此曰若罪不可赦乃敢吾頭去擲裘還之盜伏地曰以公故不敢逃乃敢害公耶公非嗜殺者是某自無生理耳某終不忍以失盜累公遂仍就係卒殺之公歿於甲申三月二十日公門人李森者已降賊矣來吐公勿炊公叱之去李涕泣跪不肯起公大罵立逐出遂作書辭父云云投繯炊未幾聞門外呵殿聲家人驚疑出視乃歸安張鱗然來爲賊招降鱗然少時與公同學知公死吒曰我鴈駿甫且大拜矣何駿至此揚揚入門見公死

大鼈五體委地良久不能起公匱與海鹽吳貞蕭餘姚施忠愍之贈同設宋姓家皆白木棹也有包漆匠者獨轉側兵刃間求得漆爲縣之匱既歸貧不克葬康熙中江都吳公綺知湖州過公家謁見公夫人閔秋深吳夫人衣葛衣練裙出見吳公再拜階下歎息去爲卜地驥村之北葬公爲文祭之公孫有名祖孝者幼而負氣年十三學文塾師旂授者意勿慊也棄去爲磨麪傭見紙囊上字讀而悅之問之人或曰先輩文也乃求先輩文讀之大喜曰如是然後可以爲文矣遂能文論者謂得公家法然不肯應試亦聘於閔閔女舟溘祖孝贅婢虐其女女無怨色既又描畫語以撼女將更字之女投水救祖孝遂不娶張嶙然者亦進士與溫體仁瞿殿試時體仁欲以庶甲第之名遮嶙然嶙然面青如藍思報顧而笑曰是盧杞也安可冠多士抑置二甲嶙然由是銜帝知府事陽知府降賊請爲內應至京師詭言逃脫復投賊營後開城迎城請毀諸帝廟主賊許之嶙然剮諸帝后主金眉懷之歸田所以報盧杞之讎也嶙然死其家賄當路

大嶙然鄉賢祠莫之誰何乾隆中沔陽李公堂知州一日大雪公忽召諸生集府學鄉賢祠公登堂周視諸生鵠立階下屏息不敢請公卒指嶙然主罵曰賊奴持何面目踞坐於此吒從者趣命斧碎而擲諸地立焚之諸生大喜亟命傳以爲快云

書沈東巖事後

予宦甫周晬已識千名字歲半喜握大筆作徑尺書猶憶四五歲時閻若傳言有再者能書新來吾里越數日至予家先君見其貌閒雛無寒乞狀問君儕伍中間有僕家郎君幼而能書僕願留親睹郎君書先君命予對客書客立案旁觀之數曰此互古未有之奇也咄咄者良久先君乃張大幅講客書客即拂袖拂紙援筆直下如風雨交集草書遒逸頃刻盈幅署款東巖二字其自書流姓先君問之曰君訓童蒙亦可以自給何甘自辱於泥塗也則曰僕譬喻入厭之舍是無甘爲也乃貽以錢米而去不知其所往遐今世有餘年矣當時貌若四十許大略乎吳哉以沈君之牙出而有求於

世卽於功名富貴所得不能奢要之求一餉曰之策以免於爲丙定不難也然而妥於丙而不悔者其意以爲出而有求於世其勢不能不有所屈有所屈則必有所喪均一屈也無甯屈於千萬人之下庶吾之素猶得以自全夫抱絕異之才而能屈於千萬人之下者其人必豪傑之士也彼其所負者殆未易遽測其量矣以予平生所遇之人更無若沈君奇者爲書其事以詒吾黨愛奇之士云

論

悔菴四

秦楚論辛亥

吾讀屈原列傳至楚懷王客死於秦未嘗不爲之流涕及觀項燕之破李信項羽之殺子嬰又未嘗不慷然歎息也嗟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懷王庸弱之主非虐戾之君也師出而屢衂於秦楚人怨矣比其客死秦楚人怨深矣三戶亡秦之語非自怨生乎夫項燕非將才也李信非懦人也負芻之弱又非懷王比也而燕齊代帨湘五王相繼得罪當時諸王人人自危慮將盡斃於其手而論者猥以勿使朕有殺叔父名一語謂爲仁厚之主吾不知五王建文之何屬也五王得罪之時不聞得以叔父之親少從末減何燕王之叛而走其大將以泄楚人數十年之忿遂爲亾秦之機兵已發於告太廟廢爲庶人之後反鰓鰓然以叔父

呼之也且燕王俛兵犯闕大逆無道而猶以叔父之故戒兵士不得傷之則五王之反狀未眞是更得以叔父之故保其世祿明矣建文之嚴於五王而獨寬於燕渠果有說乎漢景帝時朝錯建議削弱諸王卒召七國之兵既而錯亦因是被誅微條侯景帝亦危矣燕王之才倍蓰吳濞而盛庸耿炳文之徒於條侯無能爲役齊泰黃子澄不聞有嘉謀嘉猶而徒導其君於刻薄枭乎燕兵之來尸居餘氣又不能建一策以制其死命何其庸也建文不用齊黃之言則吾無責

於建文矣齊黃能除大慈則吾亦無責於齊黃矣論復辟者罪石亨徐有貞而不論及於景泰未爲篤也英宗復辟之心萌於景泰易儲之日徐石特迎其所欲耳景泰奉太后詔輔憲宗爲監國繼而即天位英宗縱浸而不復景泰義當傳位於憲宗而顧可廢之乎憲宗在景泰三年財四歲耳雖欲廢之何忍廢之英宗止此一子雖欲廢之何忍廢之景泰忍於兄之子矣何有於其兄傳不云乎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英宗固嘗君天下于萬民矣且視其子之被廢而不能

出一言以振之其能無動於中乎英宗之積忿於景泰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它日復辟廢爲郕王致而薄葬錫之惡謚天下莫不謂英宗薄待其弟而不知景泰薄待兄子所以教之也論議禮者其所以罪陽廷和者非也所以罪世宗者亦非也廷和奚罪耶武宗崩而無子廷和當求武宗之子屬而立之不當援世宗也世宗武宗之弟也世宗立不可以爲武宗子不得已乃彊使之父孝宗然而毘王制禮爲大宗無後者立後不聞爲有後者更立後也孝宗傳位於武宗孝宗未嘗無後不待世宗爲之子而後有後也此其與禮意大左矣姑就其意欲以世宗後孝宗亦非難也武宗遺詔當曰立興獻王子某爲孝宗皇帝子然興獻王不可以無後更以某爲後以奉興獻王祀如是則世宗雖欲崇其私親將何說之有今不重以遺詔而爲人臣子顧欲力奪人主之父母而使之爲它人子不亦疎乎若夫世宗之罪則奚若興獻王無它子世宗不得爲人後世宗而果賢也則當被召之時必力辭大位請別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己代而乃

裊然即安足以知其不賢之甚矣其後之任情乖禮何怪也若張璁桂萼者苟容大主之意指以取富貴足矣其人本無所知不足道也

周忠介公論乙卯

市有狗臥於中道瘦且癘人之過之者咸斂手避或憐之擲以足狗嗥然起噬人之觸之者一何不自愛耶周忠介公以罵奄賈禍吾未嘗不深惜之嗟乎宦寺之禍至於明尚忍言哉禍至於魏忠賢又忍言哉凶燄滔天倍蓰振瑾其鋤誅善類如張密網以羅雀竭林覆巢未爲慘也雖冥冥之鴻猶擺不免而乃翼飛以赴之其庸獲免乎忠介生晉濁之世官宰不達又不仕於朝杜門寂處留其身以有爲可也而徒欲以一罵褫逆豎之魄計亦左矣若曰吾方樂死而惡生明知之而不懼也是亦非中道也而況乎所損者實大或曰公與楊左同受奄禍然則楊左非蚊虻不同楊左身爲大臣移宮之議主之力羣小所甘夜切齒腐心者其及禍也譬如衝行逢疾狗雖欲避不可得非若公之可以免也可以免而不免君子不爲也不可免而求免君子亦不爲也吾聞魏忠節之擊魏廣微也謂黃忠端曰事即不濟亦是史鑑上一大事忠端大息曰國家大事豈可爲兄博名節乎旨哉斯言其亦可以深長思矣嗟乎宵人之去異已唯恐不盡而正人君子復踊躍以赴湯鑊人之云亡而宗祉隨之論世者於此不能無議於諸公之不愼也雖然當日士大夫甘隨瘈狗之後食其穢以爲榮者多矣忠介目擊心愴力不能振而去之則雖欲已於一罵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墓誌銘

吳霄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辛酉

歸安嚴元照

前明吳氏歸安之著姓代有文采爲鄉國稱重霄石先生其尤也予垂髫時聞長老述吾鄉名宿於先生首屈一指心慕之甚時先生客京師不可得見嘉慶元年南還又二年先生來予家始得見焉與予論說竟日起貴人多有招致之出門下者先生終不肯以苟得也七試禮部卒不遇先生熟精乙部書淫懲夫言史者之喜以空腹高心妄論得失而不復實事求是徒以逞其一時之快也思有以矯其弊其讀史也尤究心於地理職官於其沿革建置紛拏籀亂卒不可理者鉤稽撰索盡得其條貫上下千餘年瞭如指掌少詹事嘉定錢公大昕史學冠當代嘗見先生所著五代史纂誤補四卷歎其精覈以不得一見爲憾國子監典籍會稽

章君學誠亦善史不輕許可嘗言今之可與言史者唯二雲與霄石耳二雲餘姚邵學士晉涵也其爲名流推重如此讀古人書會心其遠能得其用意降之於古文詞葉落浮艷務簡佚自喜不肯以無當之言徇俗人意少時即工詩顧不苟作乾隆庚寅刻成四卷名南霄草堂詩集凡舟車所經山川關隘輒記之以詩其它酬應之作十不存一識者矜之先生之居京師也朝貴歲致幣物乞代作詩文初不少靳至乞其校定之書刻以行世則先生姓名友朋知其事者

爲之呼憤先生弗校也暮年所作不自收拾愛先生者慮其湮而弗彰也勸其纂始亦頷之然嬾甚卒不能自力既而所主弗戒於火囊匧書冊悉燔焉是益頹廢無意於視聞矣先生交遊大半多貴而先生終不得當於禮部試充然無慍色以爲吾命固爾奚足恨貌臞削面目嚴冷廣坐高會衆口嘩嗤漠然若不聞者間吐一語以諧出之率屈一坐人俗士甚畏之相戒不敢近然先生實謙和有所作喜人彈射南囌後會吳氏有事於譜諜先生獨任文字之役既乃集錄序傳誌表狀之名曰族譜藁存予爲之塗乙改竄先生見而太喜增芟修繕不以爲煩其虛懷如此先生娶於方繼娶於施皆先卒有自撰誌予男三長小同早慧能讀書未娶女次二同亦次孫男四人長麗初縣學生次某某孫女四人嘉慶六年十一月廿八日卒年七十有二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地銘曰

貌何魏吃其口緊何太斯千一變吁嗟無藉展所負
獨以耒契託小友我今銘之兩不朽

國子監生餅城王君墓誌銘并序 壬戌

無錫離予家四百里程予歲或一往稍得交其邑之賢士夫王文學芝林兄事予相見輒過從累日夕尤好予文詞得必手錄之嘉慶七年季冬予至無錫芝林承尊甫命乞銘其大父之墓予不敢辭君諱穎銳字秉成一字餅城金匱人姓王氏考諱均國子監生贈奉政大夫侯補府同知妣周氏贈宜人生四子君其長也父歿時積逋累萬金拮据十餘年始盡償之既而家漸裕議析居君曰吾與季弟皆止一子

而伸叔弟有子男四人有所死則必有所枯矣析而四不若九之請於母竟如其志葬考妣於邑之西管社山結廬墓側掘地得泉清冽而甘號之曰永思侍講吳公鼎爲之銘尚書鄒公一桂遊覽至山中樂其靚勝爲繪山園之景得十六幅君賦詩如其數疇之君於諸弟愛之篤諸弟亦事君恭君嘗疾困仲弟侍疾一夕須髮盡白其風義可尚也君十四世祖耐先生諱達者明永樂中翰林侍讀學士與解縉輩稱東南五才子遺書散佚君蒐訪數十年得景仰撮書

梅花百韻及鐙畸諸書盡棄行之唯天遊集爲曝書
手藏書待之晚未及刻其孫鳴先德如此援例入國
子監南闈有欲爲之地者笑卻之試不利或以爲
惜君曰托而飛吾甯直而蹶也五試不雠卒不悔初
壽豪飲承母戒不得過三爵鬪是朋好燕集三舉輒
止雖長鬐彊其耎進弗聽也能詩有驄雨樓詩集若
干卷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二日卒壽八十有二配
鄒氏子男一人曰泩國子監生女三人壻曰楊麟趾
蔣起元震浦霖孫男二人慧林國子監生芝林常州

府學附生女三人皆適人曾孫男三人女二人以是
年九月廿三日葬於西管社山之新阡越八年歸安
嚴元照乃爲之銘銘曰

友于弟孝于親述祖德詒後昆宜壽考宜子孫襲貞
石鑱斯文千萬年永不泯

處州青田縣儒學教諭朱先生墓志銘 并序 甲子

先生姓朱諱炳元字理端一字體齋歸安人烏程籍
以恩貢生任處州青田縣教詡嘉慶八年十二月初
六日卒壽八十有五考諱禮縣學生 贈修職郎

之則慨然曰書家蓑甚矣而小子成名非福也九齡
果如平世先生交予未幾遂寢疾疾病猶時時道予
不置且以身後文字屬予以予之無狀而得此於先
生予滋媿甚又思十數年來往還老輩幾半物故與
予同舌者唯先生與吳公蕭庭昔年銘吳公之墓今
又哭先生而銘焉吾已之耆舊略盡矣予之曉慘又
豈但以交游之故也敢震將葬先生於菰山之西承
遺命再拜謹案狀序之如右懼孤夫謹諉
之意遠故勿敢以諛也并為之銘銘曰

言行相顧尤悔寡蓋棺論定宜祭社銘幽慚予後死
者詞不以諛意爾雅可以信諸千載下

先妣權厝志乙卯

乾隆四十四年大人卜地於歸安松亭鄉十五區川
字三圩堰我先妣四厝同厝焉越十有七年元照以
遠詣大人論之曰汝四母之事吾也皆不失婦道不
幸早世吾素不欲鋪張虛飾以求觀美故遲至於
今今汝長矣其誄次汝母家世年歲以示子孫可也
元照不命謹誌之如左先妣許氏德清人考諱家
駒乾隆十二年舉人十九年明通衢州西安縣學教
諭　贈通奉大夫廣東布政使妣桑嫗有德幼嫻婦
教乾隆癸酉歸大人時大人患痎妣入門未三日即
為視絮湯藥雖諱少暇則課僮備體嬴多疾是年仲
冬十八日卒年十八先繼妣陳氏仁和塘棲里人考
諱湜國子監生妣居父喪哀毀滅性飭粥三年甲戌
歸善持家察而不苛女紅之事勤而敏事先大父
母並得歡心大人患痎垂九年妣調護久之竟瘉會
生一姊殤丁丑夏有娠而疝作誤投藥遂不起卒於

照元時孝食甘飴姚必為合巹夫細胥然後飢之元照雨三歲知學作肇累書大人日必課數十字戊戌季冬六月日元照據小几緣阼作書南風甚姚北面立為鄭風移晷始已遂得疾日殆卒於十一日之晨年卅八子男一人即元照歸安學附生孫男一人女一人元照即不逮事三母生六年而莊氏姚見背未嘗悉鬯行之詳僅於過庭時得此二三於大人口授而識之弗敢少有緣飾也蓋我先姚之恭順有禮戚黨無間言皆大所稱勤正潔行精專謹慎殆均

無媿焉乾隆六十年春王二月男元照謹誌

山東曹州府同知葆林嚴君墓誌銘 并序 代 丁卯

君姓嚴氏諱文典字維穆一字葆林歸安人先世有諱達卿者明洪武初自平江之嘉定徙居歸安是為桂林嚴氏之始遷祖達卿生毅毅生敬長蘆鹽運使敬生齡齡生宇宇生茹茹生而泰貢生贈刑部郎中而泰生正心廩生贈刑部主事正心生錫刑部主事是為君之高祖爾瑮生鴻綸生德清國子監生德清生二子長廷元

縣學生贈文林郎蒲臺縣知縣次廷瀾廷元封文林郎君本廷選長子為廷元後曾祖妣閔妣姚沈贈孺人本生母費贈孺人君封孺人君中乾隆九年本省舉人十七年中禮部試十九年補殿試賜進士出身分發山東補蒲臺縣知縣廿九年調曲阜卅一年陞曹州府桃源同知卅七年告病歸卅八年九月廿九日卒年六十有一配高氏馮氏子男二人翼宋婚卒章傑國子監生女四人封文林郎高世鎖候補府經歷王若海縣學生沈鑾工部員外郎吳邦基其壻也孫男三人孫女一人皆幼君性警敏過人然自初試至成進士幾三十年轉以資格之運得肆力於讀書日久多所通曉不僅工文詞繹褐之時年已逾四十所知益廣得知縣不得入館閣咸惜其文采而君以自此得盡心於民事頗自喜其治蒲臺也重學校平獄訟卹凶荒簡繇役除姦蠹蒲人畏而愛之治曲阜二如治蒲曲阜之人又愛之曲阜知縣本以孔氏子孫為之乾隆中始以流官代全君財第二任前任者張意主裁抑所為多不便

於孔氏君始至知狀乃大驚亟反張之政凡事涉
孔林者殫心究力敬謹以將事自衍聖公以下盡輸
心焉性桃源圃知大吏題署東昌府知府時以謁告
謝辭一案蔓延數省東昌所轄十有六縣囚係觸多
君力爲之平反藉以得活者二百餘人而卒以此牾
大吏意君勿卹也時君年已六十以 封君年老已
又無子意忽忽不樂乃告病舉 封君南歸歸逾年
而卒赴至山東兩邑人設位哭祭者逾千人致賻幾
千金入曲阜名宦祠曲阜人又爲立專祠至今弗替
矣其何以銘君然余與君相識十年君既不娶無子

自始寢疾以至於死擇醫藥視含斂謀窀窆皆三子
者任之余既不克相助爲理唯是區區文字之役猶
可以力疾從事以少紓吾憾者其又奚辭君姓周氏
諱農字西疇一字七橋烏程人也先世皆隱德弗耀
君植根孤遴不撓於俗讀書不習舉業愛哦詩又愛
畫梅曾次無俗累故詩畫品皆天然爾雅年來客江
淮間得山水之助所業乃日益進性恂謹不以能自
多篤處弼弼若無能者視世之挾技以遨佚慕而不
自檢者不可同日語也嘗於佔畢得鐵甌二皆斑然

論滿白邪子子而孫孫分洵循吏之澤邪

賜進士出身
誥授奉直大夫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
特恩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錢唐梁同書譔文

故處士周君墓誌銘

嘉慶甲戌八月十日處士周君卒未葬吾友周君中
孚奚君疑王君歙詒書元照以吾家章傑所譔狀來
豫乞文銘其墓余有負薪之憂生理殆盡廢文事久
矣其何以銘君然余與君相識十年君既不娶無子

有古色奇愛之乃自署曰鐵甌道人云城南道場山之麓有僧廬曰歸雲菴明太初山人孫一元之挂瓢堂也菴之外山人之墓在焉吾黨同志相約以雞黍奠其墓歲一集君以出遊故嘗不及與今年以嘗先世葬事在家得與於祭祭既畢君復舉巵酒酹地而言曰僕喜讀先生詩耆好酸鹹自謂不甚殊於先生脫亦旦委蛻人世得以一杯土附先生墓側吾願足矣是日飲極歡家居無聊意忽若不樂規復出遊會疾作自知不起出所儲古金石器分遺友朋年五十

有二嗟乎人生於世上患莫大乎所以取於世者多也於世既多取得之不得憂悲愉佚胥足以役其心而勞其生若君之一生其所取於世至約矣縱心乎文墨放懷乎豪素自適其適以全其天雖壽至期頤可也然而年甫逾艾一病遽化何歟或者曰科名室家之累天之所以困夫人者也君既盡委而棄之則其所得清閒之福亦已夥矣其不得大年也亦宜理或然歟三子者於君後爲買地一區將於明年三月二日窆君於太初墓旁從君志也所藏鐵甌一貽王

生贈奉直大夫刑部郎中諱而泰者先生之高祖也考諱正思府學廩膳生祖諱欽府學生父諱禎琪縣學生母羅氏王氏配尹氏陸氏生四子先生八歲而孤讀書知自飭厲少長就德清蔡氏塾自課尤嚴冒蔡姓補德清縣學生旋食餼於廩爲文醇雅有法禮部尚書蔡公升元先生之姊子也待先生甚尚書予告後時至石塚問起居先生顏不肯數數往家嘗適飛禍或曰盍以告尚書先生弗應既而尚書偵知之力爲申救事既解乃以告先生頷之而已嘗寢

疾倘書以珍藥饋力卻之其介如此從弟某以文學負重名雅重先生每引以自親先生心勿善也後果不令終與之遊者咸不免焉有來從學者居三月遣之歸曰可以售矣久學於老夫且不利再三言乃涕泣辭去是年其人即舉於鄉人皆服先生之哲有族子患癘於廟宿先生過而哀之招之徠爲醫治之既活而去未幾遇諸塗則欲甘心焉問之乃以貧故先生瞿然曰嘻何必爾又與之米先生嘗貸人金八十兩無以償遂毀所居室賣木石償之遺石根二至今猶存云

曾孫元照曰吾鄉有舟居擊柝之丐大人給米一升給之數十年矣所給米歲十石有奇嘗諭元照曰此汝曾祖之志也不可忘也昔汝曾祖貧歲收米不及十石然樂周鄰里自遠至輒令汝祖取一杯米蹲水旁俟其至而與之今吾易杯以升所以繼汝曾祖之志也不可忘也康熙中蔡尚書烜赫甚吾家藉其力以得官者有矣汝曾祖雖甚窮不少動其心不少諭其節是豈嬌而致然耶是無所得於學而能然耶烏虖吾祖之遺澤遠矣吾媿未能述也吾與汝交勉之期毋墜家法元照既譔次家傳并述大人訓語以示子孫云

先考國子監生半菴先生行述 庚申

嘉慶五年夏六月十三日先考國子監生半菴先生捐館舍既踰十旬不孝男元照將求當代大君子孫爲銘墓之文乃謹詮次家世行實稽顙抹血而書之

曰先考姓嚴氏諱樹萼字茂先自號半菴歸安人先世籍平江之嘉定明洪武初有諱達卿者避亂至歸安之石塚村遂占籍焉是爲桂林嚴氏始遷祖達卿子二次諱毅卿飲大賓毅子一諱敬永樂十九年進士歷官河間長蘆鹽運使敬子四次諱齡齡子三次諱宇宇子五次諱茹茹子二次諱而泰恩貢生贈刑部廣西清吏司郎中而泰子五長諱正思縣學廩膳生正思子三長諱欽府學生無後以仲弟縣學廩膳生冒姓蔡船逢子四弟四諱乘謙府學廩貢生配嵇孺人生子四先考其季也幼有至性生九

聯第三伯父天亡號慟不食者三日少長習帖括下
筆輒合日課兩萩未亭午搦寫都畢善書模顏魯公
手蹟若神文藪百遍端勁有眞能背誦碑文年十八
思藪益九祭始踰年十九掇例爲國子監生自以爲
學未成綴日不肯談萩然先考天稟高所師事者房
山知縣朱公山內閣侍讀學士費公南英所友事者
文學愼公朝正擩染之力尤深肄常操觚天然簡快
不煩辨覆而意已達愼丈多著書於毛詩左傳四書
皆有發書時館於吾家先考佐之謄寫嘗爲節其煩

先愼丈輒如所說更定揚推奬意每稱許先考眞讀
書種子不孝近學爲古文詞脫藁呈先考過當意時
略爲竄改雖不孝所百思不到者而一經指示恍在
目前不孝譔娛親雅言於儒先成說排擊多過當先
考痛訶曰此非僅慮招忌患所以損吾德者大也流
覽文字過詞意和雅者呼示不孝使學之又數舉儇
薄無成者以相警爲虐不孝至愚極陋仗先考之芘
休幸不見棄於有道究其一知半解皆得諸先考誦

老人心也稍孺人春秋高不孝猶及見先考遇嘉肴
精幣不奉孺人不敢先遇意外有譙讓未嘗置辨唯
唯引咎而已大父母殯葬事宜先考獨肩之兩從祖
祖父母皆無後先考爲卜地并弟三伯父同葬焉莫
年多疾然值大父母生卒之日必扶杖蹣跚親進酒
食藹然爲先考不解治生黨閭尚義親戚朋好之貧
者無不賙也有來告者十無一不應值乏時則稱貸
典衣物不惜手曰之勞爲人娶婦嫁女割地以葬人
瑣塞之無主者歸已戶貲爲之輸納貧子賣其邱木

使歸於已不損其枝葉戒殺生命見輒買放施衣衾
幬帳棺槨錢米藥物求者無虛日力所不及者感頰
咨嗟不勝其憂雖尉解無益也先考雖窮居而樂人
之樂憂人之憂繇衷而生爲人排難解紛治酒食斥
錢帛甚則雪涕頓首期必息爭乃已間黨有違言得
先考片言立解蓋其誠足以感之矣年三十外嘗被
命案牽連案內要人乃吾家佃曾受先考活命恩獨
力傾先考持之急幾不免未一星終佃老病來見語
次自述往嘗頻首流汗涯涘下先考曰此亦吾命於

若何尤問胡爲乎來有所求卽與之人尤以爲難先
考生平不以小人度人卽曾受其侮弄猶曲爲之解
游更思雖終無悔恨兩伯父雖分居值外侮悉仗先
考先考楮柱門戶良苦然親家庭之變所向不如意
語諒諛罵萬端叢集此先考所不欲人知者書之懼
傷先考之心故不敢先考四娶無子年四十始舉不
孝甚愛之然督課極嚴接人以和而治家嘻嘻晚年
頗學慈氏法嘉慶元年秋患河魚之疾不能說然今
年暑甚體微倦然起居如故殆之日猶彊起日問獸

賜同進士出身
勅授承德郎兵部車駕清吏司額外主事加一級德
清許宗彥撰諱

祭文　哀詞

祭胡文敬公文　癸丑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昭陽赤奮若陽月元照自浮梁還浙道出餘干之梅港檥舟登岸見道旁植短碑一通審睇篆額乃明儒胡文敬公墓田記詢諸土人梅港乃文敬里居文敬墓去梅港尚六十里元照以行急不及謁墓歸舟解維設位爲文以祭之曰

道出自天宏之在人孔孟既遠羣言紛芸漢唐諸儒列厥疵醇逮乎兩宋篤生五子講道明德後先一揆以禮聘之既許之矣旋聞其家用繡茵惡其奢弊之彊之掉頭不復應有以家世文字求書者云思汪若文作以其文不見於汪集且不類不肯書書竟以畀物

制槭設科吾道中否猗歟先生布衣奮興篤信好學不驕不矜守過乎師學勝其朋敬齋之築居業之錄言簡詞平義精理足寒之布帛飢之菽粟從祀　聖廡千載馨香前有文莊互相暉映爲國之光未學小生景行有素舟過梅港停橈訪故摩崖殘碑褒衮日莫問公之後適嗣彫殘財餘一人影雙形單天不哲善是用永歎言歸念切一宿即發墓遠在山陬星適謁設位以祭儼如對越

亡友席高士哀詞　乙卯

高士席氏諱仁字山堂杭之布衣也予未嘗與相識而心慕之久高士顧識予時時向人道予予不識高士而以友稱之以是故也高士善書能得晉人用意下筆遒美痛快直與海嶽相上下間作詩歌亦清逸無凡近語家貧性不肯干謁與人交不作翕翕熱或相對終日不發一言揚州人有聞其名欲以禮聘之既許之矣旋聞其家用繡茵惡其奢弊之彊之掉頭不復應有以家世文字求書者云思汪若文作以其文不見於汪集且不類不肯書書竟以畀物

不顧也其介特如此嘗託友人舊墨其人攜去久無耗或曰盍以書問之高士曰彼售去自以書貽我我安用書其待人以誠歹如此嗚呼予交遊雖不多而相與遊者多一時之俊獨不得一見高士乎之所以不急求一見者徒以高士年未老既交相慕終必得一相見以酬其願而初不虞其遽死也甲寅之冬

疊儲道張公映璜見高士書而慕之迎館於官舍願執弟子禮歲終受其饋得不窘今年仲春病卒年若干歸千烏虖天之於高士深挫之使之困頓無俚既

自以其孰能動當路可以少休而遽祝其生豈高士有遺行猶罪於天與將貧賤之人天亦厭之歟乃爲文以哀之以攄予懷其詞曰

厚富貴兮如塗塗附劉貧賤兮如睎朝露攸闔闔兮問其故天公默兮無言吾涕泣兮欲返其魂而無策兮癠貧人世兮寡歡茫茫泉路兮差可以安孰愛君兮爲君買山雲漫漫兮蔽白日欲見君兮不得哭君以詞兮我思何極

記

諸西宋氏祠堂碑記 戊午

季秋之月元照訪宋君大機於塘西宋君言曰家祠堂碑記相誕談辭之不獲因敬其詳宋君言曰吾先世自南宋時居臨安元時提領葵軒公始遷塘西今吾族之在塘西者皆提領之後吾族舊有祠堂久燬鎮八世孫泰宇公慨然而興曰收族之義不可不講也而收族之重係乎祠堂無祠堂則何以聚族而圖之則慮或有任其事而不有其功尤人之所難是皆爲子孫所當法者又曷可不爲之表章耒君暴弟懼先德之弗耀拳拳焉思所以傳之者亦可謂善述者已而惜乎元照非其人也吾嚴氏之祠始建於前邱繼建於石廩

康熙八年拗建祠堂於芳杜洲之南堂成未有爲之記者自泰宇公拗始以還迨乾隆初年堂將圮矣先大父鮀埼公復慨然曰成先人之美責在後人念吾曾祖之建之也一身任之不以累族人予亦曷敢不獨任重葺之事然事未舉而先大父棄世又十餘年堂竟毀先君訪漁公乃於乾隆廿二年匀工庀材撤堂五楹視舊制加宏焉堂成又未有爲之記者於是又世有餘年矣慮後嗣不知泰宇公泉吾祖吾父於斯堂有如是之功也思有以記之烏庳祠堂之舉廢非一人之責也而宋氏兩世一則獨建之一則獨修之汲汲焉如恐不及非孝子慈孫而能之乎夫既已獨建之矣獨脩之矣既託於文辭以鋪陳其事亦誰曰不宜顧皆不思有所撰述若曰吾非以此做族人也又非以此自以爲功也吾特盡吾所當爲者已爾任其事而不有其功尤人之所難是皆爲子孫所當法者又曷可不爲之表章耒君暴弟懼先德之弗耀拳拳焉思所以傳之者亦可謂善述者已而惜乎元照非其人也吾嚴氏之祠始建於前邱繼建於石廩

今前邱之祠久廢而在石塚者又將圮矣昔亭林先生以淳祠未建不肯爲李中孚母祠譔文今元照爲宋氏剪髮毀肇思亭林之言有餘愧焉

秋鴻館記 代 戊辰

秋鴻館在城北之天后宮吾鄉王槐流寓太倉州蒸與住持羽士沈某習其還鄉也必寓於其中初無所謂秋鴻館也今年夏歸安嚴元照來寓於興福寺會槐亦還杭兩寓相去幾百步許因相與締交其時談敭名相勉於德義之友有若嘉興丁子復開化戴敬元錢塘何元錫仁和王紫本宋咸熙李堂倪稻孫汪家禧代州馮振孫諸人此十一人者宋君兩王君杭產也而皆不居杭其居杭者則有何李倪汪四人此十一人者互相往還無虛日會集之地則於天后宮居多流連既久漸將散去因爲之名其室曰秋鴻予既爲之題額諸君復請予爲文以記之予固弗能文也然予於諸君子固夙好亦有不能已於言者諸君既非生長於一方出處仕隱之不同其性情行事判然各異攷其所志此吾欲使當日難狀之景時時如在目前宜莫圖若矣博曰者就外傅讀書出塾歸而毋輒自課經下相

夜績課兒圖記 丙辰

夜績課兒圖者蕭山汪先生輝祖念其母訓而作者也先生生十一歲而孤繼母王生母徐兩宜人共鞠貞操教之讀書以底於成先生爲名進士爲良吏爲孝子人之稱美先生者翕然無異詞矣先生嘗曰秋鴻予既爲之題額諸君復請予爲文以記之予固弗能文也然予於諸君息曰嗟以輝祖之不敏而克靈洲全厥家聲不貽先人羞者輝祖豈敢自多非吾兩母之善教其何以至此吾欲使當日難狀之景時時如在目前宜莫圖若矣博曰者就外傅讀書出塾歸自課經下相

與續昧爻戒督之如是者且十年今吾母不可見矣
非續盡之將何以示我後昆於是屬仁和嚴孝廉誠
爲之圖圖中外鄉坐而手執紡車者王宜人也西鄉
立而奉竹槩者徐宜人也東鄉據几而誦書者汪先
生也圖附刻雙節堂贈言之後摩娑久之如聞機聲
之軋軋也如聞書聲之琅琅也如聞秋聲之溧瀨萋
切相聞而作也爲之盡然慘然裴徊感傷而不能自
止嗟乎宜人之觀圖者且猶如是矧當日圖中之人
乎然而觀斯圖者宜更有進於此夫先聖之制禮也

圍圖之內之起居莫不有一定之榘度以爲之準然
而婦人女子之能遵而行之者或寡矣方兩宜人課
子之時孤孀弱息形影相依而其於坐立之微一準
於禮而不敢紊烏乎可不謂賢乎彼徒致哦於所遇
之奇窮而爲之咨嗟歎息者猶淺之乎其爲見者也
元照幼年孱先生知名慕先生風義久之去年始覩
於杭州今惠書徵言元照不敢辭顧念先生數十年
來所徵求賢士大夫傳述雙節者無不備元照雖有
言未能有加矣唯斯圖尚未有記謹齋沐爲之記以

書於先生云

北山旅舍圖記 已未

金匱華秋岳先生官於吾浙既罷官僦屋居於錢塘
門外之德生巷予聞其名久然未之識乾隆癸丑予
自浮梁歸有屬予致先生誥者始一登其堂然未之
覩嘉慶戊午始與相識往還雖未久自謂知先生獨
深當大朋侶招要流連湖舫遙望段家橋輒低回不
能自已非獨風物之可戀也以先生之旅舍在焉石
門方君蕙爲作北山旅舍之圖予觀圖而歎天之所

以待先生者誠不可謂薄矣先生當盛年奮志功名
思有以自見於世而中道一蹶菀縈零落放浪於山
顛水厓之間困矣使先生耽閒逸而厭軒冕則始不
宜出既出矣而挫抑之宜非先生之所樂也此天之
厄先生也然而天之獨厚於先生正於是乎在先生
之寓於此也二十年矣當其服官時簿書叢雜舟車
來往計終歲之閒居於此者無多日境雖裕而心不
適也迨夫罷官以後使其可以家食亦何必久羈於
此故姑使之極不得意而後以湖山之美友朋之樂

孫之而不容于歿後之實故實著必有於北山之
前間焉公之陳迹相與指點遺帋恨不與之並世而
俱生然則他人之所不能得者而先生得之可不謂
天之爲厚於先生也哉先生曰呼子之言亦參矣其
爲我書之遂書之於卷尾

香照圖記乙卯

歲兒孫林先生與予同出於贈刑部公靜菴先生兄
以名進士爲時循吏殁於乾隆三十八年殁之明年
遺腹子章傑生章傑少予一歲與予厚自痛不得見
文而盛言兄之香照圖唯謹出入必與俱頻年奔走
官其若無暑何不聽是時山東饑未及請賑兗州一
帶民不甯居大吏以先人素得民心檄往安撫之既
至則萬人擁馬首不得進有父老數輩熟視吒曰是
非前任滿青巖使君耶從舊曰然眾皆驩曰使君來
必有以處我俾矣相率散去明年以疾告歸又明年
指俸金赴至山東兩縣之設位哭祭者逾萬人前日
章傑在京郵謝蒲且六百里蒲之人如之何行來問
訊者相繼之大人深也如此予作而歎曰吾家自運

其慈知盜有母諭之以不宜爲非以貽母憂盜大感
動請自新卒爲良民蒲俗黠而善訟居一年民情大
安習蒲十年廿九年調任曲阜章傑留問先人之去
蒲也訓送者數千人蒲之城不及百雉先人陵晨自
東門啟行日下稷始得出西門去數日猶有具酒
擔追送者圍中濕沃攀轅一幅即此事也先人之治
曲阜也如治蒲士民爲建生祠三十六年以曹州同
知署東昌府知府時以姦民譎言劃辦一案縣與大
獄囚係纍纍先人舉東昌所轄十有六縣以疑倡晃
官其若無睪何不聽是時山東饑未及請賑兗州一
帶民不甯居大吏以先人素得民心檄往安撫之既
至則萬人擁馬首不得進有父老數輩熟視吒曰是
非前任蒲青巖使君耶從舊曰然眾皆驩曰使君來
必有以處我俾矣相率散去明年以疾告歸又明年
指俸金赴至山東兩縣之設位哭祭者逾萬人前日
章傑在京郵謝蒲且六百里蒲之人如之何行來問
訊者相繼之大人深也如此予作而歎曰吾家自運

和公以甲科起家居官清慎著爲家法垂四百年仕而以食邑敗者未之有也吾兄自以清白子孫重自滿溢雖不甚顯而聲稱於時實爲宗黨光吾郎輩若兄在官時諸圖爲世之膺民社者示之準庸豈不可期章傑再拜曰叔父之言信請書之以示後之人俾弗敢諼予曰諾遂書之以爲香照圖記

杭州南巷放生池記　壬申

放生池堅於唐乾元之世其時天下各道置之其八十有一所是固惻隱之心及於愛物而仁政之所急蓋吾先人於放生夙嘗盡心矣元照不肖不克纂述用爲內疚閒何君是舉有感焉乃爲之書其歲月并告何君勉成之慎勿爲貪味之說所搖而中沮也其同人姓名泉銀錢之數具列於碑側嘉慶十七年歲在元黓涒灘仲春之月

榆蔭樓記　乙亥

出郡城南門越驛西橋而南有樓翼然從不過丈許衡倍之當樓有大榆數章春夏之交扶疏蔽廡樓中茗盌香罏書棊之屬皆蓊然作鬱碧色吾友奚君喜交游凡白之所居也以榆故名其樓曰榆蔭云君嘗登樓披衿四方人士有一長者既見既覿則必挾之

毛羽之生日以感仁人愍之思所以救之者於是乎放生之說興焉是矯枉也是矯枉而不失其正者也會城武林門內有僧廬曰南巷南巷者故明季沈澤民所捨宅也巷之旁有池廣百有卅步亦捨以放生既而屬諸他人其子八公復之今又湮廢久矣吾友何君元錫家與南巷鄰乃與同人謀醵金先復其三之一冀以漸及其餘詣書徵文於元照元照弗敢辭蓋吾先人於放生夙嘗盡心矣元照不肖不克纂述用爲內疚閒何君是舉有感焉乃爲之書其歲月并告何君勉成之慎勿爲貪味之說所搖而中沮也其同人姓名泉銀錢之數具列於碑側嘉慶十七年歲

領契故吾湖之有是樓也遠近頗有知之者君亦足
以豪矣余與君同爲湖人固宜識君而余處曹偶中
獨無所長不知君之所取於余者何也始余不能無
疑於君以爲士生斯世思古人而不得見不得不求
並世之賢彥納交結好仗其切偲箴砭以輔吾仁以
匡吾不遠所以資乎朋友之力至重也於是乎責善
通財古人之所以待吾友者亦至重也故善求友者
貴得其人不以多爲尚今君之心若將徧識大江南
北之有才名者得毋近於平原之豪翠而難兒於面

面不心之譏乎既久而後知其不然君於交遊間有
片善輒揚不置口或有闕失則慼嬛頓足爲之減歡
譬若失志於場屋者至爲之雪涕其有物故者爲之
泚筆爲之傳其文風雨霜雪之中鄙災急難類有終
始非苟焉以徵逐爲事者而乃於其餘閒招要勝引
飲酒賦詩皆在於斯樓樓之在吾湖也已雖然苟君於氣
故弗求可知君亦無負於斯樓也已雖然苟君於氣

效一長余復何辭君名疑家有酒肆因自稱酒奚其
標致亦足尚也

清績堂記 乙亥

余避地德清北郭外於今十年矣棄鄉曲違墟墓顓
獨而來此於余心欣戚何如也十年之中藉以釋侘
傺而慰寂寥者繄吾老友郎西厓氏是賴西厓之居
痺陋與余居相等顧有堂三楹風物殊勝堂東嚮前
瞰清池池在柯家山之麓方廣畝許微風生漪噴若
千頃傍岸幽竹數十竿宗生族茂擅欒蓊鬱連翠

墅澂鮮映發池之東有灌木翳然遥山如黛從林隙
中來啟南扉則吳羌山蜿蜒其前昏旦寒煖百態呈
變堂前盈丈地蒔卉襍糅素蔕絳萼繽紛狎獵自余
昔客西湖徧走南北兩峰所見山居景物之清曠舉
無足以媲斯堂者余爲名之曰清績紀實也西厓身
在甕牖老不遇口不言文常荷鉏衣短後衣結
束類力作者然閒窶之匿乏甚者猶思以餘潤及之
其姿度不可及也有賢子文學森惜其父之勞思所
以休之乃出遊以謀養西厓亦老矣漸簡人事紆懽

素貞以自全其天西厓信能無慚林壑者千古高世之士莫若陶淵明吾嘗讀其移居之詩不能無疑焉其言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閭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奚心人得一二且不易南村何地乃更多鄰願聞之耳固未必得而又曰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眞得之矣陶公曠世之才文至高其所奇之文所疑之義非易賞而易析者彼鄰曲果何人乃能相與上下其議論其人殆必陶公伯仲間人物而姓名寂蔑初無聞焉豈不深可惜歟予之志行文章於陶公無能爲役善病長貧生理殆盡唯茲鄰曲過從之樂不遜陶公私竊自幸會西厓索余作詩乃爲此文以貽之庶幾異日有知之者

歸安嚴元照

書後

書手錄宋本東先生書說後

通志堂經解所刻呂成公書說乃成公門人時澗增修之本時氏之序曰東萊夫子首慮是書之蝨門人寶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版行家藏人誦不可禁禦其後又曰記憶舊聞伏而讀之芟夷繁亂剪截複雜俾就雅馴則是成公書說召諸以上

固已有版行之本在時氏之前者迨時氏增修之本行而原書遂晦今已不復有見之者矣予去年備書客杭有人以東萊先生書說求估者自堯典至武成共十六卷前無序目卷題門人鞏豐仲至抄以時氏書校之蓋即其序中所稱版行之本時氏所據以芟夷剪截者也然一經刪潤往往不如原書之曲暢甚矣增修之爲言非易也且成公之門人多矣而此書專題鞏氏則成公尚書之學粟齋實受之而時序中但云門人誌錄之而誌世遂不復知有粟齋之書唯元人魯應龍序王天與纂傳曾一道及之耳此書宋刻本字畫精整紙墨良善然自洪範以下悉已闕佚人故莫之售卒歸於予竊以爲幸今茲杜門無事模寫此本起手以仲春之月憂怒疾苦旁午交作閱四月餘始克竣事計二百十有七翻行款字畫悉依宋刻書中有禹貢圖一紙圖旁有小字一行云丁未年六月蔡清刊案宋孝宗淳熙十四年理宗淳祐七年藏皆在丁未此蓋淳祐間刻本也

又書宋刻本書說後 庚午

戊辰之歲從杭州購此書歸越一年手錄一副就倫校之故予所見宋刻書凡大字工整者遊藝塾讎讀往往不如原書之曲暢甚矣增修之爲言非易也且成公之門人多矣而此宋刻反讎於遊讀也人不能辨識宋刻直夥讎校之故予所見宋刻書凡大字工整者遊藝塾讎讀其小字本出坊刻者往往不爾而世之翻宋之字失之遠矣予恐觀此書者於此不能無疑故申但云門人誌錄之而誌世遂不復知有粟齋之書唯有粟齋之書誌此書異日欲以行遠

書手錄尚書古文疏證後 丙辰

偽古文尚書出魏晉間其僞也誠無可辨而莫或致疑自朱吳棫始開其端而朱子亦屢言之顧未敢決也元以後論者漸多明人遂有著書專攻古文者太原閻氏古文疏證之出攻之尤力疏證刻於乾隆乙丑凡八卷五六兩卷分上下 百二十八篇今存者百篇後附宋子古文書疑一卷有黃梨洲胡東樵序予向入借錄此書大寒呵凍兩手生瘡攻竝竟閱百日而寫竣此書指擊古文不留餘力而悉本諸古經典不作

武斷非郝敬梅鷟之書所能及也然駁古文而遂講令文攻孔傳而并議蔡傳因尚書而及它經因經而及史子集論言長語失著書之體裁爲可惋惜耳同時錢塘姚際恆亦攻古文所著書不顯於世閻氏引用極多藉以存其崖略予欲芟此書之繁蕪別錄爲一書而卒卒未有暇姑識於此以俟它日云

書春秋經傳集解宋刻殘本後 甲寅

吾宋刻左傳第十八第廿二廿三廿四卷中有數紙錢得之乃元延祐元年臨江路學刻本後有文憲曾孫庭堅題識知其刻資出自教授李君李君能表字萃古齋主人錢景開所貽也予案困學紀聞引裘甫侯賜北宮喜謚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田予之杜氏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南宋本有作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困學紀聞據之以爲生而賜謚之徵何屺瞻得宋刻殘本始正其誤此本正無未而二字蓋卽何氏所見者景開名時霽湖之書估也寓於蘇州能詩善鑑別宋元版刻并法

帖書畫以此書貽我畀以錢不受亦稱有雅尚者

書手錄春秋張氏集傳後 甲寅

宋張文憲公洽春秋集傳一書其詳具見抱經盧學士跋語予效勝國泉 國初藏書家皆不著錄閻常熟人家有之後燬於火竹垞健菴諸公未有見此書者客或言杭州汪氏藏此闕本試往求之索直二百金有奇不果貲歲壬子以海寧錢廣伯爲之紹以四十緡錢得之乃元延祐元年臨江路學刻本後有文憲曾孫庭堅題識知其刻資出自教授李君李君能表

章先儒遺書誠賢者惜其名不傳耳此本每冊有曹溶顧湜修名印書廿六卷已亡其七文憲采輯眾說三傳而外於晉取杜於唐取啖趙陸於本朝取二孫復一劉敞一劉絢伊川程氏襄陵許氏武夷胡氏之說最多餘若蘇氏呂氏雖取之不多也於諸家之說互可證明者以一家為主而餘說夾注於下文憲亦間附己說今存者卅有餘條大氏視所著集注更條晰而字句皆同者亦有之其於春王正月公即位辯析至詳夾注僅千字皆集注所無學者當參攷之明初以

集注取士後以胡傳易之而張書寖微然集注尚有通志堂所刻而此書世遂無二本予是以竭四旬之力手錄此以為之副且識數語於末俾後之得是書者善視之

又書春秋集傳影鈔本後

予青年手寫本已贈仁和宋助教左彝元刻尚留予家歲乙丑錢塘何君元錫以十三經注疏一部易之去後歸巡撫阮公閱已入 天府久矣何君命鈔胥影錄數部歸其一於予何君鈔書求速不求工雖影寫仍多誤字亦至今未暇校也

書手錄儀禮要義宋本後乙丑

諸經之疏各自為書元不與經注相連屬後人與經注合刻則不能不有所併省故諸經疏之分卷多非唐宋之舊如儀禮之疏本五十卷而今則依經之篇目合為十七非賈氏之元第矣蘇州黃氏藏宋景德刻儀禮疏五十卷猶存賈書之眞惜亡喪服經傳第五至士喪禮計六卷書遂不完此魏文靖公儀禮要義乃其九經要義之一分卷一仍賈舊且卷袠完具景德本既闕其分卷起訖今猶可攷見者唯賴此書此書載於聚樂堂書目朱錫鬯所未見者予財弱冠好宋刻書杭州汪氏藏宋刻本廿冊索值五百金予必欲得之求之急議直廿六萬錢議既定顧無所得加千錢乃盡賣家所有書得錢畀之書遂歸予而予書癖之名遂播於一時向曾手錄一副元和顧君廣圻借去三年矣年來資用日絀度此書不能長為我有故又寫此本校而藏之它日不得見中郎猶庶幾見虎賁也初予得此書時唯汪氏有副本近則友朋

中流布傳錄者計世間亦有六七本矣予未見景德
本心豔之甚未知此生得一寓目否寫始於去年三
月之望到今四百有四旬矣饑饉荐臻流離困頓亘
以家禍弭之無方憂惶喊愕之中矻矻作鈔胥雖欲
不謂之驗也不可得也

又書儀禮要義後 乙丑

始予之愛是書也徒以其宋刻耳不惜高價置之徒
豪舉耳非眞知其美也藏之十年遇元和顧君廣圻
爲予道卷第之妙始稍知之此書於經注刪十之九

於疏存其半所錄之疏悉據景德本無所刊擿非若
宋子通解多所刪潤也立秋以遷暑風轉劇取以校
汲古閣注疏一過補缺文若干改譌字若干聊撮數
科以見厓略士冠疏眞殷實則積仲周文則積叔若
管叔霍叔之類賈引二叔爲積叔之徵積之爲言重
也桑也今則譌爲稱仲稱叔士昏疏引詩翟薇以朝
以薇爲弗鄭氏周禮巾車注所引亦然弗之訓爲薇
易姊喪其弟鄭氏云車蔽是其徵也翟薇字疏中凡
三見文靖識於上方曰疑當作蔽非也聘禮記對曰

語氣以漸失之亦大可惜凡此俱是而非者非以舊本相校未易正其繆其它佳處又見於德清徐君養原之跋可參攷也乾隆乙卯學士盧抱經先生刻儀禮詳校曾借予寫本去乃曰與近本大略相似先生是時篤老且病急於成書實未暇細讀也

書儀禮注疏詳校後 乙丑

抱經先生所校儀禮其先刻於鄴書拾補者冠昏兩篇乾隆乙卯始畢以付刻刻垂成而先生歿矣其書大段以宮本注疏爲主而補以它本則補氏續之正

多金氏日追之正誤也宋景德刻單疏本在蘇州當時浙人無知之者獨予家有宋本要義予所錄副本先生嘗去來幾時即還予問之則曰絕少佳處與近本相伯仲耳予於是時亦未能詳也今茲以要義校汲古閣注疏因取此書相參校然後知宮本所增改與要義相伯仲儀禮素號難經賈疏亦鬱沒不易讀天獨留此二書以況學者豈不幸哉

書明刻本儀禮後 庚午

宋張忠甫校儀禮其所据者嚴州本本之最善者也其本今尚有流傳明人鍾人傑所刻者雖未嘗明言

其所自實則嚴州本之耳孫也嘉定金氏曰追作儀禮正誤據之以校經注之舛駁惜孤行之書世人既多不得見或有見之者亦往往忽之不知其可貴予生平僅一見未及傳寫年來寄居德清北郭外與倪君寬衡宇相望言及于此倪君出藏本相示乃借讀一過明人多喜刻書刻書之人不必皆有學者故未嘗知讐校之事然去宋猶近善本猶多照本翻刻不復措意其得與失皆出於古人中間小小譌錯不過傳寫失眞循其形聲而求之不難反其眞通來學士

大夫攷古之業非不遠勝勝國然其棄行古書必先之以校其用意誠美然求之過深或且出朊見而改易之顧其所改易者必有說以處之讀者且不覺其誤故其本眞一失遂不可復校之病與不校之病相衡焉則盧抱經矣鍾氏此書正以不校而存其眞之爲善也爰書於端以復於倪君俾十襲之與宋本等重也可也

書手鈔讀論語叢說總八卷論語三大學一中庸二二十卷誤也今　四庫全書所收中庸僅存其半論語全佚德清徐君養原家藏元板論語孟子從借觀其書不載經文標題章節二十篇中有說者十之六七其所倂引朱子語錄而外胡氏之通釋金氏之辯證而已許氏無已說但多爲之圖予謂名物度數有非圖不足以明者若夫書理何必圖也圖之斯陋矣然其書雖無甚發於經義猶較愈於明人之空腹高談者故以暇日錄存一副行款悉遵版本中卷有斷版

二番僅存下截下卷末葉存字無幾無從補訂案此書刻於至正六年見張樞讀書叢說序許氏別有讀書叢說說尚書與讀四書叢說非一書也

書唐石經爾雅後　癸亥

釋文所云本今作某者與此刻合者十之七八云本或作某者與此合者十二三亦有不見於釋文而甚佳者數科釋詁豫射厭也厭作猒案說文厭訓飽此作猒得之釋言搭拄也搭拄皆从木釋訓緜緜麃也麃从禾旁皆合於說文釋水厓內爲隩外爲

鞠鞠作隈與左傳疏厩所引者同據說文澳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之義則隈字非誤釋蟲龍雀四見自有音陸氏釋文每爲郭音作釋那疏亦爲申明明監本汲古閣本譌脫甚多邵氏正義搜輯亦未備郭氏金石文字記指其誤者十五件顧氏未見釋文所據者明監本注疏故多以是爲非近儒已駁正之可弗論矣其所舉本謂之虞枌州本魚尾謂之丙三作則唐石已闕明人所補刻者顧亦弗能辯也十九篇中有小題者七篇題皆系於後獨釋親篇小題系於前厩見宋本盡然唯此不誤釋蓄篇末小題六蓄自爲贈因校存其本經文大半與唐石經合可以正俗本改氈字爲同釋文氈字之音遂無所附麗此本獨不誤友人武進臧君鏞堂將有遠行予許以此書刻之謁而如釋鳥與鵻鵻與不作車輿字則勝於石經矣又如釋詁嗟咨嗟也嗟字作鬌則并勝於釋文矣釋蓄四騋皆白首初學記藝文類聚所引與石經皆作首此獨作騋雖不見於釋文然玉篇廣韻皆有騋字訓爲馬四騋白知爾雅古本有別作騋者不可謂誤也又知木菫之菫从艸菫聲自隸楷行書誤認廿頭爲艸頭故更不从艸傳謁至久此本獨从艸爲

正義

書雪牕書院刻本爾雅後　戊午

顧雅注三卷首葉有雪牕書院校正新刊白文正書

引爾雅而云詩者爾雅釋詩者也說文又引不類不
類亦爾詩不倆爾雅景純於此從說文作騀牝驪牝
牡韻則與鄭康成異文字則與孫叔然異若作驪牡
誤於閩恨也注反附會之曰門內之事蚕他與切與
蠶字音義迥異唐時俗借作蠶行之已久然固未有
以蠶解爾雅之蜇蚕者陸注之曰蚕老而後眠是直
以蚕爲蠶矣不知篇中蠋桑蠭乃是蠶也釋鳥與鷄
鶡樊孫本與作鷺見於釋文盞卽卑居也一鳥而異
名耳石經誤作卑與字陸又附會之曰與載也此皆

是其它注中文字小異以釋文校之往往與所云本
或作某者相符它如鶯白鸝分鸝爲楊鳥二字之類
亦爲小誤擇而取之是在善讀者

書爾雅新義後 丙辰

陸氏佃爾雅新義自來藏書家絕不著錄經義考云
未見初聞徽州有此書道遠莫能致同縣丁教授杰
藏舊鈔廿卷殆陳振孫所稱其曾孫子遹嚴州刻本
也 大人從丁君借觀手錄一本五旬而歸命元照
校之前有元符二年自序文極詭誕其注履帝武敏
引武未盡善大者謂之棐引大雅有大焉比傳經義
殆同兒戲陸又號通小學者顧殊不識字闕闕字皆
從門釋文石經從門者相承繆體如是陸不知正其
以蠶解爾雅之蜇蚕者陸注之曰蚕老而後眠是直
以蚕爲蠶矣不知篇中蠋桑蠭乃是蠶也釋鳥與鷄
鶡樊孫本與作鷺見於釋文盞卽卑居也一鳥而異
名耳石經誤作卑與字陸又附會之曰與載也此皆
以狄臧樟爲句陸以樟字屬下讀螳蜋蜇蚕陸於蜇
字句絕以蚕下屬莫貌爲句不知何所本也注中多
引荊公字說當元符時王氏新說已奉明禁而猶欲
鼓其頗波疑誤學者良可怪也予嘗聞之抱經盧先
生曰古人之於字義不因音讀之異而爲區別爾雅
台朕賚畀卜陽同訓爲予不必分予我賜予兩義也
予因先生言推之見爾雅如此例者尚不少陸於爰
粤于那都繇於也注曰於一名而兩讀於台朕賚畀

卜暘予也則曰予亦一名而兩讀於昌敵彊應丁當也又曰當一名而兩讀注中唯此義爲至精所謂先覺者也其經文本於釋文石經可以校近本之誤亦間有異於釋文石經者如勵助也勵作勱據說文玉篇元末嘗有勵字嗟咨嚃也釋文云嚃本或作嚃一字皆不見於說文此書作鬣始知嚃嚃皆鬣之省此二科皆勝於釋文石經北宋時舊本猶未盡佚故所據不僅釋文石經也

書爾雅參義後 丁巳

八股盛而六經微亭林蓋有激而云然非篤論也雖然是亦惡可厚非丹陽姜兆錫喜說經有九經補注盛行於時間予取其爾雅所謂參義者讀之眞經之蘊也爲之廢書大息信亭林之言非過其於經文傳譌不能是正更證成其繆釋訓忸忸愛也忸從氏說文玉篇忸皆訓愛俗本忸誤从氏姜据玉篇有忸字訓悶曲爲附會不知玉篇忸忸別出一訓愛一訓悶未嘗淆也援引注疏任意塗改初不顧文義之室於景純所未詳者補之盡臆說也其所俪字書不知何

書以之改經文糾鄒注又喜据朱子詩集傳以證雅訓小學淪喪至此極矣而村夫子樂其便易靡然奉之疑誤學者當何如也彼殁身以務帖括者既不屑措意於經而若姜君雖頗有志於古惜乎鹵莽滅裂不唯無益而重有損也故爲書其後以砭之

書冏雅正義後 癸亥

餘姚鄒學士晉涵爾雅正義箋釋允當徵引博贍較諸邢叔明之書不翅倍蓰過之且於景純之注誤者糾之闕者補之信此經不秦之典也此經自開成而下尚有宋本存於人世卽明人如郎奎金鍾大傑吳元恭國朝王朝宬諸人所刻皆遠勝明監本汲古閣本注疏又自漢魏下到北宋典籍徵引頗有異同學士於此尚未能博綜以資參訂然非大疵可勿論也間有巨繆恐滋疑誤敢竭一得之愚用餉于慮之失說文解字與此經相爲表裏許君之義可以證明雅訓者在所必援而踳駁甚多俅戴也說文訓俅爲冠飾兒引詩戴弁俅俅其義正同鄒不之引而云說文作絿夫糸部之絿於義爲急商頌不競不絿是也

於此何與十羽謂之縛說文訓繙爲白鮮色非其義不引可也而乃引縛束也且曰十羽可以束也是不識專尊之辨矣素錦綢杠綢乃韜之假借而引說文綢繆也綢繆之義於此奚取諸所誤引誠足齒冷然猶有其字也亦有說文無此字而誤仞它字以當之者其於玉謂之雕引說文剚剔也又援左傳剔圭以爲之徵案說文琱治玉也彫琢也則琱彫皆可用从刀者俗書也其訓剔者乃是割字形相近倛漫不措意又皮傅引文以證成其繆過矣它若賑之訓富

傛之訓聲債之訓僵弃之訓玩忝之訓辱釋水游水厓釋器草中絕謂之鑿說文皆同顧或引玉篇或引說文它訓一若說文無此字者何也又其所引書籍改竄以就己意者十之七八而於釋文尤甚算數也引盤庚釋文選即算也翻譯也引陳風宛邱釋文翿作纛音義同所以止扉謂之閽引左傳高其閈閎釋文閎本或作閎皆未嘗有其語又於釋水外爲隈云唐石經及宋本俱作鞫宋本吾弗知石經固作隈也未成而歿藁在今大學士諸城劉公家

是於石經未嘗讀也景純之注監本譌闕可以宋本補正邵於釋山篇据詩禮疏補注若干字乃宋本所無者中有宜音之字釋文無音則知是音義之文而非注也以之補注失之專輒景純既別譔爾雅音義而注中仍自有音宋本已多漏落監本删汰尤多邵所增者未能賅備且有不明句讀而致誤讀者釋木攝虎舉注云今江東呼爲檛攝音涉檛字句絕攝音涉景純之音也監本删音涉二字而攝字不删邵遂誤以檛攝連文此則一檢那疏即可憭然者其文字沿監本之譌者尚多而所引書篇中卷數多錯案籍求之輒不可得校勘之疏尤未易悉數學士當日校官書既繁尤而人就之講時藝者且以百數退直講肄之暇以餘力成此書其不能甚精固所宜耳當其草藁未定雖朋好不得見歸安吳孝廉蘭庭德溥許兵部宗彥與學士往還最久皆未之見也刻成後亦時時修改惜改之終未能盡學士又有孟子正義書未成而歿藁在今大學士諸城劉公家

書孟子章句新刻本後乙丑

諸經漢學之存於今者鄭氏詩禮而外何劭公之公羊趙邠卿之孟子而已邠卿孟子章句爲宋人作疏者所亂其書前有題辭後有篇敘每章有章指如論贊語作疏者去其篇敘復改削章指爲已有學者不得見邠卿元書蓋數百年矣猶幸有宋刻流傳毛氏展何氏煌皆得據以補正譌脫休寧戴編修震得兩家校本而傳錄之曲阜孔氏以之刻入戴氏遺書其正文與今本異者合於宋高宗御書石經注之與今本異者合於日本國攷文所據之古本洵異寶也子

案公孫丑第二章伯夷伊尹何如其解曰伯夷之行何如下又曰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則經文伊尹蓋衍文也又許行章是率天下而路也其解曰是率天下之人於嬴困之路也予攷孫宣公音義大書嬴路不曰嬴困則宣公之本無困之二字且音義於經文之路也曰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傳記中嬴路字多作露而孟子則作路故云同以明之嬴路者劣弱也作疏之人不明斯義誤以道路解之故妄有其解曰於音鳥歎辭也漢儒無直音之例音鳥二字亦非邠卿元文此數科傳譌甚久故與今本同誤其它舛駁處殊不多見則毛何兩家之功居多也

書孟子音義後 癸亥

是率天下而路也邠卿云是率天下之人於嬴困之路也予讀之而竊疑經文之不詞令案此書曰路也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又曰嬴路力爲切始悅然於邠卿以嬴路訓經之露字而困之二字則邵武士人作疏之時不得其解而妄增之者也嬴路之義傳記屢見之孟子作路故曰與露同也注中困之二字當据此刪之宣公所采唐人之音丁公著張鑑兩家其說亦多歧梁惠王上放辟邪侈丁作移是罔民也丁作罔民滕文公上與此文同則又引張云諸本作移誤也或作司誤也子謂移侈皆从多聲古通用少牢饋食禮侈袂釋文云本又作移是其證也古無侗字以司爲之司民猶言爲阱以待民若狙司然也何誤之有宣公於前則引丁後則引張無所折衷亦疎於檢照盍爾于茅或作苗案士相見禮草茅之臣鄭康成增困之二字以就其繆說耳又任人章於荅是也何

曰古文茅爲苗則茅苗古今字也此宜以之補王伯厚之詩攷者而張又以爲誤盍丁張皆不通小學而張爲甚也又案逢蒙之逢从夆卽逢遇字丁謂當从夆臆說也詘卽說文詘字它也二字之涸久矣今以說文訓欺不合於邠卿謂當借讀爲詘不知詘乃詘之傳譌詘又詘之俗體也簿正本多作薄案古無从竹之簿从艸則得其正而反以爲誤諸若此類皆當糾正書前有宣公撰進序邵武士人作疏託名宣公卽以此序弁首其可笑如此

悔菴文卷六

書傷寒續論遙問後 壬申

吾邑徐遠園先生諱行字周道明諸生也名在復社府志有傳精於醫著傷寒續論遙問一書卷袠簡重先生後人文學某者亦貧與先考善先考歲貽之錢米文學嘗以遙問藁本求售議未成而先考歿今其藁不知何在矣里中莊丈敏來娶先生孫女嘗手謄兩卷未及全莊丈歿後其子以畀余藏之廿有餘年矣游遠家禍圖籍散亡不可僂數邇者歸里檢笥於叢殘中得此冊爲之驚喜徧索前一冊已不可得府

書孔堂集後 癸酉

吾鄉先輩歸安姚玉裁長興王立甫二先生在雍正乾隆間以詩文相雄長其遺書皆隱約吾友楊傳九鳳苞既贈予屏守齋遺藁復以王立甫遺文一冊見借孔堂初集二卷計詩七十九首文十篇孔堂文集一卷計文十有七篇孔堂私學二卷則隨筆紀聞之

類也有姚先生之序余屬蔡秀才逢春錄存其集三卷又力疾手錄全謝山先生所譔壙誌銘一通置諸冊端先生詩文務精練不率意下一筆手自料檢所芟薙者殆過半矣然所存雖寡能令人嗟誦不忍置先生年財四十成就便已如此天苟假以老壽定揜茅順甫出其上惜乎其死之遽也此集刻於乾隆己未轉眄八十年若滅若沒鄉之後輩知先生文者尠矣獨余以久病垂死之人展轉一瓿傳謄副本不可謂無意於先生者又惜乎余之力已止於此不能更有以張先生也

書明御史長興葉公墓誌銘後乙亥

長興葉曉山先生勝國之末爲南福建道監察御史吾鄉之名賢也先生正色立朝所託契皆一時端人國變時先生正居父憂聞變慟哭絕而復蘇支牀咄咄不一年而卒年六十其家藏倪文貞元璐史忠正可法黃忠端道周楊忠節廷麟四公手簡徐球會從其後人借觀錄副本畀元照讀之觀乎四公之厚先生即先生可知矣頃者王歔以所藏先生墓誌銘六

幅見示譔文者與先生同年同官文工甚惜不知其名氏書者亦不署名筆陳殊險諸疑出蔣羽靈明鳳手蔣有書名亦長興人也此文未見墨本殆未會入石而此六紙支百有七十年之久神明煥然了無蝕苟非有神物撝訶殆不及此還思思陵殉國之時使先生在北必與十九公者同遊天上病死牖下志節不大顯白論世者於此轉惜先生遭遇之不偶矣先生之子彰吉娶吾家廣信公孫女元照之從高祖姑也廣信當定陵時以部郎中因災異上疏極言時政出知廣信未出都而殆貧不能斂同鄉京朝官醵金歸其喪亦名賢也附識於此徐球議樸四忠遺墨與此文同勒諸石以爲桑梓之重其意良善書之以告我同志

又書後

徐球爲長興朱氏贅壻故稔葉氏後人元照以此誌示球球卽馳書其妻舅詢諸葉氏還書謂先生誌銘有三本一出太倉吳祭酒偉業手一出錢塘吳中允太沖手皆蔣羽靈書載於家乘中允之文蔣書墨蹟

尚藏於家因謄副本以來始知此誌爲祭酒之筆文格良類不可以梅村集不載爲疑也中允亦先生進士同年有詩載明詩綜并書以告王歙云

書漢元鼎甎文後 丙子

古甎之出於近日者兩晉爲多漢魏不少概見吾鄉丁氏所藏有漢元鼎一件雖非全者其左側元鼎五年八月六字獨完好篆體蝙分布亦勻整淸古之意藹然非語言所能擬議蓋殊品也以建初尺度之厚二寸廣四寸面有錢笵文二各有五銖二字銖則左聲而右形其端有萬歲二字字畫不甚佳蓋工匠所爲與紀年非出一手者西京遺文之存於今而甚工者五鳳二年石刻建昭雁足鐙款識與此而三篆隸各極其妙紀元歲月歷歷可攷非它物所能及也

北附者任和倪穀民驗其字畫謂寶鼎尚沿繆篆遺意此則有波磔斷爲二品余猶未深信今以東遷立縣時代覈之知此在吳亡之後始服穀民書鑒之精非余所能及也三樵今又得寶鼎甎之全者其文云寶鼎三年歲在戊子造造下又有一萬字余爲名其室曰寶鼎精舍云

右甎文吳興東遷孝淵瑾造八字年月不具歲乙亥王二樵於城南道場山麓得之攷宋書州郡志孫皓寶鼎元年始立吳興郡領烏程永安晉改武康原鄉故鄣安吉餘杭臨水晉改臨安於潛八縣晉武帝太康三年分烏程立東遷長城二縣東遷廢於隋時其名至今存在城東五十里此甎文字秀整有古致蓋晉物也所見兩晉甎大都識其年月或姓名而已具書郡縣名者唯此一見其云孝者蓋孝字也孝从爻聲於義爲效孝从老省善父毋爲孝形聲相近厥義不同魏晉

書泰寧甎文後 丙子

右甎文云泰寧三年八月一日作其文反書泰字唯存上體若王宇然沈存泉於城南山中得之不能詳其紀元余爲諦審久之定爲泰字古無泰寧紀元泰與太通蓋東晉明帝之太寧也孝武帝紀元太元曾見晉泰元九年甎二件皆作泰元宋人書太平興國尙有作泰平者

書八月廿日甎文後 丙子

今年春余以事力疾入郡時吾友數輩正以訪古甎相尙撫其文相傳視既返山居余之小奴子於屋後坑厠間搜得此件拓之得八月廿日起五字雖已闕其紀元審是典午之物無疑置几案間月餘邑侯順德何君藜閣之弟過余見而愛之乃以移贈小物之顯晦自有其時有足感者甎文之紀年月干支詳略不一例其紀月者唯八月爲多七月九月間亦有之春夏及冬則絕未之見造甎之獨宜於秋度必有說然未之悉也姑書以俟知者其云起者與作造之義同

書上氏塿甎文後 丁丑

右甎文存者八字云上氏塿大元廿一年分書秀逸可觀吾郡陳氏所藏徐子尹輔以拓本見示疑塿字之義余以說文玉篇廣韻覈之則皆無之唯見於集韻類篇二書集韻以塿爲亭之別體證之說文亭即今城郭字也於此義無所施殆未足爲据余以爲此壙甎也塿卽壙字耳凡文字所从以爲聲者聲之所近得以互借廣郭一聲之轉而義皆爲大壙之从郭雖曰俗書實有理致若集韻之塿則俗書之無義者不可並論矣大元廿一年晉孝武帝之末年也是歲在丙申

書後二

書五經文字後癸亥

此書載經傳文字不止於五云五經者總其凡也字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分部一百六十視說文部分少二百六十取其易檢不得不并省之耳部首字皆用說文其自立者獨一丹部此非字書也毋庸以說文之例繩之然其所分合有不可省而省者若孫縣縣以子出作曾子出其對語亦作曾子出解子攷漢唐石經及皇邢兩疏本皆無曾字不知所据何書翟攷

授灝四書攷異亦失載聊書於後以諗來者

書四書典林後辛酉

婺源汪先生永近代名儒也著書數百卷多未授梓海內學者憾不得見而所盛行者鄉黨圖考四書典林二書圖考尚有餘於經義若典林則兎園冊子之下者也區區一世之人使之務剽竊而不復讀書其力足以亾經村塾傳授之祕笈若此書者何限何足深惜吾獨惜此書之出自江氏耳吾邑沈徵士炳震所著書亦多散佚獨所纂唐詩金粉行於時鏤刻精致

書十一經問對後乙卯

是書元人何異孫著通志堂刻本亾其自序後二卷

合廢於隊代合煠於問入聲物迄二部廣韻皆獨用此則同用葉與帖洽與狎業與乏廣韻各二部同用此則合帖業於葉合狎乏於洽蓋以禮部韻略之例改廣韻也然韻略於平聲合欣於文上聲合隱於吻合儼於儉上聲合范於豏去聲合釅於豔梵合於陷鑑則此又不同矣凡此皆不可詳已所收字多於廣韻而注釋尚簡故卷袠不繁凡漢魏六朝人於六經莊子音讀之異載於經典釋文者及丁公著張鎡孟子之音無不備采故有一字而一部之中再三見者其例

所云經典字有數讀先儒傳授各欲名家今並論著以稽皇說是也此亦用廣韻之例然廣韻於其字下必云某某切讀者檢一字即知此字凡幾見此書不然故頗費諦檢又其例曰凡古文見經史諸書可辨識者取之不然則否其意甚愼重然唐開成石經其字體未經釐定偏旁如宀穴木手之類當時俗書淆而不分石經亦訛此書有爲石經所誤者姑舉一二論之左傳楚師輕窕爾雅窕肆也窕閒也字皆从穴而石經於左傳及爾雅肆字誤从宀放諸說文玉

異畫不出許叔重所謂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故或有形而無聲或有聲而無形或所从之字非其聲皆不能識也豈能免於蕪雜之譏乎唯所引說文博雅有足正今本之誤者故未可廢其書則不足貴也蘇州有汲古閣影宋鈔本予曾一見之

書類篇後 癸亥

類篇卷弟同於說文每卷雖而三之爲數四十二後目錄一卷亦離而三之總計四十五卷部分亦遵說文而艸食木水四部又各分上下故得五百四十四

其例有九見於序尙有條理凡部首之字下錄說文元文部內字以韻爲次字有平上二音者見於平則不見於上東冬二部皆有其音與一部之中兩紐皆有者見於前則不見於後字有別體並出之如集韻之例注云文若干有歟音者必曰重音若干部末亦然此書如說文玉篇以形爲統系而乃注意於重音何歟其書繼集韻而作奉集韻爲規矩末有出入援引經典無不相合者注釋少鰓故卷袠視集韻較多漢儒六書故訓之學至宋而盡晦今人讀此二書聊以備參證耳非以其有解於小學也然其病特在承譌而不能是正固非若後人之武斷是非以蠹學者古今人之不相及於此亦見一端已

書五代史記纂誤補後 癸亥

宋史廷珍五代史纂誤從永樂大典鈔出長塘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石纂誤補四卷同縣老友吳胥石先生所撰書成於乾隆四十三年後刻於京師錢曉徵少詹見而極賞之鮑氏亦刻於叢書此其晚年重定本也嘉興馮氏所刻與鮑本不同先生此書承

郡二雲學士所屬而作此重定本屬草未成先生歸自京師嫻不肖寫定予從臾之力始稍校錄之財盡一卷即染疾幾殆予往候之握予手曰子幾殺我矣又曰吾家人皆以爲吾爲子校書而勞慵也相與一笑既而疾瘉乃校寫成書先生攷史之學自錢少詹外殆少其匹自言不通歷算故司天攷不能詳校也書中稱引它人其姓名綴當條末者皆已說而分屬於友朋帝紀中有一條託諸元照其篤於氣誼若是先生所校元豐九域志最平生用意之作畀人刻之

不存已姓名其不屑屑於名可知此書不託名它人偶然爾殊非先生意

書宇鑒太常因革禮後 庚午

老蘇先生所修太常因革禮始總例廿八卷次嘉禮九卷次軍禮三卷次凶禮三卷次廢禮一卷次新禮廿一卷次廟議十三卷總計百卷卷首列歐陽文忠衔名書前進表列衔名者文忠居先次則李東之呂公著宋敏求周孟陽呂夏卿李育陳繹姚闢蘇洵表文不見於歐蘇集不知出誰手後有李文懿跋案宋

之禮書在嘉祐前者有開寶通禮禮閣新編太常新禮是三者皆此書所採用而又佐以禮院之儀注例冊又參以實錄會要若封禪記汾陰記鹵簿記廣樂記慶歷祀儀諸書則隨類而采之嘉祐以前之典章粲然備矣當時有叔黨正之議者老蘇不以爲是有書評之老蘇平日工文章喜議論而於此書專務編輯排纂不肯妄下一語非良史才得著作大體者不能如此厥後政和五禮新儀行而宋初之書皆微文獻通考玉海皆詳於政和以後而略於宋初宋史亦

然通禮諸書得少存厓略者賴此書惜乾隆中四庫全書未及收錄予內兄許兵部宗彥曾從杭州故家借鈔副本歲戊辰予備書於杭始獲見之卷袠繁重不能即錄次年乃往借鈔其間自五十一卷至六十七卷皆闕其十有七卷峴山徐尚書讀禮通考所引之凶禮實在闕卷中爲寫補入其餘悉不可考矣予居德清友朋遊從之暇所藉以遣餘年消永日者唯寫書一事溽暑祁寒未嘗少輟若有督之者許本亦多譌字其中與服數卷尤甚予以通考玉海

宋史參校始可繕寫行密字細寫時以多爲樂傷於中指無名指之骨節幾不能卒功然而疙疙者廿有五旬指病未瘉居然告竣乃爲之書其後凡文懿之跋所已詳者不復言也

書元和郡縣志後 癸亥

第六卷河南府河南縣中橋咸通三年造唐懿宗紀元咸通或疑此條後人附益予讀唐書顏杲卿傳祿山縛杲卿於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節解之胡身之通鑑注曰中橋天津中橋也則中橋非建於懿宗時矣吳宵石先生教予曰嘗考唐會要中橋咸亨三年韋宏機造舊唐書韋機避諱去偉字有移中橋事正在高宗時李吉甫避肅宗諱故以亨爲通通典諸侯卿大夫諡議袁思古議許敬宗諡亦在咸通三年此其例也書中稱咸亨者皆後人妄改中橋一科改之未盡者耳今陽湖孫氏刻本徑改爲咸亨失之矣又曰此書四十卷見謂無闕者三十四卷然首卷京兆府下即不見昭應縣沿革覈之當在新豐故條之上書中如此類者恐不少也

書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後乙丑

是書當靖康之時已亾其圖故爲卷四十而篇幅甚約勝國時海鹽鄭氏有刻本譌闕宏多今鮑氏叢書本悉已補正然尚有未盡者予借得毛斧季校本補十七卷與國寺五字二十七卷西郊亭二十字末卷儒學二百五十三字又改譌字若干始完善可讀斧季所校底本字極陋劣譌闕與鄭本相等斧季於康熙甲申從宋中丞借宋版校正裁割補綴用力甚勤紙之黏接處皆以朱文長印鈐縫甚精好其文曰虞夢華館

書吳郡志宋刻殘本後丁卯

吳郡志五十卷此宋刻殘本所存五之二宋既庭藏書也今爲吾友何夢華所得憶去年與夢華同買此書予大受書估之侮今復觀之不覺一笑

又書吳郡志後

一作客杭過訪何氏夢華館主人出此書屬爲之題語以予有欲得之色乃輟以相贈蓬窗清暇臥讀一過怪其倫次失當反復諦審乃知其中有七卷實在二十卷之後而剞補其計卷之數以屬入者剞補之處覆以印章以揜其迹又細觀第二卷前十一番末行剞去七字閒以空紙一番其自顧歡歡起者乃二十口卷之文今剞去十口二字充第二卷之後半零星散亂不易整理舊書殘闕初無損於光價一經書估手必務僞爲完好襲以欺人眞書之大劫也宋刻之全者蘇州尚有之不可得見汲古閣刻本異日當求得校之以還其舊今以剞補之卷列後以便稽覽

估人吾湖人未必有愛殘編若吾兩人者失此舊主將安歸估人大怒言我不售此書遂不啜飯卯終不賣與若兩人然而以之求它人卒無應者書終歸夢華夢華今又贈予展轉不出予兩人手書淫書癖誠未易多得耶俗估何知橫加白眼眞大錯也

又書吳郡志後

一作客杭過訪何氏夢華館主人出此書屬爲之題語以予有欲得之色乃輟以相贈蓬窗清暇臥讀一過怪其倫次失當反復諦審乃知其中有七卷實在二十卷之後而剞補之計卷之數以屬入者剞補之處覆以印章以揜其迹又細觀第二卷前十一番末行剞去七字閒以空紙一番其自顧歡歡起者乃二十口卷之文今剞去十口二字充第二卷之後半零星散亂不易整理舊書殘闕初無損於光價一經書估手必務僞爲完好襲以欺人眞書之大劫也宋刻之全者蘇州尚有之不可得見汲古閣刻本異日當求得校之以還其舊今以剞補之卷列後以便稽覽

又書吳郡志後庚午

此書用故紙厥印紙背間有字札或箋啟或詩草皆
古香可愛夢華未購此書先得宋人手蹟一冊厪四
五番審視紙背乃吳郡志也蓋俗人從此書取出別
裒成冊者夢華亦以贈予予親此書向有數番有
字者其一云右謹具奉申呈五月日奉議郎新除宗
正寺主簿董劉又其一云右謹具申呈七月日朝
奉大夫幹辦行左諸軍審計司陳其署名作小草
書所謂押字也不可辨識陳劉尚存大半可讀又其
一係詩草二首尚存可讀者九句云日月如隙駒我
家錫山下梅竹廬已蕪蹋蹂來帝傷孤忠愧訐謨北
門一盃酒凄其念江湖扁舟會且歸君當煮蓴鱸甲
午季春書于道山堂字大徑寸點畫絕工詩蓋送別
之作其人則無錫人也案甲午在北宋者淳化五年
至和元年政和四年在南宋則淳熙元年端平元年
此詩甲午疑淳熙元年近之道山堂在祕書省宋人
詩文屢見之名流翰墨反賴作故紙用之印書而得

唐人之白猿傳乎一言以爲不知其是之謂矣然伯
温少侍康節得盡閱當時賢俊所記故實頗資攷鑑
未可盡廢也虞山毛氏津逮祕書曾刻此書所据非
善本中脫四番遂并兩條首尾爲一而自譔數語以
聯綴之其妄如此又顏之曰前錄亦繆甚邵博聞見
後錄欲別於父書故曰後此書何容豫下前字乎毛
氏刻漢書顏曰前漢書其謬正同此舊鈔本予從錢
景開購之有天歷元年清溪楊英蘊璞氏一跋云其
友羅道生所錄羅不知何如人楊跋云道生嫁娶畢

爲五獄之遊當亦奇士而字跡甚劣且多錯譌景開以葉石君藏本校正之卷首闕十餘番亦据葉本鈔補天慶至今五百七十年矣紙墨無恙羅楊兩人竟藉此以傳亦幸已

書容齋隨筆校本後 癸亥

洪文敏公邁以卓絶之才得賢父兄之助讀書多歷官久其所著容齋隨筆五集爲卷七十有四總千一百七十餘則古今人物之賢否禮樂兵刑政治事勢之得失以及諸子百家遺文軼事莫不於書中見之

而於汴京臨安典章制度言之尤悉凡所論說皆平允明通無苛細穿鑿之弊名儒之學與淺見謏聞之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固不侔也此近時翻彫明本校之補錄嘉定中邱樵洪伋二序紹定中周謹跋宏治中華燧序校既竣題而藏之

書容齋隨筆活字本後 癸亥

近刻容齋隨筆字畫粗劣可厭此翻宋紹定間所刻提行避諱一仍宋舊每番中縫上方有宏治歲在旃蒙單閼八字下有會通館活字銅版印八字書後有邱樵洪伋序周謹跋後有華燧序皆近本所無紙墨甚精顧亦多譌奪隨筆第十一卷合九十兩則爲一奪字二百七十九續筆第三卷又合九十兩則爲一奪字百七十九第九卷末一條奪三百有六字誤竄於十一卷之首條凡書中所有夾注皆不具蓋銅版無絶小之字又凡文敏自書名處皆失去邁字不可解也予十年前於蘇州得宋版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共八十卷乙丙丁志有文敏自序爲世所未見今又得覩此本予於文敏書何多緣也此荻岡章文魚藏本章君幼子苞予之次女壻也仲冬之朔日媒妁傳言此書與之偕來令校畢將還之乃識其後而以香修小印鈐於簡端云

書手錄夷堅志後 甲子

洪文敏公夷堅志以十干爲次爲卷二百支志三志亦以十干爲次爲卷二百四志止於乙爲卷二十綜四百有廿卷古來小說家言未有若是之多者也其書久已殘闕存者多僞後人竄亂非其原書 四庫

全書所收支志自甲至戊五十卷不可得見徐氏傳是樓宋元版書目載有八十卷乾隆壬子見於蘇州山塘錢氏萃古齋舁以錢萬四千得之自甲至丁八十卷冊端有玉蘭堂辛夷館諸印知出自長洲文氏又有季振宜印記季氏藏書後悉歸於徐則此雖無健菴印記知即徐目所載者無可疑也此係宋時閩本元人以浙本修補見卷首元人一齋沈天佑序序末紀年一行則已剜去蓋書佑之爲也書內尚有闕葉其所補有以宋版補者有元人所葉補者宋版所補皆其元文元補者多襍取支志三志之文羼入之如甲志所載無紹興以後事而補者乃及於慶元此其徵也陸務觀有詩推重此書而陳伯玉則極譏之要之論以伯玉爲正其間有可以裨風雅資攷鏡者當別擇之此書每集文敏自爲序序各一意趙與訔嘗撮其大指載於寶退錄今甲志序已失餘三序存野處文集久佚是三序可寶也近世所葉行者非此本世人莫得覩此故手錄一本以爲之副行款闕葉一遵元文自去年初秋始至今年上巳後乃畢功此

虎賁猶存撫茲手書不得不倍加珍惜夢華亦將影鈔一本予又託夢華借鈔　文瀾閣所藏支志夢華雖諾之然未可必也

庚午

書新刻袖珍本夷堅志後庚午

此本非元書蓋後人得殘帙竄亂割裂別分卷目妄以十干爲之編次今不復可攷正矣書則眞文敏書也或疑爲僞造者不然予之宋版聞已歸蘇州黃氏黃氏所藏別有宋版殘本數冊予以道遠未遑借鈔

歸安嚴元照

書後三

書學林後丁丑

學林新編十卷宋王觀國彥賓著辨別文字音訓徵引頗博贍宋人說部之佳者唯其用意區別過於拘泥若謂流二字古以音同通用故流落亦云留落彥賓乃以飄流零落爲流落留滯遺落爲留落彊爲分疏不知烏名流離亦曰留離草名流夷又作留夷更寄良多皤益問以所見著於簡端中有夾簽乃亡友海寧錢廣伯之筆廣伯小學至精所以糾彥賓之繆非予所能及去冬以癉疾下世覩其遺墨良用黯然

書甕牖閒評後 辛酉

質甫敘述耆舊軼事可資瀏覽所自爲論說亦婉約可喜唯其攷覈經典未能允當紹興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爲賦取上弟一人弟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此用趙邠卿孟子章句之說也質甫不知顧訾其鹵莽誤矣一士人謝及弟啟有頓挫場屋語質甫援後漢書孔融傳音情頓挫爲徵謂頓挫猶言抑揚予謂囷頓挫折亦可云頓挫古頓又與鈍通不必拘一端也其講小學尤多可議自許叔重之書不行學者競用私智穿鑿凡文字於六書屬形聲者本無義可尋而妄求其義則無往而非繆不知六書自有會意指事二類也宋人論字大率因此致譌而質甫特較甚耳其正文不知史公以詰訓代經文非所謂改也且又何以知今之經文卽史公之所見者乎此聚珍版本與訒仞皆从刃聲訒豈藏刃於言仞豈藏刃於人乎云稟字有當从禾者有當从示者不知亩部未嘗有

从示之文也云涕洟二字从弟从夷弟也夷者
姨也有同體之義夫涕从弟聲洟从夷聲从夷聲同體之云
何迂也云鴒鵒交則以足相句故其字从句然則鴒
當讀如鈎不當讀如具矣且如此名之曰鴒可矣曰
鵒鵒何也且鴒又何以从翟爲鵲乎斯皆無理之甚
者其諧需字尤可笑需从而聲亦形聲字也而曰當
從天從雲省援象傳雲上於天爲證師心自用不憚
改易經文不明古學之弊有如此者

書履齋示兒編後 戊午

乾隆乙卯秋予來杭屢謁抱經先生一日者先生手
示編示予曰此宋孫季昭示兒編也近孫頤谷監察
校此書屬吾重校者吾子試讀之予時草草讀數條
不能出一語以相質既而先生以書還孫君遂末由
再覩先生是年主紫陽書院講席鹽院無禮於先生
先生遂辭講席將於是冬往江甯乍七十有九矣已
有疾予微諫之先生大息曰子不知我貧乎吾豈得
已予心憂之然實無力能尼其行十一月先生竟行
予家奴自無錫歸過於浒墅關先生傳呼問訊且訂
歸舟過予家俟之不至十二月梁山舟侍講書來道
先生病踣於龍城書院予時以家人病不克往常州
先生竟以初六日歿於書院先生之亡海內學士大
夫所同聲歎惋者而不肖受先生知愛至深其痛亦
較它人倍深也先生既歿之明年予向孫君借觀此
書孫君所校應友人之請非其自蓄不能即得今茲
復來杭孫君轉借見示旅館展讀紙簽盈冊皆先生
手迹復有亡友海寧錢廣伯校語廣伯之歿距先生
不及一年廣伯始患瘧醫者以甘寒之品藥之瘧轉
劇向予借閱學紀聞猶力疾作數字手已戰矣予寓
書勸其靜攝屏藥物書未達廣伯已下世今先生與
廣伯墓皆有宿草矣摩娑是編爲慨慨者久之季昭
之論說喜出新意其論伊尹放大甲放爲教字之譌
爲後人所竄然實非也予嘗辨之又論竊比於我老
彭彭音旁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過於求新失
之穿鑿書中若此類可笑者尚不少也

書示兒編新刻本後 庚午

始予年廿六從仁和孫監察頤谷借讀是書後遂不

復見嘉慶庚午長塘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弟廿
五集八月中徐新田省試購歸急往假讀展卷惱悅
益予之不得見此也十三年於茲矣當盧學士校勘
此書一時同志若孫監察海寧錢廣伯蕭山徐北溟
皆相繼從事於此所據之本明人潘方凱所刻其後
元和顧千里復以舊鈔本重校乃在庚申之歲予不
及知今見刻本備列諸家校語予亦有校語附厠其
間忽忽不復省記蓋戊午之秋承監察所屬而爲之
者也計自乙卯初見此書迄今已十六年此十六年

中學士監察廣伯北溟先後霣謝獨予與千里在耳
予與鮑翁亦曾締交已而不相中故鮑翁跋獨不及
予知宿憾至今未平也然予於此見鮑翁猶古道非
浮薄者比以予向日鄙淺之見大可芟除者尚復存
諸卷中不沒其名可以風夫人之以愛憎而顯晦人
者因之轉媿一知半解無足錙銖古人又念點校諸
君若錢若徐年皆未老悉已物故不及覩是刻之成
而予游更憂患不自意此身之存至於今猶得重讀
其書一過也

書手錄雲煙過眼錄後癸亥
中夏下旬自武林歸路經塘棲里訪宋茗香助教觀
所藏書借得數種中有下龍泓先生手鈔雲煙過眼
錄一冊愛其記述清妙新秋始涼以楷書謄之錄中
湯仲謀葉森文壁三人皆有附注之語丁鈔或別行
低一格或徑雜於各條中皆非也其提行分段亦多
焯知其繆者予悉正之然譌字脫文尚不勝摘俟訪
宅本校之寫旣畢以寶顏堂祕笈本校之補入鎮江
張萬戶一段其宅譌舛相等此本卷分上下祕笈本

爲四卷皆非其舊據錢遵王所藏元人夏頤鈔本則
祇一卷耳艸囱引林石橋語謂當時名琴樊澤卜氏
之奔雷居其一樊澤距予家不五里有琴堂巷相傳
爲藏琴之所也又載賈秋壑祭器銘乃景定三年錫
家廟於行都而造者案似道家廟在西湖葛嶺之西
有摩厓大八分書云景定三年正月八日賈似道蒙
上恩賜家廟第宅於行都辭勿獲因集芳園鄰舊居
就賜給緡錢使營葺焉用謹欽承子子孫孫其毋忘
忠報共五十四字故臨海知縣華君瑞潢寓於北山

近年始搜得之志乘諸書未有載之者并載於此

書雲煙過眼別錄後 癸亥

宋氏所藏丁徽君手錄雲煙過眼錄後有別錄二卷前錄以所藏之人爲目而此則記某年月日觀於某所多參錯不同自壬辰至乙未計四年乃至元卅三年至元貞元年也其年次亦雜亂無序徽君謂是艸囪初稾殆可信也

書閻閻錄後 癸亥

朱子語類載象山死先生往哭之旣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楊愼丹鉛錄據此以譏朱子胡應麟筆叢曰此朱子門人胡泳所記然不謂耳聞而云此說得之文卿益亦有疑也凡語類中門人雜記皆箋所自聞而此云爾則其說之譌可知竊意朱門好事者爲之朱子必萬萬不然予謂筆叢斯言朱子之功臣也朱子與文安所爭在學術文安之亡正朱子所悼惜者哭人之喪而謝罵之豈大儒之所爲乎新安程氏之善程子曰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鵬此書豈聖賢之所許乎責賢者備談何容易苟其盡當於理吾屑歎焉而況其所論如謂顏魯公不得其死之類實害義傷敎之甚者斥而火之不爲過也

書潛邱劄記後 癸亥

山陽閻氏潛邱劄記六卷前四卷雜采典籍及所作

荊門之訃聞之慘恒故舊彫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讀此書正足以明此語之非眞而乃偃倒是非橫施武斷殆卽可以覘其爲人矣

書責備餘談後 甲寅

韓子云小人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吾觀責備餘談而知著此書者眞其人矣此書明崑山方鵬蓄專取前賢之行事毛舉過失條分而件繫之唯恐不盡大多淵原於宋胡寅之說而以己意附益之吾不知其以此爲推繩古人耶古人往矣不能起九京而一一改之以此爲訓式後人耶則古人之嘉言懿行可則可效者多矣鵬何不旁求故實推闡發明勒成一書爲世道人心之助而顧出於此乎孔子曰樂道人之善程子曰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鵬此書豈聖賢之所許乎責賢者備談何容易苟其盡當於理吾屑歎焉而況其所論如謂顏魯公不得其死之類實害義傷敎之甚者斥而火之不爲過也

書潛邱劄記後 癸亥

山陽閻氏潛邱劄記六卷前四卷雜采典籍及所作

雜文第五卷皆簡札弟六卷則所作詩賦也近時崇尚實學此書殆行前此二十年村塾挾兎園冊子者未之知也其效證經史頗多解益然於己所知者雖詳張而揚推之且有矜色於人所不知者雖甚微必指摘而痛詆之務求勝乎口齒間而不覺失儒者謹厚之風矣論者以日知錄比之予謂亭林所見者大議論有條貫閻氏非其倫也語中於同時人排擊尤力者長洲汪苕文雅負時譽而所得於經者淺願好議禮多臆說排之非過然才不逮苕文遠甚故雖足以折苕文而終不能反俗人之好尚也予讀此書間有彈駁而於所論地理水利予則未能洴遶往年錢塘張伸雅嘗爲予言其表兄梁山舟侍講入部胝風泊舟與嘉定錢辛楣少詹舟相並推篷快談者七日得講搦此書行篋中少詹借讀隨筆爲評注十數科還之予後叩之侍講則曰所評注皆地理水利二書其本已毀曜北則對以在仲雅處予終不得見也殊可惜末附左汾近稿一卷乃閻

書盧抱經先生札記後戊午

抱經先生喜校書自經傳子史下逮說部詩文集凡經披覽無不丹黃者即無別本可勘同異必爲之釐正字畫然後快啫之至老逾篤自笑如猩猩之見酒也窮日力於此不暇自著書文集而外僅此兩札記耳鍾山四卷生前自付梓龍城三卷則身後所菜也書院之在江甯者曰鍾山在常州者曰龍城先生歸田後主講兩書院最久故以名其書總計若干目元照讀此書不下數十過矣愚管所及輒題字上下方痛心於此書者亦非知我者也不知我之

又壬戌

先生所校書自付梓者遜周書白虎通等是也它人刻書則不自署名若荀子則嘉善謝呂覽則鎮洋畢韓詩外傳則武進趙唯以書之流播爲樂不務以劉向揚雄自詡也已之文集則無暇力以及垂歿之年始以付梓未及五之一即下世錢塘梁山舟侍講

出白金五十兩布告同人佽之年餘乘成五十卷予家離杭百里而遥不獲與校讎其編次多有不可解者姑以序論之凡所校乘書之序皆存而獨多獨所序論語義疏翰苑羣書等序亦宜存者而皆多之解春集先生外王父馮山公之文也先生編刻而爲之序其序豈可多乎更可異者此書自序亦不存於集予嘗問之編校者則曰槧中無之疑已多去不知此類文因已附各書以行故不更寫底本耳而豈多也哉又以記袁孝子割肝事列於記而不知記事之欲別編家乘一卷嘗爲元照言之今則一篇不存予向先生二子借手槧將爲更定一本以報先生二子固不肯未幾即散落書估手不復可聚已矣復何言使先生逝一二年收得手定之豈至於此并書札記後以治世之讀抱經堂文集者

書宋版史載之方後辛酉

史載之以紫苑治蔡京秘固之疾事見施德操北窗炙輠錄此皆見宋史藝文志而世罕其傳乾隆癸丑

文乃悔之別體也先生爲祖父行述及其配三人者

予將往南昌有書估來言於江南人家見宋槧本可購也乃畀以五金使購之比予歸則已插架矣上下兩卷分爲四册字畫精嚴紙色深黃鬱鬱然與染色作僞者自別宋刻書籍予經見者多南宋刻本若北宋本僅見此耳卷首有圖記二一朱文朝易鳴鳳四字一白文吳岳二字岳古文魯殆明以前人也上卷末有一跋其文不全今錄之云載之治病用藥初不求異炮炙製度自依本法以銖計者蓋其審證精切不過三四服立愈踰是而不效乃察病按方之不當

便當改轍不可泥也此皆親試而得之非敢夸大其說六銖爲分四分爲兩其七十七字疑其自跋也四分爲兩語必有誤柯氏宋史新編有史載之方二卷

戴宇誤

書宋版王荊文公詩注殘卷後庚午

李文懿公壁注王荊公詩五十卷宋史藝文志失載本得載其所著書甚備亦獨闕此書近世華山馬氏藏有元刻海鹽張宗松得之爲重開行世失去魏文靖序并弟卅卷弟五十卷兩末葉乾隆乙卯予從友

人借得宋刻本兩冊卅四至卅七共七卷每葉十四行行十五字卷端有晉府書畫之印卷後有敬德堂圖書印又子子孫孫永宝印記用印蓋明晉藩藏書也五十卷之末葉在焉并有嘉定甲申甲和簡胡衍跋知是撫州刻本每一卷後有庚寅補注數葉卷內修版版心亦有庚寅換三字案嘉定之末年也庚寅則理宗紹定之三年宋史謂文鼎卒於嘉定十五年則初刻之時文鼎已歿二年矣庚寅補注之刻及修版不知誰實

所爲然所据是宋刻不失本眞當與刻本同寶之予以此十一卷補訂焉本焉所闕者不特庚寅之補注與胡衍之跋也書中注語大篇長段悉被刪落五十卷咫張唐公詩焉本失之冊五卷八公山詩注引劉貢父芍藥譜序冊八卷題王光亭詩注引鄭輅記尼眞如事皆錄其全篇纍纍千百言者焉本各存一二語耳其它注語簒重抵仙臺七卷黃花詩注引劉貢父芍藥譜序冊八刪去一二百字者往往有之計此十一卷以之補焉四者無慮萬餘字宋元刻之相懸乃如此閒滄江叟氏蘇州顧氏各有宋刻殘卷惜莫能致之然就予所得倣帶之享亦自云足憶昔弱冠之年頗有佞宋之癖偶有所遇百方購獲始快於心既遭家難散失汰半避地以來資用時絀性又拙於營求時呼斥賣圖書以供山居薪米向日所藏儀禮要義喪禮精義堅志等書已皆非已所有矣此書既殘闕人無欲之者故得相隨至今乍東來書說吳郡志皆宋版精好者雖非全書私心愛之甚意將以付遷遘兩兒顧兩兒之嗜好子不能知亦留以爲山居解痾醒愁之具也可矣

書宋高宗賜岳鄂王手勅墨蹟後　己未

右紹興六年五月賜岳鄂王手勅一通王是年居母喪匿乞終制降詔不許此其一也岳珂宋見是勅故金佗稡編續編皆不見王之後裔某得諸故書鋪中藏之閭近始出以示人今年仲冬元照客西湖與前臨海知縣諱君瑞潢同謁王之祠墓而得見焉紙本橫卷四圍闌以龍文字有闕蝕後有一璽文曰書詔之寶草書遒逸墨瀋如新筆法與唐文皇屏風帖相類楊歸葬君之寓展讀再四相顧歎息勅中有人臣

辭盡之語序卦傳曰盡者言也朱子本義始以盡壞爲說前宋之初尚無此訓也并識於此是日又見岳珂所述家廟銅爵一乃桐鄉金氏所藏歸於王廟者今杭嘉湖兵備道無錫秦公瀛爲之記

此文已刻於馮給事　培岳廟志略今改削錄之再蓮院記後　乙丑

書湖州石塚村青蓮寺四百餘年矣與青蓮寺爲予家家於歸安之石塚村門前溪流回旋眼以三橋望之則近在肘掖間也寺始建於唐大順二年至乾寧中賜名報恩禪院宋治平二年賜名青蓮院紹興六年慈濟大師齊岳重修請鄉人行簡劉公爲文記之今其碑莫知所在予讀苕溪集得此文亟錄以補紀載之闕行簡自述其年七十有九耄而能文洵可尚也予欲補書刻石而二三俗僧既不足言里中亦無可與言之人姑識其後以諗後之從事志乘者

書顧端文公鄉試墨卷手蹟後

乾隆乙卯予於無錫弔嵇文恭公之喪見顧端文公之族孫廿涼道晴沙先生予就叩端文軼事先生爲

予言端文疾作高忠憲公日侍疾端文臨終執忠憲手字謂忠憲曰存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忠憲之狀端文也未載斯語世之論東林者或且歸咎於端文良可歎也端文生廿三年中萬歷四年鄉試解元　國朝康熙中其曾孫梁汾先生於禮部得其墨卷裒緝成冊世守之勿失題跋積百餘通第三場已佚二場亦佚其半卷首履歷三代書法極工端文字遒草率草藁不假寬改卷無橫格長短可任意卷不足即雙行書之又不足復書數十字於雙行之間以

筆勒之題有譌字徑行塗抹當日功令之廢弛如此
予從其家借觀請爲題識乃以端文遺言書之以告
世之議端文者

書凌忠介公辭父書後癸亥

盡忠卽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含笑入地下矣但父
親衰年無靠病妻弱子不堪回想耳十兒尤放他不
下七弟可善撫之然兒可以此情達之皇上使知孤
臣一腔熱血也三月廿日男義渠百拜
右明大理寺卿凌忠介公崇禎甲申殉難時辭父絕
筆也元照於鄉先輩詩集中錄得之忠介烏程人也
崇禎中烏程有居相位而媚君以誤國者歸安有知
府投賊而位至一品者皆爲世所指名微忠介吾湖
幾不國矣鄉邦後進讀此七十五字光氣如新慶幸
者久之莊烈帝於三月十九日殉社稷忠介遲一日
死而云達之皇上者時居外城倉黃中閒譌傳南幸
不知帝之崩也忠介長子偉燈先生名文然苦節能
文竟以貧死書所云然兒是也元照曾纂忠介軼事
一篇此書未載入謹錄而書其後以增桑梓之重察

淩姓字當从水爲淩與淩人字从夂者異見廣韻後
人涸而一之予嘗見淩雲翰書其印記亦从夂則此
字之譌久矣姑附辨於此

書嚴公遺愛碑後壬戌

嘉慶七年季冬元照在德清親故家留宿晨起見几
上有霍邱縣志思吾十一世祖運使公曾任霍邱有
惠政意志中必有記及之者急假歸讀之於祭祀志
載名宦祠祀勝國時知縣四公居其首於藝文志得
遺愛碑一通伏讀再三過忻弁不能自已謹案公於

永樂十九年成進士宣德元年知霍邱縣正統二年
擢貴州道監察御史七年丁母憂去職服闋改湖廣
道監察御史十一年出爲河間長蘆鹽運使次年卒
於官此碑立於成化十一年碑稱公廉重勤慎公平
正大急先務尙力行鉏彊獎善庶政畢舉尤注意學
校作新士類云云又稱成化辛卯監察御史貫溪公
駐節霍邱問邑民歌思嚴公令立碑記之誤文者教
諭張鏞也蓋距公之去霍已卅有五年去公之衆亦
卅有五年矣政之係人思也歷久而逾新豈可以僅

致者乎吾家子姓末有見斯文者昔從曾祖逸山先生遊歷嘗經霍邱以不得從容訪問爲恨元照無意中得讀此碑若默有以相之者豈非深幸而惜乎吾家之能讀者今已尠矣安得起逸山先生於九京而共讀之

書霍邱縣重修儒學碑記後 壬戌

元照於霍邱縣志得先運使公遺愛碑既謹錄之而跋其後矣又得正統四年國子監學錄李奎重修儒學碑記一通學宮亦運使公所修也正統三年公擢

監察御史時江南巡按彭勗奎霍邱美公之績乃命徵文立石謹案公行狀公於宣德丙午令霍邱實宣德元年也而遺愛碑則屬諸己酉是宣德四年也此碑亦云宣德己酉似灼然無可疑矣然下文云明年講堂成己酉之明年則庚戌也又云辛亥夏建東西兩齋則庚戌之次年也而下又云己酉秋建戟門及兩廡年代倒置定有踳錯未可據碑而遽謂行狀誤也此二碑皆藉以攷公之德政者故幷錄而藏之以示後人云

書長蘆鹽運使嚴公行狀後 壬戌

運使公行狀同里丁參議澄所譔公第三子賜 品冠帶歸寧者參議之壻故其狀曰予與公爲同鄉又有姻聯之雅也官至通政司右參議英宗復辟科臣指爲王文于謙黨乞正典刑遂罷爲民此文譔於正統十二年時官湖廣道監察御史謹案湖州府志胡公承謀所修者其志久物於運使公列傳有于忠肅公爲作行狀一語其志陵墓於運使公墓采行狀亦署忠肅姓名李敏達公修浙江通志陵墓門亦云于

謙行狀案忠肅與運使公皆永樂十九年進士公母賈孺人墓志銘忠肅書丹初未聞狀公之行也元照嘗見族祖戶部主事德泳手錄此文改去姻親等語末署忠肅銜名然後知府志致誤之由竊謂參議實譔文而削其名誣參議矣文不出忠肅手而假忠肅名誣忠肅矣誣參議誣忠肅即誣吾祖矣參議吾鄉名臣安見不足爲吾祖重而乃托名德望效俗子之所爲乎且忠肅自有文集傳世非可以譌爲也運使公父居易處士行狀亦參議所譔今不傳志運使公

墓者戶部侍郎翰林學士廬陵陳公循與行狀皆存舊譜後之人可攷也

書安葬贈言後壬戌

元照生四歲始能步值清明孟冬隨先君展盛二圩墓六壙並列不封不樹墓對城南道場山其南又有一冢去六壙不及卅步皆西北向少長問先君始知其南一冢吾高祖王父之父府文學成所公諱欽與配沈孺人也六壙則吾高祖王父之本生父縣文學中含公諱鎰與配褚孺人吾高祖王父縣文學中含完嶼公諱鎰與配褚孺人也共五壙其一則吾曾祖王母尹孺人也吾祖廩貢笠亭公於乾隆元年四月申所築越五十餘年而不壞樹者則以形家言故元照請於先君欲啟壙易棺而壞樹之先君將許之或曰易棺難盍封之先君曰然遂封之乾隆五十口年事也嘉慶七年七月二日從兄芝於故匧得一寸字示元照乃吾祖葬完嶼公時族人以之贈吾祖也伏讀數過而事之顛末始詳而吾曾祖暨吾祖而之若吾心薄力亦甚詳矣謹案七世祖贈刑部

泰生五子長府文學省弦公諱正思次口次部主事涵春公諱正心次體吾公諱正位次惟石公諱正蒙次刑部郎中廣信知府一醇公諱邦元照省弦公之後也公三子長成行公次完嶼次行素公諱毓成所公無後完嶼公二子長中含公次府文學序輝公諱爾瑋中含公爲成所公後吾曾祖於康熙廿八年葬成所公葬王父母也完嶼公有後吾曾祖之不葬本生王父母非過也而序輝公後人竟不葬完嶼公停其匱九十餘年吾祖葬之吾祖卜葬時一身任之未嘗以繼豪之費分屬序輝公後人迄於今序輝公之後不來展完嶼公墓是成所公始以完嶼公之後爲後而其後完嶼公又若以成所公之後爲後者噫亦可以深思已此文稱謂巖等乃涵春公之曾孫燮齋公獄亭公之名與先曾祖爲總麻弟文中言吾曾祖安厝完嶼公中含公之時左韓公爲文以贈左韓公諱爾琦廣信公次房孫吾曾祖之從父也吾曾祖貧而無嗣弟竭蹙經營宜有

足以動族人者惜其文不傳矣先君半庵先生生平行事敬謹守家法先曾祖生四子長芑仕公諱燕詒配錢次山萊公諱禧配張皆無子次諱早夭次吾祖竝亭公諱秉謙先君畢葬吾祖卽舉吾從祖祖父及父母四匱葬於北山五　圩并以第三從祖祖父及第三伯父諱樹德祔焉亦一人肩之吾始遷祖竹堂公墓在盛　圩十二世祖居易公十一世祖運使公十世祖友石公九世祖慕閒公同葬之三圩卽初葬時棺已多後之祔葬者家叅叅以十計歲久多圮先君當議獨出貲修之已集矣族之人有撓之者事乃寢久之塋逾壞元照請於先君願以身任咎先君大說急筮日匀工數十人三日而舉事乾隆五十九年之季冬也烏虖先君之捐館三年矣元照不肖無以承先志得此文謹書其後以志先德而以先君二事牽連書之以示我後人於以見先君之孝行非無所自且以訓爲子孫者之當尊祖也先會祖諱躬逢元諱允昇字始旦冒蔡姓爲德清縣學廩生多隱德詳元照所纂家傳

陳烈婦海氏傳 壬戌

烈婦海氏徐州陳容妻也容家貧海有兒子某任松江把總容欲往依之海意弗欲也諫不聽鬻所居室得數金攜海往至松江則某已遠出乃還至常州遇之金已盡矣某爲賈屢居之而去常州有楊二者誾海美陽結驩於容海心知之終日鍵戶課女紅楊二不得間乃以它事匿名呈容於縣卽又帥鄰人爲容申保且代容出錢以賜厚容覬

得當意而海彌自

見矣容又弗聽去去之夕漏二下顯瑞以鑿穴倉入一婦突然海尙擬鳴坐顯瑞遽滅火海急舉釁力拒顯瑞頭大呼林顯瑞殺人顯瑞遁去海卽雉經死時崇禎六年正月廿七日也顯瑞埋其屍米中賄水手盜九廷俾往蘇州刺殺容九廷卻其賄首於官官檢海屍卑衣三襲牢綴如裹革面如生諭顯瑞如律顯瑞等楊二官欲輕楊二罪杖而遣之時觀者數百人謂海之死楊二實致之羣撲殺楊二常之入立祠以祀海容守祠不復它適祠至今存

嚴元照曰往予讀錢塘馮氏景解春集有贈義士藍九廷序其述此事甚略既得吾鄉朱氏心所謨海烈婦傳而顚末始詳然而海之里居與死之年幾何均不載也陳容亦不知何縣人也容庸奴也其字曰有量林顯瑞馮序曰林九功此皆不足深攷者予以朱傳過尤而不雅且文已散佚故刪成此傳以備采擇海之死固已足以震暴千古無藉於文字若乃藍九廷者一高師耳而確然不爲利誘不誠足多哉得遇

叢君墓誌銘 癸酉

鳥程汪君南煇之父孝子也南煇狀其行來求文以表之會元照寢疾文未成而疾甚中輟久之少間乃爲書曰君姓費氏諱燊壽字華書烏程人系出宋紫陽叟敏說書文端公諱若之後曾祖諱之圻進士選徽州府推官祖諱宏灝候選教諭父諱承家縣學增廣生娶馮君生七齡而其父出遊至湖南當事者聘主鎭篫書院其時苗民新附鎭篫在萬山中郵傳不能達家之人不知其在湖南也貧甚君年十二卽强其時已通曉世事可知年旣長大多所更歷其才何

也烏乎君之過人遠矣君以十三歲童子足跡未嘗出戶庭一旦跳身走水陸四五千里程安穩無恙卽其時已通曉世事可知年旣長大多所更歷其才何遂奉父歸未幾父歿君乃棄舉子業援例入國子監出佐幕藪十年然家終不豐其營葬父母以錢鎛券若干緡舁陶戶購甎甓陶不以時取比往取則已逾期而鎛已敗矣陶乃以券返君或曰券已逾期咎在陶弗償也君曰然然吾不欲以葬吾親而累人卒償之君晚年屢蔬食或以爲不宜老疾君曰雖然母命也烏乎君之過人遠矣君以十三歲童子足跡未嘗出戶庭一旦跳身走水陸四五千里程安穩無恙卽其時已通曉世事可知年旣長大多所更歷其才何

授兒童句讀次年欲出探父秅其母憐其幼未卽許君請之力親好亦多尼之君一弗聽以授徒所入錢二緡分其半遺母遂行旣行念鄉人多客蜀者疑其父亦客蜀乃規至蜀溯大江上達漢陽有同載者王傻詢邦族及所事歎吒久之旣而曰吾鄉客沅辰間問辰土大夫稱有書院山長費浙人也得毋若翁邪君遂渡洞庭達長沙解衣付質庫懷餱飣餖行轉側艤篷密篙間或竟日不得食十餘日乃抵辰之鳳皇廳鳳皇廳同知鄉人也遣人導之至鎭篫見其父

耳斯亦足以應銘法矣君卒于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十九日年六十有八妻錢氏子二人南煇南耀女一

梅花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193
作者=
页数=833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